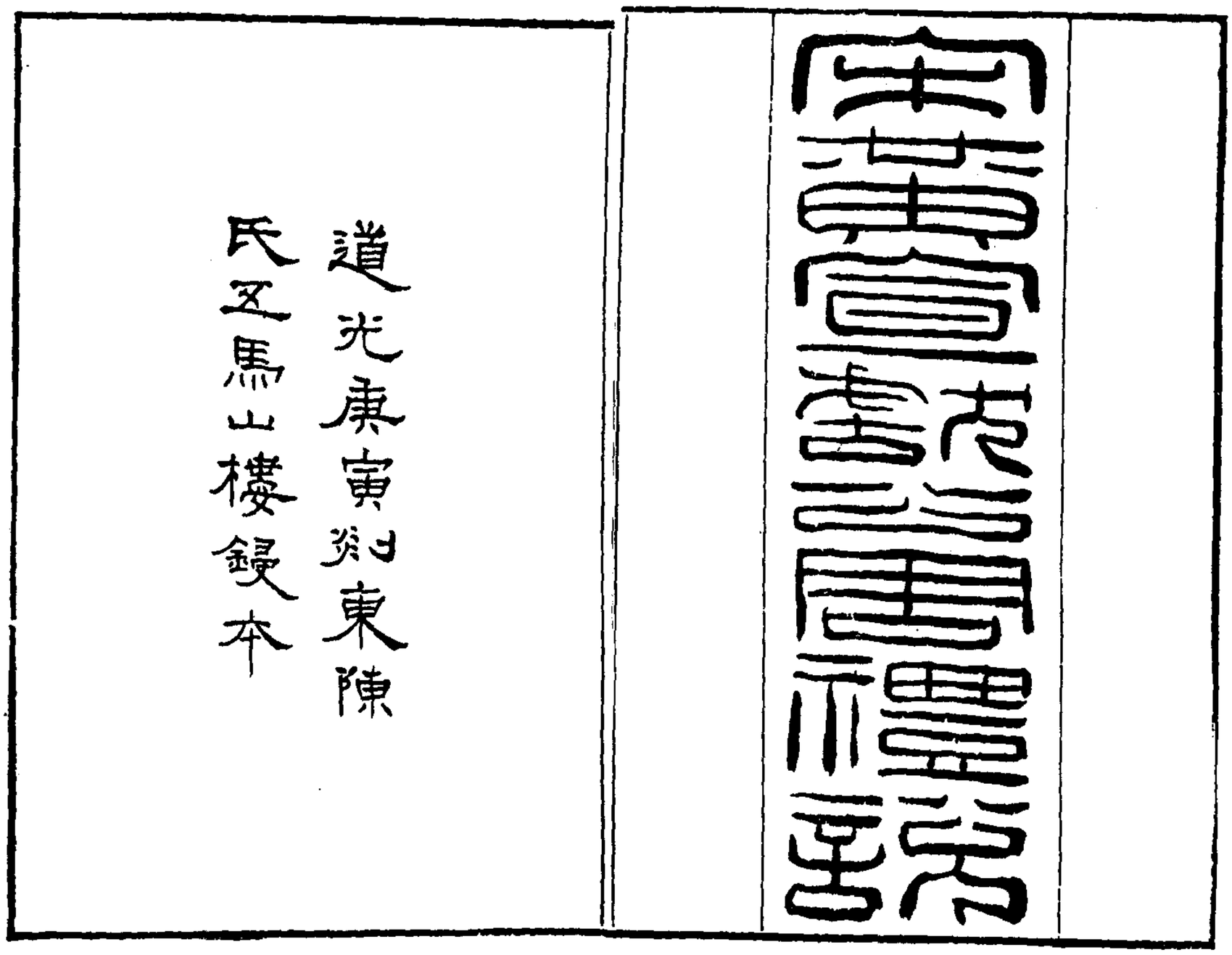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ZF45/63

七八・經部・禮類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五卷首一卷末一卷　〔宋〕黃　度撰　〔清〕陳金鑑輯……一
周禮因論一卷　〔明〕唐　樞撰……九三
周禮完解十二卷　〔明〕郝　敬撰……一〇七
周禮問二卷　〔清〕毛奇齡撰……三八三
周官辨非一卷　〔清〕萬斯大撰……四〇一
周禮輯義十二卷　〔清〕姜兆錫撰……四二五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

道光庚寅刻東陳
氏五馬山樓鋟本

自來說周禮難矣莽歆用之而多書奇字鄭康成注之而改讀經文至宋世說周禮更難矣王荆公著新義而害貽新法俞庭椿撰復古編而亂及古經鄉先生新昌
黃宣獻公以理學爲南宋名臣注周禮說五卷書錄考志咸載而明以來藏書家罕有傳本至朱竹垞先輩作經義考搜羅閎富并其目不登葢是書之佚久矣余癸酉同年友陳仲蓉臺以明經入都十年論辨於鄉先生
遺說尤加意裒緝謂宣獻其邑人也得說周禮者若干條今年秋緘寄示余余方侍
蹕東行比還京發而讀之雖非全書而天文地輿井牧軍賦禮樂政刑大半具存貫通古今裨益治道非注疏者不少是注疏者亦多立論持平不存己見可謂折衷盡善者矣嘗攷黃宣獻公在淳熙紹熙閒多所建白與紫陽同遭學譌進退裕如及慶元以後出守大州入直閣事凡所著述坐言起行史論稱爲粹然君子可謂通經致用者矣而惜乎全書之不覯也昔宋王伯厚緝鄭氏易注明姚士粦緝陸續易解其書皆佚而復見然亦不必皆全編而學者爭先覩之以爲快蓉臺別余七年矣而手緝是書喜余弟姪嘗從蓉臺遊而分任校勘尤愛其同里諸君子肯郵貲以鋟版也爰序而歸之

皇清道光九年歲在己丑十月乙酉仁和許乃普題於
京華園廡

幼遭孤露貧不自存樵牧誦經至於弱冠幸遊庠序獲侍學師錢塘應叔雅先生（澧）先生飲食教誨手一編而語鑑曰此黃宣獻公書說也其他經之說惜不傳時邑廩生從姪東垞（廷燮）適以周禮疑義質先生先生曰此莫如黃宣獻公說矣鑑從旁識之不敢忘閱三年東垞赴玉樓鑑課其子又七年入成均遊槐市又六年出幾東客遊西又四年浮大江南北悠悠歲月誤於無補之學年來假館武林丐藏閣肆始手鈔宣獻說周禮者數十百條焉今年夏觀書於湖上文瀾閣而增益焉伏思是書在明初當編載永樂大典自憾十年都下一覩無由然今所存大典於周禮家通闕地官夏官則欲是書之全抑又難矣編次訂正本既三易同里戚族敦迫付鋟東垞冢嗣彤甫（于墀）醵資郵寄厥功最鉅而不忘所始仍題東垞名以慰之其專任校勘者則賴仁和許生季傳（乃恩）子穆（章身）也鋟五閱月而工竣竊愧耳目荒陋捃摭多疏叔雅先生已捐館九年矣尚望當世博洽君子有以補其遺而正其誤庶足與書說竝傳云爾

皇清道光九年己丑十二月辛酉朔邑後學陳金鑑書於剡東五馬山樓

重輯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凡例

一是書久佚今從諸書采緝其經文有說者標題無者闕焉以省編簡

一是書原分五卷不解攷工記亦曰五官解今天官書少仍作一卷地官夏官秋官卷分上下春官卷分上中下庶厚薄均而卷無增損矣

一采緝各條注明所出其有數條聯屬者注於第一條下以貫之他說間可引伸者加案字以附之其爲宣獻原注者則加自注以別之

一所采各書先後互異者竝載其目先後相同者則注先見書目

一參訂諸戚族分卷認鋟卽分卷注名不分年齒爲先後

一總校諸子不分卷次於序言統述之

重輯宋黃宣獻公周禮說目錄

卷首　原序
　考證
卷一　天官
卷二　地官
卷三　春官
卷四　夏官
卷五　秋官
卷末　史傳
　行狀（絜齋集）
　墓誌（水心集）
　祭文（水心集）
　校訂姓氏

葉忠定公原序

周官晚出而劉歆遂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洌於逵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而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敎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亹亹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己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馬氏端臨文獻通考無頗字）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繇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繇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敘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一

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宋葉氏適水心集　近時翁氏元圻困學紀聞箋注）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考證

宋袁氏燮撰尚書黃公行狀曰公諱度字文叔家於紹興之新昌始就學聰警過人長九卓犖慨然有傑出流輩步趨聖賢之志作科舉業出語驚人其師祕書郎張淵以爲似曾南豐隆興之元擢進士第積階自改秩九遷爲中奉大夫爵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平生澹泊一室蕭然無耳目之娛獨嗜書至老不勑時時誦習且手抄之日有程雖官事紛沓不廢自六經百氏天象地理禮樂官名井田兵法莫不研究交友皆天下名士講貫日新涔蓄充溢義理所在必極精微毫髮有疑昭晰乃已有書說二十卷詩說三十卷周禮說五卷發明精切有先儒所未及止齋陳舍人傅良以周禮名家聞公論鄉遂所疑頓釋公之篤學精思胸中富有取之不窮發於事業煒然可紀立朝大節始終無玷固燮所心服也（絜齋集）

宋葉氏適撰黃公墓誌曰公學終其身不私已見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得義理所安爲多諸儒罕能過也至於天文地理今人以爲不必講井田兵法今人講而不足行者公能使文與事會無昔人迂陋牽合之病制置江淮夜引賓佐質難經義得新說披衣排戶以告又序詩說曰往年徐君厚言文叔蚤爲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

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扣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四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既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水心集）

宋陳氏振孫曰周禮說五卷禮部尚書新昌（原刻會稽據史更正）黃度撰不解攷工記葉水心序之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扣書塾爲友朋道之（直齋書錄解題）

宋王氏與之曰新昌（原刻山陰據史更正）黃氏度有五官解刋在浙東倉司（東嚴周禮訂義序目）

宋馬氏端臨曰黃氏度周禮五官說五卷葉適序曰云

云（文獻通考）

元潘氏音讀黃宣獻公註疏詩曰偉哉黃宣獻讀書盈萬卷正色動巖廊抗疏回霄漢雅志薄紛華幽情耽散玩白首窮簡編頻年下帷幔折衷孔鄭言兼採程朱傳諸經咸有疏殊條盡同貫我幸讀典謨更得觀彖象三百與三千恨止窺其半聖賢傳心訣帝王經世案昭回儼日星鄭紫那能亂又過黃宣獻公故居詩曰翩翩黃叔度早已擅鴻名元老揚休色中朝曳履聲風煙接閭里瓜葛自親情萬卷書何在空堂鳥鵲驚（待清軒遺稿）

元托克托曰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書說七卷詩說三十卷周禮說五卷藝祖憲監三卷仁皇從諫錄三卷（宋史本傳藝文志）

明李氏賢曰黃度新昌人隆興進士除監察御史光宗不過重華宮度累疏諫之及論韓侂胄之奸累官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嘗知建安救荒有法活民百萬爲立生祠所著有詩書周禮說及史通（行狀作通史史志竝疑誤）諸集（明一統志）

明邵氏經邦曰黃度好學攻文作詩書周禮說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推挽人物以爲己任每日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宏簡錄）

國朝納喇氏成德序書說曰宋新昌黃宣獻公經學博

通著詩說三十卷周禮說五卷其易傳未成而歿今惟尚書說七卷僅存（通志堂經解序）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一

後學　陳金鑑　輯
　　　陳廷燮　訂

天官冢宰

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以佐王理邦國漢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益因事設員以司其務非擬於古制也至光武乃分爲六曹迄於魏晉或五或六亦隨宜施制無有常典自宋齊以來多定爲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爲天官戶部爲地官禮部爲春官兵部爲夏官刑部爲秋官工部爲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若參詳古今徵考職任

則天官大宰當爲尚書令非吏部之任令吏部之始宜出夏官之司士云（文獻通考条此條互見訂義司士說）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建立也（同上）體國經野體國以經理田野也王畿方千里周人合東西都爲王畿地形不能正方短長相補以充足之設關於郊關以內爲國自甸以往爲野六官之首皆言此者六卿分主六鄉（訂義）

周有六卿兼三孤而爲九此言周官卿數之定論也今攷於經六卿既各分職矣而國之六鄉且有六焉后之六宮則又倍焉蓋周之卿於是乎凡二十有四人矣夫爲卿若是之衆而言者則曰六卿九卿何哉蓋係之六典則曰六卿居於九室則曰九卿然事固有非數者之所能盡間見於六鄉六宮者不可得而畧焉是皆屬乎六典之中矣先王任人之道亦豈拘拘焉限於其數而不求以集天下之治哉宜卿不嫌於衆矣（此條見訂義春官末）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冢宰司徒二府對立與四卿不同周公爲冢宰召公爲司徒相成王爲左右蓋左右相也周人常使二官分陝而治事任甚重治典教典稱官府禮典而下稱百官冢宰之治司徒之教於官府無所不行也禮政

刑事百官有其職則承之

以統百官

統言尊卑上下有所統也

以八則治都鄙

都鄙畧似邦國而事神治民一皆受命於天子故謂之御春秋傳曰外諸侯世也內諸侯祿也將有進退故八則皆自上御之春秋祭以伯見後曰祭公單以伯見後曰單子此其進退之可見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自一命以上皆命於天子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土均所以設職也雖從其俗要必以禮爲準而權其輕重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八統卽中庸九經也治天下國家綱統在是

二曰器貢

用器兵器禮樂之器

七曰服貢

不獨絺紵玄纁纖纊皆是（案鄭注絺紵也）

三曰師以賢得民

師掌教之官鄉大夫師氏保氏也

四曰儒以道得民

儒學士也通乎其下傳道授業者（以上訂義）

祀五帝

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周人祀天於圜丘祀上帝於明堂皆報本也祀五帝於四郊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大宗伯言禋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祀五帝義可知矣由此觀之則明堂祀上帝者祀天也非祀五帝也而註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其說何從始乎遭秦滅學專用夷禮漢興襲秦四時增之爲五時自是以後郊祀用新垣平之言則祀五帝明堂用公玉帶之言則祀五帝皆以五時爲主不知有上帝五帝之分也成帝卽位用匡衡之說改郊祀明年衡坐事免官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祠者遂復甘泉泰畤及雍五時如故夫明堂祀五帝自武帝首行之光武中興以後始建明堂明帝章帝安帝遵行不變大抵以武帝汶上明堂爲法不知周人祀上帝於明堂之意矣是故漢儒之註釋明堂者皆云祀五帝蓋其見聞習熟然也其後晉泰始中有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只設昊天上帝一位未幾韓揚建言以漢魏故事兼祀五帝無祀一天者竟復明堂五帝位是又習熟漢魏故事而然也抑又有甚焉者唐開元中王仲丘奏請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帝竝祀行之已久請二禮竝行以成大享之義本

朝皇祐中宋祁奏以上帝五帝二禮竝存以明聖人尊天奉神之義不敢有所裁抑夫祀上帝於明堂周禮也祀五帝於明堂漢禮也合周漢而竝用之旣竝祀五帝又祀上帝其義何居是說也創於王仲丘襲於宋祁後之言禮者習熟見聞又將循此以爲不易之典甚矣知天之學不明諸儒惑於古今同異而莫知所決行之旣久而莫覺其誤也肆我神祖聖學高明洞見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屏黜邪說斷然行之不以爲疑非聰明睿智不惑之至其孰能與此哉（文獻通考案此條通考兼引信齋楊氏禮經傳通解今本通解脫）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

禁

王宮內外自宮室庖膳醫藥酒漿貨賄嬪婦皆統於大宰而小宰建宮刑以治之（訂義）

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

以敘進其治未嘗不欲其治也又惡其陵節犯上出位邀功故以敘造之積靡廢曠不可以不戒也則又以敘而作其事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平邦國均萬民上之財用不節何可爲也故冢宰制國用

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

軍旅田役貢賦皆司馬政典稼穡財貨馬牛車輦器械之屬聚則公私俱足鄭言職方制貢葢其一事耳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凡官府之相關通者聯合之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此卽大宰八灋官成也八灋爲屬職聯成計其目皆在小宰大抵小宰治官府最詳八成所以待萬民之治也事莫繁於此大小宰通職小宰任其繁則大宰所治皆要也其曰經邦治治之所由以立也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

車徒牛馬器械皆具於此

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書契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則凡取予（二字訂義缺據欽定周官義疏補）者皆有此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

聽謂聽察之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計計其功狀也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灋曰辨所以斷其才等也凡此六者有其一皆可以治故謂之治行弊斷也

國有常刑

常刑謂國法掌在司寇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

之位掌其禁令

掌治朝之灋者冢宰掌邦治故王眂治朝則冢宰贊聽治而宰夫掌其灋以正王及諸臣之位灋謂其事當聽於治朝者若今三省取旨軍司引見公事禮部奏進士名三衙進呈軍器之屬是則皆有其灋矣王位若今御坐與臨軒也公卿大夫之位其進退升降各有據鄭言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不如儀者非也司士朝儀之位葢常朝也宰夫治朝之位王聽治當時王者位於此也羣吏府史府主藏史主書將有所治故亦有位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臣民言事爲令爲復爲逆其當否其可行其不可行而必關於羣吏之治故敘而待之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周禮徵令有二王與冢宰有所徵召之令宰夫百官府之徵令是也征斂稅賦之令司書逆羣吏之徵令是也王召百官府將有所訪問宰夫掌之必辨其八職其凡要在正與師其數目在司與旅其財賄文書在府與史其節次督趣在胥與徒必辨其職則徵召無差忒

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正師皆是長官也正以糾正爲義師以教師爲義司以司察爲義旅衆也以分職爲義正師之治簡司旅之治詳凡詳於要數密於目鄭氏以大宰爲正小宰宰夫爲師上士中士爲司下士爲旅非也下士爲旅蓋見六鄉之屬有旅下士故據之六鄉之屬旅下上亦以分職爲義也此言百官府之八職凡官府不必備此八者以其所以稱正稱師與其他所以名官皆可以類通矣官灋官成官常卽冢宰所治之八灋

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史案牘可攷於治爲贊助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

鄭說非也鄉遂皆官府也縣都之地不爲都者皆爲都鄙如遂之制遂人可考天子使吏治之故稱之曰羣都縣鄙以同於遂也

乘其財用之出入

大府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故宰夫考其治而乘其出入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

失財用物有過誤有乖違其罪皆可議惟辟名則必行其誅

甸師

王藉在野故以甸名官有敎民之義故曰師鄭氏謂

共野物官之長禽獸魚鼈莫非野物而以稼穡先之重本也列於庖膳之後飲血茹毛在黍稷之先故本其所從來也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

同姓死刑於是事人事鬼無二道也詩曰惠于宗工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反道敗類近在其族敎帥之不至忝其先人寧不自愧乎死刑於是蓋自以爲事鬼神之未盡怨恫之必不能免也記曰不與國人慮兄弟兄弟之有可慮麟趾仁厚之化安在哉知此則知冢宰設屬大意

食醫　凡食齊眂春時羹齊眂夏時醬齊眂秋時飲齊

眂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凡齊所眂和所多會所宜節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淸不爲物所淫王體常寧不爲物所傷然後能以禮義節人之欲焉（宋陳氏友仁周禮集說）天有四氣人有五臟一氣不備物受其病五臟亦然四齊相廢則或養其一臟而遺其四害不淺矣滑所以調之慮其不通也甘所以調之慮其不和也甘在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四行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歟竅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竅不利則氣窮焉此

滑之所以調歟牛羊豕犬雁魚天產也以爲膳所以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產也以爲食所以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其宜不可相反所宜（二字明王氏志長周禮注疏刪翼說）或失焉則所養適足以害之耳（集說明柯氏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同）

（總論）春秋傳曰秦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政（訂義作全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主不能禦吾是以云良臣將死也夫師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冢宰之事也冢宰王躬是保燥溼寒暑起居飲食皆當體察周冢宰必兼三公使其燥溼寒暑之不戒飲食起居之不節而疾生焉則何以爲師保故食醫之調適飲膳爲詳而醫師奉王之事屬於冢宰豈苟而已哉（訂義集說刪翼）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失宜素問曰夏傷暑其病在秋爲痎瘧秋傷溼其病在冬爲咳嗽此自養之失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中冬行春令民多疥癘此感時之邪先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成之不能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爲之疾瘍之醫所以養萬民之疾爲之禮義之政

所以裁成其時氣而又爲之膳膏齊和使嘗放焉所以維持其五臟六腑此仁民之政也（欽定禮記義疏集說）

酒正

宮正宮伯之掌宮室居處之正也膳夫庖人之事膳羞飲食之常也酒漿醯醢宜聯膳飲舍次帟幕宜聯宮室離之而在醫師之後其下遂列府藏嬪御之官葢以爲厚味腊毒游觀怠荒貨賄遂至聲色縱欲皆足以致疾其在典章雖不可已而可節其在人情雖不能免而可戒是皆大宰之所當知自秦以來宰相不復預此凡人主共養盡屬少府乃爲天子私人夫豈惟宰相不得預而醫卜史官加諸吏左右曹則與

閻政事矣尚書密掌樞機則權侔宰相矣（許翰）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燕賓客有常禮故共其計左傳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三爵獻酬酢也酒正奉之察其過也

酒人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酒漿籩醢皆內事宗廟之祭祀賓客之饔食王后行禮於此世婦詔之酒正不與故酒人共酒而奉之直致內事鄭言酒正使之非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后夫人之職也

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外祭祀賓客陳酒皆共酒以往酒正使其士奉之

漿人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

飲常須也以共賓客謂之稍禮常日稍用之非必備六飲禮飲后夫人致稍禮漿人共不由酒府繼粟繼食之義

凡飲共之

凡飲自后而下

籩人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四籩以司尊彝互考之屬薦腥薦熟爲兩節王行禮則加籩羞籩當爲后亞獻行禮故謂之加與羞皆用㮚脯餌餈

掌舍　設車宮轅門

車宮壇壝宮皆因會同爲之有兵事則爲車宮所謂兵車之會今猶稱將幕爲轅門

大府　須其貨于受藏之府須其賄于受用之府

藏以儲蓄言內府職曰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此所以備非常不能不用要以蓄儲爲本故曰藏外府職曰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瀆者此有司常費隨入隨用故曰用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執事者若工賈之屬應受財者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賦用謂九式之當用邦賦者貢不與也有餘不足則推移之而必取具焉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貨賄皆式貢之餘必取其良者下奉上自當如此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

冕服司服掌之屬宗伯燕衣服玉府掌之屬冢宰格王正事宰相之職王之衣服外府以關市之賦爲之而燕衣服則歸於玉府燕衣服衽席牀第皆可爲淫靡而與金玉同藏使大府爲之長王之用財雖不會

大府歲終會貨賄之入出冢宰受焉猶可以察其非度也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珠槃玉敦用於盟歃玉府供之盟所以結信信必自上之人先之故用天子寶藏之器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此私獻於王者也鄭氏言百工所作可以獻遺諸侯非也玉府蓋天子燕私器服之藏故獻爲私獻而好賜亦王之私予左氏傳曰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曰非禮也勿籍內府有好賜予則（疑作雖）無典章不可廢

者也崧高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韓奕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是也

內府

內府共貨賄則大用也外府共布則小用也內府多臨事度宜非預有法程者適四方使者所受物與好賜予者爲可見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王聘諸侯皆有賜遺幣帛以縣賦給賜予以幣餘之賦給弔用以邦國之貢給此言凡適四方使者則吉凶雜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

外府專掌邦布貨賄重幣布輕幣布所以通貨故貨賄皆在內府而布在外府

凡有灋者

謂當用百物者也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財用幣齎其財用有幣者之齎也裹送之雜賫也掌皮曰歲終會其財齎典婦功曰授女功之事齎稾人曰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凡齎義通賜予財用亦謂有當買作者內府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外府共幣齎大用小用可見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

九事九式式特用財之程式耳變言事凡羣吏之所當聯事台治者莫不舉也財出而事不舉則爲妄費司書計羣吏之治必使知此意故言事焉事成而後版圖簿書幣餘之財於是可斂矣

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

徵令貢賦之令也小司徒曰以行徵令田野穀粟藪牧六畜山澤各以其物皆民職貢賦攷其足見贏者取之寬也不足者取之隘也司書於是通其有無平

其緩急而出其稅斂之灋使掌事者受而行之貢賦皆有定制不可易移稅斂雜征故可隨事通融而使考官掌其灋事成又入要貳以備考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大府頒財於府藏且以其數予職內職內辨其物等總計而執之官府財入謂內府外府之屬凡入貨賄者皆是都鄙財入並縣都財賦置其處以待用而其副皆在職內邦國用之於國貢之於王其數皆逆知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貳令蓋職歲式灋與府藏給予之數此其副本也謂之令必稟於上也類聚書之備考閱

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有餘不足可得而知矣則敘之以移用待大府

職歲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財出無式賜予無敘皆不得行此所以相副貳也凡貳皆所以相參考大府以官府都鄙當受財用之數予職歲職歲據之以授式灋府藏憑之以出給若今之幫勘也贊逆會以其出數逆而知之以贊會計賜予不會職幣之敘不與焉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以式灋出之復以式灋斂之不苟藏也必使善其物足於用而有長財則為得也

振掌事者之餘財

周公設官理財居其半（集說）財用之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令考之以參互物之以式灋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秉大數之則會職歲（訂義作職內）所敘職幣所振雖餘財然猶加肅焉（釋原案訂義作必加嚴）（焉集說作而加肅焉令依釋原）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以書楬之詔上使知已出見餘之數不獨賜予不免時有小用於是取之王之用不會獨會其出以知餘見耳其數皆關白司會（訂義）

（總論）天下財計至浩繁也國之用度至難程也豈惟姦幣之不可攷凡事之緩急先後物之精麤功苦財用之有餘不足萃於一司雖明辨強有力者猶懼不能支周之所以為善制者其大者為之九式各有制節不相踰越其小者使百司庶府凡用財者分受之是故大府受貨賄之入以式灋須之於府藏賦入之貳在職內賦出之貳在職歲職歲以式灋授掌吏之受財者府藏無職歲式灋則財不出若三司憑由勘合

也羣吏既受財則以貳令予職內若三司磨勺也官府都鄙之百物財用皆有版圖在司書其貳在司會以行會計之政司書敘其幣餘之財歸於職幣宰夫於是詔辟名之誅善物之賞嗚呼條綱相統脉絡相貫甚煩而有至簡者存甚博而有至要者存後之言理財者烏能易是而爲善制哉

司裘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戒寒候之將至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言寒爲有漸也希革毛毨天地生物之仁民之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王已受裘豈嘗一念忘此羽物之行頒裘繼之

欲公卿大夫皆知此意爲當體也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天子三侯所服者摯而衆也虎摯於熊豹摯於麋麋觸而不摶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

康成謂政令施閽寺者非下文均稍食分人民皆爲政令政令不獨施於閽寺注疏說猶未備（義疏）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九御名官曰女其御於婦道有所未知也九嬪職曰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功卽婦職作二事者也與婦德婦言婦容皆爲陰體此特言二事著女御之職也世婦以上無絲枲功事必使內宰教九嬪者古人學必有師雖女子亦然故九嬪職謂之婦學不教世婦世婦知婦道矣（訂義）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禮家說王宮五門則二十人囿游之數不著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其守門者安能有墨哉漢文帝廢肉刑至景帝遂募死罪爲宮游陂池女王靈沼王宮嚴密之地不得不謹囿游之地何必如是此足以見內外一體皆所以嚴一人之奉初不以囿游而少忽也囿游無閒於王宮則燕游不足以損德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此守中門者之職事也爲命夫命婦闢與埽除設燎之事他門亦然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寺人內豎皆奄王之正內五人則他處尚有之經不出不著員數蓋掌女宮戒令職事爲不可已者已在此則在他處者未必有職事雖闕之可也

及女宮之戒令

女宮若女饎女酒之屬（義疏訂義）

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

內人世婦自治禮事而寺人佐之故其職曰掌祭祀

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粢盛上言戒令謂在宮有警戒之令此又言禁令謂有時出宮弔臨於外則又有禁止之令（訂義）

九嬪

鄭引昏義六宮有三夫人以經考之恐非內小臣擯詔后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寺人佐世婦治禮事無擯佐夫人者女御比士妻世婦比大夫妻九嬪比諸侯夫人其言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亦恐非周官大夫元士不止於二十七八十一其爲內外相敵之數未可信也若曰數當立此以戒廣色則或恐是曰九嬪疑若一娶九女因以名之王娶下比諸侯

女御　后之喪持翣

案禮器云天子八翣又漢制度皆戴璧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故鄭云持而從柩車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鄭曰女祝女奴曉祝事女史女奴曉書者蓋與女酒女漿同也酒人列職故女酒爲女奴曉酒者漿人列職故女漿爲女奴曉漿者可也女祝女史各自列職其事畧如春官大祝大史故上聯嬪御與酒漿醯醢不同必非女奴也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九嬪世婦通乎諸侯夫人大夫妻典絲所謂內外工也及內人殊之於嬪婦事齎治絲枲之事及轉致雜費

以其王及后之用

典婦功詔典絲典枲共之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

凡絲皆掌其入是亦爲一府藏也典枲亦然鄭康成以絲入爲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兖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絲枲以其賈楬之將以爲授功獻功之程外

內工九嬪世婦及諸侯夫人大夫妻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鄭康成改良爲苦非也又曰其良功典婦功受之亦非也典婦功掌授功之政令典絲典枲掌其出入典婦功非府藏之官猶大府之於內外府良功絲功縑帛

典枲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

冬服司裘頒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是也暑服典枲頒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是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音遙）狄闕狄鞠衣展衣緣

衣素沙

謂素紗以白縳爲裏未必然毛公曰禮衣有展者以丹縠爲衣又曰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絆延之服展衣丹縠似與司農合然以意求之縐絺宜素紗爲類鄭曰後世紗縠名出於此素紗單薄之稱是則當暑別有此服其制亡不可攷

屨人　素屨葛屨

王與后皆有六服屨人六屨其下又有葛屨鄭引喪禮冬皮屨夏葛屨其意謂葛屨獨施於凶服耳屨人末言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鄭氏遂云祭祀而有素屨葛屨惟大祥時恐非此正明葛屨之所當用葛屨

見於經者多不獨施於凶服六服六屨其言出葛屨似對后服素紗爲當暑之服士喪禮冬皮屨夏葛屨皆有繶純無他義直以寒暑之宜耳然則屨人所謂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者亦爲寒暑之當變故大裘祭天先儒疑施於夏至方澤方澤祭地本不與祭天同姑未暇論然服屨而辨冬夏之宜則大喪恐亦不施於夏祭先王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有當暑而服寒者若言祭則用赤舄黑舄功屨喪屨散屨此隨事之所宜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夏采掌復無他事也特建一官者生事盡而死事始也曾子曰啟予手啟予足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宋穆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於地人主能保其身至此而冢宰之責盡矣復於四郊必以四人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一

宋黃宣獻公周禮説卷二

後學　陳金鑑　輯
　　　陳孜燮　訂

地官司徒上

大司徒之職　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凡邦國都鄙皆爲之界域溝封鄭氏曰千里曰畿非也小司徒正其畿疆之封鄭曰畿九畿亦非也九畿分畫素定不待建邦國而後正詩曰薄送我畿畿界也（訂義）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

土會之灋凡天下之地不出此五者邦國都鄙在其中而經田野焉是皆爲可會也

其植物宜膏物

膏物桐漆之屬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祭祀有誓軍旅有誓恤憂也使憂其事也詩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此皆土均職掌夫土均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行之卽司徒所謂辨五物九等以均齊天下之政也和故均齊土均之灋本於司徒而特見之正以其有關繫也（義疏）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造都鄙與建邦國不同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知其廣狹遂以制其域居其所當授之民宜必有餘地造都鄙直以其所當授之民室數制其地山川溝涂皆豁除以實地計固不使不足亦不使有餘故其下出易灋（訂義）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

變職言地守特出之定山澤界域不使與井牧殽雜

凡山澤有田其民耕之謂之山澤之農而其地乖離不可井牧定其界域焉職事卽下所頒十二職先王常恐其殽亂工飭材買通財猶本於地之所生學藝世事服事治人者也自建國而下至此總敘之見授職奠守制貢之爲一灋也政令凡師役會同賓客喪紀稅斂皆是

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

學藝士也夫人皆得學之世事公卿大夫士之胄嗣古者進與不出此二者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司徒敎官而預聽訟之事未歸于士猶冀其可敎也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鄭曰令遺人以遺人掌委積也修道則非遺人之事矣遂師曰賓客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司徒令遂人遂人令遂師使各於其遂行之遺人掌委積之政守在遂師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

此六鄉之衆庶用於國中者若起野役則遂人以遂之大旗致若師諸侯之師則司馬以大常致與追胥竭作故言萬民也

小師徒之職　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九比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也三三比之故曰九比小司徒專掌比灋葢鄉灋也非若野灋入家皆私百畆其中爲公田也故其職又曰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攷夫屋以待政令國中六鄉也四郊六鄉之餘邑也六鄉四閭之吏司馬灋閭方百里三萬家四閭十二萬家六鄉爲七萬五千家其餘五萬五千家爲四郊此亦大約也鄉之民雜必比而居之者使各從其類而習其事也邦國都鄙皆本司徒鄉灋以敎其所治民故小司徒以九比之灋稽都鄙夫家之數而邦國則受其比要內外之勢詳畧不同　賤臣妾也閒民也不登於比閭之籍其賤亦可耻

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敎行徵令

徵令辨賦之徵令政敎必觀其豐約而爲之隆殺徵令必稽其有無而爲之寬急故入其衆寡六畜車輦之數而後施行之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邦國羣吏大比縣師攷之小司徒受其要而已治之畧也末言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敎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則詳治之比灋不施於六遂鄭曰亦受鄉遂非也比要在司徒爲民籍簡稽在司馬爲軍籍

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鄉之軍制寓於比閭族黨州鄉故會其卒伍而爲伍兩卒旅師軍葢常自爲六軍也用之於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皆鄉法也軍旅曰起部伍素定由是而起也田役曰作田竭作車少人多役隨事多少車不出皆臨事作之田雖爲六軍葢不止七萬五千人矣追胥亦竭作當時比之不作臨事紛錯也野皆不如此不會卒伍大抵鄉車人不相須其用在人而或竭作故會之於卒伍野車人相得其用在車無竭作之事故合之於五乘此其所以不同也六軍爲車

一身 文 册 續修四庫全書 身 2 版反內

千乘以司馬灋三百家共一車約之七萬五千家止得車二百五十乘不能充其賦也大抵六鄉皆守兵會同征伐其出甚少故六軍備其人而已車馬之賦不盡出於民則以公車充之校人有馬牛人有牛皆以共公車鄉賦閭師徵之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此治野之灋乃者繼之辭鄉灋備又著野灋焉必著野灋者貢賦當自司徒出師役則相因矣康成曰造都鄙采地井田異於鄉遂其說最乖誤野純農夫故爲公田九一之灋以出租稅爲丘乘四一之灋以治車馬○牧居高崖下隰不井今所在猶有繫官牧地

鄭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非也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孟子所謂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是也邑合也言民之合於此也丘聚也言民之聚於此也丘乘之制成於此漢志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也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鄉野皆以軍灋令貢賦貢賦皆有定制不容有不供者故以軍灋令之野有稅斂雜征薪芻疏材之屬鄉無之委人可攷貢賦稅斂民食必參相得而後其令可行鄭曰地事農牧虞衡地貢九穀山澤之材亦非□

此自九夫立灋則皆爲農事藪牧虞衡視農爲別農定灋而後藪牧虞衡皆可立也

乃分地域

域界也井邑丘甸縣都各有界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

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外此大司徒不奉不羞皆小司徒爲之謂之小祭祀自與大司徒相對爲大小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小宰凡祭祀贊王（案諸本譌玉从石經）幣爵之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卜日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小宗伯小祭祀掌

事如大宗伯之禮皆可具攷此皆有精意鄭以王玄冕所祭爲小祭祀非也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役卒役也小雅曰勞還役六鄉不與於司馬之征發有王命起之則小司徒帥而致之司徒司馬調發郊軍則其吏帥之小司徒巡察之而治其政令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對遂人爲野役治其政教愛敬行焉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自鄉郊至都鄙有地治者皆爲屬官地治詳悉事亦多細小故小師徒攷其日

成得自行誅賞月要歲會則致之冢宰治成蓋冢宰所施之八灋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

六鄉餘民居於四郊類若專以處工商藪牧之屬故敬仲治齊有士鄉有工商之鄉放於先王爲之攷夫屋其無公田可知

鄉師之職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凡役皆司馬徵發唯六鄉之民　司徒自致故既役則鄉師受州里比要而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要與灋參互之其事可逆而知其餘則司馬受要而攷之者察其事之不攻堅也

凡邦事令作秩敘

周禮凡兵政皆司馬政典凡役事皆司空事典秩敘廩食等次也凡以事役民夫爲秩宮伯日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鄭曰秩祿廩敘才等至鄉師令作秩敘則日事之常次非也功力常次在司空之辟非鄉師所當作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

四時田灋詳在大司馬鄭言人徒及所當有盖一端也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

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

鄉師致衆庶各致其鄉之民也將田先閱於其鄉而以司徒之旗致之使知有所統也鄭以陳之以旗物句絕當以致衆庶而陳之句絕陳列之也陳列之故有先後之屯即大司馬所謂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者也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施惠即遺人鄉里之委積以恤囏阨鄉灋木敎其民相救相賙而上之德意當先之故歲時使鄉師賙其囏阨以上命施惠野自甸以往非鄉師所治欲使民皆識此意敎灋大抵皆自鄉推行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比與賢能獻書于王則與焉所謂師也父兄也六鄉三公爲之師書曰周公師保萬民差純賓也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國中張橫渠謂自郊門以內通爲國中孟子曰臣聞郊關之內野自甸以往大抵政令皆自鄉出推行於甸稍縣都故鄉官多兼野灋掌之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疾所謂痤短侏儒者也則舍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爲其近而役多野則

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驕不中不懾也興舞其節比於樂也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徵發雖有號令無節不達守灋之嚴如此鄉大夫專行考察行藝以興賢能而令民守閭之事參焉鄉大夫皆鄉也是爲軍將

州長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

六鄉之軍聽於王主於司徒平居常自爲六軍之教甚詳其兵精司馬作軍六鄉不與理勢當如此故六鄉徵發則稱國言有天子之命獨見之於州長州長承其命也帥而致之軍旅致之於小司徒役致之於鄉師小司徒鄉師各以其事總帥之而致於大司徒

黨正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社禜酺皆鄉祭惟蜡爲國祭葢亦命祀也教灋禮樂詳於鄉者以其士大夫也而使其民學焉鄭言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敎之尊長養老非也鄉之敎灋非專爲農民亦非爲農隙而始肄習之春秋祭祀四時田獵正月之吉讀灋正歲讀灋孟月之吉讀灋月吉讀灋何嘗一日不敎以禮觀遂職則其敎農民者可知矣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斯之謂矣○壹命受職齒于鄉者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再命受服齒于族者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三命而不齒者貴貴之禮也敎之長謂其近於兄敎之老謂其近於父敎之貴謂其近於君

以歲時涖校比

校而比之

族師　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孝弟睦婣人之性質皆有之惟學則德進而行成不學無足觀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故書其有學者勸之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比閭黨州皆以五而登惟閭四族變其中者所以爲聯灋也故五家爲比有聯則閭合四閭爲族有聯則黨合如是則比閭族黨無不合者居則五家爲比十家爲聯行則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五伍也十什也故士師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是也鄉合非野灋也四閭爲族八閭爲聯八閭二百家軍灋雖四而調一要必以是而起鄭康成注稍人曰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是也大司馬有事有徒故十人爲聯則伍合二伍二百人爲聯則卒合二卒

以二百人計之七十五人其車三伍百二十五人爲徒兵五伍皆伍也合則皆什也晉荀吳毀車爲行而曰以什共車必克又曰困諸阨又克蓋當險野利用徒盡合車人而用之故謂之以什共車此本先王微意荀吳竊見之耳然必素相聯合故倉卒可用

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友助益至事益易辦

閭胥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役政師田也司馬政典也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數謂其事之有數者比謂因其敘而比之居則五家爲比

故讀灋亦使比而聽之以祭祀聚則讀祭祀之灋以役政聚則讀役政之灋以喪紀聚則讀喪紀之灋大抵州黨族各有灋則各以其時而讀之閭亦自有灋則因其聚而讀之任任其事也恤憂其事也任恤必敬敏者於是書焉凡事謂祭祀役政喪紀當其比時有違失見以觵撻罰之（衆祭祀非閭所有鄭注謂州社黨禜族酺也）

比長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國中卽六鄉也鄉大夫曰國中自七尺至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舉國中對野則六鄉爲國中可知此舉國中對郊蓋六鄉餘民居於四郊者自郊徙國中自國中徙郊若爲進退陞黜之灋者

鼓人　以靈鼓鼓社祭

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文獻通考秦氏蕙田五禮通考）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祭祀百物之神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者（訂義）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山川之在四郊者蜡則其民得祭之四方鄭康成以爲四望四望非州黨所得祭記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則通祭之王制山川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野舞舞師教之舞師所以列於鄉官者以此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蜡祭百神與山林社稷四方有舞自餘防瀆表畷之屬不舞旱而祭其神舞祭百辟卿士不舞州祭社舞

黨祭禜族祭酺不舞故曰凡小祭祀不興舞鄭曰王玄冕所祭非也王祭不使舞徒舞

牧人掌牧六牲

牛人主牛則牧人惟牧馬羊豕犬雞五牲而已其曰六牲備言之耳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

時祀之牲總結上陽祀陰祀望祀皆四時所常祀山川四方百物包於其中矣此特見或騂或黝或各以其方之色皆用純對下文外祭毀事用尨耳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

此與九職之牧分授牧田以養國牛故言公牛以別於民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求牛亦芻之備非時之須耶牧人所謂凡牲不繫者職如字不必改充人司門各共其職牧人備言之矣此省文耳（案鄭注職爲樴）

共其兵車之牛

兵車輦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待政令待稅斂之政令也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其他政令非載師之職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陳相願受一廛而爲氓此廛葢民居矣遂人曰五鄰爲里其在鄉則五比爲閭故曰鄉里在郊則曰郊里一也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宅田居於城郭之外者之宅地也書曰表厥宅里孟子曰五畝之宅是不獨民也有士大夫有服公事者民曰廛士大夫曰宅通則皆曰宅廛有征而宅無征城郭中不能容則居於外鄭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非也仕者世祿雖死祿猶及其子孫況老而致仕者固當給祿矣謂之宅田則非也鄭引宅者在邦在野止謂其家之所在耳豈凡稱宅者皆致仕者哉

士田士之祿田也以其所入什一之稅給之諸侯班祿見孟子王國班祿亡不可攷圭田當在此　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葢謂農民旣蓺黍稷穀有餘則賈之易其所無者非謂且耕且販也（案杜氏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

賞田

公卿大夫士庶人於灋應賞皆得有之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郊外四甸之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盡以爲公邑自此至畿疆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之公邑對家邑爲名甸田皆井授故小司徒

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為丘乘之制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其車千乘鄭康成曰公邑六遂餘地非也甸為六遂無餘地蓋其居民一以遂人鄰里酇鄙縣遂之灋施之以存卒伍之制其授田一以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之灋施之以益丘乘之制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鄰長凡邑中之政相贊則所謂邑者乃參行於鄰里之中而六遂之地十二同止能容七萬五千家非若六鄉有餘民别而為四郊也其曰公邑以其屬天子也司馬灋二百里為州者言其居民如鄉之州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謂天子大夫各授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家邑大夫之食邑也其在畿外則為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食邑非謂盡食其地蓋亦使取公田之稅而食之有大夫士有府史胥徒皆當有祿盡取給於此而歸其餘於王故謂之稍專以廩祿為義也司馬灋三百里曰野言其居民授田恐與甸同也甸為公邑稍為家邑公邑合而聽於遂人家邑離而聽於家大夫費郈武城莒父小都大夫之都鄭以為卿之采地非也卿受地視伯謂之縣者著野灋也必著野灋者見都鄙之猶有王田也大都公卿之都也公百里州公祭公伯七十里不言七十里者合之於百里凡伯曰我居圉卒荒芮伯曰孔棘我圉國畺也其曰畺者言為天子守封畺也又謂之都甸稍縣都猶縣之為縣也甸灋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載師小都曰縣大都名皆互通都鄙之外一以丘甸之灋治之故其名通稍不為邑縣畺不為都天子使吏治之而屬乎遂人遂人曰以達于畿是也鄭於遂人曰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非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廛稅有夫布以夫一廛為名與里布雜征居二十之一里布以里居為名蓋給閭里雜用共服器之屬孟子不欲以室廬蠶桑之稅病民故欲去之國中什一使自賦役多稅輕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此去國益遠役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自甸而往通行公田九一之灋蓋并雜徵為十二自郊至都役賦相乘除而通乎然猶必優內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

里布出於蠶桑宅雖不毛猶出里布屋粟出於藝植田雖不耕猶出屋粟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公田九一之外復有此稅以夫屋爲名所以給施散若今之義倉歟民無宅則無里布無田則無屋粟然必出夫家之征在國則出十一之貢在野則出九一之賦一夫百畝之所任家征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視其賚爲之數

閭師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凡任民國中九職雜居與野不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皆使什一自賦圃牧工賈則皆視農夫百畝各足以致其一夫之力而什貢其一畿內無貢謂之貢者言下之所以奉其上也國中貢卽賦也什一自賦其實夏灋

凡無職者出夫布

凡民職業雖不同而皆受廛居作受廛者必有夫布閒民雖不受廛亦必出夫布如有職業者此所以懲之也

不耕者祭無盛

工賈皆不耕豈可以使祭無盛儒不耕而食孟子所謂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固得通功易事也

縣師

縣師鄉官也而掌天下地域人民六畜車輦之數及徵野之貢賦猶以內統外以縣爲官取四甸爲縣之義丘乘之制貢賦之灋於是詳焉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此天下軍籍也其序自外及內著其爲一灋也調發多用外兵止及郊里六鄉之軍司馬不得而徵發之也六鄉之軍專衛王大比小司徒已攷四郊之吏縣師亦攷之者小司徒掌教縣師掌斂其賦各行其職必攷察之而後其事嚴整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於天下必有縣師關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爲兵而主民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灋作起也起其衆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鄉灋卒伍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甸稍縣都野灋車人相須而縣都

居民未嘗爲卒伍故於此皆以司馬之灋會之五人爲伍百人爲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百人爲卒鄉爲四閭野爲四里車徒異部多少稱事（案王氏介甫周官新義曰車有車之卒伍若司右所謂合車之卒伍是也人有人之卒伍若小司徒所謂會萬民之卒伍是也）郊兵其吏帥之野兵稍人帥之邦國都鄙各從其主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凡造都鄙鄉灋卒伍令賦邑野灋丘乘令賦調發徵斂皆當用之故其所授民皆有數而不使其地有餘不足量其地知其所能容辨其物知其易不易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鄭謂餘灋用非也廩人匪頒賙賜未有所指授備之以待故可謂之餘灋用穀不足則可止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不可已者如郊里委積以待賓客豈餘灋用邪又縣都委積以待凶荒今亦以穀不足而不出可歟大抵司徒教民相賙相救民力之所不能任與其所當任老孤羇旅國皆自當任之本文王惠鮮鰥寡之政國用之不可已者常時給養之一旦以穀不足而止則皆當爲餓莩此遺人委積廩人匪頒賙賜皆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之大畧如今省司義倉米各有所屬遺人所當用者亦必皆有餘蓄雖凶荒穀不足不得止也遺人與閭師縣師爲聯閭師徵鄉賦縣師徵野賦其事相關郊外曰野五酇爲鄙委人以何聚待羇旅野鄙卽甸也稍無委積稍賦專給廩祿宜無餘也凡委積道遠則移用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國中賓客禮積有司供見大行人軍旅糧食廩人供自甸而往其廬有路室有候館自國野達於天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均人掌均力政自國中推行之於天下猶閭師之民職縣師之軍賦遺人之委積也周禮地職必聯地守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地其政本通而虞衡之地必常辨之不使與民雜因其地之多寡媺惡而均之必使一夫之所受皆足以食其一家不使有餘不足相懸絕是故地政均則地守地職可均矣民之作業不同必使皆得自盡其力而後任公家之事爲之程等與貢稅相補除不使輕重勞逸不相侔是故地守地職均而後力役可均矣力政力役之政令不必改字（案康成讀力政爲力征）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特言無財賦者國中九職葢有不授地而出征賦者如百工商賈閒民夫布皆是凶札無財賦其見於經

者關市不征是也均人掌均力政凶札舍力役是其職也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無預於均人其言此者蓋爲均地政凶札最先舍力政甚則弛財賦又甚則不收山澤及地稅至此則不均地政每歲均之其中不免常有小小變易則亦常常均之凶札未至於不收地守地職則亦均之不均者不擾動之也力稅役賦皆免地政不均可也

三年大比則大均

大均因於大比大比不可移易大均亦不可移易古者大均有禮今制三歲占籍名曰推排歲旱則免雖古灋其大意則甚失之矣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二上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二

後學　陳金鑑　輯
　　　陳汝燮　訂

地官司徒下

師氏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微纇纖疵非其至也德至而後可以盡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訂義）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然至於爲惡逆迭相出入者不知其性者也不知其性固不能有諸己矣是故逆惡乘間而作亦莫能知之夫謂之孝德固無逆惡者臨深履薄之戒雖聖賢終其身不敢已也故曰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所謂知逆惡者不待彰著而後知愛親本有之性少有差殊則知之矣此盡心知性之學德未有不本於事親故三德卒歸於孝德三行自事親推之於尊賢事師無本不立

（總論）六德三德同此德也六德舉其成德之可名者也三德原始要終使之所由入也六行三行同此行也孝悌而已矣司徒以此教萬民而賓興之師保以此教國子而推擇之國之賢能皆出於此師氏教國子

而掌以𢧵詔王者君正莫不正也師氏將順保氏正救皆引之以當道也國子成德而後萬民有所觀法故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其所以列於教官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　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司救掌萬民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皆列於其下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司王朝姦慝淫邪皆得察之

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國子又曰國子弟弟繫之於其兄也貴游子弟其父兄之爵尊者也游鄭謂無官司者也司士曰以能任

事此葢不任之以事者與諸子游倅之游同義游倅非適不必貴貴游子弟兼適庶必貴者葢常與王居者故國中失之事皆使學焉

保氏　使其屬守王闈

保氏守王闈則益迫近矣師氏有四夷之隸故在門外然保氏掌諫王惡則其察之當益詳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

衺惡未麗於罪猶今法輕情重過失麗於罪猶今法重情輕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司救圜上與司寇圜土輕重不同司寇圜土鄉官斷獄麗罪爲當殺司刺訊於臣民以爲過失而宥之者也此非司救讓罰之所得行於其初發有司直執而治之卒乃寘之圜土司救圜土即鄭所謂酗醟奸訟抽拔兵器誤傷害人雖有罪本其爲無意者也是故讓罰行焉不改而納之圜土此其輕重之等不同司救圜土先嘉石司寇嘉石先圜土（案司救圜土不改過而後歸者也司寇嘉石既宥罪而後坐者也）（總論）衺惡雖未麗於罪而誅其意故讓罰不改坐諸嘉石罪之則無其濫也過失雖麗於罪而原其意故讓罰不改內諸圜土本以待過失之當宥者是猶以本濫治之凡司救調人當行之事皆禀之於司徒與其

地治者聽之

而以王命施惠

施惠懼其養之不給而或陷於罪

調人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瑞與節也節豈旌節歟　殺人者罪不至死非其子弟之心故爲辟讎之濫上之人行濫原情故過誤殺傷許和解至於子弟之心豈能忘故又使相避而後其難可和不然各奮私義怨讎滋多民不和矣

司市　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序官胥師賈師皆二十肆則一人介次其治舍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

辟瀸也布泉也四方之布雜至必於是攷瀸非瀸不用賈誼曰錢法不立鄭曰攷實諸泉入其意當如是度量者官爲之式揭以示民使凡爲斗斛丈尺者取瀸於此也鄭言若今處斗斛及丈尺恐亦以此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璽節掌於司關貨出入皆司關受之入達于市出達于其所至此市政也故見於司市職貨之出內必有司關之關節王之司市邦國之司市不自爲出內鄭言非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

匿王與后而不見以爲攷禮正德必不當此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

所謂市者非特國市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所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社亦有市矣有市則有賣價之事而當時未嘗有外市之官特以國市總之惟會同師役之時則市師帥賈師而從之是以國市之官而分任其事

肆長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戒禁蓋立持賣者之戒禁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

斂市不售貨滯於民用者用貨則斂不然則否

都鄙從其主

主者別治大夫也釋謂以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都鄙則遣人治之若季氏費宰公山弗擾之輩天子都鄙蓋亦然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

關在郊故曰郊關貨行於關門之內故稱國鄭謂商所發司市之璽節非也不惟市無節而貨方自外入安得遽發節於司市凡節皆掌節守之璽節付之司關使通貨賄聯謂與門市爲聯貨入司關予節乃得入門而達於市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節傳非司關所得爲凡所達貨賄雖不自市來由門至關不由門徑造關司關皆以節傳出之達之於其所至入無傳出有傳掌節所謂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者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掌節在關取予便也節皆邦節有守節有行節玉節邦國守之角節都鄙守之是謂守節使節及門關道路之節皆行節也必自掌節出鄭言關市道路之官皆得爲節如此則雖主掌節何以設專職哉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節皆自掌節出符節付之門關官璽節專之司關符節付之道路之官鄭曰鄉遂大夫是也此專爲民徙及有徵令者也使隨事用之王使旌節掌節予之民自外來者皆當有路節由都鄙者都鄙予由甸稍者甸稍予至關司關留之則予符節而入至門者出入之日出關反符節司關還其所留節而出入之自内出者於其所由予路節有傳鄭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是也葢關門之內常往來者也有期反節不獨民與商雖門關道路之官亦有期而反之反而復予儆則更爲邦國都鄙使節反必有時守節易世而反反則復予此皆掌節專行之職

遂人掌邦之野

遂人因六遂而爲名六遂在甸則所掌者甸地而已而曰掌邦之野葢合稍縣都鄙法之當行者通掌之稍縣都鄙居民廛里授田溝洫治地皆野法與甸同其法悉自遂人出稍爲邑縣鄙爲都則各聽於其主非遂人之所屬也遂人中大夫秩比小司徒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隨民衆寡而爲之甸稍縣鄙居民皆如此惟甸則合縣爲遂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鄉以州黨居民會其卒伍卽爲軍法故常自爲六軍而田與追胥皆竭作遂雖以縣鄙居民而其軍賦在丘乘軍師田役皆有司馬之法作其衆庶而後會其車人之卒伍或多或少不可預定是則正卒猶不盡起況羨卒乎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謂之鄉合則非野法也常常比之使之相安相受故倉卒可用遂未嘗比安能臨時盡起而用之乎故以爲鄭之說未盡然也惟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似是然野之制軍一甸七十五家耕之共一車則一家一人自有定制是則小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仍爲鄉法耳六遂民數與六鄉同權力相併事體略等先王誠有深意也地之等不同人之多寡亦異常有進退（義難作每有更易）故以歲時稽而授之皆農民也故惟教之自衛力穡之事授之田野野葢虞衡歟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

治野言凡通乎邦國都鄙致甿其事在旅師

以土均平政

鄉民合士與農而教之故授田少役多每月讀灋四時田獵春秋祭祀征役喪紀會聚多貢稅輕野皆農民專以稼穡任之故授田多役簡貢稅重以土均平政政如字（案鄭注政爲征）政役不平而後人機巧趨利或遂逃其業利均則政平土均之職可致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

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里卽其廛之所在上中下地亦以其人之多寡授之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鄉田同井則鄉法也遂人上中下地田萊餘夫如正夫之數野法也所謂彊予也一夫百畝以今畝計之爲四十畝臣妾閒民移用野法一甸六十四井七十五家耕之上地當授田三百九十九夫田萊公田皆計餘百九十七夫中地當授田四百二十二夫餘百五十四夫下地當授田四百五十夫餘七十六夫上地餘最多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小司徒減上二等自七人爲則上地當容此二等也故增一百十五夫而登矣二家增三人中地二家五人蓋與上下相進退也二家五人則一家三人一家二人故增六十五夫而登矣下地餘少增二十五夫而止耳然其下有食四人者有食三人者可任者未必皆二人也要之當使有餘以待增不使當增而不足先王制事無不如此鄭謂六遂之民奇受一廛本謂民居郭已受宅又奇受一廛於野其說誤而疏家又謂餘夫奇別更受廛備離居之法蓋疏矣（○案王氏次點曰此說作計夫受田其地有餘）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鄭康成小司徒註計若干井出稅又若干井治溝洫及澮今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得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爲百夫之洫千夫之澮以尺步計之當不過占一里十里之地安用多人治溝洫及澮如鄭氏所云哉（義疏）

又此與匠人一法鄉不爲溝洫夫屋九比遂野法也溝洫之制詳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溝洫不獨治田且設固焉自甸達於畿皆野法也故曰凡治野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地居一夫而井實得九夫之地也案司馬法一同萬井九萬夫則雖鄉一井亦謂十夫之地爲遂溝與野同不爲洫澮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蓋一里十夫容九百畝於其中非謂方一里只得九百畝也治地郊與野異者郊居百里四同之地無多山陵林麓其地之高者爲城郭廛園平者爲田負郭之田多膏腴下者爲藪牧其間水澤足以灌漑亦必爲溝畎以行之但不爲洫澮涂路經緯之形如治野耳觀載師郊田則當時因土之宜可見遂溝兼徑畛不能爲一夫寬饒之使有餘地也詩中田有廬畺

場有瓜皆寬饒之地畺場其界域也積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洫環之成方十里千夫之地十除其一爲百井九百夫洫經緯其中而澮環之同方百里十萬夫之地十除其一爲萬井九萬夫澮經緯其中而川環之遂人言百夫有洫者謂積方百夫而洫居其外也匠人言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謂之洫者開方十里而洫居其中也方十里則爲百夫者十遂人言千夫有澮者亦積方千夫有澮在其外也匠人言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謂之澮者亦開方百里而澮居其中也方百里則爲十夫者十故曰其澮一也遂人言萬夫有川通地勢以著經界之澮也匠人言專

達於川因地勢以見非人力之所爲也然則川形未必正方其旁多華離之地皆不井書曰濬畎澮距川川蓋山澤自然之位故匠人曰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疏家言此川亦人造疎甚鄭康成小司徒註成方十里其中八里爲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爲一成十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積而至四都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乖謬甚矣自十夫積而至十萬夫皆十除其一

者九夫共得一夫之地以治遂溝徑畛且有寬餘之地矣其餘洫澮涂路爲地可計百夫之洫爲地十七畝有奇涂如之積而爲一成十里爲方百夫者十洫涂之地三夫半而已安用三百二十四夫哉千夫之澮三十五畝有奇路加澮十一畝有奇通爲四十六畝積而爲同百里爲方千夫者十涂路之地四十六夫而已又安用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哉一同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洫涂三百四十夫鄭言一同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大抵遂人展地匠人制形一同之地定爲萬井溝洫碁布於是以小司徒丘乘之澮比之自井爲邑爲丘而爲甸七十五家耕之出

車一乘又爲縣爲都其法備矣一同萬井九萬夫六千四百井出稅賦車百乘其餘三千六百井爲山林川澤邑里縣鄙爲洫澮涂路溝畛不計猶有餘則爲閒田遂人下劑致甿固當常有地以待之六遂賦車千乘而爲六軍十二同一同未必盡平地能爲九萬夫不足則兼取班孟堅漢書曰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淳鹵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雖大約言之且其說未必盡合周禮然其論井地則精於鄭矣鄭康成注小司徒曰九夫爲井方一里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其說是矣惟不悟遂人匠人本一法因見遂人以十

夫起數則曰此溝洫灋也匠人以九夫起數則曰此井田灋也兩說既離乃欲合遂人於司馬灋以爲鄉遂皆無公田皆稅夫又欲合小司徒於匠人則以爲畿內不爲井田而小司徒丘甸實井田也乃曰此爲造都鄙灋及見孟子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初稅畝傳言穀出不過藉有若對魯哀公盍徹皆井田也則又欲合之於周禮乃以爲周制王畿用夏貢灋邦國用殷助灋鄉遂公邑之吏役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一國貪暴無藝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夫豈獨紛錯無統而猶誣先王失建邦設土樹后王君公之大體矣司馬灋

鄉法也不獨不爲公田溝洫之制亦略故以夫屋比地而一同萬井三萬家與小司徒夫屋爲合是爲鄉灋遂人野灋也溝澮距川與小司徒井牧爲合是爲野灋經鄉野異條鄭謂之同制何據哉司徒施教灋於都鄙比閭族黨鄉州與王國同故以室數制其域不使山川溝洫妨其實地正不爲井田而康成反以丘甸爲造都鄙灋何據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教滕文公使復先王舊灋則諸侯有野與王國同矣康成知邦國用遂灋合於孟子而不知什一自賦亦孟子之言乃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則又何哉（訂義）

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

　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而委積遺人委積以待賓客獨軍旅無所見軍旅急與王師所至得輒發是宜有成灋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

　帥六遂之役致之鄭云致於司徒恐未然致之於稍人遂人不直致於司徒也稍人曰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以聽於司徒綍舉柩索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及葬大司徒親帥鄉役屬六引遂亦帥

野役屬六綍及窆之陳列之使背碑引綍司徒皆節制之司徒節制野役見於經者獨此事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

　事謂司空事典帥而致於稍人稍人帥而聽於司馬

遂師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虞衡本自爲一官府而屬於遂以其有農當授地須職作事通於遂政而遂師徵財征故其當入玉府者由遂師專達其餘則與凡賦入於有司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

　謂道之居先備緩急用之

遂大夫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

鄉之所謂賢者皆以德能者皆以道遂未嘗以此放安得以此與之甿卽遂人下劑致之田里安之樂昏擾之也七萬五千家幾二十萬人必當有桀黠聰慧者於是乎興之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遂大夫專以教稼穡爲職而里宰合耦於耡鄰長趨其耕耨無非農事者故興甿明其有功者亦惟田功而已雖然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雖在畎畝不敢廢也故漢舉孝弟力田有三代遺意屬其地治者謂有黜陟廢興治地之官當有闕絕於是以新興之甿聯屬之與賢能日出使長之入使治之與甿日

屬其地治者各因其平日之所服習者而官之故曰與士於庠序與農於畎畝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四達謂達之於四疆凡爲邑者皆得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事卽所謂以稽功事者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徵徵斂也謂之政令徵比比而徵之小司徒井邑上甸令貢賦稅斂之事是也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亦攷察之如鄉師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遂之祭祀見於此所以教敬也鄭以鄉黨祭禜遂鄙[illegible]然鄉州祭社野縣不祭社又禜之名不出疑野祭法畧皆不立名或社或禜皆得祭於此豈非里社者歟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

數衆庶稽其在不也媺惡其人之善良奇衺也自遂師至鄙師皆行誅賞與鄉不同鄉之誅賞必告於上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車七十五人二十五人一人爲甲長謂之甲士卽里宰也四丘爲甸三甲七十五人春秋作丘甲蓋一丘二十五人起兵卒矣

行其秩敘

鄰長無爵故行其秩使有祿所謂祿足以代其耕是也蓋時時給之皆甿也不相帥屬故以其才等行其序有序則有秩秩序定則有後有先有帥有從有司政令皆可應也周禮凡其體敵不能相帥屬者則皆秩敘宮伯月終均秩歲終均敘鄉師邦事作秩敘是也

鄰長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徙不惟不便其處上中下地人多寡絕相違則不容不徙

旅師　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

興發也散其利不使積貯者有所專擅常平平賣之灋也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等

復除之等鄭謂以其人之多寡授上中下地非也授地之灋常灋也遂人已見此言使無征役則爲復除久暫之等明矣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自甸而往以稍名官者甸稍一灋舉稍以包甸都鄙鄉灋不爲丘乘之制其餘則野灋而曰掌令丘乘之政令蓋不爲丘乘者非其所當令也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師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徵發之令司馬下之縣師縣師下之甸縣都復以其灋授稍人據其灋以作其衆庶而帥之稍人下士得主興作事而爲之帥其意密矣以聽於司馬聽其分隸縣師鄉官稍人甸官其作事縣師受灋於司馬稍人受灋於縣師中外相應

大喪帥旅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此蒙上以縣師之灋作之稍人帥而聽於司徒

委人　以甸聚待羈旅

遺人野鄙之委積待羈旅委人以甸聚待羈旅先王之政不使一人有乏絕之患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凡會師者不入關故軍旅賓客館於此使委人館之者就薪芻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均地貢自甸始推而行之於天下然其本必起於均地政地政均則地事地守皆可均蓋與均人一灋均人所以不均地貢者國中九貢閭中之灋無不均矣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爲之輕重之灋使無偏廢難行之節所謂和也必本於地之媺惡蓋其豐儉厚薄皆於此乎可見刑禁亦

必有以和之則一切之灋以律天下宜其所難行矣

掌其政令蓋已和而著爲禁令也

稻人

水政豬泄掌在稻人則以稻之所急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草芟在上則復生故以涉揚之草死田肥故曰作田

澤虞　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國澤爲有皮角珠貝非民所得有者故以時入於玉府而頒其餘凌炭萑蒲與民其之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舍人猶詩言室人於內者也耕者勞於外食者逸於

內先王存節耗之戒焉故以其職曰掌平宮中之政以至掌具出入既無事而食而其政不平出入不以濫不其甚歟守謂積聚米給予也

倉人　凡國之大事其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大事大師役也其小者遺人委積自足共之其大者倉人其其穀積食飲之具食糧糒飲漿酏也

司稼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司稼巡稼知歲之豐凶民之寬急爲最切故通掌其事（通考五）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舂人饎人槀人皆宮中之事以用穀故屬地官舂□

抌炊饎因祭祀賓客使內人皆識其勞苦煩辱不止稼穡之艱難（訂義）

總論司徒官屬

有地官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十五人上士四十八人中士一百三十人下士二百八十八人王之門關十二下士各二人則又四十八人府一百三十人史二百十九人賈八人胥二百二人徒二千四百五十六人又舞徒四十人奄十二人女舂抌二人女饎八人女槀十六人奚八十五人是皆著於數者也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場人皆中下士□□府史胥徒又司市立胥徒又司市立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皆不能計其數者也鄉老皆公即三公卿大夫皆卿即六卿六鄉三十州州長皆中大夫州五黨黨正皆下大夫黨五族爲七百五十族族師皆上士族四閭爲三千閭閭胥皆中士閭五比爲萬五千比比長皆下士六遂大夫亦中大夫六遂之縣視州鄙視黨酇視族里視閭其餘各下於六鄉之一等六鄉之餘民居四郊其官爲四郊之吏稍不爲邑縣都不爲都有吏主之皆不可以數計也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二下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三

後學　陳金鑑　輯
　　　陳宸元夔　訂

春官宗伯上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功配禹稷而其事始於事鬼神是則建保邦國誠有其本也紂謂祭無益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祖伊以爲商亡之　決如是也（訂義）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吉禮居其首禮主敬敬莫著乎祭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案司中司命說五以通考誤作黃榦今改馬氏）

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爲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爲主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焉日月星辰飌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聲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體祭之是則可矣昊天上帝其降而與物接也不見其形其升而與物辨也不見其象然則如之何致之無形也不可薦之以味無象也不可達之以氣先王之於天神以誠意動之以精意接之定之以七日之戒齊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贊爵幣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心齊以致其精意祭祀之齊以致其誠意先王所以使人誠其意者將以致精焉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蓋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明在焉古之先王精意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蓋夫精神之接於帝也豈粗於意者所能及哉以恭致莊而後以默致靜而後思道以致其虛此其所以接於帝也精意以享其猶孝子之致其親歟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而聽愾然必有聞乎

歎息之聲先王之事帝其亦猶此嗚呼鬼神之物非宅卽吾之誠是已（義疏集說）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未可信鄭又以爲中能上能則當時已有兩說矣又曰風師箕雨師畢亦未可信箕好風畢好雨見於書者如此卽以爲風師雨師恐未然也三代之禮散亡久矣諸儒之說於經有據而理安者方可信出於讖緯不經與凡臆度義起而於禮（當作理）不安者皆難信（文獻通考）鄭謂四瀆五嶽之匹非四瀆川祭四望則四瀆在焉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者惟泰山乎其功用大故與社稷同其秩祭（訂義）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先儒以肆為肆解牲體獻為獻醴肆獻祼謂灌而後薦腥薦熟差次薦獻之節固如此然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司尊彝鬱齊獻酌則肆獻皆用祼而為名也若以為祼而後肆獻故以為名則義猶得通然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太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不可亦為肆解牲體矣是則肆獻專為祼但不知其義為何如也先儒又以肆獻饋食為禘祫宗廟四時之祭其外有禘祫禘追遠祫合食宜為廟祭之首然天子之禮亡今諸儒所言祭祀之節皆雜出經傳意類推次難遽信也宗廟之祭皆有牲體皆有黍稷而獨以肆獻為祫饋食為禘不知其義何以為據（文獻通考）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賓禮皆王之所以禮答諸侯朝覲宗遇會同諸侯修王事王皆以禮見之也殷有三義眾也正也盛也殷見殷覜義皆當為正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考禮修德正刑故謂之殷同時聘存覜省也各以其時行之猶時會時巡五歲而徧（訂義）

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

大役之禮如召誥命庶殷丕作是也大封之禮如康誥封康叔是也建牧立監所以糾合邦國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嘉禮所以教民相親也飲食昏冠自天子達於庶民射立賓主敵也是故謂之耦亦謂之朋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挾貴不挾長而友射亦有燕其樂章小雅伐木是也（案嘉禮說並見曹氏庭棟昏禮通考）

再命受服

自玄冕而上猶今服緋為章服也（訂義）

四命受器

四命王之下大夫食采於稍地始得祭其有功德者受地於小都是為中大夫公之孤亦四命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未受地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動物天產也以作陰德能內養其精矣不以外作之禮而防之則類為情所流嘗至於過植物地產也以作陽德能外養其形矣不以中出之樂而防之則類為形所踐嘗至於不及然則天地之道百物之功未之至也有俟於先王焉先王之於兩間以道成能以仁守位者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則血氣之物不能致其滋味以亂天一之所生者非禮勿視以去其亂

色非禮勿動以去其淫志男女之別媒而後合幣而後見祭則受爵坐則異席此以禮合天之化動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爲淫邪以樂侑食動血脈通精神使人神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則尺寸之膚不能苟得安佚以昏其性焉堂有琴瑟車有鸞和樂章之節以趨以行玉佩之聲於左於右弦誦之聲舞蹈之容遣其（集說作去）滯思形（劉翼脫）見天性之眞樂耳目口鼻四支百體皆由順正此以樂合地之化植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爲倦怠夫樂由陽來者也以樂合天之化動物之產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者也夫禮由陰作者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產使陽

德無倦怠與天地同和者也（集說劉翼）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今郊祀宰相爲大禮使無職掌獨隨天子升降益宗伯詔相之事也（訂義）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王有三年之喪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至祭祀則宗伯攝其意爲可知矣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注疏說后土非也古人常以后土對皇天春秋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五行之神后土黎所食者稱號同耳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周禮大封告后土謂將裂土而封之不曰社而曰后土社生物后土主土祈告因其事類而稱之五行之神后土四時分王與黃帝祭於南方建國非其事類故武成告于皇天后土孔傳曰告于天社是也大封宗伯告后土建邦國大祝告后土

小宗伯之職　辨廟祧之昭穆

太祖一祧二親廟四是爲七廟言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廟與祧凡七后稷太祖不遷二祧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親廟親盡則遷孔安國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此據周公制禮之時必欲備七廟以

立天子之制其說是矣鄭康成以文武爲二祧此據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遂以爲二祧其說亦是兩說進退爲七廟耳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諸子政官故掌役守之事宗伯禮官所掌宗法而已（義疏）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宗伯詔相大禮如卜日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皆是其他則小禮如逆齍省鑊告時告備之屬（訂義）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春秋有事于太廟有事祭也軍將有事謂將以軍旅有事於鬼神也祭有司主祭禱者也與如字祭禱自有主者小宗伯與之偕軍事重將事于四望謂將其事以往也兩將字各義

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喪服輕重宗法著焉故小宗伯掌之

肆師之職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山川社稷恐不當爲次祀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有玉風雨功用博必非小祀亦有玉宗伯實柴槱燎血祭貍沈自以其類相從未必盡爲大小之等

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

內命男王之宗族服兼親其衰恒有與諸臣異者

封于大神

即宗伯大封告后土也

鬱人　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

案肆因祼而爲名疑如今沃酌者本以沃神王崩則以渳尸肆器盖所以盛沃鬯非陳器盤之屬也（案方氏苞周官析疑曰黃氏謂肆器以盛沃鬯盝彝陳尸之器不宜使鬱人掌之）

鬯人　凡祼事用概

鄭改祼爲埋貍沈祭山川之名此指言山川用蜃言

凡祼事則不獨祭也知賓客享適子冠凡用祼者皆以概盛鬯（訂義五禮通考）

司尊彝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案鄭注昨爲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先鄭推次朝踐朝獻饋獻再獻爲九酌王與后各四諸臣一義皆可觀存之以待作者　又先鄭曰追享朝享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說是趙伯循春

秋纂例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葢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之義故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公羊傳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謂之大事也然則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羣主皆朝於太祖而合食故爲朝享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此朝之義後鄭亦曰追享追祭遷廟之主而日有所請禱非常禮也又曰朝享月朔朝廟於義通然日月行之何以謂之間祀（文獻通考）雞彝鳥彝

蜼彝亦畫蜼爲飾也虎彝則畫虎也（訂義）

凡酒脩酌

案司尊彝掌器耳鬱鬯鬱人和而實之則五齊三酒之當泲者皆酒人共奉之司尊彝明其器用使世婦掌之（訂義）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玉几之席蒲筵繢純加蒲席紛純彫几之席熊席漆几之席葦席素几之席萑席黼純同於素几此五几五席之名物疏家謂葦萑不入數

凡大朝覲大饗射

大朝覲時會殷同也司儀所謂將合諸侯爲壇者也大饗會同饗諸侯也掌客所謂王合諸侯而饗禮諸侯長十有再獻者也大射澤宮之射也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特爲國賓設位於此先鄭曰禮記國賓老臣是卽掌客諸侯長歟後鄭曰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皆得用之不幾於無章乎

典瑞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覲禮載朝日之禮蓋時會殷同王既揖諸侯於壇乘龍路載大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所謂

大朝覲者也常歲春朝朝日諸侯有修歲事而朝者豈亦帥之而出歟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蓋日朝焉（文獻通考）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

時聘殷覜皆用之聘公侯伯以瑑圭璋聘子男以瑑璧琮（訂義案鄭注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王東巖曰鄭注以此爲諸侯遣使於天子黃氏以此爲天子遣使於邦國）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凡諸侯之有其善德者天子遣人以琬圭旌表之及諸侯使其臣來聘亦執此以命事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是也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易行其惡未著使遷善慝則其惡成矣除惡鋤其罪（總論）時聘無非結好使者執瑑圭璋璧琮以行禮又執琬圭褒賞有德亦執之殷覜無非除慝使者亦執瑑圭璋璧琮以行權又執琰圭焉戒敕過行亦如之是則聘覜禮同而事異故以宛炎著其義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出對藏不用藏之用則出之出則固當其奉之用畢則又受而藏之注謂王所好賜好賜出自玉府內府典瑞不與鄭說非也（義疏）

典命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

禮一等

此其君有喪有疾不能朝而使其世子攝者先謂之君禮也（訂義）

司服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宗伯序社稷五祀先於五嶽司服序四望山川先於社稷五祀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爲序地祭以社稷見不別出則方丘不服大裘矣諸儒紛紛葢未嘗攷先王制祀之義（五禮通考）

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大夫凶服有大功小功無緦與喪服經傳不同或曰喪服經傳孔氏禮也（訂義）

世婦　凡王后有㨂事于婦人則詔相

王於諸臣有拜則王后於婦人亦有當拜者世婦詔相恐失其節

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世婦掌之葢得糾正之也后事則授內小臣使達之

冢人　凡有功者居前

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有功者各居其前

墓大夫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司徒本俗聯墳墓此獨國民耳

補遺

大宗伯之職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祭法七祀宗伯五祀司命泰厲非地類血祭者惟五耳（五禮通考）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三上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三

後學　陳金鑑　輯
　　　陳（懋徵）燮　訂

春官宗伯中

大司樂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亓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滎河溫洛天地之中也而圖書出焉天之生數一三五積成陽奇則一函三而爲九乾元之用也地之生數二四積成陰偶則三去一而爲六坤元之用也是律呂三分損益之所從出也凡陰陽各六月而日至期之日分布四氣各爲九十是故九六所以經緯律厤也六爲方而兩地故六律六同以相對爲列而其音謂之六英九爲圜而參天故韶以相繼爲義而其變謂之九成是故九韶六列六英樂之所必有者也黃帝始爲淸角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其地上圜丘之始乎雲門是也故圜鍾爲宮則黃鍾得冬至日之羽聲而生角六變而天神降矣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張諸洞庭之野其澤中方丘之始乎咸池是也故函鍾爲宮則大蔟得夏至日之徵聲而制商八變而地亓出矣呂氏春秋所謂帝顓頊修之爲承雲之舞是也而漢服虔則謂姑洗南呂以南而歌南風韶音在焉則咸池六英非始於堯而九磬亦非始於舜矣按大合樂者雲門咸池合於九磬大夏大濩合於大武觀諸歌奏可徵也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其必分干羽與六列與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月令季春之月律中姑洗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卽春合舞之謂也夫樂以降天神出地亓假人鬼爲成非徒用之郊廟而亦用之燕饗焉此言大合樂乃言成均教國子習樂之事所謂以致鬼神亓以和邦國云爾者非徒習之而已將以用之也如下文乃用之之實用樂之時胄子與俊選庶子郊人旣皆在列而諸侯及絕域之君長奉贄獻而至者目睹盛儀舞蹈之容耳聽淸歌雅頌之聲心欣至德又不獨獸舞鳳儀而已也此邦國所以和萬民所以諧而賓客遠人所以安說也作動物卽下一變至五變而至介物是也

（原釋）

樂者天地之氣也與之者人也始也審聲以氣終也召氣以聲故雖鬼神可以人道接也今夫璿璣玉衡特一器耳天之體如彼其遠也而周旋盈握之規日月星辰莫不準焉而況兩間聲氣常相隨者乎是故圜鍾奏則房心之氣動而天帝明堂在是矣函鍾奏則未坤之氣動而天社地神在是矣黃鍾奏則虛危

之氣動而宗廟嶽瀆在是矣得其道則上變光而下變靈不得其道則溢溺作而失其中聲故曰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則樂之道歸焉耳大司樂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所以大合樂者合天地於君心也雖然吾之心聲形焉三才備矣天以四氣中正而分陰分陽故倡自黃鍾而協黃鍾於清角所以動天也地以四維交際而迭用柔剛故和以大蔟而雜商羽於流徵所以察地也人道以宮商爲父子君臣合商於角以象仁義而始終乎宮焉所以知人也仰以動天俯以察地中以知人紘歌之道大矣哉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黃帝始爲清角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鼓以琴瑟合以管籥大容乃制羽翟以舞之著之控揭以道其和其地上圜丘之始乎雲門大卷是也象其功德如雲之有門出而不窮能類聚之也清角者黃鍾姑洗夷則相應而夷則用黃鍾清大呂中呂南呂相應而南呂用大呂清大蔟蕤賓無射相應而無射用大蔟清夾鍾林鍾應鍾相應而應鍾用夾鍾清十二律呂而益以肆清聲者使臣民不陵君聲也姑洗爲慢角三中呂爲清角三倡和清濁參錯成和姑洗從宮六變而圜鍾爲宮則黃鍾得冬至日之羽聲以生角一陽初復知仁交際而萬化出焉羽調以角則姑洗以其羽大呂應南呂（案二句閣本疑有脫字）六變而黃鍾爲角角調以徵則姑洗之徵以其角夾鍾應姑洗之角夷則六變而大蔟爲徵徵調以羽則姑洗之羽以其羽無射應夷則之羽中呂六變而姑洗爲羽矣圜鍾生於房心之氣故圜鍾爲天宮而以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三者陽律之相繼也黃鍾必繼之以大蔟而後爲父大蔟必繼之以姑洗而後爲父王者父事天而相繼者天之道故以是祀天神也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黃帝命伶倫與榮援鑄十有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張諸洞庭之野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其中也變化不主故常其卒也五官皆備其澤中方丘之始乎咸池葢象帝德之暉無所不施如日之洗光天潢而出照也引商刻羽流徵以生故黃鍾之羽南呂大蔟應之則爲徵姑洗之羽大呂蕤賓應之則爲徵南呂之羽蕤賓應鍾應之則爲徵大呂之羽無射夾鍾應之則爲

徵此所謂變化不主故常者也凡角羽竝起而刻之則爲商徵故蕤賓從宮八變而函鍾爲宮則大蔟得夏日至之徵聲以制商一陰初始禮義交際而萬化入焉羽調以角則大蔟之商姑洗以其羽大呂應南呂八變而大蔟爲角角調以徵則姑洗之徵應鍾以其角夾鍾應夷則八變而姑洗爲徵徵調以羽則林鍾之羽以其徵應應鍾之羽夷則八變而南呂爲羽矣函鍾生於未坤之氣天社在東方輿鬼之外地位乎坤故函鍾爲地宮而以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是三者律呂之相生也函鍾必生於大蔟而後爲母南呂必生於姑洗而後爲母王者母事地而相生者地之功故以是祭地示也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唐堯修咸池爲大章虞舜紹堯致治修咸池承雲爲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故奏姑洗歌南呂而黃鍾大呂應之則羽角以相生大蔟應鍾應之則徵商以相制羽角相生則知仁交際而萬化出於人聲則呼動腎與肝自水而木天數也自冬日至而發春是以謂之陽也黃鍾之羽一變姑洗爲中聲六變圜鍾九變歸於黃鍾之宮南呂之羽一變大呂以應南呂六變黃鍾爲角八變大蔟爲角九變而歸於南呂之角然姑洗角聲之始也自姑洗之羽與其羽無射一變中呂以應夷則六變姑洗爲羽九變復歸於姑洗之羽清角始於大呂亦九變歸於黃鍾之羽雖角也實亦羽也而黃鍾大呂收聲矣徵商相制則禮義交際而萬化入於人聲則吸動心與肺自火而金地數也自夏日至而成秋是故謂之陰也大蔟之羽一變蕤賓爲中聲八變函鍾九變歸於函鍾之徵應鍾之羽一變夾鍾以應夷則六變大蔟爲徵八變姑洗爲徵九變而歸於大蔟之羽然函鍾徵聲之始也自函鍾之羽與其羽大呂一變夷則以應應鍾八變南呂爲羽九

變復歸於函鍾之羽流徵始於夾鍾亦九變歸於大蔟之羽雖羽也實亦徵也而大蔟應鍾收聲矣雲門倡咸池爲九磬之陽下管孤竹升歌雲和琴瑟黃鍾爲宮南呂爲羽咸池承雲爲九磬之陰下管孫竹升歌空桑琴瑟合之姑洗爲宮以其商奏蕤賓羽歌大呂角奏夷則徵歌應鍾變宮變徵大武之歌奏也（○案變宮歌夾鍾變徵奏無射以舞大武之樂）陰陽既合四序環周廣大清明情文俱備始乎黃鍾以生十一律而終返乎黃鍾之宮所謂宮動脾而和正聖者也季札謂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者信矣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故黃鍾爲人宮而以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是

三者律呂之相合也大呂與黃鍾子丑合也大蔟與應鍾寅亥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以是享人鬼也夫黃帝制聲律以垂萬世而器數從之帝降而王不相沿樂雖器數原有損益然孔子聞韶於齊季札亦聞韶於魯其考擊固非夔倫也而美善如是者聲均存也然則大合樂九變以致鬼神示其九韶之遺乎六律六同一時竝作歌奏相合分六樂而序之其六列六英之遺乎下管合於琴瑟以依磬聲則八音克諧可知矣固后夔之往矩也

詔諸侯以弓矢舞

舞所以飾敬也（訂義）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凡稱國子兼適庶也故王世子亦在文王世子曰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帗羽皇旄干人等舞則爲小舞自其小時教之大司樂六舞則合之羽旄干戚備焉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四支之於安佚人之情也樂徇其情惡勞其形不能非禮勿動而使乘安佚以蹈（訂義作出）之則無所不至矣而況於王乎天子視禮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禮視有旒聽有纊言有記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爲之樂儀以防其肆使聽其聲而其意以誠使顧其體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退揚而後鏘鳴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宮羽君民士（集說文士事也）物之意在其中焉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師旬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其步趨之節責大馭焉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由（訂義作猶下同）吾於堂中（訂義作下）顧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由吾於門外王之言動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馭與有力焉（集說）

環拜以鍾鼓爲節

漢何武舉方正召見槃辟雅拜有司劾其虛僞服虔曰槃辟雅拜行禮之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盤旋也

此儀至漢猶在（訂義）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

學士之版凡學者皆著籍於此獨致諸子將合之於舞位不敢使適子與於此適子嘗學小舞何爲至合舞始別異之干戈羽籥不可以不學合舞則有什伍有長少將以其才爲之等適子雖非才猶不使庶子臨之況有王世子焉漢世取二千石關內侯子爲舞人皆適子不知其義釋采禮之至簡者皆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而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興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

菜示敬道也（訂義）樂師教舞帗羽干旄皇人未嘗合也

大胥春始入學合而教之（五禮通考）

大師　以六律爲之音

聲成文謂之音不以六律音不可得而正也（訂義）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是登歌則擊磬戛擊琴瑟戛擊搏拊皆擊義玉磬琴瑟皆有擊拊之名

下管播樂器

播以樂器播詩也樂器鼗柷敔塤簫管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鼓鼗皆教眡瞭柷敔塤簫管弦歌皆教瞽矇鼗亦教瞽矇

下管擊應鼓

朄鼙應鼓朄鼙所謂朄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

小祭祀不當擊雷鼓靈鼓則擊朄舞師不鼓四方旱暵之舞是也

瞽矇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諷誦其詩以其世定繫次其盛衰爲可知今詩之繫次瞽矇傳之也曹檜之詩失之矣　諷誦鼓琴瑟諷誦而鼓琴瑟卽書搏拊琴瑟以詠

眡瞭　擊頌磬笙磬

升歌則擊頌磬笙歌則擊笙磬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

廞與陳義本同而廞則有感動悲戚之意陳則陳列之而已鄭康成廞皆爲興廞爲興訓則當爲興起之興所謂感動悲戚也鄭以爲興作或爲興造如大喪明器皆可言作大旅廞樂器乃以爲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器則何義邪大旅有災故而樂不作眡瞭祭祀正樂故廞之見憂戚之意笙師樂器惟笙用於祭非其盛者陳之而已

賓射皆奏其鍾鼓

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瞽歌眡瞭奏其鍾鼓

鼜愷獻亦如之

愷獻有歌鼜亦或有歌鼜歌令警場有歌自大師至眡瞭其設職皆以升歌聯下管而射愷獻愷有歌故眡瞭通掌之獨不掌九夏謂之金奏鍾師專職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先鄭陰律以銅爲管陽律以竹爲管後鄭皆以銅爲之案漢志云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吹之以聽鳳之聲其雄鳴六爲律雌鳴六爲呂是則制

律之始本以竹一律有五聲淸爲陽聲濁爲陰聲是爲六十四調（案鄭氏康成曰或書同作綱）

凡聲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諸家之說皆臆耳案經典同本以律辨聲而爲樂器律十二故聲亦十二所謂高正下陂險達微回侈弇薄厚卽十二聲故爲樂器皆以此十二律爲之度數皆以此十二聲爲之齊量典同之下遂列磬鍾笙塤籥簫篴管皆樂器也今獨以爲此十二聲者由鍾形不中法故病其聲如此則典同樂器專爲鍾耳此以爲未敢盡然攷工記鍾人因曰已厚則石已薄則播

侈則柞弇則鬱然磬人亦曰已上則摩（閩本及玉海皆依攷工作摩惟方氏集注引作磨）其㫄已下則摩其耑已上豈非所謂聲之高而甚焉者乎已下豈非聲之下而甚焉者乎十二律皆有五聲分淸濁而宮爲正所謂中正以平之者然則高正下陂險達微回侈弇薄厚皆其律之中聲也硍緩肆散斂贏韽衍筰鬱甄石皆其聲之形容也不然則聲之病也不得專以鍾言之（此句訂義脫據方氏苞集注增）其數度齊量非過則不及故皆病其聲而其故爲可求故磬人曰摩其㫄摩其耑是也諸儒鍾說此又以爲未必不然何也以爲盡然則於經誠未合要之此等當有所受乃可傳信臆必疏（訂義）

凡和樂亦如之

鄭謂調其故器非也其數度齊量皆合則聲可和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

眡瞭掌擊頌磬笙磬故鄭謂磬師以教眡瞭然眡瞭所擊磬有定名頌磬笙磬之外他磬不擊縵樂燕樂亦有鍾磬眡瞭職不掌縵樂燕樂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

房中之樂非也　磬師掌編鍾無編磬未詳磬師不掌鍾而曰教縵樂燕樂之鍾磬者磬從鍾也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九夏書傳之可攷者周禮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其餘諸儒附會之說未可信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箎篴管春牘應雅以教祴樂

春牘應雅鄭曰春地以爲行節未敢以爲然經言以教祴樂祴節也春牘應雅以節樂也　小師掌教塤籥管笙師又教龡塤籥管小師用於下管故以教瞽矇謂之播笙師用於凡樂謂之龡但龡之無詩也鄭謂教眡瞭眡瞭不龡笙竽教則當教瞽矇也案瞽矇眡瞭皆屬大師自大司樂而下至眡瞭皆祭祀饗射之樂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自爲一列固有祭饗之

樂又有縵樂燕樂縵樂司樂不掌固當是亦不掌燕樂先王之意嚴矣是故瞽矇不歛竽笙籥篪篴眡瞭不奏九夏鍾鼓必皆有所以或曰磬師笙師分太師瞽矇眡瞭而教之而不著於其職者不使殽雜大師歌詩之事恐或當是然燕樂亦有歌詩雜當掌之磬師笙師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

書曰笙鏞以間蓋笙與歌間作歌則以鍾節之獨出祭祀饗射其他不出鍾笙鍾從笙也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眡瞭廞而不藏笙師藏之職可見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韎東夷之樂特置一官其徒四十人其樂亦盛也舞者十六人則有定員旄人蓋雜四夷之舞舞者衆寡無數或多或少皆可合四夷之舞與散樂而其徒二十人比韎爲微可知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韎樂祭祀賓饗必舞之散樂夷樂祭祀賓客則舞其燕樂不用燕樂則不舞是則韎猶近雅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歛而歌之

康成云樂主於舞鞮鞻舞屨非也旄人掌教舞夷樂此樂者其樂也四夷各有歌其聲不同以聲歌之故曰聲歌鞮鞻夷樂器歟祭祀吹而歌之鄭謂以管籥爲之聲亦非必自有吹者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鄭謂伐國所獲之器其說是而以爲崇鼎貫鼎非也司農以爲魯伐齊以所獲兵器鑄林鍾則比於樂矣庸器伐國所獲之樂器若肴之舞衣密須氏之鼓是也

司干

舞器干戚羽旄皆有而獨以干爲名干武王之舞器楚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三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三

後學　陳金鑑　輯
　　　王之藩　陳鳳飛　訂

春官宗伯下

大卜

三從二逆作內吉作外吉二從二逆作內吉作外凶人可違也卜筮不可違也筮可違也卜不可違也故乃心卿士庶民與筮之數或可逆至於龜則有從而已（集說）

五曰果

果其事疑信卜其果不也（訂義）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三兆三易三夢各有占者大卜總其事而贊之占有異同則決之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眂高作龜

卜師凡卜事眂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是則凡卜卜師作龜惟大貞則大卜作龜

大祭祀則眂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

大祭祀命龜與凡小事涖卜皆大卜專職疏注差次涖卜以下皆未必然貞龜與大貞之貞一也大貞合三兆三易三夢而占之立君大封既卜又協之於易夢謂之大貞大封非正封疆正封疆何用大貞大封

在司馬爲軍禮詩頌有樂章賚是也先王不輕爲之國於天地與有立焉何敢輕哉遷國用事事雖不小貞龜而已詩曰宅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周公曰朕過敢違卜

凡旅陳龜

水旱兵裁皆旅旅事不一故陳其龜隨事用之

凡喪事命龜

亦大卜專職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卜師揚火作龜開龜之四兆正謂灼龜其兆有四方功義弓璺坼之象龜筴傳首足俯仰開跆蓋其餘法或曰注疏家謂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故謂之四兆然不知方功義弓其義當何如開占書疑若爲占人之職辨龜以上下左右陰陽鄭說非每龜皆有左右陰陽持龜必當順其體

龜人　攻龜用春時

物之精華春時皆發見於外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

九簭占法也猶龜之四兆如鄭康成說則與大卜八命何異大卜以八命贊筮兆之占占人以八筮占八

須國之占卜不出此八事者大卜通掌之矣筮人不應重出且其職曰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則九筮出於三易其爲筮法無疑矣著法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爲一爻三三九變爲內卦又九變爲外卦此所謂九筮但每變置名當有其義雖然亦不敢謂必如此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以卜筮協不以筮協卜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卜祝秩皆高

六曰筴祝

筴祝命龜筮之辭也鄭見金縢史乃筴祝爲禱疾之

事故以爲遠罪疾而不知金縢筴祝正爲命卜筮也（文獻通考）如隨季梁言曰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是不稱其實也以是筴祝恐祝史不能正辭而奉牲奉盛奉酒醴之際或有媿於其神而祝之也（訂義）

掌六所以同鬼神示

皆非常事各有禮法悖禮亂法則不舉（訂義）

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祠用於祭祀所以交接鬼神者皆當有其辭武成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政于商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此亦爲祠葢特祭非常祭也　古者大誥命發於廟臨之以鬼神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命之于廟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誥之于廟史逸作册寶祝册史官兼祝官歟　鄭說會同是也盟非也大祝六辭無盟辭誓或有之詛祝作盟詛之載辭是則盟非先王所貴也春秋傳曰齊威公葵丘之盟載書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無專殺大夫無以妾爲妻無有封而不告不歃血耳猶當有辭以告鬼神　凡此皆所以詔告鬼神可以通人情能使上下親疏遠近無所壅隔也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斯之謂矣先鄭引盤庚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其意是也上

下親疏遠近間隔不通甚者則有盟詛盟詛亦有辭雖非先王所貴猶足以救衰世故使詛祝掌之然則大祝之職任可知

辨九擽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擽六曰凶擽七曰奇擽八曰襃擽九曰肅擽以享右祭祀

九擽專施於祭祀餘禮亦有拜不備九拜故大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拜致敬也敬莫著乎祭九拜各有所施施不失節而後禮可覬爲能事鬼神大祝辨九拜敎敬也　振動在吉禮若今舞蹈也魏犫曲踊三百其類歟凶禮振動擗踊

付（案鄭注付爲祔）練祥掌國事
似衍國字其孰非國事哉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辠疾
所謂祈順逆寧彌遠與大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掌皆小祭祀不爲辭掌其祝號而已（文獻通考）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郊非有司所當祀也直保之祀社而已（訂義）
詛祝　作盟詛之載辭
祝號非辭盟詛有辭載其所以盟之故而要結於鬼神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卜祝巫史皆世官巫秩中士巫咸乂王家大史下大夫大史司寇蘇公皆爲公卿先王取士可見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
鄭謂當按視所施爲直按視之非造也葢事當從宜不必盡用故謂之造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其禮雖亡其意猶可知先王之於鬼神察矣故曰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知鬼神之情狀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
望祀四望之類是望衍小祭祀如四方百物之類是衍之言多也夫既多矣不止（訂義作正）則爲黷秦漢以來淫祀何可數計（訂義作計數）鄭康成改爲延協於大卜之衍祭其曰延而進之獨用幣義亦通（文獻通考）
大史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劑不獨券書詛祝質邦國之劑信凡有約者皆有劑司約所謂大約劑小約劑是也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亦謂有劑可質觀文意似多一六官字（案連氏斗山周官精義引作六官二字疑衍）邦國都鄙萬民約劑六官既登之又藏於太史所以副貳六官辟之爲言正也大史掌邦灋若約劑紛亂抵冒不可攷則以灋正之（訂義　案王氏與之曰灋字疑案以爲約劑不如黃氏作邦灋）

遣之日讀誄
讀誄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
小喪賜謚
小喪王子弟之喪鄭謂卿大夫非也卿大夫賜謚讀誄小史掌之
凡射事飾中舍（音釋）筭執其禮事
射人與大史數射中射人主皮大史治體
小史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大史之屬史八人史掌書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謂此史也小史主定繫世辨昭穆故并史事敘於此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有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

堯典厤象日月星辰厤推其數象占其行大史掌厤馮相氏象之日月星辰皆動也雖有常度而不免或贏或縮其差常在豪氂眇忽之間積而漸遠故古人有厤則有象隨而正之歲星大約一歲歷一次十二歲而小周故以位定歲歲十二月日與月合於十二辰是爲朔相直爲望此月之位故以定十二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一度自甲至癸爲十日天運一日一周二十八星每月更迭昏旦中日日而差積十日爲一旬積三旬爲一月積十二月爲一歲此日之

位故以定十日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馮相氏於此平辨之以合於歲月日之位而知厤之精疏中否此其大畧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夏至日景極長冬至日景極短春秋分平日景平則日亦平致言長短與平各致其數四時之氣定矣於是而置閏所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保章氏

推步雖精星辰日月之動晷度從違吉凶之證著焉則又設官以觀占之名曰保章氏保安也章明也占天象以詔救政務在保安時變章明天意不爲恠誕

誑幻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二十八星十二辰隨天左旋日月星辰右運天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觀諸天星而星辰日月之動爲可志矣堯典日中宵中日永日短蓋以其星志之不曰天之動而曰星辰之動天之動不可見也不言五星日月五星爲七政從可知也星辰日月之動有疾徐贏縮循軌不循軌日月薄蝕五星陵犯皆於此乎占之天下之遷遷變也變則其占不可常梓愼論孛曰夏數得天火作宋衞陳鄭當之占歲曰歲在星紀而淫

於元枵蛇乘龍宋鄭必饑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星孛大辰而占在宋衞陳鄭失次在星紀而占在宋鄭周楚是皆所謂遷也（自注夏數得天蛇乘龍害鳥帑皆其占法注家雖附會其說然其所以用之者終不能知也歲失次梓愼裨竈之占亦異）其後崔浩占熒惑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當入秦此猶得古人遺法循軌爲吉不循軌爲凶又有時變如當食不食當陵犯不陵犯爲吉暈珥朓匿員角失色皆非晷度之變爲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日月五星其動者二十八星不動者二十八星各有所主後鄭言古數之存者十二次之分而已唐僧一

行分星度豈非堪輿遺學歟其繫亦甚日月五星占其動故言觀天下之遷二十八星占其不動故言九州之地皆有分星鄭云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恐非彗孛五星之變則其動者常星自有變當占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先儒說歲星太歲爲祥獨不言相爲何義然觀天下之妖祥不獨以分土占之也星書言歲爲五星長君象其應在天下梓愼裨竈之占可見

以詔救政訪序事

序事卽大史序事星辰日月有變動則訪其事當行當止以承天意是爲救政（以上訂義）

太極未判天地人三才函於其中謂之渾沌渾沌云者言天地人渾然而未分也太極既判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清濁渾者爲人輕清者氣也重濁者形也形氣合者人也故凡氣之發見於天者皆太極中自然之理運而爲日月分而爲五星列而爲二十八舍會而爲斗極莫不皆有常理與人道相應可以理而知也今畧舉其梗槩列之於下天體圓地體方圓者動方者靜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圍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爲百分四分度之一卽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卽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自注緣日東行一度故天左旋三百六十六度然後日復出於東方）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邵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爲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爾土石之外水接於天皆爲地體地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爲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於無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於有形三才妙用盡在是也

日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道則日五色失道則日露其慝譴告人主而儆戒之如史志所載日有食之日中烏見日中黑子日色赤日無光或變爲孛星夜見中天光芒四溢之類是也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日出辰日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

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太陰之精主刑罰威權大臣之象大臣有德能盡輔相之道則月行常度或大臣擅權貴戚宦官用事則月露其匿而變異生焉如史志所載月有食之月掩五星五星入月月光晝見或變爲彗星陵犯紫宮侵壖列舍之類是也月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合朔（自注月行遲於日下與日會也）邇一遐三謂之弦（自注分天體爲四分謂初八日及二十三日月行近日一分謂之邇一遠日三分謂之遐三邇日一分受日走之半故半明半魄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也）衡分天中謂之望（自注謂十五日之昏日入西月出東東西相望光滿而魄死也）光盡體伏謂之晦（自注謂三十日月行近於日光體皆不見也）月行於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虛不受日光也（自注暗虛者日正對照處）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太微天市垣也二十八舍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靈龜之體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爲朱雀之體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騎官羽林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狼魚龜鼈之類是也在人象事如離宮閣道華蓋五車之類是也其餘因義制名觀其名則可知其義矣經星皆守常位隨天運轉譬如百官萬民各守其職業而聽命於七政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次或有進退不常變異失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然可占而知也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塡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併日月而言謂之七政皆麗於天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爲速所帶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也五星輔佐日月斡旋五氣如六官分職而治號令天下利害安危由斯而出至治之世人事有常則各守其常度而行其或君侵臣職臣專君權政令錯繆風教陵遲乖氣所感則變化多端非復常理如史志所載熒惑入於匏瓜一夕不見匏瓜在黃道北三十餘度或勾已而行光芒如五斗器太白忽犯狼星狼星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或晝見經天與日爭明甚者變爲妖星歲星之精變爲欃槍熒惑之精變爲蚩尤之旗塡星之精變爲天賊太白之精變爲天狗辰星之精變爲枉矢之

類如日之精變爲孛月之精變爲彗政教失於此變異見於彼故爲政者尤謹候焉天漢四瀆之精也起於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於箕尾而入地下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以一歲言之則一氣耳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而爲四氣以十二月言之則一氣分而爲六氣故六陰六陽爲十二氣又於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氣分其初終則又裂而爲二十四氣二十四氣之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而爲三候是爲七十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耳自一而爲四自四而爲十二自十二而爲二十四自二十四而爲七十二皆一氣之節也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

所指之辰卽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建之辰卽可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放此十二次乃日月所會之處凡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建子之月次名玄枵建丑之月次名星紀建寅之月次名析木建卯之月次名大火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火建未之月次名鶉首建申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建戌之月次名降婁建亥之月次名陬訾十二分野卽辰次所臨之地也在天爲十二辰十二次在地爲十二國十二州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之者矣（王氏應麟六經天文編）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內史掌八枋之法與冢宰同地愈親任愈重故其爵秩高而置員廣皆先王精意自漢始以尚書總朝事其後離而爲中書又離而爲門下而朝廷日以卑非成周建官之意（訂義）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自內而出曰訪自外而入曰納龍之於舜仲山甫之於宣王蓋其職也今自內出者中書受之自外入者通進銀臺司受之職久分矣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

今門下書讀猶存古意四方事書卽外史所謂以書使于四方者王制其令內史讀之外史書之或曰四方事書無所不具命內史以讀之者蓋格物窮理之端參之朝夕事爲之際所謂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者

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

制祿之方司祿受之賞賜之方職歲受之是皆考之八枋之法不可得而濫也

外史掌書外令

凡王命內史書而出之外史受而書行之今中書舍人書行蓋合而爲一內史畱底遂以爲國令之貳

掌四方之志

爲有四方之事當攷故實也

掌三皇五帝之書

必掌皇帝書者凡王之命皆聯次於尚書也漢御史掌蘭臺秘書其遺意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

皇帝書名在四方久矣何以達爲朝廷常有書周書自秦誓之後皆是至東遷猶有書四方未知朝廷制作之意故以其名達之

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令猶今言制敕也書猶今言制書敕書也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

周官府史之數凡府一人而史必倍之此其例也惟春官之府史則有不然者或府之人多於史之數而史之數或等於府之人大略爲史者實簡焉此其故何哉意者先王禮樂之具固府藏之所當謹而禮樂之妙非文史之所能載故文書調度之可及者殆非制作之深意法而不說之精微固有在彼而不在此也彼御史之史百有二十人而史又居於府之上者此變例也蓋所以掌贊書者有非一端

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若今班簿歟御史掌之其事與宰夫八職相通

巾車下大夫二人

車旗之政有財賦有法度故尊其爵秩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褉尾櫜疏飾小服皆疏

康成以尾櫜以犬尾爲戈戟之弢小服刀劒短兵之服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未必然疏家

引禮喪事無等亦恐未盡此言王之喪車五等則非諸臣之制鄭自始遭喪至禫次五等恐當如此或曰喪車尾櫜疏飾小服皆疏尾末也車之大木末皆布韜之以爲飾小木則皆布之

素車棼蔽犬褉素飾小服皆素

素車素飾不言尾櫜因上文且言小服皆素則尾櫜可知漢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其制至漢猶在藻車以下不言小服則如常車施革駹車又漸漆矣

庶人乘役車

庶人府史也服公事者皆乘公車

毁折入齎于職幣

戒其不謹敬毁敗公家雖入齋而以其賜予不苟於財也

車僕

僕主也以僕名官以其主戎萃古主射之官名僕射

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

萃副也有萃則有元典路掌之象路木路亦有副惟戎車則置官掌之葢其施於戎事者不止一車獨曰路者尊王也廣闕屏輕其名不同其用亦異鄭康成雖出於意料然考其名義則或是是皆在中軍葢兵家之握機不用則爲王之衛故楚有王族二廣晉有公行齊有二廣啟胠之名皆在中軍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

車僕掌萃車共革車則典路之職萃則車僕共之五戎制度雖異皆革車也愚攷六鄉六軍不能備千乘車鄉軍出則以公車充之故車僕掌五戎之萃皆以副王爲名居中軍其卒皆鄉兵而乘之者皆官府州鄉之吏射人曰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是也五戎之元典路掌之王所乘康成謂優尊者所乘其說是王雖以戎路卽戎及其在軍則無常乘也意密

司常　各有屬以待國事

司常掌其物名其旗各屬於其官府師都州里而藏之有國事則出而張之不待給歲時共其更旌而已

鄭謂屬徽識非王亦爲徽識乎

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孤四命卿六命言孤卿自中大夫以上皆建旜雜帛爲物必有以爲大夫士之別

（總論）司常國容司馬軍容軍容不免少有屈伸恐其遂以厭國容也故使司常贊司馬於其入也盡反其舊焉九旗以爵秩尊卑職守內外爲序謂之建常所建也師都六鄉六遂長官也大司徒遂人致民皆有旗鄉二千五百人爲師故謂之師遂自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井法成焉故遂謂之都五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曰軍而曰師遂官皆下於鄉官一等鄭謂鄉遂大夫非也鄉遂大夫皆不與於軍師之事其職可攷鄉自州而登爲鄉故州里別見遂自縣而登爲遂故縣鄙別見道車象路斿車木路巾車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王行於道乘象路則載旞有所遊觀則載旌皆非其所常建也故謂之載凡此皆國容也（以上訂義）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都家之邑有社稷焉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有五祀焉人之所待以安者也有先君焉國之所因以立者也有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

後者都家之治以貴得民此族實陰相之者不可忘也先王爲之須祀以馭其神爲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賜之禽焉王以不與其祭而重之也夫爲之須祀以馭其神爲之宗人以典其祀則都家祭祀之禮唯王所議神之所享唯王所賜其福安得而不致哉而況子弟之親公卿大夫之密邇壽王以其福固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示王享其所致而已（集說）

凡以神仕者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

是必有推候之法可睹之實至漢郊祀猶候神先下

天子望拜則司樂六變天神降八變地示出九變人鬼格非無其事（訂義）

總論春官典禮樂之職

右春官之屬凡七十自大宗伯至職喪爲一節自大司樂至司干爲一節自大卜至御史爲一節自巾車至凡以神仕者爲一節（精義）其脈理之聯絡固已詳言於前矣或曰先王於禮樂至矣然要其分職師屬之意猶有斯民不與焉者何哉嘗觀諸教官之屬分爲鄉遂而鄉遂之民凡關於禮樂之事者莫不纖悉以及之則禮樂因民達之天下矣及夫見諸朝廷行諸郊社宗廟百官有司之奉承典章文物之藩飾固有嚴之於上者而安上治民之功移風易俗之本則已潛乎默運於事物之表矣不然宗伯司樂何爲皆以諧萬民爲功而正月之吉特不垂象者豈非感化之妙在彼而不在此耶（訂義）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三下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四

後學　陳金鑑　輯
　　　俞際堯　訂

夏官司馬上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司馬置屬與五官稍異小司馬而下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集說作掌徒）軍司馬兼掌之軍司馬如天官宰夫地官鄉師以軍名官其職可知（訓義）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凡制軍謂有征行之事則制之縣師所謂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鄉遂各爲一軍而都鄙不與及制軍或取於鄉或取於遂或取於都鄙或徵兵諸侯所謂及師大合軍是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多則增蘇孟津之會諸侯八百猶六師耳（自壯泰晉王乃大遂六師）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平居民籍足充其數非天子命伐有司馬之法未嘗作軍也魯作三軍春秋譏之侯伯專徵兵諸侯亦分屬於其軍城濮之戰楚爲三軍陳蔡屬右軍衞屬左軍葢古法自軍將以下爵秩與鄉官同諸儒遂謂皆六鄉之吏非也伍兩卒旅師軍於鄉爲比閭族黨州鄉於遂爲鄰里酇鄙縣遂遂之爵秩遞降於鄉一等邦國都鄙亦有鄉有遂其爵秩亦當有高下及在軍皆壓之使與六鄉等大抵軍吏無小大皆主號令當使其人尊敬之二十五人之長爵中士意可見　藝祖階級之法與三代暗合伍皆有長不必盡有爵以此見不皆爲六鄉比長疏謂

衆多官卑畧而不言非也五人之長號令狹雖無爵可也衆多不置則或然官卑畧而不言則不可

大司馬之職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軍禁卽布憲刑禁康叔爲庶殷長成王命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臬讞也言外諸侯以刑獄讞於牧長而爲之師使庶殷刑罰有倫也是詰禁爲牧長之職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邦國民籍皆在司徒軍籍皆在司馬鄉民其精兵也卽其籍稽而用之三代中外皆有精兵無過防偏失之患所恃者其兵皆知仁義禮樂之訓不可與爲亂

而已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

政職司馬政典所當奉行者也其主在兵故令賦在其下　先王畿次內中夏外夷狄雖一視同仁必篤近而舉遠至畫爲九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所以止亂華之階遏猾夏之禍自堯舜三代所不廢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軍賦小司徒令之大司馬又令小司徒掌民事通於軍賦大司馬掌兵而軍賦所出不可以不知言凡自鄉遂達於邦國都鄙矣康成獨言令邦國之賦非也六鄉亦以地之媺惡人之多寡授田鄭獨曰如遂亦非也國野賦稅異制而百畝之利必均上中下地媺惡雖不等而以易田均其力故其歲入多寡亦不甚較據百畝計之上地入雖多而食者衆故爲三之二中地食者少故爲半下地食者益少故爲三之一令賦必先使民食不闕而後其賦先足其食而後餘用取具焉故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司馬主賦而民食先之異乎後世之爲兵矣

中春教振旅

四時之田先教振旅王者之兵出於萬全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

有節制而後能勝金鼓所以節制也故於教振旅辨之王雖親征六卿分將元帥居中（自注甘誓常武）城濮陳有古法　進則患怯退則患紛軍將執晉鼓以銳（集說作作）其進卒長執鐃以肅其退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鄉民自爲六軍以衛天子出則從其教之也不惟四時田獵坐作進退鼓鐸旗物而仁義禮樂之訓行焉故三代之兵皆士也所謂干城腹心非虛語也大司徒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教其所治民比閭族黨州鄉一用鄉法教之三代教兵必如此而後可用

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

號名爲夜事今軍夜有號康成以爲徽識拔之以備死事夫徽識綴於膊上夜事將何以辨　帥皆卿也王城十二門自國中以達於郊分爲鄉六卿治之是則一鄉二門故以門爲號所引東門襄仲桐門右師皆是也縣鄙遂兵州六鄉餘兵居四郊者比閭族黨州猶鄉法也獨不爲鄉耳故稱州焉甸稍縣都皆野

也甸以縣鄙見稍以家見稍不爲家縣都不爲鄙則亦爲邑天子使吏治之而通稱爲野王畿之兵盡在此矣都鄙自有主者百官有軍事在軍者各象其事以爲號名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自此以前皆司馬主之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戰誓書所謂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蓋自此始以軍法用人之死

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

有司謂伍長以上平正也各正其部署以結陳也和平一義也司馬法一成三百家出車一乘若皆以二家五人計之三百家爲七百五十人田與追胥竭作自此以前卒旅車爲陳至此車與卒異部前此列陳如戰之陳教坐作進退至此遂禽有殺獲之事故車與卒異部

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大抵兵分合爲難分合有奇正而以野之險易制其宜然則一車三十八人定法也增減進退其法然存乎其間鄭居前之說未必盡然

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徒取禽車列陣不動雖戰亦然至此徒止遂獻禽（訂義）

以兵寄農以教兵寄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聲音服容在鄉則相識於旅在軍則相識於卒在田役則相識於茇舍不測之變無常之敵趣之戰也其與比閭之間田獵之時無以異也其孰以爲危事哉（集說）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致於王也故建大常比軍衆謂各以其黨相聯合也鄭謂鄉師致民於司馬非鄉師致六鄉之民於司徒此當有邦國都鄙甸稍之民稍入受法於縣師作其同徒輂輦師而至者（訂義）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司馬教戰有功無功皆其任也執律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先王有其事而無其心厭而奉主車先王有其禮而無其事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

植版築主帥也先鄭以屬爲聚會後鄭謂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二說蓋相備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宿衛則宮伯掌其政令扈從則司馬掌其政令前漢郎官宿衛屬光祿勳後漢又屬焉（五禮通考）

司勳　戰功曰多

戰功居下名之曰多言殺獲已多可止也先王之兵誠用於不得已邪（訂義）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種道齊非所給受也受馬者書其賈馬死則更然則馬量三物者非爲買馬也疏家謂列職於此爲平馬賈非也駑馬駕後車輜車

綱惡馬

不使擾羣且令受馬者知其性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齒則老壯毛則貴賤齒毛各有賈貴賤賈定老壯有進退旬之內死全償其賈旬之外以其物償物皮筋骨也不及賈則附益之馬肥瘠容有不同也入馬耳防抵僞也鄭康成曰不償齒賈其外否還其死馬而已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此亦須馬之行

若有馬訟則聽之

訟鄭謂賣買之言相負非也買賣質劑自有主者馬質主須馬之政令有訟則聽之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三三比之是爲方三千里也於是分建侯國畫爲九州牧伯之制詳焉其界域則必因其名山大川

小子　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社稷五祀皆人所依以生者故皆有禱祈之事祭法聯序與宗伯小子同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二曰門曰行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皆上下通得祭者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

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祭法七祀宗伯五祀司命泰厲非地類血祭者唯五耳月令四時祀戶竈門行中霤是也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

飾之以歆神

祭祀贊羞受徹焉

受徹將割剝而亨之

掌固　須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

士庶子守固與宿衞王宮同其事任霍光曰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漢人猶識此意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

凡守者皆受法於掌固故得通守政

夜三鼜以號戒

號卽司馬號名辨夜事者也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

或曰鄙或曰壘守法詳焉

郊亦如之

於是設關

候人

其職各掌其方之道治其官上士六人則四方分爲六鄉

環人

以環名官取巡邏周匝之義

訟敵國

環人與候人聯官夫事不治則訟訟不已必以師已用師矣而猶訟之訟其曲使知而服之則師可已也

降圍邑

環人掌致師志於戰也而以降圍邑終焉不殺之仁也雖然受降如受敵斯亦當察故環人掌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此卽司士朝儀之位射人掌公卿大夫其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故知其爲初命始見此射人掌其事也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是則士初命始見亦有摯矣此日視朝之朝所謂治朝也（自注常朝司士掌其位燕朝宰夫掌其位）聽治於此則曰治朝射於此則曰射朝康成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若將射始入見君其位或當如此而非初命何用摯哉經文自此以上未有射事是其設職不專爲射也諸侯來朝國有吉凶慶弔之事卽亦於此（自注射人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朝覲法見畢有所請治亦於此（自注射人掌其治達）故總稱之曰諸侯在朝使射人專詔相之異於諸臣也大抵射人本掌選擇卿大夫故在朝（訂義作闕）則使正其位等其摯會同朝

覲則作大夫介及凡有爵者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與大夫介大師則於此選將焉將在車則主射故使治射儀凡此皆非射事而射事彼兼掌之故以射名官此建官之本意也鄭徒見以射名官遂謂其職皆射事若以射名官其職獨爲射而已則建官之意淺矣夫君射人師扶左僕人師扶右是亦爲射平（義疏訂義）

（御案）射人掌公孤卿大夫司士掌士諸子掌庶子三職相次則射人之官非專爲射設也自首至掌其治達皆非射事黃氏所見可謂偉然

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

司士朝儀之位亦無士王與諸侯賓射士位卑而不獲預故無位於朝禮記所謂朝不坐燕不預是也（訂義）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

外朝諸侯東面賓之也治朝諸侯北面臣之也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

國事不止祭祀戒令亦不止齋與期凡事皆有戒令士之戒令司士掌之國子戒令諸子掌之然則公卿大夫戒令射人掌之歟

以射灋治射儀

自此以下則射事也射法自王而下各有其法故以射法治射儀射法必自射人出故射人雖不掌士而士之法儀具焉（五禮通考）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自此至佐司馬治射正皆蒙大射射人雖主射法無賓燕射文大射射法故射人掌之射人典法之官也侯正樂節通乎賓燕貍步張侯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太史數射中司馬治射正官具物備足爲射法賓燕畧於此矣小臣職曰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則賓射太僕亦不掌也（訂義）

佐司馬治射正

正猶政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則司馬主射故也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作與起之自此以下至大喪作卿大夫掌事皆因事定其材等以待進退

大喪與僕人遷尸

射人大僕皆法度之事

服不氏

射人與司士諸子聯職而以服不氏以下四官參其間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終射義也（義疏五禮通考）

射鳥氏

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各因其類（訂義）

司士掌羣臣之版

自大夫以上屬射人猶今吏部尚書選也士屬司士猶今吏部侍郎選也今之兩選絕不相知尚選常病其濫侍選常患其壅周之羣臣版籍盡在司士而詔爵詔祿必由之葢有員則置無員則不事出於一而本末舉版今版簿也

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

損益不獨黜陟死者致仕者皆在此數年歲貴賤五十以上爲大夫以下爲士也

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縣鄙遂官則於鄉而見鄉爲國中必知此數而後其員闕爲可知有卿大夫有士庶子獨無士士其所掌

治也卿闕選於大夫大夫闕選於士庶子士闕固不專取於士庶子壓進其法著於此士庶子其秩視士而猶繫於父兄未命也士庶子有常員

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以能任事其官以才選使之治軍旅使有爵者秉王之倅車覜問慶弔遺使皆是也雖有秩久亦當定其食其工工官掌水土之事而緜特舉治水則其大者也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

王日視朝羣臣朝焉葢常朝也司士與射人聯官故其所掌皆法度儀制治朝治軍無二道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故使掌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將擯王揖

王族故士

王族故士王族之常爲士者已老而賢者使日朝焉親親尊賢敬老其義一也故卿大夫宜亦有位

士旁三揖

士無位士卑不常朝也今大中大夫以上始常朝然士旁三揖則士亦有位於此矣今大朝會壓朝官皆赴葢若是歟士不著位而以揖見從可知也鄭康成言羣士東面約外朝而言也然經言士旁三揖則東西皆有士矣鄭又言公卿大夫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未必然經文自公以下位皆定而後司士擯之揖與鄭說異士三揖者猶以其等也

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大僕前導王入也王入內朝句絕王入內朝卽路寢之庭燕朝也

掌國中之士治

國中自郊關以內治有所請治也自甸以往各有所屬

掌擯士者膳其摯

庶人工商皆有摯賤不通

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專爲同姓大夫以上則燕士賤賜爵而已

帥其屬而割牲

射人贊射牲司士割牲相終始也

作六軍之士執披

皆有爵者也比長以上鄉役屬引而使其長執披司徒曰役司士曰軍事任可知

諸子掌國子之倅

燕義曰周有庶子官諸子卽庶子也國子適庶兼稱倅副貳也庶子副貳適子故曰國子之倅周官適子爲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適子承襲庶子有才則諸子進而爵秩之故與司士聯職而獨掌其倅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

諸子不掌適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適庶咸在太子居則監國出則撫軍皆大事也故諸子盡帥國子而致之

司馬弗正（音征下同）凡國正弗及

不惟甲兵之事凡國征賦皆弗及所謂貴者賢者皆舍後世亦然春秋楚有東宮六卒至唐遂置太子六卒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六牲六官之所奉也司士割之諸子正其體致之爲有漸矣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故諸子於此正舞位授舞器（義疏）

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會同賓客當從王則選行者其餘則與適子俱侍太子漢蕭何識此意（訂義）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

國子與王子弟共學國有政事國子雖盡有職任而必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學校不可一日廢也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先王所務莫上焉遊言其無職任也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

左主射右持車故司右與射人聯職而虎賁以下屬從王者列於其下朝儀之位大右大僕虎士列於路門左右皆主衛從也羣右列於甲兵戈盾弓矢官之下不聯大右甲兵嚴飭而後戎車駕事之序當如此司右雖主羣右之政令而其秩卑於僕御御射固高於右也戎右中大夫其事重也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

凡乘王倅車者皆比之而其右皆屬之司右主車故獨合車之卒伍古法五人爲伍百人爲卒後世兵法有以七十五人將重車合一車而爲百人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

虎賁氏有所主帥且爲近衛故高其爵

節服氏下士八人

其服衮冕名之曰節以著別也

方相氏　執戈揚盾

執戈揚盾猶尚勇歟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

太僕掌治朝及路寢之服位若小寢之服位則小臣正之此蓋朝服非朝服則燕服也燕服小臣正也（義疏）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

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鄭謂政鼓節與早晏非也經之建鼓所待者達窮與遽令而已如御僕直事鼓所大僕聞鼓速逆皆其政

也窮與遽令皆應亟報故不待眂朝擊鼓而奏之更始張夫人曰帝方與我飲乃以此時奏事抵破案於是百官不敢奏事　御僕與御庶子各有之通掌其事御庶子士庶子之御於王所者也是於士庶子最爲親近御僕掌王燕令（訂義）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

鼓所令止作也大僕贊王鼓亦左馭居前歟

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

必使大僕掌之者大僕侍御之官王之起居所當知也漢武帝崩燕王使幸臣王孺之長安問帝崩所病執金吾郭廣意言待詔五柞宮宮中讙言帝崩諸將

軍共立太子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於是爲反謀故人主左右無中外共信之臣及平時無法度可使與臣民相關通緩急之際姦軌遂得妄有窺伺周官王出則大僕前驅居則贊相不眂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大喪始崩戒鼓遂出喪首服法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小臣

地愈近則事愈褻而職愈卑故名大僕曰大小臣曰小

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

大僕王射則贊弓矢此外不見掌事之法是則賓射小臣贊弓矢也

祭僕中士六人

僕本燕閑之官祭尊燕褻不敢以褻干尊故專設官

大喪復于小廟

夏采復于大祖不曰大廟然則總謂之大廟猶大社大稷也故夏采復于大祖不言廟祭僕復于小廟避夏采大祖之文高祖以上猶有二祧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音預）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

祭王之所不與者山川在畿內地遠王不行公卿百辟之有功德於民者秩卑王不行然皆國之命祀故賜之禽都家祭祀皆命於國王不親祭各使其主者

祭之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八

隸僕職任愈褻故雖屬大僕而別置府史胥徒羣僕皆御於王所

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

寢之爲五何如或曰五當爲王祭祀修寢爲王將齊故修治潔清之寢廟惟月令有之自漢以來原廟置寢於諸經未見廟有寢者然漢廟有寢亦死事耳（王氏與之曰案注疏引爾雅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也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不知寢廟修除於守祧自屬禮官今掌之隸僕則於僕從之後必非寢廟之寢黄氏之說是矣）

宋黄宣獻公周禮說卷四上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四

後學　陳金鑑　輯
　　　陳廷煦　訂

夏官司馬下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康成以繅不言皆有不皆者非也又以十二句絕就字下屬亦非五采繅十有二就蒙上玄冕朱裏延紐皆字十有二就下又有皆字謂每就十二玉也冕制於經無所考注疏家所言皆約漢制未可信康成又采摭禮記儀禮殘闕不全之說牽合爲證亦難信者

然則天子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繅斿十二就就皆十二玉玉笄朱紘是則一冕耳而曰五冕者正以著其同也大裘之冕不數自見其爲異（訂義）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

其餘如王之事言公袞冕其餘鷩毳希玄皆與王之事同事謂祭祀射饗所當用也鄭以爲延紐非也

司戈盾

司兵掌五兵五盾戈盾用稍多故別設官其實司兵之支屬

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凡戈盾頒之授之輸之皆有司馬之法其文不備因司馬爲可知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旅賁職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至此執殳故士不執兵至此執戈盾皆非其常必有司馬之法故曰（云云）舞者不曰戈盾而曰兵當是五盾皆有五兵制亡雖先儒亦不能言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

象路之副曰貳車革路之副曰倅車覲禮貳車十二乘故授戈盾倅車無數故平頒

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虎賁在國不執兵於此執戈盾

司弓矢　唐大利車戰野戰

車戰平原兩陣相當也野戰憑險而戰也多徒兵矣車戰未合野戰勢便則用之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康成以爲弓體往來之衺若然天子之弓皆王弧諸侯之弓皆唐大大夫之弓皆夾庾也恐不如此賈疏以爲天子之弓王弧也以其往體寡故合九成規諸侯之弓唐大也（今注疏本作則唐大無也字下同）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夾庾也以其往體多故合五成規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句曲故合三成規若然王

弧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凡射甲革椹質者皆得用天子之弓矣唐大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是凡學射者使者勞者皆得用諸侯之弓矣夾庾以授射豻侯鳥獸者是凡射鳥獸者皆得用大夫之弓矣恐亦不如此大抵弓六物三等强弱中之異制也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長短曲直之形制也强弱不同優尊者也鄭氏賈氏合而言之故牴牾耳（此條訂義多舛脫依義疏集說補）

大射燕射其弓矢

此無賓射有燕射小臣有賓射無燕射意者賓射即燕射（訂義）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

凡工皆屬事官而司馬置官以攷弓矢之工故有齎給饗勞之事

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

三等卽强弱中也鄭引弓人上中下制非也弓人以人長短不同故弓各稱其身而服之若以爲六物三等四物三等當如何說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自射人以下中堅之法在焉戎右先羣右秩最高特車主戰事羣右莫加焉古人皆臨時卜而置之

掌戎車之兵革使

掌戎車之兵革使蓋戰事也戰重戎右專使事也鄭

引左氏豖駒斬四事其小者耳（五禮通考）

詔贊王鼓

軍之進止在是（訂義）

會同充革車

會同五戎皆從行充猶備也革路戎右固爲右自左御是戎僕耶

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

辟盟先鄭說是大史職所謂不信者刑之盟而不信然後有戰爭

道右掌前道車

司常有道車有游車道車謂出入在道乘之

自車上諭命于從車

在道有命令當傳達於有司者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

射人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戎僕掌王倅車之政必曰王倅車者皆親兵也倅車車僕所掌闕車廣車苹車輕車之萃也皆從其元在中軍臨時隨事用之戎僕掌其政故戎右與戎僕秩皆高

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玉路金路無副表尊也服春秋傳所謂袀服也

校人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

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作（宋經典釋文繫皆當轂監本周禮王氏訂義並誤）

康成謂六馬各一廄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蓋欲牽就詩之騋牝三千非也馬官列職圉師趣馬馭夫僕夫僕夫蓋自田僕而上至大馭是也良馬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大馭戎僕齊僕各二人道僕田僕各十二人通三十八人六繫馬二百十六匹三十僕夫則六千四百八十匹也種戎齊品貴難得通六廄耳然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一僕兼二廄也良馬合左右校爲

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匹左右各五校也戎僕二人則戎馬四廄矣戎馬不止四廄此葢選馬材力絕品以駕王路者　良馬之數因僕之列官而可計也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良馬三百六十馭夫而列官六十人葢以選取貳車從車使車合六十乘故以六十人列職其餘則與趣馬圉師因馬而計其數爲可見也

駑馬八麗八師八趣馬鄭皆改爲六未必然自八麗積而爲一馭夫爲馬一千二十四匹三十八馭夫則三萬八千九百十二匹三良馬之數多三十二匹耳良馬其王駑馬給乘國馬者與輦輓駑馬無僕僕御王也廄養馬之府閑置廄處若今監牧也良駑分居十二閑其或多或寡不可知而良駑必異處良馬占地狹是爲可知者此皆據經文不改字於義爲安

邦國六閑馬四種

四種鄭謂齊道田駑亦謂同姓之國異姓象路何用齊馬四衞革路何用道馬

講馭夫

馭夫員多於是講習而選之

田獵則帥驅逆之車

田習戰於是知其可用不可用

等馭夫之祿

馭夫中士趣馬下士良馬三百八十馭夫列員者六

十其餘蓋選趣馬攝之馬有良有駑於良駑之中又有等焉故其祿不同使校人等之亦足見古人陞選之法未嘗不各因其事

廋人　佚特

佚特使乘匹也特曰佚牝曰游一也

攻駒

攻駒止乳不使其母羸也

祭閑之先牧及執駒

閑各有先牧執駒爲血氣未定使勿佚也

正校人員選

校人馬官之長廋人得正校人員選者廋人掌十二

閑之政教以阜馬所謂執駒攻特祭馬祖先牧皆與校人通職是則廋人專習馬蓋馬師也校人非其人則牧養乘治將不得其道理矣故使廋人正校人員選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趣馬阜一人圉師乘一人良馬設員不可兼取駑馬亦有趣馬有圉師而設員不著趣馬兼取於圉師八師一趣馬也圉師兼取於圉人八麗一師也至圉人則不可兼取矣故良駑各著其員

職方氏　其澤藪曰具區

在今平江吳江縣（宋平江府唐曰蘇州今爲蘇州府）

其川三江

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郭景純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大抵閩浙（義疏作吳越）去海近水多自爲瀆入海俗皆稱爲江偶有三焉則爲三江其實皆小水非禹貢職方之三江酈道元所謂其稱相亂者也由此言之范蠡所云三江當爲浙錢清剡子胥所云三江則郭景純說猶近之蓋岷江自彭蠡而下合池宣昇潤眞揚諸州水在其北松江合湖秀蘇常諸州水居其中浙江合衢婺徽嚴杭越諸州水在其南此爲全吳地域也禹貢職方三江爲揚州川蓋江漢彭蠡之已合者也江漢彭蠡已合而猶曰三江者同流合派不相雜襲皆能自達於海

其浸五湖

五湖又多異說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今湖旁港瀆不止於五其說非也韋昭曰五湖今太湖方圓五百里故爲五湖具區以其號爲澤藪而又以其方圓里數爲浸亦非也張守節曰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曰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其說或然今蘇常間陂湖與太湖連接者尚多何止五也酈道元因水經南江東北爲長瀆歷河口乃謂江東注具區謂之五湖口既甚謬誤又引郭景純江賦謂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太湖觀其所指五湖雖不可盡知而滆湖

在今毗陵與岷江不通則所謂經緯五湖者皆不然也酈本漢志與水經故謂南江東注具區今饒歙諸州自彭蠡右出直抵江其西爲池太平宣建康其東爲湖蘇常潤西水皆入江東水皆入太湖江豈能越山而注太湖乎大抵職方川則其地自高而下水之所流行也浸則地勢平衍水之所渟涵也地有浸則肥美播種所宜而又沮洳足爲險固揚州自古爲澤國湖雖必當有五者應此數自舊說多如此則是失其傳久矣不必强牽合也

其澤藪曰雲瞢

雲瞢跨江南北今荆南岳州界

其川江漢

江水自夷陵而下爲州界東流會于彭蠡漢水自房陵以下爲州界東南至漢陽入江（案各相距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地）

其浸潁湛

案今潁水出河南登封陽乾山東南流至潁州潁上縣入淮鄭言宜屬豫者據禹貢也然周人畫地當有所更革矣又案酈道元注水經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春秋楚公子格與晉戰于湛阪是也湛水東入汝周禮荊浸潁湛康成云未聞偶不照此酈氏之所考據也案今汝州魯山縣漢犨縣魚齒山在龍興縣連接梁縣界是則周荊州界自隨巴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分界而荊牧治宛宣王封申伯（訂義五禮通考）

其川滎雒其浸波溠

（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云河渠書班氏溝洫志乃古今川瀆大掌故其曰禹疏九川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乃酈道元則竟曰大禹塞滎澤以通淮泗又曰昔禹於滎陽下引河以致東坡之徒遂謂鴻溝是禹跡則大謬也夫職方豫州之川滎洛誰謂禹嘗塞滎者奈何并河渠書不諦觀也宋儒雖黃文叔言此不謬　案宣獻此條謝山先生書見之未知何書俟撿出續補）

案注水經有波水出魯陽縣霍陽西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水南流入滍杜佑通典曰此爲豫浸之波魯陽今魯山縣霍陽山在今梁縣俗稱峴山注水經溠水出隨州隨縣黃山南南流入波案職方諸浸多相接而豫浸波溠源委殊異又相去遠而馬融廣成澤頌亦曰浸以波溠波近廣成澤溠則遠矣不知何以自古聯稱周職方湛爲荊浸波爲豫浸則二州分今臨汝爲界溠爲豫浸則豫西界抵今漢東故樂史寰宇記隨州屬周爲荊豫二州之域鄭以溠宜在荊者或未攷也（訂義）

其山鎮曰沂山

公玉帶所謂東泰山也

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

望諸孟諸也在應天府虞城縣淮水流至今宿泗間爲青界東至楚州鹽城縣入海禹貢徐揚以淮爲界北徐南揚泗水出兗州沂水出奉符新泰縣界之艾山南至淮陽下邳縣入泗沭水出沂山東南流至宿遷縣入泗淮沂沭禹貢皆屬徐州周廢徐入青故皆屬青孟諸屬豫州青又斗入豫界矣周齊爲青牧大公始都營邱故城在今濰州昌樂縣宣王時齊遷臨淄烝民詩仲山甫徂齊城彼東方是也

其川河泲

職方曰河東曰兗州荅自黎陽北流兗冀分河爲界兗東而冀西

其浸盧維

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注水

經盧水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卽久台水也西北入濰杜佑通典盧水在濟陽盧縣因水而名（案石經攷文提要云考唐宋人辨盧水雖無定地然所引盧縣及山皆名盧）盧縣今屬東平府非盧水所經其說誤禹貢兖襲慶濟屬徐濰密屬青周廢徐兖濟濰密皆入兖周魯爲兖牧封伯禽都曲阜（訂義）

御案康成以盧濰爲雷雍師古以盧縣水當之而黃氏度又謂卽久台水久台水下流入濰水水經注謂之盧水較師古說又似易曉（義疏案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曰雷非也）

其川涇汭其浸渭洛

汭水出汧源縣小隴山至邠州宜祿縣爲宜祿水入涇渭水出熙州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南至華州華

陰縣入河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今名安郎山至同州白水縣入渭雍周爲王都廢梁州入焉（訂義）

其浸菑時

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博興縣入濟時水在臨淄縣齊城西平地出泉南北凡二十五里亦謂之源水東北至千乘縣入淄青淄萊禹貢屬青古河自今滄景間入海滄景禹貢屬兖職方分冀置幽居河濟下流其地得今滄景德棣分淄萊跨河距濟與青兖分界北包營平周燕爲幽牧都薊封召公

河內曰冀州

冀唐虞夏商皆都之舜分置幽并禹貢廢不置周仍分置如虞衛爲冀牧周封康叔都朝歌

其川漳其浸汾潞

汾水出嵐州靜樂縣南流至河中府榮河縣入河康成曰潞出歸德縣今慶州華池縣無潞水杜佑曰潞出密雲郡密雲縣密雲今檀州水經鮑邱水從塞外來經密雲戍過幽州潞縣西酈道元曰鮑邱水入潞通得潞稱俗曰東潞此殆杜佑所謂密雲之潞也是在幽界非冀浸矣案闞駰十三州記曰上黨潞縣有潞水爲冀浸卽漳水也王猛與慕容評相遇於潞川障固山泉軍人匹絹鬻水二石酈道元曰他大川無可爲浸者巨浪長湍惟漳水耳又案今潞城縣爲春

秋赤翟潞子嬰兒之國是則潞之得名已久漳水至潞爲浸（訂義作川）可以灌溉或當是也（義疏訂義案易氏祓曰漳水一名潞水蓋周以濁漳爲潞清漳爲漳）

御案潞水有二其一卽濁漳乃一水而二名闞駰謂潞水卽漳水今潞安府潞城縣因水得名者也其一自塞外經密雲至天津入海者卽今京東之北運河名爲白河亦曰潞河杜佑通典所指也又漢時有兩歸德一屬汝南一屬北地漢志於北地歸德言洛水非潞水北地雍州之域易氏黃氏以濁漳爲潞正在冀州

其穀宜黍稷

九州獨雍冀不宜稻何也自鄭國引涇爲渠西門豹

引漳爲陂後人轉相師用大抵稻田偏二州矣禹之治水非獨除害濬畎澮距川蓋興利也而二州獨不爲稻田至後人始爲之豈禹之智不及國豹之徒哉是必害有甚於利者禹不敢爲至於商周皆因之後世但務興利始發禁決防利固可喜害曾不卹漢末諸家治河之策張戎獨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當春夏少水乾燥時引河渭水溉田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而多水暴至則溢決國家數隄塞之稍高於平地猶築堤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

無溢決之患夫水不使灌溉而失藝植之利不智者皆能知之然其識微見遠實合大禹規模由漢以來冀豫徐兖河患竭國力匱民財漂没墊溺救患不給灌溉之利誠不足言矣雍上流冀下流以形勢論之雍本無害然雍亦不以灌溉河邪決涇渭灞滻諸水使盡入河上流甚駛疾而下流猶患其停緩若分別諸水上流已下決下流遂淺淤何疑哉孟子曰禹以四海爲壑此說至漢猶有能知者今千餘年其學遂絕滅矣攷工記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古人治水法理精詳師授的確其肯以一槩之見而使利害不足相補除哉（訂義）

其澤藪曰昭餘祁

昭餘祁在汾州介休縣注水經曰汾水於大陵縣左迤爲鄔澤引廣雅水自汾出爲汾陂陂南接鄔地理志曰太原郡鄔縣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也吕氏春秋謂之大昭又侯甲水逕大谷謂之大谷水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謂祁藪樂史寰宇記昭餘祁俗名鄔城泊祁屬太原漢故縣也昭餘祁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五禮通考）

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

虖池出代州繁畤縣泒阜山嘔夷在蔚州靈丘縣即滱水也注水經曰溫夷之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至

瀛州高陽縣入易淶水即巨馬河出蔚州飛狐縣淶山東至灞州南入于滹池同入海易水有三皆出易州易縣寰宇記北易一名安國河出縣西北窮獨山注水經濡水也中易出閻鄉城寬中谷東南流至古易京城與北易合流入巨馬河注水經易水與濡水互攝通稱南易出縣東南即山燕王仙臺東石虎罡東流與雹河會又東至霸州容城縣南流入高陽縣合滱水注水經又曰易水至文安縣與虖池合班固闞駰皆以此（訂義作斯）水爲南易文安今霸州縣并之東界至此（義疏）

案詩韓奕韓侯爲并牧今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此并

西界也并地最延袤橫亘冀北以制戎夷故詩曰奄受北國其追其貊荆宛并韓其國都皆近京師宛衞武關以制楚韓扞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故宣王中興特著二詩焉大抵周人幽據全燕（自注制狄）齊據海岱（制淮徐）兗冀翼蔽洛陽并荆控扼咸雍此天下全勢也觀九州山川險要之處與其建牧規模而經畧大體可見矣（訂義）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

司馬曰九畿畿界域也或曰畿封皆界域也司馬施政職而以界域爲名見王政之行無遠近一也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九州各以其山川畫界而九畿自

王畿出四面畫之地形不能整方九服闊狹相補而足侯國居其中有司所當辨也故晉爲甸侯鄭爲男伯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案鄭氏康成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凡邦國千里據一州之地而言也一州之地方千里故爲九州而建九牧一州千里封公以五百里則四公猶曰封公足五百里則可容其四也方四百里則六侯猶曰封侯足四百里則可容其六也方三百里則十一伯猶曰封伯足三百里則可容十一也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猶曰封子足二百里則可容二十五子也方百里則百男猶曰封男足百里則可容百男也出入千里之數而進退之以見九州之地一州必千里也諸侯雖有加地未必盡登此數是故皆懸法也康成曰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其說是也但謂周九州界方七千里周公改殷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一州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合附庸爲二百一十國則强牽合矣王制二百一十國蓋言分土爲三而一州之地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可容二百一十而猶有餘

也職方言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蓋言元侯大封而一州之地盡登五百里則容四四百里則容六三百里則容十一二百里則容二十五百里則容百而適足也是皆懸設之言也封國三等元侯亦三等故五百里四百里爲大國不五百里四百里則不能爲三軍次國必三百里不三百里則不能爲二軍小國必二百里不二百里則不能爲一軍男雖加地至百里猶不能爲一軍此其事實而其制參見於司馬職方者也（自注周之公國杞宋而已）九州之地封國不盡則爲閒田古說周國八百而春秋經傳古國存滅其可見者不過百餘未入春秋法制猶在諸侯未敢大放

逖至春秋時猶以滅國爲重則古國之不可見者必非盡并滅之不知其何故也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牧下有正卒達乎諸侯故曰制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諸公食者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地有進退則貢有增減故曰制其九州有常貢苟非增減則無庸制也春秋傳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此其節也制職制貢牧皆參焉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

王殷國亦如之

大宗伯職殷見曰同大行人職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則巡守本爲殷國也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皆所以正不正也故謂之殷國職方巡狩謂不因殷國而有會同之事如成王作洛宣王車攻皆不至方岳故獨以天子適諸侯爲名其曰殷國正謂時巡朝諸侯于方岳考制度大明黜陟也言巡狩則不殷國言殷國則巡狩可知故掌客兼言之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皆定禮王有故不出非常也注謂十二年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非也

令年有故不出明年亦當出先王未嘗豫設非常不出之禮使人主怠惰也（自注漢武帝歲出祀甘泉汾陰固爲煩擾成帝哀帝歲不出實怠耳合禮不合禮皆未論）鄭又言王不巡守其戒四方與巡守同夫王出則戒以平守攷職將以待黜陟也王行將至則又巡戒焉不出何戒之有（義疏訂義）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

地形廣遠不可度量故有土圭之法今九章猶有鈎股存焉（訂義）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所謂景短多寒景長多暑景朝多陰景夕多風土宜

土化由是而有其法焉

王巡守則樹王舍

草舍衞背左右猶有其法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

賓客屬秋官民屬夏官其事異也遠物貿易者也飲食異嗜漢西域賈胡利漢賄無歲不至先王以爲此不能絕而設官待之自古邊事多因互市

訓方氏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布而訓四方使述其舊美也觀新物察風俗之變也

山師　辨其物與其利害（川師同）

吳卽山鑄錢煑海水爲鹽齊魏隄河皆利害也

遂師　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都邑必居平地商人避河患遷邢盤庚曰適于山用降我凶德是也然其民蕩析離居不眥作勞不服田畝不可施井邑之法故復遷亳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四下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五

後學　陳金鑑　輯
　　　俞（整緒鉉）　訂

秋官司寇上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先王之德使民畏而愛之畏　則寓於刑愛之則寓於教然而先王非欲使民畏　施於德教之不及而已（集說）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

新辟地立君固有之始封初徙　國如申伯封謝齊徙臨菑皆新立也（訂義）

二曰刑平國用中典

平國之時教化既明習俗既成以柔治之則非仁以剛治之則非義故用中典中典先王以立正直之德者也以刑教中先王之意也後世過者恃刑以爲威不及者置刑以爲愛不能應時而行豈有他哉無三德以趨時無三典以立德孝友賢君也未能以德行仁其廢肉刑也特發於私情而已況不仁者乎先王之制刑也出於立德先王之用刑也出於弼教故與人情世俗相爲重輕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因一人之情者也大司寇三典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因一世之情者也（集說）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不聽不訊一切行是蓋軍法歟（訂義）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兩造禁訟兩劑禁獄其廉恥之素行乎故入束矢鈞金而後聽之欲其自悔也小曰訟大曰獄鄭謂以貨財相告爲訟非也貨財固亦有獄士師職曰凡以財獄訟者案小司寇上服下服若今杖以下爲輕罪徒以上爲重罪此獄訟之別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

未麗于灋則刑不當施害于州里不可直舍蓋今所謂法輕情重者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大史內史史官也受盟約之貳職也司會六官皆受之何也盟所以息爭不信而後有盟苟或不可恃而刑不能禁必至於生事費財隳體敗德無所不有故使司會六官俱受其貳豈徒爲有司存藏考覆之事而已哉故其事屬大司寇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不肅不清違禮犯禁刑辟施焉蹕與前王一義

小司寇之職　以衆輔志而弊謀

朕志先定雖然觀望風旨爲可戒也故虛而後明生焉恭而後賢生焉康誥曰勿庸以次汝封鄭謂輔志者尊王賢明其說好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

皆聽於朝鄉士以下所謂司刑聽之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康成謂言不直則煩而下是其一端也强怯柔狠明闇態狡五者之動皆足以知之皆謂之聽猶以發於聲者參之也故曰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此在事狀

之外能言與不言其情發見與隱伏皆於是求之非有司之事也故聽之於朝將行刺宥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

麗邦灋以其本罪附於邦灋而議之應宥應刺應輕應重著於刑罰之所當施者議亦非常灋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義理難盡羣臣知之故例可用羣吏知之人情隱伏萬民知之幸其不皆以爲可殺則亦不敢輕殺之

小司寇前訊繼詢外朝之政今訊繼議刑獄之序大司寇不獨宥也圜土聚教而遂免之小司寇上服下

服猶施刑爲於此可見命官制職之意

士師之職　掌士之八成

此八者士師皆有成灋直致其罪者也雖然猶有情爲賊諜必殺故司戮曰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行士師之職也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前導蹕辟皆使刑官自大司寇而下隨事之尊卑用之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

六鄉之民王所自治故其獄在國中六鄉教之詳矣其刑亦不同故司徒曰鄉八刑司寇曰鄉刑是也百

官之獄亦聽於此糾戒之恐其昏迷抵誤而陷於灋也然六鄉四郊郊獄或別主郊刑恐亦有與鄉不同甸而職聽于朝

職主也以司寇親聽故主其獄者移而致於朝（義疏）職

聽謂典其獄者典獄移而聽於朝司寇親聽之（訂義）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權時之灋

遂士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

大事卽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也鄉舉（方氏集註作詳）其目遂舉其凡不必言王所親也邦之大事遂未必盡與政令及之則聚其衆庶遂士掌其禁令（訂義）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其事在郊有犯命者遂士專戮之遂獄在郊也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

縣士所掌野獄自三百里至五百里稍縣都之餘邑王自使人治之者也家都之獄方士治之稍不爲家縣都則爲餘邑其獄縣士治之謂之縣士鄉灋成於州野灋成於縣稍縣都餘邑皆行縣灋如遂總稱之曰野各掌其縣之民數合稍縣都之餘邑分爲三十二而各主其民數也康成之說是（案序官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

自稍以往惟其邦役

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野有大事謂其事在野者

方士　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書其成以與都家之聽獄訟者蓋都士家士也

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縣灋卽甸灋也後鄭謂縣師之灋是也都鄙比灋小司徒掌之此獨省其治野灋然則都鄙有鄉有遂可知都家各有主者使方士省之因其聚衆庶掌禁令故使掌脩其灋猶馭衆也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都家後鄭說是言民不純屬王非司徒教灋頒之於

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教之不至而入於罪戾治之者當任其咎故其民數其長各主之獨上其獄訟於國而羣士議灋則冢宰所謂刑以馭其威畿內當有統也　罪與灋疑而讞者也訝士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鄭謂之讞此乃謂之小事不附罪何耶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

案其職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故鄭遂以爲逆迓之迓與掌迓同掌迓固爲迓賓客也訝士獄官而送逆賓客者蓋有前驅辟蹕與司寇以下分其事賓客自外至則使迓士主之至其稱訝士者本爲迎受四方之獄云爾罪疑於重輕灋疑於進退則皆論之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外朝詢民訊獄諸侯適來朝則與焉小司寇羣臣西面詢訊不必備諸侯也適來朝則其位在此詢訊及之與羣臣爲一等歟

凡士之治有期日

凡士謂自鄉士已下治謂獄有過誤各以其期理於朝則聽之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屬責以貨財相委屬而有逋逸債貨訟於官者猶以傅別之傅爲名地傅蓋五家相受所能共知

有責治以判書同貸行以國灋屬責聽以地傅皆著聽訟之灋也皆細事也無不得上達則民情無壅矣然教化素行民訟簡少畿外委之諸侯畿內委之家都朝士所治者甚寡朝廷雖尊而事勢常與民接故其灋可行非後世所能爲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大辟之灋蓋殺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矣斷者不可復續而先王有墨劓宮刖之灋者蓋刖一人而後能續其欲斷者矣是故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嘗廢者豈以不忍人之政必待肉刑而後存乎先王之肉刑（三句刪翼無集說有）非恃之以傷民也設之使有懼而已文帝以當劓者笞三百而民卒多死夫劓之誠可懼者笞固不足以懼之然而恃笞之輕而陷於罪豈特與劓比哉後世惜一劓一刖而招其罪至於大辟者豈勝計哉（集說刪翼）

司刺掌三刺

其罪已正臣吏民皆以爲當殺則殺之故謂之三刺以刺名官以訊爲職先王之意可見康成言訊而有罪則殺之非也（訂義）

壹宥曰不識

謂不知其義者也汲黯曰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

司約　治功之約次之

功約水土之功鄭下註訟約引春秋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卽此功也今民間受溝洫橋梁先後小大之差亦有約以爲據（三字訂義脫依義疏）但其事固不可指狀而大槩如此（義疏）

御案注說正也黃氏度亦可備一義（按鄭注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

司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犯命不信皆當刑鄭引臧紇斬關罪當連坐而衆不可施刑故乃盟臧紇氏又引詛射潁考叔者射考叔當坐而子都譎以避罪雖使文而情不然故詛之獄訟覆情匿詐無質證不可推究者多矣雀角鼠牙非召公之明安能聽之是故株連則恐其枉故爲盟詛以止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語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是蓋去古未遠以盟詛爲懼（九字訂義脫依義疏）恥格之風猶在不敢自欺其心敬畏昭明故其事可行也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以亂濟亂而已左丘明論鄭事曰政以正民刑以止邪邪而詛之將何益哉反諸本之謂也（義疏訂義）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使衆人共牲共酒脯等以昭告於衆詭詐不信人皆恥之矣（訂義）　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之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而盟誓獨行於天下此民之所以畔且疑也與（集說無也與字依義疏）

職金　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職金屬司寇金行殺戮也矛戟弓矢斧鉞刀鋸其用一也玉石丹青其類也故兼主之是亦一府藏也職金以上皆聽斷其下則施刑（訂義）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

金罰卽民入鈞金而理曲遂罰之貨罰司關所謂舉其貨也鄭說非舜有贖刑周於經無所見其後穆王始訓夏贖刑舜穆王贖刑不同舜漸輕之穆王漸重之此關世變

犬人　掌犬牲

犬逐盜故以犬人次司厲六牲之官皆以義類相從如春官雞人掌雞牲而以呼旦序於鬱鬯之後

掌戮　凡殺人者踣諸市

凡殺人者今所謂謀故鬬殺

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

謂犯他灋宮刖劓墨皆刑於市也揭盜於上鄭言罪惡莫大焉是也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

關宮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軍旅戮於社而王之同族與有爵者亦於屛處鄭以戮爲膊焚辜肆非也郎下所謂髡者全其體而戮辱之耳（訓義作也）古刑戮字皆合輕重稱之（義疏）

司隸　掌帥四翟之隸

四翟守王宮與牧誓羌髳庸微盧彭濮同意（訓義）

禁殺戮　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

傷人不禁必至於殺矣漢約法三章傷人及盜抵罪不以告私相和也攘獄或曰赴逮而攘奪之若篡因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

禁殺戮禁暴氏皆閭里禁令正猶正長之正以强力雄長人者郎武斷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

野廬氏掌通達道路其下蜡氏至庶氏皆道途事類次第相從

雍氏　禁山之爲苑

苑恐當爲宛宛曲也山泉徙而曲之必有私其利者爲宛言非其自然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

水禁非禁捕魚也漁禁獻人掌之幾酒苛察之也宜若絶之謹酒爲其不能不用也萍氏掌水禁而使禁酒亦水之害人者也故爲之設禁焉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

鄭以條爲滌亦通但其官主趨辟不主滌除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

因其執鞭辟行人遂使命誓大抵主警肅也

脩閭氏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

令守其閭互令當守者耳鄭謂令閭胥里宰之屬非

庶氏　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令之以國灋令之比之使其鄰伍相覺察

穴氏掌攻蟄獸

冥氏伺出穴氏攻蟄皆爲其能害物也與獸人供膳

獸不同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鳥獸昆蟲草木之害人者皆務去之此與制刑之意一也先王無一物而不愛斧斤以時入山林愛心之所加也草自始生而萌之又夷之繩而芟之又耜之既又以水火變之蓋消化之也鄭言土化美非也設官之意與稻人不同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函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刑官終於伊耆氏杖所以扶老者安之也道德之威

中外肅穆而人各得長老慈幼所謂堯舜行德而民仁壽也有爵者皆有統率在軍見王見帥宜當執杖今三衙兵官常朝亦執杖也（訂義五禮通考）

宋黄宣獻公周禮說卷五上

宋黄宣獻公周禮說卷五

後學 陳金鑑 輯
俞慧庠 文翽 訂

秋官司寇下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之使相繼於道德意志慮道之使知度量濟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於心用舍已一於事及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收衆見以爲王明合衆善以爲王道以四海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

蓋如此耳（集說）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禁䄇之四方禮俗人情有不同不可得而一也政槩之天下四方內外不容其或異也政卽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也　殷正也使天下同歸於正故謂之巡守殷國（訂義）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

鄭見宗伯序聘覜於朝覲宗遇會同之下故皆以爲王見諸侯之臣然大行人閒問歸脤賀慶致禬與殷覜聯文不知何以分之又鄭注典瑞琬琰圭則曰王使之瑞節至此乃以爲王見諸侯之臣（案春官典瑞琬圭以治）

（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此明云以結諸侯之好以除邦國之慝則使王臣行之何疑）燾自叛其說矣大抵存覜省聘問小行人所謂臣禮者存覜省王撫諸侯王臣行之聘問諸侯邦交諸侯之君行之諸侯固有當朝而偶有故不能朝者於經則有世子攝君之文未見諸侯使卿大夫聘王之名或君有故未有世子則如之何曰寧賜毋朝不使臣代其君禮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閒問王自以日月闊踈恐情意隔絶則閒遣使而諭之漢中山靖王來朝天子置酒聞樂聲而泣問其故

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宗伯無閒問朝覲宗遇會同歸脤賀慶致禬皆已見大行人又見宗伯典籍之所存也大行人上下所由以交際也故宗伯總其綱目大行人明其事義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矣大行人列於刑官之屬漢叔孫通所撰禮儀典錄藏於理官固爲略知此意而本末不相副專欲倚法而行卒之法家不傳而臣民莫有言者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鄭謂此以君命來聘者非引聘義諸侯邦交之禮也孤卿大夫士從其君來朝當見入貢獻功以事特來亦當見孤視小國之君卿下其君二等卽小行人禮籍也臣工諸侯來朝遣於廟之詩而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遣其君而戒其臣古人之意深矣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云云

九服職方已見此又見朝節貢物著於此逆禮則刑不王則誅六官所以合治也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夷服鎭服尚在九州之內行人不言者見贄與蕃國同也言蕃雖以面言五百里爲率通曰九州之外無道里之限矣

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

存覜省其爲禮宜有不同時聘上已見此又出上舉其節此疏其當行之事歲月詳焉存頫省皆間一歲侯國衆實二歲而徧也侯甸采衛皆然無降殺其恩均也存頫省五歲而周也

殷相聘也

殷亦爲衆

小行人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

諸侯春秋遣使貢獻是爲歲事故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是也

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

環人舍則授館小行人眂之耳承猶奉也將幣擯者非一小行人既奉且擯之

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此以事特來者也王有見有不見與朝享不同

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

朝覲宗遇會同諸侯所以尊天子也而通乎兩君之相朝是則皆君禮也存覜省天子所以撫諸侯也聘問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是則皆臣禮也此見於經經無其文注疏家自以意言者多誤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圭馬璋皮璧帛琮錦琥繡璜黼幣之合也行禮必有物以將之而皆有常過則侈不及則陋失禮相責望閑隙生而其好隳矣故司儀曰凡諸侯之邦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是也小行人合之以定其則注疏家引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又引覲禮享天子束帛加璧皆有據但禮逸已多以其一而通其餘頗爲牽合如所謂二王後用圭璋唯有皮馬無束帛二王自相享退用璧琮子男自有相享退用琥璜皆斷闕不完難信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不獨賻補賙委犒襘慶賀哀弔之而已必且治其事故而使濟焉澶淵之會無歸於宋春秋尤之宗伯大行人慶賀犒襘天子之於諸侯者已見

司儀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所謂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蓋此時也諸侯旅見不爲賓主春秋傳曰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可見於此鄭謂四時之朝皆如是則不然今覲禮自天子爲宮以前皆秋覲也無禮山川丘陵事又鄭言既祀方明王升壇見諸侯亦與覲禮不同疏家謂王降壇揖諸侯尤誤（自注云覲禮自至郊王使人用璧勞秋覲也自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時會殷同也鄭注亦然）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

此行朝禮鄭以執玉前見王是也覲禮四傳擯蓋王升壇諸侯位在壇下王擯四旁傳擯無所特爲也此則各有擯爲賓主故曰及其擯之及此時也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蓋不獨指會合諸侯時當時在國朝享禮食通掌之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擯者五人四人三人是爲上中下等鄭言壇之與玉處非

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三享再祼一祼酢不酢已見大行人大行人掌其禮

籍司儀掌擯相以詔儀容辭令揖遜之節而已亦如之言擯者各以其禮亦如上三等也鄭言將幣三等亦謂壇三成恐非疏家遂證成之將幣當時在廟此所謂壇壝宮也始合升壇見諸侯謂之覲遂行朝享之禮雖其詳不可考至若因壇三成爲三等則必不然當時在廟其禮亦三等

王燕則諸侯毛

先王當諸侯之入王爲之朝禮而貴貴之敎寓焉爲之燕禮而老老之敎寓焉其朝也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爲天下之達尊而仁之於天下也尤不可食頃而廢焉故四代之燕或貴爵或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其所貴而加之然而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小大爲之序者序齒而已齒之長者先乎少齒之老者先乎長尙齒仁也尙老又其仁之至諸也（集說○案齒之長者二句訂議）

（原起亦脫先王二字）

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

賓讓讓不敢登若將於堂下成禮焉旣登主人再拜拜賓至賓始授幣主人受賓乃拜送幣言賓拜者見上爲主人拜也鄭改授爲受不必（訂義）

每事如初

案國客授幣不云每事如初之儀疑享禮皆賓出而復入裸亦然春秋傳晉侯出入三覲王享禮命之宥其節亦如此故言每事如初正謂享也

賓亦如之

鄭以賓當爲擯國客賓使者亦爲擯上於下爲禮敵爲擯此謂灌恐是然賓以賓客之禮相待遇爲義如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也雖不改字亦通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

案諸公相爲賓敵則交擯不敵則旅擯大夫雖敵亦旅擯不敢擬於君也後鄭謂旅擯皆陳擯位不待傳辭恐是不必改旅爲臚諸公之臣初爲國客廟中將幣旅擯亦爲不敵也諸公相爲賓大夫再勞不擯主君將親勞大夫不陳介客亦不陳也臣爲國客積亦不擯案掌訝委則致積是則國客□遣使也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主君不出使者代君陳介而致之也其義恐當如此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敵有拜有不拜且有繼禮此拜禮賜臣不敢敵君皆當拜直日禮賜於其行也而拜之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九儀公侯伯子男其命五孤卿大夫士其爵四其待賓客之禮公侯伯子男爲三等至邦交不以命而皆以爵其爲二等諸侯敵也與天子自應不同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古者諸侯分方率屬書肆覲東后詩式是南邦徧受北國皆是也苟非同統率爲相維相比之勢與朝覲道途經由則不相往來旄丘曰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崧高曰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自注云楚屈完謂齊威公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陳轅濤塗誤師亦爲其本非山東所率屬）至若有好故遣使自東徂西自南徂北皆當過王都天子使人通之故謂之通賓客

象胥　與其辭傳言之

言以其辭言於上傳以上之言傳報之也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此疑簡編有錯繆以其名推之國客必非象胥所掌而作事尤非其所得預疑爲小行人職掌作事後鄭說是擇使也諸侯恐當爲諸公春秋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下事庶子武氏子仍叔之子

掌客

掌客在象胥之下賓客內事畢始著外事名之曰客自外言之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在巡守前

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所掌牢禮餼獻等數皆天子之禮而以王巡守所至之國爲主天子禮待諸侯故以四方言之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十二牢庶具百物備天子之禮也而以享諸侯長非謂諸侯長當用此也有司以供天子天子推而享之易大亨以養聖賢此意也諸侯咸在其饗禮皆有等獨饗其長以天子之禮欲使諸侯知長幼之義且爲天子所尊也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皆率之以長時會在國中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兩見其義下別出巡守殷國則此爲時會亦使掌客掌之其事同也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至方嶽大明黜陟也掌客王巡守殷國通兩義有巡守而不至方嶽者直曰巡守而已至方嶽則爲殷國所至國君膳天子之禮皆當如是

凡諸侯之禮

司儀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而掌客諸侯之禮三等與大行人同何也掌客本掌王國之禮及王巡守其所至國爲主禮待諸侯之來者而皆用王國之禮是則掌客具兩義總曰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以四方爲文則專爲巡守殷國而見也疏家以爲諸侯相朝主國待賓之禮又曰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而見諸侯自相待以外包內皆誤蓋不攷司儀二等與掌客設官之意也司儀專載諸侯相待之禮諸侯常時用之掌客專掌天子待諸侯之禮因王巡守殷國主國用之是皆參攷也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

夫人致禮其在王國后之禮也膳眂致饔與侯伯同則皆大牢下一等則特牛隨所用之鄭不言饔又曰饔有壺酒蓋疑辭

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親見卿謂子男於主國之卿皆當親見之也疏家引聘禮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雁上介受則公侯伯於主國之卿來見不親見之矣見讀如字夫人致禮公侯伯壺籩豆八子男六卿膳公大牢膳侯伯子男特牛司儀所謂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粗可見鄭說非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此正與司儀二等同鄭謂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是也上言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又曰惟上介有禽獻則上介一等其餘一等所謂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可見也掌客獨此爲邦國自待客禮蓋因介見之

遭主國之喪不受饔食受牲禮

饔食主人待賓主人有喪自不應受此禮鄭以牲爲腥謂飧饔餼當熟者腥致之恐是（以上訂義）

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食之而弗愛豕交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愛之而弗敬是以獸養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其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又況其愛之乎拜揖辭受恭之之文也有饗焉則盡其恭之之實問勞送逆愛之之文也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算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算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諸侯必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比其小小者事其大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爲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爲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爲之饗禮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是其所以致（釋原作待）之之道也（集說釋原）

掌訝

掌訝敘於掌客之後何也王十二歲巡守畢五服諸侯自一歲至六歲徧朝則迎訝之事無終已也朝廷尊明四方無事諸侯受職何敢廢哉朝節之疏數聘使之貴賤介從之衆少皆當有等籍不以其籍掌訝不以入（訂義）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若今胡客有接伴又使監司治護之

掌交　九戎之威

三代九州之內各有蠻夷白翟陸渾之戎淮夷徐戎固不能識知中國之禮法也夷狄慕義拒而不通非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之義掌交專協比中國於其自至而交際猶以禮儀故序其官於掌訝之下來斯受之矣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庶子未有位故敘於府史之下與王國庶子不同

掌都家之國治

國治王國之治都家當奉行者冢宰曰以八則治都鄙（訂義）王畿之國天下列國之所望政令事故異乎郊野縣鄙之間則不足以同千里之俗而況天下之遠哉先王於是自野至於縣都別爲三等之采地又於采地九十三國公卿大夫之賢可以君衆王子弟可以長賤而公與子弟親者之於大都卿與子弟疏者之於家邑此朝大夫所以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也令其朝大夫者使之下都家之邑而已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爲其弗之告也則都家之治於國者其可不因朝大夫而後達乎都司馬家司馬備軍合卒而有不及焉者則二司馬之罪也一內外之灋達上下之意謹始於畿內可謂備矣告其君長也則爲之朝大夫教其士庶子也則爲之都司馬君長之治不異乎國政士庶子之學不戾乎國灋則上下之治一矣天下之本在國先王所以正其本之道何其盡善哉（集說）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五下終

宋史本傳

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文謂攻會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爲事君之忠蓋託己爲喻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爲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脩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卽位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當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然長小人聲燄可乎侂胄驟竊國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爲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沖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弼贓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權吏部侍郎兼脩玉牒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屢移疾以集英殿脩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案周應合景定建康志稱公嘉定三年正月以朝請大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公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蓋此時也）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饑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胄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日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

謝病丙去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謚宣獻（史闕文講選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壻周南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游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悟捷得爲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爲己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爲池州教授會度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幷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僞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於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旣絕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論曰黃度守正不阿進退裕如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

周禮因論跋

宅也遊

一巷先生之門十年于茲矣今年春扣木鐘堂先生病肺不接門下士迺出所著周禮因論授之且命爲跋宅素不文暗于經制謂先生必有以發吾蒙也歸而讀之三四迺嘆曰嗟乎此先生經世之藴發之矣因論周禮以追考工記復古編析衷辯疑通考及諸家羽翼周禮者該轄盡矣因揭其要曰設官布和以爲民極何如得

其本源閑棪又曰公孤以道重六卿相天子稽程功効我

太祖聖悟天授官制深合周典因論分職之意固冢宰正天下官寮使萬民得所而王躬立極乃爲正之之實天之立君惠利民生人司徒一典已盡大宗伯叙禮樂立中和之防合天地之化是爲建極根柢司馬主盛夏長養以欽爲暢木意在不戰而屈人兵司寇防于未發而消將成之惡乃制刑本意司空任土地治財賦故司徒文多雜之則考工記可無補也又曰天官行意地官盡實以下四官輔翼此而已噫要矣又因爲之言曰周公於道能備而事能屢遷者也其政窮于時而其德不窮善觀周禮者識周公之神之精以爲民極則百世可知也噫要矣先生經世博學不竟于時而寄于是識先生之神之精以繼周公之政之事三代之治可代而興也已愚非其人識之以待觀會而求通者

隆慶六年四月之吉門生平湖陸光宅謹跋

周禮因論

吳興唐樞

問周家典禮郁郁乎文集百王之大成孔子謂周監於二代是如何監于遡之曰陳同甫云自伏羲神農黃帝已來順風氣之宜因時制法凡以爲人道之極監是觀會而求其通以立一王之法元非集百王之大成

問鄭漁仲云周禮一書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濶畧於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何故周公不附山裘之典作無頭學問于曰六官之設總是箇以爲民極民極乃周禮的本源關棙人主專事以此體道成化同人心出治法

問呂東萊云周禮先王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定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制不泯小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奸王之權諸侯不敢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侔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其見似詳明有序曰數言隱括殆盡只末後一語未以爲然三公坐而論道不預政卿收元不相屬職無聽命之義道有時宜物何兩大

問公孤不列職守何故曰公孤以道重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亦不得友有謂隱士不臣天子豈率土之濱有非王之臣正指舉而加諸公孤之位而無職以爲臣者故公孤元非相職古有十六相舜有相臣五武王亂臣十人總如周官六卿六卿相天子稽程功效若公孤則論道格心以正治原寅亮燮理爲造化之友坐與議學爲天子之友而諸侯不得友何事以爲其成聽命之具後世此誼不明相延而誤至我太祖聖悟天授遂嚴立相之禁此不可不致深長思也

問民在何處歸極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親賢樂利只是教養上有準則

問冢宰總七百官府分明是相職不得與五官

同稱官曰冢宰不行百寮之事爲百寮爾法授職稽其功惰以行黜陟故周之法與後世不差遠只宮中不相干涉與後世不同但時有古今亦宜防隔不得不分内外寮其宦官糾繩以存遥制之機所不可缺

問和布何義曰這是與民同體須能和於民纔可爲民極周之所以爲王道全在這和這極

問太宰職十條曰六典是經常之法八法八則是治典中分立總目八柄八統乃行治典之法

故以詔王言不敢專也九職法以養民者九賦法以取民者九式法以用於上者九貢九兩法以和於民者太宰正天下之官寮必使萬民得所於下而王躬立極於上乃爲正之之實

問九兩何義曰兩故化兩則無我無我然後能平天下故曰得民曰繫邦國之民

問王饋六穀六牲六清八珍百二十羞醬十有二鼎何太多如此曰此言備物以待用非一食而盡用之有時宜有好尚有調攝隨擇而取

問王與后何以不設醫曰王與后以道自律頤調於未病之先只有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故曰君子之食恒放焉盡養道以爲學也

問膳夫之職唯王與后及世子之膳不會其庖人酒正外府止唯王與后不會而世子不及言若司裘則唯王之皮事不會而后及世子皆不及言何也曰會者有司稽考之常非避尊而故舍之天子所用有常度故不必會而數已先定

若庖人之羞酒正之飲外府之服世子無額供故會其司裘之皮事后與世子俱無額供（會故）

問周禮理財之官一項太府所屬一項司會所屬何以不同太府歲終會貨賄之入出則司會以重鈎考太府下大夫而司會秩崇太府項員畧而司會倍之何歟然皆中大夫而止至漢則謂計相及後專上戶部爲卿階何歟曰周不領於地官以付冢宰何歟曰人君圖賢才共理冢宰一官專爲用人設立官之序由尊及卑由内

及外太府之會掌守納財出財細數目所以紀儲蓄司會之會計量生財用財總盈縮所以定出納故司會論計其貴大太府守成其事輕司會合叙其功繁太府從執其力易此崇卑衆寡所由得也然古今異宜後世利孔易弊故漸重其權以臨之勢也但此財政二職乃國家取而用之之事其處民之生以開財源則有九職以任萬民九職之政先王所以建民極上下相通之情是以取之而什一中正用之而量入爲出莫非情通之道也

問六官之治皆和布以爲民極天之立君惠利民生却似大司徒一典已盡曰天官行意地官盡寶以下四官輔翼此而已先王所以仁天下只有教養使之聘其生而復其性有不率而禁防之有不解而明驅之有不能而處導之中間却非一人可辦直須詳列百僚以收吏治故必天官惟急四官惟明莫非行得人司徒一典

問司徒周地域制畿疆設社稷足以奠民之居

如何又詳於土會爲土宜土壤土均土圭辨名物乎曰辨名物不止於奠民居庶人之生固於氣質氣質從土地上産育先王施教變化其性所偏稟豈得不追辨其所生來歷

問土圭法制畿周公居攝四年營洛邑何前聖王舍此不爲又地中之景當在潁川陽城況有謂嵩嶺爲地之中曰洛邑在天地側南畔以爲中從古立國建都各合時之所宜原無定所土圭之測是既論陰陽平處乃阜安百物此外却有偏重各須隨方斟酌以成治化亦非專自道其居攝耳若追古畿設實因方氣旺運羲農來從東轉東北而北而西北而亍不只泥一地

問荒政蕃樂自來讀蕃爲藩謂閉藏樂器是否曰先王體民之情而欲以聚之恐其情無聊或致流徙或成疾故廣爲寬解之倫蓋虛作娛暢非設宴無制以糜財也後世樂教不行蕃則恣情侈費又不可

問閭胥使相受何謂曰設比閭族黨州鄉皆聯

民而敦風俗王道之根本也內而家以敎孝弟外由近以致情親推家以及比雖不能同衣食可以同安危則比以及閭雖不能同安危可以同寄托因閭以及族雖不能同寄托可以同死生就族以及黨及州及賓雖情遠而衆然不能泛視相救而扶其將顛相賙而甦其極苦相賓而禮其交遇此敦風俗人心以成道化之實

問比法曰事有統紀則法可持循而德能流運故比法王政所由始以之制民而比閭族黨州鄉必從於正比以之制兵而伍兩卒旅師軍必從於得伍以之制田而井邑丘甸縣都必從於設井居之者自約而推廣則易承其臨之者自尊以及卑則易行故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品次不紊

問調人之和難自讐者敦親不當和致讐者坐曲不必和況假之節而以執之曰此王政周人情而爲之所讐者迷於有親故過求致者負於自反故弗避王者欲平其情故交相殺而交相讐王者念之恐其行讐而罹於法調人之所由立也

問錢何以謂布曰古不製錢錢法後世之誣古也布乃貨物流行之謂泉府亦是此意問如何有絘緫質罰廛五布這是錢法之歸於泉府者曰廛人斂五者之餘貨入於官官不自取復作爲民用若用錢以權子母豈不行於大市只這零物纔用

問泉府賖法貸法曰此聖王體民無所不至然以國服爲息工役之謂服蓋不息其利能償者賖不能償者只用其力以爲償數後世有誤認王者利民而息又無辨授之詳如何不擾如師

問土訓誦訓之別曰土訓之詔以詔民誦訓之詔以詔王若王巡守二訓皆夾王車合存以備考也

問天府掌祖廟之守藏歲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何其重民重穀如此曰民惟邦本三十年之通有十年之積爲太平

管子制國七民而五農工商之鄉二等本末詭經變民數穀數所以不可忘

問正室何以謂門子曰古道重宗嫡所以幹支衆主律門事仁義立而族類親家之所爲（此滅）

問周官教世子不專設員但教國子爲教典師氏之三德三行保氏之六藝六儀屬禮典大司樂之樂德樂語樂師之小舞大胥之合舞合聲小胥之觵撻屬政典諸子之春學秋射隨其宿衛學校及倅貳而教之而獨世子畧焉何也以

其爲唯王與后及世子同其養習則師保氏自詔王媺諫王惡外無他及說者以謂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故所以待國子者以待之此恐不然於王不諱詔獨諱世子耶古使世子齒於學意所謂國子乃合天子之元子王制曰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又然說謂大司樂便是教太子官然亦宜設輔專署并祭曰此必有說蓋其有而亡之不可曉也

問周何以畧諫員曰古案於養故諫諱典章[illegible]

篤恭而治況周法左右遠近莫非準繩之地其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群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有路鼓以爲通有外朝以爲詢皆諫之於有形者也冢宰詔王馭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詔王廢置天府詔王祭吏治㢈人詔王殺國用太史詔王居閭門小史詔王忌諱內史詔王聽治司士詔王治小臣詔王法儀皆諫之於無形之視也百執事各有司職天子過即臣下失職人人具有言

責

問過市定罰何謂曰義利不兩立一邇利必忘義凡君民之上無故而過於市必有所爲規之者這點心一萌便不可使長便不可君民之上

問夫人幕世子帟命夫蓋命婦帷俱是罰而天子赦刑何也曰恤過而行赦以自罰也問自罰則何自爲之曰乘輿動各就事必有臣議

問大祝氏六祝何祝六祈何祈幽明之故可以辭號祭要之也乎曰祝者繇已之虔貞陳信於

鬼神示也祈者求鬼神示之格而無斁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故曰事曰同皆自盡於人非援而要之

問天地之產陰陽之作中和之防禮樂之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何指大宗伯叙禮何以及此曰天子建中和之極行五禮以交神明上民物只有得這段是他根抵世之偏蔽於陰陽者不能合天地之化殊不知皆生來所自有以吾全產而作其偏是謂文之以禮樂學之實也是爲行禮問何謂全產曰中和之性元氣之所流行發揚凝閉以時而出兩作之者致曲之道也

問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內史掌王之八枋以逆會計六典是冢宰獨任何得又將史官干與且何以謂之逆曰典是典章冢宰建此典章太史則辨訂其可否內史又糾繩其謬失是謂之逆參酌衆能然後事成令典太史即翰林院內史即中丞御史大夫其御史中士猶冢宰凡治者受法令掌

贊書凡數從政者即與今同

問馮相保章二職之分曰馮相主推步保章主占驗

問成均學政全屬一樂事樂語樂舞可爲教其樂德之教何以施之六德中孝友可爲教其中和祇庸何以及之曰樂語樂舞聲容粗迹即粗以造就其精全在德上若孝友亦不指可爲教者孝是親親之意友是順愛之情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實雖中和祇庸亦自精誠一念上表章這不是作氣象不是後世直於聲容索此四者此處端的方能致鬼神示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說遠人作動物

問古雲門等七帝舞屈伸綴兆之詳不盡傳周官大司樂亦不備具今雖歌咏各沿方調偏勝之音若何正之曰此正要從樂德上立本始自粗迹言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這中間體擬是何樣景物

問司馬主兵戒如何專以邦政歸之夏萬物盛

兵事肅殺不相屬云何曰政正也大司馬持威嚴以立禁誥百令之所爲脩明也生生之謂易下生可見之生上生則生其生以欽道爲暢立於無形之意故能安其生理兵到用戰處已是末稍事

問古寓兵於農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出自六鄉七萬五千家但六鄉六遂近郊遠郊二百里爲田六十四同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計丘甸出車之法有五十餘乘何其制兵之不合乎曰六軍者大司馬所統若王畿之居守御駕之出行與事變之迭調更休之代務各有所用故謂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中間必有通融細法不是一家出一人亦不是將京軍調務無後世長隨長征之役

問設儀辨位宗伯所主參以大司馬不已雜乎曰儀位之立自宗伯儀位亂則勸司馬故司馬立而儀位守矣二者皆不可缺非參贊也太宰之建牧立監亦然

問司勲六功戰獨居敘後且名爲多何也曰兵到用戰已是多了不戰而屈人兵乃設司馬本意

問司士之權與太宰埒其有異同則何從豈以糾太宰設耶曰非也太宰會其成司士精其始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此司士之職也

問三歲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豈將只精其始曰此稽諸侯貢士之賢否非程士之所終

問一職方已足掌天下之地辨其人民財用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使同貫利何得復設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又匡人撢人諸官曰先王之治不專於自爲所以求同民以爲極上既以制民而維之必於民爲之所各盡其土之所宜而化則有土方氏使其遂來送逆則有懷方氏達其殊而同其好惡則有合方氏布政志而傳道而觀新物則有訓方氏合華離使小大相安則

行彤方氏此皆制治於未亂君匡人撢人宣上德達下情又消患於未萌司馬法雖主兵要之正其本源爲多

問量人掌固土方山師諸職與司徒虞衡上論訓君聯屬一體曰不相同山川林澤之官司徒但會其財物却不周行邦國去司馬專主邦國料理

問夏官敘兵事不見有戰法戰圖刺擊之方曰凡戰有先形是後世生出名家隨時籌計不泥

傳授問風后何以有傳曰也只探得這機變化無定

問司寇詰姦慝刑暴亂則直刑之而已如何又謂掌邦禁詰是推其實刑是定其罪禁則防於未發而消其將成之惡何以糾衆曰禁乃王之制刑本意惡惡者而罪明不得已詰而刑之故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

問嘉石肺石何以並設曰王政一行法便恐枉人窮民情不能達因物而知者皆得放過

問刑官涖誓涖戒涖戮不幾於侵太宰司馬之任乎曰大事涖之肅衆心也秋氣潔凝莫敢不肅

問夏官司爟冬官有治水何以復設司烜氏奉明水火曰水火至秋本體益堅明故日於此燥烈月於此皎潔本體不加但自精爽足氣魄

問八成之首爲邦汋汋義云何曰汋字誤於次次涎適謂由次神器者故爲首辟邦賊是攘其貨次其皿之爲盜其爲邦盜乃盜國中之物故

加一邦字

問士師何爲治荒辨追胥合聯以爲養非其職也曰合本末究終始王道所以有源委一味刑詰人乃後世之務若到所以治的設施又歸司徒勾當

問司民一職登民之數例於小司徒似重出曰司民歲登下其死生專在會歲刑之數酌因用而進退之蓋欲爲民求生恐其過於殘害

問冥氏十餘職則及禽獸草木可無已乎曰

是爲氏除害周公驅猛獸而百姓寧

問尚齒而設伊耆氏何以列於禁衛曰在其禁嚴所以敬神明也杖雖天子息老物之具亦不假借

問子不射宿穴氏攻蟄非慘哉曰此非冬藏之蟄獸之穴而有害於人如穿家損貯城狐社鼠之類

問國交儀物不嘗隸司寇大行人諸職不過嚴其出禮肅款洽不使之過明章程翼其不及若

朝覲宗遇會同臣六勤於上聞問歸脤賀慶致禬王四愛於下九儀五命四爵享食積問勞擯逆贊覲各有數殊直惟宗伯所行曰是誠然禮官任禮刑官正禮出禮則入刑但正之者必先陳其常典而按之然後得而稽之糾之非所以逮之也於是小行人掌其禮籍以令諸侯以達天下之六節以成六瑞合六幣於是及其萬民之利害逆順姦寇康樂爲五書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於是司儀於合諸侯及諸公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則各以其禮相待也諸公侯伯子男之臣之相爲賓也則各以其禮相待也諸公侯伯子男之臣之相爲國客也各如之行夫亦掌國使之小禮於是而環人之環掌訝之訝象胥之諭說掌客之牢政掌交察之通事皆陳其典欲按而稽之糾之非以逮之也故儀之爲儀之政則有司存

問考工記可補冬官否曰總是說事不曾（著典）

問復古編是否曰唯唯否否考工記本可疑以

之實其淵因有在而所冀之任或未以爲然也太宰所偏其論係財賦然有深意不是專歸其本職司徒掌邦教凡復性養生皆其教然豈以任土地治財賦爲非所涉乎大都六官參對可疑處不能無只攻禁一典如職方大行種種然有深長思俞壽翁雖未嘗無見但覺淺露此處論議透得便纔有治平手段

問鶴山折衷有大發明否曰折衷二卷止說得天官篇周官須合全書縱絲參綜過纔見古人

用意無此子外滲所以爲民極

問陳徐靑華說得盡否曰周禮六官總是个正朝綱天子倚爲令本使是養君德百姓因爲歸極便是均國勢其疑主客行人侵司寇土地疆域侵司馬朱晦翁不以爲然大段所見亦膚淺零碎

問周禮辨疑何如曰不須解辨其義王安石差處不全在書上即行龜山所論也要誤事

問夏休井田譜林勛本政書項安世丘乘說等

議論可羽翼周制否曰諸著述皆思曲畫儘是通論只以後世而中此策總是說空話烏能見諸行爲

問葉水心謂周禮遭三大壞前治雖不足而書有餘壞後用雖有餘而書不足然否曰此亦是一議論但書無有餘不足顧用於治者得本不得本壞只壞於自私自利無愛民之實心孳孳同而善與利別

問通考云周禮三代時一凡夫可行以後不特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雖賢哲亦不能行焉端臨果得見否乎曰其說歸之不封建不周官其爲封建又以所轄寡而能私土子民故其法可運以守此書生不諳運之說也六典以簡御繁公天下以爲民極而謂私其土可乎如其視民而子不係虞秋冢宰蓋有父子而相仇者矣爲天下者法行於德雖有周公才美乖隔於驕吝况凡夫哉有罕樂陳三氏而後有鄭宋齊之民惠皆糴糶賒貸之法後世之必不可行常乎

書者在愼之衡也

問胡五峯於周官疑首数種當乎曰道也是秀才說道理話便不見道亦國家勾當且亦不能深考又古今異官太宰雖總五官實是六典中間條叙亦非繁役可以有職足用而貨與恭儉並行豈爲征利用而有羨安得不謂長則太府王府良貨賄豈必王者之無好賜內外之防必有界接閽人墨子似殆盡除何師內視之類當亦深求始有得

問蘇子由三疑周禮之不可行實在此否曰周典秬布正不強人三疑却向疆地上論豈順強恐未然也

問何椒丘公註本曰大意祖述俞壽翁王次點吳草廬爲多不脫本子相若真張官用世這自有統會運用趣味豈容直頭直腦隨處補綴

問太平經國書何如曰是善於本文順硃若用意發明處便非聖人正意

問李直講所論曰用江爛熟周禮能貫通敷衍只於言意之表欠汜惜總是文章家有聲觀

問考註所定六官是否曰內史外史御史合太史皆史屬內史即中丞大夫其銜崇不是宰夫八職中所謂史者太宰建國家典章不應全據所見却須春官太史明於論死者討裁之又得內史參絕其繆而外史行其令於四方又群御史兩下參劾糾訐皆不可缺此聖人深意周情迄後世不廢而謂改入人官且爲太宰屬官則順承不暇非所宜也可動擧六卿實地之法以第其功原是軍旅之事不應到賞處便一憑太宰司馬却不稽管司士非侵太宰又非贅冗之員太宰會其成司士精其始蓋稽諸侯貢士之當否焉得移置太宰屬乎馮相保章卜籙夢祲只應禮官所屬且無稽絕弊逆不必聯互而成之耳司徒職教然施教在人務人有土必從邪之上地之闕與其人民之數制其畿疆而辨其土物然後教可從而理五教十二教各因所向而立名十二教乃五教之所爲教陶民而立其本得養而欲其成教之始終而事合源委以生理出乎教外大小司徒之分皆歸工役之租以屬司空或未然也鬼神之名以幽明分可獨言神以往來分可二言以陰陽虛實分則三言之不可拘也追師屨人夏采以類考當存大官掌舍掌人掌次僕屬於王當存大官環人掌訝掌交象胥自大小行人料理於外當存秋官司馬之職制畿封國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建牧立監乃九法之專掌其小有所從互有所考命有所

授權立於所主官成於所聯則司馬有不得專者君造士而升司馬則司徒已憑鄉詮而司馬因辨官材不可缺也伍兩卒旅司徒起軍旅之本也以之作田役以之比追胥豈得以隷夏官司隷罪隷蠻隷閩隷夷隷貉隷其事小宜刑之豈得以煩夏官小司寇登民數獻民數王者之至仁雖行刑而致恤故不忘胥師司虣司稽互雜而施禁令故非民俗之常問考計黃處曰吳子以舜命伯禹作司空任平水土之事是故爲

事典掌邦土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建邦之六典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宗伯次之有不率者大則兵小則刑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民得安居故司空事焉司空邦土之事故司徒易以雜之吳子以大小司空文藏在地官自鄉師至司稼皆冬官之文中閒有鈎合深者不能無與同然周取而信之者多矣

問陳龍川所發云何曰周公之政成判時有物於道能脩而於事能變通者也周公之術窮於其時而其德不窮其繼周焉則百世可知也方其政其心不能加毫末而未始常爲周公之時聖人之心之政蓋與化俱徂又不可執一以泥周公矣善觀周禮者識周公之神之精以爲民極本之關雎麟趾之實龍川謂聖王順風氣之宜因時制法所以爲人道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誠確論也而擬周公集百聖之大成則豈周公之屑心哉故自窮於德則爲周末造無德而窮於術則爲秦於周公而稍稍悟焉則（爲漢）

問熊與可精禮學其說得乎曰熊氏禮說不能枚舉其星樂醫農服羞器役皆事儀小節獨謂冢宰之宮府一體司樂之律同合聲司馬之時田寓兵豈後世儒者所能作蓋名言也

問楊慈湖家記曰說理是如此王政時措之宜民俗有沿習君御有燕臣朝列有定位鄉治有宜職憲然有合施古今正邪名實之間尚有本源處以爲先着

問江陽紀聞辨口率出泉抄沒爲奪國服取息

非王政是否曰二者誠是漢法乃後世之所為也故鶴山有云王荆公學術誤天下漢儒學術誤後世

問參氏悍五官亡不取任王諸家訂定各存其舊而畧辨之以為遵史闕文遺意乎何曰凡議周禮欲識聖人圖治之心取為今日所用不是空將本子較優劣資談柄孔子不得已及史闕文正謂自心有史具失乎外乃反求於內未嘗徒然廢舍又官聯是兩有共舉不是聯於其官者即删入其官則非施用之意也

問大唐六典似祖周禮又似沿漢隋魏之舊抑有發明心得否曰三代而下唐之制度超越各朝有布置有關轄有體悉周公才美一力追躡只緣删斷之意殊有闕畧三師三公周禮不設衙有深意三師已無統職君質師之固道之所宗無政可論三公乃有宰相之任在後世相權難制周公欲以分之六卿各有其成而並受其福不病專而守易六典之所由以立也然任歸論道舍政何從而有道尚書都省右騈拇然以其總領而六尚書為屬凡會而决事又若任宰相矣周禮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與此邦相同特係以虛權授法則稽功賢合則為六之綱盤則居一之目不擅總會之要耳高祖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至太宗貞觀十一年改令罷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又門下中書兩省皆要府中書造令門下駁正惟實舉在中書三公論之而已此亦寓燕制之道故終唐之世竊國柄者不溺於制而溺於任武德置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二衛貞觀因之不隸六尚書與周異諸署皆周六典所該六卿得以鈐轄唐維若並陳而鈎同聯與旁有關上尚書司者中間彼此有相維外內有相界亦不盡齊則古今勢耳但幾微夾徼之精默寓彼乃處唐則不待而知也張九齡輩也斷他撰述却多自祖宗心匠又自河汾一派來

周禮完解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讀周禮

周禮非闕也而世儒以爲闕也考工記非補也而世儒以爲補也非闕而使人疑其爲闕非補而使人疑其爲補是書所以奇也五官之文直而正考工之文曲而奇人疑其裁自兩手而不知其同也是書所以愈奇也世儒謂漢儒補記謂周公作五官夫五官非聖人之作而記亦非漢儒所能補其諸六國處士之學其縱橫之言乎

世儒以六官錯雜疑其爲後人所亂如易以彖象附爻詩書以序附各篇春秋以傳附各年之類夫易詩書以類附爲便觀省也五官錯雜何爲者耶朱仲晦疑其爲草創夫官屬三百六十條分縷列無所不具獨一編次疑爲草創此求其說不得耳蓋是書取法天地四時天地之運成于五五爲參兩之合天惟五行人惟五事是書六官以配天辰十二省司空官屬以法五行而用五數非闕也曰然則宜散天官于五官可也以冬官分寄何也曰冬官主事而四時惟冬無事萬物冬藏故其官爲司空唐虞司空揔百揆即古之冢宰天無爲而冢宰知始冬無事而司空代終故司空散寄于五官即冢宰兼攝乎百職也司空兼考冢宰兼職一也故易數水爲天一道家以水爲上德終始五德莫大乎水是以冢宰繼天司空治水功德同也陽分六官以成歲序陰省冬官以法五行亦猶易數五而爻用六作者以此變幻其旨隱晦其文蓋天所以能爲萬物主者唯其不顯君所以能爲萬民主者唯其不測不測之謂神不顯之謂德故乾元用九潛而勿首此作者之意而世儒以爲錯簡正墮其雲霧中矣

周禮之事莫大于體國經野擇土中建王畿分九服制鄉遂稍縣都鄙皆地官之事也世儒謂當移屬司空若移屬司空則地官不爲虛名乎夫水土國邑本皆地事司徒既爲地官則不得不任地事地官既任水土國邑則冬官之闕亦不得不闕非偶闕也其餘惟有城郭宮室器用司空自宜任之然以之設官不足故別記工人以補司空亦不得不補非强補也六官異事而未始不相通四時異序而物生有早晚氣候有遲速造化人事之自然也故冢宰掌百官而司勳司祿又不屬冢宰司徒掌賦役而職歲職幣又

不屬司徒宗伯掌禮儀而行人司儀又不屬宗伯司馬掌防禦而司門司關又不屬司馬司寇掌刑禁而司勳司稽又不屬司寇事爲之官官無專事長必有貳貳必有屬一器一用一臬一布關通數職無獨遂之權如人一身大小相維四體并運有如手持而足不前耳聽而目不視則支離偏枯失其常度矣今欲分疏六官變易昔人之舊以合後世六曹之例安知今人之是而古人之非乎是或一道也

四時五行造化之秘羲文作易禹箕敘疇皆取諸此春秋以還處士橫議譚天炙轂譎詭譸張揣摩飛鉗之說莫不援引五行而六經道裂實由于此是書之作經緯禮樂名物綱紀治教察其旋爲次第實根本五德始終之意學術源委可得而窺矣

是書大抵欲使人主安富尊榮崇體執要如天運于上而以作爲之勞盡委于地春佈其德夏揚其威秋收其利冬考其成名實歸于富强而機謀主于隱密運于九地之下而發于九天之上管子所以霸齊商君所以强秦皆是物也

儒者謂周官之重在冢宰不知所重實在司徒其言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人主所

以設官分職爲土地也爲人民也司徒主人民地官主土地則是人主所持力者無如地官司徒爲重故其事獨煩其屬多于五官以此

司空掌水土自唐虞世已然司徒之爲地官則自周禮始耳雖然非是書始也昔者聖人作易地水爲師水地爲比水藏于地兵藏于民其道一也故古之治師者寓兵于民及戰國韜鈐之家飾易說爲陰符乃有奇門遁甲八卦飛伏隱怪恢譎之譚是書所用其微旨與

人君合五官爲主造化合五氣爲天易曰天德不可爲首故王無名而冢宰首六官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如四體也天官有統而無爲萬物皆附于地生長收成皆聽命于春夏秋三時冬官無事而有終自然之法象非强作也

世儒謂冢宰主爵祿官人故其任重不然也古者與賢進能爵人祿人皆司馬之事爵祿亦一事耳冢宰無事不兼故曰天官所謂冢職迆王以官寄天天以官寄四時人主所以善藏其用也故夫乾者居西北者也西北者無事之鄉也

六官之屬原無錯簡作者意緒曉然可尋支千家以

丑屬牛爲土故地官之屬有牛人雞司旦故春官之屬有雞人未屬羊故夏官之屬有羊人戌屬犬故秋官之屬有犬人四畜分四官其說本荒陋然世儒以爲錯簡議改訂則非其本意矣

世儒謂司徒掌五教司空平水土議改正必若此則宗伯當爲司徒而司空稱地官可也今旣以司徒充地官則地官之兼水土其義甚確蓋世主所求多者唯土地而堪輿有空亡之忌遊士滑稽遂迎世主因以水土合德併歸司徒所謂揣摩飛鉗之旨不足深究也

儒者曰六官旣立百度乃貞周公制禮之大經也此本尚書周官以論周禮夫周禮六官非尚書之六官也周官立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未嘗分天地春夏秋冬也設官分職未嘗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也六官整齊未嘗奪冬官之屬散之五官也是書用尚書之名而變易其旨盡天下之事以爲官官天下之人以爲禮禮云禮云官云乎哉官不可以爲禮況以爲經禮也

周禮隱藏冬官錯列六屬牢籠百世學者卽此便是縱橫之習詳觀其布置經營全似管子內政蓋其學本宗聖而雜以刑名功利焉可誣周公也

周禮非專爲禮設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周官三百六十惟政與刑耳如司徒之十二教宗伯之五禮亟數其物而按其蒞官行事未有教民之實蹟孝弟仁讓之實事故周禮之禮未可爲禮也

禮在天地間惟三惟五父子君臣夫婦唐虞氏所謂三也益以昆弟朋友仲尼所謂五也五者天下古今常行不易所謂大經也其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奉此周旋節文斯五者而已鄭玄謂周官爲經禮夫官可以爲禮乎大宗伯之五禮是書變換其說而鄭玄執以爲周公之禮豈周公之禮又異于堯舜孔子之禮耶大抵禮教不明一壞于聖遠經殘百家稍葺淆亂而失真再壞于鄭玄輩好信寡識附合以求同三壞于近代迂儒妄生疑惑紛更以亂舊學者非超然玄覽烏能自得師乎

作是書者蓋周衰好古之士不得有爲技癢求試故言多摹古而雜用術數舛謬踳駁什常八九然以自鳴于百氏之林亦鐵中之錚錚者矣蓋其去古未甚遠先王規制遺文猶有存者今學士欲考古舍此何

適雖未卽眞喜其近似耳

凡讀書明白易簡者聖賢之大道也其煩瑣隱僻[illegible]百家之小術也周禮與大道相違遠矣六經言道德是書專言名法六經之辭易簡是書之辭冗僻周禮之不可爲經也不在五官之錯亂而況五官本無錯亂也今儒者亟議改訂苟改訂矣周禮可遂行乎且如司徒鄉老一職而公卿大夫至下士凡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人一市之中商賈幾何司市官屬凡一百四十二人一商之肆自肆長至吏二百有十人行此法也騷擾煩苛民其能堪乎此管商縱橫什伍嚴密之政學者觀其節目不通其大綱喜其文字不思其義理見其布置不察其謀爲觀其名法不窮其源委猥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及其舛迕不通又疑爲後人錯亂而不知是書之不可用者不在文辭之錯亂而在事理之跛戾其所以眩惑後世者不能掩其事理之跛戾而特譸張于文辭使人不可端倪耳今卽如世儒所訂六官一一整齊按其職以設官執其數以用人六官之屬十萬糜沸蟻動官多民少豈能一朝居不深惟其事理而徒以錯亂掩其謬戾左矣

讀周禮而後知道德功利周孔管商之分疑似之間而已蓋綱紀法度爲治之具也挾智用術遂至蝟毛繭絲煩苛百出則是以法度構亂天下也權謀之家作俑使任放之徒借口歸咎于聖人綱紀法度以爲枝指懸疣君子所以惡莠之亂苗也自秦以前百家橫議苞稂害其嘉穀自漢以後諸儒承訛魚目溷其夜光經術不明其來已久理學諸儒自謂千古旦暮詆空寂爲異端而陰用二氏默坐澄心以爲道斥管商爲功利而誤認周禮名法縱橫以爲經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是以窮經必先知道也

六經者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是書則後世治天下之法天下神器可以道御不可以計算約束而望其必理也聖人貴道不貴法後世之治純用周禮正貳殿輔灋書期會把持約束使上下竭蹶稟承姦猾不敢舞其文罔固法使然而實意朘削虛文相掩無事則苟且蒙敝有事則頹塌不復振法亦無如之何矣故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周禮之書徒法而已矣是書所言高者不過古人名物度數卑者則簿書泉穀米鹽細瑣而已雖有仁義道德之名歸于功利富强之實名爲禮而實與禮無涉學者無卓識隨人贊

一集 [illegible] [illegible] 四庫全書 [illegible]

和。則千古無亘期矣。嗟夫讀周禮而不知其非周公之書者。瞶也。明知其非周公之書。而不敢質言者。欺也。聖凡雖隔。不越此心。學者求信諸心而已

行周禮之法。卒居一出一入。皆有撿押。民間一粟一布。一馬牛。一車輦。皆有稽比。閭闔隸胥絡繹。四時會要徵求。訖無寧日。民生其世。如魚遊鼎釜。憂生理之蹙。而覺宇宙之爲隘。儻周公太平之書。然與。否與

六官之屬。皆詳于王畿。畧于侯邦。王者以四海爲家。法令獨詳乎千里之內。則是偏枯之政。霸者富强之私耳。故夫儀禮詳于士大夫。畧于天子。周禮詳于王國。畧于諸侯。謂天子以下可降而推。大夫以上可遡而考與。其實皆衰世補葺杜撰之書。非先王之明刑也

周禮之爲周公。亦猶左傳之爲左丘明也。周公未嘗爲禮。左丘明未嘗爲傳。好信者耳食其名。爲訛而已。忠信曰周。大道曰周。始終循環亦曰周。語云周旋中禮。豈亦謂周公中禮與。觀其言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以五行八卦爲方。以天地春夏秋冬爲位。五氣循環周遊不息。故曰周。術家以天闕西北爲不周之方。故是書託始于天。而闕冬象之藏冬于地。以應坎之

鄒乾。鄒衍。鬼谷輩所謂終始五德之運。以道術爲滑稽。禮法爲詼諧。故其言本備。而毀以爲殘。其數本條而紛以爲錯。其事本顯。而遁以爲隱。其文本周。而詭以爲不周。更自名曰周禮。將以濫竽于夏商二代之間。而世儒信以爲周公之禮。幾不爲其所揶揄也乎

○學古貴通方。執一隅而譚周禮。宜其不解也。如秋官穴氏翨氏。涿壺赤友之類。本謂政至秋而治定功成。四方皆已削平。惟是雞壁之間。草木蟲蟻之妖。莫不皆有銷磨厭勝之術。以其滑稽。運其權謀。未可拘拘然核其實也。必執事以論官。執文以求解。若何而可。儒者不達。妄謂從聖人廣大心胸流出。夫炮土之鼓。救日之弓。聖人廣大心胸中。何得有此等物。可笑也

爲此書者。借古人影像。鋪張自家胸臆。所載典禮名物。半真半贋。不可質辨。但覺瑣碎杜撰處多。又其道尚鬼。凡名法必先鬼神。大宗伯掌禮鬼事强半。若先王之禮專爲事鬼設者。故卜筮巫祝。皆屬禮官。其言荒誕。遠民義之訓。鄭玄崇信讖緯。極力從臾。以爲周公之作。附合三代故事。多爲說而終難强通。善讀周禮者。以周禮讀之耳。不必問周公也

六官名法多因先王舊典補葺成章其間馴雅正大可通行者是先王之舊也其瑣碎拘泥煩複不近情者後人之補造也故知變通損益之宜有玄覽獨照之識然後可與言周禮不然則其利天下也少而其害天下也多

按是書所詳者名數而名數不可盡拘也六官之屬三百有六十其人凡七萬有奇無常數者尚不與焉則是王朝庶官日食十萬人以推之列國一一按法用人盡天下之人以爲官亦不足矣蓋其所言不在人而在官不在官而在法因數之多寡以誌事之輕

重借官之秩序以寓法之詳委其所記典故名物不必皆有而時或杜撰以足數其言若迂濶而究其旨有所切指其名似懸款而按其事不必實用所言在此而意或出于彼要者反畧而其不要者反詳如司馬諸職多爲軍伍設而職目所云多非其正司寇之屬多隱語司徒治地居民大抵與司馬相表裏皆縱横押闔之法善讀者觀其大綱布置以會通其旨至于目中隱顯出沒旁及其餘而不直指其端者亦可因一隅而窺其全矣

讀是書者觀五官布置經緯錯綜之意脩內謀外藏鋒蓄鋭之機令行禁止除姦剔蠹之法課功計吏勵精振作之權理煩治劇通明練達之識秦漢而降論吏事未有能過之者若夫區區辨六曹之職掌訂簡編之殘闕是守章句之鄙儒抱案牘之迂吏烏足與譚周禮乎

從古有治人無治法所謂人者非取備數而已周官之屬多至十萬豈先王爲政在人之意孔子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書但知用人而不務取人之本但知官備則政立而不思人得然後官舉茍徒具官而不察其人人愈多而官愈冗官

愈冗而事愈廢以此望治不可得已

世儒稱周禮精詳其實觭窔如大宰之八法八統九式九兩六敘八成六計司徒之十二教十二荒政大宗伯之五禮司寇之五刑士師之五禁五戒皆徒有其名而不詳其施行如司服之五冕五弁司弓矢之六弓四弩八矢王弧夾庾唐大之類亟數其物而不詳其制使後世訓詁之士懸空猜度猜度不中詭曰古有是禮今亡矣而不知古亦未必有是禮也前人杜撰作之後人杜撰解之今人又以杜撰改訂之嗟夫五齊三醴之說未明而議祼獻衮冕裼襲之說未

明而議服色禘祫朝廟之說未明而議祭享井牧之說未明而議賦役貢食鄭康成之陋而議考訂五十步百步可笑等也

周禮之要在體國經野故其任莫重于地官宅土中以建王畿制鄉遂稍縣都鄙以治內分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以治外內爲井邑丘甸以正其賦比閭族黨以居其民伍兩卒旅以寓其兵外爲朝覲會遇三年五年六年之期以序九服此周禮之大端也故鄭康成謂爲周公既營洛邑作此以授成王然則皆周家已試之成法乎而考成王盛時未嘗一日都洛也

周之都洛自平王始平王都洛而周道衰矣諸侯不朝王政不行六百里之畿封安所得鄉遂都鄙井邑丘甸之法朝覲會同九服時見之禮[illegible]體國經野託諸空言而設官分職亦可知已作者以意見揣摩世儒以爲實然豈非好信之過乎

周禮非聖人純粹以精之書然作者雄材大畧亦自不可當實有瑕玷文有純駁理有是非事有得失自其本來鄭康成妄擬周公世儒閧然附和遇紕繆輒歸咎于後儒之錯亂嗟夫後儒何能措一手也謂後儒措手而亂之已非矣又謂後儒措手而改訂之其將能乎朱元晦篤信好學志大識短欲考正六經而其爲周易本義疏淺無當改毛詩古序篇篇成錯脫議變置三禮割記以附經未果而世儒承旨鹵莽磔裂毀前人之舊章違作者之初志譬如補器始猶微罅今支離破碎不復足觀矣昔人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

說者謂六官闕司空以考工記補之今觀其函蓋胎合原非增補其辭氣矯然先秦戰國風調漢興陸賈諸人不能辦而求諸建元以後愈不合矣自是本初決非添設就使添設亦即作周禮者有意爲之非後

人所能辦也其器即五官所用之器其法即五官所共守之法五官之屬三百三十有六記之工二十有四合之適滿三百六十五官之屬闕十一而記之工闕六謂爲偶爾抑何其天然符合也戴記曲禮下篇亦有五官六工之說與是書正同故周禮非闕考工記非補所以小變其體若如樂終亂之以武如六師振旅正出奇歸以極文章之變使周禮無記五官方幅何異除目是書所以變而愈奇也

周禮有考工記亦猶儀禮諸篇終各繫以記也世儒不疑儀禮之記爲添補何獨于周禮疑之至戴記四

十九篇世儒欲以分附諸禮非其記者欲強爲記以附經其爲記者又欲離經以割記顛倒疑惑訖無定識徒爲智者所竊笑耳

術家之事尚陰謀故周禮精神全注于冬官夫人日用而不知者惟器爲然易曰形乃謂之器成而用之謂之法民咸用之謂之神孟子謂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五官之事詎非工也故其言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藏神于器也冬水司令而水反涸天下之物柔而善藏者惟水天一生水乾初主潛故司空主事而無事周禮之秘在司空

朝廷之事莫非工也國家之用莫非器也工以人代天器以用前民凡記所列城郭宮室車旂弓矢戈戟鐘磬筍簴玉帛之類六官禮樂征伐咸用之器具叅六官分布其體考工閱實其用有官無考則其器苦官具而器不中程則其工曠是以有五官不可無考工也

六官名屬次第如春秋之有經詩書之有古序一書之綱領也舊本置之篇端後儒疑有錯誤不知其所經營正在此至于各職繫事如綱之有目矣幼清考訂三禮削而不用讀其職事而不知其官爵之崇卑人數之多寡與夫宦寺婦女工賈奚奴之異何以辨其職事哉朱元晦改詩序黜易序卦其敝與此同今引以貫各職之前爲綱分繫其事爲目庶讀者便覽省焉

凡禮者義而已古今不同時而禮可以義起三禮所載不必盡同損益之義百世可知學者兩端用中較若畫一苟穿鑿比擬如前之爲訓詁者既非妄臆改訂若今之爲考註者尤謬斷鶴之頸以益鳧栽狗之皮以補貂豈惟喪其舊觀亦且乖其常理不知而作其斯之謂

鄭康成解周禮多紕謬有本文明白易曉而註反牽強不通者如天官掌次設皇邸皇者美大之稱也鄭註云染鳥羽象鳳凰色爲屏風王府云王之獻金玉兵器良貨賄本謂王所受諸侯之獻也鄭註云王作以獻諸侯小司徒職云凡征役之施舍施謂加役舍謂免役故論語云君子不施其親謂親者免役也顏淵曰勿施勞謂不以勞役加人也故國語云聖人之施舍也議之鄭註施作弛牛人職云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本謂祭享用牛求牛之純全者授充人芻養待用也鄭云享牛祭日用之求牛明

日繹用之則是二牛也地官司市云僞飾之禁商賈民工各十二犬較分數然耳鄭謂爲四十八禁引王制不粥于市等語實之外少十二以爲未聞天官九嬪世婦女御本皆職官內臣也鄭以分奉王寢半月而遍后土本即社神鄭謂句龍爲后土死而配享于社非即社也秋官士師祭勝國社稷爲之尸本謂刑屬金殷金周火德勝之故以刑官爲亳社尸鄭謂爲爲畧之春官掌客諸侯饗禮十有二牢本謂諸侯饗天子數用十二鄭謂爲王饗諸侯秋官閩隸云掌子則取隸焉本謂閩隸掌養鳥子公用鳥子則取于閩

隸鄭謂王立世子取隸卒秋官大司寇禁民獄訟訟有罪即是獄鄭謂以財相告爲訟以罪相告爲獄秋官蜡氏掌除骴蜡即八蜡之蜡與魚腊之腊通骴骼之乾者爲腊鄭變作蠅蟲之蛆司烜氏掌火烜即詩赫兮烜兮之烜火明也鄭變作衛侯燬之燬庶氏掌除毒蠱庶者瘁可之意鄭變作藥煑之煑春官甸祝禂牲禂馬禂與禱同祈也詩云旣伯旣禱旣差我馬謂禱牲求獲禱馬求健鄭變禂作伏誅之誅秋官掌囚云中罪桎梏械在頸曰梏如春秋傳宋樂轡以弓戲梏華弱周易童牛之牿皆在首也鄭謂在足爲梏

秋官士師荒辨之法令民通財糾守緩刑治獄訟即是辨治凶荒之法鄭謂辨作貶冬官桃氏爲劒設其後謂手所把之後設首也鄭訓設爲大貫氏因引易長裕而不設附會之畫繢之工山以章本謂山高設色宜章明也鄭謂章作獐畫山當畫獐天官大宰懸治象挾日而斂之挾與夾同閒一日謂之挾蓋三日也鄭變挾作浹天官九式曰匪頒之式匪與斐同文貌詩云有匪君子細而均故文鄭變匪作分宮人職云除其不蠲蠲潔也鄭因儀禮圭爲而哀薦之語變蠲作圭冬官弓人云弓有六材維幹强之張如流水

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芽之六語三韻二句相連鄭以維幹强之張如流水爲句解云無難易也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爲句解云納檠中也凡此之類豈非文義本明白而鄭解反不通者乎亦有文義不明而鄭誤猜者如地官媒氏職云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本謂夫妻合葬信堪與之說改域別遷男女幼未可婚信祿命之說早嫁免殤皆非禮也而鄭謂生非夫婦死相從爲遷葬女未嫁死與男合葬爲嫁殤天官內饔職云馬黑脊而般（班）臂螻按內則螻作漏馬蹄瘡如螻孔曰漏螻蟻也鄭謂馬肉螻姑臭又殤腎臓云

腫瘍之祝，藥祝，斷落也，猶祝髮之祝，凡瘡歷落則痊，鄭變祝作注。地官族師春秋祭酺，酺，醵也，合出錢飲酒曰酺，卽漢法賜大酺，鄭變酺作步，爲馬祟之神也。地官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古者窆用覺磨礲用之，王葬則遂師抱磨，示躬役也，鄭變磨作歷，謂抱策歷數執紼人名也。冬官玉人大圭杼上終葵首，杼杵同，猶輪人爲輪行澤者欲杼之杼，謂圭形上剡而圜如杵，終葵卽爾雅所謂繁露，本草謂之冬葵，卽終葵，冬終也，今之黃葵秋開者，其花葉大，得露多，故稱繁露，葵性朝日芘下，天子爲道揆之首，故刻葵圭首，循蓼蕭之零露澤及四海也，鄭謂杼作舒，引齊語椎頭終葵徵，是以爾雅中馗當終葵，以菌當葵也。夏官司兵職建車之五兵，本謂車上建立戈殳戟酋矛夷矛，五不言弓矢者，弓矢不可建立，而車中自有弓矢，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又云公車千乘，二矛重弓，鄭謂步兵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車之五兵有夷矛而無弓矢也。冬官輈人云輈欲其頎典，又云馬不契需，頎長也，典堅也，謂車轅欲其長而堅也，契與喫通，猶食也，需與懦通，煩撋也，謂輈良則馬不受其煩撋，鄭變頎典作懸殄，變契需作怯懦。輪人云般畝而馳，般隱

也，車行疾聲，詩云殷其靁，鄭解殷作橫行。又車人云車渠，渠與規通，謂輪迴，迴也，鄭謂渠爲輪牙。又弓人云弓而羽殺，凡弓隈曲處稍薄曰殺，弓柎無力則兩隈動搖，如鳥羽也，鄭變羽作扈。又弓人斵目欲荼，荼茅秀，和柔也，故玉藻諸侯荼之，不挺直者爲荼朮節，挺直斵之使荼，鄭變荼作舒。玉人駔琮七寸，天子以爲權，駔之言粗也，市儈之稱，駔善評物價，故權物之琮謂之駔琮，鄭變駔作組，如此之類，皆文義不明，而鄭遂誤猜者也，其他不及枚舉，附見各章

周禮官職實錄

天官之屬實六十有三

大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內饔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𩺰人　鼈人　腊人（以上第一卷）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醯人　鹽人
冪人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內宰　內小臣　閽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內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以上第二卷）

地官之屬實七十有八

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老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以上第三卷）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　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長　里宰　鄰長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卝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茶
掌蜃　囿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稼　舂人
饎人　槀人（以上第四卷）

春官之屬實七十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鬱人
鬯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大夫　職喪（以上第五卷）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矇　眡瞭
典同　磬師　鐘師　笙師
鎛師　韎師　旄人　籥師
籥章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干

大卜　卜師　龜人　菙氏
占人　簭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史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　外史　御史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都宗人
家宗人　凡以神士者（以上第六卷）

夏官之屬實六十有五

大司馬　小司馬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羊人　司爟
掌固　司險　候人　環人
挈壺氏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以上第七卷）　司士　諸子
司右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大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弁師　司兵
司戈盾　司弓矢　繕人　槀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圉師　圉人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　匡人　撢人　都司馬
家司馬（以上第八卷）

秋官之屬實六十有一

大司寇　小司寇　士師　鄉士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犬人 司圜 掌囚 掌戮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以上第九卷）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 雍氏
萍氏 司寤氏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氏 冥氏 庶氏 穴氏
翨氏 柞氏 薙氏 硩蔟氏
翦氏 赤犮氏 蟈氏 壺涿氏
庭氏 銜枚氏 伊耆氏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朝大夫（以上第十卷）

冬官工人實二十有四

輪人 輿人 輈人 築氏
冶氏 桃氏 鳧氏 㮚氏
函人 鮑人 韗人 畫繢
鍾氏 㡛氏（以上第十一卷） 玉人 磬氏
矢人 陶人 旊人 梓人
廬人 匠人 車人 弓人（以上第十二卷）

按小宰職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今撿其職事天官之屬六十有三地官之屬七十有八春官之屬七十夏官之屬六十有五秋官之屬六十有一冬官之工二十有四合之適滿三百六十有一此皆有文有事可據六官之實數也周天之數三百六十今多一者天官冢宰不列三百六十內以象天而尊王也如易大衍五十虛一此贏一也故官府六屬不繫于冢宰而繫于小宰其意可知撿原數地官多一夏官秋官各多五冬官工多六而皆有官無事稱為闕文果爾則又不止三百六十是書變幻多端但核其實意自曉然冬官之闕非眞闕也諸屬之闕文烏足信乎

周禮完解卷一

郝敬習

周禮一書儒者雜陰陽名法家所爲治天下之法根本術數而依附禮經襲用八卦方位五德始終之運配以尚書周官六職推廣其條爲三百六十以合周天之數陽匿其端使參差離散若爲古禮殘缺不周者而詭名曰周禮孔子嘗自言吾學周禮將遂以此濫竽于公旦之作其滑稽之雄者與天地定位四時成序月令明堂十二居五氣周流亦卽此意而其名實變幻莫可端倪于各官首輒云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引而不發使數千年來罔象索之而不獲亦甚奇已

天官冢宰第一

天官何也五氣之運始于水也主水而曰天官何也八卦乾爲天位居西北秋氣至乾堅凝一陽動于子而坎水生爲乾初氣所謂天一也故圖書之數一居北父無正位而子用事君無爲而冢宰代天體至剛而用至柔老氏曰上德若水曆家黃鐘當子爲君位故冢宰代君稱天首六官也冢大也山頂曰冢山大而頂在上太上之稱宰猶尹也割正之名卽古百揆阿衡後世之平章也

按周天十二辰三百六十日冢宰首六官統三百六十職故是書稱天官然天何可以名官官有司也有司職詳而天無爲王亦無爲春秋繫王于天惟天爲大惟王則之官稱天其何以稱王今以六官取象天地四時于義亦未協也考其所屬天官之屬不皆天地官之屬不皆地四時亦然冢宰旣官天統四時又與五官分曹並列其于天之義亦未甚協也庖廚醫藥縫染豈官天者所宜司而或者謂王起居服御宮禁內天官宜爲主然輔養君德調燮庶政事亦多矣何獨庖人縫人之類本欲交互其權陽縱陰操託天時氣運以寓縱橫之義云爾非如後世六曹分隸之謂也記曰政者聖人所以藏身之固王無位而散爲六官六官散爲三百六十三百六十合爲六六藏爲五五旋爲一微顯錯綜皆陰陽名法飛箝押闔之術所以爲藏身之固而讀者不解疑爲錯亂則正墮其雲霧中矣冢宰先六官卽後世宰相總百職漢以來事責三公唐以宰相領度支皆師此意元吳澄氏謂冢宰非宰相引尚書周官三公三孤坐而論道者爲宰相不知周禮周官均之非古不可相徵冢宰稱天

權兼六官非宰相而何所以與六卿並列者誠不欲冢宰專制六卿以防偏重立法之意過漢唐甚遠六官任天下事又使無事之公孤坐而彈壓則六卿不得關其職矣且所論何道所道何事豈道外別有事事外別有道與大宰六典司徒十二教宗伯司馬禮樂征伐非道與大宰不可論必三公三孤然後足論與天官冢宰名位已極冢宰而上更置宰天官而上更設官其名義亦不似周公召公爲冢宰司空兼師保稱公卽六卿之耆碩者非別有公孤在六卿上自爲宰相者也主國計理財賦正乃先務豈其坐而論道者遂一切不關天下事與大抵古治天下道與事政與學爲一後世治天下道與事政與學爲二士貴學賤政官左政右學館閣詞清秩錢穀詞冗司經筵體崇簿書職卑宰相與六卿禮絕而治道漸不如古矣東晉尚清譚南宋宗理學豈不論道究竟何益古稱無爲而治者豈坐而論道之謂與苟以是書爲聖人之舊一切泥其法爲政非也其以是書爲非聖人之舊一切毀其法爲政亦非也善乎孟氏有言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爲政學者苟會其義何必周禮然後能治天下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首稱王六官共宗也建健也立也易云天行健健乾也乾爲天爲君國者君所自立惟健能立故是書以明作爲體以名法爲用以綜核爲政以富强爲業六官首言惟王建國能建國所以爲王也辨方正位四語全篇要領天地有八卦之方九宮之位天有九野經以二十八宿其說雜見占候堪輿等書人君辨別方位體此立國如列宿經絡九野天地四時之官所由設而三百六十職所以分也盡辨方正位法天也體國經野制地也設官分職治人也參三才以立極故能廓然無我與天下賢才共治王者中上下四維爲位合萬國九州爲體聯六官庶職爲心如天地四時運而莫見其爲是書之機畧也邦治謂一切治邦國之法總六官之事而言其屬謂小宰以下至夏采六十有三職均平也宰割使平也

按是書各篇首稱惟王以明命官之意篇中不列王位六官皆王也鄭氏以周公營洛邑附會夫與作與官職何涉必洛邑建而後設官分職洛邑不建而官職得已乎所謂辨方正位者卽天地四時之方位所

謂體國經野者即司徒相地中以建王畿分五則以制內畫九服以護外比閭族黨以聯民伍兩卒旅以寄軍爲是書機畧然非周公之制也周未嘗一日居洛其營土中爲巡守朝諸侯均道里節勞逸耳天子不居東雖有前法無所用必若九服豐鎬正當西方采衛蠻夷間公劉至文武成康下迄幽厲世居西土何待營洛而始建國故是書爲後人揣摩而作三百六十職掌土地人民財賦兵役皆王畿以內于鄉遂詳而于遂鄙畧于王都密而于侯服疎殆富强偏霸肥己瘠人之術非湯平天下之遠謨也

治官之屬

治官即天官屬謂小宰以下職六十有三其人三千八百二十有一

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此大宰一職之綱是書設官分職經緯次第皆見于綱下繫職事皆其目也世儒倒見疑是書錯亂欲割此棄之夫無綱何以張目今引綱貫目分目屬綱庶便檢省後皆倣此大宰即冢宰變冢稱大首六官爲冢長本職爲大卿即大宰宰有剸制意有調和意所以謂治官也大宰小宰宰夫皆職名卿大夫士上中下皆品秩後倣此小宰副大宰宰夫副小宰降至胥徒遞相爲副所謂正貳考殷輔之類是也凡副人數各加所副一倍貴者少而賤者衆尊者逸卑者勞也旅衆也下士獨言旅人衆也自下士以上皆命于王府史以下則長官所自辟除孟子謂庶人在官者是也府藏簿籍史治書文胥謂通有才智者徒役也徒常十倍胥胥爲什長六官自卿至徒爲十等十者天地之終數

按大宰一職而用人至三百一十有三是書之作主官人欲以官該天下事不知官多事愈擾徒設官以分事不擇人以任官未有能理者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自此以下皆大宰職之目餘倣此大宰官天明代王

也王德不官故冢宰官天而兼五官是以有六典建邦即惟王建國也凡職必言建邦共奉王也君臣相與建立明作幹理則政無不舉邦國邦畿及侯國大曰邦小曰國治猶爲也經猶綱也紀猶日也皆治意百官所居曰府官府謂六官之屬諸侯長百官官府長萬民故治有先後總五官謂宰兼五典謂治經國紀民不外于教禮政刑事教典地官司徒之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謂之殃民教有法所以安之擾安也猶治言亂也禮典春官宗伯之事禮行則上下睦故曰和統諸皆和意百官猶官府前二官稱府後四官

稱百祩天地也體莫尊于天任莫重于地故大宰無專職而司徒兼司空大宰代王而司徒代相也政典夏官司馬之事政正也征也征伐以正不正平均皆正意刑典秋官司寇之事刑形也法也物刑而后成形可法詰窮究也刑百官示法百官也詩云百辟其刑之糾約束也事典冬官司空之事工作曰事記云來百工財用足故曰富任責任以事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居一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所謂任百官也用足而財富所以生萬民也

按教禮刑政事五者皆所以爲治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五官皆總已聽于冢宰地與春夏秋冬皆運行于天天地四時皆會同于五氣天始地終而六官不言王天所以退藏于無也五過則悔地所以進藏于有也君退而藏以任其臣臣進而藏以覲其君君藏于無故大宰首五官而獨尊臣藏于有故地官虛司空而無屬君神而康故潛不爲首臣形而勞故終無專成君藏于無同心一體以善用其臣臣藏于有勞謙不伐以善事其君故大宰曰治治無專事司空曰事事無專治古之司空總百揆即後世之大宰也

後世以司空爲水土之司不知水土之即天地也吳澂氏考三禮引尚書周官爲徵夫周官與周禮均後入摸倣爲之烏足以相徵彼謂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未嘗謂冢宰爲天官司徒爲地官也謂宗伯掌邦禮司馬掌政司寇掌刑司空掌土未嘗以四官分四時也今既分天地四時義與周官自不相蒙司徒既爲地官而不得預邦土何取爲地苟司空掌邦土又加司徒爲地官不已複乎此司徒兼司空意曉然作者欲錯綜微顯聯以爲合別以爲附翕以爲張不見其形而陰脩默成權謀之家所貴爲治術也數無

奇不耦無無間不齊日月無錯不成寒暑王者無術不成事功是書所以體柔用剛外陰內陽寘首匿尾雜施迭出不可方物者揣摩而尚陰符之道是故大宰爲天官水德資始含洪淵穆柔而能平故能斟酌淺深方圓適中淡泊玄漠百度乃和所以爲大宰然詩書論治多矣皆本諸脩身要諸知人而是書六典八法八則八柄皆由冢宰詔王行而初不明冢宰何如人其言典法多端而其所以致君者無一焉所以自端者無一焉得人賢則旋乾轉坤惟所欲爲不賢則冢宰竊國始莽操懿溫由斯作俑矣烏可以輕嘗

試也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八灋冢宰所以治朝廷也官屬六官之屬舉其舉天下非一人之任羣力集則治可舉官職六官所執之事辨言辨也官各執事則治無不辨聯連也官職雖分政同一體此主其要彼贊其成相連合也官分言人邦統言政常常職人易而職守不變曰常聽猶待也待人而任也成定規一定不改曰經法以示必守曰正刑以懲不法曰糾計稽考也弊斷也大計羣吏以斷優劣也

按八灋之目可斐也職即常常即成成即法既曰八灋又曰官灋不已複乎天下之事天下之人爲之官得人人舉職於治何有是書首治官府終考工可謂知要然皆綜核之意非知本之務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失于人而求于官表曲望景直不可得矣雖有常有成有刑有法操術甚詳安能強人從法必能官人而後八法可用也六經言道德是書專言名法六經尚簡要是書專務煩瑣其非周公之制作何待知者而後知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則猶法也朝廷曰法都鄙曰則國外部內地曰都鄙王子弟及公卿大夫采邑在焉詳見地官載師職都美也鄙陋也市居繁華曰都野外荒僻曰鄙蓋邊境縣邑之通稱地雖分封王子公卿大夫而法制自朝

廷首祭祀重鬼神也馭御同治事曰御治事有緩急如馭馬有操縱故通謂馭祭祀謂祀宗廟社稷之類各有典秩以治其神也灋則羣臣居官奉職之法度廢棄也置舉也吏猶官也廢其不能舉其能以治吏也有道德行藝則予之祿位以治士也賦采地之賦臣取于民者貢都鄙之貢諸臣轉奉于王者量民力以制賦量臣入以制貢使上下均足以治其用也禮俗以禮齊民俗田四時田獵訓武役興作皆依時如法以治其衆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

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此總叙馭羣臣之法不及民者宰馭臣臣馭民執要也柄所以操詔告也八柄八統威福大權必告諸王而后行馭者掌握之意以賞慶刑威掌操榮辱生死也品秩曰爵官俸曰祿賞賚曰予恩寵曰幸舉用曰置行德行也赦宥曰生吉祥曰福侵削曰奪奪則貧矣廢黜也誅殺也過犯也

按八柄之目慶賞刑威盡矣旣曰富貴又曰予曰置旣曰幸又曰福旣曰奪又曰廢不亦複乎罪止廢過卽誅亦未當也名主于密法主于嚴嚴與密非聖人所以爲治是書尚名法而用法必曰誅鄭謂爲責讓小過耳小過責讓何關大柄而必詔王八事有生自不得無殺如宰夫以官刑告冢宰而誅之之類皆殺之也五官正歲觀象徇以木鐸亦曰國有常刑有大刑皆申商之意夫天道純陽而至剛乾居西北金老堅凝一化爲水柔以運剛故大宰八柄八統奉天時行乃可以調和百工若使君失其乾宰專其柄不詔王而自用是八物者姦雄之泰阿耳故是書未可輕

試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統者聯合之名柄尚嚴統尚寬先柄後統先猛後寬也猛以繩其臣寬以調其民操縱之要也親親以下八者詔王行此以帥民使皆由之也敬故不忘舊也進賢尊有德也使能用有材也保庸安有功也尊貴敬有爵也達吏拔幽滯也禮賓重交際也

按此八者聖王務之所謂不賞民勸不怒民威之本也其不以後生殺予奪可知矣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尺）化八材六曰商賈（古）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洗）八曰臣妾聚斂（去聲）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此以下四節皆生材制用之法國計民生莫重于財天官主水爲生物之源財用屬焉職業也任責成也民有常業然後財賦出故先責任以職業三農高陸平原下濕九穀黍稷稻粱麻大小豆大小麥毓育同草木瓜果之類虞度也衡平也掌山曰虞掌水曰衡作興也山澤之材林木魚鼈之類水希草生曰藪可爲牧地以養蕃鳥獸也百工衆匠作飭化整飭變化八材爾雅謂骨象玉石木金革羽飭化材具所以爲器用也行曰商居曰賈阜盛也通交易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善事之稱枲麻也化絲爲帛化枲爲布皆嬪婦之職男僕曰臣女婢曰妾聚斂掇拾收積也疏猶散（上聲）也凡物可備用者皆曰材侻拾仰取鍼芥瓦礫無物非用聚斂散材臣妾之職事也鄭謂取百草根實可食者此其一耳閒民空閒之民已無常業以餘力轉移他人代爲執事以資生亦一職也

按九職皆生財之事名爲任民其實聚斂斂財先任民也九者農爲本園圃以下一切營生之術日愈多而算愈細孟子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況乃九乎如謂使民自爲生則爲用大宰之法爲也天施地產人生自足但無虐政以害之無厲禁以尃之則人各利其利各生其生何事于上之數職而分任之也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此賦民之法上取乎下謂賦九賦即取于九職者自邦中至邦都六等皆三農之田稅也邦中王城內外之地四郊王城外百里六鄉之地邦甸又外二百里六遂之地削作稍家削又外三百里大夫之采地邦縣又外四百里卿及諸王子弟之采地邦都又外五百里公及親王子弟之采地王畿四面各五百里各有關門城市工商往來居停則有稅即九職之商賈百工也山稅材木澤稅魚鹽即九職之虞衡也幣即九職嬪婦之絲枲也餘謂一切小利即九職之園圃臣妾閒民之屬諸不在正賦內者皆曰餘又幣斂通

殘瓆皆曰敝餘鄭註謂職幣所掌公用餘幣斥賣者然則不謂之賦矣

按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今邦中四郊皆九賦所斂則是百里之內皆爲御矣孟子云關譏而不征旅願出乎途市廛而不征商願藏于市今關市皆有征豈先王之制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此言用財之法式限制也均節量入爲出使適中也

喪荒賵賻賑貸之用羞服膳羞衣服之用工事宮室器皿之用幣帛贈勞聘享之用芻秣豢養畜牧之用匪均貌詩云有匪君子記云車馬之容匪匪翼翼頒班通分也國有大事行賞徧及如犒勞三軍之類好用王所幸好則用賞賜餌予以馭幸也

按是書主富强而其旨隱其言利依附王道而錙銖纖嗇自不可掩至兵則緘口深諱國之大費莫急于軍興冢宰制用九式獨不及豈其遺之其韜晦可知而所謂芻秣匪頒者隱然已備法詳小司徒管子所以作內政寄之使敵不知所備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此邦國職貢之數自下貢上曰貢隨其職方所有不在九賦內祀貢以奉祭祀三牲魚腊之類嬪作賓以奉賓客筐篚玄黃之類器貢以爲器用金錫石磬之類幣貢以爲六幣璧馬皮幣之類材貢木材栝柏篠簜之類貨貢金玉龜貝之類服貢絲枲絺紵之類斿旒通飾之垂動者嬪珠璣組之類物土物魚鹽橘柚之類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前言治具此言治術兩猶耦也物有耦則不散民與君繫則耦散則獨桀紂之爲獨夫也無以爲兩也故詩云勿獨斯長於是有九兩繫民之術王者所以設官用人之深意無非固結其民而已牧州牧牧養也土地以養民立牧茲土使民戀其養而不去也長官長以貴居上使民知尊敬而不犯也學校有師師必

以賢欲民好其賢而不倍也教民以儒儒者學道欲民由其道而不違也宗宗子家必立宗以聯九族欲民合于宗而不散也守藪曰主有主以司其財欲民覬于利而不舍也治事曰吏分吏以治其事欲民從其治而不亂也朋助曰友爲之比鄰以相友欲民倚任而不孤也聚集曰藪爲之邑里使安居欲民藪萃而不渙也

按九者盡所以繫屬萬民之術矣聖人治天下不廢然豈有意于繫民而爲此有意而爲是牢籠狙詐之私聖人無私得民而民自固以兩繫民羈縻之事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玄）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夾）日而斂之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此施行前所掌之事正月周正月建子夏時十一月也吉月朔也和猶調也始和取六典以下舊章斟酌更新以布于邦國諸侯都鄙卿大夫也縣書于版懸之治象爲治之法象象魏雉門外兩觀巍巍然高起（[illegible]）治象于上使人觀謂之象魏中開如闕謂之兩觀挾夾通中間一日曰挾日謂懸象三日遂收之也典謂六典前言以六典治邦國以八則治都鄙以八灋治官府此言施行也建牧長正以下皆施行之事邦國畿外諸侯之國牧州長九州各有長擇諸侯之賢者爲之大宗伯職云七命賜國八命作牧監者天子置吏監侯國秦置監郡是也監制參伍防諸侯之專也參三也諸侯三卿傅附也伍五也謂五大夫陳設也殷衆也謂二十七士輔助也謂府史以下庶人在官者都鄙建長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有采邑者皆長也兩猶卿也內長比外諸侯外參而內兩者內歷于天子殺也伍謂都邑之陪臣亦大夫其陳殷置輔同官府建正即冢宰等六正官貳副也即小宰小司徒等六職各副其正攷考功也六官各有攷以稽各屬之治功如大宰之宰夫司徒之鄉師宗伯之肆師司馬之司勳司寇之士師司空之考工皆是也大抵是書詳于官而重考所以爲名法之學凡治以下皆名法之意待者操本執要法立則百事可待成按六典以待邦國守八則以待都鄙執八法以待百官雖爲

一第2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 版正

民丞乘有官府之八成則萬民治也賓客謂諸侯六典至九兩通謂之禮所謂周禮也行此則天下治諸侯賓服法所以爲治之本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視）滌濯及納亨（普庚反）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祇）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

此節祭祀朝覲皆禮官之事而大宰掌之所謂官聯也祀王祀也五帝謂五方五氣在天之神每歲四時

周禮完解　卷一　十九　天官上

迎氣各以所司之方祭于四郊中央土氣季夏迎于南郊祀黄帝之類是也下文又言祀大神示是別有天神尊者爲昊天上帝最尊配王而五帝配五官大宰天官首五職五帝天神司五氣故祀五帝之事宜天官掌之而祀上帝則王與六卿百官共非大宰所專也誓告也戒禁也告戒百官敕其事也具器皿也脩掃除也前期先祭期十日謂卜吉前十日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而後祭帥大宰帥執事謂宗伯大卜之屬宗伯掌禮大卜掌卜凡祭有常日此云卜者先後遲速之間也曲禮曰大饗不卜當卜郊春秋譏之遂

戒謂既卜得日遂戒誓百官也及執事謂臨祭也眡視同滌濯洗祭器此祭日之先夕也納亨迎牲入庭告殺祭日之最也王親牽牲大宰助之玉圭璧之屬幣帛也皆以禮神各如其方色爵獻酒器大宰執以從王授之曰贊事天曰神大神謂昊天上帝冬至祭于圜丘也示祇同地曰祇大示謂神州夏至祭于方澤也如之謂誓戒以下事同也享先王宗廟之祭也玉几以依神玉帝言爵先王言玉爵事天貴質事先盡飾也大朝覲會同六服總至十二年王不巡守諸侯同見也幣諸侯享王之幣獻常幣外獻國所有珍

周禮完解　卷一　二十　天官上

異者有王致之如小行人所合六幣是也玉几王所凭以受朝者玉爵諸侯初至王禮之以酒諸侯酢王以玉爵亦大宰贊王受之也大喪王喪贈玉以玉送死納于壙含玉以玉實尸口玉爲北方水氣之精乾爲玉西北金水清潤之氣所凝故衆玉屬天官亦辨方之意也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古外反）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

之

作猶舉也大事謂大興作及其戎之事贊助也王戒命則大宰贊之眡猶臨也治朝中朝在路門外王日聽政之所四方之聽朝謂王巡守行在聽政之所小治則冢宰聽不必詔王待猶聽也四方賓客謂諸侯小事亦冢宰聽之歲終謂每歲終各明正所治之事爲文書以待考會計簿也宰夫職云歲計曰會據其會以聽所致之事辨其功罪告于王廢置之廢黜也置立也稱職則使立其位三歲則大計有功賞有罪誅不但廢置耳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小宰職見大宰此其事也餘倣此宮王府凡宮中之事小宰掌之刑刑法糾約束禁防禦也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典灋則貢賦式皆大宰掌之而小宰皆副之貳副也逆猶按也謂勾考之按典灋則以考治迹執貢賦式以均節其財用皆助大宰也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敘謂尊卑貴賤之序正吏以敘敘吏以位位者朝列之等級也進其治進獻治功于上有能者進而陟之必以敘也作其事督率供事以序貴者逸賤者勞也制食以敘尊者多卑者少也會計其政事財用以敘受其文書自長至貳無雜越也情謂功罪得失之情各因其貴賤上下之序聽察之也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此以下六條卽大宰八法中六事大宰提其要小宰治其詳六官卽冢宰以下六卿其屬各有小職六十合爲三百六十以象周歲三百六十日不言冢宰等而言天地春夏秋冬辨五行八卦之方位也乾爲天爲君位居西北不周之方而冢宰代天育物有天一

之象曰天官天官水德也萬物滋于水而養于土蓋于天而生于地故地官即次之盡東北有艮土而震木出焉故春官次之木氣生火相見乎離夏官次之火猛遇金相尅爲刑秋官次之秋西方也西成萬物將終冬終也冬官次之冬主水而西北遇乾兌金歸根于母而復命于父故冢宰代天而司空無位是以唐虞之官司空即冢宰總百揆平水土水降自天土王于地天地位而水土寄故司空與冢宰同功散其屬于五官別作考工記以寓天官考課之法故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法天之行不見端倪所謂陰符者

也今按其目天官之屬六十有三地官之屬七十有八春官之屬七十夏官之屬六十有五秋官之屬六十有一冬官工人二十有四多寡參差合之適滿六六之數外多一者冢宰不在六屬內以象天也其餘二十二職有名無事舊稱闕文其實非也長即六卿也事之大者其屬不得自專皆聽于其長小事直行可也達直遂也六屬不掌于大宰而掌于小宰者大

宰首六長小宰首六屬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大宰八灋官職爲要小宰詳之辨（辨）通力事曰辨治職以節財用爲辨教職以懷賓客爲辨禮職以事鬼神爲辨政職以聚百物爲辨刑職以除盜賊爲辨事職以生百物爲辨六者皆辨則治成而其要在官官効其職則治在邦國而及于萬民矣財用最急爲邦治之首外和諸侯爲輯寧之要事神獲福爲和諧之

本方物畢至爲正服之效寇賊屏息爲詰糾之功民安物阜爲富盛之業脩之朝廷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皆由官舉其職也

按諸侯封建皆地官事其屬有封人遺人門關委節等職故賓客屬焉禮不止事神而鬼神爲先聚百物者司馬有九畿職方之貢也大抵是書多因六職通其意寄其謀而已達治體者自能融會俗儒不通必以類求之所以必改作也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

職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此因大宰官聯而詳其事也官各一事聯則衆官共一事國有祭祀有賓客執事擯贊非一人則相聯有大喪有凶荒治事賑救非一人則相聯軍旅田獵興作董率大衆非一人則相聯歲入斂收非一人歲出支取非一事甲之所斂乙之所施則相聯凡事雖小法無獨任必關通衆職互相勾考以杜旁落之奸而責奉公之效是書之機要也如世儒以類區別與作者意大相戾矣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附）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此因大宰官成而詳其聽也成成法有籍可稽者聽猶治也政謂田賦役謂工作比居謂編戶如司徒井牧比鄉皆有圖籍而賦稅力役按此聽之師軍也田四時田獵簡稽備閱兵器士卒車輦牛馬等數書記而出師田獵按此以聽也閭里二十五家在鄉曰閭在遂曰里版書其戶圖其地所以治閭里也稱舉也借貸者舉其物曰稱責索償也傅合也別分也合書其數各分其半執之爲信曰傅別公私稱貸用此以聽也禮命謂貴賤有定禮策命有等數所以治百官之祿位也取予謂取財物給予皆書其數出入相合爲契也民間交易以券爲信大曰質小曰劑凡財用收放皆有簿計月爲要歲爲會八者皆書記之法一定而不移謂之成也

按小宰以天子貳卿親簿書已瑣矣況稱責賣買商賈細事用以爲經邦成法此管商之策後世言利者率治于此或曰聽者聽其訟如是則亦市官之事耳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此以大宰官計聽之計稽也弊斷也方正曰廉吏以廉爲本貪墨則其餘不足觀矣善循良也能材藝也敬謹愼也正公直也灋諳練也辨辦同勤勵也六者蓋爲吏之事矣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灋卽大宰八灋戒備也具用也七事自祭祀至喪荒七征役曰施免役曰舍猶六聯之言斂弛也秋官大司寇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謂施役也論語不

施其親謂親者免役也訟以七事不平訟者小宰聽斷之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此小宰之聯事贊玉幣爵三事皆從大宰贊王祼灌通將奉也凡天子宗廟之祭先酌鬱鬯獻尸尸受灌于地以求鬼于陰也天地之祭無祼而有玉幣故玉幣重于祼大宰贊之祼將則小宰贊之賓客謂諸侯來見王以鬱鬯禮之亦曰祼大宗伯代主亦小宰贊之受爵謂諸侯酢王大宰受以奉王王卒爵大宰又受之以授于小宰其受幣亦然幣者諸侯所以享王也含以珠玉實尸口襚以衣服贈死幣玉諸侯以凶荒賻王此四物皆小宰直受而達于王也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月終每月終月計曰要以敘自尊達卑月要惟小宰受之歲會則大宰受之小宰贊之也致事各致一歲

之事貟以俟考也正歲夏正建寅之月周正建子大宰和象以子月其懸象觀法以正歲木鐸金鈴木舌古者有新令振木鐸警衆聽宮刑小宰專職也憲猶示也百官府王宮中之官府各稽考其法度守待其職事以聽從王命不供職有大刑者宮禁嚴肅大于常刑也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宰夫職見大宰治朝路門外治事之朝其位本夏官司士掌之宰夫以灋治其違王及三公以下位次詳司士羣吏謂待賓客與諸臣萬民復逆之吏報命曰復上書曰逆如地官之遺人委人春官之肆師秋官之行人掌客皆待賓客之令者夏官之大僕小臣皆待諸侯之復者其御僕待庶民之逆者宰夫皆以次敘治之使各辦其事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此與下節皆考課之法宰夫專職也徵令督責其薄書之事辨辦同吏事準簿書宰夫專掌之正師以至胥徒八者皆衆官府要凡以至敘令八者皆簿書正六官之長卽六卿尊者職要歲計是也官灋以治要依官府灋以治歲要師卽所謂立其貳在天官則小宰也成謂成法凡謂一切條例比要加詳司專察也卽所謂設其攷在天官卽宰夫也八職惟司與正言法者正秉法攷行法目如綱有目比凡尤詳旅衆下士常各職所常辦之事數細目府主藏藏皆有官契可攷史則專供簿書故曰贊治胥之言敘有材諝諝

官法故治敘徒卒也供召呼督促曰徵令府以下不言目與數而皆以籍爲準

按簿書考課法家之意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自六卿下迄徒胥惟匆匆簿書期會是急則何暇盡情爲理莊周有云刻核太甚必應之以不肖之心文網多而精疲智昏吏治反痲情矣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避）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治灋卽八灋八則等大宰所建小宰執以逆羣吏而宰夫按之以攷也乘記算也辟名匿名詐取官物者官刑司寇所掌五刑之一長財能生財善物善製器物

按是書先財用而行法尚廉察故小宰弊吏治六計以廉爲本宰夫攷羣吏失財先刑長財先賞匿名必誅可以覘作者之志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孫）牽與其陳數凡邦中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句）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此宰夫之官照也式灋凡式財用之法禮重鬼神故其戒具冢宰掌之小宰掌之宰夫又掌之凡禮事卽小宰所掌七事小宰掌七事之具宰夫比校使備也一牢禮牛羊豕三牲具爲一牢法謂貴賤多寡之等詳見秋官大行人與掌客之職委積道路所設米芻之類待賓客者詳見地官遺人職膳獻謂禽羞時物之獻飲食謂燕饗賓賜王賜賓客飧熟食賓初至致飧

卽令館驛之小飯羞生牢陳數陳設之數皆待賓客之禮天行人之事而宰夫兼掌之弔事王弔諸侯羣臣之喪事幣玉帛之類器送死明器財用含襚賵賻之類凡有司所供者小宰皆掌之大喪王喪小喪王后世子以下之喪小官士以下其大夫以上冢宰親戒令之執事謂當職者宰夫親帥以往治其喪職喪春官之屬官有司公卿死者家之有司大夫喪卑宰夫不自往使其旅下士帥大夫家之有司治之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此宰夫專職也歲終周十二月建亥治不以時舉稽遲後期也正歲夏正建寅之月宮中之職事天官所屬多王府之事能幹吏良循吏每歲考得其人上其名于王以待三歲大計陟賞也

按大宰一職其事權重而科條煩密駁吏主法而尚嚴爲政主財而尚富皆衰世之意辭旨大抵變幻滑稽無端天體高故尊朔氣寒故嚴坎水滿故富宰能割故多飲食千事無不統而意主綜核百官稟受行事亦欲如天不言四時行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自此以下職皆天官之屬冢宰司天宸居爲首宮王宮正長也天官書中宮天極是爲北辰太一之居宮言宣也緯書云中宮大帝其精北極含元出氣流精生物律家宮爲黃鐘當子北方天一之位天象最尊者故天官之屬首宮正焉其下五十九職飲食次宮室日用急需次醫藥以攻疾酒肴以養生出有次舍居有財用宴息有婦女縫染衣服之事而招寃死事終焉此其序也或曰天官所屬皆以奉王起居寓輔養之意古明王左右僕從罔匪正人官屬先宮正其亦以此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去聲）食去其淫怠與其奇（基）衺（邪）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句）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

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宮正王宮護衛之長戒令糾禁皆以約束官府如下文比稽均會等皆是比檢校也宮中官府如膳夫內宰等天官之屬多在宮中大公署舍私館衆寡兼人數言版名籍待備考也夕夜也柝兩木相擊司夜者所執比謂檢校諸宿衛者勿懈怠離部署也國有故過災變也令宿如文王世子云公出疆庶子以公族守公宮夏官諸子國有大事帥國子致于太子惟所用皆令宿之事宮正皆比之辨內外辨王宮內外之入禁其非時出入也稍食廩祿也每月稍稍給之曰稍民謂百官府家衆之屬奇衺譎觚非常者會其什伍謂百官子弟皆合五人爲伍二伍爲什相連屬以便糾比也教之學道習藝以備進用也月終則會計一月應給之廩祿歲終則會考一年所行事蹟邦之大事謂大祭大喪大兵之類去守離部署也春秋脩火禁三月建辰火星東出于辰九月建戌火星西伏于戌火出民皆用火禁其不輯火入民皆休火禁其妄用禁以防風燥之失而王宮尤嚴濟道曰蹕邦之事蹕謂王有大事出入稱蹕在宮中廟中宮伯執燭導王蓋晨昏之間如祭祀是也非晨昏在外則否大

喪授廬授王倚廬以木倚路門外東壁檐下爲廬孝子所居舍堊室累塊爲室門外偏處衆子所居親貴者居倚廬疏賤者居堊室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伯亦長也掌侍衛士庶子之事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衆支子也古卿大夫適子皆入國學爲士其庶子謂國子之倅未爲士者及公族功臣子弟皆入爲護衛有版籍宮伯掌之秩敘尊卑貴賤之等作猶發也庶子皆屬太子有役則宮伯遣發八次八舍皆衛士之居環王宮四隅四中相候望也職事巡儆儆備之職事邦有戎寇大事則起護衛之師即宮正所會其什伍者也作宮衆以守王宮也令戒警也月終均秩均所各當得之秩祿歲終均敘均一歲勤惰賢否也夏衣冬裘誅罪賞功皆謂士庶子

按古王者宿衛之士取諸同姓及功臣子弟賢者出與世子齒于學入從世子衛王宮教以德行道藝合以什伍糾以功緒優以秩敘上下情親相維體重以爲防禦故足恃也後世宿衛名取勳舊而僱倩市井亡賴長吏犬馬雇使之其誰非姦宄而何以備緩急宮伯之法不可不亟講也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膳夫飲食之司膳善也善則養

按飲食庖饔之職皆屬冢宰宰以調和得名冢宰調和百官猶膳夫調和飲食也自膳夫以下庖人內外饔亨人五職用上士以下五百四十人又酒正酒人漿籩醢醯鹽人食醫八職共八百三十六人又獻鼈腊人三職三百九十四人一飲食之司設官十六用人一千七百七十不已宂乎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齋）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進送曰饋食飯也飲酒漿膳牲肉羞肴品之異味者六穀食醫云稌黍稷粱麥苽六牲爾雅云馬牛羊犬豕雞六清漿人云水漿醴涼醫酏羞六牲及水陸之品庶羞也天子百二十品上公四十品侯伯三十二品子男二十四品上大夫二十品下大夫十六品珍八珍詳內則淳熬一淳母二炮三擣四漬五熬六肝膋七酏八凡醯醢醬齊菹之屬皆謂之醬王舉則醢人供醢六十甕醯人供醯六十甕共百二十甕皆一舉之具也盛饌曰舉日一舉每日朝一盛饌也王藻

云日中而餕則舉在朝鼎十有二謂牢鼎九陪鼎三牢鼎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共九陪鼎膷一臐一膮一共三物謂鼎中實皆有俎謂牢鼎各一俎各牲肉熟于各鼎升于各俎陪鼎之實即庶羞在豆者無俎也以樂侑食也侑勸也祭王將食祭先食豆間則膳夫授肺周人祭肺殷人祭肝夏后氏祭心有虞氏祭首品嘗食每品膳夫先嘗恐不調也以樂徹作樂徹饌也造造飲食之處即廚也齊祭前十日每日三舉三盛饌用三大牢不食餕餘惡褻也大喪變粥飲水則不舉大荒以下

皆不舉自貶損也飢饉曰荒夭死曰札

按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大牢亦豐矣鄭謂當從周禮信以是爲周公之禮與一人之養歲刲羊劉豕八百頭擊牛三百六十用牛羊豕共千八十頭一齋用九十頭內外祭祀無月不齋則一歲食牛羊豕不下二千餘頭爲用此靡費爲也齋則宜減耆慾薄滋味清淨淡泊以通玄漠而乃益椎牛伐鼓日三大嚼以爲變食何其倒行也食品必膳夫先嘗尤世主猜疑之事惟五不舉庶幾先王之遺爾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燕食謂日中及夕食膳卽朝食大牢之餘祭謂王食祭牢肉朝祭肺則日中以後餕祭肉亦膳夫贊之王祭祀獻尸尸酢則有俎饗賓賓酢亦有俎主人俎謂之胙俎猶主階謂阼階胙言祚福也胙俎膳夫徹賓尸俎執事者徹也稍事謂小飲食王燕飲羣臣不親獻則膳夫代爲主后與世子之饋掌之內饔其膳羞亦膳夫掌之肉脩謂腥肉與乾脩析肉乾曰脯治以薑桂曰脩祭祀致福羣臣家祭獻胙肉于王膳夫受以供王膳卿大夫新任執羔鴈等物見王膳夫亦受以供王膳歲終會計一歲飲食之費唯王后太子膳不會奉養至尊不爲限也餘頒賜皆會

按是書先財用軍旅會同祭祀經費素定歲終必會唯王及后太子不會亦衰世逢迎之意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謂之賊者也古聖人治天下躬先朴素表正百官猶有毀廉節爲貪墨者況君先侈靡何以帥下子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凡周禮之法詳而端本之意微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嫁）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庖廚也庖之言苞也裹肉謂之苞苴賈價同賈人買物知市價者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鮮）薧（考）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劬）鱐（搜）膳膏臊（搔）秋行犢麛（迷）膳膏腥冬行鱻

羽膳膏臊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掌共謂獸人供庖人掌也六畜卽膳夫之六牲養曰畜用曰牲獸禽謂野物爾雅四足而毛謂獸兩足而羽謂禽六獸內則云麋狼麕田豕狸兔之類六禽鴈雉鶉爵鴳鴿之類各有名色可辨新殺曰鱻乾久曰薧殺品曰薦滋味曰羞凡膳稱薦美者爲羞好羞羞之珍異者喪紀喪事祭稱紀庶羞籩豆之衆羞也賓客之禽獻賓在館常日所供如掌客職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類令獸人取禽獸獻賓則書所當獻之物與數授之取入如數較之

獻出如數授之用禽獻用爲膳烹調之法春夏秋冬四者順時氣也行猶行酒之行獻也春草生羔豚肥以羔豚爲膳和以膏脂之香者春氣香順木令也腒乾雉鱐乾魚夏物未成者鮮易敗宜乾物臊燥氣膏用臊順夏令也秋物新成小牛爲犢小鹿爲麛腥金氣順秋令也鱻魚鼈羽鳧鴈皆水族冬肥羶羴毛之屬氣溫宜寒順冬令也膳禽四時所獻六獸獸亦謂禽膳以牲爲正王后世子皆不會禽爲加故世子亦會

按鄭以地官牛人爲土香爲牛膏春官雞人爲木腥爲雞膏秋官犬人爲金臊爲犬膏夏官羊人爲火羶爲羊膏四時用獸皆順旺氣人弗能勝故用四時死氣之膏和之春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廢餘以此推凡五氣旺之所勝者死相之所勝者囚新謝者休廢辨方正位義或取此但據內饔所辨腥臊羶香未定以四物當之也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饔熟食也烹和曰饔內饔供王及后世子宗廟諸在內之食事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由）羊泠（零）毛而毳（吠聲）去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漂）色而沙鳴貍（狸）豕盲（蒙）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班）臂螻凡宗廟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辨體名如儀禮肩臂臑骼之類肉物如脯胾膰炙之類百品味謂庶羞之類陳鼎俎謂初陳鼎門外鑊西

進陳阼階下、俎皆陳于鼎西、以牲體實之、謂取于鑊實鼎、取于鼎實俎也、百羞、卽膳人所謂百二十品、醬物、卽百二十甕、珍物、卽八物、饔人皆擇美者供、以俟膳夫饋也、腥臊羶香、卽膳夫所行四時之膏、有不可食者、必辨之也、牛病者夜鳴、其肉必庮、庮猶同臭草泠零同、毛亂也、毳冗結也、皆羊病之狀、其肉氣羶、犬股無毛急走者、犬病也、其肉氣臊、鳥羽色無白無潤澤、其音嘶而沙鳴者、病鳥也、常不能飛而貍伏、野貓曰貍、性善伏、故物伏者曰貍、鹽人謂凡貍物是也、內則作鬱、亦貍意、豕病目如盲視而睫交不開、其肉必

腥、馬脊黑而前歷有班文者、必螻、般班通、螻蠹也、呂子云、戶樞不螻、謂蛀孔也、內則作漏、如人瘻漏、馬蹄病也、數者皆不可食、共羞、治羞供王也、脩、謂脩治乾肉、刑、割正也、膴、肥厚也、胖、判通、析片也、骨、牲體、鱐、乾魚、好賜、王所喜好賞賜、肉脩、濕肉與乾脩也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主外祭祀、及賓客等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之類、刑膴見上、腊、小物全乾者、飧、賓始至饋熟食也、饔、賓旣行享致稟牢薪芻也、饗、主酒、房烝體薦、立而成禮也、食、飯也、酒殺雖備、以飯爲主也、如之、待賓客事如祭祀也、饗耆老、王制謂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是也、孤子、死王事者之子、士庶子、卽宮伯之士庶子、守護王宮者也、師役、則以酒脯獻將帥、賜衆卒、小喪、夫人以下之喪、鼎俎、喪奠及虞祔之祭也

亨（烹）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主爲內外饔給水火者

按有庖人、內外饔、則亨人可省也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際）職外內饔之爨亨煑、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鑊以煑牲、牲各一鑊、各一鼎、熟于鑊、升于各鼎、水火之齊、謂生熟之節也、職、主也、爨、竈也、辨、辦通、治也、大羹、鑊內煑肉之汁未和者、盛以瓦登、鉶和、盛以鉶鼎曰鉶羹、型金爲鼎、是謂陪鼎、賓客之饔飧、亦有陪鼎、大饗亦有大羹、故曰如之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王畿遠郊百里外曰甸卽六遂之地甸田也有王之藉田在焉獸人供禽取諸此甸師掌其事以給內外饔薪蒸供野果蓏故繫于饔亨之後

按甸師主田事或疑當屬地官主藉事當屬春官刑同姓于此當屬秋官然御廩供奉爲重冢宰旣詔王生殺小宰典宮刑則甸師自宜屬天官無疑也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資）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羅上聲）之薦喪事代王受眚烖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帥其徒以新蒸役外內饔之事

其屬謂徒三百人除草曰耨孟春王率公卿以下躬耕南郊曰藉藉者借也借民力也以時入謂來麰夏熟禾黍秋登皆入神倉齍粢通米穀曰粢在器曰盛以供祭祀也蕭香蒿詩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以合氣于神也茅以縮酒春秋傳云包茅不入無以縮酒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于几東謂之苴是也濯酒于茅自上滲下曰縮又地官鄉師職大祭祀共茅蒩蒩苴同藉也易曰藉用白茅謂以白茅藉楂納壙底旣夕禮茵著用荼是也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皆甸人供之國有大喪代王受烖眚卽春官大祝職大喪旣斂甸人讀禱是也若謂黍稷不馨神降之烖故使甸師禱代受眚烖代嗣王也王同姓有罪死不刑于朝市使就死于甸人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磬于甸人又曰刑于隱不與國人慮兄弟是也薪木之大者析以爲薪小條曰蒸役給樵役

按甸人專爲耕藉蠲潔以奉明神乃其職殺人凶事殺宗人尤凶事不可于朝市而可于藉田乎喪事禱而代王受烖豈悔其刑同姓之罪與衰世迂誕之事何足訓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取田獸以時獻供庖廚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罟網也名物野獸各有名號物色冬獻狼夏獻麋鄭云狼膏聚而溫以濟寒麋膏散而涼以濟熱疏謂狼山獸故聚麋澤獸故散鑿也田本以除苗害冬百禽

無禾可食狼搏並羣獸且傷人故取之夏禾方長鹿爲苗害故獨舉二物春秋則百獸惟所取耳時田四時田獵守罟以待禽也弊田止也注猶聚也地官山虞職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謂田止則虞人立旗爲表令衆以所獲禽送旗下計功也入獸于腊人爲乾禽也皮毛筋角入于玉府給作器物也

㪨（漁）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㪨漁同掌取魚

按獸人官多而胥徒少㪨人官少而胥徒多馬融謂池塞苑囿取魚處多然從獸之地豈獨少乎獸人官多備王于狩也徒少以甸師自有徒三百也

㪨人掌以時㪨爲梁春獻王鮪（委）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㪨者掌其政令凡㪨征入于玉府

時㪨四時取魚有時惟夏不漁季冬乃大漁偃水爲關曰梁以笱承之取魚也鮪似鱣而青黑頭小而銳口在頷下大曰王鮪小曰叔鮪季春新出取以獻寢廟㪨征漁于川澤者征其稅也

按孟子云文王治岐澤梁無禁㪨人有征衰世之法也豈文王公之而周公獨私之與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鼈之言扁也簎取之名凡物潛伏者以器迫地扁取之曰鼈象形立名非取鼈耳詳目中所掌義自見秋官之屬多此類

按旣有[illegible]人此職亦可省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昝）魚鼈龜蜃凡貍（埋）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毕）蠃（畢）蚳（池）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簎事

互物物有甲者互合也蚌蛤之屬甲皆合藏泥中以物追地取之曰簎莊子云冬則擉鼈于江擉簎通龜以卜非食品也蜃大蛤月令雉入大水化爲蜃雀入大水化爲蛤貍埋通埋伏泥中故須簎鼈蛤春肥龜魚秋成獻各以時蠯蚌通一名含漿蠃螺同一名螔（移）蝓長曰蠯圓曰蠃易傳爲蠃爲蚌皆貍物也蚳蟻子國語蟲舍蚳蝝蚳卽螘蟻蝝蝗也皆取其子以爲醬故授之醢人凡簎地取埋藏之物皆鼈人之事

腊（夕）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小禽全乾曰腊腊昔也昔所陳畜也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

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乾肉曰脯膴大臠也胖小片也皆乾物薦脯籩脯也按鄭以膴胖爲烹制鮮物然則何云掌乾肉籩人實籩亦用膴此非濡物可知鄭又謂豆脯當作羞脯據籩人職有栗脯疑脯非豆實然脯可實籩亦可實豆王制云乾豆是不專在籩也脯之實豆猶腊之實鼎更加烹腒在籩則乾薦之故曰豆脯薦脯文義原殊

周禮完解卷一終

周禮完解卷二

郝敬習

天官冢宰下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師衆醫之長醫以攻疾故次養生疾瘍等醫皆其屬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丕）瘍（羊）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藥物氣味偏故曰毒毒攻治也猶易云聖人以此毒天下之毒頭瘡曰疕身瘡曰瘍使醫師使其屬也分治治疾者不治瘍也歲終稽醫事考其屬也十全治十得十無一失也十失四爲下不待五五居半不治亦當得爾無爲貴醫矣諺云有病不治恆得中醫故失四斯下矣上則益祿下則損之

食醫中士二人

凡王之飲膳百羞百醬之類皆有草木之滋劑和異法故用醫非病始用也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祭）

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去聲）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杜）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孤）凡君子之食恆放（上聲）焉

六食至八珍俱見膳夫齊調和也飯宜溫眡視同比也春氣溫四時用飯常欲溫如春時烹肉有汁皆謂羹四時宜熱故視夏醬菹醢之屬四時宜涼故視秋飲水醬之屬四時宜寒故視冬春木味酸夏火味苦秋金味辛冬水味鹹土寄旺四時味甘故皆調以滑甘爽口曰滑會膳食之宜謂肉與飯相宜牛屬土稌宜濕木土之氣合也羊屬火黍爲暑暑熱之氣合也肉多豕飯多稷稷粟也豕稷常供故相宜穀大而米精者皆曰粱犬屬戌九月百穀皆熟故犬宜鴈來麥生鴈去麥成故鴈宜也魚水族苽茭米水種故魚宜也放依也

疾醫中士八人

此治九竅九藏之疾所謂內症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消）首疾夏時有痒（養）疥疾秋時有瘧（虐）寒疾冬時有嗽上（貫）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養調治也輕曰疾重曰病癘疾惡氣致疾人身血氣調則無疾有餘不足乖戾生疾曰癘冬傷于寒則春發于首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之疾春傷于溫夏發于肌表則瘙痒而爲瘧疥之疾夏傷于暑伏陰內戰秋金用事感而成瘧爲寒顫之疾秋傷于涼金氣失養冬水方生子勝其母上逆成嗽爲氣壅之疾四者皆癘疾也五味謂酸苦甘辛鹹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五藥謂溫涼寒熱平或謂草木蟲石穀五氣五藏之氣肝木氣溫心火氣熱脾土氣和肺金氣涼腎水氣寒五藏在內氣不可見發于聲音顏色可眡而知其死生也肝聲角心聲徵脾聲宮肺聲商腎聲羽肝色青心色赤脾色黃肺色白腎色黑各眡其生尅休旺如春木色青氣溫聲角旺則吉若色白氣涼聲商則木受金尅而凶餘以類推兩參皆詳眡之意不執曰兩中兩曰參九竅謂陽竅七在首露見者陰竅二在下隱伏者兩其變視其開塞也九藏謂肝心等五兼六府之胃膀胱大腸小腸四共九動謂九藏在內不見而氣動于脈參謂診其脈之至與不至少曰死老曰

終治不愈則書其死之故入于醫師課其工拙且以示後人

瘍醫下士八人

瘍瘡也腫潰金折之瘍所謂外症也

按食醫專主供奉故人數少疾瘍普治民間僅八人豈古人急于養而緩于藥石爲其疾病者少與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刮）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腫瘍初發潰成也金刃瘡折損傷祝脫落也猶祝髮之祝瘍痊則層脫凡瘍發于肌表利于外脫故治表之藥曰祝鄭謂祝作注非也劀剔也殺去也剔去其毒亦祝意齊藥物之和也療攻治也五毒五藥之迅利主攻者五氣五穀之氣外以祝藥劀殺攻其邪氣內以五穀充實養其元氣也五味食品之味節借食味以輔藥力卽酸養骨之類酸木味木植立屬骨辛金味金鈴束屬筋鹹水味水周流屬脉苦火味火熏啖屬氣甘土味土敷合屬肉滑通利也往來通利屬竅所謂五味之節也

獸醫下士四人

掌治牛馬疾瘍

按食醫以下四職有官無徒疑闕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灌灌藥行牽使行節調也獸病難知使行動以察其氣脉也所發謂病所在養調護也發其惡使瘍毒達外乃以毒藥攻之而後養之食之以保其元氣療之

無功死則計其多寡之數以爲獸醫之進退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正掌酒之官古者以酒爲藥故次醫聖人惡旨酒比于鴆毒周公作酒誥丁寧至矣行禮者所不可廢故設官司之然不與膳庖饔亨同職而列于凌籩醢醯之數以繼五醫疾瘍之後其亦寓沈湎之戒與屬天官從水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劑）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

醴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去）三曰漿四曰酏（迤）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式灋造酒之品式方法材米麴之屬公酒爲公事造酒如鄉飲祭祀之類齊劑同水米麴相劑和也通作粢米也酒始造曰齊既成曰酒人用曰飲齊者米初釀成糟浮其糟成酒浮與未浮皆飲也米將化浮漲曰泛既變成糟曰醴糟發上溢曰盎糟久凝結如絳帛曰緹猶漢官執金吾緹騎之緹糟粃盡化其下清

汁曰沈此五齊皆糟未浮者酒之言酉酉久也酒以久成事酒有事新造者如儀禮少牢卜吉宰乃命爲酒是也昔酒昔所久造者清酒造久澄清者飲以酒爲先故四飲首清即酒也醫爵也飲穛米物爲醫即齊之未浮者米帶汁曰漿即醴盎也酏之言糜粥曰酏糟之稠者即泛齊也饌陳設也

按三酒未成即是五齊酒齊皆可飲即是四飲所與漿人六飲別者此專言酒彼兼言漿也漿在酒即是齊酒在漿亦是飲在酒則糟即醫酏在漿則醫酏亦兼糟酒人四飲不得兼水涼故漿人六飲別爲一職而吳幼清考三禮牽漿人六飲以補酒人缺則漿人不爲贅肬乎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祭祀用酒有常法五齊三酒各一尊爲八齊以饗神酒以飲人齊惟正尊酒各有副貳副尊也三酒每正尊一副尊三尸酢主賓與主賓相旅酬皆用酒大祭人衆故副尊多中祭次之故再貳小祭又次之故壹貳再貳每酒三尊壹貳每酒二尊也酌數內外祭祀酬酢有定數貳尊因酌數損益惟齊酒不貳神尊尊也齊酒即五齊齊亦是酒實五齊三酒皆有器量之使均此所謂以灋供也凡王以禮賞勞賓客則供酒后以禮致飲于賓客則供齊醫酏糟皆齊也醫酏即糟王用酒者酒既成陽也后用齊者齊未泲陰也凡

賓客酒齊皆使其屬下士奉之酒正不親供王燕飲賓客之酒計數供之則酒正親奉也士庶子王宮宿衞者耆老致仕卿大夫孤子死王事者之子無酌數與祭祀之飲異秩酒常賜所當予者秩常也如王制九十者日有秩有秩必有書契據書契之數與之皆所謂賜頒之灋也凡酒正給出之酒與造酒之材多少之數受者日計其成月計其要以入于酒正酒正言于小宰歲終摠會之唯王與后之飲酒不會餘皆會也以式誅賞謂酒正以式法授造酒者如式則賞不如式則誅

按詩書爲酒戒何諄諄也是書若出周公手必有所以爲之防者王及后之飲酒不會豈聖人之意爲酒式以行誅賞豈聖人之法齊必五酒必三制事有節行禮有初猶饌有血腥爓饋熟云爾非專爲攻酒而已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奄人奄閉無陽卽寺人也酒人用奄以與婦人共事也女酒女人善爲酒者奚女徒酒通神養血隂物幽醞故用奄與女

按酒設二職用人至四百有五十亦可損也奄人古有之抑不知古王者以宮禁無別奄其人用之乎爲取諸宮刑之罪人而用之乎無宮刑之罪人而刑無罪非先王好生之仁故刑以宮名爲其有是罪刑之亦欲刑是罪遂役之也刑之使懲役之使新功罪相準仁義幷存意非不善周禮官人七萬有奇而用奄止四十七人其所掌惟酒饍守祧賤役不濫用不重任也周衰禮廢幽王寵奄寺故詩人爲賦召旻曰蟊賊內訌昏椓靡共言奄人多也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言無元老爲宰也是書以奄人屬大宰司徒宗伯而兵刑之司無與焉者爲慮遠矣後世所當亟講也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爲造也世婦女官名以卿大夫妻充之卽春官之宮卿也世婦助王后祭祀則酒奄十人者供世婦在廟之役賓客禮酒王饋送賓客之酒飲酒王與羣臣燕飲之酒皆酒人親奉之凡公事供酒以其數入于酒正之府備要成也凡供祭祀之酒親往陳設饋賓客之酒亦然

按奄人供酒必親陳酒必往世婦在廟爲之役如此其勞且賤也後世奄人至于門生天子叱使公卿事不師古而流毒罔極莫此爲甚則周禮爲可師矣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飲有漿猶今湯茗湆汁之類而酒齊亦與焉故漿人與酒人皆屬酒正酒人專供酒漿人專供飲用人至一百七十有六亦可損也

漿（匠平聲）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六飲皆漿也水有和與無和温與涼皆飲也漿以水和米物果實之類醴即醴齊之連糟者涼寒粥以雜米爲粥淘以冷水內則所謂濫也醫稀粥酏稠粥即酒正四飲之二醴之未泲者酒人泲其汁爲酒漿人和其滓爲漿六飲皆漿人以入于酒正之府酒正以奉于王若賓客之飲漿人親奉賓在館王使人稍餽以飲如今送湯茗之類古無茗致賓以飲清醴醴汁醫酏糟醴之連糟者皆所共稍禮與飲也酒人供酒漿人供醴凡飲供之明别于酒也

按酒與漿皆可稱飲而酒正兼掌酒漿酒人漿人皆其屬也酒人爲酒漿人爲漿各有專司飲同而供異故漿人六飲無酒而酒正四飲有漿惟醴有糟滓故亦屬漿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凌冰室凌棱也冰堅成棱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凡酒漿膳羞之類暑則味變寒則氣凝故暑用冰凌人掌之乾爲寒爲冰是以凌人屬天官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

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

正歲夏正之歲十二月建丑也必言正歲者周十二月今之十月冰未合不可斬也三其凌所取三倍于所用備消耗也治鑑削冰成鑑冰清故名鑑春仲春四陽之月蟄蟲啓蠅蚋初生王始用冰外內饔謂王后世子及饗耆老孤子等饔鑑謂膳羞皆以冰照之酒人之酒與漿人之漿皆奉上者祭祀之冰必揀削成鑑賓客之冰供之而已不削治也大喪王喪夷槃尸盤夷平也盤大而低盛冰置牀下凡尸事言夷偃臥之狀論語謂尸居爲夷俟是也夏暑王以冰頒賜

貴臣士以下不及喪大記大夫設夷槃士併瓦槃無冰大學云伐冰之家謂大夫也掌事凌人掌頒冰之事秋刷秋氣清涼冰可無用故刷除之刷猶掃也冰過夏消釋為泥藏冰之室須掃滌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籩形似豆豆木籩竹籩編也編竹為之豆實濡羞籩實乾羞中饋之事故用奄女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昭）事之籩其實麷（丰）蕡（焚）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栗）桃乾䕩（老）榛實加籩之實蔆（陵）芡㮚脯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資）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四籩卽朝事饋食加羞四朝事晨旦堂上所行禮事凡大禮用朝王祭初祼薦血腥朝事也初薦尚質其籩實炒麥米曰麷炒麻子曰蕡炒稻曰白炒黍曰黑見有司徹禮築鹽成物形曰形鹽乾肉無骨者曰膴魚之糗乾者曰鮑今楚人以米粉為魚糝是也魚之析乾者曰鱐熟食曰饋室中饋尸也珍膳既備佐以果實若棗若栗若桃及乾䕩䕩言老也果實乾久之通名猶內則桃諸梅諸之類鄭云乾梅也榛似栗而小水陸動植之品以多為貴故謂加籩蔆蔆角芡雞頭脯乾禽肉為片者重言蔆芡栗脯不一之辭四物不限數所以為加也羞籩內羞之籩羞名主內魚肉醢醬出庖廚者曰庶羞餅餌之類出房中者曰內羞炒米豆為糗擣糗為粉乾餅為餌言堅白如珥珥玉瑱也餈言滋濡餅也以上四籩自始筵至終事次第品式大畧如此祭祀喪事賓客并用之凡內外祭祀籩人供籩器與三薦之果脯內羞之餌餈前三籩曰薦者從獻之稱後一籩曰羞者以實內羞也鄭謂未食曰薦已食曰羞然則前三籩皆不食者與王及后世子內羞亦禮事用之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肉醬以實豆不言豆人豆實不盡于醢也菜菹肉醬皆醢屬中饋之事奄人掌之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膽）醢昌本麋臡（泥）菁菹鹿臡茆菹麇（君）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亞）醢脾析蠯（蚌）醢蜃（神上聲）蚳（池）醢豚拍（博）魚醢加豆之實芹（勤）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迨）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馳）食糝（散上聲）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罋

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

四升曰豆四豆之實卽朝事饋食加羞四與籩同而籩盛乾物豆盛溼物也韭菹切韭爲菹淹菜曰菹肉醬曰醢醓汁曰醓以齊酒醯鹽雜漬成昌本菖蒲根麋大鹿臡泥也熟爛之名鄭謂有骨曰臡菁蔓菁或云韭花茆蓴也麇獐也脾析牛百葉蜃蜯屬長曰蜃短曰蛤蜃大蛤蚳蟻子豚拍豕脅芹水菜深蒲蒲始生未出水者箈竹萌大曰筍重言魚醢魚非一種也菹醢共八一菹一醢相間儀禮謂二以并是也酏糊

粥糝煎米合肉二者內羞也以上四等之豆祭祀賓客皆用皆醢人供也薦豆之實菹醢臡也羞豆之實酏糝也共內羞供酏糝王舉王盛饌五齊昌本一脾析二蜃三豚拍四深蒲五也齊齏通細切爲齏七醢蠃一蠯二蚳三魚四兔五鴈六魚七也七菹韭一菁二茆三葵四芹五箈六筍七也三臡麋一鹿二麇三也膳人職王之饋醬百有二十罋今醢人薦半者其半醢人供也

按郊特牲云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産之物也加豆陸産也其醢水物也蓋菜水少而陸多肉陸少而水多正貴常而加貴異此恆豆之菹亦用陸其醢亦用水加豆之菹亦用水醢亦用陸不盡合也大抵菜可菹者不止韭菁芹葵肉可醢者亦不止麋兔魚蠯等而四豆四籩之供取諸此蓋食有常品則禮有經制費無溢額孔子所以先簿正祭器魯人無獵較者以此與

醯（希）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醯酒之酸者卽醋也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匠）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共后

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凡事共醯

醯人兼掌齊菹凡齊菹之物皆用醯齊菹卽是醬故云醯醬之物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必湅治而後可用故人數與醯醢等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古）鹽散（上聲）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敖）鹽以待戒令

鹽之政令謂湅治收受之法苦鹽同盬成塊曰盬形鹽築削成物形者飴鹽鹽之甘者齊劑同調和五味

須鹽鬻以水火湅治也如春多酸夏多苦之類皆湅治而成待戒令待取用也

按後世鹽課幾與正賦等利盡池海事析秋毫有是書所未詳者然不可謂非是書作俑也

冪（密）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巾覆物曰冪尊彝之器飲膳之品皆以布巾之致清潔也

按此役易辦人數可損也酒漿以下諸職屬膳人及內外饔亦足供矣事各一官不亦冗乎作者欲分任責成則百事咄嗟可辦見小欲速之意惟是物渺而

切王躬各有司存借元宰提挈則羣小不敢越職壞常斯亦美意耳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

巾以布爲之疏布麤布尚朴也八尊以盛五齊三酒祭天地不裸無鬱鬯止齊酒耳貴質故巾不畫宗廟盡飾故畫巾六彝皆尊屬盛鬱鬯者也詳春官司尊彝職凡王膳羞豆俎皆巾白黑曰黼其文斧周人以武革命斧象之夏以揖讓尚文用黻青黑曰黻其文兩己相背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王寢之蠲除自此下至掌次四職皆王居處之司故次飲食北辰帝宮故屬天官

按此人數亦可省也糞除井匽勞賤諸役不以奄寺罪隸而以中士亦未允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爲其井匽（燕）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王寢有六陰數之極也脩潔除也井以取水爲洗滌

也匽築塹爲坑受穢以時蓄洩也不蠲不潔也凡勞事謂一切勞辱之事四方之舍謂王行宮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舍謂行宮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避）枑（互）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偉）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諸侯時見王曰會殷見曰同皆爲壇國外與諸侯盟詳覲禮舍王所舍遞舍交木爲行馬以禦衆曰梐枑再重兩行也王在軍則列車爲宮其門曰轅門車中

直木曰轅即輈也以列車得名鄭謂險阻之地仰其車轅爲門也築土平治曰壇累土爲圍曰壝即會同及祭祀之宮棘戟通列棘爲門也王暫止于外有所展習張帷爲宮則設旌旗爲門也王在道路邂逅小憩無宮則使甲士護其前以人爲門也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幕帷帳凡王所舍具帷帳書所謂綴衣也

幕人掌帷幕幄帟（亦）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帳四週曰帷在上曰幕帷幕在外大而不屬幄在幕內連合象屋也帟又在幄內坐上承塵也大喪帷幕棺柩賓客用之嗣王襲經序東亦有帷綬組綬以繫帷也皆幕人供之以授掌次張之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次謂舍中王坐臥休息之處設几案裀褥之類然既有掌舍幕人此百人者亦可損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潮）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次灋謂大次小次等法待猶聽也聽治其僚役張設帷幕之事旅陳也衆也大旅盛祭羣神之名上帝謂昊天上帝冬至圜丘之祭時寒故張氈案王服大裘即此時也案牀几也皇邸天子舍次之稱皇大也邸抵止也郊天禮盛故稱皇邸鄭謂染羽色象鳳凰爲屛風蓋也朝日謂春分拜日於東門外祀五帝謂四時迎氣于各郊祀五方天帝大次王臨御處小次王退息處孤卿天子之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自六卿加命者也有邦事謂有王事則掌次爲張設幕案也凡喪王張帟三重謂先王之柩嗣王襲經東序之次皆用帟其制小諸侯以下謂奔王喪者士以下無張檀弓云君於士有賜帟賜乃有也旅幕助祭羣臣所居之次尸次祭祀時尸在堂在室之次射謂天子與諸侯大射于郊賓射于朝皆六耦燕射于寢三耦皆有次弓矢在次內儀禮云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是也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府爲王治藏之長摠其入而分之諸府者也其職重故用下大夫自此至掌皮十一職皆財貨之司而大府與司會爲出入之長王飲食居處外財用最急君心荒于侈與羣小因緣爲姦亦惟財爲甚故冡宰兼領之後世宰相領度支儒者非之不知後世之失在別設宰相不在領度支也說詳天官用賈十六人以九貢內多方物必識物價者驗別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末）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九貢九賦見大宰職九功卽所謂九職貳副也大宰掌之大府副之凡九州萬民貢賦一切輸于大府以摠其入大府分授于內外諸府受而藏之用之也受藏之府卽玉府內府等受用之府卽外府職歲等貨寶玉之類故言藏賄粟帛之類故言用官府王朝三百六十官屬都鄙之吏三等采地羣臣凡有事須財用者皆于大府受式灋焉頒財謂大府摠其入量每歲各司經用之數分置各府以大宰九賦九式之法頒之關市之賦取于商旅百工者以待王膳羞衣服之用邦中之賦王城內外附近田稅以待賓客爲其取用便也四郊之賦王城百里外田稅以待芻秣之用謂之稍者稍給之也蓋秸藁薪芻之類近輸便也家削謂三百里大夫采地之賦以待大賞匪頒之用邦縣四百里卿采地之賦以待幣帛將享邦都五百里公采地之賦以待祭祀鬼神此三者以賦之貴賤爲用之輕重也山澤之賦虞衡之征以待喪紀棺椁茶蠶之類給馬幣餘之賦卽九職嬪婦園圃臣妾閒民之屬出者非正賦以供王之賜予邦國謂諸侯之九貢田賦外所貢各方物以待喪荒助給之用民閒之貢以備內外諸府庫正賦不足之用九式九貢經用有餘則以供王玩好苑囿器用之類凡邦之賦用摠言內外諸費取具謂皆于大府取備也

按天子富有四海其飲食衣服粟米布縷惟正之供

令以王之膳服取諸關市夫關市君子所謂操雜之征也是書以爲九賦第一則其流毒將有不可勝言者玩好喪志賢君恭儉屛之惟恐不遠元老慮國杜之惟恐不嚴況導其奢畱其餘財以供之豈周公之法與吳澄氏寧芟其文終不信其非周公之書曾是周公之書而受儒者之芟與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此大府所謂受藏之府也受大府所頒餘財專以供王玩好不在外用之數玩好貴玉故稱玉府工攻玉賈辨玉乾爲玉故屬天官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齋）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對）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好（去聲）賜共其貨賄

金玉玩好皆大府餘財所置兵如弓劒之類精良者也服玉冕旒弁璂之屬佩玉珩璜琚瑀之屬珠謂佩玉雜珠王將祭而齊則變食日三舉器用玉復衣裳始死招魂之衣裳不供于司服于玉府者死事屬北方從嚴凝之氣也角枕角爲枕以斂尸角柶角爲匕挑飯奉含者燕衣服褻衣也衽席臥席第簀同亦席也牀第牀上設第褻器清器虎子之屬合諸侯大會諸侯也珠槃玉敦享禮之器以珠玉飾之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特牲少牢盛黍稷皆用敦凡王所受獻金玉等物宜藏內府王取自用則收之王府不與內府待外用者同藏也文織帛之織文彩者

按天子以天下爲富不私藏財況金玉玩好不可衣食置官屬七十人聚而守之豈賢君抵璧投珠之意鄭解食玉謂王齋則食玉屑此承漢主服食之陋謂珠槃玉敦爲王者與諸侯歃血之用夫歃血豈先王之禮家語云臣與於君曰獻鄭謂王獻諸侯之金玉引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爲徵緣未知春秋耳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此亦受藏之府待外大用與王府供玩好者異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皆大府頒之內府受而藏之

良兵良器四方所貢或冬官百工所造四方諸侯朝聘所獻幣象齒犀虎等皮革皆由大府頒來內府入之王使適四方有齎幣往賜則內府供使者所應受之物奉以與之冢宰貳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即大宰職云凡邦之小治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是也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此大府所謂受用之府也主泉布入出待邦之百用曰外府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布即泉與錢通古者謂錢爲泉言流不竭也又謂之布言布散也共百物以泉致百物也凡有限數取用之法者即下文邦之小用也幣齎路費也軍旅以上財用大者各有經制外府但供其齎用小費耳賜予王恩賜

司會（古外反）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會算計也司會主計天下財賦經用出入之數爵中大夫重其任也是書詳于課吏而吏事先財用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皆大

宰掌其正小宰掌其貳司會又掌其貳以專考財用入出課百官之能否爲廢置也逆謂以成法按之九貢九賦九功九式皆掌之大宰九功即九職之功九貢出于諸侯司會如法致之九賦除邦中之賦餘皆田野賦多出田野據多者言之九功辨民職而後賦定故云民職之財用非九職別爲一賦如鄭說也貢自諸侯曰致賦徵于民曰令貢賦功式四者皆大宰治財用之法其典法則三者皆大宰治百官之法司會皆得掌之以其法考百官之百物財用朝廷曰官府國外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皆謂之

野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百物卽九貢九賦內之百物皆財用也書契文券也記載曰書合驗曰契戶籍曰版地形曰圖貳謂副大宰參參以彼此互互其同異如今人總撒較勘皆會計之法日成每日之數合日成月合月成歲月數曰要歲數曰會畧以致詳分以求合乆近異同不可隱而吏治情僞見乃告于冢宰廢置之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主會計之簿書司書掌之司會執以考之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

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九正卽九貢九賦之正供九事猶九功卽九職版戶籍也與土地之圖皆司書掌之知每歲入數按入以知出數百物工作所用材物竹木金錫之類卝敘其所用而稽其餘也幣謂幣餘支用有餘司會受之以付職幣待別用也上之用財謂王以下及冢宰六卿用財皆攷核于司會而司書書之以待考也羣吏之徵令謂凡徵收財賦如地官之閭師旅師等按數考其虧盈知其能否也凡收稅主者受數于司書收丑以歲入總要送于司會以副數送于司書冢宰掌邦治考羣吏司書皆與焉以吏治莫先于財用也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主財賦之入數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

以待邦之移用

辨其財用之物謂如貢賦等入各分別其所用官府都鄙之財卽物貳其數者大府有正數職內有副數以逆考邦國之用也蓋凡貢賦入大府者先由職內而大府總受以頒于諸府大府頒財下其令于諸府謂正令以其分受之數下于職內謂貳令職內受而書記歲終會計以所記入數迎合職歲與官府出數敘一歲有餘之財以轉給邦國之他用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主每歲用出之數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凡百官用財式灋歲有常數皆職歲掌之必于職歲受式灋而後得支取凡上之賜予職歲開列一歲應與之數以與職幣職幣掌之見下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收費用餘財變賣置幣以待王賞賜及小用賈四人辨物定值也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掌百官每歲費用常制以斂官府諸用財者之餘幣二句釋職幣之名振掌事者下職幣之事振收也凡當事者用財有餘皆職幣收之分別所餘之物奠定其錄書楬其數以告于王小用賜予即前職歲所授之敘

按大府以下九職皆財用之司一泉一布必互相鉤考關通會合而後得用其用也又設之官以錄其羡筭幾無遺策矣夫好利者人之情上之綜覈愈詳則下之侵漁愈巧役冗而費多筭之所得者不償其衆之所費故與其詳于法也寧詳于人得人則法不勞而理不得人徒恃法法即弊也得人而泥法人又烏得展其用哉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裘掌皮之長皮事莫重于裘故以名掌皮則其屬也古者幣重皮故槩財貨之後又裘為祀天之服故屬天官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廞（墐）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大裘裘不用表貴質也冬至祀天之服玉藻云大裘不裼是也中秋夏正八月鳥獸毛毨美澤故獻良善之裘于王百鳥新成秋始殺故王頒賜羽物于羣臣功裘工人所製供王頒賜者王與諸侯卿大夫射曰大射侯待也置物于彼待射也形似猴曰侯大射用皮侯布中棲皮為鵠王之侯虎皮諸侯熊皮王之卿

大夫以下豹皮皆取服猛之義諸侯自射能皮其鄉大夫以下皆用麋皮鵠大鳥侯中爲鵠鵠中爲正正用畫即鄉射記云天子白質諸侯赤質也廞言墐藏也死者生時所著裘墐藏之皮車以皮鞔車即革輅送葬用革車脩飾其皮使新也鄭註廞作興以裘爲偶衣車爲明器恐非

按大射禮侯之崇廣以射之遠近爲差大侯九十弓天子之侯道參侯七十弓諸侯之侯道干侯五十弓大夫以下之侯道五十弓之侯即麋侯又鄉射記云鄉侯道五十弓二寸以爲侯中侯中即鵠二五爲十

尺則是五十弓之侯鵠方一丈也又考工記云侯之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則是五十弓之侯高廣凡三丈以此推之諸侯之侯高廣三丈四尺天子之侯高廣二丈八尺三侯二侯皆自北而南同道連設各射其鵠詳大射禮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布侯畫虎豹鹿豕與此文異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說見上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爲氊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

毛存曰皮鳥獸毛至秋鮮澤故秋斂司裘中秋獻良裘以此去毛曰革操治經時至冬乃斂皮革皆俟乾至春乃獻也式灋每歲合用之式造作之灋百工用皮者冬官韋氏函人之類毳細毛邦事如掌次張氊案之類財齎猶財幣皮革可齎持曰齎與資通即財也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此宮中官之長故亦稱宰以下皆宮壼之司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基）衺（邪）展其功緒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

書記也記宮內百職名氏于版畫宮寢內外廬舍爲圖執版以稽所守之職按圖以知所居之地皆政令也稍食稟祿也人民凡在內之官吏家衆皆是六宮即六寢王有路寢燕寢小寢后亦如之王曰寢后曰宮皆后主之六者陰數之極故以稱宮非必王有六

寢后又有六宮象王如鄭說也陰教以女德教六宮爲嬪御者陰禮女親九嬪女官之長教諸宮嬪進御之禮者其屬卽九御也內宰以陰禮教九嬪使以婦職教九御嬪各有御爲屬從也二事謂絲枲大宰九職嬪婦治絲枲正其服服有常飾勿爲靡麗也奇衺治容善媚之類功緒卽女工大祭謂宗廟祫禘祼獻謂始祭尸入室王酌圭瓚獻尸后酌璋瓚從獻則內宰贊后瑤次王王爵王后爵瑤自祼後朝事至卒食王獻尸后皆以瑤爵從內宰贊如初正服如禕衣褕狄之類正位如房中尸內及阼后所立之位禮樂之儀謂凡行禮之節與樂聲容相應九嬪贊后薦王齍薦徹豆籩內宰亦助九嬪蓋內宰本教九嬪者也

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賓客謂諸侯朝見王燕饗祼獻后以瑤爵從內宰贊之王致賓客牢醴后亦有致禮內宰爲致之國有大喪內外羣臣服位各有等其羣臣婦則內宰佐后治之凡營建國邑前朝後市王立朝后立市象陰陽也次敘謂市居比連如地官司市次介次皆有官屬分泣肆行列出其度量齊民俗也淳作純幅廣曰純四長曰制古布帛廣四咫八寸曰咫是三尺二寸也制長丈八尺市成則祭以陰禮祭社神如俗謝土然

○按天地陰陽雖有相承之義其實一天一陽耳議禮者執配合之說謂宮內宜與大廷比王有六寢后有六宮王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后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王饗賓客后亦饗賓客王治羣臣后亦治命婦則是壹外之事后亦預矣至于營建何有于婦人朝市雖分南北市之囂雜甚于朝王立朝夫人立市于陰陽之義殊不相似彼其市次貨賄度量何預女主事而皆勞內宰爲陳設祭不請王而后以陰禮自主是何禮與詩云無非無儀女之貞也禮家動稱陰配陽小則牝雞鳴晨家道之索大則誨淫生戎嫪毐所以見殺呂雉武曌所以亡人國家也嗚呼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句）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同）稑（六）之種而獻之于王

北郊陰地王耕南郊后蠶北郊歲終獻功九御之屬獻絲枲二事之功布帛有大小絲縷有麤良因以爲賞罰正歲夏正月均稍食調度一歲之廩祿施其功事施一歲所當爲之職業憲猶示也北宮卽後宮示禁令于後宮約束守衛之人也上春猶早春農事貴早五穀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稑生其種以獻于王勸耕籍也鄭以爲傳類蕃孳之祥繫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內小臣掌王后之使令奄上士奄人爲上士卽小臣稱內以別于夏官小臣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擯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去聲）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命使令服后之命服位中宮朝位祭賓喪三事后在則內小臣爲擯傳辭詔后行禮九嬪隨后則相之諸內人從行則正之凡后受尸酢飲于房中有俎則內小臣徹之好事謂王后脩問四方親戚好令問勞卿大夫陰事幸御等事陰令召見嬪御等令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閽昏也門昏則閉皋門以內皆謂王宮天子中門有五延囿游觀之處不在宮中其門亦掌之閽人故別言之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王五門自外而內皋庫雉應路皆南向當國中謂中門鄭謂爲雉門居五門中然則云每門四人者豈一雉門與凶器送死明器之屬潛服潛形微服賊器盜賊之任器奇服非常見之服怪民踪跡可怪之人如此者皆禁不得入王宮內人婦人公器公家什物賓客遠方之使三者出入必有主者帥之無則幾察門夜漏盡則啓晝漏盡則閉若外內命夫命婦有急出入雖當其閉爲之闢也門庭當門前地燎地燭束葦灌蠟爇之以照昏也蹕止行人廟在中門外故閽者蹕之凡王燕賓客于寢饗于廟亦爲設門燎蹕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寺侍也正內正寢也凡內侍通稱寺人不必定奄春

秋傳晉寺人披自稱刑臣彼誠奄寺人也凡職用奄必著之此不言奄言閽寺有奄則用無奄則選士人端謹者充之故不定言奄總之周禮用奄止三十九人耳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王內人謂王宮中婦人女宮猶言宮女婦人之無夫而給事宮中者即內人之屬使役之女舊謂爲宮刑之女宮中婦非必盡罪人也有司謂世婦掌喪紀賓祭之事用女宮爲役故寺人帥而致之九嬪行禮則內宰內小臣相之世婦行禮則寺人佐之內人之禁令謂防範內人弔臨謂女宮從世婦出弔臨喪詔相謂詔相內人

內豎倍寺人之數

內豎出入王宮通內外使令豎童未冠故得出入王宮非定奄也奄則不必豎倍寺人數十人耳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內謂宮中外謂外廷王在宮而外廷有小事復則內豎傳之大事未可以豎傳也王后喪殯七月而葬遷柩朝廟內豎前蹕止行人褻器振飾頮沐之器遣車送葬之車載死者衣冠

按內小臣下四職處奄寺最善內小臣閽寺內豎之長爵止上士蓋奄宦之極貴無爲大夫者矣其官四人其史徒止十人其閽人每門不過四人其奉王內不過五人其內豎通令不過十人省之至也小臣用奄閽寺內豎不定奄凡成人端謹與童子忠愼者皆可充數誠不欲多近刑人以叢姦亦不欲刑無罪之人用之以傷仁也故五官之屬用奄止四十七人後世奄寺出入後宮動以萬計爵公卿上權倖人主漢唐之亡由此則是書之法百世可師也

九嬪

九嬪掌教九御之官蓋取諸舊宮人齒長而賢者充之曰嬪言其賢可賓也九陽數之極天子數用九後儒穿鑿爲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鄭玄解禮極其附會爲進御之法半月一週導侈誨淫大爲禮經之蠹而腐儒崇信可怪也設使古嬪婦御妻果有

此數既言九嬪世婦女御何獨不舉其數乎后則尊矣所謂三夫人者不可與九嬪并列乎九嬪之屬既云以時御于王所世婦女御豈獨不言御乎故知進御者九嬪之屬非九嬪也職事了然九嬪與世婦女御皆官職不言數取具官耳未限有無多寡也（[illegible]五）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凡祭祀贊玉齍（資）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九嬪教九御者婦學即德言容功婦以貞順爲德以靜默爲言以端莊爲容以絲枲爲功各帥其屬九嬪

各有屬以時昏進晨退也御侍也敘不陵越皆九嬪教也王所王寢所玉齍玉敦簠簋之類以盛黍稷后薦之九嬪贊之豆盛菹醢籩盛脯果亦后薦之九嬪代徹王大饗賓客后在九嬪從大喪后在亦帥內人敘哭以從

世婦

世婦勳舊世臣婦與春官世婦同秩此則居王宮內蓋冢宰以下六十三職卿大夫之妻官舍姓名皆在內宰版圖故屬天官鄭据昏義二十七世婦之說以爲王進御之數非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臨弔于卿大夫之喪

祭賓喪事謂中饋之事助王后之役摡拭也齍盛稻粢盛五穀曰粢在器曰齍女宮之具內羞糗餌粉餈之類弔臨卿大夫之喪王后使之往弔鄭云王使非也此卿大夫喪在內者內世婦弔之居內便也春官世婦掌內事達于外者外卿大夫之喪外世婦弔之居外便也

女御

御猶侍也女御宮中女侍者即所謂女宮也其職尤卑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掌御敘謂九御當夕者女御以敘奉之于王之燕寢不在后宮之夕也功事女功之事掌沐浴供湯物也翣形如扇持翣以蔽柩世婦以王后命出弔則使女御從或者以爲王之御妻豈有恩幸之女從世婦出弔供湯沐持柩翣者爲女宮之類甚明

按九嬪世婦女御本皆宮中有司非如昏義所云王后夫人以下衆妾之謂如以宮嬪私人齒于官府豈朝廷之禮嬖妾不以列庶官法至善也不言其數以少爲貴取備官耳古之王者宮禁清約內無怨女人情攸宜豈如後世宣淫敗度後宮千人幽恚而傷天和者與惟執政大臣得關其柄故無濫進溢額之弊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祝婦人善媚鬼神者供六宮之禱祀

按禱祀事本不經愚婦易惑尤爲厲階後世巫蠱之害誤于此不可用也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

招延請梗捍禦禬求福禳卻災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女史婦人曉文藝者亦以舊宮嬪及外婦充之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禮職謂諸禮儀后所當主者凡內治掌之內宰女史書而貳之以詔后逆內宮據其貳以考六宮也內令王后之令內史書以宣布于宮中以禮從謂執舊典從后使無違錯也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典婦功主內宮婦人絲枲之功工湅治之工賈辨絲枲貴賤者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婦式之灋女功之成法嬪婦九嬪世婦及所屬女御輩各有女功之事者齎資同布帛皆資財也始授功

絲麻有美惡辨而授之既成獻布帛有大小比而收之各書記其物以待上用頒之內府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主爲帛者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絲入九職所貢絲辨其物辨麤細也賈值也楬書記也他財貨出入必分官掌之惟絲藏出皆由典絲與功織造也頒絲織造以初入所楬物賈授之別精粗也獻功工人成縑帛來獻絲功精曰良祭祀之物謂衣裳冠冕之類白黑曰黼采色曰畫組綬也成采曰就喪紀之物衣衾巾縷之類絲線也纊綿也邦器帷幄旌旗之類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主爲布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

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緦朝服布十五升去其半六百縷也布細而疏曰紵麻枲麻草葛類齎資同卽麻縷布功麤與帛異曰苦功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掌宮中裁縫之事女御見前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翬）衣揄狄闕（屈）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天子袞衣九章九爲陽數之極后褘衣有六等六爲陰數之極一褘衣二揄狄三闕狄四鞠衣五展衣六緣衣褘煒通華采也鄭引爾雅作翬雉也刻畫繪爲五色素雉綴于玄衣之上也天子五冕一袞二鷩卽雉王后降一等故衣雉飛揚曰揄狄翟同卽雉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闕狄喪大記作屈狄栖伏曰屈褘狄有揄屈猶袞龍有升降也鞠菊通黃衣也展白衣也詩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瑳白貌緣鄭作褖黑衣也素紗以無文細縠爲單衣籠六衣上卽士昏

禮謂明衣詩謂衣錦褧衣衣錦尚絅是也外命婦卿大夫妻在外者內命婦居王宮在內宰版籍者命婦之服無褘狄自鞠衣以下凡三等鄭謂二王後與上公夫人褘衣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孤妻鞠衣卿大夫妻展衣士妻褖衣據春官六冕推之證以雜記當然耳后所與唯祭祀賓客九嬪世婦皆從后者凡命婦謂內外命婦卿大夫妻有事從后者司服皆供其禮服大喪之衰服亦供之后喪共衣服謂襲斂之衣服內具之物謂紛帨鞶袠之類從葬者按六服之制不可詳考鄭据爾雅謂揄作搖刻畫五

色青雉綴于青衣上刻雉不畫曰闕綴于赤衣上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鄭謂三月桑生鞠黃桑色雜記云下大夫襢衣卽展衣襢袒同單也鄭以展衣爲見賓客之服王后從王見賓客被無文單白衣何取乎緣衣据文當是緣飾之衣猶今衣之有邊襴者異于上五衣色純者耳鄭謂爲燕居與進御之服引大喪記士用稅衣稅作褖爲緣字之誤疏義謂褖黑色爲水水生金爲展衣白色鞠衣土色闕狄火色揄狄木色褘衣玄天色皆以臆鑿解未可据鄭謂素沙爲六衣之裏而雜記云復用素沙豈以衣裏復乎詩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謂展衣上加縐絺蒙之卽素沙也薄繪曰絺不但葛有絺書云絺繡葛豈可繡展與襢同單衣豈有裏又謂褘衣祀先王揄狄祀先公闕狄羣小祀因春官司服六冕鑿解皆難据三狄盡飾三衣亦必有物而今皆不可考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掌縫王及后衣服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馬）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役女御謂二奄役使女御縫線本女事喪宮中大小喪縫棺飾謂殯啓將葬縫棺上帷荒卽今棺罩見喪大記鄭註焉古本作馬馬以駕遣車縫絪被爲飾喪車曰柳柳旁障以方扇曰翣材以木爲骨縫彩衣于上柳言酉字從丣詩云維參與昴西方之宿日入之鄉爲昧谷因以名喪車鄭云古尚書昧谷作柳谷柳言聚也日入多彩色故聚飾曰柳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染帛爲五色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卜）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

　掌凡染事

染不言布天子衣帛也春日暄和宜曬洗絲帛待染夏日用丹朱染纁纁赤色應火氣也纁入黑成玄秋氣清爽乃大染五采曰夏禹貢羽畎夏狄翟羽五采也冬獻功染功成獻也

追（堆）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追冠名夏冠曰牟追一作毋追撮小之狀故婦入冠以名卽今髮髻追敦通雕刻也攻金之名副笄用金玉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首服上首服副非一之名凡物湊成皆曰副婦人首飾金玉珠翠攢簇故名鄭謂副言覆恐非編編緝亦金玉而簡于副次謂比次稀疏又簡于編追女冠通稱卽今假髮加于頂以受笄者也衡橫同長簪橫貫副上凡簪可通稱笄貴者用玉賤者用骨角以管追者髮也凡追用笄故女子加冠皆曰笄九嬪教九御者女宫之長外內命婦謂卿大夫妻冠服皆資于內以齊其制也喪紀之笄竹木爲之絰喪服首絰

按鄭因春官六冕以王后六服分配五等君夫人及內外命婦雖無明証猶似其以六服分配副編次衡

笄云三翟衣皆副鞠展衣皆編祿衣次惟副有衡編次皆笄卿大夫妻皆不得用衡衡與笄有縱橫大小而稱笄同詩云副笄六珈是副亦用笄卽衡也謂庶人妻無衡猶可謂卿大夫命婦笄而不衡何據又云外內命服非佐王后於其家行禮皆降引少牢主婦髲鬄特牲主婦纚笄爲証然何知髲鬄節次降于編纚笄非次降于次乎皆猜說大抵禮書多後人摸擬採輯鄭又採輯摸擬之所以多爲說而愈紛强附而愈不合讀者愛羊存焉可也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掌爲王及后以下屨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劬）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服屨禮服之屨複底曰舃禪底曰屨舃亦屨也周人禮服多用赤黑舃色專用之或王用赤舃象陽后用黑舃象陰與繶牙底接處以小繩綴其際爲飾王赤舃赤繶純象陽也后黑舃黃繶雜象陰也句絇通拘也以繩著舃頭爲鼻拘束行履也王與后舃絇用青象東方帝出之生氣也青黃赤黑四者四方之正色

故王與后吉屨用之白不用近凶周所勝色也素屨燕居單下之屨無繶句文采之飾葛屨當暑王后皆用命屨命服之屨亦赤黑二色青黃繶絇功屨貴人之屨文飾而攻緻散屨賤者之屨四時以宜服如士冠禮夏葛冬皮也

按本文義理不過如右所解而已鄭牽强附合謂王吉服九舃三赤白黑后吉服六舃三玄青赤舃飾南北相對如績之次屨飾西北相比如繡之次無端穿鑿卽其言可采亦鄭氏一家之禮與本文無涉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夏采大采禹貢徐州羽畎夏翟雉羽五色曰夏旌旂之綏與王后車服皆用之是職主招魂繫天官末者人死魂升天故復向西北乾方萬事有終天之道也

○按復事近迂濶專設一官當省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大喪王喪冕服王六冕之服復人初死氣絕持死者衣升屋西北面呼其名招使返也復必于死者生平有事之處廟與郊嘗奉祀鬼神所聚也大祖始祖廟七廟皆復大廟則夏采主之乘車王所乘郊祀玉輅綏綏同詩云淑旂綏章以旄牛尾注竿首建于車上

其狀綏然建綏不用旒變也

右天官之屬六十有三卿一人大夫十四人上士三十八人中士一百一十八人下士二百六十九人府七十五人史一百四十一人胥一百六十六人賈二十八人工二十人徒二千一百二十人奄二十七人女二百一十七人女奚六百五十二人閽二十人寺五人內豎十人以上通計三千八百二十一人外九嬪無數世婦無數女御無數

周禮完解卷二終

周禮完解卷三

郝敬　習

地官司徒第二

地官官象地也司主也徒民也以地象官而所司不專在地以民爲司而其官不專主民民以任地地以養民無土地則無以爲養無人民則無以立國故司民莫如地官也天道知始地道作成官莫尊于冢宰而事莫多于司徒冢宰與王爲體司徒併職爲臣冢宰之權莫大于詔王而師保亦司徒也莫急于財賦而泉府亦司徒也莫重于爵祿而司祿亦司徒也宗

伯掌禮而祭祀犧牲粢盛牧人牛人舂人饎人亦司徒也司馬掌征伐而伍兩卒旅徒役車輦金鼓門關亦司徒也司寇掌刑而司暴司稽亦司徒也至于司空國邑水土孰非地事昔唐虞命司空平水土命后稷教稼穡命司徒敷五教是書水土稼穡五教併委諸地官故五官惟司徒兼任責成所以爲地道而代有終也地官作成代終故冬官無職三時之事總役于地萬物冬藏百昌歸土故冬終也終則無始冬官司空空則無事苟冬月而水泉溢土膏動則地失其職故水土國邑不得不屬地官地官任水土國邑則

冬官欲自爲事不可得已故司空者考功而已然則司空不預地事而司馬又領職方何也司馬掌閫外者也司徒掌邦畿千里以內立國根本職方土方東漸西被之事必根本強固而後東征西討遠人可蕩平故司徒之職爲獨重管子作內政寄軍令此之謂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首五句解見天官辨方經野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以此設官分職地官所以繼天也古者以司徒教民而是書謂司徒爲地官何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地者萬物所以致養民得養而生得教而成生與成皆地故曰衣食足則生禮義逸居無教則近于禽獸養與教因司民者兼焉地官土德黃中通理柔順貞固厚德載物故尊莫如天親莫如地尊者分嚴親者情篤情篤則任重而事煩故五官惟司徒屬多而包舉冬官蓋水土和則物生土制水則教成富而教司徒所以爲安擾而兼事典也不富則不可教先教後養則失其養故冬官之職不待五官終而司徒先之貞起元艮成震藏冬于地所以承天而資春氣故謂之辨方正位也五官皆佐邦國獨司徒言安又言擾擾饒也富而教故饒豐多事故擾

教官之屬

教官卽大司徒屬謂小司徒以下職七十有八其人二萬七千五百有奇

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卿卽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徒之副中大夫以下遞相爲副說見大宰天子畿內附郭之地分爲六鄉大司徒主之故其副有鄉師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偉）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九州據司馬職方揚荊豫青兖雍幽冀幷禹貢九州有徐梁而無幽幷輪從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積土石曰山生竹木曰林流水曰川瀦水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

名物猶言名色辨山林等名物欲得土地虛實之數以封建國邑也邦國謂諸侯之國多寡之數如王制云畿外八州州二百一十國之類都鄙之數謂王畿内三等采地如王制云畿内九十三國之類畿疆皆界也王畿千里中置王城四面各五百里邦國都鄙各有畿界界上爲溝溝上封土以爲阻固國之中門外右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中門外左設宗廟宗廟門屏前設勝國社稷累垣爲壇曰壝邦國都鄙樹木爲社以主田事各因其地所宜木爲名如宜松則名松社之野之類

按土地封建正地官之職說者欲割土地之事以補司空然則安所稱地官乎今讀大司徒及其屬七十有八文義事理井然明備爲世儒紛更割裂遂不復足觀矣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圓）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夾）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羅上聲）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致祿則民興功

此言民生于地稟氣偏駁地官所以設教也會計也計土地生人物之等五氣發生于地山林爲木川澤爲水丘陵爲火墳衍爲金原隰爲土人物之生各有

所肖動物飛走之類植物草木之類毛物狐貉之類皁物橡栗之類皁房殼詩云旣方旣皁俗謂橡子爲皁斗之類木氣生人其形多毛而方毛者木象方者曲直之象鱗物魚龍之類膏物樹有膏脂者赦漆桐柏之類鄭以膏作櫜蓮芡之類宜水然此舉其氣類非謂遂種于水也水氣生人其形多黑而津黑水色津涎沫之類羽物翟雉之類覈物核同果核梅李之類火氣生人其形圓而長專圓同火旋繞故圓炎上故長介物龜鼈之類莢物皁莢之類金氣生人其形白而瘦晳白也瘠瘦也金堅稜故瘦臝物毛淺虎

豹之類、叢物、叢生荆棘之類、土氣生人、其形肥而短、庳短也、五物、即所謂五地之物、萬物不離五氣、五氣不離五地。含生之類、未有離地者、風氣不同、習尚亦異、地宜所以因俗宜民而設教也、禮莫重于祭祀、故以祀禮教民敬、莫重于男女、男主陽、陽勝則爭、射爲陽禮、以教讓、女主陰、陰勝則怨。昏爲陰禮、以教親、樂禮以教和、儀禮以教序、偷作偷、朝不及夕曰偷、急則偷、教安其俗、則寬舒而不偷、刑、儀範也、爲之儀範以教中、則有所檢束而不暴、誓、信誓也、教之盟誓以相憂恤、則有所結約而不懈怠、教之制度、使撙節。則不奢

侈而知足、教之職事、使世守、則有常業而不失職、爵賢者以教愼德、祿有功者以教立功、此司徒十二教也

按五地生物、似堪輿家言、司徒設教、實不以此、孟子述堯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天下古今通誼、教之大原、釋此不言、旁衍十二、及荒政保息本俗等法尨且踈矣、故是書多緯稗雜家之意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物、以蕃鳥獸、以毓（育）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

十二土、謂十二州之土、虞舜所肇也、名、地名、物、土宜、民宅、謂邑居、利害、謂高下向背寒煖各有所宜、得則利、失則害、毓、育同、任土事、治國邑、分田里也、壤、熟田也、知其種、如高宜黍、下宜稻之類、樹蓺、種植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土均、均天下之土、以平其賦也、五物、即上五地生物、九等、謂上中下三壤、因地肥磽、爲賦多寡、民職、即冢宰九職、地貢、即九貢、財賦、即九賦、壤正賦均、則天下

之政齊矣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土圭、以玉爲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午、樹表八尺、以圭量日景、尺五寸合者、其地即天地之中也、測土深、謂地深不可見、以土圭正日景測之、蓋地與星辰四游升降進退、不越三萬里、夏至地東南游萬五千里、

下降亦然秋分復正冬至西北游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春分復正大約日景每千里差一寸景尺五寸是地南戴日下一萬五千里爲地中心與天心相對也日南西者申明一尺五寸得中之善蓋地若大南近日則景比土圭短此南方氣多暑地若大北遠日則景比土圭長此北方氣多寒地若大東近日出則于日中時表景已偏東爲夕此東方木氣多風地若大西近日入則于日中時表景尚未正如日初昇曰朝此西方金氣多陰惟日中表景與土圭合無長短偏側乃爲地中天心地心會合不寒不暑四時之交

時雨時暘風雨之會二氣冲和百物阜安乃可建王國也畿界也累土爲封植木爲樹

按此條之說是書所爲造端也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皆指此以附會周公營洛之事謂王者建都地中外環九服內列郊遂都鄙如篇中所云皆緣飾堪輿伎方以爲經世要典其實迂誕不足信也昔者周公營洛爲東巡守朝諸侯均四方道里遠近非定爲王都也周自文武至幽厲世居西土成康盛時未嘗居洛至平王東遷而周遂衰矣地方六百里號令不行是書所稱畿內五等都邑畿外九服何嘗一試于用故是書非已成之規後人臆說耳卽如土圭之法夏至日地南游去天中一萬五千里得景一尺五寸則是二分之日地復正時表當無景何爲舍無景之表而又求諸一尺五寸之景乎吳澄氏篤信此書而于土圭地中之說亦不能掩其謬今錄其辯於左

吳澄氏云土圭之法不見于他經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于土中七年使成王居之夫成王未嘗與周公居洛也犬戎之難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王國王畿成王居之豈不謬乎若但測景求地中不居又

不得謂之王國王畿矣王居何必地中堯都平陽舜都蒲坂文王居鎬非地中也賈氏云五帝以降惟湯居亳得地中堯舜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岳內也周岐鎬處五岳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襲鄭說而愈失之堯舜文武若不施仁政于民雖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岳內卽能使政均天下平此陋儒之見也今潁川陽城世謂地中周公置表于此然則周公何不卽都陽城乃去營洛洛去陽城遠矣旣求地中又不以爲都何與又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

景朝多陰鄭氏云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若千里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日月麗天萬里同晷才去千里之間地中得正時東景已夕西景方朝若然是夏至之日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爲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爲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者皆當以晝爲夜以夜爲晝矣雖蠻夷之地窮日際月窟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仲宅嵎夷命羲叔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觀日景出入長短陰陽氣候偏正未聞四方日景之異如此又曰天地

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夫中國居天地中惟其外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而內爲中也蠻夷之地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在四夷之域廣輪自不同今但指中國內一洛邑以爲天地之合四時之交可乎謂營洛邑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里均則可謂天地必合于此四時必交于此無是理風雨會陰陽和在人君德應天心何如若但居洛邑以和陰陽會風雨空言耳蓋因周書召誥有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之云故文飾其說不知書云土中但謂道里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測景求地中書載營洛事甚詳豈得不言學者知成王未居洛則知地中之說爲非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上言建王畿此言建侯國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土圭測景之法每千里差一寸百里差一分假令封上公地五百里于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晝漏半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于南畔亦立八尺之表得四寸五分

比北減五分一分百里五分則五百里以封公減四分則四百里以封侯減三分則三百里以封伯減二分則二百里以封子減一分則一百里以封男是謂土其地而制其域其食者半謂所自入爲養者公僅二百五十里其餘則爲陵麓城郭不耕之地及境內名山大川不以封者及所納貢王田共居半故公所自食纔得半侯地四百里實食一百三十三里有奇伯地三百里實食一百里子二百里實食五十里男一百里實食二十五里

按此條封建之制與孟子王制相矛盾孟子云天子

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與孟子合論語子路冉有論爲邦子路居千乘夫子哂之冉求謙居六七十里與五六十里可知千乘即公侯百里六七十里即伯五六十里即子男皆未有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之說曾子論人才云可以寄百里之命亦甚言其大國大無過百里孟子云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方百里戰國時魯地方五百里孟子謂有王者起魯在所損其言甚明確且云此大畧其詳不可得聞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向使周室封國果如是書所云孟子安得不聞其大畧明

白易曉者如此尚得不信乎是書所言蓋戰國以來處士臆見狹小先王封建如上公地百里除山川林麓城郭街巷三分去一卿大夫士百官之廪祿朝覲會同宗廟祭祀賓客喪紀等費一切取給又九貢九賦歲有常征皆在百里內誠若有不足者蓋先王之世分田雖少取下有制故諸侯無貧寡之患後世無名之斂日益而地有限于是有不共不享之國相兼相併之謀議者歸咎封建太狹乃酌爲五百里四百里等制視先王之數不無大增而視七王吞併亦爲省矣故儒者謂周禮眞周公之法夫周室封建自武

王始武王甫崩公與幼主輒取先王成命紛更已爲非禮況增地數倍勢必併國四五而爲一又將何地以處受併之國其無此事明矣鄭氏疑其言與孟子不合曲爲解云所食之外皆爲附庸今以公地五百里半爲附庸則是一公五附庸天下附庸國當數倍公侯矣二百五十里是孟子所謂子男之國五也與所謂不能五十里爲附庸者不合餘倣此推之皆非也鄭又謂食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公之地一易侯伯之地再易子男之地三易夫壤有三則春種秋成則一未聞有閒一歲再歲至三歲始一成者三易之說

亦自此書杜撰若有之則公侯伯子男皆當兼有如鄭說是天下一易地盡以封公再易地盡以封侯伯三易不堪之地盡以封子男而不易之善地五諸侯曾不得尺寸焉豈理也哉鄭又謂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五經家說合則是子男四之一者謂實在可耕之田也與前所謂三易之說又自相背矣四之一爲田則四之三皆山林城邑等地是何子男之國獨田少而山林等地偏多乎皆難强通昔人謂之瀆亂不驗誠然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

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

上言建侯國此言造畿內都鄙之法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有三等皆在王畿郊遂二百里之外三百里爲稍地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稍爲家邑大夫之采地縣爲小都卿之采地都爲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親者在大都疏者在小都與家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王制云畿內九十三國即此三等之國邑也皆所謂都鄙之制各有地域各爲封溝別之以其室數制之謂室在城田在野因城內居室之數爲野外丘甸之制王制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參相得是也不易之地地本膏腴不治自成者易治也孟子云易其田疇凡田肥美者不勞而治故曰不易一易者功倍再易者功兩倍三易者功三倍今之下地有三耕三糞然後熟者是也以上田家百晦爲率中田倍與下田再倍與肥者分少瘠者分多也分地職即冢宰九職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之類奠定也定地守

如左傳晏子云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之類制地貢即大宰九賦九貢頒職事須官司所職掌之事待政令待徵收也

按鄭解不易再易三易爲間一歲或二三歲一種以休土力非也田一歲不種則荒再歲三歲不種則鞠爲茂草矣或者以代田法解之代田半壠半畝更番而種無地不可爲何分一易再易三易本謂中田二百晦下田三百晦乃可敵上田百晦以多補瘠其實非也蓋肥磽厚薄無地無之豈一都一邑肥者全肥瘠者全瘠而盡以分一家一夫乎既云八家同井又以多寡三等爲差則中地一井纔四家下地一井纔三家然則丘甸之法亦亂矣地既磽瘠雖多無補人力不給同爲曠土豈法之善乎大抵是書詳于剗弊而弊乃愈甚皆此類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晒）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荒政救荒之政年飢民散故有政以聚之散利賑貸弛力省興作舍禁公山澤去幾通關市眚禮殺繁費

殺哀節喪紀蕃樂多爲歡娛多昏使夫婦相守索鬼神禳凶災除盜賊防剽掠也

按蕃樂以聚民本迂鄭作藩蔽樂器尤迂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保愛使蕃息無親曰窮無財曰貧振收也恤憐也疾殘廢者寬免役也安富民富者不專責之使保其富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本俗因民俗也緣俗則民安六者皆所謂因民而治不革其故生有宮室死有墳墓民莫不欲其美而聚也兄弟謂昏姻聯相親也師儒儒爲人師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聯師儒同學也聯朋友同業也同衣服不違俗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解見大宰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比閭族黨州鄉各有長使其長使卽上云各以教其所治民也保保任不爲非五比二十五家受有事相寄託四閭百家百家聚族多五服之親有葬則相助五族五百家有急則相救五黨二千五百家有凶荒則相賙五州萬二千五百家有賢才則相賓禮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

有二曰服事

此與大宰九職相通天官掌之而地官頒行之天施地生富而後教足國安民之要莫大于此地官所以獨重也稼穡卽三農生九穀樹蓺卽園圃毓草木作材卽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卽藪牧養蕃鳥獸飭材卽百工化飭百材通財卽商賈阜通貨賄化材卽嬪婦化治絲枲斂材卽臣妾聚斂疏材生材卽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無業而營與作飭化斂者同有事故曰生材學藝學道藝者世事四民各守世業服事服勤公家之事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因）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三物猶言三事卽德行藝也興起也鄉大夫以三事教民旣成賢能者賓禮作興之德道得于心行躬行藝材能明曰知愛曰仁通曰聖宜曰義直曰忠順曰和六者皆道得于心子順曰孝弟恭曰友親九族曰睦親外親曰婣相信曰任相憂曰恤六者德徵于行禮儀容樂聲音射弓矢御車馬書文字數計算鄭謂五禮天宗伯之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一曰白矢謂矢貫侯見其鏃白二曰參連謂前放一矢後三矢相連續三曰剡注謂羽高鏃低其去如削剡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敢並立讓君退尺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儀五御一曰鳴和鸞和在軾鸞在衡皆鈴也二曰逐水曲謂車行如水順曲而流三曰過君表詩毛傳謂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也四曰舞交衢謂車在交道旋應舞節五曰逐禽左謂田車逆驅禽歜使左當君以射六書許氏說文一曰象形如日月之類二曰會意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類三曰轉注如令長之類四曰處事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五曰假借如能豪之類一字兩用六曰諧聲如江河之類以形合聲九數據九章算法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三曰差分以御貴賤稟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圓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刑以弼教糾約束也六刑者六行之反德藝或限于材質六行秉彛人皆可能而自暴棄故刑以糾之造訛言以惑衆挾左道以亂政二者尤民行所以壞故並刑爲八

按造言亂民二種之刑用之不善卽申商之令誹謗妖言之法由斯作偏先王立木求謗豈有造言之禁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五禮卽五典六樂卽六律民多詐僞則機變巧佞似中非中民多情慾則荒淫流蕩似和非和故防僞以教中防情以教和訟成刑曰獄獄未成曰訟鄭謂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未然有地治者鄉州及都鄙等官

與猶使也聽其訟斷其獄附麗也士獄官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歲終則令

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五帝五方天神坤爲牛故地官奉之奉牛牲國語所謂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先全烝然後豚解而腥之曰肆脩道平治道路委積薪米之類少曰委多曰積六鄉王畿百里內分爲六鄉引輓柩車之索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相代紼卽引在道曰引在棺曰紼樹旗爲表期民于下衆至而弊後者誅所謂治其政令也大故王喪及寇兵也致萬民于王門備非常也節謂旌節行道通關用以爲信無節不得行見掌節職

大荒年飢大札疫死移民以口就食通財移粟就民歲終周十二月教官司徒之屬正治整飭文書致事上計簿也正歲建寅之月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小司徒職見大司徒國中謂王城四郊謂六鄉百里內都鄙兼采地夫家長家一夫之家九比上中下三等各三爲九比檢校也貴者免役賤者供役強壯者施之老幼廢疾者舍之施猶加舍釋通免也論語云

勿施勞君子不施其親鄭作弛非也飲食如鄉飲酒族食之類禁令謂皆有制度不使違越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比灋卽上九比登登簿籍衆寡謂夫家之數六畜謂民家所畜六牲駕牛馬曰車人挽行曰輦皆任載之具辨其物謂辨其財用之物歲時謂每歲四時貧富消長鄉大夫以數入于小司徒施政教行徵令皆兼鄉遂大比謂簡閱天下戶口之數比要謂諸侯所獻

戶籍

按鄉大夫以六卿領六鄉其秩尊于小司徒而小司徒則中大夫頒其法于六鄉以徵其比要于政體不倒行乎戶口多寡不可不稽然而生死消長旦夕不侔以至六畜車輦新故之數欲一一搜括登記四時稽比無論煩瑣勞碌勢不可行就使必行閭閻騷擾殆無寧日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孰是書用之誤蒼生多矣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卒伍者軍衆之通稱百人爲卒五人爲伍用卽下文軍旅田役追胥之用五人爲伍下皆因民制兵之法民有比閭族黨州鄉卽兵之伍兩卒旅軍師民出爲兵家各一人五家爲比則五人爲伍五比爲閭則五伍爲兩由此以至軍師二千五百家爲州卽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卽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起軍旅謂征伐作田役謂田獵工役追胥謂逐捕寇盜令貢賦謂按伍兩之法稽夫家之數以徵令貢賦則無隱漏之敝矣

按軍旅之政大司馬事司徒會而用之卽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藏器于無形也然是書之法一家授地不過百畮以養六七人雖有豐年輸稅供器之餘僅取餬口歲時烝嘗吉凶慶弔費且不給則古之爲民者無千指之家無二頃之田亦甚貧寡矣倉卒有急比屋索賦冒死從征雖父母妻子四五人必責一人往如采薇出車三年而後得返伍伍相仍無一家得免者然則古之爲民豈不艱難貧苦十倍後世乎後世貧者無田亦無役富者兼併亦無隱漏兵雖勞苦而官有厚廩民雖輸賦而家無遠役然則古今之法孰得孰失好信者未可全是古而非今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均土地授田也稽人民因土地以計民家可任不可任之數以爲徒役之例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上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授下田所養者少也任謂强壯可任用者三五二人皆除家長以家衆男女强弱半計之上地家七人除家長餘六人可任者半則

三人也中地家六人除家長餘五人可任者半則二人半也不得言半人故併二家言五下地家五人除家長餘四人可任者半則二人也凡軍旅工役家出可任者一人餘爲羡閒之卒惟田獵與追捕盜賊則一家可任者並出

按天下神器不可挾術用智數米揀髮而望其必理也數天下之民以授之地計天下之家以數其人若是書所云雖十室之邑不可理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今欲計夫家以均土地七人上地六人中地五人下地不惟家與地錯難齊生齒盈虛亦何常假

令上地一家七口遇凶札流亡僅存一二則所受地又當改置紛紛日亦不足管仲霸齊句踐報吳商鞅强秦欲速見小苟且而爲此非蕩平遠畧也分田制里欲勿擾之耳今雖百口之家一人遠出一家倚閭況家止數口壯丁不過二三以耕耘不足又責一人往役愚深惟斯時爲斯民者之貧且苦也而執以爲周公良法豈智愚之見遠不相及邪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用衆庶卽用六鄉之衆致民謂招集衆民餘子謂

卿大夫之子有事則入守王宮

按起徒役用衆庶皆掌之司徒司馬雖專征伐而不得徵調雖用兵而不得養士其簡閱練習輜重餽餉盡屬司徒地官所以兼民事也世儒欲改屬司空非作者本意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此言授田之法由鄉遂至都鄙邦國皆因古井田衍其制自一井九夫推至萬夫也半步爲武二武爲步

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九爲井井共九區則是寬一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四方一里縱横界爲三段其形如井井九區區百畮每夫受田一區故曰九夫爲井四井方二里爲邑四邑方四里內開方成十六井爲丘四丘方八里內開方六十四井爲甸四甸方十六里內開方二百五十六井爲縣四縣方三十二里內開方一千二十四井爲都必以四加者方則必四止于都者都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則萬家之地三十里也詩云十千維耦終三十里由此推之四海九州之田皆可知牧謂隰皐水草之地以牧養六畜者也有

可耕之田必求可牧之地六畜有所養然後不傷稼穡故有井必有牧古井地非必盡相連屬衍沃則爲井隰皐則爲牧丘陵亦可牧也任地事謂任民以耕治之事令貢賦謂使之納貢稅出軍賦凡稅斂之事通邦國都鄙皆小司徒掌之分地域謂分鄉遂都鄙邦國辨其守謂虞衡之屬施其職謂九職任民平其政謂正其貢賦

按鄭謂牧卽井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蓋因大司徒造都鄙制地有一易再易三易春秋傳云井衍沃牧隰皐遂謂牧爲隰皐率二牧當一井引左傳夏少康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爲徵夫旅之爲五百家與成之爲百井皆後世創立名法夏后氏五十而貢未言井也何爲以二牧當之少康有衆五百人有田百井非謂卽以五百人分百井之地也豈可遂爲二牧當一井之徵小司徒貳大司徒治六鄉此正六鄉事鄭因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以此專爲都鄙世儒乃謂鄉遂用貢十夫有溝都鄙用助八家同井不知孟子之言爲用助者通變非謂井但行于都鄙不可行于國中也國中城郭園囿宮室街巷錯不可井故但十分稅一如寬閒可井未嘗不井野外平曠用助若遇險阨什一自賦又何不可此古井牧所以旁行不滯也是書搴倣古制局于名法已失之瑣鄭固執附會不察理之是非與勢之可否夫九州獨中原地平衍亦未有延袤數百里不少高下參差者少參差卽溝洫深淺不可通濟欲如所謂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若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川澮相連千里無礙盡四海之地不得一而必曰都鄙盡用助所以井牧爲畫餅而終不可行也然先王所以必欲井其地何也此均田制賦易簡良法一里一井則

地易分一區百畮則田易辨中公外私則賦易清國有大小地有遠近惟井則分田制祿可坐定一夫一區則民皆受地卽一夫力能兼數區而區定夫終不可隱九夫共一井則地皆任民卽一井不必具九夫而田定賦亦終不可缺故正經界制穀祿莫如井而行井則貴相地輔之以貢然後可通行如是書比閭族黨以編其居卽井邑丘甸以聯其田必使遠邇無閒鄉遂全貢都縣全助如鄭之尺寸比擬四尺爲溝八尺爲洫丈六爲澮四里一丘八里一甸十六里一縣三十二里一小都六十四里一大都甸四面加一

里爲溝洫以合十里之成四甸方二十里爲縣四縣方四十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澮共方百里成同而後井田之法備如是則必有百里平地如掌者然後可試此法宜乎井牧爲絕跡矣縣之爲名取繫屬春秋楚滅陳以爲縣秦漢邑屬州郡者皆曰縣周禮成于後世故襲稱如王制稱畿內爲天子之縣漢書稱郡邑吏爲縣官之類鄭註禮記謂縣爲夏世王畿名以周禮爲古也禹貢具在未聞夏后氏有縣名者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

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小祭祀謂祭山川社稷之類羞肆見大司徒小賓客謂諸侯之使大軍旅謂天子親征小司徒帥六鄉之衆而致之于大司徒小軍旅謂命將出師巡役巡視工役皆小司徒治其政令大喪帥六鄉之衆供引窆復土之役政教謂造作之法建邦國謂分封諸侯世儒以掌營國邑爲司空若此文爲地官事甚明豈得謂錯簡乎民訟地訟謂田連井牧居連比閭有事相訟按地比而知遠近親疎之故爭地相訟閱地圖而知疆界侵越之由屬官地官之屬日計曰成考其爲治之計簿而行誅賞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各正治其簿書而致其所治之事正歲以下解見前六鄉四郊之吏比長閭胥之屬夫屋猶夫家主家長曰夫合家衆曰屋鄭謂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

任附會六鄉用貢之說攷夫屋攷其新故死徙之數六畜兵器皆夫屋所有待政令聽賦役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旣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

鄉師職見大司徒下大夫四人分治六鄉故各掌所治國比卽小司徒九比之法鄉師佐之可任卽上中下地家三等可任之人施舍見前大役大興作至至

役所民出州里既至役各州里官記所作功謂之月要以入于鄉師以司空造作之法攷之逆猶按也按以司空程法不中者誅罰之凡邦事凡功役之事令秩敘謂功有大小用人多寡有常序皆鄉師令作令猶使也作猶爲也

按鄉師以司徒之貳考司空之辟則司空主考功而司徒本兼司空甚明豈爲錯簡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局）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柩）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羞牛牲佐大司徒羞其肆也蒩苴同藉也士虞禮束茅長五寸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等祭于苴駕牛馬曰輂以載輜重人輓曰輦以載器用纛翿通羽幢匠師木工之長匶柩同天子之柩六引六鄉千人銜枚引之鄉師執纛與匠師却行柩前指揮衆役下棺于壙曰窆天子窆用六綍木爲豐碑四面置鹿盧縣棺而下匠師用斧鄉師執以相助

按匠師窆棺與下稽鄉器宜司空事而鄉師皆主之原非錯簡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田灋謂人徒及所當用之器畫熊虎曰旗軍中用之示服猛也以司徒之大旗招集衆庶明司徒招之也陳謂軍陣行列有前後左右各以方色旗別之所謂物也有六鄉之衆有公邑之衆各辨別爲陣屯聚也陣有前後各爲屯聚巡視其不用命者戮之田以習戎故用軍法講武畢從禽有爭禽訟者鄉師斷之不必詔之司徒也

按四時田事卽六鄉之衆大司徒所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民用小司徒伍兩卒旅軍師之法致之以爲兵因四時田獵簡閱教習齊以軍法此管仲寄軍令之術尋常田獵未有殺人者而皆掌自司徒所謂內政也鄭氏謂爲周公致太平之書曾有太平之書而以田獵殺人者乎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四時徵令有常謂每歲常行如月令孟春則命脩封疆之類歲時每歲隨時非限四時也巡行視也歲終周十二月攷六鄉吏治以告王與冢宰廢置蓋鄉師爲地官之考也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正歲謂建寅之正月鄉器謂一鄉所供吉凶禮樂之器每歲六鄉行禮所需器用歲首稽驗使預備也五家爲比供吉凶二禮之衣服二十五家爲閭供祭器籩豆之屬百家爲族供喪器夷牀蜃車之屬大司徒職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故令供喪器二百五十家爲黨黨有序序者射也故令供射器如侯楅豐中之屬二千五百家爲州三歲鄉貢士州長舉之鄉大夫爲鄉飲酒禮賓之故州供賓器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卽比閭族黨州之總吉凶禮樂之器卽吉凶祭喪射賓之器禮必有樂琴瑟鐘鼓之類皆鄉師稽攷之

按此卽今世官府取辦坊里之濫觴官取一則吏胥取二吏胥索之坊里坊里索之小戶坊里之費三而小戶之費十矣據是書取民之法不爲不密主財之途不爲不嚴制用之術不爲不詳而吉凶禮樂之器又以頒費小民民家一夫受田百畮有賦有貢有役爲有餘力以勝六司之徵求比長徵衣服閭胥徵祭器族師徵喪器黨正徵射器州長徵賓器鄉師徵吉凶禮樂之器民雖剝膚不能償此孟子云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曾是以爲周公之法與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鄉師者大司徒之考也攷教攷州長黨正以下諸屬吏教民之勤惰察辭察諸吏之言辭辨其賢否稽器稽其材器所宜用展事展視其行事之實蹟上善者賞之極惡者誅之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司徒主民事以編戶聽民爲首務故其屬首鄉老王畿近郊百里分爲六鄉三公統之老者尊長之稱公卽鄉老每二鄉一公三公統六鄉鄉大夫鄉老之貳卿卽鄉大夫

按是書官莫要于司徒事莫急于聽民故六官則置六鄉是冢宰司徒以下六官分領六鄉也鄉各五州州以中大夫一人領之六鄉三十州凡中大夫三十

人州五黨黨一下大夫領之凡下大夫一百五十人黨五族每族上士一人領之凡上士七百五十人族四閭每閭中士一人領之凡中士三千人閭五比每比下士一人領之共下士一萬五千人王制云天子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已爲多矣今鄉老一職遞相副貳至大夫百五十人上中下士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人而六官之屬尚不與以取諸廷臣不足以除自民閒太宂其何位以處之何祿以分之行此法也奚啻後世權褪盌脫之爲濫而已乎據是書六官之上無三公今所稱鄉老或卽後世所謂三老取諸鄉

薦紳之有齒德者而重其禮以爲公與故不敘其職事而所謂鄉大夫者職事皆奉法于司徒則非冢宰以下六卿可知亦抑有虛名而無爵秩者與而鄭氏皆以爲命官夫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官居民五之一五家爲比而占天子命士一人甚無謂也六鄉旣爾六遂復然王畿旣爾侯國復然官多于牛毛令密于繭絲豈周公之禮蓋作者欲寄軍令于內政什伍相維以馭其民假公卿大夫上中下士虛名以寓節制使平居指臂相使主帥偏裨尊卑上下之分定卽倉卒應變皆素練之兵矣殆世儒所謂桓文之節制者與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鄉大夫職見上六鄉分六鄉故曰各掌其鄉正月周正建子之月教灋謂大司徒十二教等法鄉吏謂州長以至比長德行道藝卽鄉三物登謂書記夫家一

夫家男女也國中王城野外都鄙七尺年二十六尺年十五國中役繁故遲賦早免之都鄙事簡故早賦遲免之鄭謂復多復少恐非征謂力役之征舍謂免役入其書謂征與舍皆登書以入于大司徒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賢謂有德行能謂精六藝衆寡不齊之稱指鄉州黨族之人共相與尊禮賢能以鄉飲酒禮禮而賓之厥

明禮賓明日王再拜受重得賢也天府春官之屬掌祖廟之寳藏登其書于天府實書也內史亦春官之屬掌王策命貳之謂藏其賢書之副待王命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退謂進獻書于朝旣退而以射詢于鄉蓋因賓興以勸勉衆人射本武事先王文之以禮樂爲鄉射禮以教鄉人五物卽和容等五詢衆庶謂鄉人衆多問其能是五物者進而與之射五物始終皆禮樂之事而主皮居中蓋射以禮樂始終也和謂器宇冲和容謂禮度從容皮謂侯中棲皮爲鵠主中也主皮謂中而貫革巧力全也和容之容與頌通樂歌也射有工歌如騶虞采蘋之類歌一節發一矢矢與歌應曰和頌興動也舞舞蹈樂容也升降揖讓比耦履物執弓挾矢動與舞應曰興舞卽春官大司樂云詔諸侯以弓矢舞也興賢興能因民舉之出長入治爲民用之無非以民耳出長謂離稠伍升爲長入治入鄉治事此司徒所以賓興教民之意

按鄭以五物當鄉三物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興舞當六藝之射禮樂甚牽强此言射耳與三物十八事何預又謂庶人射無侯故主皮鄉射鄉大夫爲主以爵則天子之卿射豈得無侯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句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會政致事謂各會計其政而致其所治之事攷灋考求法度憲示也所治謂州長以至比長治事之處國大詢卽小司寇職詢國危國遷等于外朝是時鄉大夫各帥六鄉衆寡之人各致所謀于朝守閭守二十五家之巷門凡命使必有旌節爲信以輔其令然後守閭者通之無旌節稱令者守閭止之妨姦盜也

按守閭無旌節不通行人此亦亂世嚴密之綱非宜民之政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

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州長中大夫職見鄉老六鄉共三十州故曰各掌其州教治教其所治之民政令所以輔教正月周正月吉月朔屬聚衆讀灋讀一歲政令及司徒十二教聚民宣誦使知警省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春秋州社正歲也歲時謂每歲常期祭州社謂春祈年秋報成以禮會民射以鄉飲酒禮會射大祭祀謂祭州社稷大喪謂王喪涖事治事作民起徒役師征伐田蒐狩行巡守役功作帥師各州之衆二千五百人致

之鄉大夫與司徒掌其戒令賞罰州長自領其民卽爲師帥以軍令行之會其州之政令謂考課黨正以下正歲建寅之正月廢興猶黜陟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迎）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黨正下大夫職見鄉老六鄉凡一百五十黨故云各掌孟月吉日四時孟月朔讀灋見上禜言營也營治神壇曰禜春秋傳水旱癘疫不時於是乎禜之祭禜則亦如四孟吉日讀邦灋黨正一歲七讀灋四孟吉日春秋祭禜正歲也索鬼神之祭歲終大蜡也周禮以建亥之月以禮屬民以鄉飲酒禮合民也序黨學齒位長幼坐立之次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侍立之類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壹命謂初受天子命爲下士者再命天子中士三命天子上士齒于鄉在同鄉中人猶得與序齒若異鄉則別席而坐不論長幼再命又貴惟同姓父族得與序齒雖同鄉亦別席而坐三命愈貴雖父族亦別席而坐四命以上尤可知

按作者意以鄉人不知朝廷之尊故雖一命亦使得伸于鄉然非先王厚人倫重鄉黨之意天子之子入大學與士齒君我者猶若是而況一命再命之士不然何取于鄉飲酒禮爲也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會其黨政謂攷課族師以下治功也致事致其吏事于鄉大夫書其道德行藝待三年賓興也校量其夫

家衆寡貧富消長之數爲比要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蒲）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族師上士也職見鄉老六鄉七百五十族故云各掌其族月吉每月朔族百家一校學者卒爲每月初屬族人讀邦灋是一歲十二讀法多于黨也讀法之日卽詢衆論有德行藝者書記以待三年賓興酺言醵（覺）也合出錢飲酒曰醵禮器云周旅酬六尸其猶醵

與明堂禮乃命國醵漢法賜大酺卽醵也百家之衆春秋合錢祭社因共飲酒鄭謂酺爲人物災害之神又作步爲馬神誕也如之謂以祭酺時讀法書賢能邦比之法卽小司徒以九比稽國中都鄙夫家衆寡財用等事也

按夫家衆寡貴賤老幼六畜車輦之數事至瑣而督責甚煩小司徒比之鄉師比之鄉大夫歲時又比之黨正歲時又比之族師帥四閭之吏又比之閭胥又比之吏有多門民惟一而已千夫牧羊其無擾乎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此節蓋內政軍令之要術特于此發之者軍法五五相聯自比至鄉獨族以四閭爲限疑于不相聯屬故于此明之非獨族有聯耳自一比以至八閭皆聯則推至黨州鄉皆聯可知族卽卒自一卒推至于旅師軍皆聯又可知十家爲聯則五家非自爲比也十人爲聯則五人非自爲伍也八閭爲聯則四閭非自爲

族也在鄉則計家在軍則計人在鄉爲比在軍爲伍每家出一人故五家爲五人十家爲十人錯舉而言見內政軍令相因也相保保不爲非相受相寄託也刑及賞共卽連坐之法邦職卽任民九職使各守生業役國事卽師田等役相葬埋謂平居死喪相賻軍中陣亡相收卹也合其卒伍以下皆詳言軍政帥而至者閭之長卽百夫之帥也

按是書之要歸于富强而主名法詳于名法者以求爲富强也故天官六十財用是急地官六十簡閱爲先比閭族黨州鄉之民伍兩卒旅軍師之兵夫家衆

家六畜車輦之數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官皆以內政寓軍令而已管仲霸齊商君强秦皆是物也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旣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光）撻罰之事

閭胥中士也職見鄉老六鄉凡三千閭故云各掌其閭徵令徵發使令春秋祭祀祭社也役政公家之役喪紀國有大喪數謂所用人數每有事聚衆輒讀法則閭讀法尤多于族也敬敏任恤者德行之士書以備賓與也凡事謂二十五家之中有過失之事當罰治者閭師掌其比觵觵同酒器角爲之以罰失禮者撻猶扑也書云撻以記之又云扑作教刑二者皆罰事所以教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納）之

比長下士職見鄉老六鄉凡一萬五千比故云各掌其比比凡五家相受猶相連相和親相親睦也奇衺爲諸不法事相及相累也徙遷居也于國中自外遷居城中及郊自城遷居郊外皆近也則比長從行親授其人于所遷地之吏使入籍明非逋逃也若徙于他鄉異國則與之旌節爲信而行若近徙無授遠徙無節是逋逃也所過呵問之聽其圜土內之圜土築土爲城以拘罪人圜象天示仁也

按王者清平之世萬里如家何界障隔塞之有雖有門關之設以待暴客備非常豈以防吾平居之民往來移徙之衆今旣爲什伍以連之又使之相授相及以維束之其有不便求徙者又要之以旌節責之以授受不如約者中道執而囚之民生此時如釜魚籠鳥豈熙皥之天化國之日讀者耳食爲周公之法誤天下後世多矣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累土曰封封人掌封國之事故屬地官夫鄉大夫諸職者鄉大夫諸職掌人民封人掌社稷也孟子云民爲重社稷次之其掌牛牲何也易卦坤爲牛五行家丑爲牛牛土獸故封人兼之或謂封人當屬春官又謂當移補司空夫司徒主人民地官主土地同也孫叔敖城郢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封人屬地官舊矣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俾）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福）衡置其絼（雉）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王有三社三稷皆封人設為壝累土為圍曰壝畿王畿畿界也封土為界而種樹于其上也凡封國封諸侯之國都邑之封謂封王畿內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也社稷之職謂與守壇壝之人皆封人令之飾牛牲刷治精潔也楅衡橫木牛角楅持以止觸也絼紖也以繩著牛鼻牽之水槀猶水草以飼牛鄭謂將殺牛洗以水藉以槀歌舞牲謂君親牽牲入廟封人歌舞云博碩肥腯以歆神也毛炮爓去毛炮之供薦羞也大盟謂大會同天子與諸侯盟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金鼓之事屬司徒何也鼓以齊衆樂記云鼓鼙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故三軍之衆將親持鼓司徒教衆鼓舞為先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

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賁）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對）和鼓以金鐲（濁）節鼓以金鐃（宋）止鼓以金鐸通鼓凡祭百物之神鼓兵舞帗（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戚）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六鼓雷靈路鼖鼛晉六也四金錞鐲鐃鐸四也教教擊鼓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凡作樂先鳴金後擊鼓八音皆按金鼓曰節軍旅進退以金鼓齊曰和田謂蒐狩役謂工作以金鼓為號曰正教為鼓教以擊鼓之法辨聲用辨六鼓所用之聲祀天神曰雷鼓祀地祇曰靈鼓祀人鬼曰路鼓用之軍中曰鼖鼓用之工役曰鼛鼓用之作樂曰晉鼓鼖大也鼛高也晉進也韗人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金奏以金奏九夏和以鼓賓入奏之曰晉錞錞于形似碓頭上大下小作樂鳴之與鼓相和鐲鉦也形似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鐃如鈴無舌有柄執擊之以止鼓軍卻則鳴鐃鐸大鈴有舌司馬振鐸則軍將以下皆擊鼓曰通祭祀百物之神諸小祭也兵舞執干戚舞帗舞裂彩繒為拂執以舞鼜言戚也軍中警夜之鼓其聲憂戚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

明五通爲發眗（旭）軍動謂軍啓行鼓之使進田與役亦鼓作之日月食伐鼓救之詔王親鼓大喪詔大僕鼓夏官大僕職云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

按雷鼓等義多附會鄭以八面六面四面解未知何据靈雷用于社冥氏又用之以驅猛獸路鼓用于蒐大司馬又用之以教戰鼜鼓用于軍辟雍又用之以作樂晉鼓用以金奏軍將又用以秋蒐是職所教亦非定法也至救日月鼓世俗之禮春秋書鼓用牲蓋譏之左傳不知云非日月之眚不鼓夏書胤征謂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蓋胤征左傳皆後人之

作是書沿襲之耳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千人

舞師繼鼓人者取鼓舞之義易云鼓之舞之以盡神羣情不鼓舞而能制勝者未之有也故司徒用衆莫先鼓舞凡有事社稷用鼓用舞用牲春秋書鼓用牲于社旱雩則舞故鼓人舞人繼封人而牧人牛人充人皆以所用類附之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與舞

祀山川用兵舞取捍禦災患之義帗裂繒爲拂執以舞社稷用之取祓除穢祥之義羽舞執鳥羽舞祭四方用之取飛揚下降之義皇美也用采羽爲帗舞雩用之取百穀豐美之義野舞謂四郊六鄉凡爲山川社稷四方旱暵之祭而學舞者教之謂教舞小祭祀謂州黨禜祭不興舞不帥衆大舞

按舞者禮樂之一藝先王教童者舞所以勞其筋骨調其血脉和柔其四肢使容體比禮步驟比樂借干戚羽旄以習武備而是書所言皆其皮膚兵舞帗舞羽舞皇舞名法杜撰非甚典要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牧人掌養祭牲故繫封人鼓舞之後郊外爲牧亦地事此以下至充人三職或謂宜入春官然祭雖屬春官而犧牲粢盛則地產也作者意在鄭重地官猶五粢于土耳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忙）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物各色也牲體全曰牷陽謂

冬至祀天陰謂夏至祀地騂赤色純赤象陽黝黑色純黑象陰望祀望四方嶽瀆致祀毛之取毛告色純也時祀郊廟等四時常祀外祭祭外神裂牲體曰毀如宗伯疈辜月令九門磔禳之類雜毛曰尨色純曰犧充人職見下大祀則牧人供犧牲以與充人繫而養之至期取用小祭祀非時者牧人供牲不授充人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掌牧牛

按有牧人充人則牛人可省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句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老）以待事

公牛猶言官牛待政令待取用也享牛享神之牛求擇也擇可爲犧牛者鄭謂明日繹祭于廟門外求神之牛鑿也職作樴杙也以繫牛芻之猶養之牢禮謂飧饔積委積膳賓館之餽膳饗大饗飲賓也食飯也食禮有酒無獻酬皆于廟各視其命數如上公饗九獻食九舉九牢之類皆用牛賓射天子與諸侯射于朝先燕故有膳羞之牛犒牛賞勞三軍喪未葬前飲食奠于柩朝夕惟脯醢無牲小大斂朔望薦新祖奠遣奠有牲則供奠牛兵車駕馬載器用之車駕牛御者在牛前曰牽在牛旁曰徬任用也器版杵斧斤之類交木懸肉曰互如今屠人以鐵爲連鉤懸牲體解之亦名互盆以盛血簝竹器以盛腸胃待事待殺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充人掌繫養犧牲充肥也凡犧牲養之牧人前祭三月牧人擇可用者付充人養使肥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上聲）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養牲之處曰牢散猶小也散祭祀謂山川社稷及百神小祀國門城門王城十二門使守門者養牲以城門有隙地可爲牢也展謂祭之先夕省視也碩牲謂祭之晨迎牲入廟告博碩則充人助之

周禮完解卷三終

周禮完解卷四

地官司徒下

郝敬習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載事也詩云俶載南畝禹貢云冀州既載壺口以其掌治地之事曰載地載物者也師長也王畿四境內授地制貢之事皆掌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嫁）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任土以土地分任民而責其賦也物物色分別也地事卽國中近郊遠郊甸稍縣畺等種植之事地職農牧虞衡等職待政令待征稅也王畿方千里四周各五百里中央王城爲國中廛里國中市居廛言纏繞屋地曰廛猶言環堵里居也國中之地皆以分授居民責其賦故曰以廛里任國中舍旁隙地曰場以種蔬菜曰圃卽廛里之園地城外百里曰遠郊五十里內曰近郊有城中貴家富民之宅在曰宅田士仕也仕者常祿之外有圭田孟子云卿以下圭田五十畝賈價也謂近城官地民輸價得種者三等地稅皆在負郭故曰任近郊之地官田授民之餘地屬官而民佃種者牛田爲官養牛者之田賞田官賞賜之田出于夫家百畝外者牧田爲官牧六畜者之田四等地稅皆在百里外故曰任遠郊之地公邑謂環百里外

六遂之地比鄉尤遠七萬五千家所受餘地天子使吏治之而佃于民有力者故曰任甸地家邑謂甸外環三百里以分諸大夫采地稍給之曰稍地其餘天子使吏治之收稅故曰任稍地小都謂稍外環四百里以分卿之采地人五十里其餘爲縣縣懸也懸附上國天子使吏治之收其稅故曰任縣地六都謂縣外環五百里以分三公采地及王親子弟人百里當王國五百里之邊疆曰畺分封之餘天子使吏治之收其稅故曰任畺地凡任地謂任國中至縣疆六等之地國宅無征謂朝廷官府公廨之地皆無稅市地

園圃二十稅一。以無五穀之利，故稅輕。近郊卽宅田士田賈田，遠郊卽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遠稅比近稅加一分有半者，近城地狹，遠地寬，近民勞，遠民逸，近城官多民少，遠郊官少民多也。甸稍縣都四等稅比遠郊多半分，郊遂之外，其民尤逸也。漆林利重，不耕而獲，故稅比稍甸縣都又加半分。宅不毛者，宅畔牆下不種桑麻。里，居也。布卽泉，使出里居之泉，罰不蠶績也。田不耕謂荒蕪。屋猶家。粟，穀也。使出有家者之粟，罰不耕也。無職事者，游惰之民。夫家，一夫之家。使出一夫有家者之稅，罰不務生業也。

按載師任土，是書之要術，然皆以臆爲說，非眞已試之規、周公之令典也。周未嘗一日居中土，何緣得行此法。鄭王制所謂天子畿內九十三國之說，而是書分遠近甸稍縣畺六等，置公于外，置卿大夫于內。鄭氏極其附會，尺寸分割求合，鑿矣。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是書以官田任遠郊，公卿大夫都邑皆在六遂外，則是供官在千里外，而爲御反在百里內，不自相戾與。徹田而助，什一而征，詩書論孟有明訓。今欲割畿內爲郊遂都鄙，地各異稅，稅各異等，遠多近少。園廛漆林之征，前此未聞。今或二十稅一，或二十稅五，孟子所謂輕爲貉、重爲桀者也，豈先王畫一之法與。先王分田制里，省刑薄斂，勸民力農務本，民自勤生，未聞有不毛不耕之罰。宅不毛，田不耕，此流亡之民，非必盡游惰也，而又責以里布屋粟，是肉盡而析其骸也。說者顧謂憂民之深、保民之切，豈非以耳食者與。据孟子天子地方千里，諸侯方百里、七十、五十里。今天子千里內分封諸子弟羣臣，而諸侯亦有子弟羣臣，地少不給，於是爲公侯方五百里、三百里之說。誠如是，在國有餘，在天下不足，不縮其內而務增其外，盡海內之地方五百里者幾，非先王所以寧萬國、均天下之良法也。鄭謂畿內之地，公食大都百里，卿大夫食稍縣五十里或二十五里，則是王子弟公卿之地僅當外諸侯五之一，與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者不相侔。是書既謂都鄙各立兩、設伍、陳殷、置輔，則是畿內都家各有卿大夫，與外諸侯同。外諸侯地五百里，其臣皆有采邑，而王卿大夫地僅百里五十里，分其臣不足，不分其臣無以養，少分則內外貧富相懸，豈王者重內臣之意與。勢有必窮，多爲之術而愈敝，故是書之法不可盡用也。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二十五家爲閭閭師掌收六鄉之稅而以閭名官者近則易詳少則易核載師任地制賦閭師任民徵賦二職相資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人民謂夫家也六畜民家所畜馬牛之類任其力謂責任以職事如農耕商市之類待政令待賦役也時徵收成之時然後徵收田稅任農以下卽大宰九職貢與賦異賦者均地之征取之自上貢者隨地所有輸之自下賦例取粟布貢雜輸材物九事卽九職而不言臣妾者臣妾聚斂疏材卽是閒民有職事今言凡無職卽閒民之不轉移執事而臣妾之不務聚斂者該其中矣有職者賦其嬴餘無職者罰夫布夫布猶身錢凡庶民不畜以下皆閭師勸民之令不耕不織衣食無從出鄭氏謂罰之非也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王畿外四百里爲縣縣師掌徵郊外都鄙四野之地賦及六服外侯國閒曠未封之地屬王朝者皆掌之地廣而賦多故官屬盛于閭師然獨謂之縣師何也縣居稍都中故以名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邦國謂諸侯之國以至郊居之地域自遠至近也萊牧地攷吏謂都鄙稍甸各有治地之官皆縣師攷課告于司徒而廢置之軍旅大司馬之事縣師稟受其法造都邑謂分封王子弟公卿造其邑居辨物辨其土地之產制域制其封疆之界野之賦貢卽都鄙稍甸之稅

按是書六鄉六遂內政軍令之法密矣稍甸都鄙地

廣人躬所以經理之者自載師六等任地閭師九職任民外關如鄉遂計民不過十五萬家而設官大小三萬人領之何其煩也都鄙稍甸地何止十倍鄉遂而平居夫家人民六畜車輦之稽及有事軍旅卒伍旗鼓兵器之會僅一縣師掌之無乃闕職廢事與又謂三年大比縣師考羣吏詔廢置及按其目稍甸都鄙之職寥寥然豈是書所載官職尚有未盡者與詳于近而畧于遠周于內而疎于外六官三百六十職所經營止于王畿千里內土地人民財用兵役之事莫密于鄉遂而稍甸以外疎矣外而六服愈疎矣蓋皆策士偏霸之術如七國之王各自爲畿畺非太平遠畧也讀者察之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遺猶饋也寄也委寄財物于外以便饋遺曰遺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此主散財施惠之官邦謂鄉里至縣都分人以財曰惠施惠卽恤民以下五者少曰委多曰積鄉里猶鄉居艱阨困乏也門關謂王城十二門城外十二關出入皆有稅貢上之餘留以養死王事者之老與孤郊里猶郊居賓客至郊使者迎勞之費野外都鄙去王城遠有賓客羇留旅處者則賙之縣都內距王城外距都鄙其委積以待遠近之凶荒道路之委積專爲賓客會同師役而設廬有廬舍可小憩宿可止宿處路室野外露宿之室市交易所聚候館候望之館巡而比之巡視比齊時頒謂自恤民至待凶荒皆因時給散不肎越不留難也

按遺人委積至美意也然何獨五百里內有之王政四訖萬里如家六服外不少槩及非所以布大公示無外也據法五十里內三廬一宿一市廬有飲食宿有委市有積千里之內鄉里門關郊野縣都不知凡幾其爲委積飲食之費甚鉅于何取給鄭援倉人廩人計九穀足國用之餘與職內所謂移用者湊之曰餘曰移非正供非經制所得幾何而堪實此漏巵邪近代驛遞或百里一館一飯之供大者數金今云百

里十食何以給之是故立法易行法難耳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平也掌均六鄉賦役恐久失額如近世飛詭隱漏不平所以均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地政卽地守地職之政地守關市虞衡之屬地職卽

九職農圃等田地之賦力政力役之征公猶官也旬通作均猶徧也歲儉省役以恤民困凶謂饑荒札謂疫癘死亡無力政一日亦不用也無財賦盡蠲也不收地守山澤關市不征也不收地職無賦也如此則不須均地政若豐年中年無年則猶均之三年大均稽消長也

按王制亦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此言平居境內無事耳若國有大役雖文武周公采薇出車東山徂征三年後反如版築興作百里之外三日僅達今日至明日執功又明日代矣何暇復供役苟取給日事無尊戍民雖不勞而王事靡盬可謂美意未可爲良法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師氏詔王教國子故以中大夫爲之司徒掌教故師氏屬焉繫載師後者亦先富後教之意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去聲）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之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媺善也國子謂公卿大夫之適子與太子同學守護王宮者教國子以德行使左右王孟子謂在王所長幼尊卑皆善人卽以詔王也心得曰德身體曰行德由中行主孝至德純乎道故凝道本于至德敏猶勉也敏勉不怠則行立故躬行本于敏德孝者良心眞切萬善之始心得于孝則自知惡逆之不當爲矣虎門路寢門畫虎于門王日視朝于路寢門外故師氏

居門左司猶察也察王聽政之得失中猶得也凡國事中道或失道皆掌之以詔王教國子弟亦以中失教之貴遊子弟謂王公子弟遊閒未有官守者皆受學焉王舉謂王親行則師氏從王聽治于行在則師氏亦如在朝居虎門之左使其屬謂使中士以下四夷之隸謂秋官蠻隸之類各以本國兵器服色守王門外蹕謂止行人內列謂蕃營內守行宮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保養也師嚴保安師氏教以善保氏護之使安于善

鄉封鼓舞師保諫救皆教之術司徒之屬以命官所以爲教職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保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養國子以道又教之藝與容者藝爲道之器容爲道之貌教之游藝脩容亦養之使適于道也六藝解見大司徒少儀云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美即容也又云言語之美穆穆皇皇即賓客之容也玉藻云累累顛顛瞿瞿梅梅者即喪紀之容暨暨詻（額）詻者即軍旅之容王闈王宮中巷門師氏守王中門保氏守王巷門以親臣兼守禦之事以爪牙付諸腹心道義之臣可以無肘腋之患矣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以言止人曰諫掌萬民之德行道藝可用者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勸之以朋友使相切劘也可任國事謂可使爲比長閭胥等者攷鄉里之治謂考課比長以上治績也行赦宥謂民有失教誤犯者告于王赦之蓋司諫以教民爲事其巡問觀察如今提學官其行赦宥如今恤刑官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救如季氏旅泰山子謂冉有弗能救之救掌懲治萬

民邪惡而以救名鄭勝殘去殺意教民之司非刑獄之官也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衺惡凶慝過失差錯邪惡之罪甚過失但衺惡隱而過失形鄭氏謂過失甚恐非誅讓言語責讓罰撻擊加明刑謂其冠飾書其衺惡之狀著于背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門左坐邪惡者于其上恥辱之期滿役諸司空供匠作之役過失者罪狀已著不加明刑不坐嘉石既撻罰則拘禁之以俟改悔天患謂飢荒民病謂夭札以節巡道路用旌節也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調和也和息民間怨讐之事禁其相殺者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難去聲）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讐辟（辟去聲）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眡父師長之讐眡兄弟主友之讐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過而殺傷謂本無意傷之而傷未至死使民間自相平釋成平也鳥獸謂傷人六畜亦使人平父之讐謂殺人之父驅其操刃者使遠避海外避其所殺者之子也兄弟之讐謂殺人兄弟者從父兄弟謂伯叔兄弟君之讐眡父亦避之海外主謂所事者如家臣于大夫家衆于家長主友謂主同志之友視從父兄弟亦不使同國苟弗避則調人以瑞節與見殺者之子弟執其讐人報之瑞節剡圭也典瑞職云琰圭以和難調人和難故有琰圭殺人反殺謂既殺其父兄復殺其子弟反復也邦國交讐謂所在國人皆得執之殺人而義謂臣子弟報君父兄殺其讐人但使去之不許見殺之家讐之違禁則死鬬怒相爭鬬交怒不可成者書記姓名誅先動者

按報讐之說起于世儒說春秋非春秋本義必如儒者大復讐則世道無寧日矣愚于春秋紀侯大去其國詳之是書調人掌諧和民難甚善然緣飾報讐之說使殺人君父兄者避諸海外避諸他國避諸千里

之外則是司寇之政不行而有罪遁逃者卽免豈先王之法與鄭註殺人而義謂其父母兄弟師長嘗見辱焉而殺之者爲義是何言也父兄見辱子弟逐殺人而槩以爲義則天下之人得保首領者少而讐家子弟殺人者日多但避諸他國千里外則已矣誰憚而不殺人乎使周禮爲政鄭康成爲調人則天下未有不嗜殺人者矣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之言謀也謀合男女二姓之好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

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判半也半合成耦男女二姓合曰判成名以上謂子生三月父名之媒氏記其所生年月日與名男子二十至三十皆娶女子十五至二十皆嫁判妻卽娶入子卽嫁娶則此判彼入皆書之以稽其生育中春夏正二月陽氣發生令民閒男女以禮會合有故不能備禮者奔相從不禁重天時權人情也無故謂無他變故男非三十女非二十時非中春不用媒氏令相奔有罰然則所不禁奔者過時有故不得備禮者耳男女無夫家謂鰥夫寡婦司察也察其鰥寡爲配合入幣納幣純全也帛每匹長二丈從兩端捲至中爲兩象偶也五兩象五行合十日甲乙爲木丙丁爲火之類遷葬嫁殤二者愚俗之事夫妻不合葬誤信堪輿改域別遷男女成人始偶誤信祿命早嫁免殤二者非禮故禁之男女陰訟奸事也勝國之社卽亳社亡國社屋之使不受天陽陰訟聽于此以示隱閉惡

宣露也士獄官司寇之屬歸之士行刑也

按婚嫁民事宜從便官爲之司秖滋擾耳男女生三月皆使入籍于官殤死又當告除今歲某甲嫁子明歲某甲娶婦某甲宜嫁不嫁某甲宜娶未娶某甲太早某甲太遲煩擾苛屑不可以理十室之邑況四海兆民之衆乎昔者越王句踐報吳急于生齒爲苟且計其躁擾急遽似此男女淫奔不禁鰥寡邂逅苟合但取蕃息不顧人倫非先王之教豈周公之禮遷葬嫁殤鄭謂生非夫婦死從爲遷葬女十九以下未嫁死與男子合葬爲嫁殤此類絕少何用禁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貿易之場曰市貨所聚也泉府與民通貨故以大夫主之

按孟子云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于其市以市爲利豈周公之法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財而行布以量度成賈（嫁）而徵價（育）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次敘分地謂市地各有次序如下文二十肆一胥師十肆一司虣之類各以次序分司經理也陳肆辨物謂陳設所賣物各異其肆如魚市陳魚米市陳米之類則市肆平齊矣禁物靡禁物靡麗者則交易有常好尚不偏而市價均矣商行貨賈居肆則財用阜盛泉布流行矣五穀以量布帛以度謹量度以平其價則價買者徵召至矣價買也大券曰質小券曰劑交易以文券約信則財物多寡有稽不妄訟矣賈民能辨物眞贋使禁其僞則飾詐者除矣財貨所聚强暴

易生以刑罰禁之則盜去矣泉府受市廛之賦職見下同貨謂與民通貿易凡市所不售者官出價斂之民苦于商所貴者官平價賒之八者皆市之政令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定）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爲主言其多者日中爲市至于日昃千家之衆交易紛紜故百族爲主朝旦則商賈列肆買者未集故商賈爲主日夕商賈閉肆百族入散惟販賣之夫婦朝夕營牟日晏不休故販夫販婦爲主市入謂交易者入市門胥司市胥十有二人鞭度以殳刻尺寸于上繫鞭于末執之以守門羣吏胥師以下平肆即上云陳肆辨物也展視也奠定也展成奠賈即上云以量度成賈也上旌司市舍前植旌開市則懸之市罷則下之思次市師涖事之次思者儼若之貌介副也每二十肆設一胥師胥師所舍謂介次副司市也萬民有所期望入市者使皆有定向蓋市井囂雜則百務

壅滯故事各以地分敘辟法也布泉也辟布法當輸官泉者有受泉之處量度欲較斗斛丈尺者有量度之處刑戮訟獄犯罪者有刑戮之處各于其地之敘不亂也得人遺失之物以地敘置之如貨置于貨肆馬置于馬肆使失者依敘求得三日無求者官舉而入之此皆所謂萬民之期也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珍異謂美味凡物利于民而市所無者貴其價以來

之使阜通害于民而爲奢靡者更其法以抑之使消歇蓋泉府既通貨則商賈之權操之自上得以時盈縮也璽印也節文書凡商賈貨賄自此往自彼來皆官給印文記其所販貨物至賣處官司驗行如今鹽引之類歲有凶札則蠲市稅造泉蓋銅無凶年因物貴鑄泉以濟貧民足國用也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

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

掌其賣儥之事

僞飾謂粃飾貨物欺人求售者有禁民居民有求于市者商賈工皆列肆在市與民交易者民之僞飾欺市者十常二市之僞飾欺愚民者十常六或商或賈或工民皆有所資取而皆受其欺則是民欺市者一而受市欺者三市所以不可無司司市所以不可無刑罰也凡市刑小則懸示責讓曰憲罰中則以告于衆曰徇罰大則鞭撻之曰扑罰其附于重刑者以歸于司寇之士古者前朝後市天官內宰佐后立市祭

用陰禮刑人者于市趨利者于市士君子無故不入市遊觀假如諸侯入市必有名既過刑人之處則赦刑人可也君夫人過市衆目所屬而不自遮蔽罰一幕可也世子罰一帟可也小幕曰帟卿大夫士過市罰一蓋可也惡其不蓋藏也卿大夫士妻過市罰一帷可也亦惡其不掩覆也王之會同與師役大衆所聚商賈必從故司市帥賈師往治其事市司即司市

○按王城遠人所歸往百貨所聚輦轂之下姦宄潛匿故不可無市官司之若夫因緣爲利操商賈之權以徼三倍先王不爲耳孟子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

廛則天下之商悅而願藏于其市今謂泉府同貨斂賒是官自爲賈矣廛布是官稅商泉矣通貨賄以璽節是官制其出入矣亡使之有利使之皇害使之亡靡使之微無征則作布皆後世巧取力索賣責買賤之術漢之桑弘羊孔瑾謂不加賦而國用足蓋原于此司市一職爲小人言利之祖焉可以誣周公誤天下後世無窮乎

按鄭解僞飾十二引王制不粥于市之文以求合四十八之數拘陋之甚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質平也平市中物價

按有司市則質人可省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成平也人民謂奴婢珍異謂美食質劑契券也兩簡爲一札合刻其旁分執以爲信大市重貨小市小物大券曰質小券曰劑市之書契卽質劑民閒曰質劑官府曰書契淳制解見天官內宰職巡視也攷較勘也舉發覺也賣儥不平者近則一旬二三旬遠則三月朞年以質劑來訟受而聽之過此不聽城內曰國中城外曰郊郊外曰野邊鄙曰都外諸侯曰邦國聽問斷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市稅市居迫狹曰廛

廛人掌斂市絘（次）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

而入于膳府

絘布列肆之稅絘次也布泉也列肆曰次一肆曰總下文肆長斂其總布是也質布治質劑者所罰之泉罰布犯市禁者之罰泉廛布市地稅泉屠者殺牛羊犬豕諸禽獸者珍異四時食物美者賣而不售畱滯市中則買以供王之膳他物可知卽司市同貨斂賒無者使有之術

按廛人市稅屠沽酒肆搜括無遺衰世之法復何疑乎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

史司虣（暴）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胥師衆胥之長商舍曰肆每二肆一胥二十肆則十胥胥師一人領之賈師司物價司虣禁暴亂司稽察姦宄胥主巡視肆長主陳設

按賈人以下皆司市之屬商賈藏于市者幾何官多役冗令煩賦重公庭之廝養與交易之愚氓互相雜蹂而不被侵漁者未之有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胥師所領各二十肆故云各掌其次憲刑禁懸示刑罰禁令飾行糚飾行事儥慝售賣惡物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恆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賈師職見前每二十肆一人故各掌其次展成陳其量度奠賈定其物賈天患謂荒札穀米棺椁之類價高則有禁國之賣儥爲官買賣物各帥羣賈更代直月以均勞佚王有師役會同從行亦爲國買賣相更代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職見上每十肆一人憲懸示也屬遊羣遊禁羣飲食妨叢姦也不羣則不禁不可禁則擊殺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狥且刑之

職見上每五肆一人不物謂物色非常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職見上每二肆一人鞭度解見司市前肆前坐作出入之禁令謂坐起有常出入有節不正謂作諸奇衺不法事襲掩捕也

按司虣禁羣飲司稽察不物胥巡襲出入有罪輒戮皆秋荼凝脂之令必行此也市人重足而立矣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職見上每肆一人陳其貨賄謂各分別陳設名相近謂物貴賤本異而其名相類則別陳而遠之勿以賤混貴若名不相似實相近者陳之使邇以示其同使

貴賤美惡得所則民不受欺故曰平正總布謂一肆之稅斂肆長斂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泉錢也流通不竭之稱

按此職專爲征市商而設秦漢以來言利事始作俑矣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賖者

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市之征布即廛人所斂絘總以下五等之布入于泉府者有不售之貨留滯于市切于民用如布帛菽粟之類官以所值價買之每物書其值標楬之以待民不時急買者令出本價而已抵柢同本也都鄙遠人來買者從彼都之主國中與鄉遂人來買者從鄉遂有司爲之先然後予之防姦商詐販也賖謂貧民有急無財現買官以物賖之爲祭祀賖者限旬日爲喪紀賖者限三月葬後各以原價償官不責其息貸謂民借貸者與所轄有司辨認其人實予之償本外其子息依國稅什一如貸萬錢者朞出息千貸千錢者朞出息百取具謂取給于泉府納其餘謂每歲支用有餘納于職幣待別用也

按泉府之職專爲征商聚斂設國家經費自有常賦今取具于市之征布九貢九賦將焉用据其事斂滯賖貸以爲便民然行之不善流毒不可勝言以不售之滯物久藏于官必多朽敗而責問原價官以爲輕民以爲重矣有急告買先控于有司則不勝守候留

難之苦及限滿不能償則追呼督捕叛主亡命禍且不測故曰一法立百弊生善養民者不必求利之慎勿害之而已矣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守國門幾而征

司門掌授管鍵（虔）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

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蕭曰管以啓鍵牡曰鍵以閉門授謂晨啓授管昏閉授鍵國門王城十二門幾微察也不物物色非常也正征同凡貨賄出入皆征其稅犯禁謂所不當賣之物如王制用器不中度之類舉之謂沒官其財謂所征所舉之財卽遺人職云門關之委積是也死政之老與孤謂死王事者之父母與子祭祀之牛牲卽充人職云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者城門多隙地可為牢也監門門徒歲時之門謂歲時祈禳祭門監門受其祭祀之餘以酬其養也造至也以告告王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界上門曰關王畿四面五百里郊外境上各有關關有稅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叩）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獻入）之

國謂王城內貨商貨節璽書司市職云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是也聯門市謂司市給璽節通之門門驗節通之關參相聯也貨賄出入謂自內出自外來者征謂出入之稅廛謂關前有市邸舍有稅貨不出于關謂詭道避稅者舉其貨入于官撻罰其人所達貨賄謂商貨出入過關者皆以本關文書傳而出之傳移文傳達也敂叩同猶謁也為之告告王也外內之送令謂王使出與諸侯使入凡有旌節送至關者以關節傳送出內之

按古者門關之設備非常也是書但言貨賄出入而防禦畧不及孟子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豈周公制禮而有為暴之政與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節猶信也凡行者所執之信皆稱節遠行通關必以節無關則否

按自司門以下三職皆行地之事故屬地官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

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邦節卽下文玉角等辨其用卽辨下文守邦國出使等用節以王命授王命非節不達故曰輔守邦國謂分封外諸侯五等之命圭皆用玉守都鄙謂分封畿內王子弟公卿大夫釆邑之節皆用犀角邦國之使節謂王使適諸侯授節爲信山多虎平土多人澤多龍各象其國土爲節三品皆以銅而其文别英美石蕩蕩同竹也輔之謂雜用竹石鄭謂蕩作符畫函以盛節門關司門司關之節刻竹爲符貨賄謂司市之節璽印章道路謂遠行道上所建節揭竿懸羽旄于

上爲旌凡授節反報有限期防假借别通也傳移文也以傳輔之者旌節爲信又有文書送之於其所往幾察也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邦畿百里內曰郊郊分六鄉大司徒統之二百里曰遂遂卽甸六遂之地外連都鄙遂人掌之爵中大夫當小司徒遂師下大夫當鄉師官卑一等避大司徒爲主也六鄉爲正六遂爲副事體相似副之以遂大夫等職亦猶大司徒副以鄉大夫也上士以下官屬皆與鄉同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贊）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郊外二百里至五百里甸稍縣都之地通謂之野圖形勢經畫界鄰里酇鄙縣遂卽比閭族黨州鄉之灋而異其名所以寄軍令也鄉言軍法而遂不及遂言田制而鄉不及互見也各掌其政令謂鄰長以上至

遂大夫平居各爲官長有事卽其將帥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萌）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

劑約也均調之意下劑謂酌量下則制賦壤有上中下調其輕者以召致農氓甿氓同無知曰甿里居也樂昏宴樂昏姻有室家則民易馴擾馴也土宜如高宜黍卑宜稻之類播曰稼斂曰穡耡助也二十五家助耕公田以其粟備飢荒見里宰旅師職時謂及時器謂耒耜錢鎛之類民有餘力曰彊詩云侯彊侯以

一夫之家有餘力則多予之田如餘夫之類土均職見後均地守地事地貢者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上地卽大司徒職云不易之地也中地再易下地三易里居宅卽廛萊荒田以牧養六畜取草糞田者上田不易故萊少一易再易故萊多餘夫謂一家七八口以上可任者皆餘夫蓋一夫受田百畮此大率耳非限一家以定口也假如一家七十口自家長以下七口外餘上地之夫九皆計夫授田之類田百畮曰夫夫閒有水道曰遂遂上有小路曰徑十夫者二鄰之田千畮有溝溝上有畛溝大于遂畛大于徑百夫者一酇之田有洫洫上有涂洫大于溝涂大于畛千夫二鄙之田有澮澮上有道澮大于洫道大于涂萬夫四縣之田有川川上有路川大于澮路大于道路容三軌道容二軌涂容一車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于外爲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詩云終三十里十千維耦此一川之地也遂溝洫澮皆入于川徑畛涂道皆會于路畿謂邊界自二百里達于五百里也

按遂人此法亦未言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也小司徒云經土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是遠近皆主于井也但地勢有高下故有牧有萊五十畮百畮二百畮者不必井相連也計口有衆寡故有五人六七人餘夫彊予不必一家百畮也古之爲井田行助法通融如此世儒執十夫千夫溝洫之說以爲貢必方里八家九區乃爲井不知遂人之溝洫正其所以爲井而十夫百夫千萬夫者舉大槩形體耳豈必地皆平原田皆成川川皆相屬也邪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賔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歲時登記夫家與小司徒法同施徵役舍免役頒職頒九職作事作九職之事貢賦即九貢九賦政役即征役起野役有事起六遂之衆則遂大夫縣正以下各帥其所治之衆至于役所凡六畜供自遂曰野牲供薪炭之類曰野職六綍即六紼屬牽也王柩六引六鄉六遂之衆遞牽下棺于壙曰窆背碑負繩陳列其衆使不亂也凡事以下總結之言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王府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遂師職見上下大夫四人分掌六遂故曰各掌其政令辨其可食謂辨其地之可耕者財征謂賦役移用其民謂轉相佐助救時事謂公私有急相救濟誓戒謂大祭祀冢宰誓百官大司寇涖誓百官戒百族六遂遠故審聽之而供其犧牲野職野賦如角人以時徵齒角羽人以時徵羽翮掌葛以時徵絺綌草貢之材皆于山澤之農王府王玩好之藏幄帟解見天官幕人職墓所設神座故先以待用道野役謂引道六遂之衆抱磨封壙用甎磨礱使平抱親執也丘墳也籠盛土器蜃車載柩車四輪迫地行似蜃曰蜃車及壙脫之平野民平正六遂衆民之行伍也

按鄭註磨作歷謂執綍人衆抱版歷數之史記年表磨侯作歷侯附合解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六鄉有公爲老而鄉大夫用卿六遂無老而大夫亦無卿蓋鄉近遂遠鄉正而遂副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可任者謂上中下家可任之人數施舍見前功事即

六畜田野之事。令爲邑謂畿疆五百里內凡公邑私邑之吏。遂人皆得令之會計其治邑之政而致其事于遂大夫。帥吏興甿。亦如鄉大夫以賓禮興賢能獻于王。明有功。鄉長以上吏有功者舉之屬其地治。謂聚衆吏申勑之。四達。自遂大夫達縣正。縣正達鄙師。鄙師達酇長。酇長達里宰。里宰以下無爵。故止言四。鄭謂夫家車輦稼穡兵械四。恐非

按鄉與遂其法內外相似。而遂人須田里外達于畿。則六遂之地何啻數倍于鄉。遂大夫之令。凡爲邑者皆得會。而設官又不少加。其目亦不詳。是書所以密于近疏于遠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促）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旣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二千五百家爲縣。縣正職見上。六遂縣正凡三十人。皆下大夫。趨促通催督也。用野民以下。皆軍政。縣正卽一師二千五百人之帥。移執事。移民轉相助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五百家爲鄙。鄙師職見上。六遂鄙師凡一百五十人。皆上士。作民謂興役。媺惡猶善惡。致事。致其職事于鄉大夫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百家爲酇。酇長職見上。六遂酇長凡七百五十人。皆中士。簡器。簡閱兵械。戒令。遂大夫之戒令。犯戒令者。酇長聽斷之。女功謂絲枲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二十五家爲里。里宰職見上。六遂里宰凡三千人。皆下士。耡言助也。助耕官田。每里有官田。借二十五家耕種收粟。以備飢荒旅人。斂之秩敘。謂二十五家耡耕之次敘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五家爲鄰。鄰長無爵。職見上。六遂鄰長萬五千人。糾

舉察受寄託邑中之政謂官府之徵求五家相助徒

謂五家中有遷移者則鄰長從行而親付于其所遷之鄰里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旅師掌斂散之事猶今義倉旅新徒之衆以其掌新甿謂旅師遂有旅師猶鄉有閭師也旅師專司斂散閭師專司勸課互見也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

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墽惡爲之等

野謂遂耡粟里宰合耕之耡田所入粟屋粟載師所罰不耕者之粟閒粟罰閒民無職事者之粟旅師皆聚而掌之質劑致民使民立券稱貸興發也孟子云興發補不足司稼職曰平其興鄭謂縣官徵聚物曰興非也春飢發以濟民秋收斂以還官新甿新自他處遷來聽安置也無征役恤其困也以地之墽惡爲等謂所受或上地中地下地免征以是爲差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距王城三百里曰稍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蓋三百里內也稍人主治稍之軍政受節制于縣師蓋六鄉之衆掌之司徒六遂之衆掌之遂人稍縣都鄙之衆掌之縣師稍人專掌稍地之衆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局）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小司徒職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兵車一乘曰丘乘政軍政縣師所掌稍外之衆有軍旅

則帥其衆受法于司馬稍人亦以縣師之法起其同行之徒帥而至蜃車解見遂師凡葬事之蜃車自六遂出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委人猶鄉之遺人掌遂外委積之事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新給炊爨芻食牛馬凡草可食用者皆曰疏材木可
食用者皆曰木材果蓏蔬菜之類皆謂畜聚之物稍
三百里遠以待賓客甸二百里近城以待羇旅凡通
縣都余餘同所用畜聚之餘以待賞賜野委兵器守
六遂委積之兵器野囿財用山澤苑囿脩築之財用
軍旅之賓客皆于委人館者資薪芻也
按鄉之遺人所積多穀粟而遂之委人所積惟疏材
者野外近山澤以多者言非遺人無薪芻委人無穀
粟也是書之法多互見他可類推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亦猶六鄉之有均人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
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
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政征也地守謂虞衡之屬地事謂農圃之事地貢謂
邦國九貢和調和適中禮俗謂禮因民俗
按遂之土均與鄉之均人事亦互見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掌糞田之法然已細矣是書之義大抵貴富強故凡

可以盡地之利者無不為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
剛用牛赤緹（低）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昔）用貆
（歎）勃壤用狐埴（質）壚用豕彊檃（罕）用蕡輕爂（票）用犬
土化瘠土化肥物辨別也糞種取禽獸糞以培種土
有色騂而剛者有色赤如緹者有墳起而柔壤者有
汙下為渴澤者有潟滷而味鹹者有勃起為塵壤者
有黏埴而壚黑者有彊梗不柔和者有輕脆不堅重
者牛羊鹿貆狐豕犬皆用其糞蕡麻子山澤多禽獸
各取其糞以糞田也

按土之宜糞人皆知之謂某獸糞宜某土則伎方之
誕說不足盡據也鄭謂煮禽獸之肉取汁漬種或謂
焚其骨為灰壅之皆求其說不得而曲為解也且曰
非通神明之德者無以與此豈其然乎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十人徒百人
掌種稻之法五穀惟稻為貴
按周制徹田而民助耕王無私稼惟藉田則既有天
官之甸人矣此稻人百徒將焉用之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

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

稼言嫁播種似嫁女生息曰稼下地水澤之地稻宜水瀦陂池防隄也溝以通瀦蕩流也田首受水小溝曰遂田中畦埒曰列舍猶停也有畦埒水乃可停田尾大溝曰澮寫洩也人在水中曰涉芟取萊草揚水中使浥爛也作湅治也稼澤種澤田也夏著雨積水浻滅其草而芟夷其根此芟本田之草而上文揚芟取于萊地之草也澤草生水草之地芒種稻有芒者

性易生今湖鄉多種之鄭謂麥非也麥性不宜水此直言稻耳暵旱氣雩禱雨祭四月龍星見而雩旱則數雩稻人斂其費以稻尤畏旱也葦蘆也可爲席喪事蓋藉多用之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習知其土地慝物大軍所止用以防姦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道地圖陳說山川形勢詔地事告以區處之宜道地慝地所有隱伏惡物陳說辨別也原其生知其所在與其所從來也詔地求告捕也王巡守至其地夾王車詔慝也

按天子所至除道警蹕何地慝之有苟猜疑生而蒐求過甚則有法外之奸城狐社鼠豈土訓所能道凡此皆申商之意周公不爲也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習知地方情僞者

按職事與土訓畧同有土訓此職可省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道方志謂陳說地方舊誌往蹟觀巡視也方慝地方妖怪瘴癘俗所避忌者

按土訓土誦本迂闊猜忌之政其文義各了然解者紆鑿以求合于先王之觀不知其爲權謀之說耳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虞度也山澤隱藏故須度山生金玉禽獸草木之類度材設虞以時禁取

按虞官肇自唐虞洪荒初啓草木鳥獸之害未遠故

官以司之後世因緣爲利設掊克之吏守之爲網羅之禁收之如孟子所謂澤梁之禁爲阱于國中衰世之事而是書以爲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要務一山大者官屬百有四人中者七十四人小者二十三人邦畿千里山林不知幾假令大山十則官屬千四十人矣大山百則官屬萬四百人矣而中小不與益以澤虞川衡林衡深山窮谷車馬絡繹魚竭于澤鳥亂于林雖桀紂幽厲之貪虐未有如斯其甚者豈周公之良法與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厲遮列也各物有蕃界設禁令守之仲冬仲夏官取材之期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寒斬陽木陰勝陽也暑斬陰木陽勝陰也服謂車輹耜耒耜二木持力而出宜柔韌故用季材季柔穉也時入以時取而藏之時斬材謂草木零落斧斤入山林有期日妨盡取也邦工謂國用掄擇也不禁不拘日春秋斬木謂民間取材斬之四野不入所禁之山林也爲主山虞爲祭主脩除治道路壇墠蹕止行人大田獵王田也除草曰萊弊止也謂田畢虞旗山虞所建旗植田中獲者各致禽于旗下校多寡獲禽者割禽左耳計功曰珥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衡平也平治其政令麓山足徒多于山者林木深阻巡視勤採伐用役多也餘見前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平其守如大林麓則下士十二人分徒均守中小次之稽蕃茂防竊伐也賞罰論守者功罪也受灋于山虞受其時入之法也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流水曰川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時謂當漁時舍其守弛禁也四時唯夏不漁季冬大漁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川奠謂水族可奠獻者蜃蛤之類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停水曰澤澤乾曰藪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厲禁解見山虞地之人謂占取澤中財物者入玉府珠貝皮角之類餘見前蒲葦可為席屬禽猶致禽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迹鳥獸之跡捕逐之名迹人禁非時捕取者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受令謂令獵時與獵地麛獸子卵鳥卵月令孟春不麛不卵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丱（礦）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丱礦通土生五金曰礦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物其地圖謂畫其所在地形求之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徵齒角骨于山澤之農

按自角人至掌蜃七職取之盡錙銖矣每事官屬二十餘人少者亦十人鄭謂用不可缺官屬不可損乎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山澤居民以採捕為農業無夫田之稅以山澤所有當邦賦度量計齒角骨物長短多寡也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鳥羽染以為后車及旌旗之飾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團）十摶為縛（捆與綑音近）

翮羽本也爾雅云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羽不可度量紀其數而已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採葛材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葛精者曰絺麤者曰綌凡葛征結上文謂凡山農之供葛者皆掌其征草麻屬權度計葛麻輕重長短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染草茹藍[illegible]皁斗之屬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待時如天官染人秋染夏之類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木石之燼皆謂炭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灰煆石爲灰澼湅塗砌之用炭木炭用以炙

掌荼（徒）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荼芽秀莽用爲茵著易大過曰藉用白茅大過棺椁之卦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既夕禮曰茵著用荼縫緇布爲褥著茅秀其中鋪墳底縮二横三乃下棺野疏材可食者徵之入于委人以待邦事皆蓄聚之物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蜃大蛤其甲可爲炭飾白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蚌蛤之屬甲交合曰互互物卽蜃蜃物凡用蜃飾之物闉塞也壙葬穴將井椁先以蜃灰塞其下禦濕蜃器以蜃甲飾器盛胙肉也胙曰脤蜃通勻盛凡盛物白器鄭註盛成也以蜃灰飾牆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囿苑也掌養鳥獸

囿人掌囿遊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囿遊苑囿遊觀之處禁藩衛也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場卽圃種果蓏蔬菜之地秋平治爲場以納稼故曰場

按場圃地利幾何旣有大宰九職之賦大司徒閭師

之貢又設場人每場官役二十四人除九州內名山大澤在侯國勿論即王畿千里家有場場有官豈勝其擾抑任民之外官自有場邪一官所司場若干目又不詳昔人謂瀆亂不驗其斯之類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果棗栗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不常有之種賓客謂燕饗享謂饋獻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藏米曰廩任重事煩故官寡徒多此下皆養事屬地官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句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句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匪頒均頒解見大宰九式稍食祿廩也凡萬民之食結上言食者以口計食六斗四升曰鬴釜通二三四皆以一月計以歲所入計每月食之多寡知年之上中下糧乾餱食饔飧接盛以器承接盛之鄭作扱鑿也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舍宮也掌宮中廩米地產故不屬天官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宮中之政謂宮中用米之政分其財守分送其米于宮中有司守之簠簋實陳與上廩人接盛互見方曰簠圓曰簋共其禮供饔餼之禮車米筥米盛米載以車芻禾飼牛馬供焚爨皆賓客饔餼之禮喪共飯米謂含米沐米熬穀士喪禮熬黍稷喪大記熬君四種錯棺旁惑蚍蜉也歲時秋收時縣置之風燥處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王后春獻種勸王耕耤也見內宰職辨其物辨別九穀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藏穀曰倉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句）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九穀謂黍稷稻粱麻大小豆大小麥止餘灋謂支用外常法當有羨餘歲儉僅取足用不責羨餘也歲豐用節則藏以待凶年國之大事謂喪戎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主領祿凡在官者皆給之粟故繼倉人

司祿

事闕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稼嫁也如嫁女蕃生也在田曰稼斂曰穡掌巡視豐歉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出斂灋示民免除之數平均也興發也發倉粟賑貸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由）二人奚五人

舂擣穀爲米中饋故用奄女抌揄同抒米出臼詩云或舂或揄

按臼杵之事細矣而必設官既設官矣又止女奚六七人日舂幾何祭祀賓客牢禮饗食皆取給孟子所謂千室一陶也昔人云瀆亂不驗亦此類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米藏于廩皆舂人舂之

饎（一作𩟄音熾）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饎饎同炊飯供王及后食不繫于天官地產也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盛飯也六食內則謂黍稷稻粱苽麥簠簋之實亦謂飯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

槀犒通以食賞勞曰犒八奄共女槀十六人奚四十人

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龍）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養祭祀之犬

外朝雉門外王詢萬民于此中朝路門外治事內朝路寢待公族冗食凡在官衆役之食士庶子卿大夫

子弟宿衛者祭祀之犬畜之秋官犬人臨祭養于稾人馬牛羊入于充人犬獨入稾人者犬穀食也穀食曰豢

按自春人以下事瑣而各設官說者謂勤小物惟聖人能盡制夫必瑣瑣而後盡制則周禮所遺者尚多也大似閭閻負販家什物簿而耳食者謂從廣大心胸流出誤也

右地官之屬共職七十有八外關司祿一職通計公三人卿七人大夫二百三十六人上士九百四十六人中士三千九百六人下士一萬八千四百人府一

百九人史二百三十一人胥二百七十四人徒三千二百四十八人奄十有二人女一百一十有一人約共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三人而各市肆之胥師賈師等與各山林川澤虞衡等各場圃場人等各司門司關等與其屬尚多不載從古設官分職未有若是其濫者昔人謂瀆亂不驗誠然

周禮完解卷四終

周禮完解卷五

郝敬習

春官宗伯第三

宗伯禮官之長宗尊也禮以致尊也伯長也昔虞舜命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後世因謂禮官爲宗伯是書謂爲春官何也辨方正位也春東方爲生物主禮行于主人易曰帝出乎震尊主也禮莫大于祭祭莫大于郊禘冬至而郊孟春而禘周以冬至之月爲歲首郊禘皆行于春故禮官正位乎春禮樂繁盛暢遂之令也其次司徒何也古司徒掌教而周禮司徒則土

地人民財賦之司富而後教財足而後禮可行然地稱司春不稱司何也地後天而春先時天首五官春首四時故天稱冢宰春稱宗伯所以尊禮而配天也其尊禮何也禮教于天法于地施于政齊于刑五官循環謂之周禮縱橫之家尚鬼周禮尊鬼神宗五官爲伯所以崇禮也亦縱橫之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國富强而不知禮則其民好爭有禮則上下安故曰和邦國也

按鄭謂禮爲吉凶賓軍嘉據大宗伯目解之愚謂禮自天地以來唯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爲五今以吉凶賓軍嘉易仁義序別信已爲杜撰而又以六官三百六十職當經禮三百安見三百六十職之通行于天下古今也故愚謂周禮非周公之書而鄭玄之識不逮何休遠矣

禮官之屬

禮官即大宗伯屬謂小宗伯以下職七十其人共三千四百六十有九

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肆陳也禮以陳設爲事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天靈曰神人靈曰鬼地靈曰祇示祇同治道莫大于禮禮莫大于祭故大宗伯之職先焉

按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言鬼神之宗也鬼屈也神伸也大虛生人生物知氣變化靈爽不測無處無靈爽即無處非鬼神祭祀者聖人所以盡人道答造化也人爲鬼神之會惟聖人與大虛同神故善其所以事之事大虛之鬼神即事吾身之鬼神通之一理一心一事也故子思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言鬼神之至精也然則所謂鬼神者豈徒天神人鬼地祇云乎宗伯以禮佐王和邦國民彝物則天常人紀畧不及惟以事天神人鬼地祇爲邦國首務豈不迂哉子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是以教不語神疾病不禱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問媚竈則曰獲罪於天吁聖人之意可知聖人以禮教天下萬世而鬼神之事遠而不語則聖人所謂禮與鬼神又可知是豈徒天神人鬼地祇之謂鬼神事天神人鬼地祇之謂禮而已乎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因）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酉）燎祀司中司命飌（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埋）沈祭山林川澤以疈（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

王

祭祀謂之吉禮者以其上吉而祭祭而獲吉也鄭謂古本作告禮近是祭以告神禮何獨祭爲吉也禋煙也升煙上達以氣玄通精意之極故曰禋昊天上帝冬至圜丘之祀柴嵩通詩云助我舉嵩謂牲肉也實于柴上燔之使煙臭上達致陽神也辰謂一歲日月所會十二次詳見春官占夢槱積薪也司中等言槱燎日月等言實牲昊天言煙祀列事于卑義全于尊也司中司命皆天神謂司中界與人命之神緯書云三台星上台司命中台司中文昌星第四亦曰司命第五亦曰司中風師箕星雨師畢星此祀天神三禮也血祭殺牲取血以薦社土神稷穀神五祀五氣之神四時迎氣祀之于郊五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貍埋同埋玉幣牲于土祭山林也沈沈玉幣牲于水祭川澤也疈披牲胷也辜磔禳也四方百物如八蜡之類此祭地祇三禮也肆謂迎牲薦血腥之後解折牲體而爓之以進也獻謂獻醴薦血腥也祼灌也謂始祭迎尸入戶酌鬱鬯獻尸尸不飲灌之地以求神也凡祭初祼次獻次肆次饋熟祼在室獻肆在堂事畢復延尸入室饋熟尸始食祭皆有此四節鄭

以肆獻祼爲大禘饋食爲大祫未然祫即是禘以其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謂禘以其合羣廟主謂祫天子祫禘諸侯無所出之帝但可稱祫而無禘祠禴嘗烝四時祭名春物初生無以享惟祠爲主曰祠夏物未成用薄祭曰禴秋物初成薦新曰嘗冬物可進者衆曰烝此祀人鬼之六禮也

按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後世方士之說參緯千百何獨祀文昌與三台也文昌六星何獨祀其二三台三星何獨遺其一星以大尉司徒司空名豈其先有是官後有是星與誕罔甚矣箕爲風師畢爲雨師亦附會之說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哀謂救患荒謂年饑凶札謂死亡弔慰問禍烖水火之類斂財曰禬圍敗國被圍困敗亡恤憂也外來曰寇內潰曰亂

按弔與恤兩者無別恤寇亂與禬圍敗亦相類會財以補圍敗如春秋傳諸侯會于澶淵爲宋烖之類圍敗之名始于春秋故是書多後人附會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賓待諸侯以賓親近也易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禮之以賓所以親之朝早也宗尊也覲勤也遇偶也時見謂六服各有當見之時如大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等是也殷衆也謂十二歲王不巡守六服盡來見聘問也覜視也時聘謂六服不當朝之歲使其卿大夫來問殷覜謂元年七年十一年侯服始來朝之歲諸侯朝者少皆使其臣來聘曰殷覜

按王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朝覲會同其名雜見于詩書然未聞以春夏秋冬分朝宗覲遇會同者也六服遠者數千里一歲焉能四至于是大行人有近者一歲一見遠者六歲一見之法而鄭謂六服當見之歲四方四時分至朝春宗夏覲秋遇冬更迭而徧是皆臆見鑿說王者一統臣共不二諸侯尊王同軌畢至然後可以明共主致朝宗之義參差雜越于政體不已褻乎且朝宗覲可也遇視豈尊王之禮曲禮朝覲行于天子會遇行于諸侯諸侯草野邂逅謂遇天子行幸臨御謂視豈可謂諸侯遇天子使陪臣視天子乎司儀職有為壇合諸侯之

說蓋後世霸主盟誓之事緣飾以為周公之禮後儒轉相附會遂以春秋書盟會遇皆行自先王而朝覲會同可通諸列國故以霸主盟諸侯諸侯朝貢霸主皆謂周禮名教之壞經術之訛其來已久自非卓識誰敢直決其是非乎據鄭說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東西亦然四歲六服徧行此法也必如是書所云王畿居土中六服道里均乃可周世都豐鎬西方無六服每歲見惟三時諸侯徒有朝宗遇周京世世無覲禮矣豈其然乎且關中之地距東海四五千里以五百里一服推之齊魯當在荒服外世見可耳然則是書所言有名無實昔人謂瀆亂不驗而鄭執以為周公大平之書非以耳食者與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凡以禮法動衆曰軍禮軍禮尚整齊曰同大師謂天子六軍禮卽伍兩卒旅師軍之節制用者操縱惟命之意大均謂因地制賦因家起役以體恤衆民也大田謂四時田獵教以軍法以簡閱車徒也大役謂版築疏鑿之類以任用衆力也大封謂分封諸侯平其

土地均其人民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使民各事其主君各守其民以合衆也王介甫云用其命恤其事簡其能任其力合其志軍禮用命爲主合志爲終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嘉猶好也飲食之禮謂王者歲時宴集同姓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別如詩棠棣有頍者弁皆以飲食親

宗族兄弟男子二十冠三十娶女子十五笄二十嫁昏嫁親之冠笄成之賓射天子與諸侯燕飲而射故舊朋友王爲世子時所與共齒于學者及先世耆舊老臣皆是饗在廟爵盈而不飲燕在寢爵無筭大行人職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皆以待來朝諸侯祭肉生曰脤熟曰膰天子社稷宗廟之祭以胙頒賜同姓示共福祿也賀喜曰慶加財物曰賀異姓王之昏姻甥舅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九儀九等儀衞正位辨尊卑也命王命壹命始受王命爲正吏如王之下士及列國上士子男之大夫與府史胥徒長官自辟除者異受職始受王職事再命如王中士及列國大夫子男之卿受服受玄冕之服三命如王上士及列國之卿受位受朝列之位四命如王大夫及公之孤始備祭器曲禮云大夫有田者爲祭器是也五命王大夫出封加一命賜等則之地六命王卿賜官使得自置官屬治家邑七命王卿出封加一命賜侯伯之國八命王三公有功德加一命

爲一州諸侯牧九命王上公有功德加一命爲二伯分理天下如周召二公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鎭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玉者乾陽之精六瑞卽圭璧瑞猶寶也天子諸侯各寶以爲瑞等階級也雜記云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其長短各依命數王圭長尺二寸鎭安重也公圭長九寸桓磐桓易屯之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磐礎也桓柱也取安固如柱石意侯伯圭七寸信伸也躬詘也伸以臨下詘以事上能詘能伸

乃可獲上治民璧形圓徑九寸中有孔曰好週邊曰肉好倍肉曰瑗肉倍好曰璧璧孔徑三寸邊肉各三寸徑共九寸穀取養蒲取柔

按雜記贊大行曰子男圭五寸則子男所執非璧也古者天子朝諸侯合五瑞圭可合璧不可合五等同爲諸侯公侯伯皆圭而子男獨璧何與鄭解子男未成國子云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者未成國非也未成國則執圓義奚取又謂鎮瑑山桓瑑宮室信躬瑑人穀蒲瑑草稼皆以文名其說淺陋恐非先王制器之義

以禽作六摯（至）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木）工商執雞

禽飛走之通稱摯致也凡初相見皆有執以自致孤謂少師少傅少保皮虎豹皮之類帛束帛鄭謂束帛以皮爲飾臆說也羔羊也羊不受牽示難進也鴈南北隨陽示從君也雉文而耿介鶩江湖野物雞依人爲食庶人與工商皆有事在官者士以上初升見皆以摯王臣與列國臣庶名同摯同鄭謂摯同飾異亦臆說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禮謂享神祭有玉帛牲以成享蒼天色黃地色四方之玉各從其色璧制見上圓象天冬至祀天也琮形八方象地夏至祀地也圭形上銳象春物初生也半圭曰璋南方用半圭夏陽半也琥刻玉爲虎形猛獸象秋氣之嚴也半璧曰璜北方用半璧冬陰半也祭四方各以四時之立日皆有牲幣亦倣其器色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

以致百物

禮樂本于天地成于中和陰陽者剛柔動靜之謂剛柔相得動靜有常則陰陽合天地泰中和致而禮樂行百昌遂而人神悅天產牲牢之類作猶養也陰德陰氣地產黍稷之類陽德陽氣陰靜無陽則消天陽也故以天產養陰然陰盛則淫聖人制禮以中防陽作之過也陽動無陰則散地陰也故以地產養陽然陽盛則驕聖人制樂以和防陰作之過也至陽赫赫非陰不斂禮主于退以陰節陽虛其盈而爲中至陰肅肅非陽不暢樂主于進以陽導陰宣其滯而爲和

中和不偏禮樂之謂也天地變化百物生成未有違此者百物謂祭祀百物皆天地之化合以禮樂事鬼神和萬民則神人交悅百物之祥至矣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祼）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大神謂天大鬼謂先王大示謂地執事謂助祭諸臣卜日卜吉日宿祭前一宿眡視同滌濯溉祭器涖監也玉圭瓚之屬鬯鬯酒祭天地無鬯惟宗廟有之牲大牢鑊亨牲器玉齍玉敦以盛黍稷齍粢通在器曰齍大號大祝所掌神祇等六號大宗伯以詔大祝爲祝辭凡王親舉禮皆謂大皆大宗伯治事而臨行以告助王也王有故不得親祭則大宗伯代立主位大祭祀謂郊廟外神則王后不與宗廟則后薦徹豆籩后有故不與亦大宗伯代大賓客謂諸侯來朝王祼用鬱鬯王不親酌亦大宗伯代載猶爲也凡詔禮曰相接賓曰擯王相五人卿爲上相哭諸侯諸侯薨王爲位哭王以爵土策命諸侯于祖廟儐禮諸侯則代王爲主大故謂凶裁旅衆也陳也陳設以祭衆神四望爲壇位望四方名山大川祭之大封封建諸侯取大社土授之則大宗伯先告后土之神后土卽社頒祀頒常祀之禮邦國邦畿列國都家公大都卿小都大夫家邑鄉邑卽都家之邑各有所當祭與禮儀皆頒自大宗伯

按鄭謂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配享于社社非后土如是則后土卑于社矣郊社所以祀天地后土不得配天則所稱皇天后土謂何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小宗伯職見前中大夫二人右左謂庫門內雉門外左右右爲陰鬼神尚右故右社稷左爲陽人道尚左故左宗廟壇壝曰兆五帝五方天神兆五帝而曰四郊者火土同于南郊也四望望祭四方嶽瀆類祭天神日月星辰風雨司中司命等亦于四郊謂之類者天象無形以氣爲類鄭謂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各以氣

類爲位日月星辰風雨從天祀于郊亦所謂從其類也望者無見類者無形故宗廟社稷亦謂類小司徒類社稷宗廟是也山川丘陵墳衍謂所在小山川有利益于民者各因其所在祀之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五禮卽大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五者禁禁其違令令守也用等器數多寡隆殺之等廟宗廟祧言迢遠祖也廟次左昭右穆父昭子穆天子三昭三穆與大

祖廟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廟五天子七廟自大祖下二昭二穆上二爲祧廟親盡以次遞遷藏其主于大祖廟夾室每歲春祫禘配享吉禮五服五等諸侯命服凶禮五服斬衰期功緦也車旗宮室如典命以九以七以五爲節皆依命數不得僭越三族父子孫人之正屬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三爲五者身以父而親祖以子而親孫則五也以五爲九者以祖親曾高祖以孫親曾玄孫則九也三族別則親疏辨正室謂適子代父當門曰門子掌其政令謂治其昭穆明其適庶不得以尊代宗也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盛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祼）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毛擇毛色純者六牲馬牛羊犬豕雞五官除大宗伯言五也鄭謂除大宰大宰職云贊王牲事王親牽牲安得謂天官無其奉也六盛粢盛稻粱黍稷麥菽用器各有宜使六宮之人奉者中饋婦人事也六彝盛鬱鬯之器六尊盛五齊三酒詳見司尊彝職祼將謂酌而送之凡祼饗賓客于廟亦用尊彝外則否春秋

傳曰犧象不出門衣服之制見司服車旗之制見巾車宮室之制見典命若士以賞賜諸侯則皆小宗伯掌之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眂滌濯祭之日逆盛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天地人之祭四時皆有之序謂先後次第卜吉曰貞貞正也國有大事求正于筮龜玉帛以禮神號祝辭

一禹 9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書 6 [illegible]

大祝職有神號幣號小宗伯詔之逆齍迎粢入廟饎爨在門外也省鑊視煮肉也時謂薦陳之早晚備饌具告王行事也祭祀王用圭瓚酌鬯酒祼尸小宗伯酌送王賓客則大宗伯代祼小宗伯酌送大宗伯凡禮王不親使攝爲小王親舉爲大賜爵以王命齎策賜之禮賓曰儐諸侯尊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小宗伯儐小祭祀王玄冕之祭將幣之齎齎卽幣也諸侯覲畢致貢享于廟庭實之物皆小宗伯受之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大師起大軍有司謂軍帥與大祝軍社以齋車載社主與遷廟主于軍中賞功告祖戮罪告社軍將有事謂將交戰祭有司亦謂軍帥與大祝將事以王命祭告四方山川之神甸田通大甸王田獵有司大司馬之屬饋于野曰饁詩云饁彼南畝獵還至郊過天神地祇壇壝以所獲禽薦之曰饁獸既饁遂入澤宮射主皮頒禽也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illegible]）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大烖水火荒札之類執事大祝之屬肆陳尸于牀王事稱大秬鬯黑黍釀酒渳浴尸執事執二斂之事謂大祝臨之者小宗伯也佐以異姓者同姓銜哀使疏者相助衰冠之式喪服之式也執葬器之事者梓人匠人之屬眡葬省視葬具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是

也獻器明器成獻于殯宮門外遂哭小宗代王哭也卜兆卜葬域竁穿壙甫始也亦如獻器哭凡喪未葬前設奠無尸既葬反虞以祭易奠士三日三虞大夫五日五虞諸侯七日七虞天子九日九虞明日祭卒哭又明日以吉祭易喪祭附主于廟祭則卒哭以前祭皆喪祭也皆小宗伯告王相禮祔祭則大宗伯相禮成葬封丘既成祭墓祭土神位主也肆儀演習禮儀禍烖禱祀肄儀爲主亦如之類祭祀之通稱詳前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

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祼）築鬻（煮）、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肆師職見前、下大夫四人、大宗伯之攷也、大宗伯建祀禮、其玉帛牲牷之物、籩豆簠簋之器、皆肆師立之立、依法置立、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林川澤四方百物、玉帛牲牷禮之隆者。牲幣爲殺、牲又殺、牲體全曰牷、祈珥、祈福于神、割牲耳以薦、珥、衈通、取其聽、展視也、牲色純曰犧、牧人供之、肆師展視、以付充人、使繫于牢而肥之、職作樴、置臬繫牲也、卜日、卜祭日、宿爲期、先夕期、明日卜、詔相禮、詔相卜日之禮、眡滌濯亦先夕視、明日祭、詔相其禮、表齍盛、六齍各標黍稷等名、簠簋有蓋、外須記識、展視祭器、陳設于堂東、乃告備、具果、祼通、築、搗也、搗香草、煮汁和鬯酒以祼尸也、誅責慢怠、掌禁令、皆攷之事、兆中、壇墠內、祭百神、廟中、祭先王、凡肆師所告、皆告小宗伯、以次升告王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甕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疆及郊、大喪大渳以鬯、則築

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

佐儐、爲承擯、匪、筐通、竹器、甕、瓦器、王有故不親食賓客、則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甕、簋實、實于筐、饗、以大牢飲賓、食、以大牢食賓、祭豆間之祭、周人祭肺、肆師舉肺授賓、侯、迎氣、禳、除殃、皆小祝之職、疆、去王城五百里、畿界也、郊、近者五十里、遠者百里、渳、解見前、外內命婦、公卿大夫以下諸臣之妻、居宮中屬內宰版籍者、謂之內命婦、天官九嬪世婦等是也、居外寮者、謂之外命婦、春官世婦等是也、序、謂服重者居先、服輕者居後、外內命男女、即公卿大夫士與其妻、王喪、男義服斬衰、布三升半、冠布六升、其妻義服衰六升、王喪斬衰、后喪齊衰、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之類、皆所謂法也、杖、謂王喪竹杖、后喪桐杖、服成則授杖、喪大記云、君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王喪宜同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仙上聲）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

今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師謂出征甸謂田獵皆以社主與遷廟主行有事祭告用牲則肆師涖位爲主類祭名造猶造門之造以祭達于上帝也封封土爲壇大神天地神祇祭兵于山川祭大軍所在之山川亦如師甸爲主也師不功敗績也主車載社宗二主之車助牽扶主也表立旗爲表貉禡通祭始爲兵蚩尤也嘗秋祭嘗新物今歲芟墾所獲因卜來歲之芟治田之早晚也詩云載芟

載柞其耕澤澤謂治田也秋田曰獮兵寇曰戒社秋社報答今歲之稼因卜來歲三卜皆肆師涖之國有大故水火凶札歲時之祭烝嘗社蜡之類卿大夫之喪謂卿大夫適子有父母喪繼世爲卿大夫者相禮相其拜送賓客之類大事謂王行禮小事謂攝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鬱香草未詳何物鄭謂即本草云鬱金非也搗香草和秬黍酒祼尸宗廟之禮禮重祭祭首祼祼用鬱鬯禮官先鬱人春氣芬芳也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埋）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假）之卒爵而飲之

祼器六彝圭瓚之屬祼玉圭瓚璋瓚也祼將酌送也儀節祼將之威儀節度凡祼事祭饗皆用祼也沃酌水也盥洗手也肆器尸將浴陳牀襢枕第夷盤之類葬共祼器明器埋之壙中者鄭謂遣奠之彝器恐非量人夏官之屬制從獻脯燔之數量者也斝即爵義與嘏通福也尸酢主人俗謂飲福酒卒爵而飲謂酢及鬱人與量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暢也釀秬黍爲酒氣味條暢未合香草者故鬯人供之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齋）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秬鬯無鬱和之鬯飾之飾盛鬯之器唯廟祭初亞獻用鬯搗鬱汁和之盛以彝尊酌以玉瓚他外神有酒無鬱和故無彝尊王瓚社壝之祭盛以大罍罍瓦尊

禜營兆以祭門祭國門瓢齎匏器齎齍通盛受也廟用脩廟祭用鬱脩和卽司尊彝凡酒脩酌之脩郊特牲云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脩治而後用之卽鬱鬯也蜃蜃器地官掌蜃職祭祀共蜃器之蜃蜃脤也胙曰脤今之螺盃受胙飮福之器祼事宗廟祼將和鬱用鬯多寡有量概量也天官酒正云皆有酌數器量疈辜祭四方百物小祀酌鬯用五升之散爵之下者以上鬯皆無鬱別其用器與彝舟圭瓚等殊也斗挹鬯以沃尸釁以鬯塗尸王齋浴鬯襲其香弔臨弔臣喪曲禮贄天子用鬯弔則使臣爲介致鬯于死者曰介鬯

按鄭註瓢齎之齎作齊割柢使齊脩作卣中尊祼作埋尊腹有朱帶勺概無飾曰散義皆鑿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晨之官雞鳴以旦震旦爲春故屬春官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叫）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辨其物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嘑將旦而呼嘂叫同警使起也凡國有事請期告以旦明行事面禳四面禳除釁如廟寢鐘鼓甲兵之類新成殺牲取血祭而塗之用雞則雞人供之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尊盛五齊三酒之器彝卽尊也以盛鬱鬯貴之故異其名彝夷通常也法也常求法度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如字）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潮）享祼用虎彝蜼（毀）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劑）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銳）酌凡酒脩酌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宗廟祭享祼用彝獻用尊彝盛鬱鬯尊盛齊酒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酒貴滓賤淸貴者居上賤者居下曰位酌謂獻酌縮酌之類用謂春祠秋嘗等用實謂鬱齊醴齊等實雞鳥皆刻畫形象雞主東明故春用雞彝朱鳥爲夏故夏用鳥彝承彝之盤曰舟祭始迎尸入室王以圭瓚后以璋

瓚皆酌鬱鬯獻尸尸不飲灌地所謂祼用彝也朝踐朝旦所行之禮迎牲入庭延尸出堂告殺薦腥酌醴齊獻尸尸始飲故謂獻尊鄭云獻作犧鑿也再獻亞獻每獻王先后亞王獻酌獻尊后獻酌象尊象取贊相義后服亦謂象服詩云象服是宜兩獻尊一盛醴齊所謂縮酌也一盛盎齊所謂涗酌也王用之兩象尊亦然后用之朝踐主王再獻主后義互備也罍大尊刻畫雲靁紋以盛凡酒者所謂脩酌也皆有罍謂朝踐再獻之尊各有罍盛凡酒貳之諸臣謂助祭之賓客及兄弟輩非酢通諸臣助獻用尊之醴齊盎齊諸臣受神酢用罍之凡酒罍取雷同雷聞百里百里爲同臣非一人酢非一舉同罍也斝嘏也刻畫稼文古者以宜稼爲福祿嘏辭云宜稼于田受祿于天故嘏謂稼刻其文于彝上稼秋成秋祭用之黃土色冬百昌歸土故彝用黃猶大蜡用黃冠黃衣也朝獻卽朝踐著尊尊著地順土氣不用禁明著在外象陽王用之也饋獻卽再獻后職中饋曰饋獻壺瓠通尊壺形取子在中順冬藏象陰后用之也閒祀雜祭小祀追享追死者享之亦閒祀朝享來朝賓客享皆有祼有朝踐有再獻有諸臣之酢六享祼獻酢醴酒皆同

而彝尊異虎爲百獸長易曰大人虎變王祼用之蜼虺屬陰物詩云唯虺唯蛇女子之祥后祼用之六酘酌酒醴之法鬱齊鬱香所和齊酒既縮其糟涗以香汁遂獻之不更縮茅涗水曰獻酌卽六彝所盛用以爲祼者鄭謂獻作莎摩莎鬱金汁鑿也醴齊糟初成最濁用茅縮下其汁乃酌卽朝踐之尊也盎齊汁滿糟浮盎然濃厚以明水涗和而後可酌卽再獻之尊也凡酒謂五齊既成酒者卽酒正所謂三酒脩和也皆以水脩和示反本也郊特牲云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卽諸臣所酢之罍也齊雖有五醴盎該之酒雖有三凡酒該之註疏瓚冗大喪謂王喪未葬以前殷奠皆設彝存省視也大旅遇烖祭天地山川羣神旅衆也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用彝器亦存視

按此節之義鄭註殊未曉暢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凭曰几饌曰筵筵卽席古者席地延賓故謂筵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非酢

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完）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五几玉彤彤漆素五席葦蒲繅熊次多莞萑莞卽蒲萑卽葦也用若祭若賓之類位若廟若朝之類大朝覲謂會同大饗饗賓客于廟大射天子與諸侯羣臣射封國分封諸侯命諸侯諸侯繼世來見錫命及加命之類王位王所立之位黼黑白繡文依制如屏王

依以立莞筵細蒲席紛雜色綬緣邊曰純加加莞筵上繅澡通織五采文䌃爲席畫繪緣邊也次席虎皮爲席次佽同勇貌以白黑文繡爲緣左右玉几優至尊也祀先王設神席也昨席王酳尸尸酢王布席戶內西向受酢其席几如朝饗也諸侯祭祀亦謂神席蒲筵蒲草席下迫地繢畫也細蒲曰莞彤几几有刻紋一几居右神道尚右也筵國賓王養國老之席牖前廟室牖前堂中南向彤朱色左几文事尚左甸役王田獵熊席熊皮爲席漆几黑色右几武事尚右凡喪事奠用席蘆曰葦素几白木几柏席喪主香火之席柏香可爇曰柏席萑細葦王黼純諸侯紛純爲別敦焚柏器几以安主故一敦用一几鄭謂柏作椁敦作燾鑒也吉事祭享之類變几用新凶事喪事仍用生者舊几若孝子毀亦不得凭新几

按諸侯酢席美于神席禮未宜而疏以莞席清潔爲解甚牽强次席先鄭註虎皮近是後鄭註桃枝席次列成文然則編蒲葦無列次乎次佽同後世虎賁名佽飛佽勇力貌令人捷疾謂之造次虎皮褥謂皐比比卽次皐櫜通包裹也比皮通樂記武王克商倒載干戈包以虎皮詩云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

胡不佽焉比次皆親近護助意以虎皮爲次席猶以虎賁爲綴衣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藏國重器稱天以尊其藏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旣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上春釁寶鎭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

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凡王者世守寶器藏于始祖廟曰天府王鎮玉器之最重者猶王圭曰鎮圭也大寶器如周赤刀天球之類治中百官所上計簿皆合經制曰治中藏于天府者孟子謂寶土地人民政事也上春孟春釁取牲血塗祭彌嗇釁也凶事在廟者如大喪柩朝廟日餞祖奠厥明大遣奠皆有沃盥昧爽行事天府士爲之執燭貞正也疑事正于蓍龜從曰貞陳王禮神如圭璧之類遷寶有事改藏奉寶器以遷司命司祿皆天神軒轅十七星形如龍角曰大民小民文昌宮六星第

六曰司祿又三台星下台亦曰司祿每歲孟冬祭二神則獻天下民與年穀之數王受而藏之天府獻則小司寇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瑞天子之符瑞大圭之類典守也今之尚寶司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人執曰瑞鎮圭之類禮神曰器四圭之類名以命之物以別之用事朝日之類服飾藉王以繅或襲或裼如衣服也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澡）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伸）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篆）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

按見曰晉晉進也行禮從容漸進大圭長三尺天子所佩也手曰執鎮圭長尺二寸繅藉以文繪承圭璧執之五采五就謂五色相間遍而復始爲一就五就五五二十五行成就一繅朝日卽王藻云玄端朝日于東門外覲禮云春拜日于東門外是也桓信等圭解見大宗伯瑑篆刻爲文瑑圭璋璧琮殊于桓信等圭璧彼諸侯親覲天子用之此使臣聘問天子用之

也圭以覜聘天子享用璋璧以覜聘王后享用琮子男聘天子亦璧矣瑑繅二采一就與子男異子男繅二采成二行瑑繅二采共一行行小文禮臣與君之辨

按鄭解王藻天子搢珽以大圭爲王笏也天子笏用王而大圭非笏笏度二尺六寸大圭長三尺笏有事則搢無事則執大圭常搢不可執故考工記玉人云天子服之不言執之也此云晉蓋朝日之名易象日出地上爲晉行禮從容有漸如日之升夏官田僕云諸侯晉與搢珽之搢異言天子晉接諸侯佩服大圭

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四圭等皆禮神之器非用執也邸底同下跌曰邸四圭合四成一下著邸無邸不可合鄭謂邸即璧恐非祀天用四圭象四時上帝即天神旅衆也大烖則旅天帝有五以象五氣曰旅非一之辭祭地兩圭陰用半以象偶望祭四方嶽瀆亦地類祼圭瓚柄用圭瓚如槃盛鬱鬯祼地者也肆陳設詩云相予肆祀大饗

賓于廟祼賓客亦用圭瓚圭璧單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禮殺于天地半圭曰璋璋挾有邸乃可奠射貫也貫于邸防傾也造贈往贈也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音祖）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土圭見大司徒職以玉爲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午度表景求地中者也致四時日月度景至不至以知寒暑晝夜之候土地土其地日景每千里差一寸百里差一分封國無過五百里度景長短以知封域之遠近珍畛也分別意故以徵召防守又珍軫也憂慮意故以賑恤凶荒牙璋半圭刻文爲齒牙齒牙象兵也故以起軍出征以治兵防守璧徑九寸周圜如一不盡圜曰羨羨餘也殺其兩旁使上下稍餘蓋直尺而橫八寸如今腰樣以起度以直一尺起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橫八寸起則八寸爲尺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考璧羨則五度信矣駔市儈之稱考工記玉

人有駔琮以爲權鼻寸半駔琮有孔以貫組縣琮而爲權圭等六玉解見大宗伯以祀天地四方人死全歸故斂尸用之皆有溝文繫組曰渠渠畔高起曰眉亦如駔琮之有鼻故謂之駔鄭謂駔作組疏通也開也疏璧琮貫璧于首貫琮于末貫圭璋琥璜于中象天地之包四時也穀圭圭刻粟文穀善也故以和難聘女琬圭圭刓去棱角德以渾圓爲至故以表德結好琰圭圭剡其末有觚棱象斷割故以責改行除姦慝飯玉碎玉雜米以飯尸含玉爲小器含尸口內雜記云含者執璧贈玉送死納之壙中凡玉器出如使

臣執圭出使之類、皆典瑞供以奉于使者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命、謂百官爵秩之等、升降皆王命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儀謂禮節、五儀、五等諸侯之儀節、諸臣、列國諸臣。五等之命、謂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此外諸侯五儀、天子之公八命、有功德出封、加一命。

爲上公。伯、諸侯之長、如周召二伯。國家、謂城邑、以九爲節、如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貳車九乘、建常九斿、冕服九章、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牢、賓主之間九十步之類、節禮儀也、自公而下、降殺以兩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此王臣之命數、外諸侯遠于天子、各成爲君、故命數用奇、從陽也、王臣在內近天子、不得伸其尊、故命數用偶、從陰也、不言孤者、天子之孤與卿同、六命也、孤即卿之兼官、卿上大夫四命、下大夫也。三公出封、則九命爲牧伯、卿出封、則七命爲侯伯、大夫出封、則五命、爲子男、故曰皆加一等、不言士、士卑無封、以此推之、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也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此諸侯世子之禮儀、適子、即世子、繼世者也、誓、盟誓、諸侯立世子、天子命而誓之、以明不易也、攝、君代其君來朝、下其君之禮一等、如公之子、執侯伯之圭、侯伯之子、執子男之璧、子男之子、與凡未誓者、執孤之皮帛、繼子男後、大宗伯六摯、孤執皮帛

按諸侯在而立世子、請命于天子、天子命之、示不易也、齊桓公葵丘之盟曰、無易樹子、王者所以明有宗正世統、禮也、若天子與諸侯之子誓、以明不易、豈教人臣子忠君孝親、唯命是從之義、五霸無王、專以盟誓相要脅、雖弒君之臣、賊父之子、既盟則人莫敢問、獎冦崇姦、所以大亂、其始也、諸侯之子挾天子要諸侯、周禮典命之誓是也、比其終、天子之子、亦挾諸侯以要天子、春秋首止之盟是也、故禮爲可訓、非禮之禮、大人弗爲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

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此侯國諸臣之命數凡諸侯之臣各半其君之命數而弱故上公九命其臣置孤卿一人則四命與天子之大夫同來聘天子則摯皮帛以繼子男後與天子孤之摯同其卿與大夫士皆以次降一等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公之卿大夫士但侯伯自大夫上不得置孤蓋侯伯七命其臣半君之命數而弱故其卿亦三命大夫亦再命士亦壹命與公同也子男五命其

臣半君之命數而弱故卿止再命大夫壹命士不命也

按王制大國三卿命于天子次國三卿其二命于天子其一命于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三等之國皆五大夫二十七士皆其君自命若是則天下之官命之天子者三十分之一耳卿大夫重秩也無王命而可謂卿大夫乎此衰世僭亂之事王制詎承當以此書之言爲近天子總理人羣制五等九儀以辨名正位大一統也外制公侯伯子男內序卿大夫士設官分職雖有千百其命唯九命雖有九以天子視之皆王臣以諸侯相視非其臣不得相統故在外則各君其國在內則共戴一人同列相視大小相維講信脩睦比肩以奉一人無小役大弱役强之事王道衰五霸憑陵假五等九儀之名以挾制同類故管仲伐楚曰先王命我太公履五侯九伯實征之魯叔孫婼恥與邾大夫坐則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臧孫欲媚晉使則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漢博士引以爲王制口實相承由來已久夫禮莫大于君臣名莫大于事使爲之君者

爲之臣不爲之君者不爲臣古今通誼也先王以五等制列辟非以五等遞相爲臣故大國之卿雖與小國之君命數相亞而君臣之分不相及爲大國者豈得謂彼君即我臣爲小國者豈得謂彼臣即我君乎五霸假王命要挾友邦世儒遂謂諸侯有相朝之禮小國有事大之義此說春秋者所以背理拂經解禮者長冦齎盜世運理亂王霸升降始此不可不辨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掌貴賤之命服服以命異故次典命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用事謂祭祀朝甸凶弔之事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吉服祭服祀昊天上帝謂冬至圜丘之祭大裘裘不裼者以羔皮爲裘而無表貴質也冕弁上加板爲延前後重旒前低後昂狀俛冕俛也鄭謂大裘之冕無旒難信五帝五方天帝四時迎氣祭于四郊中央之帝土氣從火幷祭于南郊也如之亦大裘冕先王謂大王以下至文武畫龍于衣其狀衮然曰衮被衮衣

而戴冕曰衮冕先公后稷以下至祖紺饗饗賓鷩雉屬繡于衣鷩冕鷩衣而戴冕四望望祭四方嶽瀆名山大川毳獸細毛者繡其形于衣五祀五行用切于民者門竈之屬希少文也羣小祀百物之祭玄玄衣無文繡蓋禮大服盛禮小飾簡禮至無以加還反朴此衮冕所以遞降大裘所以先衮也

按鄭玄云書曰予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華蟲五色蟲希讀爲絺王者相變至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此上皆鄭註據典命職衣服各以命數故援虞書創爲九章之說自漢至今學者從之其實牽强不合與此節義之可疑非一端今畧舉之按虞書舜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七者皆以作繪于宗廟之彝此器之象也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皆以薄繪刺繡成五采施五色作服此服之章也兩項各别文義甚明古人制器以象日月七者所謂觀古人之象也正服以色藻火六者所謂章施于五色也象言形色言彩今鄭混兩段通作衣服可疑一宗彝既與山龍華蟲爲五繪于衣則當云宗彝作繪何乃云作會宗彝是作會自爲句宗彝本與藻火等同繡而繪止華蟲以上數者今以宗彝爲句强屬上爲衣强繡爲繪文義不類可疑二卽如其說數何但九一日二月三星辰四山五

龍六華七蟲八虎九蜼十藻十一火十二粉十三米十四黼十五黻歷歷分明今合華蟲爲一作雉雉未聞名華蟲也鳥羽華彩者何獨雉古文花作華如皇華棠棣之華謂草木之花耳蟲謂蟲蛾本兩物今倂作雉以求合鷩冕可疑三粉形片米形粒亦兩物今倂粉米爲一作米解可疑四白黑曰黼青黑曰黻本皆色今謂黼爲斧形黻爲兩已相亞以湊成十二與九章之物可疑五宗彝既爲虎蜼則虎彝蜼彝兩器也畫于衣則一虎一蜼兩物也今倂爲一物以合衣五之數可疑六凡繪葛細薄皆可稱絺刺繡用絺卽

今方目絺冕衣各章皆用今以希冕之希改從絺豈他冕衣繡不用絺邪不然何以別可疑七據書十有五章今削其三謂王者相變移日月星辰于旗引左傳三辰旂旗爲證然龍亦爲旂虎亦爲旗龍虎既不以旂旗廢衣裳何獨日月星辰不然可疑八卽如所云去其三尚存十有二今又合華蟲爲一虎蜼爲一粉米爲一强縮十二退合九其實不合也可疑九必如其說九章次第猶當仍舊今移龍先山以合衮移火先宗彝以合毳顚倒舊章可疑十宗彝者宗廟之彝尊罍之屬虎蜼其文耳既取以爲章卽畫宗彝可也何爲舍彝畫彝上之虎蜼如虎蜼卽彝書何不直云虎蜼乃云宗彝可疑十一尊彝有六自虎蜼外有雞彝有鳥彝有斝彝黃彝今何據必知此彝爲虎蜼不爲雞鳥之類可疑十二或曰以毳冕知之夫虎毛則毳矣蜼之爲毳未明也或曰蜼卽虺蠵屬果爾則鱗蟲何以爲毳必如疏云似猿猴岐尾卬鼻天雨掛樹以尾塞鼻者則異獸也古聖取象貴人常見如雎鳩鳲鳩之類必不以山海奇怪之物繪爲法服謂爲虺者近是謂似猿者强附毛獸以成其爲毳耳可疑十三據其說冕服五等衣數用奇裳數用偶衮冕九

章衣五龍山雉火宗彝皆畫裳四藻粉米黼黻皆繡鷩冕七章衣三減龍山起宗彝皆畫裳四章與衮裳同皆繡毳冕五章衣三減龍山雉火起宗彝而升裳之藻粉米于衣爲三皆畫裳二章黼黻皆繡絺冕三章衣一以絺繡粉米不畫爲粉米無采可畫也裳二繡黼黻與毳裳同玄冕二章衣玄無章裳二章繡黼黻與毳絺裳同凡此五服衣裳畫繡多寡損益皆無義理衣何以畫裳何以繡謂衣爲陽裳爲陰畫陽功繡陰功乎而繪帛本皆陰功也衣裳又何無別且衣既畫矣希衣之粉米獨繡以附合絺繡爲絺冕是衣

又有不畫者可疑十四書本謂器不可繡故繪服不可畫故繡義各攸當今以畫爲衣繡爲裳衣之用貴于裳而畫之工簡于繡貴者畫賤者反繡于義不倫可疑十五既謂上衣下裳上畫下繡上衣象天下裳象地則章物宜各有定局豈可以裳之章又升爲衣參差雜越轉移不定何稱章服可疑十六既裳以次升補衣爲重衣也重衣則裳可殺衣不可殺玄冕無章去裳可也衣既無章則裳宜從衣今裳黼黻而衣反玄既云衣爲陽裳爲陰陰有章而陽無章不舛戾乎可疑十七凡此皆援虞書以舜言爲據而不達其

辭又牽是書假周公附會而不折諸理耳食相承習而不察其來已久禮祀昊天上帝于冬至寒故用裘大裘者取至敬無文之義故大禮無節大樂無音不車不飾大羹不和大圭不琢大裘不裼凡裘皮上有單衣爲表曰裼不裼袒皮是名大裘作者將以是爲無文之敬抑不思天子舉大禮祀昊天上帝而躬僕隸之衣以爲至敬且首垂旒藻身披羊皮是何法服解者心疑大裘冕旒之不稱乃爲無旒之說則近于媟又心疑大裘之過野乃爲襲衮之說則又何以異于衮冕乎不得其說强求通深信以爲周公之書而

終不敢質其妄可怪也即如其說冬至祀上帝大裘冕可也又曰祀五帝亦如之然則夏暑秋陽祀赤黃白三帝皆著大裘乎如謂用于冬不用于春夏秋則所謂五帝者皆祀于冬乎皆不可解冕服九章自公至大夫皆以兩降獨公不降與天子同衮冕夫公雖貴豈獨非臣解者爲降龍之說以別于天子而詩書無明訓可疑十八先公先王生有貴賤死則同爲祖考今云衮冕獨祀先王而先公降等于義奚取然則先公先王必分祀乃可有如祫禘合食從先王之冕乎則先公不安從先公之冕乎則先王以爲慢已也

祫禘必于太祖廟太祖后稷本諸侯其必從先公之冕矣禮則祫禘爲大服則祫禘反輕可乎昔夫子謂周公成文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天子之禮即衮冕也然則事先公與先王本同何得有鷩冕祭先公之說可疑十九謂大饗賓客于廟用冕可也若射未聞有射于祖者拾臂彎弓審固求中而垂旒蔽其目黈纊塞其耳于事不類故司馬射人掌射位于朝朝服用皮弁則是不專用鷩冕也如必用鷩冕是冕又不獨在廟矣可疑二十夫人主所重莫如社稷論民生之初先祖考而社稷輕論人主之貴先有社

稷而後得享祀祖考故孟子云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無社稷是無九廟天子社稷則四海之大神州赤縣之重非一都一邑耳故大社與大廟幷列嘗于廟釁于社兩主幷重今社稷之服比宗廟降二等比先王降三等先王用衮冕社稷僅與四命之陪臣同服可乎可疑二十一且祭雖有六天子爲主則同冕神有大小禮有加損天子之貴不易今殺鬼神之禮幷殺天子之服何居作者意以王備五冕取上兼下之義於是削天子之等威下祀羣神用侯伯之鷩冕上祀先公不思天子先公與侯伯之先公異而降用侯伯之服又何以別于侯伯之祭乎用子男之毳冕以祀山川用孤之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天子之山川社稷五祀與子男孤之山川社稷五祀異而用子男孤之服又何以別于子男孤之祭乎所祭非所服所服非所祭可疑二十二前可疑者十七鄭之鑿說後可疑者五則是書之贋也作者既贋解者不辨其贋讀者習贋爲眞反疑辨眞者爲贋獨何與夫衮冕之說舊矣鷩冕希冕不見于詩書毳冕則有之詩云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則所謂毳冕者蓋冕而畫獸于衣耳鷩衣畫鳥可知希殺于二冕而尊于玄冕其爲少

文之義又可知大抵衣有龍文曰衮鳥文曰鷩獸文曰毳雜文曰希無文曰玄義曉然易見苦爲鄭說牽强附合遂艱深不可解若鄭氏者可謂入海筭沙心勞日拙矣

凡兵事韋弁服眂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

上五冕此敘五弁弁大也制大于冠古冠止撮髮弁下覆額詩云有頍者弁頍覆額貌韋去毛熟皮以爲弁兜鍪之類兼以爲衣裳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跗猶足也注屬也俗謂戰裙皮甲之類韎赤色衣禽獸之革以象殺示武蔽石矢也皮弁以皮爲質而飾以采玉非純用皮也弁制義起故宜皮其服則緇衣也甸田獵冠弁即爵弁以繒帛爲之古冠制小用緇布玄繒後世用爲弁故曰冠弁明與韋皮異猶冕之言弁冕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鄭謂爲委貌非也委貌冠耳弁與冠異凡凶事謂大喪荒札大喪則喪弁喪服荒札則素弁素服弔事弔臣喪弁謂冠弁絰謂以麻爲小首絰如環加弁上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其服則錫緦疑衰若未小斂則素衣

按皮弁次于冕無延旒有衡笄紘懸瑱皮爲質飾以文玉不主皮也蓋首服之華而貴者故以視朝詩云充耳秀瑩會弁如星是也鄭謂皮弁用白鹿皮爲之則是用素皮也疏謂衣色從冠舄色從裳裳色從韠皮弁以十五升白布爲裳則是皮弁服純素也凶主素吉主玄古今宜同視朝吉事而衣冠純素非也天子無日不視朝無日不皮弁則是天子終年素衣冠天子素則公卿大夫無列采吉月而舉朝縞素有是事乎鄭又謂諸侯相聘亦用皮弁服則是諸侯相遇皆素衣冠也何爲其然說者謂殷人尚白惟大事日中之類耳未聞尚白衣冠也周人尚赤豈以所勝色爲禮服乎以冠禮考之皮弁衣亦玄端玄裳有時素積素韠以事偶用素非吉服詳見儀禮禮記諸篇鄭又謂冕服獨用于廟按聘禮天子受諸侯朝覲賓客聘享皆于廟皆皮弁服司馬射人掌射位在朝而射用鷩冕是冕亦用于朝也尚書顧命康王即位于南門內朝麻冕黼裳卿士邦君皆麻冕蟻裳執事諸臣戴冕立于堂階者五人皆在朝也又司馬節服氏朝覲服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禮記曾子問云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廟冕而出視朝則冕何嘗不用于

朝乎王者建邦宅中故朝居中廟左社右廟社雖重皆依于朝天子之體統莫尊于朝今云受覲受享止于廟則中朝爲虛位而大禮皆左次冕旒華袞惟以拜掃祖考之庭爲人子孫脩家政耳何以稱無上之尊爲天子之元服乎故謂受覲于廟而冕衣主祀者亦不盡然也古者田事所以講武武宜戎服故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春秋傳衛獻公射鴻于圃不釋皮冠孟子謂齊景公田召虞人以皮冠田獵用皮冠即所謂戎事之韋弁今云甸事冠弁服而鄭玄遂以委貌釋之委貌固不可爲弁而冠弁亦不可習武或此文有誤與不然則是書亦杜撰耳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此喪服之制臣喪君猶喪父服斬衰三年君妻猶母服齊衰不杖期年君爲臣弔則衰錫滑澤也緦絲通細麻布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十五升半六百縷也事洗治也鄭云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三公六卿內臣故不治布諸侯外臣故不治

縷大夫士王大夫士分疏賤故但用疑衰疑似也衍之精者十五升千二百縷以爲朝服其疑衰布十四升畧稀故曰疑弁絰加環絰于冠弁上大札民疫死大荒饑饉大烖水火素服白衣冠即下節齊服素端之類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債上聲）服有玄端素端

此吉凶服之等五冕見上上公九命故服備九章但不得用天子大裘而衮以下同也侯伯七命衣七章不得用衮自鷩冕華蟲以下與公同子男五命衣五章不得用鷩自毳冕宗彝以下與侯伯同公之孤四命不得用毳自絺冕以下用絺繡粉米與子男同卿三命大夫再命不得用絺但玄冕耳其繡黼黻于裳與孤同凶服謂喪服天子諸侯自旁期以下絕無服卿大夫期以下加大小功皆降等無緦服此諸侯卿大夫吉凶服之制也諸侯之士一命以下玄冕亦不得用其助祭于君廟但自皮弁而下至于玄冠與大夫同其喪服亦如大夫大功小功而無降等齊服即上節遇札荒之素服戒懼祈禱則齊玄端以吉齊素端以凶齊端正也禮衣尚方正曰端鄭謂袂侈與衣等方然則莫如裳何獨于袂取端義

按冕服止大夫士惟皮弁服雜記亦云士弁而祭于公禮器云冕旒之數士三是士亦得用冕也又云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士黻士玄衣纁裳與此文不合據此文公以下諸臣有貴賤服有差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并上然何獨公之服得與天子等豈衮冕之上有大裘爲别與然大裘不在九章內非常御之服而

衮則朝享皆用章數窮于九上公擅其極矣何得以無文之大裘兼此五冕假使王不郊天在廟在朝與公何别然則是書之意非如鄭玄所謂九章起于龍明矣必如鄭說日月星辰仍當在大裘上乃可以兼龍衮而後天子與三公别夏官節服氏服大裘送逆郊以三公所不敢服者下士又得服之皆可疑大抵禮家言雜而多端是書之說昔人謂爲潰亂不驗讀者不可無卓識也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興）衣服皆掌其陳序

共供王衣服卽冕弁等服奉奉王復衣服始死招魂之衣服斂多用祭服天子百二十稱奠衣服寬坐上之衣服厭藏也死者遺衣服藏之寢廟以待祭祀授尸卽下守祧所掌鄭謂爲明器之衣恐非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典猶守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外祀如小宗伯所謂四郊四望祭社稷山川等皆有壇位曰兆周垣曰域典祀掌之司隸秋官之屬士杢隷供役使者厲謂遮列使人不得入蹕止行也

守祧（挑）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祧遠祖廟守用奄女鬼神陰事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惡）之既祭則藏其隋（妥）與衣服

　天子祖廟七遠祖曰祧祧迢也自始祖而下親盡以次遷其主于大廟夾室曰廟祧大祫及禱祀則請而祀之遺衣服謂祖考生時衣服七廟脩除功多則宗伯有司之事祧室黝堊功省則守祧爲之黝黑色堊白色皆牆屋之飾爾雅地曰黝牆曰堊隋士虞禮作墮尸所祭之米肉墮集豆間者小祝職云沃尸盥贊隋祭畢守祧埋之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世婦卽天官世婦之類蓋卿大夫妻不屬內宰之籍者宮六宮卿二人卽卿妻下大夫四人卽下大夫妻中士八人卽中士妻府史卽府史妻奚則所自除女

徒也

　按鄭以是職爲奄官如漢大長秋之類據凡職有女則用奄然凡職用奄則著之此不著奄未有男子以婦人名官者也古奄多罪人亦未有以之爲卿大夫者也鄭誤于二十七世婦之說失解而吳澄氏遂以爲天官世婦譌析削之皆非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內外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暮）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㩛（拜）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

者世婦掌之

女宮婦人供宮中之役卽天官女御輩宿戒謂當給役則豫告也比校督也具所濯溉及粢盛之爨王后之禮事薦徹籩豆之事齍盛卽粢盛共爲饎以供也

內宗同姓婦女外宗外戚婦女皆有爵者禮事佐后徹籩豆之類王饗食大賓客王后在亦詔禮帥宮人相內外宗同也王喪旣殯則朝夕哭外卿大夫妻與內卿大夫妻各以尊卑爲位哭比次其位小失則責讓之苛小也㨿古拜字后拜拜女賓如喪大記夫人拜寄公夫人于堂上之類凡內事謂六宮內有徵求

等事世婦傳達蓋此世婦居外便也

內宗凡婦女之有爵者

內外宗婦人有爵者之稱皆王親黨內宗同姓婦及同姓女未嫁者皆是爵從其夫卿妻爲卿爵大夫士妻爲大夫士爵凡者無常數皆禮事故屬宗伯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加豆籩謂尸食後王后亞獻所薦豆籩謂之加天官醢人籩人加籩加豆之實是也以樂徹祭畢作樂徹豆籩佐傳謂后徹與內宗內宗受而傳之有司也王后有事則從總上文祭饗言序哭序內外命婦哭位哭諸侯同姓諸侯薨及來朝薨于王國者卿大夫居外者有喪則王后命外世婦往弔之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外戚之婦女餘見上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玉豆以玉飾豆眡豆籩視其中實也徹亦視其實羞齍薦饎也獻獻酒王后不與祭大宗伯攝亞獻外宗亦贊之如后在也小祭祀謂宮中五祀之類

按外宗婦贊宗伯于禮未協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冢墓墳也山頂曰冢封土象冢天子之陵寢冢人掌之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

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鑽）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公墓猶言官墓內穴曰兆外垣曰域爲圖畫地形爲世守先王謂始爲兆域者其子孫葬各以世次昭穆爲左右居先王墓左右諸侯卿大夫皆先王子孫居前居左右前列也居後居左右諸侯之後各以其族

各就所出之王爲昭穆左右前後也死于兵者戰陣不勇非孝故葬不入先域有功于國者特使居昭穆前列顯異之爵高者墳高樹多爵卑者墳卑樹少是謂度數有日定葬期也請度度葬地也竁穿穴也啓土之日卽宿祭墓之尸而冢人遂爲尸也祭在墓成之後宿尸在竁穴之始或啓土初卽有祭與丘墳也隧墓前路以度謂相墳大小爲隧廣狹窆器下棺封土之具碑綍畚鍤之屬鸞車殉葬塗車象人俑葬偶人言詔也冢人鸞車不能自運詔人爲之執斧備用也遂入入壙藏明器也正墓位正丘封之左右前後蹕止行人不使入兆域守其封樹禁勿毀傷均其禁均各域禁界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主民間葬地人死如暮曰墓生者思慕亦曰墓民間葬地不封不樹與山陵異故但稱墓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邦墓民間族葬之地每族爲一圖族百家大司徒職

四閭爲族使之相葬鄉師職族共葬器正其位正各姓昭穆左右前後之位度數以爵尊卑爲墓大小百家各墓地一區曰私地域各有界限遮列曰墓厲各有官舍在中使其徒居守也

按古者民葬官爲置地法至善也後世邪說誣民愚子無知惑于堪輿陰陽暴柩以需吉地良辰數十年不葬甚者屢埋屢掘析祖考骸骨爲子孫徼福如是可以得福天道爲獎賊子矣墓大夫之法可弗講乎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公卿大夫之喪事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促）其事

諸侯王子弟之爲畿內諸侯者卿大夫士王內臣死者皆有王國喪禮王有司以王命往治其喪則職喪詔贊主人禮事號牲號齍號之類公有司諸侯本國臣所當供具者職喪爲督促之

周禮完解卷五終

周禮完解卷六

郝敬習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成均之灋教國子弟樂者禮之和行禮以樂聖人言禮必言樂禮樂非二物故大司樂附于宗伯或者欲移屬大司徒謬也自此以下至鞮鞻氏凡十四職皆大司樂之屬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權）大咸大磬（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成均成就均或曰五帝學名國子弟公卿大夫子弟凡有道以下皆所掌法與政也有道德國子父兄先達者延之國學使教國子弟死教者死樂祖樂神瞽宗祀樂祖宫古者審樂用瞽曰瞽宗或曰瞽宗殷學

也樂德卽中和以下六者身心之和也祇敬也庸常也樂語卽興道以下六者聲氣之和也興發動也道通暢也諷歌詠也誦對揚也言自言語相語樂舞卽雲門大卷以下六者動容之和也雲門大卷黄帝樂德如雲出又能聚物也大咸卽咸池堯樂咸徧也池澤也磬韶同舜樂韶美也紹也卽重華意大夏禹樂夏大也禹功平成諸夏也大濩湯樂寛仁護民也大武武王樂成武功也六律六同十二管陽爲律黄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也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六陰也陰律爲同同陽也一名呂呂卽同或竹或銅爲十二管首黄鍾管長九寸以次三分損益相生長短間吹管長聲濁管短聲清是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卽上大卷等六大合樂以五聲八音徧作六代之舞致人鬼天神地祇謂祭祀之樂和諧邦國萬民謂鄉飲鄉射等樂安賓客說遠人謂朝覲會同燕饗之樂作動物卽下節謂一變致羽物六變致象物之類虞書百獸率舞亦此意

按聖人教國子弟命其官爲司樂何也教莫嚴于禮貴介之子驕蹇氣勝卒然折之以禮則距而不相入聖人以歌詠舞蹈之法陶融其情綽約其氣使優游自得和順于道德故曰禮之用和爲貴非禮外別有樂也恒人之性暴戾馳騁皆血氣之彊陽而其從容和順者皆禮樂之薰育也故採倣莫如禮行禮莫如樂故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樂者非六律六同之聲與雲門大卷之舞爾也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分序祭祀各有所宜用之樂祭享祀三者分指天神人鬼地示黄鍾陽聲之首十一月子律大呂陰聲十二月丑律子與丑合雲門黄帝樂六舞之首雲天象故以祀天神奏之以樂合之以歌節之以舞天神尊故律歌舞皆用尊者大蔟陽聲第二正月寅律應鍾陰聲十月亥律寅與亥合咸池堯舞池地象故以祀地示姑洗陽聲第三三月辰律南呂八月酉律辰與酉合四陽三陰合備中氣韶重華之舞故以祀四望

蕤賓陽聲第四。五月午律。函鍾、即林鍾六月未律、午與未合、大夏禹舞、山川生物。相見于夏、故以祀山川。夷則陽聲第五。七月申律、小呂、即中呂陰聲、四月巳律。巳與申合。七月陽微、四月陰弱。寛緩調濩、其象柔順、故宜舞大濩、以享先妣、無射陽聲第六、九月戌律、夾鍾、即圜鍾陰聲、二月卯律、卯與戌合、又無射往生中呂者也。夾鍾夷則來生者也、有配合之象、大武武舞六成、故以終六樂、武陽剛、故以祀祖考。凡此六樂、雖各以一陽一陰爲主、而五聲八音各備、五聲備乃成文采、八音齊。乃能播揚

按六代之樂、出自緯書。詩書無明訓也、王者功成樂作、異代不相襲、何爲舍昭代之樂、遠取異代、何獨昭代之樂以祀先祖、異代之樂以祀外神乎。如其說、六舞可分、五聲十二律必不可分。聲相和故成音、音有五而其辨甚微、以十二律審五音、其辨愈微、律缺一不可以和樂。今欲分六律合六舞、何以諧聲而作樂

瀆亂不驗、其斯之類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此論音樂感神之應、凡樂一終更奏曰變、羽物、雉鴈之屬、蠃物、虎豹之屬、鱗物、魚龍之屬、毛物、狐貉之屬、介物、黿鼉之屬、象物、魍魎之屬、一變至六變、極言作樂之盛、羽物至象物、山澤林麓丘陵墳衍天地、極言感通之遠、鄭氏以爲蜡祭非也、圜鍾即夾鍾、二月卯律、卯有房心爲大辰、日出之鄉、天地之明堂、故爲天神之宮、黃鍾大蔟姑洗皆陽律、相次以爲角徵羽、天鼓曰靁、小鼓有柄有耳曰鼗、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地名、天神屬陽、冬至陽生、地上、效其高也、築土爲壇曰丘、圜象天、天神六變而降、陽清感速也、禮謂薦獻、神降、然後可禮、函鍾即林鍾、六月未律、坤居未、爲地示

之宮、大蔟管八寸、下生南呂、南呂管五寸有奇、上生姑洗、三律相生爲角徵羽、以象地生物也、地鼓曰靈孫竹、小竹、空桑、山名、夏至陰生、地示屬陰、於澤中、法其甲也、方象地、八變而後示出、地幽深、應遲也、黃鍾十一月子律、子當危虛、危虛主宗廟墳墓、故爲宗廟之宮、大呂十二月丑律、管八寸有奇、大蔟正月寅律管正八寸、應鍾十月亥律、管四寸有奇、是陰律之終也、子與丑合、亥與寅合、冬藏而春生、性情之道也、故三聲相次爲角徵羽、以祀人鬼、九德、即春秋傳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正德利用厚生爲三事、謂之九功、

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九磬、即書云簫韶九成、九德九韶、皆人事、宜奏之宗廟、九變因九德九磬、而言

○按樂有五聲六律八音、所以損益成文、節宣五氣而妙合自然者也、今割强分配天神地示人鬼、五聲去其一、六律用其半、八音用其三、偏枯不全、何以諧聲作樂、鄭玄謂六律有爲神祇所嫌不取者、有爲人鬼所尊避者、五音商堅剛不可用、皆穿鑿難據、夫樂由人心生、人心和、則天地萬物應、鬼神格、禎祥至、有可致之理、非責以必致之事也、昔夔賛舜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言帝德溫恭孝友、和氣旁通、擊拊無情以感有情、豈眞百獸鳳凰來在虞之庭乎、是書緣飾遂成誕罔、秦漢以來方士口吻、初未嘗達禮樂之情、故其言自相背、旣云一變致川澤之示、再變致山林三變致丘陵、四變致墳衍、五變致土示、六變致天神、是致地示易、致天神難也、今云六變天神降、八變地示出、九變人鬼至、則地示人鬼又難致、天神又易致矣、其紕繆多端、元吳澄氏極尊信是書、而于此亦非之、今錄附左

吳澄氏曰、此不惟不經、且自背矣、旣曰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示、其下分六律六同

六舞以祀六神、是又各自爲用、不得謂大合樂矣、旣各自爲用、何以成樂、周家祭祀、莫詳于詩、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也、般之詩、望祀四嶽河海、是山川無各祭也、雝詩禘祖、其末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先妣與先祖、亦無各祭也、周頌皆祭祀之詩、其言作樂、未聞分序、亦未言用歷代樂分祀此甚不足信、旣曰、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下禮天神地示人鬼、于五聲止用四、于八音止用三聲音不備、何以爲樂、詩有瞽之篇、作樂合祖、用鼓鞉磬柷圉簫管等、是宗廟之祭、亦兼用竹革木石之音、

先儒謂不用商聲者祭尚柔商堅剛武奏大武而言勝殷遏劉勺告成而言於鑠王師非堅剛之意乎前旣言祀天神止奏黃鍾歌大呂祭地示止奏大蔟歌應鍾祭先祖止奏無射歌夾鍾後文與前又不合旣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言之至七變八變九變則是餘三變又不預矣樂所以象德六樂致鬼神示不知何分而象德乎舜作樂感格自近及遠先祖考次鳳凰百獸等物今自遠及近一變致羽物及川澤等示九變後及人鬼舜樂所以感物者未嘗以某樂感某神帝王作樂大槩相似何獨成周之樂不

然此上皆吳氏之說理有眞非雖好信不得揜其謬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鎭五嶽崩大傀昼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宿縣祭日前夕懸樂器于筍簴以聲展之扣其音察其器完否三夏皆樂章出入謂出入廟門肆訓遂意牲出入謂迎牲入告殺體解以出燗熟復入昭明潔意國子卽大司樂所教諸子學舞者祭享則大司樂帥之而舞大饗饗賓客于廟饗神告殺則迎牲入饗賓則于外殺而烹之不迎入其他祼獻禮與祭祀同騶虞樂章卽召南末篇王射以騶虞爲節以弓矢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合舞節鄉射五物曰興舞是也王大食王每日一盛饌也侑勸食也大獻獻捷也愷樂也獻功之樂曰愷樂四鎭四方山大者楊之會

稽靑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五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傀怪通去暫斂也憂短斂樂憂長弛懸弛解下也夭冶曰淫悽惋曰過暴戾曰凶流散曰慢廞藏也大喪過窆八音也葬藏樂器藏之壙中明器也檀弓云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也鄭解失之

按鄭註廞皆釋興作也喪止樂何爲反與作廞與墐通藏也詩云塞向墐戶又與釁通樂記云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弗復用正此意後同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拂）舞有羽

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樂師職見大司樂下大夫四人小舞內則謂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之類言小者對大司樂六舞此則幼學之舞也勺周頌酌之詩象維清之詩夏大夏以樂奏詩而舞按節也帗舞裂繒爲拂執以舞羽舞執鳥羽舞皇美也五采羽爲拂其文美也旄旄牛尾爲拂干盾也人舞手舞教樂儀教國子容儀比于樂以奉王出入也緩步曰行急促曰趨肆夏采薺

皆樂章以猶比也車在車車行緩急亦中肆夏采薺環拜主賓相向拜鐘鼓交作伏與俛仰皆應鐘鼓之節射禮無尊卑人挾四矢每樂奏一節發一矢天子奏騶虞即召南之卒章諸侯奏貍首即射義曾孫侯氏之詩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皆召南之詩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皐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鐘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序事謂陳列先後節奏次第樂政謂正其聲音律呂小事小祭祀有鐘鼓無舞舞師職云小祭祀則不興舞樂成樂終也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是也詔來瞽將作樂則告眡瞭扶瞽工入皐嗥迎舞者之聲瞽主歌國子主舞皆樂師詔之徹祭畢徹俎豆學士即國子歌徹歌雍詩徹亦國子舞瞽人歌令相令

眡瞭相導瞽人饗食諸侯儀與祭祀同射夫謂衆耦弓矢舞解見前樂出入樂人及樂器出入亦奏鍾鼓者重之也樂以和神亦如牲出入奏昭夏也大獻獻功于廟喪陳樂器陳明器也旣夕禮陳器于祖廟前庭及壙道東是也序哭陳器時爲位哭亦帥樂官也

凡樂官謂大胥以下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胥有材智之稱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釋）采合舞秋

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學士卿大夫諸子之入國學者版名籍待致請有事則按籍召致春學士始入學奠蘋藻于先師舍釋同奠也采菜同合舞教以進退周折合舞節也頒學謂品其材器而授之業合聲教以應對雍容合聲律也始入學未識其材使習舞蹈揉其筋骨節其步驟調其血氣歷三時之久乃論材頒學教以音律而後聲氣有和平之度也六樂即前雲門等樂舞用八八六十四人曰會正舞位立表爲綴兆序出入整序行列

進退由表位無錯亂也比校作樂之官展視八音之器祭祀用樂則伐鼓徵召諸子皆大胥掌之宮中之事即天官宮正教國子宿衛者以道藝大胥亦掌其序蓋大祭用樂雖侍衛公卿大夫子弟亦以序徵之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觥）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小胥職見大胥下士八人學士即大胥版內之學士未至者徵使來既至者令使學比校閱也觵觥同罰爵也罰失禮曰觥不敬謂後至者扑責之樂縣謂編鐘編磬懸于筍簴正位正宮軒判特之位宮縣懸四面如宮牆軒縣闕南面似軒樹判縣又闕北面似兩判特縣又闕西面成孤特辨其聲扣而聽之妨損壞也凡鐘磬編縣以八爲全樂本八音也每簴各八爲堵二八爲肆堵者單立如牆堵肆者列行成肆天子之卿大夫士以肆爲軒判特諸侯之卿大夫士以堵爲軒判特也

按樂縣不止鐘磬而編縣惟鐘磬故有半堵全肆之殊詩云應田縣鼓是大鼓小鼓皆縣也又云虡業惟

樅賁鼓惟鏞是大鐘大鼓皆縣也諸侯以下縣雖不得四面而衆樂皆備則同鄭解鄉射謂士禮惟磬是以士特縣爲不得有鐘鼓矣何以成樂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視）瞭（了）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師樂官之長小師其貳也瞽無目矇有目而無見凡典樂必使瞽矇無見則聽聰也眡視同視明曰瞭眡瞭三百以相瞽矇

按視寡則聽專故樂工尚瞽矇非必盡取盲人用之

也且焉得三百人同時皆無目賢而知音者乎瀆亂不驗類此解者遂謂大師少師皆無目可嗤也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律同見前合陰陽之聲以十二管六爲陽六爲陰分配十二月按圖起十一月黃鍾子位一陽一陰以次相間左旋自子以東六陽月爲上而黃鍾大呂大蔟應鍾姑洗仲呂屬焉自午以西六陰月爲下而蕤賓

林鍾夷則南呂無射夾鍾屬焉始黃鍾陽損陰益相生以三分之一爲率陽損則下生陰益則上生蓋損益其管有長短上下其聲有高低清濁相應陰陽氣順律呂所以和也黃鍾之管長九寸三分損其一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大蔟大蔟損一下生南呂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姑洗損一下生應鍾應鍾益一上生蕤賓蕤賓正當午位陰生又益一上生大呂大呂損一下生夷則夷則益一上生夾鍾夾鍾損一下生無射無射益一上生中呂終焉五音數多而長大者聲濁數少而短小者聲清濁莫如宮清莫如羽

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爲宮三分黃鍾損一下生徵徵益一上生商商損一下生羽羽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有四三分之不盡一筭故其數不行聲止五也宮雖本于黃鍾而十二律亦各具五聲五聲和然後清濁高下相成故曰文金鐘屬石磬也土塤屬革鼓屬絲琴瑟之屬木柷敔之屬匏笙屬竹簫管之屬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教六詩教學者詩志也志形于言曰詩心生于音曰樂詩者樂之辭和動曰風陳辭曰賦託物曰比感動

曰興平正曰雅贊揚曰頌六者盡詩之義矣賦比興先雅頌者風有賦比興而雅頌可知詩者性情之蘊有知仁聖義忠和六德而能後能爲六詩故曰德爲本其聲和而後其歌永故曰律爲音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胤）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蒙正焉

登歌樂將作瞽升堂歌清廟也拊樂器形如鼓以韋囊實糠擊以導歌樂作曰奏令大師令奏樂者先擊拊而後瞽歌也下管堂下吹管歌在堂上貴人聲也

管在堂下先衆音貴人氣也凡作樂匏竹在階閒鐘鼓在庭用氣貴于用手也播樂器播衆樂朄言引小鼓曰朄先擊小鼓引大鼓而後吹管播衆樂大饗賓亦帥瞽令奏也射節天子歌騶虞爲九節大師征討也執陰同與陽律吹之聽五音測五氣而知勝負生尅之吉凶也大喪帥瞽廞藏樂器遏密八音也廞祕同陳死者生平行實作謚德成于樂功歌于頌謚由瞽作也凡國瞽矇學歌樂者皆受其正教焉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

事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小師職見大師上士四人也鼗有柄小鼓旁耳搖擊之柷如漆桶中有椎搦擊之敔刻木如虎形背有二十七齒以木櫟之塤燒土如鵞卵六孔空中銳上而平底簫編小竹管大者二十四小者十六長尺四寸象鳥翼管如篪六孔長尺圍寸絃琴瑟歌歌詩合絃應鼓即朄鼓擊小師自擊徹歌有司徹饌瞽歌雍詩大喪與廞從大師廞也聲音之節如登歌在上匏竹在下之類和小大清濁不相奪倫鄭云和錞于也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瞽矇職見大師三瞽共三百人諷誦猶詠歌風詠曰諷直言曰誦先王置瞽史使朝夕諷誦自儆國語云瞍賦矇誦鄭云闇讀不依詠曰諷以聲節之曰誦世上世奠定也繫帝王相傳之統系諷誦古人詩因述古世系以指作詩之由明興亡之故鄭謂作詩爲諡書于世本也鼓琴瑟凡歌必合絃九德見大司樂六詩見大師役爲之使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鐘鼓鼜（戚）

愷獻亦如之

眡瞭職見大師凡三百人相瞽矇外兼掌凡樂事頌歌也頌磬合歌笙磬合笙儀禮頌磬在西象成功也笙磬在東象生物也大師之縣爲大師縣樂器相瞽扶持瞽矇國有大故大旅上帝亦廞藏樂器所謂大憂則弛縣也射有鐘鼓發矢以鐘鼓爲節鼜愷皆軍中之鼓鼜言戒警夜也鼓聲急促如今擂鼓愷獻之鼓其聲從容如今得勝鼓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同筩也截竹爲管以協律曰筩後世用銅爲之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闇）回聲衍、侈聲筰、（測）弇（掩）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六律、六陽管、六同六陰管、律同和、乃可以協八風應五氣辨天地四方之聲、八音可取、則而樂器可作也、凡聲、泛論聲之病、十有二律同無此病、則和、太高則䃂、衮也、如雷衮然于上、正、猶中也、謂高低之間、則緩而無力、下、低也、低則肆而不揚、陂、偏也、偏則聲散、險、深也、深則聲藏、通達、則贏滿而有餘、微、小、則韽闇而不明、回、曲、則游衍而不定、侈、哆也、哆聲在外、筰、唶也、其聲唶唶然、弇、奄也、其聲在內、鬱、不條暢也、器薄者、其聲浮、如扣瓦、器厚者、其聲堅、如擊石、有一于此、則律同不和、數度、謂多寡長短、十二律本黃鍾九九之法、三分損益相生、五度出焉、凡製樂器者、以此爲數度也、齊量、調適也、十二聲、飭高正下陂等聲、以爲齊量使適中也、和樂、和合衆樂、亦以十二聲律爲數量、以聲審器、以器和樂、則樂無不善矣

按䃂緩等十二聲病、鄭據考工記鳧氏作鍾解律歷志有神瞽度律均鍾之法、爲零鍾十二、以合十二律、然此文但言律、未及鍾、飭下鍾師職、亦不及零鍾、但據本文解義、自曉然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按磬有玉有石、有頌有笙、或曰、石磬笙也、玉磬頌也、石磬在堂下、玉磬在堂上、儀禮笙磬頌磬皆在階下、虞書擊石拊石、樂記石聲磬、八音有石無玉、玉亦石也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縵樂

鍾獨言編、有不編者、磬皆編也、特鍾、鍾師掌之、編鍾編磬、皆磬師職也、雜文曰縵、縵樂、雜弄也、以雜曲合樂、學記云、不學操縵、不能安絃、燕樂、燕房中之樂、燕、安也、以安賓、與正樂殊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鍾、鍾有特懸者、有編懸者、皆金爲之、首衆樂、故曰金奏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

夏、章夏、齊夏、族夏、祴（戒）夏、驁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鼛（句）鼓緩樂

金謂大鐘特懸者、與鼓合、凡樂、先擊鐘、次鼓、歌在堂上、鐘鼓皆應于堂下、夏、大也、九夏皆大樂、舊謂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之詩、肆夏、時邁也、取肆于時夏之語、繁遏、執競也、繁、多也、遏、止也、言福止于周家之多、取降福穰穰之語、渠、大也、渠夏、思文也、取克配彼天之語、以此推九夏皆頌、今不可考、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饗食賓客亦于廟、與祭祀同、燕樂、祭終有燕、饗元侯、升歌頌、合大雅、饗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合小雅、饗臣子歌小雅、合鄉樂、此正樂也、燕樂、獻酬畢、坐燕、安賓之樂、亦用鐘鼓、凡射、謂大射賓射等、皆歌詩爲矢節、亦用鐘鼓、鼛、小鼓、磬師奏縵樂、而鐘師擊鼛以鼓之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掌教吹笙竽之屬

笙師掌教歈（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衆樂獨以笙名官、象東方生物以始之也、竽、似笙、長四尺二寸、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笙長四尺、十三管、宮管在左、塤、管、籥解見小師、簫、如篴三孔、篪長尺四寸、圍三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篴、笛也、長三尺四寸、六孔、舂牘應雅、三樂器名、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端有兩孔、髤畫之、以兩手觸地、應長六尺五寸、中有推、雅、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鞔以羊韋、疏畫有兩紐、三器皆在庭、賓醉而出、奏祴夏、祴、戒也、以此三器築地、爲行節、明不失禮也、鐘笙、合鐘之笙、堂下之樂、廞、樂器、廞笙竽等器、奉而藏之、奉此明器、藏壙中、國有大故、則大旅、但陳設樂器而不作

鎛（搏）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鎛、鐘特縣者、掌鼓而謂鎛師、鼓以金先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戚）皆鼓之守

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鎛師不擊鎛掌擊鼓奏鎛也司徒鼓人以晉鼓鼓金奏金奏九夏鐘師擊鐘則鎛師擊鼓軍夜三鼜黃昏夜半旦明三通也守鼜防守巡警之鼓鼓人職云鼜鼓鼓軍事軍中之鼓皆謂守鼜廞樂器廞鼓也奉而藏之藏明器之鼓于壙中

按鄭註鼜鎛視瞭也以鎛師等皆瞽人瞽工既三百人矣而其長大夫士又皆無目者與是書所以爲瀆亂不驗也

韎（妹）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韎韎韐戎服詩云韎韐有奭皮衣色赤舞者服以舞也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明堂位云韎東夷之樂祭祀用之象服遠也周居西土東方之夷最遠故舞東夷之樂昭王化之遠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旄毛通旄牛尾舞者持以指麾

按論語有八佾春秋有六羽大事之樂舞有常數此云衆寡無數乃所謂散樂耳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散樂猶雜樂夷樂四夷之樂皆有歌有樂有舞以舞仕以善舞供事在官者燕樂燕閒之樂卽散樂燕禮有房中之樂蓋此類

按祭祀賓客大禮也樂必以雅而舞散樂用夷禮豈周公之制作與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解見笙師舞者所執且吹且舞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舞羽持鳥羽舞龡籥吹且舞鼓羽籥之舞謂擊小鼓爲舞節也廞其樂器卽廞籥也奉而藏之奉明器之籥藏于壙中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章謂籥所吹歌曲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

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土鼓苴土爲匡鞔以革豳豳風七月之詩所言皆天時農政故歲事用之土鼓以象農豳籥以豳詩奏籥中春春分晝氣將至迎之以晝從陽也中秋秋分寒氣將至迎之以夜從陰也祈年求豐年田祖神農豳雅卽豳風明農務本陳善納誨亦謂之雅稱贊先公功德亦謂之頌田畯農官蜡歲終之祭蜡言腊槁物也物至冬而槁古聖人大索其神祀之送終之祭易曰萬物勞乎坎北方物老休息之鄉故曰以息老物

蜡而農事休矣

鞮（低）鞻（句）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鞮鞻革屨無飾夷舞者所著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

緯書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侏偶持鉞助時殺北方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其聲歌卽四夷之聲歌

按四夷之樂王者所以象服遠之功必如取四夷之

人言語衣服聲音樂器奏諸廟庭豈翫雖之禮與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庸功也古者有大功則銘諸鐘春秋傳季氏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銘功是也伐國所得樂器如書顧命胤之舞衣鼖鼓之類皆樂之庸器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藏收藏也庸器亦有非樂器者故云樂器庸器是職所藏專爲樂器耳樂之庸器不可作樂但藏以示守有大事陳設之筍虡以縣鐘磬橫曰筍直曰虡或作

據大喪則廞藏不作樂也

按鄭謂庸器如崇鼎貫鼎之類然則何預樂事大喪廞筍虡不言廞庸器者庸器常藏也廞筍虡不言奉而藏之者明器有鐘磬無筍虡也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徒二十人

干楯也以薇石夬舞人執之以爲舞器司非止干但以干命官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旣陳則授舞器旣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舞器非止干故不言干廞器卽廞舞干藏明器亦然

一第 97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政文内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曰卜赴也赴與報通告也春秋傳來告曰赴命官以卜而筮與夢皆卜類兼掌之是書所重于禮惟鬼神凡神事屬焉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奇）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卜取龜底甲灼以火視其焦拆之文而占吉凶曰兆兆象也玉瓦原三皆拆文成鏬未離者玉拆微瓦拆麤原拆開平田曰原田土乾裂似龜文俗云龜（均）拆也經猶正也體兆象頌兆書辭春秋傳謂之繇（亩）兆百有二十頌千有二百每體十繇也連山六畫艮卦艮爲山上下兩艮曰連山歸藏坤卦坤爲地百昌歸土曰歸藏周易文王周公所演繫夏易首艮夏正建寅當艮方故首艮殷正建丑始生地故首坤周正建子始分天故首乾經卦八乾坤艮兌震巽坎離皆三畫又以八錯八爲六畫八八六十有四曰別八畫而

陽神外朗魂爲主向離爲覺夜而陰精內辨魄爲主背坎爲夢夢與覺人身中陰陽故以夢參卜筮占吉凶致夢因思慮聞見致者角一仰一俯曰觭觭夢反覆異常者咸感也感無心曰咸陟升也魄濁而沈魂清而升魄寢魂交夢中所至皆魂氣感通升陟曰咸陟運氣運凡夢皆神氣轉運故占夢之書曰運運別有九十一運有九變也

按鄭以三兆三夢配三代甚牽强謂咸陟作咸得運作煇近迂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邦事邦國所占之事命謂主者以所占事命龜征軍政象天象災異也與許諾也謀計畫果決疑至期望雨旱乾瘳疾病贊猶參也以卜筮夢三者相參占吉凶救政轉禍爲福也貞正也有疑質正曰貞大貞有大事卜立君大封二者皆大事眡視同高猶上也俗語物上曰高頭夏官射鳥氏云矢在侯高卜師以龜

授大卜審視骨上完潔及所當灼處鄭謂近足高處迂也作龜卽灼龜大貞大卜親眡親作大祭祀次之視高而不作但命以所卜之事小事則臨之耳卜師眡之命之可也遷國與師亦大事貞龜亦大貞也旅謂國有大故旅祀神祇也陳龜陳設而祀也喪事命龜謂卜葬兆四者皆大卜親爲之鄭謂陳龜重于貞龜貞龜重于命龜迂也

按魯臧孫辰居蔡夫子譏其不智說者謂大夫家不得藏龜耳他日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然則聖人之意其可見乎卜者聖人所

以昭獨見一衆心也人主內獨見于己心外合于卿大夫士庶人之心然後可以加諸卜筮非茫然無知專亡靈于鬼神也禹可禪故舜卜岐周可遷故大王卜紂可誅故武王卜臣代君死故周公卜若其不可聖人不卜卜卽可聖人亦不用也故卜者卜諸心卜諸道耳文王周公孔子之作易也皆本諸憂勤惕勵之心以其進退存亡合諸天地日月鬼神謂之易故其贊易也以人道爲本是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數五十有五書數四十有五聖人以五十學易理數同也龜之吉凶卽筮之吉凶天地無二道鬼神無二理聖人無二心是書以三兆屬龜三易屬筮然則易之爲書合于筮而兵于卜後世蓍短龜長承襲之謬說也而古人多用龜何也龜專爲卜設雜用技方小術愚夫易曉筮則大易衍數四營十八變而成一卦筮繁龜簡小道易喻而大易難究豈短長云乎哉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卜師職見前上士四人也開龜已開之龜龜背不可

卜卜用腹甲甲有直文一道分左右陰陽橫五文分十二段象五氣十二辰首尾兩段尖小不可兆中四段分四兆象四時首曰方兆象春生方始次二曰功兆居前高曰功象夏次三曰義兆近後寬平象秋曰義次四曰弓兆形曲向外曰弓象冬居終也方爲始元也功則通亨也義前後適中利也弓執持而固貞也以象四德眡高見上揚火作龜以火灼龜使拆也兆釁微不可辨致墨浸潤使易見也首曰上尾曰下左爲陽右爲陰左右上下辨則四兆可知命龜者主人也詔者告以辭相者贊其禮

按鄭謂開兆爲開兆書引金縢開籥見書爲徵然方功義弓据下文上下左右甚明似非書鄭据爾雅以上下左右爲辨生龜生龜可辨枯甲不可辨卜師辨甲耳辨龜龜人事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辨龜攻龜者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名卽天地等六名物色也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爾雅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睨不類右睨不若蓋俯者有神降之象故天龜靈仰者有紹天之象故地龜繹前弇者肩長前仆而果于進有陽長之象故東龜果後弇者尾長後偃而蹶其尾故南龜獵獵蹶也左睨首左顧也左爲陽而龜陰物顧左則不類陰而類陽類卽靁也西陰方故西龜爲靁屬首右顧爲陰若猶類也不若反陽若陰也北亦陰方故北龜爲若屬屬者非一之謂色卽玄黃之類體卽前弇後弇之類取龜用秋以物成也攻謂剢其肉治其甲用春存生氣也六龜各有室各以物色分别藏之上春孟春釁以牲血塗而祭之助其靈也祭祀先卜謂釁龜時祭古之始爲卜者祭祀大旅喪三事皆用卜

菙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八人

菙楚也所以燃火灼龜士喪禮謂楚焞也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俊）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燋猶炬也焦薪燃明火以待契者契爇火木以灼龜卽楚也或謂契刮龜刀据下文焌契則契實菙耳明火以陽燧取火日中不用木石之火也焌契銳頭讀若鐏拄于燋上吹之使燃以授卜師役之爲卜師供揚火致墨等役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占卜筮之書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頌卽八命之頌八故卽八事之故古者先筮後卜卜簭卜其所筮坼文有縱横邪直上下所謂體也色謂色有光澤昏昧連絡陵犯也墨以墨畫灼處觀其食坼謂灼處鑄坼卽兆也墨食坼明吉不食坼昏凶坼而觀墨墨而觀色色而後體備卜人史大夫皆爲君占也旣事謂卜筮畢則以禮神之幣書其所命事比而記之歲終通計其驗否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揲策曰簭以蓍草爲策四十九四營十八變成一卦詳周易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筮）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簭有九名猶龜有八命也巫當作筮更改也如遷國之類咸皆也謂衆是衆非式試同用也謂用人如堯試舜之類易交易如鄭以祊易許之類比親也逆女求昏之類祠郊社之類參參乘卜車右與御也環卽夏官環人遣偵敵情者如今探卒去輒還曰環大事先筮後卜筮不吉則不卜筮吉卜不吉亦不爲也相簭採蓍草

按六籍盡天下之理而周易括六籍之奧儻所謂連山歸藏者何以加諸使連山歸藏與周易並美文王可無事重演周公孔子可無事繫賛矣今以周易爲未足必益以連山歸藏周易連山歸藏三易秖以供一筮之用然則筮不已重哉而猶謂未足也必决諸卜是何龜之重而易之輕與筮之說在周易詳矣卜如世俗所傳大抵多緯言稗術孔子五十學易惡夫居祭者然則龜不長于著二者皆鬼事是書以事鬼

爲禮併屬宗伯或者欲移而之冢宰以天亦鬼神之類豈聖人無所禱之意與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占夢之吉凶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難）歐疫

歲謂十二月時謂四時天地之會謂日月所會之次天用干地用支干左旋支右旋左爲陽建右爲陰建

如正月陽建在寅則陰建在亥曰陬娵訾之次餘可序推氣五行休王之氣如春三月木王王之所勝者死木勝土死水生木則休木生火則相相之所勝者囚火勝則金囚餘以此推日月星辰謂日月會合所在之星辰如正月次亥當危奎二月次戌當奎胃三月次酉當胃畢之類占夢謂以所夢年月日辰參天地陰陽之氣而占休咎如春秋傳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史墨占後六年吳入郢之類正夢謂神清氣寧得夢噩夢驚愕叫號之貌夢之不正者也思夢緣思想成夢寤夢似夢非夢似覺非覺如今之魘寐也喜夢夢中順境懼夢夢中惡境季冬歲除也聘王夢訪問夢有關于國家者如詩牧人乃夢之類必于季冬者舊除新生來年之兆也舍猶釋也萌惡兆也除萌即月令九門磔禳及下文毆疫之類鄭云釋菜之始生者贈惡夢送使去聘其吉者獻于王舍其惡者送于遠也難作儺走相逐也毆猶逐也疫惡疾也季冬寒氣方盛微陽未達令民間喧呼以達陽氣逐陰慝也本夏官方相氏掌之而占夢令之月令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是也

按夢之言憒也以明白之人事而求諸蓍龜過矣又求諸昏迷怳惚之夢以爲夢自鬼授繫諸卜筮委巷之見而王者以設官分職則迂誕甚矣據其說惟因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以爲吉凶今堪輿醫方陰陽雜伎何者不然則天下草木瓦礫皆可占而何有于夢

鄭康成謂占夢今亡亦一夢矣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祲邪氣相侵視其氣察災祥也

眡祲掌十煇（運）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雖）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日爲陽精大君之象祲陰侵陽也煇光氣相掩映也煇侵日實因日生故視祲皆言煇妖凶氣祥吉象祲日邊有氣相薄象陰氣成形象如有物在日中之類鑴錐也如錐刺日監臨也兩物在旁如珥之類闇當晝而暗也瞢日不明彌氣障天敘次也每日至其時則煇如定敘也隮升也氣自地起觸天想彷彿非有非無不可名狀安宅禳除使安居敘降君移災于卿大夫以至士庶民天官旬人代王受災是也正歲謂正月朔日眡妖祥察十煇惟此時爲要歲終弊事斷一年吉凶驗否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告神曰祝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貴）四曰禜（詠）五曰攻六曰說

六祝卽下順年等皆因祭祈禱各有祝辭大祝所祈皆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大禮福祥永貞爲國家生靈祈求也順謂天人和同底于大順年謂五氣時若年

穀順成吉謂斂時五福吉無不利化謂化洽含生頑梗潛消瑞謂協氣致應四靈畢至筴謂龜筴不違于人是謂大同六祝脩正祀祈祝也六祈因祈禱致祀也鬼神示怨而不同故災癘作祈所以同也類各以氣類感格造就其神所在致祭也禬會財祈福禜脩營壇位攻敺逐攘除說辭請告諭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如）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𢪛（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𢪛六曰凶𢪛七曰奇（基）𢪛八曰褒𢪛九曰肅𢪛以享右祭祀

上下親疏遠近合神人言上天神下地示親祖考疏百物近五祀遠山海嶽瀆通達神明莫不有辭盟會征伐賓客昏姻之好凡致辭必質鬼神稱祖考所謂通上下親疏遠近也祠廟祀命命神之卑者如命龜命筮猶今諭祭之辭誥誥神之尊者如敢昭告皇皇后帝之類會盟會歃血設誓之類禱災病求神子路請禱之類誄累敘死者生平哀公誄孔子之類六者

皆有辭皆大祝作之六號卽祝辭所稱神號如天稱皇天之類鬼號如祖稱烈祖之類示號如地稱后土之類牲號犧牲之類齍號明粢之類幣號量幣之類皆易其常名所以致美而歆鬼神也九祭皆尸祭凡尸受獻受薦皆先祭後食祭則大祝贊之命祭祝命佐食取品物授尸以祭衍作羡祭黍稷也炮祭燔炙也周徧祭也曲禮云殽之序徧祭之振如振袂之振揮也齍品有汁滓者振去以祭也擩撋同揉也取肉揉于醢醓中以祭絕斷也舉肺斷其末以祭橫曰絕直曰繚共祭謂尸祭則祝與佐食共之𢪛拜同俯首

屈躬交手曰揖稽顙空三者皆首也振動吉凶三者皆身也奇襃肅三者皆手也稽叩也拜也稽首以頭叩地頓者也頓首頭著地不叩也空首頭懸空不及地也振動拜而惶悚戰栗也吉舒徐雍容平等交拜也凶哀痛迫切五體投地也一拜曰奇如儀禮君答臣一拜也襃讓曰襃卽今鞠躬長揖也肅拜直躬端肅微下其手答卑幼之禮猶今婦人立拜也享享賓右侑通勸尸也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句）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皐舞相尸禮旣祭令徹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釋）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須祭號于邦國都鄙

大禋祀祀天神肆享陳牲享人鬼祭示祭地祇明水以鑑取水于月明火以燧取火于日明潔也執水火者水火百物之先稱其嘉號致祝也隋墮同奠物于地以祭曰隋洒除曰釁將祭脩其壇墠廟宇大祝執明水火隋祭釁除以致明潔如今開壇洒淨之類鄭以隋釁連下作薦血解恐非逆牲逆尸當祭之事牲入尸入鐘鼓奏昭夏肆夏皆大祝令之右侑通勸尸食也亦如之亦令鐘鼓也來瞽皐舞見樂師此大祝來之令之也肆鬯陳設鬯酒渳尸浴尸相飯助飯含徹奠徹大小斂之奠甸人卽甸師天官之屬掌治藉田喪事則代王受眚災言大祝言于神讀禱大祝爲禱辭讀以告藉田之神付祔同旣卒哭祔主于廟練小祥祥大祥國事謂祭祀禮儀皆大祝掌之彌祀徧祀卽大旅也禱祠禱各神祠大師王親征宜祭社造

于祖祭祖廟也設軍社以社主從軍軍歸獻功于社大祝先告王後臨也用事用祭也反王反行舍奠釋其器奠其物于神無迎尸以下及薦獻等事禁止其將然督責其已然逆祀命謂僭用祀禮者須祭號謂頒其所當用之名號使遵守也

按卜筮以下至祝巫等職爲禮愈駁雜名法亦淺假杜撰若八命九筮六夢十煇六祝六祈六辭之類亦乏典要且亦煩簡失中而鮮倫次譸張爲幻矣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

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小祝職見大祝將事猶言奉事侯禳禱祠卽小祭祀侯迎祥禳弭災禱祈求祠報賽祝六祝號六號順猶願也逆迎也逆齍盛尸入室將饋食粢盛自廟門外迎入也送祭畢送尸也逆始祭迎尸也沃酌水也盥洗手也隋墮同尸將食取肉黍稷墮祭于豆間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是也凡事凡祭事設熬熬黍稷置

棺旁惑蚍蜉也銘書死者姓名于旌置西階上表識之道齎之奠將葬設大遣奠于廟庭包其牲體以車載送曰道齎分禱五祀亦謂葬時祭宮中戶竈中霤門行之神告王去不反也大師大出師釁以血釁鼓祈禡祭號祝猶告祝保郊保護四郊神壇社主兵祀以求福小祭祀林澤墳衍百物之祭小喪紀世子及諸侯大臣之喪小會同諸侯不時來見小軍旅命將出師皆小祝掌其事

按古聖王所以銷烖彌患動天地而感鬼神者惟其脩德行仁克當四海兆民之心卽天地鬼神不能違矣故曰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身不行道而脩禳將之文結怨于四海而求釋恨于鬼神雖有神蓍靈龜千巫百祝捨身懺罪如梁武帝之爲者曾何救于死亡哉是書所以瀆亂不驗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送死之事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

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勸謂執纛柩前却行勸飾六引防謂執披者居柩旁防傾側也辟開也王崩七日而殯菆塗其棺七月而葬開塗啓殯喪祝令之也朝柩將葬朝于祖廟匶柩同御匶以輴車載柩適廟喪祝爲御乃設遷柩之奠旣朝卻柩階閒向外設祖奠祖始也凡出行之始皆有祖祭旣祖設柳飾棺乃載以行亦喪祝爲御柩車出宮喪祝上士二人相與更代而御及窆所脫載扶柩下車除去柳翣說脫通小喪王后世子以下之喪

喪祭虞祭葬日以虞祭易奠祝號即六祝六號王弔臣喪喪祝與巫執桃茢前除穢惡勝國邑所滅亡之國邑皆存其社稷之祀喪祝掌之以其爲喪國也掌事掌喪事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四時田獵祈禱者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禱）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大司馬之事貉禡逼祭始爲兵者無壇壝立表以祭田動衆講武必禡必告廟舍奠猶釋奠不立尸不饋獻釋所奠物于神前耳禰父廟師甸謂大衆既田虞人立表田中獲者各致禽于表下甸祝分別屬類計其多寡師還及郊以所獲獸獻郊壇謂之饁獸野饋曰饁再言舍奠出告反面也斂禽謂頒禽各分斂之禂禱同禱牲求獲多也禱馬求彊壯也詩云既伯既禱鄭註迂僻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惡誓詛人于神使禍之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書曰厥口詛呪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説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盟明誓于神詛阻犯盟者類造以下六者解見前載辭書辭于策爲坎殺牲加書于上告神埋之渝此者神禍之敘國之信用節載辭所敘如葵丘五命之類使同盟信而用之質正也劑券也有劑信者必盟詛之使質正而不敢背也

按先王所以服人心一四海者仁義忠信爲本殺牲啑血要鬼神爲質發不祥之語以要挾愚蒙此市井駔儈欺罔之術薦紳羞稱之況有天下者乎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五霸之事所以見譏于春秋也世儒不知春秋誤信周禮以盟詛爲先王之舊豈不謬哉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巫言無也鬼神無形故事神曰巫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丹）主及道布及蒩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舞以樂神雩吁也嗟吁而舞禱雨之祭巫女巫舞旱以女恒常舞處旱久則常舞匰主以器盛神主人捧

一曰單、布冪主巾。道、主在道、以布拚覆、防褻也。菹、以茅爲藉、主入館、藉以茅、皆奉神主至壇場陳設之事。守瘞、謂祭畢牲玉之類當埋者、守而埋之。巫降、神氣在天、巫降之下也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巫職尤不經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望祀、謂不見其神、望想以祀。衍、演習。歌呼舞蹈、望其

神來也。授號、神本虛無、授以名號。旁招、四方徧招。茅、旄通、執旄舞之以招神也。冬、歲除堂宅也。贈、古本作矰、逐疫宅內、洮爲弓矢射四方、辟鬼物曰堂矰。猶秋官庭氏以大陰之弓、枉矢射之之類。無方、無定向。無筭、無定數、皆謂矰也。鄭據占夢職贈送惡夢、與無方無筭未協。春陽發生、招福弭災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祓除、拂去不祥。釁、取牲血歆鬼神。浴、洒掃、如今人淨竈室之類。暵、熱氣。舞雩見司巫。旱舞用女、致陰氣也。歌以樂神、哭以告哀、且歌且哭、女巫下神之狀

按巫言誣、自古有之、非先王之正典。禮古訓曰、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是謂巫風。然則古人所深禁也。何爲反設之官、導其婦女爲此誕罔不經之事乎。在易中孚之六三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巽兌二陰不正、邪媚之象。制禮者欲使婦人習之、格鬼神、祈福祥、不已謬與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史者文章之司、紀載之官。大史掌圖籍、司天文。小史

貳之。馮相、保章、皆其屬。昔晉韓起適魯、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是大史所藏書、不止天文占測耳。據目國之令、甲萬民之約劑、及諸禮書、皆掌焉。月令云、大史守典奉法、皆禮事。或者欲移屬天官、豈以天官爲象緯占測之司而已乎。凡天官皆冢職、王者無爲、天道資始、故乾居西北、四時得正、用事、天垂象不自占、故大史掌典法、則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此春官所爲首四時、承天運而稱宗伯者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

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六典八灋八則皆冢宰掌之小宰司會既貳之矣此云掌者蓋掌其典灋則之文書耳掌其文書則弃與其逆考凡以法相爭辨者大史攷而聽斷之不信謂事理乖違詐冒者約劑猶今勘合文書凡賦役刑名遞上行下有期會者皆是皆有副文藏于大史以佐六官之治及佐六官所登記之籍約劑亂謂不以時行復及竊闇之類辟開也大史開其所藏之法考之不如約劑者刑之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正歲年以序事謂治曆授時使民因時作事頒須曆日頒告朔謂以十二月朔及其月所行政事頒于邦國諸侯諸侯受而藏于祖廟每月朔則告廟請行之詔王居門館月令天子按月居明堂十二位閏月無位則居于門玉藻曰閏月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終月終閏月

按閏月王居門之說緣于明堂明堂之名見于孟子與詩序蓋天子巡守朝會之堂取南面向明之義青陽總章玄堂等名出月令秦世處士之譚而玉藻附會之鄭氏援字意王在門作解不思閏月始堯典帝世無王焉得以王在門為閏凡禮事不折衷于詩書多纖稗之言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執事謂大卜之屬占人職云史占墨是也戒謂散齋七日宿謂致齋三日讀禮協事謂考禮書合所行事使無違錯也次位常謂序貴賤常位辨事謂以位事相爭辨者大史執書以考正之妄冒僭越者誅之大朝會以書協禮事謂先事考訂肄習也將幣諸侯既朝奉享幣于廟則執書以禮事告王大師王出征抱天時抱占象之書太師樂官掌執同律聽軍聲者大史與同車共察天時處吉凶也遷國抱法抱所藏典籍之類勸防見前執法以涖糾其怠事者遣之日柩行之朝設遣奠于廟庭誄哀辭凡喪事考其不如法

者刑之誅之凡射謂王與賓客羣臣共射盛筭之器曰中筭籌也以記射中者飾脩飾舍猶釋也每中一矢釋一筭于中旁

按先王之制禮也情順而事簡用和而體安使人習而利之是故可大可久而人無犯禮之失故曰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何刑禁誅責之有今大史一考禮不信而誅之者一不信而刑之者再豈聖人所以化民成俗之意煩瑣迫促名法多而艱難强世欲民不犯不可得已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小史職見上邦國之志謂記載邦國事蹟之書奠世繫解見瞽矇職彼云世奠繫謂古帝系此云奠繫世謂繫昭代之世辨昭穆卽因繫世而辨昭生穆穆生昭也有事謂祭事先王死日爲忌死名爲諱皆以告王讀禮灋謂大祭祀大史與羣執事㩁讀禮書小史亦與也史以書卽所屬史八人供書寫之役者據禮法按昭穆書其世敘俎盛牲簋盛黍亦書其先後多

寡之敘鄭謂大史讀禮小史書敘誤也賜謚王賜卿大夫之謚必以辭告之所謂誄也誄則小史讀于柩

馮（平）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馮凭同猶乘也相視也乘高以觀天象掌察七政之位次世官曰氏氏猶家也春秋傳曰胙土命氏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歲謂歲星左行一年歷一辰所在之辰爲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洛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歷十二舍爲十有二歲之位而成一紀月謂斗柄所建每月與日會于一辰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成一歲是爲十有二月之位辰卽日月所會之次正月次亥曰陬訾二月次戌曰降婁三月次酉曰大梁四月次申曰實沈五月次未曰鶉首六月次午曰鶉火七月次巳曰鶉尾八月次辰曰壽星九月次卯曰大火十月次寅曰析木十一月次丑曰星紀十二月次子曰玄枵是爲十二辰之位天

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十日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是爲二十八星之位十二辰二十八星者天位之體也十二歲十二月十日者紀曆之數也天象有位則人事有敘如仲春平秩東作厥民析其月建卯日月會于降婁爲奎婁之次仲夏平秩南訛厥民因其月建午日月會于鶉首爲井鬼之次仲秋平秩西成厥民夷其月建酉日月會于壽星爲角亢之次仲冬平秩朔易厥民隩其月建子日月會于星紀爲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歲

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可推也致日者樹八尺之表于日中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所以致日也致月者春分日在婁月上弦于東井下弦于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于牽牛下弦于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也致日必于冬夏致月必于春秋者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推日月所經正在二分二至爲天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正矣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守也章天文也世守天文之官掌觀七政之變動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天體無方步占以星爲主故曰掌天星星謂木金水火土五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鎭星金曰大白星水曰辰星辰謂二十八宿分爲十二辰二十八宿經天不移無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月辰之次畱伏順逆是生變動日有薄蝕暈珥月有虧

盈朓（挑上聲）側五星有盈縮圜角天象變動則人事遷移可辨其吉凶也星土謂十二辰分主十二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凡日月薄蝕于其分五星盈縮守犯於其處彗孛客星見于其野則妖祥可觀也歲星爲東方龍精天德貴神所在之野其國不可加兵一歲移一辰十二歲一周天故天行以歲爲年妖祥以歲爲占順軌則祥乖次則妖其象可觀也五雲之物謂雲氣之色春秋傳云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占測

家以青爲蟲赤爲兵荒黃爲豐白爲喪黑爲水降自天降祲象垂氣十二風謂十二月之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又四十五日明庶風至又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又四十五日景風至又四十五日涼風至又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又四十五日不周風至又四十五日廣莫風至以十二律管埋地中深淺按月候以驗氣之應否也命猶分也乖異也別離也妖祥者不和之徵五物謂天星星土歲相雲物風氣也救政謂脩禳以回天變訪諮訪序事順叙之事訪序事所以救乖事也

按天象五行休咎之說多端其要以人主脩德行仁爲本人主之身即天下人之身人主之心即天下人之心天下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其氣一其理同不可謂天有必然之數而無與于己不可謂人有自作之孽而無與于天聖人所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者其道不過如此若夫推日月之躔次以爲妖祥測五星之運行以驗休咎如春秋傳裨竈史墨諸人之說則是日月五星日流行于天地之間盈虛參差往往而是過一分彼當其咎少一分此受其殃是天道無時不以降災爲事人物受譴蒙禍無虛日豈造化生物之理乎所以牽强附會終不驗也善言天者莫如易聖人之繫易本諸人事而已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王之策命凡書策皆禮之屬

內史掌王之八枋（柄）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枋柄通冠禮加柶面枋八柄即冢宰八柄載在方策內史掌之掌其書遂執其灋國令之貳謂凡國令典者掌其副執國灋以考政事之得失貳國令以逆財用之會計叙事即小宰六叙百官以叙爲本朝廷有序則政紀清其法亦內史掌之納訪下有納誨上有延訪內史受以告王諸侯孤卿大夫有功德晉爵加等以策書王命授之四方有事上書請而省之王以祿頒臣下贊王爲之等以方策書其數出而予之王賞賜亦然凡王有策命如生殺廢置予奪皆內史以

方出之留其副書曰貳

按史本典書策之名故內史所掌皆書策之事典藉簡策自當屬禮官原無錯誤其目即冢宰八柄以贊王聽治執法此宗伯所以佐冢宰聽事共職者也其屬七十自瞽人以下皆几筵鐘磬卜祝鬼巫之司朝廷紀綱政掌獨內史一職春官承天而首四時以此世儒疑其目相似改置天官非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王命達于四方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外令王命之布于外者四方之志記四海九州山川地理人物事蹟之書書名即文字有點畫形象必有名字惟天子考文故傳達使遍曉以簡書遣使臣適四方則書王命授之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御侍也掌法令之書數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六官之令莫備于冢宰冢宰爲法令之長其書數皆御史領之凡爲吏治事求法令者皆于御史受之贊書謂助佐書寫文字凡數謂凡精通九數以此二事從政在官者即其史百二十人之輩皆御史掌之鄭解未達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巾車車上幨帷名器莫重于車故大夫掌之工車工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

公車猶言官車用即祀賓等用旗物旌旗物色即大常大旂之屬皆建于車上者等謂差其貴賤如同姓異姓下至庶人之等敘即敘其等治其出入謂出則供之入則藏之皆所謂政令也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陽）樊（盤）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尨）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淺）樊鵠纓建大麾（揮）以田以封蕃國

大道曰路凡王所在稱路車以行道于義本切故卽路名車五路卽玉金象革木玉路以玉飾車其駕車之馬額間有金飾曰鍚鍚者揚也眉上曰揚詩云揚且之顔也樊鞶通馬胸前革帶今之扳胸纓纓絡以五采罽纏束爲流蘇縣鞶間大者纏十二匝乃成故曰十有再就九七五倣此大常天子旗畫日月者也斿垂旒旗正幅外裂繒綴下邊凡十有二以祀乘此車郊祀也金路金飾之車鉤金鉤著鞶上以懸纓詩云鉤膺也玉路有鍚有鉤金路有鉤無鍚鍚在額鉤在項下當胸纓九就殺其三也大旂畫交龍者也以

賓乘此車會同諸侯也同姓以封封王子弟則賜之也象路象齒飾車以朱革爲馬帶無鉤其纓七就視金路殺二也大赤赤旗周所尚色王出視朝所乘異姓王甥舅之屬革路以皮鞔束使固凡車皆然此無飾故但曰革路也龍尨通雜色也勒馬韁條纓以窄皮爲帶緵纓于上五就視象路殺二大白白旗周所勝色殺于赤兵事尚白故用以卽戎封四衛封四方諸侯在要服內者護王畿曰衛建白卽戎皆謂王非謂封四衛諸侯皆建白旗也大麾亦然木路弁革亦殺矣凡車無革不可行此甚言其朴前作淺如士喪

禮疏布緇翦之翦淺黑色也鵠乾舄鵲也其色玄舄纓黑色纓麾揮也旗以指揮黑色夏旗也田曰獵蕃國要服外蠻夷之長爲中國蕃蔽者此上五路王皆兼用諸侯則各從其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陽）面朱總厭（音押）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翟雉羽以爲車蔽表裏皆翟曰重翟錫面與王玉路馬面飾同總馬鑾其色朱厭壓同以雉羽鱗次相壓不及重也勒面謂如王馬龍勒之皮以爲馬面飾繢

總畫繪爲鑾安車尋常出入安乘之車與祭饗禮法之車異彫面彫刻飾馬面鷖水鳥青色以鷖色繒爲鑾容車帷蓋車頂蓋此重壓安三車皆周圍掩蔽飾以翟羽而上加幨帷也翟車以翟羽微飾之又次安車貝貝甲以飾馬面組總以絲縧爲鑾握作幄此車無容蓋掩蔽但以繒帛爲幄韜其上輦車人所輓車制低小有輪無輻迫地行無馬無總以絲縧輓行別用翣扇掩其旁羽蓋覆其上

按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又云大夫七十而上賜安車古者乘車皆立獨老人坐乘曰安車然則王后不立

乘五路皆安今獨犬三名安車則是婦人亦有法車不坐乘者矣故禮家言不盡同鄭又以重翟爲從王祭祀厭翟爲從王饗賔安車無蔽朝王翟車出桑皆猜説容蓋卽是蔽皆有容蓋括上三車豈獨安車無蔽乎翟曰重曰厭非蔽而何据文前三車皆有蔽後二車乃無蔽耳幄與㲪蓋正爲無蔽設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𧛅（篾）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𧛅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𧛅革飾駹車雚（丸）蔽然𧛅髤（休）飾漆車藩蔽豻𧛅雀飾

喪車大喪所乘車木車柴車初喪無文之惡車蒲蔽蒲編爲障蔽軾凭處覆以皮曰𧛅犬狗皮尾車上所設戈弓以狗尾爲箙櫜而藏之疏粗布𧛅櫜皆以疏布緣飾之小服短兵衣亦用疏布次二曰素車以白爲飾棼蕡通以蕡麻爲蔽素飾以白布爲緣次三曰藻車藻藻同水草蒼色鹿淺鹿皮無裏者淺俴通無飾曰俴練祥後未遂用文䌷詩韓侯受命鞹鞃淺幭亦除喪用之鄭謂鹿皮夏毛淺鬣也革飾以無毛之皮爲緣次四曰駹車駹雜文雚葦席然果然猿屬非子云腹猶果然髤髹同漆飾曰髤革緣而加漆色駹色髤飾猶未全漆也次五曰漆車則純漆矣藩蔽以籓爲蔽豻胡地犬或云狐與犬交生子皮類狐雀玄鳥色亦革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服車謂畿外六服臣民所乘車孤公之孤夏采色篆彫刻車衡畫采加彫篆也縵雜文畫而不彫曰縵墨車黑漆無畫棧車素木無漆役車不蔽不蓋或牛或輓但可載任器供役事非乘具也

凡良車散（上聲）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廞

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良車美散車麤諸不在五等之類惟所用之故無常凡乘用官車出入歲終計其數稽其完敝如已賜其人則不在計內官車毀折賣其財入職幣以助繕治遣車載牲幣明器送葬之車飾脩飾廞之謂吉車如王與后五路之類居喪不用廞而藏之其飾爲遣車者行之及葬謂柩在道執蓋輤車無蓋巾車親爲執蓋以從持旌執銘旌柩前執蓋又執旌下大夫二人

也啓關開墓門陳車陳列遣車于墓道左右匶路謂轜車飾柳翣更繢謂四時置造新車以續舊車其敝壞者供以還官鳴鈴鳴其車上和鸞大祭祀雞人呼旦儆百官巾車亦鳴鈴應之王出祭必乘車應雞人者勸駕之意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王與后所乘車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税）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

弔于四方以路從

王及后之五路見巾車用謂行則駕之說謂旣舍則脫之出路國有大事則陳五路示不敢寧居也尚書顧命大路在賓階面之類贊駕說助車僕與趣馬也王有大事出乘一路以其餘路從行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戎車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

萃猶副也五者皆兵車戎路卽革路王乘之以卽戎者一戎路出衆戎路副之曰萃廣闕苹輕四車皆戎路而其用殊廣車橫陣之車春秋傳晉楚邲之戰楚分車爲左右二廣是也闕車補闕之車楚以游闕四十乘爲左拒是也苹屛通對敵及安營屛蔽之車輕車馳敵奔突之車革車卽五車供革車各以其副從會同王乘金路五戎亦從故曰如之大喪廞革車藏先王生日所乘戎車猶廞衣服之類車僕廞之者廞其所掌也乏一名容以皮爲之射則設近侯報獲者

所自容隱矢不及曰乏王射六耦三侯三容見夏官射人職車僕供之亦屛蔽之事革車之類也

按車僕與下司常所掌多軍陳行伍之事以屬宗伯亦內政之意所謂軍禮同邦國也凡車旅皆禮事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旗幟之官常天子所建旗名凡旗皆建之車上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

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九旗即常旂至旞旌九也物即九旗之色名即九旗之名各有屬即官府以下各象事名號使相聯屬也待國事聽指揮也日月畫日月于旗天象常明故曰常王旗也交龍畫二龍一升一降旂言令也旗上有衆鈴以令衆也通帛純帛無畫周尚赤赤帛也旜單也通純無物之稱雜帛以雜色帛緣飾之物者相雜之稱畫熊虎象猛也旗期也與衆期于其下畫鳥與鷹隼象摯疾也旟與也摯飛貌畫龜蛇象神武也旐兆也陰符之意全羽剝飛鳥皮懸之竿上旞遂也直前之名析羽分析鳥羽亦懸竿上旌精別之名旞旌二者有羽無帛如今節旄之類大常以下七旗皆帛也大閱仲冬王大閱武也大司馬頒旗物司常贊之王建大常以象天諸侯建龍旂以象登天也孤卿建純帛之旜明從王也大夫士各守其職建雜帛之物師衆也都公邑師都鄉老爲三公者食邑于都兼統鄉遂之衆建熊虎之旗其次州里之長建鳥隼之旟州里即州閭鄉之屬其次縣鄙之長建龜蛇之旐縣

鄙六遂之屬六鄉爲前軍鳥隼陽象也六遂爲後軍龜蛇陰象也以上七者皆統衆之大旗也旞旌以下又各車上小旗所謂徽識也前導之車載全羽之旞斿屬也各屬之車載析羽之旌皆畫其象猶曲禮前有塵埃載鳴鳶前有車騎載飛鴻之類其三軍之衆各有所屬官府及其地里居宅車上各以小旗表識如司馬鄉遂大夫之屬各以執事爲象別之州里之屬各以州里之名爲象別之鄉比五家之屬各以家之號爲象別之如此則什伍相聯不至淆亂而無統鄭註未明云道車爲王出入之車斿車爲王遊閒之車尤無謂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祭祀適郊廟也置旌門見天官掌舍職王在外爲帷宮則設旌門謂樹旌旗爲行宮門凡初喪各以死者所當建之旗象其制而以尺易仞書死者名置西階上表其柩也廞車之旌謂王崩生前所乘五路廞而藏之亦以旌識之及葬如之者建遣車之旌也致民謂招集衆人則置大旗爲表既至則仆旗以誅後至

曰弊旬田獵亦置旗弊之獲旌報獲者所持旌更旌

供新旌易舊旌也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城外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畺王子弟之封與公之食邑在曰都貴戚曰宗都宗人親戚之貴者掌其都事與家宗人專爲祭祀設故以終禮職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偉）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旣祭反命于國

都家之邑皆有山川社稷五祀宗廟及丘陵墳衍名賢古祠禮當祭者皆都宗人掌之致福于國爲王祝福也正都禮禁其違失也服衣服及車旗之屬羣神之壝謂境內神壇國有大故謂王國有烖變旣祭反命于王

按臣子祭祀必使祝福于君此秦漢以來人主驕恣之事非先王所以小心昭事之禮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王畿三百里曰稍卿大夫采地在焉曰家邑家宗人掌其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國有大故禱祠反命解見前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士仕也習于鬼神之事而仕爲士者自大卜以下至保章諸職皆鬼神之事無數謂不限常數貴者爲上士次中士又次爲下士

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眉秘反）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三辰之灋謂日月星之次猶圖也居位也三辰之精降爲鬼神鬼神之位象日月之躔度與列宿之次舍而其名色可知也世俗謂地有一物則天有一星卽此意也冬至陽生天與人屬陽夏至陰生地與物屬陰鬽魅通百物之神曰鬽禬會也祈福之名祈福所以解殃今世俗有十保福卽禬也

按百物之精上爲列宿理固有之如謂某物爲某星某星直某物星之精下爲鬼神誕妄不經秦漢以來術士欺誑世主秦皇漢武竭四海之力以求一試而竟無左驗奈何以此開後世好誕之端乎縱使列宿

皆有神鬼物皆有居人行人道鬼行鬼道列宿何預人事而必欲致之亦勞矣況萬無是事乎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鬼神合其吉凶豈謂是與是書所以辨方正位象四時而列六官學術本原可知已

右春官之屬七十卿一人大夫二十七人上士四十九人中士一百二十六人下士二百二十七人府一百一人史二百五十人胥一百六十四人徒一千五百七十人又瞽矇三百人眡瞭三百人鞻舞者十六人龜車之工一百四人六宮女卿大夫士共六十四人女府史奚一百二十人守祧奄八人女祧女奚共

四十二人以上共三千四百六十九人其餘若旄舞人無數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凡以神士者無數內宗外宗女之有爵者無數

周禮完解卷六終

周禮完解卷七

郝敬習

夏官司馬第四

夏官官象夏也夏大也天高日永萬物相見莫大乎夏國家之事莫大乎軍旅司馬六軍之長次宗伯聖人所謂文德脩而遠人服也馬行地致遠故以名夏繼春者也禮樂昭明于帝鄉如草木榮華于震旦木氣自東而南當離位卦象爲甲冑爲戈兵地支屬午馬爲午獸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是謂蒼龍房居中爲馬精心居中爲火精夏火用事與房同舍龍

馬自東而南行與火幷故馬屬夏也午火自南西流爲坤坤利牝馬西南得朋利征無疆蓋水歸東南而坤居西南午火正中暑氣溽烝水土相得其卦爲師故司馬所統卽司徒司空所兼脩者也地水西行遇母復命于父歸于其宅五氣所以運旋周流無間曰周禮也辨方正位其斯而已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建國以下解見前篇政正也以正不正政征也以正往正馬利用征司馬行政之官也天官無爲司徒宗

伯脩之于内司馬恭天祈政于四方故其道王蕩平

南方地卑利牝馬之貞其象如此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杭）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去聲）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率去聲）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

胥十人徒百人

政官卽大司馬其屬謂小司馬以下及衆職七十也遞相副貳如五官而此胥徒獨三倍者軍伍事煩也行司馬主行列凡制軍以下與師之法卽内政爲軍令也司馬所統六軍之衆卽司徒所教六鄉六遂之民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卽一鄉萬二千五百家也軍將之命卿卽鄉大夫之卿師帥卽州長旅帥卽黨正卒長卽族師兩司馬卽閭胥伍長卽比長此司徒所以爲重任地所以承天而資四時也周禮之要在于此

按司徒六鄉而遂人之政與鄉老等是鄉遂法同也六鄉既爲六軍六遂亦然是天子十有二軍也今曰六軍以六遂之地外通稍縣都鄙不全屬王家賦與六鄉異然六遂地亦廣矣調度之法不甚詳愚所以謂是書密于近而疎于遠也

大司馬之職掌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大司馬九法獨言邦國者司馬專閫外以平諸侯爲事諸侯布散五服而平治之法在朝廷九灋所以整飭六服使莫敢不正故曰佐王平邦國司馬所以平之者在征伐先之以九灋其不協于法有討畿邊疆封封土爲界制畿有侯甸男采衞封國有公侯伯子男畿封定則上下遠近土地人民各正而六服定故爲九灋之首其次莫如辨名分儀者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九儀大宗伯職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大行人職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儀有隆殺則位有尊卑設儀以辨位而後貴賤有等其

次莫如進賢興功有德者進有功者興則羣情振起所以作邦國也乃州立一牧爲二百一十國之長國立一監監之所以維繫之使不叛離也又制立軍政詰禁姦慝如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所以糾察之使不亂也乃施九貢分職任民所以責任邦國使納貢于上也乃簡閱其實稽考其數什伍相聯以用邦國之民各均其守各平其賦以安邦國之心親比其小服事其大以和邦國之交所謂九灋也王以此平邦國司馬操征伐之柄以佐之故法立而邦國莫敢不正也

按此文則大司馬之權不獨重于五官乎制畿封國施貢分職兼司徒設儀正位比小事大兼宗伯進賢興功建牧立監兼大宰制軍詰禁稽簡鄉民兼司寇然則六卿之權重無踰于司馬者矣外典重兵內總大政將無偏重之患不掉之憂與殆非古明王所以設官分職之良規也作者惟欲借兵威以伸王法有司馬九伐然後可行九灋于邦國孟子謂以力服人霸者之事威天下以兵革之利而已故官雖有六所重莫如司徒與司馬司徒脩內政司馬制軍令司徒爲相司馬爲將故宗伯之禮附于司徒之教而兼司空之事司寇之刑附于司馬之兵而操大宰之柄蓋三代以還其治術未有踰于富强者故將相之權特重孟子謂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特使之然豈周官之舊與王制謂古者選士鄉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司馬司馬升之王而後用之則司馬重于六官自古已然古禮樂征伐合爲一士有文事即有武備故童則習舞長則習射干戚弓矢金革之事幼學而壯行故司徒教士與司馬掄材非二途也後世士識一丁耳手不習弓矢口不誦韜畧學術所以日偷治道所以不如古職此之故儒者耳食周公之禮及其不合妄

事改訂謂是書爲錯簡司馬不當掄士猶夏蟲語冰矣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平）弱犯寡則眚（損）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侵外則壇（善）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馮乘陵也眚減削也暴內內暴其國侵外外侵鄰國也壇墠通平其地以爲墠遷徙之也負固恃地險不服天子侵謂以兵侵其疆境賊殺其親謂子弟殺父兄正正其罪殘殺也犯令陵政犯亂天子之政令杜

止也外亂如齊襄公淫女弟內亂如衛宣公烝父妾行同鳥獸無人道也滅誅絕也

按九伐之灋罪之大小與刑之輕重亦不甚允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解見大宰六官獨大宗伯不縣象不觀象以禮制一定歲無可更也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此申明上九灋制畿封國詳舉天下邦國形制皆大司馬所掌四方之政也畿邊界籍圖冊政職貢賦也國畿王畿也王畿居中環四外各五千里由近及遠分爲九畿侯伺侯非常甸佃也佃治王田男任也爲王任職采採取也衛防護也蠻縻係也夷無禮貌鎮守也蕃蔽也令賦令侯甸以外邦國之軍賦地與民皆謂侯甸以外小司徒所謂地與民者王畿之賦此則大司馬施貢分職以任四方者也司徒所任王之六軍司馬所令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法也上地卽不易之地家百畝也可食者三之二外有萊五十畝也其家七人除家長外可任者半止三人也中地卽再易之地百畝可食者半外有萊百畝也其家六人除家長外可任者半則二家五人也下地三易之地百畝可食者三之一外有萊二百畝也其家五人除家長外可任者半則二人也鄭解俱未達

○按此節之文說者疑不當屬司馬欲移之司徒司空不知是書以司馬掌征伐守四方諸侯土地軍賦皆得而制之故獨詳非錯簡也然據其說亦大謬自禹功平成九州之地畫爲五服東西南北不過五千里今九畿踰萬里豈周地卒然改闢倍于唐虞乎四海非縮于古也東南半壁千餘里而阻大海北至燕郊千餘里而逼沙漠惟西南稍遠然皆秦漢以來開拓周未嘗通中國安得八方環遶萬里均齊稱爲九畿乎周京僻處西隅據此則豐鎬正當采衛蠻夷間何得稱國畿詩書惟王國稱畿令以九服之地皆謂

發名亦未稱

中（去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陣）如戰之陳辨鼓鐸鐲（濁）鐃（勞）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皮）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兵者守國之備子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因田獵教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田習振旅農功方作散兵歸田如詩勞還帥還卒皆以春也以旗致民樹熊虎之旗招集大衆也平齊也布列車徒如臨敵也鐸鐲鐃皆似鐘而大小異路大也凡天子所御曰路鼓人職云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諸侯代王執事則執賁鼓將戰金鼓交作則擊晉鼓軍之進退係于將故軍將執之馬上曰提鼓二千五百人之師帥執之絡于項下曰鼙鼓五百人之旅帥執之如鈴而無舌曰鐃軍法鼓退鳴鐃百人之卒長執之大鈴金舌曰鐸鐸以通鼓二十五人之兩司馬執之如小鐘而節鼓者曰鐲五人之長公司馬執之此所謂辨鼓鐸鐲鐃之用也凡兵以鼓進以鐃退鼓急則行疾緩則行遲遠則疏近則數皆所教之節也春田曰蒐蒐搜也農事方作蒐捕禽獸之伏于田間者曰蒐有司大司馬之屬表貉立表貉祭貉禡通祭始爲兵蚩尤也誓民戒勿犯令也鼓既誓伐鼓衆聞鼓進圍其所禁山澤逐禽也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火爲焚萊除陳草也蒐畢火止虞人植表使各獻所獲之禽于下方春后土發生故祭先社春田必以社日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

茇舍草止也軍行有草止之法營壘于野所戒在夜因夏田教之夏禾成苗野鼠害苗取猫捕鼠之義以名獵教夜事也撰選通簡擇也讀書契按籍校選也辨名號將帥至伍長各以徽識名號辨之門名各帥所居門名古卿大夫治第各因其所居國門爲名如魯東門襄仲宋桐門右師之類在軍中即以門名之使其屬識之也縣鄙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食采之家鄉謂州長至比長野謂六遂之衆邑謂稍甸公邑大夫也百官從王護衛者事謂各執事草舍夜營有

誓則易辨識部曲不亂也其他如春蒐振旅坐作進退表貉誓衆同也車弊車止也夏田主車車行遲殺少獮畢則車止宗廟之祭夏曰礿礿約也夏田取獸不多故名鄭謂陰陽始起象神在內鑿也

按四時之祭皆在孟月田獵皆在四仲云以礿以烝亦相矛盾疏謂非正祭未然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仙上聲）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方）

治兵謂出師禮春夏不與師于秋教之順殺氣也旗物大常以下解見春官司常職軍吏天子六軍之吏卽大司馬師都卽公孤爲鄉老者鄉遂謂鄉遂大夫士郊野郊外六遂縣鄙之衆百官王近臣分帥護衛者以上諸臣皆有將領之事鄭云或將或不將非也旗上各書其執事與其名號如教茇舍夜事之法鄭云書作畫非也獮殺也秋田曰獮以應殺氣羅網也秋田多殺主網羅王制云鳩化爲鷹則設尉羅秋祭四方報成物祊方也詩云以社以方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六）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仲冬農暇乃教大閱特詳于三時羣吏鄉師以下萊除草萊便馳驅也表植木表正行列自南而北遞植四表表百步三表則三百步又五十步一表共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各容三軍鄉師州長以下各帥其所統之民而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卽田日之旦弊仆其所建旗後至者誅始陳衆卒皆跪聽誓大司馬爲軍吏立北表下南面誓衆羣吏皆北面向表聽誓訖各歸部伍中軍軍將居軍之中擊鼙以令鼓鼓人謂中軍及師帥旅帥執鼓者三鼓鼓三度司馬兩司馬振鐸以作衆也作旗豎旗也車徒皆作坐者皆

起也既起鼓人鼓之使行伍長鳴鐲節之南行及第二表止復次三鼓兩司馬手捫其鐸振之使不成聲以示暫息旗皆偃衆皆坐次又三鼓振鐸立旗衆皆起鼓行鳴鐲車乃急驟徒乃疾趨視初加勇南行及第三表止摝鐸偃旗衆坐如初次又三鼓振鐸立旗衆皆起鼓進鳴鐸車乃馳驅徒乃奔走南追及第四表乃止鼓戒戒窮逐也車發廻車也刺殺敵也每鼓一闋則車一轉徒一刺象克敵而還乃鼓退軍吏與士卒皆廻身北向卒長鳴鐃和鼓軍皆卻退自前表至後表坐作之濵與初同鄭云習戰之禮出入同所

異者癈鐲而鳴鐃耳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亥）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冬禽伏藏守而取之曰狩軍門曰和師克在和也兩旌夾立爲門左右爲兩門車徒各以敘出和門左出列左右出列右有司謂各帥居門均其左右百人爲卒每卒旗居中間百人屯其下各有分地前後謂所分車徒前後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徒同羣臨陣則車徒異羣險野人前平野車前前後相去百步各帥長巡行其間山田曰險澤田曰易爲主即居前也行陳既定乃設驅逆之車立表祭貉中軍以下皆狩田之法枚如箸銜于口以繩結項後止語也大獸難制則公搏之小獸則獨力可制也凡獲獸割取左耳如殺敵之獻馘弊止也及所弊至所當止之地駴疾擊鼓也譟羣呼象克敵大獲也

徒乃弊田止也致禽虞人植表收所獲禽衆歸至郊以所獲禽獻四方之神入則獻于廟冬祭曰烝凡言獻禽及用火用車用羅旗鼓行陣之類四時各舉一互備也

按兵者殺人之事聖人不欲以瀆民而因獵獸習其事又不欲無故殺獸因四時天神人鬼之享乃田又不欲殺無罪之獸因其害田取之禽獸且然況肯毒其民乎作者未必能行此意而古聖人因田講武之義可知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

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葉）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及師謂有事出師大合軍司馬自將聚衆也凡伐曰禁九法曰令大師王自將戒令謂軍法大卜大事卜吉凶釁主軍出奉廟主社主行殺牲血塗主及軍器致召集六師天子自將大司馬用王之大常致衆弊而誅後至者及戰巡視功罪行賞罰律以銅鑄爲篇如小鍾春官大師執同律以和軍聲師克則大司馬執之以先愷樂也厭冠不起貌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喪服之冠也兵敗用喪禮主車載社主廟主之車士庶子謂卿大夫子死于軍者王弔勞之庶子即諸子夫爵稱士相相禮大役築城之類慮事謀爲也植植榦以束版屬聚衆也要簿書稽功者王大會同庶子護衛則大司馬帥之大射王與諸侯射王射設三侯合諸侯爲六耦羞進也牲魚以魚爲牲鱗甲之象

故大司馬薦之授祭舉肺以授尸賓祭于豆間平士大夫齊其服比其職與位也司馬平邦國故掌之王喪祭用馬牲大司馬奉以告于柩鄭云遣奠也

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小司馬職見上職掌以下有闕文

軍司馬

職見上事闕

輿司馬

職見上事闕

行司馬

職見上事闕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主賞功軍事賞爲先故司勳首衆職或欲移之天官非也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

食唯加田無國正

賞地即司徒載師職所謂賞田也古者賞功以地王功功在王躳國功在社稷民功在庶民事功作事有功治功服官有功戰功臨陣有功書於王之旅與日月同明示表章也死則從于宗廟烝而司勳告其神貳副也功書於天府司勳藏其副參之一食二一無征二猶征也唯特加恩賜之田全無征正征通稅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戰用莫如馬質正也掌平馬價與用馬之法馬房星之精與火同宮盛于夏故馬質先夏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量度也物材力也上村爲戎馬次用田獵駑馬下供冗用物賈謂毛色與價值綱惡馬馬蹄齧者綱維之使馴服也受馬于有司謂有公事乘官馬者記其所受馬老少與價值遇馬死十日內告更更代也道里近旬日內可省驗也十日外不及省驗割其死馬之耳來驗毛色實與更凡更馬不過二旬過二旬外告亦不與更及行謂馬始行試其力之强弱爲任之輕重均齊其行勿使中道疲之也歲再蠶曰原蠶原再也猶易原筮之原蠶爲龍星之精故周頌靈星尸絲衣馬亦龍精與蠶同氣再蠶則夏矣夏午火爲馬蠶盛傷馬故夏官之屬司其禁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量謂以丈尺度地量人掌營軍壘習知天下九州山川道里之數大軍所向識敵形此行師之要故屬司馬說者移以補司空非也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昌銳反）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分國爲九州分天下之國按禹蹟九州之舊宇內大勢可知也營國營王國后宮六宮市朝道巷門渠六者皆謂王國量謂廣狹大小皆有定式造都邑謂封建諸侯軍壁曰壘大軍所舍倣國都爲營亦有市有朝有州有涂有軍社之里二千五百人爲師猶二千五百家爲州也涂道路軍社社主在軍中者里猶居

也凡天下邦國之地與道途遠近之數皆書而藏之以熟知其形勢祭祀以下量人平居在官之事從獻從酒以獻脯膰飢所獻多少曰數長短曰量儀禮脯長尺二寸喪祭謂虞祭奠竁謂穿壙釋奠于土神春官冢人甫竁遂爲之尸是竁日有祭而量人掌其俎之實宰祭大宰佐王祭或攝祭斝酒器嘏通受斝猶受嘏尸酢主人以福酒鬱人制酒量人制殺亦受酢歷次第也皆飲謂盡飲猶言卒爵

按司馬有量人掌書天下邦國道里遠近及大軍壘舍所里而兼掌建國之法者平居知市朝門渠之制

則在軍知營壘舍平居習九州邦國之涂數則軍興熟其道里是以無事惟祭饗膰肉之制有事則敵情萬里不越俎豆是書所爲寄軍令于內政之意世儒以類求之或曰司空或曰司徒失其解矣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主軍中斬徇之事而寄之屠人小子羊也小羊曰達詩曰先生如達南方火獸未爲羊故屬夏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

羞進也肆豚解也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宗廟不全烝豚解而腥之曰肆體解而爓之曰殽肉豆切熟肉爲豆珥割牲耳以薦釁禮也祭川曰沈磔禳曰辜迎祥曰侯除菑曰禳飾其牲謂刷滌之邦器禮樂之器軍器旗鼓之屬皆殺牲釁之釁歆也以歆其神彌其釁受徹祭畢徹俎豆小子受之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主祭祀割羊屬司馬者軍行則帥之以爲小子之屬羊屬未爲火五行傳視之不明則有羊禍視爲火故屬夏官賈二人買羊者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滌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登其首謂尸入室薦牲首郊特牲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滌羊飧饔牢禮之羊多少有常法如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之類積積于柴上焚燎之羊受布受泉也

司爟（貫）下士二人徒六人

爟火明也與觀通書盤庚云予若觀火視屬火故謂火爲爟軍中有火攻之法故屬司馬平居無事則掌

火政南方火故屬夏說者欲移屬春官非也春官有司烜專爲祭祀耳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行火猶用火國火民間日用之火變謂改火論語云鑽燧改火取各方色木鑽火順時氣以救時疾火新則無疾季春夏正三月建辰火星心星卽大辰三月昏見于南方火用事使民出火如陶鑄之類季秋夏正九月建戌日纏大火火星伏藏使民斂火防焚也時謂如季春以後季秋以前及四時當出火用火之時皆司爟令之祭爟祭始教燧者失火民間被焚者焚萊縱火野燒者

按羊人爟人之類無甚切務特以其爲夏令湊入備軍伍之用說者謂天之水旱災祥人之疾病壽夭皆生于火然則雖司爟用何道以救之皆未窺作者之意而過爲從臾也夏秋二官此類甚多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防守之事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戚）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城郭謂王城外有郭城郭外有溝池溝池上樹木渠卽溝池士庶子公卿大夫子衆庶衆民公卿大夫子衛護王宮有急與庶民分地而守設飾器守城之器陳設脩飾也財用守禦所用之財稍食稟祿也任萬民用材器與工濬築之類用人與器灋防守之法通守政彼此相應援也移甲以下通守政之事兵甲人役資財唯此處有餘可以通彼者則移之以助不足國有司主甲兵與人役財用之司晝夜三巡察懈惰也鼜警夜之鼓號戒號呼士卒使戒備此以上皆守王城也造都邑造三等采邑治固治城池守灋卽前法國都之竟王國及三等都邑之界郊謂王城外遠近郊關民皆有職分番輪守有山川可依則因其險守之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險謂四方阨塞要害之地所當防據者在國曰固在野曰險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達其道路謂山林阻則開鑿之川澤阻則橋梁之五溝即遂人之遂溝洫澮川五涂即徑畛涂道路樹之林作藩落也國有故兵變也止行者防姦寇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正四方疆界

掌疆

事闕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巡視道路軍中用以爲斥候傳警無事則主迎送六人六鄉各一人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一方遠方道治經行便道者爲治其防護之事分鄉治事曰各掌設候人設其徒爲伺候之人方治遠方有事來王國求治如虞芮質成之類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往復曰環鄭作卻非也往探敵情還復蓋勇士如今探子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牒）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致師謂臨敵挑戰察敵慝敵有隱伏往伺察四方有故還報敵人來窺探搏執之敵國侵陵往辯之兩軍交壘耀武以揚之圍其國邑賈勇以降下之數者皆勇士之事

挈（結）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猶提也壺汲水器軍中主刻漏大軍所止遇水可汲懸壺示衆故名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本）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軍行凡有事令衆懸物示之穿井既成懸壺示衆令汲轡馬轡解轡欲宿懸轡示衆止舍畚箕也以盛糧懸畚使知領糧軍中置刻漏定時晝竹箭爲百刻以

壺盛水懸箭上水漏下入器中沒箭以驗刻數也樸柝通夜行以兩木相擊人衆曰聚軍中擊柝巡夜以序按刻更代凡喪未殯以前哭不絶聲使人代哭亦以漏爲序水守壺以沃漏也火守壺以視箭也分以日夜分冬夏日夜之長短冬水凍漏不下以火炊水沸而後灌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射武備自當屬司馬或者欲移之宗伯非也射人屬宗伯則服不射鳥將馬屬次第分明無錯簡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射人本掌射兼掌朝列之位以射則有位次也王與賓燕射在路門外朝故射人兼司朝位三公北面答君也孤卿大夫東西面佐佑王也灋禮法國事助祭之事戒令告以齊與祭期相其事相在廟祭事治達諸侯既治其事達于王王有命又受而達之此節皆言朝見之事既朝見而後燕與之射

按鄭謂射人所掌位爲將射入見君之位將射見則不必摯凡摯始相見也始見輒與燕而射非也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

灋卽耦獲容樂之法儀卽一三五二七之儀兩人爲

耦六耦凡十二人兩耦共射一侯故用三侯二侯二侯逓張自北而南詳大射禮天官司裘云王大射三侯虎熊豹諸侯二侯無虎大夫一侯麋也獲者三人持旌侯道旁報中卽服不氏也容一名乏皮爲之獲者所自隱蔽曰容矢至此而乏又曰乏騶虞貍首采蘩皆樂章解見春官樂師歌一間爲一節九節以五聽以四射七五做此正鵠心侯中曰鵠鵠中曰正卽鄉射記云天子白質諸侯赤質也五正以白色畫鵠中爲五處三正二正一正倣此天子諸侯侯道遠難中正多大夫以下侯道近易中正少王大射王與諸

侯大夫士射貍猫屬善搏物步必擬度發無不獲故量侯道之步曰貍步侯有大小則步有遠近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詳天官司裘令去侯謂獲者執旌負侯將射射人令去居乏避矢也立于後射人立王後視矢行高下左右告王也卒射畢也令取矢令射鳥氏取既射之矢祭侯服不氏祭也王射則服不氏爲獲者負侯王獻服不服不以祭侯大史春官大史掌射事飾中舍筭射畢射人與大史數中之多寡射正猶射政司馬主之射人佐之射牲王祭自射殺犧牲國語云郊禘之事天子自射

其牲司弓職亦云共王射牲之弓矢是也相孤卿大夫之灋儀相其與天子射于朝也

按儀禮大射諸侯亦張三侯是侯用天子而以三耦射耦用卿大夫與此異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鄭註人臣不習武事于君側是也然不于國中則當于野據此文臣有射于朝者矣春官司服云射用鷩冕是又有射于廟者矣廟朝可射國中獨不可乎鄉射樂奏騶虞今云王以騶虞祭禮先夕省牲祭之晨君迎牲入告殺于庭今云祭祀射牲然則射于先夕乎射于庭乎于門外乎豈射而遂斃之乎抑射而後殺之乎于事理皆未見確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會同朝覲諸侯來王也作使也介副使王有事于諸侯則公卿爲正使大夫爲介凡有爵謂上中下士可爲衆介者使之副大夫也大師謂王出征王之倅車即春官車僕所掌五戎之副車也王乘一路衆戎路皆從令有爵者乘之亦謂士以上也賓客謂諸侯王見諸侯則選卿大夫從王春官大史主協禮事執書

詔王故射人戒大史也如王有命賜賓客于館使公卿則大夫爲介亦射人戒也王崩射人與大僕遷尸始死北墉遷南牖下小斂遷于房斂訖遷于堂大斂遷于阼階斂訖遷于西階殯皆射人與大僕也僕人大僕之人掌事掌喪事比其廬比當居倚廬者如天官宮正辨親疏貴賤之居親貴者居倚廬疏賤者居堊室不敬居喪不敬苛罰細數其事責罰之也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善射以服不服者射義云射者射爲諸侯其詩云小大莫處御于君所考工記梓人祭侯之辭云毋或若

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卽服不之義
掌養猛獸者平居無事云爾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抗皮王受賓客朝貢之皮幣服不氏舉之以旌居乏之中待射者矢中舉旌唱獲也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服不氏力能服猛者射鳥氏巧能中微者鳥亦夏火之象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

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烏鳶鴈之屬以供膳羞烏鳶惡鳥喜集人屋善鈔盜遺汙穢大事貴清肅故敺之侯高侯之高上手不及以并夾取之并夾取矢之具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羅網也以網鳥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其致戒于諸侯曰好田者亡其國盖田獵之官故屬司馬網罟本南離之象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烏鴉鳥飛集成羣可羅取蜡歲終祭百物之神蜡則百蟲蟄豺祭獸宜羅禽羅網也襦裾屬羅襦網方幅似襦與三面異春鳥鳥蟄初出者鳩亦春鳥仲春鷹始化爲鳩變舊爲新宜以養老行羽物謂頒賜羽物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養鳥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阜蕃鵞鴨之類教擾鸚鵡之類卵鳥鳥子貢鳥物貢四時野鳥膳獻王及賓客之饌

按服不如後世搏虎之類射鳥如穿楊貫虱之類皆大司馬之材官也羅氏掌畜因鳥附之鳥南方之宿宜屬夏本無錯簡但一鳥耳羅之養之各置官屬不已冗乎

周禮完解卷七終

周禮完解卷八

郝敬習

夏官司馬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古學士之進仕者通謂之士教無二術文武同途故士皆掌之司馬王制云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升之國學大司樂論造士升之司馬司馬論進士之賢材者告于王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皆大司馬事世儒拘天官八柄爵祿之說移

司士屬天官不知天官之事皆冢職也六典八灋八則八柄六卿之任無所不兼而不親執財賦則司徒禮樂則宗伯用材則司馬刑法則司寇考工則司空而冢宰無偏任所以象天也自後世文武二途士習章句者屬宗伯諳韜鈐者屬司馬文武有左右而士習始偷是書其猶古之遺意與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羣臣之版內外大小羣臣版籍政令即登下損益之政令新進者登記之謂益退去者除下之謂損年歲仕者之老幼曲禮四十始仕五十服官政七十致仕故須辨邦國仕于諸侯者都家縣鄙仕于三等采邑者卿大夫士庶子護衛王宮者奠食定祿之多寡祿以日月計久而後奠王制云位定而後祿祿有常數貴賤爲準唯王賞賜無常數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

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内朝皆退

朝儀之位每日視朝之位王之中朝在路門外三公北面答王也東上以東爲班首孤立西東向卿大夫立東西向皆以北爲上自北立而南也王族同姓之臣護衛者故士舊爲士年久宿衛曰故虎士即虎賁立路門右負門南向大僕大右皆司馬之屬大右即司右從者其屬也立路門左亦負門南向右東上左西上王出入由中也司士爲擯王出朝司士詔王揖兩手推而前曰揖示辭讓也特揖三孤六卿人各一

揖大夫有中下各以其等同衆一揖旅衆也士立大夫後旁三揖上中下士亦以其等旅揖也王還旋身向內左揖大僕大右右揖王族虎士亦旅揖也揖畢大僕前正王位王節席也視朝畢王入路門內路寢之前廷曰內朝以聽政孤卿以下皆退各適館治事以奏

按位次之禮莫嚴于朝廷與軍伍故司馬之屬兼掌朝儀之位朝政與軍伍皆陳列之事禮樂征伐俎豆軍旅文武同道之意夏火文明禮事多屬夏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

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為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國中王國中士治仕者之治蹟擯士凡仕者初就職見王則司士為擯相摯謂見者所執羔鴈之類受之以付膳人供王膳祭祀之戒令如齋與祭期之類灋事在廟行禮之法事賜爵祭終旅酬呼同姓長幼依昭穆次第進使受爵也割牲宗廟無全烝始則豚解而腥之為七體次則體解而爓之為二十一體王會同則使士從王作猶使也賓客謂饗食適四方王命使適介副使披柩旁有紐使人持之防道路披靡曰披于六軍中使千人行也有守有官守者令哭于守所不得離職有故有兵寇致召也邦國諸侯之臣三歲稽考其功罪而進退之

按是書王國仕者三年大比其權在冢宰邦國之仕者三年大比其權在司馬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公卿大夫之子非一人曰諸子與燕儀所謂庶子異庶子未爵而此爵大夫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國子謂公卿大夫之子在國學者倅副貳也古者世

官子貳父曰倅戒令節致于太子以下諸事教治節脩德學道等位各依其父蔭等級爲位大事喪祭之類司馬弗正謂司馬不得征役凡國正謂司徒鄉遂力役之征亦不及也正牲體出鼎肉陳之俎也舞位六十四人之行列舞器羽籥干戚之類舞用國子故諸子爲正之授之喪服王喪卿大夫子斬衰與父同雜記云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故也位哭泣之位作羣子從使羣子護從王也國之政事繇役之事存畱也免役不往也遊倅倅未仕無官守也合聚也學國學射射宮節序也免其役以使之學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勇士可爲車右　者戎事尚右故勇士稱右

按是職專掌勇士鄭謂兼掌戎右齊右道右非也戎右齊右爵皆下大夫有材勇爲王驂乘者大夫非士所屬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羣右謂凡車右勇力之士車之卒伍謂凡車二三爲小偏三五爲偏五五爲大偏是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二偏爲卒又謂廣是合二師之車也五偏爲伍凡一百二十五乘是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合之使相聯屬比其乘較馬力强弱也屬其右分付車右勇力之士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五者長短相資考工記五兵殳戈戟酋矛夷矛也

虎賁（奔）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掌王護衛之士賁奔通勇而善走者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

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先後王謂王出入則先後護從趨以卒伍謂行有行列王行宮曰舍閑梐枑大故兵寇王門王五門遣車送葬之車從士大夫從使臣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旅行旅賁見前掌勇士護從王車者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

軍旅則介而趨

服而趨謂不介冑弁服夾車趨禮既葬易葛此衰杖武士尚輕也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服王袞冕爲王持大常之旗以節制六軍故曰節服言非通服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大常王旗畫日月星辰十二旒長曳地故用六人共牽持諸侯旗則交龍服如之如諸侯服也郊祀天子大裘而冕節服二人亦大裘而冕尸象上帝之尸晉語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從車從尸車

按是職本下士彼天子服執旗荷戈以趨于禮何居祀天爲尸亦不經

方（上聲）相（上聲）氏狂夫四人

主逐疫之事方相猶罔象虛無之稱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隷而時難（儺）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上聲）良（上聲）

以熊皮蒙頭黃金途額爲四月百隷卽秋官司隷所掌五隷之屬儺以逐疫時儺季春季秋季冬人室有陰慝帥衆搜索之先匶先柩行方良猶魍魎國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夔罔兩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僕侍御之稱大僕其長也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眂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急）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眂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眂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大僕王親近供奉之臣凡王起居出入皆掌之服王禮服位王臨朝之位皆大僕正之大命大事之命復有事白王逆迎受也王出視朝則前導王正王之位而退立于虎門左王入亦前行導王入正其位而退大寢門外卽路門外王中朝也建鼓以爲視朝早晚

之節亦以待有事伸寃者達上通也窮寃枉也遽令驛卒急報御僕與御庶子皆守鼓之官聞鼓聲則御僕庶子将以事來告大僕速出迎受之也御庶子亦御僕公卿大夫子爲之下士十二人曰庶子贊王牲事贊其殺解匕載之事凡馭者立車中乘者居左勇士居右曰參乘王出大僕乘車前驅則不敢用馭人居左自馭不參乘擬王也軍旅田役日月食皆王親鼓大僕皆以他鼓擊助之喪首服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書縣宮門使衆守也三公孤卿有事弔勞王不親行命大僕往燕飲之法謂獻酬與三燕再燕一燕之數之類眡燕朝視路寢前廷之朝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小臣職見大僕下小命尋常傳呼之類小灋儀趨行拱揖之類燕猶閒也燕出入閒行也沃酌水盥将洗爵酌獻先盥手凡小事小臣掌之大事佐大僕不敢專也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旣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祭僕職見上復招魂也小廟高祖以下之廟惟始祖稱大廟王所不與之祭如同姓諸侯祭先祖之類都家三等采邑春官都宗人家宗人掌其祭祀之類致福臣祭歸胙于王展省視也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職見上羣吏之逆謂羣吏有事上奏者庶民之復謂民有事白王者弔勞王使弔勞庶民來復者相盥奉槃授巾登登肉于俎翣以飾柩持夾輤車也燕令燕居使令序守鼓十有二人以次序守寢門外路鼓待達窮與遽令也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僕之賤者曰隸供糞除等役僕隸奔走屬司馬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寢在廟後天子七廟云五寢者鄭云二祧無寢乘石登車之石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大寢大祖廟寢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弁首服無延旒者人首火象冠而戊丁支干以南方爲丁火故弁屬夏官或移之春官非作者意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旒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民）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春官司服祭祀六冕此獨言五大裘與袞同冕也鄭謂大裘冕無旒臆說也冕上有版曰延廣八寸長尺六寸上玄下朱制延長曰延紐以固延鄭謂爲小鼻綴武上貫笄者也繅藻同采絲也以采絲繩貫玉垂延前後各十有二旒每繩貫五采玉亦各十有二玉每玉間一寸十二玉則斿長尺二寸前後共玉二百八十八也玉笄玉爲簪橫貫冕武朱紘以朱組左屬笄首下繞頤右復上屬于笄末諸侯兼公上公以九爲節九就繅九斿瑉美石似玉三采三色瑉玉其餘如王之事謂玄朱延紐紘等同也繅斿皆就皆三采也玉瑱以繩懸玉于冕兩旁當耳所謂充耳者也王不言玉瑱互見也皮弁王視朝首服弁縫曰會以五采絲貫玉飾縫曰璂與綦通結也象邸以象齒飾弁項下底弁絰王弔服弁上加小麻絰細如環韋弁戎事之服各以其等謂繅斿玉璂侯伯七繅七玉子男五繅五玉皆三采孤卿大夫四命者三繅三玉三命者二繅二玉弁璂亦以此推之可知

按冕弁繅玉之飾各以命數爲等則子男之大夫一命者一旒一玉弁會一璂豈成文章鄭謂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韋弁皮弁無結飾弁絰之弁無辟積皆以臆解韋弁戎服亦何必與朝服皮弁同飾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司戈皆其屬

司甲

事闕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五兵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

同亦如之

五兵見司右五盾干櫓之屬兵以刺敵盾以自蔽五兵則五盾物與等謂所當用之物與大小長短之式從司馬之法謂車騎步卒多寡各有所用之兵依法授之事畢還輸其所授之兵亦依法收之尋常守衞用兵仗亦依法與之祭祀舞者所執兵朱干玉戚之類大喪廞五兵藏之居喪不親兵革之事也

按鄭謂車上五兵有夷矛無弓矢步卒之五兵無夷矛有弓矢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是射御相依也又云公車千乘二矛重弓是弓矢皆在車也鄭說難據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戈似戟而兩刃柄短戟三刃而柄長盾干櫓也

按六師之衆用兵與戈盾多而司兵止四人司戈盾止二人徒止二十餘人烏足以供之蓋三軍甲兵出自田賦官所造秪給王須賜耳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殳長丈二無刃故士見司士貳車王副車乘車王所乘車軍旅乘革路會同乘金路旅賁虎士衞王車者

止宿曰舍以盾爲藩衞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弓矢之用要而廣故大夫司之繕人槀人皆其屬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六弓即王弧夾庾唐大四弩即夾庾唐大八矢即枉絜殺鍭矰茀恒庳名物即六弓四弩八矢各有名號物色弓矢畏濕宜燥貴正賤欹守藏宜慎頒曰出收曰入弓弩成于陽和之時中春獻之箙以盛矢皮爲之矢箙用于陰肅之時中秋獻之王弧二弓往體寡來體多最强甲革堅甲皮革椹砧通厚木質即正以此爲質尚力之射故用强弓夾庾二弓往體多來體

寡最弱豻侯射人職云士射豻侯五箭五十步近也射鳥獸亦宜近用弱弓唐大二弓往來體一强弱均故學射者用之出使遠行者用之賞勞有功者用之矢箙從弓每弓百矢盛以一箙弩不言王王不御弩也不言弧弓弩異制也弩無不勁者夾庾小弩發近故利攻守唐大大弩發遠故利車戰野戰凡矢兼弓弩枉矢流星也火矢似之因以名絜矢亦火矢殺矢連發曰絜二者皆戰守之具殺矢矢有刃者鏃矢矢有金鏃者近射豻侯之類田獵亦近射也矰高也用絲繫矢仰射高鳥曰矰茀疾貌射鳥曰弋恒矢常用

之矢庫矢短小蓋弩矢也散射凡禮射學射之類皆是成規成圜也凡弓體直合多成圜曲則合少成圜直者力强曲者力弱强者射遠天子侯道九十弓遠故弓强諸侯侯道七十弓大夫士侯道五十弓故弓以次而弱句鉤同曲也弊猶惡也太曲者爲惡弓則直者爲良弓矣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幷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須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射牲王祭親射牲射人職云祭則贊射牲澤澤宮習射處射義云天子將祭先習射于澤澤擇也射以擇士椹質見上如數如各耦所用多少之數幷夾以取矢侯高者見射鳥氏明弓矢明器之弓矢各以其物謂天子王弧諸侯唐大大夫士夾庾之類從授兵甲之儀謂授弓矢依授兵甲之法司兵職凡授兵從司馬之法及受輸亦如之皆所謂法也田田獵弋以絲繫矢射鳥充猶實也田弋用矢多故曰充箙矢服竹曰籠皮曰服矰矢餌弋矢亡矢旣舍之矢更更易凡矢旣舍再收用亡失及收不可用乃請更鄭請矢

不用遺亡者責償似誤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繕言善良也攻也繕治弓矢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服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旣射則斂之無會計

抉以骨爲之著右手大指勾弦一名彄拾以韋爲之褎左臂避弦一名韝扞斂收藏也無會計王所用弓矢敗壞亡失不在會計內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槀稈也箭幹曰槀掌弓矢之材與地官槀人殊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職金秋官之屬掌罪人賸金古訟者使納鈞金束矢助弓矢之費故槀人受于職金齎資通弓六物節王弧等各以長短爲上中下三等弩四物節夾庾唐大

亦各爲三等箙矢服長短如矢獻素箙始成胎素成成功各書其上中下等以制其食饗食也乘計也計其工拙入功以弓弩入于司弓矢者待頒賜入繕人者供王用也齎財猶資財謂置造之費出入謂弓矢斂散會攷考槀人也弓矢出入敝壞亡棄者除之計其見在者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立戎車右爲王參乘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對）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

戎右與王同車執戈盾立車右備非常供王兵革之役使王親帥六軍則執鼓而戎右告王鼓且助王王會同乘金路革車從則戎右充乘充實左也乘車者居左曲禮祥車曠左乘君車不敢曠左故戎右充之王與諸侯盟以玉敦盛牲血辟開也開盟書讀之遂傳敦血徧歃戎右爲役也割牛耳盛以珠槃示神人共聽也桃桃枝茢苕帚二物皆以辟惡歃血用之戎右贊之皆役事也

按牛耳歃血衰世詛詐之事是書承襲其謬以附會周公之禮俗儒好信褻五霸而誣春秋實始作俑矣

齊（齋）右下大夫二人

齊車之右齊敬也祭祀賓客齊敬之事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齊右王路金路之右王祭祀則乘玉路賓客則乘金路前謂王未登車則齊右執策立馬前王乘則持馬防驚跌既乘行則登車立右陪乘王在車過祭牲拱而式曲禮式齊牛王式則右下車前卻行防馬逸使王致敬也曲禮云君撫式大夫下之王式則齊右下

道右上士二人

道道車象路也爲王道車之右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前謂王未乘則執策立馬前道車文事之車巾車職云象路以朝是也王在車中有命則自車上傳諭副車車儀卽曲禮立視五巂式視馬尾之類王式見上蓋幨蓋從以表尊

大馭中大夫二人

掌馭王之玉路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酹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帋）祭軌（犯）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玉路王乘以郊祀郊出國門故有行道之祭山行曰軷卽祭名詩云取羝以軷郊非遠必軷重其行也封土象山柏棘爲主以車轢過其上示無險難曰犯軷王在車左大馭執轡居中祭則大馭下車祝神王自左執轡駐馬祝畢登車受王轡乃驅犯軷遂行祭卽軷祭旣獻神酌酒獻僕僕卽大馭也左手執轡右手

舉酒澆兩軹及軓皆祭之車軸兩端曰軹軾前曰軓與範同凡馭路馭五路爾雅堂上謂行門外謂趨鄭云大寢至路門謂行路門至應門謂趨肆夏采薺皆樂章言疾徐中節也鈴在衡曰鸞在軾曰和疾徐有節則鸞和相應大徐則不鳴大疾則不和

戎僕中大夫二人

戎車之馭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戎車革車也倅車戎車之副正其服正衆乘戎車者之服色戎車之儀如玉藻云戎容暨暨曲禮兵車不式武車綏旌之類

齊（齋）僕下大夫二人

朝享之事爲王馭也敬賓客如神明故曰齊僕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以賓謂以賓禮待諸侯卽朝覲宗遇之賓客至王饗食于廟有迎送之禮以其貴賤爲遠近之節詳見大行人及司儀職皆乘金路而齋僕爲馭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王尋常出入之馭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潮）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春官巾車職象路以朝卽道車也朝夕早晚出視朝也早曰朝莫曰夕燕出入尋常出入貳車副車副道車曰貳副戎車曰倅副田車曰佐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王田車之馭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巾車職云木路以田取其堅朴也循行縣鄙亦用之佐車副車驅逐也逆迎也獲擭禽植旌謂田畢樹旗令獲者各獻所獲于旗下較多寡也提勒馬舉首使緩行也晉進逼行有漸也馳騁馬也貴者徐賤者疾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副車之馭

馭夫掌馭貳車從王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貳車五路之副車皆是從車公侯卿大夫從王之車使車聽王役使之車公馬猶官馬治之調習制馭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馬官之長考驗曰校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齋）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趨）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救）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

馬有六物以路車有五而外多駑馬也種馬良馬可

為種者以駕王路一物猶一類戎馬駕戎車革路也齊馬駕齊車金路也道馬駕道車象路也田馬駕田車木路也駑馬不任五路以給雜役頒謂分任各役良馬謂五路馬皆良善者養乘畜養差配成乘四馬曰乘則一人為師四人為廝養三乘為皁皁十二匹一趣馬下士也三皁為繫繫三十六匹一馭夫中士也六繫為廄廄二百一十有六匹一僕夫上士也六廄成一校共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左右二校共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此良馬之成數也下駟曰駑駑馬三良馬之數則當為七千七百七十六匹兩馬曰

一第 79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0 [illegible]

麗一圉牧之八麗十六馬一師牧之八師一百二十八馬一趣馬掌之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一馭夫領之大畧七馭夫所領得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視良馬數乃可三倍天子十有二閑藏馬處曰閑馬六種分十二閑每種二閑即所謂左右二校六廏成校者也以良馬十二廏合駑馬三倍之數大約馬萬匹邦國六閑半天子馬四種無種與戎也家四閑降于諸侯馬二種無齊與道止田駑二種耳牡馬曰特三牝一特欲其生之衆也每乘亦然欲其以類相從也

按鄭以十二閑六種合十二廏爲左右校則良馬當爲二千一百六十匹五種分左右爲十廏每一廏良馬二百十六匹十廏共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也駑馬一種三倍良馬當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如是則駑有三廏當爲十三閑一不合也且本文所謂三良馬之數者謂天子賞賜牲幣之類取給多故三倍六廏承上文校有左右之全數非謂三倍一廏也今獨以一廏之數三之則通計駑馬一種不過一千二百九十六匹而良馬五種十廏共二千一百六十匹是駑馬反少良馬二之一二不合也義旣不通乃改八麗八師八趣馬三八字爲三六字求伸前說三不合

也凡鄭說牽强類此今据本文大約駑馬七千七百七十六匹每二匹一圉夫共圉夫三千八百八十八人每十六匹一師共師四百八十六人每百二十八匹一趣馬共趣馬六十人有奇每千二十四匹一馭夫共馭夫七人有奇其良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每一匹一圉夫共圉夫二千五百九十二人四匹一師共師六百四十八人每十二匹一趣馬共趣馬二百一十六人每三十六匹一馭夫共馭夫七十二人每二百一十六匹一僕夫共僕夫十二人据本文解當然實不足信也因馬設官官反多于馬馬之多牧取給于甸賦官之廩祿十倍于馬何所取給自天子至諸侯皆有馬今云家馬四閑一良三駑則馬八百六十四匹掌牧者當六百八十三人大國卿祿四大夫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僅可食二百八十一人耳祭祀賓客之需取給外畜馬八百六十四匹牧者六百八十三人何以廩餼之而諸侯天子可推矣是書成于周衰六國嬴秦之際諸侯强大比于王者制侈費汰官冗事繁考儀禮諸侯一聘賞賜庭實之馬且數十匹安得不養馬之多乎非先王之舊必矣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

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飾騶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黄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馬祖天駟房星之神東方蒼龍之宿馬龍精也執駒方春牝牡通淫縶維其駒使離母也夏草方茂可牧故祭先代始牧馬者攻特牝馬方孕攻去其特勿使近牝馬社牧地之神秋報成故祭之臧僕簡練僕夫也馬神爲祟者曰步獻馬獻成馬于王講馭夫簡習馭夫也毛馬齊馬毛色如詩四黄四鐵之類頒謂給當乘者幣馬聘享之馬飾整刷也扑馬策受幣馬受諸侯之獻馬遣車之馬送葬者也及葬埋埋馬牲也王遣奠用馬牲大司馬職喪祭奉詔馬牲黄駒天子過名山大川殺黄駒以祭黄中色凡國之使者謂王命勞賜諸侯有幣馬則供之物馬辨別馬材力宮中猶官府如廄一僕夫繫一馭夫阜一趣馬乘一師匹一圉夫之類稍廩食

趣（楚）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

趣促通督促養馬者馬十二匹爲一阜十二閑共良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爲趣馬二百一十六人徒八百六十八人而駑馬三良馬之數不與焉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稅）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良馬駕五路校人既物而乘之皆良矣趣馬從而正其等不使閒雜調養適宜也簡六等之馬節其飢渴勞逸或駕以行或稅以止均其敘而頒之暑則出居于庌寒則入居于廄春秋傳云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治治其居也以聽于馭夫趣馬馭夫之屬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馬有疾者皆使治之若神巫然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

疾馬羸疾之馬乘治謂乘之以試其所疾而治之相醫使其屬醫四人相視用藥受財于校人貲醫藥之費也馬死賈人計直賣之以其泉布入于校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牧馬之地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

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牧節萊也地不可并則以為牧畜牛馬厲列通遮列禁樵採也牧非一處故頒禁焚牧焚陳草使生新通淫合牝牡也田事田獵之事春田用火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廋藏也閑以藏馬天子馬十二閑閑二人共下士二十四人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華）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自阜馬至圉馬九事皆政教也阜蕃盛也牡馬曰特佚之不使勞困資生息也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教駣習乘也攻駒治蹄齧也先牧始為閑者執駒仲春合牝則執其駒散馬耳以物繫馬耳使習聽不驚圉納之閑內也正待也員數也完美之稱選擇也校人總馬政擇馬全善者備五路之用也鄭謂校人為圉師恐非八尺以上節員選月令天子駕五路之馬皆稱龍七尺以上諸侯之馬詩云騋牝三千六尺以上常馬耳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養馬曰圉四馬曰乘乘一師十二閑共圉師六百四十八人乘徒二人共徒一千二百九十六人十二閑共良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圉人亦二千五百九十二人駑馬三良馬共七千七百七十六匹每二馬一圉人共三千八百八十八人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蓐）釁廄始牧夏庌（迓）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茭牆則翦闔

圉師教圉人養馬故以師名冬寒以草為蓐藉馬春除之滌廄殺牲釁廄神始牧春草生馬始可牧也庌廡下夏休馬廡下避暑也冬獻馬從校人獻也充供

也質射正也椹斮草木司弓矢職云射甲革椹質角力則以木椹為質射而圉師供之茭牆以草蓋牆闔蓋也翦闔翦其亂草椹與翦茭皆圉師所習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廄馬亦如之

圉人職見上芻以草飼馬牧水草地役圉師為圉師役也賓客之馬王所賜喪紀之馬啓殯後所薦送葬之馬入陳謂賓客陳馬于館喪紀陳馬于廟大喪廄先王之路馬而藏之亦圉人牽以入也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

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職主也方四方任重事繁故官尊人多

按四方道里山川不屬地官屬司馬者地官主內司馬主外征伐者四方之事馬行地無疆削平叛亂九職歸貢然後司馬之事畢詩云榦不庭方又云經營四方大軍所至先知其情形虛實地里遠近山川險夷然後可制勝故職方屬司馬古命將出師曰閫以外將軍制之以此南火西流正值坤方故夏官以地終世儒欲移補司空非作者意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

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天下之圖即今輿地圖按圖知地故掌圖以掌地也邦國都鄙王邦侯國及各都鄙采邑也四夷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閩蠻屬貉狄屬四五六七八九言其種雜而多也細數曰數總數曰要利所當貢害所當防

按職方所掌九州以內土地人民財用則中國之產也其蠻夷戎狄各舉其數此秦皇漢武之畧非先王爲治之要是書大言極誇張司馬之勳啓世主好大之志昔周公謝越裳豈以此訓後世乎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貫習也貫利猶言便利揚州吳越也山鎮山之最大鎮壓一州者會稽在今浙江紹興府有水曰澤無水曰藪具區即震澤在今蘇州府流水曰川三江岷江吳江錢塘江浸澤之深者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也其人民七分女居五鳥獸謂多野鳥獸東南水鄉五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荊州楚也衡山在湘南雲夢跨江南北北雲南夢江出岷山漢出嶓冢潁水出陽城湛未詳或曰淮也丹朱砂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詐）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豫中州魏地華山在今陝西華陰圃田在中牟滎兗

水與濟水同出王屋兗東流爲濟南渡河溢爲滎澤雒洛水水自洛出爲波禹貢曰滎波旣潴溠水在漢南春秋傳楚子梁溠營軍臨隨是也馴養曰擾六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此畜穀獨全者土氣正中也

按華山在雍州溠水在荊州是書以屬豫州誤

正東曰青州其山鎭曰沂（宜）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述）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青州齊地今山東沂山在蓋縣沂水所出望諸卽孟諸在睢陽淮水出桐柏山泗水出瑯琊東莞或曰沭也人民居四分男女半

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濟上）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兗州魯地河東則西侵豫州境岱山卽泰山大野卽鉅野河黃河泲濟同盧維未詳鄭作雷雍禹貢云雷夏旣澤雍沮會同穀宜四種稻麥黍稷因前後文省

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雍州秦地嶽卽華山鄭云吳嶽山在汧西汧水出焉是爲弦蒲之藪或曰弦蒲汧浦也涇水出涇陽汭水在豳地渭水出鳥鼠山洛出懷德與熊耳之洛異玉石出藍田玉山

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兮）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幽州燕地今北直隸境醫無閭山在遼東貕養澤在徐州長廣菑水出萊蕪時水出般陽魚鹽之利東近海也四擾牛馬狗雞因前文也三種黍稷麥亦因前文而地高不宜稻鄭註恐非

河內曰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焚）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牛羊其穀宜黍稷

冀州韓地古帝都霍山在彘周人流幽王處楊紆未詳漳水出上黨汾水出汾陽潞出歸德人民多于他州者都會之地也

正北曰幷州其山鎭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呼）池（沱）嘔（謳）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

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幷州趙地恒山在上曲陽北嶽也鄭云昭餘祁在鄔虖池卽嘑沱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雞可緩也

按是書所敘九州與禹貢異禹貢有徐梁是書多幽幷其所舉山川人物往往錯雜不似禹貢指掌可見華山在雍淺水在楚何以屬豫而更名雍鎭曰嶽五嶽皆嶽雍其爲誰嶽乎幽居極北其川澤物產皆南侵齊據今各方人民男女五穀六畜與是書所言多不合昔人謂之凟亂不驗有以也讀禹貢自覺此文

爲荒陋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此卽大司馬九畿之法解見前服服從也以序環遶于外如服之被體然

按周之王畿原不在九服內周之列服亦非能倍于禹貢此因襲禹貢而加緣飾與下封建之法皆以臆見增入當以禹貢爲正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此以開方之法計之九州地方萬里中以千里爲王國外九千里分侯伯子男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以方千里之地開方爲四則爲方五百里者四可以封四公開方爲六則各方四百里可以封六侯開方爲三百里可封十

一伯云七誤也開方爲二百里可封二十五子開方爲百里可封百男卽一州而八州可推

按此文分合之數以施之布帛則庶幾至于裂土必因山川形勢便利未有畫千里之地限尺寸分爲幾國者名法之家瑣碎苛刻類此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此前賢典要情實之語而鄭玄附會此書云周九州地方千里者四十有九數相懸絕不知何據

凡邦家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

攻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王五載一巡守則諸侯朝于各方嶽之下戒職方戒之先道王所之國先爲制導巡戒令卽巡行脩平乃守之戒令殷衆也大宗伯職殷覜曰視謂六服盡朝也國卽諸侯亦如之亦戒令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掌堪輿風水之事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

土圭見大司徒職土地猶言土其地相宅相邑居土宜土氣所宜土化化瘠爲肥任地者載師之屬樹王舍爲行宮植藩籬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遠人來歸者懷來也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達之以節以旌節通其道路詳地官掌節職委積詳遺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合同四方之事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通財利貿遷有無以相濟也同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壹度量丈尺釜鍾不得有大小除怨惡邦國不得相侵陵同好善習尚不得爲淫僻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宣布王化以訓四方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四方之政事謂四方諸侯之政事道謂告王上下之志諸侯君臣之志傳道謂四方所傳頌稱道嘉言善事誦爲王誦正歲建寅之正月布謂以政志之善與所傳道者布而訓之觀新物觀四方新異之物察民俗之好尚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制四方邦國之形勢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花）離之

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毗去）小國

華離也離亂也言幅員方正不錯雜間斷也比猶庇也

按此上五方皆職方之屬惟土方上士五人懷合訓形皆中士懷合中士八人訓形中士四人府史以下四方同本無錯簡或欲移土形補司空移訓方屬司徒非作者意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知四方丘陵林木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山林名物如岱畎絲枲嶧陽孤桐之類利材木之類害猛獸之類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知四方川澤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澤之名物如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曁魚之類

邍（原）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知四方原野閒曠之地邍原同高平曰原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司徒五地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山林川澤山師川師掌之餘六邍師掌之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濕辨其物以知肥磽美惡鄭以物字屬下讀未是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匡正也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匡人撢人蓋軍中

贊畫之職自職方至撢人十職大抵多贊畫之士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灋則即大司馬九灋之類

撢（尋）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撢撏同探也掌探討四方之事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靣

國之政王國之政事語語諸侯正猶對也靣猶向也使望王國歸向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都謂畿內王子弟及三公之封邑王為置司馬平其政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政謂賦稅學謂德藝軍興則聽大司馬徵發進士則聽大司馬論材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此職綱也目見上家謂王卿大夫之邑各以家臣主其軍賦而受政于國司馬王不特置官

右夏官之屬七十內卿七人大夫二百二十四人上士八百七十人中士三千一百四十八人下士一萬五千四百七十六人府九十四人史二百六十八人胥二百十一人徒四千二百四十四人又醫四人賈八人工四人狂夫四人通計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人而校人之屬馭夫趣馬之流尚七千九百七十有奇不與焉合之則三萬二千四百人有奇

周禮完解卷八終

周禮完解卷九

郝敬習

秋官司寇第五

秋揫也採取收斂之意物至秋而收天氣始肅故司寇為刑官寇害也物成曰害何也物成不以春夏雨露以秋霜刑斯成之利斯害之凡利所在不期寇而寇至故司寇秋官也其次司馬何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六師所征伐皆已蕩平罪人得而國憲彰如九夏炎烝而涼風至也蓋水土之氣冲和于東春發揚于南夏轉而西適木遇金傷火遇金革坤土當西南之交金氣得養左母右父履坤戴乾故保定堅固莫如金其森爽清寧之氣莫甚于西而天地定位帝王功成故刑者成也詩云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刑成而後平也周之王業成于西土故行人司儀統于秋而周禮大備夏官效地之用職方山原所以終地秋官贊春之功行人司儀所以成春天無為而冬考成皆四官之力以斯謂之辨方正位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禁止也止則成矣刑形也形成也凡物刑之而後成形如禾刈則成穀果剝則成實土範金則成器凡物不毀不成世道不亂不治不桀紂無湯武不征伐無太平故萬寶告成于秋司寇繼司馬也

刑官之屬

刑官卽大司寇屬謂小司寇以下六十六職

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士察也師長也刑官稱士見理明也皐陶九德見知

爲虞士所以明允鄉士聽畿內六鄉之訟者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典常也常刑曰典詰窮究也新國新建之國民未習教故用刑宜輕平國承平之國民已習教用刑惟中亂國叛逆之國不大懲不知反正故刑重糾約束也野刑刑民之不任職者上尚同所尚在功糾其不用力以儆惰也軍刑軍伍之刑所尚在用命糾其不死守以飭武也鄉鄉三物粥教之刑所尚在德糾其不孝以勵人倫官刑官府之刑所尚在能糾其不盡職以儆官邪國刑立國之刑所尚在謹厚糾其狂暴以正風俗

按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用之也本欲輕之輕之而不可得則權宜適中惟明惟允新國用輕亂國用重豈不刑之典與夫墨劓宮剕辟先王所謂五刑也而大司寇易爲野軍鄉官國親義序別信先王所謂五禮也而大宗伯易爲吉凶軍賓嘉大抵皆以名

法變幻使人眩聽疑似是縱横之習氣也

以圜土聚教罷皮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圜土獄城也罷民囚禁困罷之民施職事如後世城旦舂鬼薪之類困苦之使改悔也明刑以木書其所犯罪狀梏于頸以愧恥之中國猶國中故里也反謂役滿還鄉不齒不得以年次列于衆中不改而出圜土謂逃亡也兩造告人者與告于人者並造庭也束

矢百矢矢象直訟者與被訟者至各入束矢于官自表其直而後受其辭不入矢者自服不直故不聽也凡公署皆曰朝爭辨曰訟訟成曰獄對質兩辭曰劑鈞三十斤金銅鐵之屬三日乃聽俟其中悔也致于朝召訟者于官也必使入束矢所以難其聽而禁民訟也必使入鈞金所以難其聽而禁民獄也

按束矢鈞金之法因訟以爲利耳使民無訟者不爲吳澄氏曰古有贖刑爲過誤可赦者設不聞凡獄訟皆入矢與金也先王爲弓矢各有司存戎器不粥于市民何從得束矢貧者何能備鈞金必矢與金然後聽則富者先訟貧者寃阻上達矣夫所謂兩造者兩訟之人至于前面折曲直也兩劑者兩人所書之辭款也既有兩造之人必有兩劑之辭何乃分而爲二一使之入矢一使之入金乎鄭氏云訟以財貨相告獄以罪名相告夫民之爭辨皆訟也既訟而累繫皆獄也必財貨相告謂訟則凡以他事告者不謂之訟乎訟必有罪何獨以罪名獄乎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坐罪人之右名嘉卽後世以囹圄爲福堂之意先王之刑民無非欲民爲善耳平成也罷民解見上有罪過謂無知誤犯也未麗于法刑不至于圜土之重也害于州里罪不至于害州里也木在足曰桎在頸曰梏梏卽所謂明刑鄭謂梏在手坐諸嘉石坐限滿乃役諸司空以坐之日爲役之月旬有三日當爲旬有二日役畢必使州里人保任之不復犯然後縱舍之以肺名石取赤誠不妄之意其長謂所屬官司如鄉遂大夫之類

按嘉石肺石鄭氏謂設于外朝門左右堯舜在上不能去殺一歲所犯所告不知幾罪人塡集外朝二石不足以容之國家有大體明刑有司寇必欲以一人詳鞫天下刑獄日亦不足此等規模名法豈周公制作不可欺智者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

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烹）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正月以下至斂之解見大宰盟約所以糾衆司寇掌之盟書盟誓之辭天府祖廟之藏大史內史司會皆掌典法則六官卽六卿司寇涖盟書而六官與大史等皆受其副而藏之示共守也邦典卽天官六典待邦國之治故以定諸侯之獄訟邦灋卽天官八灋待官府之治故以斷卿大夫之獄訟邦成卽天官八成待萬民之治故以弊庶民之獄訟弊斷也犬屬戌故秋官奉之戒之日始齋戒之日誓百官使齋戒也百族謂同姓郊特牲云戒百官于庫門之內戒百姓于大廟是也納亨將祭致牲前王引導王祭之日旦明行禮之日如之亦前王也陰鑑取水于月曰明水陽燧取火于日曰明火以給烹爨司寇奉之取秋氣清明皆方位之義大事皆司寇前王取嚴肅之義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小司寇職見上中大夫二人外朝在雉門外致召集也詢諮訪也國危謂敵難國遷謂遷國立君謂擇繼三公鄉老也州長鄉大夫六鄉也百姓萬民也羣臣諸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以下擯揖之使前也輔志輔王志弊謀斷謀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五刑卽野軍鄉官國五附于刑有罪當刑也用情愼重也訊問也十日而後斷愼之至也讀書考刑書命夫男子貴者命婦貴人妻坐跪也凡獄訟者必坐對

不躬坐使其屬代也王族有罪刑于甸師不即市也五聽辭氣也辭聽理屈則辭窮色聽情愧則色赧氣聽中怯則氣餒耳聽心惑則聽亂目聽志懾則視昏辟法也麗附也議辟法所不得行爲議處也親王之親戚故王之故舊賢素有德者能素有材者功有勳績者貴居高位者勤勞于國事者賓王之所不臣者八者皆法所當議也刺猶殺也獄訟之中謂刑中其罪也民所欲刺乃刺之所欲宥則宥之上服被重刑下服被輕刑孟子云善戰者服上刑鄭謂上爲墨劓下爲宮刑恐非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大比三年大較民數之消長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生齒而後體備故登其數于天府内史掌八柄之籍司會主會計冢宰長六官故皆取其民數之副民數定則可以任職貢賦制國用矣納亨亦如之謂殺牲亦須水也前王而辟開道也小師命將征伐也司民星名解見春官天府之職圖國用謂民衆則賦益用饒民少則賦減用縮故進退之也令羣士令其所屬遂士以下登中登一歲所斷刑獄之中憲懸示也刑禁即五刑五禁乃命其屬入會承歲終計羣士而言先得其屬之計乃令致其事于王

按六官之事多錯舉即天官所謂官職也意主縱橫不在分疏而儒者以一隅求之多舛迕不合或疑登民數祀司民祭祀賓客喪紀非司寇之事夫世儒所謂司寇者刑法之官而是書所謂司寇則天地之秋也天地氣凝于秋春夏成功于秋王制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非殺入之謂也故登民數者秋成之象祭祀奉犬者戍守之象禋祀奉水者金生之象賓客喪事前王者肅清之象師旅涖戮大事使蹕者嚴厲之象凡是書所以設官分職寓其意通其謀耳非區區典守尸祝不越俎之謂也不踰此旨不可與讀此書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

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士師職見大司寇下大夫四人也左右猶佐佑宮王宮官官府國城中野郊遂軍行伍戒猶禁也先後猶左右毋使罪麗于民戒勿犯也以言折曰誓以告曰誥軍旅曰誓會同曰誥田役曰禁國中曰糾都鄙曰憲憲縣示也其爲戒一也

按五禁五戒目重複而禁糾憲三者强配湊數未見其合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酌）二曰邦賊三曰邦諜（牒）四曰犯邦令五曰撟（矯）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鄉合六鄉合聚州黨族閭比相聯卽合也一比爲伍二伍爲什以至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所謂相安相受也追追盜胥相也追胥有警相追捕也有功則慶賞失事則刑罰官中大司寇官府中凡獄訟士師察之告于司寇斷之皆士師致之也成獄成不可易者大罪也害及邦國故罪大獄成而不變汋酌也謂本國之臣酌取邦國機密洩之敵人叛逆曰賊諜敵人來爲閒諜撟矯通詐稱王命曰矯邦盜竊國寶邦朋比周爲黨邦誣左道惑衆荒辯之灋卽移民通財糾守緩刑治財訟辯別區處之法年荒多以財訟者傅別一券中分各執爲信約劑卽券也訟財者以此正之皆所謂荒辯也鄭云辯作貶減損

意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刉（機）珥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勝國周所勝之國謂殷也勝克也刑主克故祀亡國社稷以刑官爲尸鄭謂署之非也王燕出入王燕閒行幸也辟開道也沃尸酌水尸盥也洎鑊水增水于鑊使熟也刉珥猶割耳珥作衈凡釁禮割牲耳取其

血割犬則士師奉之鄭註毛曰刉羽曰衈諸侯爲賓謂饗于廟燕于寢帥其屬謂鄉士以下大師王親征也正會要治計簿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

者

鄉士職見大司寇掌百里內六鄉之獄云國中者六鄉獄在城中上下士五十六人分掌故言各辨其獄訟謂獄成有冤者辨之死刑則異別而要劾之遲十日乃以其職對衆吏聽于外朝司寇覆聽遂斷決也各麗其灋羣士司各以所見合律議之士師司寇之貳受中猶受成協日擇用刑之日肆陳尸市朝免赦也王會其期當司寇與羣吏聽之日王親會也大祭祀四者王有事于六鄉也三公有邦事以王事入鄉其喪謂三公喪亦如之亦前驅辟道也

按死刑欲免則王會其期豈天子以私意免罪人乎抑以其罪疑而免之乎罪疑而免則羣士司刑在王不必會如以私意縱罪人而親往不可以爲訓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六遂之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

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掌王畿百里外至三百里內六遂之獄云四郊者六遂在四郊死刑要之二旬而後聽于朝者六遂遠更遲十日也王令三公會其期遠故不親會六卿有邦事遠故不使三公其喪謂公卿大夫喪郊有大事謂六遂民從軍田役等事鄉在內曰國遂在外曰郊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

人徒百有六十人

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縣士掌其獄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郊外曰野遠郊二百里外縣地通謂野死刑三旬而

後聽于朝縣地愈遠也王令六卿會公會近卿會遠大夫有邦事縣遠使大夫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四方都家之獄

按自鄉士至方士環千里內獄吏至百有十人府史以下六百二十人中朝與遠方尚不與豈先王之世訟獄之多如此乎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王畿四百里外至五百里王子弟公卿采地家大夫采地皆在焉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皆方士掌其獄訟此不言民數民不屬王也三月而後上于國遠也士師受成不言協日刑殺都家吏自刑殺也士師但書其成與聽斷之吏備攷大事聚衆謂王有征伐田役之事縣灋謂地官縣師之灋辨郊

野地域稽夫家人民六畜車輦之類都家之士所上治謂獄訟小事則方士主之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掌治遠方獄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四方謂諸侯之國諭罪刑謂以麗罪制刑之意曉諭

邦國四方有疑獄求治于士師者先造訝士乃爲之通諸侯之國有亂獄訝士往平之刑官主賓客秋方本賓位也暴客賊害賓旅者有治謂賓有禮事則贊助之大事謂王征伐等事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外朝之事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鄭氏曰王有五門三朝自外入一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卽尚書顧命所謂畢門也雉門式五門中兩觀左廟右社在焉三朝庫門外爲外朝路門外爲中朝路門內爲內朝卽路寢之前廷此朝士掌庫門外朝也棘棘樹取赤心外刺槐懷也取懷遠孤卿大夫臣道也比諸侯爲卑故西向公侯伯子男君道也比羣臣爲尊故東向羣士謂上中下士羣吏謂府史輩面猶前也三公前列領州長衆庶答天子也嘉石肺石見大司寇嘉石左肺石右右伸左詘地道尊右卑左也帥其屬其徒六十人也鞭執以爲威呼呵呼趨疾行辟辟人慢朝臨朝不敬者錯立聚談皆慢也

按鄭氏五門三朝皆以臆說皐門卽今都城南門庫門在其內朝卽在庫門外是城門內卽朝署也魯有庫門雉門蓋因地立名卽以配皐門路門爲王門之通稱義未甚協九棘三槐嘉石肺石皆似後人創造詩書無明徵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得獲獲亡失物人民謂子女凡得遺失物委于朝待求者識之十日無識者取之舉猶取也大物入官小物與民士治有期日卽上章鄉遂士獄成職聽于外朝遠近皆有期日國中卽鄉士獄期一旬聽近也郊二旬遂士獄野三旬縣士獄都三月方士獄邦國朞

訝士獄期外不聽惡其怠事也責償也凡以債責償必有分券可治則聽之同貨財富人以財貨斂放與入取息者令以國賦什一之法行之即地官泉府職民之貸以國服爲之息過什一則刑罰之屬責謂以財物屬託人索還者地傳謂比鄰託財必有近鄰爲證乃可聽盜賊軍鄉邑家人謂羣盜稱兵害鄉里人家人皆得殺之無罪也仇對也讐怨也謂所對敵怨恨之人如殺人父兄其子弟圖報之類必先書其事告于朝士則殺之不罪也慮刑貶議省刑也貶猶損也

按士治有期是已過期則罰其士可也幷其獄不聽如罪人何民苟有必報之讐書于士士當爲治之苟不察眞僞但書則聽其人殺之安知見殺者之果有罪乎凡此皆不可爲訓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掌萬民之數民數不以屬司徒而屬司寇者秋官主成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登下生者升之死者除之孟冬祀司民小司寇之職見春官天府

按養民者不使登民數防其僞也刑民者屬以生齒教之仁也凡物春夏升長多寡之數不可知至于秋則豐約可見故天道不以雨露廢霜雪明主不以姑息廢勵精作者自有意儒者謂錯亂欲改而他屬非也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肉刑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乙）罪五百宮罪五百刖（月）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墨黥也以針刻面窒以墨劓截鼻也宮男割勢女閉宮中刖斷足即臏也殺死刑也五者古所謂肉刑各五百所犯異而刑同也

按五刑始于蚩尤之五兵其遺種爲苗民周書穆王詰詳已故書錄其辭儒者併肉刑以爲聖王之典不可除豈獨無惻隱之心蔽于是書之爲周公耳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刺殺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臣吏民皆曰可殺又以宥赦之灋議之仁之至也不識如生長他鄉不識所親以甲爲乙報讐誤殺之類過失如舉刃斫伐他物誤中人之類遺忘如帷薄外投射忘有人在之類三者非故犯可寬宥也年小微弱年老昏耄頑惷癡愚三者情可矜當赦除之以此刺宥赦三法求民情斷民所犯之中施以上服下服之罪服被也上服重罪下服輕罪得情允中輕重適量然後刑殺愼之至也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約如漢約法三章之約令甲之類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約劑與衆約其事刻其辭以爲質約必要神故神約爲首治者理其不齊神約如郊社羣望宗廟祀典之序民約謂賦稅征役編戶刑律之條地約如鄉遂縣都井牧田萊之等功役如王功國勲頒爵行賞之式器約如宮室車旗服色之品摯約謂上下交際玉帛禽鳥之數大約劑謂邦國要典宗彝宗廟法器書于宗彝質之鬼神示守也小約劑萬民之期會丹圖猶丹書書以丹示赤誠也訟不如約而訟珥衈通割牲耳取血告神也辟藏開其所藏約書衈而後開神之也不信理屈不如約者被以墨刑不信書故墨之大亂謂僭越大典六卿共開約質之殺不如約者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歃血誓曰盟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盟者殺牲取血塗口旁書其約辭載于牲上爲坎埋之盟載之法也邦國有疑謂諸侯有貳心王于會同盟之貳之謂寫盟辭爲副以藏也萬民犯命者亦盟之其不信盟者詛于神禍之亦如之亦掌其禮儀詔神貳之也凡民有約劑卽司約職云治民之約與小約劑書于丹圖者司約書其副以與司盟有違約相訟者使盟而詛之地域謂訟者所居邑閭致猶送也司盟旣爲衆盟又以酒脯自祈福于神亦地域之衆供之

挍先王以仁義忠信化民而民心服故言而民莫不信令而民無不從其信從非以令與言也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喻者故曰善約者無繩墨而不可解四海之大億兆之衆人各有心苟實意不孚雖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況以狙詐之虛辭徼神歃血以求民不二是緣木求魚也夫朝廷有約束與民共守布大公也不信者誅明大法也今犯命者不能正法而詛之以鬼獄訟者不能明斷而乞靈于神攜貳者不能懷集而要結以誓則是國家無典刑相習爲狙詐怪誕而已烏足以聯億兆治天下乎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罪入罰金故職金掌之金秋氣也屬秋官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入征謂納貢楬標記之璽印識之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冶氏桃氏之屬守藏玉府內府也入其要入凡數于大府也金罰贖罪之金貨罰準金之貨入司兵充

置造之費金版金爲葉大祭書祝辭大饗賓客書策命也國有故寇戎之類用金石兵器之類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厲惡也禁無良者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爲奴

任器任用之器械貨財所盜財物賈而楬之辨其價值記之入于司兵給治兵器之費奴謂犯重罪者之家屬入官爲奴罪隸卽司隸所屬百二十人之輩舂

槀司徒之屬春人槀人女奚輩也有爵命士以上也

齓毁齒也男八歲女七歲則毁齒

按古者罰弗及嗣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有罪者誅既伏其辜矣併其妻子為奴不已甚乎文王無此刑周公安得有此禮衰世之法復何疑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

犬司昏戌獸故屬秋犬主防禦故獄曰犴犴犬屬獄字從犬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牷物體色純全伏謂王祭行則伏犬壇上而車轢以去瘞埋物祭地也幾珥猶刉衈解見士師職沈其物祭川也辜磔牲禳災也駹雜色不必純也犬有三等田犬吠犬食犬相之而知其美惡賈四人之事也牽犬以犬贈送人牽之以獻少儀云犬則執緤其徒十六人之事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圜獄城圜之圜土圜象天貴生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罷民明刑解見大司寇任事謂罰作不改而出謂逃亡明刑則不虧體任事則不虧財

按圜土刑不虧體罰不虧財非至當之論後世所以多滯獄也凡獄貴斷故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仲由片言聖人稱之謂囹圄不虧體不虧財所傷適多不可以訓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

掌禁繫刑人古者五刑不入圜土使身被三木掌囚守之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拱）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守盜賊謂守盜賊之見囚者凡囚謂非盜賊而犯他罪者木在項曰梏在足曰桎在手曰拲中罪桎梏不拲下罪幷不桎惟梏其頸王族與有爵者犯罪或拲

或桎不弁施奉而適朝請命于王也加明梏謂書所犯之罪于梏乃適市施刑甸師氏即天官甸人在藉田之野不戮于市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戮猶辱也殺之又辱之尸于市所以辱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斬以鈇鉞殺以刀刃賊叛寇也諜姦細爲反閒者搏剝通去其衣而磔之賊諜罪大加重刑也親五服之親焚既殺焚其尸辜亦磔也踣僵尸也肆陳也刑謂五刑凡刑盜賊與罪人之麗五刑者皆于市以戮辱之唯刑王族與貴人于甸師不于市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有罪與盜亦于市如王族有爵亦于甸師氏故曰亦如之墨守門以下皆戮辱之事黥面者使守城門劓鼻者使守郊關宮刑者絕人道使守王內刖足者不能行使守園囿髡髮者無虧損使守積聚

按肉刑之法嚴矣其極斬殺之耳既斬殺而又搏之焚之辜之肆之五刑所不載問其罪唯賊諜爲首雖殺其親者次之此衰世慮敵之意士師八成首邦汋亦以此禮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故閽殺吳子春秋書之用刑人爲守亦迂闊之法不可信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隸勞賤之役罪人之沒爲奴者司隸掌之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五隸即罪隸以下五也物名色也政令役使之政令帥司隸自帥民即五隸辱事賤役也積任器收聚官府所用器物囚執人猶今皁隸勾攝罪人也翟狄通四翟猶四夷其邦之服如東南衣布帛西北衣氈裘之類其邦之兵如東南多刀劒西北多弓矢之類野舍謂王行次厲禁遮攔也厲列通

罪隸百有二十人

罪人沒爲奴者此中國之人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役百官府為百官府共役凡有守謂凡有典守之事者皆得役之供使令奔走耳大事非所能供封國封諸侯封家封大夫牛以載什器至封所罪隸助為牽徬前曰牽側曰徬蠻隸見下

蠻隸百有二十人

此下四隸征討四方俘獲為奴者蠻南夷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夏官校人掌馬政役校人為校人役也

閩隸百有二十人

閩東南之蠻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掌子之掌字當移掌役下夏官有掌畜職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此閩隸為其役者也子即卵鳥取謂祭祀取鳥子也取隸取之閩隸也鄭謂王立世子取隸誤

按鳥類產于閩地者多故閩人多習鳥性語鳩音

夷隸百二十人

東裔曰夷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地官有牧人職掌養牛馬而夷隸為之役東夷人識鳥語如左傳介葛盧辨牛鳴之類與鳥言者聞其聲音諳其性情也

貉（陌）隸百有二十人

北裔曰貉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夏官服不氏主養猛獸而貉隸為之役也餘見上

按四翟之隸不及西戎以西正秋方是書好隱如此

周禮完解卷九終

周禮完解卷十

郝敬習

秋官司寇下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憲懸示也主懸布禁令于四方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刑卽司寇五刑禁卽士師五禁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布憲以旌節出布之司寇正歲縣書于象魏布憲亦懸之門閭詰四方者卽大司寇佐王詰四方也鄭作謹非大事合衆庶謂軍旅田役之類號令猶告戒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掌禁民閒相殺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司猶察也斬殺戮謂民閒私相斬相殺相戮者攘獄謂攘奪罪人卽今拒捕者遏訟謂禁遏受害之人使不得赴愬禁殺戮皆以告于司寇士師而誅之

按自此以至伊耆氏二十四職皆除害去惡禁戢肅清之事然多冗瑣迂僻不可盡用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禁强暴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狗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力正謂以强力正人撟矯通詐也奚女奴隸男奴官官府役使出入恐侵暴良民故司察牧領之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禁戢野外道路地官遺人職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候館所謂野廬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則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轚（計）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則爲之辟禁野之横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國王城道路卽澮上之道川上之路達脩治也四畿王都四邊比較視也宿息卽路室候館井以供飲食

樹以爲藩蔽守涂地之人謂近宿息居民聚㯥聚衆擊柝守護也㯥柝同兩木相擊司夜者所執相擊往來窺伺也賓在館而窺伺者必姦盜故誅之墼擊同迫隘處舟車互相抵觸則次序使單行也辟辟行人橫行徑踰不由道路隄梁者也國有大事謂王出則脩除道路比督校也凡道禁即橫行徑踰之類幾微察也不時早夜行者不物形迹可疑者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蜡腊通蟲死乾者皆曰腊人死骴骼亦謂蜡蜡人掌收道路骴骼淸野之事故屬秋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骨連肉曰骴除掩埋也不蠲不潔也刑人黥劓之流任人圜土罷民罰作任事者凶服衰絰也祭則至郊大師賓客則由野達除凶穢以致清潔延吉祥也行人死則埋之立標記其死之日月任器死者所貫用器物有地之官謂本地長吏縣懸以待人謂死者親屬骴禁禁暴骸道路凡禽獸死皆掩之

按鄭訓蜡作蛆云骨肉腐臭蠅蟲所蜡未然蜡者歲終之祭也百蟲至冬槁死古伊耆氏索其神饗之以素服葛帶榛杖送物之終此與伊耆氏二職本皆冬官作者欲以司寇終五官而萬物秋成故以蜡與伊耆屬秋終焉飛鉗之旨也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雍壅塞壅塞溝瀆陷阱平治道路亦清野之事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冬塞阱杜擭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水相構曰溝水會曰澮通水曰瀆畜水曰池禁謂蓄洩不時旱澇不均皆害國稼阱擭掩捕禽獸害稼者塹坑曰阱置柞鄂其中曰擭春作設以禦禽獸秋收杜塞恐害人也山爲苑專利也澤爲沈竭取也謂沈毒取魚者

按壅塞溝瀆平治道路亦冬官之事以屬司寇者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掌水禁萍水草川瀆壅塞則水汙滯防其不潔故以官主之本亦冬官之事兼掌酒禁取不沈溺意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幾酒察私造及羣飲之類謹酒用有節飲有禮川游

不用舟楫者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主夜禁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以星分夜謂星見爲夜星沒爲曉也夜士夜行徼候者夜中曰宵日未出曰晨禦不使出也禁不使入也行行路遊慢遊

司烜（袁）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掌火禁烜火明也詩云赫兮烜兮鄭作燬秋水涸物槁故禁火災莫烈于火九月日躔大火故屬秋官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

夫遂陽遂卽鑒鏡也以木取火曰燧以鑒取火于日曰陽燧以鑒取水于月曰方諸取日月之水火貴陰陽之眞氣也明齍以明火水烹滌齍盛明燭祭之晨陳饌堂東以燭照之明水玄酒也墳燭大燭設于門外庭燎設于廟庭中春二月建卯卯爲大火辰星所在至三月昏正中故中春應天象脩火禁防風燥也在軍尤急屋誅謂王族及有爵者刑不卽市誅于甸師氏明竁罪人夜葬以火穿壙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執鞭辟道條卽鞭也狼鞭垂貌禁禦之職故屬司寇鄭云條作滌狼謂道路狼藉不潔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患）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趨辟謂疾走辟開行人誓謂有大事誓衆殺不用命者殺轘車裂也不關有事不關白師樂官大史小史禮官

按國有常刑而用條狼氏執鞭誓衆于義何取馭夫何罪遽至車轘先王無此刑不可以訓大夫不關輒鞭五百鞭箠非所施于大夫公羊遂事之說春秋枝指也曾周公而爲此法與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掌市巷之禁閭里巷門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㯣者與其國粥（育）而比其追胥

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宿守夜互梐枑以止衆㯓柝通宿互者所擊粥育通養卒也追胥捕盜也徑踰如越城之類執兵革疾行者寇也車馬馳騁于國中防躪踐人閭互巷門所設梐枑有節者不幾無節則察之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掌設機穽驅猛獸掩其不見曰冥亦除害之事故屬司寇非獨獸有冥耳凡寇類皆冥事則知所備矣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若得其

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弧張弓弩以機張者觸則機發阱擭解見前靈鼓祭社之鼓獸不入機穽以靈鼓毆之使入借神力也毛存曰皮去曰革須頤下毛備謂爪牙

按冥氏以下職多隱語凡寇之爲狀隱防慮禁禦細至草木蟲蟻銷蔓窒萌百蠹盡洗然後可以收清寧之化成秋肅之功

庶氏下士二人徒四人

庶近也不覺曰冥覺之曰庶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毒蠱鬼物能病害人中其毒者攻說其神以禬解之大祝六祈有攻有說有禬嘉草甘草能解毒攻猶治也凡毆蠱令之令庶氏也比之責其效也

按冥庶二者盡寇之情矣朦昧疑似姦宄之狀冥氏銷其隱庶氏攻其姦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者伏藏之名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蟄獸謂猛獸藏伏者各以其所欲食物焚穴外誘使

出也珍異如熊蹯狼臄之類

翨（治）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翨鳥羽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猛鳥鷹隼之屬媒誘也置其所欲物于羅誘之使下掎關其足猛鳥之羽可爲矢翼故獻之

按穴者竄伏翨者飛揚擣其巢穴摧其羽毛而後寇可殄也凡寇之情微故司寇之屬多隱語擿發奸宄罅隙盡塞然後光明淨潔內外肅清國治而天下平矣穴氏以下上下鳥獸草木咸若亦猶行古命官之

意與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柞木叢生者除木曰柞詩云載芟載柞亦除害之事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此治地之法先歲芟刈之後歲乃種之山足曰麓夏至陽極陰生冬至陰極陽生凡木夏至盛者為陽于陰生刊之刊伐也夏木發而燥故宜火焚冬至盛者為陰于陽生剝之剝者既伐削其皮冬氣伏而濕故宜水漬化化木為土夏所焚者秋用水漬冬所清者春用火焚則化為糞壤矣

薙（替）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除草曰薙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萌之謂春草方生斬其萌芽夏日草長迫地脩之使平夷繩孕通含實曰繩并實芟之使無遺種冬草宿根耜耕之以拔其根

按薙柞皆芟除之名而草木異既柞又薙惟恐不盡司馬所征討四方遠人而隱慝或潛于肘腋故蒐剔以至硩蔟翦芟則姦宄情窮而天下攸同此申韓之意非聖人所以在宥天下之道也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石擲曰硩矢殺曰蔟皆撲滅之名

硩蔟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天鳥鴟鴞之屬方版也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辰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月謂正月娵二月如三月寎四月余五月皐六月且七月相八月壯九月玄十月陽十一月辜十二月涂十二歲謂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二十八星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按聖人所謂天祥不在物有德則瑞鴟鴞亦鸞鳳也不德則殃芝草亦祥穀也天地之間羣生異類何所

不有彼鳥自爲天何預人事而必欲覆其巢且以歲日月星辰之號書之輒去之不經甚矣作者之志不盡爲鳥然其言譎詭非聖人之訓

翦氏下士二人徒二人

翦斷也與湔通洗之曰湔拭之曰拔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蠹物謂蟲穿食人服器者攻禜皆祈名見大祝莽藥草能殺蟲庶蠱見庶氏庶痊可意

赤犮（弗）氏下士二人徒二人

赤丹砂之屬可驅邪惡犮祓通拂除也亦去害之意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埋蟲）

除牆屋除蟲蟻藏屋壁者蜃大蛤攻之謂擣蜃灰坋之則蟲去洒毒謂以蜃灰和水洒而毒之貍蟲埋藏之蟲

按蠹物貍蟲隱伏細微之害皆以法毆之作者自矜周悉而不知牛毛繭絲以防天下之姦心勞計拙曰亦不足官其可勝設邪

蟈（或）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蟈蝦蟆一名螻蟈亂鳴聒耳有大事則惡之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鼃即今食蛙黽耿黽鼃屬其鳴怒牡蘜蘜不華者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陶器汲水者涿椓擊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枯）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水蟲舍沙罔象之屬炮土之鼓即瓦壺焚石火燒石投投水中橭作枯榆也或曰梓或曰樗牡不實者以橭木爲幹以象齒一縱一橫午貫之沈水中則其神死淵化爲陵高丘曰陵

按善潛莫如水蛙黽亂鳴罔象作祟匿跡深淵以爲人力莫可及矣而牡蘜焚石可以制之則天下何事無治法與顧其說甚不經作者變幻骨稽以通揣摩之意世儒區區然辨驗事之有無失其旨矣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堂前之地高平淨爽古有大庭氏極治之象也壺涿以下百蠹埽除則國中如庭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天鳥獸夜鳴不見形者救日月之弓矢嘗用以救日月者夜望而射之以陰陽殺氣勝之也神謂鳴者爲鬼非鳥獸也大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枉矢矢帶火者本星名解見夏官司弓矢職

按秋官至庭氏而百害消除光天化日魍魎絕踪容或有昏夜不見形聞其聲者則以正氣勝之此章之旨變而近于誥讀是書者端冕而聽古樂則失其趣矣天道秋斂而冬藏故二官多隱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枚以箸橫口繣結于項後止諠也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嘂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囂讙譁國中嘂呼歎鳴歌哭于道皆驚人惑衆故禁之

按秋政森嚴至于庭氏則鬼神無夜號者至于銜枚氏則朝市無諠譁者泰平之象覩矣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古帝號記曰伊耆氏始爲蜡故自蜡氏以下皆除害之政而終之以伊耆蓋朝野清肅國中如太古高年曰耆故其事變而爲杖後乃及朝覲貢獻王業有秋矣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老臣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有大祭祀則收其杖以函盛之咸函通匣也伊耆氏供之在軍旅中凡伍長下士以上至師帥中大夫皆杖用指麾防奔走也王之齒杖以優賜臣子之老者

按伊耆于刑官本無涉惟以司寇功成内外清肅民

還隆古故詩曰上帝耆之又曰耆定爾功耆久也老也物至秋成久且老故齒杖屬之蜡爲息老之祭自伊耆氏始秋行冬令以明五官終于司寇也或云伊耆即陶唐氏或云神農氏而神農氏近是蜡本農祭子孫以歲終蜡其先祖亦息老之義萬實告成帝道蓁隆故大庭伊耆所以朝諸侯賓九服也冬官無爲以考其成疑亮天工其以此與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行履也禮所以履故掌禮事曰行人掌大禮曰大行人

按此以下多諸侯入朝四夷來王之事所以遷之者為王道之成也其不繫之宗伯何也宗伯主于春主方長至司馬奮揚之非司寇肅殺之可以無[illegible]矣一宇內無壓伏之義而後萬國攸同四夷咸賓其以行人屬秋官何也天居西北秋居正西兌與乾近也暨君之象金氣本肅遇乾而戢森奏燮焉故禮主嚴而六行人屬焉冬官無位亦以此耳自宇書以上一崇今嚴肅以去天近也司馬近地故終職方司寇近天故

綜大行作者辨方正位陰陽雜家之意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

賓謂諸侯客謂諸侯之使朝覲宗遇會同聘覜八者解見大宗伯皆諸侯見于天子之名圖比陳協發施六者互言其事間問謂間一歲天子遣人一問諸侯

歸脤謂天子祭祀歸胙于諸侯賀慶謂諸侯有喜慶天子使人賀禬謂諸侯有凶荒天子使諸侯會財賑助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

之

九儀九等之禮儀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爵命有尊卑故禮有隆殺曰圭璧曰繅藉曰冕服曰旂常曰樊纓曰貳車曰介曰祼曰饗曰食曰積曰問曰勞皆所謂待賓客之禮也圭有桓信躬璧有穀蒲解見大宗伯繅藻同以綵絲織爲小裀褥褱藉圭璧冕服見春官司服職常旌旗之總名旂旗上綴旒垂動曰旒樊纓解見春官巾車職貳車副車從行者介副也副賓行禮者禮九牢饔餼之禮牛羊豕三牲具爲一牢朝位朝門外止立之位賓謂諸侯主謂王賓至立大門外主出迎立大門內擯傳主命介致賓辭賓主相去其閒九十步立謂賓下車立軹車旁轂末也車北向近西上公立軹東侯伯立傍車轅前疾謂車轅曲處比軹稍前衡謂轅端橫木立當衡比前疾又前也擯主人迎賓相禮者其人數各用其賓命數之半迎九命者五人迎七命者四人迎五命者三人廟中將幣謂諸侯既行覲禮于朝王受諸侯享幣于廟三享猶三獻王禮謂王廟中設酒以禮諸侯祼用鬱鬯酌用圭瓚敬之如神也上公再祼謂王初祼后亞祼皆大宗伯攝主而王與后拜送若諸侯則惟王一祼無后亞賓酌主曰酢盛禮飲賓曰饗設飯食賓曰食九舉謂一食九侑賓九飯九舉牲體出入謂自來至去來五積去五積積牢醴米禾芻薪于其館也問問無恙也勞慰勤勞也此數禮凡賓客皆備而多少視爵命爲差大國之孤謂上公使其孤來聘天子其私覿以皮帛其位繼子男後朝位當車前又出于衡也不交擯謂親致辭不敢使其介傳辭于王之擯廟中無相謂行禮于王廟皆使臣親執事無介爲相以酒禮之謂禮以常酒不用鬱鬯圭瓚其他謂牢禮之類

○按古聖王小心恭儉仁以親諸侯禮以賓邦國其股肱厚下同心一體之愛而人臣事君冠履之等自不可易也豈有臣子抗禮于君相爲賓主者乎是故覲禮天子不下堂而此節序朝位賓主相見離立遠近之數是天子而出迎諸侯也又云大國之孤立當車前不交擯是天子而出迎陪臣也此東遷以後陵替之風詘天子賓諸侯以爲親萬國先王禮下有制何乃至此鄭據儀禮謂覲于朝享于廟于朝不迎于廟迎今本文未嘗分別朝廟也禮先覲後享擯介通辭正賓主初交朝見之始豈得謂專在廟廟禮既異朝禮亦宜然如是則九等各自爲禮煩瑣參差豈成

朝常若使在朝禮同在廟禮異是廟朝二體曲爲之解未見其當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

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九服說見大司馬及職方氏要服又謂蠻服要者約束之名自王畿至要服三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爲見謂入見天子自侯服外每五百里而間一歲爲期以節其勞也祀物犧牲之屬嬪物絲麻之屬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皮帛之屬材物金錫竹木之屬貨物珠玉龜貝之屬蕃蔽也蕃國即司馬職方所謂夷服鎮服蕃服也世一見謂其君繼世新立一來見王歲徧謂王每歲遣人周徧存問覜省皆視也屬召集也象胥通四方言語之官瞽樂官能察聲律者史大小史禮官掌文書書名文字也諭教也聽聲聽瑞六瑞見大宗伯職節六節見地官掌節職度謂分寸尺丈引量謂龠合升斗斛牢禮謂行禮牲牢多寡之等成平也言不得相踰越也數器即五權五度五量如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之類灋則即大宰八灋八則之類十二歲六服來見再周矣王乃一親巡守殷衆也所至之方諸侯皆朝于方嶽下曰殷

按職方既屬司馬而行人司儀又屬司寇何也四方

遠不來庭則有討大司馬主之諸侯來朝不恭則有刑大司寇主之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諸侯之王事謂諸侯以歲事來王辨其位九十七十步之類正其等冕服旂常貳車之類協其禮牢禮饗食問勞之禮賓而見之謂以賓禮見于天子皆大行人之事四方之大事謂諸侯有兵寇來告急邦交謂諸侯友邦自相交歲常歲殷衆也世謂繼世初立相

朝謂友邦自相朝賀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小行人職見上下大夫四人禮籍謂禮著在典籍者四方之使謂諸侯使臣春入貢謂歲貢冬行春始達獻功獻其考課之功以秋爲期國之籍卽大行人公侯伯等國之禮著爲令甲者入王入見王逆勞于畿王使人迎勞于境上及郊勞至近郊又勞也眡館將

至視其館舍將幣謂諸侯享王幣于廟承謂次擯大客大國之使王親見之則小行人爲擯小客小國之使則小行人受其幣聽其來見之辭以入告于王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犒）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此章皆使于四方之事所至之國則爲之合九等賓客之禮朝覲六者諸侯所以見天子曰君禮存覜五者天子使人于諸侯諸侯使其臣于天子曰臣禮六節解見司徒掌節之職虎人龍三者用于天下旌符

管三者用于國中掌節職云都鄙用角節蓋王國都鄙用角而侯國都鄙用管管竹也達者齊其法式六瑞與圭璋琮琥等解見大宗伯六幣諸侯所以享也先執圭璋等將命陳馬皮等于外上公用圭璋侯伯用璧琮子男用琥璜圭合而馬全璋半而皮死各以類合也璧圓而帛純琮錦琥繡皆以文合也璜半璧黼斧文以斷合也諸侯享天子列國自相享皆然通情曰好通事曰故助喪曰賻助貧曰補濟飢曰賙災遺曰委賞勞曰槁犒通合助曰禬稱贊曰慶加物曰賀哭死曰哀悲生曰弔事故有事變故五書皆採風

問俗之事作慝爲惡也猶謀也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向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司儀職見大行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詔詔王合諸侯謂會同爲壇築壇郊外三成三級宮即壇塲旁一門謂每方一門如考工記匠人營國旁三門是也南向王登壇南面進諸侯見之揖拱手推讓土揖下其手象地也庶姓非親者時揖平其手象四時也異姓謂昏姻家語夫子妻南容以爲異姓天揖上其手象天同姓謂宗族擯之擯迎之使登各以其禮即三等之禮等謂壇分尊卑三級序立將幣謂奠幣各于其級禮謂王以秬鬯祼禮之亦各于其級王燕謂旣朝賜燕毛謂尚齒髮白者居上

按上下之禮莫嚴于朝廷未聞天子會同諸侯而野合者也築壇郊外歃血同盟五霸狙詐之術作者附會其事以累文武周公不經甚矣若使會同必于郊外朝廷不爲虛位乎中衰以後之王忍辱媚强臣如

晉重耳河陽踐土之事則然成康盛時斷乎無是禮矣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王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此諸侯相朝之禮相爲賓自相朝也致米禾于賓館曰積至則積止則問行則勞皆主君使卿大夫爲之五積出入皆五積三問自初來訖去之數三辭賓讓不敢當也拜受敬主君之命也皆旅擯謂五積三問之來皆賓爲主陳擯以迎也旅猶陳也再勞謂賓初至遠郊主君兩次使人迎勞賓三辭乃三揖進使臣登所舍之堂拜受勞禮使者歸賓拜送此以上主君使人致積問勞之禮也賓至近郊主君親出郊勞賓

爲主陳擯迎主君爲賓傳辭告至賓傳辭請事主傳辭告迎勞是謂交擯三辭賓以主君親來出舍門登車示將遠迎主君下車拜其遠辱賓三揖主君入賓三辭不敢當而後拜受其勞禮主君退賓登車示將遠送主君三還辭賓乃再拜送此以上主君親郊勞賓之禮也致館謂賓至主君親致館亦如郊勞之禮致飱謂賓至館主君使臣饋食亦如使臣致五積之禮將幣謂賓奉幣享主君則主君陳擯賓陳介交傳三辭主君出門登車示遠迎見賓下車拜辱臨賓車進答拜主三揖進賓賓三讓入門每門主君之擯與

賓之介各一人相禮以詔揖讓及入廟成禮唯上相一人入古者享禮皆于祖廟示敬也賓不敢當三揖三讓及登堂主君拜賓至賓授幣于主君拜送然後卽席祼酢交語每事皆如初之揖讓拜授拜送也賓亦如之揖讓拜同也享幣畢賓出主君登車示欲遠送三請賓前主車三進再拜送賓賓三還三辭每主君一請賓必一還一辭告擯此以上皆將幣之禮也熟食曰饔生物曰餼致謂主君致于賓還圭賓以圭通信主君受而復還之饗以酒飲賓食以飯食賓致贈賓將去贈以財郊送賓出郊主君親送六者惟饗

食賓來餘皆主君往其送迎揖讓拜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謂賓將去造主君朝拜饔餼饗食主君往送凡賓受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送賓亦繼爲主亦有幣帛皮馬酒饌之設皆如主君之禮所謂禮尚往來送爲賓主者也此以上皆諸公之禮其侯伯子男相賓亦各以其禮如諸公之儀但隆殺各自有等耳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

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此敘諸侯使其臣交相聘問之禮諸公之臣謂公使其臣聘鄰國之公則使臣爲主國之客三積者上公

五積臣下其君二等主君使人致積客皆三辭不敢當而後拜受客至近郊主君使大夫迎勞客旅擯不交三辭而後拜辱臨客三讓而後登館舍之堂聽使者傳主君命乃下堂拜命復登堂受其勞禮也賓使者謂以束帛之類賓禮主君之使其相辭讓亦如初行勞禮之儀使者退賓拜送此郊勞之禮也客至主君使人致館其儀亦如郊勞及客執圭行禮將幣于主君主君旅擯客覲對三辭主君拜迎客避不敢當主君三揖客入每門主客止一相及廟客之相不入唯主君相入客三讓然後登堂主君拜客客退避者三授幣于主君下堂而出每事請將幣之時執玉奠幣非一事皆如三讓三辟下出之儀也及禮謂主君以酒禮客私面私覿也私獻私費也此三禮客皆再拜稽首行臣禮主君但答拜不答稽首出謂禮畢客退主君送客出及中門外大門內主君問客以其君之起居客再拜對重君也主君亦拜拜聘君也客且辟且對主君又問國之大夫客對不拜主君慰勞客遠來則客再拜稽首謝主君答拜則客趨辟不敢當此以上皆將幣之禮也主君使人致饔餼于館客辭讓下拜登受皆如郊勞之禮主君饗客食客還圭客

辭讓辟拜皆如將幣之儀客將去主君就館親省之客辟不敢當以其介受命君送拜送客客即從主君往拜謝于朝明日客又往拜主君禮賜遂行主君以積送亦如入之三積也此以上皆公之禮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客同而降殺各以等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此總叙行人相禮之事二等即大行人職云諸侯之卿其禮各降其君二等凡降殺以兩為差爵尊者加二等爵卑者減二等所謂上下也送逆同禮謂始迎終送禮如一諸侯之國大者幣豐小者幣殺其主國亦量其豐殺以禮報之行人之儀謂相禮傳辭之時不正東向不正西向不正對主君亦不背客隨賓主周旋也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職見大行人下士三十二人也所掌乘傳急遽之小

事吉事曰媺凶事曰惡無禮謂急遽單行非慶恤大禮無紹介輔行則必以旌節通路遇戹難失期務求必達其在王國大小行人煩勞卑屈之事行夫任之

大小行人出使則行夫爲之介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環人解見司馬之屬主往來循環偵探軍中用之有四方境外客至亦用之故司寇重設焉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四方賓客往來交通來則逆之去則送之路節旌節四方王畿境上舍客舍夜令野廬氏聚欜因其任器環守之環人旌節所過關門無幾妨稽滯也及疆謂迎送及境而止

按賓客入境使人環守送逆妨內外交通洩機事也亂世猜忌之政道路迎送候人野廬之設足矣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通四夷言語翟狄通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

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國使蕃國之使其人言語不通象胥傳王言曉諭辭說其情以和親之若其君繼世來賓教以中國之儀與奉上之辭因譯其辭而傳于王凡王國送迎有禮節賜予有幣帛詔諭有辭令皆以賓禮贊相之若國有大喪使來弔則詔相其禮儀正其朝位若國有軍旅會同奉幣來問則受其幣以賓禮禮之作事作四夷之事王之大事謂征討四夷則使諸侯次事謂感讓之令文誥之辭量其輕重或使大夫或使士或使國之庶子庶子謂卿大夫之子侍衛者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凡賓客之饋獻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

王合諸侯謂大會同也饗禮謂王大饗諸侯之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數也羣侯咸在故用盛禮諸侯長謂九命作伯者十有再獻優異之殷國衆諸侯之國國君卽諸侯膳牲用犢牛事王如事天帝也百官皆具備使令也百牲皆具備膳羞也令掌客令也從者王從行者王之內臣比外諸侯禮謂牢禮飲食之數庶子世蔭有尊卑皆王衛士故皆以諸侯大夫禮禮之

按王饗諸侯用十有二牢十有再獻禮數極矣若諸侯饗天子又何加焉凡是書稱天子所以降禮諸侯者往往過當其作于周衰以後諸侯強僭之日無疑也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腥）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杜）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此天子待上公之禮賓入境主君致積上公五積皆視飧牽飧孰食賓始至致飧有牲牢皆殺之積則生牲牽致之上公飧五牢積視飧牽五積用二十五牢牛羊豕七十五牽也問問起居用脯脩羣介羣臣爲輔行者行人掌禮宰掌食史掌文書皆有牢禮敬賓以及從者也飧致飧其牲體五牢其庶羞可食者四十簠盛稻粱十豆盛菹醢亦四十鉶鼎盛和羹四十有二壺盛酒漿四十鼎盛牲肉簋盛黍稷各十有二牲作腥生肉三十有六皆陳設致之此飧禮之數也賓旣見致饔餼上公九牢牛羊豕共二十七內五牢已殺如飧之五牢其四牢生牽米百二十筥醯醢百二十罋車載米禾皆陳設之車米視生牢每生牢一米車十上公生牢四則米車四十每車米秉有五籔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六斛曰秉是一車載米二十四斛一牢十車爲米二百四十斛四牢四十車則上公米九百六十斛也車禾之數視死牢每死牢一禾車十上公死牢五禾車五十每車禾三秅十束曰秅是每車禾三十束一牢十車禾三百束五牢五十

車則上公共禾一千五百束也芻以飼馬薪以供爨其數倍禾是芻薪共六千束也乘禽羣處之禽鵞鴨之類日九十雙每日一百八十隻殷膳盛饌也君日一舉每日饋一大牢自始至及歸日皆然饗以禮食以飯燕以酒三者各三皆上公之禮主君若有故不得親則以幣致弗饗燕以酬幣致之弗食以侑幣致之凡介以下飱饔餼即上文所謂皆有牢其數各以爵命爲差惟上介日有乘禽之獻餘否夫人主君夫人亦致禮于賓有壺有豆有籩以八爲數有膳有饗有食皆用大牢卿主國之卿往見賓于館羔爲摯獻

膳于賓亦以大牢

按此文牲牢米禾芻薪之數一公之餼始至用牛羊豕一百一十七頭其每日在館禽獻殷膳饗食燕費及夫人與卿之饋尚不與焉一餼之費用米九百六十石禾芻薪共七千五百束勿論經費不支即賓館何地可容任載之車多至二百九十乘填塞街衢矣況納之館舍乎其誇誕不足据也

侯伯四積皆眂飱牽再問皆脩飱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飱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此待侯伯之禮解見上其數少殺于公特牛一牛也

子男三積皆眂飱牽壹問以脩飱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腥）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飱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

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饗親見（句）卿皆膳特牛

此待子男之禮膳視致饗謂膳饗皆特牛親見謂主國卿大夫有親詣館見賓者卿則以特牛致膳云皆槩上夫人致膳饗同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爲國客謂來聘問介之禮謂從其君來之禮客介雖異諭爵以待之同國新主國新建殺減損在野外無備也賓客死主君所致禮取供喪具之用不拘常禮之數賓客在本國聞彼國喪主君餼如常賓不盡受牲芻薪稍稟供人畜者受之若賓客遇主國有喪于主國饔食鼎豆之類皆不受惟牲肉受之鄭云牲當作腥

按是職言饔餼牲牢米禾薪芻百物充牣所謂正得秋而萬實成義之和而爲利也兌金爲口爲悅飲食醉飽人心歡悅太平功成所以爲五官之終也世儒

疑錯亂議改訂非作者之意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訝迎也迎賓致辭曰訝兌象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掌九儀之差等載于典籍者以其籍之等爲待賓之隆殺戒官積戒有司道路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士訝士宿未至國宿于野致積以王命致牢稟之類詔其位告賓以朝見所立之位入復告王以賓至退亦如之亦告也賓客在館凡有所欲治之事訝爲治之如求取之類從者賓客之從者凡迎賓之禮以卑迎尊故卿訝諸侯大夫訝卿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掌通好之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

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悅）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萬民所聚謂都邑城市王之好惡謂所好在善所惡在不善所惡使民避所好使民行邦國之通事謂朝聘之事九稅卽九賦九禮卽九儀九牧卽九州九禁卽九灋九戎卽九伐凡言九者陽數之極所以爲秋官之成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察四方賓客來朝者防姦慝也

掌察

事闕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掌四方來朝之人以貨賄貿易者

掌貨賄

事闕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主王畿內都家之事國都家之食邑庶子都家世子侍從之屬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都家之國治謂都家事關白王國者日朝謂每日常在王朝聽受王國政事當行之故以告其都家之君與治事之長使奉行也王國有政令施于都家令其朝大夫使轉令都家之吏民都家有所治事上王國必朝大夫爲之通然後受而聽之唯大事非朝大夫所能主者如軍旅之類則直達治有不及謂廢閣王命以朝大夫不能催督故誅及之若軍旅失事則誅都家有司謂都司馬家司馬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則法也徒多于朝大夫者都多故也

都則

事闕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

掌都家之獄訟

都士

事闕

家士

事闕

右秋官之屬六十有六職卿一人大夫六人上士十二人中士一百三十五人下士一百六十人府七十四人史一百四十七人胥一百四十三人徒二千七十人通計二千七百四十有八人外象胥每翟上士一人共上士四人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史以下共二十五人又大賓四人皆不與焉五官

之人批其獨少者矣通計天官之屬六十有三其人三千八百二十有奇地官之屬七十有八其人二萬七千四百八十有奇春官之屬七十其人三千四百六十有奇夏官之屬七十其人三萬二千四百三十有奇秋官之屬六十有六其人二千七百四十有奇職存事亡者又三百四十有七共人七萬有奇他如天官世婦九嬪之類地官市肆山澤虞衡之類春官旄舞男巫女巫之類夏官校人趣馬之類秋官朝大夫之類無定數者尚不與夫以王畿之地不過千里分封王公子弟卿大夫食邑外十萬之衆日聚而食之歲入亦不足矣昔人謂之瀆亂不驗誠然

周禮完解卷十一

郝敬習

冬官考工記第六

冬官司空也考工課百官也記記其事也司空終五官猶冬終四時天地之數成于五五官備而百度貞司寇令行禁止諸侯賓貢而王事畢人主惟執要考成勿曠庶官天下可坐而理也天布其令地承其施春飾其具夏恢其功秋收其利冬惟無事考厥成功故冬者終也考者成也天道無爲而歲成王者無爲而治成時終則萬物斂治終則萬民忘故天道不撤

無生息王者不撤無治功事終則休物終則老考者老也故冬之用顯于三時冬官之用散于五官堯舜老而平成之迹在天地五臣十亂死而翊贊之烈垂宇宙物無有老不休勞不息者故冬四時之終也冬官五官之考也官不任考事不觀成三百六十職祇虛文耳故曰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物至終而後可見事至終而後可考故古者計吏必以歲終萬寶成于秋而三才會于五也五者參天兩地圖書之極三百六十不違五會其極也冬官不分屬通其考也然司空之爲冬官何也五氣冬爲水天一生水萬物勞

乎坎坎水承乾出艮而終始五行者也故天官資始水官成終上德莫若水柔而能平圓而能方外玄而中朗含萬有而能藏故乾初爲潛用九无首官天宰物者取法焉故官莫重于司空空者六虛之總也惟冬山童水涸天清氣肅淒寂成空洪荒昏墊水土未平命官消除乃命司空唐虞以總百揆堯以試舜舜以試禹箕子洪範八政以先司徒司寇大雅太王治岐命司空先司徒唐虞三代之司空卽冢宰冢宰歲終計百官卽考工司空總百揆課羣吏卽冢宰代天理物爲天官者也冢宰先天而始司空後天而終易

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書所以揣摩易數爲陰符之旨也禮運曰政本于天聖人所以藏身之固立于無過之地此也或曰冬官考羣吏而記言百工之事何也曰天下之工一也工有法度亦一也皐陶謨曰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百官之謂百工唐虞時已然矣周書侯甸男邦采衛謂百工孟子曰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國之存者幸也故官府有憲章工匠有規矩一也記以六材槩六官以三十工槩三百六十職故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王公坐而論道士大夫作而行之與百工審曲面埶飭化五材一也以冬官之法考工百工無惰窳而器械精好以考工之法考六職百官無餘曠而庶績疑熙故冬官之工卽五官之用也㮚人之量卽天官內外府之用也築氏之削卽司書之用也梓人之飲器卽酒人漿人之用也鍾氏染羽卽染人之用也匠人建國卽地官封人司市司關之用也其溝洫川澮卽載師遂人之用也輪人之輪輿人之輿卽春官巾車典路之用也玉人之圭瓚卽典瑞典祀之用也韗人之鼓鳧氏之鐘磬氏之磬卽大司樂之用也弓人之弓矢人之矢函人之甲冶氏之

戈戟卽夏官射人虎賁司兵之用也桃氏之劒卽秋官司刺之用也玉人之圭璧慌氏之帛卽大小行人司儀之用也五官列其體考工備其器五官詳于名考工精于法大而天地四時就其陶冶小而羽毛絲粟針芥莫逃其綜核作者所以沾沾炫奇自用而世儒莫能窺也曰若是則百工之事多矣工人僅止三十何也曰三百六十者周天六六之數三十者卦爻五六之法也五以緯六六以經五互相衍倚而生奇正圖書宗五而揲策營四亦此意也陽設六官陰縮爲五以五藏六也陰隱冬官陽出爲考工以六乘五

也六爲天地全數五爲天地中氣天地之材六爲府天地之氣五爲用卦爻至五而盛至六而終數莫備于五六是書隱顯伸縮若成若毀若完若缺惟六其五五其六揣摩縱橫法周天之運也曰天運冬不異四時司空獨異五官何也曰以方位推之八卦冬爲坎居北數六六者乾一乾盛于五居西北五乘一生坎鄰乾爻在子無獨成冢宰所以代天資始首五官也兌金復自西來與乾遇秋事甫畢輒還于乾故冬無正位風清氣凜百物受成皆天之藏其用司空所爲考成行乾之令者也故秋官而後司空欲自爲事不可得已司空承乾之終冢宰體乾之始司空冢宰二而一一而二是書所以始終五德爲辨方正位之說也然以禮命書繫之以記何也曰禮有記非獨是書如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喪服士虞特牲饋食皆篇終著記以補其未備無記則制度無考周禮無記則六屬散漫三百六十皆冗食而冢宰八灋八柄爲虛器矣但他書直而顯是書隱而幻其爲周禮也若不周也其爲記也若非記也其爲考工也若非考工也是以儒者謂是書闕也謂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補之欺也彼以周禮爲周公作然則考工記誰之作邪

其言諭風旨材具機軸本出一手五官主敘事而辭莊六工兼風議而氣宕至于刻意精嚴峻嶒變態一也世儒特疑司空無屬若使司空有屬則周官爲四百二十與作者周天之旨爽矣官不可增乃議分五屬均之割考工棄之噫夫周禮無考工何以爲周禮乎變其舊益以損其眞將歸咎于傳者之訛而反受作者之欺非惑則愚大抵是書借禮教以飾刑名出入占緯堪輿奇門遁甲以煽燿世主而惡夫冬之爲終也空之爲亡也避名家之忌假五行離散冬官附合卦位用九无首之義而名之曰周禮以黜于姬公之作其博物洽聞旁羅今古依附典刑幾與詩書方駕稱禮經亦奇矣彼河間獻王安所措一指而云補虛誕可哂哉或曰司空平水土卽古之共工氏也此鄭玄之謬也唐虞有司空別有共工舜命禹作司空命垂作共工本二官是書以百工屬司空比共工飛鉗之習也司空掌水土自禹治水始水官稱共工則緯稗家言古共工與祝融戰緣于水火相克之義又云共工有子句龍爲后土緣于水生土之義今人遂謂共工氏司水土水部爲冬官不知是書所謂冬官取西北乾方不周爲復命之鄉終始五行以爲周禮

云爾文雖屢僻意自周匝如世儒說六官方幅無異除目乃斥記爲添補不知天壤閒安有斷簡神契若此者而河閒獻王安從得此乎耳食無稽尤可哂也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材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自此至第四節皆序作記之意六職謂王公士大夫

百工商旅農夫婦功也審曲審察五材文理之曲直面埶方面形埶之向背飭脩整也五材金木皮玉土也辨辦通治也

按作者之意謂司空無專職考六官成功耳故以六職發端本虞書百工熙哉之義以明行法在課吏而其目舉工商農女士大夫參焉變幻滑稽如此其意纔可曉云六職百工居一則五官之兼考工爲六明矣後世司空董匠作故因百工之事以例爲治之法孟子云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即此意五官之屬三百六十百度俱舉則天下可理商鞅治秦徙木立信行此意也世儒泥工匠作解宜其視記爲蛇足爾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

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鸜（衢）鵒（欲）不踰濟（上聲）貉（霍）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焚）胡之笴（素）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勒）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粵越同鎛田器詩云其鎛斯趙粵地多水草用鎛者多函甲也孟子云函人唯恐傷人廬作鑪攢竹爲矛柄通作纑言細而長也國語侏儒扶廬記者引諺語因釋之謂四國所無者非真無人人習之忘其爲有

也人人習之忘其有者以聖人作法善也刃器車舟聖人所作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四者缺一不可枳似橘而小鸜鵒鴝鵒產南方濟北地水名出齊魯間踰濟自南而北也貉狐屬產北方汶水入于濟踰汶自北而南也斤小斧削書刀遷乎其地謂以鄭刀移宋作斤以宋斤移鄭作刀則弗能爲良矣削劒亦然角牛角可爲弓材燕地寒角堅實楚多良木可爲弓幹妢胡地名近楚古胡子國笴讀如夏官槀人之槀竹可爲矢幹者也石破曰泐凝結也澤釋同解也

按此節言用法者在使民忘法使民忘法在有聖主

賢臣爲之巧述樂刑政爲之材相天時因地俗如規矩於方圓則法成而民用斯善行法矣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圜）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鞄）韗（運）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芒）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倣）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上言天時地氣材美工巧此承以工人之事攻治也刮摩猶琢磨摶猶揉也埴黏土木工有七輪人爲輪蓋輿人爲車輿輿車箱也弓人爲弓廬人爲兵柄匠人爲宮室溝洫城郭車人爲車梓人爲飲器射侯之類金工有六築氏爲削削書刀也冶氏爲戈戟鳧氏爲鐘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劒皮工五函人爲甲鞄人治皮韗人爲鼓韋氏裘氏事闕設色工五摸物形曰畫施采色曰繢鍾氏染羽筐氏事闕㡛氏漚絲刮摩之工五玉人治玉矢人爲矢磬氏爲磬楖氏雕氏事闕摶埴之工二陶人爲甗甑旊人爲簋有虞氏風朴用瓦器尚陶夏后氏平水土始爲宮室城郭尚匠殷人攻木制器尚梓周人議禮制度爲五輅雜用

金玉象革尚車而五材六工皆備故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按工之家百舉六者應六官也目分爲三十者五其六爲三十也五應五行六應三百六十職又不直言木金水火土變水火土爲攻皮設色刮摩摶埴爲六以函五又不全用三十缺六用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合五官之屬爲三百六十皆所謂飛鉗縱橫之意也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迆（以）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

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燭）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促）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婢）則於馬終古登阤（侈）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承上言攻器之工惟車爲多此言爲車之法禮之器莫重于車以車槩器以器槩法百工守法王公大夫奉法則六職俱舉此作記之意也車謂兵車軫謂輿前後著轐橫木四尺謂去地四尺戈有鉤似戟而柄短柲卽柄建于車旁邪倚曰迆建迆之餘出於軫上者四尺人身長八尺周以八寸爲尺八尺爲丈故人稱丈夫人立車上比戈高四尺杖無刃曰殳亦建車旁八尺曰尋尋有四尺長丈二尺也比人又高四尺戟似戈三刃而柄長亦建車旁倍尋曰常長丈六尺也比殳又高四尺酋長貌矛鎗也酋矛亦建車旁常有四尺長二丈也比戟又高四尺皆以人身爲度每四尺半人身爲一等是謂車六等之數自地至于車上所建通計之故曰察車必自載于地者始載于地者盡制然後乘于上者安載于地者車輪也察車自輪始下文遂以輪人首車工樸屬以下皆言察輪明爲車之法而百工六職皆可知矣樸屬附屬堅固微至輪著地者微則圓極易轉戚促通速行疾也輪太高則車高而人不能升輪太卑則馬局促如登坡坂而難前終古猶言常也登阤謂上坡兵車之輪以六尺六寸爲度與王乘車同比田車高三寸馬大故也輪心爲轂轂中橫貫者爲軸軸兩端曰軹輪高六尺六寸軹當輪中半之得三尺三寸平軹加直木受軹曰轐一名伏兔轐端前後加軫軫轐共七寸兼軹以下三尺三寸卽前所謂車軫四尺爲一等自地始者也所以然者人身八尺以人身半爲等則升降適中故四尺爲車節此定法也卽一車而衆器可知卽車工而百工可知卽百工而六職皆可知

按此上四節皆記之頭緒語若散漫意自周匝讀者詳之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旣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

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密）爾而下迆（以）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削）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蹈）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扁）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隅）則輪雖敝不匡

此下詳記三十工之事所以爲考也周人上輿輿所上在輪故首輪人此木工也輪有三材轂輻牙輪心虛而容軸者曰轂輪內周迴直木三十曰輻輪外周迴抱輻曰牙一謂之輞斬取木材必以時乾久而後可用和合也合爲輪也指揱也輪久敝壞轂輻牙三者不動斯謂完輪望眡以下察論之法遠曰望近曰眡視同幎幎通下迆貌迆下也輪圜易轉幎然邪下如入地然微至謂著地微少圜之至也無所取之猶言何取于此取其圜而已揱削通纖小貌凡輻內著轂者大外著牙者小如削然肉稱謂三十輻大小勻稱易直猶平直眼謂轂中洞虛無疑如眼孔然以革裹轂曰幬廉裹絫也裹緊則廉隅現急即緊也運卑在轂以革束之欲其堅固詩所謂約軝也綆作緶偏通謂輪兩偏平面蚤爪通三十輻如人爪正平正[illegible]

參差邪枉也菑栽通輻兩端栽入牙轂或作剸插入也人齒不齊曰齵蚤不齵謂輻爪均齊縝密無鏬縫也匡不圓貌方曰匡輪本圜不圜則匡至敝壞而猶不匡所謂完也此察輪之法舊解未盡曉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眞）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耗）轂小而長則柞（窄）大而短則摯（贄）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阞（勒）捎（蕭）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其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此承上言爲轂之法斬斬木矩猶度也陰木濕而柔陽木燥而堅稹縝通密也理木文理疏鬆也火養其陰炙使乾也齊諸其陽使材均乾不雜濕木也藃耗通木乾則不耗縮生鏬柞窄通微弱貌摯作槷桯杌也轂短而兩輪逼促則車行不穩而桯杌是故轂長短大小有定法六分其輪崇謂輪高六尺六寸分而爲六每分一尺一寸以一尺一寸爲牙圍抱輪外週邊寬厚共一尺一寸也又三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漆

一第 冊 新修四庫全書 第 24 版正內

者七寸有奇不漆者三寸有奇不漆者著地也桴通郭除不漆外沿漆以內共六尺四寸中折半得三尺二寸以爲轂之長詘折也又以三尺二寸圍而圓之中徑得一尺有奇以爲轂之大又以三尺二寸三分之以其一分爲轂中之藪藪孔也阞扐通奇餘曰扐易筮法歸奇于扐三分圍用其阞則轂圍一尺有奇徑三寸有奇也捎與疏通謂轂中有孔三十輻所聚曰藪又以轂長三尺二寸分爲五而去其一以其四分爲賢賢猶閒也以一分著輪輪外餘者曰閒又卽五分內去其三分以二分爲軸頭貫于轐轂中有木

轉輪可抽曰軸軸頭曰軹輪轂軸相連言轂該軸也容轂轂中容軸孔欲直無槷也陳篆以墨分畫三十輻孔鑿之必正欲均齊也輻所輳處防損折施膠爲黏必厚施筋爲束必密包之以革必貼木轂密也負幹皮負木也卽上節云廉急也摩皮旣鞔而摩蕩使平革色青白則鞔急負幹斯爲轂之善也

按六分輪崇用一爲牙圍三分牙圍而漆其二中詘漆內以爲轂長以其長爲圍以圍阞爲藪五分轂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後多此類非獨文章變幻極奇實乃工度精嚴方圓深淺大小厚薄伸縮脗合所以爲考也皆名法綜核縱横飛鉗之意讀者但作文字解失其旨矣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廉）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敲）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臬）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此爲輻牙之法三分其轂長者輻長與轂同三尺二寸三分之則二分爲二尺有奇露在外爲輻一分爲一尺有奇栽入轂牙內以置輻也鑿鑿孔削輻貫孔中廣謂輻寬厚與鑿深淺相應輻大鑿淺則搖扤不固鑿深輻小雖固不勝任故量輻之弘廣爲鑿之削弱斯可免鑿深輻小之患任重而轂不折固而又强之道也輻露在牙轂間者二尺有奇其藏入牙轂內者一尺有奇是三分輻長而殺其一雖行深泥之中沒牙圍而不及輻也溓黏也股大在上骹小在下骹足脛骨輻上近轂曰股下近牙曰骹近牙處比近轂

處窄三之一蓋輪近心者厚近外者薄揉輻揉治其木使衆輻如一平沈以水試其輕重均平輻以直爲良指牙謂搚拄牙圜輻牙相應則不桯抏而堅固不相應則其轉外見蓋任重行遠有槷不可掩也故輪之固在輻牙相得輻牙相得在轂殺于股故輪之高六尺六寸其牙之厚以六寸分爲三去其一分用二分爲側厚是牙厚四寸也股厚轂薄則牙輻相應而輪固綆緶通平也解見前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團）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吝）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矩）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此總敘爲輪之法澤行多塗山行多石杼杵通謂削其牙邊方棱爲圜也侔上下均也搏厚也甐破裂也鑿輻入處外不廉角內不挫枉側不臃腫則圜正得所矣用火謂以火揉治其木萬矩同匡方也謂輪四圜懸而視之輻輻相對則直也置輪水中視其沈平無輕重之偏也兩輪之藪孔各以黍量其中大小同也以兩輪并稱輕重同也國工謂通國之名工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桱）圍倍之六寸信（申）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句）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此承上言爲車蓋之法蓋車上屋輪人爲輪又爲蓋蓋與輪制相似輪圜蓋亦圜輪有三十輻蓋有二十八弓善爲輪者卽善爲蓋吳澄氏欲增蓋人非也蓋頂有長橑交達四隅曰達下者于柱上曲起如弓諸小橑附之爲二十八弓橑上有板曰部前後弓長六尺部曲二尺是達邪廣共一丈六尺也圜卽達圍桯卽柱戴達者也信伸通部䣊通橑空板六寸橫曰廣直曰長部長止二尺者頂斗起高于四宇中凹二尺爲斗過垂四尺爲宇也桯長四尺者二高八尺也加

部二尺共一丈即下文所謂十尺也十分之一爲枚枚一分部尊一枚謂蓋板厚一分也弓鑿達鑿達爲牡下函于桯鑿上二分下四分者牡上小而下大如榫衽然鑿深二寸有半謂鑿桯爲牝以受達也下直二分上端一分者亦上小而下大也弓之長六尺謂達橑周圍平分除曲各六尺共一丈二尺則弁車軸兩旁皆覆之矣故曰庇軹短者或五尺可覆輪又短者四尺前後僅覆軫軫縮于輪輪縮于軹弓長六尺三分而揉其一即屈二尺爲部斗也弓近頂稍麤爲股近宇稍細爲蚤蚤爪通爪殺上三分之一參分弓

長以一分爲尊以二分爲卑尊爲部斗卑爲四宇雖爲門謂城門不可出入也蓋崇十尺高于人二尺也弗冒謂不用衣覆之弗紘謂不用繩維之殷隱同詩云殷其靁車疾行震動之聲畝地也不隊謂蓋不隤落此節舊解未曉然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

爲轛（對）圍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此亦木工車者總名當車中受載者曰輿挾車傍行地者曰輪橫車前駕馬者曰衡輪之崇輿之廣衡之長皆六尺六寸三者如一則相稱輿深曰隧邃通車橫六尺六寸以其橫三分之去一以爲隧則車深四尺四寸也三分其深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人立近前手凭較較下有式致敬則手下凭式式與較皆在輿前揉揉其木使平直也式高三尺三寸是得其廣之

半也較高于式二尺二寸是得其隧之半也六分車之廣而軫圍得廣之一是軫圍一尺一寸也式小于軫較又小于式軹又小于較轛又小于軹皆三分去一以爲殺式下兩傍植木相對橫加一木置式于上植者爲轛橫者爲軹與轂末之軹名同而異圜者中規以下六句總論治車材必如是乃盡善生如木自地出附如枝附幹居材隨材大小布置得宜并湊合也大材力强小材力弱小與大并小者力不支則屈而摧不能前而引之則斷棧車士所乘車無革鞔不堅易折故欲弇弇謂斂向內也飾車謂大夫以上革

鞔之車結束固雖侈不害侈謂張向外弇與侈皆言輿也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輈欲其孫（[illegible]去）而無弧深今

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侈）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秋）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祈）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蹇）行數千里馬不契（[illegible]）需（[illegible]）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

此亦木工也輿下直木爲輈輪心橫木爲軸二者任車之要皆輈人爲之輈卽轅也長丈四尺四寸從前軫以前當馬身稍曲而上形如舟故曰輈三度謂輈前淺深之數卽國馬田馬駑馬三也三理謂選材之法國馬駕玉金象路之馬高八尺轅深四尺七寸田車馬高七尺轅深四尺尋常下駟高六尺轅深三尺三寸三理謂無節而美一也堅忍而久二也滑澤而利三也軓卽輪輪爲車法曰軓輈自輪以前長十尺而御馬之策半長五尺取足以及馬也任木用車材

勝任也任正用直木卽輈也輈自前軫以前長十尺前軫至後軫長四尺四寸共一丈四尺四寸以其十之一爲圍則輈圍一尺四寸有奇卽下文當兔之圍也衡橫同輈端橫木曰衡長六尺六寸其長五分之一爲圍則衡圍一尺三寸有奇卽下文軫間五之一也若小于此度則直與橫皆不勝任矣輿前橫木曰軫軫長亦六尺六寸五分軫間之一以爲軸圍與衡圍同也十分其輈之長三等又分言輈前後中三處之圍輈長一丈四尺四寸以其長十之一爲圍是一尺四寸有奇此輈當兔之圍也輿下兩旁受軸直木

曰伏兔一曰轐最持重故圍稍大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輈前端持衡當馬頸之圍是頸圍九寸有奇小于當兔也五分頸圍去一爲輈後端承軫之圍踵猶後也是踵圍七寸有奇又小于前轅也三者輈前後中間大小之度揉謂輈形微曲揉之使曲也孫遜同順也順木之自曲也苟如弓之大曲則深而傷矣大車牛車載任器者其任尤重故舉以明輈之爲要轅卽輈摯輊通至也輈前俯至地則登高艱難勉强克登覆車必易此無他以輈太直不曲撓也太高後仰曰軒軒起也車亦不欲軒若軒摯中節平地勝任及其登高後仰不使人按伏則牛掛轅端如懸縊此無他亦以輈太直不曲撓也登阤既難則下阤亦難蓋登阤任重倍于平地勉强雖登其下也車邸前頹不使人扳援則壓制牛尾如縊此無他亦以輈太直不曲撓也凡此皆輈病也頎長也詩云頎而長兮凡輈欲頎而脩長典而堅忍太曲而深則防折傷太淺而直則壓馬領如背負也流轉曰注卽順利平準意無滯曰利不欹曰準輈如是則堅緻牢固可久也轅馬相得則車和而人乘之安凡輈欲曲如弓而不至折欲順木之經而無傷絕進欲適馬意退欲從人意左

謂尊者居車左楗謂動搖車和則乘者安契喫同食也詩云三歲食貧俗謂受累曰喫累需猶腥脂之則需濡其帑則需之需輭也與儀禮擩于醢之擩通煩擩也輈善則馬不受煩擩而疲輭也鄭讀作怯懦衽衣襟御者勞則衣衽易敝轅馬相得則御不勞而衣衽不傷勸助也輈和則馬行便利如勸助之雖馬疲欲止輈尚能一前取道言勢順利所謂注則利準者也環灂謂以筋纏束之伏兔迫近軌內軌在外中間相去僅七寸而輈上環灂不損傷是國工之巧也

按明主用人猶國工用材子云君子使人器之孟子謂爲巨室必大木作者所以寓考工于司空也明此義以知人官人如良馬輕車坐致千里官失其任竟之不前雖多奚以爲故記爲六官要典周匝完備豈苟且補亡而作與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此總結輪人以下爲車之法亦五官辨方正位之意軫謂車箱前後橫木卽輿也軫之方取象于地蓋之

圜取象于天輪有三十輻象一月三十日運行不息葢有二十八弓象二十八宿布列周天旂幟建于車上故兼及之龍旂畫龍爲旂斿旐通綴旂下大火心星東方蒼龍之宿其星有七而心居中其屬有尾尾九星故九斿以象之畫鳥曰旟鶉火南方朱鳥之宿星星居中星七星故七斿以象之畫熊虎曰旗伐西方白虎之宿與參連體爲六故六斿以象之畫龜蛇曰旐營室北方玄武之宿一名水一名定與東壁連體四星故四斿以象之弧旌凡旌旗之屬皆以竹爲弧張之使開弓外有衣曰韣覲禮侯氏載龍旂弧韣

是也枉矢妖星如蛇行有尾即流星之類弧韣上畫其形以象弓有矢也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去聲）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桌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此攻金諸工之總序也金謂銅鐵性剛易折故治金必以錫和之曰齊齊劑同多錫爲下齊少錫爲上齊築氏執下齊謂自金錫半以上至金五錫二金參錫一皆下齊之屬桃氏得爲之冶氏執上齊謂自金六錫一以下至金五錫一金四錫一皆上齊之屬冶氏皆得爲之聲謂鐘屬量謂釜屬鎛田器刃劍屬鐘以擊鼎以烹宜堅故用錫獨少斧以伐斤以斫故夫之戈戟以刺欲發硎易故用錫多于斧斤大刃刀劍之屬薄于戈戟易折故用錫又多于戈戟削書刀殺矢矢有刃者小于刀故用錫多于大刃鑒燧以取水火于日月或用以照貫鮮明故用錫最多半于金也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

無惡

此以下皆金工削書刀古未有紙筆木竹爲簡刀刻爲書刀長尺寬寸曲如弓六刀合則成圜新而無窮謂鋒常新磨盡不頑鈍也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溝）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劣）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

此金工也殺矢見上刃即殺矢之刃圍寸徑三分鋌

刃足入奇者、垸、稱重之名。與丸通、刃足入奇深一尺。稱之重三垸、長而細也。戈、鉤戟寬二寸。內、謂胡以下近柄。倍之、長四寸。胡、鋒旁出而下曲者。卽鉤也。三之長六寸。援、刃直向上者。四之、長八寸。倨、直也。句、曲也胡太直、以鉤則不入。胡太曲、鉤割之不能斷。長內、謂胡太近上。胡下長則前細易斷折。短內、謂胡近下。內短、則引鉤無力、不能速。故于四寸上、八寸下著胡、則近本而壯。援之直與、胡曲向外兩分處、皆廣厚、則無前數者之病。鋝、鍰同。六兩曰鍰。三鋝重十八兩。戟似戈、三刃皆上出。刃廣一寸有半。內三之、謂胡以下四寸半。胡、謂二刃旁出向上者。四之、六寸也。援、謂中一刃直上者。五之、七寸半也。倨句均齊、則其形方整。故中矩。刺、卽其中刃。以兩胡與刺幷稱、重三鋝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此亦金工也。桃能辟邪惡、故劒工謂桃氏。臘、兩刃也兩從、謂劒脊兩旁殺趨鍔。半之、謂脊中分、各寬一寸二

分有奇。莖、謂劒鐔之穿入把中者。以臘之廣爲莖之圍、則莖圍亦二寸有半也。長倍之、五寸也。中其莖、謂夾莖爲把、納莖把中。設其後、謂把後設首。把後有首、則其握固。首之廣用臘之廣三分之二。是徑一寸六分有奇也。圍之、謂徑一圍三。是圍四寸有奇也。舊解未達。身、謂劒身除把首。五其莖、莖長五寸、五五二尺五寸。連首三尺。稱重九鋝、是三斤六兩也。身四其莖長二尺。連首二尺五寸。重七鋝、二斤十兩也。身三其莖長一尺五寸。連首二尺。如今匕首。重五鋝、是一斤十四兩也。服、猶佩也。上中下士、以體材言。身長有力者、劒宜長。身短力弱者、劒宜短。人器相得也

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先上聲）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勇）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三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與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作）。弇則鬱、

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此亦金工也鳧氏爲鐘鳧鴨也善鳴而冡扁古鐘小而口扁因以名口旁兩角曰欒欒尖曰銑兩銑中間沿鐘口曰于于唇出氣也于上爲鼓謂擊處鼓上爲鉦體正中處鉦上爲舞近懸處動搖而舞四者皆鐘體舞上爲甬謂鐘柄湧起甬上爲衡衡平也懸之欲其平鐘紐爲旋旋處鑄蟲形爲榦言牢固也四者皆鐘柄鐘上有紋橫束曰帶所以區別于鼓鉦舞者也

界畫曰篆篆間有枚枚鐘乳乳凡三十有六大星曰景乳似大星也于上之攠謂近唇擊處攠敝也隧燧通如鏡取火日中者鐘受擊處爲圓形微起而攠敝光明似鏡即下文所謂六分其厚之一深而圜之者是也凡鐘之制下侈而上斂各隨其體大小爲上下寬窄如鐘口旁兩角相去十分則鐘身鉦間惟用八分間帶紋界內謂鉦間與銑間其寬同而鼓間促于鉦間二分又以鼓間之高爲舞間之橫脩即橫長也又以鼓間之高減其三分爲舞間之廣舞間短促故以橫爲長以從爲廣也又以鉦間之長爲甬之長即以其長爲圜而衡又小于甬三分之一其穿紐處在甬二分之下一分之上上長下短者使無太垂動搖也凡鐘聲由形出形有厚薄則聲有清濁震動謂擊也侈口大弇口斂有說有解說鐘太厚如叩石無響大薄聲播易散形侈則聲迫笮而散形弇則聲鬱遏而藏其甬長則擊之動搖故大鐘厚如鼓間十分之一小鐘厚如鉦間十分之一大鐘形宜長短則聲急疾而無餘韻小鐘形宜短長則聲徐緩而不明亮皆聲之病生于形也遂即隧也約鐘體厚六分取其一分高起仍以六分爲圜以爲受擊之處深高也猶覲

禮爲壇深四尺之深鄭謂窒之誤

㮚（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此金工也㮚古栗字粒通詩云實穎實栗不秕之狀故主量爲㮚氏量于斛之通稱以金鑄示不易也改

煎金錫謂重覆鍛煉鍛煉精則不減耗卽㮚氏所謂鐘鼎上齊金六錫一者貴堅久不磨也權稱也旣煎之又稱其輕重準猶尺也旣稱之又度其長短輕重長短不差以爲量然後律度量衡相應鬴釜通量有四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鬴四鬴爲鐘則鬴六斗四升也獨言鬴以中槩餘也按算法方尺深尺六寸二分者實一石今云方尺深尺實六斗四升與算法不合足曰臀謂覆其足底可實四升兩旁舉處有孔下陷曰耳耳實一升稱之共重鈞三十斤也叩之聲濁中黃鍾之宮應律之首則律度權量之法具矣

鑄此藏于王府爲世取平非爲量以稅民也銘鬴上鑄名文德之君思索此法信至其極器成以示四方使後世長守也鑄金之狀以下煉金錫之法黑濁者金錫雜穢之色煉而爲黃白變青白又變純青然後精潔可用也

叚氏

此亦金工事闕

函人爲甲犀（西）甲七屬兕（徒）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孔）欲其窓（遠）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介）也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illegible]函猶護也甲所以護身甲言介也裁皮爲片聯屬爲衣[illegible]似鱗介曰甲犀三角似豕而牛尾兕猛獸似牛屬皮片聯屬七六五皆片數兕皮最堅犀皮次之合甲表裏皆皮尤堅容謂人形大小長短上

旅腰以上下旅腰以下重若一上下等也圍札腰也鍛以火煉革生則燥熟則爛摯至也適中意已敝熟爛也橈柔而曲也革太熟則曲橈鑽空穿孔也甲必穿孔相屬窓孔小貌革堅則孔小裏革內肉腐則革不新易謂脩治潔淨則其材更新也朕縫也甲縫相對正直無參差則其制盡善也橐之謂捲而收之約束不多則斂藏密故曰周舉之謂開而著之體制豐大則行伍生色故曰明齘露齒貌無齘謂札葉附合不相枝撐則與身相宜而變動如意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

滑也卷而摶（團）之欲其無迆（侈）也眡其著（勺）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屋）脂之則需（濡）引而信（申）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帴（淺）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申）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

此亦皮工也主治革鮑作鞄以火揉革之名荼茅秀柔而色白革之始澣柔白似之握以手搦之卷而摶

謂捲放束不縱迆自開也迆縱放自去貌革有厚薄不均則厚者強直故捲而復迆厚薄均自無此病下文謂厚薄序是也著平鋪著地淺薄也鋪而按之雖厚如薄下文謂革信是也線謂以此革縫之則線藏不見革色欲白久漬水中則腐敗速澣則堅革欲柔滑以厚脂潤之則柔輭需猶馬不契需薄其帑則需之需輭也凡治革貴伸而賤縮伸則盡革之材其質平直而取裁正信伸同革伸而平則其負幹均無一緩一急之病而可堅久苟揉治失所則伸之不平緩者有餘急者偏任則必裂是革材本寬治者淺用之拙工也豈革之性乎帴淺通窄也厚薄序謂厚薄均革信謂揉治平展無緩急不均之病線藏革中不見則雖久敝而其縫不裂甐破裂也

韗（運）人為皋陶（桃）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為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冓）磬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此亦皮工也韗或作鞠即皋陶之陶鼓木也皋與高通鼓長者曰皋古者為土鼓瓦匡故名陶後世以木

板合而規之周圍二十板板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謂板上下兩頭寬六寸中謂板當鼓腹寬一尺厚三寸中厚以待穹也穹空也猶詩穹窒熏鼠之穹鑿其厚內一寸使中空外脹以為鼓腹則中大于兩端三之一即下云中圍加三之一也上即左右端三謂左右與中間正謂厚薄大小正均盡板兩端厚止二寸空其中之三寸與左右等口弇而腹大周制懸鼓則中左右平正不如皋鼓之磬折偏垂也故曰上三正此常鼓之制皆然其高八尺者為鼖鼓鼓四尺謂革面徑四尺三鼓皆二十板板皆廣六寸二六一丈二

尺圍三徑一則皆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與皐陶同而長多一尺四寸故謂鼖鼖大也地官職云鼖鼓以鼓軍事此也皐鼓即鼛鼓鼓役事者韋面四尺與鼖鼓同而長多四尺故謂之皐鼖鼓直而皐鼓倨句如磬中曲兩端可并擊所以與三正異也冒鼓謂蒙革必用啓蟄之日雷始發聲象之也鼓良者鞔急則革上有圜紋[illegible]累如積環鼓聲隨其形大小長短亦如鐘然短聞遠聞解見鳧氏

韋氏

亦皮工事闕

裘氏

亦皮工事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此設色之工也畫繢二工合為一者摹倣物形曰畫雜施五色曰繢相因也天地四方者五色所自出五氣之形著為五色東方木色青南方火色赤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天在上色玄地包中色黃對其位而分之東西青白相次也南北赤黑相次也上下玄黃相次也順其序而比之自東而南木火相生而成文自南而西火金相輝而成章自西而北金白水黑堅凝而成黼黼言斧也自北而東水木相生奮發而成黻黻言勃也五色皆備錯雜而成繡凡畫地其色用黃其形方畫天無定色晦明晝夜以時變也天形圜然不可以圜畫唯畫火用圜火形亦變故也鄭謂

火形如半璧半璧殊不類火以圜者閃爍變動之象山以章謂畫山欲其分明山形層累高故宜章水以龍龍麗通雜也水紋錯雜故宜麗鳥獸蛇蛇移通蛇行邪移委曲自然畫鳥獸欲委蛇生動也天地山水鳥獸無不可畫雜用四時五方之色彰飾之此工之巧也後素功謂先湅帛為素而施五采也

按鄭氏附會虞書山龍藻火之文為衣裳九章詳見春官司服此謂五色相對繢為衣五色相序繡為裳鑿也其謂鳥獸蛇為華蟲畫山宜畫獐畫水宜畫龍尤可哂繪畫之事後素工蹈襲論語而鄭解亦謬

鍾氏染羽以朱湛（贊）丹秫（述）三月而熾（赤）之淳而漬（恣）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此亦設色之工鍾聚也五色聚也吳幼清改鍾作染非也古姓氏或以官或以地不必與職事合羽鳥羽古用鳥羽飾車旂染其色用之周人尚赤故用朱朱朱砂也湛漬也丹秫赤粟熾炊也淳沃也以朱砂漬赤粟越三月而烝之以烝下湯沃其米取其汁以漬羽漬染也三入染三次纁赤色以纁入黑則成緅以緅再入黑則成緇爾雅云一染爲縓再染爲竀竀與赬同三染爲纁此三色皆入丹成者不言玄卽緅緇之間所謂爵色也周人禮服多玄緇皆本赤出也

筐人

亦設色之工事闕

㡛（芒）氏湅（念）絲以涚（税）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卜）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湅帛以欄（楝）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鹿）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此亦設色之工㡛卽柳車之荒衆采所聚故以名設色湅煉通洮治曰湅未織曰絲織成曰帛灰沭水曰涚渥淳厚漬也置諸滑澤之器以蜃灰淫蕩之蜃蛤也俟其灰滓澄清漉取其帛盝漉通揮擺洗也又沃之盝起以灰塗之越宿再沃再盝暴之日中宿諸井中經七日夜而後帛潔白輭滑可用也

周禮完解卷十一終

周禮完解卷十二

郝敬習

冬官考工記下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伸）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句）中必（句）四圭（句）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杵）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灌）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饗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句）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杓）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駔（叙）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此刮摩之工也鎮圭取鎮安天下之意守者寶重之意命天子錫命桓信躬解見大宗伯冒圭首有冒天子之圭合四為一下有邸上有冒冒長四寸天子用全故執冒以朝諸侯象王者一統覆冒四方也龍圭首為龍形與瓚將三者皆祼圭諸侯來朝執此為贄助王祼將明臣服也詩云侯服于周厥作祼將是也瓚瓚盤將瓚柄繼子男謂子男繼伯後無圭可執執皮帛子男之璧不可為瓚也鄭解未達天子圭即鎮圭一圭中開午分為四必者分判之名一王分為四圭即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也合四成一圭即聘義云孚尹旁達也鄭解未達大圭王所佩服之圭長三尺春官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是也杼杵通謂末剡而圜猶輪人澤行欲杼之杼終葵爾雅云繁露也本草作冬葵即今蜀葵首謂圭首刻葵形葵葉向日芘根以象朝日而芘下國也葵揆也象天子為道揆之首也鄭謂杼作舒終葵作中椎為菌大圭椎首如菌謬也服猶佩也大圭可搢不可執故曰服鄭引王藻天子搢珽為徵珽王笏天子笏方

正無杼上土圭見大司徒祼圭酌酒灌神之圭有瓚盛酒圭爲柄以祀宗廟也琬剡通無棱角形圜纖繇帛襲圭曰繅諸侯有德王用錫使者執琬圭藉繅以致命象德圜而文也琰剡通上削也剡圭長九寸上剡下圜如規之半曰判規諸侯有姦慝王使人執此戒之示改行也王圜者爲璧中有孔曰好羨則璧之圜而微長者凡璧肉好均好三寸并肉九寸今旁減一寸以益上下廣八寸而長尺爲餘羨天子以此璧羨爲尺寸之度凡度皆取則也圭璧五寸其小者也琮八方八棱穀圭圭刻粟文者也圭判曰璋判爲大

中邊三璋皆瓚柄也射即璋之貫勺者勺即瓚盤盛酒者青金金青色朱金赤色黃金有青有赤赤者良鼻瓚首龍形如鼻衡徑廣也天子巡守祀大山川用大璋次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璋合而在邊者最小也宗祝宗伯之屬即大祝前馬謂大享大祭用馬牲則以三璋爲幣先馬特遠獨用大璋加馬爲幣則諸侯聘女納幣用之刻文曰瑑衆見曰覜聘問也中璋刻牙齒文于上兵象以治兵駔粗也市儈之名能權物價者秤錘曰權以琮爲權曰駔琮宗后王后射琮角琮有八角王后守大琮與天子守鎮圭同故曰內鎮駔琮有鼻以貫組爲權也以琮爲權亦若璧羨之起度土圭之制地示守也兩圭合兩爲一也邸以載也四望望祭四方山川等神夫人謂所聘國君之夫人案几屬以陳設品物飾之以玉純皆也每列皆九皆五夫人主君夫人勞諸侯謂勞問諸侯之爲賓者亦用九列也璋邸璋半璧有底貫之而後可寘素功不瑑飾也賓客在館執此致稍餼米曰稍牲曰餼

按玉人與大宗伯典瑞文參差而義互備鄭解大圭引玉藻珽爲徵珽方正而大圭首圜不類謂終葵爲

椎頭尤無稽按本草註葵種不一悅華冬實者謂冬葵即今蜀葵爾雅云終葵繁露也本草註繁露即今胡胭脂非也終冬也冬葵云繁露者以花葉獨大得露多猶詩云蓼蕭零露湑兮澤及四海云爾故大圭刻形于首取天子首百揆之義也

楖人

楖一作櫛亦玉工事闕

雕人

亦玉工

磬氏爲磬倨句（溝）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

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端）

此亦玉工也磬形如曲尺上曲者爲句下直者爲倨矩卽曲尺有半謂下直倍長也博廣也謂倨句之廣一也股卽上曲二謂股長倍于廣鼓卽下直擊處三謂鼓長多句之一三分之一謂鼓廣少句之一其厚用直之寬三之一也已上謂聲清也凡樂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摩其旁使薄則濁矣已下謂聲濁薄者不可使厚則摩其兩端使短小形小則厚而清矣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稾）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辯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團）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此亦刮摩之工矢弓弩之矢古矢石鏃禹貢荊州丹砮國語肅愼氏楛矢石砮故矢工亦刮摩也鍭鐵鏃

茀矢矢輕疾者見司弓矢職茀矢三分當作殺矢三分下殺矢七分當作茀矢殺矢有刃在前與鍭矢皆三分其矢之長而衡之以前一分後二分爲平前有鏃刃重也兵矢田矢五分以前二後三爲平鏃差小也茀矢七分以前三後四爲平鏃尤小也三分其長謂矢笴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小趨鏃也又以三尺分爲五分一分著羽則羽長六寸也又量其笴之厚以爲羽之深不使傷笴也陰陽者陽浮陰沈陽仰陰伏試之水以辯竹材之上下也比矢括也夾其陰陽者陽在上陰在下居中爲括當括兩旁上下設羽于四角故曰夾比也凡羽居刃之三分羽輕金重三倍其刃則前後相得雖遇疾風不能驚憚也刃長寸圍寸柄入槀中尺其重三垸垸九通卽前冶氏之制也俛低也翔旋也紆曲也趮躁同急也凡矢笴强弱與羽豐殺欲其適中如笴前弱則矢行低後弱則去而旋中弱則往而曲中强則揚而起此笴之鴻殺不稱也羽太多則矢行緩太少則行疾此羽之豐殺失節也以指夾其矢而搖之則知羽之豐殺以手橈其幹而曲之則知笴之鴻殺故相笴之法欲其材生而新又欲其幹摶而圜其圜同則擇其重者用之其重同

則擇其節之稀疏者用之其節疏同則擇其堅栗者用之如此則材美而矢良生新也謂不朽蠹摶圜同

陶人爲甗（言）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格）實五穀（胡）厚半寸脣寸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

此摶埴之工也摶土爲埴以制器而爇之于火曰陶陶瓦器古器多陶甗似甑無底鬴量名鄭以金爲之者實六斗四升甗實二鬴是一石二斗八升也週邊曰脣盆以盛食甑以蒸有底而七孔以通火氣孔曰穿鬲鼎屬所以烹穀旅人云三豆成穀與斛異

穀斗二升斛十斗也此云五穀實六斗其庾亦量名實二穀二斗四升也或云庾十六斗

旊（倣）人爲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凡陶旊之事髺（刮）墾薜（白）暴（剝）不入市器中（摯去）䏝（轉）豆中縣（玄）䏝崇四尺方四寸

此亦摶埴之工旊言倣也以泥摹倣成器圓曰簋方曰簠簋形如豆而大四升爲豆三豆成穀穀（斗）二升也髺言刮薄也鄭讀作兀兀刖足也陶器欹邪似之墾傷也薜擘通裂也暴墳起也不入市不以鬻也器謂器形豆卸簋下高柄䏝轉通卸令陶人轉盤以爲圜者中猶合也縣縣繩爲直也器圜合于轉柄直合于縣則陶器之良者矣䏝高四尺方謂徑廣徑四寸則圜一尺二寸也

梓人爲筍虡（巨）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力果反）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豆）鳴者以注（咮）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鐘宜

若是者以爲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朔）目顅（監）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團）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閷（殺）援簭（筮）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此木工也梓木名林美可爲器因以名工筍虡以縣鍾磬之屬橫者曰筍直者曰虡脂牛羊之屬膏犬豕之屬羸虎豹之屬毛淺曰羸以爲筍虡謂刻其形爲筍虡之飾外骨骨在外介蟲之屬郤行蟲能兩頭行者蚯蚓之屬仄行蟹屬連行蟻屬紆行蛇屬脰頸也以脰鳴蛙屬注咮通嘴也旁鳴以脅蟬屬翼鳴以翅莎鷄也股鳴以肘斯螽也胷鳴榮原之屬俗名脚蛇皆小蟲樂器雕琢則用其形不可以飾筍虡也厚脣弇口虎豹鍼口之狀大胷燿後前粗後細也燿讀若稍細而長也大體短脰身大項促也任重謂刻其形爲鍾虡之跗擊其鍾聲如自虡獸出由猶同如也銳喙尖嘴決吻反脣數目急視也顧脰長頸也騫腹腹縮而騫舉也摶身圜身也鴻大也魚龍之屬刻其形以負筍攫以爪摶物摶殺同援捉也箸噬同嚙也謂搏而殺之捉而嚙之也鱗甲也之語辭而彫通頰毛曰彫魚龍鰓頰有骨狀如彫怒謂張其鬐鬣作張也眂怒視撥拔起貌任重謂負筍匪斐同匪色猶言光景頹落也委靡也廢措猶言委頓

梓人爲飲器勺（杓）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向）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梓人亦木工也飲器飲酒之器勺爵觚豆四者皆飲器勺爵受一升觚受三升獻以爵則飲一升酬以觚則飲三升一獻一酬是飲四升也四升爲豆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常鄉向同衡平也平爵向口而酒不盡則制器不善也梓人之長以罪梓人

按鄭謂觚作觶觶三升觚二升豆酒之豆作斗然禮文之不合何但觶觚之二三升耳存焉可也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云）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亦梓人木工之事侯射埰也廣與崇方謂高與寬等鵠鶴屬大鳥以名侯中三分侯身之廣以一分爲鵠侯用布个謂上下幅中幅爲鵠上下夾鵠二幅爲身又上下夾身二幅爲舌舌以長出名上兩个謂上舌與上身也舌長居身之二是與身爲三也下兩个半之謂下身與下舌減上之半侯形如猴上舌如兩臂

下狹如足綱卽舌也以繩貫其中引而張之舌上下兩端比身各出八尺曰尋縜繩也寸圍一寸皮侯以皮飾侯而中棲鵠此大射之侯也天子春將大祭與諸侯羣臣射作其容體以選助祭之士中多者與祭故曰以功五釆五色畫布心爲正遠國服屬來朝張此侯與射所謂賓射也獸侯畫獸于侯天子畫熊休息燕閒之射也祭侯服不氏爲獲者受獻而祭之也辭祝辭寍侯猶易云康侯寓義以戒諸侯也

按侯立于彼候射曰侯其形上舌廣下舌窄如猿猴舒臂然猴捷善避矢故以名後儒以射諸侯爲義豈先王重賓客親萬國之義天子而射侯猶可言也士庶人而皆射侯是訓逆也

廬（盧）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旦）刺兵欲無蜎（絹）是故句兵椑（卑）刺兵摶（團）毄兵同强舉圍欲細細則校（絞）刺兵同强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久）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此亦木工也廬作籚攢竹爲兵柄與纑通細而長如線纑今俗謂長鎗爲線鎗是也柲柄也殳杖無刃者長尋有四尺是一丈二尺也車戟車旁建戟倍尋曰常一丈六尺也酋長也矛鎗也常有四尺則二丈也夷矛長狄所用之矛三尋則二丈四尺人身不過八尺三尋則三倍人身過此不止反以害人爲不便于藏用也攻國出征也守國居守也出征人多兵太長則迫促難運勞苦飢渴則難負荷守國反是故長短各有宜句兵謂戈戟用以鉤取人彈圜也蜎蟠也句兵側用故柄欲扁椑斧柄斧柄扁則有力句柄如之刺兵謂矛以直刺柄用圜摶圜同圜也毄擊同擊兵謂殳屬用以捷擊首尾皆欲堅勁而手舉處欲稍細細則把持便運之絞急也校絞通矛以刺人亦欲首尾同强卽上云欲無蜎但手把圍處欲稍重有金在

前輕則蜎重則與手不合而持不密傅猶合也合則密密則器隨手運刺無不入而能侵人上無刃下端者鐏更插戟也被手把處把以下殺三分之一以爲晉圍晉晉同插也以受末下插入鐏中矛則殺上插入刃[illegible]要受矛餘兵可知凡試廬人之事直植而搖之視其奬否攢拱之兩牆鬪轂而納之以視其本末強弱均否炙猶拱也橫置膝上以兩手執兩頭搖之以視其中之勁否六建謂戈殳戟酋矛夷矛與人爲六皆建于車上不反覆謂不傾側則輕重得法是謂國工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臬）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此亦木工也匠人本木工兼治土取相克之意建國建城郭宮室水地置水地中以求平而垂繩四隅以合水槷臬同植木爲臬以縣繩也景日景眡謂植表中央視日出入景以正方向也爲規謂臬景自日出至日入由西轉東如規之圜也晝則參日正中之景夜則考北辰所在朝夕相參則東西南北正矣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

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此亦以木工兼土皆匠人之事四方皆九里謂王城旁三門謂每方三門共十二門國中城中九經九緯街道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涂卽道凡車行兩輪曰轍轍謂之軌軌法也凡車以此爲法九軌道可容九車并行左祖祖廟居左右社社稷居右朝廷居前市肆居後朝市之地共百畝一夫之田也世室謂宗廟堂在室前脩以南北言深也廣以東西言寬也古者度地以步六尺曰步二七深十四步也廣四脩一謂寬

四分其脩而加一加三步半是寬十七步半也堂後曰室五謂五間三四步謂四步者三是十二步也又爲三尺者四是十二尺也十二尺爲兩步通前十二步亦十四步是室之深廣等也鄭爲五行之說以附會明堂之制鑿也九階堂四面爲階南面三階餘三面各二堂四旁皆有門夾門爲兩窻白盛以蜃灰飾壁盛言蜃也門堂古人門左右有堂卽塾也其堂脩廣用正堂三分之二其室用正室三分之一重屋如今樓閣重檐也堂脩七尋深五丈六尺崇三尺謂陛高三級屋簷曰阿四阿重屋謂四面皆重檐明堂周

人廟朝堂以向明得名也重席曰筵筵九尺東西九筵廣八丈一尺也南北七筵深六丈三尺也堂崇一筵陛高九級也室二筵深廣皆一丈八尺也凡室中燕坐處以几度之堂上行禮處以筵度之宮院內以兩臂爲尋度之野外論里以兩足爲步度之涂行讓車以軌度之廟門納烹以鼎度之朝門乘輿出入以車度之扃鼎鉉如曲禮入戶奉扃之扃門內外有兩鉉以貫橫木閉門鼎兩旁亦有長鉉以木横蓋上貫而舉之鼎出入以扃故以扃度門凡言个者皆奇數鼎扃車轍皆兩而鼎車奇故稱个大扃牛鼎之扃七个謂七鼎可并行出入闈門通宮內小門小扃陪鼎之扃參个謂三鼎可并出入也路門內朝門乘車四馬車五个謂五車路門之廣不容五車一車二輪爲軌軌廣六尺六寸五車廣共三丈三尺應門在路門外二徹卽二轍猶二軌一車二軌也參个謂三車廣一丈九尺八寸內九室謂宮中也九嬪見天官外九室謂寮署也九卿謂三孤六卿九分謂九卿分職治事王宮謂天子之居雉高一丈猶一堵門阿五雉高五丈也鄭云長三丈高一丈曰雉隅屋角宮隅七雉高七丈城隅九雉高九丈經涂九軌城中直道可并

容九車也環涂卽緯塗旁出四達之道鄭謂環城之道廷也野涂郊外之道都城王子弟封于畿內者之城隅高五丈如王門也畿外列國諸侯之城隅高七丈如王宮也諸侯國之經涂七軌如王國之環涂也王畿之野涂五軌以爲都邑之經涂

按明堂十二室象十二月其說不見于詩書孟子但稱其爲王者之堂耳法莫詳于考工第云東西南北堂室深廣無青陽總章左右个等制鄭氏極力附會以五室配五行終未見合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

謂之畎（犬）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句）奠水（句）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晒）參分去一大防外綱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此亦木工兼治水土匠人之事也溝洫田間水道耜即耟孟子云以鐵耕是也其上曲木曰耒下削木貫鐵刺土曰耜廣五寸二耜一往一還曰耦其所伐之土深廣可一尺曰畎畎田間通水小道也田首謂一夫田之界首其畝倍之廣深二尺曰遂九夫一里爲井井間有溝又倍于遂百夫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又倍于溝千夫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又倍于洫百里之外必有大川凡遂溝洫澮水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大

小不相紊越也土裂曰防裂必順理爲溝逆防則逆土性水屬水行相連屬不條理遜順則違水性故皆不行梢作捎掠取也如輪人捎其藪之捎直通之也始小行三十里廣必倍由其大直易衝突也故善治溝洫者奠之使安流如磬形曲折或三一曲或五一直水勢委蛇則行不抄掠無先小後大之害若欲爲深淵則于曲處斗折如矩即廻激爲淵矣句曲也矩曲尺凡爲溝因水勢則水自漱其溝而不壅塞凡爲隄防因地勢則水浸淫而不衝突爲防之法廣與高等則堅厚難壞下濶三分上殺減一分基欲厚也大防外殺又殺于三分去一之外基益厚上益薄則防益固凡爲溝防之始必以一日之工或鑿或築計其深爲準以里爲率則一日可推百日一里可準百里然後可以合衆人之力總計其大成傅合也任索謂用繩也約束版築牆也汲引也引大急則版曲而築不堅謂之無任版不勝任也葺屋茅覆屋也瓦屋瓦覆屋也三分四分謂各分其屋之深以其一爲屋之峻葺三一瓦四一者草欲甚峻則霤急而不朽敗囷窌倉皆以積穀圜曰囷方曰倉窌作窖穴地曰窖城郭內城爲此四者之牆其高六分上殺一分上小于

下曰逆堂涂堂下路以甓甃之十分爲率中高二分使水分注兩邊也竇宮中洩水之道崇三尺防壅塞也凡墻厚三尺以爲基崇九尺即前防廣與崇方其殺三分去一之法也鄭註里爲式之堅作以耒然按溝洫之法與地官遂人同皆未嘗有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鄭氏執以九夫爲井以下溝澮爲畿內采地貢法不知何据記言爲澮止百里不及萬夫以天下無方千里不斷之井也爲溝必磬折防必因地勢以地勢有華離不皆方幅整齊也然則古人之爲井田可知豈尺寸裁制之謂與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燭）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此亦木工也攻木之工莫要于車攻木之器莫先于矩此節即車以明矩而歸本人身序云車之登下以人爲節故矩由人身非强設也矩即今曲尺一倨一句如人磬折人身八尺自首至腹及腰以下爲三節首尺五寸腹二尺腰下四尺有五寸矩倨句皆尺而倨微長磬折之象半矩五寸也人首頂髮際以上曰宣易曰巽爲宣髮宣長五寸故半矩謂之宣自宣以下全首逮項領一尺五寸又加五寸及胸則二尺謂之欘欘斵通小斧也柄長二尺一欘又半及腰長三尺謂之柯柯伐木長斧之柄也并前宣半矩是三尺有五寸爲人身腰以上之度一柯又半長四尺五寸爲腰以下之度是謂磬折玉藻子游云三分帶下是也故矩由人身生車以人爲節此也欘與柯皆攻木之器皆取則于人身鄭解未達

車人爲耒庛（次）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此亦木工車人之事耒耕器車人而爲耒者車有輪轅輗軏句曲與耒相似猶輪人爲蓋也車式六尺六寸耒式亦六尺六寸吳氏遂欲改車人作耒人非也庛鄭讀爲棘刺之刺愚按庛與耜通易云剡木爲耜謂耒下有木貫鐵處形銳如刺乃所謂耜也即今之犂底長一尺有一寸中直者即耒也今犂轅直前向下曰中直長三尺有三寸上句者犂底一尺一寸向後邪曲而上長二尺二寸即今犂尾手所推也犂自庛至尾一倨一句由下而上三尺三寸通謂之耜中直木自後至前一倨一句由上而下亦三尺三寸通

謂之耒如兩磬參差相合、其全體也、故自庛緣外向後又自尾向前、以至庛首、中間直徑可六尺六寸、蓋上耒下耜各三尺三寸也、弦徑也、六尺爲步野度以步正相應以上、鄭解俱未達、耕堅土則耜宜直、乎入不深、故利于推、耕柔土、耜宜句向下、則深入而起土多、倨句磬折、謂上耒下耜皆欲一曲一直、如磬之折也、中地、謂耒與土相宜也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規）三柯者三、行澤者欲短轂、行

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扁）寸、牝服二柯、有（又）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此亦木工、車人之事、所以異於輿人者、輿人造乘輿、車人造任車也、任車三等、服牛爲大車、其次爲羊車、以小于牛車名也、又次爲柏車、柏言迫、以制低迫地行也、蓋輜車之類、爲車必以斧、斧柄曰柯、執柯運斧因柯爲度、柯長三尺、寬三寸、厚寸半、其形圜而扁、首謂斧鐵、猶前節耜鐵、亦謂之首也、五分柯長以一分爲首、則首長六寸也、轂大車之轂長半柯、一尺五寸也、大車任重、轂短欲行利也、轂圍一柯有半、是四尺五寸、大則堅也、輪中之輻亦長四尺五寸、寬三寸、厚一寸、渠通作規、謂車輪、鄭謂爲輪牙也、三柯九尺也三其三柯、是大車輪圍二丈有七尺、徑高九尺也、行澤八句、通論三等任車轂輪之式、澤泥塗也、山陸阜也、輮輮木爲牙、以抱輪也、反輮謂反木心向外、堅滑

利泥水易行也、仄輮、謂側其木使表裏相依、山行則磨不磷而完固也、六分其輪崇、謂大車輪高九尺、以六分之一爲牙、牙寬一尺有五寸也、柏車之轂長一柯三尺也、長倍大車、欲其穩也、圍二柯六尺、亦大于大車也、其輻一柯、三尺短于大車也、其輪之規二柯者三、是輪週一丈八尺、徑高六尺也、五分其輪高以其一爲牙圍、是牙寬一尺有二寸也、大車輪崇九尺、扁側厚一寸、綆扁也、牝服謂車箱、凡器虛而能受者曰牝、大車之箱二柯又三分其柯之二、是深廣皆八尺也、羊車二柯又三分柯之一、是深廣七尺也、柏車

二柯是深廣六尺也則其輪轂輻牙以大殺可推矣凡為輈以下包乘車言車底中長木曰輈各視其輪之高三倍之以為輈長後至軫前至衡三分為率二在前駕牛馬一在後承車箱鉤曲也輈形自前軫以前稍上曲以避牛馬至衡又稍下曲以受衡鉤車曰鉤鑿其鉤卽鑿輈以置車箱也徹通也與轍同通兩輪為一轍也其廣六尺乘車之轍六尺六寸不及六寸約任車言也兩卽衡與軛通輈端橫木厄制牛領者也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向）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桌不迆則弓不發凡相角秋閷（殺）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錯）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角之本蹙於剴（腦）而休（奐）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隈）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

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剴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脃）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錯）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團）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

此以下至末皆弓人之事亦木工也此一節言弓材也六謂幹角筋膠絲漆取以時如冬取幹秋取角夏取絲漆之類材既具得巧匠乃能調和用之幹材善則及遠角材善則發速筋以束則中深膠以黏則合不解絲以結則固不壞漆以飾則受霜露不液檍杻也俗名牛筋檿山桑凡相幹色欲赤黑聲欲清陽色赤黑則不近皮而向心聲清陽則不近根而俊直侊得美材則析以為幹埶謂木微曲有勢木勢曲則往疾利于射遠木理直則力勁利于射深居幹之道謂布置弓幹之法菑栽同猶輪人察其菑之菑木立曰菑桌堅固也不迆不邪枉也發動損也弓幹堅直則本固而角筋相附不發傷與後末應將發之發同鄭

謂臬作裂此以上相榦之事凡相角牛秋殺者角厚氣收斂而實也春殺者角薄氣發生而虛也牛穉者角紋順直而光潤牛老者角紋紾結而錯雜昔作錯牛有疢病者角裏必傷險猶傷也牛瘦瘠者角無滋澤青白則其色善豐末則其質厚蹙近也䐉腦同休温養也畏隈通謂弓曲隈處角根欲白蓋近腦有生氣則和柔而可曲爲埶色白者埶之驗也角中欲青蓋角之中當弓之曲張弓曲橈而不堅則易折色青者堅之驗也角末欲豐蓋末去腦遠生氣不休則脃而不柔豐末者柔之驗也凡角長至二尺五寸而本

白中青末豐三色中理則全牛之精氣完聚于角謂之以牛戴牛此角之最良者鄭謂一角值一牛非也此以上皆相角之事凡相膠色欲其朱紋欲其錯其紋瑕深透光澤其質紾密圜結廉隅堅利此膠之善也鹿膠以下凡六等或用角或用皮或用膘皆可煑煉爲膠牛膠獨曰火赤即所謂色欲朱者也餌色堅白如珥昵黏也類聚也方分也易曰方以類聚凡黏合之類不能分人事物理莫不皆然以明六膠不可合聚也此以上相膠之事凡相筋以條直滋潤爲上小簡猶條直也小細也簡直也大結猶纍堅也澤鮮潤也其筋如此其爲獸必剽疾以爲弓則弓豈異其獸敝之敝謂操之極熟此以上相筋之事也凡相漆欲其滑澤測作澤俗謂良漆似鏡鄭作清非也此相漆之事凡相絲欲其沈沈重也絲細而沈則練之極純此相絲之事也

凡爲弓冬析榦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榦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此言爲弓旣得美材治之尤必以時即序所謂天有

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也析木爲榦必于冬液角謂以水漬角必於春揉操其筋必於夏附合三材必于秋弓以角榦筋三爲要故稱三材後云三均三至皆謂此也鄭以三材爲膠漆絲恐非奠定也三材旣合以竹夾縛之定其體必於寒時灂膠也膠色晶灂析而煑之必于冰凍時膠乃堅或謂灂爲漆漆不可析冰非用漆之時冬月析榦明年秋用則時易而材定春氣温和漬角則角不强脆夏日炎暑治筋則易乾而不煩亂秋氣温涼適中合三材則剛柔相得冬月定體則三材挺勁而張之不流移冰凍析膠則膠

性正凝而環束審固又明年春弓乃可被弦則是歷期歲而後事集也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强强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殫）也恒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如）則木堅薄其帤則需（輭）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

此中言弓人治三材之事析幹必倫順木理也析角

無邪欲其正也目木節謂柘檍桑橘等木多節荼茅秀和柔也玉藻云諸侯荼言芴不挺直也斲去木節使幹柔和不挺直則筋附木可久大脩言日久也木節堅强斲不平則內挺直摩搓其筋筋殫絕由此始幨殫通液用水火煑治也角三液木再液則調和可用帤弓裨幹內以木副之曰帤帤厚則强帤薄則弱需輭同卽馬不契需之需液不厭多則帤雖厚而適節厚猶多也節謂不堅不輭約謂以絲和膠纏束弓帤也不皆約謂弓全體疏密相稱侔稱也斲幹厚薄欲中用膠多寡欲均摯致也謂斲削工致幹不中則

折膠不均則裂久則角代受其病膠在角內有厚薄角被摩動挫折由此起矣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輭）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效）恒角而達辟如終紲非弓之利也今夫茭（交）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達辟如終紲非弓之利

此節申言用角之法居角猶言居幹凡用角長者居弓隈次猶居也需輭通謂弓曲隈處長者居隈則短者居弰如此則角之長短稱幹而中與末强弱相應矣恒絙通猶竟也竟角而短謂角短于幹則引其弦

而縱放無力謂之逆橈逆猶反也言反引之易橈也釋舍也謂放弦舍矢其去不急校絞通急也猶廬人細則校之校達謂角直達兩弰紲弓檠以竹夾弓體繩紲之使正詩云竹閉緄縢是也角長如終紲非弓之利蓋弓引之用力者挺臂也放弦送矢者兩弰也臂與弰居角異茭作骹猶輪人去其一以爲骹圍之骹近弰細處如人足脛骨曰骹解猶節也茭解猶骹節有變言骹節與臂不同校角不連臂則弰得自遂而送矢急挺臂謂弓近把淵隈之閒用力之處柎謂手把處兩畔有側骨附之以助其强用角于柎上下

宜長也剽疾也敝脊既異若恒角而達引之如弓在紲中非弓之利正以此

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燀（潛）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煑）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此言弓人合材木火燥濕緩急之節撟撟同揉也贏太過也燀燀同爛也幹不火則不定過則脆故無贏角不火則不柔過則腐故無燀筋引則伸引急則傷

而易絕膠鬻則黏水多則解火勝則焦故水火欲相得四者適宜以爲弓則處燥不剛處濕不柔是良工也若夫賤工揉材不中水火失宜燥濕不調合于外必動于內不可以爲良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𢐀（[illegible]）弓而羽𢐀末應將發

此言弓柎與弰相應之法柎弓把也持力在柎引弦在弰柎高厚則弓力堅固弰往來而柎不動則弓無發傷之病峻謂弰也末繑而勁曰峻高謂側骨厚也

畏弓曲限敝蔽同謂弓背在外者欲平而薄鄭謂人所握持處恐非也宛曲也謂引弦滿已止也應隨也無已應謂隨人操縱來不動傷下柎謂柎低末即弰也興引動也發傷損也𢐀殺同薄也弓自限斂以上薄于柎曰殺羽如羽飛搖動也言下柎之弓柎薄無力弰末應弦將興柎必因之發傷柎既發則兩限背殺薄處失勢而輙動如鳥羽搖拽弓至羽殺不定則末弰豈能終固將應手發傷焉得無已之應乎鄭解未明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句）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句）引之

中參維角党（掌）之（句）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劣）絲三邸漆三㪺（庚）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此總論良弓之式六材幹爲本弓之強惟幹之力幹直則體正雖張如流水而體正足以防其流不迆邪也防謂如水有防鄭以維體連下句解謂網之弓檠非也矢長三尺引滿三尺後發則曲至矣能無損傷者維角撐持之宛圓也無負弦謂弦開不迫幹猶輪

人幬不負幹之負引中參而宛如環卽不負弦也鄭謂不辟戾恐非如環卽宛也釋謂放弦弦釋而弓體猶如引滿之正無辟戾反去之患則弓之均者也詩云敦弓旣均弓以均爲德其材美其工巧其爲時是謂三均角盡美幹盡美筋盡美三者相當不能相勝亦謂三均量人之力有强者有弱者有强弱半者各適其用亦謂三均三均各三謂之九和和亦均也鄭解恐非角與幹權以下皆極言良工治材之均和也權猶稱也三猶參也倅言謀也鋝埒通等也卽抵通相當也斞臾通相從臾也皆均和之意是書辭義變

幻多此類鄭泥數解則一弓用膠三鋝六兩曰鋝是用膠十八兩也陶人二斗四升爲庾是用漆七斗二升無是理矣上工良工下工賤工以用也良工用材常若有餘下工用材常若不足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此言弓貴賤大小形體之制規圜也凡弓强者體直弱者體曲材有長短長者句少多而後成規短者句促少而成規貴者用長賤者用短以等而降據夏官六弓天子之弓王弧體直故合九成規諸侯之弓唐大微曲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夾庾曲多故合五成規士弓尤短曲故合三卽成規弓長六尺六寸以下三等又以人身材力論猶桃氏之劒也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此言用弓各因人之形性荼和柔也危急也人體柔性緩則弓宜急弓急則矢宜緩人形勁性躁則弓宜緩弓緩則矢宜急弓强則危弓柔則安矢羽豐則安羽殺則危人安弓安矢安則大緩而不捷烏能中人危弓危矢危則大急而不愿烏能中愿愨謹也射以觀德與性情通良工知道則進乎技矣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此論弓之名類不同往張而外也來弛而內也夾庾

王唐等名見夏官司弓矢職張時體曲弛時體直是夾庾弓之類其弓柔可用射侯與弋鳥皆不遠故宜張時體直弛時體曲是王弓之類其力強可用射革與木椹革皮也質木椹也解見司弓矢職張弛曲直相似者是唐弓之類強弱中利于射深名類不同所用亦異

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

此用膠和弓之法申言首節膠所以為和明九和之義也弓良者必大和羣材合曰和膠所以為和也灂即膠善膠者如自然有灂若無灂灂無則筋角皆無痕迹所謂大和也其次無灂惟筋角有灂而深密不露灂亦和之至也其次有灂可見而疏不深密也其次膠合處宛然可見幹筋皆受膠惟隈裏之角無灂此庸品耳善合灂者其三材合同如側人手視其背掌之交上下紋理異而無附合之迹此之謂大和無灂之弓如是也角與筋附幹皆膠之功非膠則角不附非膠則筋不屬是故角與膠相循環不斷也牛筋勁而麤膠合則賁勇持力賁賁通忿也鹿筋膠合則膩而柔如尺蠖隨弓曲伸也斥尺通蠖屈蟲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和弓轂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此用弓調審之法申言首節角為疾幹為遠筋為深三材和均之義和弓謂將挽弓先調之轂摯同拂其塵也摩以手搓摩覆猶反也反而張之使至至到弦也張之而驗其三材角至者柔故曲而為句弓詩云敦弓既鉤鄭據司弓矢職云句者為惡弓非也幹至者強故及遠而為射侯之弓筋至者堅故善入而為深弓故曰角所以為疾幹所以為遠筋所以為深三者一不至不可為良工鄭云覆猶察也至猶善也亦通

右工人三十分治五材以明百官六職各有一定之法人主戴圓履方撫神器綜六合宰相總百揆任庶官奈何廢法弛考使窳婧者藉寐說遇而廡乃事哉是作者之志也

周禮完解卷十二終　萬曆丁巳季秋京山郝氏刻

周禮問

〔清〕毛奇齡 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康熙李塨等刻西河合集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〇三毫米寬二九二毫米

西河合集

周禮問目

卷一

周禮非漢儒僞作四條　六官三官二官一條
古無三司名　冢宰
周禮與尚書周官大戴禮表裏
周六卿唐虞六卿　司徒司空
天地四時之名所始　宰夫

卷二

官名官職同異　人數多寡
周官祿數不給人數　分土三等同異
九州開田　周官非秦制
羅氏攻周禮之謬　周禮與他書同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文輝克存　遠宗姬潢）校

周禮問一

或問宋儒極詆周禮然未有實指爲何人作者至宋胡宏包奎華直以爲出于西漢劉歆之手謂王莽時歆爲國師始作周官經以阿莽至莽不欲爲母服卽大集傳士發周禮以定爲服緦之制故此書在漢初無有至歆爲列序始有其名著于錄略得毋其書果歆所爲乎

曰此皆宋人誣妄毀經習氣好作此等語如誣孝經爲劉炫僞作誣古文尚書爲梅賾僞作一類此最誤古學者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並非孔孟以前之書此與儀禮禮記皆同時雜出于周秦之間此在稍有識者皆能言之若實指其作則自坐誣妄又何足以論此書矣嘗讀景十三王傳知此書出自武帝之朝爲河間獻王所獻武帝但藏之內府而不行其書至成帝朝劉向奉詔校理祕書始發周禮古文尚書左氏春秋諸書編作七錄此皆劉向事並非劉歆故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

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向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是周禮一書在武帝時已有之成帝時又從而校理之且其校理者是向不是歆而乃以武帝成帝時早有之書而移之非以父所校理者而移之子則先以誣已而欲以誣人之誣所謂以暴易暴孰知其非者也

又問漢書作于班氏在向歆之後爲知藝文志及景十三王傳非卽歆七略中所傳而班氏述之者

此亦非實錄也

七略今不傳固無可考然歆能僞作周禮不能造爲周禮出處蹤蹟以欺當世假使河間獻王不獻周禮成帝不詔向校理周禮歆可造此諸事以欺同朝諸儒臣乎且景十三王傳云獻王所獻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言有經卽有傳與說記也此必非歆可竄造其語者乃考之藝文所志在當時所有之書則實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此班氏所目覩也此必非襲劉歆語也使歆旣爲經又復爲傳此萬無之事藉曰有之則偉哉劉歆東西二漢亦安有兩將所稱傳而爲者必不止論衡一篇書矣且讀書嘗有究竟藝文志于樂經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上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則在六國魏文侯時已有此書其爲春秋戰國閒人所作無疑而謂是歆作可乎

或又曰藝文志竇公節註引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問之云云恐劉歆與桓譚楊雄同時交好竇公之說卽桓氏烏有之言乎

曰竇公獻周禮大司樂章或可造言其年老而爲樂

工則非可造言也且武帝好樂亦嘗以周官經定樂章矣藝文志于竇公獻樂章後卽云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獻其書有二十四卷（非書記也一篇也）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此古樂記）與禹不同閒在武帝朝且有采周官經而爲樂記者此不止竇公獻一篇已必非歆誦行僞于周官經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斷可知也

且周官之出在東漢人卽有詆其非周禮者林孝存也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

斥不行因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是闢此書者亦且明明云漢武時早有此書而效尤而興者反昧所從來是學攻膏肓而不解墨守曳兵之卒也

且歆之發周禮立博士非阿莽也歆繼向校書實有表章周官左傳及古文尚書毛詩之意故移文博士勸立學官並非爲阿莽而設觀莽所願效者仿大誥擬金縢皆今文而非古文餘可推矣世無學者但讀王莽傳謂莽母功顯君死不欲居喪遂開祕府發周禮會羣儒定制引周禮云王爲諸侯緦弁而加環絰遂擬攝皇帝仿諸侯之服爲母服緦此實無理之極

並非歆意而宋人必坐歆罪以爲歆實諂莽此即作周禮以爲行諂所自始夫因莽欲短母喪故特造一書以諂莽則何難專造一條云太宰居攝則負扆行政不當私爲父母服喪或絕或降而徒引司服職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此與攝皇帝服母何涉而勉強傅合其斷非專意所造亦曉然矣且莽傳明云平帝四年徵天下通一經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諸書能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則在平帝未崩莽母未死以前顯行周官著于令甲而謂周官之僞始于居攝則莽傳且未終讀何見他耶

或又問周禮自是僞書三代止有三卿而無六卿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虞書命禹作司空命契作司徒祇有此二官而無司馬歷夏殷猶然緜歷乃名司空乃名司徒是太王在殷時亦止此二官也至武王伐紂作牧誓然後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名見于經文其後周公定制亦止此三官觀梓材立政皆祇稱此三官之名而不及其他、酒誥變名爲圻父農父宏父亦三官別稱周時一公卿以此三官爲之謂之三司若冢宰宗伯司寇並

無列在三官內者以此雜參之三官之間而謂之六卿又謂之六官是亂制也且冢宰非官名[illegible]冢者大也宰者主也言大主國事云爾並無實掌一以上公一人當之如論語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是也若宗伯則周無此官顧命但作大宗而曲禮先六大二曰大宗並不稱宗伯至春秋[illegible]始以翼父弗忌爲宗伯然非周官也若古文[illegible]官則僞有其名然古文尚書亦僞書正與[illegible]作僞者互相表裏此未可據也

周禮一書全以尚書周官一篇爲根柢故其書首名

周官經以祇記官制非禮制也今既曰二書俱僞則不得以周官証周禮矣予即舍周官以辨周禮據云三代有三卿而無六卿則不聞今文甘誓有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乎天子六軍皆命卿諸侯三軍惟以三卿受命者爲之此在春秋時晉宋諸用兵皆然故蔡註謂唐虞夏殷皆有六卿雖其卿名不必與周官並同然而不得限之爲三矣是以孔安國註甘誓直引周禮夏官文天子六軍軍將皆命卿即宋人蔡沈集註亦云六卿六鄉之卿蓋天子六卿每鄉各一卿無事屬司徒有事屬司馬亦此周禮文也故甘誓有六卿之名昏義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有六官之名周禮一書直通三代而謂周制無六官六卿何其妄乎若謂虞廷祇司徒司空而無其餘則不知彖即是米儀即是牛命禹作百揆即是冢宰命伯夷作秩宗即是宗伯命皋陶作士即是司寇此在稱名損益者有然如以官名不同遂謂唐虞無此官將唐虞稱帝夏商稱王得毋夏商無天子乎往見羅喻義闢古文曾有此說予略論之寃詞中而不竟其說以爲不足辨也今復聞此說亦可厭矣夫緜詩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以板築言也二官皆司土功也故他不及也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以司馬主兵政司徒張伍籍司空築營壘也是以宗伯與冢宰皆不及也知必以見經之日爲立官之日則殷高宗時必無冢宰何則以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見之論語在殷此命篇無此文也往有問于予者曰周禮六官何以不見于春秋諸卿曰見之其人愕然曰可舉似乎　予祇以魯言之隱十一年公子羽父求大宰是冢宰也　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是宗伯也昭四年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司徒司馬司空也定十四年孔子爲司寇是司寇也六卿備矣其所以絕不知有是官者以通稱大夫不專名耳列國皆然不特魯宋與楚陳鄭諸國皆有冢宰太宰司馬司徒司空司寇諸名見于春秋即終春秋世不見一名者亦皆有之如衛未嘗見三官而尚書梓材曰我有司徒司馬司空則在康叔時未嘗乏也特周禮侯國止三卿而王制小國且減一卿而此則六卿俱備者蓋祇有是官不必盡命爲卿耳向使讀春秋者在西漢之世祇見公穀而不見有左氏策書不幾謂周禮六官春秋無有此正學古者所大嘗猶肯而乃冒膚一字而陰思以滅字海縻至死不悟矣

況二官三官隨事立名原不必以數限之太王遷都則以司空司徒爲二官王制論質成則以大司寇大樂市爲三官曲禮典五衆則以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爲五官又敘六太則以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爲六官國語論八協則以司民司商司徒司寇牧人工人場人廩人爲八官又敘九卿則以農師農正后稷司空司徒太保太師太史宗伯爲九官其有宗伯司徒司空而無冢宰司寇者不得謂無冢宰司寇有冢宰大宗而無司徒司馬司空者不得謂無司徒司馬司空此通識矣

若謂周時三公即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之謂之三司則大謬矣歷考羣經自唐虞及周並無以此三官爲三公者惟書傳有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諸彼謂六卿爲三公約有三等一是冢宰司徒爲一等二是宗伯司馬爲一等三是司寇司空爲一等每一等合兩卿爲之而又各取其下者以爲名故云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各兼二卿並未云三公止此三官也至秦制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爲三公漢襲秦制不改歷哀平間始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然尚有太師太傅太保三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而後漢因之此漢制非周制也若三司之名亦起後漢章帝建初中使車騎將軍馬防位同三司殤帝延平中使車騎將軍鄧騭儀同三司後遂有儀同三司[illegible]官及開幕府又謂之開府儀同三司此叔世官制不妄稱周制可乎

若謂冢宰非官則予向已辨之曰必非可負之物夫公卿爲虛銜故三公可兼冢宰冢宰可名六卿[illegible]宰亦虛銜則春秋有宰周公公既虛宰又虛虛[illegible]亦[illegible]且虛銜在六卿皆可爲之不止冢宰名公以司徒而兼公穌忿生以司寇而亦兼公故書傳有司徒公司

馬公之稱且有時六卿中有爲公者而司徒冢宰仍居本職而位于其下竹書王錫尹氏皇父命爲三公而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是皇父以卿錫命而番與家伯仍爲天官卿地官卿而位其下且爲之黨此明明可按也如謂無實職則太宰雖統六官總衆治而實有本職王制云太宰制國用而制禮即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專理財賦故舊禮王度記云天官冢宰一人其班爵祿如天子之大夫而班氏白虎通亦云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此非無實職者況掌治即職也若謂宗伯非周官至稱春秋時猶有此

名則周語宣王時虢公諫不藉千畝卽有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之文此非春秋稗官名矣

若夫周禮一書出自戰國斷斷非周公所作予豈不既然周制全亡所賴以略見大意祗此周禮儀禮禮記三經以其所記者雖不無參應而其爲周制則尚存十七此在有心古學者方護衛不暇而欲逆絕之如儀羊盡亡矣試思字書有蒼頡篇何人不知爲非蒼頡所作然而考字者必引以爲據何也乃陋學放恣并思謗毀尚書予已作古文尚書寃詞八卷辨之詳矣五帝三王之書或從此可少安矣乃復以周禮

六官之說波及尚書以爲表裏作僞據其所爲僞者謂尚書作于梅賾周禮作于劉歆歆在西漢未安能取東晉梅賾周官而規倣而蹈襲之以成此一書此固孩孺所不道者但其愚意單以爲六官六卿冢宰宗伯諸名皆劉梅兩家僞造以亂周制故力辨之今有真正周制爲劉梅所必不能造者以使之自省大戴禮盛德篇云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爲六轡執此六轡以御天地與人與事謂之六政則儼然有六官之數六官之名六官之次第與冢宰宗伯司寇同列六官之位號而其書早出在西漢元成以前不惟不知有劉歆梅賾兩人并不知有古文尚書與周官經兩書也此真周禮矣卽陋學曰劉梅襲大戴以爲言然亦周禮矣猶大學引如切如磋以爲說雖大學然亦詩矣可無辭矣

况尚書顧命篇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亦是六卿名公奭稱太保與畢公毛公皆稱公此以六卿爲三公者乃其次第則一如周官周禮六官次第當時芮伯爲司徒衛康叔爲司寇毛公爲司

空而其所敘者乃先後恰合故賈氏周禮序云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此正指顧命爲言亦是真周禮俗所稱今文尚書者但經無冢宰司徒諸明文以不藉引據耳

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註云舜格文祖之年元始以義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illegible]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稱殛驩兜共工求代乃[illegible]伯是堯時亦有六卿并有天地四時之官此又[illegible]羣鄭子論官之外者又鄭註大傳夏書云所謂八卿

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是唐虞六卿與周正同但天官非冢宰而云后稷者以稷本天事也時冢宰名百揆位六卿上故小異耳則是六卿六官在今文尚書家亦且云唐虞夏商並皆有之而反以之疑古文周官不亦怪乎

或又謂古司徒典教虞書徵敷五教是也自周禮以官強配天地四時因以司徒配地作地官至土地之事遂使司空掌土反無職事不得不虛其一以待後人之補之況天地四時其于所職所名俱參變不合此不特非周公所制幾見三代以前有

此名稱乎

周禮司徒職原似雁雜然古實如此如周語宣王料民仲山父以司徒協旅爲言則實職輿版民衆之事王不藉千畝虢文公陳九狗之法曰司徒五之則又佐農正后稷司空土穀諸事故洪範陳八政并及司徒以兼司食貨諸政故也緜詩遷都專舉司徒司空兩官以度地作室縮版立廟實兩官共之者也然則司徒地官矣其與司空共職土者亦自昔有之不必始周禮矣且周禮既作傳則六職參變或同或異惟所欲爲何必故闕一以示漏紕考周禮出屋壁時已

闕冬官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乃取考工記一篇補冬官之闕其後南宋俞庭椿作周官復古編謂冬官不闕實錯簡在五官之內于是取五官中近似者割取之以別爲一卷而陳深又謂周官六職先王之五職以存體而虛一職以待用蓋司空有官無職董仲舒言大冬積于空虛不用故曰冬曰空如大禹名康公仲山甫名穆公宋皇國父司城子罕其所職未有專屬司空者其言甚辨但補固多事強割五官爲一官尤屬誣罔若謂無專職則又大謬大禹作司空專司治水子罕釋相爲司空獨執扑以巡行版築何

嘗無職解經如此輩盲撞瞎觸經所以亡古書自有闕論語無齊論非孔子不善作尚書亡其半不必可作書者有隱情也

若夫天地四時之名則自古有之楚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時以義和繼之名天官地官此天地之名所自始也至于四時則左傳蔡墨論五行之官以木正勾芒爲春官火正祝融爲夏官金正蓐收爲秋官水正玄冥爲冬官土正后土爲中官而服氏于鄭子論官之註則凡黃帝以雲紀官炎帝以火共工以

水太皡以龍少皡以鳥皆有四時之名如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類歷歷可據而至于少皡以鳥則直有祝鳩司徒鴡鳩司馬鳲鳩司空爽鳩司寇鶻鳩司事諸名見于其時其既有司空又有司事詎謂實一官而兩名以司空掌營造之事既可職土而又可職工一如虞書之有司空又有共工是以周禮于少宰之職于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後不曰冬官掌邦土而曰冬官掌邦事此正與古王命名損益表裏毫釐不爽（大戴禮亦云百度不審立事失理紛）

（司空）而三鄭杜賈諸儒並昧昧不能詎出而至于今日而始得指示以爲說眞可嘆也然則舉世不學千載漆室亦復何易讀周官矣

至若天地四時與職不甚合則亡友張南士仲言之謂天地四時祇以紀數不必牽合職掌以自取閒隙古來無六數之物祇上下四旁謂之六合因借此紀官一如後世以甲乙枝榦紀庫舍之類此亦說之善者觀少皡紀鳥便不必與六合合此可驗也若由禮建天官先六太則直以天官事神五官治民又各不同善讀書者如對琉璃屏一照並徹豈得遮蔽在一處耶

或又謂天官一職既有大小宰二官掌其事矣則宰夫原可不設況宰夫即膳夫亦即庖人也今乃以宰夫列大小宰之次佐掌吏治則爲侵官既有膳夫又有庖人則爲濫役且膳夫最賤隸人天官已爲不倫況位亞宮伯躋之大府諸官之上又爲越職按檀弓杜蕢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而禮防是議是以自罰則明明以宰夫爲膳夫而兩名錯出是爲亂典夫祇此天官首章而開卷如此豈非僞乎

宰夫佐二宰行命令誅賞諸事別有職掌此不過如司徒下之有鄉師司馬下之有諸司馬後世令丞下之有副倅但作佐領並未專擅何爲侵官且春秋原有太宰小宰宰夫三官其稱宰周公者此太宰也公也稱宰咺宰渠伯糾者即宰夫也士也蓋公祇稱爵卿則稱字士則稱名凡名而不字即是宰夫故公羊曰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者也此可據矣且膳夫之賤隸在天官且列之宮伯之下往亦疑之後讀雲漢詩曰疚哉冢宰膳夫左右十月之交詩曰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始悟膳夫甚尊凡天事有關水旱日食則

必及之此眞天職所以周禮斷斷必列之天官之中且其官關係不論卑小觀虢文公引耕籍之典曰膳夫農正陳籍禮一曰膳夫贊王其時三公六卿皆以位列而膳夫公然首執天事未嘗降在大府諸臣後也若謂宰夫即膳夫則不特檀弓有之即周語宰夫陳饗膳宰監之春秋亦云宰夫胹熊蹯不熟要是彼此通稱之名蓋宰夫稱宰膳夫稱膳宰故膳夫亦可稱宰夫檀弓稱宰夫杜蕢春秋即稱爲膳宰屠蒯官名與人名俱不同矣膳夫稱宰夫非亂與猶之屠蒯稱杜蕢非亂人也至如庖人膳夫職同名異亦非

濫役膳夫膳宰固諸經所有然孟子又云庖人繼肉廩人繼粟庖人廩人皆周禮中官名向使周制無此官則孟子又何爲歷歷道之往在湖西講會論春官瞽矇一官寶城高阮懷謂瞽何必矇尚書瞽奏鼓國語瞽告有協風至祇一瞽字而已山陰張南士謂詩云矇瞍奏公國語曰瞽獻典矇誦則亦儼然有矇字何也是以善讀書者必不執一以攻一執所見以攻所未見夫古書滅沒人所不見者多矣兄古人作書絕不類今人作文令彼此適見周史作梓材以告康叔旣有司徒司馬司空則其作酒誥以告康叔必易以農父圻父宏父三名此當周王可妄言周史可妄記哉是必嘗時有此名而世未見也故周公論官祗有周官立政二篇周官有恆稱內政諸官曰不但襲然而常伯常任準人不知何官庶言庶獄庶愼又不知何官然且諄諄告誡曰三事曰三宅曰三俊其歷敘夏禹成湯及文王武王則必三代俱有此官名而世罕見者假使此篇爲古文尚書爲周官經則畢遂而並攻之其廢之久矣人不識周禮蓋亦取立政[illegible]余忠之

西河合集

周禮問二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遠宗姪黃）校

又謂古一官而興名者固不可竊開但官名雖異而職並同者則當去其一如圻父是司馬則言司馬官外不聞又立一圻父官也今地官有牧人則不當又有牛人夏官有校人則不當又有圉人春官有鬱人則不當復有鬯人天官有獸醫則夏官不當復有巫馬如此者不可更僕且周官三百六十屬比之日月星辰之度有成數矣今通計每不止此數大約據宋人所辨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一夏官七十秋官六十六即五官之屬已有三百四十有九則加以冬官勢必又將六十將至四百餘而謂三百六十可乎

官名同異固不可拘然官職同異亦不可定據云牧人牛人不應兩設以爲統言牧則牛已在内可兼官耳殊不知牧不止牛合掌祭祀之六畜而牛人則又不止祭祀之牛有膳牛燕牛犒牛喪牛軍事任載牛原不能兼即有謂六畜雖兼而祭祀則一後世並不設公牛一官尚不患不給况已設其一何必有兩此在周官中原設兩名詩爾牧來思言牧牧人也而國語有牧協職又有犧人薦醴則設牧仍設牛人此非作周禮者可私去也校人亦然在周禮所記職掌原自不同吾姑以孟子觀之昔有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則校人又可兼澤魚之畜不止供馬圉人浴馬專職馬也至于鬱人築鬱鬯人釁鬯則屬兩事雖國語有鬱人薦鬯語此指祭時兼攝者耳若巫馬一官專療馬疾他不可考嘗念論語有巫馬期一人則古以官爲氏此必周時有是官而用爲氏者官固不可造然又敢私去耶

至若周官多人則宋元明攻駁者不下數十家皆人人自誤並無一準今此又誤矣周禮每官各六十此指各長官之屬爲言如後世所稱堂上官者天官稱治官之屬地官稱教官之屬除一卿二大夫外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人此六官並然者六六三十六爲三百六十未嘗贏一亦未嘗闕一也今乃自爲數以漫當之使校官數耶則天官之官約二百一十有奇地官之官除鄉遂外約四百七十有奇春官約四百二十有奇

夏官除輿師外約四百五十有奇秋官約三百六十有奇與諸家所攻駁者無一相合使攷府史胥徒數卯則天官約三千五百五十零地官除門關虞衡無算數外約三千五百一十零春官約二千三百有零夏官除輿師外約二千三百零秋官約三千九十零與諸家所攻駁者又無一相合則自來迂妄非矣且六官諸官不必盡備即各官徒役又何嘗謂如其數則必按其人以充實之如司樂一官有瞽人六百果須六百乎司樂諸徒役共有七百四十九果在七百四十九乎樂者非府史可槩其諸器擣持非識聲者不能將肆亦何所用諸徒役曰此以名工他官亦然假如膳夫諸職共士六十餘人而其爲府史胥徒者且共有四百八十餘人如必具其實則將使濟濟多士充盈庖廚而膳宰非大徵大發公然有四百八十人趨走其間無是事也故旅士之設十應其三徒役之設十應其二此爲恒例且其中有可兼者有可攝者有一設即已者有一設不再設者有時而設時而不設者有但有其名而全不設者可兼者如國語饎人投宮是也可攝者如子產使校人代魚人畜魚應乎詩以牛人代羊人牧羊是也一設即已者如工里官

則設掌舍有盟會則設詛祝有田狩則設甸祝有國儺則設方相否即不設是也一設不再設者如五路之有初各立一官而其後但以齊右道右兼之土方建國都形方正封域於于初開國時設此二官而其後職屬之職方之掌而不必再設是也時而設時而不設者如秋時采荼則設掌荼三時則否夏時采葛則設掌葛三時則否十二年巡狩則設土訓誦訓夾王車而道諸方之土地與誦諸方之事物他年則否是也但有其名而全不設者如庭氏蟈氏蜡氏穴氏硩蔟氏伊耆氏諸官何必有人至于司隸屬中有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各一百有二十人此不過列以爲觀美示服大國使必窮人以實之則將日捕虜四番以充足其數是獄官也

然又有疑宋人皆言鄙可義養都是官鄉遂二職據鄉老職五家爲比比有下士爲比長五比爲閭有中士爲閭胥四閭爲族有上士爲族師五族爲黨有下大夫爲黨正五黨爲州有中大夫爲州長五州爲鄉有卿一人爲鄉大夫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一百

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卿至下士凡三千一百五十六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然止六遂亦然合六鄉六遂當得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向使據孟子王制凡諸侯下士比之上農食九人則此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當食三十萬四千八百四十八人之祿於鄉遂十五萬家欲以供三十萬四千餘人之祿非夢乎

此則人人知攻之其爲說何止此數然鄭氏注校之其爲數亦各不同據比五家設一士閭二十五家設

五士閭士一人黨五百家設百士黨大夫一人州二千五百家設五百士州大夫一人鄉一萬二千五百家設二千五百士鄉大夫一人則一鄉除公半人卿一人外（天子六鄉每鄉一卿即六卿也其有公半人者以天子三公即此六卿爲之六鄉中任命三卿爲公亦分于六鄉每兩鄉止共得一公矣蓋六鄉分三公冢宰司徒爲一公宗伯司馬爲一公司寇司空爲一公而其令則取其下者假以冢宰爲公亦稱司徒公故兩漢之末猶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非古制也見尚書大傳故此以六卿不另設故不列鄉官數內）大夫三人士二千五百零二人合六鄉計之共得一萬五千零五官與所較萬八千九百零三十六官之數全不相合且其官甚卑即名大夫者亦不過邑宰縣長之通稱如春秋稱鄙大夫都大夫縣邑大夫之類雖分中下實非六等大夫也至于士則卑之尤卑不過庶人在官者與府史胥徒之屬不甚相遠雖同名爲士而實則不同如夏官有公司馬不必與司馬同秋秋官有諸士不必與士師同等況旅士至賤即師巫男子在人小子凡執鞭滌器之役皆稱爲士故宗伯目後明列一條云凡以神士者專以其藝爲貴賤之等謂就其技之高低分爲士之上中下此借巫男一例以概其餘絕稱上士亦必不使食上農之食何況中下乃妄據流子粟以下士之祿授之則全謬矣況鄉遂之官過畢

朝廟其所設諸屬徑有不必計祿食者蓋古制鄙褻而編戶之法則未嘗亡也嘗計近代編戶自廂首甲長黨正里老以至鄉約圖總通村大鎮何嘗不挂排編押動盈千萬而四顧闃然並不見有騷擾之跡形于毫毛者是者何也則以其人自爲食而非有他也然則鄉遂猶是矣古鄉官鄉老皆鄉人自爲之故鄉先生每有設教鄉塾觀里民出入乘司鄉飲賓興之事至鄰長閭胥皆舉鄉人才智者以充其任是內司馬命官即取鄉之里老黨正以使之行軍所云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猶之六卿在朝爲官卿在鄉爲

鄉卿在軍即爲軍卿並未嘗有捆外將軍另行推轂之制蓋周官一書總以官不必備四字統概全經舉設官多名而備實無幾况欲斤斤計六等之合無此理也

乃又有宗人共說爲非是者自歐陽永叔暨蘇氏兄弟以下皆云書稱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于衛亦同今周禮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則與周制異矣鄭

氏知其不可乃爲之說云周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舊云一作大九州始皆益之若然則其益封將必有所併與所徙併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不大擾乎况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建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豈可訓乎然則周禮可信乎

尚書分土惟三正與孟子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制相合鄭康成過信周禮必依周禮五等爲牢不可破之經又以武成與孟子王制諸說目爲商制若然則春秋鄭子產對晉問謂天子一圻即千里列國一同即百里徐自是而殺爲七十里五十里其說不可通矣此等無理人人皆能言之殊不知此非周禮本義係康成誤解妄坐周禮而世卒無有爲之暴白者也夫周禮未嘗曰公必五百里侯必四百里伯必三百里子必二百里男必一百里也彼以爲三等分國固有常制然不無特設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賜國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則不能限以百里而就其特設約爲之限大約公不過

五侯不踰四伯與子男以漸而殺而况此五百四百三百以開方計之則五百非千里之半也每州千里以五百分之當得兩公而職方氏曰以千里封公公可有四則以千里開方得爲方百里者百而公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五以二十五而較之百數則其所爲二十五爲一公者凡有四公而百數已盡是公五百里非千里之半也分千里之半爲五百里而又分五百里之半爲二百五十里故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謂食五百里之半而前鄭後鄭各妄爲註解而終不得釋此千古疑案所爲各

拄口而不能辯也四百里三百里亦然每州千里以四百三百分之則侯當有兩之半而伯當有三乃曰有六侯十一伯則以千里開方得爲方百里者百而以四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一十有六伯三百里則其爲方百里者九以一十六與九而較之百數則其所爲一十六爲一侯者凡有四侯凡爲一伯者凡有十一伯而百數已盡故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十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亦三之一謂侯食四百里之一伯食三百里之一雖千里三侯尚欠半侯而約其成數不過如此降而子男則

子分二十六爲四分有餘男分一百爲無所分此皆就其分合而約略計之故據其特設則公地倍半侯伯半倍子男似稍減而計其實數亦相去不遠此其說在夏官職方氏疏與王制正義已明明言之而世不深察也按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之周乎知天下恭統計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以七乘之七七四十九則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爲王畿餘四十八以六乘之六八四十八則分計八州每州應有方千里者六

而于是設法以行之假使有大功者當以五百里之公封之耶則以一千里封公公可有四有次功者當封四百里侯封耶則以一千里封侯侯可有六又次以三百里之封封伯耶則千里封伯伯可有十一又次以千里各分二百里作子封耶則子可有二十五又次以一千里各分一百里封男耶則男可有百如是則卽此五千里而五等之爵已可滿其數卽一州可共得一百四十六國統八州計之當得一千一百六十八國其與周制千八百諸侯已足彷彿而况五百之數祗留其半四百三百祗存其一則每州之中

所設法以待特須者不過十分之三而其餘之定三等以立常制者未嘗乏也又况五千里外尚有一千里未計及耶是以五等分國本造爲設法之例以統數故曰可以之周知天下非謂一州之中必四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賈公彥曰周之制東西二伯耳今一州有四公則四八三十二問周八百年間曾有三十二公否乎恭立國

餞閒田王制曰三等之外其餘以爲附庸閒附庸須賜閒田亦須賜魯頌曰錫之附庸此賜庸也若閒田之賜則自賜國錫土慶地賞地以禮

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謂王之子弟當封者也故宗人之職掌封王子弟之事且分[illegible]族其以與謀比之公卿大夫之三等而公卿在朝以任[illegible]之後又有副田即公卿世爵不必盡賢[illegible]父祿者則又有祿仕之田其爲閒田之所用餘雖不一是以歷官以後尚有封鄉封小都之事雖成國初開祗滿百里因有不滿百里不成國之語而其後以漸加賜如襃王賜晉文陽樊溫原之類春秋地大不盡侵伐致然也故特封之典專待有功若無功縱本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而無所增益王制註云周制有

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職是故也其餘鎮藩要荒雖無封爵而封地之法則亦如之若蕪氏謂尚爵三等至周公斥大九州始益其封爲或併或徙必至大變此由不曉閒田有餘之故而且誤以康成之臆說爲周禮文失之失矣若其稱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若以百乘之家爲方百里則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其說似辨而大不然者十井爲乘未嘗有此傳文也論語道千乘之國解者以司馬法何出一乘計之當得百井出一乘百里之國以開方計

之雖有萬井然百井一乘則萬井止百乘于數不合故包咸註論語謂十井出一乘而何休註公羊傳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包何二儒杜撰無據之言而目之爲傳已可笑矣且揣其意一似開方百里則地小不給而不知開方之說王制有之不始周禮且王制開方統計九州凡千八百國並無一國而以此爲萬乘慮朱人不讀書即歐蘇已然何足怪也

然而前儒攻闢者不一而足胡宏謂王贊同姓諸侯后出雜獻其爲男女之別安在王應麟謂刑止于五而秋官條狠氏誓馭曰車轘此秦法也成周

之制斷不如是黃震謂鈞金束矢先入官而後聽訟此在昏亂之世猶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

此則所謂欲加人罪不患無詞者但未嘗無說周制后夫人大饗出獻明見禮文故坊記云子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因之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古禮今廢明有可據並非周禮倡見也若刑止五刑固是常典故名曰典刑然此外或烹或醢或轘或用在春秋前後多有之故左傳早有轘諸栗門轘觀起于四境諸文何得專是秦法況周禮所云條狼氏誓戒之詞用之軍旅皆也興

一第 [illegible]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6 [illegible]

常制所以明誡尚書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則族誅之刑古不多見而甘誓實有之得毋夏后氏用察法乎至于鈞金束矢則並非汎州之聽訟之人彼謂秋官禁民訟皆以禁民之以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因卽以貨財禁之先使之入束矢束矢者百矢蒞崇之使勿貨而非以貨爲訟也其禁民獄所以禁民之以罪名相訐者故卽以贖罪之重鍰禁之先使之入鈞金鈞金者金三十斤亦以禁之使勿獄而非以獄爲利也是鈞金束矢各有所用未嘗概施之獄訟而讀書不解妄起攻辨謬矣况易之噬嗑利用刑獄其

于六四云噬乾胏得金矢前儒亦有以周禮金矢解其義者雖不必盡合然而周禮之必非杜撰此亦可驗也

至明羅驗義攻古文尚書兼攻周禮有云書曰虎賁綴衣趣馬小尹百司庶府詩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皆中朝官也若三百六十屬隸冢六卿則王無親臣矣及讀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典冊赫然與大司徒並此豈爲人屬者哉

此其不通者周官三百六十官以其屬六卿而便謂非中朝官非天子親臣則今六部并諸寺有屬官皆非中朝官乎况周官三百六十屬每官六十皆指大小卿僚屬爲言如後稱堂上官屬者並非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膳夫左右諸有名字之官乎前已明言之此皆二鄭誤解後儒誤訐者况天子親臣謂大臣正六卿也六卿之外凡諸有名字官並不得稱親臣與六卿並者謂太僕正與司徒並則太僕正一官之長也此親臣也至左右攜僕卽屬官矣今謂左右攜僕膳夫左右皆中朝官皆不得爲官屬則欲于太僕正外另開一左右攜僕衙門與太僕並于宰夫外另開一膳夫衙門與六卿並不大亂乎

但周禮之出在東漢儒者卽有林碩字孝存者謂孝武迺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惟鄭康成嘗信周禮爲之條答而惜其說皆不傳向使林說能行當必有異于宋明之儒之攻之者兩賢相阨不必康成是而孝存非也

林孝存在漢世未嘗有聞祇以攻周禮得名則其所攻者自必有出入思表爲俗儒所不能道故十論七難何亦竟以不見爲憾及觀賈公彥疏則偶有數難竄入釋義急取驗之爲之大驚此何等人而可以難周禮然後知周禮明大雖攻者四集而東滲西漏仍

無畔岸秦漢以後所藉之以略見周制者皆有此書不可不察也據賈疏于春官女巫之職有云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烖林鄭問答頗詳而惜其文多沿訛不可卒讀夫以周官至煩重其大事可議何止什伯而辨及女巫已可笑矣且七難未備其在隋唐間尚能傳道周悉如此節則此一節當實可發人悟思者而不意其言猥陋全不足道據云國有大烖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謂不宜哭也又云哭者哀也歌者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烖請哭則不宜歌也又云烖而樂之將以何請孔子曰哭則不

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謂哭而歌則非所請也而鄭答云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烖害不害穀物謂日食與旱暵不同于民無困不烖害穀物故不宜哭也烖不然也又云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而歌詩云云謂旱暵之禱即是求雨故需歌也又云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謂原有詩歌也又云考異郵集二十四旱云云皆呼嗟以成發氣謂此皆大災可歌哭也又云多災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誂歌亦謂樂非謂歌亦有非樂者也又云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

事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此云歌者憂愁之歌如雲漢之詩非此之議謂論語所記者以歌哭二事恐哀樂無常故爲戒耳今歌是憂愁則歌即是哭非二事也就其問答則林謂鄭伸固不得言然鄭于此答支離迯閃殊未俊快凡林所發難不過謂雩不宜歌哭且歌哭不宜並用耳夫雩不宜歌哭則兩言決之雩者吁嗟之祭也吁嗟者哀嘆之發聲即哭也月令仲夏之月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而用盛樂盛樂者師巫之歌舞即歌也若夫歌哭不並用則無禮尤甚試問其所難者伊何人巫也巫則以歌哭爲能事不讀

易乎易之中孚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夫中心相孚有何疑貳而鼓罷不常歌泣並用至于如此以爲此中孚者上巽下兌兌者澤也而夫子說卦傳曰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是內卦爲兌原有女巫之象而六三爲兌口則正值女巫口舌歌哭並用之際是以鼓罷不常歌哭雜見則是女巫之職正以此著周禮是文直通周易而孝存不如康成亦未曉旨人將馬千載一轍吾故曰漢儒通經而未精究後此者此非妄言也

又夏官制軍之法賈疏云鄭答林碩爲三萬之大數

者以實言之也此則林難與鄭荅俱不詳蓋祗此一語又不可解然推其意大約林疑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説謂魯係次國當得二軍何以魯頌有公徒三萬之文故鄭以大數荅之謂魯原有三軍春秋書作三軍舍中軍者非其實也惟三萬者係三萬七千五百之大數乃是實耳實卽公徒三萬係千乘之國每三十人爲一乘之數非軍制征軍之數問與荅俱未是也又鄭荅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推其意似林疑周禮軍師之稱謂古稱六師無稱六軍者故鄭以大名解之此則更殺隘不足道者春秋

襄十四年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則顯然以軍名且顯然有大國三軍之法故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而以是相難劣矣若國語萬人爲一軍亦舉成數而言之非有異也

然而書詩易三經則禮記多引之周禮儀禮禮記三經則詩書三經並未道及卽孔孟二書其論經多矣然未有論及三禮隻字者何也

此予之所以疑此書爲戰國人書也然此書爲戰國人書而其禮則多是周禮當讀大戴記朝事一篇其中所載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職方射人諸職全是周禮原文所差不過一二字考是時三禮未出大小二戴于儀禮則直受后蒼曲臺記立二戴之學于禮記則尚未有定當時見于西漢書府者僅有二百餘篇而周官一經則未之見也乃大戴所錄則儼然有朝事諸文在周人言周禮者與今周禮相同此豈戴德見周禮而附會之抑亦李氏上周官經時竊襲此朝事諸文而增入之也然則周禮果周制其爲周末言禮者所遍見當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內則一篇亦有凡食視春時凡和春多酸及牛宜稌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春行羔豚膳膏薌及牛夜鳴則庮十句

與周禮文全同所差不過古今文一二字閒此必當時言禮家所習言習用故彼此並出全文不易斷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見當時書多所傳禮記外原有孔氏學七十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載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典而惜其書無一存也

周官辨非序

善治莫如省官善政莫如薄斂古今圖治之本斯二者而已凡見諸詩書所載先王之政俱昭然可考惟周官一書所列官冗而斂重即末世亡國之弊亦無過此者前輩爲本戰國陰謀之書及東漢末年其書乃行至用其學而見諸實事古今惟二人一曰劉歆一曰王安石歆始以進于新莽于是建爲周官經置博士而莽遂據此立公卿大夫士日議設官行五均六筦市官賒貸至毒流四海而莽遂亡安石以進于神宗於是作爲三經新義上匹詩書而安石遂創立三司條例官日議理財市易均輸害延中外蔡卞繼之而前宋亦亡蓋是書之足貽人國而兩人學術徒足遺笑千載斯誠可哀也已

吾友萬子充宗最精於經學生平於六藝之文辨若秋芒盡發其義更取周禮一書條舉件繫極辨其非凡五十餘篇大畧惟官冗而賦重此則其爲害之大者也充宗意謂劉歆初用此書以媚莽顛倒聖經忠孝墮地已彰彰耳目不意數百年後復有一王安石至謂其法可施于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其於周官一書欲盡舉而見諸立政造事竟若不知前此有一新莽國師者今特爲辨非一卷使天下後世讀之曉然知此書一用之爲劉歆再用之爲王安石其效可見已若此從此安石之後當不復更有安石而益知惟五經可以治世學術淵源一歸於正斯則其功在百世者也是爲序同學李

鄴嗣杲堂拜撰

周官辨非

四明萬斯大充宗學

世稱周禮周公所作。吾家魯史克有言。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觀周禮無此言。則知周公之周禮已亡。而今之所傳者。後人假托之書也。先儒信之者什七。疑之者什三。祇緣周禮二字當頭。且知就周禮言周禮。儱侗讀過。不加精析。遂驚嘆其學貫天人。經緯萬事。推與儀禮禮記並立爲三。愚則謂此書所載。止詳諸官職掌。其法制典章取校於五經論孟。殊多不合。夫不合於五經論孟。則是非有在。參天下是非。有一定無兩可。以周禮爲是。將以五經論孟爲非乎。使其不合於五經論孟。而所措施者無傷於國體。無害於民生。即不置是非焉亦可也。乃其猥瑣不經。措克無藝。一由其道。喪亡之至如影隨形。迂儒猶曰此周禮也。無可議。或且曰此不善用周禮之過。非周禮之過。嗚呼。震於虛名。而忘其實禍。直謂之無是非之心可也。不特此也。吾就其本文詳析。多自相謬戾。獘害叢生。不可一日行於天下。周公之書。決不如此。故斷然還其名曰周官。諸不合于五經論孟者。取而辨之。得若干條。雖然。置其非而存其是。典章法制乃有可觀。即謂予非周官爲是周官也可。褐寛甫大書。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

聖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絲毫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關市之賦。厲民之甚者也。周公制禮。其肯筆之於書以爲常法哉。昔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武王有天下。奉行不變。故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曰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言無橫斂也。復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期其法祖而無橫斂也。使賦及關市。寧非橫斂乎。吾以是知周官非周公所作決也。昔孟子言仁政。曰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嘗悼虐政之害。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使周公時已賦及關市。則已爲暴矣。孟子何以有古今之嘆哉。舉末世之獘政。誣聖人之制作。流毒當世。貽禍無窮。爲此言者。古今之罪人也。

㪉人凡㪉征入于玉府

鄭司農云。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按古者澤梁無禁。文王之政也。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王制之言也。皆不聞有征。有征自戰國始。何以知之。觀孟子與齊君言王政。而舉文王之治岐。則知其時之有征。有征則取之無時亦無限制。而所謂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夫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之令遂蕩然矣。故孟子爲梁若陳王道。又曰數罟不入洿池。今稽㪉人之官。胥至三十人徒

至三百人馬融云池圜取魚處多也然則𩡧人自取足供王國之用奈何復以征爲哉

大府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此明以逆欲導人主尤爲不經吳澄氏曰西旅獻獒非出於武王之求亦非武王之好召公且諫以爲玩物喪志况聚財而冀其餘以爲玩好之用周公肯建官掌此道人主以縱欲如此哉越裳白雉且郤而不受吾於是知周公之心矣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鄭註曰奄稱士者異其賢某按奄人自宮之人也爲內

小臣以供宮中之使令不得預外廷之事即令賢而有功厚其賞賚可矣安得假以士君子之名而稱上士也哉夫天子之上士其命三其受位其祿視子男秩非卑矣以加奄人不甚羞我士君子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奄人而假以士君子之稱名器之濫極矣噫

地官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

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先鄭（衆）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後鄭（玄）云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賈公彥曰昔武王遷鼎于洛欲以爲都迨周公攝政以岐鎬處五岳之外於政不均故東行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故更以土圭度景求地中其度日景之時並立五表于潁川陽城置中表中表南千里北千里東西千里各置一表表皆八尺夏日至晝漏半南表景尺四寸不及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南故景短北表景尺六寸反過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北故景長又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

已得夕景西表日尚未中仍得朝時之景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不堪爲都惟中表當夏至晝漏半其景尺有五寸與土圭等故謂之地中於此地中建置王國愚案左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乃武王之志周公繼而成之非以土圭測知爲地中而營之也非惟周公即武王當日之言亦以其形勝可都初非以其爲地中也獨召誥有土中之說乃指四方道里均平其所以知爲土中者蓋因營洛時四方民大和會就工之服必相與語及敝行之久近因知道里之均召公聞之遂以之入告于

成王耳先儒謂周公于陽城立表古蹟猶存吾未敢質言其立自周公與否即果周公所立亦因召公上中之說更加審定而爲之耳可知也若謂必測以土圭而知爲地中。則當未測之前茫然大地何從遽定勢必使人分馳四出。徧植表圭需日至以求中而且南北之中以土圭爲率。過不及者非中。而景適合者爲中其中猶易曉。東西之中。則或偏于東或偏于西者各自有日中而日中之景。皆可得與土圭等。其中爲難見故知土圭求地中斷斷必無之事也且就此條本文所謂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亦是既得地中因推之四外其日景必有長短朝夕之殊其地即有寒暑陰風之異賈氏不察傳爲五表並建之言果若是。是周公于求中表之時更使人四出分馳並植表圭其如中表未定。千里之外豈能一一預擬其處即中表既定東西南北各違千里豈能一息遽閱又況中表既定必令四表遙相直對弗令分毫偏側。又必令晝漏半時中外五表遙相呼應不致有一息之差。而後能知夫景之爲短爲長爲朝爲夕然試觀天下。安有東西南北方二千里無山陵城郭之平地也哉一尺五寸之土圭八尺之表外四表之各去千里者。不皆鳥飛直道。稍有間阻即不得其平而日中必當午初正之交。爲時無幾中表四表呼應不聞各自爲日中。而不能相通于一息之頃故知五表之說益怪妄而無據也然則立表測景古無其事乎曰歷家求分至乃有此法故考工記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所謂致日即堯典南交致日以正仲夏之事也所謂土地則王制司空度地居民之度蓋以土圭之長短爲度之準也。豈以此求地中哉又匠人建國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蓋建國者既求地以縣而得地之平更測日景以正東西南北亦非爲求地中也○唐開元十二年命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强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愚按此測晷之法即土圭正日景之法也然但測日晷之長短而非求地中但測南北之晷而不測東西之晷有以見測景之法非因建都而設而南北之晷既有長短之分不必更測東西也又其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而晷差至一尺五寸二分則所謂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豈足據乎然則其測之者何爲也曰節氣時刻遲速不同非是無以知之也○吳氏曰先儒謂此爲周公營洛邑之

事夫周公雖營洛成王未嘗居之至犬戎之難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畿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也且先儒謂陽城爲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爲都何邪蓋作周官者見召誥有土中之言故爲此說而先儒因之附會不知所謂土中者謂道里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求地中則書載營洛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特云卜澗水東瀍水西何嘗如此經之說學者知成王未嘗居洛自知地中之說爲非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

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按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言周室班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適與武成合王制言制祿爵亦與孟子同獨此文言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何其與諸經傳無一合邪其爲誣妄不辨自明就所言五等封疆以開方法計之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一十六方三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九方二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四先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所自食租稅于本文似順然地大者食加豐地小者食加儉則爲不均後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貢于天子天子所食之租稅因借土均一易再易三易爲言於本文若不順然而地廣者食即多地狹者食即寡爲得其平要而觀之皆隨文穿鑿爲說不能取衷于經傳者也又先鄭謂公之半侯伯之三之二子男之四之三皆爲附庸則附庸多于正封後鄭謂附庸在封疆之外惟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且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夫同方百里之地也然則附庸封疆與男同矣男何以亦有附

庸乎賈氏附會其說謂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成同則附庸又何其多邪皆不根之說也蘇子瞻曰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邪子產有言古者大國一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有以也王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吳氏曰孟子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孟子指地則包田而言之王制指田則止于田而已然王制之末則曰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然則百里者非指田而言之乃包地而言也孟子之文是矣今曰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與孟子之言大異不足信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按周官之制王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各五百里王城外五十里爲近郊五十里至百里爲遠郊即六鄉也載師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百里至二百里爲郊甸即六遂也載師謂之甸地公邑任之二百里至三百里爲家削載師謂之稍地大夫采邑任之三百里至四百里爲邦縣載師謂之縣地卿之小都任之四百里至五百里爲邦都載師謂之畺地公之大都任之此條詳六鄉官制每鄉五州六鄉凡三十州也每州五黨一鄉凡二十五黨六鄉則一百五十黨也每黨五族一鄉凡百二十五族六鄉則七百五十族也每族四閭一鄉凡五百閭六鄉則三千閭也每閭五比一鄉凡二千五百比六鄉則一萬五千比也嘻六鄉之中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上士七百五十中士三千下士一萬五千何官之多也因稽六遂之制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遂有遂大夫中大夫爲之凡六人縣有縣正下大夫爲之凡三十人鄙有鄙師上士爲之凡百五十酇有酇長中士爲之凡七百五十里有里宰下士爲之凡三千鄰有鄰長不命之士爲之凡萬五千嘻抑又多矣更考五官中官之有定數者卿十七人（冬官不數）中大夫三十二人下大夫百十三人上士二百四十五人中士七百八十六人下士千四百四十五人合之六鄉六遂總爲三公三十二卿中大夫六十八下大夫二百九十三上士一千一百四十三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下士一萬九千四百四十五不命之士萬五千而又有有命官而無定數者如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中山下士六人川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之類不知當幾十百也而又冬官亡闕其爲卿大夫上中下士不知又幾十百也有官即有祿周官則以稍地任大夫之采邑以縣地任卿之小都以畺地任公之大都矣然以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推之即數王畿猶不足即如王制所謂天子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推之亦恐未足以給也又況中士下士如是其多而府史

胥徒之屬且不下數萬將何以畀之故吾謂官多則糜祿糜祿則財匱財匱則聚歛聚歛則病民嗚呼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大學生財之道也作周官者曷亦思之乎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鄭司農云征之給公上事也愚按養老之典王政所先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其所謂養老者制田里敎樹畜使庶人之老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且謹庠序之敎俾斑白者不提挈如是而已養老始於五十者人生四十爲强四十至五十則强之極極必衰故王制曰

五十始衰衰則當有以異之故王制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又曰五十異粻六十宿肉又曰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祭義亦曰五十不爲甸徒先王之世其所以優老者不一言而足豈尙使之給公家之事乎春秋戰國兵革不休民力大困至有役及五十六十者而作周官者遂援以爲制多見其僞也

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按檀弓曰夏后氏尙黑牲用玄殷人尙白牲用白周人尙赤牲用騂此言三代所尙其色不同也槩言牲而不言其所用則凡祭牲皆然故不別異也就周而言郊特牲云郊祭牲用騂是祭天用騂也祭法言燔柴太壇瘞埋太折用騂犢是祭地同用騂也周書成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祭先用騂也孔子曰騂且角山川其舍諸是祭山川用騂也由是推之周天子之凡祭無不用騂可知矣蓋牲之所異者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如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乃其差耳若用騂必無或異也此牧人之文因祭有陰陽之目于牲卽有騂黝之別旣爲不經而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犬類月令四時所乘

所駕所衣所服各隨方色而不同周公之制豈若是乎又曲禮曰天子以犧牛祭義曰天子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于是取之註家謂毛色純而不雜曰犧則天子雖外祭亦用牷不用尨也

載師凡任地國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故公劉立國徹田爲糧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後王遵守未常有過此者迨乎春秋兵賦繁興國用不足乃重歛以病民如魯之稅畝在宣公之時鄭之丘賦在昭公之世十二之始經傳昭然則知前此

皆十一也循鄭之制即周之制豈周公之時已有加於十一哉今載師任地惟近郊十一遠郊則不及七而一甸稍縣都皆十二鄭註謂輕近而遠近者多役也嗚呼吾聞禹貢甸服之制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民之納賦遠者勞而近者逸故爲之別其精粗以均其力未聞輕近重遠有加於十一也然則載師所言豈待辨而知爲聚斂小人之說乎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此力役之征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則有天下者力役固不能無要當有限制使民不困故孟子又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使如此均人所均一旬而用民三日則三時之害者多矣民力幾何安能盡力於農畝其不至民有殍而父子離者幾希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洵聖王之制萬世不易之經也鄭氏本王制以訓周官而謂旬爲均雖救其失而實非均人本文之意陳祥道反據均人而謂歲不過三日非周制何其謬哉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按過而殺傷人者註謂其無本意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此即舜典所謂眚災肆赦宥過無大呂刑所謂正於五過之意其言是也又云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云云則非周公之訓夫殺人而出於過誤官可以原其情子弟或可以理遣故不得言讎而民可以共成之此既言父之讎兄弟之讎君師主友之讎則非過也乃故也舜典曰刑故無小況殺人之罪乎叔向據皋陶之刑曰昏墨賊殺所謂賊者指殺人不忌者也今曰君父兄之讎非殺人不忌者乎奈何其不歸諸司寇而反和之邪據秋官朝士職曰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則知有讎者必無不報報之不得而以聞於官則殺人者死吏無辭說今調人和難而使之辟殺人之賊幸免于戮是教人殺人也其何以訓如謂其可疑而赦之邪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言讎則非疑也如謂賊繇權勢而罪當原邪則卿大夫獄訟斷以邦法者大司寇主之以八辟麗邦法小司寇議之調人固掌司萬民之難者也作周官者見曲禮檀弓於父之讎言不共戴天弗與共天下與昆弟交遊之讎言弗與共國遂謂讎可辟而以調人主之不知讎非不可辟特不當官使之辟自辟則爲子弟者縱未能即報而處心積慮猶冀伸於一日

官使之辟則玩法縱佚明示爲子弟者以不得報也嗚呼誰無父兄忍令其抱恨終天致嘆於莫可如何之地也哉且父兄師友之讐雖古今之通忿猶一人之私怨也至於君之讐乃弑君之賊也齊田常弑君孔子魯人猶爲請討如是而亦可和亦可辟則禮當不言在官者殺無赦孔子之春秋可以不作矣彼又見哀周時弑君者屢見而討賊者不多有如趙盾弑君左氏傳爲越境乃免之文遂指之以爲瓜父而豈知其非周公之法哉又曰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是不罪其殺人而罪其弗辟也進退兩無所據矣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賈疏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當禮乃得爲配奔者不禁實非正禮恐按奔者不禁之言敗禮傷教之尤者也信周官者謂古人六禮不備曰奔是月男家貧不能備禮或女家父母不備難於久待者官許之奔愚謂古無六禮不備曰奔之語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此言蓋爲女子設戒當待聘而行不可私奔而往非爲貧民無妻者開捷徑也其所謂奔雖與鑽穴踰牆者類有如此者國人皆賤之周公顧制之爲禮乎內則所以言此者女子雖至愚必不樂爲人妾故妻曰娶妾曰買奔則與買者同何其賤也聘者男先女奔者女從男男先者爲妻女從者爲妾何其醜也以可賤可醜者立其防使女子知所以自立今媒氏言奔者不禁則是奔亦爲禮矣果爾吾不知桑中之詩何爲而刺奔蝃蝀之詩何爲而止奔豈詩人反惡行禮之人邪大車之篇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奔果得爲禮何所畏而不敢邪就如所言男家貧不備禮何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女家父母不備然已居喪再期年及成人爲日已久矣何獨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若謂女父母新喪無所倚依勿遽適人此末世陋俗先王時鰥寡孤獨皆有養必無此事若謂親喪方闋年已成人而遽適人則喪終者嫁娶原不拘中春

之令又何爲而遽奔乎愚撿舒禮意大約禮不下庶人昏禮之備六禮爲士以上言之庶人之能備不能備聖人亦不之責媒氏爲萬民而設庶人之昏娶必由媒氏由媒氏者曰會不由媒氏者曰奔會則爲禮奔則爲私其言中春令會男女則及時嫁娶能備六禮者在其中即貧不能備者亦在其中也其言奔者不禁則作周官者見周末時俗有男女相誘如溱洧詩所云者而官不禁誤以爲周禮固然而遂筆之不知其大亂先王之教也嗚呼三女奔而密滅奔果得爲禮乎哉又按三代盛時井田法行無不受田之家庶人無甚富亦無甚貧者且昏禮惟納徵用束帛儷皮餘禮皆用雁其費財也

有節不若後世之繁縟古人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束帛有所出二之曰其同言私其豵則儷皮有自來應人宜無不能備者即有不備亦必行媒而後知名必授幣而後交親特以草野樸略行禮或不能如士之周（用以告君月之類）然必不因此而遂謂之奔也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其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奔非自獻其身乎大要奔之爲言皆牽於私意匆遽趨赴無復禮儀節文故軍敗而走曰奔諸侯失國大夫得罪出亡皆曰奔而女惑於男亦曰奔奔而爲禮是放僻邪侈者無非由禮之人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豈聖人之爲多事矣乎即媒氏本文惟中春不禁則未嘗

不知奔之不可恒而餘月禁之也使果常禮而可禁乎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云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按昏義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先王於夫婦之道生則教之有別死則勉之有守故節義風行而淫僻不作世衰道降鰥寡復求配偶禮雖不之禁要當各如其志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柏舟之詩志之專一即父母尚不能奪今乃取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使鰥必再娶寡必更嫁人謂可使無怨曠吾恐節義之風微矣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

此媒氏聽之也媒氏不有媒氏之官府乎何爲於亡國之社邪且媒氏主男女之昏即其所以聽之既足以懲姦復足以儆衆今乃聽之於社無論非聽訟之所不疑于瀆神乎註謂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明不當宣露夫帷薄之醜業形之訟矣又安有不宜露者哉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此王政也司市言凶荒札喪則市無征知非凶荒札喪皆征矣豈周公之制

　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武王克商之後放牛歸馬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則知太平之世有天下者尚不輕

言兵器矧敢粥之于市乎故王制曰戎器不粥于市兵車不粥于市此質人所掌及于兵器春秋戰國時事也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註云布泉也絘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罰布罰犯市令者廛布邸舍之稅愚按此廛人所掌言利析秋毫矣民無所措手足矣其何以堪乎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皮角筋骨屠者之所爲以資生者也而亦斂之噫敲民骨取民髓是不留一毛之利於民民何樂乎有生

肆長斂其總布

疏云、罰無肆立持者之布、嗟乎、斂布已非矣、無肆立持之人。負販之徒也。何罪而不免罰乎。桑孔不如是暴也。易大傳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是觀之、先王之世、即市道之交、亦坦坦夷夷、無虞無詐、何其盛也、周官於市、司市下大夫二、上士四、中士八、下士十有六、質人廛人皆中士二、下士四、府史胥徒凡二百、胥師賈師皆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肆一人。一市中。官與庶人在官者、不下數百。紛紛擾擾。刑斂商民。囂市。有虎矣。

泉府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操奇贏、權子母、此商賈賤丈夫之所爲也、王者以天下爲家、而錙銖取息於民。無論是爲民病也。其如國體何。憶、王莽計贏以受息、安石青苗而敗宋、其禍蓋本於此

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一商也、市征之、關征之、門復征之、一門也、出征之、入又征之。商苦于頻征、不得不增其直。直增而售者病。然則非特商困也。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關市之賦、愚已言其弊於大宰職矣、已讀司關職、云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此何異禦人於國門而奪之者乎、商人逐錐刀之末、得寸則其寸、得尺則其尺、豈樂輸稅于官、惟我行寬大之政、譏而不征、則天下之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熙熙穰穰于茲、稱盛奈之何征稅以困商、商困而思辟稅、或有不出于關者、即舉其貨、罰其人、是不以商視商、而以盜賊視商、而已即以盜賊之行待商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按周官於六鄉惟見軍法、無田制、此遂人惟見田制、無軍法、說者謂鄉遂互見、是也、考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註謂此造都鄙法、大司徒制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皆與鄉遂不同、夫都鄙與鄉遂不同者何也、周官之法、六鄉始於五家之比、六遂始於五家之鄰、其於都鄙、則不若民家之數、故井牧田野、獨行於都鄙、而不行於鄉遂、蓋井田以

九爲數、行於都鄙。則民室可以相通。以（無比隣法也）行於鄉遂。則一比一隣同井而夫不足。二比二隣同井而夫又有餘。故遂人別立鄉遂之田。而爲十夫有溝之法、（詳下十夫辨條）

按孟子言周制、必曰百畝而徹。又曰鄉田同井。言餘夫必曰二十五畝。何分鄉遂。何分都鄙。今周官遂人之辨土、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分。此即與都鄙之不易一易再易者同。無足異也。即都鄙之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雖與孟子言不合。然因田之肥瘠。以爲授之多寡。在孟子或言其畧。而司徒則盡其詳。亦無足異也。獨此鄉遂之授田。上地百畝之外。益以萊五十畝。餘夫之受田。皆同於正夫。不思六鄉之地爲方百里者四。方百里者爲田九百萬畝。（見王制）六鄉合得畝三千六百萬。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田止二千四百萬畝。六鄉民七萬五千家。如遂人法。通上中下地。三夫授田六百五十畝。當夫一千六百二十五萬。止餘七百七十五萬畝而已。餘夫或有或無。或多或寡。通計一家一人。授田如正夫。亦當夫田如正夫之數。給以分餘之田。尚少八百五十萬畝。是不必計及六鄉之內。尚有官田士田宅田之類。而已見其制之誣罔矣。鄭氏爲之說曰。上地有萊。所以饒遠。六鄉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其意亦若知六鄉田不給。六遂地廣而遠。故上地加萊。所以饒之。鄉田不足。給餘夫遂者。公邑使之出耕。不思軍法田制萊云鄉遂互見矣。何以獨饒于遂邪。謂之餘夫。必未成夫者。且鄉之比閭族黨州鄉。與遂之隣里鄼鄙縣遂。秩然如不相通。矧弱之餘夫。豈反出耕於遂邪。况遂地雖有方百里者十二。而公邑任焉。以近郊遠郊之例推之。大約以其近于鄉之五十里爲六遂。而外五十里爲公邑。是六遂雖差廣于六鄉。（約方百里者五）而正夫餘夫之田猶不足。（實田三千萬畝。民家如六鄉之數。當分三千二百五十萬畝。少二百五十萬畝）彼公邑自有公邑之民。其田亦止自給。即有餘。亦及于六遂耳。何能遠及六鄉哉。故予皆不之信。一以孟子之言爲斷、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與此遂人所言不同、合而觀之、則匠人爲可據也、夫周人百畝而徹、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分之九夫、而取其十一、自畿內至諸侯之國、莫不皆然、匠人所治、始于田首之遂、終于同間之澮、皆以九爲數、與井田之制相符、遂人所治、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

皆以十爲數。質與井田之制不合。蓋周官與考工各自成書。遂人之制。卽襲匠人爲文。而故變九爲十。以示其特異。鄭氏不察。註遂人指爲六遂之溝洫。註匠人指爲畿內采地之溝洫。且匠人註。有云周畿內用貢法（指鄉遂）邦國用助法（指都鄙）朱子因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永嘉陳氏謂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牽二書之不合者以傳成其說。皆不卽有周田制以定其歸。愚謂周承殷後其田卽殷之田。溝洫卽殷之溝洫。蓋殷末暴君汚吏慢其經界。武周起而修之。以復井田之舊。觀小司徒職。亦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云云）則畿內之田。

安有非井授者。夫豈獨於鄉遂之地。悉更井田之舊。而爲十夫之制也。遂人十夫有溝。大戾小司徒之法。鄭氏屬之鄉遂。而以匠人爲都鄙。故于小司徒亦註爲造都鄙法。玩周官本文。何嘗云造都鄙哉。又小司徒註云造都鄙。經立其五溝五塗之界。遂人註。復謂畿內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若是則并都鄙亦十夫矣。其說不自相戾邪。且匠人之法。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達于川。遂人之法。亦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至于川。安見遂人之爲鄉遂。而匠人之爲都鄙。今取兩法以考于井田。實有合有不合。則匠人之文。卽謂與小司徒相發可也。遂人雖司徒之屬。又安可爲據哉。或者以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

本于孟子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言。夫滕地五十里。止畿內四百分之一。孟子就井田已壞之後。姑別野與國中之便者而爲之制。如謂野爲都鄙。國中爲鄉遂。試問五十里之國。何由而克備王畿之制邪。奈何據此而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耶。陳及之知其失。謂周制井田通乎天下。無外內之異。是矣。又云匠人九夫以方言之。遂人十夫以直度之。其實一制也。是亦重違周官而未能定其歸耳。或曰。夏田五十。殷七十。周百畝。多寡殊矣。今謂周之田卽殷之田。溝洫卽殷之溝洫。果有據乎。曰。帝王之興。首立度量。三代授田異者。尺步廣狹不同。故數有多寡。非七十有加于五十。百畝有加于七

十也。如果代有所加。則殷周既有天下。必取夏殷之田。悉爲紛更。勢且至于塞溝洫爲田畝。破田畝爲溝洫。督責廹促。疲勞怨讟。普天之下。無一得所之民矣。湯武聖人。豈若是乎。易曰改邑不改井。此之謂也。曰。三代尺步不同。亦有據乎。稽之于古。舜之卽位而巡狩也。同律度量衡。武王之有天下也。首謹權量。故大傳云。聖人治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易服色。皆得與民變革者也。既可變革。則三代尺步之不同。又何疑哉。且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所謂古。指殷時言。所謂今。卽指周言。殷周步皆六尺四寸。（司馬法言六尺爲步。蓋後世尺更廣）

（故步之尺寸不同）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應之已得八尺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短于殷步一尺六寸故殷之百畝爲周之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王制文說）等而下之殷之七十畝爲周之百畝有奇明矣夏之尺步雖不可考然殷已廣于周矣夏之廣于殷不從可推而見哉曰問徹法八家同井今謂分之九夫何也曰夏時貢法一井九區區五十畝分之九夫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殷之助則一井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外八家各受一區俱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至周之徹則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獲之十一蓋徹之爲義取于上下相通且通乎夏殷之

法也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歲爲常是通乎殷趙岐孟子註謂周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不已知一井之爲九夫乎故孟子所謂八家同井而同養公田者殷制也小司徒及匠人所謂九夫爲井者周制也鄭註小司徒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則亦知周井之非八家矣曰如子言則周無公田矣詩何以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乎曰民田非自有而悉受于公則私田皆公田也君雖不有公田而就私田十取其一則公田即在私田中也古者君以足民爲心故省耕省斂而行其補助民以急公爲念故願天雨于公田而遂及其私于此想見君民一體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意所謂上下相通無公田之名而有公田之實徹之所以善也何徹而亦有公田孟子既引此詩不當云惟助爲有公田矣然則孟子何以云雖周亦助乎曰時井田已廢徹久不行孟子勉滕文以復古因舉其最善之助以爲言而又恐其疑非祖制而行不力也故就詩言而曰雖周亦助以堅之亦斷章取義之意也蓋徹法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非乎孟子曰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八人中七人中次六人下五人則知力有勤惰即獲有多寡若通力均收惰同勤獲是使勤者徒勤而惰者幸安于惰矣其何以勸乎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卝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掌荼掌以時聚荼

徵野疏材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

按山林川澤民之所以取材用也或恐其不時而入則物或易盡爲之設禁以守之特數有司之事耳曷爲而官吏若是其多乎既官吏若是其多則凡山澤之所出足資國用者宜取之可矣曷爲而賦于民乎嗟乎虞衡等之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復物物分斂之數十百官吏結罔羅置陷阱于山澤之中民生其間眞一步不可行一物無所有纍然桎梏之人耳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豈其然哉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按王制云天子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周時時祭正禮大宗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則本天保詩禴祠烝嘗而爲文也詩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今繹其詩實武王時所作而禴祠烝嘗實諸侯之禮武王既有天下詩猶言諸侯禮者武王未受命未及定禮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始永爲定制故武王時詩猶以諸侯禮言之作周官者遂因之而不改也世儒不察泥詩及此文謂天子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王制所言爲夏殷之禮周則以禘爲殷祭紛紛其說莫可適從愚歷攷經傳詳繹禮文天子每歲一大禘行于午月以合遠祖近祖故亦曰大祫蓋即四時祭中特大其禮未嘗別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祫如先儒之說也礿禘嘗烝爲天子之祭而王制諸侯之祭與天子連文者周衰禮廢諸侯僭禘者有之記者不知其非而并著之耳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按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朝與覲不同也

穀梁及王制並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儀禮載諸侯之見天子則惟有覲禮是朝又爲天子諸侯相見之通稱而覲獨行于天子吾爲就儀禮攷之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下乃云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以受覲知所謂乃朝即指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朝也又曲禮所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亦在此時蓋行覲之日天子自路寢而出先至于宁時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及天子入廟當依乃覲故覲北面而朝東西面覲有拜稽而朝則無之惟然故朝下通于諸侯而覲獨行于天子經傳或言覲或言朝義可相包禮非分見也

果春朝秋覲豈春時諸侯獨廢拜稽之節哉至於宗禮畧不經見惟爵爲文昭之長兄弟宗之故滕人曰吾宗國魯宗之言主也夫豈朝見之名哉若以爲尊天子也而謂之宗則天子爲天下共主無或敢不尊之而獨不得而宗之彼諸侯繼世公子尚不敢宗嗣君而別有大小宗之法況天子之尊者乎作周官者見禹貢有朝宗之語而沔水詩因之遂以宗爲見王之禮豈知書言江漢朝宗猶其言灉沮會同也灉沮二水會而同入于澤故曰會同江漢宗于海而歸于海故曰朝宗非有假于見王之義也先儒不察反援此文以釋書則是夏時已有宗禮矣果夏時已有宗禮則其來已久何以諸經傳不一見乎夏見曰宗無是理也古者諸侯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故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非見天子之稱也春秋時諸侯多私爲之約以爲不期之遇故凡書遇者皆惡無人君相見之禮諸侯之於天子何如者而敢爲不期之遇也哉冬見曰遇亦無是禮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此言摯也按曲禮曰凡摯諸侯圭不別言子男璧是子男同執圭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先儒據此遂于曲禮云不言璧畧也於贊大行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夫曲禮言摯自天子達諸侯且詳及卿大夫士庶人以至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于子男而畧之贊大行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公侯伯子男爵列雖五而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降殺以兩則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據奈何是此而非彼乎考工記玉人列公侯伯命圭其九寸七寸與贊大行同而子男獨闕其同于贊大行所言可知也玉人註曰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故書謂漢初所遺考工記古本）杜子春云五寸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以愬觀之故書所謂命圭五寸即子男之圭正與贊大行相合其亦謂之躬圭此或是文之誤耳杜子春因其謂之躬圭乃謂五寸當爲七寸夫七寸之圭伯所守也伯圭上文已見豈容復出乎鄭玄謂五寸者璧則亦知爲子男之所執而不知其實爲圭也凡皆泥于子男執璧之文耳載攷覲禮天子當依南向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矣言奠圭玉而不言璧則子男亦執圭可知矣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此謂諸侯朝聘用圭璋圭璋皆特達享禮用璧琮則以束帛薦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特時矣禮器何以不及乎顧命云上宗奉同瑁玉人云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說者謂冒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夫圭方而璧員冒可

以冒圭而不可以冒璧、且未聞天子有兩冒也、亦必無冒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益無疑矣、况圭以爲摯、手之所執、當朝覲行禮之時、猶獨子男執璧、若參槃然、尚何禮度之足言乎、又按諸侯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諸子孫、永久不易、是曰命圭、朝聘用以爲信、禮畢、皆反之、覲禮聘禮班班可考也、璧非天子所命、庭實用之、祭祀用之、贈遺燕好用之、傳記昭然、不得與圭溷也、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按天子冕服十二章、始見於虞書、所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三代因而不改、周則天子以爲祭服、名衮冕、凡祭皆用之、無鷩冕以下諸服、何以見之、禮器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龍衮、衮雖不言其章、然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是有日月星辰也、有日月星辰而名之曰衮、則龍衮十二章可知矣、其不以日月名而以龍衮名者、日月雖並列、而龍形衮然、尤爲章著、故以名也、鄭氏泥龍衮之文、與左傳三辰旂旗之語、因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自龍衮以下、天子止于九章、然則龍登于旂、黼登于依、山登于俎、亦應不著于服矣、又何以龍衮名哉、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衮、是祀天服衮也、玉藻云、天子龍衮以祭、不言所祭之處、是凡祭皆衮也、而司服云、祀天則大裘而冕、惟享先王則服衮、其餘諸祭皆異服、果可據乎、鄭氏爲九章之說、因謂天子祀天大裘、而指郊特牲之被衮象天爲魯禮、然則周天子止於九章、魯乃諸侯、而反十二章耶、且裘惟冬可服、祀昊天上帝、冬至之郊也、大裘宜矣、此曰祀五帝亦如之、夫五帝之祀、有行于春者、有行于夏者、有行于秋者、亦可以大裘乎、享先公饗射、及四望山川諸祀之服、雖不見于諸經、然玉藻言天子之服、及于朝日、及于聽朔、及于視朝、及于食、及于居、諸侯之服亦極詳、果祀異而服亦

異、當無不著之者、何爲惟言龍衮以祭也、夫祭之大小、惟在灌獻牲牢樂舞之降殺、而不在冕服之殊、冕服天子所服、以將其敬者、祀異而冕服同、無害也、上公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衮、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辰、蓋與天子同衮之名、而不同其實、王制三公一命衮則加賜九章、與上公同、非常數也、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故天子曰衮冕、而諸侯大夫皆曰裨冕、裨之言卑也、黼黻皆繡于裳、君尊而臣卑、衣尊而裳卑、故天子以衣之龍名、諸侯大夫以裳之黼黻名、而通謂之裨冕、玉藻云、諸侯裨冕以朝、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是諸侯裨冕也、曾子問云、太宰太宗太

祼皆裨冕是大夫裨冕也士衣裳無章故無冕其有曰玄冕者冕服之布皆玄故名也此名爲冕毳冕希冕義無所取不足信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

按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則世婦與夫人嬪御皆佐宮中之事者也天官之屬列九嬪世婦女御識者已譏其無內外之辨玆乃復列世婦于春官而置之卿士庶后宮之屬其得以卿大夫士男子與其間邪賈氏馬氏謂以奄爲之鄭註因引漢大長秋爲況此以內小臣奄上士爲例不知其尤不可也更可駭者天子設官分職首愼六卿卿者所以佐王出治者也故夏有六卿甘誓云乃召六卿是也周亦有六卿周書云六卿分職是也夏周六卿殷從可知觀夫王朝公卿出爲牧伯列國諸侯入爲卿士卿之選何其重與雖昏義及王制並云天子九卿然皆合三公言之故成王顧命時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爲六卿而太保與畢公毛公實兼三公也六卿之外安得更有卿哉周官於六官有六卿矣於六鄉又有六卿已疑非先王之制奈何於后宮復有卿乎王朝卿止六而后宮反倍之縱曰后宮之卿即天子之卿吾未聞天子之卿至有二十四人之多也按昏義云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則后宮之世婦視王朝之大夫外內秩然不容或混置卿于后宮而以世婦名其褻已甚奄與非奄更可弗詰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按內外宗皆婦人也昏義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非專官安得隸此

外宗贊王后之獻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鄭註云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其事此固然矣然外宗外女註謂王諸姑姊妹之子也王后不預祭而宗伯攝則外小臣贊之可也奈何以婦人共職乎

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

此固足以激厲武人然亦不可以一例視狼瞫死秦師君子許之爲君子公爲與汪踦戰郎皆死皆殯孔子許之縣賁父死御莊公賜誄杞梁襲莒死齊莊致弔敝無存死兵齊侯親推其柩車賁尙父死寇哀公弔之于路若是者其亦不入兆域邪

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衞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按此言玉路以祀、先儒因謂殷祭天乘木路、周祭天則乘玉路、愚以爲不然、郊特牲曰、郊之日、王乘素車、貴其質也、又曰、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是周祭天不乘玉路、明堂位曰、魯君乘大路、祀帝于郊、天子之禮也、是魯僭郊亦不乘玉路、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大路繁纓一就、有以素爲貴者、大路素而越席、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顧命大路在賓階面、大素車木路也、路車木路也、大路木路也、皆非玉路、然則周之凡祭、其乘車雖不可得而知、祭天則斷斷爲木路無疑矣、孔安國書傳釋大路爲玉路、杜預左傳註亦言玉路、不知大路之爲殷路、明堂位已言之、殷路木路也、周雖尚文、祭天貴質、亦乘木路、先儒泥玉路以祀之文、于禮文言大路、皆釋爲殷祭天車、然則郊特牲明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詳言郊事、而後及乘素車、豈亦殷禮邪、陸農師謂郊時乘玉路爲卽道之車、乘素車爲卽事之車、此兩可之詞、亦過信周官之說、

司常辨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云云）國之大閱贊司馬班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云云）

按巾車云、王建大常以祀、是指郊祭之旗也、然郊特牲云、郊之日、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云、魯君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則郊之所建者旂也、非常也、閟宮詩侈美魯郊、亦曰龍旂承祀、則巾車之言、其可信乎、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以禮日月祀方明、鄭註據巾車及司常釋大旆爲大常、愚以郊特牲明堂位及魯頌觀之、其實大旆卽大旂也、不然、何以旂有日月、而旆亦有日月、旂有龍章、而旆亦有龍章乎、卽是以推、因知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未可信也、何則、旗各有物、日月已畫於旂必不更畫於常也、又知司常云大閱天子建常諸侯建旂、未可信也、何則、旗各有所用、旂旣建以郊、必不下移於閱也、且巾車于革路、業云建大白以卽戎矣、司馬之大閱、復曰王建大常、又云及致、建大常比軍衆、夫大閱致衆、獨非卽戎乎、何以與巾車戾也、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註卽指日月之常、此作周官者、因書有厥有成績紀于大常之語、而倒此文、註又因王建大常之文、卽指爲日月之常、不知書之大常、官名也、非旗名也、紀于大常者、紀于大常之籍也、大常職紀臣功、故功臣死、大常累其行而謚之、後世尚因之不廢、如謂紀績于常旗以表示人、則旗爲動物、日易敝壞、又功臣旣多、將有不勝書者、故知其必不然也、孟子云、諸侯招士以旂、則旂雖天子諸侯所同、而龍章日月之旂、惟天子得用於郊、諸侯不得而有也、然則鄭據左傳三辰旂旗

之言謂周升日月星辰于旂而冕服止九章葢無足信矣旂無星辰而左傳云三辰葢約畧之詞如旂有星辰諸經必槩舉三辰而不僅言日月矣

夏官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吳氏曰古惟王都稱畿王畿之外在夏爲五服在周爲

九服未有名之以畿者畿字當是服字愚按鄭司農云近當言畿又引春秋傳天子一畿列國一同殷頌邦畿千里則司農之意已知言畿之非矣以愚考之非第九畿之說非宜即九服亦未可信周止五服耳安有九服辨在職方條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　羅氏掌羅烏鳥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

註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愚聞夏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鳥獸魚鼈咸若武王伐紂虎豹犀象驅而遠之故召公戒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夫犬馬豢獸也非土性猶不育矧虎豹熊羆之屬凶戾成性可得而教擾之乎如謂共祭祀之羞則獸人冬獻狼之屬足需矣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庖者亦已足用矣且其教擾之者註謂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夫猛獸性不狎人不服而强之使服其亦異乎聖人作則而魚鼈不淰鳥不獝獸不狘者矣作周官者見大射儀有服不爲大侯之獲遂附爲服不服之猛獸而定其官職豈知大侯之獲名爲服不者射取觀德德能及遠足以服不服之人非取服不服之猛獸而爲言也射鳥氏掌射鳥則近于戲大羅氏掌鳥獸諸侯所貢者也故致鹿與女而詔客俾戒諸侯

毋好田好女豈天子反令之羅烏鳥以爲事哉又養老之禮膳羞有常固不煩羅氏之羅致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註八皆當作六）

按天子十二閑凡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千二

百九十六匹合之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王馬之官有校人有僕夫有趣馬有巫馬有牧師有廋人養馬之役有圉師有圉人計王馬之官中大夫二上士十六中士二十下士二百七十五養馬之役圉師六百四十八圉人二千八百八府五史十二胥十二徒二千一百六十二醫四賈二通計大夫士爲三百一十三人府史胥徒醫賈圉師圉人爲五千六百五十三人是人之數幾倍於馬之數嗚呼此卽孟子所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之世恐不至是又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一千七百二十八匹天子畿內大都小都采邑凡爲方百

里者八十四分之公卿大夫王子弟者且數十百家使盡如其數以備之其馬不知幾何其官役更不知幾何矣又巫馬職掌養疾馬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君子以爲傷國體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周語祭公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此周制也與禹貢所言五服同特改綏服爲賓服故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由是觀之周之疆域卽禹貢之九州可知也焉得有此九服哉且禹貢首以甸服甸服卽王畿也王畿之外四服而已襄王謂重耳曰我先王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合之祭公所言周之畿內亦稱甸服甸服之外亦四服而已今職方于王畿千里之外有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之九服是較禹貢及祭公言多五服矣不知周公相武王定天下之後何時于五服外東西南北各增此二千五百里之地而成九服也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武成曰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

邦甸卽畿內也而職方列甸服于侯服之下縱禹貢夏書不可信周禮豈祭公襄王之言武成周官王制之語亦皆不可信耶或疑周官有六服羣辟之語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之文恐周不止於五服曰周官旣云六年五服一朝則止五服矣其言六服蓋指公侯伯子男及附庸之君爲六服也康誥所言侯甸卽甸服侯服也男邦采卽侯服百里之采二百里之男邦也衛則指賓服而言卽二百里奮武衛之地也侯服綏內以見外賓服綏外以包內又何疑于非五服哉

（秋官）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

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吳氏曰古有贖刑之法特為過誤者設不問凡有獄訟皆入矢金而後聽之也果若是是老吏賣法者之所為也周家之法豈宜若是且矢金非貧者所能備必入矢金而後聽則無矢金者遇不平之事何從赴愬哉愚按大司寇有云以肺石達窮民拘儒因謂此入矢金者富民也又士師之屬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拘儒因謂此越鄉遂士而直煩司寇者頑民也果若是是先王之于獄訟未論曲直先問貧富矣且頑民無實其有獄訟以理斷之可矣受矢金而聽之又何以服其心哉易噬嗑四爻噬乾胏得金矢五爻噬乾肉得黃金先儒援此

爻為說非也蓋得金矢得黃金與三爻之遇毒一例毒不在腊之外矢金亦不在胏肉之外噬之而即遇噬之而即得非兩事也若劑非主于用獄則求之象外可矣奈何牽此贖貨不經之語以實之乎曰胏則有毒矣乾胏乾肉何以得有矢金邪曰獸多取于田矢鏃所麗容有入焉而未出者噬之而得又何恠焉

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此遺忘之物也而獲取之已非先王道不拾遺之化矣然既何而後舉之則物為無主在獲者自可以安受但當盡歸于庶民不應取大者沒入于公也或者謂人民非庶民所得私則分別于其間而以人民入于公貨賄六畜入于私庶乎其可耳然要之非周公之制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按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蓋隨世而為重輕即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之意吾即以周時言之文武成康之世新國也穆王之世幾于亂矣周官司刑所掌宮刑殺刑之重罪數與墨劓刖之輕罪等呂刑所言則墨劓皆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計其數則多于周官六之一差其等則重刑止輕刑十二三耳使周官而果周公之制是刑新國用重

典而呂刑之刑亂國反改而用輕典矣豈世輕世重之謂乎故謂周官為煩刑重斂之書良不誣也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此三隸者受役于養畜鳥牧人等官可也乃使之教擾且令與鳥言獸言何邪拘儒救此失必將曰公冶賢人解鳥語葛盧遠人諳牛鳴不可謂無其事不知此亦其偶然天得之功不可彊也非可學也豈為設隸以掌之今即令能鳥言獸言豈有益于民生有裨于國政邪直見戲耳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按車轘卽車裂刑之最酷虐者也唐虞三代未之有春秋時齊襄公討鄭弑君而轘高渠彌楚康王殺子南而轘觀起下逮戰國秦之于衛鞅齊之于蘇秦呂政之于嫪毐黨皆車裂以徇是馭未嘗轘而轘者皆非馭由是觀之車轘叔世淫刑也豈周公之法乎至罪不當轘而誓馭非宜更不必論矣又按曲禮曰刑不上大夫鄭註曰不上大夫者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先王之用人選賢舉能大夫必有德而後進故人之入官者四十而彊始仕爲士五十而艾乃爲大夫盍四十時道明德立更十年則絜達老成足堪大夫之任其愼重如此使預設刑書則是君不知賢也條狼氏之誓大夫者奈何與曲禮背乎且大夫佐卿圖國政其位崇其責重矣鞭刑見于舜典乃官府之刑所以待罪之輕者使之知戒使上及大夫其辱已甚士可殺不可辱況大夫之尊貴者乎春秋之世刑戮無常諸侯多專殺大夫書于經者不下數十而鞭之見于記傳者類皆卑賤末流魯般之鞭犖圉人也齊襄之鞭費徒人也楚子玉鞭七人治兵也衛獻鞭師曹齊莊鞭侍人賈舉孟洩鞭成有司使何嘗有及大夫者哉春秋之世猶無之而謂周公制之爲禮吾不信也

冥氏掌攻猛獸　庶氏掌除毒蠱　穴氏掌攻蟄獸　翨氏掌攻猛鳥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薙氏掌殺草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　翦氏掌除蠹物　赤犮氏掌除牆屋　蟈氏掌去鼃黽　壺涿氏掌除水蟲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

自有君臣以來至于今設官之多無有如周官者試觀此諸官所掌何事邪不過此鳥獸草木蟲蠹之末務卽欲除之數隸人可畢者而設官羅役尚詳如此遍地皆官遍地皆豺狼也吁讀地官之屬民不聊生矣讀夏官秋官之屬物不得所矣其誕謾不經至于神可殺淵可爲陵不見之鳥獸可射以此爲禮是語怪之書也而謂周公爲之乎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一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按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與此大行人文大異先

儒皆以侯甸男采衛釋書之五服蓋亦本此大行人爲言而不知其不可也大行人于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之外更有蕃國以包夷鎮蕃三服則九服矣書止言五服今取其侯甸男采衛以釋書則要服及三蕃國何以處之吾以爲書所言五服即周語所謂甸侯賓要荒而此大行人所言爲非實也試書言之六年之中五服諸侯先後而至雖有不齊而其來朝止一也此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是甸服來之歲侯服又來也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是男服來之歲侯服又來采服朝之歲侯甸又俱來也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衛服來之歲侯甸又來要服來之歲侯甸男又俱來

也以至蕃國世一見之年侯甸男采俱來也總而計之十二年之中侯服十二至甸服六至男服四至采服三至衛要再至雖曰地有遠近一何疏數不均乎當以周書爲正至其貢物九州四海土性不齊物產亦異不可以一定拘故禹貢九州之貢皆因其地之所出如荆之包匭菁茅不責之於雍豫徐之泗濱浮磬不問之於青揚蓋使諸侯易于共而王朝無不足于用斯已矣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貢禮器言大饗列四海九州之貢亦曰各以其國之所有今大行人之制每以五百里爲率不問東西南北貢祀物者不兼嬪器貢服物者不輸貨財果若是是國之所有者未必貢而貢者或其地之所無周公立制豈其然哉

一第2冊　[illegible]傳四庫全書第2　[illegible]

雍正九年鐫

丹陽姜上均輯義

周禮

本衙藏板

[illegible]

周禮輯義序一

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禮之爲禮卽道也卽性也卽天也故其象爲亨通之德而合於嘉會之禮流之爲天理之節文制之爲人事之儀則達之爲敘秩之惇庸命討之章用凡自無體無聲以至可威可象而修齊治平莫不統是者恃此道也斯道也自伏羲黃帝垂裳而權輿已兆馴至唐虞命官以來制漸增加逮周元公相王踐祚土中旣宅實始參陰陽五行之秘而建爲天地四時之官其間冢宰掌邦治而道始官庭司徒掌邦教而道敷衆庶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而幽明恭而中外寧司寇掌邦刑司空掌邦事而刑罰中而事物理故周

周禮　序一　一　[illegible]

禮一書正君心以正朝廷以豎百官萬民而後世以爲天理[illegible]熟且以爲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者道誠至也戰國之時强侯去籍文厄經秦火而漸滅殆盡聖制沬泯發於孝武孝成之世而遁閟於漢以後唐宋元明之儒斯道庶云有幸然猜疑雖云互發集註尙鮮完書其間雜之以讖緯中之以名法亂之以智巧甚至新莽宇文宋熙寧之間假聖文奸僞生民害學者其不以周禮爲禍世之書者幾已鮮矣天運否泰有窮必返我

皇上天縱好學稽古右文方

授席談

命侍從之臣寧海內賢儒排纘經義今纂經之局已成三禮之館

一待設而在下之士爰已授經扶翊纍次成書此誠郅隆之化洋溢薰蒸以故士之應運而興者至此幾以神也某叨贊大廷自先文端公以來世以一經相授遂謬主麟經之席方媿未能嗣聖翼經以揚至治而姜子之書適成溯姜氏世有聞人如宮保姜鳳阿公贊參政養沖春常同館諸公皆以文章節義詳載國朝史院今姜子方退休於下乃能續洛閩之緒俾使先聖之大經大法昭宣於盛世是不但家之光而爲國之華也某益覺瞠乎後矣故予因論禮以大其研經覺世之功而序之如此昔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嘉平　文淵閣大學士　王掞撰

周禮輯義序二

自古設官分職以治天下之民其道莫詳於周非徒制度明條目備而已要有其義之至精以爲之本凡天地陰陽官府內外貴賤巨細佚勞之屬莫不因自然之性極變化之用正一心以涖百官宰萬物使宇宙之內形氣事類族辨物合爭與讓不作而太和以成斯禮也惟聖人行之惟聖人能言之周衰籍散漢儒掇拾以傳於今宋元以來各疏其辭發其意要在補綴舉墜什不失一而已先王所以因時而立法量土而制宜度材而授使稱事而報功精意至道後人莫能溯其本窮其末何由設施屑注俾之各得其所也夫以聖人之書精之至於神鬼格麟鳳

集其次粗舉大畧足以苟安其隱者泥而罕通假而召亂禍烈於秦火然則聖人制禮命官之本意其不可以不深思而切究之也久矣同年丹陽姜子上均名兆錫好古不倦尤研思三禮之學所著周禮輯義旅稽開行已意務在覈象而考數審文以辨制事道貫而條理徹今之學者用心極於此禮書之復明聖人之道之不廢其可幸也於戲挑遺經而蒐羅爬剔窮且老不悔使千鈞繫於一髮儒者之責也若夫準古今定損益與祈成官曲備

聖天子垂衣端拱行道於上有司凛遵奉法罔敢隕越抑訪是書而獻之庶幾供萬一之採擇云爾

康熙戊戌十月既望嘉定張大受謹序

周禮輯義序三

余友姜子上均潛心周禮數十年著輯義若干卷予受而卒讀之且質之曰凡治經之難匪直辨其文而已必將斟酌權變勿使泥乎古而悖乎今然後弛之張之而無往不適於用昔周盛時列聖相繼重熙累洽周公舉六官之制勒爲成書垂示久遠其所因者二代損益之餘而其時分土授民者又多具聖賢之材足以奉行而無弊故雖開闔卜亂衣服泉貨之屬絲聯繩貫委曲繁縟而天下不以爲病自漢以來諸儒區區補綴鄭衛賈馬之徒類能言之而或竊其緒餘以見之行事則王田市易青苗均輸諸法紛然錯出而交亂於天下嗚呼習帔榆之謬而不

知疾者楚痛之所在用醫且挾書以殺人而豈作者之罪哉蓋嘗論之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積重之勢歸於上而比閭族黨之任不得不輕夫上重而下輕則民以簡畧爲宜而周官之煩重無所用又況五等之封鄉遂溝洫之制多與他書相抵牾顧欲從數千載後復古道而行之不已難乎易云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亦師其意勿泥其迹可已今

天子制作明備監百代而折衷之百工競競法守罔敢不共而吾友遠覽舊章於凡兵農朝祭之大以迄於車旂服物之詳纖悉具備洞若觀火豈徒肆稽古之力哉毋亦令讀是書者相時宜辨風土經緯錯綜會周公致治之原爲

聖主意約照揚鴻烈庶切泥乎古而悖乎今云爾姜子憮然曰然遂書之

康熙己亥立春後五日同里王澍序

周禮輯義後序

自漢以來談周禮者亡慮百十家宋陳君舉嘗進周禮說序曰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漢物剝放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大指悉暗弗著漢魏後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祿飾淺事而王道缺焉蓋厥又曰藝祖列聖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剩員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也君舉於周官之學雖不醇而其見固已卓矣然嘗因其說推之彼所謂特奏者乃歷舉不第窮老執侍從驗其弊學湛焯者銜五甲奏名如羅豫章先生是也矧今姜子少與計偕積學復三十載尤條析鈎貫於周官經世之指年又財齒服政而何不俾之一少展其學乎昔宋宣文君儒家女耳背負父所授周官音義於鹿車推徙之間諷誦不輟後苻秦立講堂其家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周官學復行於世北周使尹公正詣周禮一齊人不能對乃令熊安生至賓館一一演說咸究根本公正深嗟服而還周禮不肄於學官且四五百載今姜子獨力探其文詳釋其義又嘗可以有爲之年矣

召以受鄉遂大夫之職而卒以病不果行遂陳情闕下

予放還山意者天適欲昌周官之學於講堂賓館間而不徒宋齊兒女子故事已乎姜子勗哉今北而也有司且當桑葦飾輪以俟

康熙戊戌十二月二十六日宜興儲大文書

寅清樓譔述書目

周禮輯義　寅清樓方音初集　志學齋承言
春風亭倡和詩　寅清樓小題制義　寅清樓詩經稿
寅清樓直省考卷選
以上書籍計七種已刻
禮記章義　書經蔡傳叅義　春秋胡傳叅義
春秋公羊穀梁經傳通義　爾雅叅義
孝經本義　汲冢周書删異　大戴禮删異
家語正義　孔叢訂義　朱子楚辭叅義
列女傳訂義　新序訂義　説苑訂義
春秋夲義慎考　羣艳本末攷　周禮類攷
適我園遺編　寅清樓文集　寅清樓方音二集
寅清樓方音三集　方嶽採風錄　徽國文公世澤彙編
寅清樓世澤錄　寅清樓大題制義　寅清樓歷試草
寅清樓詩經存稿　古文載道編　國朝五十大家選
國朝墨卷選　國朝考卷選
以上書籍計三十一種即刻

右已刻續刻通計三十八種皆家君譔述而重所與聞其義而編次者也家君最從坊賈有寅清樓詩經稿百三十首四書小

題制義六十首方音初集六卷及直省考卷選已授梓而以討論經學凡經書制義及詩古文所未授梓者固十之六七也嘗念經學自洛閩論定爰播荆榛然今所立於學官者惟四子書及易詩二經定自朱子而已餘經如尚書蔡傳春秋胡傳雖世所宗而朱子且以未盡論定爲憾也況東滙陳氏之於戴記乎況凡散見於十三經而註疏以下駢駁之諸家乎故家君於十三經除朱子集註外皆爲論次其義黃氏之於儀禮蔡氏胡氏之於尚書春秋也家君擬以壹毫從之矣餘書若文辭不壹厠於經凡所譔述皆以輔經也家君別號素清學者居邑東白鶴溪之滕村車馬輪蹄所罕至長年惟好習靜年弱冠宛平高素侯先生視學南中拔取縣學第一庚午省試中經魁凡十一試春官膺房薦者三丙戌會闈本房張志尹先生以會元薦擬拔欲置第六坐力爭反見斥然家君少淡進取中年後遂罷科舉之業而其後部掣楚令亦以病陳乞還山矣凡沐
聖世之餘閒潛心理學固遇爲之哉亦志使然也男允重謹識

周禮目錄

卷之一
天官冢宰第一
天官冢宰總序
天官冢宰序官
天官冢宰序職上
卷之二
天官冢宰序職下
卷之三
地官司徒第二

地官司徒總序
地官司徒序官
地官司徒序職上
卷之四
地官司徒序職下
卷之五
春官宗伯第三
春官宗伯總序
春官宗伯序官
春官宗伯序職上

卷之六
春官宗伯序職下
卷之七
夏官司馬第四
夏官司馬總序
夏官司馬序官
夏官司馬序職上
卷之八
夏官司馬序職下
卷之九

秋官司寇第五
秋官司寇總序
秋官司寇序官
秋官司寇序職上
卷之十
秋官司寇序職下
卷之十一
冬官司空第六
冬官司空總序（今闕以冢宰六典六及昔周官之文依五官例補之）
冬官司空序官（今闕）
冬官司空序職（今闕）
附
攷工記總序
攷工記序工
攷工記序職上
卷之十二
攷工記序職下

右周禮六官者周先聖文公營洛以後制治之遺蹟也周自先公古公邑於岐周嗣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皆不出其百里之內而特於一切制度亦有未遑者至武王崩成王幼文公相之乃始治洛爲都以撫羣服朝諸侯世謂之成周而制作亦因以起焉經首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法及大司徒所載考日景以求土中而爲天地所合四時所交與夫風雨會而陰陽和者蓋指諸此此周之建邦宅土與其制禮作樂所以相爲終始之實也然此書今闕冬官而餘官亦多有闕說者以爲廢亡於秦

火或以爲司祿之屬嫉侯去其籍或於小司馬之屬又以爲事貴神密而秘之其論蓋有不定者獨九峯蔡氏謂周禮本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故其間法制有未施行而與諸書亦多異焉此雖各條未必盡然而大義通貫宜未有過之者也書以禮名而備紀六典者偏言之則邦禮與邦治邦教之類雖分列爲一職而專言之凡六典皆禮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爲虛名禮者載道之器而所以制治之實也後世離禮與治爲二於是以儀文若識緯之屬而謂之禮以名法之末若功利之術而謂之爲治崇夫道法貫而禮成心迹岐而禮晦不明乎道而言禮而聖人之心法治法胥乖矣自東漢迄於北宋之著義立法者是也丹陽姜兆錫上均氏謹書於鶴溪書屋

周禮本末考三則

唐賈公彥周禮興廢敘曰周初制禮禮敎興行後至幽王禮義紛亂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又云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至秦大壞此也漢初高堂生傳十七篇高堂生以下傳者徐生瑕丘蕭奮東海孟卿及后蒼戴德戴聖之五傳弟子所傳十七篇即儀禮也周禮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故馬融周官傳云秦用商君之法與周官相反始皇禁挾書特惡之孝武始除挾書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莫得見又云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敘著於錄略衆儒共排為非唯歆年幼獨識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弟子緱氏杜子春永平初年且七十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皆謂此也鄭玄叙云世祖以來大中大夫鄭少贛子大司農仲師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大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斯可謂雅達廣覽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然則周禮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之武帝以周官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而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鄭玄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

碩之論難使義得條通也

宋莆陽鄭樵漁仲三禮總辨曰禮有三曰禮記曰周禮曰儀禮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其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其唯魯高堂生所傳儀禮一十七篇與夫后倉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女子李氏獻於武帝藏之秘府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於學官周禮儀禮世尊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註之訓釋始具至孔頴達賈公彥而後三經疏始傳焉

曲臺射宮名漢初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孝宣時后倉記其禮數萬言號曲臺雜記以授戴德戴聖遂刪為四十九篇即今禮記也

元臨川吳澄幼清周禮敘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學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秘書始著於錄略以攷工補冬官漢末馬融傳鄭玄為之註宋張子程子皆尊信之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觝則過矣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攷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

周禮輯義附論十一則

讀周禮須先知道能知道則知周公之心即三王四事之心矣

程子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其於聖人所其心矣知

道故也

讀周禮體道者謂之道術器者謂之器末學之文爲曲學之功利與學之識科術學之詞章與夫一切雜學之破鑿[illegible]附皆離道術器之弊也故道器一謂之禮

讀周禮洗然後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其道方盡以君而盡君道以臣而盡臣道故曰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故曰道二仁不仁而已仁則正且盡不仁則不正不盡也

讀周禮治道方有把握處他經非無把握但他經所說如散錢此方是貫子他如離陰別說各成一撮此如明堂九室十二鄉堂階戶牖皆整齊書一又各通貫不亂

周禮各官職制度如一官職一制度相似皆貫周禮不通貫便是一官職制度終無有明處

前輩論周禮各官如財賦則有九職九賦及凡徵之偏正田制軍制則有鄉遂公邑釆地之分合封建則有各等數服數及朝貢享幣之異同祭祀則有郊社禘祫及凡祀之純雜凡此之類煞可疑學者須於不可通處求其通至必不可通乃闕之始甚且如田制分合舊註以遂人之十夫有溝與匠人之九夫爲井不合而以小司徒之九夫爲井者合諸匠人其夫數固合矣又以小司徒甸都之里數與匠人成同之里數合之里數終不合因牽謂小司徒夫地三之一沿溝洫以合其里數其說諸家多惑之而詳味林氏葉氏諸說則其非其安排所引春秋傳楚蒍掩書土田之九條是九州之地之總數耳除度山林鳩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六條是九州中不耕之地數與凡都邑宮巷之屬約去地三之一其町原防一條即司徒再易之下地牧隰臯一條即一易之中地井衍沃一條即不易之上地凡三條之地是九州中耕地之數計居地三之二而其中一易再易之萊與溝涂之屬皆在耕地三條中之數也到後來李悝辟草萊任土地然後三條皆為墾耕之地如此看來是通九州之地總計之所謂夫地三之一者指山林藪澤之類與都邑宮室之屬而言若五溝九澮只是十夫中包以一夫初無夫地三之

一以治溝洫如註者之妄也這分數明覺遂人之十夫與匠人之九夫本無二制不得妄分而小司徒之九夫爲井以下乃以計數任賦非以畫形制井其於匠人本非一制又不得妄合矣自此井地定則鄉遂縣都都家之屬皆有下落何來不應分而分及不應合而合乃都是從空說餘詳明制分合二辨中

周禮可疑處有四類有與他經隔閡處有本經各條相隔閡處又有制度亡散暌隔不可得通又註疏及諸儒前後彼此益滋隔閡四類中其與他經隔閡處書周官集傳說得最好則禮書未成故其法有未施用徐常吉亦謂若唐之開元斷殿禮未之行也其餘斷則須細參

周禮文字前甚整齊中却有錯綜處各條或自相隔閡蓋以此學者須於錯綜處得他整齊便無疑矣某十五歲後喜閱此書覺明明如有刪處其後十年乃不敢議遇有隔閡處愈茫然今看來多是三例一省文之例一互文例又一變文例某年四十後潛心討玩前所疑自本職參之他職又自本經註疏稽參三禮各書傳及諸經解凡正補大學衍義綱目史漢杜佑通典馬氏文獻通考之屬近或數日多至數月然後所疑一條稍有見處終性魯今亦未信得無疑但比舊差覺少耳某嘗言讀書自無疑看到有疑是一半工夫再自有疑看到無疑又一半工夫這語覺非某妄說

註疏於聖經功與過略如周禮自林碩何休之徒肆詆以來得鄭氏而顯故爲功甚然其於一切疑義不慎附會妄以臆撰而賈氏附之乃爲過始此葉文康所深歎也按所稱郊社禘祫之屬之失先儒趙氏等正之已久若其田賦朝覲以下宜加攷析者今不量僭踰附詳於篇非敢妄論前賢正欲剖瑕以表瑜也姜兆錫上均氏又識

周禮卷之一

姜兆錫輯義

天官冢宰第一

（左天地春夏秋冬凡六官冢宰稱天官猶司徒之稱地官宗伯之稱春官司馬之稱夏官之類也冢大也宰制也又治也天官卿事無不宰故名冢宰唐虞時爲百揆虞書舜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蔡傳以爲揆度百務之官也商爲阿衡阿衡之言保衡猶平也云第一者介下五官而語其次也吳氏曰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化之而猶有不率則大者加之以甲兵小者加之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教化行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此冢宰所以居第一也其建以天地四時名官者何氏謂取其序以爲名號之別如後世甲庚乙丙之類非有意義也然按六官本自別爲官號而又冠以此者傳蓋以爲取法天地四時之義冢宰稱天官以其總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也司徒稱地官以其安擾萬民猶地道載養萬物也禮文繁縟象春發生故宗伯稱春官兵威震赫象夏長盛故司馬稱夏官刑罰嚴肅象秋肅殺故司寇稱秋官居處安寧象冬斂藏故司空稱冬官此於義或有然也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言司而冢宰不言司者諸官各主一事而冢宰兼總六官也宗伯亦不言司義見本職○劉氏中義曰天者萬物性命貲之爲始故冢宰掌治以法天也地者萬物形質貲之爲生故司徒掌教以法地也遂天之所以始成地之所以生此所以萬物各正性命而品物咸亨也潛室鄭氏曰天官以下其分雖異其功則同天官者以治教禮政刑事爲其治者也地官者以教治禮政刑事爲其教者也春官者以禮治教政刑事爲其禮夏官者以政治教禮刑事爲其政秋官者以刑治教禮政事爲其刑冬官者以事治教禮政刑爲其事者也皆言天而五行四時統於天言地而五運四氣統於地春夏秋冬各以其時行而發斂生成之德各正具備也）

天官冢宰總序（此首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天官冢宰之意乃第一官之總序而其下因序其官與職以明之也餘官放此）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帥率同各官並放此○周禮一書言聖王之設官分職而首並其建立邦國者綜始而言也王者君天下之國其所都也辨方辨東西朔南之方正位正南面答陽之位體猶分也分）

營國中以爲廟社朝市宮寢門涂之屬如人之有體膚骨也畫治野外以爲鄉遂都鄙井牧溝洫之屬如織之有經緯設官分職則天地春夏秋冬六卿之官如治官之屬以下是也分職則天官主治地官主教春官主禮夏官主政秋官主刑冬官主事六者之職如大宰之職以下是也爲民極謂爲斯民立極之標準總承建國以下而言飾猶須也本官自大宰至於夏采皆治官之屬而此則謂小事至夏采皆爲大宰所屬而帥之也掌之言掌也謂掌握而衆之如物在掌握也邦治卽六典之治典均序也書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王氏曰四海之治歸王畿王畿歸王朝王朝歸王朝王建其有極而王道不出於此故六官篇首皆以此誌制之案氏將曰王畿立而根本定方位設而等級明國野分而體畢正官職舉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大於此鄭氏有言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特謂經禮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爲民極也節解鄭氏曰或問周公之序六典也分職以下於衆之以爲民極此特建國之始未見其與於民也民何遽取則於此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以奸王權侯不敢以僭國制六鄉六教相爲而聯命於一尊以銷其胃上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蓋孔子所謂無行而不與者是以其民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自將歲而從上之令此所以爲民極也鄭曰周禮以邦國連言者兼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者多兼王國也今不言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今言邦國則畿外以包內也東萊呂氏曰冢宰均邦國者是使貴賤小大各得其平猶商衡之謂也天下本無事須是識得易簡道理能行其所無事方盡得均平之職不是要作聰明之謂也愚按偏言之則冢宰之佐其屬與五官之佐屬同義六卿乃六官之綱也若專言之則六官之各率其屬者總屬之天官冢宰此冢宰爲大綱以統之而各官之綱亦君爲目也綱以統綱亦目以統目如六官正之下有貳貳之下有考之類皆同次一署以爲之屬又如地官之鄉老遂人遂大夫胥屬春官之大司樂大胥太師太卜夏官之軍將大僕秋官之大行人其下之所屬皆如之是爲各官同署之屬如天官之膳夫醫師酒正宮人大府內宰九嬪典婦功地官之鼓人牛人載師師氏司市司門旅師土訓山虞廩人之類其下皆不同署而進爲之屬餘官亦然是爲各官別著之屬凡此皆爲小綱以統之而目亦遂爲綱也屬官一書疑始之和布歲時若三年之勾考只是帥屬之義明而君綱在綱矣爲治者所宜盡心也

天官冢宰（此治官之屬以下乃序天官設官之數故謂之序官而大宰之職以下則序天官分職之事故謂之序職蓋上文設官分職總敘其綱而以下分敘其目也案官蓋放此）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宰之大音泰胥讀如諝上聲凡官名序官音釋序職不更音釋並放此）○不稱天官而更稱治官者承天官掌邦治而言又名冢宰爲大宰者對小宰而言也必名大小者大宰掌建治法正君身以正百官萬民故名大宰而爲治官之長若小宰職專主宮中其於大宰之職皆述之而已故名小宰也又繼之以宰夫者掌治朝之禁令以待吏民而考法故名宰夫矣鄭卿上大夫也鄉六命中下大夫皆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大宰小宰宰夫之屬皆官鄉大夫士皆爵下士治事繁故員倍中士而衡之數也下大夫以上皆有官有爵有職其上中下士惟有爵而無官與職六官中惟司馬之屬有輿司馬上士行司馬中士之官職司徒之屬有鄉士上士之官職而已其無官職者蓋其職卽散見於其上之各職與府治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徒皆給役者猶今之隸卒胥有才知之稱乃徒之什長也冠以大宰卽下文所謂建其正次以小宰所謂立其貳又次以宰夫所謂設其攷上中下士所謂陳其殷府史胥徒所謂置其輔也各官職多則衆而大宰與小宰宰夫與官具藏而同署者職相贊也丘氏曰自下士以上王所簡命皆爲王臣府史胥徒其官長得自辟召非王命也以上各條餘官並放此○節解鄭氏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周初三公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而太傅無有焉周公歿而太師又無有焉蓋兼之也六卿亦多以三公兼之周公兼冢宰召公兼宗伯畢公兼司寇畢公毛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專領司徒宗伯司寇而已大者猶兼況乎有司乎故周禮二鄉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鄉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軍將也六官以多少相乘除一官約五百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蓋多矣府史胥徒蓋九職中閒民無常職者也以天官攷之共二千六百九人外奄人閽人內豎等又六十四人女祝女史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冪又一千一十六人凡三千六百八十九人地官除山虞川衡司門司關等不可攷者實計倘三千餘人以天官爲準通以三千六百人爲額不限以兼攝則六官凡一萬九千八百人也茲曰按宰夫八職六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敘以治敘徒掌官令以徵令府史大例皆府在史上史倍其府惟御史史百有三十人特多而史又在府上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者以其當職事煩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事少得史卽足也至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當職文書少而稅物須藏也膳人役府等府史俱

（無者以專官行事更無所須也周禮惟司尊彝之屬府特多於史以所藏物重故也陳氏雜說曰件弘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何也劉炫答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最案不重校文不煩叅府史掌要目而已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此府史多於古也官制曰大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先王所以省吏員者至矣吏省則祿易給吏有祿則人知自愛漢循此意雖佐史有斗食之秩此也自郡差變爲庶役官事付之遂民又從而叅其用以是教之爲奸也平仲王氏曰成周之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官與吏無甚分也西京去古未遠猶曹以刀筆吏爲元勳終西京之世賢公卿亦多出胥史其博士弟子明經者多補太守卒吏東漢以後品漸分然胡廣爲郡散吏袁安世傳易舉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爲郡決曹吏王充徐稺皆從事功曹無他焉有祿以養廉而其後有以盡其用也後世但拘其格則不發賢者十大而九此亦爲之長育之道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宮謂王宮也正長也掌王宮之禁令而爲宿衛官之長故名也大宰諸官以下即繼此者邦治以修身爲本宮禁其治之道

也○疏曰序官之先後以緩急不以尊卑故宮正上士兼天官爲先而內宰下大夫兼天官爲後也）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伯猶主伯亞旅之伯亦長之意也宮伯無僚屬而名伯者凡王宮之士庶子在版者皆屬焉猶各官鄉師之義也○王氏曰以分職言宮正掌百官府執事於王宮者之長宮伯掌士庶子宿衛於王宮者之長以兼職言則宮正總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伯亦隸之也莊渠魏氏曰宮正宮伯相爲長貳先王燕居宮中宦寺嬪人皆不得在側左右前後所與居者惟士耳）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物善曰膳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屬而爲食官之長故名膳夫詩小雅云仲允膳夫漢爲少府是也以下十官次宮官之後者飲食者修身之本也○葉氏曰書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玉食與威福並言而天官膳夫之屬其辨物也以時其用物也不亥不從口體之養而以養其心是以氣役體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蓋諸職之有助於王而掌之大宰也如此西漢太官令猶隸於少府而掌於丞相御史東漢以奄主之官屬之光祿渡江以後又隸之侍中唐則隸之內侍省而大臣皆無政令於其間矣平仲汪氏曰饍者制王券之柄酒漿羹之羹飲皆因飲食以肆大惡使周公之法行而無是禍也按周公之法士爲膳夫諸官冢宰統之而後世因飲食肆惡者即出於大臣安在士爲之而遂絕恩萬乎按六官得人而後全其爲冢宰蒙宰得人而後全其爲君書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此周禮不言之微意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賈音古各序官之賈同○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藉肉曰苴掌供獸畜之名物以供膳羞之屬故名庖人獨置賈者欲知市價也凡諸官設賈者並放此）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饔和也謂和肉食曰饔名內饔者掌供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屬及內祭祀凡用之在內者故名也）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名外饔者掌供外祭祀饗食及凡用之在外者故名也）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亨烹同○名烹人者掌供內外饔亨飪之事故名也○莊渠魏氏曰今之厨役也古乃以士司之事外無道道外無事也後世士多清談凡日用之事委爲賤役事道判矣讀周禮者以此類求之）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甸地在遠郊百里之外爲公邑之田而天子供粢盛之籍田亦在焉故立官董治而謂之甸師甸師無僚屬而以教率其徒役故以師名凡無僚屬而名師者放此此徒三百人者籍田千畝耕徒貴多也膳夫以下五官列署於內此以下五官列署於外皆士以水陸死生蠡蠯之物入於庖饔之屬惟甸師以下士列各中士之前者蓋粢盛爲重與○葉氏曰甸師掌王籍者也而列於食官豈以其帥徒役內外饔而列此耶非也先王設飲食之官雖供王膳實崇祀事甸師而上有膳庖饔亨之官下有獸獻腊之官一食凡祭其先一物不忘其本而況粢盛之本耶以甸師列於食官不忘本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罟田獸

（以供祭享膳羞之屬故名也。）

𠭹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𠭹漁同。○掌以時漁而供祭享膳羞之屬故名。徒亦如甸師三百人者鄭氏謂取魚處多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鼈互物也。掌取互物以供祭獻故名也。下三職府史數同者其文書不繁於收藏也。徒無胥者徒自爲之而已。後凡府史同數及有徒無胥者並放此。○舒氏曰吳氏以甸師屬宗伯俞氏以獸人以下三官屬司空夫天子耕籍以帥先天下治本也豈可因耕籍以供粢盛且爲祭祀之事遂屬之祭官哉獸人等皆供內外饔膳羞類有所職不可他屬也。）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腊音昔。○乾肉曰腊。腊之言昔也。昔曝令乃乾也。掌凡乾肉之事以供祭享之屬故名也。）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諸醫官次此者有安養則有疾病故須之也。名醫師者掌凡醫之政令也。）

食醫中士二人。（名食醫者鄭氏謂食有和齊藥之類也。諸醫官列署於外食醫蓋供職於內與。以下三職無役者官醫而已故無也。凡職卑無役者放此。○王氏曰易之頤君子以節飲食疾本於氣體之不和始於飲食之不節無事之時順適有道疾何自至哉此食醫所以設也。柯氏曰善理身者未病而調節立食醫以奉王而不敢言疾以致尊養之義也。舒氏曰素問言不治已病治未病是也。）

疾醫中士八人。（掌養萬民之疾病故民也。於王稱食醫而已於民直稱疾醫別上下也。○三禮辨曰本職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則疾醫非一科也然僅有士八人豈治止邦內而鄉遂都鄙有不及與。愚按治即邦內八人亦不給也蓋聖王之時宇宙大和鮮大災沴其以危困入謁於醫府者百無一二耳。醫師謂凡邦之疾者瘍者造焉則使分而治之蓋不造者不煩國醫也然則八人不亦可乎。）

瘍醫下士八人。（掌腫瘍以下諸瘍故名。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雜說謂疾醫治內證瘍醫治外證是也。）

獸醫下士四人。（獸謂畜也。爾雅兩足而羽名禽四足而毛名獸故牛馬亦有獸稱而醫之者名其官也。○舒氏曰獸醫與醫師本以醫從而俞氏謂獸醫屬司空何哉況人無天札物無疵癘尤君相之責非五官所能盡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酒之政令故名酒正而爲其下八官之長也。次此於膳食之後者酒醴籩豆皆以行禮非徒以爲食也以交神明以洽賓客禮之大也。）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掌爲酒以供祀賓之屬之用故名酒人。奄今之宦寺也。役爲女奚故官以奄。雜說謂天官一屬凡奄奚皆在宮執事者是也。女役無府史者酒漿二者蓋酒正之府史統之若籩醢以下雖無府史其女籩女醢之屬則繁矣。地官舂人饎人槀人放此。女酒女漿爲奚之長猶胥爲徒之長也。酒漿役多於籩醢以下而酒尤多者事較煩也。○明齋王氏曰天官酒漿籩醢醯鹽及地官舂饎槀縫諸女工主給中饋奉盛縫衣裳皆宮內細密之事而天官又有女祝女史主贊后夫人禮事春官守祧又有女祧主守藏衣服皆非士人所得與故設官並冠以女皆擇民間女子善其事者充之其次者爲奚用以供役大約皆如庶人在官之徒內宰所云分其人民以居之者此也而舊乃以女奚等爲女奴夫婦人犯罪爲奴謫辟當居七八士師聽於勝國之社雖閑闕宥不使聞豈可使之入禁中近嬪婦之屬哉秋官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則他職蓋未嘗與況執禮事而爲酒漿王祝史之役乎禁暴氏云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女奚得有出入而禁暴氏司牧之則其非幽閉之奴明矣且舂槀煩勞故使女奴執役而以女舂女槀及奚五人爲之統理若饎事精潔即非女奴所得與故設有奚四十人也使必以奚爲女奴則豈舂事之煩而五人能盡之饎事較簡而反多至四十人耶。愚按王氏之說亦辯矣但司厲之奴本謂從坐之男女初非罪辟幽閉之類凡禁暴氏奚與隸並稱正與司厲女奴男奴之所入者相合不得謂司隸之男女爲囚閑而禁暴之奚隸獨司牧也今求之以義蓋奚乃婦之賤者之稱凡女子役入舂槀而禁暴氏亦通稱爲奚者此散文其舂人槀人職女與民奚皆執役而女奴役其實獨民婦稱奚者此正文也女奴役其文者役賤且互見司隸職也如此庶司隸禁暴氏之職皆融而王氏之說亦可通與。）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掌供王之六飲及凡飲之用故名也。亞於酒故役少於酒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冰室也掌藏冰於冰室故名詩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陰春秋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是也凌人不用奄者以役非女奚也）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掌籩故名籩人此以下女籩女醢之類其奚孫於什長之數若籩醢之類事省而緒繁其用智者宜多矣）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肉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掌醢故名醢人也下三職之役稍多於籩人冪人者其物滋須治爲之故也註曰醢豆實也不謂之豆者豆不盡醢也說曰天子豆百二十上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六其實兼有臡脡脩脯之屬今醢人惟掌四豆之屬而已故不名豆人也）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醯酢也掌醯故名醯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掌鹽故名鹽人）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冪音覓○掌以巾冪覆飲食故名冪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王宮六寢之修之屬者故名宮人而爲以下四官之長也對文宮寢各官散文寢亦名宮矣官次義見膳夫○王氏曰寢中之事後世皆畀之宦寺而周公以膳士人欲其盡承弼啟沃之功而無逢逆消蝕之禍也漢猶近古孔光以名士執唾壺侍中後世宮人之職亡矣）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王會同舍之屬者故名也以下三官皆不用胥未詳豈野地視宮中爲簡易與）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音莫○掌朝會之類帷幕幄帟之事故名也）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居曰舍止曰次掌朝會之類王次之法以待張事故名也掌次府與徒皆倍幕人者事煩也）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之大音泰○名大府且爵以下大夫者冢宰制國用此爲治藏官之長非諸長比也次此者冢宰掌邦治爲大而制國用爲要也用賈者以知物美惡價貴賤也○周禮講義曰大府總凡貨賄之入而頒之諸府以供邦用又以司會總其會司書總其書職內以量入職歲以稽出職幣以振幣餘其嚴如此而皆隸於冢宰以制國用冢宰以道佐人主皆有定式頒之茲成周常有三十年之通而民無凶荒水旱之患也）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而名玉府者玉爲重也說曰設工者將察治之也胥四人而徒過乎什長之數者職繁也後凡設工及徒不止十倍於胥者放此）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掌凡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之藏以待邦之大用而名內府者府在內也○李氏曰玉府內府掌王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皆藏之在宮中者而周禮列於大府之下司會司書之政行焉則安得不節財安有不理若以御府禁錢捐之私人省闥之中決制所不行彼此所不及傷財害民寧有紀極漢湯沐邑爲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齊西園萬金聚爲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掌凡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小用而名外府者府在外也）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音怪○名司會者會之言計日計曰成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是也財以計爲重故官次大府之下而爵更尊與○雜說曰凡財之藏府藏之事大府下大夫爲之長至會計又別立司會中大夫爲長其權足以檢括先王措意其遠後世會計皆司農之屬官非先王意矣）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書簿書也掌會計之簿書故名也）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內納同○掌邦之賦入之斂者故名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掌邦之歲出之數者故名也潛溪鄧氏曰職歲制國用以歲爲斷也○王氏曰職內司入職歲司出各有司則專職內以入致其出職歲以出致其入互相攷則專職入有時事省故官吏稍少職出無時事繁故官吏稍多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財幣所餘之數者故名也內外府及司書職內職歲徒少不設胥此設胥并設賈者事繁且欲辦物也）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供王裘及凡皮事而名司裘者亦從所也○俞氏曰司裘并後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六官皆冬官之屬也[illegible]衆符氏曰冢宰掌治與求之王身道德固其本而飲食之節衣服之制皆關心術之微凡所以輔養交修而使之表裏粹然者也又何疑諸官之屬在天官哉）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斂皮革故名此職能於始而司裘成於終也）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名內宰者掌宮禁之事爲內官之長故也次此者大宰治外內宰治內天下之大本也太宰不爾外者兼統內也○王氏曰王有太宰而后謂之內宰王有司服而后謂之內司服王有小臣而后謂之內小臣見后之不預外也鄭氏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凡內小臣以下各奄官九嬪以下各內官與婦功以下各掌內之官皆屬焉而並隸於大宰者女寵近習所以移人君之德者尤深大臣總之使無敢踰節也梟父作相膠夫內史行不得其人晉侯近女而惑疾醫和以爲趙孟之過古人從仕二南之化其道如此兼說曰宮中官有宮正宮伯宿衛之官今之環衛是也有宮人掌王寢灑埽次舍之事今之修內司是也至內宰凡宮中之奄豎與諸嬪御者皆在所統今之內侍省都知是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亦掌宮禁之事而惡於內豎故名也用奄者其次居帷薄之內也亦稱士者實也無府者無藏非其事也後凡有史無官者放此○何氏曰奄人爲之而序官以爲上士必其有忠信之心[illegible]險詖之行故使食上士之祿而則之也李氏曰先王不以恩權[illegible]雖近褻無得邇寵奄稱士比內小臣四人況可鄉大夫乎何氏曰周禮除奄皆不命也惟內小臣上士四人而已蓋古者奄皆刑人先王不枉其才擇其有謹信端厚可受爵者以寧王后命令[illegible]事非如後世書青紫者千人皆無依自刑也夫極治之世無他人主親婦人正士不使刑人在側而已成周內小臣闗寺之屬其職亦其數寡上不得以私昵下不得以非干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周衰如勃[illegible]立公子無虧則與[illegible]立又如繆賢薦舍人藺相如則與[illegible]其交侍勢[illegible]寵如此漢唐之閒何恐事哉永嘉陳氏曰成周王時內小臣之屬悉統於冢宰西漢制猶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內臣皆屬焉[illegible]時內臣參選明經之士成拜謁[illegible]更宿王宮以備顧問如楊雄之位執戟孔安國之掌唾壺是也故侍中加官[illegible]一有細過中常侍[illegible]得名斬之然權有所統如此東漢則不然議郎不在宮中中常侍黃門常侍悉宦者爲之卒至[illegible]用事孫程專廢立此無異故三公撫虛位而宦者專權莫之制也）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掌宮門之啓閉故名閽以爲墨者使守門也囿游謂御苑也無役者賤故也○疏曰周禮有同官別職者如王宮囿游同名閽人及山澤同名虞川林同名衡是也別官同職者惟官聯耳徂徠石氏曰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中門若囿游之禁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而已自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離館奏請殺事多以宦官主之則預政之機以移竊是以生也愚按舊註引白虎通解天子囿游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其[illegible]大如此竊謂天官閽人職止稱囿游亦如之從不更詳其職而地官序囿人職亦畧而有制則聖王之不盤於田遊可見而白虎通之妄不待辨矣）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掌侍於王之路寢故名春秋寺人披自稱刑臣蓋奄人爲之不言奄者省文也○明齋王氏曰寺人侍王路寢而考序職乃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餘則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及佐內人弔臨於外而已故知所謂侍者非以執役於王蓋居王所以正其宮人而宮中纖悉無不上聞此周之內治所以嚴且密也雜說曰幽王之時寺人傷於讒作巷伯之詩寺人內臣也後世多賊忠良招權勢今反惡讒如此至欲投畀豺虎豈不賢哉古之內臣則正能守法者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況成周時乎）

內豎倍寺人之數（未冠曰豎以上職推之此蓋散於后宮之屬而不專正內故通名內豎與自閽人以下皆身親於王宮故各無官府徒役也○[illegible]仲王氏曰先王之制後失其意而爲禍烈者其害[illegible]致周家合內小臣寺人之數不過十九人耳後世衣朱紫者[illegible]數千何也且此十九人者不過給將令灑埽而已後則封侯[illegible]至將相之權無不授手委之至於世

（臣可疑重臣可疑凡諫臣拳臣無不可疑而腐熏之人則無疑又何也卒之覆國亡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甚夫觀范宋二史傳可爲殷鑒矣）

九嬪（此即昏義所謂九嬪名九嬪者嬪之言賓也其職掌教婦學之法以率諸嬪爲后官職之長乃王所賓禮非世婦以下事我者比也自比至女御皆不言徒役惟祝史則有之者王之嬪御與內外官異故雖掌禮職以教宮中而內宰爲宣理之也豈若學役居署以治之者哉）

世婦（此即昏義所謂二十七世婦也名世婦者婦之言順也其職掌宗廟祀賓喪紀之禮以修婦道有順事之義也柯氏曰天官春官皆有世婦夫天官之世婦與九嬪九御爲列天子之嬪妃也若春官世婦專掌后宮之禮上自王后下至內外宗皆其所敎乃女官設府於內有爵德者爲之所謂女傅是也天官內宰自外而治內春官世婦自內而達外法制乃備觀春官世婦其屬有府史與奚而內外宗次之其職與於天官世婦可知矣後儒合之非也）

女御（此即昏義所謂八十一御妻也名女御者御之言侍掌序御王之燕寢有侍奉之義也○註曰內官獨不列三夫人者三

夫人於后猶三公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也明舒王氏曰傳云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后與三夫人各媵其姪若娣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不言三夫人自世婦以下皆不言其數者以例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則后之六宮當有六嬪而三夫人蓋或攝位如六卿之兼三公也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於國不必一時皆備且君子不苟於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豈拘拘於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愚按尚書周官篇立大師大傅大保惟三公而周禮官職皆不載者周禮則六官之職旣不及三公也記昏義篇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故天下外和而國理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今嬪以上不言三夫人猶卿以上不言三公之意也然官職雖不言而地官序鄉老云二鄉則公一人此三公之官之散見也鄉大夫職云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秋官鄉士職云三公會其期又云三公有邪事此三公之職之散見也天官樂人職云夫人致飲於賓客此又三夫人之職之散見者其尚書云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冬官六夫人以勞諸侯則周禮以外其職亦可見矣是謂公與夫人職要可也謂無職不可也況三公而外少師少傅少保惟三孤佐六卿爲九卿而內官序官職皆云九嬪則六嬪猶六卿而其上三嬪猶三孤亦不當載三孤之官也乃謂三公三夫人無官職而不載又或謂官不備故職不載也豈其然與）

女祝四人奚八人（掌王后凡內祭禱之事者故名王氏謂王有大祝小祝后亦有女祝也○吳氏曰此官合襲禮官禮之所當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羣小祀而已舍此則諂也祭皆天子主之於外后特供籩豆耳豈復於宮中自爲之哉且文帝尚除秘祝先王時豈有此乎衛氏曰先王徵鬼神以明其難詘祝不廢況除殃報禍若鄭氏所謂戶竈者可謂后宮無此祝非吳氏議之非也）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其職與王之大史掌禮畧同故名也二職無爵而有奚役者柯氏謂女御有才學者遂任之也○劉氏曰女史八人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則非有道藝而知禮者不可爲也鄭氏止以爲女奴曉書者失矣）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典猶司也掌司宮中婦功而爲婦功官之長故名役有工若賈者以辨絲枲美惡貴賤也以下諸職次此者男服事於外女服事於內絲枲皆以給婦功染人佐之縫人成之而內司服司之也追屨二職皆司服之屬夏采乃染人之事而其職則亦司服之意與服先於縫縫先於染者重成事也終於夏采者愼終也○雜說曰典婦功以下諸官多用士人者先儒謂人主奢儉所係故也）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掌絲故名）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枲音洗○掌枲故名）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掌后以下之服故對春官司服而以內名御之言侍謂以衣服侍御也二職有女御與奚故不用士而用奄也○疏曰此女酒女漿之類乃女奴曉進御衣服者也以衣服進或當於王故廣其禮得與八十一御妻同名欲見王令御幸使無淫色之過也愚按疏說乃本註而言然義則舛也世婦至女御有德者充之無則闕此所謂君子不苟於色也若以其侍御而爲此職曾不幾於逢君之惡者哉此蓋八十一女御之卑可爲女御而未命者與其職尊非奄官所能統也但宣理之而已故內司服縫人二奄皆有女御而縫人之奄反爲女御役則女御初非其屬而其非女奴益明矣）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掌王宮縫線之事者故名也女工謂女之巧者縫事須巧者爲之故女工較多於奚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主染絲帛者故名也）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音堆○治玉石曰追詩追琢其章是也掌治玉爲后首飾故名此二工者不務飾之意也）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主治屨者故名也首服男女異宜重首故屨則王及后皆屨人治之而已）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戶雅反○名夏采未詳註曰夏采夏翟羽之色也禹貢徐州貢夏翟有虞氏以爲綏而注於旌干之首後世或染鳥羽象而用焉謂之夏采也王氏曰其職掌以冕服復於太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而名夏采者采色所以事生之道也哀素者事死之道復以幸其生也按二說王氏義爲足不設府者無所藏故也次在職末者疏稍賤事是終也）

天官冢宰序職上（此以下序天官分職之事也以卷帙繁分爲上下餘官放此）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此首序大宰卿一人之職也典常也六官之政乃治天下之常法也建立也冢宰掌治典而六典無不統故皆掌建之也邦國兼王畿侯國而言官所居曰府民之數有萬以經以治以紀者以治典總而經之綱而治之理而紀之也教典地官司徒之典安寧教導擾馴也禮典春官宗伯之典和康統率諧調也政典夏官司馬之典平治正整均平也刑典秋官司寇之典詰察刑肅糾斂也事典冬官司空之典富足任使生養也此首舉大宰職之綱而全書六官之綱舉不外此學者所宜深玩也○王氏曰天官自宮正而下止言官名獨於前三官言職者大宰正也小宰貳也宰夫攷也其職尊故言職以別之五官皆然冢宰吕氏曰周禮一書綱目盡在六典六卿率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爲治體統本末具舉然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司徒以下無非所統乃併數爲六卿何也乾坤與六子並列於八卦冢宰與諸卿並居於六卿一也○梁魏氏曰先王以道治天下定爲萬世常經是曰六典大宰偏言則一職專言則包六職故六典皆大宰所掌也後世專務法而六典亡矣愚按各三句邦國萬民相爲首尾而官府於其中如經紀也安擾也和諧也平均也詰糾也富生也皆二字相連起義而官府則曰以治以教以統以正以刑以任其凜然之意有獨溢於言外者先王設官分職之意嚴矣哉）

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邦治四曰官常以聽邦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此即八法以明上文治官府之事也官屬謂同官之僚屬舉行也官職謂本官之職掌辨明也官聯謂同官及別官之聯合會通也不易之謂官常聽察也無闕之謂官成經理也不忒之謂官法正肅

也官刑即五刑之官刑糾約也官計乃三年之大計弊斷也此與小宰六屬舉邦治以下相表裏但彼闕官常一條而官刑則見司寇職耳○王氏曰常謂故常也六官聯事皆乘時立事因機制宜而已官常則昔所嘗行者今列爲常書云以典常作之師是也）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此又即八則之治都鄙以明上文經邦國之意也則猶法也法字意較闊大則字意較親切一云詳曰法略曰則也都鄙詳者全釋通采邑及凡公邑而言舊說單指采地者殆未盡矣馭猶馬之在馭使無僭差也祭祀者宗廟壇壝之秩神謂內神若外神也法則者兵農錢穀之司官謂分臣若家臣也有罪則廢有行則置吏謂胥隸也養則以祿叙則以位士謂俊造也馭用者量賦下與貢上爲出入馭民者通禮教與風俗相轉移馭威者勸懲以威民馭衆者簡閱以任衆○陳氏曰先王建都鄙以爲畿內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采地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在三百里外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在鄉也梁魏氏曰先王建都邑以封公卿

大夫在王朝則臣道也以八法治之在封邑則君道也以八則治之法者從上之令而下不自專也則者受節於上而下得自專也葉氏曰古者敬於神而不害於人三時不害而時和年豐則奉粢奉牲以告有功無不報也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無不奪也是以春官都家宗人凡祭祀必致福於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於國蓋其神皆王所叙也葛山楊氏曰自鄉論秀士升於司徒自司徒升於學爲造士大司樂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爲進士士蓋未有祿位也司馬論定官材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祿故曰以祿位馭之大宰歲終令百官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年大計吏治而誅賞則吏職與士異故曰以廢置馭之魏山魏氏曰賦以其地所出獻於王也凡三等采地所出之物及兵賦之屬盡謂之賦賦通人力所出貢止是地所産而已臨山楊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修禮以飾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之欲爲之節文道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離而二之則非矣愚按都鄙皆指采邑此傳也然崇傳不若尊經夫今經所謂都鄙者都謂都家鄙謂縣鄙也宰夫云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夏官司士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析言之爲都家縣鄙約言之爲都鄙其通指采邑及公邑亦明矣且以王畿全地考之自國而郊而甸而稍而縣而畺蓋分爲六者大宰及載師諸職也

自國而郊而野而都約分爲四者質人鄉士遂士縣士方士朝士諸職也自國而郊而都鄙又約分爲三者小司徒泉府諸職也凡此國即鄉也郊即遂也甸若野即凡縣鄙之公邑也都即稍縣畺之邑都也故各職文不同而義同也其不及國鄉與郊遂而以官府縣鄙都家約分爲四或爲三者宰夫太府職內職歲諸職也祇以都鄙與邦國爲對文者大司徒司士職方氏諸職也凡此都鄙皆謂都家縣鄙而國鄉與郊遂包於縣鄙中也歷考全經所言王畿之地域都鄙之非專指采邑更明矣且使都鄙止言采邑則經文所言縣鄙皆無屬而凡大宰載師之言甸賈人朝士之言野縣士之言縣亦皆爲贅文是王畿中之地域民人貢稅兵賦直半闕而半廢也其說可勝言哉學者幸擇之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柄內史作枋音義同予上聲）○此又即八柄之馭羣臣以明治官府之事也詔告也柄猶權也必告諸王者自天子出之義也有爵則祿乃隨故曰馭貴有祿則富可養故曰馭富予者加恩於祿之外故曰馭幸置者保德於祿位之餘故曰馭行生以馭福者八議之議是也得生即爲福奪以馭貧者三覆之施是也夫祿即必貧廢以馭罪罪輕則放於野誅以馭過過重則戮其身○賈氏曰五以上皆是善則大善在前小善在後六以下皆是惡則小惡在前大惡在後臨川王氏曰誅即殺也誅言其意殺言其事也知大宰誅爲教者以內史知之大宰先賞後刑於賞先重而後輕於刑先輕而後重勸賞畏威之意也內史則賞刑雜而不叙後先者主以法守而不與道揆之意也魏山魏氏曰八則八柄凡言馭者十有六只當通作一義庶成以馭而納於範訓馭字不知祭祀如何馭神納善禍意當訓爲品節而歸於範之意則馭字可盡通矣又以漢制設入家財爲奪以馭其貧尤害義理三代安得有設臣家財之法哉誤解經文或棄後世虐使其臣民禍實烈也愚按爵祿二條以外以予奪廢置生殺相對首二條爲經下六條爲緯也誅即殺也然內史直言殺太宰詔王第言誅者內史執法者也詔王則隱然示以刑不上大夫之意矣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此又即八統之詔王以明上文統萬民之事也統猶率也謂正身於上不治民而民治如率之者）然也親親九族也敬故舊也進賢用有德者使能任有才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崇有爵者達吏謂達其列職於下者禮賓

謂禮其作賓於國者○臨川王氏曰馭以八統則民莫遺其親莫慢其故知德當務知能當勉且知功實不可害爵命不可廢墜蔽必以通交際必以禮矣梁氏曰統猶綱也馭羣臣者執其權故云柄馭萬民者舉其綱故云統雜說曰八統亦皆詔王者賞罰誅廢既非臣下得專而親親以下亦當自王躬行以化人也易云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禮云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慢君民之心書云無有作福作威其義一也愚按大宰職始以百官尊臣之屬而繼以萬民者大臣之道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其次也又繼之九職九賦九貢九式蓋人土財用相爲始終而親賢衆利相爲表裏之義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賈音古斂去聲）○此以下特明冢宰制國用之道而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皆在其中也三農謂原若隰若平地之農園圃藪牧皆指其民虞衡主山澤之官此亦以目山澤之民也居貨曰商行貨曰賈嬪有夫者婦有姑者臣妾爲人役者閒民無事業者生種也九穀註謂黍稷

稻粱麻苽麥大小豆也飭者順而養之也作猶致也養育蕃盛也飭致力攻治也化因形移易也八材註謂木革羽象金石珠玉也阜通者阜而使通化治者化而後治聚斂猶言蓄積疏材謂菜蔬可食用之物轉移執事傭雇為工作也三農至閒民皆民生九穀至轉移執事皆職此首言生之有道也○明道程子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居十之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困後世游民多矣觀其窮促辛苦變作巧詐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非聖人變而通之何以免患耶東萊呂氏曰民事不可緩而鳥獸草木亦豈可謂微而忽之哉聖人為天地萬物之主有一物不得其所則以為職之未盡舜典疇若予上下鳥獸草木此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也節卿鄭氏曰先王與民為生後世則民自為生今或無以生矣周井田家私有畝使相生相養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必是九職類為轉臣妾閒民皆不敢遊當是時豈復有農一而食者六工一而用者六賈一而資者六之患乎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削稍去聲○賦之財賄通金幣而言也上條九職固有閭師所徵之八貢矣此云九賦者蓋八貢為雜賦而九賦乃雜賦與故不止貢物而廣言財賄也邦中至邦都六者之地自近而遠其賦遞斂於民關市山澤二者則六地中皆有之其賦不止斂於民而又有幣餘者前八條皆斂在下未入之財賄此乃斂在官已出之財賄也此又言取之以制也○疏曰一邦中謂國中之地其民所出泉賦也二四郊三邦甸謂一百里之郊地二百里之甸地其民所出泉賦也四家削五邦縣六邦都謂三百里內之削地有大夫之家邑四百里內之縣地有卿之小都五百里內之畺地有公之大都而其餘皆為公邑明三等采邑出泉賦於公卿大夫而三等公邑則出泉賦於王也蓋據采邑表公邑也明齊王氏曰口率出泉商賈斥賣官物倍令出算此皆漢以後事註以口率出泉解九賦謬矣而以商賈倍算解其中關市山澤幣餘之三者尤謬也集說王氏曰幣餘之賦乃職幣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餘財邦物而謂之賦者既已給之又振之以歸於國故亦云賦也愚按傳註之說諸儒議之者非一大都以後世頭會箕斂之苛政非先王所宜有且貢而又賦則將什而征二也然口率出泉之屬其解固非而唐氏不考其本末乃謂九賦出於九職九職輸為九賦而欲以九職之貢與九賦之財斷合而為一也則亦率矣況大府職既言九賦以待九式而又言萬民九職之貢以充府庫其為兩項甚明而司會職言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九職令民職之財用內府司書諸職並言之者非一則二者又豈有合而為一之理耶然則所謂九賦者何也今以全經各征斂之官考之九賦與九職附一而二亦二而一者也自其一而二者以言則九職中農圃工商牧虞衡八者自有閭師之八貢其所貢皆本色今見於閭師縣師遂人遺人委人以迄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蜃之屬固可考矣而九賦則皆雜賦也若自其二而一者以言則八貢不及臣妾閒民而九賦臣妾之疏材猶略見於委人職其閒民無職者在閭師則有大布在載師則有夫家之征而又有田不耕者之屋粟宅不毛者之夫征此皆各隨其地以入於九賦中者也而二師之外又有旅師之鋤粟又有肆長之總布廛人之五布質人犯禁之舉司市命夫命婦之罰又泉府國服之息司關征廛舉貨之屬皆當入於九賦至園圃藪牧虞衡其任於民者同歸於閭師之貢而其官為守禁如場人囿人為國之場圃山虞澤虞川衡林衡卝人為國之山澤川林之屬其當為九賦而不為九職也又明矣凡此合之職幣九賦九職分合源流之縣然者如此而可不審而忽之乎然則註所引鄉大夫登衆寡而皆征之者非與曰此所謂力役之征非口率出泉之謂也考王畿中其地遠而不盡供力役者則財賦稍重載師國都甸稍縣都之征其輕近而重遠者意可見矣而謂力役之征之外又口率出泉曾聖人而為之哉周官往復交貫要須得其意以通之以則不至失聖人之大經大法而疑誤於天下後世矣學者詳之

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匪音分好去聲○祭祀謂天神地祇人鬼之屬賓客謂朝聘之君臣此二式皆謂其酒醴牲牢若其幣帛芻秣之屬別有式矣喪謂王以下之喪葬荒謂國之荒札羞服謂王以下膳羞衣服之屬工事通謂君若國宮室器用之屬也幣帛謂皮幣玉帛之屬祭與賓及凡當用者芻秣謂芻牧飼秣之屬賓若軍役及凡當用者匪猶分也謂凡以事制頒分之者好猶恩也謂生以德意賜予之者凡此皆待以九賦之財賄詳見大府祭祀之式如大祭酒三貳用太牢中祭再貳用少牢小祭一貳用特牲之類賓客之式如上公饔餼九牢三饗食燕侯伯七牢再饗食燕子男五牢一饗食燕之類餘放此此乃言用之有禮也○周禮菁華曰財用供於有司而式法行於大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而過取百官有司亦不敢違式而過供論道經邦立本於此式法不行而上下始交征利矣龜山楊氏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周官以九職任民以九賦斂財九賦各有所待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雖人主不得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為

（出制度有不如式大宰得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貢無得於會也世儒以爲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矣貴與馬氏曰古者國計之富者莫如漢然致之史傳無他術也則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税至開皇三年並罷之後世以爲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取則所賦税而已其年又行蘇威之言關絹一疋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其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其年租賦十二年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年十五者輸庸停放十二年又詔河北河東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賦税役調寬如此而其稱殷富何也史以爲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饗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氈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加譴然後知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國之良規也漢隋二文帝皆以儉富國讀文論貴未隋文任法律而猶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議孔孟者乃謂善理財者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侈靡逸創爲豐亨豫大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豈不謬哉雜說曰大宰九式不見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之式小宰則云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蓋嘗考之則凡會同所用不過牢醴委積之類此自有賓客之式而軍旅田役所用則亦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之諸式而已大宰有工事之式則如司弓矢司甲[illegible]人槀人弓人矢人函人車人所當給者皆有法也有幣帛之式則如外府所謂供其財用之幣齎亦有法也有芻秣之式則委人軍旅供其委積薪芻凡疏材亦有法也有匪頒之式則如司勳賞以等功之屬亦有法也軍旅最急者惟糧用官豈反調聚蓄成周以井田制軍賦凡邦有軍旅田役之事如廩人治其糧與其食倉人供道路之穀積飲食之具遺人掌道路之委積之屬凡皆小宰令各官府供之是以太宰九式不及也非渠魏氏曰均節者以二十年之通制國用總計歲入若干歲出若干內分爲率量用其三而存一三十年則有十年之儲不幸有故而不待加賦民得紓濟所以養王仁心助成恭儉之德而禁奢侈於未萌也中仲王氏曰成周之世有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矣小司徒遂人等官又令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以令貢賦司書則又三歲大計羣吏以知民之財器械數掌此者受法焉比大時不登吏治不職則凡民所自之一皆郵之加此而賦用不足巧誅減正弱以爲均節其損上以益下者一何至也後世國費浩繁每歲司農先量所出貢賦郡國割之令計不給又額外科之謂之加派至橫征巧取又出加派之外其爲一切苟且之計不忍言矣以欲從人者昌以人從欲者亡秉國成者反覆於尚節之說而不一爲備民計者禍何心也）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

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嬪故書作賓註作嬪大行人放此斿旒同○上取乎下爲賦下供乎上爲貢疏曰凡侯國之賦大國貢其半於王次國貢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各市其物以虞若禹貢貢展禮之新也祀貢若[illegible]之屬嬪貢若絲枲之屬器貢[illegible]之屬幣貢皮帛之屬材貢若朱木竹箭之屬貨貢若金貝之屬服貢若絺紵之屬之屬斿貢若珠璣琅玕羽毛之屬物貢若肅慎之楛矢[illegible]須之類[illegible]聲之則之屬此亦言取之以制也餘詳秋官大行人○王氏曰[illegible]內以上取下而名賦求公上均節之制邦國以下率上而名貢者臣子忠所之節龜山楊氏曰致者使其自至若天王求金求車則非自至也雜說曰言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所謂不貢異物民用物也王氏昭禹曰先王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節九職所以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夫有道以生之有義以取之有禮以用之然後有以服天下而諸侯莫不來享矣此九貢所以次九賦九式之後也潛溪鄭氏曰九職之先賦也明賦所自出九式之先貢也明貢所自入國無後用無廢費而賦貢盡於式也宰制國用其必由此）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長上聲○此又即九兩之繫民以明經邦國紀萬民之意也兩猶耦也繫猶綴也主謂公卿大夫主其家藪謂澤虞掌大澤大藪也地者邦國之牧之羣屬貴者官師之長之名位賢者師之德行可尊道者儒之道藝可法族則大宗之子以令族屬利則貴家之主以散利養治則鄉遂都鄙之吏政令相攝任則守望出入之友保任相維富則廣澤鉅野之藪財物相守大宰之職終以此者協耦萬民而繫屬不散尤掌邦之要道自八法至九兩各條之意衆不外此也○王氏曰先王建諸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九州之牧之屬蘇以其地故云以地得民獨言牧者衆多以見甲也長則地非其有故云以貴得民辭諸曰先王繫民以族所以一天下後世徒戚於其害而負見其利如商之七族貴封與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彊宗大族纘義兄以濟家始尚足以帥係不求魯桓齊田於得逐君後世遂以爲不可容馴至五季元魏分析參戶而先王以族得民之意不可復矣橫渠張子曰管攝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世族與宗法宗法立則人皆知親繫來處而忠義立陸木豈得不同東萊呂氏曰詩云君）

（之宗之言公劉豈肅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事相須如此春秋晉執曾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是當與刑乖蠹猶必立宗也王氏曰相任之謂友學校之友相任以道鄉田之友相任以事也臨川王氏曰自牧至藪皆有所兩則民心繫屬而不散後世九兩既廢故宣王料民於太原而仲山甫非之當是時上欲知民數不可得則能得其情而料之乎民既散矣則放僻邪侈無不爲也○疏曰大宰職文分爲二段自首至以富得民十條爲一段明經國之大綱與其治政之條目也自正月之吉以下又爲一段明須宣前法因事而施耳愚按前段爲六典一條兼總全部以下九條乃即治典歷言其職也其後段正月之吉及歲終之屬即本職之類職考職以明其始終祭祀朝會之屬即諸職之專職聯職以明其分合而前後兩段中又各分兩小段其條理有如此者五官皆放是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此總言治法之和布於始以起下文兩節之意所謂綱職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然布猶秋官布憲之布治即治象之法凡典則法之屬下文乃令萬民觀象乃施法官府此祇言和布於邦國都鄙者舉遠方以該近也○王氏曰和者可否相濟之謂先王以道制法以法治事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以詔制所當改易即堯典所謂平在朔易也蓋改於歲終和布於正月之吉與時偕行之意也明齋王氏曰周禮爲一代大典後賢後王率由舊章而已而六官於正月之始多稱和布何也事變無窮治道與之推移大臣佐王御天必協和而後可守也成王名爲守成而一代典章皆其所立後世不知此意時移勢改不敢少有損益恐亂成法也其小人陰壞默損則更不能問必至極弊然後英主起而整飭之此不善守成者也周公之旨深哉）

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縣懸同挾子協反又作浹各職放此○此承上文之意而首言布治於萬民也乃懸者擬事之詞和布畢乃懸之也說見小宰萬民指國中四郊之民稱萬民約詞也象魏闕名一名兩觀其兩旁巍然觀示而中闕故名也挾日謂一旬斂收也必懸十日乃收者以深示國都之民也○官制曰漢武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書盈几典者不能徧觀郡國承用多駁哄乎是又何以責其下乎愚夫細民望之如天莫測其意向所在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大法者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成周布之邦國都鄙垂之象魏徇以木鐸斂以挾日上恐違乎下下意協乎上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一道德以同風俗其源流蓋如此）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

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監平聲參三同傅音附○此承上文言布治於邦國都鄙與百官也牧註謂九州之長大宗伯八命作牧也監謂五等諸侯各監一國也一謂牧諸侯之通稱舉牧以見卑也監謂王命監侯國者王制使其大夫爲三監也參謂國之三卿伍謂其下大夫五人殷之言衆謂上中下士輔謂府史胥徒也長通謂都家縣鄙之長兩謂其左右伍謂其臣屬正亦長也謂大宰大司徒之類貳猶副也謂小宰小司徒之類攷猶成也謂宰夫鄉師之類建立以下皆明設官之意施典施則施法則明分職之意也○疏曰左傳杜注謂季孫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氏爲司空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五大夫者司徒司空之下各二大夫司馬事省一大夫也都鄙之長不足於三卿者諸侯南面爲尊故得備都鄙之長在天子之下故屈也愚按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今見於書牧誓立政二篇皆如此若冢宰宗伯司寇之三官職不言據吳氏則其下五大夫爲三官之小卿據崔氏則謂三卿兼之今攷二說相須始備也蓋三卿所兼畧如其大宰大宗伯大司寇之意而下大夫所爲者則如小宰小宗伯小司寇之職與）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此又歷言典法則之類之待治亦即頒職之意也典則法即六典八則八法成即小宰八成禮謂賓客之禮待者待其成而攷之也不言八柄八統及九職以下者八柄八統天子主之冢宰制用亦特制之而已故與詞也○鄭鍔曰大臣之事唯講典法所由出然後散其條目付之有司故凡治以典則法之屬待之大臣清心論道格君心而已不伸王氏曰天子治吏不治民萬民雖衆有八成以治官而萬民治矣）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眡音同眡眡同亨烹同示祇同各職並放此○此以下歷明其祀典朝會之屬所謂聯職也以小宰六聯推之不及軍旅田役喪荒蓋作大事統之與五帝謂五行之帝而太昊少昊炎帝黃帝顓頊配之也誓戒謂致齋散齋之屬具謂饌具豆籩之屬修謂陳設濯溉之屬卜日謂卜日而卜之也執事謂宗伯及太卜之屬必祭前十日卜戒者以散齋當七日致齋當三日也及執事謂初爲祭事也自祭之前夕至納亨謂納牲告殺以授亨人也自祀之晨

（言曰猶時也自正祀之時言盛祀之前夕濯觀洗滌滌而共晨王袒而逆牲射剝則又勞其毛以贊之至祀時王以玉幣禮神以爵獻神則更執以授王也祀大神亦謂郊於圜丘祀於方澤享先王謂祫禘於太廟別言王也王几玉爵者玉几以依神玉爵以獻神禘享先王用之也玉幣禮神見大宗伯○家語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丘也聞諸老聃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王相生亦象其義故生為明王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稱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少皞氏之子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之子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所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也楊氏曰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之類是也賈與馬氏曰五帝為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方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乎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乎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亦不可陳氏曰戒者飭其事誓者告以言大司寇戒之日涖誓百官士師五戒而誓居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掌以大宰重其事也）

（協以大史正其禮也涖以司寇涖其職也）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朝音潮下並同○朝覲會同詳大宗伯玉幣謂諸侯之六瑞六幣凡圭璧琮璋皮帛之類玉獻註謂諸侯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也六瑞為贄六幣為享諸侯獻為庭實其玉皆大宰贊王受之若其馬皮以下及凡庭實之屬則小宰贊之而已玉几王朝侯時優尊之几玉爵王祼賓時酢王之爵其爵亦大宰贊王受之其几則司几筵設之而大宰涖之與○王氏曰朝覲或言大或不言者各指其時而稱之五服皆朝之歲朝者衆故謂之大也疏曰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祼乃大宗伯攝祼非冢宰所贊但侯酢王用玉爵則冢宰贊受耳）大喪贊贈玉含玉（含去聲○大喪謂王及后世子之喪也贈玉既窆以送死含玉將斂以實口註謂助嗣王為之也）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作起也大事謂凡大喪明事不止喪而喪亦不止大喪矣戒於百官蓋謂其正長也以小宰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推之可見贊王命謂贊為數命也）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治朝在路門外四方之聽朝謂凡巡幸聽事之所贊聽治者助王聽斷其治也凡不

聽於王之聽治者謂之小治此又申朝覲賓客之意也○王氏曰四方之聽朝無常所如王巡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所謂聽朝也眡朝於內聽朝於外皆贊其事則治外無異於治內矣臨川王氏曰上文以禮待賓客之治此又云待四方之賓之小治者賓客之大治詔於王八統所謂禮賓是也若其小治則冢宰專之而已莊渠魏氏曰王恭己南面與宰臣平章大治一人之常也大治助王不及小治不以煩王百揆之體也上奉王命次請於冢宰衆務各以職治庶僚之體也故曰主好要百事詳主好詳百事荒鄭氏曰宰皆大治其稱小治對王之聽治言之耳）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會音怪凡各職合計之會前歲此○歲終謂周正建亥之月也百官府通六官而言會謂會計聽謂審聽令正其所治之事為會計文書既致則為受而考之也廢置猶去留之意八柄中之二也羣吏即百官府之羣吏誅賞兼予奪生殺而言誅不言生賞不言殺蓋互文誅罪賞功則不徒廢置矣不言詔王省文也此總言治法之屬之受會聽其所謂攷績也○雜說曰冢宰總百官其職固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矣而司徒則又攷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羣入會而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內宰則稽其功事雖膳夫

醫師至職幣之屬亦然且又專設司會一職逆吏治而考之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蓋歲成周時各攷於衆職之長而後攷於本官之長然後畫攷於司會而達於冢宰也又曰三年大比三年大閱三年大計皆以三年為率此非是一時行之蓋只是每年更互一件而已王氏曰書云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何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法略其事簡周之時其法詳其事繁也莊渠魏氏曰周禮大宰歲終受會聽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而誅賞言大宰職其要也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雜攷郡國之計書天子受丞相之要而已元帝時京房奏考功課吏法公卿議為煩碎魏劉邵作都官攷法七十二條杜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帝無益也唐法考功以四善二十七最敘為九等國朝考課皆綜於考功而官始不勝攷矣誠詔天下之官各課其所屬而覈於朝內而六卿亦令各課所屬而覈之用力少而成功多也○陳氏集說曰冢宰兼六卿之事天下無所不統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王府則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役宮人布於王宮內外而近近於左右者衆為之冢宰大臣兼羣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納入上之心術有所制紀綱不紊名分不易體統之正孰大於此後世專大臣之權而授之羣臣散天下之屬而歸之百官又或倡為大臣不得總務之說使漢虛名於百官之上自漢以來變故備矣欲復

（古治當自周官冢宰始則體統正而事可以次舉矣）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此序小宰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宮刑總言之也王宮謂王之宮寢凡宮謂后以下及世子宮寢之類糾禁糾察禁止也言政令者重大之意言糾禁者嚴密之義此首言內宰之事職也○王氏曰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此治內以及外之意大司寇五刑無宮刑則宮刑爲小宰所建也文王化行汝墳江漢及而求之本於后妃記曰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此之謂也吳氏曰王宮最嚴刑之地小宰建掌刑之職蓋嚴風俗自王宮始侍御僕從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欽皆是宮治伊訓三風十愆之戒自君卿及家士亦皆有之在朝臣下不正則墨刑具訓云嗣王祗厥身念哉蓋宮刑雖微有備而實以格君心也則宮刑之修擧亦即君心敬怠所判而君德隆替所由其與擧按小宰掌典法則與貢賦式之類皆對大宰而言獨掌建宮刑若於大宰無所對此非無對也乃對八柄詔王御羣臣言之也王者之治宮中府中皆爲一體大宰於宮闈無不統而職專官府小宰於官府無不贊而職主宮闈蓋王理陽教立六官后理陰教立六宮外官不過九品內官不過九御大宰掌外而於內宮但總之故小宰專內而於外朝但佐之也）

掌王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此以下皆言佐大宰之事也貳副貳也逆迎也謂迎受勾攷也典法則大宰掌建之貢賦式大宰制之小宰則掌其副以迎治而均節財用也）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敘倫次也此下各條皆佐大宰之八法而特以六敘先之者必官府之倫敘正而後邦治可修也羣吏自鄉以下至士也位謂爵秩治謂功狀事謂職事食謂祿食會謂會計情謂訟情六者皆以尊卑爲先後所謂敘也故大宰各正其治受其會即會其治也今分言之者進治謂平時受會謂歲終也此以下專舉其佐治官府之法蓋小宰雖主宮闈其於官府不啻嚴以正矣）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長上聲○長通六官之長及各署之長而言屬謂其僚屬六十舉成數也達猶行也大者從其長以行小者則屬官得專之也此則八法中官屬以舉邦治之一也○竹野葉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屬通攷其成數蓋三千人然官屬有不必專置者地官如角人羽人掌炭掌茶等職但征一物秋官如庶氏冥氏硩蔟氏赤犮氏等官但攻一事不可兼乎有不須常置者則有盟詛則有詛祝祀戎則有伊耆銜枚喪紀則有職喪喪祝夏采不可廢乎蓋周人因事而置官周因官而存名不兼職攝職則官既不存名則官廢知此二者可與言官制矣明齋王氏曰大事不從其長則政出多門而大臣無權小事不專達則大臣親細務且事自繁下僚不得盡其才二者皆非也）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六職即六典之職節財用者制國用也懷賓客者柔遠人也事鬼神者明禮樂而幽鬼神也聚百物者服收令而修貢獻也除盜賊者無濫刑無縱法而姦宄息也生百物者無曠土無游民而貨物滋也六典言其經法六職言其事任大宰六典以邦國官府萬民三者並稱此不兼稱官府而及節財用懷賓客之類者官府之六職已寓於首矣故特推其事驗也此則八法中官職以辨邦治之一也○王氏曰徒善不足爲政故制治必有法徒法不能自行故行法存乎人先王建六官授以六典而因以六職辨其治此相因爲用也）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弛杜讀爲施鄭讀如字○合猶會也如祀大神則大宰贊玉幣爵事司徒奉牛牲宗伯省牲鑊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犬牲之類是也餘放此柔）

（祀以下與大宰九式本職七事小宰掌見各條用以節衆役以任衆斂請斂聚弛請施放小事請六聯以外此明八法中官聯以會邦治之一也○鶴山魏氏曰周官聯事散見朱子謂一部周禮盛水不漏此也雜說曰官制之法職不分則無統事不聯則不精如人耳目手足雖各司而氣脉相通唐虞時百揆四嶽州牧侯伯截然有紀然羲和掌四時之政得與內朝參議皋陶刑官得陳謨啓沃伯益虞官得贊禹師旅典謨事雖不詳意亦可見）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比音避責債同傅音附別音鼈予上聲劑音茲○大宰官成以經邦治官常以聽邦治今經與聽互言之者始定爲官成久乘則爲官常也政役自力政而言比居謂比伍之籍也師田自軍政而言簡稽謂計之簿也閭里指地政而言版圖謂戸地之册也稱責者貸責者責償傅別謂合券分執也祿者祿位者爵位禮命禮儀策命也取者之取予者給予書契謂文書符契也賣買謂市中相交易者大市有券見曰質小市爲約信曰劑出入謂官內自取用者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此明八法中官成以經邦治之一而所謂官常以聽邦治具其中矣王氏謂法一定而不可廢故謂之成司寇凡萬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是也○葉氏曰民聚而必有事事起而必有爭聖人防於未然是故書以載法法以待事事來而應以法訟起而正以書猶決事之不可無比斷事之不可無律也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其官成之謂與劉氏曰八者所以養民之信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爲本否則雖禮樂刑政何所措哉王氏詳說曰八成皆文書也比居簡稽版圖禮命要會文書之用於公者也傅別書契質劑文書之別於民者也有子息爲稱責無則爲取予有手書爲傅別無則爲質劑結繩作而有書契以書契爲未足而有質劑以質劑爲未足而有傅別取予輕於賣買賣買輕於稱責此三者所用之輕重也愚按八者公私皆用如泉府職取予稱責公亦有之但五者公爲多三者民爲多王氏舉其槩而言耳）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聽亦平治之意也弊斷也計以平治官府之六計而斷其治也皆稱廉者六者以廉爲本也德足宜民曰善才足辨事曰能不懈於位曰敬不誠於行曰正守法不阿曰法臨事不惑曰辨此明八法中官計以弊邦治）

（之一也○鄭氏曰善德之本能德之用敬正善之則法辨辭之施也乃其分在廉善敬正非廉不能能法辨非廉無以也）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共供則各職放此○戒具猶大宰書戒具修也七事註謂先四事如之者三事也疏謂七者即上六聯六聯中不言朝覲會同於賓客中兼之也王先生謂此不見六聯中之斂弛者令供財用治施舍則斂弛之意在其中也事狀曰治爭理曰訟此又明八法中官法以正邦治之一也○王氏曰大宰於戒具不言法亦不言令百官府以下道揆之任也此言其以法掌祭祀之類而令之則不與道揆故也祭祀吉禮朝覲賓禮軍旅田役軍禮喪荒凶禮[illegible]則五禮具於此七事矣○鶴山魏氏曰荆公皆以道揆自居而不曉道與法不可離故其新法[illegible]得古人爲天下[illegible]制道法爲二後學遂爲此說如周禮三百六十官道正寓於法中也林氏曰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春秋列國會同征伐無贏糧之然其兵食資用取給於所過亦以郊里道路皆有委積故也周禮小宰會同軍旅令百官府供其財用春秋齊師還自召陵市侯請道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是也至秦欲攻匈奴始使民飛芻輓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斛轉運之盛蓋興於此與愚按荆公謂道與法爲二而以別大小宰魏氏譏之是也孟子又云上之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不相離亦不相雜而求無道揆下無法守蓋自道法而言則二而一自人之體道守法而言則有道揆者未有不貫乎法而徒有法守者或未明乎道是二者一而二亦所謂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學者以是推其源流分合則荆公之論固非而魏氏亦豈盡然哉大宰註賓客爲朝覲會同本職亦云賓客之聯事而已不及朝覲會同也今以賓客與朝覲會同並稱未詳或曰朝覲會同賓客謂朝覲會同之賓客耳七事祭祀一賓客二軍旅三田役四喪五荒六[illegible]七非若註之說也其說較密學者更詳之）凡祭祀（句）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句）凡賓客（句）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此以下言其祀賓喪荒之聯職也不及條事者小宰不與也後王及大宰[illegible]小宰執以授大宰而大宰執以授王[illegible]之者小宰執以授大宰而大宰執以授王[illegible]的禁也以祼獻也將送也[illegible]送也賓客亦祼者如承祭也[illegible]祼者王祼諸侯以瓚祼賓則小宰贊）

（贊王祼而大宰受賓所爵進於王王既畢授於大宰則小宰又贊大宰也贊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者王爵玉幣玉獻小宰贊大宰以贊王若凡爵幣之屬小宰自以贊王也○疏曰宗廟有祼而天地不祼者覆載之德本無可稱故無祼直加敬而已宗廟則王若后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乃向口啐之也祭天地既無祼而宗伯涖玉鬯表記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者蓋春官鬯人社稷山川等外神皆用鬯但不用鬱也王氏曰天則升煙地則薦血人之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故焫蕭以求諸陽祼鬯以求諸陰也程子曰天地用玉幣而不祼則玉幣尊於祼鬯故玉幣大宰贊之祼鬯則大宗伯涖之祼將又卑於祼鬯故小宰贊之若此類者所謂序事也先王崇德受任因任受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王先生曰宗廟之祼王與后爲之賓客之祼宗伯代爲之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示君無酌臣之義也）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含去聲襚音遂○以貝玉實口曰含以衣衾贈斂曰襚喪有諸侯贈送之含襚荒有諸侯賙委之幣玉皆小宰受獻於王也薛氏曰喪荒幣玉助以禮神詩云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是也）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此以下言其效職須職也敘即官府之六敘羣吏通謂六官之羣吏若司徒專稱令教官司寇專稱令羣

士明與冢宰總六官異也月計曰要小宰自以其敘受之歲計曰會則大宰受之而小宰贊之令致事亦以贊受歲會也）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命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帥率同各職並放此○正歲亦謂周正建子之月也自其朔而言謂之正月之吉自其月而言謂之正歲以正月之吉懸之而十日之內視之故不稱正月之吉而稱正歲也且全經凡稱正歲觀象考法皆與歲終會治致事之文相連終始循環義較明矣黃談列凌人職以証正歲爲寅月辨見凌人體聖經者幸詳之徇行示之也木鐸金口木舌振以警衆者也憲謂表懸之也百官府亦通謂六官之官府也上文帥治官乃其一官而已又以冢宰統六官故小宰於正歲通令之而後六官之歲會冢宰於歲終受之也乃徇汝也憲刑言其不易大刑言其不輕互文也攷行示或表懸或宣令者各因其宜也○疏曰帥治官以下小宰因大宰懸象使觀而知當年治政之法以宮刑以下蓋以秋官士師之宮禁表而懸之宮內也令於百官府以下蓋亦繫於大宰而令百官也此於職末總結之也）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此序宰夫下大夫四人之職也治朝見大宰凡羣吏皆臣屬之通稱此將公卿大夫專指羣士而言即夏官司士王族故士之類也禁令凡威儀之則此首言正朝儀也○平仲王氏曰夏官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王眂朝則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此專正王之位也而宰夫則掌以法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夫專掌王之位者不必及公卿大夫羣吏而掌公卿大夫羣吏之位者必先及王而後卿王之服位法儀於公卿大夫羣吏且加嚴焉豈若後世君益驕臣益諂者之謂哉愚按夏官王之位大僕既正之而王及公卿大夫士之位司士又正之今宰夫復云衛者大僕司士特正之而已不掌其禁令此則掌以禁令而察糾之也禁察亦必自王始此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之本王氏所爲發其蘊歟）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敘治謂敘其職也待猶大宰以待邦國以待都鄙之待賓待諸於王曰令臣反命於君曰復民陳言於上曰逆此文言逆下備也○某氏曰羣吏謂待賓客諸臣萬民之吏如秋官之行人掌客乃待賓客之令者夏官之大僕小臣乃待諸臣之復者其僕御乃待庶民之逆者而宰夫皆敘之使各辨其事也）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

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舊傳誤法王氏正之○百官府通謂六官之官吏也徵召也上有召令而辨其職也正六官之長如冢宰卿爲僚屬所取正者官屬即八法中之官屬要即月計之書也師六官之佐如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爲僚屬所受教者官成即八法中之官成凡即旬計之書也司如上士中士各司其職者官法即八法中之官法目即日計之書也旅如下士衆爲其職者官常即八法中之官常數謂羣事之數也此以上言辨官職也府主藏文書者自既成而言故曰契而掌以治藏史主治文書者自當成而言故曰書而掌以贊治胥有才智爲什長者官敘爲官府之次故掌以治敘徒應呼召而趨走者官令爲官府之命故掌以徵令此以上言辨吏職也要凡目數四者義見司會掌職○王氏曰王有徵召命令宰夫辨而施之或下於其正長或下於其司旅此與大事從其長小事專達相通愚案魏氏曰小宰所掌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所辨八職每官府自分者也上下有體尊者治其大而卑者治其小而可謂

（川王氏曰積凡以爲要要者月計積月以爲凡凡者何計實數以爲目目者日計數則一二三四之類是也數爲府史之所掌而旅治之目爲旅之所掌而司治之凡爲司之所掌而師治之要爲師之所掌而正治之若夫積要以爲會則正之所掌而下治之矣葉氏曰小宰承大宰八法以治官府而別立六叙以冠之則六叙視八法爲重然宰夫八職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以徒役而掌官叙不幾褻乎蓋小宰所掌者正羣吏也宰夫以胥治之者特徵令之時承其命而治之耳愚按徵令辨以八職通百官府而言也然正師司旅一府署中皆備者惟六卿爲然而其餘府署或不具也則從所舉上以包下而注亦據此以明之與）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辟避同○治法謂八法八則也大宰施則於官府施法於都鄙而宰夫掌以攷其成功也百官府猶司會大府言國之官府謂王朝之官府也羣都縣鄙猶司士言都家縣鄙謂采邑及凡公邑也他職多約言都鄙此職詳言都家縣鄙都鄙之義詳以明矣乘即算法乘除之乘猶計也失闕失其所守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謂以空名作實在而避其罪名也足則不乏長則有餘善則無損敗或誅責或褒賞也此

又言攷百官府之治而官若吏皆具其中矣○黄氏曰羣都之屬不爲羣都者皆爲縣鄙大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故宰夫攷其治而乘其出入也王氏曰制治者法行法者吏吏有勤怠則治有善否故立法以攷之大宰出法以治小宰執法以逆宰夫則循法以攷也鄭鍔曰利之所在姦僞必萌人能於此不萌欲心者廉吏也故攷吏治以乘財爲要明齋王氏曰長財足用善物非聚斂也生財有大道惟用天時因地利節宜斂散與天地相流通若夫子之蓄蕃息其次若蕭何之饋餉劉晏之理財亦可也推知道者能之愚按宰夫勾攷之官一攷邦治一攷邦財而於邦財必詳者正以杜外本內末之患也蓋足國之道在務本而節用今所賞夫足用長財善物者不外於務本而其責夫失財用物辟名者乃所以節用此明齋所謂惟知道者能之也若彼以財發身貨悖而入者雖劉晏猶不屑爲而況聖人乎）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比音避委積並去聲○此以下言祭賓喪之屬之聯職也戒具見大小宰薦羞見籩醢二職凡禮事謂祭賓喪弔以外凡之言汎也小宰令百官供其財用此贊校其美惡足否也牢禮之法包下五者而言牛羊豕具爲一牢牢禮委積者五積五牢四積四牢三積三牢之屬膳獻若殷膳太牢及會獻之屬飲食若饔食燕之屬賓賜之飧牽若致饔餼及特賜之類凡此者未至則陳委積已至則陳膳獻飲食飧牽皆須比具以陳之而共陳之之數則皆以爵爲差也詳見秋官大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弔事即大府待邦之弔用是也小喪謂后世子以下之喪小官謂士其大官則冢宰戒之也治者謂治其供具職喪宗伯之屬官有司卽職喪所謂公有司也旅謂職喪之下士有司謂官有司之屬）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此言其考歲終歲也令羣吏者謂六官之

羣吏旬十日也歲會月要日成猶司會所謂歲成月成日成不時舉謂失期也以告謂告於大宰也警戒羣吏者贊小宰令於百官府令修者贊其憲禁於王宮也能言才良言德告於上通謂大宰若小宰也○鄭氏鍔曰小宰宰夫推大宰之法警飭百官府之治可矣然世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國以平天下者小宰之宮刑宰夫之官職首以齊其家而官叙朝儀乃以治其國然後大宰之典法可以平天下矣節鄉鄭氏曰大宰之權重矣誅賞廢置不過終篇一言小宰宰夫贊大宰者而御吏反諄諄何也此所以尊大宰也周三公兼大宰與王論道經邦建典法於上而其小宰宰夫率屬法於下小宰既建邦之宮刑治王宮之政令與凡宮之糾禁而宰夫又令宮中之職事其治內嚴也小宰既廣大宰之八法以爲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而宰夫又廣小宰之六職以爲八職小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其不共者有大刑而宰夫又於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間掌凡禮儀之政令禁令掌百官府之徵令辨敘羣吏之治與攷百官府羣縣都鄙之治其治外嚴也蓋是時大宰常寬以進而小宰宰夫常嚴以勞秦漢以來道揆失而法守廢亂或佐天子理陰陽而不對錢穀刑獄否則又特以簿書期會爲大故耳紀綱不明同歸於亂唐太宗之六典庶矣而政均於人品均於官交相輕忌其中則有宰相反奉行文書而奔歸對有司者然則周大宰之制至是三變矣其始也大臣自棄其權而不

（爲其中也則貪其權而不擇所當爲其卒也上又奪其權而不使有爲此太宰之立法小宰宰夫之奉法不可不考也）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此序宮正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而總擧之也）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比音避下同柝音託○時謂四時也後凡言時者放此宮中之官府若膳夫玉府之屬次謂命直之廬舍謂退息之所其衆寡猶鄉大夫率其衆寡之衆寡謂徒役及其家之子弟也版以書名柝以警守比之言校也故變放也有故特爲之申令其宿若其擊柝比之則一也此言比校之粗飾也）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行去聲幾譏同稍去聲食音嗣奇音羈衺斜通○辨外內而時禁者別外人內人而禁其非時出入也幾以防姦亦糾德行之意均以稱事亦稽功緒之意民猶言庶人在官也會合也淫怠則妨功奇衺則害德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合而教之道藝以育德而進功也此言教令之詳目也○註曰必會之者欲使之羣作羣學以寄宿衞之令也疏曰使其宿衞時言相聞服容相識是其羣作及其學習又相親友切偲琢磨是其羣學觀是相勸率也又云寄宿衞之令者如管子因內政寄軍令在家時五人爲比在軍還五人爲伍之類此使之羣作羣學似在家因使之宿衞似寄軍令也雅說曰宮正以德行道藝敎王左右前後之人環衞之士其淫怠奇衺者又不得與乎其間此所以待御侍從則非正人也）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行事即謂德行功緒也此效職之事）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大事兵戎之屬守即謂次舍也猶上文之有故令宿亦聯職之意也）春秋以木鐸修火禁（春秋謂夏正仲春之卯月仲秋之酉月也以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推之可見凡周官言歲終正歲正月之吉皆周正以夏正別也其言四時皆夏正以敎人時也後皆放此修火禁者爲時將出納火嚴警備也此聯職之意○註曰火星以季春出以季秋入因時以戒也疏曰火心星也公羊謂之大辰夏正三月東出於辰九月西伏於戌凡民陶冶鑄造火出則爲之火伏則休之此則因其時而於宮中愼火也）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蹕夾衞也說詳秋官大司寇燭猶燎也爲之大曰燎小曰燭也廬倚廬舍堊室親貴居

倚廬疏賤居堊室雜記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聯職也○王氏曰天官之職宮中至要而宮官與小宰之聯宮禁宰夫之令宮職相成此所以首列其職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此序宮伯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士註謂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庶子謂其衆子從役謂士庶子之所屬也事謂徵發奔走之類八次八舍謂宮之四角四中此猶上職之節目也○東萊呂氏曰古者執干戈以宿衞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齊莊之漸有事而司捍禦則堅明守義無厭心之虞下至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關伴之徒矣愚按夏官司士掌士之職令詔子學國子之倅又祭統云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則士者上中下士之總名而庶子者諸子所掌公卿大夫士之子也而此以其適子爲士衆子爲庶子者蓋凡士皆選於鄉升於司馬遞升而爲中士上士若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始皆爲士所謂士之子恒爲士也適子與衆子供宿衞而又云凡在版者蓋士庶子有不供宿衞而其供宿衞也亦有選若去者故不皆在版與）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作起也宮衆即謂士庶子此猶上職之令宿令守亦聯職之意也）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均秩者廩祿之差猶言會其稍食均叙者才能之等猶云會其行事頒衣裘承秩而言定誅賞承叙而言此皆效職之事○節卿鄭氏曰宮正皆統於大宰何也不統於大宰則內外限隔而政令且下移也西漢以期門羽林等爲宮禁之親兵而宮門之屯兵以衞尉掌之謂之北軍十二門之屯兵及三輔屬於中尉之兵以城門校尉掌之謂之南軍北軍在長安之內環衞王宮南軍在長安之外環衞王城武帝增置八校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胡騎益南軍是故尉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閤門司而外皇城司主內庭宿衞內侍省都知副都知主之殿前司統諸班禁衞殿前太尉獨統之大抵皆周之遺意其不同者周統於冢宰宋統於樞府也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宰臣之命不敢擅春秋時楚環列之尹亦掌之太師潘崇漢初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宮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衞端門不得遽入其效亦略可觀矣光武以來八校併爲五營於是南軍廢而北軍爲宦官所親竇武誅宦官召北

畢五校未數即散歸王而此無備外無以制內而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也蓋晉而降士大夫不復與宮衛唐與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凡翊衛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屬焉文武判然兩塗德宗之世宦官典禁兵而藩方在其手矣反覆觀晉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然後知周官之制有宮正宮伯不可無虎賁有虎賁不可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虎賁司隸之屬又不可無大宰以統率之也葉氏曰說者多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竊謂不然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若虎賁司隸之屬所掌乃兵衛也宮正詳言教禁而宮伯不詳者士庶子有師氏保氏大司樂諸子以教之故也愚按葉氏謂宮正所掌亦爲郎衛者得之但其謂宮正掌卿大夫士之官吏直衛者而宮伯掌卿大夫士之士庶子入衛者則顛倒矣夫宮正所掌乃宮中官府之子弟與其徒役而宮伯所掌乃凡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與其徒役也宮中官府之子弟與其徒役通謂之衆寡而凡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與其徒役則分謂之士庶子與徒役者宮中官府如膳夫甸師酒正之人之屬府不過十其子弟不得謂之士庶子而與在官之庶人不甚相遠故與其徒役槩謂之衆寡而其次節亦槩以民稱之若凡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則不得與其徒役等瀆而以士庶子與徒役別言之矣若如葉氏謂宮正兼掌卿大夫士之官吏則經於卿大夫士豈得槩以衆寡相目謂宮伯但掌卿大夫士之士庶子則經於士庶子何得復以徒役目之耶宮正所掌之子弟徒役視宮伯所掌爲畢而宮正以正名官列宮伯之前者宮正掌尤在內職稍重而其屬之次舍與其官府相近故亦不若宮伯散在八次八舍也

周禮卷之二

姜兆錫輯義

天官冢宰序職下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嗣○此序膳夫上中士十有四人之職也王至尊后配於王世子爲王嗣故膳養皆有加禮也此舉其綱也）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此下四節詳言膳王也進食於尊曰饋食六穀膳六牲即食醫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也或曰六穀黍稷稻麥豆麻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以義黍之蓋故所稱六者皆其常而食醫所稱特有羹飲與六清即漿人水漿醴涼醫酏也百二十品牲及凡食羞之屬所謂庶羞也八物見內則百二十罋醯六十醢六十醬其總名也○王氏曰此但總言饋食之物有此數而已觀月令孟春食麥與羊之類蓋四時錯供非一日盡供之也如記稱四海九州之物皆以備孝享而籩人醢人止於四籩四豆之實合之爲五十二物自有簿正存焉可以類推矣鶴山魏氏曰此言王人備物之享之意王荊公本此以人主當享備物至童貫王黼輩遂導淑應奉司以啓人主侈心禍不勝言矣）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句）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殺牲盛饌曰舉日一舉謂爲朝食而舉也若日中及夕之餕食則餕之而已玉藻日中而餕是也鼎以烹牲俎以載牲鼎十有二謂正鼎九牛也羊也豕也魚也腊也腸胃也膚也鮮魚也鮮腊也陪鼎三牛膷也羊臐也豕膮也侑勸也授祭者授祭物於王以祭始爲飲食者也品皆嘗食明無毒也徹收也造者造食之所○疏曰按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謂正鼎九陪鼎三皆奇數也物皆有俎據正鼎鼎各一俎也正鼎謂之牢鼎陪鼎升於各俎陪鼎謂之羞鼎即庶羞在豆者無俎也殷祭以肝周祭以肺爲食而祭名衆肺亦名離肺爲祭而祭名祭肺亦名刌肺舉肺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今爲食授祭即舉肺也鄭謂爲刌肺者以優至尊故與祭祀同也程子曰古者飲食必思始之者先王無念不報固如此）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齊齋同日三舉王氏作則不舉○齊謂散齊致齊也大喪謂王喪大札謂疫癘天裁謂日月薄蝕地裁山川崩竭也大故謂寇戎也皆不舉者自貶損也○李氏曰荒札裁非在外事殺禮君子厭亦爲之貶曲禮歲凶君

（膳食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皆自憂民之道也東萊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爲身天理所自然也民有飢色君非不能王食仁人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潛溪鄭氏曰上齊曰三舉何也文誤也齊不樂防散志也齊殺食防消精也何三舉之有明齋王氏曰日三舉當作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也鄭與郝氏曰按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亦豐矣而鄭謂皆從劇殺膳夫之職夫一人之養庖則宰劉豕七百餘乾擊牛三百六十內外祭祀無月不齊則一歲食牛羊豕不下二千餘頭烏用此爲也齊則宜減嗜欲味以通玄漠而乃縱推牛伐鼓日三大嚼以爲變食何其倒行非恐按王日一舉即日少牢也朔十有二則即朔大牢之盛者言之此經傳以大包小之例類然也況日一舉明爲王舉實不專膳王觀首條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則后世子統於王他可知已玉藻夫人與君同庖意亦如之也王齊日三舉鄭氏王氏郝氏之論皆得之然齊之變食稱不飲酒不茹葷而已今亦但不殺牲盛饌用樂耳非必斷腥素食如後世之爲也學者詳之）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燕食謂日中與夕食也奉膳謂奉朝之餘膳所謂餕也贊祭猶言授祭○疏曰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諸侯夕深衣祭牢肉註謂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爲互文則知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也）凡王

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賓客食謂與賓客禮食於廟也尸賓與王各有答酢之俎故食畢則徹之稍之言小也畢也謂小事飲酒而禮畧也設陳也所薦之脯醢脯人醢人供之而膳夫陳之也脯醢義見脯人腊人爲獻主謂王行燕禮而飲酒則代王爲主而獻賓也此言祀賓也○龜山楊氏曰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故以膳夫代王爲主殆未盡也蓋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僕僕賓降拜是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主而王不自獻酬焉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掌后及世子之膳羞（此約言膳后及世子也以同庖之義推之其羞畧同王矣言掌不言饋者內饔供之也）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生腥曰肉殺脯曰脩致福謂臣祭歸胙也贄見謂羔雉之屬二者皆以給王膳也此言賜受之屬也）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此放之也歲終則會謂頒祭頒賜及受福受贄之屬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者以其常膳不必以有司之法計也○龜山楊氏曰膳服之屬冢宰以九式論於王所謂不會者非蕩然無以節制之以制之有冢宰之式法故也明齋王氏曰凡掌財賦之官庶務用否盈縮萬有不齊故必入數出數互相勾稽若王及后世子之膳計日而其數可知故不必會而鄭氏乃謂任其所用爲優尊也遂使蔡京執此爲說以侈靡惑人主言可不慎乎愚按定式在冢宰坐而不令有司會之此即所以尊王也皆小之說主正坐不明理耳王氏計日之說與楊氏實相發明但王膳有舉不舉所謂計日者其即舉之日計之與）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鱻鮮同薧音蒿○此序庖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六獸謂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謂鴈鶉鷃雉鳩鴿凡仰凡要之凡謂計數之也死生見獸人鱻薧見𩶹人辨不及魚牲凡不及六畜互文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曰羞獨王稱薦者味以不褻爲尊也其者內饔掌王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故辨而凡之供內饔以供之也薦羞詳見籩人此首言膳王及后世子也○鄭氏曰庖人辨名物內饔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亨人辨膳羞之物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所以順天則也）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好去聲○好猶嗜也禽獻鳥獸之通稱此供之內饔若外饔也此歷言祭喪獻

賓也○王氏曰好羞亦昌歜羊棗之意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內盡志外備物齊則思其所嗜祭則羞其所好然或所求難致傷財害民以累先人之儉好君子亦不爲也疏曰未葬曰奠羞薦羞之法虞祔之祭乃有之賓客之禽獻如掌客職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類是也）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令謂令獸人也法猶數也禽獻不可久處賓客至乃書用數以授而獸人入獸於王與出致於賓者以書校而付之也此申言獻賓也）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獻俗本亦作獸今依古本及吳興陳本定之腒音居鱐音搜臊音騷麛音迷○行猶用也羔羊子豚豕子膳膏香治羔豚以牛脂也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治腒鱐以犬膏也犢小牛麛小鹿膳膏腥治犢麛以雞膏也鱻魚羽鳥膳膏羶治鱻羽以羊膏也此申言膳王后世子也○疏曰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故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疏曰四時所勝皆取賊死之膏夏時火賊金則犬膏秋時金剋木則雞膏五行不言豕膏者以中央土分王於四時無中央食法故不言也）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膳禽不

會（不會唯王及后者世子可以會也此孜之也○王先生曰膳夫王及后世子之膳皆不會庖人王及后之膳會不會而世子則會者膳常禮也膳會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重其爲天下之本會者所以正其爲天下之本也酒正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酒則會也外府唯王及后之衣服不會是世子之衣服則會也會膳則無膳荒之失會酒則無酒荒之失會服則無服不衷之失周公之待世子所以杜其侈心者如此愚按不會者鼇山先生以爲有定式也則王若后有式而世子或無式或有式者凡有式明其無過於式而無式乃明其不及於式與此世子降於王后之義即膳會飲酒與服降於膳之義也餘見司裘）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此序內饔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而首總言膳王及后世子也割謂亨煑也煎和調劑也）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上藏辨其名物渠言物之名號物色而已此體之名謂脊脇肩臂之屬肉之物謂胾燔之屬也鼎初陳於鑊西次陳於阼階下俎皆陳於鼎之西南取於鑊以實鼎曰脀少牢司馬升羊實於一鼎是也取於鼎以實俎曰載特牲卒載加匕於鼎是也百品味百羞即膳夫羞用百二十品醬物即醬用百二十

羞珍物即珍用八物皆約舉之詞此詳言膳王也○疏曰按少牢禮解羊豕前體肩臂臑後體膊胳并正脊挺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爲十一體是體物也按公食大夫禮十六豆有胾少牢禮主婦獻尸以燔從切肉曰胾炙火曰燔是肉物也）共后及世子之膳羞（此約言膳后及世子也）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庮音酉泠音零毳音翠皫音飄上聲貍音埋內則作鬱睫音接般班同○牛夜鳴者肉庮而臭羊毛本稀泠而毛端毳結者肉羶犬股無毛而性狂躁者肉臊鳥毀色無澤而鳴沙嘶者肉鬱而腐豕目不明而睫毛相交者肉腥馬脊黑而臂毛斑者肉如螻蛄而漏此申言膳王后世子也○王氏曰內饔辨其可食者供之不可食者去之譯於本宜分也凡食飾無陰陽偏勝之氣則氣體類之而安矣陳氏集說曰論語色惡不食臭惡不食以非所以養志氣也君子之所以養志氣者未嘗不以正）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掌共之共註作具今按如字膴音呼胖鄭註作判杜讀作版刑鉶同○此以下歷言內祀燕飲好賜也燕飲食謂祭祀之燕飲食也祭之燕飲食有亨而無割亨如之據亨而言與凡掌共之凡兼祭及燕飲食而言以外饔推之可見待共謂祭待膳謂燕飲食也羞脩並見膳夫鄭鍔曰刑大臠曰膴半體曰胖骨體曰骨鱐見庖人○疏曰掌宗廟之祭祀而言凡者總謂祫禘及時祭月祭等也王及后世子兼言煎和此止言割亨者煎和所以致味鬼神尚質不貴褻味也膴魚肉總名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謂大臠胾肉而言有司徹主人亦一魚加膴祭於其上據魚而言也）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好去聲○好賜謂王所喜而賜者饔人即謂內饔也蓋王之族姓若內宗之屬故共自內饔矣）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腊音息食音嗣○此序外饔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而先言外祀饗食賓客也牲體折骨也魚謂鮮鱻也腊通謂膴胖脯也總言爲腊分言爲脯腊膴胖二職互舉之耳以腊人職觀之可見饗以飲爲主若行人所謂饗禮九獻食以食爲主若所謂食禮九舉）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此以下歷言饗老孤士庶子與獻賜師役也耆老謂國老庶老之屬孤子謂死王事者之後士庶子

即衛王宮者註謂若今饗衛士也○葉氏曰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西方之賓客如世婦內宗鐘師笙師鎛師籥師司干與庸器之屬之饗皆言饗諸侯賓客與其羣臣也若不與戎政之老與弱未任事之孤而先王必隆禮以饗使外饔酒正槀人之屬厚之且其待之尤重於士庶子何也聖人之治天下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饗之豈無謂哉陳氏禮書曰天子養老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者三仲春也仲秋也季春也周禮羅氏獻鳩養老在仲春月令養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兼在仲春仲秋月令大合樂天子帥公卿大夫往視遂養老又在季春若出征受成及衛不率教之屬凡天子入學無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司徒以保息養之者爲庶老司門以其財養者爲死政者之老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耆老則總三者而言也其禮虞以燕禮而服深衣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以食禮而服縞衣周兼用之虞燕恩勝禮夏饗禮勝恩殷食恩禮中周文備故兼用矣外饔饗耆老此以饗禮養也行葦飲射樂以祈黃耇此以燕禮養也祭統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以食禮養也漢明欲躬行制然其養特三老五更二人而羣老不與非先王之意也李氏曰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嘗不隆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朝達於諸侯虞夏殷周莫之

（攷也天子無父欲爲人子不可得也無兄欲爲人弟不可得也是以父事三老以教天下之爲人子兄事五更以教天下之爲人弟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且事人爲父兄天下之民其敢遺父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獻謂飲而獻之賜則賚之也）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大人以下喪爲小喪紀謂其奠祭也此蓋對庖人供大喪之庶羞言之而不以內外饔對舉或曰內饔職王之好賜當爲外而此小喪當爲內二職文錯也）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饔之爨亨煮（齊劑同○此序亨人下士四人之職也亨猶煮也鑊煮肉之器少牢禮爨在廟門內之東熟則各升於鼎故爲爨鼎也齊者水火多少之量也爨卽五祀之竈此統舉之而下以膳若祀賓分言之也）辨膳羞之物（辨者辨而亨之也）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音泰○大羹大古之羹肉汁不和鹽菜亦謂之湆鉶羹陪鼎之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

之鉶器謂之鉶羹盛以豆謂之庶羞卽公食大夫禮十六豆之屬也○劉氏曰孝子之愛其親以德不以味以誠不以物也故其祭也始不忘乎古所以崇德終必備其物所以竭誠也王氏曰荀子云大饗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使天下後世知禮義所尚在此不在彼也醴酒之用而玄酒之貴刳刀之用而鸞刀之尚犧牲之美而藁秸之設聖人重本之意可知矣）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藉當作籍文誤也齍粢同盛音成○此序甸師下士二人之職而先正言祭之粢盛也其屬謂其徒三百人卽庶人也王藉謂藉田也田千畝以供宗廟典籍之祭故謂之藉因而其禮季春王親躬耕王先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而後徒庶終之故甸師帥而耕耨也以時入者麥夏熟稷黍之屬秋熟以時入於地官廩人也粢爲齍者謂粢盛於器也○疏曰粢盛謂六粢也據爾雅以稷爲粢粢以稷爲穀長也故許亦以稷爲粢其實六穀皆是粢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是也王氏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王必親耕以供粢盛者服勤以自致也天子必親耕則爲農者孰不勸於耕天子必耕以供粢盛則爲子者孰不勸於養一物而義兼得矣劉氏曰必躬耕以供粢盛者聖人之志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皆有物也夫志遂於己而誠及於先者孝子之能事也愚按藉田經書或作籍用古文藉籍多通用而

文誤也說者乃謂藉之言借也王因祭享轉用民力猶不敢以爲固然況以他事耗民之力者乎其說似正而實失也夫徹則凡國之公田皆民助力以耕故曰助者藉也則不得於千畝之藉田獨進此義而藉田又有取於躬耕致敬之義初非有取於借耕而不敢輕民之義也其又可以近似之言亂之乎）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蓏音裸○蕭以祭脂茅以縮酒泲酒木生曰果蔓生曰蓏此四者推言粢盛之類也○註曰蕭杜子春謂香蒿也詩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是也茅以供祭之苴而縮酒亦以縮酒而泲之也王氏曰郊特牲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謂以黍稷及膟膋實於蕭以爲焫蕭既取其明又取其氣之上達求諸陽之義也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又郊特牲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謂以鬯酒灌地以茅爲苴使精而滲之一取其潔一取其敬求諸陰之義也司巫職祭祀供蒩館鄉師大祭供茅蒩凡茅皆出甸師祭宗廟則司巫爲苴以供之祭天地則鄉師爲苴以供之茅蕢包其葉良敬也）喪事代王受眚烖（王謂仁王也眚烖謂罰也粢盛爲祭祀之主恐以不潔獲罪故甸師代受之也一云下制則王也嗣王在疚則鉅痛深哀欲請神以受其災故代也此因祭之意而及之也○註曰今國遭大喪若云爲災不罄使鬼神不違於王又既痛太祝作禱詞授甸人使以禱

藉田之神皆此意也受之者殃後殃也鶴山魏氏曰代王受眚烖乃是烖至欲代王受之卽令人不自順滅之義因說古人受烖禱只是罪己如雲漢一詩側身責己以旱爲不知其故至於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初無後世所禱除禳之語所以杜元凱釋例說古人遇烖而懼無祈禱禳禬則有之也）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辠古罪字○死刑謂重者死輕者刑也此又因受眚烖之意及之也○註曰文王世子云公族有罪則磬於甸人又云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於甸人無宮刑者不翦其類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莊渠魏氏曰甸師主宗廟粢盛戮於是亦示得罪祖宗已不敢赦也平仲王氏曰秋官掌囚掌戮有爵者得與王之同族俱適於甸師氏而甸師止及同姓何也蓋同姓刑於甸師正也有爵亦得刑於甸師由親親而推貴貴也貴貴親親仁之至義之盡也）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大曰薪小曰蒸役給役也後凡言役者放此此亦供薪蒸之屬之意也○王氏曰按甸師胥徒三百三十人非此農功不集然農隙又役於徒食矣故以此役兼之周禮設官之意蓋如此）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序獸人中下士十

（二人之職也罟田獸謂網取田獸辨之者以時入於腊人若庖人也獻猶羅氏獻鳩養國老之獻謂獻於王而爲膳也一謂祭外特爲曰獻猶下𩺰人春獻王鮪也按二說皆通蓋辨名物入庖腊祭腊皆具其中矣○注曰罟者以網取所當田之獸也狼膏聚而溫麋膏散而涼冬苦寒夏苦熱以救時也春秋寒溫適故物皆可獻）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上文槩言凡罟獸此乃言時田之守罟也守者伏其網而取也弊止也火弊車弊之屬是也虞中謂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置旗於中央而令衆輸其所獲也○疏曰按夏官四時田獵春以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時田不皆用罟也云守罟者四時各以其一爲主耳無妨兼有網取也）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供其死獸所謂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次殺以爲賓客也生獸畜養取之與）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凡獸通承上文而言也入於腊人蓋爲祭賓供實腊與鮮腊之屬下殺以充君庖不言入於庖人從省文與入於玉府以制器用也）凡田獸者掌其政令（政令通言凡田時田也○王氏曰田獸有時若王制豺祭獸然後田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也田獸有法若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殘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是也田獸有地若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是也及辨其死生鱻薨之物公私之宜所其爭禽之訟皆所謂政令也雜記曰無事而不田爲不敬田不以禮爲暴天物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時若弓上下草木鳥獸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獸人之職宜以是觀之）

𩺰人掌以時𩺰爲梁春獻王鮪（此序𩺰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以時𩺰以時取魚也爲梁謂堰木爲關空而以笱承之也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是也）辨魚物爲鱻薨以共王膳羞（鱻薨見庖人則爲魚鱻之屬也）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獸有三品魚則祀賓膳一也）凡𩺰者掌其政令凡𩺰征入於玉府（𩺰征謂其鱗骨之屬入於玉府亦以飾器物也○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於是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故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爲夏犒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今魚方別孕而行網罟貪無藝也劉氏曰魚潛於淵聖人養之其取則數罟不入洿池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之類也是故先王制罟必四寸梁設有時則凡魚得以遂性矣中孚豚魚吉蓋信及民心而惠及豚魚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簎音窄貍埋通○此序鼈人下士四人之職也互物謂甲介之物王氏謂殼相交互也獨以鼈人名者膳食尤近也刺泥取之曰簎魚亦謂埋諸泥者蜃大蛤也○臨川王氏曰鼈及龜魚字乳以夏而蟄以夏秋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避其乳也惟先王不以飲食之養害仁政如此）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蠯彭上聲蠃螺通○蠯蚌蛤也蠃螔蝓也蚳蛾子也授之醢人使爲醢也不言賓客省文也以醢人職推之可見○王氏曰昔里革諫宣公謂魚禁鯤鮞蟲舍蚳蝝古之制也魯語以舍蚳蝝爲仁則官以供蠯蚳爲醢何也宣公夏濫非其時也聖人取物以時而已）掌凡邦之簎事（謂凡有取於水中者以鼈人善簎兼掌之也○攷取漁之政天官有獸人𩺰人鼈人之職主於供膳食賓祭地官有川澤虞衡迹人角人羽人掌蜃囿人之職主於守地夏官有大司馬及服不氏羅氏之職主於講武然如獸人時田則守罟山虞澤虞萊山田澤田之野及迹人爲之厲禁之屬是天官地官通於夏官也又如虞衡掌蜃各言祭祀賓客大司馬及服不氏羅氏其言祭賓之屬亦如之是地官夏官通於天官也凡全經分職聯事之意皆以是推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膴胖音並見內饔○此序腊人下士四人之職也乾肉謂凡乾肉如脯脩之類下乃專指獸肉也脯薄析腊全治也合春曰脯去骨腊連骨也膴謂大臠胖謂半體也○疏曰註以腊爲小物全乾者據特牲禮宗人舉獸尾告備而言也士用兎是小物全乾少牢禮用麋不舉獸尾是未全也王侯用大物亦不必全也膴胖乃鮮肉而列此者雖鮮亦屬腊人也愚按舊註乾肉解大物使乾若今京州烏翅也腊小物全乾也其訓腊得之若謂乾肉爲解大物使乾則脯膴胖皆解而乾之又與腊並列何耶攷首句言乾肉而下句乃指田獸言之明是牲肉脯脩之屬況腊夫以下各職庖人職辨百獸之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內外饔職掌割亨煎和之事亨人掌共鼎鑊職內外饔之爨亨煮則凡膳羞之屬除饔人割亨煎和而外鼈人醢人共各爲羞之物醯人共各醢醬之物漁人共各鱻薨之物而腊人則共各脯腊之物者也皆獸物之脯腊掌之而牲肉之脯脩及內則牛炙豕炙之類非所掌乎膴胖疏謂爲鮮肉而鄭氏謂之乾肉者蓋方入於腊人而使乾之也故牢鼎之實腊與鮮腊爲二鼎則腊人掌乾肉自有枯稿之不同也而何疑哉）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豆註讀作羞今按當如字爲當爲羞聲之誤也）

○豆濱劉氏謂一爲乾豆是也籩人脯即籩人加籩之脯供者由獸人入腊人又由腊人入內外饔也○羽齋王氏曰凡畋漁有時方其入山澤也則餘而無用及其設禁也則用而不足故於多時爲腊所以用足而不費且以養不忍之心也○呂正獻公每於腊薨以待客此也愚按註疏云脯非豆實豆當爲羞知脯非豆實者按籩人職有栗脯脯是籩實非豆實也知當爲羞者籩人職供爲籩羞籩之實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然其說似若實疏夫歲三田一爲乾豆以祭王制文也不得云腊人所掌無豆實且效天子豆百有二十諸侯大夫士自四十以下豆實不止是醢人所掌之二十六豆而據二十六豆中凡作醢及醓者皆先脯從其肉乃至蘇濆之註疏固謂其與腊之以爲豆實義同矣又不得自相矛盾而謂脯之非豆實也況註讀豆作羞而謂脯爲羞籩之羞籩之實則籩人加籩之栗脯是謂羞籩而薦籩有膴亦何嘗有脯乎若薦籩之膴可通爲脯則此豆膴薦膴之下自別言膴脯其非通膴爲脯又明矣即使脯可通膴掌脯所作之醢反不可通乎歷考文義是蓋籩誤爲不得謂羞誤豆也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疕音匕○此序醫師上下士六人之職也毒藥藥即瘍醫職五毒五藥疏曰疾重曰病頭瘍曰疕身瘍曰瘍分而治之者使疾醫治疾瘍醫治瘍也○明齋王氏曰藥得天地之偏氣者曰毒人身有不和之氣須以偏勝之物攻之然可暫用止疾而已久服必有所傷故以毒名也魏氏曰通乎方技者可爲醫工不可爲醫師醫師通乎道者也不能兼衆醫之技能使衆醫各盡其所長此相道也）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食祿也全謂無所失也○程子曰十全非謂十人皆愈爲上也但知可治不可治者皆中即爲上耳明齋王氏曰醫仁術也是故先王立師以掌之使衆醫分治民疾而其功而制其食能者舉不能者黜於是醫者務以活人爲心而民無夭札之患矣）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和去聲食音嗣齊才細反下同○此序食醫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和其齊者恐失和致疾也食飲膳羞醬珍之屬皆膳夫所掌而食醫和之亦如醫之調和氣體也）

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眡春食宜溫也眡夏羹宜熱也眡秋醬宜涼也眡冬飲宜寒也蓋羹不言膳羞羹爲膳之一也此類明四者之齊以氣言之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酸苦辛鹹皆言多者五味不能無但宜者用之多耳調以滑甘謂四時皆以此調也此通調羞之屬之齊以味言之也○註曰多酸以下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也疏曰木酸屬春火苦屬夏金辛屬秋水鹹屬冬土甘屬季夏五行土爲尊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滑以通利往來也某氏曰木味酸春主發散宜多酸以收之火味苦夏主解緩宜多苦以堅之金味辛秋主斂宜多辛以散之水味鹹冬主堅栗宜多鹹以耎之愚按註疏言其相成或說言其相制然相制正所以相成也）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稌音杜苽音孤○會猶合也合其所宜也稌即稻也苽彫苽也此特明膳與食二者之齊以性言之也○黃氏曰牛羊犬豕鴈魚天產也所以養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產也所以養形精不養則氣衰形不養則氣弱也然養不相滋而其宜不可相反苟或失焉則養之適以害之耳）

凡君子之食恆放焉（○食如字放上聲○君子謂大夫以上以上放猶依也六食六飲之屬供王而已然劑和相成大夫以上亦依之矣蓋總上文而推其意也○謝氏曰古人欲心則寡衛生之道則盡矣明齋王氏曰食醫以王爲主疾醫以萬民爲主大人治於未病而其法通乎下卑者不能備物也小入治於巳病而其

法通乎上尊者不敢斥言也葉氏曰民之疾瘍有醫獸之疾瘍有醫先王仁民愛物之心且如子然后世子之屬醫無其文何耶此當以食醫求之也食醫和王六食六飲之等凡君子之食恆放焉則后世子不待言矣此皆養其正於無病也平仲王氏曰周官飲食凡以養王躬之和也夫人傷生之事食與色而已王以一身王食萬方苟非和調均節斟酌有極故設膳夫饔人庖人亨人矣復有食醫調其齊會其宜適五行之氣導百物之精以致養於下王之一身莫非中和之氣節宣蒸動安有石烹雲餌之說採藥餌丹之害可爲惑而中之者哉讀周官者勿謂膳夫以下皆聖人以奉口腹也則幾矣）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此序疾醫中士八人之職而總舉之也養療養也）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痟音消上上聲○癘疾者總言氣不和而致疾也痟疾酸削也首疾頭痛也上氣疾逆喘也此列言疾病也○臨川王氏曰按素問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必病瘧方冬時陽爲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故有痟首之疾夏時陰爲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爲瘧寒之疾夏則陽溢於膚肉故氣變

（而爲痒疥之疾冬則陽溢於藏腑故肺動而爲欬上氣之疾王氏曰善醫者審其源而養之使其形氣和平而無過不及之偏也夫陰陽判而爲五行五行運而爲四時或爲寒暑或爲温涼善攝生者消息盈虚與時偕行故邪氣不能襲不然客邪賠舍疾病變作四時所以皆有癘疾也）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藏去聲○酸苦甘辛鹹爲五味麻黍稷麥豆爲五穀草木穀石虫爲五藥養其病者旣眡而養之也五氣肺所發之氣原於肝心脾肺腎也五聲口所發之聲應於角徵宮商羽也五色而所發之色見於青赤黄白黑也眡其死生者因養而眡之也九竅謂陽竅七兩耳兩目兩鼻與口也陰竅二大小府也九藏謂神藏五心肝脾肺腎也形藏四耳目口鼻也兩之參之者謂旣眡其死生而又再三審驗之也變謂竅之開閉動謂脉之遲速此詳言養疾病也○東萊呂氏曰先五味五穀而繼以五藥治病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鄭氏曰味穀藥皆五氣色聲亦然何也五行之氣滋爲味播爲穀散爲藥其實一體也充爲氣發爲聲形爲色其實亦一體也一體故投所合而和之取所勝而攻之用所相而養之也）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本職皆言疾醫而已又分而治之者疾醫亦非一科也少曰死老曰終以由也謂不愈之狀也各書而入使以制其食且爲後鑒也）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祝註讀作注劀音刮齊劑同○此序瘍醫下士八人之職而總舉之也腫氣結而不散也潰血溢而決潰也金刃傷而成創也折蹶跌而折骨也附以藥物曰祝去其膿血曰劀去其死肉曰殺）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氣註作殺一作如字○五毒五藥詳見醫師五氣謂五穀之氣也攻以發其惡養以致其和療以消其患節以制其中此總言治瘍也）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養骨以下謂以酸收骨使強也以辛散筋使不攣也以鹹耎脉使和也以苦堅氣使充也以甘緩肉使不壅也以滑利竅使不滯也素問又謂酸以收肺辛以散肝鹹以耎心苦以堅腎甘以緩脾者其推本言之與此中言療藥也○王氏曰脉耎則和鹹耎所以養脉氣堅則壯苦堅所以養氣筋散則不攣辛散所以養筋骨收則強酸收所以養骨肉緩則不壅甘緩所以養肉竅者骨肉空虚之處以通氣血素問云骨肉滑利可以長久惟滑則無所凝止所以養竅也平仲王氏曰一竅壅其氣可以喪身一夫壅其情可以喪天下諸侯公卿大夫羣吏萬民皆得復逆於天子庶民無告肺石路鼓以達之皆先王宣天下之壅也五味之外治以利竅食醫至以滑與甘並言養身之道通於養天下矣）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此序獸醫下士四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疏曰萬民之疾病及瘍其療異醫獸則同醫重人賤畜故也）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灌謂灌以藥也行行走節節止也病發於氣脉不和必如是以動盪而察觀之乃治養也此言療獸病也）

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食音嗣○發猶去也灌藥物刮膿血以去其內外之毒惡也藥謂祝附養謂湯劑食謂芻秣也此言療獸瘍也）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進退以示勸懲猶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之意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此序酒正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以式法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式法註謂月令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水泉必香火齊必得之類酒材若酒米麴麥是也授者授酒人爲之以供膳飲祀賓之類公酒謂凡以公事作酒如射鄉之屬也此言爲之之式法也○王氏曰酒醉而後正案其流也立法常防其源大宰九式之法授酒人以材裁有定數而羣臣公事飲酒吏受材亦如之其有譏者鮮矣愚按註以定法言式魏氏以定數言式也然授材合有定數而亦必以所爲之之法授之蓋二義相須而備也）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齊並同劑緹音體醫音倚酏音移○作以劑量故云齊辨者酒正不自造特掌其齊以辨之而已泛者酒始爲而浮糵泛泛然也醴者體也糵漸生汁於中而外存體也盎之言充也溢也汁充於中而溢於外也一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緹者成而紅赤色也沈者旣成而滓下沈也物猶名也新釀成曰事酒久釀而熟曰昔酒又久而清曰清酒凡醴泲曰清未泲曰糟以醴爲醴曰醫米爲截漿曰漿黍爲粥曰酏餘詳槀人六飲此言凡所辨之名物也○註曰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也清酒今中

（山冬釀接夏而成者也疏曰此三酒皆人所飲但事酒於祭末以酌執事之人故以事爲名昔酒久釀乃熟故以昔爲名凡羣臣皆臣不執事者祭末並得飲之清酒更久於昔故又以清爲名祭時賓長獻尸尸以酢賓長也王氏曰五齊以祭非人飲也祭酒不致味但致其義而已故曰辨名名者義所自出也三酒以飲務致其實故曰辨物）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厚薄之齊謂五齊而言供王后世子則四飲三酒而已饌具也此言用於膳也）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八尊謂犧象著壺太山之六尊并舟罍而八也詳見司尊彝職王服大裘袞冕以祭者爲大祭服鷩冕毳冕者爲中祭服絺冕玄冕者爲小祭貳之言益謂酌三酒以益尊也數即謂三再一之數不貳謂五齊之酒無益也量謂器之大小之量此言用於祭也○陳氏曰濁莫如五齊而其味薄清莫如三酒而其味厚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尚質也有三酒以人養之尚味也酒正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鄭鍔曰八尊皆以事神也但五齊專事神而不以飲臣若三酒始以酌獻終則以酢諸臣欲其有餘而不欲其嗛故三尊再尊一尊以爲副也明齊王氏曰神有定位獻有定數故無求羣臣酢爵所用數不可拘故有貳然五齊所容之器各有其數神外不濫供即三酒所用之酌更有數應用外不妄費也蓋人所溺好周公防之周密如此）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禮酒謂饗若燕時行禮之酒使其士魏氏謂酒正使其屬之下士也糟即內則清糟之糟謂醴之不泲者也后致飲醫酏糟凡三飲若夫人致飲則并致清醴凡四飲矣舊註以糟爲醫酏之不泲者而分爲二飲非是詳見漿人○疏曰下職酒人賓客之陳酒謂致饔餼時陳列於館之酒此不言陳謂王當親享燕而禮之若有故不得親則使人以幣致之也介甫王氏曰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則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爲衣服王裸獻后亞之王親牽牲后薦徹豆籩賓客則裸獻如其祭王致祭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也）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則共其酒無酌數（計之言數也計其獻酬之數如左傳臣侍君燕無過三爵是矣無酌數者以醉爲度厚之至也不言酒正及士奉之者蓋役所共與）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法謂尊卑之差數也秩酒謂老臣常膳之酒王制九十日有秩也按書契以示酒人也此以上言用於燕賜也○王氏曰賜頒皆行以法者大宰於匪頒賜予皆有式法而此奉以行之也鄭云名位不同者亦異數是也）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出謂授酒材與酒人及令酒人出酒與人也酒人日入計於酒正以報出則酒正亦月入計於小宰以待聽矣小宰掌九式之法故聽之也此又總言攷之法度也）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此序酒人奄十人之職也爲猶造也）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役世婦謂春官之世婦助王祭祀而酒人與女奚爲其役也禮酒見上職飲酒謂食時飲酬之酒此皆言奉也）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酒府謂酒正之府也自祀賓以外其醴降雖王膳及凡燕飲亦不親奉故槩言凡事供入於酒府而已凡祭祀謂小祭祀也其禮降於大祭賓客之陳酒謂饔餼時陳列之酒亦降於禮酒飲酒矣故皆止言供之也○雜說曰按酒誥爲人子者孝養厥父母而不敢飲爲臣者惟正王事而不敢飲其里居百姓助王忌顯不惟不敢亦不暇所聞在昔商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皆不敢自暇自逸則豈當飲哉惟祭祀賓客方用之耳周官酒正酒人與此正相表裏也愚按膳夫以下皆供王先於祀賓獨酒不然酒正首列五齊次三酒四飲則酒以奉祀自奉非所急也其於供王之三酒又以四飲先之亦不重酒之意也漿人亦首供王之六飲而酒人則供王無其文僅以凡事供入於酒府寓之而已且復列於祀賓大禮之下而與其小者連文先聖之慎於酒如此此所謂德將之義與）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此序漿人奄五人之職也漿醫酏即酒正清醫漿酏之四飲此名清爲醴者醴有淸有糟此云醴據淸而言即下文所謂清醴若糟則下文自謂之糟也酒正不及水涼二飲者水則臨時取用涼則至用乃和漿厚薄之齊不須辨其物也其入於酒府蓋以供酒正之饌與○內則孔疏曰按漿人六飲有涼涼與內則之濫是一物註云以諸和水諸者衆雜之詞紀莒之間以諸爲濫謂以諸雜糗之屬和水爲之故謂之濫也蓋六飲一曰水即內則之水二曰漿即內則之漿三曰醴即內則之醴但不用糟配爲重醴惟用清耳四曰涼即內則之濫五曰醫即內則之醷以酏爲醷六曰酏即內則之黍酏也除六者之外內則別有醷註訓爲梅漿者以內則茲文謂獸以醢若醢醷醷是醢之類

（又器川梅故知梅漿也若先鄭以醷與醫爲一物非註義矣酒正酒辨四飲而無水涼註云與序漿之齊故也愚按四飲六飲與內則辨飲名數各殊以各經傳參之內則亂於各條分合之義爲謹漿六飲之外又有醷酏又有清有糟蓋當爲八飲也但醴唯王專用清不用糟而致賓及內則之禮皆兼清與糟用之其醫酏之體初無糟之名故與清醴通名清所謂王飲用六清是也而註於后致賓之醫酏糟與夫人致賓之清醴醫酏糟乃目爲醫與酏之糟何也夫醴之清糟與醫酏此四飲也以醴之爲糟故次在醫酏之下耳乃目爲醫醴之糟誤甚矣學者并詳之）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稍禮註謂非饔餼之禮留間王稍所給之小禮六飲之屬也夫人致禮覲后加清醴者后與王同體三夫人卑於后故備致也致飲直於稍禮故供而奉之）凡飲共之（此推言其凡也）

凌人掌冰正（此序凌人下士二人之職也正故書作政鄭司農云主藏冰之政也鄭註以正字屬下節讀爲正歲十有二月因誤解全經正歲爲夏正寅月者非義見下文○左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王氏曰藏冰以備暑亦以達陽出冰以禦暑亦以助陰夫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一氣不至則閉塞而爲災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爲疾害防患者養弱抗強方陰盛而陽微也鑿冰以達陽方陽盛而陰消也出冰以禦暑如此則無閉塞乖戾之患矣先王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如此）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歲十有二月謂周正季冬建亥之月也斬伐也冰室曰凌詩二之日鑿冰沖沖謂丑月也三之日納於凌陰謂寅月也此春以將暑而納之故先於上冬令斬耳舊乃以上文正字屬於節首而讀爲正歲十有二月因謂全經正歲皆夏正寅月而此十二月乃斬冰之丑月也夫正歲令鑿上春令禳皆預也丑月斬冰而亥月令斬例何疑哉泥一職以誤全經亦甚矣且春秋書春王正月之外兼書春王二月春王三月其以正歲之稱通加於子丑寅之月者以三正迭用之義通之也而今加於非春之月至以歲終而稱正歲十有二月此又豈理之可通哉三其凌者倍斬以備消釋也）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春謂夏正仲春建卯之月月令仲春獻羔開冰詩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是也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納膳羞於中使辟溫氣也酒漿謂酒人漿人也）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賓客以冰不以鑑擬停膳羞於鑑也夷槃亦以盛冰○註云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置尸牀之下以寒之也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爲言漢禮器制度天子夷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此也疏曰此天子之槃名夷槃也喪大紀云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并瓦槃無冰彼君謂諸侯不敢與天子同名夷槃大夫不嫌得同名其制則小也）夏頒冰掌事秋刷（夏謂夏正孟夏建巳之月也傳言火出而畢賦乃建辰之月從至此乃大頒之與秋謂夏正孟秋建申之月刷除冰室以待新冰也）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葵棗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蔆芡栗脯蔆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籩音邊麷音豐蕡扶云反䕩音老餌音耳餈音慈○此序籩人奄一人之職也籩竹豆容四升四籩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羞籩也其綱有四其目則二十有六矣熬麥曰麷麻實曰蕡熬稻曰白熬黍曰黑形鹽見鹽人膴見腊人鱐見

庖人鮑魚於楅室糗乾之出江淮鱐析乾之出東海棗栗桃皆果名乾䕩謂梅也榛實似栗而小蔆芡也芡雞頭也脯見腊人餌餈皆粉稻米黍米爲之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爲其黏熬大豆與米爲糗因以爲粉而加其上餌言糗餈言粉互文也此備指籩實之物也○註曰乾䕩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也蔆芡栗脯重言之者四物爲八籩也疏曰棗栗以下凡五物饋食八籩尚少三按經文乾䕩是乾梅桃是濕桃以二者互明梅亦有濕桃亦有乾棗亦皆有可知是八籩也必知有八者按特牲少牢饋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況醢人朝事饋食之豆及加豆數皆八本職朝事之籩及加籩亦各八豈饋食而少乎故知義爲八也薛氏曰有若祭祀宗廟有九獻之禮其節有四第一節曰祼王祼一獻也后亞祼二獻也第二節曰薦腥后薦朝事之籩豆各八王獻三獻也后亞獻四獻也第三節曰薦熟后薦饋食之籩豆各八王獻五獻也后亞獻六獻也第四節曰酳后薦加籩加豆各八王乃酳七獻也后復薦羞籩羞豆各二乃自酳八獻也后酳畢諸臣乃酳九獻也凡此謂之正獻正獻畢乃行旅酬據此則饋食八籩疑有闕文愚按如疏說則饋食固八籩矣而薛氏謂饋食諸籩有闕文殆以其義爲不允也今攷濕爲鮮果而以登宗品不得爲道義蓋棗栗桃梅菱芡之屬皆有乾濕無濕則皆以乾與）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

客之事共其薦羞籩（此以下通言共籩之事也薦籩自朝事之籩饋食之籩而言羞籩通加籩羞籩而言喪事謂殷奠也賓客之事謂享燕也或稱實或不稱實變文也○註曰薦羞皆進也未飲未食曰薦既飲既食曰羞也疏曰云未飲未食曰薦者祭先薦後獻據未獻尸前所薦之籩豆即朝事饋食之籩豆是也云既飲既食曰羞者謂尸食後酳尸所羞之籩豆即加籩豆羞籩豆之實是也臨川王氏曰朝事之籩豆象生時朝時所進也饋食之籩豆象食時所進也加籩加豆象饋之有加羞籩羞豆象養之有羞也孝子事親欲致其養養欲盛盛欲備備又致其數盛備且致孝子自致之道也）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內羞即羞籩羞豆之實自房中來故名內羞不稱羞籩羞豆與祀賓異文也不及餘籩豆之實與祀賓異也）凡籩事掌之（亦推言之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醓上聲臡音泥茆音卯麋音眉蠃螺同蠯彭上聲拍膊同箈爾雅作菭音迨沈云文之反酏先鄭如字註依內則作餰之然反食音嗣糝素感反○此序醢人奄一人之職也豆木豆容加籩醓肉汁醢肉醬有骨爲臡無骨爲醢昌本昌蒲根也菁蔓菁也茆鳧葵也蠃蠯蚳蜃見鼈人脾析牛百葉也拍謂脅也深蒲蒲蒻始生者箈箭萌筍竹萌也酏食溲稻米粉而用狼臅膏以煎之糝食合肉與米爲餌以煎之也此備指豆實之物也○註曰臡亦醢類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然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凡菹醢之屬相大皆以氣味相成也疏曰齏亦菹類昌本深蒲脾析豚拍發不言菹者皆齏也王制一爲乾豆註謂腊之以爲祭豆今籩實有腊非豆實蓋此豆實之醢及臡亦必先膊乾其肉故曰乾豆也王氏曰先王於祭祀內盡志外盡物昆虫之與草木之實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薦者莫不咸在亦盡物也然合籩人醢人之實止五十有二者此所謂禮正也非泰魏氏曰籩豆實有常品土產居多其遠方僅一二乾物而已且如揚州錫貢橘柚猶必都以實籩非以鮮果善漬與聖人義盡仁至類如此禮家乃夸四海九州之物咸在是教之殃民也郭高祀部云所未止於朕躬所害及於祇庶仁哉）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此以下通言供豆之事也義見上職）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義見上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齊齏同○齊菹類也全物若牒爲菹細切爲齊五齊謂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謂醓蠃蠯蚳魚兎鴈也七菹謂韭菁茆葵芹箈筍也三臡謂麋鹿麇也凡此共二十二并醓醢爲二十四今皆備共醢者以醢爲主也上文王后世子供內羞此王舉供醢羞爲盛禮上文賓客之事所供爲享燕此賓客之禮供醢罋爲致饔餼不推凡醢事者省文也餘見下職○註曰此七菹皆菜類也然菹亦菜肉通按少儀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牒而不切麇爲辟雞兎爲宛脾皆牒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齊菹菜肉通也）凡事共醢（亦推言之也）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句）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句）賓客亦如之（此序醯人奄二人之職先總舉之而因即祀賓膳以通言之也醯人五齊七菹之類須和以醯故醯人供之或單稱醯或兼稱醯醬或又單稱醬蓋分言之爲醯爲醢合則爲醬矣）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疏曰共醯物六十罋并醢人共醢六十罋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罋也五十罋亦并醢人五十罋爲百罋掌客饔致饔之禮上公醯醢百二十罋侯伯百罋子男八十罋此據侯伯舉中言之也）凡事共醯（亦推言之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此序鹽人奄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供稱百事備詞也○疏曰四方鹽來有數種處置不同既受入乃教所處置是其政令也鄭氏諤曰先王於鹽祇以待祭祀賓客膳羞之用而已故周禮一書理財惟重鹽獨無賦自管仲以後變以爲富國之計遂至官與民爭利豈先王之意哉）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苦杜讀爲盬註云按下文自有盬字此當如字○此以下即祀賓膳以通言之也苦若飴皆以味言形若散皆以質言）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飴鹽甘似飴也○劉氏曰鹽之所產利於地而得者味稍苦謂之苦鹽熬於海而出者質多散謂之散鹽屬其水而成者味微甘謂之飴鹽積於鹵而結者形似虎謂之形鹽祭祀供苦鹽取其出於自然與明水不異也賓客供形鹽取其服猛也皆給以散鹽取其洽於四海也王及后世子供飴鹽取其甘也）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齊同劑鬻同煮盬音古○齊若食齊和齊之齊稱凡者猶言百）

事也蓋未湅治曰暫故煑湅之以待令而供用也此溯本言之也

冪人掌共巾冪（此序冪人奄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以巾覆物曰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疏布以大功也畫布畫爲雲氣也言疏則畫布必精言畫則疏布必素互文耳八尊見酒正六彝見司尊彝）凡王巾皆黼（凡王巾謂膳飲之屬黼者畫以斧形也○註曰周尚武四飲三酒皆畫黼用文德則黻可也疏曰四飲三酒注據酒正職而言其實酒飲之外凡巾皆用黼黼者白與黑作斧文取威斷之義也）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匽音宴○此序宮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六寢路寢一小寢五以燕息見玉藻修之言治總下文而言也爲猶修也井匽霤下受水之所井爲陽匽爲陰也蠲潔也惡臭視不蠲又甚矣）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上自其大體而言此自其切務而言也沐沐首浴浴身埽除爲潔執燭爲明供爐炭爲煖凡寢中之事語其褻凡勞事語其勞也）四方之舍事亦如之（舍謂凡王所適之舍如下職之屬而此掌其事如六寢也○鄭氏曰掌王六寢之修皆勞事末務屬天官何也重王寢也王六寢即褻除執燭沐浴鑪炭之屬皆古士供之所以殊王也士而褻勞無已褻乎王事皆大事敬勿褻可也士敬而王敬士褻而王褻掌六寢以吉士欲王無褻之道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梐音陛枑音互重平聲○此序掌舍下士四人之職也舍通謂在會同與其在道之舍也梐枑交木爲之虎賁氏謂之閑亦謂之行馬必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也棘戟也列車爲宮則以轅表門築壇壝爲宮則以棘表門劉氏謂設梐枑以衛車宮設車宮以衛壇壝設壇壝以衛王會同也帷即幕次所謂帷也張帷爲宮則懸旌以表門或不爲宮則陳兵爲衛而共人以表門註謂王在道食息若有所展肆則爲帷宮或有所逢遇若遊觀則無宮而供人門也）凡舍事則掌之（承上文會同之舍而推言之凡師田巡幸之屬皆如會同也○不伸王氏曰會同有舍者以二者皆爲壇於國外以命諸侯也凡諸侯朝覲與兇事必入天子之朝若天子以事召諸侯來會及有故不巡守而諸侯殷同皆於國外行之以見天子往會之意也愚按舊註謂王宿險阻則設車宮宿平陸則爲壇壝宮皆謂王在道時也但致會同之禮皆爲壇於國外

而命事焉其去王城甚不遠不得爲險夷相屬之說或疑殷同以代巡守恐當於畿外行之然既有故不巡守因其不勤於遠亦可見矣且憩宿而築壇壝宮王者不爲又況會同之舍惟設梐枑再重而止乃設爲帷宮諸門之屬亦義未足故今以劉說正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帟音亦○此序幕人下士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在旁曰帷在上帟在地曰幕皆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皆以繒爲之綬以連繫四物繫爲之在地之幕見聘禮○註曰掌帷幕幄帟綬之事王出宮則有是事也供之掌次以張之故下文各供之也愚按諸職皆首爲綱下爲目本職首句固該下文朝會師田喪祭之屬而言也考朝覲在朝若廟會同軍旅田役在國外祭祀在廟若郊壇喪在殯宮若野其事內外該矣則註謂出宮乃有之者蓋指宮闈以外而約言之與王氏乃分首句爲在宮之事幕人掌之而下文朝覲等則在宮以外而供之掌次使張之也其說舛矣）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皆以五者供之也）大喪共其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大喪獨無幄者帷幕以帷堂若野帟以覆柩綬以繫帷幕帟惟幄不用也公卿大夫之喪皆有帟士則無帟矣然賜之則帟植方君於士有賜帟是也不言小喪者舉大以統小與○莊渠魏氏曰王以事出不可露次故以精布爲帷幕幄帟用畢而徹之後可復用事簡而費不及民後世儉者蒲爲行宮事已而廢其奢者或錦爲步障民已勞矣皆不如幕人之法也）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此序掌次下士四人之職而統舉之也居曰舍止曰次舍久而次暫也法謂張設之等事謂朝會之屬皇邸諸案而外皆幕人供而掌次張也）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重平聲○大旅上帝謂有大故而旅之也不言正祭上帝省文也案牀也陳牀而張氈其上也皇邸以版爲屏狀如繡扆皇者尊之之稱一云飾如鳳凰也朝日謂春分祭日祀五帝謂四時迎祭於四郊也次謂幄也大次未行禮時所舍止小次方行禮時所間息重帟謂幄若幕之下設帟重案謂牀之上設席張幕則不爲幄但幕其上而已註謂王誓衆或回顧饗祭故也此皆言王次之張事也）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諸侯朝會亦爲張次或從王師田亦張幕設案所殺於王者重案若

（帝也孤卿有邦事則有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不言公者如諸侯也此因言臣次之張事也）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喪稱凡者統舉之詞不言后世子以下省文也疏曰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同再重九嬪世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御妻與士同無帟賜則用之耳此諸侯蓋謂三公及王子母弟爲畿內諸侯者故爲張之若畿外諸侯則爲次不張也此通言王侯至於大夫之喪之張事也）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旅衆也張之以息凡助祭者尸次尸更衣之次耦次大射禮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是也此類言祭射之張事也○疏曰助祭羣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總張旅幕尸尊故別張尸次也）掌凡邦之張事（亦推言之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藏去聲○此序大府大夫士十四人之職也九功即大宰之九職始事爲職說成爲功變文也貳者貳大宰也貨賄凡粟絲金布之屬之通稱司會所謂百物財用是也府若玉府內府外府及遺人倉人之屬自其不輕用而言謂之受藏之府自其尤需用而言謂之受用之府註曰凡貨賄皆藏以給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者互文也受者受其入數頒者以文書頒令守藏之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即上諸府之官也受財用即受藏受用也又言之者上自大府頒之而言此自諸府受之而言也及之言與猶從也執事謂職內與各徵納之原官也必及執事受者大府令諸府從各原官徵納而職內則受其貳令而書之也此首言受而頒守也○明齋王氏曰凡財賦之入也必先受法於司會於是司書書以授之各掌事者依法征斂入數於大府而存其貳於司書大府乃頒於玉府內府外府等而職內復存其貳毋敢額外多取其出也司書必攷於司會驗其式法存其貳然後支於大府大府於內外等府撥與而職歲復存其貳毋有額外多用此財用所以常歸於一也愚按本職言末事之頒財用不言臨事之出財用蓋其初大府頒之於受藏受用諸府而後諸府以時出之於一切官府在國中爲官府之吏其在國外甸稍縣都之屬皆爲都鄙之吏府亦在都鄙者以遺人各條歷攷之可見且職歲職內掌貳官府都鄙之財出入之數職歲云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則奉命於大府存其貳而乃出之也明矣職內云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此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之明驗也凡諸職之脈絡貫注如此而舊註乃謂頒財爲出財且謂執事者爲職幣之掌事而各職皆外也何哉餘詳職內黃氏王氏各條）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削稍去聲予上聲好去聲後職並放此○授式法者授諸府以憑出給也關市以下即大宰之九賦膳服以下即大宰之九式稍秣猶芻秣喪紀猶喪荒賜予猶好用也邦國之貢即大宰之九貢待弔用即大宗伯以喪荒弔禬恤五禮哀邦國之類萬民之貢即大宰九職之貢充府庫即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之意也式謂九賦之待九式貢謂侯貢之待弔用及民貢之充府庫或言式或言貢亦互文也賦用通謂賦貢之用不言貢省文也此因言斂而授法也○東萊呂氏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則膳服不會費不出關市之賦而已陳君舉曰關市歲入視地賦至薄又不常獲也富有四海而其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薄不常獲者如是足矣而司市之禁凡國君過市又皆有罰何也苟過用於上則大臣盡規過取於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於無過之地也此先王之深意也玩好非但耳目之玩凡宗廟之鎮器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於是但以其可玩而謂之玩好耳莊渠魏氏曰關市非常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以下常賦以待賓客之屬薄於自奉而厚於奉人也山澤亦非常數故以待喪紀之變王氏曰大宰九式喪與荒並言而此不及荒者蓋其用出於三年所積故也愚按貢賦之屬後儒多以貢賦並征爲疑及觀大府而後知聖人仁之至義之盡也彼所謂九賦者一以供九式矣而其於諸侯之貢皆待弔用而以懷諸侯萬民之貢皆充府庫而以予庶民則聖人豈有他哉凡爲萬國生民計而以天下之財爲天下用也不特此也即九式中賓客幣帛芻秣之屬亦莫不及乎諸侯萬民凡其府庫與各委積之屬如後世常平社倉然君若相特爲理之而已故其所爲玩好之用者特以式貢之餘財供之夫式貢悉乎餘財必制以三十年之通使餘其十而外此始謂之餘焉是玩好直取於餘之餘而其心不存焉故也後世或蔽縱其耳目心志而剝民以奉一人雖漢文宋仁猶勿恐也豈周公之聖而爲之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入出即入受出給之數歲終司會考歲成而冢宰受歲會故大府先會之也此總言會而攷數也）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此序玉府中士六人之職也金玉謂金及玉石所貴之類玩好若弘璧琬琰天球之類兵器若兌戈和弓亦刃之類凡良貨賄若骨角齒毛之類此皆言入藏也○註曰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也疏曰云式貢之餘財所作者按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故也愚按註疏特指其一端耳致天官之獸人漁人地官之遂師廛人澤虞秋官之職金之屬皆以其物入於玉府凡皆所謂良貨賄也則本職固不僅以餘財供其所作矣且其大而冠裳佩服舄及枕櫛衽席齋至槃敦獻數以承祭以見賓以養生送死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等亦博矣而註疏乃皆以供玩好目之豈聖人之所以教天下哉）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齊齋同○此以下言出供也服玉謂瓔弁玉瑱之類佩玉謂珩璜之類珠玉謂旒毀之類珠玉者珠玉爲珠也食玉者屑玉以食也○雜說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聲角徵宮羽其象仁禮信智或結或垂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以適文質之宜此所以純閑之德不內雜非辟之心無外入也王氏曰齊者以其精明上與神明交玉爲純陽之精可以助精明之氣也）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含去聲柶音四○含飯也柶匕也含玉以實口復衣裳以招魂角枕以枕尸角柶以楔齒）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笫音子○衽臥席席坐席笫牀簀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註謂皆飾斯所作也不言供者以燕褻畧其文且明不以重物供輕用也）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音對○槃以盛牛耳敦以盛血珠玉飾之而尸盟者執以盟也）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王獻之物謂百工爲王所作獻賄賓客之物也一云謂王祭祀之所獻也文織即禹貢厥篚織文此蓋因出供而受藏也不言供從省文○註曰獻謂用以獻遺諸侯也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通行曰饋疏曰按月令后妃獻繭註謂獻於后妃此云王之獻金玉之屬恐亦獻於王註知其非獻於王者按下內府職入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內府藏之故此非諸侯獻於王而王所獻遺諸侯也王肅引家語君與臣曰賜臣與君曰獻以此難鄭鄭弟子難王云禮記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況諸侯中兼有二王之後王所尊敬安得不云獻耶故註云爾也愚按註疏之說自得但以遂師凡國祭祀入野職野賦於玉府推之則謂王祭祀之所獻者其言較合而以下職內府供王之好賜推之則附賓客又應在內府而不在玉府矣）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好賜猶好用也此又言出供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此序內府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言其入受出用也○經國書曰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兵器貨賄一也而分爲二官何哉玉府所掌皆式貢餘財以之所作及獻人獻人之屬所入之物以供王玩好若賜予之類耳邦之大用不與焉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及諸侯之幣獻皆以供邦之大用故分爲二也）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幣謂諸侯之常幣獻謂其特獻金若禹貢惟金三品玉若球琳琅玕齒若象齒革若犀兕革此皆謂朝聘之享獻故入之以供使禮若其常貢之貨重者則入於玉府以供用也此言入受也○王氏曰四方諸侯之幣獻大宰玉幣玉獻是也其物入於內府以待邦之大用則王非以爲己之私利矣）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使去聲○供而奉之者王遣使於四方即以所受於諸侯之物供於使者而奉之也玉府稱好賜此稱好賜予者賜自王而言予自冢宰而言也此言出用也○明齋王氏曰齒革兵器惟國所有不繫於正貢故王遣賜於諸侯即各以其國之所無者交錯而分遺之旅獒所謂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是也冢宰所予並得於內府支用者蓋與君爲禮如史之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之類皆非私惠故也愚按典婦功職以王及后之用頒於內府蓋以供衣服也今玉府外府職皆言共衣服而內府職反不言未詳或曰外府職先言供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末又言惟王及后之服不會典婦功職當供於外府而誤外爲內也然外府職首言掌邦布之出入布乃錢幣初非布帛之入出亦未見其必然也二職當有闕文更詳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句）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句○此序外府中士二人之職而先約言其入受而出用也布謂錢也供百物者供市買百物也法謂經用之式如下文王后世子之衣服非法則弗服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之屬非法則不行也○王氏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惟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義其實一而已）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此以下皆言出用也典婦功以供王及后之用頒於內府而茲供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乃在外府職未詳其義闕見上職或曰典婦功頒於內府謂以布帛供爲衣服之用此蓋以財供所爲衣服之用也）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

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齎音齎義與資同○幣齎猶齎行齎賜予卽王及冢宰賜予之類也小用對上職大用而言○莊渠魏氏曰王者四海爲家何內外之有內府掌受貢賦功貨賄之屬以待王之大用故儲於內以致供一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待邦之小用故發於外以從便其爲公帑一也鄭氏曰受藏之府孰謂謂玉府也受用之府孰謂內府外府也玉府受而藏也藏諸已乎王佩用供焉王大喪大齊供焉王好賜供焉此未有藏而不用者從藏待用也內外府受而用也用諸已乎大府之職以式法授之內府待邦之大用外府待邦之用凡有法者明用必法也藏待用無厚藏用祀法無後費天之道也）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此序司會大夫士三十人之職也小宰掌貳以逆治此又掌之者小宰佐大宰而司會佐小宰也此首言會邦治也○劉執中曰司會執會計而必掌典法則之貳者聖人制職會計者不顧政之是非民之利害或傷於仁或害於禮非所以存國體故必知典法則爲治之大本也孫氏曰周家本治以會財因財以知治故宰夫掌治法以致治而後乘其財用之出入使治法無敝則財用亦不可得乘矣司會本爲邦計設而以逆治爲先治與財爲一體故治正以會財也愚按大司寇職云大盟約司會受其貳而藏之小司寇又云司會貳民數此無明文蓋具於典法則與版圖中與）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此以下專言會邦用也○疏曰云令田野之財用者九賦卽大宰九賦其中惟邦中關市幣餘非田野外四郊邦甸家稍邦縣邦都山澤蓋是田野據多言之也愚按田野之財用對民職之財用而言也九職中之八貢皆生民正業而又有九賦者聖人慮其力不出於己而貨棄於地也故各於其地徵之卽幣餘亦恐其貨沒而不在官耳國非田野所謂據多而言或曰當是國野誤文）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郊野謂鄉遂縣都猶宰夫言羣都縣鄙上文貢賦功式之財用皆言其法之大綱也而財用所出之數各有書契其戶口地里各有版圖此乃會計之要故司書掌之而司會貳之矣亦言治者對文則事治爲治財用爲用散文則通也）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

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日成以下畧見宰夫八職參互猶言交錯若司書之要貳與職歲之出職內之入交互考之是也日成卽所謂旬計也周知其治謂其勤怠得失也此通言邦治邦用而邦用其專職也○易氏曰冢宰天官之長也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天官之貳也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天官之攷也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三官各舉其一而司會乃攷其全會之欲其詳也簡鄭鄭氏曰周制天下之財皆總於大府其下玉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供王之服食好賜內府則受貢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外府則又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司會惟總其會司書惟總其書與夫職內記入職歲稽出職幣振以迄司裘掌皮之屬又皆惟職一事一物而已是大宰而下權盡總諸大府也然大府爲下大夫而司會反以中大夫爲之何耶此正聖人之深意也漢蕭何相國以張蒼爲計相計相正司會之職與相國亞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考爲甚公自後計相罷文帝問一歲錢穀之數不知皆不知而問治粟內史是司農外無有知其數者唐三司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主會計乃爲三司使之屬宋三司使之屬亦有磨勘司長治財而屬攷之於勢不難然則正以周官司會之職以臨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其庶乎）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正如字或讀作征○此序司書上中士六人之職也書謂簿書也九正兼九賦九貢而言九事指九式而言邦版以攷民數地圖以攷地數敘之言次也幣卽財互文也謂司書比次其財百官掌事將所餘上其數而受之使歸職幣也掌通邦治而敘則歸邦用者亦上職之意也○孫氏曰典法則等大宰所掌餘則貳之而已司書亦稱掌者掌其簿書以贊冢宰之屬也版圖大司徒所掌此亦掌之者理財必知戶口之登耗與疆域之廣狹也林氏曰司書曰九貢九賦爲九正而書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蓋王者必正經賦以足經用而無名橫斂未之有也劉氏曰九式稱九事者九式所用以集邦之九事也疏曰邦版地圖卽司會版圖也周知入出百物卽司會掌百物財用也司書所記司會攷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愚按敘財入於職幣此所謂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而九賦待九式之一也入職幣特九賦之一而上文備陳典法則與貢賦式之掌者惟其全體明而後一節尤可得而見矣此蓋探本之道也）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上謂王若冢宰也王氏曰凡財之出司書存其數乃下職歲職大府就所司支給可矣又必攷於司會者）

（司書承九式以均節財用必合於式法然後下也）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用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前休去聲後放此○月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三歲又總而計之故謂之大計也徵令卽稅斂之徵令○節鄭鄭氏曰食貨志云武帝承文景之後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腐敗而不可食富庶於是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六十餘年遂不足支一例于茲自賈誼鼂錯勸文帝蓄積誼欲公私兼足而錯專剝民令入粟內郡邊郡帝徒見上之有餘而不卹下之不足外則黷武內則窮奢曾無一人執法以制至財用既屈急征橫斂而猶謂財力充羨吾不知何也周家會計之法蓋不爾攷其國之財亦併攷天下之財司書所謂知其數者諸府所受貢賦必知其欠餘執事所用器械必知其存亡田野夫家六畜之數知其多寡蕃耗山林川澤之數知其貢賦盈涸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其本末源流必如是而後可也）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成猶終也要貳謂要數之貳入之以待會而攷之也餘見下職此以上皆言邦用也）凡邦治攷焉（攷謂來攷於司書也此言邦治也○王氏曰典法則職貢式及版圖之屬靡不畢知故欲知國家治法及吏治得失皆於是攷之猶大史凡治法者攷焉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此序職內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內猶入也辨者辨百物之類官府都鄙卽大府職之官府都鄙所謂受藏受用之府也其財入之數先總入於大府乃分頒以入於諸府而職內則執其總以貳之以攷邦用也掌邦之賦入以下承大府總受其入數而言以貳官府都鄙以下對大府分頒於諸府而言○疏曰掌邦之賦入謂九職九貢九賦之入賦是通名也賦之所入由職內始至大府大府分致於衆府以是分別使衆類相從也黃氏曰大府頒所入於府藏[illegible]以其數予職內故職內辨其物總計而執之官府之財入謂內府外府之屬凡藏以待用者都鄙之財入謂甸稍縣都之屬凡皆以待用者其副書皆在職內矣）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將入曰受已受曰入令謂大府頒財之令其正以令受藏受用之府而其貳以令職內之屬故職內受而書之此二句乃承上起下之詞也言官府不言都鄙蓋約詞叙其財見司書此總謂職賦貢之餘財矣移猶通也如良與粟移粟與貨移之類財入以待式用而餘財又以待移用也○王昭禹曰大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蓋官府都鄙之吏受財用於大府而大府頒之職內於其時則受其副令而書之此所謂及執事者受財用也疏曰會謂歲會也職內以其入財之數與職歲出財之數并各官府所出之數並鈎考之則其有無存積與公私贏朒皆得知矣愚按此及職幣皆有餘財待用然而其掌不同者職幣餘於各支用之吏其所餘特爲九賦中幣餘之一而已此餘於各受用之府乃逆九賦九貢九功之屬凡歲出給之所餘者言之所謂式貢之餘財也餘在吏手者微而難稽故司書言叙職幣特言振而餘在府藏者實而易攷故職內但言叙然則其解待邦之移用而不解以供王之玩好者何耶夫以式貢餘財供玩好之用法固嚴矣然振心志悅耳目聖人亦豈遽設設焉爲之莜彼所謂移用者必其式法之弊此雖餘而彼猶財故待移之耳則以供王之玩好者必俟凡式法之用皆有餘而後可也於是見設官之祭理而聖人之不溺於玩好者益嚴矣）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此序職歲上中士十人之職也貳出賜之數者其數各書於其府而職歲亦貳以待攷也出卽出財用賜卽賜予也）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受式法於職歲者蓋職歲奉大府以授之也頒財時大府總授以法式今乃以每事出給之式授之矣叙卽小宰六叙之叙職幣掌幣餘以待賜予故以叙偕授之而司會掌逆治以鉤會計故以式法贊之也○陳及之曰職入者以歲所入攷其所出職出者以歲所出稽其所入互攷以防姦僞也）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楬音傑○此序職幣上中士六人之職也振猶擧也式財幣之餘之數猶以幾而擧之也凡財幣皆先振而後斂上言斂幣下言振財互文也凡用邦財者謂以變故有所需用掌事者謂以事務特有作爲若官府都鄙之屬則常事常用也奠定楬識也別其物色定其錄籍而以書表識也小用賜予所謂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也○莊栗魏氏曰式法有定何從羨餘曰古人處事經久凡頒於官者所估原數亦必令稍優以備缺乏之事非逆出逆官式法所以甫盜也振者刷出之使不埋沒焉分毫介不過小善然奇汚使成大惡聖人嚴於會財

（亦以養其廉免陷於過也何氏曰奢侈生於有餘節儉生於不足漢武貫朽粟陳而用度無藝唐玄宗左藏充溢而賞賜無檢成周所以覺察如是之嚴者正恐人君以有餘而妄用也疏曰諸上之小用賜予謂常賜予也與外府職賜予之財用與絲枲二職上之賜予旌同其玉府言王之好賜內府言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非常賜予也）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式法謂賜予之式法贊即贊司會也）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此序司裘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大裘本官司服所云大裘而冕也○疏曰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王服冕曰大裘以黼大為名與記所謂大禮必簡同意也愚按大裘用黼其上被衮家禕大郊之日大裘以黼之被衮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禮記郊特牲之文亦略同其與司服大裘而冕但文有繁簡耳而皆乃謂大裘為黑羊裘其上用玄衣亦異矣且大裘祇言祀天不言祀地則裘非夏至祭地之服也卽春官司服亦言祀昊天上帝而已疏家乃妄援孝經緯之文謂祭地之禮服與天同惟牲玉不同也抑何誣周官而惑後之讀禮者哉詳見大司樂職）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中仲同○良裘註謂王所服黼裘功裘謂卿大夫所服狐青麛裘之屬行羽物以羽毛之物賜其臣也此因言裘之類也）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侯之數射人所謂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卿大夫射一侯也此亦言裘之類也○註曰大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士以祭也諸侯以下將祭亦與其臣射以擇之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侯者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侯又方制之著於侯中謂之鵠所謂皮侯也王大射之禮虎侯王自射熊侯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大射熊侯侯自射豹侯其羣臣所射卿大夫大射士臣同麋侯而已侯之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鄉射記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有奇侯中一丈者鵠三尺三寸有奇也謂之鵠者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雋疏曰諸侯謂畿內諸侯三公王子母弟也司裘供諸侯卿大夫大射之侯與侯道各如其於王大射之制士自祭無大射之禮而得與王侯大射者以其得助祭故也愚按諸侯以下不得射虎侯王得兼射熊侯豹侯儀禮諸侯大射二侯之外又有干侯諸侯皆得射之所謂惟公所中三侯皆獲是也況王大射乎儀禮大射云公射大侯大夫射參侯士射干侯夏官射人亦云士射豻侯而註疑云卿大夫以下射豹侯亦以司裘不及干侯而約其文耳學者詳之）

大喪廞裘飾皮車（廞先鄭從故書作淫謂陳也註讀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也今按先鄭為是廞即陳也為王喪異其文耳笙師云大喪廞樂器大旅陳樂器眡瞭則云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是廞陳異文同義也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飾而遂陳其義尤明若遣車既飾矣而又云遂興似有作之義可通乎周禮言廞者無慮數十條蓋廞即為陳而所陳乃興似之明器非若註之云也一云廞謂唱歎以陳之也與大師帥瞽而廞義同若陳則第陳之耳此別廞陳二字於各條皆可通姑存之皮車遣車之革路也○疏曰棧車之外皆用革鞔則皮車非但革路註云革路者司裘所飾惟革路而已）凡邦之皮事掌之（謂裘侯車以外凡用皮之事也）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王之皮事謂王射若喪所用也不會唯王之裘與皮事者王行賜羽物功裘之屬必會世子之裘與皮事若后則無裘與皮事矣餘詳庖人）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此序掌皮下士四人之職也革皮去毛也疏曰仲秋鳥獸毛毨故斂皮其毛採治功深故至冬乃斂革久乃善故春獻之也）

遂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式法物用之度數也百工若攻工裘氏韋人函人之類言百者通詞也此以上言皮革也）共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毳細毛也邦事若掌次張氈案之類此言皮革之類也）歲終則會其財齎（財古材同齎資同○註謂物料也給人財物曰齎漢詔或稱齎計吏發會其本給物料及餘見也○王氏曰披裘皮無與於天官而為之屬者古者以皮為幣蓋亦外府之類故附職幣後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夫齋食官闈後諸職前放之○此序內宰大夫士十四人之職也版謂閽寺及其所屬之錄籍圖謂其署次之形象也人民卽版所書者分以居之亦授次舍之意也○陳君舉曰分其人民以居之不知後宮如何容人民在內只看目錄更無可疑天官一屬職關外朝者盡用士人至醯醢酒漿之屬則用奄若女奚內宰而下內小臣寺人內豎至祝史皆奄若奚為之若典婦功典絲典枲染人縫人苟外有司可為之者仍用士人而內司服與縫人又非他不可也則所謂分其人民卽是奄若女奚之屬在宮執事者

（耳王氏曰后宮外不可直接宿衛則廬列女宮於旁分部其居而後總以周垣閽寺守之其外乃爲官府次舍此制宮所以嚴也鄭謂曰均其稍食與宮正所均者同分其人民以居之與宮伯所授八次八舍之職事亦略同然宮正宮伯所均所授者王之宮此所均所授者王之北宮所以不同也愚按本職掌治王內女奚供役於宮令有錄存版而註不及說固疏矣而其版又以閽寺之子分充之謂者監有兒且在王內尤無據而害義故如陳王之說非也或以內宰士大夫其治疑不及女奚而女奚又不應稱民人夫民人爲男女之通稱而內宰乃教后宮嬪婦之爵者也何疑哉）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衺音斜衺斜同○陰禮謂言內則也六宮指后夫人而言以下教九嬪推之可見不言夫人不敢斥言教后夫人也陰禮以教總婦職則教功九御則御妻也八十一御妻九九而御故名九御獨不言世婦者教以婦職之法統其中矣二事謂絲枲之事屬者謂各屬其九嬪也正服以絕淫靡禁奇衺以屏蠱惑展功緒以勸勤勞言婦職之教也○明齊王氏曰詩云下有六寢正寢一燕寢五后象王立之爲六宮按象王寢者是但爲寢非宮也記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

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六宮猶六官也若后寢稱爲六宮則正寢可稱六官乎劉氏曰六宮之主王后也后雖四德具備不敢怠於聽學者日新其德以爲六宮範也故詩稱尊敬師傅言告言歸爲后妃之美周公擇下大夫之賢者爲內宰而教后此書其實也南軒張氏曰古者雖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傅之職以朝夕教導故周家歷世其君子重稼穡之務其室家躬織紝之勤服習艱難咏歌勞苦此王業之根本其見於詩有若七月書有若無逸是也是心常存驕肆何自而生此姜女太任太姒邑姜皆助其君以成風化之美也而其後王猶以惑溺召禍詩云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由勤勞不惕於心以至此故論篤眾則知周所以興論休其蠶織則知周所以衰以是攷秦漢以下成敗之源皆見矣愚按王氏引王立六官后立六宮以見六宮比於六官也但本職教六宮在九嬪之上六宮乃指后夫人而言后者六宮之主而三宮夫人亦佐后立六宮者故以日之學者知六宮比於六官之義而又知本職即六宮目后夫人以示不敢斥言之意其可也此對文散文之別也）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

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贊祼獻及瑤爵者祭禮有四一節曰祼王祼以圭瓚后祼以璋瓚二節曰薦腥三節曰薦熟王獻以玉爵后獻如之四節曰酳王酳以玉爵后酳以瑤爵凡后祼獻酳皆內宰贊之瑤爵不言酳祼獻不言爵互文也服謂褘衣以下六服位謂房中戶內及阼階諸位儀謂出入進止與樂相應之儀禮事謂薦徹玉齍之類后之賓客謂朝覲之諸侯及其女賓致者爲后致其牢禮及醴酒之屬也內命婦謂夫人以下外命婦謂公卿大夫士之妻服有精粗位有前後皆使其屬之上士正之也○疏曰王致賓客牢禮后亦以牢禮致之故內宰爲之致也畿內諸侯之夫人有會見王后之法謂之女賓后亦致禮焉明齊王氏曰后夫人與尸賓獻酬及后哭諸侯嬪御命婦於卿大夫士之喪此注大禮非中有以上莫之行也禮問君取夫人之辭云與寡君共有宗廟社稷故祭必夫婦親之天子以天下爲家建侯樹屏必命有德故其來朝禮以禮神之禮后皆從王大臣死王爲之服后夫人亦有所臨之禮蓋古者世道淳篤專以行禮爲務而無淫蕩衺僻之風爲之尸而人以神事之爲之賓而人以賢禮之喪主哀而臨者亦臨以哀無以嫌也後世祭無尸賓亦無復獻酬之禮后夫人不復出宮此禮皆不復講宜[illegible]賜[illegible]宮公社飯爲溫公巾公帀臨徹朝宜有君臣一家之意後王不可不知也）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

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淳杜讀爲純音準按淳當作準音文通也○后立市者凡建國面朝後市王立朝后立市取陰陽相承之義也次司市所謂思次叙所謂各於其地之叙肆所謂各掌其肆也陳列也出須也度謂丈尺量謂斗斛準謂權衡制謂通上三者而言也舊說淳制曲不可從祭謂祭市中之社陰禮婦人之祭禮也○柯氏曰至矣哉王立朝后立市之意乎古者后不預政非無政也后不主禮非無禮也立市者后之政陰禮者后之禮朝者王與公卿大夫平章天下者也市者商賈販夫所交易后令內宰立之者也夫市以通貨賄齊民用不可闕也先王不立於朝而置於後其政不出於王而出於后此見聖人先義而後利賤貨而貴德之意也且其法君過市則刑人赦謂已侵利則無以令人也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則有罰以身爲君子者論道義而不見財利也其賤之也至矣然必使后立之祭之者亦以陰能成陽利能和義財貨成家市肆成國先後之間治亂之分心術之判也觀曾孟所傳孳孳於先義後利之戒其得聖王之意乎）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中仲同○仲春謂夏正建卯之月凡經言春秋皆據夏時故上春爲寅月而此仲春爲卯月也北郊正陰之位外命婦凡命夫之妻內命婦夫人以下至女御也○禮記

（纂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旣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副褘以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旣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疏曰按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鄭謂以純陽爲尊則后蠶於北郊以純陰爲尊也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二月者其時浴種蠶也）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內人謂凡職役於宮者會食稽功對下文正歲均食施功而言受獻功者外內命婦暨內人獻而后受之所謂烝而獻功也小大猶言長短也麤良猶言苦良謂善惡也內宮謂夫人以下○注曰內人謂女御也疏曰注知內人是女御者按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嬪婦旣是九嬪世婦明內人是女御也愚按注疏大謬蓋冢宰小臣閽人寺人內豎及典婦功之屬凡所稱內人皆爲宮中凡職役無爵之人不得爲命婦之女御且如本職九御以上皆爲內命婦而其下爲內人內人稱會其稍食則非內命婦之女御固明矣閽人職凡外內命婦出入爲之辟而內人無帥則譏其出入夫不出入爲之辟而譏之者輕之至也寺人職凡內人弔臨於外亦惟帥之以往則其非命婦之出入爲之辟者亦明矣況內小臣職於內人之禮事言正寺人職於內人言戒令又言禁令皆爲卑之詞而又以內人與女宮並稱其卑可知則不得以內人爲內命婦之女御又明矣然則典婦功次內人於嬪婦何也曰典婦功之嬪婦謂國中嬪婦其與女御以下之內人皆工也非命婦也內人爲內工故內宰與典婦功之屬以功事施之其獻功於后也在歲終若國嬪婦爲外工故典婦功與典絲典枲以功事授之其獻功於典婦功也在秋時絲婦及內人治功枲同而獻功各異者其所頒之絲枲皆寧於典婦功之屬故同而其功或成於內或成於外故異也諸職之明著如此乃誤解其嬪婦二字而以誤各職何哉）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施者與典婦功施之均者與地官舍人均之也王之北宮卽后之六宮繫於王言之者明用王之禁令以令也守藏守也）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穜音童稑音六種上聲○上春謂夏正建寅之月也觀此則上文正歲爲周正建子之月而非夏正建寅之月益明矣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生謂藏種也時始詔后生之至耕時則生而獻之矣○

李氏曰內宰仲春詔后帥命婦蠶以爲祭服又上春詔后帥六宮生穜稑之種而獻於王夫普天之下蠶者非一女也爲祭服豈不足而后且親蠶耕者非一男也爲粢盛豈不足而后且佐耕以事先舅先姑敢不用力婦道也王后而親蠶佐耕以爲婦道婦女有不承先祖供祭祀者乎明王以孝治天下此其助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此序內小臣奄上士四人之職也命謂使令也內宰正后大祭祀之服位此蓋正宮中及禮見於王之屬與前驅亦以備使令也）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相去聲下職並同○擯相詔告也徹后之俎謂尸酢后於東房薦以俎后受訖乃爲徹去也○疏曰后尊言擯詔詔告之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內人卑故直言正之也愚按言后不言夫人言九嬪不言世婦女御夫人從后世婦女御從九嬪以上統下之詞凡經傳省文須如此）

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好並去聲○好事者恩好之事四方謂四方之諸侯好令者恩好之令卿大夫謂王朝之卿大夫○鄭氏曰恩好之事以物而問遺之恩好之令以言而弔慰之后親族有爲四方諸侯者有爲王朝卿大夫者則皆使小臣往將之也）

掌王之陰事陰令（陰事詳謂妃嬪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推當進御者陰令謂王有宣命於北宮者絲枲織紝裁縫之屬○明齋王氏曰夫婦三綱之始萬化之原庶莫不然而況妃儀天下者乎宦寺者不能不用而不可褻用故內小臣掌后命正服位之屬猶大僕之侍王而其職事之詔相亦猶大小宗伯之贊王也好事好令則使往而王之陰事陰令亦掌之親疏賢貴與王同志且使恩逮下而無嫉妒也古童稱婦寺以其柔媚如女也今其職如此非剛正之士其孰能之是故奄無命爵惟此職上士也）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幾譏同○此序閽人王宮每門四人之職也中門謂中於王宮之門喪服謂衰絰之屬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是也凶器謂明器之屬士喪禮主人所造曰明器賓客所致曰就器是也潛服謂若傳所謂楚人衷甲賊器謂盜賊之器奇服若傳所謂鷸冠無常怪民謂狂易之民也喪服凶器不祥潛服賊器不軌奇服怪民不道皆不令入卽凡宮內之人公家之器來朝之賓若客亦須帥而後入無則必譏也○

（疏曰中門註謂雉門也雉門外有皐庫內有應路故為中也不仲王氏曰按閽人序官王宮每門四人則中門不專指雉門也鄭氏曰五門自外而內皐庫雉應路皆南面當對中故謂之中門愚按諸說互異今以義推之王說為正夫門冠以王宮而下文野言不入宮則禁例指內宮門言之而味不入宮三字凡前後左右宮門皆不可入亦非必南面當因中者而後禁也其言王宮之中門者內宮門皆於內外朝門而其中門尤嚴故舉以明例耳）以時啓閉（時謂晨昏也幾出入以上皆防其姦時啓閉乃守其宮也）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闢者辟行人使無干也○疏曰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官中者謂若宮正之屬外命夫凡在朝卿大夫士也外命婦總內外命夫之妻言之內命婦即夫人以下至女御也）掌埽門庭（庭者註謂門相當之地也）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宮在路門之內廟在雉門之外燎地燭也○疏曰在手曰燭在地曰燎以百根葦布纏之蜜塗其上若今蠟燭其數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也王氏曰宮正凡邦之事蹕禁止者廣閽人則蹕宮門廟門而已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所照察者在內閽人又設其門燎其亦尊卑之辨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此序寺人五人之職也內人謂王宮內未命之女人若司服縫人職各女御之類女宮謂充役於宮之女役若天官酒人以下七職女祝以下四職地官春人以下三職各女奚之屬相道以引之糾以督之也）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有司註謂春官之世婦佐世婦則二十七世婦也內人之禁令亦禁其非禮而令以禮矣○疏曰註云有司是春官世婦者按春官宮卿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賓客之屬亦如之此言致於有司明是宮卿世婦非二十七世婦之帥女宮者也又云佐世婦是二十七世婦者以寺人是奄故得佐世婦治禮事即下世婦職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也愚按佐世婦亦是女宮執事於有司者佐之觀下世婦職帥女宮而濯溉為齍盛及涖陳女宮之具之屬可見矣疏謂寺人佐之者蓋帥而佐之亦即寺人佐之與不言九嬪九御者九嬪贊薦徹豆籩而已不帥女宮治粢盛之屬女御亦惟贊世婦耳故不及也）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臨去聲凡弔臨之臨並放此○弔臨謂哭其族若親之屬立其前內人卑故也○明齋王氏曰寺之言侍也按序官王之正內五人奄侍至路寢之旁者也今攷序職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乃其專職其大體之職則帥女宮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及佐內人弔臨於外故知所謂侍者謂以正其宮人而宮中纖悉無不上聞此內治所以嚴且密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此序內豎十人之職也內謂六宮外謂六官凡其小事之命令通之也○劉氏曰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今日安否如何豎曰安文王乃喜觀此故知其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也若大事則非童豎傳之矣內宰治王內之政令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是也）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遣去聲凡遣車之遣並放此○內人有事於廟從宮蹕遷者將葬而自宮朝於廟也褻器謂頮沐之器遣車載祖奠之具之車也）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此序九嬪之職也內宰云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此云婦學之法者內宰但教以絲枲之二事以修[illegible]祭惟禁而正之而已此備德言容功之教其求之詳而責之

漸故須學也○劉氏曰九嬪位亞夫人是四德優而不失其[illegible]者故使掌婦學之法女御齒弱故亦婦學而以四德教之○[illegible]曰古者庠序學校之外更有婦學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觀葛覃詩序可見）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各帥其屬者九嬪分帥之猶內宰使各有屬之意也御猶進也以時進御曰敘○彭曰凡羣妃御見之法卑先尊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疏曰按禮運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后以下法之故從微者卑者宜先從著者微卑者宜後也莊渠魏氏曰陽以薄蝕爲災先王寬舉人數立進御之法而已凡祭祀疾病災異及發人命臨學臣皆齋戒不近婦人其大寒大暑一歲之虛四時厲氣一月之虛風雨震雷一日之虛並遠帷薄也）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玉齍以盛黍稷贊謂贊薦也從后亦謂從而贊禮后哭而衆乃敘哭故亦從后帥導之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為齍盛（溉音蓋○此序世婦之職

（也濯摡謂滌祭器水滌曰濯乾拭曰摡爲謂檢治也女舂供米物女饎供粢盛是也內宰職詔后帥外內命婦治蠶爲祭服而此不言者稱掌祭祀之事約之矣○疏曰婦人所掌祭祀謂祭宗廟賓客亦謂饗食諸侯在廟饗禮謂大喪朝廟設祖奠與大遣奠也按少牢禮饔人摡鼎俎廩人摡甑甗司宮摡豆籩彼大夫家無婦官及女宮故皆使男子此天子禮與彼異也）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具謂祭具即濯摡粢盛之類內羞謂糗餌粉餈之屬即籩人醢人羞籩豆也）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鄭氏謂王后使之弔臨也）

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此序女御之職也御敘詳見九嬪職叅九嬪主之而女御行之也○貞曰御敘不掌以九嬪世婦而以女御者官卑不敢專妬也李氏曰女御不敢嫉妬則九九之法行矣幽深宮之中絕進御之路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聖人之意遠矣）以歲時獻功事（不質言時而云歲時何也明與外嬪婦功獻於秋而內人功獻於冬者殊也所以然者內人及外嬪婦皆工也女御以上乃所謂命婦也以義則后帥命婦親爲祭服猶帝之親帥耕耤也而以事則帝三推后三繅命大婦若加而其下工役成之耳女御差卑故獨獻功而終非工比故不質言時也）凡祭祀贊世

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翣音歃○掌沐浴謂掌其具也翣棺飾也形如扇王八翣后如之持者謂將葬向壙擁持之也○疏曰王及后喪沐用潘浴用湯始死爲之於南牖下但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不使婦入則王喪亦止給湯物而已）從世婦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見世婦○李氏曰婦性陰柔堯釐降二女嬪於虞以觀厥刑舜能以義理下其心不漸以教摩以禮其能盡道也難矣成周內宰之職自后至女御皆受教習爵官中何有不肅天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求賢兔罝之好德於此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此序女祝四人之職也內祭祀謂宮中戶竈之類后所當祭者禱以祈祠以報祭祀語其常禱祠語其暫也）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梗鄭讀爲亢禬音潰禳音穰○以時謂因其時若事也梗猶禦也禬言會禳言攘也賈氏曰招者取祥梗者禦惡王氏曰禬以會禍禳以攘禍王昭禹曰招梗施於未然禬禳施於已然也疾指言病也殃槩言禍也四者雖殊凡以除疾殃而已明與正行祭祀專行禱祠者異也○明齋王氏曰鬼神之事婦寺尤惑之聖人洞燭鬼神之情狀因人情所不能已制爲正祀則淫祀不禁而自止矣）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此序女史八人之職也○王氏曰王后之禮職各有所職如祭祀則有薦徹賓客則有獻酬之類女史掌之則王后非禮勿動矣）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貳者貳內宰也內宰治王內之政令此掌其貳以詔后也逆者攷其計書者錄其令○王氏曰后有政令美惡直書以示勸戒也橫渠張子曰周禮女八人爲女史令執彤筆在宮中書王后夫人以佐內治宮女德之善惡及其進御之事皆書之故宮女懼而修德明書證爲上者不得與聞至是如禁對秘欲覽而更易史知有法而不知有身有死而已所以謂之信史春秋時齊大史之簡晉董狐之筆此意猶存后夫人深宮禁中尤易縱恣然而好善惡惡一也天有柱史女史乃王之左右史也王后之左右設女史以掌禮職內治會計之屬分掌於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諸職后一職而已）凡后之事以禮從（猶大史之從於王也○旴江何氏曰成周一代后妃多賢豈獨師傅保姆之助哉蓋其嬪婦女史亦皆淑女賢其職匡其過相與輔導警戒以成其德漢唐以來上不知教下不知

學令無聞若唐山夫人之房中歌亹然雅頌之音才人徐惠之直諫凜乎姜后之風其庶乎）

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此序典婦功中下士十六人之職也婦式猶言婦功也嬪婦謂國中嬪婦之賢者即典絲所謂外工內人詳見內宰即典絲所謂內工也齎資也謂女功所資絲枲之物授者典婦功之屬率內宰以授之也○疏曰嬪婦註謂九嬪世婦而又兼國中賢善婦人言之者以大宰九職以任萬民其七日嬪婦化治絲枲而典絲職領絲於外內工註亦云外工爲外嬪婦是國中婦人有嬪婦之稱也愚按本職嬪婦合專指國中嬪婦與宮之九嬪世婦無與愚已發於內宰職矣且考世婦職初不正言婦功即九嬪職亦以婦功教女御而已皆非專執其功也疏雖引國語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以爲之証然國語所稱乃內宰詔后帥外內命婦爲祭服之禮非命之專執婦功也帝親耕以三推后親蠶以三繅由是以差而以匹夫匹婦終焉祭服且不過質況他女工乎然則九嬪職女御獻功事而典婦功職止以事齎授內人而不授女御何也典婦功之課功及於外內工而已女御以上內宰詔后帥治非典婦功之職也）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

（授註誤讀作受易氏讀如字正之賈同價楬音揭下至職前同〇凡授嬪婦功蒙上之詞及稍至也謂授嬪婦功至秋而獻則與授內人功至冬而獻者異也註不審此而誤授爲受音非若良稍內宰言齎良凡絲枲之功其麤惡者爲苦精善者爲良也小人見內宰辨猶分也賈之者計價以明功也楬者書其價以著於物若今題署物然〇此條註讀授作受蓋不昧蒙上之義而爲此誤也又以此而臆爲受因中嬪婦之功不待秋獻而下乃爲內人秋獻之功則益之誤矣夫內人獻功見於內宰職之歲終所謂烝而獻功也此授嬪婦之功及秋而獻乃國中嬪婦之秋獻功也註不昧蒙上之義至反以內人之歲終獻功易而爲秋而嬪婦之秋獻功易爲不待秋也亦何汰哉故令讀以易氏之讀正之）以其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共王若后之用謂其良且精者也餘見內外府職）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此序典絲下士二人之職也絲入謂嬪婦所獻及方土所貢也辨其物謂絲之美惡〇疏曰后宮所蠶自於后宮用之以爲祭服不入典絲其歲常貢之絲若禹貢兗州貢漆絲等餘官更無絲入之文亦當入此典絲也）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上文絲入而辨物楬價則藏在其中矣此言出先言藏者亦蒙上之詞時者內宰施功事之時也此賜賜以絲下賜賜以帛）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良註讀爲苦〇獻功卽秋獻功也良註當爲苦者謂典婦功供王及后之用乃其良功此典絲當如典枲職皆爲苦功誤文也辨其物者苦之中又自有辨也數謂長短之數待有司之政令謂有司以政令頒爲之亦如典枲職頒使爲衣服也）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畫徐作畫〇黼畫組就註謂衣裳冕旒之屬絲纊組文謂盱口紐握之屬飾邦器凡用文織絲組爲飾之器也或言絲或言帛皆約舉之詞〇王先生曰祭祀冕服自袞冕九章而下皆畫衣而繡裳繡於裳繡之一也典絲職乃典黼畫並言者周人以黼爲尚詩云玄袞及黼書言麻冕黼裳巾則皆黼依則設黼扆則用黼純此典絲所以黼畫並言也雜記曰古之內作不過絲枲縫染以供衣裳冠服其黼畫組就等凡以供祭物飾邦器而已故宮省而財不褻後世不然此貢禹所以昌言於漢也）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歲終內宰稽功事故各以所授之物會也）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此序典枲下士二人之職也緦紵皆布名縷綫屬也布稱緦縷稱紵互文耳麻草謂枲苴葛蕉之屬詳見掌葛其頒功亦各以物授之不言以物者省文也又不言賜者麻草不以賜人也）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句）授之（句）賜予亦如之（時頒猶典絲職待令有司之賜頒衣服謂頒爲衣服授之者亦以其物授也典絲不言頒授此不言待令皆互文也）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王氏曰先王之於婦職后帥以蠶九嬪以功敎之內宰又敎以二事而婦功與絲枲藏皆典以官及獻功則后受而內宰又佐之凡皆如此其嚴者男本於農女本於蠶不忘其本邦國所爲裕也孟子云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翬同揄搖同狄翟同闕屈同展襢同緣褖同沙紗同〇此序內司服奄一人之職也褘爲翬揄狄爲搖翟二者皆翟名卽雉也翬素質五色備出伊雒南搖翟亦五色而青質出江淮南翬衣色玄其上刻繒爲翬形畫之而綴以爲飾搖翟衣色青其上刻繒爲搖翟形畫綴亦如之闕翟衣色赤其上刻搖翟形綴之而不畫故謂之闕三者皆后之祭服從王祭先王服翬衣從祭先公服搖狄從祭羣小祀則闕狄也鞠衣象桑葉始生其色黃后告桑之服展衣色白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衣黑色后御於王及燕居之服素沙今白縛六服皆袍制而以素紗爲裏也六服之等后當服褘衣其下外內命婦通以命爲差今云后之六服者禮制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諸侯夫人及凡卿大夫士之妻皆爲外命婦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之屬皆爲內命婦其服當以揄狄以下爲差此鞠衣以下三服則再命以下之服而已玉藻云命皆從男子再命鞠衣一命展衣不命之士緣衣是也不言屈狄以上內外命婦之服者蓋三夫人及公侯伯之夫人服揄狄世婦及子男之夫人服闕狄玉藻云夫人揄狄君命闕狄是也此不言從省文〇說曰按司服職王之吉服有九而袞冕以下祭服有六今后祭服惟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王韋弁以下常服有三今后鞠衣以下常服亦三則同也知后不祭天地諸神者內宰后祼獻則贊祼惟祭宗廟則有之天地無祼又內宗外宗佐后祭宗廟皆不稱天地以下故知后於諸神不與也）凡祭

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言后及九嬪包三夫人在其中之詞凡命婦通謂女御及外命婦也大宗伯再命受服則下士之妻不供矣喪衰之制內命婦爲王服斬爲后服齊外命婦爲王服齊后無服后喪之衣服制襲衣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也喪具謂生時紛帨纓纊紫裘之屬○註曰外命婦惟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疏曰按士之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大夫之少牢禮主婦被錫衣移袂是士妻不服祿衣大夫不服展衣此於家降服之證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此序縫人奄二人之職也女御即其下女御八人掌縫王及后之衣服者也然而縫人反爲之役者此蓋八十一女御之亞總理縫事而不爲縫人屬故縫人特宣其與劉氏曰奄以宦工役女御則授修短之制者王及后至尊非女工所宜量度也餘見內司服序官）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棺飾謂帷池褚紐之類詳見喪大記翣以御木爲之纚縧組爲飾禮器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是也）掌凡內之縫事（凡內謂夫人以下也）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暴音僕○此序染人下士二人之職也染絲者染而後織染帛者織而後染夏謂夏翟也春陽燥暴曬其練而已夏暑濕易蒸始染玄纁爲祭服秋氣涼可染如夏翟羽五色備矣至冬而染工成故並獻於王也○平仲王氏曰染人職微所關繫重書云五服五章哉詩云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蓋名器之尊卑後宮之奢儉與其式法之貞衰皆係也）掌凡染事（明非染絲帛而已）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追音堆○此序追師下士二人之職也副編次三者皆首飾名註曰副之言覆覆首以爲飾其象若今步搖也編者編髮爲之若今假紒矣則次其髮之長短爲之所謂髲髢也副配禕揄闕之三服編配鞠展之二服次配祿服追琢也衡以垂副旁而懸瑱笄以卷髮而節之皆琢玉爲飾也九嬪以下首飾無副衣鞠展者服編衣祿者服次○疏曰掌王后之首服者對夏官弁師掌男子首服而言也註謂三翟之首服爲副而餘則編若次者王之六祭服皆冕餘爲弁冠則后之三祭服皆副餘爲編次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即祿衣則知祿衣之首服爲次而鞠衣展衣之首服爲編亦可知也魏氏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婦人之飾不過髮與笄而已則禮詞副次追衡笄詩被之僮僮副笄六珈之類是也後世珍飾盈頭不幾於奢淫甚乎）喪紀共笄絰亦如之（笄絰者笄而加絰也如之者亦以其等供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繶音億句作約○此序屨人下士二人之職也服屨猶言所服之屨也下曰屨複下曰舄對文屨舄各名散文舄亦名屨故舄屨通言服屨而官亦名屨人也舄皆禮服屨則不皆禮服舄皆命舄屨則不皆命屨故舄止言其色而屨則別言諸屨矣繶句者舄屨飾也舄屨之飾有三約謂之拘以條爲鼻而著舄頭以爲行戒也繶爲底相接之縫綴條其中也又有純者以條爲口緣也凡舄屨皆象其裳色而約繶純之飾與舄屨異色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約繶純素積白屨緇約繶純爵弁纁屨黑約繶純今赤繶黃繶青約各舉一者互文不言純者省文也素猶素功之素屨不加飾曰素散猶散綴之散屨不致功曰散二屨之服吉凶參猶服之有燕衣與異名之者在君爲素屨在臣爲散屨也葛屨夏屨也士冠禮夏葛屨冬皮屨言葛屨則冬爲皮屨可知省文也命猶錫也功猶事也王錫命而服者爲命屨非錫命但因事而服者爲功屨凡赤舄黑舄之屬皆定名命屨功屨則非定名以命不命而名也舄有赤白黑青四色屨有黃白黑三色舄止言赤黑屨不言各色者亦約詞也○註曰王吉服有九凡舄三等無屨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玄衣六者皆纁裳赤舄韋弁皮弁二者皆素裳白舄冠弁黑裳黑舄此王之九服凡三舄也后吉服有六舄三等屨三等禕衣玄舄揄狄青舄闕狄赤舄鞠衣黃屨展衣白屨祿衣黑屨此后之六服三舄三屨也王若后皆三舄而后獨有三屨者凡舄屨如其裳王六冕同纁裳故以一赤舄配之婦服連衣裳三翟爲玄青赤三色裳如之故以三舄配之而鞠展祿別配以黃白黑三屨也命夫命婦之命舄命屨其次皆有功屨士及士妻惟有命屨而已皆無功屨也疏曰首服在上尊故男子婦人追師弁師分掌之屨舄在下卑故屨人同掌之註謂功屨次命屨者據命夫而言功屨次命屨者據命婦而言也命夫自大夫以上有命舄無命屨孤絺冕服卿大夫玄冕服皆赤舄爲命舄而以其次韋弁服白屨冠弁服黑屨爲功屨是功屨乃次命舄也外命婦孤妻以下內命婦九嬪以下並不得服舄孤妻九嬪皆鞠衣黃屨爲命屨而以其次展衣白屨祿衣黑屨爲功屨卿大夫婦及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爲命屨而以其次祿衣黑屨爲功屨是功屨皆次命屨也士則惟爵

（弁纁屨爲命屨女御與士妻亦惟祿衣黑屨爲命屨而其次皆無功屨矣士及士妻得有此命屨者亦謂王之中士以上再命受服者也王氏曰見弁者天之覆也舄屨者地之載也服以上屬天故衣冠同色屨以下屬地故屨裳同色愚按素屨散屨註謂爲有凶去飾之屨但歷考儀禮經傳喪服初無此屨名據疏謂大祥所服亦無明文徒以喪服小功章不及小功喪屨遂設其吉屨無絇而疏因謂大祥與小功同服此屨也然既云吉屨則色與吉同但無絇耳殆不得以素屨當之也檜風言既祥之服云庶見素冠庶見素衣庶見素韠則素屨理亦可通然又不得以吉屨無絇當之也況散屨更無明文乎竊意后及命婦皆有禮服之屨三等獨衣則此素功不飾之屨當如祿衣之例爲吉凶相參通服之屨而素亦祿爲質素之義如充耳以素素衣麗素之素而非必如凶服縞素與吉屨有矛剌之失也如此庶於義爲安而舊解亦可通矣餘義見下文學者其詳體之）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此指祭服而言也若赤舄黑舄命屨功屨之類與夏葛冬皮之屬祭皆隨宜而非其服非其時者則非所宜也舊註謂祭祀有素屨散屨據大祥時而言而疏因謂此據外內命夫爲王斬衰大祥而言也夫云祭祀以宜服則非祭指上文非祭之屨亦明矣即以素屨散屨爲大祥之祭服而上文素屨係於王及后服屨之下又何以云外內命夫爲王斬衰大祥之服耶學者并詳之）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大祖之大音泰乘去聲綏而誰反當作緌○此序夏采下士四人之職也冕服謂享先王之袞冕大祖謂大祖之廟乘車謂祭郊廟之玉路綏即明堂位夏后之綏謂旌旄之羽毛四郊亦謂四郊之壇兆也言綏不言旂者用古皇之空綏以別生道也復者招魂復魄也始死使以死者之上服升自東榮中屋北面而招之號曰皋某復如是者三乃降衣於前受以篋尸以襲其復作故謂之復祖以袞冕郊以車綏蓋各以道求之也○鄭司農曰檀弓云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喪大記云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死於館則復如於家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右轂以其綏復夏采天子掌復之官故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天子之禮也劉氏曰王始喪而莫測其實往也彼或之其所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所嚮而常侍者孝子之道無所不至是以夏采復於大祖於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大寢小寢也記云復盡愛之道也先王所以愛其親至誠至孝以至於此曾子云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治而至於民德歸厚治之大成此夏采所以序天官之終也）

周禮卷之三

姜兆錫輯義

地官司徒第二（地官稱司徒者徒之言衆司徒掌教邦教而安擾其衆故名也自唐虞以來皆稱司徒殷人稱農父酒誥農父若保是也餘詳天官）

地官司徒總序（此又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地官司徒之意乃第二官之總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邦教即六典之教典因而導之曰安擾而馴之曰擾書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按司徒主教之官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亦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穆王命君牙爲司徒亦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凡此皆不專稱司徒任土地治財賦也今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與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等官無非教民之良法惟是倉廩足而知禮義而王道之始要在養生送死無憾是乃所以因其利而導之於義者故以土地財賦之事屬焉後人徒見載師泉府等職遂不攷本末以爲專掌財賦甚或以地官宜掌土地遂取司空之事附之矣使司徒之本職不明而所謂使掌邦教者竟虛設矣豈不惑哉）

地官司徒序官（此以下承上文序地官設官之數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不稱地官而更稱教官者亦地官掌邦教而言也司徒稱大小者大司徒掌邦教雖令帥六鄉而職實統乎天下故稱大而爲教官之長小司徒副之而所分主者六鄉爲多猶遂人之主六遂而已故稱小也鄉師佐小司徒以治鄉猶遂師佐遂人以治遂故又爲諸鄉官之長而稱師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長並上卿其爵也○鄉謂王畿百里內之六鄉老者公之尊稱與周三公於諸侯稱天子之老是也正師皆長也胥謂其才智亦猶胥徒之什長也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每鄉凡萬二千五百家自比至鄉地漸廣自比長至鄉大夫爵漸尊而二鄉公一人尤地廣而爵尊故此上下所以遞相屬也兼徒役者鄉官故也遂大夫之屬放此○註曰老尊稱也二鄉一公六鄉則三公三公者上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是以屬之鄉尊丘氏曰鄉大夫猶有職事鄉老惟大比賓賢能則與詳之鄉公所謂坐論於天子而不爲偏親教於鄉民而不爲卑惟道所在上爲者而下爲民是以司徒首重之敘鄭氏曰鄉大夫卿也而謂之大夫者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鄉則凡鄉皆上大夫列職於朝名之爲鄉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則名爲大夫則齊王氏曰在朝爲六官在國中兼爲鄉遂之官及都鄙之君故平居則六鄉各教其民國有大事則各帥其民而至有大故各糾其民而守其有會同師田帥民而至亦如之觀夏書乃召六鄉卿六事之人春秋列國三鄉即三郊之將以此見古者公卿大夫靡不親民情意流通也其族師而下不必皆王臣不過民中推擇因而秩之故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漢賜民爵一級以十蓋其遺法與

愚按族師以下擇鄉民爲之即王制升於司徒曰選士也若其上黨正州長鄉大夫諸職王氏以爲六官之屬官而何氏則以爲致仕之鄉大夫者蓋致仕者位尊望重足爲鄉黨典率故爾然攷夏官司馬之職鄉遂之官爲將帥之屬似非致仕者所勝而儀禮鄉飲酒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註謂主人爲鄉大夫而先生爲致仕之大夫士則鄉大夫之屬固非致仕者也豈致仕者居其鄉則鄉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皆名先生其或爲鄉大夫至黨正之屬則名主人而亦或有罷緣起廢而爲將帥之屬者與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封土曰封掌設社壝爲營封故名封人司徒諸官以下首列此者重社稷也徒役多者蓋封事廣也○何氏曰倉氏謂封人封國造邑當爲司空掌邦土之事按左傳宣十一年楚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而今職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則是司徒之屬明矣）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兼掌祭祀官名鼓人者何氏謂金亦以節鼓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掌教舞供祭祀及凡野舞之屬故名舞師舞徒給舞役者也不言府史者無收藏若記載也後無府史者放此○明齊王氏曰按本職四祭切於民事故四舞爲民之通用舞師所教止此而已）

（若大司樂所教國子之舞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郊廟之舞樂師所教國子小舞之屬亦器如之野民無與於此故舞師所教不及也愚按大司徒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其屬鼓人舞師教此此者先王之教先其易後其難易者通於中小難者加於與等其教之如此雖論鄉秀士升之司徒而後司徒教之司徒又升之學而後大司樂之屬教之此其爲之有本末先之漸次第也餘見本疏）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故名牧人而徒役多也○疏曰詩謂養牲於野田者對充人繫養牲於牢與國門而言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祀賓軍喪之屬故名牛人而徒役較多也餘見夏官羊人序官○明鄧王氏曰牧人兼總六牲而官爲下士與雞人羊人犬人等同爵者職止芻牧而已牛人雖主一牲然掌公牛則用爲大故官爲中士若馬則尤重故校人爲下大夫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充猶肥也凡祭牲充人受之牧人繫養充肥故名也封人之役次以鼓人至充人五職者封疆既定禋祀爲先也呂氏釋書洛誥曰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乃平天下之要道故周公卜洛成而首以肇稱殷禮祀於新邑者告王也）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載之言事一云猶任也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而爲閭師縣師遂人均人之長故名官而徒役多也次此者社稷爲民人之主民人爲社稷之本也先載師次以閭師縣師者又以見生息與賦斂其道相終始也）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閭即鄉法比閭之閭也其職掌國中及四郊之賦猶秋官鄉士掌閭中而各掌其鄉遂士掌四郊而各掌其遂乃兼掌鄉遂令閭胥里宰徵賦之官而官名閭不及里者以內統外省文也凡冢宰小司徒泉府質人朝士之屬其言閭郊之義皆如此舊註以閭師專主六鄉之賦而縣師主六遂及比公邑者失之矣通六鄉六遂之賦而官役止此數者蓋鄉與遂官各一人史各一人徒各十人以令徵之而已若徵則閭胥里宰主之也）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縣即掌都縣鄙之縣也其職掌徵野之賦貢猶秋官縣士掌野而各掌其縣乃掌徵甸地公邑之賦之官而凡郊里稍都邦之公邑亦附焉其名縣者亦縣中以內外也以上三隨處王國附制不待次於鄉若遂各官之役又以鄉大夫以下各鄉官與大小司徒相連故不得次於各鄉官之前其次於此者亦居中以兼上下之意也餘見族師）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遺音位○遺遺之也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故名也以此次閭師縣師者亦以見聚散取予其義相表裏也）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平也掌均地政地守地職及凡力政之徵故名也此布縷粟米力役之屬所總待以平者而賦役之職於是畢矣）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氏保氏皆教王及國子而師氏掌詔媺道尤尊故名其官且爲諸官之長而徒役較多也其下保氏以諫惡佐教而司諫糾萬民司救救萬民調人和萬民媒氏合萬民皆是教之義諸官次於載師各職之後者衣食足而後教化行也）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保安也掌諫惡以安之故名也二官皆稱氏未詳註謂官有世功則以官族凡官稱氏者皆此類也一謂稱氏以別大師大保之屬也書周官大師大傅大保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惟三孤乃最尊之位二官雖有師保之責而德位非其比矣）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以言諍人曰諫以道正人亦曰諫司諫掌糾正萬民之德行道藝有教諫之義故名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常防禁萬民之衺惡過失故名也二司之教萬民猶師保之教王若國子而司諫長善司救救惡亦師氏詔媺保氏諫惡之意也然其職皆以節巡問觀察以行之者蓋司徒以下乃專職教民故史之官而二司猶令欽差提學使巡按御史之屬與）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調猶和也掌諧和萬民之難故名官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之言謀也掌謀合萬民之判故名官也）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市之治教政刑之事故名而其官爲賈人以下八職之長故爵尊而胥徒亦衆也次於此者由民及商本末之義司市猶鄉之司徒遂之遂人也賈人猶鄉師遂師也廛人猶閭師縣師之屬也三職皆朝廷命官而胥師以下六職則官所自錄用猶鄉遂之鄉官肆長每肆一人猶鄉遂之比長鄰長也胥倍之而二肆一人猶閭胥里宰也司稽倍而伍肆一人猶族師酇長也司虣又倍而十肆一人猶黨正鄙師也賈師又倍而二十肆一人猶州長縣正也胥師爲不倍者聽小治小訟其事煩矣此猶鄉大夫遂大夫也鄉官皆有爵而胥師以下無爵者邦末也鄉官各無役而胥師賈師各有史者市務視鄉務稍煩也各無府與胥徒者市自在買也）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之屬而爲之質劑故名官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二十人（廛杜氏謂

市中空地也疏謂此載師職廛里任國中之地及遂人職夫一廛之廛爲貨賄停貯邸舍之稅非空地也其職掌斂廛之五種之布故名其官）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一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一人（賈音古下同虣暴通長上聲○胥亦才知之稱師其長也肆者行列之象二十肆而胥師主其政令以聽小治小訟之屬賈師畧如胥師主物價矣其下自十肆五肆而二肆一肆司虣主禁暴亂之屬司稽主察盜賊之屬胥主逐奇衺之屬肆長主陳貨賄之屬故各以名也）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泉即錢也掌市所斂之泉布故名其官而與市相次也）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王城之門故名註謂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也或疑本職下士十六人每門下士二人當爲八門今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當以十二門爲正其每門下士二人乃在總掌各官之外假每門府史徒之數與上府史胥徒之總數亦各不家可見況司關每關下士之數亦在總掌各官之外乎次此於市官後者以主啓閉察貨賄之屬故也鄭氏曰漢猶用士人後世則奄人掌之矣）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王畿之關故名疏謂王城四面各五百里置三關司關處國內總領其十二關其每關下士二人則在關門以主啓閉譏察之屬也其職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故與司門連次而其役往來各關故亦多至八十人與）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符節之屬以從天下故名而職與門關連次也）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謂王畿百里外之六遂也遂人主之而遂師佐之猶小司徒鄉師之於六鄉故爲治野官之長也徒役亦如鄉而史至三倍於府者其職領田里治溝塗凡鄉遂以往皆所統而文書獨繁爲故也後凡史有數倍於府者並放此文此者由內及外之義也○平仲王氏曰王國外之六鄉小司徒自治之又其外六遂特設遂人分掌之而本職所掌乃稍自野以達於畿是雖六遂外之都邑皆遂人總之何也故春官有都家宗人夏秋官有都家司馬及都家士而司徒不設蓋禮政刑三典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而教與嚮淑於德行道藝食其地即當教其民故公卿大夫各掌其教養之任王國不復設官而弟以遂人總其要成與不然謂其所掌自郊達之畿反十數倍於六鄉也必不然矣愚按王氏論本官獨不設都家之官其說善矣但本職所謂以達於畿者乃言溝塗之制遂於甸稍都鄙由非總教其德行道藝之謂也舊自註家率以遂人與匠人之田制分爲二法故其溝涂之滿之達於畿者備者多未之審而王氏遂謂以達於畿者爲遂人總理畿內之謂耳詳見小司徒井牧條）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縣音縣長非上聲○縣鄙酇里鄰皆遂之屬也視鄉之州黨族閭比雖地有遠近爵有尊卑而其遞相屬則一也詳見鄉老之屬○何氏曰鄉遂異名者遠近之等也先王立鄉遂之官以敘民人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各教其所治則鄉遂皆在其中矣吳氏以鄉大夫以下屬司徒而以遂人以下屬司空何也非果魏氏曰國中百里外制六遂以副六鄉王化首及於鄉其次及遂故遂官之屬其秩皆下鄉官一等）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二十人（旅謂羇旅也其職掌用三粟以惠其民而凡預爲新甿者亦聽其治以安集之故名其官也胥爲徒之什長而此職胥乃至數倍於常者事不甚煩而務衆也○易氏曰旅如羇旅商旅之旅皆託於外求安其身新甿亦然故以旅名也孫氏曰先王之民入有保受出有節傳其有浮游旅寓於四方者蓋鮮今民以羇旅爲名官以新甿爲職豈非自狄徒寓上之人當勞來安定之乎愚按本職明著如此而註疏乃謂此上縣師所徵野之賦貢者六鄉地狹閭師徵且斂之徵斂同官若六遂遠畿外其地廣故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徵斂異官也今以其說考之縣師之征賦雖廣而謂其地自六遂始則既失閭師掌鄉遂而縣師掌凡公邑之本義矣且閭師主令閭胥里宰貢九穀之屬倉人主藏而廩人主頒之遺人亦豈以一官徵且斂之謂乎攷本職首稱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以施惠散利乃遺人職中所謂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者而職末稱凡新甿之治又即旅民始受田爲甿者也則不得以爲掌徵正賦之官益明矣而乃訓旅爲處謂爲遂官里宰之師也其牽率又豈待辨哉）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稍去聲○距王城三百里曰稍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是也其職掌以縣師之法令邦甸稍都邦凡公邑之兵賦而名稍人者稍地居中以兼內外也○黃氏曰自甸而往而以稍名官者甸稍一法舉以包甸若大小都也薛平仲曰遂法稱凡爲邑者謂六遂若甸稍縣都之屬皆邑之所稍也則稍人之職不以繫遂官得乎）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委去聲○委積猶積也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施惠而委人亦掌野之賦斂薪芻之屬以供用故名其官而徒役亦畧如遺人也）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均人之均也均人掌均地政及力政之屬而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之類故又名土均而徒役亦如均人也○邢渠魏氏曰事與均人相關均人止關中及四郊土均盡天下矣禹貢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土均其遺法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草謂除草也鄭曰其職惟有糞種之文無殺草之事而名草人者蓋殺草然後種焉故也愚按草人土化之法凡九其八爲獸一爲蕡蕡亦殺草之意也稱草人者其約詞與）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掌水利以瀦稻故名稻人事煩故徒役多也○自遂人至此凡十四官遂人以下八官通言治遂而已旅師以下六官通言凡治野達於天下之事旅師至土均言征斂於終而草人稻人則言藝植於始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訓道地圖以明土地善惡之辨故名也自此至場人凡十七官蓋因教土以及庶土而大小遠近之事備矣囿人場人最居後者見鳥獸草木之末雖殊異抑末耳）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訓說四方之事以詔王觀故名也）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虞度也度知其形勢及其中之所生而掌其政令故名書命益作朕虞是也澤虞放此）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衡平也木生平地曰林生山足曰麓掌巡視其禁令而平其守故名也大林麓之衡爵卑於大澤大藪之虞而役尤多者其事較煩亦因見尊者職要卑者職詳之意也川衡放此）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名官及胥役並見林衡）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水流謂之川水鍾謂之澤水希謂之藪名官及胥役見山虞林衡○陳君舉曰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賦俾會供於餘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非劇也然周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疑若專其利而未嘗不與民共之特禁之不使兆歲而已此先王領於天官而不營利以道民之意也愚按官名澤虞而其下兼稱大藪大澤夏官職方氏亦合稱澤藪蓋對文藪澤異號散文則藪亦通以其水亦滋潤不常故也然考爾雅十藪魯大野晉大陸秦楊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之間具區齊海隅燕昭餘祁鄭圃田周焦護是也而職方氏九州之澤藪惟揚具區荊雲夢豫圃田青孟諸兗大野并昭餘祁六者與爾雅同名其幽奚養冀楊紆雍弦蒲三者則與爾雅異矣豈疆開分合紀載有異同而陵谷亦或有時變遷與）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迹之言跡也跡知禽獸之處故掌邦田之政而名迹人也○浚儀王氏曰春秋時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迹人來告逢澤有介麋是也莊渠魏氏曰其官主知禽獸之處田獵用爲耳目如兵法之有鄉道也）

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卝古礦字金玉之屬未成器謂之礦其職掌守金玉錫石之地而以時取故名卝人也舊作詩總角卝兮之卝謂金玉未成而爲礦猶童稚未冠而方卝也今按卝卝二字音義亦別其謬甚矣）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故名也角人羽人有府無史者事省府兼之也羽人放此）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以時徵羽翮之征於山澤之農故名）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澤農故名）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染草若茜藍皁斗赤楮紫茢之屬掌斂其物以染故名也）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炭物之徵令故名）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茅莠也掌聚荼屬以供用故名）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蜃大蛤也掌斂互物蜃物以供蜃灰之用故名大旨鼈人掌取互物之屬者謂腊其物此掌斂互物之屬者謂用其殼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囿游之獸禁故名）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場圃之用故名言每場衆詞也○平仲王氏曰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掌圃非掌場也然春夏爲圃季秋則築爲場以納禾稼九月築場圃是也不名圃人而名場人明不貳與物也）

廩人下大夫一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藏米曰廩藏穀曰倉廩人總掌九穀待用之數而糧食粢盛之供其專職也故名廩人次諸此者以上各官主生息徵斂而以下各官主收藏供給故爲舍人以下諸官之長而爵以下大夫也徒至三百人者治糧供粢事尤煩於舍人倉人與）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舍謂宮中之次舍也掌平宮中之財守與凡米粟出入之辨故名舍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粟入之藏辨物以待邦用故名倉人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職闕其義未詳註以爲掌

（班祿之官也說見序職）

司祿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鍾穀曰祿斂之曰稅掌總祿而爲耕斂之法以賙民急故名司祿也以上諸職其序有司祿而因有倉人有倉人而因有廩人有廩人而因有舍人與司祿諸下文舂人饎人槀人三職則又進居其後矣今恭以爵次之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抌揄同音由〇杵臼曰抌詩或舂或抌是也掌之故名其官以下諸職用奄者猶天官酒漿以下之例也其職掌共祭祀賓客饗食之米之類而其役女舂揄與奚其少者盖同屬職女奴之入於舂槀者多矣見其文於別職而沒其文於本官盖輯之與餘詳天官酒人）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饎音熾書作饎〇炊米爲饎詩吉蠲爲饎是也掌之故亦名其官女饎奚多於女舂奚者數非獨多蓋皆民婦爲之而其下無所入之女奴故也說並見天官酒人〇疏曰其職凡祭祀供盛供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饗食供其簠簋之實乃不在天官膳夫之屬而與舂人之屬爲類者明地道之成也）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槀鄭司農讀爲犒師之犒掌供內外朝冗食之屬如犒勞然故名也女槀十六人數視饎爲多而奚之少乃僅如舂者供冗食亦僅能也）

地官司徒序職上（此以下又承上文序地官分職之事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此首序大司徒卿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圖知廣狹數知多寡安擾事見下文）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廣去聲〇此言制畿疆社稷以明土地之圖之事也周徧也九州職方氏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廣橫也輪縱也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積石曰山叢木曰林注瀆曰川鍾水曰澤高土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辨名則知所在辨物則知所宜邦國謂畿外之邦國都鄙謂畿內之都邑制者裁定之意也畿即大司馬九畿疆其界也封者封以土溝者溝其地社土神稷穀神詳見祭法壝即壇也田主謂先嗇神農見郊特牲樹猶立也所宜木如松柏栗之類名其社與野謂爲其社與野之名號也〇疏曰王三社三稷中門之外爲壇設大社大稷與王社王稷廟門之外設勝國社稷侯國數亦如之壇外四面爲壝壝外爲壝不言壇舉外以見內也田主在耤田中依木爲之葉氏曰古者立君曰奉社稷取后夫人曰供社稷死國曰死社稷社稷重故封人掌設王侯鄉大夫之社稷而大小同徒總之也）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會音檜皁音皂同覈作核專作團羸裸同〇此言辨五土物生以明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之事也會計也動物謂大產植物謂地產民者萬物之靈故皆會而計之

而因以施教也毛物狐貉之屬皁物柞栗之屬山林之民得木之氣毛者木之象方者曲直之意也鱗物魚龍之屬膏物桐漆之屬川澤之民得水之氣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義也羽物翟雉之屬覈物梅李之屬丘陵之民得火之氣專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也介物龜鼈之屬莢物薺莢之屬墳衍之民得金之氣晳者金之色瘠者從革之意也羸物虎豹之屬叢物萑葦之屬原隰之民得土之氣豐肉者土之體庳者亦稼穡之象之意也〇莊渠魏氏曰五地隨氣異形人物之生復隨形異稟蓋天氣爲父地質爲母聖人仰稽俯察以土會之法通計所生而知其宜所以通知地利而能盡人物之性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輯

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愉當作媮讀同愍○此承上文言十二教之施以明安擾之本也民亦物也施猶布也五行實於五地殺而為物則民得其秀而盡者故因其常而布教也陽禮謂鄉飲酒禮陰禮謂昏禮祀何敘儀而不苟鄉尚讓故遜而不爭昏姻合故和而不怨樂本自和故樂平中而不乖儀必有節故整齊畫一而不越俗各有安故教無幸作而不偷刑以弼教而協於中正故不虐於暴誓以申令而剛其懷檢故不怠於義以度制其節則無僭心而自知足以世事習其能則有守業而不失職爵以賢則不賢者愧而懋益謹詔祿以庸則不才者奮而功可成凡皆以教制其失而導其宜也○明舒王氏曰五方風氣習與性成王制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故云五物者民之常也變化氣質在於修道之教地官之教十有二此所以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十仲王氏曰地官以十二教治五物將使天地氣化不得以撓民而乃以俗教安何與夫聖人教民轉移甚微治道亦失其太甚而已若變至曾予變道變非聖人所能強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漸而化之使民宜之民何嘗覺有變哉）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相去聲○此又言辨十二土壤之名物任土教稼以明安擾之實也十二土謂十二州名如壤墳白黑之類物如漆絲嗇絺之類相觀宅居凡盛也相度民居使之趨利避害則居安生阜而動物蕃植物毓凡有事於地者皆可任也土謂庶土壤謂穀土辨而知其宜種以教民稼穡樹藝此又任土之要也○疏曰十二土註謂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也十二次者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也劉氏曰十有二土者即十二州也職方氏九州從時王之制以正名而大司徒十二州因上古之法以立教也愚按周初尚無秦鄭註疏不如劉說爲合）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此又言辨五物九等以均政賦亦上文之意也均平也見土均職此總理之也五物謂五地所宜之物九等即禹貢上中下各三等之田地征者貢賦之總名也物等既辨而九職九貢九賦隨之此乃所以制地征而稱民足國之道也詳見閭師縣師）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景若影字○此以下三節又即測土正景以申掌土制畿之意也土圭長尺五寸見考工記玉人土度謂其土日景之度也正者景正與圭等也封樹封上列樹以表之也測土之法於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以圭量其日景其地近南者日景短於圭近北者日景長於圭近東者日中景已如夕近西者日中景尚如朝惟日中時景長一尺五寸正如其圭乃爲地中則天地之道於焉所合四時之序於焉交通風雨之節於焉嘉會陰陽之氣於焉協和然後物阜民安可建國而爲四方之極也此制王畿與王城也○鄭氏曰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以營王城故立土圭度日景之法其法置八尺之表先立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爲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北千里又置一表東千里又置一表西千里又置一表日南則景短多暑者據南表而言晝漏半表北得尺四寸景而短於尺有五寸之土圭是其地於日爲近南而多暑也日北則景長多寒者據北表而言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而長於尺有五寸之土圭是其地於日爲近北而多寒也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東表而言晝漏半而日已昳如夕時之景是其地於日爲近東而多風也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西表而言晝漏半而日未中如朝時之景是其地於日爲近西而多陰也惟中表之北晝漏半景尺有五寸故爲地中）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參三同○土其地猶言度其地也凡日景約長土圭一寸則差千里故建國亦以度之也域亦界也封疆猶言制畿封溝爾制之皆交也食謂天子所食也等以三者爵五等命則三等也此制畿外之邦國也○許淡鄭氏曰土圭土地制域非司空事乎屬地官何也司徒主民徒也國大役大宰贊王命百官司徒主其治帥以至司馬主政司空主事陳其縣鄙師從受而致焉司馬屬其稽而受其要軍旅亦如之則官有職役也乃制域制宅之法經不具其盛且於冬官今亡矣朱子曰五等諸侯之地與孟子王制三等封國之數各不同且如孟子公侯

皆方百里攷之史傳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不止百里也唐氏曰學者見司徒五等之封疆與武城分土維三及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說異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是未之攷耳左氏云成周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而魯公爵三軍於費云魯人三郊三遂郊猶鄉也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鄉三遂猶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六遂也若謂大國不過百里則百里之地提封萬井山林川澤三分去一爲六千六百餘井止五萬四千夫有奇司徒起徒毋過家一人卽盡用其夫猶不及其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也大國三軍之數不取舉國之全數止取於三鄉三遂而今取百里舉國之全數猶不及其三鄉三遂之數則百里不足爲大國明甚而七十里五十里亦可知矣然則孟子之說非歟曰孟子言其略以意逆之可也爲國者有出軍之實數有制賦之成數王六軍凡七萬五千人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以是爲差此出軍之實數出於國中四郊者也天子萬乘凡百萬人諸侯千乘凡十萬人此制賦之成數出於舉國之中者也自軍言之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約二軍方五十里約一軍推而上之方百四十里有奇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具萬乘方三百十里有奇具千乘矣魯頌云奄有龜蒙奄有鳧繹此山川在封疆之驗又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論云顓臾在邦域之中矣此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驗也魯地方七百里出革車千乘況

五百里以降乎成王褒魯七百里以康周公非制所拘齊有勝履衞有封畛土略韓有奄受百國亦如之周禮封疆之數與武城孟子蓋相表裏矣鄭曰其食或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者凡土均均邦國輕重之等必足其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疏曰天子封公之地其國稅天子食其半封侯伯者食其三分之一封子男者食四分之一卽大宰九貢是也愚按其食之義諸儒或以爲公侯伯子男所自食故大司馬食者三之二食者半食者三之一及司勳三之一食自當以注疏爲正也但如此則除天子所食之外公之自取者半爲二百五十里而侯自取三之二反爲二百六十六里有奇其於義亦有難通者嘗食者半與食三之亦斷其大槩之詞而公侯所自取者固相同與餘詳夏官職方氏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畮畝同○造猶作也都鄙卽宰夫所謂羣都縣鄙司士所謂都家縣鄙通采邑及凡公邑而言也詳見大宰室猶家也易謂更也田百畝歲種無更換是爲不易之上地田二百畝種百畝空百畝每歲更換一種是爲一易之中地田三百畝種一百畝空二百畝三歲再更換然後一種是爲再易之下地邦國亦制田都鄙亦分里互文也此制畿內

之都邑也○鄭司農曰不易之地其歲種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薄休一歲乃復種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又薄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愚按經文及先鄭之說蓋休不種之地總爲區以秋官薙氏之法化之故其地之薄者亦美而可種也而非鄭氏乃謂田之一易者間一隴而爲一甽其再易者間二隴而爲一甽隴不耕種故遂人又謂之萊也夫其以易地謂萊則是而以間隴謂易則非考所稱間一隴以爲甽者乃治田之通法初非休而易之義漢食貨志云武帝時趙過爲搜粟都尉修后稷之法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之廣尺深尺爲甽播種其中苗生葉已上稍耨隴草因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芸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食貨志之文如此則魏氏所稱間一隴而爲甽者乃古代田之制雖歲種不易之地亦然也而乃以代種卽爲易而其不種之隴卽爲萊也何哉夫不種之隴附於所治田之內而萊則總在所治田之外其不得以古法間隴之甽誤爲周官易種之田其義固明然則司徒不易之地其不同於遂人上地之田又何也本職云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卽遂人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本職云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卽遂人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畮也本職云不易之地家百畮而遂人則云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畮數獨不符蓋本職乃從百畮二百畮三百畮之成數而爲省文其實初無異制也大司

馬云凡令賦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夫田有稅而萊無稅故食有三等爲鄉遂都鄙之通例而司馬之令賦以凡槩之也中地田百畝爲治萊百畝不治惟其田閒一歲而更種故謂之一易而於二百畝之中稅其百畝故謂之其食者半再易之下地田百畝爲治萊二百畝皆不治惟其田閒二歲而更種故謂之再易而於三百畝之中稅其百畝故謂食者三之一上地亦有萊而稱不易之地者其田百畝爲治萊五十畝不治雖有不治而其所治百畝之中或前歲種而今復種又或今種而明歲復種自其連歲種者名之故謂之不易而於百五十畝之中稅其百畝故謂食者三之二經義明著如此則以間一隴二隴之甽訓爲一易再易之地者其失無疑而率分爲有萊無萊乃上地獨異之異制也其失又何疑歟餘詳遂人大司馬二職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法而待政令奠讀作定○此申上文均政賦之意也地職謂若農圃之屬地守謂若山澤藪牧之屬統言之皆九職也地貢卽九職之貢頒之言布分布職事若鄉遂之吏都邑之長虞衡之官之屬使各以爲法守而待上貢賦之政令也○疏曰地貢者以九職任之卽以其物徵之若三農生九穀則稅九穀園圃毓草木則稅草木非諸侯九貢也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

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介古釋字去上聲幾讀同眚音省殺去聲蕃作藩索音色○此以下又以明安擾之意也聚猶保也散利給以種食薄征減其租稅緩刑以歲凶犯法者多弛力以民饑堪役者少舍山澤之禁以同民利去道里之譏以便民殺吉禮則損而不過凶禮則殺而不備蕃樂令閉而不作多昏令合而不離索祭鬼神以新民除去盜賊以遏民害凡此皆以保聚之使不流散也○疏曰弛力謂息其役均人職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是也去譏謂免其稅司關職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是也東萊呂氏曰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當時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有九年之蓄遇歲不登天下各有廩藏賑發濟民而已王政既衰秦飢乞糴於晉魯飢乞糴於齊九年之制已壞其後如魏李悝平糴豐年發收凶出賑飢亦三代後之良策也漢武帝移江南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唐西都不登幸東都至有逐糧天子之名蓋移民移粟然亦所謂苟術而漢以來又謂之善政矣漢耿壽昌爲常平倉其後或置或罷至宋乃爲定制仁宗時韓魏公又請從常平設官之出息人承但爲廣惠倉慶曆熙寧承之自常平廣惠變而爲青苗百姓遂不聊生元祐間舊制雖復章惇繼之又聚論荒政者不可不詳攷也愚按司關職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而此云去幾何也蓋幾不止門關如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無節者有幾之類其事非一凶札時門關雖猶幾其餘則禁防盜賊矣或曰幾而不征雖譏猶不譏也）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保安息休也慈幼註謂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之類是也養老如七十者賜粟八十以上者賜帛之類是也窮於遇而無告者振而救之如王制四民皆有常餼是也貧於財而無養者恤而給之如孟子補不足助不給是也疾者寬之不以力役相加富者安之不以暴政相擾凡此皆以休養之使不困苦也○丘氏曰救荒之政如攻寇保息之政如調理潛溪鄭氏曰於此見先王之制欲萬民各得其所後世虐煢獨者不足言即以勦貧强爲政夫孰意遠矣平仲王氏曰按產子三人與母二人與餼註借以釋慈幼之意非先王之政也月令季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王政之可見者此類是矣）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媺美同○本俗者民俗不離其本也媺註謂約桴[illegible]堅也

族之言類生相近死相迎也聯兄弟猶言兄弟既翕或曰兄弟謂昏姻也師儒朋友見大宰九兩疏謂同師曰朋同志曰友也同衣服猶言無異服也蓋宮室終衣服以守其分墳墓若兄弟以篤其情師儒若朋友以導其義凡此皆以安之使不浮蕩也○鄭民曰保息本俗於八統九兩其事不同何也曰生民有道大宰執之爲民治司徒掌之爲民教也八統九兩撫馭其衆覆并包乎保息本俗則惇仁而孚育之也）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首見天官冢宰○此總言教典之和布於始而因首言其布教於萬民也教即教象之法五物十二教之屬）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此承上文而言其布教於邦國都鄙也言教其所治民而不及百官者冢宰主治百官而司徒主教萬民也云各以教者諸侯教邦國鄉大夫教都鄙皆各率屬以教之矣）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令平聲比音避賙音周○此承上文而言即六鄉以明教之意也比猶次也近也保任受容也比相近則情相任閭相侶則誼相容族相聚則變相助黨相合則患相恤州相處則災相賙鄉相向則義相賓不言六遂者大小司徒之職統言之則總掌天下而偏言之則其掌六鄉猶遂官之掌六遂也○鄭氏曰布法施教自比閭族黨州鄉而也教自下起也家和而鄉治鄉和而國治國和而天下治始聯而比之既協而和之王治之大教也故保受葬救賙賓漸之仁讓之義導之禮樂而要於化也）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此又即邦國都鄙以明教之事也登成也九以上與大宰九職相表裏學藝謂講習道藝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世事謂世守術業如農圃醫卜祝史之類服事謂服勤公事如府史胥徒之類教先以十二職者有職事而後有德行正德與厚生相因也○疏曰九職大宰既掌之司徒又頒之者大宰總知其事司徒是主民之官親自頒行義各有當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知行並去聲射音石○此卽鄉三物以明教之本也物猶事也興起也教既成鄉大夫以賓禮興起之而統之則司徒也蘊於心曰德知以明之仁以體之聖以通之義以宜之忠以盡之和以平之是也體於身曰行孝於父母友於兄弟睦於宗族婣於姻黨任於朋友恤於貧窮是也見於事曰藝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是也詳見保氏）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此又卽鄉八刑以申六行之意也不弟卽不友也疏謂上言友專施於兄弟此言弟兼施於師長故序在睦婣之下也造言卽下制言僞而辨以惑衆之類亂民卽下制亂名改作亂政之屬此則因六行推之也○鄭氏曰八刑亦猶鄉刑也且鄉刑書扑作教刑是也非刑也其附刑者歸之士矣疏曰六德六藝不設刑獨六行設刑者按師氏保氏德藝在身而已行施於人故刑以防之造言亂民爲害非淺故六行外又加二刑也平仲王氏曰六德無形聖王不以其美者强民也六藝則其末也六行不備斯刑之矣柯氏曰刑以弼教其依禮而立者與六行之教內則曲禮少儀之屬也教之不從然後以刑一之古者制刑必致於禮行法者以禮議刑是謂表裏之義也愚按成德隱而難見制行顯而可知六行卽六德之緒餘見於外者故八刑不及德也藝則五禮六樂下文更申而教之射御以下亦漸俟之耳）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又卽五禮六樂以申六藝之意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大禮與天地同節故以防其詐僞使行得其中大樂與天地同和故以消其情欲使心一於和○何氏曰六藝之教禮樂在其中矣此又重言之者教民莫大於禮樂故也魏氏曰僞者外有所爲而喪其眞者也情者中有所感動其性者也禮所以節其僞使不偏樂所以養其情使不逆也愚按上文自習其藝而言也此欲之中和則卽以全其德而藝成與德成合矣）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不服教通指十二教以下而言成罪曰獄告爭曰訟有地治者謂鄉遂師鄉遂大夫之屬鄉官也士謂士師之屬獄官也附麗也鄉八刑爲教刑附於刑者爲官刑與者獄官與之鄉者鄉官歸之也此又總言以結之亦鄉八刑之意也）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肆先鄭如字註讀作十裏禮四鬄之類亦作剔音剔文也今按先鄭音是○奉猶[illegible]註

以前也羞進也亦將也肆之言陳卽詩或肆或將之肆謂陳牲於俎也始告殺牽以來之牲陳全烝若豚解之屬皆羞以將之也此以下言殺牲之事故見天官亨人放之○疏曰肆先鄭云陳骨體也鄭以肆爲四音解之謂陳牲體於俎上卽所解爲二十一體是也後鄭云肆解骨體也若以肆爲鬄音讀之謂解爲七體卽士喪禮四鬄去蹄殊肩髀是也按禮運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祭祀先豚解後體解此薦牲以本卽殺其肆明豚解也又按國語禘郊有全烝則先全烝後豚解若其餘宗廟無全烝則先豚解後體解故云肆解也愚按本經及詩義兼言如先鄭作肆陳之肆但所陳該全烝體薦之屬不得專以爲豚骨體耳若如註轉肆爲鬄無論其說已曲卽祀五帝享先王之全烝不反漏乎餘見夏官小子）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令平聲委積並去聲○修治也大小司徒遂人分令之而遂師野廬氏遞此之也委積令遂人也）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屬音燭○屬聚也引謂引柩之索也帛畫熊虎曰旗致猶司馬致民之致致之旗下而後致於司馬若前注也治政令猶遂人掌其政治禁令大故謂因寇戎而致喪失也致民王門以衛國也無節不行以防奸也凡言帥者卽致凡言致者不帥○疏曰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在棺曰紼見繩體也行道曰引見用力也平仲王氏曰大軍大田皆司馬事而致民屬之司徒何也聖王之世無兵事也自未致以前徒衆皆民其保息本俗而寓興之皆教軍田與蒐仍肆之司徒聖世無兵事也）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令平聲舍古赦字○大札疫癘之屬移民移不足者就有餘通財通有餘以助不足也）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教官通謂教官之屬莊巢鄭氏曰治官之屬大宰不自令小宰令之若五官則自必令之也此又言考教頒教於官府也說兼見天官○王氏曰地官主土與民故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爲大綱十二土會以知地生物宜土均以平土土圭以分土土皆治地之法也十二壤以植民生本俗以安之保息以養之荒政以聚之十二教以達民性三物以興之八刑以糾之皆治民之法也地以博厚爲德易君子以厚德載物周禮地官庠序川[illegible]卒伍市廛虞衡之制皆寬裕廣博不使一夫之不獲非後世所及也或問朱子曰司徒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

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何也曰也須是教他自有衣食教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自見其中教也不是自鄉大夫以下各教以德行道藝而書考之如族師書其孝弟睦婣閭胥書其敬敏任恤凡屬民讀法之類皆是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比音被下施同○此序小司徒中大夫二人之職也稽攷也國中四郊謂六鄉六遂稍秋官掌國中而各掌其鄉掌四郊而各掌其遂也都鄙謂都家縣鄙稍秋官掌野而各掌其縣掌都家而各掌其方也不言邦國者侯國上之下文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矣夫家猶言男女比校也林氏謂校其任九職之數也貴謂列爵於朝賤謂服職於下老幼則力役廢疾則體壞祭祀飲食其禮詳見鄉大夫以宜器稽九比之數以攷法而辨其征役之施舍者法外之仁恕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者法中之禁此猶大司徒之總掌天下也○疏曰九比先鄭謂九夫為井而後鄭謂出九賦之人數者以國中及四郊並為溝洫無井田之法也鄭解諸文皆以貴為鄉大夫賤為士獨此以賤為占會販賣者以其解大宰九賦中幣餘之賦貴為此解也愚按井制通乎天下而職末

亦明言致鄉郊之夫屋先鄭之說本不盡失但不如林氏以九比為九職之民其義尤該耳如註所說則愚於大宰九賦已辨其失矣況又誤以解本職之九比哉賤者謂庶人在官即鄉大夫職所謂服公事者註說亦非也

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比法即九比之法登之言載栽於下而稽於上也衆寡謂民數物猶類也三者各為一類也施政教謂課農桑行射鄉之類行徵令謂簡兵器起徒役之類此猶大司徒之專令六鄉也大比謂大閱民物之數比要民物之簿書也詳見天官司書言邦國不言都鄙約舉之詞大比六鄉四郊見職末此又即天下民物之數而總之也○明齋王氏曰其詳載於侯國其總數則登於天府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三年入其要者內外為詳略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會音儈註內同胥如字令平聲○會計也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稱卒伍者約詞也追逐胥伺也軍旅以討罪田獵以閱衆役作以興事追胥以糾寇貢賦以輸公此承上言制軍任用之數蓋言六鄉而六遂亦如之也

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均平周徧任用也凡一家受田百畝七口以上授以上地其可用者每家三人六口授以中地可用者二家共五人五口以下授以下地可用者每家二人此承上言制軍任用之數之本專自六鄉而言也○註曰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至於十為九等耕五六七者舉中以該上下也其可任者每家大婦女及男子之老弱數當過半故其三等大數如此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羨盡也作猶起也凡起役作每家惟用一人為正卒餘皆羨卒不用其盡用者惟國家與祭寇而已凡用衆庶總上文之詞政教以率之戒禁以飭之聽辭訟以辨之施賞罰以督之誅犯命者以警之也凡國之大事謂其常大故謂其變卿大

夫之衆子曰餘子致之者令之守衛王宮猶追胥竭作之意也此又承上申言用之之法亦專自六鄉而言也○疏曰此謂六鄉之內以上中下制致此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若六遂雖受上地中地惟以下劑致此一正卒一羨卒而已饒遂故也後鄭章氏曰司徒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出士與徒如彼其少蓋古人兵不盡用司徒所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魯作丘甲齊臨淄七萬戶戶三男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按戶可得三十萬衆是皆實數諸葛孔明治蜀兵纔十二萬用八萬留四萬為更代庶得周官之意也葉氏曰天子大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制軍之等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一軍之數亦萬二千五百人家起一人為軍則六鄉為六軍六遂亦如之合六鄉六遂可十二軍而僅制為六軍可見先王不盡民力也莊渠魏氏曰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皆大司徒所建然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細而煩也愚按周家授田之制貴與馬氏謂有三等不同以大司徒遂人則田肥者少授瘠者多授小司徒則口衆者授肥寡者授瘠孟子王制則家以百畝為率而上農食多下農食少也今攷家率百畝用之肥少瘠多凡以合乎百畝而已口之衆寡肥瘠劑人與地相宜食與口足稱即孟子王制之意也然則二者亦一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又言經地定賦之大綱亦言六鄉而六遂及縣鄙都家亦如之也井牧司農謂春秋傳井衍沃牧隰皋之井牧也地不皆井井若牧者井若牧以例庶土又稱九夫爲井以下舉井以例牧也野即體國經野及令田野之財用之野散文之通稱也井方一里用九百畝晝爲九區八夫耕其旁之八區其中區爲公田八夫助耕之稱九夫者舉九區形制而言在都鄙之屬則有公田而合作均收在鄉遂則無公田九區皆授民令貢其什一而已故稱九夫也自邑至都凡一千零二十四井通計九千二百一十六夫蓋以六者計數任賦非以六者皆形制井觀遂師所謂經牧其田野周知其數而任之者可見其必皆以四計者凡賦稅以軍賦爲重四丘所出適符乘馬之數其十二牛之數亦三其四而一丘所出之一馬三牛其數亦四故因以起數也地事謂九職農圃山澤之屬貢賦以下適謂八貢九賦之屬若有故則軍賦也不詳井制見遂人○林氏曰周時皆用井田凡井田皆用徹法孟子言鄉田同井野鄉皆用井也有若告魯哀公以行徹是邦國井皆用徹也九夫爲井井九百畝井必皆平土皆上地也按左傳楚蒍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乃書土地之數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蓋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則九夫爲井矣因地之所宜而爲之計度可以知井田之數也或問朱子曰小司徒井牧其田野鄭註謂采邑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匠人爲之溝洫也四丘爲甸方八里出田稅四旁加一里不出稅令治洫故匠人云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也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出田稅四旁加十里不出稅令治澮故匠人云方百里爲一同同間有澮也井田之法備於一同而此止於都者采地三等食者四之一大都百里實凡四都小都五十里實凡四縣家邑二十五里實凡四甸皆入其一於王也鄭註如此不識旁加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與匠人數相合然亦不見憑據處今且大槩依他如此說耳葉氏曰經牧一也小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少以出稅故言四井四邑之屬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言十夫百夫之屬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互文以見義也愚按以旁加合於匠人朱子亦未之許於葉說[illegible]足發之矣然其病總在不深味其全義之離合而徒惑於一字之同異故有是誤也夫遂人與匠人之職其一言十夫一言九夫似異而攷其制井地之法實同小司徒與匠人之職其皆言九夫似同而攷其出車賦之法與制井地之法實異則小司徒與匠人之不可合而鄭氏强爲之合賴遂人與匠人之不宜分而鄭氏强爲之分也今且歷以其謬分者言之攷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此通言王畿之地界也而井制則始於畝百爲夫至成十爲終而備矣畝百爲夫夫三爲屋故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也屋三爲井井九夫而遂人稱十夫包五溝五涂而言舉成數也故又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也井十爲通十井凡百夫故又云百夫有洫洫上有涂也通十爲成凡百井千夫故又云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也成十爲終凡千井萬夫故又云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也井制至於終而五溝五涂皆備矣自此至於畿其井地溝涂之制皆如之故又總云以達於畿也而鄭註不審匠人成間有洫同間有澮爲縣鄙之詞而謂匠人乃萬夫有洫九萬夫有澮是至百里猶有澮無川而與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備於成十爲終者乃大異也則豈所云以達於畿者乎一謬也據其說謂遂人之十夫有溝爲鄉遂之制匠人之九夫爲井都鄙之制也夫鄉遂與都鄙第有公田無公田爲異而井制則[illegible]矣溝洫之屬凡以備旱潦也朱子答子約謂鄉遂與都鄙其制只是一般夾漈鄭氏薛氏馬氏陳氏浚儀王氏皆言之矣乃以遂人之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而牽謂匠人乃萬夫有洫九萬夫有澮則又豈鄉遂與都鄙其天時地利亦有異乎尤一謬也且三等公邑介於三等采地尤非鄉遂比若爲二法則其後有以公邑封賜如封鄭邑泰賜溫原之屬者將遂盡改經界而與之乎抑否乎尤一謬也就令無封賜而三等井田中遞間以三等溝洫豈成經界乎尤一謬也因謬分遂致謬合謂此小司徒與匠人皆言九夫爲井也然九夫爲井以下其甸都之數與匠人成同之數全不合遂牽謂甸都之四旁諸夫令不出稅而治洫若澮故有減於成同之數也抑思一甸之六十四井視一成之百井既闕其數十之三有奇矣而大都之四千零九十五井視一同之萬井且幾闕其數十之九也是尚可牽以合之乎尤一謬也夫匠人爲溝洫制必經久後則修治之耳以六十四井之田而歲免其四旁三十六井之田以治洫則已與矣況積至大都以四千九十六井之田而歲免其五千九百零四井之田以治其洫若澮此豈理之所可通乎尤一謬也按五溝廣以丈尺計五涂亦如之遂徑溝畛其地才居一井中百分之一即十井之洫涂百井之澮道千井之川路其地似廣而散之各井要亦無多不過每十夫包以一夫而足矣以司馬法及李悝之數推之所謂去地三之一者乃通謂山林川澤及城邑塗巷之屬也若一洫一澮遞去地三之一而又以山澤城邑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以爲井地[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不易一易再易

（又有井二井三井之地而爲一井者甚尤一謬也且井制備於一終司馬法一終長百里廣十里以方言之則長廣三十一里有奇也乃謂制備於一同之百里則縣地方五十里而孟子何以勸一行井田郎截長補短爲之而洫川制且不備亦何以正經界乎尤一謬也然則其謬至是皆尋其義而不當徇其形亦明矣今因葉氏之說綜攷地官之屬大司徒之五家爲比遂人之五家爲鄰皆以五起數者此言鄉若遂邑居之制也小司徒之五人爲伍以五起數者此則言其軍伍之制也其四丘爲甸以四起數者此通言鄉遂達於都鄙田賦之制也遂人之十夫有溝舉十之成數以起數匠人之九夫爲井舉九之本數以起數者此通言鄉遂達於都鄙井田之制而一詳言其近一約言其廣也各義之著如此郎欲牽爲分合殆不得矣蓋井邑丘甸縣都用其名以知其數猶今稱都鄙里甲之屬不得謂爲采邑之井制且本職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之屬則遂師經牧其田野一條義正相配而縣師總掌郊里甸稍都鄙邦甸凡公邑之域皆以是丘甸之法徵其軍賦又安得專指爲采邑之井制而盡失聖經之本義哉餘詳遂人匠人大司馬各職）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此又通言施職辨守之屬也地域通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域守職猶言地守地職政猶言地貢凡此皆大司徒總制之而小司徒專理之也）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此以下並與大司徒同而大小異也）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教當作田文誤也大司徒大軍旅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此則大者第帥之治其小者而已六鄉爲邦役小司徒帥之若六遂爲野役遂人帥之也）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見大司徒職此蓋贊之也）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正平也謂民俗之紛爭以地之比鄰平之地土之淆亂以地之圖籍平之郎小宰八成所謂比居版圖也）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法糾職以待邦治（羣吏郎所屬官之羣吏也修法防姦慝也糾職防綴散也待邦治者猶小宰待乃事大司徒待政令也）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吏謂比長都長以上教治如飲射讀法之類政事如師田行役之類

夫屋註謂司馬法夫三爲屋也餘見天官小宰及大司徒○非渠魏氏曰教治之優劣政事之得失九等之民有勤惰五畝之宅有修廢百畝之田有荒熟及戶口有裒益六畜有登耗器械有備乏皆因計爲比要國家有事則用之也平仲王氏曰按司徒掌教典以擾民而教未有不先養者食哉惟時爲咨牧首務大司徒之職教養均小司徒佐之尤詳於養王道彰明較著也賈氏之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皆小司空文而謂此職當有闕文非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所治之治平聲○此序鄉師下大夫四人之職而先約舉之也凡鄉官皆言教治與政令而本職多言政令不詳教治者鄉大夫以下教而治之鄉師總之而已鄉有六而鄉師四人各掌之者皆謂每二人合掌三鄉也）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國比之法郎九比之法頒於六鄉者義見小司徒此又辨夫家馬牛之物以詳之也）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治平聲辟音璧○大役謂若築城郭作隄防之類帥而至者受於州長而致於司空也役要謂遣役之本數里猶閱也辟法程也司空主役故將本數攷其功程以鉤攷之令無濫失也）凡邦事令作秩敘（凡邦事謂凡營作之事通大小而言也令者魏氏謂令鄉吏也秩廩秩也敘功敘也詳見天官宮伯）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蒩音租○羞者佐羞於司徒也茅蒩以藉酒詳見甸師易藉用白茅是也）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輂音菊纛桃報反註作翿音桃匶柩同窆音便○正治之者罰其所出及所任也駕馬曰輂人挽曰輦纛讀作翿者羽葆幢謂之翿執以侍柩而導役雜記匠人執翿以御柩是也窆下棺也執斧亦助其用也冢人執斧以涖是也一云示威也匠師司空官名猶司徒鄉師宗伯肆師之類其職主御匶若窆則天子窆用四碑前後各一碑皆重轆轤繫紼兩畔各一碑皆單轆轤繫紼以千人背碑負紼擊鼓以節縱舍而匠師主之故鄉師執斧以涖之也）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

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四時之田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出出示也簡選也兵以鼓進以金退以旗物指揮以兵器擊刺故選之也修治也將卒伍約束之也致以大旗謂熊虎之旗旃以旗物則各從其旗旃之類辨之也屯之言聚前後其部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徇者循○鄉官爲民讀法及田役之類常徵也令修封疆戒容止之類常令也徇市以令民庶徇朝以令官府）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囏古艱字○巡國及野通鄉遂而言也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遺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二職蓋相表裏矣鄉師兼掌遂者以鄉統遂且委積居其間也○葉曰凡言歲時皆是四時惟此歲時巡國及野註謂隨其事之時者以賑賙萬民之囏阨故也）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詔者告冢宰若王也鄉器即下文各服器也註曰吉服祭之服凶服弔之服祭器簠簋籩豆之屬喪器夷槃素俎楬豆之屬此數者比長閭胥族師主集爲之以其爲民所相供也射器弓矢楅中之屬賓器尊俎之屬此二者黨正州長主集爲之以其爲州長之習射鄉大夫之賓賢供也吉凶禮樂統上文而言鄉大夫主集爲之以其下或有役不供也展之言省攷其從違察其誠僞稽其良楛省其修廢也）

鄉老之職（此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之職而今闕也或疑周禮立六官不載三公之職殆未可謂之闕然皆名鄉老而列於序官則職宜序矣鄉大夫職稱鄉老及鄉大夫之屬禮賓賢能其職互見而本職不及也蓋闕文與）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序鄉大夫每鄉卿一人之職而先總衆之也政與教辭並見下禁令通二者而言）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教法謂十二教以下之法鄉吏謂其屬州長以下德行即六德六行道藝即六藝也此言教也○鄭氏曰德與行並言欲內外兼舉道與藝並言欲本末一貫也教化爲賢與本故先攷之察之惡按鄉大夫受教法以頒其屬者爲正月之吉則大司徒之和布教法縣而使觀則頒而使教者則皆正月之吉無疑也而舊以正月和布爲建子之月乃縣教象正歲觀象法爲建寅之月可乎觀象亦建子之月但月內觀之而非必月吉觀之故稱正歲而不稱正月之吉耳）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小司徒頒法兼言替此不言者省文也國中謂六鄉之屬野謂六遂之屬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國中晚征早舍以地近而役多野早征晚舍以力遠而役少鄉大夫掌鄉而兼及野者因言之耳祿貴賢能勞之屬國中爲多故又表以國中也書必歲時入者凡貴賤至老疾數莫定也此言政也○黃氏曰國中猶渠謂鄉門以內道爲國孟子云臣聞郊關之內是也政令皆自鄉出故鄉官多兼野法言之）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長上聲○興賢能猶所謂舉賢良茂才言興者合衆寵異之也衆寡謂來觀禮者無定數之詞禮賓之者以鄉飲之禮寵爲賓也天府是寶藏之府內史掌策命之官書其貳者將以詔王爵祿也退猶歸也物猶事也詢謀也既獻於王即合民於鄉射詢以五事而儲材以待舉也此謂以下總承上文德足長民使升爲朝官才足治事使居爲鄉吏也此又申言教也○朱子語類問周禮德行道藝道字當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萬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之事變聖賢之典策凡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都是祝史所掌至其理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是知得那德行藝之理詳謂德行是賢道藝是能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也○王氏曰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之賢者古者致仕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常知鄉人之賢

（者是以鄉大夫貢士於王或而謀之賢者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以興之欲民之見化知尚賢尊長也葉氏曰周人重農而貴不以農待農六鄉六遂皆農也鄉大夫比賓興遂大夫大比興甿君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圖族之書故民數穀數必拜受而藏於天府受賢能之書亦如之非用之行不惟兵農不分上農亦不分此為良法也丘氏曰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詳且備也五家為比比有長始為之勸和親禁奇衺猶未有可書也五比之閭閭胥乃書其敬敏任恤然六行中可書者二而已四閭之族師乃書其孝弟睦婣六行中可書者又凡四至五族之黨正乃全書其德行道藝矣然猶未攷之也五黨之州長從而攷之猶未賓興之也五州之鄉大夫始賓興之至其明日則進書天府而內史又貳之矣自是又論其秀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秀而升之學曰俊士皆造之而免其征徭猶未也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詳慎如此凡以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以授人也註曰和載四德容包六行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論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使子路誓射及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是也愚按註說射之五物甚大但此在興賢能之後方思合民儲材恐未合處難以備德耳攷馬融論語射不主皮註云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舞蓋專以射淺言之也首和即和志言其平心志也次容即和容言其正威儀也三主皮言其審正鵠也四和容即和頌古頌容通言其比音節也五興舞言其中舞蹈也易氏謂五物為德之發見乎射者意亦如此其說似為得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政事必會而致之分言者互文也法即教法也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於司徒此頒之使致其法是亦攷法於司徒也此兼申政與教也）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朝音潮○朝謂外朝也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故於此致之也令謂徵令文書也惟以道路之節傳之乃達即大司徒無節者不得行也此又申言政也）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此序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教言治政言令互文也）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屬音燭凡屬民之屬放此○屬謂合聚讀謂讀誦法謂教法戒以威罰勸以賞興社即司徒所立之社歲時謂春祈秋報如者如其勸戒也序學名會亦聚也射者習藝且觀德也此言教也○陳君舉曰春正州長讀法則五黨之民咸在州而黨正亦復讀之四孟黨正讀法則五族之民咸在黨而族師復月讀之一日之間既於州又於黨又於族不知當時何以分別耶王與之曰春正州長讀於州次而黨正想除春正就讀於此其三孟則讀於黨又次而族師想除四孟就讀於此其餘八月則讀於族也）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州之大祭祀如社稷之祭或州境之山川古蹟也大喪謂鄉老鄉大夫之喪涖臨也致者致於鄉師而因以致司徒也此言政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正月之吉讀法正歲又讀者歲始申嚴之也舉歲終而言不數正月之吉而數正歲者凡歲終與正歲多互文言正月之吉則不該正歲言正歲則該正月之吉也下黨正職正月之吉與正歲竝放此廢興即鄉大夫興賢能之典此兼言政與教也）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此序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禜音詠索音色○及猶至也四孟謂周正之四孟言糾戒明不攷勸也禜即祭法所謂雩禜祭水旱也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禜之是也索鬼神謂蜡祭一郊特牲季冬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是也正齒以序年正位以序爵一命為下士猶以年與鄉里相次亦與庶人在官同祿之意也再命為中士則惟與父族相次而鄉里不敢與齒矣三命為上士雖父族亦不得齒故鄉飲之禮特於尊東立別席以為僎而尊之也此言教也○王氏曰按通典周制月令建巳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春秋傳云龍見而雩即此之春祭禜是也秋月祭雩禮以求雨稻人云其雩斂司巫云帥巫而舞雩則此之秋祭禜是也禮記鄉飲酒義疏曰飲賓之禮一則鄉大

（夫賓賢能而飲二則州大夫詢民習射而飲三則州長習射而飲四則黨正蜡祭而飲總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始一飲鄉大夫爲主人州則一年春秋再飲州長爲主人黨則一年歲十二月始一飲黨正爲主人朱子語類問黨正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措如此雖說鄉黨貴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何也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拼位然）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冠去聲○此以下皆兼言教與政也法謂什伍聯比之法政事猶州長戒令賞罰之意蓋州長統帥之而黨正先自治之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行比並去聲○此言族師也上言四時之孟月則正歲在其中矣又言之者猶言州長正歲讀法之意也上言糾戒此則言書其德行道藝者糾戒四孟月所同書乃春正月所獨也涖亦臨也族師以邦比之法校大家而此臨校之也）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此序族師每族上士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言政事不言教法者戒令中亦有教也）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音步○月吉謂每月之吉有學謂六藝也不備言德行道藝明孝弟以下爲切也祭酺謂因祭而合衆飲酒也此言教也○疏曰按州長春秋習射黨正十月農功畢皆有飲酒之禮官物爲之今族卑故不得官物爲禮也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云周禮其猶醵與鄭註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明堂禮乃命國醵是也蓋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王氏曰古禮民不得羣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謂之特與此春秋祭酺蓋社祭畢民得相飲因以書其行也）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比去聲○吏即謂閭胥也聯合也鄉法比五家爲比而已二比爲聯者因軍法二伍爲聯而推之二族爲聯猶二比爲聯之意也居則相保以守來則相受以容刑罰則相及以懲慶賞則相共以勸羣居樂業以受邦職趨事勸

功以役國事道力均財以相葬埋此皆言政而保受之屬亦教之也○明齊王氏曰邦比之法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正而上據族師而行故於此詳言比法柯氏曰治民之道無序則體不行不和則樂不興先王以禮樂治天下旣等之以序又合之以導和故師田行役之時行伍以定旗物以整號令以行而其閭同力合作令不煩而事畢舉者以聯衆定故也）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卒伍欲聚故合之兵器欲精故簡之鼓鐸旗物見鼓人及夏官大司馬蓋用以帥之也此言政也○按師田行役凡鄉遂吏皆有責然帥且治者鄉則惟百家之族師二千五百家之州長以及於小司徒遂則惟百家之酇長二千五百家之縣正以及於遂人而其間五百家之黨正鄙師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師遂師僅治而不帥至其鄉遂大夫與二十五家之閭胥里宰五家之比長鄰長又惟掌平時之教法而不與其事則何也蓋自官吏言有行任必有居守而自民徒言不互爲敘則散必遞爲致則紛故惟族師酇長及其州長縣正帥而至而餘第治之或并不治也帥治始於族酇者以百人之卒於是成也）歲終則會政致事（見前）

閭師各掌其閭之徵令（此序閭胥每閭中士一人之職而統舉之也掌徵令謂主行閭師徵賦之政令猶里宰待有司之政徵斂其財賦也不言教治者以徵令爲重若讀法則因聚衆以行之而已）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數上聲下如字○此言政也以上職師四閭之吏者推之不言六畜車輦亦省文）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觵音觥○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之屬役政謂田役及州射黨飲之屬喪紀謂各喪紀及族相葬埋之屬數賈氏謂其事之有數者是也比校也德行先以敬敏者敬則不懈敏則有功也六行不備者則任恤爲尤切矣觵兕爵也謂罰之以酒也撻則扑之而已無有衆聚而不教無有善而不録無有過而不懲此皆言教也○浚儀王氏曰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書傳云古者七十而致仕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平明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此所謂家有塾也陳氏禮書曰閭胥屬民無常時族師屬以月吉與春秋祭黨正屬以四孟之月吉與春秋祭州長屬以正月之吉與

（春秋祭禜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舉者其賢能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勸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攷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弟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弟之爲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止於黨正攷在州長與在鄉大夫畢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而其升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又中年攷校之法也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須大其所學而擇與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樂秋合諸射攷其藝而進退之此又比年攷校之法也學之攷校如此此鄉之攷察又如彼掌非一人積非一日此人人莫不奮勵以趨上之所造者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比去聲辠古罪字奇音雞衺斜同○此序比長五家下士一人之職也受者有故相寄托也奇衺猶惡也及猶今言連坐也相受則不相推擯相扶親則不相乖爭凡以樂善也相及則不相容隱乃以懲惡也不言攷教者則皆以上主之此遵治之而已）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內納同○圜土獄城也內寘也自郊徙於國自國徙於郊皆遣人授送者近故也或徙於他方則送以旌節者遠故也若無二者則非奸宄卽盜賊矣故寘圜土加詰責焉皆樂善懲惡之意也○梁氏曰此長職至卑也而鄉法必始此相受相和親而善俗興有罪奇衺相及而邪道息無授無節必治而奸徒無所藏也以安生以遂非聖人慮周而處審曷致是哉葉氏曰先王使民各安其土而有相親相近之意是以司徒令民五家爲比隣各相保受孟子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卽比長之相受以下而鄰長之相糾以下與亦以見成周時井牧鄉隣無非安土敦仁之民也然比長隣長又有若徙於他則從而授之之屬胡爲也蓋司空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三相得而生耗不齊必有不便其居者不從其徙將何所容漢人議徙寬地者患人自狹鄉徙寬鄉者亦聽皆此意也平仲王氏曰秦法令民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及舍人無驗者罪之論者謂其慘刻少恩今比長奇衺相及且無節者納之圜土不類是耶蓋王霸所異者此心耳一厥代賊以殺人堯舜以生人明道謂必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信夫莊渠魏氏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根柢故民制起於比閭族黨兵制起於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其起於鄉遂里選亦如之苟治無根柢而求太平是累層臺而弗爲基也）

周禮卷之四

地官司徒序職下

姜兆錫輯義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此序封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壝封卽大司徒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是也封四疆謂國四面之封疆封域謂大都小都家邑之封域明壝封之制達於上下矣此正言封也）令社稷之職（謂將祭社稷令其下各供乃職也郊特牲云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爲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此之謂也此因言祭也）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楅音福絼紖同○飾使之潔楅若衡使之馴楅設於角以防觸衡設於鼻以繫繩絼卽紖也謂繩形如豸亞也水以滌之槀以藉之也君牽牲入廟而歌舞之以告博碩肥腯也毛炮豚去其毛而炮之以備珍羞也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膳牛軍旅有犒牛會盟有歃書牛皆宜潔故飾之此又因祭牲推之也○鄭氏曰社稷土穀神也有德者配焉詩載芟以春祈良耜以秋報而宗伯大災又爲之類祭以此益其神與天時相爲休咎與歲事相爲豐耗故設官掌其祀也明齋王氏曰人君能得人和保其社稷然後鬼神享祭故以立社爲封疆之首而狩牲事者言孝在於能守土也周公垂教之意深矣愚按設壬社不及稷者省文也立社則稷從矣大司徒先設封而後社稷此先社稷而後設封者從職所重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此序鼓人中士六人之職也教謂教鄉遂之民也樂勝則流故言節節其充在和故言和事倫必序故言正以下文推之聲樂蓋謂祭祀若合奏與互文也）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鼖音焚鼛音高○雷鼓之屬制未詳詩曰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以下皆兩面也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雷言其聲靈言其和路言其傳大也鼖大也兵者國之大事故欲人聲震也役戒勿亟故欲緩晉進也金奏樂乃作故欲進也）

（此以上六鼓也○疏曰大司樂靈鼓以祭澤中之方丘而此以靈鼓鼓社祭者但是天神無問大小皆用雷鼓是地祇皆靈鼓人鬼皆路鼓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也社是地之次祭故舉社以表地祇也長樂陳氏曰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故人救日月則以雷鼓詔王鼓亦天事故也冥氏攻猛獸則以靈鼓敺之亦地事故也司馬振旅則王執路鼓大僕則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亦人事故也愚按金奏通謂祭祀饗射之節之所用以春官諸樂職推之可見蓋祭祀饗或不用樂或樂非金奏皆有所鼓此則凡金奏作而鼓之故曰以節聲樂）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錞音淳鐲音濁鐃音撓○錞錞于也圜如錐頭大上小下鳴以和鼓國語鳴以錞于是也鐲鉦也形如小鐘鳴以節鼓司馬職軍行鳴鐲是也鐃小鉦如鈴無舌有秉鳴以止鼓司馬職鳴鐃且卻是也鐸大鈴也振以通鼓司馬職司馬振鐸是也此以上四金也○陳氏樂書曰六鼓四金必掌以鼓人者鼓爲君也鼓之有金猶律之有呂錞聲淳鐲聲濁鐃聲高鐸聲明淳則陰與陽和故以和鼓濁則承陽而節之故以節鼓高則陰勝於陽故退而止明則陰與陽通故作而通也）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

（帗音弗鼜音戚○百物之神通謂百神兵舞以干戚帗舞以采繒二者皆擊鼓以應舞節也鼜鼓守鼓也軍戒在夜擊以警衆軍動在旦擊以進衆也○疏曰上文神祀社祭鬼享不及小神此更廣見百物小神也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百物小神等若能捍蔽而義近山川者舞以兵能發育而義近社稷者舞以帗凡以形容其功德也）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大僕之大音泰○日月薄蝕當救變故告王伐鼓救之大喪始崩及窆當擊鼓故告大僕擊鼓警之也祭祀以下皆言職掌之事而救日月則六職之外所謂凡事皆有職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暵音漢○此序舞師下士二人之職也兵舞帗舞見上羽舞析白羽爲之皇舞析五采羽爲之兵舞爲武舞餘皆文舞也四方旱暵祭法四坎壇以祭四方雩宗以祭水旱是也○何氏曰兵舞用於山川有捍衛之義帗舞用於社稷有蔽蔭之義羽舞用於四方有翼蔽之義皇舞用於旱暵有調濟之義）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野舞謂鄉若遂凡祭祀之屬小祭祀無功德可形容故不興舞也按司服祭小祀注謂爲四方百物之屬而鼓人職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本職羽舞舞四方之祭祀皆非不興舞也然則不興舞之小祀蓋謂其尤小者與○莊渠魏氏曰或以鼓人舞師應屬春官非也大司樂所教舞於學官若鼓舞二職則民間祭祀以及軍役通用之樂也愚按舞師所教皆野事也至鼓人天神地示人鬼及金奏之節皆以教鄉民何耶蓋鄉民雖不若國子之教亦須備識其絀其秀者亦自升於國況其間祭社之屬又或世有先君之封是亦天地人之次祭而習鼓路鼓又田獵所有事耶鄭大夫舞師不與春官之樂官敵祭祀皆詔大僕鼓以警衆則其爲教鄉民而屬於地官益明矣餘見序官）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牷音全○此序牧人職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牲者體之全也）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陽祀陰祀謂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左宗廟爲陽右社稷爲陰也望祀即四望之祭不言五帝四類五嶽之屬省文也盛赤曰騂微黑曰黝方色東青南赤之類毛者色之純也）凡時祀之牲必用

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尨音忙○時祀所謂以歲時序其祭祀也將凡者通謂山川百物之屬物即毛物但純即用之不論色也凡外祭謂表貉及行祀山川之屬毀事謂毀除殃咎若磔辜侯禳之屬尨雜也此以上皆言物色而下同言供也○鄭氏曰外祭其事遂毀祭其事畢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毛純體正曰犧繫養詳見充人）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此序牛人中下士大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職註讀爲樴今從黃氏讀如字○享獻也謂方祭而享也求索也謂既祭而釋也職人謂牧人充人及司門各職也凡祭祀牛人授牧人使牧而牧人又授充人等使繫所謂職人謂職司之人兼三職而言也若牧人職則直云授充人繫之矣舊不明此乃破職字作繫牲之樴而以職人爲充人牽其矣故謹以黃氏正之）凡賓客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犒音考食音嗣○牢禮謂始至飧饔之牢若掌客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

（牢之類積謂在道之積若上公五積侯伯四積之類膳謂[illegible]同禮之膳若上公侯伯皆殷膳大牢是也饗食謂饗禮食禮賓射謂射時之燕禮燕皆膳羊折俎之類餚饌飾與殷奠也○疏曰喪自未葬以前無尸凡飲食直奠置於神前而已故謂之奠朝夕之奠無黍稷早皆簡略酒無牲體惟小斂大斂朔望薦新祖奠遣奠有牲體故曰殷奠也）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居前曰牽居旁曰徬任之言用謂公家任用之器也此以上皆言供牛也）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互音護簝音老○互以懸肉盆以盛血簝以受肉此因供牛而類及之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此序充人下士二人之職而總敘之也繫而養之則牲博碩肥腯而充矣）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牢衞制以芻亦養也繫於閑中而養之記云在滌三月是也○疏曰祀五帝則畢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示與四望社稷等外神皆繫之也必有牢閑者以防禽獸觸齧春秋郊牛之口傷鼷鼠食其角所謂觸齧也）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散祭覆註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繫於國門使守門者養之也見司門）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展省也碩之言實謂以充碩告也小宗伯省牲則充人自告體完而其碩牲則充人又為贊告體碩也此承上繫養而及之也○明齊王氏曰周禮六牲有養之者有供之者有牽之者養者初畜之知物性能得其宜者也供者將用而陳之稍知禮儀者也牽者既殺而薦之大人君子交於神明與賓客也小不以侵大大不以司小雖畜牧必曲盡其道如此）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此序載師上中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任土者任之使無曠土也物猶言物色地事即九職生九穀蔬草木之類地職即其三農園圃之類政令即八貢及九賦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賈音古稍去聲下同畺疆同○國中之地任廛里以居民庶也園地任場圃以藝木蔬樹果蓏也去國五十里為近郊之地任宅田以居農任

士田以祿士任賈田以食在官之賈也去國百里爲遠郊之地任官田以食在官之府史胥徒任牛田以給牛人之牧任賞田以頒賞也任牧田以給牧人之牧也去國二百里爲甸地任公邑之田爲公家之邑去國三百里爲稍地任家邑之田爲大夫之采邑去國四百里爲縣地任小都之田爲卿之采邑去國五百里爲畺地任大都之田爲公之采邑而其閒稍縣都之閒田亦任公邑之田爲公家之邑不言者文省也此言物爲役業以任土之法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征稅也國宅無征謂官吏所居室也園廛[illegible]一田賦視園廛以上重矣然近郊多役故十分而取一遠郊少役故二十分而取三甸稍縣都則其公邑也地遠故十分取二至漆林利厚故二十分取五征最重以抑末也宅不毛者宅旁不種桑麻也詳見下職屋粟謂夫三爲屋也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以勸蠶使出一屋三家之粟以勸耕也職事即九職之事夫征謂一夫之田稅家征謂一家之力役罰之皆以勸惰也凡此乃言其所待之政令也○黃氏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役繫稅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此益遠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蓋自甸而往通行十一之法賦役相乘除而爲什二與後儒王氏曰漆以飾用而已舜造漆器臣咸諫防奢者也漆林重征亦以抑使返樸也貴與馬氏曰周家立法以警惰游者此所謂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至以困之也閭師所謂無牲無盛無帛不衰者以辱之也其宗旨一也然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周所行者以待游惰者爲常征是無罪而受罰也甚至介甫遂舉此以征坊郭之民可乎橫渠張子曰夫家之征疑即小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其餘夫場作或一家五人或三人或二人謂之家夫家當如此說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與受田者等也愚按語孟所論徹法取民之制皆無過什一而此乃自二十而三以至十二是周禮爲大桀小桀也今推註及黃氏之說論孟什一專指粟米之征而本職什一以外則通軍役之屬而與今制人丁及工役論辦銀者相似故量地與役而約舉之如此豈有背於什一者而甸謂之公邑也稍爲家邑縣爲小都畺爲大都皆采邑而莊皆謂之公邑何以十二者周世三公不備官又大夫以上有采邑十則士田而已則二等采邑之外皆公邑也○劉云畿內諸侯采封外諸侯則世也內諸侯世封如周召者乃有之耳故自其爲封邑者有役當無過什一者其不爲封邑者稍縣畺猶甸也則地

（達而觀言十二矣蓋役約有二田獵之屬爲政役無遠近皆有之營作之役爲工役作近者爲多征伐之屬爲師役六鄉若六遂主之不足則取甸稍縣都又不足則取邦國也周禮脉絡融貫尋其義理則得矣學者詳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此序閭師中士二人之職也民畜之數小司徒鄉師之屬辨之矣此蓋任之使無曠力以待徵賦之政令也待者謂司會司書之屬餘見序官）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畜休去聲盛音成衰音催○鳥獸賓言六牲布帛所謂二事八貢皆本物夫布則賦泉也故但言出而已九者與冢宰九職相表裏此分虞衡爲二而不及臣妾者蓋物賤畧之與以委人及掌茶諸職推之

可見也不自耕畜故祭不用牲粢不自樹故葬不用椁不自蠶績故衣不用帛喪不用衰凡又以恥而勵之矣○王氏曰載師任土自國及野掌其大綱閭師任民自三農至無常職掌其細目二者相爲經緯疏曰註謂無職者出夫布在九賦中閭師八貢不通九賦今云出夫布在九賦中豈八貢者復出八賦與此所出布爲九乎鄭荅曰今不言其餘出夫布獨言此者明無職之人在九賦中其出夫布則在九賦中也朱子曰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則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何也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庶民也前宅不毛田不耕者爲其爲亭臺池沼園囿之屬也凡民無職事者又是其家所養浮泛之人也愚按朱子於載師宅不毛田不耕者屬之士大夫蓋以有田宅而不耕桑且不稱民而其罰已重又疑非據有力者不耕也故其下民無職事者並粟之其家而罰亦重至閭師民無職者則庶民初非其比而罰亦輕二職人殊法異如此而賈與馬氏乃欲融而爲一何哉所以然者載師言民無職事者明無常職而絕無所事事也故其罰重此條無職者本於九職明雖無常職而轉移執事卽其職也故令以其直出此而已然後知二職之別而朱說之不可易也學者詳之）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稍肖比並去聲○此序縣師上中士六人之職而總掌之也都謂大都小都之采地稍謂家之采地縣通謂其間公邑之縣鄙也三等采地之餘皆有縣鄙言都鄙稍者約文也都鄙稍爲邦都邦縣家削之地甸爲邦甸之地郊里爲國中四郊之地縣師掌公邑之官甸地乃其專掌而總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者邦國之地有諸侯都稍之地有公卿大夫郊里之地有鄉遂各官而其間各餘地之公邑皆縣師掌之也田萊詳見遂人謂田賦也夫家人民及其六畜車輦謂兵賦也詔者謂司徒達於冢宰以達王也）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會如字下音膾○會計也車人之卒伍者每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名也此言兵賦也○註曰其職掌邦國以及四郊之內之兵賦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莊渠魏氏曰縣師掌天下之兵賦不屬之司馬而屬之司徒者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屬之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兵必檄司徒之屬也愚按註及魏氏俱言縣師總掌天下之兵賦今攷乃總掌天下凡公邑之兵賦初非諸侯之邦國

公卿大夫之都稍鄉遂官之郊里其兵賦皆掌之縣師也載師職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而諸地莫不有公邑凡公邑之掌於縣師猶鄉遂都家邦國之各掌於其主矣鄉遂官皆掌兵賦不言受法於司馬獨縣師稍人都家司馬則言受法於司馬與正於國司馬公司馬者鄉遂官之長爵與大司馬埒故不言受法而縣師及都家司馬權雖重而爵卑故言也）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量平聲○都邑猶王之爲都之都通謂郊甸稍都邦之公邑也物謂地所有也猶原師辨其名物之物也量其墾地辨其生物而因以制其疆域此兵賦田賦之本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野卽郊甸稍都邦之公邑也此言田賦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委積並去聲○此序遺人中下士六人之職而總掌之也少曰委多曰積待者待鄉師司救之屬以王命施之也○註曰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以餘財待邦之移用亦如此）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

荒（此歷言委積以待施惠之目也鄉里郊里謂百里內近郊之地野鄙謂二百里內之甸地縣都謂三百里內之稍地四百里內之縣地五百里內之畺地門關謂十二關門十二關也鄉里自鄉關言故以待羈旅郊里自郊衛言故以待賓客野鄙以濟遠近之羈旅縣都以縣中外之凶荒老孤非正夫餘夫受田里者比故於門關養之也恤羈阨當及六遂而委積惟在鄉里者以賓客委積在郊里羈旅委積在野鄙也待凶荒當自鄉遂及甸稍縣都凡公邑而委積惟在縣都者鄉遂凡羈阨必恤凶荒可知其餘凡公邑則縣都統之矣羈阨謂困阨者老孤謂無子無父者賓客謂大朝聘者羈旅謂游寓者凶荒謂饑荒者○王氏曰恤民之艱阨則司救所謂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者也國野以鄉里為中故恤民之艱阨者以之）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國野自國中達野外也路猶大也十里有小舍而稍設飲食以濟之三十里則有宿寢為寬備之室而設委五十里則有市易為延候之館而設積此又申言賓客之委積以及師役也○明齋王氏曰按會同師役道路之委積此國之大用而大府不言故遺人凡邦有會同師役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家之大事供道路穀積飲食之具與此所掌互相督領平日各隨道路收貯率然有用不勞飛輓而濟畿外之法亦然是以雖千里征伐若衽席之上行師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巡而比之使無侵欺以時頒之使無缺乏此又總言其法也○柯氏曰遺人之掌凡羈阨凶荒之賑恤老孤之畜養賓客之資送皆取之而足至諸侯會同聘問軍旅之興徒衆之作路皆有供何其裕也如此後世一遇凶荒師役上下交困民不安其生蓋由兵與民既判力盡於養兵而生寡食衆故也則王政可不講與）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職內兼同征）（○此序均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地政即謂地守地職之征詳見大小司徒此言財賦也人民任與作牛馬車輦任轉輸此言力役也○疏曰此均人職均鄉遂及公邑對土均職均邦國都鄙而言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註旬

均如詩營營原隰之營營均同鄭謂讀如字○人食四鬴為豐年則公家旬用三日食三鬴為中年則用二日食二鬴為無年則用一日若凶荒疾疫則免也此申言力役也而其時既無力役亦無財賦故不收地守地職之征而不必平均地征之法此申言財賦也大均以人民有登耗牛馬車輦有饒減故也此又申力役及財賦之意也○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伍兩卒旅軍師此兵役也田與追胥竭作此徒役也大役與民徒而至此工役也在官為府史胥徒此胥役也司徒因地善惡而均役族師校民衆寡以起役鄉大夫辨年老少以從役均人論歲豐凶以復役此役之法也疏曰註讀旬為均者王制既云用民力歲不過三日明不得旬為十日故破從均也今易書均或作旬旬與均俱有均平之義也鄭氏謂曰閱一書以用民之力事為至大故屢言之今均人觀歲上下為節不過三日二日一日矣為其然余嘗論是說自前漢始文帝集諸儒剌六經作王制以為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自是學者不敢違康成覺其不通遂破旬為均謂公事均用三日余嘗笑其鑿古者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故衛文楚宮之作亦占定星之方中詩人以謂得其時制則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旬用三日則一月九日冬凡二十七日矣豐年食餘用不爲虐也旬用二日冬凡一十八日中年食少歉故減三之一旬用一日冬凡九日無年食少故減三之二如以爲歲不過三日豈經意乎愚按註以王制而破旬爲均誠有如鄭氏謗之譏鄭謂所引春秋傳及衛文之詩乃以證力役興於農隙之時非謂役事盡於宮室之屬也以宮室之屬而興工役則過三日或疑其踰制若兼田獵追胥之屬而徵徒役則年非中下而議減於旬用三日之制莫之能減矣又何得以漢儒之王制而破旬爲均以從之乎讀禮者幸以全經求之）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美同○此序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之職也媺善也此言其補王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行去聲下並同○此以下言其造國子也國子詳見上制但本職以貴游子弟言而不及民之俊秀耳註謂公卿大夫士之子而世子亦齒焉是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以至德爲道本力行近乎仁故以敏德爲行本孝則犯上作亂者鮮故以孝德知逆惡此皆以在心爲德者言之也○葉氏曰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二者世子所賴以成德者也今師保氏教國子不明言世子而鄭氏引世子亦齒焉何也按文王世子周公相成王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也則師氏等宜嚴於國子乃所以教其世子與）教三行一曰孝

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長上聲○不愛親而愛他人者爲悖德故尙孝行爲仁友事其仁賢者故尙友行事師無隱無犯故尙順行此又以施之爲行者言之也○朱子曰至德者心所得於天之理誠意正心以求其至也道則天人性命之微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者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有可見之迹也孝德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本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此三者雖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不可偏廢之意也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而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德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者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行其所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也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推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德本無端倪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與也雖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務其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究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愚按司徒教民對言六德六行而師氏教國子乃約言三德三行者教國子之道與教民殊也蓋言至德則六德具其中矣又言敏德者慮其怠也特言孝德者有國與家其於去逆效順也切矣言三行不及睦婣任恤者其亦諸侯絶大夫降之義與）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朝音潮下同○虎門註謂王之路寢門畫虎以明勇也居其左柯氏謂立學於門左也司猶察也不敢斥言察王故稱王朝也此推言輔王之本也）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中去聲○中失謂中禮失禮也總言之爲國子析言之爲國子求教之言示則得失以示之法戒也貴謂已仕遊謂未仕也言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其升後之衆子皆學於此也凡民之升俊則不學於此者師氏學在宮側所以優尊其制與大司樂之教異且用故庶貴遊子弟尤切也此又廣言教國子之備也）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舉猶動也所則必從者蓋祭賓師與及聽治之時或有未善而欲以美諫王也此亦言輔王也）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其屬謂卽其上士二人幷府史胥徒也其兵服謂東南布西北旅東南兵劍西北兵弓矢之屬門謂路門朝在野外謂行宮也內列謂藩營之在內者凡此皆輔王之意也一云其屬帥指國子而言亦兼造國子之意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此序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之職也師氏詔媺保氏諫惡教相濟也此約言其輔王也養者從容漸漬之義也此總言其造國子也）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此以下詳言其造國子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詳見大宗伯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詳見大司樂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白矢者矢貫在侯而侯背見其鏃白也參連者前放一矢而後三矢連而去也剡注者羽頭高鏃低剡剡然注而去也襄尺者臣與君射不敢並立讓尺而退也井儀者四矢貫侯狀如井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所謂升車馬動則鸞和應是也逐水曲者車行水畔逐水勢旋曲不墜水也過君表者傳所謂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也舞交衢者車在交衢旋舞中節也逐禽左者逆驅禽若使當君左君自左厭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象形者如日月之類象其形而爲之也會意者如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以意會之也轉注者如考老之類首文相類而其下左右轉相注也指事者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指其事也假借者如令長之類字非一義借而用也諧聲者如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詳見九章算法但漢法又增重差夕桀句股或以句股替旁要也此教以六藝乃道之所寓也）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朝音潮○容卽儀也亦引少儀玉藻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肅肅莊莊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是也此教以六容乃道之所發也○鄭氏曰保氏教養國子於道而不變六藝六儀何也曰藝者道之具儀者道之則游於藝習於儀而後深於道學者潔淨精微而不賊由此道也古之教者

合道與藝而言之故其教達天今之教者離道與藝而言之故卑者溺於技高者蕩於虛此學之大辨也柯氏曰師氏保氏教養世子居虎門之左蓋王路寢之門東也然按周制大學曰辟雍其師即大司樂而其學者則王之世子衆子諸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凡鄉遂都鄙升於司徒邦國獻貢於王之俊選也凡教成材者皆學於此而國子之學又自在公宮之左以時游大學而與國人齒焉則其於國子責之深養之至矣蓋王之教其世子將以宗廟社稷付之爲神民主也其庶將以國若都邑建之而分理天下也公卿大夫士之子亦將以其道輔君也師道尊嚴則有以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而又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此師保之法所以爲天下大本也愚按柯說得之但其論又謂師氏德行爲大學保氏藝儀爲小學是爲二學也今以論語弟子入則孝章及禮記曲禮少儀內則管子弟子職諸篇并周官黨正州長鄉大夫之所書攷之蓋六德固爲大學六儀及六藝之射御書數固爲小學而六行及六藝之禮樂則徹上下之道而大小學所兼也然則二者之爲二學蓋亦立制之大凡如此而未可截然畫爲二途與**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此恐王有失而從而諫之亦以輔王也不言其居虎門司王朝以下者職皆相須省文也）**使其屬守王闈**（闈謂宮中巷門此亦輔王之意也○劉彝）

王氏曰按虞廷教胄子止與樂一官其教法惟直寬剛簡四德詩樂二事而已周禮天官之宮正宮伯地官之師氏保氏春官之大司樂夏官之司士諸子秋官之宮禁其教不同何也蓋大司樂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與夫春誦夏絃秋禮冬書之屬此少長在學宮以教之乃教之專官也師氏教以德行保氏教以道藝此則司徒數教而教之若宮伯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專在王宮宿衛司士掌國子之士治諸子掌國子之倅之戒令教治則以大司馬主辨論官材故也若司寇又以刑爲教而已凡此俱非教之專官然其所以教則所謂德行樂德無異虞之四德而所謂樂語樂舞六藝六容者又非外於詩樂也葉氏曰周官三百六十爲職可謂悉而獨諫職不詳僅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二語而已且攷二官皆守衛王宮職在教國子又不過居王左右以備顧問者也蓋寘默之中誘善格非者殆淺以至而有不待發聲色以爲諫者與又況周之設官分職冢宰則詔王馭羣臣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則詔王廢置天府則詔王察羣吏之法廩人則詔王殺邦用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小史則詔王忌諱內史則詔王聽治司士則詔王治小臣則詔王之法儀長幼尊卑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詔王之時是不特一師氏詔王也以至臣民之復逆大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苟有過惡豈有不得聞者哉是

又不特一保氏諫王也自矇誦瞽箴詩士傳言之屬皆得言士諫得言商旅得言山虞得言寺人膝夫得言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雖至春秋末祇也自漢武置諫大夫於是有諫官之名史載鄭昌訟寬饒謂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如此豈論何武亦如之夫職諫諍而後言非其人孰不越職乎愚故竊疑周人不設諫官而終啓其諫諍之路廣始喜漢人專設諫官而終塞其諫諍之路狹也葉氏曰師氏以輔王保氏以弼王其相因也先王於公孤師之於師氏保氏友之師嚴友親相須以成聖德後世師友道廢人臣惟僕僕爲恭而已

此世道升降第一關繫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行去聲下同強上聲）

○此序司諫中士二人之職也糾亦正也強猶勉也德成於朋友故糾而勸之使取友以輔仁行成於道藝故正而強之使自強而不息**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巡問詢以言觀察攷以事將書而辨能以待賓興敘用也此承上糾萬民而言其成人材也鄉里之治通謂鄉遂羣吏之治詔者詔於王也此言善吏治也赦宥猶下救施惠之意也此又言恤

民命也二者皆本巡問觀察而言也○魏氏曰大宰歲終攷察吏治以詔廢置法之釋也王時遣使者出而訪察吏治法外意也此聖人所以明目達聰而無壅蔽之患也）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此序司救中士二人之職也衺惡在心過失在事誅讓皆責也防禁猶制也責以言救其已然制以禮救於未然也）**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罰謂撻伐也士獄官也按秋官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坐嘉石畢役諸司空不言明刑也其以圜土聚教罷民置之而施職事焉則以明刑恥之今此文者蓋衺惡與過失雖坐嘉石置圜土其罰各異除制畧同而本職及司寇職互有省文與衺惡有心而罪陷故繫諸嘉石比畢而役也過失無心而罪淺故寘諸圜土縱入則役也此承上惡與過而分言之也○王氏曰罪人之惡惡也非有與於己故其讓其罰其役與爵寘衆不遠不過使生其恥心以遏其罪而已後人皆出於己彼至發忿惡中而無暇者二中發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

野而以王命施惠（惠災沴也病病苦也節旌節也施惠如遺人委積醫師藥養之類上文亦以成之此亦以治之也○鄭鍔曰鄉師以王命施惠而不持節者其職歲時巡國及野以賙䘏阨乃其常也此則有天患民病之時遣行巡視故執節為信矣漢唐以來遣使節賑民蓋基於此）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去聲下同○此序調人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按字書患阨曰難長樂亦曰難掌為之諧和者舉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相比為讎相讎為和）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過誤成平也鳥獸亦謂誤殺畜產也使人為之平成者凡以謝其過誤而欲其不為讎也）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辟避同從去聲長上聲○此乃言未得成而為之諧和之例也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而鬬故避之等亦有遠近也君謂國君主謂家主師長謂從學者友謂同學者眡父眡兄弟亦孝悌術事長之義也瑞節謂穀圭也典瑞穀圭以和難蓋王命使執而治其罪矣○黃氏曰殺人者或過誤殺傷罪不至死故上之人許其和解至其子弟之心或未盡忘也故又使之相避如是而後其讎可和不然則各養私義怨仇滋多民不和矣何氏曰殺人者以王法誅之可也奈何聽其子孫仇之而又使其人避之也曰法有經權情有故誤原情以定法因法以求情也必若遂私忿以戮無辜則所謂不待教而誅者又何諧和之有哉）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令平聲○反殺謂既殺其父兄又不避其子弟而反相殺也使邦國交讎之者欲執除其人而惟恐失之也義之言宜也宜殺者但不同國可也成者恐以爭鬬致殺傷也不可成則或先動矣書其情實而誅責之謂言讎之者死也此三者凡以曲推和民止難之意也○明齋王氏曰殺人而義者被殺者不義也若為姦盜被殺之類其子孫不得為讎讎則罪其不服義而加死刑也葉氏曰漢唐以來儒者多駁和難之說五峯三山惑之尤甚不知難者猶言災之謂也以調人職隸於司諫司救之後正以消其讎忿之原而養其渾厚之俗其職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此秋官司刺過失之當宥者也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書之先動者誅之此地官司戢闘之當禁者也父兄弟長之屬被人殺害而成之使勿復得毋傷義乎故又使之相避此則以禮文有不共戴天不反兵而鬬不同國之義故也蓋因有誤而殺傷者在虞書則有宥過無大眚災肆赦之例在周書則有眚災過誤宥時不可殺之例避之海外猶投四裔也避之千里外與不同中國猶屏之遠方也不從王命而避故與以穀圭和難之節而使得以自執之朝士職書於士殺之無罪是也殺人而義者又如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之類是也歷攷其官無非開導其和而使之不得背戕背虐其淳養風俗亦厚矣故蓋記之言復讎子孫之心周禮之言和難國家之法愚按諧和民難其目當為五條凡和難節總為一條蓋和難之正文其以過殺民成一條先之者蓋因成而不為難者以及於為難而當和者也反殺交讎一條註以為其人欲除害弱敵而令其討之者得之此言為難而不必和者也義殺勿讎一條畧如明齋之說此則言其不得為難無事於和者鬬怒成之一條以鬬怒與過殺傷相近故亦令民成之蓋殺傷已見而鬬怒則將萌耳五條之義曲盡如此而舊註牽滯乖亂甚以聖人之仁至義盡疑為苟且模稜之術也不亦惑哉）

媒氏掌萬民之判（此序媒氏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媒之言謀謀合為伉儷也判註謂半也主合其半以成夫婦喪服傳夫妻判合是也一云判別也合必以媒乃以厚別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令平聲○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也男娶以三十為限女嫁以二十為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禮三十有室二十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娶判妻入子未詳註云書判妻以別未成婚者書入子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也一云娶判妻謂娶人所出之妻入子謂再嫁而攜子入後夫之家也按萬民不合有姪娣後說近是）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中仲同用令之令去聲○會合也仲春陰陽交會令順時以禮合也奔謂禮不備而婚也不禁註謂重天時權許之也故謂喪亡災厲也令即令會之令有故不限以會否即為不用令也司猶察也察無家者會之以其不能自存也○鄭氏曰奔者不禁將淫奔不禁乎是誨淫也曰非也不云奔者為妻乎奔猶速之義也女子必六禮備而後行時至禮殺則不備禮而昏焉可也易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者皆須時以歸恩歸則爲妻矣不以爲會男女之正又明非仲春所禁也防之至也王氏曰按程子云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此司無夫家而會之何也天下之人上智寡而中材衆非守節之人而強使避失節之名不能也聖人於牧民之政而爲此法所以待中人也愚按鄭氏發明註義似寬而嚴一說奔之不禁與令之不用二者同歸意似寬矣但於時不禁則罰將餘時遂皆不禁與是反縱之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作緇兩去聲○嫁子謂女家娶妻謂夫家爲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故必入幣也兩匹也則帛四丈左右卷爲兩端如相匹然而因五兩爲一束也○葉氏曰古者婚禮納幣不過束帛用緇士大夫以玄纁侯加大璋王加穀圭而已禮雖許而儀實畧畧儀許禮此婚姻所以及時而男女所以得正也）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者離異之意也生爲夫婦葬而離之與未成夫婦殤而合之不宜離而離不宜合而合皆非禮也○王昭禹曰昏姻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於祖親迎則於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而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未成婦也殤而死乃妄爲嫁殤豈禮之意乎）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陰訟謂淫奔之訟勝國亡國也必聽於其上者以歸褻不可聽之官府而其社掩其上而棧其下聽之爲側且以警其爲喪國亡家之本也附麗也麗於刑乃歸之士師也○李氏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婦然後上有以養下有以育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而人主慢之非計也是以聖王設官主判合之禮）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商賈民之賈音古成賈之賈價同儥鬻同○此序司市下大夫二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次謂市官之次即所謂思次介次也敘謂市衆之敘即於其地之敘也分而守之故市地經也陳陳物也肆謂陳也辨而類之故市價平也物靡謂異物也靡而禁之故市物均也阜盛也布泉也以商通物以賈居物故貨以盛而布以行也儥召也賣鬻也多寡有量長短有度故賣者定而賈者集也質劑徵信行者也民或失信構訟則以結信而訟可止也賈民知物情者也民或挾偽行詐則以禁偽而詐自除也刑罰懲暴亂者也民或肆暴行盜則以禁暴而盜亦去也若泉府又貨所藏於官而與民同者故市貨不售官爲斂之而市貨或缺官又爲貨之焉此歷言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之事以爲本職及各職之綱也）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昃音側昃同賈音古奠讀作定○日昃日過中也族姓也百族爲主其市最廣故日昃方集而市商賈爲主其市在家故朝時已出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其市奔走營販故日夕乃至而市此分言三市以起治市之端也執度狀如殳其上繫鞭爲鞭中刻尺寸爲度爭往來者飭以鞭爭長短者齊以度故執以守門也羣吏謂胥師以下平肆者均肆之貴賤展成者省貨之良楛奠賈者定賈之高下思次謂市中候樓介次謂市亭之屬揭旌於次使人知三市之將而市師胥師賈師乃各涖而治之也此通言衆職以中經市之意也○註曰師官爲司辟之謀也或曰思次取思利思義之意介次取見利不苟之意也）

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辟故書爲辭文誤也○期約也欲決貴賤也辭猶論也布即錢也欲決眞偽高下也量欲決大小度欲決長短也戮辱也謂決出入輕重也敘即分地也或決於上或決於下各於敘也得謂得遺物也舉取也各置故地以待其人必久無識認而後得者取之也此又即經市以申行布成價結信各條之意也）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亡無通○珍異見廛人及賈師無而闕之則使有有而利之則使多示不賤用物也靡而有害必使無無害而靡必使少示不貴異物也此申禁靡均市之意也○魏氏曰古者命市納價以觀民情之好惡是故起其價以徵之正民之所好也抑其價以却之正民之所惡也）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通達也璽節印章也互見司關掌節二職入內出外以通民財捐征錢之遊民困也此又申阜貨行布之意也○王昭禹曰出自市達於門關入自門關達於市用璽節以防其欺也管子曰湯七年旱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九年水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王起於禺氏珠起於赤野爲其至之難故以珠玉爲上幣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三幣非有補於煖飽也先王以御人

第 78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1 版正外

（事而平天下也貢泰居民日三代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有九年之食所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也漢武因用不足錢幣乃重唐五銖開元爲御中國初用之自太宗以張齊賢爲江南轉運務多鑄錢自此錢皆惡薄商齊孔顗言鑄錢不惜銅愛丁則私鑄不起斂散歸公上此利之大從御小利錢便惡薄私鑄紛起乃是以小利失大利此不易之論也）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賈音古下同○十二禁其數未詳蓋王制用器不中度布帛不中數之類也必皆禁者先鄭謂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賣民不得畜也此申禁僞除詐之意也）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憲謂憲禁之意表示於衆也徇猶徇以木鐸之徇聲示於衆也扑猶扑作教刑之扑撻示於衆也憲徇皆罰以代刑但揭表以示警而已扑罰則所罰撲撻而罰之三者皆決於司市惟觸於五刑者則士師治之耳此申禁暴去盜之意也○鄭鍔曰司虣圜刑野刑之類無市刑也今有三等之刑又有士師之刑者姦民犯令於市少縱不治後將治之而無及矣故舉其犯而刑之其三者之外有犯五刑者則歸於士而司市不敢專猶司徒嫉民獄於刑者歸於士之類也）國君過市則

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帟音亦○國君謂諸侯也赦刑人者舊謂自不審義無眼責人也罰幕帟蓋帷者責其無以自蔽而視聽惑也此推未言之也○魏氏曰不言王者不敢斥至尊故舉國君爲況也鄭氏曰刑人赦何也司寇凡刑人於市士師協日刑殺君免之則觀會其期而赦之言非是無過也愚按鄭說亦通而舊說爲優）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市司帥司市帥賈師從之者大衆所在必有市焉故也此又推類言之也○按司市爲市官之長而質人以下分掌焉故質劑結信則質人之職賣民禁僞則胥師之職量度成價則賈師之職刑罰禁暴則司虣司稽之職陳肆辨物則肆長之職同貨斂賒則泉府廛人之職其餘司門司關掌節雖不專爲市設而亦皆以譏往來通貨賄又即所謂以璽節出入之者也蓋商分四民之一故經制之密如此）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此序質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質劑天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是也成之言平凡以物賣價者則爲平立其券也此以質劑結信之事也大市謂人民牛馬之屬小市謂兵器珍異之屬）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稽攷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天官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是也淳制音義並見內宰犯禁謂度量淳制不同一者故因稽契以懲之也此以度量成價斂債之事也○平仲王氏但謂公劑度量出以內宰掌以司市以合萬民）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而以質人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治猶聽也謂借訟在持券書以求聽而聽之也旬十日也國中即載師國中之地郊即近郊遠郊之地野即甸地都即稍地縣地疆地邦國謂諸侯之地也其地異故其期不同如此此又以質劑止訟之事也○王氏曰既有質劑而復有所謂治者人之情僞無窮物之外僞不測有用後始得其情者亦有貨物多不及評檢者故因地爲期以治之過期不治欲民及時正明其交易不使訟無巳時官民俱勞也）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絘音次○此序廛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廛見序官布即錢也絘布王氏謂胥師罰在次詐僞者之布總布謂肆長總斂在肆諸物之布質布質人罰度量犯

禁者之布罰布胥師罰有罪者之布廛布則不賦稅廛中諸物邸舍之布也方貨入於市胥師賈師各據其次辨市辨物詐僞者罰之故謂之絘次爲絘者蓋以其植亭之旌幟名之與貨賄於肆隨物收其稅總而計之其數不一故謂之總質以質人得名廛從本名絘若質皆罰也獨罰布謂之罰者絘質之罰小而罰之罰大）凡屠（所謂大刑扑罰者故獨名罰也入於泉府以待其斂散也）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入於玉府以治器物入於膳府以供膳羞斂皮角筋骨賈氏謂其亦有地稅入官邦賦也斂珍異即泉府以其征布斂之者○凌鄉章氏曰孟子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關市譏而不征而周官則園廛二十而一是有市之征布與關市之征孟子云澤梁無禁而周官則又有山林川澤虞衡之官先儒或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從簡易以便民周官始詳其制也夫先王之制旣征其廛不征其稅若征廛又征稅則政荒矣王氏曰廛人本稅廛布而更稅諸布何也夫取其物稅不得取其地稅然五布入於泉府將以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雖取之實予之豈若後世因之以爲利者哉魏氏曰官鑄泉散於民間其斂之也不入外府而入泉府還以便民也愚按章說甚正然攷周官五市之制廛爲總爲征其絘質罰皆法也以意逆制此即孟子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仁之至而義之盡者（從法不能自行非制之皆也況鬻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則有冢宰均節之制矣而今攷膳夫以下十職酒人以下八職玉府外府司裘司皮與典婦功以下十餘職其用物又非皆取之關市也則其取用者抑微矣而謂其有橫征重斂也聖人豈爲之哉）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此序胥師二十肆一人之職也其次謂二十肆之次平即平市之平憲亦憲罰之憲也）察其詐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行價並去聲○飾行謂事價慝謂物誅罰即廛人所謂罰布此禁僞除詐之事也小治小訟則聽大則歸之司市矣）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奠音定賈同價下同○此序賈師二十肆一人之職也職與胥師畧同但彼主於憲禁聽治此主於展成定價也）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恆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天患謂凶札恆常也雖珍

異亦有常也○平仲王氏曰三代聖王養民者周取民者畧其餘商賈凶荒則法譏札喪則弛征市政森嚴使安其業故當其乘天患而厲民則賈師爲之展成定價也後世關津之吏掊克無不至倘賈師之法行則權衡足不至民坐觸而已趙清獻在會稽歲凶不損米價四方商賈輻輳而民不飢後世有以禁民貴糶爲奇策者此殆徇周官而不知潤澤者也鄭氏曰賈師禁貴儥老者以供幼者以養教孝教睦也胥坊出入教讓也正坐作教禮也司虣禁羣飲教儉勤教徵惡也一市耳而治教禮政刑畢具道廉閑故也）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賣儥作賈○賈價謂官物出入也嗣繼也帥其二十肆之屬遞掌一月以均勞而慎職守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搏音博○此序司虣十肆一人之職也力爭曰鬬口競曰囂不仁曰虣不靖曰亂不讓曰陵犯皆私惡也以其屬遊飲此私奸也搏即捕也戮者下職所謂撻戮此皆明禁暴之事也）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此序司稽五肆一人之職也巡行也犯禁所謂不中度不中量之類不物謂凡衣服不法視聽不正及操挾不軌之屬此明禁僞除詐之意也）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此則明去盜之事也○疏曰司市之刑無過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則歸於士矣此司稽執以徇且刑而不歸於士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愚按司稽與司虣畧同但迹著而禍小故禁以司虣情隱而害大故察以司稽禁稍疏而易故主以十肆察較密而難故主以五肆司虣遏於前司稽杜於後二職表裏如此先王慮之深處之至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此序胥二肆一人之職也所治即二肆也巡其前者所謂守門也）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襲掩取也衺不正者先掩捕而訊之而其有罪者乃撻戮而罰之也不明執而禁掩者以其蹤跡隱秘且徒與[illegible]相通匿故然與其罪當撻罰者即司市所謂扑罰而又即廛人罰布所自出矣）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

爾也而平正之（爾邇同○此序肆長每肆一人之職也陳列也爾近也凡名同實異及名異實同者必平其實以正其名亦所謂平肆也）斂其總布（總布斂之以輸廛人也）掌其戒禁（戒禁謂詐欺爭鬬之類）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賈價同抵柢同予上聲○此序泉府上中下士各人之職也征布謂廛人所斂之五布滯於民用即謂不售也不時先鄭謂急買者以其本價而收之便民不至喪價又逐物表書其本價以待買者使官吏不至多價也柢之言本謂本管也其主謂旬稍縣都之主其有司謂鄉遂之吏即所謂抵也必從之者慮其所從來也○李氏曰必從其抵乃司之恐奸民乘時販賣官爲所欺而民不沾實惠[illegible]曰買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此與常平之意同泉府以錢易貨常平以錢易粟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爲和糴且以他用而不以濟民則惟恐利之不羨亦以聚財之法觀之矣）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

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十日日飢祭事不廢業故償以十日喪事廢業故償以三月貸借也言有司不及主者省文也辨謂別物定價也國服爲息諸說不一先鄭謂服事服之服息如生息之息謂從官借本爲買以其所買之國所服出爲息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之屬也後鄭引載師職謂服如服事之服而以服事於國之稅爲息疏謂載師園廛二十而一故貸萬泉者朞出息五百見息亦二十而一近郊十一故貸萬泉者朞出息一千見息亦什一之屬也昭明王氏潛溪鄧氏訓服如服役之服息如休息之息謂令貸者爲國服役以償所貸是民得以其力濟其急而休息之也今以邇義推之二鄭近是後鄭爲優賒者以期償而無息所以矜喪祭貸者祇以國服爲息亦以矜困窮也此以上皆同貸斂賒之事也）

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音怪○出入皆謂泉也買物與賒貸皆爲出征布與貢物與償息皆爲入也納其餘謂納其本數之餘也其本數以供膳服而又納其餘於職幣以共賜予故云凡財用皆取具也此承上文推言之也○柯氏曰泉府所入國之財用取具焉王介甫執此遂謂善爲國者不取民而國用足乃置市易務出內帑錢數百萬遣之嶺南諸處以壓商賈之利又官出本貸民以取厚息豈非以一言誤之乎夫所謂財用者特九賦八曰關市之半以待膳服也有餘則歸職幣如斯而已介甫不明此以曦宋羸而胡致堂父子遂力詆周禮非聖人之書其失不亦均乎葉氏曰熙寧大臣爲市易青苗諸法奪商賈之贏而取民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君子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解曰此眞周公之法也然其法行而天下幾大弊故今之君子眞以爲聖人不理財言財者必小人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各以其抵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眞周公所爲也何者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田而使耕築室而使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不得已賒貸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於此而上不斂之則不仁也今天下之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無一出於上富人大賈乃始得而操之而遽欲其自利欲爲國利周公固不行是法矣而遂謂聖人不理財是爲知周公者乎君子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徒從其後嘵嘵而議仁者固如是乎哉馬氏曰周禮一書先儒信疑者半不過病其事多煩擾耳然經制至今而備後世惟以簡易爲便而以周禮行之或至厲民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世儒見其如此於是益疑爲歆莽僞書愚以爲未然夫周禮者三代之法也宋飢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

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時官於民固有賒貸未嘗取息如青苗也且熙寧諸賢非徒病其息多也貸者願借貸與之而不能償則抑官官者不願代抑勒與之并令保任貸者補代之償則又損民而無所益固不若常平隨從民便之爲兩得也介甫之所任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皆干進徇利之徒與民常疏情僞不究法雖簡樸其病民也甚周禮法頒之過萬鄉氏曰畏哉均輸之斂貨怨商賈之牟大利而主自牟利於青苗之貸民怨豪富之取息而上自取息也成周之世道行教明其視國中與鄙如家人父子然其賒貸斂散不啻有無相通也故泉府之法可行後世蕩於其末而欲一二使者行之無惑乎奪民利買國怨爲弊餘也漢相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能無擾者可與民矣愚按泉府之設與新法名同實異一損下一益下也川其價以斂使商無滯貨民無乏用貸者與主有司辨而予之從其本價官非自封也賒者無息其借者亦官服爲息而已所謂財散則民聚而以義爲利者其道如此若新法則乃借六藝以文奸耳程子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乃可行周官之法聖人不易斯言矣）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鍵音件幾同譏下二幾同○此序司門下大夫二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管籥鍵牡也管以閉鍵以啓也不物犯禁並見司稽職此言守也）正其貨賄凡

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正王氏讀如字或作征非○財物即貨賄犯禁即不正死政謂死國事者老其父母孤其子也此言賦兼言譏也）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監不辟○繫牛牲見充人監門司門之屬門謂門祭受其餘未詳先鄭謂司門受祭門之餘也此言禮也）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以告於王爲逆之也此言守業言禮也○王氏曰按門關之設以豫備不虞而無守禦何也蓋城郭溝池之固有掌固道路之阻有司險封疆之界有掌疆皆夏官事也若地官主守土雖大司馬之屬出入苟無節門關之吏得問之矣後世門關鎖鑰並屬大司馬則以諸職多廢故與釋原日致司門而知土政之善也犯禁者冒利先王以義治之則司門沒其財物死政者徇義先王以利養之則遺人養其老孤遺人之委積自司門出也此兩善之道也愚按養老孤之財兼出於門關之征而其征乃謂所收犯令之稅與所沒犯禁之貨也今養死事之老孤見於司門而司關無其文掌其征廛見於司關而司門亦無其文蓋皆互見爲義從省文也以遺人職司關職之文言征門關養老孤可見矣周禮以後乃借廛令之征以征不犯禁之貨而其財又初不以養老孤而以益帑藏也嗚呼是豈周禮之咎哉）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此序司關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國貨之節卽司市通貨賄之璽節而此互掌之也聯猶結也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通之門與關也此言守也譏猶察也廛猶舍也註謂關亦有所止邸舍也征猶稅也謂收其邸舍之稅也此言賦也）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傳去聲下同○貨不出關非避地稅必物犯禁也舉者沒其貨罰者責其人此言賦也所達謂不犯禁者節謂門關之符節傳謂文書卽所謂以傳輔之也此言守也按遺人職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今見於司門職而司關不具其省文與然九式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而又以養老孤者何也養老孤者爲舉罰而待膳服者爲征廛也）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門關之征卽謂征廛也無征以施惠猶幾以防奸此言守也）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敂叩同爲去聲出內之內同納○賓客謂朝聘者敂關猶言謁關人國都之秋官敂國賓至關尹以告是也有送令註謂以常事相往來也出納猶言送逆與秋官環人職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若

同但環人送逆及疆此惟出納之耳此言待賓客之禮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序掌節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守邦節註謂天子守邦之節如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之屬不詳言者見典瑞也輔之言佐王有命則辨用以佐信矣邦國謂庶邦之諸侯玉節亦如王用玉也都鄙謂王朝之卿大夫角節用犀兕耳此言王及內外臣之守節也）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去聲蕩音盪○邦國之使節謂使於邦國之節土國平地也英節鏤竹也山多虎澤多龍平地則人而已皆鑄金象之又竹爲函而盛以爲飾也此言王遣使於邦國之節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關謂守門關之官司門司關也貨賄謂通貨賄之官司市也道路謂治五涂之官鄉遂大夫也剖竹爲符曰符節合竹不詞以符節加點於符曰璽節析羽其上曰旌節按小行人皆竹爲之不言者省文也期限反還也此言門關以下之節而因言凡奉節皆限期而還也）凡通達於天下

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傳見上幾猶節以防詐也此又槩言凡節也○陳氏禮書曰小行人達天下之節其虎人龍三節乃邦國使於王侯者所執掌節掌邦節以輔王命其虎人龍三節乃王朝使於邦國者所執今鄭氏總謂虎人龍之節使執以聘於王侯者蓋通稱也掌節無管節其使於都鄙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不與也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節班右而藏左先王之節蓋亦如此孫氏曰使節輔以英蕩內有不變之節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且重皇華也先王掌節之設居守依以爲重行齎執以爲信而涅朋比總一不得以逞其私蓋一物之微亦繫天下之要也愚按諸國之使節蓋王侯各藏其半而各用之掌節語其所往之邦國而小行人乃語其所出之邦國也其守節又見於春官典瑞者蓋典瑞藏之而掌節辨用之與諸節凡分玉角金竹四種而龍虎人皆金節符璽旌皆竹節王侯守邦節皆玉節守都鄙爲角節蓋以金玉與龍虎人符璽旌並稱爲八節者誤矣）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

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此序遂人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官名遂人不稱掌邦遂而稱邦野者郊外爲野六遂之縣鄙及凡縣鄙皆野也分言之則遂人之屬掌六遂猶遂士掌郊而掌其遂縣師之屬掌凡縣鄙猶縣士掌野而掌其縣而統言之則縣師雖掌凡縣鄙之田賦兵賦而其縣鄙溝塗之制與其會事致事之令皆以遂法行之故不言掌邦之遂而言野猶小司徒之掌六鄉而兼言縣鄙都家也經田野卽體國經野之經形大形體小體言縣鄙不言遂酇里鄰者舉中而言也鄰則相鄰近里則同井里酇則相鄰助鄙則同守衛縣言縣於遂遂言遂於外也各掌謂六遂之屬吏而凡縣鄙之吏亦寓焉鄉言教治而遂止言政令刑禁蓋遂視鄉爲畧矣）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人有生耗卽田有予取故稽而授之簡者以禦害教者以興利）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甿與氓同樂音洛耡音助政註讀爲征○變民言甿異內外也甿者懵懵無知之貌劑等也致致役也謂役甿惟用下地家二人爲羨一正一羨也此寬其力也田田宅里里居也謂出有田以耕入有室以居也此寬其業也）

（樂昏謂樂以昏姻也擾順也此順其情也土宜司徒所謂十二土之宜也此宜其教也興之言起也里宰所謂合耦於鋤也此導其利也時者因時修之也遂大夫所謂簡稼器鄰長所謂數器也此勸其事也彊者餘夫有力之稱予謂予以田詩所謂侯彊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畝也此盡其用也土均見大司徒及土均職平亦均也此正其賦也）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畮畝同○辨土者辨其色與性如禹貢白黑壤墳之類也廛註謂邑廛也一夫之宅地五畝其半在邑也萊謂休不耕者即司徒制都鄙所謂易也中地田萊共二百畝即一易之地家二百畝下地田萊共三百畝即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惟上地田萊共百五十畝與不易之地家百畝文有衍縮耳萊則一也詳見司徒餘夫亦如之者餘夫二十五畝爲率其三等加減之數如正夫也○項氏曰田有汚萊里無上下故里皆一廛而田則有多寡也易氏曰因其人之損益爲田之進退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以時稽之然後遂人以歲時稽而授之田野也愚按本職言頒六遂之屬之田而六鄉之頒田經不見者陳宏甫謂鄉遂互見其義者是也小司徒雖掌六鄉其府署都在國中遂人雖主六遂其府署都近六鄉以鄉士掌國中而各掌其鄉及遂士掌四郊而各掌其遂推之可見此所以鄉遂之屬之田制皆遂人總之而此節頒田里及下文治溝洫皆以爲統詞也大司徒制都鄙以明邑里之廣狹遂人頒田里以明夫田之多少大司馬令賦以明軍賦之衆寡觀大司馬凡令賦之制田舉遂法賦舉鄉法而以凡總之則田制之皆同益見矣而舊註乃於大司徒都鄙之田制誤視爲六鄉之田制且謂六鄉之上地無萊六遂則上地猶有萊以饒遠也何未之考與）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遂溝洫澮川以備旱潦也徑畛涂道路以通往來也畝百爲夫言夫間不言一夫者夫三爲屋乃同一遂也夫九爲井言十夫不言九夫者五溝五涂總包一夫也遂廣深各二尺徑廣可容牛馬溝深廣倍遂畛廣可容大車洫廣深倍溝涂廣可容乘車一軌澮廣深倍洫道廣可容乘車二軌川廣深倍澮路廣可容乘車三軌以達於畿者言鄉遂及都鄙之屬其制皆同陳氏謂兩制井田之法通行天下無內外之異是也獨見於遂人者包內外而言猶上文頒田里之意也詳見小司徒及匠人職○浚儀王氏曰禹盡力乎溝洫濬畎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周於古也以水佐耕稻人掌之以水佐守司險掌之自溝洫之法弛鄭子駟爲田洫而以爲怨晉人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驅至商鞅裂阡陌呂政決川防而古制蕩然矣）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音義見鄉法）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野役即六遂之役對邦役而言也凡稱野牲野職野賦之屬皆觀此矣令者令縣正也致民見大司徒大旗亦謂司徒之旗）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供野牲註謂入於牛人牧人之屬以待事也蓋閭師令民畜牧本職令其屬微貢乃入供之矣野賦謂田野山澤之官若獸人廠人澤虞之屬令者令使入於玉府與以下文遂師職供其野牲入野職野賦於玉府觀之可見）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說見大小司徒但彼爲國道與其委積此爲野道與其委積耳）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屬音燭綍紼同○致者致於司徒給葬事也陳列也大喪柩出則六鄉屬引以引於遂而其在窆則六遂又屬綍以貫於碑至將窆乃陳其行列而背碑負綍以挽而下之也餘亦見大司徒）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上指言大喪用役此言凡役也師田道大小而言下職並放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此序遂師下大夫四人之職先約舉之猶六鄉之鄉師也）而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音義備見鄉法但六鄉鄉師稽而鄉大夫登此則遂師登而遂大夫稽亦互文也）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田野之可食者猶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之類也經牧以辨即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周知其任地之數以徵財征即小司徒以井邑丘甸縣都之數任地事以令貢賦稅斂則其以計數定賦而非以畫形制井也蓋明矣而註乃於小司徒之經牧謂爲采地之井制於本職之經牧謂爲遂法無井制以遂師兼掌采邑故亦掌制田界與井也鄭何未之考與餘詳小司徒）作役事則聽其治訟（猶鄉師士役則帥治其政令也）巡其稼穡而移

用其民以救其時事（移救之者謂旱潦與防非一方得辨也以縣正職推之可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於玉府（誓戒見大宰司寇各職此謂審聽以戒遂民也野職野賦謂野職所賦之物野牲供遂人以供牛人牧人之屬而野職野賦則受命於遂人以供玉府也說見上職及玉府）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巡之言察也庀具也謂具委積於廬宿室館也與大小司徒亦互文也）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磨先鄭讀如字後鄭讀作歷○使之者謂司徒也其屬謂遂師所屬之士野役謂將葬屬綍之民也窆時遂人供幄帟以張神座故使帥其屬以幄帟爲野役先道蓋猶鄉師之纛導矣抱磨未詳先鄭曰磨以下柩也後鄭曰古字磨歷通適歷執綍者之稱天子千人背碑負引分布稀疏故名焉遂人主陳之而遂師則抱其版校之也後儀王氏曰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註古字磨歷通用戰國策新序作歷室是也愚按王氏亦從後鄭然抱版豈俟及窆之時況千人之版豈一時所能盡校而必轉變音讀以從之乎不如先鄭說畧而意安且與鄉師及窆執斧相類也丘籠以籠盛壤土而覆坎成丘也蜃車以車載蜃灰而和土闔壙也鄉不供獨野供之者野爲便也餘見稍人及掌蜃）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詳見鄉師）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此序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鄉大夫也）以歲時稽其夫家之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功事猶言職事以鄉長職推之蓋指女功而言也餘見各職）令爲邑者歲終則會眾致事（會音檜下二職同○邑通謂遂之里邑及凡公邑也不言里邑以上者令自上而下會自下而上言邑里而其上觀此矣○註曰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公鄉大夫王子弟之采邑其政令戒禁亦遂大夫施之也愚按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任稍地縣地疆地是公邑采邑皆邑也而下文里宰職亦云掌比其邑之眾寡鄰長職又云凡邑中之政相贊則郊遂自稱邑也豈特公邑采邑謂之邑而已哉六遂與凡公邑之屬皆遂大夫令之者其溝洫之制既同其縣鄙之制亦一惟六遂副六鄉而爲六軍故特以鄉遂兼稱其實凡公邑之屬與遂無異

也故鄉遂之制有小司徒鄉師遂人遂師閭師諸朝官以總領之又有鄉大夫至比長諸鄉官遂大夫至鄰長諸遂官以通司之而凡公邑自縣師稍人總掌其田賦兵賦之外並無專司職掌之官蓋其田里之制大畧相埒故經不更言而其會政考法亦令以遂大夫也然則其不令於縣師稍人而令於遂大夫何也凡會政致事皆卑者主於尊者主令縣師稍人其爵卑故以遂大夫尊官兼令之宜）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稼器耒耜錢鎛之類稼政修築蕃植之類）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屬音燭○其吏謂其下各縣正也與猶鄉大夫與賢能之興有功即所謂能也不備言其德亦降民言甿之義明如康誥明揚之明矣屬者聚而告之也地治謂治六遂之官猶大司徒所謂地治也但大司徒與地治者聯訟謂鄉遂官之正長此屬地治者戒事則謂正長以下耳凡爲邑者謂公邑之吏也四達傳訓不一註謂治民之事通行者有四夫家眾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鄭氏謂攷邑事必旁達四邑以相參也鄭氏謂自遂大夫達縣正次達鄙師次達酇長次達里宰以下無爵故止言四也今攷註訓頗失句理且四事雖非遂法亦然何遂法獨以四達言耶諸說亦皆未安蓋四達者以功事徧爲告戒之意也近而地治者合聚以告遠而凡爲邑者皆徧戒之而誅賞廢興以是行焉亦猶鄉大夫主廢興而州長以下贊且蒞之之意也○疏曰註云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蓋六鄉鄉大夫以鄉飲禮興賢能獻其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此文不具變之耳莊渠魏氏曰漢舉賢良方正孝廉茂才猶六鄉之賓興賢能其舉孝弟力田猶六遂之興甿故三代以還兩漢得人爲盛後世鮮實效由上下皆以爲家也平仲王氏曰鄉大夫興賢能於朝遂大夫帥其吏以興甿變言甿者遂遠於國教尚樸畧選於鄉也愚按鄉官言政令必言教治而遂官惟本職言興甿爲教治之意其縣正里宰皆無一言教治何也攷王制移鄉移郊移遂皆如初禮謂如元日朝庠習鄉射之屬也則六遂固未有無庠序之教者況司諫掌糾萬民之德書其德行道藝以攷鄉里之治而司救掌萬民之過失衺惡以節趨國中郊野二職於鄉遂固時相糾攷以導之也則遂與鄉之非異也可見矣然則鄉詳言教治而遂詳言政令蓋互文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比去聲趨音促後職皆同○此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州長也趨催也○魏氏曰

（遂大夫言政令縣正加以徵比親民故也田野職典已有成法縣正爲之計畝度丁而分之耳稼事賞罰秋官之野刑上功糾力也漢制尙有田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以縣師及稍人職推之當言會同軍旅出役令不言會同者君行師從言師則會同在其中矣移執事即遂師移用其民也○明齋王氏曰縣正猶鄉之州長也然惟作民而師田行役掌其政令賞罰與此條略意同至其正月之吉歲時春秋凡讀法攷行與歲終會政之屬此乃闕如則大夫之興賢將安稽乎蓋縣正亦當有序以行禮而文不具猶本職言須田野分執事而州長無之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此序鄙師每鄙上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黨正也）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祭祀亦黨正禜社之類凡作民亦謂會同師田行役也下職同）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數上聲下職同○數所也上職賞罰以農功言誅賞以役政言此言賞媺猶興於鄉三物誅惡猶糾於鄉八刑矣○丘氏曰察媺惡而誅賞者因民好而賞勸之非有心於賞因民惡而誅責之非有心於誅也其終至於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孰謂遂官止課耕而已王氏曰黨正於孟月吉日春秋祭禜有讀法之禮歲終蜡祭有正齒位之飲皆於序行之鄙師猶鄉之黨正也則鄙之會聚其衆豈無序乎亦省文也）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此序酇長每酇中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族師也）以時挍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此去聲下職同○挍猶數也）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有司謂其屬之里宰也槃育器通兵器若耒耜器矣簡則稽數則備稽者詳謂受而行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此序里宰每里下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閭胥也邑即里邑）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耡註讀爲助一云如字○耦並耕也耡爲助者里宰治事之室名註謂若今街彈之室也一爲如字者遂人所謂興耡匠人所謂二耜爲耦也秩叙謂耦之次第也有司主財賦者若司會司書及閭師之屬○丘氏曰周家以農開國教稼穡則有遂人趨稼穡則有遂師簡稼器修稼政則有遂大夫既教之又趨之又簡以修之民咸勉矣猶未也酇長又爲趨其耕耨里宰若鄰長又以歲時合耦於耡而趨之而縣正又爲趨稼事而誅賞以鼓其不勉也先王設官爲農與之周旋無間如此所謂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其七月之風與明齋王氏曰人力不同苟主其強則弱者廢主其弱則強者惰先王視合其等使相佐助不居用之耕耨有事用於鄙田因而鄙分之而食之多寡位之高下皆行焉乎仲王氏曰籍斂財賦必待有司之政令者恐重科也斂法出於司稼有司受之須其式及掌斂之官又天官司書三歲大計羣吏而逆其會令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蓋司稼巡野觀稼以出斂法而司書又總逆之當時上下敘惟恐取病民是慮若此）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此序鄰長五家一人之職猶六鄉之比長也五家有過相糾察即其相及之意有故相保受乃其相受之意也事一里中有政皆相贊助亦其相親之意也）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此猶比長徙於國中及郊而從授也不言他徙之旌節者省文也）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句）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閒音閑註作如字黃如用之三字連上爲句今從王氏仍本音○此序旅師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聚猶畜也耡粟未詳註謂民相助作一井中所出九夫之粟也鄭謂據里宰耡謂合耦於耡而不趨令者則罰以粟也按官名旅師其粟非耡粟則非宰徵斂之官鄭說近是屋粟謂民有田不耕所罰一屋三夫之粟閒粟謂民無職事所罰一夫百畝之粟也民即閒民也與地謂之旅七謂之民也質劑猶今法保藉之意孫氏謂别爲籍以稽之是也興積謂興發之積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均者無中飽無偏濫之類也此首言用粟於民而因所謂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是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承上用粟而言其斂之也凡經言出財物者有三有出而入以息者如所謂貸者以國服爲之息是也有出而入以本者如所謂賒者祭無過旬日喪無過三月及此春頒而秋斂之是也有出而不責其入者如凡以王命施惠賙窮者是也或曰須餘之屬莫詳於遺人一職鄉師及司救職所以王命施惠者即遺人首條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及司關職所以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者即其次條門關之委積以養老）

（孤大小司徒遂人遂師之屬稱賓客令凡其受積者節其三條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大司徒倉人司稼職所稱數利待凶荒縣人職所稱令邦移民就穀與本職所稱予頒其興積及新甿之治皆縣之者乃其四餘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也凡此皆有頒施而無斂入何獨於其中屬羈旅而斂之乎曰惟羈旅初非體資辦老字幼濟厄救災比也彼曾止爲羈旅即若爲新甿而如有艱阨則周與後民就穀者同在所恤中矣斂其本而無息是聖王之中制也）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嬍惡爲之等（新甿新受田爲甿者甿則不移爲旅矣凡治甿凡備乞之治狀皆登之者若干之田里給之牛種之類無征役謂復其身也上地與少下地復多是之謂等凡此亦委積以待之之處而上文均政令之屬也○平仲王氏曰按王制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欲啓行而爲備也自諸侯來徙朞不從政初至而未集也古之保民如盡其道如此）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乘去聲○此序稍人下士四人之職也四丘爲甸其出革車一乘故名丘乘言掌丘乘之政令其地無所專指者本縣師職而言也縣師總掌郊甸稍都邦凡公邑之田賦兵賦而稍人奉其法以令其丘乘則其地可見矣餘見序官○王氏曰井邑丘甸縣都出兵賦之法也此但言丘乘者以丘出馬一匹四丘出馬四匹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底縣都之兵由此始故事以爲名也丘氏曰甸六十四井井九夫計夫凡五百七十有六矣而所出則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蓋國賦家出一人爲正卒者此徒役之大數其甸出士卒七十五人者此出軍調發之數而其餘約可調發七次也愚按四丘六十四井以上地中地下地受田之數計之其一夫或當一夫有半之田或當二夫之田甚或當三夫之田則其數固不滿五百七十六夫而其賦革車七十五人之外復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凡甸出百人其數又不止七十五夫也則丘氏蓋亦概舉其數而約之與又本職舊釋爲鄉大夫之采邑蓋誤以小司徒爲都家丘乘之制而此掌其政令也愚已於小司徒詳辨之矣夫丘甸出賦之制通乎中外今歷以地官攷之在鄉則治以小司徒鄉師近乎州長族師在遂則治以遂人遂師近乎縣正鄙長在郊甸稍都邦諸公邑則縣師及稍人治之以聽於司馬而在采邑則夏官之都家司馬掌其法以聽於國司馬公司馬也采邑所以不在地官者鄉遂并公邑其財賦與兵賦皆入公家故在地官而鄉大夫之采邑其財賦已入私家獨兵賦則其權在公家耳故不在地官而在夏官也各職之分屬如此乃不攷其本末而臆之也可乎哉）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聽於司馬者縣師以

司馬之法作其衆庶而稍人帥以聽之也同徒謂同丘甸之徒衆）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即輲輴之屬見掌蜃其役即蜃車之役見遂師聽於司徒者司徒使遂師先導以供其役而稍人亦帥諸公邑之車役以至而聽也舊謂蜃車乃役遂人之屬供之稍人監三等采地役得兼監六遂蜃車之役而帥致之也按諸說似是而非稍人受法於縣師乃掌凡公邑之官其帥蜃車及役以至與遂師帥蜃車及役蓋各供一職也而混以亂之何耶又以爲掌采邑者不足言矣）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此序委人中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言之也野總謂遂郊以外甸稍之類也薪以爨烝芻以牧養疏材可食者木材可用者凡畜聚之物果蓏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稍去聲余當爲餘○此歷言其所待也稍聚稍之畜聚其地遠故以待入境之賓客甸聚甸之畜聚其地近故以待出境之羈旅凡其餘聚謂縣都之畜聚頒賜蓋待用之資）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此歷言其所供也式法謂所供之數粗曰薪細曰蒸委積薪芻謂委積之薪芻木材以供張設凡疏材以助禾粟也○疏曰大行人委積中有牲牢米禾薪芻之屬委人供其薪芻故註謂委積之薪芻也疏材是百草根實可飼馬牛者故註謂之助禾粟）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財材同○此又因所共而推言之也野委通言國野之委野囿專言田獵之囿兵器以衞野委財用以籓野囿○疏曰野囿財用註謂供苑囿藩蘺之材者古者田獵皆在囿藩蘺以進禽獸也）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軍旅之賓客謂侯國助王領軍者館之亦資其用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上政征同施弛同○此序土均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地守地事地貢見大小司徒及均人職和調也政令之剛柔刑禁之寬猛施舍之緩急皆調和之也）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嬍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禮謂五禮之屬俗司徒所謂本俗六也又承上言禮俗之因革喪紀之豐約祭祀之隆殺皆以地之美惡爲等而和而行之也○註曰禮俗謂俗所行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而制

其飾禮器所云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此也王氏曰治天下之道取均平而已冢宰均四海司馬平邦國而地官特設均人土均二職者均平必自土地人民始也愚按均人主六鄉六遂故地守地職之外尤詳於力征地近多役故也此主都鄙邦國故不詳力征而通言地守地職地貢及政令以下數者地遠少役故也或據遂人職土均平政之文疑土鄉遂之均人專主六鄉而主邦國都鄙之土均兼主六遂失之矣夫均人土均二職皆本大司徒土均之法以施於鄉遂都鄙之間特均人詳於力征故名均人耳豈得以遂人言土均而謂土均職之主六遂哉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相去聲種上聲○此序草人下士四人之職也化猶變也言謂變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此約言土化也物地猶辨飾物地事之物爲之種謂黃白宜種禾之屬也此因言其宜也）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緹音低潟作舄如字亦通舄音昔蕡音墳埴音職壚音盧彊上聲檃音剽○糞者二鄭謂煮汁漬之王氏謂骨灰爲汁漬之皆謂施於其種也一又謂以汁灌其地也渴猶竭也檃堅也蕡麻也爂輕脆也蓋土有赤騂而性剛者赤緹而纁色者墳起而柔無塊者舊爲澤而今渴者水去而潟鹵者勃壤而粉解者粘而疏者堅強而不疏通者輕脆而不厚重者土各不同而其糞種化土之法用牛羊以下爲汁以漬之亦不同也此詳言土化而地宜亦在其中矣○疏曰按禹貢冀州白壤青州白墳兗州黑墳徐州赤埴墳揚州荊州塗泥豫州墳壚梁州青黎雍州黃壤凡九等不同者自是九州大判各爲一等此不妨一州即有此九等之類故不同也王氏曰九土化之之法用牛羊麋鹿貆狐豕犬之骨焚灰爲汁以漬種用蕡則以其實擣汁以漬之所用不同而以助其種之生氣變易地氣使薄者厚通者和則所養皆倍常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列蘇計反○此序稻人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稼下地謂種稻之下地瀦積水之陂也防衛瀦之隄也溝所謂十夫有溝蕩猶播也遂所謂一夫有遂均宜也列所謂一畝三畎舍止也澮所謂千夫有澮寫渠也涉注也芟謂所芟之草也引遂之水於列中因涉之以揚去其草而治田種稻也一云揚者搖動而漚之使田變爲肥也此言治下地之田也○莊渠魏氏曰中原地高惟下地近水者可稻聖人兼盡地利方豈因偏以澤也今中原地多荒棄宜重農尼之官倚南方也農爲師庶興地利而盡其可耕乎中州王氏曰按三代東南爲龍蛇之藪江淮以南不通中國旨殷所謂擾降嵩種不役穢穢皆西北高原而已蓋聖人教民耕耨蓄洩全在溝洫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也班孟堅西都賦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雲西京近古蹤阡陌既開跡未盡沒猶有水田之利厥後故道湮不可復沃壤化爲石田而東南地力兼盡遂以天下仰給一隅可歎也愚按稻宜下地而夏官職方氏所載惟荊揚泥塗獨宜稻冀高下宜稻餘則兼之而已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也不備言遂溝洫澮川之五溝而惟言遂溝澮者蓋下地瀦防即川之意也不言洫者其省文與）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種上聲○稼澤謂種稻之澤地也殄病也絕也芒種謂芒稻也夏特水熱先以水蓄殄澤草次加之芟夷於是因澤草所生之地而種以芒稻也此言治澤地之田也）

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禱雨曰雩雩斂謂雩祭所斂之物葦事則喪中以填壙禦濕也此皆備旱潦之意也）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此序土訓中下士六人之職也道說詔告慝惡也地圖山川原隰之圖地事農圃虞衡之事地慝如瘴蠱之屬地物如藥石之屬凡有所求必於地之所生兼承上文而言也○莊渠魏氏曰地氣有偏不能無慝天常生物解之如西北多風防風獨活之屬足理風東南多痺魚鱉螺蜆之屬足治痺江湖多氣橘柚之屬足破氣嶺海多瘴檳榔之屬足去瘴王所至恐不習水土豫求物以防患非專口腹玩好也愚按魏說得之然王者以民物爲己任所求豈直爲其身而已哉且本職亦不若下文巡狩爲義也）

王巡守則夾王車（守同狩下職同○夾之者備左右顧問之意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此序誦訓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志記也方志謂所記形勝事實之蹟道之使覽而省之也方慝謂所傳禮俗惡民之事道之使飭而避之也以知地俗亦兼承上文而言○疏曰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晉有殽之二陵之類也唐呂溫地志圖序云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憂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想威文勤王之勳觀洞庭荊門則知苗頑恃險之

（敗王者於是明得失諸侯於足鑒興替斯懲勸之道也）王巡守則夾王車（見上○兆畀叔氏曰土訓則與誦訓書與左圖右書也王適諸侯二官夾侍顧問王中心無為而左右各以其職廣王耳目而開拓其心胸俾四海之大萬古之遠如指諸掌也愚按前稍人草人二職乃九職之首三農生九穀之事也此下虞衡之屬遂以八職言之而中獨雜以土訓誦訓二職者蓋三農生九穀者穀土也其虞衡以下八職則庶土也庶土之所有者廢以數故以三職總發之）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此序山虞大山中下士十二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之職也山虞兼掌林者山自有林且林衡受法山虞也厲遮列也有遮列則厲而難犯也守謂其地占取山物者既地以界之然後人以守之而奉法為禁也此言山有守禁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服謂車之牝服也耜謂耜之秉耒也季謂季夏季冬也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冬斬陽夏斬陰者堅濡調也斬季材欲完也此言入有時也○註曰季猶穉也平仲王氏曰車耜器最勢非穉材可任或謂季為老也愚按謂季為穉者對他物言之他物猶孟仲叔然此則季也謂為老者自一物言之昔猶孟仲叔今猶季也若季夏季冬承仲夏仲冬為義則自其一時言之耳三者皆有完義釋當全用而質理完老則材完而可用二季則氣完矣昧以時入之句蓋季夏季冬為長與）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期日日數也邦工謂梓人之屬掄擇也必限以日數者恐過取而費也惟邦工擇取則不限者恐待用而匱也此又言入之時有期也○平仲王氏曰入山掄材雖邦工亦以冬夏但不拘期日耳萬民冬夏斬材復有日數者所以息衆欲養物力非故專利而病民也）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有刑罰（言非冬夏而斬木四野則斬之不得入禁若犯禁而竊木必懲也此又申言禁也）若祭山林則為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珥音二○為主謂主辨護之供時用相禮儀也項氏謂使之主祭也修除謂治壇場蹕謂嚴禁衛萊山田之野以教戰也除萊曰萊猶記艾草曰草弊止也珥者謂校所取之禽耳也既止則尤虞人之旗令獲者皆致禽於其下校左耳以知獲數也詳見大司馬○黃氏曰萊野謂於禁旁擬教場之處芟去草萊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可容六軍也易氏曰大田獵者天子親行之禮萊山田之野聯於大司馬獵之萊野弊田植旗則獸人所謂令禽注於虞中是已）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此序林衡大林麓下士十二人中者六人小者二人之職也平者平其民所守之界計者計其守之之功此亦言守禁也）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法即山虞斬材以時掄材不禁之類此言入時也不言祭若田者既受法山虞亦從上文矣）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此序川衡大川下士十二人中者六人小者二人之職也流水曰川瀦水曰澤禁令如不伐夭禁魚麛之類此言守禁也○疏曰川衡兼巡澤者澤與川連則川衡兼掌之謂若濟水溢為滎澤則掌濟川者兼祭澤矣）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舍之言釋誅責也猶令民時斬材春秋不入禁之意也此亦言入時也○鄭氏曰時謂當漁時舍其守而弛禁也四時惟夏不漁季冬則大漁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川是也）祭祀賓客共川奠（川奠謂籩豆之實魚鱐蜃蚔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此序澤虞大澤藪中下士十二人中者下士六人小者下士二人之職也此亦言守禁也）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入於玉府如珠貝皮角之類其餘物令民自取若家之矣此亦言入時也○疏曰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言國澤者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互見為義也云以時入於玉府者據中所出入玉府者多故特言之亦是互見其義也）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澤奠謂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葦以闉壙蒲以纖蓆）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屬音燭○屬禽猶致禽而珥也上言旗謂熊虎旗此言旌謂析羽旌也○疏曰山虞致禽謂致之虞旗之中珥以計獲之多少也此屬禽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每禽取二十也致與屬不同而鄭云猶致禽者欲明山虞澤虞文皆不足互見為義爾○程子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澤虞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而財用足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而山林川澤暴殄天物亦已耗竭矣故虞衡之職宜明也易氏曰有政令有禁令山林之政令山虞掌之川澤之政令澤虞掌之林衡川衡特巡山林川澤之禁令而已是二衡正於二虞也二虞為物厲守禁二衡之所謂平者平此也故山虞以時入木林令萬民時斬

（材而林衡斬材則受山虞之法澤虞以時入財物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而川衡則以時舍其守此也愚按四職分地而互職虞之言度也故二虞皆掌政令而爲之厲禁衡之言平也故二衡皆掌巡其禁令以平之觀山虞亦言林川衡亦言澤虞衡名義之實見矣）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此序迹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邦田之地謂邦內可田之地厲禁即大司馬所謂遂以圖禁者也此亦言守禁也）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麛音迷卵魯上聲○令謂令以田之期與其地而天官夏官凡王田獵者受之也禁者爲其夭物且害必多也麛麑子也或曰凡獸子初生通曰麛此亦言禁也然言受令而入時在其中矣○疏曰此謂四時常禁也若月令孟春不麛不卵及王制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彼以春時孕乳特禁之耳月令季春餧獸之藥無出九門亦禁其春時也易氏曰田之義有三大田虞人萊所田之野教民戰陳今見大司馬一也其次設囿游之禁以時取獸供賓祭之用今見於囿人職二也若迹人以其迹知禽獸所萃故謂之迹而邦田之地皆其所掌三也愚按囿人職自別於夏官大司馬之大田而謂迹人職別於大司馬恐不然考山虞澤虞迹人獸人與大司馬之大田皆令職聯事山澤虞之萊野即大司馬所田之野迹人之守禁即大司馬遂圍之禁非二田也而易氏云虞者蓋迹人守非一禁當大司馬之大田皆供職趨事而其餘時則凡可田之地皆以事獵取而未可以一二計究）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此序丱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金有五言金錫約詞也石謂次玉者其地之厲禁與諸職同然迹人丱人所掌當不外山澤之地而各言厲禁者蓋山虞自材木言澤虞自財用言迹人自鳥獸言丱人自寶藏言或兼備或各產故各專其重而設官守與此亦言守禁也）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物謂占形色也物色其地而爲圖授之使以授圖而取也此亦言時入也○莊渠魏氏曰若以時取之者非有故不輕取也權萬紀言宣饒銀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唐太宗黜之且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利民耳卿專言利以桓靈待我耶此可爲萬世法矣平仲王氏曰丱人既掌其地守待取時而後占其形色乎蓋恐取者託言公事越界侵漁致傷地脈兼或破塚發屋實生厲階故授以圖令其按圖採取苟與圖不合即爲犯禁而糾之也以時取之若禹採驟山湯採莊山之類不然恐民與爭盜擊主不爲矣愚按厲禁時禁屬掌盜取然致山澤所藏如萩萁山吉山之玉推楊山金庭山之黃赤金赤芝山之玉若青峽萊山之沙不皆白金之類盜不勝舉矣而丱人職數止六人耳則其不事窮搜也可見且其取之也職金受之而入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今玉府所掌不過備寶鎮兵器之用喪共珠飯之類與凡喪祭燕會之供錫予之用而已則聖王亦豈欲厭搜其耳目心志以爲之哉觀丱人之掌者此之不可不知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當去聲下二職同○此序角人下士二人之職也齒角骨物謂犀象兕鹿之類當猶抵也此下言職言時徵時斂時聚時入而皆即以當其邦賦者蓋近山澤之農山澤官亦總其以時取而舍禁與或云取於不暨官守之山澤也○疏曰言農則皆有夫田出稅近山澤者則以齒角骨物之屬皆農地稅也此三職以外不言當賦者皆文不具也愚按以其物當農地之賦則其不兼征稅可見矣不然非禁之使不得取即科之使倍而入耳豈聖王之制哉）以度量受之以其邦用（度量稍其長短多寡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上政征同○此

序羽人下士二人之職也翮羽本也可爲稜蒂箭之屬）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摶徒端反縛除轉反○審摶縛皆羽數束名而有大小也鄭謂日審言察其數也摶者束百枚而可執縛者其數多則卷而束之也○詁曰爾雅云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此序掌葛下士二人之職也稱絺綌之材又稱凡葛征者鄭云徵絺綌之材凡葛征於山農例文也統言之爲絺綌之材對草貢而言爲葛征葛是生草貢謂草苧之屬科生○疏曰徵絺綌之材即謂葛也稱凡者總詞也葛出於山苧蕷出於澤或云葛征或云草貢互文也愚按凡葛征草貢之材鄭謂即閭師貢其物也蓋太宰九職任萬民以虞衡作山澤之民而其民或爲官守山林藪澤或自爲取之故以掌葛之屬繫虞衡諸官之後也）以權度受之（權度謂其輕重長短不言頒之典婦功及典枲職者省文也）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此序掌染草下士二人之職也以染草如藍青蒨赤皂斗黑之類以

權度受之以待時而頒之（頒於委人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此序掌炭下士二人之職也灰者石灰蜃媒之類炭者木炭也○疏曰二者山澤所出不言徵於山澤之農者畧也）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灰以供黝堊澣練炭以供烹煎薰藏蠶供於宮人烹人韋氏之屬也）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此序掌茶下士二人之職也茶茅莠也用浸黑布爲茵聚茶於其中柩下壙藉之以禦濕旣夕禮茵著用茶是也）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野疏材謂卉草根實之屬徵謂徵入於委人也又廣稱凡畜聚之物亦倒文猶言徵野疏材之物凡畜聚之物以待邦事也以大宰九職推之此蓋臣妾所聚斂而掌茶與委人諸職掌之與）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闉音因○此序掌蜃下士二人之職也互物註謂蚌蛤之屬也鼈人之互物通謂魚鼈龜蜃及蠯蚳之屬而此互物謂之蚌蛤止是蠯而餘不及者以蜃自在其下而龜鼈蚳之屬又皆無灰可用也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蜃灰以禦濕也）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蜃器謂以蜃蠹若蜃灰飾器也鬯人職凡山川四方用蜃春秋傳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之器以蜃飾故名脤也白盛謂以蜃灰飾牆也盛之言成匠人職兩夾窗白盛是也此以下於太宰九職蓋藪澤畜牧園囿之屬矣○莊渠魏氏曰山澤所徵於民者惟服食器用未嘗求一異物此謂萬民惟正之供役世祟尚珍玩至竭民貲何哉故曰天下治亂決於人主之多欲寡欲而已）

囿人掌囿遊之獸禁牧百獸（此序囿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囿遊者苑囿遊觀之所也大田言山澤之野明其衆且廣此言囿則備飾制而已獸禁謂其蕃衛之所百獸謂凡脂膏羽翮之屬約詞也○疏曰囿遊謂之小苑觀者文王之囿芻蕘雉兔者往焉今云禁故知非大囿也平仲王氏曰牧百獸以供喪祭賓客則其不害珍食者獸可知也而鄭氏以後世掖庭鳥獸自熊虎孔雀以下備焉者擬之不幾類人主以食荒耽愚按賢人必牧獸以供賓祭豈非無故也四仲之田以奉祠祀薦皆祀祈之屬左氏謂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其他命獸人取獸有不如數則凡祀賓等不時之需於是取之豈人君非以遊觀設之而已且周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則公卿舉而遠之天下大於周囿所有如麋鹿魚鱉者今是囿亦可致其餘芻蕘雉兔之屬皆與民共且非皆畜而有也牧百獸乃縣祠耳王氏之駁註也宜哉）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生獸死獸見獸人獸人所共或有餘則囿人牧之共或不足則囿人又供之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此序場人每場下士二人之職也樹種也民之場圃載師作以徵之國之場圃場人樹以斂之果棗栗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謂其貴者皆以時收治而藏之以待用也）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享鄭氏謂月享及月朔薦新是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匪讀作分稍去聲食音嗣○此序廩人下大夫一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匪讀作分者註謂以穀分頒於道人之職諸委積也疏謂匪如作篚則穀非篚所盛且道人委積廬宿在道之賜於分頒義合也賜謂臣賙謂民也稍食謂工役之食如宮正內宰藁人職之類若公卿大夫以下自有三等采地及官田士田之屬故不及也○易氏曰疏謂倉人掌穀廩人掌米蓋廩如御廩常稟之類明堂位稱米廩者是也以廩名官而掌九穀之數者以掌米兼掌九穀之數也愚按匪頒賙賜即大宰職式之匪頒好用及大府職之匪頒賜予也但大府所云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自九賦之財斷而言此所云則自九穀而言耳）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上上聲數上聲鬴釜同殺去聲○上下即豐凶凶觀下尤甚也數猶計也計入與出而節用也冢宰以制用也鬴六斗四升也四鬴三鬴二鬴註皆謂一月所食也食四鬴爲年之上三鬴爲中二鬴爲下又不足二則爲凶年民荒民也穀地也此言民用也殺減也如膳夫不舉司服素服之類此言邦用也○楊謹仲曰古量非後世比栗氏爲量方尺深尺其實一鬴乃六斗四升今量深一尺方二尺止容五斗今量五倍於古矣以中歲均之人月食三鬴則日六升四合蕭辜猶然趙充國辭言武賢引萬騎出張掖以一馬自負三十日糧計人食八升王莽簿十萬衆三百日糧出關歲尤計一人日食六升三百日用十八斛以此攷之周之中歲人日食六升上歲人八升不爲過矣）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註作扱盛音成○行者曰糧謂糒也居者曰食謂米也扱註讀如一扱再祭之扱謂將所收

（耤田之米藏於神倉者也以授舂人使精鑿焉大祭祀之粢盛也不言小祭祀授穀使舂而已○易氏曰會同師役之所急者糧也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刹不及其式而小宰之七事比會同軍旅田役之戒具令官府供其財用其所共者具於賓客工事幣帛芻秣匪頒諸式而糧無式也蓋冢宰制國用以九賦待九式而萬民之貢獨以充府庫會同師役之類其糧皆取具於此此倉人掌道路之委積倉人供道路之穀積飲食之具則人治其糧與其食凡其在道及止居之費無不備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此序舍人上中士六人之職也舍者官正宮伯次舍之舍平之言均齊均稍食均秩之意也財即謂穀也以穀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王宮與后宮也出謂出自守者入謂入自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飯上聲○外方內圓曰簠實稻粱外圓內方曰簋實黍稷供者受之饎人而因實以陳之也筥米陳於中庭車米芻禾陳於門外供其禮則受舂人委人之屬而供之矣飯米以實口見檀弓熬穀以錯壙見喪大記）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縣懸同穜音童稑音六種上聲下同○遺后帥六宮獻種於王見內宰職縣之使風氣燥也）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粟即穀也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舊訓粟爲稷者非凡宮中米若粟之出入各以其物別爲書以待會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此序倉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不足謂年歉有餘謂年豐凶則無年矣餘法用如遺人各委積之屬廩人倉人以其餘藏之以待頒推年歉則無藏無頒也○平仲王氏曰周公理財惟量入爲出每事節養則不惟無浮斂且有餘財後世反量出爲入直以取民之數竭爲加賦而覆亡至矣自古國弱不足亡國貧猶不足亡惟民貧則亡也）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大事註謂喪戎也○記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註不言祀者祀無過近邦之內無在道供糧之事也）

司祿（闕此序司祿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註並以爲掌班祿而今闕也○薛平仲曰廩人已受穀則倉廩官當爲餘畜備也而以合人次廩人以司祿次倉人者倉人主宮中官府之次舍其稍食首宜均故次之若穀祿之制自公卿以至士庶其受田賦祿又非一稍食者比也故又次之愚按司祿次廩人倉人之闕職司穀祿當指米穀而言然致班祿之制凡五等六等之臣皆祿以地如司徒之制邦國及畿甸之作士田官田與家邑小都大都之田皆非頒給穀祿之謂也經惟校人職有等馭夫之祿之文而其他所謂祿者皆不可見此薛氏兼指校田賦祿而言與諸侯卿采邑之祿以地者其徵斂皆不同以王官或士田官田之屬凡祿必代耕者司祿主爲徵斂而給發之耳亦未知果否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於邑閭（縣懸同○此序司稼下士八人之職也邦野猶言邦之野謂鄉遂也對文則六鄉爲國中六遂爲四郊散文則通名野矣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名即稻黍稷麥菽之類宜地即荊揚宜稻雍冀宜黍稷之類）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者以斂法出示於民也豐年以正斂之歉則減凶則止○朱子曰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也愚按朱說善矣而王與之乃謂助法無斂此爲民斂之如常平分義倉之法也如其說當倉人所謂有餘則藏之者以官物爲官若民藏而用之而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者乃以民財爲

民斂而用之與然如此則上年斂下年不當斂而本文疑云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王說蓋非也且鄉遂自用貢法其以爲非復有所斂於民者亦失矣）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均食謂均四鬴三鬴二鬴之等平興發而無偏乃以賙危急而無困也○王氏曰後世倉廩之官知爲斂藏而已周公於倉人廩人而下特設司稼周知地所宜種爲新法以示民又巡年之上下爲斂法以示吏且又周其急平其興此所以異後世也）

舂人掌共米物（此序舂人奄二人之職而總言之也）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齍粢同盛音成下職同饗食之食音嗣下職同○齍盛之米廩人供米穀使舂以供饎人也牢禮食米則供舍人饎人矣）掌凡米事（上文列言之此推言之也以下二職觀之並亦供王及后之大食及供內外朝冗食之類之米而錯互其文與）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此序饎人奄二人之職而首即祭祀言之也）共王及后之六食（食音嗣○六食謂六穀之飯也此特言膳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簠簋之實謂致

（飧饔之簠簋此又言賓客凡饔食也）

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朝音潮冗戎上聲下兩食字音嗣○此序槀人之職也外朝謂庫門外之朝也內朝謂應門內之朝所謂治朝也冗散也謂留治文書之人若今侍書之屬諸直上者也此孤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士其適子庶子其支庶也此列言之也）掌豢祭祀之犬（犬畜於秋官犬人臨祭則入於槀人也鄭氏曰馬牛羊入於充人芻食曰芻也犬入於槀人穀食曰豢也此豢言之也）

周禮卷之五

姜兆錫輯義

春官宗伯第三

（春官稱宗伯者宗謂宗廟也宗伯主其邦禮而禮以事神爲上神以宗廟爲重故稱宗也伯即長也項氏謂治教之道始於禮象天地之化始於春鄭氏謂禮宗伯於四時之官獨爲長故以伯稱而不稱司也書云帝命伯夷作秩宗是宗伯在唐虞爲秩宗又國語觀射父云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之屬而率舊典者爲之宗春秋傳云夏父弗忌爲宗人又云使宗人釁夏獻其禮也宗伯又有宗與宗人之名也餘見天官）

春官宗伯總序

（此次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春官宗伯之意乃第三官之總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邦禮即六典之禮典也和邦國者萬物得其理然後和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書周官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是也）

春官宗伯序官

（此以下承上文序春官設官之數也）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不稱春官而稱禮官者承春官掌邦禮而言也宗伯名大小者大宗伯掌邦禮法統吉凶軍賓嘉之五者故爲禮官之長小宗伯專掌禮之位儀其於四者兼及之而已肆猶陳也佐宗伯陳列祀禮而鬱人鬯人以下皆宗焉故又名肆師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鬱鬱金香草也將煮築實鬱金以和鬯也謂之鬱鬯而其職掌和之以實彝贊祼故名也宗伯諸職之下掌祭凡五官而次此爲首者祭宗廟先用鬱鬯以灌故也）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秬黍爲酒曰鬯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掌供之故名）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供祭之雞牲故名也餘見地官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盛凡酒曰尊盛鬯曰彝尊

（者重其器之詞彝之言法也凡祭以彝陳五齊三酒之屬可謂重矣而先以彝陳也如凡彝以彝為法者然故名其器而掌之者名其官也凡史數倍於府此以下三職府反倍於史者其所藏重以大也後彝師典庸器諸職放此）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數於地曰筵加於筵曰席席上設以為安者曰几凡祭之屬先設筵几而其職掌辨其用與其位故名官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府稱天者以其藏宗廟重器而凡敬天以勤民者皆屬焉故尊若天物然也掌其府藏故即以名官而次為朝祭之屬諸典司之長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瑞者王侯圭璧之總名也朝會以為符若瑞應然故稱為瑞而其職掌凡玉瑞與玉器之藏故以名官註謂若今之符璽郎也）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命謂王命也掌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命者故名也）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掌王及內外臣之禮服者故名也命爵服次於此者古者祀賓皆於廟而於禰也發爵賜服故也○雜說曰典瑞典命司服及巾車典路車僕司常之屬必皆大夫士僕掌之者以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表章尊卑之數皆禮之大故也漢制車乘主於大僕符璽屬於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服物車旗之章多務便利凡古所以辨班服之等悉淪喪不講而大常特為儀不與政通矣）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祀謂外祭祀也掌外祀之兆域之禁令而槩名典祀者下職守祧為內則典祀自為外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祧謂祧廟也掌守先王先公之親廟與遷廟而總名守祧者舉遠以該近也奄八人者益四親廟二祧各一人而太廟二人與疏謂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而八人守之也用女祧與奚者性專一故也女祧貴於守藏衣服故每廟二人奚則供洒埽而已故通各廟止四人徒之數皆十倍於胥而此奚之數反少於女祧者此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此后宮女官之長也名如天官世婦者其職略同內世婦爵亦近之故名也上言朝若祭而次以此下三官者亦宮府內外皆為一體之意也○柯氏曰天官九嬪世婦女御並無爵秩徒役者天子嬪妃序次自定非官職也遊史氏何為設春官世婦乃后夫人以下之傳姆有職者也故鄭以卿大夫士之爵并設女府史與奚為之役而教六宮以禮事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且以婦學之法教九御矣此又詔相王后以下掌達內事於外官何也此正施內宰之教也內宰之屬皆男子為之以入教宮中可乎故內政雖無不掌而儀節職須此詔相之內有女宮女奚而外亦有內小臣奄豎凡以通其教令也每宮卿二人大夫四人士八人合六宮八十有四不惟后夫人有傅姆嬪御皆有之矣則其人何取耶蓋以德行為本道藝次之或內外宗或王族之婦或卿大夫士之妻有齒德者則為之故明乎春官世婦之職可無疑內宰混男女之別而春官竊柄之漸亦庶免也莊渠魏氏曰春官世婦羣臣之妻其稱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爵也古者祭祀必夫婦親之卿大夫士從王其妻從后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先王之化始於後宮又推以及卿大夫士之家王化於是大備矣平仲王氏曰此官後儒疑賈氏以為奄人為之然經無正文也夫

天官內小臣為上士用奄鄭猶云奄稱士異其賢也況今世婦乃卿儕乎則刑餘之人斷無上儕為卿大夫之理矣）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女其爵亦謂從夫之爵也凡者無常數之詞不名內女而名內宗者掌宗廟祭祀之屬以助后宮故名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女其官職界如內宗體差降也○柯氏曰觀世婦內外宗則知先王治內之政矣夫春官將以禮樂教天下使臣民無不一於禮而況內宮嬪御之屬乎故世婦之屬職列於內而爵屬於外內奉其法外攷其功舉宮中無敢不由禮者教有其師之效也內宰理陰政則以士大夫為之世婦教禮法則以婦之有齒德者為之宮府內外皆為一體奄官矣豈不過令通教命而已後世所以致后妃與政中官竊柄者由世婦之屬不立故也）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封土以象山冢故稱冢土侯大夫士之公墓則為之圖其職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故名冢人也此三職次此者生事葬祭以類及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墓之言慕謂孝子所思慕之處也王制庶人不封不樹故不稱冢而其職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故名墓大夫也○國裘舒氏曰二官亦哀死亡之義也俞氏以爲上事而遂屬之司空何哉且所謂兆域地域昭穆族葬丘封之度皆有體焉而甫冢祭墓又皆爲之尸則其爲宗官而屬宗伯有旨矣）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諸侯及凡有爵者之喪故名職喪也）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樂故名司樂冠以大者其職爲樂官十七官之長也下有樂師者職亞於大司樂凡掌凡樂官之政令亦猶宗伯有肆師之意也大宗伯至此其於幽明始終之禮幾備矣以樂次禮者道相成也王氏曰宗伯兼掌禮樂事有序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也）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凡胥皆有才知之稱而大小各名者大胥掌國子之版以佐教樂舞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是也小胥掌其比觵與樂縣之法而已）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師之大音泰○樂官謂之師凡以教其屬也樂師之外又設大師小師者謂瞽師也註曰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其賢知者命爲大小師也無目眹曰瞽有目眹無明曰矇目明曰眡瞭故各名其官自大司樂至此凡別官同署者皆職相佐也○王氏曰作樂必用瞽矇者以其聽審也國語瞽矇修聲是也瞽上中下凡三百人故設眡瞭如其數以扶之因使掌樂也）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樂有十二律陽六爲律陰六爲同同之言呂也掌審六律六同之和以爲樂器而官乃以陰律名者陰以和陽也）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磬玉磬石磬之總名也掌教眡瞭擊磬及編鐘而專名爲磬師者兼擊鐘非其專職也亦稱師者凡教皆有師名也）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鐘者金奏之大器即鏞鐘也掌以鐘鼓奏九夏而專名鐘師者鼓以樂鐘鎛而爲之節以鐘爲主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掌教吹笙竽塤籥之屬而名笙師者亦笙爲主也）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鎛者金奏之次器潛溪鄧氏謂如編鐘而大祀大饗而小是也掌金奏之鼓而亦專名鎛師者猶鐘師之意也凡教皆有師名鐘鎛二師各不言教而亦稱師者眡瞭擊鐘鎛而二師以鼓節之亦教之意也）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韎音妹○韎即詩韎韐有奭之韎東夷樂舞者服之遂以名其樂而掌教者因以名官也其職與下旄人鞮鞻氏相類而韎師掌教夷樂而兼舞旄人專教樂舞鞮鞻氏專掌樂歌故其次如此）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旄舞器以旄牛尾爲之掌教凡夷舞故以名官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故無數不稱師變文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者舞人所吹也春宣八年有事於大廟萬入去籥傳謂去其有聲者舞其無聲者是也掌教國子舞羽吹籥之屬而籥爲主矣故名官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即本職所謂豳籥章即豳風豳雅豳頌也掌之故名官也）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鞮音提鞻音屨○鞮鞻革屨也無絇本四譯樂人之服而曲禮大夫去國亦服之蓋夷服以示賤與名官亦猶韎師之意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庸功也彝器銘功謂之庸

（然其職掌藏樂器及庸器而官專以庸器名者以重者統之也）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干亦舞器春秋傳所謂羽也其職兼掌舞器而官專名干者亦統以重也詳見本職）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卜之大音泰○大卜占卜官之長其職掌卜龜筮易占夢之屬而專以卜名且與卜師卜人別官同名者皆從重也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以主卜故稱師卜人職闕以下九職次此者明禮樂幽鬼神義一而已且王者必致其精白之德而後可以交神明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龜以共卜故名也）

菙人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菙讀上聲○菙灼龜之荊木即本職所謂燋也掌之故名其官）

占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掌占卜與筮之卦兆者故名官也）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簭筮通○大事先筮後卜次則筮而已其職掌蓍筮故名官也自卜師至菙氏凡四官皆掌卜而筮惟此一官掌之者蓋龜長而筮短事亦從省與）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夢亦與卜筮統於大卜而此掌占之也故名官）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祲音浸○祲亦卜筮之類祲之言眡猶夢之言占也故亦以名官）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音泰祝音呪○凡以祝號事神皆為祝其迎候神者為巫掌之故各以名官而大祝為之長小祝又佐之也以諸祝次卜筮者凡祭始於卜筮而成於巫祝皆以讚幽明之故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大喪勸防之屬及喪祭之祝號故名官也）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之言田掌田狩之祝號故名官也）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盟詛之祝號故名官也）

司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掌羣巫之政令故名官也○陳藹大曰先王之時將設巫祝等官正是周公通幽明之理以事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累相似到周衰無此等官淫溺無所不至遂有召巫蠱之禍者尤知周公意思深長也）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對文男曰覡女曰巫散文則通稱巫也巫不槩以數且無員而巫師則爵員四人者蓋巫不易稱職特擇員為之率焉故名師也說見序職○何氏曰先王之世王道明邪說息而周公設巫祝若是何也史乃刪祝見於書用史巫紛若見於易春秋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智聖明聰則神明降之是豈後世淫巫左道治符水厭勝之術者哉而大旱則用之大烖則用之歲時祓除則用之又非淫祠諂祭無所不至者也巫史之說何疑耶平仲王氏曰觀周禮所稱周公所謂巫者蓋如此故男巫無數女巫無數不立員名蓋亦有其人則傳無則闕焉之義也學者但見後世巫覡之陋因疑聖人之制失之矣）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之大音泰○名史者典法則之屬之所紀也而又正歲年而日官居焉者史有二義以天道治其天以君道治其君古云域中有三大曰天曰君曰史史治天以及於君故皆以次屬焉而名為大史也夫天者道之大原所從出而禮樂政教之本也大史以下之事豈苟而已哉）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音憑相去聲○馮乘相視也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以察天象而其職掌馮視歲月日星之屬之常軌以辨敘事而會天位故名官也世世其職故稱氏周語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所謂史即大史以下馮相保章之屬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保之言護章謂天章也其職掌護日月星辰之屬之變度以詔救政訪序事而保護之故名官也則官獨此職胥徒皆無者但察時變而已其事無常且非胥徒所得與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內史猶後世之內制其職掌王之八枋之法及考實敘事之屬而以末條掌書王命名官者重王命也官次大史之後而爵以中大夫視大史為尊者亦重王命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外史猶後世之外制其義有二王朝為內侯邦為外本朝為內前朝亦為外故名官也掌史宜有府史不言未詳豈闕文與）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御之言侍謂侍御於王之史官也其職冢宰為王和布其治令則贊冢宰以贊王而內史掌書王命則又贊而書之故名御史也凡府史之屬史皆居府下其數倍府今史居府上而數至三十倍於府者蓋掌書者職繁而贊書者職詳故重之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

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巾猶服也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其致飾如人之有巾服然故名也典路車僕司常之官皆屬焉而為之長故爵以下大夫次於此者王者須正朔施政教車書一軌而辨名文物之用與然矣蓋禮教至是大備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路謂路車也以王及后所乘故尊稱為路路之言大路馬路寢路門之類皆尊稱也路亦巾車掌之但巾車通掌凡車之政令此又有專守焉故名也）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四十人（車名僕者僕非止僕馭之義凡車之聚散行止皆係焉故名僕也其職稱掌五戎之萃供凡師革車之屬者以兵者國之大事用莫重焉故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常者王所建大常之旗也掌自王以下九旗之物不專主於王而官名司常者王為主也）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都者家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邑也親王子弟及公為大都疏者及卿為小都又疏者及大夫為家邑載[illegible]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王制首內而次外先國而後家故以次設官掌之也官名宗人者宗猶宗伯之宗但避伯長之名耳夏官稱都家司馬秋官稱都家士意亦大同小異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官役如都之數者不以家故殺也餘見上○孫氏曰大宰以八則治都鄙都家宗人即祭祀以馭其神都則即法則以馭其官都家司馬即田役以馭其衆都家士即刑賞以馭其威記云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內諸侯不過祿之以田不繫其位尊其職也愚按都家采地其事治各有司存而特設王官以董之者猶待外諸侯之意也外諸侯各守其國先王必設之方伯連帥又監之以三監王之以二伯而五年一巡守復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故其於內諸侯亦如之先王之治無官府內外統於一者其道一也）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以其藝為等是無常數亦無常爵也無常數常

爵故亦無常名而槩以凡神仕者名之以是終者蓋因正職以及其餘也○何氏曰以神仕謂明於神示之理而仕者如國語所謂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示氏姓之所出而率由舊典者使為之宗之類是也等者藝高為上士次為中士又次為下士也）

春官宗伯序職上（此以下又承上文序春官分職之事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示音祇下同○此首序大宗伯卿一人之職也五禮皆所掌而首止稱神鬼示之禮者所謂禮以祭為重也然其禮曰建象其休曰保此亦舉其綱之意也）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

烝冬享先王。（禋音因槱音酉疈[illegible]貍埋[illegible]音豐肆如字書作副非說已見大司徒〇此以下歷舉其目也稱祭爲）吉禮者喪三年不祭對凶而言也上稱神鬼示自上以至下此稱鬼神示自內以及外禋之言煙也槱積也精意升煙曰禋祀天稱其形氣帝謂其主宰也牲幣加柴曰實柴星謂五星辰謂日月所會之十二次也積柴燔燎曰槱燎司中司命謂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謂箕星雨師謂畢星也數者皆祀天神陽祀以禋爲尙也取血以祭曰血祭社謂土神配以句龍稷謂穀神配以棄五祀謂春戶夏竈季夏中霤秋門冬行五嶽謂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也祭山林曰貍祭川澤曰沈披牲胸曰疈手磔牲曰辜四方百物謂蜡祭諸神也數者皆祀地示陰祀以血爲尙也陳牲曰肆獻腥曰獻灌鬯曰祼薦熟曰饋食按禮始求神行一祼亞祼之禮次朝踐時大祭陳全烝次祭陳豚解以爲腥行三獻四獻之禮次饋獻熟陳體解以爲熟行五獻六獻之禮而於時始薦黍稷故又名饋食今錯舉肆獻祼者享以肆爲主故首言肆又分衆饋食者略獻祼則兼饋食饋食則不備肆獻祼故特言饋食也春物少成薦未備若接以詞而已故曰祠夏物將成其禮亦薄故曰禴秋物成可嘗故曰嘗冬物衆以盛而禮成矣故曰烝先王通謂先王先公省文也上二條一指禘祫之大祭一言練時遷廟之祭析其節也下四條通言四時之祭析其候也數者皆享人鬼而求諸陰陽之意在其中矣凡此吉禮十有二以明上文天神地示人鬼之實而下文凶賓軍嘉諸禮又因吉禮以推之也〇疏曰言禋燎言實牲言瘞祀三祀互相備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義全於尊此禮文之意也楊氏曰按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見經多郊社並言謂社即祭地而立社又立北郊爲非夫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廣狹不同里社祭一里之地州社祭一州之地侯社祭一國之地而王社則祭天下之地天子之祭地也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致尊親故有事則類於上帝宜於社類者類乎正祀宜者宜乎時事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則知制禮之精意矣陳氏樂書曰五祀雜出於經傳多矣左傳家語皆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句龍月令以爲門行戶竈中霤其說各不同以五數則皆五也鄭氏乃以五祀爲商制七祀爲周制然祭法稱天子七祀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庶人一而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五祀則祭法所稱非周禮甚明也愚按五祀以地而推之當從月令爲正其五官雖亦有五祀之稱非此所主也王氏疑月令之五祀爲小祀不當與社稷五嶽同稱不知王者舉之則非小此猶社然王者舉之則后土可比於昊天矣且如爲五官之神則句龍配社不又重出乎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禬音膾〇始死曰死既死曰喪禭弔唁賻賵之屬也歲歉曰凶衆）病曰札流離貶省錫賑之類也禍與旤同烖與災通弔禮遣使慰之也圍則被圍敗則敗績禬禮會財助之也外作爲寇內作爲亂（恤禮通問恤之也此又言凶禮有五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見音現朝音潮頫音）眺〇覲謂親附之也註曰朝之言朝欲蚤至也謂東方諸侯春朝也宗言尊也尊上位也覲言勤勤王事也謂南方夏宗西方秋覲也遇之言偶若不期而至也謂北方冬見也時者無常也會合也王討不順則會合其諸侯既朝乃爲壇於國外而命以事也殷衆也同猶齊也王十二年若不巡守則諸侯同來朝亦爲壇命以政也六者皆言侯朝而待之以禮也時聘謂小聘也王有事則諸侯遣大夫問之與時見畧同也頫之言視殷頫謂大聘也大行人職元年七年十一年皆一服朝王其餘服不朝者各遣卿覲之與殷禮畧同也二者言至聘而待之以禮也此又言賓禮有八也〇疏曰此朝覲之屬以諸侯見王爲文若秋官大行人春朝諸侯夏覲諸侯之屬以王下見諸侯爲文二者文相對也朝爲蚤至遇爲偶至就其各解如此亦互見爲義矣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同者約之使不離渙也邦國謂邦國之衆臨川王氏曰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合衆者合其志五者闕一非所以爲軍禮也自大師至大封不皆行軍而一以軍禮行之此又言軍禮有五也〇王氏曰上下一心三軍盡力以之冒矢石當鋒刃而不懼此用衆也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家有上下而賦役有輕重此恤衆也生作進退刺伐擊殺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此簡衆也大役則帥其民而至起徒役則家一人此任衆也正封疆使地有定域平土地使民有常主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率皆同心合德此合衆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冠去聲〇嘉善也易嘉會足以）

（合禮是也親賜也言為民者對王之制且見其禮通上下也飲食之禮時燕以合歡祭燕以綏祿也昏冠之禮昏姻以親恩冠笄以成行也賓射之禮先燕以行禮樂射以觀德也饗燕之禮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也脤膰之禮宗廟有歸脤社稷有交脤也賀慶之禮謂以贊其喜幣以達其禮也此又言親禮有六也兄弟謂同姓異姓謂甥舅互文也○臨川王氏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致其愛也四方賓客饗燕之致其敬也疏曰按昏義壻親迎御輪三周親之也是親其恩也冠義既冠責以為人父為人子為人臣之禮又內則二十而冠敦行孝弟是成其性也又曰二王後及諸侯有功者亦得賜脤膰天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是也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皆不殊同異姓也○劉氏曰觀大雅小雅正變則周之所以興與其所以亡莫不由於五禮是以聖人務德為之本而謹誠以踐其制也愚按王之五禮今儀禮多亡獨賓禮之覲聘二禮尚存其吉禮之饋食凶禮之喪禮之冠昏燕射并賓禮之公食大夫雖亦存而皆諸侯大夫士之禮并王者之禮矣學者因什一以思千百則先聖之禮意庶不沒矣）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此以下九儀六瑞六摯六器之屬皆申上文吉禮賓禮之意也每命異儀者傳云各位不同禮亦異數是也按典命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受職謂受以治事也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受服謂受以奉祭也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王之上士亦三命受位謂列位次於朝也王之中下大夫與上公之孤皆四命受器謂具祭器於家也王之大夫出封加一命為五命是為子男受則者明猶類都也王之上大夫卿六命受官者明得置臣也王之卿出封加一命為七命是為侯伯受國者明始成國也王之三公八命侯伯有功德者亦加一命為八命作牧為一州之牧王制所謂八州八伯也王之三公出封加一命為九命作伯謂牽牧之伯王制所謂分天下為左右二伯也○註曰王朝大夫五命皆未成國卿六命累如之賜其置臣治家邑如春秋傳晉臣荀偃自稱官臣是也疏曰註引春秋傳者證諸侯以臣為官故荀偃自稱官臣也其畿內諸侯之臣亦稱官則此經是也）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信伸同○作猶為也瑞見序官典瑞鎮圭尺二寸其象飾象鎮山取鎮安朝野也桓圭九寸象桓楹取柱石國家也信圭躬圭皆七寸信圭象身之直取直身而不回也躬圭象躬之屈取鞠躬而

不亢也穀璧蒲璧皆五寸穀璧瑑穀於璧取穀為飲食能養人也蒲璧瑑蒲於璧取蒲為筵席能安人也丘氏曰圭制上圓下方璧制圓內有孔謂之好其外謂之肉好倍肉為瑗肉倍好為璧也餘見玉人及雜記贊大行）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摯贄同鶩音木○禽鳥獸之通稱摯者執以相見之禮也束帛加皮為皮帛王之孤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豹皮取其文蔚也羔取其羣而不失類也大夫鴈取其順陰陽而往來也士雉取其有文采而介也庶人鶩取其不飛遷也工商雞取其守時而動也劉氏謂執其摯所以自致其德也○呂氏曰古者以禽為摯以見其所尊敬也人道之大賤當事貴少當事長不肖當事賢摯自羔以下所以致其養也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而婦人摯用榛栗脯脩也天子無客禮無所用摯惟告於鬼神用圭為摯王氏曰不言三公所執者三公執璧見射人也疏曰不分王與侯之臣者爵同者其摯同命異者惟飾異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放上聲○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之禮猶書周公植璧秉圭也璧形正圓蒼象天也琮形八方黃象地也圭形銳首青象東璋形半圭赤象南琥形虎白象西璜形半璧玄象北璧不稱玄者避北方色而蒼類玄也○註曰禮天以冬至禮地以夏至禮東方以立春禮南方以立夏禮西方以立秋禮北方以立冬疏曰二至以禮天地也迎氣於四郊以禮五帝也不言中央者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註謂祀黃帝亦於南郊是也明齋王氏曰天地四方祀玉二而禮玉則六祀玉者神之所主也天之四時不同而同出於天地之四方不同而同歸於地神而之精一而已故與瑞職正別以天地也若禮玉乃人之各致其誠者故大宗伯天地及四方以六合為之等也愚按六器猶覲禮之方明為上下四方神明之象用木方四尺設六色皆如其方其設六玉也圭璋琥璜四者並與此同但上圭下璧二者與此璧琮有異耳蓋本職分其地其時而作六器以分禮之若覲禮則不分地與時而止作方明以合禮之此所以玉稱異與或疑覲禮祀圭璧之文亦此璧琮之譌也）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此極言禮樂贊化之大也天產謂動物六牲之屬地產謂植物九穀

（之屬害猶氣也作猶成也防猶制也凡六牲之屬皆爲陰以作陰德可矣而恐其陰勝而濫故以中禮防之凡九穀之屬皆爲陽以作陽德可矣而恐其陽勝而蕩故以中樂防之如是故陰陽平而性情和也合猶皆也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矣事即大司樂致鬼神示之屬諧即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說遠人之屬致即作動物之屬凡皆言其驗也○疏曰凡蕃育皆動物凡生植皆植物註獨言六牲九穀之屬者據人所膳食作身中之陰德陽德而言也按聘禮云醢在碑西醬在碑東是牲物爲陰穀物爲陽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故樂則盈而禮濟虛也黃氏曰動物天產也以作陰德能內養其精矣不以外作之禮而防之則爲情所流當至於過植物地產也以作陽德能外養其形矣不以中出之樂而防之則爲形所制當至於不及先王以道成能血氣之物不致其滋味以禮合天之化與動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爲淫邪以樂合地之化與植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爲倦怠蓋樂由陽來者也防以禮使無淫邪是與天地同節禮由陰作者也防以樂使無倦怠是與天地同和也王氏曰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別惟禮樂之道能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故其功可以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也）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

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相去聲下同○大神示見大宰享大鬼猶言其享先王也宿者謂祭之前夕猶其言及執事也涖臨也玉皆謂禮神之玉也鬯謂祭天地之鬯及祭宗廟之鬱鬯也省亦視也鑊謂烹牲之鑊齍謂盛粢之敦也天地有禮神之玉與其鬯而無鬱鬯之玉瓚與明粢之玉敦宗廟有鬱鬯玉敦而無禮神之玉二者皆宿臨之祭又奉之分言者互文也詔告也六號之大者告大祝使爲之辭也大禮詳見小宗伯治者率屬以治之也相贊也○疏曰九嬪職贊玉齍註謂玉敦者彼九嬪所贊據宗廟無禮神之玉則玉與齍不得別釋故爲玉敦此據天地有禮神之玉故玉與齍別釋一如玉與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與並去聲載當同果祼同○攝代也謂若有疾之屬而代之也徹亦謂籩豆也攝而載祼謂攝后祼也后祼上公王以圭瓚一祼后以璋瓚再祼后或不與則攝也舊謂載猶爲也君祼臣但拜以送其酌獻則宗伯攝爲之也按臣酌獻而君親拜送祼賓之禮自如此不得謂之攝此蓋不知再祼爲后祼上公之禮本文自崇王后不與以言而因謂之攝耳豈攝王祼之謂乎以內宰外宗二職觀之則明矣）朝覲會同則爲上相

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相者贊王爲禮儐者儐諸侯以受命也）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大故謂非常之故旅之言陳也陳祭以祈神其禮殺於祭也四望見下職大封即大祝所謂建邦國也告后土者以將取壇土授之也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者頒其所當祀也即大祝所謂先告后土乃頒祀號於邦國都鄙也蓋王大封則邦國建侯即都家建長鄉邑建官不但邦國之祀典秩而有差於其都家縣鄙矣故竝言之也○陳氏禮書曰國有大故而旅如書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之類凡此凶災大故其禮與常祭異故所次之位則張氊案設皇邸也所置之圭則四圭有邸也所用之版則金版也至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以大喪之禮行之奠則非純乎祭也存則非即徹之也宗廟陳而不懸廞而不鼓凡以其凶災也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故有大小而旅亦殊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氊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圭則亦兩圭有邸而已是其差也劉氏曰王大封諸侯則先告大社然後割其方之土包以茅而賜之立社又隨其命數頒之祀典邦國及都家鄉邑皆然也愚按頒祀於邦國者言都家鄉邑者因大及小之詞頒之邦國則諸侯固自致謹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矣嫌須祀止於邦國故言都家即都家宗人掌其禮者是也嫌須祀止邦國及都家故又言鄉邑即地官鄉州黨族之屬各掌其祀者是也宗伯職無歲首和布之文者禮不下庶人邦國有事惟瀆禮書而協事故凡歲首之懸布及歲終之攷會並無之而邦國都家之祀典亦祇於封國時一頒守之也王氏乃以天地夏秋四官皆於歲首和布懸法而因疑本職有闕文何未於本官一通考之與）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此序小宗伯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地道尚右故右建社稷人道尚左故左建宗廟兆營域也五帝見大宰兆於四郊不及中者註謂黃帝亦位於南也四望四類諸說不一今按此與大宗伯職相表裏四望即謂日月星辰大司樂以祀四望爲祀天神是也四類即謂司命司中風師雨師崔氏謂祀四者之法皆隨其類以祭之是也五帝四望四類爲天神宗廟爲人鬼社稷山川丘陵墳衍爲地示不言上帝者具於郊也不言五嶽之屬者具於山川各方也此特舉建神位以明祭之本也餘詳大司樂職）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等次也禁令者

（糾其怠玩用等者防其僭差此通舉其掌五禮也）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天子四親廟二祧廟并太祖廟而七太祖廟居中左一昭二廟為三昭右一穆二廟為三穆祧以上則為毀也此承上建宗廟之事亦言祭之本也吉五服謂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凶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衰小功衰緦衰車旗宮室之禁典命所謂各視其命之數是也此承上掌五禮之意也○朱子曰天子七廟中為太祖廟百世不遷餘六廟左三昭右三穆皆自北而南每易一世而一遷當遷之時則新主祔於南廟南廟之主遞遷於北廟而其北廟之主遷於大廟之夾室而謂之毀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謂祔必以其班而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者以此也武王初有天下后稷為大祖而高圉居昭之北廟亞圉居穆之北廟組紺居昭之次廟大王居穆之次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此七廟也至成王時則高圉毀組紺王季遞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亞圉毀大王文王遞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組紺毀王季武王遞遷而康王祔至穆王時則大王毀文王成王遞遷而昭王祔至共王時則王季毀武王康王遞遷而穆王祔以上猶皆原立之七廟而毀者皆藏於大祖之廟至懿王時則文王親盡當毀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武王昭王遞遷共王祔而為八廟矣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當毀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穆王遞遷懿王祔而為九廟矣自是則穆之毀者藏於文世室昭之毀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廟皆南向主皆東向至祫祭大廟惟大祖之主東向自如為最尊之位羣昭位於北而面南羣穆位於南而面北子孫亦依祖宗之昭穆陪位而不失其倫矣愚按孝王為懿王之弟不得為昭穆朱子嘗論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以其班祔不得混則此蓋偶未之檢而失之與）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別音鼈○父族子族并己為三族以父親祖以子親孫而以三為五以祖親高曾以孫親曾玄而以五為九此所為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疏之義盡矣正室嫡子也以當室曰正室以當門曰門子政令謂役守之政令也鄭氏謂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尊代宗也此又承上言建廟之意也）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共供同果祼同○擇純色謂之毛牧人犧牲取之而小宗伯又審辨之也頒之五官謂司徒牛宗伯

雞司馬馬及羊司寇犬司空豕大宰總贊牲事故不及矣六齍謂粢六穀之王齍六宮之人謂嬪御之屬名物如牛曰一元大武雞曰翰音是其名陽事用騂陰祀用黝是其物如黍曰薌合稷曰明粢是名冬食黍夏食稷是物六彝六尊之名物見司尊彝此總承建神位之意言祭而及賓也○王氏曰祭莫重於犧牲粢盛牲天產粢地產故王奉牲后薦玉齍也牲必供奉於五官者五官贊王以成外治粢必供奉於六宮者六宮贊后以成內治也）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賞功賞賜恩賜也此亦通言禮也）掌四時祭祀之敘事與其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祈珥而此掌其事與其禮儀也此專言祭也）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貞正也有大事而卜以正之謂之大貞若卜建國卜立君之類也號謂神號幣號也[illegible]為玉帛以禮神而因詔其號亦所謂小事皆有聯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省眡逆者省充人所繫之牲眡執事所滌濯之祭器逆饎人所供之粢盛而省烹人所烹之牲也時謂時不忒備謂物皆具省眡逆以佐大宗伯告時告備其事職也將之言送猶奉也祭則以時奉王賓則以時奉小宰也大禮王氏謂祭主迎尸祼獻割牲飲福之屬小禮謂其閒之節目是也以大宗伯治其大禮及詔相王之大禮而小宗伯詔相其小禮推之可見舊以王親行為大禮宗伯攝為小禮非也大宗伯命諸侯則儐故賜卿大夫士爵小宗伯則儐矣齎謂所齎獻之物）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與如字舊讀去聲非旬平聲○立軍社謂立社主奉主車謂載廟主說見大祝職將有事謂將與敵戰也三有司皆謂大祝為四望稱祭有司者大祝職國將有事於四望則前祝蓋小宗伯攝祭而大祝前為祝故以祭稱若立軍奉主饁郊皆非祭禮矣大甸肆師職凡四時之大田獵是也饁饌獸也以獸饌神於郊若饁之者然而遂頒禽與羣臣也○易氏曰大甸賈氏以為四時之田也考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皆無饁獸之文惟冬狩以教大閱會獲為多凡四郊中五帝四望四類之神皆薦之謂之饁饁訖而後頒禽耳愚按省文曰大田詳文曰四時之大田獵四時皆名大田明矣易氏專指饁獸言之故屬之大閱竊謂非有誤也餘詳甸祝職

大烖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縣懸同衰音催○大烖如烖洛鄭衛災之類執事謂大祝及司巫之屬大祝職大故大烖彌祀社稷禱祠司巫職大烖帥巫而造巫恒是也大肆陳尸伸之也渳浴也執事通謂大小祝之屬大祝以肆鬯渳尸贊斂小祝贊渳是也佐助族姓也蓋事官之屬親之而小宗伯帥佐之也師必異姓者同姓方銜哀不及佐矣執事亦謂梓匠之屬也獻器謂獻材與明器哭之者所謂官代哭也卜兆卜葬域也甫竁始穿壙也將葬獻器主人哭臨小宗伯及執事皆哭而卜葬開壙亦然也既葬坎已掩也喪祭謂虞若卒哭若祔也成葬丘已封也爲位謂墓左爲壇以祭后土也○鄭曰按儀弔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註云奠墓之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成葬奠墓之後而此乃在成葬之前者士之墳高四尺墓易成故日中虞祭可待奠墓有司之歸若天子之冢高大葢不一日而畢故喪祭在其前也註引冢人爲尸者証祭墓以告后土小宗伯爲位而冢人爲尸也）凡王之會同

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烖禍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肄習也謂設爲位以習儀也類祭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大小禮言凡者推祭祀以外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牷音全○此序肆師下大夫四人及上中下士五十六人之職也大祀次祀小祀劉氏謂神示鬼各有三等也此首言祭之等也）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祈故書作幾杜讀作祈註從秋官士師職作刉珥音二註從雜記作衈○序之言次也祭祀爲祭禮祈珥爲釁禮夏官小子職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是也此次言祭之期也）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職人謂牧人充人監門諸職也犧牲將繫於牢展之而令牛人牽使繫養之也此言未祭也）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卜日謂祭前十日之卜祭宿謂祭前一日之宿戒爲期謂告祭之期也言卜日與宿與爲期三者皆詔相其禮而視滌濯亦詔相之也此言將祭也）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盛音成果築鬻同○表者盛六粢於簠簋表而識之展者陳祭器於堂東展而省之而告告於小宗伯也果築鬻見雜記築者舂而煮之和以爲鬯也誅責也此言方祭也○王氏曰齍盛稻粱盛黍稷皆有器不知其實故徼識以表其名也）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此又總言其始終也）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饗食授祭（匪篚同食音嗣○涖者臨視有司所設將者贊小宗伯所將也佐者爲其承儐也其設謂設賓時設於賓館者凡致饔餼於賓有簠簋之屬君不親饗食亦使致之公食大夫禮若公不親食則使人以侑幣致賓豆實實於甕簋實實於筐是也或言簠簋或言饔筐者簋筐以致幣筐以致米互文與授祭謂授賓祭造食者虞祭首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是也）與祝侯禳於畺及郊（侯禳迎吉穢妖之名小祝掌之五百里曰畺百里曰郊以文義推之此條當在及其祈珥之下）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

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衰音崔中去聲○命男女猶言命夫命婦詳見閽人職序者以服之重輕爲哭之先後也法即小宗伯懸於路門之式也授杖見喪大記及喪服四制王喪斬衰苴杖后喪齊衰削杖也）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貉讀作禡○師甸謂非四時而起大衆以田及行軍時所田也以下文用牲於社宗推之可見社即社主宗即廟主也依正禮謂之類祭所謂之造封於大神謂特爲壇以祭之祭兵於山川謂兵所過而祭之爲位亦謂肄儀爲位也或謂爲神位以祭也主車即上載之主車大司馬職而來之此助牽之也貉師祭名也祭於所立之表故稱表貉）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秋祭曰嘗秋田曰獮芟謂芟草萊也戒謂警戎器也稼謂樹禾稼也重農功嚴國備故臨卜也○王氏曰於得也而不忘失於安也而不忘危與民同吉凶之患而爲之卜豫欲豫知而防之也）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

祭祀亦如之（令祭社及禜也○王先生曰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其祀大小不同故異掌也）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相去聲○職喪職之肆師相之也）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亦推言之也○易氏曰肆師立國祀之禮專於佐大宗伯也此佐宗伯掌事如宗伯兼大小宗伯而言也）

鬱人掌祼器（此序鬱人下士二人之職也掌祼器謂瓚也若六彝則司尊彝所掌也鬱人本以和鬱鬯名其官而此推本言之也）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鬯酒名也和者司農謂築鬱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而和之也彝即司尊彝之六彝凡鬱鬯先實陳於彝器而後祼以玉瓚故和而陳之也此正言之也○王氏曰祭祀惟宗廟用祼者人魂氣歸於天故焫蕭以求諸陽體魄降於地故祼鬯以求諸陰也賓客亦用祼敬賓猶敬神也○龜山楊氏曰祭以誘意爲主灌用鬱鬯貴氣臭也故祭有三重而獻之屬莫重於灌樂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也陳氏曰獻莫重於灌灌以求神於陰也天地雖無灌然大宗伯職云涖玉鬯表記云秬鬯以事上帝則天地亦有秬鬯凡社稷山川四方等外神皆用之特不用鬱耳鬯人職可考也）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祼玉即圭瓚璋瓚也明堂位云祼用玉瓚大圭郊特牲云祼以圭璋用玉氣也其瓚金爲勺飾以玉而圭瓚爲柄獨稱祼玉者統詞也此乃言其滌陳祼器以待祼也）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將謂奉玉送祼之儀節猶時也沃盥謂凡祀賓王后若大宗伯盥洗行祼而此沃以水也此因言詔相祼禮也○疏曰奉玉謂祼時奉瓚而酌鬱鬯送祼謂送之以授尸尸乃祭之啐之奠之也）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貍埋同○肆器謂陳尸之器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是也將葬設遣奠故共祼器以奠既奠遂埋之祖廟階前示奠終於此也此因祼器類舉之也）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斝先鄭讀如字註作嘏聲之誤也今按經文當從先鄭量人職放此○量人夏官之屬掌制從獻脯燔之數量故同飲斝爵即其職所謂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是也此又因祼鬯推及之也○司農曰舉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殷以斝周以爵是也註曰斝讀受嘏之嘏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

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則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與陸佃曰祭初迎尸入於室既祼後乃殺牲迎尸於堂王即取肝先鬱膋而燔之祭於主前謂之制祭即量人所謂宰祭是也此時尸既割膋祝乃詔之使安王以玉角獻尸后以玉斝從獻即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是也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燔膰之數量故受舉斝之卒爵而皆飲之也愚按先鄭之說陸氏能發之而註必改斝爲嘏以疑後儒者蓋以受嘏時乃有卒爵受飲之禮而其始無之也今攷舉斝之卒爵量人職謂之斝歷歷與瀝同陸氏於量人訓爲嘏斝之餘瀝是所謂卒爵者乃其時尸不飲訖欲盡未盡之爵二職則於當事之時不敢棄其餘而各飲之耳初非受嘏時之嘏也且以經言謂之大祭祀以事言謂之宰祭即所謂制祭也而并說爲冢宰攝王祭也又何以說哉說見量人）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此序鬯人下士二人之職總舉之也釀秬黍爲酒謂之秬鬯和以鬱謂之鬱鬯飾者謂供鬯於各器而上設巾也詳見冪人職）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齎齍通脩註作卣聲誤也蜃辰江反祼註作埋文誤也○脩作卣者按詩書及爾雅皆作卣卣爲中尊犧象以下之通名故知脩誤也祼作埋者按大宗伯祭山川曰埋若祼當用鬯不當用概故知文誤也壇壝禜門以下皆祭名壇壝謂祭社稷於壇壝之類禜門謂禜祭於國門之類廟謂遷廟時饋食之祭凡山川四方謂大山川及四方凡埋事謂小山林凡疈事通謂百物之屬也器瓢以下皆尊名罍畫而大謂之大罍剖瓠柢以盛謂之瓢齎凡犧象之屬謂之卣刻爲蜃形謂之蜃黑漆而朱帶謂之概漆而無飾謂之散也此言辨鬯器也○疏曰註以廟用卣爲遷廟饋食之祭者王侯之祭自祼始次朝踐又次饋獻乃饋食以進黍稷大夫士無饋獻以上但自饋食始此饋禮所以稱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也今遷時爲吉祭不可與吉同故器同大夫士饋食之禮不在鬯人職用鬯卣也）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斗儀禮少牢作枓音主齊側皆反臨去聲○斗勺也所以斟水沃尸也釁塗也既浴以鬱復釁以鬯也其秬鬯亦以給沐浴其介以鬯使執以交神也三者皆秬鬯因事異稱耳此言共鬯物也○王氏曰秬黍一稃二米天地之和氣所生故其酒名之曰鬯言其氣之條暢也釀又必和以鬱者鬱香草也明其德之馨香也其色黃德之中也中和達於內外此先王所以承祭祀而交神明也）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此序雞人下士一人之職也毛色謂之物如陽騂陰黝之類是也此備其用也）大祭祀夜嘑旦以訆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嘑呼同訆叫同○嘑戒也警也因雞鳴以叫警百官使興也期謂其日也時謂其旦也告謂告其主事者此象其德也）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祭謂小祭祀也面禳謂四面禳也釁侯禳於郊及毋凡四方皆禳之也釁謂釁廟及釁器皿之屬也祭禳以牲釁以血皆不辨物共牲而已此亦備其用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此序司尊彝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六尊獻尊之類六彝雞彝之類不數舟罍者約詞與位者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之類酌者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類用即祼用彝獻用尊也實謂彝實鬯尊實齊也）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

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朝踐之朝如字獻尊之獻鄭莳謂字本作戲同犧莎作犧尊是也昨儀殺作醋註讀作酢著直略反閒去聲朝享之享音潮大音泰○雞彝刻雞形鳥彝刻鳳形犧尊刻牛形象尊刻象形舟罍皆尊彝之屬蓋亦爲舟雷形也斝彝刻稼形有耳黃目刻黃金爲目著尊著地無足壺尊腹下有頭虎彝刻虎形蜼彝刻蜼形六彝獨虎蜼登家服謂之宗彝以其大祭所用故也大尊大古瓦尊山尊瓦爲山形祠論烝嘗四時之祭名追享即禘祭追遠之義朝享即祫祭合食之義非四時之常祀故稱閒祀而其彝亦獨名宗彝也朝踐即朝獻籩人所謂朝事所獻即饋獻籩人所謂饋食皆變文也烝醴凡四時曰祼曰朝踐曰饋食曰酳不言酳者王酳用朝踐之尊后若臣酳用饋獻之尊也彝及尊皆必兩者王以圭瓚酌雞彝獻尸后以璋瓚酌鳥彝獻尸兩犧尊兩象尊之屬皆王與后各一尊諸臣獻尸之尊從后而已酢即下獻酢席之酢尸酢王與后加其爵尸之尊酢臣則別有尊不用尸尊臣卑不敢擬神也此言其用之事也本條註多疑義今朝獻從王氏朝享追享從先鄭○陳氏曰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

也以類雞鳥虎蜼之屬取諸物也斝耳黃目之屬取諸身也祠禴彝以雞鳥尊以犧象雞鳥均狩物犧象均人物也嘗烝彝以耳目尊以著壺耳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也追享朝享彝以虎蜼尊以山大虎蜼均毛物山大均瓦器也易氏曰成周兼用四代之制樂用樂見於大司樂用禮於此見之虎蜼爲虞彝雞爲夏彝斝爲殷彝周以黃目本爲虞尊山罍爲夏尊著爲殷尊周以犧象以會壺今六享兼用之也舟註謂尊下臺若今承盤也故不言所受今按舟以濟物過其所受則沉溺而以濟物動不以時則淺涉此舟之義與鄭諤曰彝有舟尊有罍也陸佃謂舟爵今酒船之類以其義甚明但今宗廟無此制度不可考耳王昭禹曰祼然後朝踐以薦腥禮所謂腥其俎也朝踐然後饋食以薦熟禮所謂熟其殽也朝踐用氣報氣而事以天道饋食用味報魄而事以人道特牲少牢禮自饋食始而尸有飲食之禮此先王之事親制以死生之關者也李嘉會曰春夏祼朝踐再獻而秋冬則祼朝獻饋食者春夏屬陽生長之時以氣爲主秋冬屬陰物成之時以味爲主也愚按儀禮王侯之祭禮亡諸家所論享獻之節尊彝齊酒之用言人人殊但據少牢特牲諸篇祭皆自饋食始而其時主人主婦及賓佐皆有酳尸尸酢之禮即此饋食與酳之二節其前祼踐之二節皆可推而見尊彝之象春夏尚文秋冬尚質春夏取動秋冬取靜若閒祀則文質俱動靜該矣舟未詳其用據經文皆有舟與皆有罍

對舉註所云殆不如易氏鄭氏之說爲合且小宗伯言六尊而酒正彝人皆言八尊則舟罍明是尊名對文則六尊與舟罍異散文則通謂之尊也學者許之）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齊音劑獻註讀作莎齊語訛也涗王氏音稅脩註讀作滌文訛也○齊和也酌斟也獻讀爲莎者謂莎摩之也涗之言新即泲之意也鬱鬯以蓋酒莎摩之出其香汁乃酌醴齊縮以茅乃酌盎齊涗以清酒乃酌三酒滌治以水乃酌也不言餘三齊者註謂泛從醴緹沈從盎也此言其酌之意也○註以四者隸用鬱獻用醴饋用盎臣酢用凡酒惟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也疏曰鬱鬯尊不用三酒和泲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泲之即郊特牲汁獻涗於醆酒也醴齊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然後用茅泲之即縮酌用茅明酌也盎齊即醆酒不言縮則不用茅以清酒涗之而已即醆酒涗於清也）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存省也遵奠不遷徹朝奠至夕夕奠至朝時省之也此亦酌用之意也）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此序司几筵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筵設於地席加於筵几置於席官名司几筵而掌五几五席蓋互見爲義矣玉彫彤漆素爲五几之名玉以飾也彫以刻也餘皆色

（而已此其物也繅次莞熊蒲爲五席之名繅席蒲蒻爲之編以采也次席桃枝竹爲之次爲文也熊席熊皮爲之莞席細葦爲之蒲席大莞爲之不數莞席者爲其停席也此其物也用謂朝祭吉凶之用位謂前南左右之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黼音撫依扆同鄉去聲純音準繅藻同畫同昨作酢○依狀如屏風其上畫黑白爲斧形故謂之黼也紛謂白繡畫謂雲氣純緣也祀先王謂宗廟六享也酢謂王沒尸酢也其筵席几皆同此言酢席不言几筵皆文也此言王饗賓及祭酢之席所用也○陳氏曰几所凭以安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而立是也然必設几者鄭註大宰職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謂周公負依而坐異矣又曰司几筵之次席黼純即書顧命之篾席黼純也禮器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而司几筵王席三侯席二鄉飲鄉射大夫士一與禮器郊特牲不同何哉蓋席皆重設筵單而已故顧命曰敷重篾席敷重底席其數適合也）諸侯祭祀席（句）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繢畫彩也酢席別言筵席明筵席皆異惟几同也此言侯之祭酢所用也○平仲王氏曰天子祭其酢席得與鬼神同席猶酢酒得與鬼神同尊也諸侯卑故先君之前以異席示遜）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國賓侯來朝者筵席皆如侯自受酢但彤几在左耳喪祭戎皆尙右獨國賓尙左者陰陽異道也此言王之待侯所用也）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設几席以祭表貉也熊示武漆從殺矣此言王之甸役所用也）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柏註作椁文誤也敦註作燾今按如字○喪事謂凡奠也柏席謂殯中席也敦之言覆燾之深厚故名也柏在殯則菆塗龍輴以椁又以席覆之而上設几也將每敦謂同殯也此言王侯之喪殯所用也○註曰周禮雖合葬同殯皆異几體實不同也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吉吉祭也凶喪奠也凡吉祭如祼於室饋於堂繹於祊皆必變几尙文故也喪之凡奠則朝夕仍之而已尙質故也此總結之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藏去聲下職同○此序天府上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藏如字○玉鎭如弘璧琬琰之類爲國鎭者寶器如兌戈和弓之類爲國寶者詳見周書顧命此言守器也）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中去聲○治中謂凡教養刑政之屬治職之準平也如地官鄉大夫獻賢能之書登於天府秋官小司寇令群吏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大司寇凡大盟約涖其盟書登之天府之屬皆吏治所係故藏其書以詔王察之也此言守制也○易氏曰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鎭寶同藏於天府者民爲國之寶吏尤親於民者也周禮登賢能之書而教得其中登民數之數而政得其中登獄訟之中而刑得其中凡此無非治中之書受藏於始而詔察於後則吏道益謹民心益固然後可以永命而守寶矣）上春釁寶鎭及寶器（上春孟春也釁者釁塗以血而神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策之類是也此申言守器也）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祭享之盥凶朝奠之屬此因祖廟類言之也）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陳玉以禮神而卜也謂事之正曰貞如大卜職大貞之貞此兼申守器與守制之意也）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遷寶疏謂遷都而寶隨之也奉者奉而藏之新廟也此又言守器也司民司祿皆星名祭司民然後獻民數祭司祿然後獻穀數此又言守制也○疏曰按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星小民星又文昌宮六星一在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是司民在軒轅司祿在文昌也林氏曰歲獻民數穀數致太平之要務先王爲此者非他爲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爲平歲之經制凡三十年之通必有十年之儲以備不虞則謂之太平故爲要務也愚按天府一職或者以爲寶藏之司而已今攷其職凜凜乎不害天民不暴天物凡刑威慶賞莫非天命天討之意凡以爲民也易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蓋自羲文周公以至孔子而進衍之者如此信非先聖不能寶也而如或者之見則所謂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而并世守者亦僞矣宜淺者至譏周禮爲僞書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此序典瑞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朝會以爲符曰瑞祀賓以爲禮曰器名如大鎭躬信桓穀蒲之類物如圭璋璧琮之類用事如朝日朝聘之類服飾如繅藉采就之類）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皆猶同瑑篆同頫覲遇○手捧曰執帶插曰搢素無文曰大圭鎮圭以下見宗伯畫采曰繅就猶成也以木如圭璧琮璋各衣以韋而畫五采為五就三采為三就二采為二就以藉之也以朝日謂春分以拜日於東郊也鎮圭亦以受朝不言者尊祀也三采謂朱白蒼二采謂朱綠瑑者刻若篆文也頫即衆頫曰視聘即時聘曰問此通言王及五等諸侯朝之玉皆玉瑞之屬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射音石造七到反○邸本也四圭玉為邸而圭著其四面兩圭玉為邸而圭著其兩旁也圭瓚圭為瓚於首以祼也圭璧考工記圭璧九寸以祀日月星辰是也射剡也圭制上圓下方璋制半圭而此璋邸則剡而銳也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地山川亦曰祀者散文之通稱肆猶皀人所謂陳也祀天及日月星辰之屬為常祀若旅上帝四望所謂國有大

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也造贈謂適館致饋之屬此歷言王之祀賓之玉皆玉器之屬也）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駔註讀為組文之誤也聘好並去聲○土圭見大司徒致猶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之致以其景之至否知行之得失也土猶度也以一寸之景知千里一分之景知百里而制封域也珍圭註謂掌節之使節狀如琬琰徵守謂徵守國之諸侯恤凶荒謂行賑也牙璋為牙如兵象也璧羨攷工玉人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是也羨延也好孔也璧本圓九寸今羨其上下一寸則高一尺其旁殺一寸則廣八寸而其好三寸則肉各二寸半凡寸尺之度由此起也組猶穿也用圭璋璧琮琥璜之六玉兩頭為孔孔間琢為溝渠兩畔稍高為眉乃以組穿其中使圭在左琥在右璋在首璜在足而璧背琮腹稍疏開之其象若覲禮方明然也圭如穀璧曰穀圭上下皆圓曰琬圭稍剡其上使有鋒曰琰圭治德結好以勸諸侯之善易行除慝以懲諸侯之惡此泛言王凡用之玉而珍牙穀琬琰皆玉瑞之意餘皆玉器之類也）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含去聲○祀賓諸玉器並見上文奉送也碎玉雜米曰飯玉柱左右䫙及在口曰含玉贈幣帛加以璧曰贈玉此三者因斂尸之玉推之也○疏曰飯用玉者禮記檀弓飯用米貝不以食道註謂食道褻米貝美是也含玉之數如其貝雜記天子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註謂夏禮用貝則用玉是也贈玉既夕禮葬柩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玉是也）凡玉器出則共奉之（此則謂上文祀賓以外之玉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此序典命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公卿大夫士之等下文王侯之臣等各不一五等約詞也命謂儀若等而言也）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此言諸侯之五儀也○王制所謂二伯天子之三公加命為上公故為伯也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國城方

九里宮方九百步貳車九乘建常九旒冕服九章桓圭九寸繅藉九就介九人饔餼九牢其儀皆以九為節如其命也七命五命放此其節三而儀稱五者據爵而言也）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此言王朝之諸臣五等之命也言公不言孤者三孤六卿謂之九卿也卿即上大夫其大夫通謂中下大夫出封皆加一等以褒德也其節亦三而等稱五猶五儀之意也諸侯不及附庸諸臣不及上爵降從省文也○王氏曰三公加一等則九命而為上公卿加一等則七命而為侯伯大夫加一等則五命而為子男近於王則勢屈遠於王則勢伸也愚按諸侯之五儀不云上公九命侯八命伯七命子六命男五命而儀不過三諸臣之五等不云三公八命三孤七命上大夫卿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而等亦不過三似與五儀五等之目不符然王臣出封皆加一等而侯亦自八命作牧諸侯之世子下君一等附庸亦應如之則儀亦不以三為限矣諸臣之五等以諸侯五儀推之可見其士之命雖不言以公卿大夫之八命六命四命為差當為再命而上公之諸臣命數皆半王臣其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故於士一命而止則王臣之上中下士宜自三命遞於一命而止矣學者以義推之可也）凡諸侯之適子誓

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適嫡同○誓者王命爲世子而冊戒飭之也攝其君謂攝父以朝會也既誓則執圭璧祇降其父爵一等重王命成也否則槩以皮帛繼子男之後而已豈特降一等之謂哉此亦諸侯之儀之意也○明齋王氏曰立適周之達禮然猶兼象賢之意故適子必賢乃命之既命則成爲君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其降一等以壓於父而從臣道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公之孤者上公之臣得有孤也此言侯國諸臣之等也○郝氏曰凡諸侯之臣各半其君之命數而弱故上公九命則其孤四命其卿三命而大夫士遞降一等侯伯七命不置孤故其卿亦三命而大夫士亦遞降一等與公國同子男五命故卿止再命而大夫一命士不命矣皆半君而弱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此序司服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名物如衮冕弁服之屬用事如祀朝之屬）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鷩音鼈希註作絺今按如字下同○祭服名吉服者祭爲吉禮也其服有六黑羔爲大裘而加冕服特制也餘五服皆衮冕服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績於衣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繡於裳次鷩冕服七章自華蟲以下績於衣者三繡於裳者四次毳冕服五章自宗彝以下績於衣者三繡於裳者二次希冕服三章自粉米以下績於衣者一繡於裳者二次玄冕服一章衣無績裳繡黻而已名衮者九章以龍始其象衮也名鷩者七章以華蟲始華蟲爲雉其名鷩也名毳者五章以宗彝始宗彝爲虎蜼其狀毳也名希者三章以粉米始其形散而希也名玄者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衣無績惟可名玄也各名冕服者以服名其冕也此歷言王之祭服之屬也冕制詳夏官弁師○鄭諤曰裘自然之體而羔純一之質不名羔裘而名大裘者惟大爲太故以名其裘也裘之上加以衮故亦特性衮謂之被言被於其上也祀天尚質反被以衮者圜丘掃地藁秸陶匏之屬雖主乎質而圭繅龍旗樂舞之屬又主乎文內盡質外盡文以盡事天之道也五帝與天同體樂皆舞雲門故其服同也王與之曰祀先王先公之屬尸既服此王亦服之四望以下皆然王者不以尊臨卑故也愚按或稱祭地亦服大裘非也夏日至祭地無服裘之理即五帝中祀赤帝黃帝亦不服裘特祭詞凡山川不稱祭而稱祀所謂散文言四望又言山川則謂四望即山川良是矣）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韋弁服者註謂以靺韋爲弁因以爲衣春秋傳晉郤至衣靺韋之跗注是也皮弁服者謂以白鹿皮爲弁以十五升白布爲衣冠弁服者謂以十五升緇布爲冠謂之委貌因以爲衣一云冠弁制如皮弁而小所謂皮冠也此類言王之師田與朝之服也○鄭諤曰緇衣羔裘此朝服之衣羔裘玄冠此朝服之冠而皮弁素積又爲視朝之服何也蓋皮弁素積者天子視朝諸侯聽朝之服如鄉黨云必朝服而朝東首加朝服朝服立於阼階乃人臣朝見之服皆非皮弁素積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諸侯視朝與羣臣朝皆緇衣玄冠之朝服故玉藻識云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郝氏曰古冠制小後世用爲弁故名冠弁明與韋皮二弁異猶冕之言弁冕也）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服弁者喪

冠其服則衰服也弁絰弁師職所謂弁而加環絰其服則錫衰緦衰也此言王之凶服也）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爲並去聲衰並音催齊音咨○斬衰齊衰詳見儀禮喪服錫衰緦衰之布皆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曰錫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疑衰制亦畧同而較疑於吉也此通言上下之凶服也）大札大荒大烖素服（若玉藻年不順成天子素服素車春秋傳君臣素服縞冠哭梁山崩之類此推凶服之類也）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公九命亦服衮九章但王衮有降龍有升龍公則皆降而已侯伯鷩七章子男毳五章皆如其命公之孤四命而服三章其卿三命大夫再命而服一章其士一命而不及章服者殺臣也侯伯子男不

（詳其臣者省文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故孤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之爲若士服無降應更加以朝冬亦如之者如其所加也此言五等諸侯及其諸臣之服也）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齊側皆反○端之言正也衣領袂袂皆正方故名也吉齊玄端凶齊素端自天子至於士一也○王氏曰玄端則玄冠素端則素冠齊無爲以待事也故玄與素而已玉藻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及詩庶見素冠是也）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奉亦送也王氏曰王之服成於天官之縫人服之於夏官之節服氏此蓋服既成掌奉於王而後節服氏爲王服之也）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復衣服斂衣服見雜記及喪大記奠衣服謂今座上魂衣卽守祧遺衣服也廞衣服謂藏於棺中之衣服沽而小者所謂明器也陳序陳之有序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此序典祀中下士六人之職也郊壇之屬爲外祀廟祧之屬爲內祀兆守謂守凡位於四郊之兆域其界也此言未祀也）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其屬胥徒也令修除謂除草萊又幷徵秋官司隸之徒隸爲之此言將祀也厲禁謂遮列之內令其屬守而蹕之此言方祀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此序守祧奄八人之職也親廟爲廟遠廟爲祧詳見祭法遺衣服大斂之餘衣服此亦言未祀也○王氏曰遺衣服藏焉豈特以其所常服爲不可褻而忘哉亦以示體物而不可遺之意也）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其服謂死者之上服如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各象之令有憑也黝黑堊白也修除務善故待有司黝堊則自令新潔之而已廟與祧互言之也授服應在後先言之者重服也此亦言將祀也○朱子曰凡廟神主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合祭大廟時每位有尸旅酬六尸是也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合門垂簾是已然使神靈厭飫之也楊氏曰按士虞禮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凡吉祭止一尸喪祭則二尸祭統設同几是吉也司几筵每敦一几是也喪）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隋許恚反士虞禮作墮○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類墮下者小祝職贊隋是也隋埋藏於階東服則各藏於廟此言已祀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內外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比音避相去聲下並同食音嗣○此序世婦每宮卿大夫士十四人之職也女宮見天官寺人宿戒疏謂祭前十日戒之使齊前三日又宿之也王氏謂當給役則豫告也比次也其謂所濯溉及粢盛之物也禮事謂薦徹豆籩之類六宮之人謂世婦女御之屬外內宗見下職賓祭器同故如之也）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莫暮同○比校也苛者責罰嚴密之意）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操拜同○拜事如喪大記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下之類內事如勝服醫治之類凡者因上文祀賓喪而推其餘也○王先生曰婦人不與外政而內豎掌內外之通令世婦達內事於外官何邪蓋雖不與外政不能無好事於四方如今於鄉大夫保先王之好女謁不行耳則齊王氏曰若夫之酒食地之蠶桑市法春之繭樂器物夏之拜貢秋之刑女冬之繇役事有所須或命有所達皆是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食音嗣○此序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之職也薦加豆籩卽醢人籩人薦羞之豆籩下職外宗但佐后祼豆籩之實爲玉豆而已其后所薦羞之豆籩內宗則掌之也徹則后徹之傳與外宗而內宗又佐傳之有司矣）王后有事則從（從去聲○從者從贊之也后職無外事惟祭若賓助王之祼獻與喪紀所弔臨而已蓋通上下文而言也）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臨去聲○序者序外內女及命婦之哭位君后哭諸侯亦序其從哭者也掌弔臨者天官世婦弔臨於卿大夫而此掌其禮也○疏曰后哭諸侯謂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爲之緦衰者若相弔以爵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國王遙哭之而已后則不哭也李氏曰凡富貴驕人者勢也婦女生王族尤易乘勢以驕其家矣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由宗室亂之非所以示天下故聖人以內宗外宗列爲禮官而臟於禮使親聽言親無不由禮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舅姑觀后之祭同姓諸侯則知所以和宗人觀后之逆王祼獻則知所以從夫順於舅姑和於宗人而當於夫是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家可長是所以爲王化基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與去聲○此序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之職也凡王之豆皆玉飾若璧則雕琢而已佐薦眡若徹者佐九嬪以贊后之薦徹而未薦時先於室東佐眡也薦止玉豆不及籩者本職贊羞籩贊獻籩內宗爲繁也羞進也凡后之獻謂獻酳之屬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矣小祭祀如先蠶及禘禖之類）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莫暮同○叙亦如內宗之叙辨朝莫詳辭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此序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之職也公墓對邦墓而言分言之則公墓爲冢邦墓爲墓統言之皆墓也內穴曰兆外垣曰域先王爲始葬其地諸昭穆爲先王之世適左右者中之左右也諸侯卿大夫士謂王之支庶左右者左右之左右也各以其族猶昭穆之意矣死於兵謂戰也王族無斯刑罰於甸師氏若戰而死者則有之矣以非全歸故不居城以內也有功者通承諸侯卿大夫士而言凡死於兵之戰功與凡王功國功之屬皆居前以示旌也此首明君臣域兆之次也○疏曰王之庶子孫若爲畿外諸侯因彼國而造塋若畿內諸侯與王朝卿大夫士則於先王之左右前後也東萊呂氏曰周公葬成王葬於畢從周家之兆域也王氏曰先王制爲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死皆以類相從此仁厚之至篤於親親而民德由之歸厚矣）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度言其高卑數言其等殺此次明君臣封樹之等也○許曰王公曰丘諸侯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曰周禮丘封高下之數無文故許以漢法況之按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丈樹松侯半之樹柏大夫八尺樹欒士四尺樹槐庶人無墳樹楊柳臨川王氏曰以昭穆爲左右各以其族尙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尙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尙功也爵等爲丘封之度與樹數尙貴也蓋先王所以治死者如此）大喪既有日請度（句）甫竁（句）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

守墓禁凡祭墓爲尸（上度字音鐸○度謂墳也竁穿壙也甫始也隧者墓前道也上有負土曰隧道無負土曰羨道始竁必告土神故爲之尸既竁必爲丘封與墓道故又以度爲之也窆下棺也器謂明器即下文凶器也言[illegible]語也鸞車即巾車所飾之遣車上設鸞旗也象人謂芻靈也二者皆語之始行也執斧猶鄉師執斧之意也正者定向背蹕者愼往來守者嚴行止也凡祭墓謂有禱於土神也此專言君喪也○平仲王氏曰按鄭註祭墓乃祭土神而無祭祖考於墓之說諸儒有疑祭后土爲非而以爲祭其先者不知先人之體魄於此而因祭其土神此情理之必至冢人爲尸其又何疑乃以墓祭其先爲無害而獨不欲祭后土之說亦過矣愚按王氏之說蓋指程張而言也今攷祭先於墓之說程子謂墓祭不野令後世有時行之非經禮也張子謂祭墓雖非經其義理亦不至於甚害是先儒亦不之予矣至祭后土之說程子不取者蓋以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祭后土之禮今既甫竁遂爲之尸其爲祭土神甚明楊氏以周禮圜丘方澤爲上帝后土之正祭而凡因事而祭者爲告祭說蓋當矣則祭土神於墓亦猶封國先告后土之意宜非所譏也詳見大宗伯註）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授兆猶言正墓位爲蹕猶言蹕墓域均禁猶言守墓禁此專言臣喪也）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此序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之職也令族葬以下猶冢人各以其族及守墓禁正墓位之意度數即春秋緯所謂無墳樹柳也王制稱庶人不封不樹者蓋亦極言其卑替而非謂其荒穢與私猶分也邦墓雖同域亦使有分各族葬也此猶辨等與辨域之意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巡墓厲猶守墓禁之意也其中之室謂墓中之官寺庶民情僞多而與聽其訟獄也○梁氏曰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凡王侯卿大夫士以至萬民各令族葬而以類從親疏如戚遠如近孝敬斯存人心以至由是道也秦漢以來天子葬各異處山陵營治不貲王公及於庶人陰陽拘忌甲可乙否紛紛然惑溺於富貴或久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遷發頻數或爭訟不已思所以杜僭踰而厚風俗爲上者安可縱其所爲而不修其政令哉）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此序職喪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喪禮凡殯葬祭奠之屬今所存獨喪服士喪士虞而已以下文推之）

（凡其喪祭爲眞若祭則此喪禮爲殯若塟與祔隨序次也）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弔臨之事詔贊者詔拜命也）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謂其若祭之祝號禮儀也）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趣促同○自其大僕來君命出故稱有司自其庶司不待命而供事稱公而已宰夫所謂公有司是也趣者速也）

周禮卷之六

姜兆錫輯義

春官宗伯序職下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序大司樂中大夫二人之職也成均五帝學名周立以爲太學易氏謂成其行之虧均其習之偏故名也合聚也王制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焉是也樂祖尊之也瞽宗殷學名周立以爲小學祭之者示不忘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祗音支興道並去聲大音泰卷音權磬韶同○樂德樂之本也祗敬庸常也樂語樂之詞也託物興事曰興言古剴今曰道微言寓意曰諷誦言達情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也樂舞樂之容也雲門大卷大咸諸義不一註曰雲門大卷黃帝樂名言德如雲出能爲族類也大咸堯樂名言德無不施也大磬舜樂名言德紹乎前也大夏禹樂名言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名言德能救護民也大武武王樂名言德能成武功也陳氏樂書曰莊周嘗謂黃帝之咸池又謂黃帝張咸池於洞庭之野呂氏春秋漢志白虎通皆謂黃帝作咸池則大咸爲黃帝之樂誤翦於世次耳玉海曰樂記大章章之也註堯樂名周禮闕文或作大卷也此以上專言其造士也○疏曰此大司樂所教六舞是大舞樂師所教是小舞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小舞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特稱大夏者鄭氏謂其樂爲文武之中也保氏亦教之六舞者彼教以書此教以舞也薛氏圖曰周用六代之樂者存三格與二代也三格謂黃帝堯舜之後二代夏商之後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以下是也周人既法其法故兼用其樂也伊川程子曰樂舞所以養其性情也古人爲學自入小學以至大學有絃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入矣東萊呂氏曰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不同即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教國之子弟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深入人心都不是徒設一箇官司也秦漢以來只作官司與虞三代迥月自別蓋學校人體要非有司簿書期會可領學者所當深思也愚按樂德之教與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殊者此蓋指樂而言也中和祗庸即師氏所謂至德而孝友即孝德也不言敏德者進德以成子成於樂

（面數不足言矣）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說悅同○此以下備言其事神感物及此禮職之屬而先總言之也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律也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六陰律也陰律謂之呂又謂之同者陽倡陰和若同侶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爲八音雲門至大武爲六舞大合樂者承數者而摠言聲容之備也鬼神示言其格幽邦國以下言其理明上而邦國下而萬民皆內治之驗尊而賓客卑而遠人皆外治之驗動物則由人以及乎物也○註曰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也疏曰大合樂卽上六舞待一代作訖乃更作之據鬱祭之後正祭之時而言也下文天地人可得而禮據祭初下神而退在後者以下神之樂用一代此用六代事重故進在上也下文分樂而序之皆用一代之樂而與三禮下神相臨者恐其相亂曰使一變至六變與分用六樂之序相次也愚按大合樂之義見月令季春所謂擇日大合樂是也前此孟春止命樂正習舞仲春止命習樂大胥亦止春合舞秋合聲而已皆不謂之大合樂惟季春謂之大合樂者卽此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之謂也以本職言之上節但以樂舞教國子卽樂師亦承之意再故必如本節所稱乃謂之大合樂若但指上六舞而已乃所謂習舞合舞非所謂習樂合聲而本職凡言律呂聲音之屬亦贊矣蓋大合樂自爲一禮月令鄭註用季春合樂以助宣陽化也其禮今亡馬氏謂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於季春則中聲之所止也下大胥職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註謂爲季春大合樂習之也是也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據此則大合樂乃習樂之大禮而下文則本此所習者用以祭享禮故以乃分樂乃奏之屬遞承之而因以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總束之屬而疏乃謂大合樂爲正祭之合用六代其下乃降神之分用一代也夫大合樂必合六舞而合舞不得爲大合樂正祭必大合樂而大合樂非止用於祭若此節專指六舞泥正祭言之註疏家展轉遞誤終失大合樂之本義及各乃字上下相承之義況本節致鬼神示而外餘言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說遠人之屬而下文乃指言祭享祀其不得以正祭與降神爲一事又明矣蓋此節合言聲容之備下二節言奏言歌言文言播皆所謂聲言舞乃所謂容故王氏釋分樂之義遙言分律分同分舞而不止以六舞爲分合也故辭者詳之）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二節承上文言樂之六律六同六舞而卽此祭之分用以祭者明之也序次也王氏謂分律自黃鍾至無射分同自大呂至應鐘分舞自雲門至大武而序次之也下以祀祭享爲言者自外以至內此以祭享祀爲言者自下以至上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奏言聲歌言歌舞言容也歌與奏相配者黃鍾爲子大呂爲丑子與丑合也大蔟爲寅應鍾爲亥寅與亥合也六律以左旋爲序六同以右轉爲序餘並放此函鍾卽林鍾小呂卽仲呂天神謂凡祭上帝之屬地示謂凡祭后土之屬四望謂日月星辰之屬山川謂山嶽川澤之屬先妣先祖之次未詳註謂姜嫄及后稷也○薛平仲曰周用六樂分祭祀十二調一樂用二調奏者謂堂下四懸鐘聲之謂也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也庭奏常以陽聲爲調升歌常以陰呂爲祭陳氏禮書曰四望舊以嶽瀆爲主今攷周禮於四望皆言祀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明四望不指嶽瀆也左氏云望郊之細也又云郊之屬也公羊云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與許慎釋四望首以日月星辰蓋有所受也康成釋小宗伯以四望爲五嶽四海釋大司樂又兼以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爲四方其言異同不可攷也愚按本文四望言祀不言祭則四望專屬天神大宗伯五嶽言祭不言祀則五嶽專屬地示鄭氏以嶽瀆釋四望其誤不待辨矣陳氏謂望兼上下之神此卽公羊方望無所不通之義較鄭氏爲近但其意雖以日月星辰爲主而猶旁及於嶽瀆亦不免混夫仁專言則包四者而偏言則一事也諸家訓望爲嶽瀆者或以虞書望於山川而爲之詞殊不知散文則山川亦可稱望若四望與山川爲對文則天神與地示不可混也典瑞兩圭有邸以旅四望而又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者四望卽日月星辰之屬但祀爲常禮旅爲變禮故異文也學者詳之）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承上文言五聲八音也不言分者六樂必諧五聲以文之而五聲必被八器以揚之不能相無也但律呂分則聲音之清濁高下見而分之之意具矣餘詳大師）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臝羸同○變之言更樂一成則更奏而舞一成亦更舞也致者樂奏於此機應於彼也羽物毛物謂鳥獸臝物介物鱗物謂蟲魚皆教動於地者也象物謂日月星辰乃

成象於天者也川澤以下備言五地之示天神約言五行之神及皆易致者居先難致者居後不分言六樂之屬者六樂各有諸變也此承上極言致鬼神示作動物之驗而和邦國之屬不待言矣○註曰凡動物之敏疾者地示之高下甚者皆易致也羽物飛且走蛤蟹走則遲矣川澤有孔竅者故易致土示乃平原也故難致平仲王氏曰象物日月星之屬在天而成象者也而註以四靈爲象物夫麟鳳龜龍雖謂之四靈然不離羽鱗毛介也何獨爲象物乎又曰夔頌舜樂庶尹允諧先以百獸率舞大司樂以六樂致天神地示先以羽鱗毛介象聖人作樂必徵之異類何也天地神鬼之情狀不可得而見也太和之氣至不易感者而亦致焉則天地格神鬼享可見矣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此以下又承上文言樂舞之屬致鬼神示之驗而卽大祭之分用以降神者極形之也圜鍾卽夾鍾屬卯正東方之律祀天神以爲宮者取帝出乎震之義黃鍾以下註謂黃鍾屬子大蔟屬寅姑洗屬辰三者陽律相繼也鼓八面曰靁縣之曰鼓有柄曰鼗名靁者象聲之發也孤竹竹特生者取數之奇也雲和山名見氣

之舒也雲門象陽之出也冬至陽之始圜丘天之形也自子丑至巳爲陽自午未至亥爲陰陽止少陰之卯陰止少陽之寅圜鍾屬卯自卯至申其數六六變者圜鍾之數也上文言變自一至六此連言六變以及八變九變而獨不及七變者凡因律數而已翼續禮天地四方之禮先分樂以致之然後禮以玉而合樂祭之也○信齋楊氏曰按周禮大司樂職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妄稱圜丘爲禘禮記祭法篇禘祖宗三條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註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大事始祫其高祖而已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爲祀感生帝稱疑康成號博洽而三章同歸於誤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冬至祀天於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夫祭法與大傳之禘一也而強析之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帝嚳與稷配爲兩事隨意穿鑿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與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配天之義也抑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理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與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禋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二祀並行唐杜佑作通典亦並列而爲二矣幸王肅諸儒爭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正於後而周公制作之意復見不然終晦而不明矣○沒儀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以爲未盡故季秋有大享帝之禮天卽帝也郊稱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稱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林氏曰郊祀報本反始配以稷明堂大享報成配以文王天言兆朕帝言主宰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也故周人歲祭天者四郊於冬至明堂於季秋祈穀於孟春大雩於龍見是也歲祭五帝者五周禮所謂祀五帝亦如之是也若有故而旅告則不在此數矣愚按楊氏辨圜丘之非禘也甚詳然非楊氏之私言也家語云凡四代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楊氏所云先聖有明徵也家語又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則并祖宗之祭名亦定矣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

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函鍾屬未西南方之律祭地示以爲宮者取致養於坤之義大蔟以下註謂大蔟寅姑洗辰南呂酉三者律呂相生也鼓六面曰靈名靈者著地之德也孫竹竹方生者象陰之小也空桑山名明陰之乏也咸池明陰之聚也夏至陰之始方澤地之形也函鍾屬未自未至寅其數八八變者函鍾之數也天神在上故曰降地示在下故曰出○陳氏禾曰祀天必以冬日至者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宮用夾鍾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地必以夏日至者以陰氣潛萌乎下地之始也宮用林鍾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漢元始中奸臣妄附周官大合樂之說謂天地當合祭平帝從之禮之失自此始由漢及唐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睿宗四帝而已信齋楊氏曰大司樂咸池以祭地示鄭註謂祭於北郊及社稷也及註曲禮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祀地之屬乃又謂地神有二祭崑崙之神於方澤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夫北郊卽方澤也析一事爲二信緯書而叛聖經以文之其失矣其惑也又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所謂正祭也其

祭皆其時其位如此非若因事告祭者比而後之人主常以祀地爲難則諸儒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註亦未及也賈公彥始爲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攷豈有夏至盛暑之月而服大裘哉而崔靈恩孔穎達與杜佑通典亦爲是說於是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爲不可行之禮至本朝元祐中議北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爲言於是始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若顧臨等是也有謂讀虞書即位周書伐紂告祭之禮以証正祭者若蘇軾是也因一時謬誤而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之心一也告祭不拘時位則正祭奚拘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豈周禮實欺我哉貴與馬氏曰按北郊之議始於元豐初至六年始罷合祭元祐七年復合祭紹聖以後復罷之政和四年始親祀地示於方澤蓋自元豐六年至宣和之末共四十二年凡十一郊惟元祐七年一次合祭及政和四年以後四次親祀方澤而已其餘六郊則祀遂廢矣夫本以合祭爲非禮分祭爲禮而至議不決則廢親祀而權以上公攝者且二十年蓋病其非禮而反至廢禮也諸臣所以不決者其拘牽有二禮文煩縟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然禮文乃百王之大典而賞賚乃五季之弊政遂使廢而不舉可乎愚按賈疏妄謂夏至祭地亦服大裘而或爲其說者蓋大裘祀天祀五帝亦如之則夏祀赤帝可裘即夏祭方澤亦可裘也然所謂祀五帝亦如之者當指其中可服裘者而言乃約詞耳夏葛屨冬皮屨雖屨亦以夏葛冬裘之道行之也況服制乎且祭之用裘猶聘也若羔裘以朝而夏以裘日視朝麑裘以聘而夏以裘聘其難通也明矣謂夏祭亦用裘而以說經也奚但固哉之高叟耶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黃鍾屬子正北方之律享人鬼以爲宮取貞元相會之意大呂以下註謂大呂丑大蔟寅應鍾亥三者律呂相合也鼓四面曰路路者明人道之所由也陰竹生於山北者龍門山名北陰凝而龍陽變亦窮則變變則通之義也九德即九功之歌九磬即九成之舞黃鍾屬子自子至亥其數九九變者黃鍾之數也不言祭時者三年乃大祫四時亦皆有祫也不言降出者鬼降魂升無所不在也○汲儀王氏曰大祭之舞祭天自以雲門祭地自以咸池而祭宗廟則濩武之外更以大韶且加以九德之歌者彰祖德也或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註家避位不用之說如何朱子曰此是降神之樂如

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之且如以大呂爲角則應南呂爲宮大蔟爲徵則應林鍾爲宮應鍾爲羽則應大蔟爲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註說是也又曰周禮祭天地人何以無商聲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聲但無商調耳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非事鬼神所宜也三禮義宗曰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六終終成也疏曰一變至九變者謂在郊壇及朝庭立四表舞人從南來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再成又至第四爲三成從北向南又第亦然）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縣懸同令平聲下同○凡樂事統下文祭饗射師屬凡用樂之事而言大祭祀即圜丘方澤及宗廟之屬也宿縣者祭之前夕列鐘磬於筍簴也展之言省而察之知其和否也出入謂廟門三夏皆樂章名詳見鍾師帥者率往舞之所也祀五帝與祫先祖及饗諸侯皆名大饗此謂饗諸侯也不入牲謂殺牲於廟門外而不奏昭夏以入也其他如宿縣及王出入尸出入帥國子舞之類饗與祭一也）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因祭而射曰大射騶虞召南詩名樂師王射以騶虞爲節是也令奏之者令瞽歌詩而鍾師鎛師之屬奏金鼓也以弓矢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詳見儀禮大射大司樂詔諸侯猶燕射樂師帥射夫也詔不及諸侯以下者統於尊也○疏曰凡射天子六耦內諸侯四耦外諸侯卿大夫士皆三耦第一番王誘射也第二番正射第三番射兼作樂三番射皆以弓矢舞也）

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宥侑同○朔食爲大食樂勸曰宥）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愷凱同○獻功於學與廟社曰大獻其樂曰凱後漢志黃帝使岐伯作短簫鐃歌以勸戰士即所云天子大愷也此上四節皆言其令奏之事○疏曰大司馬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而王師大獻奏愷注謂獻捷於祖何也曰司馬以軍之功故獻於社而宗伯主宗廟故大司樂獻於祖也平仲王氏曰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其反也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詩頌在泮獻馘是也古人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學文與武也至二十舞大夏則備矣先王之學不分文武如此）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傀音瑰去上聲縣懸同○此以下皆言不令奏之意也朔而月[illegible]月則日食望而[illegible]則月食四鎮[illegible]之[illegible]）

（莫之震大傀異烖謂非常之變若星辰崩墜土地震裂之類大憂如日食國亡大縣邑及戰敗之類去謂屏而不入猶萬入去籥之去其樂猶縣也弛則解而不張矣蓋日月以下事較大而大札以下情較切也）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爲失和也○平仲王氏曰禁者所以脩中和也淫則不正過則不中凶則不嘉慢則不肅顏子問爲邦孔子令放之者此也）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廞許金反○廞者陳明器之名義詳天官司裘在樂器則檀弓所謂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之類也涖廞若藏謂涖笙師鎛師之屬○明齋王氏曰大司樂一官語多不可曉後人用以疑周禮或又以爲後人竄入此篇按漢書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好古孝文時得其樂工竇公因以其所習大司樂一篇獻之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青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至成帝時劉歆始斷其大司樂一官即竇公所獻則此篇爲周禮經文非後人竄入無疑而此文自魏文侯時已習之則周禮爲周公之書亦其一證也但其律呂度數神化感通後人未嘗肄習豈可妄測且孔子定禮樂樂書自爲一經此篇在周禮正如瞽經之瞽師龜經之卜人易經之筮人非其全也執此廢樂書執瞽師卜人筮人諸篇而遂欲通乎瞽卜與易道也可乎夫聲樂之

感人最深聖王修道立教移風易俗其妙於此自樂經散亡遂爲後世大缺有神人能通其理以紹絕學者愚日以俟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帗音拂○此序樂師下大夫四人及士二十四人之職也小舞即帗舞以下六者對雲門以下六舞而言也帗舞析綵繒爲之羽舞析翟羽爲之皇舞聚五采羽以象鳳儀旄舞特犛牛尾以象獸舞干舞執干盾人舞衆袖袂此猶大司樂之教樂舞也○陳氏樂書曰古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但散而用之則不備耳如春秋有事於太廟萬入去籥則宗廟兼用干戚與羽籥而先鄭謂宗廟以羽後鄭則謂以人又如大司樂舞咸池以祭地祇則社稷不特帗舞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亦不特兵舞而先鄭止謂社稷以帗後鄭又謂山川以干均之疏矣咸池之類言章不言器帗舞之類言器不言章互備也貴與馬氏曰按正義以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爲大舞以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爲小舞今考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帗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六代之舞非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樂師所教者各指其所習而言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其樂大成而言此樂書所謂互相備也愚按大司樂與樂師其舞自有大小之別謂雲門以下六舞不外六小舞之具而充之可也謂小舞之外非別有所謂大舞則過矣）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薺音詞○教樂儀郝氏謂教國子容儀此於樂也肆夏采薺皆逸詩名奏以爲行趨之節即所謂儀也車見大馭環拜謂凡環列而拜者作以鼓止以金此節也此猶大司樂之教樂儀樂語之意也○註曰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王出至堂而肆夏作至路門而采薺作此謂步迎賓客也王如車出則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是也鄭鍔曰承上文教國子又教奏樂以爲王行步之儀在堂則賓尚遠故行出則賓已近故趨也王昭禹曰樂師所教教作樂者也行則緩緩欲直而遲故奏肆夏趨則疾疾欲齊而肅故奏采薺黃氏曰四肢之於安佚情也動不以禮無所不至況於王天下觀儀而動者乎先王制禮視有儀聽有節言有記動有儀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爲之樂儀以防之使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退揚而後鳴佩鏘如方中角徵右中宮羽非辟之心無自入矣其在五路則步趨之節貴之大馭車行而聞肆夏由路寢中車趨而聞采薺由路門外王之言動造次無非禮者蓋樂師所教大馭所馭與有力也愚按諸儀多屬之王而郝氏謂之教國子者以本職無教王之文釋文自掌上國

子而言也蓋國子將皆有從君助祭之責而王世子之屬又貳君貞國者此所以樂德樂語樂舞既屬之大司樂以養之而樂儀即屬之樂師以飭之與）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上文專言造士此以下備言凡隸職之屬者亦猶大司樂凡樂事以下也凡射通謂大射燕射之屬大司樂於大射之王射令奏騶虞以爲節而已其凡射王侯大夫士之射節則樂師備掌之也騶虞以下皆詩名貍首今亡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序謂陳奏之次第治謂事物之修飭皆承射而言也）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皋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令下并相去聲○小事謂小祭祀之屬以下文如祭之儀推之可見樂一變爲一成猶所謂告於樂正曰正歌備也皋之言號也學士即國子也相謂相尸也太祝職來瞽令皋舞相尸禮既祭令徹此詔大祝來瞽工使歌又承其令號舞人使舞且帥學士歌雍詩以徹而又令太祝相尸行禮也蓋二職胄相須而以樂爲前詔

（如此書說頗有誤）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燕射通謂王與諸侯卿大夫士燕而射也詳見眡瞭及夏官司弓矢篇謂王與諸侯射為賓射而與卿大夫士射為燕射者誤射夫通謂諸侯以下樂出入謂王出入而樂隨之也令奏者亦令瞽歌詩而令鎛師及眡瞭奏鍾鼓也與大司樂文義互相足○王昭禹曰以其耦射者射人也所帥以弓矢舞者大司樂樂師也大司樂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舞也燕必用射者射以觀德且為備也易氏曰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此三夏皆瞽歌詩凡此樂之出入皆樂師令奏鍾鼓以節之也愚按凡樂皆然但此自指燕射王出入為上）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陳謂獻也樂官謂主獻之官鍾師鎛師之屬序哭謂器將入有官代哭故亦帥之也○疏曰言凡喪者王家大小喪皆有樂官之陳器也陳之者如既夕禮陳於祖廟之前及壙道東也小宗伯及執事視葬器則哭之彼據未葬時獻明器之材獻素獻成於殯門外也此序哭承陳樂器之下謂持樂器向壙及入壙時矣）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凡樂官大胥以下也政令爵賞樂政但前專指射事此通指官司也）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此節在凡喪之上脫在此○大獻獻捷也倡導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此序大胥中士二人之職也學士即諸子也版籍致徵也）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舍讀作釋采菜同○學學宮也舍之言釋釋菜樂以禮先師也合猶會也謂既習而因會合之也頒分也習合後至秋分其所學也聲謂吹也月令孟春令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令習舞釋菜入學習樂季春乃擇日大合樂季秋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乃命樂師大合吹此大胥蓋承樂正習合之而經文有詳略也）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會亦合也習舞則舞而已習樂則皆而已此言六樂之會與其舞相合合而因以正其舞位也如此則出入有序聲容美備而大司樂之大合者以之矣註謂為季春大合樂習之也此以上皆言造士之意也）比樂官展樂器（比音避○比校展省也此言行禮之意也）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鼓徵猶文王世子大昕鼓徵之徵祭祀則徵之惟小祭祀不與舞則不鼓徵也此造士及行禮之意也）序宮中之事（序次也宮謂學宮也凡學宮所役習之事大胥次序之也王氏謂王宮也國子宿衛王宮宮正教之道藝而大胥為之序也此亦造士之意也一云宮通謂宮廟宮寢之屬凡祭祀燕饗樂作樂師掌其序事而大胥序之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觵觥同○此序小胥下士八人之職也觵罰以爵也不敬謂玩期不謹者撻撲以罰也怠慢謂逸役不職者此亦造士之意也）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縣懸同○樂縣通謂庭之樂器也縣者凡鍾磬其鎛之屬其不縣者凡鼓鼗之屬不縣者統於縣故稱樂縣也名宮縣者四面皆縣如宮垣也軒縣者三面而曲春秋傳謂之曲縣亦其南向如車軒以避王也判縣者又去其北惟二面如周日小德卑於君也特縣者又去其西惟餘一面示特立也辨者之也此言王以下至士之樂縣而因言職之所辨也縣鍾磬謂笙磬笙鍾頌磬頌鍾編以為縣也肆自春秋傳歌鍾二肆之肆編縣十二枚在一簴謂之堵二堵謂之肆堵如堵牆肆如列肆鄭氏謂天子之卿大夫士以肆為判特諸侯之卿大夫士以堵為判特也此申言樂縣也○註曰縣鍾磬謂編縣之也編縣十六枚在一簴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天子之卿大夫東西縣鍾磬各一肆謂之判縣諸侯之卿大夫半之惟東西縣鍾磬各一堵亦謂之判縣也天子之士其東縣鍾磬各一堵謂之特縣諸侯之士其東又惟縣磬一堵而已亦謂

之特縣也陳氏樂書曰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十有二聲為之劑量十有二辰之鍾磬凡以應中聲順天道而已編十二在一虡為堵鍾磬各一堵為肆春秋傳歌鍾二肆則四堵也鍾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制如此而康成謂鍾磬十六枚在一簴為二堵杜預謂縣鍾十六為一肆是亦附會漢得石磬十六遂就而為之志耳服虔一縣十九鍾之說不亦謬哉愚按肆堵之數說蓋不一陳氏以典同之說推之而斷編鍾與零鍾皆以十二律為準其理信而有徵因以攷大司樂之諸調意趣皆合不可易也陳氏又言宮縣軒縣皆有鍾磬鎛判縣有鍾磬而無鎛蓋亦用詩疏之說而謂無明文今攷諸侯燕其臣之禮縣自在寢不序陳樂器大射之禮樂人宿縣則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之西應鼙在其東皆南鼓此東方之縣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朔鼙在其北皆東鼓此西方之縣也又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方之縣以避射位且與臣射故闕磬鍾鎛但簜在建鼓之閒倚於堂及鼗倚於頌磬之西紘而已諸侯軒縣之有鍾磬鎛如此天子宮縣之同異則不可攷矣卿大夫判縣亦無文如鄉飲酒禮云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又云笙入磬南北面立鄉射禮云縣於洗東北西面又云笙入於縣中凡此皆以大夫與其賢士行射鄉之禮故皆用士禮傳云鄭賂晉以歌鍾二肆及其磬鎛晉侯以樂之半賜

烈終於是有金石之樂夫特爲大夫而金石之樂賜之乃備則大夫以下之無鎛亦可見矣又攷周詩言賁鼓維鏞及應田縣鼓之屬何嘗大傳言天子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則天子自有賁鼓鏞鐘之屬周禮笙鐘頌鐘笙磬頌磬及鎛之外亦自有鐘師所掌之鐘磬以爲十二辰之零鐘以義推之其鐘即大傳之鐘也大鎛謂之鏞國語及陳氏鄭氏之徒皆謂鐘大於鎛且奏九夏亦爲大鐘則其即爲鏞鐘又甚明也至侯之建鼓詩以爲用殷制則王之賁鼓爲縣鼓亦明矣然則天子之宮縣雖無攷而其器之見於詩書禮而當陳者意非陳於所闕之二面而於諸侯大射之樂縣亦大同小異與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大師大簇之大音泰○此官大師下大夫二人之職也合者謂六律六同之聲與陰陽合而其間陽六律陰六同又各兩相合也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奏大簇歌應鐘之類亦然但大司樂以奏與歌互言而此皆以聲言耳金鐘也石磬也土壎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竽也竹管簫也○文與播並見

大司樂此節樂之節數而明其用也○註曰合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辰在玄枵大簇寅正月在諏訾應鐘亥十月在析木姑洗辰三月在大梁南呂酉八月在壽星蕤賓午五月在鶉首林鐘未六月在鶉火夷則申七月在鶉尾中呂巳四月在實沈無射戌九月在大火夾鐘卯二月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各相合也其相生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鐘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簇長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者以五聲相次如文繡也播以八音乃可得而奏之矣疏曰註云聲之陰陽各相合者謂六律爲陽六同爲陰兩兩相合十二律爲六合陽聲黃鐘大簇等據左旋而言陰聲大呂應鐘等據右轉而言也又云其相生以陰陽六體爲之者據經左旋右轉以陰陽左右爲相合若相生則六律六同皆左旋以律爲夫以同爲婦婦從夫之義故皆左旋也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半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太史公曰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合解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管九寸以九乘九其數八十一是所謂宮也三分宮損一而下生林鐘之徵其數五十四又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大簇之商其數七十二又三分商損一而下生南呂之羽其數四十八又三分羽益一而上生姑洗之角其數六十四此五音之正也自是三分角而不盡一數故正音止於五乃以六十三損三分之一而下生應鐘之變宮其數四十二又三分應鐘之變宮益一而上生蕤賓之變徵其數五十六則所謂七音也王樸曰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朱子語

錄曰文蔚問國語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謂均爲均鐘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鐘爲宮便以林鐘爲徵大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只是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後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黃鐘只是散聲又自黃鐘起至應鐘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蓋如此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教瞽矇與學士也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爲之本者詩原於德爲之音者詩比於樂此即樂之篇章而推其本也○註曰六德爲之本者所教詩必有知仁聖義中和之道乃可教以歌也六律爲音者以律視其人爲之音知其宜何歌也王氏曰六德中和祇庸孝友也君子之學詩豈徒誦其言而已哉要於德而已六德本於性情所以正於中六律稽諸度數所以正於外以六德爲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爲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夾漈鄭氏曰古之達樂三曰風曰雅曰頌仲尼編詩用以樂歌非從用以說義齊魯韓毛四家漢立之樂官以義理受然漢初去三代未遠仲尼三百篇皆要可能歌也東漢末

（東觀石渠議論徒紛曾王德不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久不肄習所傳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惟傳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此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工歌鹿鳴之三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節奏有屬今一詩而如此用之可乎至晉鹿鳴一篇又無傳今樂府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從物之從以義說名其說之徒以事辭目樂之道或幾乎息矣）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令平聲下並同拊音撫朄音胤匶柩同○登歌歌詩者在堂上也擊拊猶虞書擊石拊石之擊拊此磬重曰擊輕曰拊此謂堂上之玉磬所謂鳴球也蓋大師帥瞽矇升堂拊瑟以歌詩則令小師奏其擊拊之玉磬以槩之也下管吹管者在堂下也管謂竽笙簫篪之屬樂器謂鼓柷敔之屬鼓大鼓朄小鼓也蓋堂下笙師之屬帥瞽矇與眡瞭吹管播樂器則大師又令小師之屬奏其大鼓小鼓以槩之也射節即騶虞狸首采蘋采蘩也樂師掌射節之政而大師則帥瞽歌之也詔吉凶若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楚必無功是也廞先鄭謂陳也註謂興也興言王之德功而陳之以爲謚也尸在柩未葬而作謚故稱匶謚○疏曰以歌者在堂上對匏竹在堂下故先鄭云貴人聲也以匏竹在堂下對鐘鼓在庭故後鄭云貴人氣也陳氏樂書曰古者功成作樂舜以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朝廟之治故繼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之治故繼之鳥獸蹌蹌記文王世子云登歌清廟下管象武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云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禮云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由此觀之周升歌之詩爲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屬下管爲象武新宮之屬虞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故歌於堂上事成而下故吹於堂下也鄭鍔曰令奏鼓朄者令奏大鼓與小鼓也鼓爲衆樂之號令故欲播樂器必奏鼓將奏鼓必奏朄以爲引也易氏曰奏擊拊以槩瞽歌奏鼓朄以槩管樂歌與樂必有槩而後從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也臨川王氏曰王行見於事史序事故太史讀誄王德成於樂瞽掌樂故太師作謚愚按大鼓所掌鎛師掌金奏之鼓及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是也小鼓所掌小師教鼗鼓及擊應鼓鼓朄是也故此令奏者令小師鎛師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正者從大師之政教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鼗音桃敔音語塤壎同○此序小師上士四人之職也教謂教瞽矇若眡瞭也鼓鼗猶瞽矇眡瞭所謂播鼗也鼗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旁耳自擊以槩樂也柷敔皆木爲柷如漆桶中有椎動之使旁擊以合樂也敔爲虎形背有二十七刻櫟之以止樂也塤即壎燒土爲之燒土如鴈卵然上平底有六孔簫管皆竹爲大簫三十二管長二尺四寸小簫十六管長尺二寸管如篪而八孔皆吹以發聲也絃謂琴瑟也歌者依琴瑟而詠詩也依詠曰歌徒歌曰謠）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與去聲○應亦小鼓大射禮謂之應鼙朄導而應和故名也大師令奏鼓朄而小師擊應鼓者令奏鼓朄而應鼓在其中擊應鼓而鼓朄亦在其中王昭禹謂朄必有應二職互相備也徹歌雍也與者亞大師也小事大師不令奏但自鼓朄而已○疏曰大饗諸侯徹饗亦歌雍若諸侯自相徹饗則歌振鷺也）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和去聲○節言其限和言其應即上文擊拊應鼓之意也○王昭禹曰六樂之作其先後曲直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矣國語云聲應相保曰和又云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此也）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句）諷誦詩世奠繫（句）鼓琴瑟（奠故書作帝杜讀作定今按奠如字作定字解之讀作帝定皆非繫系同○此序上中下瞽矇三百人之職也播者小師教而瞽矇播也詩註謂先王治功之詩諷誦謂闇讀之不依詠也世謂世本奠之言定也本職言世奠繫謂於世本定其繫小史言奠繫世謂定其繫於世本也蓋絃歌爲瞽矇之職而王者易世著代獻作柩謚則瞽矇諷誦其詩以定繫其於詩雖不忍歌而猶鼓琴瑟以播美之也此又大師帥而瞽矇諷且鼓也○鄭司農曰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故國語云瞍賦矇誦也世奠繫謂小史掌其叙述而瞽矇諷之以戒勸人君故楚語云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怵懼其動也王氏曰誦詩則知民風之厚薄誦世奠繫則知前世之興衰小史奠繫世則定之而已非誦之也愚按二說戒人君之意善矣但註謂廞作柩謚時諷而書之與大師職帥瞽而廞恰合又世奠繫以小史職奠繫世及之亦宜從註專指帝繫而言司農分指帝王之繫及諸侯卿大夫之世本則亦非本義矣蓋帝繫與世本雖有異稱而世奠繫則以世奠其繫耳句義豈有他哉）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大音泰○九德即大司樂九德之歌也六詩六德大師所教不言六德省文也）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此序眡瞭三百人之職也眡瞭亦播鼗者皆眡瞭也本職乃磬師笙師所教而不言磬師所教之編鐘笙師所教之笙竽塤籥以下者義具凡樂事中也鼗播而凡樂器從之矣頌磬笙磬卽磬師所教擊磬獨言之者重之也○註曰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阼階之東笙磬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其南頌鐘是也疏曰東爲生長之方故曰生西爲成功之方故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葉氏曰鐘磬各頌笙者與歌相應曰頌磬頌鐘與笙相應曰笙磬笙鐘也愚按葉說視諸疏爲簡直而今攷射鄉燕諸禮言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不言應以鐘磬大射言升歌下管各三終亦未有言應者何與因以攷之諸經虞書言搏拊琴瑟以詠又言戛擊鳴球乃堂上之玉磬而非堂下之頌磬也商頌鼗鼓管籥皆言依我磬聲小雅亦言笙磬同音此乃磬與笙相應之驗而春秋傳略皆以歌鐘二肆及笙師職掌其笙鐘之樂其意尤明也令兼存註與葉氏之說學者幸詳考之）掌大師之縣（大音泰縣懸同○解大師之縣者大師統樂若小胥惟正其位而已掌者掌縣之也）凡樂事相瞽（相去聲○相扶贊也）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廞樂器卽磬師笙師凡所教之樂器也蓋教之者主之而眡瞭廞之矣大旅亦如大喪者以國有大故乃旅上帝有喪道也）賓射皆奏其鐘鼓鼜愷獻亦如之（鼜音戚○奏者大司樂樂師令奏而奏之也皆奏者大射燕射之時王與賓射皆奏也歷考諸官射惟有大射燕射二禮而大射燕射皆王射既賓樂之故行大射燕射之禮其中又分王射賓射之等書不明此但見諸官多言賓射二字而遂誤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分列爲三禮此大失也蓋凡射無不先燕但其中爲祭擇士而與諸侯及羣臣燕而射者義起於祭而不起於燕故名大射若不爲祭擇士則其與諸侯及羣臣燕而射者皆名燕射而已初非與諸臣射名燕射而與諸侯射則名賓射之謂也大宗伯云以賓禮親諸侯則諸侯賓也鹿鳴燕其臣云我有嘉賓羣臣亦賓也故二者皆得以賓稱其與之燕而射卽皆得以燕射稱大司樂云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則云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故大射燕射二者之舞弓矢爲對文諸官中初無賓射詔帥舞之文也使賓射爲燕射之一也豈其弓矢獨不舞乎夏官司弓矢職凡祭祀田弋之屬弓矢罔不供其於射禮云澤供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供弓矢如數澤以擇士所謂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亦大射也故大射燕射二者之供弓矢亦爲對文諸官中初無賓射供弓矢之文也使賓射爲射禮之一也豈其弓矢又獨不供乎不惟此也大司樂云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樂師亦云燕射樂出入令奏鐘鼓大王出入樂作而令以鐘鼓奏王夏

二職文小異而義同也故大射燕射二者之王出入令奏又爲對文諸官中初無賓射王出入令奏之文也使賓射爲射禮之一也豈其時王之出入又獨不令奏乎凡此三條之義同見大射燕射之外必無賓射之禮並列而爲三矣至諸官之所以稱賓射者其義又自有數條有賓射兼王射而言者此亦對文起義者也夏官大僕云王射則贊弓矢此言大射及燕射之時王射則大僕贊也小臣云賓射則掌事如大僕之法此言大射及燕射之時賓射則小臣贊也若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列爲三禮也亦可并以王射列而爲四禮乎且如前列爲四禮何王射有贊弓矢者而大射燕射獨無贊弓矢者乎有賓射兼王射而言者此非對文起義而以省文見義者也牛人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鎛師云饗食賓射鼓其金奏之樂眡瞭云賓射皆奏其鐘鼓典庸器云饗食賓射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凡其稱賓射者卽指大射燕射之禮王與賓射而言耳此稱賓者尊賓之詞從省文也若又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列爲三禮也豈大射燕射獨不供膳牲乎又豈大射燕射獨不設筍虡陳庸器乎且賓射惟兼指大射燕射而言故眡瞭云皆奏其鐘鼓皆者謂大射與燕射皆奏之也若必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列爲三禮也卽賓射爲射禮之一又何以云皆奏乎大射燕射二禮而射以祭重故大師射人司裘諸職多言大射也王射賓射雖樂作而射爲賓樂故牛人鎛師眡瞭典庸器諸職又多言賓射也歷考諸官之明著如此書乃未審而率稱之遂至凡經傳之射禮皆誤也故謹辨而正之著存夜數名燕獻功樂名詳見鎛師）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此序典同中士二人之職也總樂之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此文小異者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其聲播於四方故稱天地四方且大師合其聲而已此則和辨其中聲以制器故稱辨聲以爲樂器也六律六同謂十二律之管樂器謂十二律之鐘○鄭曰典同所作樂器謂鐘也其職掌十二律之鐘是十二辰之零鐘非編者也鄭氏曰樂器不獨鐘聚鐘以例其餘也愚按鄭說自通註疏皆指鐘而言者蓋以鐘與十二律相配故皆據鐘而言也陳氏樂書謂編與不編之鐘數皆與十二律相準其說亦定於此蓋鎛鐘之屬雖大小不齊而其與律呂配則一也此樂書推本國語之意而以本職決之與辨見小胥）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䃂音衮陂音彼韽音闇筰音詐○高正之類謂形之失䃂聚之類謂聲之失高謂上大也䃂者衮然

（旋於裏也正上下直也緩紓也下謂下大也肆放也陂偏侈也散離也險偏弇也斂不越也達謂行大也贏有餘也微謂小也韽小而不成韻也回謂微圜也衍淫衍而無鴻殺也侈中約也筰迫筰而去疾也弇中寬也鬱結塞而不出也薄輕薄也甄震掉也厚重厚也石如石無聲也此推言凡聲之類以別辨聲之意也○黃曰此十二種並是鐘之病言此者欲見除此病外即是鐘之善也愚按以上文鄭氏之說推之此以下皆舉鐘以例其餘也故以凡聲二字冠於本節而以凡為樂器冠於下節）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齊劑同○度數謂長短廣狹之式齊量謂清濁高下之宜此正言制器之事也和樂亦如之者其始制此器本於和律故器既成而樂亦本是以和也○疏曰計謂度量為廣長者廣則口徑長則上下也律曆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鐘以律計倍半假令黃鐘之管長九寸倍之為尺八寸又得四寸半總二尺二寸半以為鐘口之徑及上下之數自外十一辰頭皆以管長短計之也鄭鍔曰和樂之法亦出於此也為樂器制之於未成之初和樂調之於已成之後）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此序磬師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教謂教

所擊也鐘言編磬不言編者蓋鐘須鐘則編餘鐘鎛皆不編磬師惟教編鐘係乃鐘師掌之故別言編也磬則編之蓋磬須磬并餘磬亦磬師統掌之矣故不別言編也縵猶樂記操縵之縵謂凡雜弄之繇音非拊瑟升歌比也燕猶言燕私之燕謂凡燕飲之奏樂非祭饗正樂比也惟教二樂之鐘磬者明堂上升歌之擊拊與祭饗九夏之金奏乃小師鐘師掌之故又別言縵樂燕樂也○淺儀王氏曰商頌云依我磬聲八音之中石最難調聲之命變八音無不備而擊石拊石不變特兩言之以此愚按樂器莫重於鐘磬而周禮鐘師鎛師歷言編鐘若鐘若鎛之名若磬則磬師不歷言其名惟眡瞭一言笙磬頌磬而注疏乃謂磬無不編何耶考儀禮大射笙磬頌磬在堂下而虞書戛擊鳴球乃堂上之樂不在堂下笙磬頌磬之列即小師職之升歌擊拊也孟子言金聲為始條理玉振為終條理則不徒與笙歌相應之編磬亦明矣今儀禮之大射笙磬頌磬之外他無言磬者此特諸侯之軒縣非王之宮縣也王之宮縣儀禮雖無文豈得并本經小師之擊拊及凡經傳之文而忘之乎磬師兼教擊鐘者鐘縣類以重故鐘師及鎛師分掌其職祭則簡矣故一磬師兼掌之也）

凡祭祀奏縵樂（謂縵樂作而命其屬擊鐘磬以奏之也其燕樂則鎛師命擊奏之矣○王氏曰祭祀奏縵樂者鎛樂倣也）

鎛師掌金奏（此序鎛師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金者鎛及鐘之總名鎛及鐘二者皆不編此據鎛而言也奏樂莫大於金而金又莫大於奏九夏故稱金奏也）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齊齋同祴杜讀作陔下賅同驁音遨○兼言鼓者猶言掌金奏之鼓九夏必奏以鐘鼓者以鐘鼓應其詩節大司樂樂師所以令奏也餘見小胥磬師各職○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下三篇也以此知肆夏詩也註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也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具也疏曰牲出入奏昭夏以上見大司樂族人侍奏族夏以上皆無明文或子春別有所見祴杜讀為陔今鄉飲鄉射燕大射賓醉將出皆云奏陔恐其失禮故陔切之使不失也大射禮又云公入奏驁夏出入禮同故兼云出也愚按九夏杜預春秋傳註為樂曲不言詩歌故諸說辨正之如此或者疑文王鹿鳴皆言歌肆夏獨言奏宜從預註且詩傳於笙篇亦以其言笙言奏而不言歌明其無詞也今

攷下文騶虞諸詩亦言奏豳章豳詩皆言吹不言歌則不得以言奏言吹為無詞亦明矣燕禮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節之後工告樂正曰正歌備而仲尼燕居云下而管象大射禮云下管新宮說者以維清為象斯干為新宮則其皆為詩歌又甚明也但考本經小師樂師二職及諸經傳所載歌詩必升於堂而九夏之奏不載升歌之文攷大射禮云賓入門奏肆夏公拜受爵奏肆夏此皆奏在入門以後升歌鹿鳴之先者其賓出奏陔夏公入奏驁夏此則在升歌之後出門之時者燕禮云若以樂納賓入庭而奏肆夏閒居云入門而縣興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此亦皆謂奏在未升歌之先者也而疏乃皆謂堂上歌九夏而堂下應以鐘鼓也其然乎按王禮亡而諸侯之燕射禮猶可攷歌不皆升於堂惟瑟歌詩乃升於堂且比瑟者其聲清故其詩易見而言歌吹笙者其聲繁鼓鐘者其聲宏故其詩難明而言吹言奏而說禮者或未之深考也學者詳之）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食音嗣○奏亦謂以鐘鼓奏之也按饗禮饗而不食食禮食而不飲燕禮飲而不食分之為三二者正樂之外初無燕樂此稱奏燕樂者蓋饗食燕合之為一禮故云爾與）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樂（四奏謂以鐘鼓奏之也射畢燕樂無算亦有縵樂而

（以鼙鼓爲之節掌金奏亦擊鼓者謂鎛師掌金奏之鼓與）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龡吹同篪音池篴音笛同○此序笙師中下士六人之職也教亦教眡瞭也諸樂器笙匏音塤土音雅革音餘皆竹音竽三十六管管各有簧宮管在中笙十三管宮管在左籥如篴而三孔篪長尺四寸八孔又一孔上出篴長三尺四寸六孔塤簫管見小師此八者皆教吹且以助小師也牘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髹畫應長六尺五寸中有椎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鞔以羊韋有兩紐疏畫此三者則教舂也舞出奏祴夏三器在庭舂地作聲爲之行節也○陳氏樂書曰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爲之律中大蔟立春之音也笙以道達陰陽之氣故管之長短十二以應十二律又其一以象閏也愚按衆樂多竹音而[illegible]衆樂器之簫而大師所謂下管也又獨以笙名官者重笙也月令季秋大合吹而儀禮笙入獨與升歌並稱此之謂也）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笙師不掌鍾稱鍾笙之樂者笙與鍾聲相應也）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樂器謂笙竽以下也奉將也眡瞭廞而此主奉而藏於壙也眡瞭大喪廞器大旅亦如之若笙師大喪主奉藏其器大旅則陳之而已小師磬師笙師皆教眡瞭以樂器之屬笙師廞其樂器小師與廞而磬師不言者互相備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此言鎛師中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鎛亦不編之鐘鎛師不自擊眡瞭擊之鎛師但主擊鼓以爲之節耳即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也○陳氏樂書曰大鐘謂之鏞亦謂之鏞小鐘謂之鎛國語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蓋細必和以大故有鐘無鎛大必和以小故有鎛無鐘其大無鎛則鎛小鐘大亦明矣左傳鄭賂歌鐘二肆及其鎛磬韋昭杜預皆以鎛爲小鐘鐘師所掌大鐘也鎛師所掌小鐘也康成謂鎛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大鐘爲鎛若非也愚按詩書鐘多稱鏞鏞之言大也儀禮大射鎛字從薄鎛之言薄小則薄也浙溪言鎛大於編鐘而殺小於鐘其語最明）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此正言以晉鼓鼓金奏也地官鼓人職以靁靈路諸鼓鼓神示鬼之祭者其鼓非金奏比矣）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鼓其愷樂即鼓人職以鼖鼓鼓軍事亦非金奏也鼜即其職軍旅夜鼓鼜之鼜司馬法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响是三也守謂守國也軍國戒嚴一而已此皆專言鼓也）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藏謂奉藏其所掌晉鼓鼖鼓之屬也以眡瞭廞推之若鎛若鐘者亦眡瞭廞而鎛師主其奉藏與）

韎師掌教韎樂（此序韎師下士二人之職也韎東夷樂名教謂教其屬）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其屬謂下職以舞仕者屬焉之屬○王氏曰韎師旄人鞮鞻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韎言其所服旄言其所執鞮鞻言其所屨韎亦韋也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舞其宜也陳氏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故記云納蠻方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然王者雖用其樂而或不亂其性不雜雅夾谷之會齊有司請奏夷樂孔子卻之則所謂納於大廟蓋亦陳諸門而已唐時陳蕃樂皆於四門之外其古之遺制與方氏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而役之得其懽心使鼓舞以祭祀君子之所樂也周官列言韎師旄人鞮鞻之職者以此樂爲四夷之長觀[illegible]以下爲大周官首言韎師者以此周之化自北而南南於豐鎬尤遠詩言以雅以南記言胥鼓南者以此愚按韎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此所謂四夷之樂而首言韎師之義則方氏發之矣或乃謂西南北三方之樂不存於祭惟東方箕子之封國俗猶近正故特舉之耳佛至蠻狄孔子猶欲居其閒也如其說則下文旄人鞮鞻氏言掌四夷之樂皆不得通矣且亦豈聖王一視於天下之意哉）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此序旄人下士四人之職也散樂野人之樂夷樂四夷之樂大司樂以下掌教國子之舞者不一官而四方之以舞仕者皆教以旄人一官從衆也）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上職之舞言祭饗之正樂此則其燕樂耳蓋亦以韎樂爲重而野樂及凡蕃樂次之與）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此序籥師中士四人之職也羽者執以爲容籥者吹以爲聲也）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鼓者亦鼓鼖鼓金奏之意也○疏曰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干戈陽時學之法陽動也羽籥陰時學之法陰靜也陳氏曰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籥章掌土鼓豳籥笙師亦掌教籥明堂位所稱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此之謂與名之曰籥以泰籥之法在是故也羽舞皆統籥以聲音之本在是故也愚按大司樂樂師大小胥旄人及本職籥師皆掌教舞而司干則掌舞器是以教舞與守器分職也而易氏乃謂以文羽籥與武干戈分職何與夫樂師及地官舞人皆教舞干記世子篇籥師亦兼學戈而司干又統言掌舞器非以文武分也其名籥名干者教以文爲重）

（而崇以武爲重故命名如此耳而豈可以文害之哉）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樂器謂羽籥之屬此蓋與司干職各廞所重也）

籥章掌土鼓豳籥（此序籥章中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土鼓者燒土爲匡其兩端蒙以革而鼓之也豳籥者以葦爲籥而以吹豳風豳雅豳頌也）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中仲同○逆亦迎也豳詩謂豳風七月之篇也仲春陽於是分故迎暑仲秋陰於是分故迎寒迎暑以晝者求諸陽也迎寒以夜者求諸陰也）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樂音洛畯音俊蜡音乍○祈年者因秋時祀方而祈年也田祖謂神農氏農事者記所謂先嗇田畯謂古田大贊田功者記所謂司嗇豳雅小雅之楚茨以下四篇也蜡者於臘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老物謂野老及衆物歲晚勞之者記所謂息田夫豳頌周頌之載芟良耜諸篇也此稱樂田畯者不敢斥田祖也蒸嘗息老物明不但田夫息矣○朱子詩傳曰周禮籥章吹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豳風七月之篇而吹豳雅以祈年吹豳頌以息蜡則攷之於詩未見其篇章所在也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中首尾相應乃割取其一節而通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又疑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平仲王氏曰風雅頌三者詩之大分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嚴若此乃以一詩分爲三體何不倫也故朱傳推若大田以上頌若思文以下籥章所歌蓋指此其皆繫以豳者周之王業起於豳故周公寫之管絃以爲萬世法程與）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此序鞮鞻氏下士四人之職也樂謂凡所奏也聲謂吹聲歌謂歌曲即下文吹而歌之是也於樂外別言之者亦貴人聲貴人氣之意與舊謂樂即爲樂舞今按下明言吹歌而四夷之舞又自有旄人掌之其說非是）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龡所吹歌者蓋其樂音皆具而吹聲歌曲爲重矣○陳氏曰番部之樂先王不廢而其用降於雅部此韎師旄人鞮鞻氏所以居大司樂之末與後世以番樂爲頭管進之雅部之前是失先王立樂之方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此序典庸器下士四人之職也庸器謂伐國有功而獲其器若崇鼎貫鼎之屬及以其兵鑄器銘功若魯造林鍾之屬也）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簴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簴音巨○筍簴以懸鐘磬橫曰筍植曰簴○真周子稱賓射謂大射若燕射之禮王射乾賓樂射之將也陳設筍簴之屬宿縣於未射以前皆待賓射之將乎疑賓射自爲一禮也曰凡言賓射不與王射對者猶言王與賓燕而射即指大射燕射而言耳乃不明此而妄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列爲三禮豈大射燕射皆不陳設筍簴之屬而獨與諸侯射陳設之乎辯詳眡瞭職）大喪廞筍簴（掌藏樂器而設與廞惟筍簴者以凡樂器其屬各設廞之而此總其大也曲禮言明器有鐘磬而無筍簴此乃言廞筍簴者蓋夏用明器殷用祭器周兼用之歟與然攷鍾師笙師籥師司干所廞之樂器及芝皆藏於壙而筍簴獨廞而不藏則亦猶無筍簴之意矣）

司干掌舞器（此序司干下士二人之職也舞器謂凡舞之器○鄭曰文武二舞之器皆司干掌之獨名司干者周尚武故以干爲名也）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陳列也○劉氏曰國子將成童樂師掌教小舞其干戈之屬則當經則教司干授舞器列在樂器中而屬於大司樂文王世子學干戈羽籥皆於東序及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也若司兵之職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之職亦如之則成人者之舞其兵干當受於夏官矣）大喪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樂器即舞器謂干戚之屬也）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大音泰○此序大卜下大夫二人之職也卜問龜之名兆灼龜之象三兆名義未詳或曰玉兆墨坼如玉屬陽瓦兆墨裂如瓦屬陰原兆交錯如原田陰陽雜三者皆卜書之名也經猶常也頌謂繇也每體十繇故皆千有二百此正言卜也○鄭諤曰三兆之書作者不詳杜氏以玉兆爲顓帝瓦兆爲帝堯原兆爲周近世說者謂爲夏王商瓦周原然無可攷其得失也）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別音鼈下同○易猶言變易交易稱連山者艮爲首稱歸藏者坤爲首稱周易者乾爲首三者皆筮書之名也別分也每卦各分八卦故皆六十有四也此因言筮也○疏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夏殷

一第82册 續修四庫全書 6 [illegible]

（二易以七八不變者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春秋傳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筮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稱八皆據夏殷也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注夏殷周卜筮異法三法並占故三人也程迥曰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同復於父敬如君所此二易辭也既之乾則變矣是連山歸藏亦以變者占也鄭鍔曰連山以艮爲首艮上艮下如山之相連也歸藏以坤爲首坤上坤下如地道之厚物所歸而藏也周易以乾爲首乾上乾下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也劉氏曰歸藏以坤爲首禮運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是也愚按疏以三易爲夏殷周而杜氏則以連山爲伏羲歸藏爲黃帝又宋元豐中毛漸奉使契丹於民間得晉阮咸所注古三墳其書又謂伏羲作連山爲山墳神農作歸藏爲氣墳軒轅作乾坤爲形墳夫以連山爲伏羲已昧伏羲畫周易之本末況歸藏乾坤滋多異同而考所謂三墳者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其說復未可曉乎闕之可也至疏所云夏殷以不變占者程氏既辯其疏而周以變占之說亦不盡然七八爲少陽少陰九六爲老陽老陰老變而少不變周易爻象皆稱九六固取其變也然占例凡卦多不變則以變者爲占多變則以不變者爲占若皆變則占象詞此雖周易亦占七八也則疏亦約舉之與）

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觭音羈運鄭讀作煇王氏作如字○夢者精神所感也致至也觭者角一俯一仰也咸感也陟升也以思慮開見致者爲致夢反覆不經者名觭夢魄滿而沉魂清而升魄寢魂交自然感通升陟者名咸陟也運讀作煇者卽眡祲所掌十煇王於天爲日夜有夢則晝觀日旁氣以占之也作如字者經運十謂占之正法別九十則一運九變也按義讀如字爲正而其術今亡矣此又因言夢也）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作龜之八命者定作其詞以命之也征國討也象天變也與謂與人也內臣若外蕃皆是也謀謂謀事也果之言決決其期也至謂往也往其地也雨求天澤也瘳新王疾也贊佐也以八命贊三兆之占而兼贊三易三夢者蓋以合觀吉凶而告王以修救也古者卜筮不相襲大事先筮後卜春秋傳筮襲於夢其事皆相通也）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大事求正

曰大貞卜立君謂無嫡而卜可立者卜大封謂當封而卜所封者眡之言相也度也卜用龜之腹骨而其近足者部高而可灼故眡之也作者灼而作其兆也命者命以事也涖臨也貞者正之陳者陳之旅亦祭也○明齋王氏曰凡卜在禰廟門閾外闑西南北面尊者不執事但涖臨之而已執事先陳龜於廟門外西塾次正於閾外席上次眡高而命之事又次眡高而作其兆此旅陳貞命作五者之敘也立君封國大卜眡高作龜則其上命之者小宗伯貞之者大宗伯陳之者大宰而涖之者王也大祭祀喪事大卜眡高命龜則其下作之者卜師其上貞之者小宗伯陳之者大宗伯而涖之者大宰也大遷大師大卜貞龜則其下作之者卜人中士命之者卜師其上陳之者小宗伯而涖之者大司空大司馬也凡旅大卜陳龜則其下作之者卜人下士命之者卜人中士貞之者卜師而其上涖之者小宗伯也小事大卜涖卜則陳貞命作皆卜師以下爲之而已此又因事之大小而尊卑相次之敘也小司寇大遷與立君一類者主詢民而言此大遷下立君二等者主卜神而言）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此序卜師上士四人之職也開龜以下未詳註曰開者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分爲四部若易之上下二篇書金縢啓籥見書是也黃氏曰開龜之四兆謂灼龜之兆有四也方功義弓皆拆之象龜莢傳首足俯仰開踰蓍其餘法若開占書乃占人之職耳薛氏曰麗於形者方也方兆卜方之向背以力造者功也功兆卜功之成虧因宜制之者義也義兆卜理之可否能弛與張者弓也弓兆卜事之張弛愚按諸說黃氏於義爲協開之言分蓍在下文作之後致之先與）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事謂大祭祀及凡喪事卜師當作龜者也揚者熾火以灼而作之也致其墨玉藻所謂史定墨也○劉氏曰兆體旁璺爲兆微而不可辨致其墨食則見而可兆矣書曰惟洛食是也）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相去聲○命龜者謂大卜也凡大祭祀喪事卜師作龜大卜當先命龜故卜師先辨授詔相之而乃自作之也辨龜以授者凡卜筮必豫蓍龜而後命故從以授之也上下謂前後陰陽謂正背詔相謂告以命之之詞及其儀也○鄭氏曰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註謂上仰也下俯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此同採爾雅文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而言也但俯仰及左右倪前後弇之屬生龜可辨枯甲不可辨卜師辨甲之首尾左右耳辨生龜八事也愚按卜事以作龜命龜爲主而卜職要以大卜卜師爲正故本職舉大祭祀喪事卜師之作龜大卜之

（命龜者以明之而書乃闕國大遷大師卜師命龜而卜人辨以授卜師是全與卜師之授命龜者相反而文義背乖也訓釋辨龜而引爾雅郝氏足正其失但以辨龜爲辨首尾之屬本貞龜之職而卜師又辨之者彼因已陳而正龜此則將授而辨龜各有當也不然則又亂貞龜之職矣學者并詳之）

卜人（此序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之職而文今闕也按下占人職卜人占坼而玉藻云卜人定龜亦謂定審其坼也則其職亦贊占人以占者與註曰以上職推之大卜命龜則卜師作龜而先辨龜以授大卜若卜師命龜則卜人作龜亦當先辨龜以授卜師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果讀爲蠃○此序龜人中士二人之職也屬言非一也註曰天龜玄俯者靈也地龜黃仰者繹也東龜青前弇果也西龜白左倪靁也南龜赤後弇獵也北龜黑右倪若也玄黃青白赤黑是色俯仰前弇後弇左倪右倪是體也○疏曰左倪靁者爾雅云左倪不類不類即靁也以在陰左故不能長前後而頭向左相睥睨然也右倪若者爾雅云右倪不若不若即若也亦在陰方故亦不能長前後而頭向右睥睨然）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攻治也秋時骨堅可取至春而乾解不發傷也物龜色也王者備物各分體色而藏之也）上春釁龜祭祀先卜（上春孟春也釁者塗血以神之也王氏曰大龜其灼非一恐久而朽故釁以生氣也先卜謂先造卜筮者○疏曰按大宗伯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先卜是人鬼而曰祭又曰祀故註曰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王氏曰耕則祭先嗇牧則祭先牧食則祭先飯況卜以前民用忘之可乎天地神明而不測卜能通之故兼言祭祀者天地之道也）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奉龜以往待卜也祭若旅當卜牲與日喪當卜葬宅與日也○按此條祭事或誤爲祭祀與上祭祀先卜之文相連故先鄭謂祭祀當先卜牲日若有祭祀則當持龜敬往以待執事者卜之也然此條祭事二字與上不相蒙而上條註疏發祭祀先卜之義甚明則先鄭牽合之詞不待辨矣）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

師遂役之（燋音爵爇音熱焌音俊○此序菙氏下士二人之職也菙者灼龜之荊木即所謂燋也契以然火灼龜使兆見謂之楚焞明火謂以陽燧取於日之火焌者契之鑽所也以柱於燋吹之使熾因授卜師以灼而遂聽其役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簭筮同○此序占人下士二人之職也占龜兼言簭者以大事先簭後卜而合占以眡吉凶也八頌即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之頌八故猶言八事也言八簭八卦者自筮其所當卜者推言之也言八頌八故者自以邦事作龜之八命變言之也八簭八頌自命占而言八卦八故自斷占而言○王與之曰既筮復舉簭斷之龜既龜仍舉龜參之簭此大事龜簭通占之理若九簭斷簭而不卜之小事與此不同矣按本文以八簭占八頌註謂將卜八事以八簭簭之也是三句專言簭也下文凡卜簭郝氏謂卜其所簭也是下文專言卜也而首乃以簭占龜爲統詞者占龜爲主也本節因占龜而先占簭下節既占簭而後占龜文相承也）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卜簭未詳臨川王氏謂體色墨坼皆占龜而云凡卜簭者簭亦占體故也詩云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筮亦占體可見矣郝氏謂古者先筮後卜凡卜筮卜其所筮也按二說不同郝氏爲長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占者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也○王氏曰卜龜之事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故占先坼墨次之色又次之象占備焉而後占體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蓋事之先後如此此先言君占體者尊君也）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比中去聲○比次也既占則以禮神之幣繫之龜策而次列其所命而藏焉將稽中否以知占人而且以決他日之占驗也）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更平聲比音避○此序簭人中士二人之職也九簭者簭之事猶八命者卜之事也九巫字未詳註謂皆筮字之誤也疏謂筮人不主巫故註破從筮也按九字無盡誤之理疑古字多省文簭亦作筮劉歆作難字式易爲簭而其下猶仍其舊與更之言變謂簭事之因革也咸之言感謂簭象之感合也式

（謂筮法度得失目謂筮事目大小易謂筮物我交易比謂筮中外親近也祠猶祭祀之祀謂筮牲與日之叶合也參如驂乘之驂謂筮御與右之可否也環如環人之環謂筮攻與圍之善敗也以大事先筮後卜推之則此九者盖指小者而言與）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大事即大卜八命之事及凡大祭祀大封國之屬先筮後卜其事序其理備也○疏曰卜先以筮者筮輕龜重故輕者先也洪範龜從筮逆及龜筮共違於人之屬後先卜而後筮者豈其了所陳則謨洪範合用筮龜以驗從逆其所謂龜從筮逆之屬蓋從所重而先言龜耳恐非殷法先卜後筮之謂也亦有逆用之者如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又筮之及晉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遇大有之睽之類皆非禮之正蓋亦非殷法為然矣）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相大筮共供同○相視也視蓍草可筮者擇之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序占夢中士二人之職也天地之會自升降往來而言謂一歲也陰陽之氣自休囚旺相而言謂四時也日為太陽月為太陰二十八宿之星為陽十二次之辰為陰謂一月及一日也必以此占六夢者以夢與天地通也正夢安靜之夢噩夢怪愕之夢思夢思念之夢寤夢覺寤之夢喜夢喜悅之夢懼夢恐懼之夢○註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晉趙簡子夢童子保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也今八會其遺象矣則占夢則亡鄭氏曰正夢若高宗夢帝賚良弼是也噩夢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若孔子夢周公是也寤夢若狐突夢太子申生人不見而已見之是也喜夢若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若光武夢乘龍上天而悸是也鄭氏曰寤夢若今人魘寐也喜夢夢中順境懼夢夢中惡境）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舍註讀為釋今作聲難儺同○聘問也季冬將逝新送故欲卜禍祥故問也獻者進吉兆拜者賀天休也舍猶釋言釋采古釋菜釋奠之釋多作舍菜萌謂者冬故也稱贈者釋采致祭若遣贈使之去者然難以逐疫亦去惡之意也詳見方相氏及月令○明齋王氏曰洪範王及卿士庶民一有同於龜筮則吉逆筮其違於人則用作凶是龜筮重於人也龜從筮逆作內吉而筮從龜逆則不言是龜又重於筮也然卜筮有象數可知而又有所謂占夢何也此天地神明與人之精神魂魄默交於幽冥尤吉凶先見之自然者是故高宗以夢賚良弼而得傅說武王以夢協朕卜克商宣王以夢熊羆之屬占男女孔子以不夢見周公知衰盛與稽疑為一類以前民用故大卜秩焉下大夫而難人占夢為其屬也何氏曰人之精神通於天地此占夢所以設也今占夢之術亡久矣凡夢之吉者當敬逕而不驗其凶者當消弭而無忽豈可決諸庸術之口哉）

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煇音運瞢音萌○此序眡祲中士二人之職也日煇氣從之曰祲祲為十煇之一者對文而十煇皆稱祲者散文也妖祥者吉凶之先見吉凶者妖祥之已成祲者日旁邪氣相犯若春秋傳赤黑之祲是也象者氣附日而成象若楚有雲如赤鳥夾日以飛之類是也鑴者氣槍刺日如鑴也監者氣臨日旁如冠珥也闇者日食餘而晝闇也瞢者日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橫貫日也叙者雲狀日有片段也隮者虹感日而升也想者日旁氣有形似可想猶未成象也○明齋王氏曰祲者邪氣干正之名而十煇之法專指日者以其為太陽之精人君之象故經天者以日為主而觀祲者以日為要日有此十煇皆以人君德虧陰小得干因而觸見於天故十日多主失惟曰叙曰象曰想雜吉凶也）掌安宅叙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宅居也叙次也妖祥降則人不安其居安之之道在以次序而省弊之也弊即前安叙也歲首雲物之占尤重故行事自此始也弊斷也計中否為功罪也○平仲王氏曰叙降或謂祲災於鄉大夫士庶也如此則聖王用心乃出來景下乎蓋叙其主於何事災於何地祲於何時以教之保章氏所謂辨吉凶水旱降豐凶之祲象大卜所謂詔救政此也弊非止計其中否亦以稽占驗之多少與其書深并驗救之遲速耳聖王於天人之際惟兢兢焉反躬自責而已豈有他哉）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示祇同筴策同○此序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之職也祝亦祈也正祭之祝以祠告而祈之故稱六祝之祠也祈所祈為福祿所化為祥歷年之謂永正命之謂貞順祝三才協也年祝九穀豐也吉祝元吉報也化祝大化溥也瑞祝天祥降也筴祝神謀應也此皆言其因事祝祭而祝也○王氏曰王

（者中心陳信於鬼神示而其誠不可見大祝以辭爲信然後可以祈福祥求永貞也劉氏曰大祝者所祝大事也若天地社稷宗廟則用其六祝以祈福祥下文六祈特爲一事祈之其職自當以天地社稷宗廟爲主也若非天地社稷宗廟之屬而當祭之者則小祝掌之矣）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同者以其不和而爲災也六者皆祭名此又言其特因祭而祈也○註曰類造加誠肅求如志也禬禜告以災變攻者辭致之如鳴鼓然說則以詞責之也類造以下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王氏曰鬼神示之於人疑若不可同也然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六祈凡以陳信也類者依其類而祭若類上帝之屬造者即其所而祭若造於祖之屬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若春秋祭禜之屬攻若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說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先王所祈如此亦與民同吉凶之患而已彼於禍福之際固未數數然也）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上文六祝之辭求神祈於己也此六辭達己意於神也位有上下情有親疏勢有遠近皆以辭通之矣祠若伊尹祠於先王而告之是也命命神之卑者若命龜命筮是也誥告神之尊者若昭告於皇天后帝是也會若會同之盟誓質諸神明是也禱若子疾病子路請禱鐵之戰大子禱於文王康叔是也誄若疾病誄以祈免大喪遣之日讀誄以謚是也○平仲王氏曰康成誄本文上下親疏遠近舍鬼神示而專屬之人不知鬼神示自有上下親疏遠近也按鄭氏上下謂天地親疏遠近謂先祖若外神其言甚正命誥等人事雖有之然王者之策命掌於內史誓誥掌於士師非大祝職則六辭主事鬼神示爲當也）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祀（衍註讀爲延炮讀爲包劉氏皆如字擩音然共註讀爲供今按亦如字𢷎音拜空音控奇音羈褒音報右註讀作侑下同○號謂尊以美稱也神號若云皇天上帝是也鬼號若云皇祖伯某是也示號若云后土地示是也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是也齍號若黍曰薌合是也幣號若幣曰量幣是也九祭之義

不一司農以周祭以上爲祭鬼神之禮振祭以下爲祭若燕祭食之禮註並以爲祭若燕之祭食也劉氏中義謂九祭掌之大祝當爲享於宗廟而祭食之禮其說與下文以享侑祭爲合但擩振繚祭絕祭衍仍鄉飲酒之祭食其訓命祭共祭亦未安蓋天子祭禮亡而不可攷矣今姑以諸說參之命祭者受尸所命物而祭如少牢禮尸執黍命嘏上人主人受黍坐祭也衍祭者兼受眾物衍多而祭如切肺兼黍尸同受祭於豆間延賓與自尸受而兼祭也炮祭者物皆燔炮而祭如次賓羞匕湆及主婦設糗蓋尸以祭也周祭者徧之周徧而祭如祝取菹擩於三豆祭之也振祭者扱而振之而祭如舉牢幹眾魚腊肺肵之屬皆振之以祭也擩祭者不振也如尸取韭菹擩於豆而祭之也絕祭者封肺絕其末而祭如鄉射禮取肺坐絕祭也繚祭者先取肺本以紾之乃絕而祭如鄉飲酒禮主人坐弗繚右絕末以祭也共祭者不分各節而總共其祭如主婦致上人主人共祭授挼祭繚祭酒也首命祭者重尸命也次衍祭者賓多也次周祭至擩祭者或徧擩或皆乾而不擩或振或不振也次絕祭繚祭者其絕或紾或否也後共祭者降上人主婦也稽首拜而頭至地也頓首拜而頭叩地也空首拜而頭至手也振動拜而容變動也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奇拜一拜褒拜再拜肅拜但首俯下手若今時揖也享侑祭祀總承號祭拜而言享謂朝獻饋獻侑謂勸食上文六號其次應居本節之後先之者祝爲主也○疏曰首三者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敵者自相拜之拜空首君答臣下之拜稽首頓首二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稽留而頓首至地即舉故注以叩地言之若以首叩物然也哀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人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稽首之屬以此推之可見若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成王亦如之蓋敬亦則然此變也王氏曰檀弓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此吉拜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此凶拜也蓋常拜皆拜手唯喪禮以顙觸地無容舉人恐其野故兼以拜手也齊衰而下先拜手而後稽顙不先以凶故云吉拜斬衰則先稽顙而後拜不先以吉故云凶拜後儀王氏曰古之肅拜如今之揖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而已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婦人不令拜伏自此武氏始誤矣）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隋肯反來去聲下同○禋祀天神也肆享享宗廟也祭示祭地示也明水以鑑取於月明火以燧取於日號即六號祝即六祝執而號祝者示主潔也爲鑑令教曰脩

（職其先王出逆牲又其先王出逆尸三者皆令鐘鼓侑尸亦然逆言之者隋祭後乃侑尸自侑尸追叙之也來瞽以下見樂師相者詔其坐作延其出入也）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付作祔○大肆以鬯渳尸見小宗伯此稱鬯者謂大肆所用之鬯也飯飯含也斂謂小大二斂亦贊小宗伯也奠即二斂之奠也言猶告也喪事何人代王受災眚大祝爲禱詞使讀於藉田之神也祔謂祔廟練謂小祥祥謂大祥國事即三者之祭事）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舍讀作釋○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祀也國將有事於四望衆凡吉禮而言軍歸獻於社專自軍禮而言前祝謂前主祭者以祝也釋奠謂告於廟○故曰王親征曰大師軍將出祭於社即將社主以行以不用命必戮於社也祭於七廟即將遷廟之主以行以用命必賞於祖也二者軍行皆載於齊車止稍設軍社者皆文也鄭鍔曰以事宜而祭之故曰宜明非常秋之所報也特造至而祭之故曰造明非四時之常享也以事類而告之故曰類明非冬至之正祭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於邦國都鄙（祀命謂王所命侯國之祀典督之言責也亦正也祭號即六號也非所命而祀者禁責之而所命者則以祭號頒之也餘見大宗伯）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彌弭同注讀爲敉○此序小祝中下士二十四人之職也侯以候福即祈福祥以下是也禳以禳禍即寧風旱以下是也祈恩爲禱報功爲祠祭祀之祝號大祝掌其大小祝掌其小或言號祝或言祝號或止言前祝便文也逆即迎也彌息也烖兵謂水火盜賊之屬辠疾謂死喪疾病之屬）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逆齍盛逆諸人所供也贊隋之上當脫大會同二字蓋贊大祝令奠也餘並見大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贊亦贊大祝也熬謂熬穀以設棺旁惑蚍蜉也銘者書死者之名於旌也齎之言送謂遣奠也分禱五祀者告喪之將出也）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釁謂釁主及軍器也大司馬帥釁而小祝掌之春秋傳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也祈亦禱也大祝宜造類禜則前祝而小祝掌釁祈號祝也保郊謂保郊野及凡神在郊者祀於社謂祀大社王社之屬註謂郊社皆守而祀之互文也）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外小祭祀疏謂四方百物之屬也內小祭祀謂宮中五祀之屬或謂王室三殤之屬也按外內以外神內神言不以其地言若宮中五祀女祝職也或說近是小喪紀謂王后以下小會同謂侯遣其臣來會小軍旅謂王遣其臣出征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辟闢同勸音瀆說脫同○此序喪祝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勸謂勸獎防謂防衛辟即啓也將葬令役人除菆塗啓之也朝謂朝廟也遂御者從殯宮載至廟而執纛以御也奠謂朝而奠於廟祖謂既朝而祖於庭也飾謂帷荒之屬也其序既載乃飾棺遂遷柩車向外令先飾棺便文也代者喪祝更相御也脫除爲下棺也）掌喪祭祝號（喪祭謂虞也）王弔則與巫前（巫男巫也王弔

公卿大夫之喪喪祝與巫以桃茢居王前也）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謂所勝之國邑掌其社稷祝號猶喪祭之意也○陳氏曰立亡國之社何也蓋存先代之後忠子孫之且古人皆有深意如詩之有客白馬助祭於廟皆是警戒修省之意也）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掌事專謂勸防之事而始之二斂暨終之飾棺亦其職也若大小喪之斂乃小宗伯與大小祝掌之而其將葬喪祝亦不止飾棺矣）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貉與禡同舍讀作釋○此序甸祝下士二人之職也甸之言田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貉師祭名也田將設表以貉謂之表貉祭奠於祖禰以告事謂之舍奠其次將出舍奠及田表焉田畢又舍奠皆甸祝掌其祝號而以表禡爲主故先表禡後舍奠也此言時田也○陳氏曰古人祭貉於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置稍於其後此師祭也疏曰凡天子將出必釋奠告廟而行言釋奠者非時之祭不立尸而奠奠之言停停祭饌而已七廟皆告故祖禰並言也）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禂杜讀爲禱註讀爲

（侏○師甸見肆師虞中謂表中虞入以旗表其地故名也爲之旨聚也會也禽者各致於其中類聚而舉分之也祢謂四郊之神兆也饋獸於郊以致禽也致禽謂以三品入於腊人也禂禱求也此言師田也○劉氏曰禱牲禱馬者因致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腯也又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孔阜也詩既伯既禱是也愚按四時之田即大司馬四仲之所教而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者是也乃肆師山虞澤虞皆詳辨四時之大田獵獸人則約將時田者文有衍縮義則一也外又有師田註謂起大衆以田未詳其義今考軍禮有五有大師之禮有大田之禮四時之田義起於田而先以習戰者也師田義起於師而因以獵會者也左傳四時講事之外繼以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其數軍實昭文章之屬軍事大禮猶祀四時之田載重而春秋所載治兵大閱各篆皆於出師之時講武獵禽凡皆所謂師田而與四時之田同名異實者與學者詳之）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此序詛祝下士二人之職也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一云歃血而詔神以誓謂之盟涖盟而詔神以殛謂之詛盟詛見秋官司盟類造以下見大祝此掌其祝號及其載辭也○疏曰註云大曰盟小曰詛者盟是盟將來春秋諸侯之會有盟無詛詛是詛其往過不因會而爲之故大曰盟小曰詛也）作盟詛之載

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辭謂爲辭載於書狀用牲而加書於其上也質正劑約也作辭以叙王國之信用而正凡邦國之約信也○平仲王氏曰盟詛非聖王所恃也聖人之法通乎上下苟其人未孚乎不得之信則本神明以佐其不逮此亦聖人神道設教之意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此序司巫中士二人之職也）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造七到反○雩禱旱祭名巫恒久於衆故造請其術也○楊氏曰按郊祀而郊祀龍見而雩此詩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龍見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聚人切於民送祈爲百穀祈雨與春祈之郊其意同非爲禮詞承帥巫而舞雩與春秋皆雩二十有一則皆因旱而祭也）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匰音丹蒩音租館音貫○匰謂盛主之器布謂主之巾巾當藏以功布爲道布屬於几也蒩茅類以藉食也館若今馬館言包匰菁茅然以承藉也詳見士虞禮瘞埋也祭地祇瘞玉帛牲牷故守之也）凡祭祀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降下也後世死者既斂就巫下禓是也○疏曰人死骨肉下沈於地精氣上歸於天神靈與天地通故使巫下降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註讀爲延聲之誤也茅一作旄○此序男巫之職也衍之爲延猶進也號神號也旁招非一之詞猶言於彼乎於此乎旄其且也言掌望祀之儀望而延之因授以其號而以旄旁招之也○杜子春曰授號授以所祭之名號旁招以茅以旄招四方之所望祭者也王氏曰望衍謂祀神之時使之迎逆衍猶引子之九歆也愚按經文及諸說則望延乃望祀之儀而授號旁招以旄乃所謂望延者也其義相承如此而註乃以望祀與望延平分爲二禮誤望祀以牲幣望而祀之也望延但用幣致其神而已疏家附之又以大祝禮禜造禬禜爲望祀攻說禬爲望延此無論失經文各句相承之義而亦皆有與大祝諸祭分屬之義誤且據其所謂類者乃四類之類也則四類之非四望亦明矣造則造其所而祭之也借當其造其所祭而禱謂之望而祀之者乎夫望爲四望之祭其正祭謂之望其旁祭則又謂之禜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是無以大祝推之望祀止當爲禬禜之屬而類造殊無所據也況又以望衍爲攻說而妄分之爲二誤）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弭註讀作敉○堂贈祭贈於堂也無方無算亦不一之詞猶含游於四方以驅惡夢之意也敉猶安也冬者氣之反故贈送之春者氣之變故招安之也）

（○註曰冬堂贈歲終以禮送不祥也其行必由堂始東則東西則西近則近遠則遠無常數也）王弔則與祝前（與喪祝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祓音弗釁音衅○此序女巫之職也祓除如今三月上巳修禊之類釁浴者以香草藥浴也暵乾也○註曰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禮記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疏乎此其事也明齋王氏曰古者雩於北郊禜於南郊漢制雩衣皁禜衣朱各異其物董仲舒傳求雨閉諸陰開諸陽門求晴反是皆此道也）若王后弔則與祝前（見上）凡邦之大裁則歌哭而請（歌哭謂憂愁之歌猶雲漢之詩之類也）

巫師（此序巫師中士四人之職而今闕也按序官男巫女巫各無數亦無常數其師有爵秩有員數而序職中不載巫師者蓋男巫女巫之職即其所教師故與或曰司巫帥巫而造巫恒巫恒即巫師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

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此序大史下大夫二人之職也六典八法八則掌於大宰此謂掌其書也逆之言迎迎而攷之也辨猶理也攷猶正也信猶從也○王氏曰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書藏之大史有疑則使辨於大史而攷之不信者是謂非法然則辨法者攷所以伸下情不信者刑所以杜亂源也莊渠魏氏曰經世大法大宰行之至其書則大史執而藏之大宰者道揆所出大史者法所宗也大史非治事之官而得據事實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漢郡國上計亦先詣大史公是也）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句）藏焉以貳六官（句）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句）則辟法（句）不信者刑之（貳亦副○約約誓劑劑券亂謂違背也辟開也○王氏曰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登於六官有訟事則取而辟藏若大亂則六官府藏而大史藏焉以貳六官則又以防小官之所登者亂而參攷之也約劑凡以難信又從而亂之或大亂之奸僞甚矣不信服墨刑甚則殺司約大史蓋權其輕重也）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序猶次也以時之正爲令之善使循序以作事也朔謂每年十二月之朔也邦國受正朔於王藏之祖廟至每月朔然後告廟請行故謂頒之若官府與都鄙則王自告朔大史爲頒之而已皆無告朔之義也閏月傳所謂歸餘於終也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零二百三十五分逆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又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恰逆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積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度零三百四十八分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十二月月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爲朔虛二者每歲相去凡十一日有奇故曆官以閏月歸其餘數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凡十九歲七閏爲一章而後氣朔分齊焉此曆所以置閏也門謂明堂之門也天子明堂之制十二月各居一室詳見月令惟閏月則王居門故閏字從王從門玉藻所謂閏月則闔門左扉居其中是也終月謂終一月之事也上言典法之屬而此獨以曆時者以曆時乃政令所自出也○註曰大史日官也春秋傳云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而正之以閏春秋傳云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是也故曰正歲年者謂正以閏則四時有序也年有二十四氣一月凡二氣朔氣十五日有奇在前中氣十五日有奇在後若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法無入後月法中氣有入後月法無入前月法中氣匝乃爲歲朔氣匝即爲年若十二月朔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其月十六日得正月立春節而朔氣匝而復始此即朔數曰年也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而中氣匝而復始此即中數曰歲也其餘月並閏雖不復適當歲年之閒而其以正歲年則一耳明齋王氏曰序事若虞書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月令春而布德秋而明刑之類頒之於官府都鄙則王國之事叙矣又頒之於邦國使諸侯以每月朔告於祖禰而行之所以一正朔於天下也汲儀王氏曰唐會要開元潛等議禮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義其每月告朔諸侯之禮也宋張齊賢議以穀梁傳稱天子閏月不告朔則知天子他月必告又左氏譏文公六年冬閏月不告朔則又以知閏月人君亦當告也按禮論王珉范寧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義宗有天子頒朔之服則諸侯受朔於王而於大廟告祖王受朔於天而於明堂告帝與祖其義一也又曰宋志所以紀農月以紀事少昊則以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虞則羲官掌日三代因之世有日官司曆周衰告朔之禮廢登臺之禮減矣是以仲尼於春秋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愚按告朔之禮但論月朔不論月氣如月令之四立皆在四孟之月其二分二至皆在四仲之月而各於其月之朔請行之者此其正也或四立之朔氣在前月之四季而二分二至之中氣在後月之四季則即於其前後月之朔請行之者此其權也閏月之望前乃前月之中氣其望後乃後月之朔氣若論月氣則是月無政事雖不告朔可矣而是月之政事要必請行於月朔以終之故謂官大史有詔王居門終月之禮）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執事大卜之屬與之卜日者所謂史占是也戒見大宰宿見肆師協合也群執事事各不同讀禮以合之也位常猶言常位次序也誅責也將送也謂諸侯以幣見而詔王以儀也）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法以前（與大師之大音泰○天時謂占時之法抱猶挾也大師候律而知天大史察誓而占象故同車以待也抱法謂司空營國之法○先鄭曰大史主抱式故國語云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云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也註曰國語所云瞽即大師也大師瞽官之長）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遣去聲○法謂治喪

（之法誄者累其行爲之以制謚也凡喪事通指大小之喪而言黃氏曰小喪王子弟之喪註謂卿大夫之喪者非也卿大夫賜謚乃小史掌之小喪賜謚乃大史掌之○註曰人之道終於此故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柩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職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也疏曰記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公羊傳亦云制謚於南郊瞽史既知天道又於郊制之是成於天道也於南郊制之乃於遣之日讀之誄後則稱謚矣）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舍釋同○中謂閭中虎中鹿中兕中之屬盛算之器也飾潔治之也舍謂置也取算於中射中則釋之以記數也禮事凡先燕後射之禮集說王氏曰中形爲獸虎鹿兕之屬而鑿其背以盛算明善射多算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爲用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此序小史中下士二十四人之職也志猶記也邦國之志謂王朝之志以外史掌四方之志推之可見經文凡單稱邦者多指王朝兼稱邦國者多指天下此爲常例王朝亦稱邦國者爲特例若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皆指王朝之祭禮是也舊註以小史掌邦國之志爲春秋傳所稱周志國語所稱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爲晉乘楚檮杌之屬邦國與四方幾無所別此鄭氏謂所以識其失也）奠繫世辨昭穆（奠杜作定繫系同○奠繫世書繫職作世奠繫

義畧同國語工史書世是也奠繫世則知本辨昭穆則知序上文言國志此則言王系也）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有事謂凡禮事忌諱先鄭謂忌日與名諱也詔之者忌則舉事避其日諱則臨文與言避其名也此承上文本系之意也○葉氏曰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小史者大史之屬其詔忌諱即奉諱惡之職也人君行事當就善而避惡即吉而忌凶蓋亦如地官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避忌也若忌日者孝子慈孫之心何待詔聽愚按葉氏駁先鄭非是此文上言奠繫世序昭穆而因以若有事承之當是即先王之忌日與諱周人以諱事神而忌日亦春秋傳爲懿伯之忌不入之意也王制讀儀爲之文多還就惡字發忌字之說自說忌爲惡而讀爲好惡之惡則忌日與廟諱不得言惡異說乃滋然詔忌諱乃禮官之職若以奉諱惡爲詔而以地官誦訓之詔避忌者訓之於禮官何與即王制又何以言大史典禮職忌者悉自在王心而詔本自在臣職聖人制作皆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詔之豈害於義哉惟有事當道此禮事而言不必如舊註釋爲凝祭方與下文祭祀一條無礙耳）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序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史即小史俎盛牲簋盛案謂大史讀禮法之時則小史以書叙其物數也）凡國事之用禮法者

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大喪大師作謚大史讀誄小喪大史賜謚小史讀誄若卿大夫則賜謚讀誄皆小史而已）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此序馮相氏中下士六人之職也歲謂歲星所在每歲約行一舍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凡行十二舍爲一紀此歲之位也月謂斗柄所建每月移一舍正月曰陬二月曰如三月曰寎四月曰余五月曰皋六月曰且七月曰相八月曰壯九月曰玄十月曰陽十一月曰辜十二月曰涂凡建十二舍爲一歲此月之位也辰謂日月所會每月集一舍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凡集十二舍亦爲一歲此辰之位也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日之位二十八星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宿之位叙即大史職序事之序

位即日月星辰之位事各以時序而天位以會此以政事合乎天也致之言至即典瑞以土圭致四時日月之致謂立表察景以度其氣至也冬夏謂二至春秋謂二分也冬至表北日景長丈有三尺夏至表北日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故冬夏言至春秋分日景皆表北長七尺二寸五分此長短之中故春秋言分二分二至皆致日月而分言之者互文也景各以氣至而四時以叙此又以天驗夫政事也○陸佃曰月之行以黃道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則晷短而表北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則晷長而表北景丈有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中而表北景各七尺二寸五分月之行東西南北又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出於黃道之旁春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於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夏南從赤道而夏至上弦於角圓於牽牛下弦於婁秋月循行白道而秋分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冬北從黑道而冬至上弦於婁圓於東井下弦於角此天文所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而致日致月之明法也疏曰人主政教得所則日月之景依度而四時之序得正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引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如度者歲美人和否者歲惡人僞所謂置八引者樹杙於地之四維四中而引繩使正也樹八尺之表者先正方面而後視日乃審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志古文識同分相並大祭○此序保章氏中下士十六人之職也天星謂二十八宿附麗於周天之星也志記也日月星謂七政也辰之言次日月所會與五星所躔皆是也遷者運也二十八宿附天體而不動而日月五星所次變動不居以運於天也辨吉凶者於七政之所運觀日月之薄蝕暈珥側匿與五星之贏縮圜角之屬也星土猶地也謂星所分九州之地土如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之屬上封分其下封封疆也謂九州內封國之界域如春秋傳參爲晉星商主大火之屬也觀妖祥者於星所一分之州與國觀客星彗孛之所犯也歲謂五星內之歲星每歲行一次十二歲而一周相猶天必相之之相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也觀天下妖祥者於歲星之躔天觀其所在與所不在之國也五雲之物雲五色也降降於民也豐荒猶言水旱辨吉凶水旱而降豐荒祲象者於五雲之物色辨其吉凶與水旱之屬而於豐荒祲象之切於民事者乃降示於民而使知之也十二風謂十二辰位之風和者不乖異也命之爲言猶令也察天地之和而命乖別妖祥者於十二位之風察審天地之和氣而於其乖異之害於民生者乃宣令於民而使備之也五物通上文五條而言也詔謂詔上也訪謂訪下也何氏謂詔救政則君知修省之道訪序事則臣知警戒之意也○註凡州中封域分星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者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十二歲之相甘氏歲星經其遺象與觀雲氣之物司農謂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十二風吹其律以知和否今亦亡矣易氏曰九州星土傳記之言災祥多矣然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亦云歲之所在我有周之分野蓋指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洛陽之東周何也豈岐之地周平王賜秦襄公而其分星謂之鶉首又何也郡燕在北而配以東之析木魯在東而配以西之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於東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推之分野皆有未合此堪輿所言郡國所入度非古法也春秋正義曰以九州當十二次周髀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

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始有趙韓魏韓魏無分而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寡鶉火甚狹詭以相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聞矣愚按二職馮相言其常保章言其變天人之故備矣而其學多不傳後世雜以讖緯術數其處淺淺夫敬天勤民者聖學之大本大源也丹書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天人制與之實而制禮六官所從出也得是心以守之而其術則以待其人焉庶矣哉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柄同予上聲○此序內史中下大夫三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八枋見大宰蓋大宰以法詔王而此掌守之以佐大宰也○介甫王氏曰大宰八枋之序先慶賞而後刑威於慶賞則先重而後輕於刑威則先輕而後重皆責實薄刑之意至於內史則慶賞刑威雜列之者以主於守法而不預其道揆之意也葉氏曰八枋王大權也既有道揆大臣詔之外又有法守近臣詔之內此王所以不得輕用其權而臣子不得擅竊其柄也爵接八者皆對待爲文爵與祿對廢與置對殺與生對予與奪對非雜也但與大宰之意則別耳）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會音怪○國法謂典法則之屬國令謂盟約及民數之屬皆政事所自出故副於大宰大司寇而攷之也會計卽政事之會計逆卽攷焉此所以詔王而行賞罰也）掌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叙事見大宰六叙臣進言爲納君咨事爲訪謂臣納所訪而內史以叙受而達之也詔王聽治承叙事而言○葉氏曰事必有法先王不恃法也故必訪於民而使內史受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可以治天下故先受納訪然後詔王聽治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策簡也書王言於策以命之也以書奏事謂之書事讀者讀於王也○子仲王氏曰書稱凡四方刺舉臣庶民之復逆反肺石路鼓之所達者無不在其中矣內史觀臣其責王聽明如此上下之情有壅蔽不達者哉）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爲猶作也謂王制凡公卿以下之祿地則贊爲簡之辭也方之書版書於版而出示之也賞賜謂凡土田車服之屬）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王命通謂凡命令也旣書而副之又書副以待攷也）

外史掌書外令（此序外史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外令者頒於九州及四畨之令對內史國令而言也）掌

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四方之志亦通謂九州四畿對小史掌邦國之志而言也三皇五帝之書謂三墳五典書名謂六書古曰名今曰字達者自內達外書同文者則之其不能同者亦能知之也○疏曰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世本云黃帝之史蒼頡始造文字則文字起於黃帝而其上之無文者蓋有文字後追錄之與古者文字少直曰名而已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多故更稱曰字凡使四方知而讀之也）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使去聲○上書即令也下書書之也首云書外令但書以飭其人而已此則遣使責授故書以授使也或曰亦書以爲獻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此序御史中下士二十四人之職也治令典則成之治令冢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成待萬民之治而此贊和布其令故凡治者受之也法即治也○莊渠魏氏曰大治冢宰與王之命故內史贊王小治冢宰自令之故御史贊冢宰凡令先以法察當否因助冢宰行之也御史略猶保氏保氏所諫王躬得失御史所爭朝廷是非也平仲王氏曰贊者以御史專主諫諍然攷之經文則非三代以前不設諫官書龍作納言非諫官職也古者瞽獻工誦士傳言庶人謗無不獻言於朝又何必專立一官乎冢宰六官兼總其權重御史所掌凡治者受法令焉則一切張施皆得執法以議其後此所以爲贊冢宰也）掌贊書（句）凡數從政者（贊書者贊內史之書王命也凡數謂宰夫治凡治數之凡數從政者自正長至在官之屬蓋計錄其職名之數藉之以凡以待稽攷王氏謂若今御史掌府簿是也○莊渠魏氏曰掌贊書故用史百二十人鄭註謂贊書若今尚書作詔文此乃內史職非御史職也愚按贊王作詔文與御史贊書不合前魏氏乃謂贊書爲書治令之副本則治令初未言書也以本職及內史職攷之其爲贊內史之書王命瞭如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此序巾車下大夫二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而總序之也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類旗物謂大常大旗之類等差也出用入藏也）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

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路輅同鍚音羊下同樊註作鞶斿註讀爲旟鵠音潮龍註作駹條註作絛前註作翦○此言五路之等也輅之爲路有往來之義一云大也王所在以大爲名也玉路以玉飾諸末也鍚當馬面當盧金爲之詩所謂鏤鍚也樊馬大帶纓馬鞅就成也二者皆革爲之以五采罽飾爲十有二匝也大常之類皆旗名司常謂日月爲常也斿屬於縿爾雅正幅爲縿斿則屬之是也此祀天地日月社稷宗廟用之他無所賜也金路以金飾諸末也鉤馬婁頷在膺前亦金爲之路無鍚有鉤詩所謂鉤膺也大旂謂交龍爲旂也此會賓客用之王子母弟及凡同姓之[illegible]出封亦以賜之也象路以象飾諸末也朱謂以朱飾馬勒不言勒者闕文路無鉤若鉤飾勒而已大赤謂通帛爲旃也此視朝用之凡異姓之[illegible]出封亦以賜之也革路鞔以革而漆之也龍勒謂以白黑雜色飾馬勒也條纓未詳註謂以絛即樊若纓爲五匝不言樊省文也然則玉金象三路前不言樊亦省文矣大白殷旗名也此征伐用之封四方之衛服亦賜之也木路不用革鞔但漆之也鵠如編鶴之鵠取黑色馬無勒飾以鵠色飾韋爲帶又以鵠色飾韋爲纓其大常三就不言未詳大麾色玄夏旗名也此田獵用之封外蕃之國亦賜之也○山陰陸氏曰王乘玉路建大常以祭則凡祭以之矣而郊特牲王祭天乘素車建旂龍章而設日月則祭天有兩車旂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即道之車其日駕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其時駕以赴壇祭天者禮之至也故適郊與赴壇異儀也平仲王氏曰巾車五路與王五大藏則準戰即戎正指王在軍時也而就乃因夏官教治兵王建大常之文而以此革路建大白爲王不親將之車旗何哉大白不在九旗中蓋白以秋方之色王者奉天道肅殺之令以問罪示非常也若田雖以戎事教然先王親田固爲祠薦嘗烝而以設醴王祭親射牲示敬也則王田時建祭之旗物何疑鼓人職云以路鼓鼓鬼享春用旂金鼓而王執路鼓亦此意也然此木路以田不建大常而建大麾何也大麾亦不在九旗中蓋四時之田自建大麾以北郊祭以大常爲主故不言而巾車之文大常已兆玉路故不言大常而止言大麾與臨川王氏曰大常有日月象天也大旂有交龍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愚按陸氏以玉路爲在道素車爲適壇今攷家語言在道與臨壇之儀至壇乃易皮弁而冕璪服大裘而服袞皆自質而文而陸氏乃自文而質是相反也大白以即戎而大司馬仲秋教治兵王建大常以用明證會以祭非在軍時也大師致兵建大常亦謂未戰之時也諸侯之命車上公以九爲節乘金路侯伯以七爲節乘象路子男以

（五爲節乘革路初不以同異姓之屬爲則今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魯亦不待報豈以命爲節者禮之正而其始封時同姓槩娶於異姓異姓槩優於庶姓內服亦槩優於外蕃者禮所謂攝盛者耶）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平聲厭[illegible]同握[illegible]讀音翣音前○此言后路之等也重翟者兩重翟羽蔽車之兩旁也鍚面刻金飾鍚也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以爲之朱其色也此從王祀宗廟乘之也厭翟者不用重翟但繼次翟羽相次也勒面謂以王龍勒之色爲其面飾也繢畫文也此從王見賓客乘之也安車者婦人車之木名也曲禮婦人不立乘謂之安車此不用翟羽爲蔽從木名也彫者刻革爲之鷖謂青黑色也此朝王乘之也容者車帷在旁蓋者車蓋在上惟三車有之其下殺也翟車不重不厭但以雉羽飾車側故但從翟名也貝面謂貝飾勒之當面也組織組也有幄明降於容與蓋矣此採桑乘之也輦車人挽之故無馬飾翣即扇也爾雅大羽謂之翣以障風塵也羽作小蓋以翳日也明降於蓋且無容也此宮中乘之也○註曰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云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茀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蓋晉用厭翟非常朝之禮也然則王后始來蓋乘重翟乎）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𧝓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𧝓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𧝓革飾駹車萑蔽然𧝓髤飾漆車藩蔽豻𧝓雀飾（𧝓音覓櫜音高服註作箙棼作薠藻作澡駹音忙萑音萑髤音休豻音岸○此言王之喪車之等也雜記云喪車無等此有五等者按士喪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幦其車樸素粗惡王之始喪卒哭二車畢如之是喪車無等也至於卒哭以後漸趨於吉而王侯以上則自各有等矣木質無文曰木車蔽藩也以蒲草爲茀也犬即謂白狗皮也𧝓覆笭也櫜謂戈戟之服也禮男子立乘有憑軾軾上有𧝓笭以白狗皮爲𧝓笭而以其尾爲戈戟服也疏謂疏布也飾謂緣也小服謂弓鈒短兵之服也蔽與𧝓皆以疏布爲緣而弓鈒亦以爲服也此始遭喪所乘也白土以堊曰素車薠蔽以薠麻爲茀也素謂素緣也此卒哭時所乘也蒼土以堊曰藻車藻水草色蒼以藻草爲茀而亦以名車也鹿淺謂鹿之淺毛皮革亦謂鹿革也此既練所乘也車側雜漆曰駹車雜也萑以細葦作席而以爲茀也然獸名果然亦謂其皮也髤赤色微黑也此大祥所乘也黑漆爲飾曰漆車藩者漆萑席爲藩而以爲茀也豻胡犬名雀謂黑色其微赤也此禫所乘也○疏曰上文

木路對革路有革又有漆則木路無革而但有漆據吉時路皆有漆而言也此木車是凶車對尊之車始有漆則木車不漆指本體而言也明齊王氏曰舊說棼爲麻作漆爲茀按下駹車始以畫爲蔽今若用麻布與素緣則反精於藻以藁麻木皮編之以爲蔽耳愚按木車尾櫜小服皆疏非謂爲若道尚質以備物也或疑飾王在成仁親爲寶而設此爲備若因以爲備然者將利之乎曰非是之謂也君者天地社稷宗廟之主而民人之所天也親故之喪百務倥偬[illegible]所以先王以正其終嗣王以正其始[illegible]人閔[illegible]之遠道固然也昔六以虎賁百人逆子釗初遭喪之木車有尾櫜小服意亦如此至卒哭漆車則無尾櫜又既練漆車則亦無小服矣如或所疑則楊虞李友庶之所爲耳豈聖人之心哉止若是皆曾總已以聽於冢宰其備大臣則爲之而以爲嗣主疑叛亦必矣）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篆註作瑑○此言孤卿至於庶人服車之等也夏謂色如夏翟也篆之爲瑑謂刻也蓋以五采畫轂約而加以刻也夏縵亦五采雜畫但不刻墨車則黑漆而不畫棧車則素質而不漆役車則又有方箱可載以供役也○疏曰此謂常所乘也若親迎則士以下有攝盛之禮士昏禮主人乘墨車從車亦如之有裧也又唐傳云民於其君得命則乘飾車駢馬惟大夫以上不斷盧也役車[illegible]

有輀亦通名棧車以其皆無革輓漆飾也詩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是也王氏曰按攷工記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棧車以下無飾墨車以上皆飾車也貴而孤卿賤而庶人率皆以德位隆殺爲之制則德位不稱不用也上不偪下下不僭上是正名分之大也）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此言車之不在等者精曰良粗曰散惟人所用也）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於職幣（齎音咨杜讀爲資○此總結之也會謂計其完敗多少之數也賜臣下則闕而不會矣齎謂資財也職幣主振餘財故乘官車毀折者計價而入其中也）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遣從車大聲○將舉遣奠則包牲體載於車謂之遣車其飾象生時以金象革飾之但粗而小也廞陳也行道也柩車無蓋輓而從之亦象生時有旌銘旌也嘑呼啓也關謂墓門車謂貳車也柩路謂載柩之輴也其飾謂柩之帷幬翣之屬）歲時更續共其弊車（更平聲○更續謂易新車供弊車於車人只備用也以上下文推之此句當在入於職幣之下）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警旦之官車有鳴鸞倡和之象故鳴以應之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說猶道下同○此序典路中下士六人之職也五者該王路后路王之喪車各五而言也用即駕也說猶舍也○疏曰巾車已掌王及后五路之政此又掌之者冬官造車訖皆授巾車飾之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也）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從去聲○出路者出自巾車贊駕說者贊僕與趣馬也鄭謂弔畿內之卿大夫也以路從益金象革木四路從矣○註曰王以事出乘一路而已餘路皆從者王出於事無常且以華國也疏曰非王路均祭會不出其餘皆出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萃註讀爲倅今按當如字廣輕並去聲苹平同○此序車僕中下士六人之職也本職多未詳據註萃爲倅猶副也戎路王即戎之車即巾車革路以即戎是也廣車橫陳之車春秋傳君戎分爲二廣是也闕車補闕之車傳師於闕四十乘是也苹車對敵自隱蔽之車孫子八陳苹車之乘是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亦孫子馳車千乘之意也苹車五者之通稱僕各以萃者各供其一於王以備尊也愚按註說如此然攷夏官王倅車之政自掌於戎僕非車僕所掌也如謂其受命戎僕以掌之亦不應以副倅之倅忽變爲萃聚之萃文即誤亦豈六倅字之俱誤乎況有五倅必先有五正而五官無明文據疏云車僕掌五戎之副其五戎之正巾車掌正戎之一餘四戎之正亦巾車掌之矣焉有五戎之副明正其掌而五戎之正乃不明正其掌而廢擱其兼掌者乎且以聯職致之大喪之廞飾遣車屬之巾車而歛革車屬之車僕則五者之革車非皆巾車掌之次明矣且又謂副供於王以備至尊也註例王在軍則稱大師本職乃通供凡師之用而已而祭稱僕尊不又自亂其例乎然則當何如以經說經苹本爲萃聚之義王之戎路掌於巾車用說掌於典路其倅車掌於戎僕令乘掌於射人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掌於司右其車之出入戰守之屬掌於大司馬而車僕則掌萃五車之類而供之蓋戎僕射人或右與司馬之屬皆以處軍政故在夏官巾車典路車僕之屬則皆以備車用故在春官又以五戎皆供用於官非鄉遂諸官師其車人之卒伍以全者比故亦不在地官而以春官之車僕掌其萃也夏官王之五路之僕掌其僕馭而車僕不掌其馭而掌其萃者車兩在巾車典路也路而言典車王若后也車而言僕凡巾車之聚散行止皆得僕稱稱萃者車各有數而當以類聚也若轉萃爲倅何以正僕屬之夏官而倅僕屬之春官又何以戎路之正與倅既屬夏官之戎僕而車僕復掌其倅其廣車以下則又不見其正而忽言其倅於春官乎凡萃義之難亂如此學者深體之自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乏皮爲之即容也王大射每一侯設一乏使告獲者藉以自蔽射人所謂三獲三容是也名之者以其此力之矣亦以革事使供之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旞音遂○此序司常中下士六人之職也物即日月交龍之類名即常旂之類各有屬即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之類國事即師田賓祀之類也日月取其照臨交龍取其變通帛所謂大赤取其純而赫雜帛內幅以絳外飾以白取其文熊虎取其猛鳥隼取其摯龜蛇取其扞禦敵羽謂五采羽全取其渾全析取其精析也○按本節註義最分而疏義全疏註云全羽析羽皆染五采繫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而疏則云注旄於干首爾雅文也據爾雅注旄首曰旌則旞旌非直有羽又有旄也夫旞旌皆羽爲之爾雅以旄釋旌乃緣傳互釋之通例而疏據其文以旞旌爲有羽又有旄若如其說則爾雅但云注旄首曰旌而不及羽將旌有旄反無羽乎疏又云衛干旄詩註云公卿建旃大夫建物衛之臣建旃物而有旄羽則大常以下皆有旄羽明矣夏采職乘車建綏復於四郊註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干上也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以復死去旂存綏而用之是旌首皆有旄之驗也夫夏采職之大喪乘車建綏以復亦未見必爲玉路建大常之綏且凡禮等下不干上得兼下既以復死而用空綏又未見其非旞旌旄之綏也據干旄詩一章言旄二章言旟三章言旌並未嘗言旃物而九旗之旃物旞旌四者各爲一制更不應混一旃物爲旞旌也書云采白旄小雅亦云設此旐建彼旄則其自爲一物又甚明而混之何耶註云九旗之帛皆用絳而疏又謂全羽析羽亦有羽而無帛是旞旌無帛也考九旗自常以外字皆從㫃物字亦本作㫃說文云㫃者旗偃蹇之貌其皆有帛可見爾雅釋丘云前高後下曰旄丘尤以帛形得名士喪禮云緇旌各以其物書名於末旌雖分大小而制畧同其非無帛更明也而疏亂之又何耶或曰詩傳云干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亦合三爲一何也曰朱傳仍古註未改如此類者甚多愚於旌人職論之悉矣經既明列爲九物信漢唐之儒何如信先聖又何必爲朱傳疑哉）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

旞旂車載旌皆書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大音泰斿遊通鄭氏如字書俗譌作畫杜氏從司馬職定爲書○大閱謂大司馬冬教大閱也師都謂三等采地都卽都家之都師卽三公之師也州里謂六鄉六遂縣鄙謂凡公邑皆約詞也道車謂朝之象路遊車謂田之木路不建朝之大赤者王出以路從與朝禮自別不建田之大麾者大閱王自建大常與凡田禮亦殊也書其象卽司馬職各書其事與其號之書象之言表諸旗必題別其所表如後職然也官府卽謂孤卿大夫士事如天官之屬某職地官之屬某職也州里謂州里若縣鄙名如六鄉之下某名六遂之下某名各公邑之下某名也家卽謂師都號如某家之下某號某都之下某號也○王氏詳說曰凡無所將者則無所畫之物雜帛者也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六鄉六遂三等采地之大夫咸在師都將三等采邑之兵州里縣鄙將六鄉六遂凡公邑之兵此師都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旟縣鄙所以有龜蛇之旐孤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所以載旃物也愚按本職與大司馬職相表裏師都合從王氏指都家而註疏謬釋爲六鄉六遂之大夫書訛爲畫合從杜氏定當爲書而註疏復謬釋爲畫雲氣之畫殊不知大司馬仲夏茇舍辨號名之用仲秋治兵辨旗物之用仲冬大閱則合而行之以交按之皆可見也本職所言孤卿大夫士爲屬官府之詞故下文云官府各象其事而司馬教茇舍亦云百官各象其事矣所言師都爲約稱都家之詞故下文云家各象其號而教茇舍亦云家以號名矣所言州里縣鄙爲約舉六鄉六遂及凡公邑之詞故下文云州里各象其名而教茇舍亦云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矣由是以觀師都之非鄉遂固明也至皆書其象以下在司馬教治兵則云各書其事與其號事卽本職之事也號卽本職之名與號也欲表著其事名號故書之書字二職相符其畫字乃書字之誤文又無疑也然則本職所言大閱之旗物與大司馬所言治兵之旗物異用者何耶曰非其旗物有異也考大司馬三時之田司常不贊頒旗而仲冬大閱則贊之又仲夏教茇舍之號名本爲小旗綴之於身而大閱所書象以象其事與名號者乃書於上文各旗物之上以爲表著是則異耳若其鼓鐲旌旗以一耳目者亦豈與大司馬之治兵有異哉夫本職所稱孤卿大夫士者皆爵也其朝稱官府家稱師都而鄉遂公邑之屬稱州里縣鄙者乃其位與地也司馬所稱軍吏及百官者皆因事得名而參定名但任用事則載所畫之旗旟旐而無事則載無畫之旗物非有異也司馬治兵無旞旌者以從路省其文本職旞旌獨無所書者又不敢斥王之義也然則二職乃若合符節耳復何疑哉餘詳大司馬）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亦如之凡射共獲旌（劔平聲○各建其旗者謂王乘玉路建大常而助祭者皆建其名物也旌門見掌舍銘旌按士喪禮爵弁各以其物則王亦當以大常也廞旌建於遣車及葬建於墓弊猶仆也旌以致民既至則仆之獲旌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是也）歲時共更旌（更平聲○更謂更新也猶巾車稱歲時更續也）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此序都宗人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已祭歸胙謂之致福註曰都家或有山川之屬及因國無主之祀王子則又或立其祖王之廟凡其祭祀王皆賜禽焉都宗人掌誓戒之糾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也○疏曰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史記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者王之都家與邦國等宜祭之也）正都禮與其服（正其禮統凡禮而言也服猶下職衣服宮室車旗之屬禁約詞）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國（保猶小祝之保祭者承上禱祠言之而上文祭祀亦在其中對文則祭祀與禱祠異名散文通名祭也凡祭祀賜禽及此令禱祠皆當反命觀下職祭亦如之可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此序家宗人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疏曰禱祀反命與都宗人一也祭亦反命都宗人應無異文不具也都宗人保神壝則家宗人亦可知皆文不具也）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都宗人言禮與服而已此備言之者王氏謂詳畧皆互見也○何氏曰禮之大經莫重於祭先王都家宗人之官所以杜僭亂別嫌疑也當是時命之祭然後祭祭又必反命焉豈有僭濫之失哉至其後世季氏以大夫旅泰山秦襄以諸侯作西畤王制隳矣乎仲王氏曰先王制禮非僭過僭而已如祭祀一端廢則瀆神過則犯分先王衛祀於都家特設宗人掌之於是禮明上下皆底於禮）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此槩序凡以神仕者以其藝爲等之職也三辰日月星也猶圖也居猶位也名名號物物色也○註曰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示之位謂布祭衆寡與其保何也國語云古者民之精爽不攜二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聖能上下比義光遠宣朗其明

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故聖人用之今之巫覡既闇其義正神不降邪於淫覡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王氏曰君必循以三辰之法者三辰者陰陽之精其鬼神示雖無形然皆麗於陰陽故推之則其居所留也昔神降於莘內史過云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是亦以三辰之法辨之而以辨其所命之名所色之物此所以知鬼神之情狀也**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鬽音妹喪去聲○鬼謂自旅之鬼鬽謂百物之神天神人鬼爲陽故陽氣升而祭之地示物鬽爲陰故陰氣升而祭之言日至者祭祀詳謂於祭之明日祭之也禬除也○疏曰祭以冬夏日至者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其樂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澤奏其樂則地示皆出是也但其時天神地示皆降皆以仍於祭之明日更祭此等小神示之屬以正祭天地不可兼祭也愚按人鬼之祭當該國屬公厲凡無主享之鬼非專謂一本旅之鬼也而注乃謂祭天神地示物鬽於郊壇而祭人鬼於祖廟豈其然乎且聖人設官亦必祭其所可祭也乃又釋物鬽爲魑魅之屬抑非矣）

周禮卷之七

姜兆錫觽義

夏官司馬第四

（夏官稱司馬者以軍馬甲兵所司故也唐虞時不詳其官帝舜命九官所稱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特命皋陶爲士衆之而已至命胤侯掌六師與其命爲司馬亦無所攷殷稱司馬爲所攷以其掌兵與故名誦詩所攷蓋猶是也竹氏謂虞以一官兼兵刑而周則總分爲夏秋二官蓋帝王之時制宜如此餘見天官）

夏官司馬總序

（此次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夏官司馬之意乃第四官之總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邦政即六典之政典政之言正也所以正不正也平猶正也書周官云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東萊呂氏曰周之事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正而百爲得有所施是政所從出也有事則舉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政孰大於此故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者王師非以濟貪忿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所謂天討也愚按大爲政小爲事政官對事官而言猶治對教而言禮對刑而言與）

夏官司馬序官

（此以下承上文序夏官設官之數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行音杭○更稱政官者承夏官掌邦政而言也司馬稱大者掌建政法總凡發驅賦役征討之屬故名大司馬而爲政官之長小司馬以下職闕詳見序職○愚曰自大司馬卿一人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前同自史以下諸官皆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獨此史胥徒各多者以司馬總六軍事繁故也又諸官於宰夫鄉師肆師各下大夫之下皆云上士中士而已官無他稱此軍司馬下大夫之下稱輿司馬上士行司馬中士及秋官士師下大夫之下稱鄉士上士者亦重兵與刑也）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

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將帥旅去聲長上聲○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猶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若遂也凡起徒役家一人軍之人數如其家矣其下二千五百人爲師猶二千五百家爲州若縣五百人爲旅猶五百家爲黨若鄙百人爲卒猶百家爲族若酇二十五人爲兩猶二十五家爲閭若里五人爲伍猶五家爲比若鄰凡所謂寓兵於農也軍將皆命卿者謂王朝凡所命之卿侯國命於王與凡命於其君之卿皆爲軍將也鄉卿上大夫故其中大夫皆爲師帥下大夫皆爲旅帥而上中下士皆爲卒長兩司馬伍長矣云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而獨不云伍長者下士者其殆省文與○呼江李氏曰此六鄉爲六軍也六遂如六鄉其十有二軍而止稱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六遂爲副遂用之則當六軍耳此制軍之法也黃氏曰凡制軍謂有征伐則制之縣師所謂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是也平時鄉遂各爲一軍而都鄙不與及制軍或取於鄉或取於遂或取於都鄙或徵於諸侯所謂及師大合軍是也司農曰詩大雅云六師及之又云整我六師此王六軍也春秋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大侯三軍可也此大國三軍也又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也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士不皆選皆吾民也將不改制即吾吏也有事則驅之行師事已則歸於田野無招收之煩而數不闕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壘壁以聚之倉廩以生之羣聚終坐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軍旅大事則五官之鄉與有事焉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司徒又屬之司寇王國有大事國子游倅雖屬於司馬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此衛兵之權散出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縣師司徒之屬而軍旅則受於司馬鄉師帥民徒而治政令要役又必考辟於司空此農兵之權散出也大古制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則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遣使一牙璋發之權又屬於天子乎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也迨及後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驕至諸侯更覇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爲兵則兵情聚兵專將則將驕唐人府兵號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凡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旋無患將且與府兵且得而況不爲府兵者哉愚按軍將皆命卿則王朝六官之命卿大國之三命卿次國二命卿小國一命卿凡卿皆）

（各如其命卿之數無庸選矣而註乃云軍帥選於六官及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爲焉何也蓋軍有盡用不盡用帥又有能有不能而因於中選爲之與）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勳功也王賞功故名其官也司馬諸官以下即次此者軍以賞爲先也以下五職未詳官次所屬或曰司勳以召人和量人以度地利司爟以應天時馬質小子羊人凡以備物用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賈音古下同○質之言平平其價直而買之故名官也不與校人相連而次於前者軍以馬重馬以軍重故本官以中士統之而校人雖下大夫此猶得必有司之義治之也役不用胥而用賈亦以質馬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人掌凡所量之事而量軍之壘舍爲重故名其官而亦次於前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掌凡小祀之牲故名官而釁軍器及斬牲狥陳之屬亦職之重故次於前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掌羊牲故名官而受布於司馬以買牲故不用胥而用賈猶馬質然也六牲分掌於諸官如司徒牛宗伯雞司馬馬司寇犬司空豕是也而司徒之屬有牛人宗伯之屬有雞人司寇之屬有犬人皆各以所屬隸之獨司馬奉詔馬牲其屬有馬質又有羊人者蓋冢宰總贊牲事無分牲六牲之中餘羊牲無分掌之官而司馬奉詔馬牲其羸爲贊故附之司馬與其羊牲亦小子羊人登而羞之於司馬之職相屬而不相干也）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爟音貫故書爟爲燋杜氏讀爲爟○爟杜謂之私火者對陶冶之屬爲公火而言鄭謂之熟火者對司烜氏以燧取於日中爲冷火而言其職總掌行火之政令而爟爲主故名官也疏謂司烜取金義故在秋官司爟以取火義故在夏官或謂軍重火攻之法故亦次於前而總其文以致慎也止有徒而無府史與胥者無收藏亦無所用智謀矣後凡無府史與胥者並倣此）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城郭之固故名其官而爲諸守官之長也司險之下次此三職於候人三職之前者王者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而軍政本之此三職乃大司馬九法安守不削之意而候人三職則制軍詰禁之意也餘見各職）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山野之險故名其官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封疆之界故名其官也徒多者事繁也下放此○王氏曰掌固以下諸職不列地官而屬司馬且不統於職方而特事一職者蓋司馬統軍旅而要害之地皆攻守之大計也險固皆有守職而掌疆候人之屬亦不遺焉則雖偏無空虛之患矣古之邊備嚴矣）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之役故因役以名官職末又帥致方治之人而送之蓋制軍詰禁之中而具此小事大之意也）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環舊謂卻也以勇力卻敵也今按秋官亦有環人爲環巡

之義與此職環四方之故惡邦國之屬其義正同但一言賓客一言軍旅則異耳故各以名其官也訓卻爲牽合）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猶表也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之屬故名官也稱氏蓋或世其業與下倣此）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射人主射其下凡講射獲之用制牲生之宜者皆屬焉故名其官而弧矢之設以威天下乃制軍詰禁之事故次諸此也然本職先以設儀辨位之事者蓋亦以見禮樂征伐非截然二物與故見道者審諸此）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以其能服不服之獸故名官也此下多不備役者事畧也）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以射鳥名其官也）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羅謂羅鳥故亦名其官也郊特牲稱大羅氏者蓋天子對諸侯之詞）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畜亦謂畜鳥鳥羅之而或畜之故亦名其官也）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其職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蓋通公孤卿大夫士而言也而其入版皆自士始故推本以名其官射人諸職之下次以司士諸子之屬者設儀辨位於是而終而進賢興功於是而始知乎此則在朝賢能各得其位而在道屈從各得其人矣此蓋制軍詰禁之所從出而政典之要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衆也謂公卿大夫元士之衆子本職所謂國子之倅是也掌其治教之屬故名官也）

司右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右謂居車右爲驂乘如戎右道右之類是也掌之故名其官爵止上士而居虎賁氏下大夫之前者以爲王驂乘故也此以下蓋因賢能之得位而及屈從之得人矣）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

士八百人（掌率虎士之徒先後以衛王故名虎賁氏賁者勇之貌也虎士八百人衛士爲衛六軍而外禁衛親兵惟此而已不稱徒而稱虎士蓋義勇之選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旅衆也掌率僚屬之衆左右以衛王故名旅賁氏）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名官未詳或曰節之言制掌以其節服王之服建王之旗從尸之車故名也○誌曰名節服氏者世爲王節所衣服也明齋王氏曰春官司服於王吉凶之服詳矣而夏官又設此官何也春官主禮掌其制度與夫收藏供奉故司服秩尊員少而有府若史夏官典輿服法駕主侍御於王故節服氏秩卑員多不設役專掌爲王服之而已蓋王中心無爲凡其厚薄加減之節與應用之服應服之時皆掌於此官也愚按二說近之而未盡協詳見序職）

方相氏狂夫四人（相去聲註作上聲○名方相氏者註謂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也王氏謂其相視攻疫者非一方月令大儺謂之旁磔此也按二說不同王說近之雖古禮而近於戲故其名爲狂夫而不言爵且本職帥百隸而時儺

（官司隸供之故亦不言其徒役矣諸職之後又次以此者其執戈[illegible]忠將虎賁以下趨執戈盾之事而大喪先蒐亦平時備侍從以爲衛之意也）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大僕之大音泰○凡稱僕者侍御之官而大僕掌正服位命令之頒以爲之長故名也其小臣掌小命小法儀之類祭僕掌受命視祭之類御僕亦掌復逆燕令之類職各相佐故皆別職同署小臣不稱僕臣亦僕也御僕獨稱御職尤近也次諸此者以下六職亦設僕辨位之意而正位凝命正其身以正天下之不正先攷政典者所以探其本也○東萊呂氏曰昭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不知人主朝夕親近氣體移養恒必由之不潛消默奪於冥冥而明爭顯諫於昭昭抑末矣穆王用伯冏爲大僕正特作命書而以朝夕承弼望之其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命一伯冏而羣僕侍從無待親擇矣此爲治之綱也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道其後者果不出僕御不知伯冏猶在職否也穆王猶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蹈其失人心操舍無常若此可懼哉）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稱隸僕者掌廟寢埽除之賤故名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稱弁師者掌上下弁冕之屬故名也與上職相次者蓋宮廟之清嚴冠冕之雍肅皆正服位之意故與或曰此職與天官夏采錯簡弁師與追師之屬相連而夏采復於太祖四郊又與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相連也）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甲今之鎧也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掌之故名也此下六職乃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器械之需故次諸此而司甲爵獨尊爲諸官之長者蓋先自保而後攻人之意也）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兵謂五兵之屬亦掌之故名也其兼掌五盾者亦先自保之意與）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戈盾之物故名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弓弩矢箙之類故名也爵員役並與司甲同者司甲特其器先之而已此亦自爲繕人稾人諸職之長也）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繕之言善也掌弓弩矢箙之類其善供爲王用者故名也）

稾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稾音犒○名稾人未詳鄭司農曰箭幹謂之稾王氏曰木乾曰稾弓一歲與體再歲受成乾久而後用故謂之稾也按其職掌受財以齎弓弩矢箙之工則稾蓋物料乾善之通稱而造弓矢尤以乾爲善故以名其官本職所謂獻素者此也）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戎謂戎車也五路革路以卽戎是也右卽司右之右與齊右道右之屬掌居右驂乘故名戎右視諸右員倍者兼爲兵使也諸右皆不言府史胥徒司右職其總署也不列司右之下者司右爵卑非其所）

（攝屬但宜避之而已此下九職皆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車右備故次諸此也○疏曰凡戎車君居中御居左餘車皆尊者居左御居中而其勇力之士則皆居右也此戎右也而註云田獵亦爲之右何也按巾車王路有五木路以田此不載田路之右以田戎相類故相兼也巾車王路居前戎路在後此戎右在前且爵獨尊於諸右何也夏官尚威武故尊而居前也雜說曰諸右自戎右而外諸馭僕自戎僕而外皆隸於司馬者凡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車一統以師律也）

齊右下大夫二人（齊側皆反下同○齊謂齊車也五路王路以祭及金路以賓皆是也齊以承祭而儆賓亦如承祭故亦名齊也○註曰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也疏曰按曲禮註春夏之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之覲贄享一受於廟是朝覲敬宗廟也又按覲禮及司儀會同時設方明於壇上設六玉以禮之是會同敬神明也愚按註疏得之但其謂春夏受贄於朝則無攷諸經文皆非耳詳見秋官大行人）

道右上士二人（道謂道車也五路象路以視朝疏謂朝以行道故名道車也每日視朝行事繁故戎右等皆有戒嚴道右獨不兼而其事次於齊戎故爵較卑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大馭之大音泰○馭亦僕也諸右祭與賓爲兼職戎與田亦如之而諸僕皆分職者僕難於右也馭王路以祭職最尊故不與戎僕以下同名僕而獨名大馭且諸右以力相尚故戎右獨居諸右之上若諸僕則馭僕之而已故以禮相次而退戎僕於役獨進大馭於前也諸僕馭亦不言府史胥徒者總皆在校人也列校人之前者校人但宜理之耳非諸騶比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掌御革車以御戎故名戎僕大馭之外仍首戎僕者亦尚威武之意也○仲氏曰戎僕與大馭皆中大夫者重戎也不得皆稱馭者亦祭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以齊右職推之則齊僕亦應兼掌賓祭而大馭已掌馭玉路以祭矣故此獨馭金路以賓而名齊僕也）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掌馭象路以朝故名道僕也道僕及田僕顧諸僕官獨多者亦以道右職不兼之意也朝車朝夕燕出爲衆而田車時田而外兼復巡行縣鄙故皆十有二人以更代也）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掌馭木路以田故名田僕也○按校人職圉人圉師趣馬以至馭夫各序其官職而馭夫以上之僕夫則序官職無明文而註疏因疑其職闕而臆其爵之爲上士今攷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爲五僕與馭夫連列則五僕即僕夫其明且僕夫乃校人職所有之官職不得獨闕而五僕若爲校人職所無之官職又何至獨增乎其祭不稱祭僕而稱大馭者以祭事爲大故變其文耳皆爲僕夫又甚明也然則校人職每物二廄廄一僕夫止應每物僕夫各二人且職居馭夫中士之上則爵應爲上士不應有中下大夫也而諸馭僕或數符而爵太尊或爵合而數太浮何耶曰註疏疑僕夫爲上士是固不免於臆且五僕二爲上士一爲下大夫二爲中大夫自卑而尊爵正相次安在其必爲上士也校人統繫於馬其權重故掌十二廄而爲中大夫二若五僕侍御於上其體尊故僕夫掌一廄而或爲中大夫或爲下大夫况道田二僕以職煩而數浮祭戎賓三僕以地尊而爵貴義各有當也信漢註何如信聖經而謂其官職闕而臆之也何哉）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馭亦僕也以掌貳車從車使車之馬與五路之正不同故變文名馭夫也官多至六十人者車衆非多員不給且校人職良馬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則良馬三十六匹當一馭夫而

總計良馬五物凡二千一百六十匹當六十馭夫故設官如其數也然良馬而外駑馬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則駑馬四百三十二匹當一馭夫而總計駑馬一物三良馬之數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當三馭夫今止稱六十人而不及三人者蓋駑馬不供五路之駕即諸路之貳從亦不及焉故畧而不言與）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校音教○掌凡王馬之政爲趣馬以下諸官之長故官尊而員役亦多也校之言校也校覈其馬之美惡肥瘠故名官○一云用木相交爲門限以制馬之出入故謂之校也此下七職乃大司馬制軍諸禁所用畜牧之實故次諸此）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趣湊上聲皁音皂○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故名官詩蹶維趣馬是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巫即巫祝之巫其下兼有醫與賈者馬有祟巫察而祭之馬有病醫診而療之馬或死賈賣而粥之也然其職言醫言賈而不言巫者馬有疾必其無祟而後薦醫雖不言巫巫在其中矣且先牧馬社馬祖之祭散見於校人故不言巫也獸醫已在天官雖言醫亦不具言醫矣○或曰鬼神親民義殊矣惑於不可知而不專力於所當然可乎曰聖人之法本末具舉其於鬼神亦正其誑溺而已若周官巫馬皆詩既伯既禱之意耳非所廢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也曾聖人乃矯而過之哉）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牧馬而蕃息之者故名也名師者蓋圉師爲圉人師而牧師又爲之師與）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廋所求切○名官未詳舊謂廋之言數也或謂隱也閑爲馬所隱也或又謂廋與廄相似譌文也今按首說殊不可解後二說爲近蓋校人職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凡十有二廄廄爲一閑以爲馬所保倚而其職掌十有二閑之政故名官而每閑二人也上三職校人職無其名而亦次於此者論掌馬之數則校人職自圉人圉師趣馬以至馭僕皆以數相乘而三職不在相乘之數故僕馭列於校人序職之中而三職獨無名若論牧馬之事則三職亦職牧養而僕馭則僕馭之而已故三職雜於校人所屬諸職之中而馭僕獨在前也）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散於野曰牧息於室曰圉圉即廄庌也一曰圉者安閑之意牧養之通稱也四馬爲乘二馬爲麗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故名圉師也）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良善駑惡也居圉師之下掌養諸馬故名圉人然圉人兼養駑馬而其上圉師趣馬馭夫之職止據良馬而言者蓋以駑馬賤之與無徒役者自爲之也）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謂九畿之方也掌以地制九穀而辨其諸侯與萬民貢賦之職故名職方而爲土方以下十一官之長且本職中該大司馬制畿封國建牧設監施職分貢三者之法而其下懷方合方訓方匡人撢人諸職又兼事大比小之法之意政典莫備於此故最爲要而員亦多也○鄭鍔說曰量人掌固司險及職方氏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此一項官與司徒二虞二衡土訓誦訓頗相關宜屬地官而今乃屬夏官者司馬職主諸侯此以下皆邦國之事所以不屬司徒也山林川澤之官司徒乃會其財物而已愚按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而謂之主諸侯者征伐所以正諸侯之不正也易云

豫利建侯行師建侯以正其始行師以正其終故職方以下次於夏官之末以善始爲善終之道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土其地曰土掌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故名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懷來也掌來遠方之民致物貢者故名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合同四方之財物與其志行者故名也）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道也掌以四方之事說道其習以及其民者故名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謂地域之形勢掌正四方邦國之形域以正其小大故名也）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辨山林之名物與其利害而頒之邦國者故名也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故立官掌之地官虞衡諸職皆往禁此則遍頒也）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川師之於川澤猶山師之於山林故名也）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邍原同○掌四方之邍隰名物以贊封邑者故名也）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正也掌以法則正邦國者故名也）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探同○掌探上德意與其政事以諭曉衆心者故名也）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都家司馬猶都家宗人以掌其士庶子衆庶甲兵之屬故名都家司馬也職方諸官之後次此者因邦國而及都家之義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名官見上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爲序職正文誤在此而此序官正文家司馬亦如之句又誤在序職蓋互錯也家司馬亦如之者其官若役猶都司馬之數每家上中下士各若干府史胥徒各若干也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者其職亦猶都司馬之職但都司馬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而家司馬則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也此其序官序職義以類從亦瞭然矣況家司馬亦如之句若在序職則是其職亦如都司馬之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也而此序官乃又云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是彼此不相當字句之小訛而已哉且春夏秋諸官皆有千官於都家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意也兵視禮刑爲較重而詳乃謂家司馬使其臣而不設王官是又悖也故春官家宗人序官云如都宗人之數則其放乎都以爲官役之數例尤其明而秋官家士序官直云家士亦如之則其文亦若合符也典籍下散宜加體玩向豈未之及與餘詳序職）

夏官司馬序職上（此以下又承上文序夏官分職之事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監平聲守去聲比音避○此首序大司馬一人之職也邦國通王侯而言疏謂九法以施於侯國爲主也平正也畿謂畿疆封謂封土儀即大行人之九儀禁即士師之五禁職即大宰之九職守謂要害之守地則謂備戒之法則制九服五等之畿疆而封其因界則上地正也設五命四爵之儀簡而辨其位敘則名分等也賢行者進功績者興以鼓作之建牧爲長立監爲理以綱維之也制其軍伍詰其禁犯以糾戒之貢各以產職各以能以任用之也簡民之强弱稽數之衆寡而衆可用均要害之守平經理之則而邦可安大比小以恩小事大以禮而國皆和也此總言其建邦國之九法之大要也○康侯胡氏曰王制諸侯之爵次後先有序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天建地設不可亂也禮

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如蔡首先衛忽以後至下於陳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皆以定民志乎此春秋防微於名分也王氏曰進賢興功者王制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賢者進則莫不懋德功者興則莫不懋功而人由此振作詩所謂作人此也要害之地最其遠近均而守之與夫器械財用人民守之之法務得其平所以邦國安寧而無外患此掌固司險之職與註曰比猶親也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之比象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馮憑同眚所景反墠音善行去聲○馮猶乘陵也犯侵犯也眚猶人之眚瘦謂殺其地而弱之也賊猶害也伐謂聲其罪而討之也內其下外其鄙也壇如王霸記置之空墠之墠謂黜於野而更之也荒不治散不聚也削謂奪減地而小之也固險負恃也大曰伐小曰侵謂始輕師以加之也賊亦害也無父故正而殺之放逐也無君故殘而戮之陵猶侮也無法故杜而塞之亂淫也鳥獸行如聚麀然無倫故滅而殲之也此申上制軍詰禁之意但上指五禁言其常此據九伐言其變也○王氏曰先王之時其所封建者莫非賢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爲九伐之法皆豫試之設之使知警而已非必用刑齊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斯）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音見天官○此總言政法之和布於始而因首言布政於萬民也政即政象之法九法之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此又承上文言布政於邦國也不言都鄙者國畿中包之矣畿職方大行人皆謂之服畿者言其正地界也服者言其服王事也籍謂書冊政職謂政法之職也國畿方千里者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也其外方五百里者九即五等諸侯之地

職方氏封公以下是也侯者候也取爲王斥候也甸田也取爲治田稅也男之言任也爲任職事也采取也爲採財用也衛爲扞衛以衛內也蠻者縻也地近外番縻繫之而已以上六服爲九州其外三服總謂之番國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番國是也夷謂俗冬卑易鎮謂鎮守蕃謂外爲藩籬也九州之內所謂服以則處九州之外所謂鎮以戎來此申上文制畿封國之事以起施貢分職之端也○註曰畿猶限也籍者其禮差之書也政職者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疏曰註云九畿之籍爲禮差之書者諸侯貢賦之職多少有常大司徒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是其禮差也以此所差之職施於邦國使民出賦稅於其侯而侯以其差市取土毛而貢之則禹貢篚貢是也薛氏曰王制謂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孟子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此指禹貢綏服之內九州之地縱橫各三千里而言也若禹貢甸侯綏要荒五服方五千里則通言其總也鄭氏謂周官於禹貢五服之外斥大九州之界王畿與九服其爲萬里自要以內方七千里此說周官之誤也蓋禹貢言面周官言方也按司馬職方皆云其外方五百里云方者合二面相去爲五百里非一面有五百里也通鎮畿四面之內方五千里而已此正與禹貢五服之數相當周官國畿即禹貢之甸服也其侯服甸服則禹貢之侯服其男服采服則禹貢之綏服其衛服蠻服則禹貢之要服其夷服鎮服則禹貢之荒服至

其蕃服則爲荒服之外而四面比舊各廣二百五十里矣滇仲鄭氏曰五服九服里數雖皆不同詳攷制度周之王畿爲禹貢之甸服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大率二服當其一服惟鎮服外又有五百里之蕃服皆於禹貢而已今制而爲圖則周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甸服百里納總至五百里納米之地周侯服即禹百里采二百里男之地周甸服即禹三百里侯之地周男服即禹三百里揆文教之地周采服即禹二百里奮武衛之地周衛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地周夷服即禹三百里蠻之地周鎮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蕃服即禹貢之外地也制度無不相合里數未始不同先儒謂周斥大封疆特未攷耳愚按薛氏鄭氏與駁鄭註至周斥大禹服其爲萬里之說可謂覈矣但薛氏又謂周官以采服內爲九州而鄭氏更謂鎮服內爲九州則均失也按秋官大行人職侯甸男采衛要六服朝貢有定期此九州之內也其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通謂之蕃國朝貢無定期世一見以其所寶貴爲贄而已由此觀之則周王畿并六服地方四千里爲九州其外三服千五百里爲九州之外地也薛氏泥於王制九州方三千里之說而創去周官六服內之衛蠻二服鄭氏又歷於禹貢術成五服至五千里之制而混入六服外之夷鎮二服言九州而非周之九州則釋大司馬之文而并與大行人相矛盾其率甚矣然則孟子海內方千里者九與王制九州方三千里之說

相符何也曰此非孟子考據王制之說而王制附會孟子之說也禹貢通要荒而總言五服之方五千里與孟子去要荒而但言綏服以內之方三千里皆非論周九州之界也自漢儒不究其本末依附以成王制而謬乃滋矣今攷孟子王制有程朱之論可據惟嘗問孟子王制與周禮何以不同朱子答云此也難攷然畢竟周禮的是此論定於朱子者也王制多漢儒附會之文程子嘗論其掇拾煨燼之餘不足盡信此論定於程子者也孟子亦言諸侯去籍嘗聞其畧而已此又自言如此也學者由夏官大司馬與職方氏之文而參秋官大行人以定之則明周官九服九州之義而孟子王制亦可渙然而無疑矣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參三同○食仰食稅）

之食與大司徒其食者半司稼三之一食者同蓋上中下之地皆有田有萊田皆食稅而萊無稅遂人職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是食者三之二也中地田百畝萊百畝是食者半也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是食者三之一也其民可用之數亦見小司徒職地制與遂人治遂之法而軍制與小司徒治鄉之法蓋制本相合而互言之鄉遂之無殊制於此益見此及下四條言制賦以教職凡以明禹貢分職及備稽鄉民制軍諸禁各條之意也○鄭司農曰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三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三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也黃氏曰聊賦小司徒令之大司馬又令者小司徒掌民事施於軍賦大司馬掌兵必審軍賦之所出言凡自鄉遂達於都鄙邦國也鄭鍔謂令邦國之賦非也六鄉亦以地之媺惡人之多寡授田鄭鍔謂如遂亦非也劉氏曰司徒均知其人民可任用之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言可用者家三人至家二人止竭作其羨於田野之田皆以教之戰也伍兩卒旅師軍之制家一人爲正兵六鄉六遂七十有五萬人爲十五軍而羨卒在外都鄙之兵又在外大司馬制其軍旅以爲田役習以田獵又試之追胥乃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聖人之精密如此愚按上文言九畿冠以國畿下文言教戰備言鄉遂縣鄙都鄙則其爲通令軍賦而非專以令邦國亦明矣故黃氏劉氏之說足正舊註之誤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

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仲同陳並去聲夏秋同賁一作墳將帥並去聲長上聲數音朔貉禡同○）振整也振旅衆兩而言也註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或曰春以入兵爲名尙農事秋以出兵爲名令嚴尙威也旅師司常熊虎爲旗也致者召集其下而戒令之也平猶正也列陳者列爲陳也鼓鐸鐲鐃鼓人職以鐸通鼓以鐲節鼓以鐃止鼓是也路賁皆大也晉鼓進也王侯所執以大爲名將所執以進爲義凡執人爲執之也提亦鼓名有柄提而擊鼙亦提類公司馬謂伍長也雖卑猶覽之矣春田曰蒐搜也焚萊而搜之也項氏謂猶擇也春惡害物故擇而取之不殺胎不妖夭不覆巢不取麛卵是也有司謂肆師甸祝也貉者祭始爲兵者之名立表以祭故名表貉也誓民如無干車無自後射之類禁謂遂人守禁之地擊鼓遂圍其節也弊猶止也春田主焚萊以火止爲節虞人乃植旌令衆獻禽也祭社者以土方施則生也○[illegible]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制軍政歷世因之至周先王天子無事歲三田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而王乃於蒐獮觀兵臨教戰法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不用命者必治之其後之說故其兵出無違律也以威令素行哉卞仲王氏曰鼓人職賈說鼓軍事也諸侯入朝佐王田獵不得以樹鼓類于被代稽之也數鼓以享人鬼也王用以祭祀爲先如對先王先公故執路鼓也東

易氏曰戎祀國之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示之以武戰獸以致祭享示之以順也然不時則害農不地則害物春夏秋冬之仲皆當時也周則甫田鄭原圃秦具囿之屬皆常所也迨害民物而有妨患之則將謂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蹙頞而相告也可不謹乎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

茇音鈸舍去聲撰註讀爲算王氏讀如字帥去聲礿龠同○茇舍草介也軍宿於野草止而已草止宜戒夜故敎之也羣吏謂鄉師遂師之屬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所謂治其政令也以大閱羣吏戒修推之尤可見撰者選具之也軍各有部分選具其在車甲士若步卒之數也書契謂軍賦之凡要即小宰師田以簡稽者也號名謂以徽幟識於肩上如旌旗物而小即下文名象之屬也帥之言統軍將之通稱以門名未詳註謂古者上將爲軍將爲營治於國門若魯東門襄仲宋桐門右師之類或謂軍門之名也按二說或說近是縣鄙通謂公邑之屬家通謂采地之屬鄉謂六鄉之屬野謂六遂之屬縣鄙有官稱縣都者故稱名

也百官謂司常之官府謂凡鄉大夫士之屬象之言表也號別也田於日中而發茇舍則以待夜事故以六者別之也其他皆如振旅謂號路鼓以下也夏田曰苗趙氏謂爲苗除害故名也如蒐之法車弊獻鼓圍也凡田必主車徒獮夏稱車冬稱徒者各舉一以別春秋也礿夏祭名也餘見下文及司常○臨川王氏曰撰車徒所以具之讀書契所以聲之皆此軍事也古者晝戰則目相視故爲之旌旗夜戰則聲相聞故爲之號名教茇舍欲其名聲相聞以相別而已辨號名因其宜也王與之曰此教下寨之法也休兵偃師宿火而寢銜枚而處將弊以鼓鐸則爲亂將招以旗物則見賊於是專以號名爲尙也春秋發微曰禽獸多則五穀傷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祭下以除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此聖人之深戒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大音泰旗如字或作旂非說見司常）

獮先上聲祊音方○治兵說見小宰載旂從也軍吏帥上文所謂帥猶言天吏之吏矣百官尊謂州里之百官也事即所象之事號即凡所名之名但彼議於小旗而宜以聲此表於各旗物而示以形耳獮殺也以殺命名順秋氣也羅獸人所謂罟也春莢蒐明不用罟遮之也餘時皆用罟矣特舉於秋爲獮也致者甸祝所謂致禽於虞中也惟秋冬物衆盛故先致而後獻以祀祊者祭四方以報成萬物也○鄭鍔曰旗以一軍旅之目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惟王侯所建不改其官吏則皆互變說可考乎按孤卿也師都也軍吏也三者不同名其實皆孤卿而已化例爲孤卿食采則在師都有事則爲軍吏故所互建迭載者旜與旗也大夫士也州里也鄉遂也百官也四者不同名其實皆大夫士而已鄉則有州遂則有里其官皆大夫士爲之故所互見迭載者物與旟也郊野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與采邑之餘地皆謂之公邑王制謂之閒田自其地計之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曰縣鄙故所建而載者旐也蓋王畿內官吏之衆有三舊例之孤卿鄉遂之大夫士及公邑閒田之羣吏是也民於每歲治兵大閱習安其敎有軍事俾其旗識其人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愚按二職所建所載之互異諸儒多疑其說獨鄭氏此條所云互見迭載爲得之夫其云互建迭載者何也是當以無事建旜物有事建旗旟旐者參之也蓋師都鄉遂郊野有定地孤卿與大夫士亦有定位也而孤卿大夫士散於百官府師都鄉遂郊野之中則無定名也其在時田或爲軍吏之屬而

習兵戎又或不爲軍吏之屬而掌其法令又無定職也如司常職稱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矣而此則稱師都載旜鄉遂載物者即師都中之孤卿鄉遂中之大夫士無田事而主法令者也故此不更言孤卿大夫士也又如司常職無軍吏百官而今稱軍吏載旗百官載旟者軍吏百官即師都州里之有田事而習兵戎者也非司常無軍吏百官也司馬之郊野即司常之縣鄙皆稱載旐者凡公邑之吏即以鄉遂法治之也大閱禮較大然猶循修其法而已故建旜物之孤卿大夫士序於師都縣鄙諸建旗物之上若治兵則象治兵也故特舉建旗之軍吏於建旜物與建旟旐之前也二職所建之互文迭義如此而或疑其兵事之變甚或疑其文誤也何哉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

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郄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二陳車之陳並平聲餘並去聲摝音鹿闋音缺郄去聲駴駭同譟噪同○閲簡閲也冬息民故大閲兵而習戰備也羣吏見仲夏茇舍謂之茇猶祭義刈草謂之茇後表謂所立四表之北表也前三表凡二百步通後表凡二百五十步不言其左右當容各尺徒也後表之中者謂聽旗當其中央也致者大司馬以旗致民而此致之也弊作誅責也旗旣作而後至則爲僇今也皆坐爲司徒將誓也凡月令所說文謂行示也左右即表之左右小子職斬牲以左右徇是也中軍謂將也將執晉鼓其令鼓則以小鼙也各三鼓謂軍將皆鼓師帥旅帥卒皆各三鼓也司馬者兩司馬也作猶建也旗者九旗之總稱謂各建其所當建也鳴鐲謂伍長也及表謂自第一表至第二表也摝者掩鐸口而振之也旗仆徒坐以息氣也進者行漸進也驟若趨者車徒漸疾也此又自第二表驟趨至第三表也乃鼓者鼓急不服節以鐲也驟若走者車徒益疾也此自第三表至第四表也不言坐作之屬皆文也鼓戒者鼓聲一鼓以戒衆象攻敵也闋止也發者向前也每鼓一闋則車一發徒一刺以至三而止象服也軍將等鼙鼓以今退與進之鼓同卒長鳴鐃以止鼓與進之鐲異郄者回身而退象旋師也此自第四表退至第一表其坐作進退如前統言之也冬田曰狩言守而取之無所擇也軍門謂之和者交兩旌於左右如相和然取師克在和之義也叙秩也有司亦謂郊師遂師之屬平正也徒叙於門以出然後左右陳列而於門以正陳也旗謂各所載之旗也主者居前爲主也以旗分部其屯前後相去各百步而又遮而察之使險地則卒居前爲營偏而平原則車居前爲營衛也驅者驅出禽獸使之可獲逆者逆一徼禽獸使之不逸羣司馬即兩司馬銜枚以止有也總官爲公自取爲私取左耳以計數於公也所弊者所當止之處鼓疾曰駴衆讙曰譟象懽樂之意也致而饁祭已見伺親冬物較盛故又饁爲羣兆也烝冬祭名四時皆祭先舉冬夏舉之者陰陽所始萬物之本也○疏曰羣吏戒修循若鄉師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其下若州長作民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賞罰黨正作民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作民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皆是也王氏曰前期旣戒衆庶矣又後至焉非不教而誅者也軍法後期者則此方致民誅之而已以下文言不用命者斬知此言誅未逮以死處之也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用蒐苗獮狩而教焉鳥獸魚鼈皆有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作會荒也故又因社礿禴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爲田也非好田爲祭也聖人之動其愼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而大司馬有教戰之法何也先王制兵仁政之大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明節制一號令以服習之而一本於仁義是以無敵於天下而與徒好戰者異也若弛兵召侮以爲好仁此與於不仁之甚也是烏知孟子之意哉黃氏曰以兵寄農以激兵寄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舉吾服容之屬無不相識雖有不測之變趨之戰其與平時一而已矣況危事乎）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卜大常之大音泰比去聲眡視同先去聲厭音壓相去聲○師謂奉命出征大師謂王親征也合聚也救無辜仁之至伐有罪義之盡卜者卜兵之吉凶也主謂齋車所載廟社之主軍器謂鐘鼓之屬皆當釁以神之故涖之也致謂若鄉師之屬致師也比師致以大旗王之大師致以大常若王親戰陳則司常所云建大白以即戎是也比技也事戰功也先之言導也執律以聽軍聲執鉞以示將威凡以導愷歌之樂而獻於社以志喜也厭喪冠也服喪冠以奉主而歸於廟與社以示戚也民子已命曰士未命曰庶子弔死勞傷一云勞有功也○鄭鍔曰士庶子謂宿衛王宮者也王親征則從故宮伯國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而大司馬相其弔勞之禮王氏詳說曰成周

（之時其待士庶子也至有功則賚食之外饔掌其割烹之事酒正共其酒是也有不幸之事則弔勞之此是也愚按大僕掌公卿之弔勞小臣掌大夫士之弔勞御僕掌庶民之弔勞皆直言掌其弔勞不言相王獨士庶子則司馬相王弔勞者蓋士庶子最近習於王故王必親弔勞而餘則或王親之或王有故使諸職攝之與）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與去聲屬音燭○慮猶謀也謂司徒司空謀事而與之也植如傳華元爲植之植謂正版築之部曲者屬會告也即傳士彌牟營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者要者計功程之書也屬植則知衆之多寡受要則知功之上下帥者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從王而此帥令之也合者大射以諸侯爲六耦凡十二人射人掌以六耦射三侯而此帥合之也）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食音嗣○牲魚謂魚牲也授其祭者以魚之大臠授尸賓以祭少牢殽各一魚加膴祭於其上是也平正也正其職與其服也詔告也王喪遣奠有馬牲奉送之至墓詔藏之猶司徒奉牛牲司寇奉犬牲之意也）

小司馬之職掌（此序小司馬中大夫二人之職也鄭氏曰此下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也黃氏曰鄭知札爛文闕者見小宰小司徒小宗伯等掌下其文多矣凡小祭祀等皆是於下總結以此知札爛文闕也）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此職末例言之也會同以下皆蒙小字而言饗謂小饗食如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及公食大夫之類射謂燕射之類小師田謂命將行師及凡田之類小喪紀謂夫人以下及王子之類其法以大司馬職大喪以下對推之可也）

軍司馬（此序軍司馬下大夫四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法之官也）

輿司馬（此序輿司馬上士八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車之官也○浚儀王氏曰論語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何謂千乘也包氏謂方里爲井方三里有奇爲十井出車一乘方百里萬井出車千乘其說蓋依王制孟子也馬氏謂方十里百井出車一乘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十萬井乃出車千乘其說蓋依周禮司馬法也由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由馬氏說六百家出車一乘而朱子疑馬氏爲可據者攷漢食貨志四井爲邑四邑十六井爲丘出戎馬一匹四丘六十四井爲甸出戎馬四匹兵車十乘是謂乘馬之成十里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戎馬四十匹兵車百乘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是謂千乘之國其說畧與馬氏同此朱子所謂可據也朱子於論語或問云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於魯頌閟宮詩傳又云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是一乘七十五人也而孫子作戰篇云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註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杜牧註馳車戰車也革車輜車也司馬法馳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輜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是合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也曹公杜牧註如此鄭季通每論此事以攷周禮軍制皆合朱子蓋謂此也賈氏云鄉人三郊三遂都鄙鄉也天子六鄉具六軍六遂貳之凡十五萬人通都邑之師凡百萬人爲萬乘諸侯三鄉具三軍三遂貳之凡七萬五千人通都邑之師凡十萬人爲千乘所謂千乘之國成國半天子之軍也軍法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計戰車輜車各百二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計戰車輜車各三百七十五乘戰車三百七十五乘之士卒凡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人其重車三百七十五乘之徒卒又九千二百七十五人魯頌言公徒三萬者舉三軍戰車士卒之成數而其言公車千乘者舉通國戰車之全數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則其革車之全數也左傳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氏謂凡戰兵車在前輜車在後故無抄掠之患漢志丘出馬一匹甸出馬四匹以駕戰車也其丘出牛三頭甸出牛十二頭以駕輜車也魯論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左氏謂之賦與蓋經傳之可見者類如此古有車無騎騎戰始於七國於是車制廢唐房琯用之而敗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之謂矣愚按舊或訓輿爲衆今推考衆說皆訓爲車而此所論馳車革車徒士之數則先儒所謂分數明者也故備載之使學者因以攷焉）

行司馬（此序行司馬中下士四十八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陣之官也○明齋王氏曰按軍司馬者主軍法猶後世都虞侯也凡軍中職制之舉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士卒之功罪靡不司之昔王儀爲司馬辭司馬得以言上將之咎段秀實爲白孝德都虞侯得以專轄軍之戮此所以佐大小司馬也與司馬主軍車此行則爲乘載止則爲營衛戰則爲衛突掌其出入使無離次也行司馬主軍陳凡軍左右前後各司其局教誓不愆於六步七步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掌其行伍及坐作進退之法使有所統攝也與司馬上士行司馬則中下士者與皆士大夫所乘且以爲營衛故也○雜說曰先王立法以明示民獨軍旅之制由加諱晦習戰謂之田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教設其財於九式離其書於儀禮特閱其兵馬之賦度易其軍伍之名出

入教化使民不知先王以爲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乖爭之患故凡爲是教吾用而不示民者爲此也王與之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賓嘉達於天下而軍禮獨於大司馬號司馬法者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與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與司馬皆不備官有事則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南軒張氏曰先王制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此其不欲觀兵則非弛兵撤禁召致後侮以爲好仁者也而亦何事於秘而諱之哉且如所說則冬官一篇盡闕又將何以爲之詞也愚按張子之論甚正蓋本註意而爲言也鄭註及王與之所云蓋亦若周子所謂聖人之蘊者然放六官之職其於邦國都鄙皆布法於萬民必懸象而政官又以四時遞發之蓋王道若此其大也六官不懸象者惟禮故藏終亦無改有事乃前禮書耳政官不如是也然則諸說似亦有見而世之遊人策士或假爲陰謀秘計之說者豈先王之遺哉

軍將

師帥

旅帥

卒長

兩司馬

伍長（以上六職並闕義同上）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此序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之職也賞地即載師遠郊之賞地等等差也功在王爲最故曰勳功在國次之故正稱曰功功在民者有常故曰庸功在事者必勤故曰勞力如盡力溝洫之力圖治不懈故曰力多如上多前虜之多積戰有功故曰多此總言其因功以定賞也○疏曰六者皆對文爲義散文則通左傳舍爵策勳則戰亦云勳明堂位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則勳亦爲勞也此通也鄭氏曰司勳功等有六戰功後爲首王功曰勳次國功曰功大民功曰庸爲其功安於無形也事功治功專於勞力則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也功不列於王國庸不勸於民事而勸民於戰非王道所右故後之也愚按六者註謂輔成王若周公保國若伊尹之屬蓋畧舉以明例耳非伊尹不輔王周公不保國之謂也）

（或以功在侯邦與功在王室爲對亦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此申言功之意也功書於大常之旗與日月爭先也死與於大烝之祭與先王先公前享也詔者以二者詔王行之也貳副也其正藏於天府也）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參三同正征同○此申言賞之事也政令通謂頒賜及賦役之屬食參之一謂猶有國征也說見大司徒若又加賞之則國征并免皆歸其臣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駑音奴賈同價下同○此序馬質中士二人之職也質之言平也量度也質馬則以三物量度而平其價也駑下也按校人職馬辨六物此不言種馬齊馬道馬者夏官以戎用爲重主齊其力即駑馬亦以力任耳故於校人養恭之外特市以備儲缺也若齊馬道馬各齊其色而種馬則又色力兼者特於其中選備其用而非以任重致遠也故不及之與）綱惡馬（綱維也惡馬悍驚難之使馴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

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更音庚○有司校人之屬受之以給公用也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價直者爲後驗也更猶代也旬十日也入馬耳驗其死也物即三物之物也十日之內死者任用之日淺必養待之過惡故令受用者代償而必驗齒與毛與價三者如故也十日之外死者養待之或疎亦任用之巳久故驗其實死各償以戎田駑之物而巳其齒毛與價不苛之也至又驗十日之外而死則任用之日幾非養待之有闕故第使巫馬辨入其疵而不責償也任載也以載之輕重及行之近遠齊其勞逸此明任用之法也或又謂古者十年爲何馬年過二十歲故不更也然馬有人壽其說雖通不若原註給公用爲安）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訟謂買賣相負之屬原如世子篇末有原之原謂再蠶也蠶與馬同氣故禁之○王昭禹曰物有其類而同氣相爲消長盈虛其勢不兩盛也以天文考之午爲馬辰爲龍馬爲龍之類蠶爲龍之精歲再蠶則蠶盛馬衰故原蠶有禁也自非深通性命之理者不能及此）

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此序量人下士二人之職也九州見職方此泛言天下也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朝音潮下同○營國之內城外）

（郭，營后之中宮，量市之在後，朝之在前，凡道與巷之縱橫大小，門與渠之高下廣深。此言營國也。都邑制亦如之。此言經野也。）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涂，途同。○壘，軍壁也。舍，軍營也。所駐處也。王師所在，後亦為市，前亦為朝。每師二千五百人，如二千五百家之州；所舍有人，如百夫之涂。而齊軍亦必載社主而立之，故皆量其所處也。此言治軍也。）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里，里之也。猶上其地而日上也。適言其大小涂，言其多寡。此亦通言天下也。彼大射儀量人掌量侯道，本職不及者，王侯禮有與與以埸入職與大射其文推之可見。）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從，去聲。竁，或去聲。○凡祭獻，牲牢為正，脯燔為從。數者，如脯十脡各長尺二寸之類。奠，謂遣奠也。竁，謂開壙也。竁亦有俎實，卽所包遣奠也。）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斝，音嫁，說見鬱人職。歷，瀝同。○宰祭，猶言制祭。鬱人職稱大祭祀，而此掌宰祭，稱言大祭祀之宰祭，互文也。稱凡者，大祭亦非一矣。○鄭諤曰：祭有制祭之禮。郊特牲：君親割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陸佃謂諸侯曰制祭，王曰宰祭，其文一義也。當宰制之時，尸旣卽席，祝舉斝角，詔妥尸，尸旣則鬱人、量人受其餘瀝而皆飲之。所瀝者，無餘之意也。先儒乃以宰為冢宰，失之遠矣。介甫王氏又曰：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受神以嘏者也；量人於祭祀，制其量數以成之，事神以禮者也。二者本末相成，故皆受而飲之也。）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肆，音剔，見大司徒。○此序小子下士二人之職也。羞，進也。肆之言陳，謂所陳體為豚解、體解之屬。殽肉，猶言左殽右胾也。一云肆謂朝踐豚解而腥之，殽謂饋獻體解而爓之，肉亦謂切羊肉實於豆也。此言祭也。）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珥，音二，註從雜記作衈。祈，音奇，一音雜，註從士師職作刉。○珥祈，註一謂釁社稷五祀之名，此言釁也；一云珥謂祭以牲求，祈謂祭以求福。珥祈與侯禳略同，但珥祈專言社稷五祀，侯禳則通言凡祭也。○疏曰：按外傳，禘郊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運：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爓其殽，體解而爓之；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先鄭註羊肆為體薦全烝，故後鄭讀肆從鬄，訓為豚解。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是也。豚解，解左右肩、左右髀、左右脅并中脊為七體；體解，又每體三分為二十一體。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正祭卽體解為二十一體，少牢禮羊豕解為七體而已。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爓、有熟，故朝踐豚解而腥之，饋獻體解而爓之，酳尸乃有熟，與大夫士不同也。珥祈讀為衈刉者，以蒙法無取於上珥及祈禳之義，故依士師刉衈為正也。知刉衈是釁廟之屬者，約雜記廟成則釁以羊，封於屋上；其門與夾室皆以雞，皆衈於屋下之文也。愚按：凡祭宗廟雖無全烝，而於太廟固有之，則肆之言陳，實全烝及豚解之總名，而後鄭必破肆為剔，則偏矣。又其釁珥祈為衈刉，固云然，謂毛牲曰刉，羽牲曰衈，則小子、羊人、犬人所掌，乃羊犬之牲，寧可以羽牲曰衈通之哉？況刉乃氣絕之意，衈則割血之文，二字疑互文皆通。且肆師職以歲時序其珥祈，是珥祈有定序也。若徒謂釁於廟成之始，於序字難解，豈若釁之後廟亦歲時釁之，而衈刉必有其節與。）凡沈辜侯禳，飾其牲。（沈，卽埋沈之沈。辜，以祭川澤，卽疈辜之事。辜用羊豕以祭門。侯禳見小祝。飾牲，如封人飾其牛牲之角，猶潔之也。此亦言祭也。）釁邦器及軍器。（邦器謂禮器，軍器謂武器。此言釁也。）凡師甸，斬牲以左右徇陳。（陳，去聲。○徇陳見司馬。必斬牲者，言不用命者有如此牲也。此亦釁之類也。）祭祀，贊羞，受徹焉。（贊羞，謂薦羞而贊之；受徹，謂徹而受之也。此又言祭也。已上皆掌羊牲，以各官掌牲職推之可見。）

羊人掌羊牲。（此序羊人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羔，小羊也，如開冰獻羔祭韭之類。飾謂上蒙之飾也。登，升也。郊特牲：用牲於庭，升首於室。首為陽，足為陰。凡牲俱升首，以首陽也。此言祭也。○疏：凡正祭皆用成牲，今言凡祭祀飾羔，則非正祭，故鄭引詩豳獻羔為證也。）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法羊，賓客牢禮之法，如上公饔五牢、饔餼九牢之類。）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積，先鄭讀為漬，謂取血塗器而漬之也；後鄭讀為積，謂積柴實牲而燎之也。按二說，疑先鄭讀為漬者近之。若後鄭之義，則凡掌牲之諸職，何皆不別言燎積，而獨羊人言之乎？或曰：上文賓客共其法羊，謂饗食之羊；此謂積膳之羊，牛人職共其牢禮積膳之牛是也。其說較二鄭為合。此以上，法羊供之掌客，餘皆供之小子也。）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賈，音古。○布，錢也。此又使其屬賈賈買以供也。）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此序司爟下士一人之職也。行，猶用也。變，猶改也。謂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以順時氣而救之也。此言改取之用也。）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內，納同。○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故內以出……）

（火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故則以納火從者謂從周爲出納也令之則從矣此言工作之用也○註曰出火以陶冶民隨國而爲之左傳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作火後有災是也疏曰言行火政又言施火令則不惟掌火禁也若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彼二官掌火禁不掌火令也鄭知出納火是陶冶之火者以上文變火是飲食之火知之也集說王氏曰火之爲物爓燎以爲明烹飪以爲養逆而用之則強弱相勝而氣不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可救故四時各取其所宜之木以發國火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滯於偏此聖人善救民之道也火之象在天其伏見有時火之用在人其出納有節自非深知夫陰陽之情者孰能與於斯明齋王氏曰萬物之所以生二氣而已陽盛爲火之熱而物資以暢茂條達否則萎陰極爲冰之寒而物資以縮聚堅凝否則散火有出伏失出則過盛失伏則傷陰此春秋所以出火納火也冰有藏啟不藏無以御伏火不啟無以發伏陰此冬春所以藏冰開冰也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故調元者以宣助陰陽爲事司爟凌人之屬皆此道也愚按時則施火令承上文季春季秋而言也註乃引仲春焚萊以實之則時字無著且如是則仲春已令出火是時措也時兼春秋令兼出納止以一時一事言之則又漏矣）凡祭祀則祭爟（祭以報始爟者也此推火之本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二者皆懲其不謹也疏曰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火弊獻禽春田主用火若擅放火則有罰也）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稍去聲食音嗣○此序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之職也城郭之屬以固其守故修之此言固之勢也士庶子之屬以守其固故頒之此言守之人也飾器弓矢干櫓之類材器甎築藩落之類設以禦變分以備用均以給養任以使役用以集事凡言守之具與其事也○王氏曰士謂公卿大夫之適子已命者庶子謂其衆子未命者衆庶謂其地之人民也頒其守則遠近均勞逸更而守致成矣公卿大夫治職於內而子弟守固於外此所以內外一心休戚一體而無他虞也平仲王氏曰士庶子宿衛王宮不宜復守城郭若國有大故則特頒而守之司士職致士而頒其守諸子職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守者之守去聲○法即通守政之法移亦通也甲兵甲役力役國有司守甲兵力役財用之官也言三者有相移而通之者或無可通則已唯是可得以通則與有司帥而通之以助不足此因分守之事以明合守之意也○明齋王氏曰各致其守此各地各司之事也如此則呼吸不通首尾不應故凡守吏必受法而通其守政務相依或有變故兵甲不備力役不供財用不給則以有餘而贊其不足也）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鼜音戚號平聲○鼜守鼓名見鼓人職號戒號而戒之也此又言守之事也）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竟境同○境界也職即守固之職因者因險爲固也此又歷言守與守之屬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此序司險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國曰固野曰險上職城郭之固本職山澤之險下職封疆之界故各以名也阻猶險也塞也達通也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也此極言險之大也）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守去聲○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植也植林木爲藩蔽也此約言險之實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藩落塞蔽也以藩落塞蔽其阻路使姦宄不得容之其屬謂胥徒及其地之民也此因常以及變也○明齋王氏曰畎畝中有無形之險遂溝洫澮川非止備旱潦而已徑畛涂道路非止便往來而已涂而樹之林非周之而已有沮洳之阨有曲折之艱有叢遝之阻是故胡騎不得長驅戎車不得並驅故盡東其畝惟子戎車是利齊人以此責晉也記云城郭溝池以爲固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周禮掌固司險之屬所以並屬夏官也王氏曰先王之世道德明仁義修然後險固可守若徒恃形勢雖有方城漢水何足恃哉魏武侯保西河之固而吳起對以在德不在險有以也愚按二說微不同然其理則並行不悖下職南軒張子之說盡矣）

掌疆（此序掌疆中士八人之職而今闕也○易氏曰千里王畿之境謂之疆載師大都之田任疆地是已邦國都鄙亦各有疆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闕而以司險推之則掌王國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南軒張氏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詳於周官設險守固並著於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爲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則推本而言之耳）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此序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之職也其方謂國之四方道治禁令猶野廬氏比修除道路掌凡道禁之意也上候人謂官下候人謂役即徒百二十人為之詩所謂何戈與祋是也）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朝音潮竟境同方治謂遠方有事求治如虞芮質成之類帥道也上言平治何察之事此言迎送之禮也○註曰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國語候不在境譏不居其方也春秋傳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送也疏曰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道於陳以聘楚時候不在境司空不視塗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註言譏者此之謂也愚按候人一職耳而註疏引傳以證其咎亡者蓋一職雖微皆政事之興廢精神之完虧心術之敬怠為之故見道者謹諸此）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此序環人下士六人之職也致者致我必戰之志察者察其為惡之隱二者其綱也）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搏音博諜音牒○環者週環警備之義搏執也諜間也四方有故必環而防之邦國無事亦巡而察之間諜或覺則執而治之此皆察之類也）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降音杭○訟者爭師

之直揚者壯兵之威降者收衆之志此則致之意也○註曰致師者致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士犯敵以致之春秋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是也訟敵國者敵國有罪來則往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晉師爭王命是也○王氏曰候人主好待諸侯環人主惡備諸侯皆守境之事以掌固說環人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畚音本○此序挈壺氏下士六人之職也挈猶表也舍止也盛飲必以壺故以表井息駕乃有轡故以表舍盛糧須用畚故以表糧凡以軍讙令或不聞故表之也）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縣懸同欜柝同○上壺謂飲器此壺謂盛漏水之器所以定時也序亦代之意也軍[illegible]必聚欜警夜故懸壺以秩序之喪未殯必守哭達旦故縣壺以更代之也水以沃漏火以燭刻恐日夜永短之刻難分故守之以水火而及冬恐水凍而漏不下故又以火爨鼎水使沸也○疏曰漢法以器盛四十八箭皆二十四氣之數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水漏下入器中水淹一刻則為一刻王氏曰刻漏古今法器於天文為下道術壺故設官董之軍事嚴表事遽特舉以見例也）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雁（摯贄同○此序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之職也位鄭氏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也郝氏謂三公以下將射而見則不必贄凡贄始相見也今按二說不同蓋本職以將射見君而因言始相見之禮則面稱對也君南面答賜三公臣中最尊故北面以答君孤尊次之故執贄以實位而東面卿大夫又次之故居於北位而西面三公之贄執璧有君道也餘見大宗伯職位者贄皆不及士者司士職之也以大射之禮射人戒大夫以上射而司士戒士射推之可見）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朝音潮相去聲職內並同○侯在朝北面猶三公也稱皆者齊等則一示與朋堂位異也法儀法也國事謂凡事也戒令以來事言詔相以當事言治達謂侯因事而有所治則以達於王而因以王命下之也

○黃氏曰經文始言公卿大夫之見君未有射事也諸侯來朝國有吉凶慶弔之事或有所請治使射人詔相而達之會同朝覲以下皆射人作其介從職不專射也註見以射名官多以援之於射淺矣又謂國事為祭事而其戒令為齊與期亦不止此凡事皆有戒令也士之戒令司士掌之國子之戒令諸子掌之則諸侯及公卿大夫之戒令射人掌之與愚按言射祭則不兼凡事言凡事則亦包射祭如儀禮將祭而大射射人掌戒諸公卿大夫射亦是國事所當戒令也）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射音石正舊音征今按如字豻音岸○以法治儀謂儀以法為程也六耦之屬如大司馬大射合諸侯之六耦是也兩人為耦六耦凡十二人四耦八人三耦六人三侯之屬如司裘王大射供虎熊豹之三侯諸侯共熊豹之二侯大夫共麋之一侯是也豻犬名士自無大射其凡射之侯皆從畧而其與於大射其豻侯亦不次於王三侯諸侯二侯大夫一侯之數故特別稱之也獲

謂習獲之人容謂敝人之容義見服不氏騶虞之屬皆詩名歌以爲節騶虞節凡有九五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爲五正貍首七節三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爲三正采蘋采蘩五節二節以聽而三節以射是爲二正云正者樂以聽爲正而餘旅以射也此以上歷言王侯卿大夫士凡射之法而射人統主之也○王氏曰先王因度數而制以爲法因其動容而制爲儀自王以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三其侯或三或二或一其獲與容視侯其樂節或九或七或五其正或五或三或二此射之法也以是治之內志必正外體必直持弓矢必審固揖遜有序升降有節此射之儀也古之射者行同能合則別之以射而勝者飲不勝者此射所以有耦也陳君舉曰王大射張三侯者養人主不爭之德也以爲來之禁下與諸侯舉得射射有中否則有勝負是使有爭也故特設三侯一侯爲一侯虞賓弓良又有部相之者則易爲中也諸侯二侯亦此意也疏曰儀禮大射鄉射容謂之乏之者謂矢至此力乏之據矢而言容者謂唱獲者於此容身據人而言也九節者九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尊者先聽多卑者則少也愚按本節通言射人掌王以下至士凡射之法而下節乃言射人專職王之大射之禮其義甚明也而舊註亂之者有二其一亂全經凡射之禮此亂全經以及諸經者也其一亂本職各射之義此亂本職因亂全經以及諸經者也亂全經凡射之禮者凡射皆先燕後射而其中爲祭而與諸侯卿大夫士射者則不以燕名而特名爲大射其止與諸侯及卿大夫士燕而射者則統名爲燕射故射禮止有大射燕射之二禮并鄉射而爲三其經中有云賓射者乃大射燕射之禮其閒各有王射賓射之節故以其禮樂之節別言之耳而舊註妄以王與侯射爲賓射王與卿大夫士射爲燕射與大射並列爲三禮則不特全經之義失而諸經之義皆失愚已於眡瞭職歷攷全經以詳其義矣此亂全經凡射之禮一也亂本職各射之義者既以賓射誤與大射燕射爲三禮因誤謂本節爲先言賓射之禮而下節爲次言大射之禮也於是以本節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孤卿大夫射一侯者牽目爲賓射之采侯而因以五正三正二正爲王射之三侯三正二正爲諸侯射之二侯二正爲孤卿大夫射之一侯其謂五正者五采之侯三正者三采之侯二正者二采之侯也如其說則王侯卿大夫各用三采侯士乃獨用豻之皮侯凡王侯卿大夫各采侯即指五正三正二正而士則豻侯之外又別有二正之采侯是何義也更有未安者果上下節分二射則本節止言王與諸侯爲賓射何以備言孤卿大夫士各射之法儀而下節王與諸侯卿大夫士祭而大射又豈獨不備本節一切之法儀耶況於首節則以士無位而斷其爲與諸侯之賓射於本節則士與射而又斷其爲與諸侯之賓射一職中何舛盾至此攷周禮射人而外如司裘樂師鎛師眡瞭大僕小臣司弓矢之屬皆散言射而不詳其禮

言詳禮者惟儀禮可攷今攷諸侯之大射禮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而司士戒士射戒士自屬司士之職故射人位不及士初非士不與射之謂也以諸侯之大射推之則王之大射特加以戒諸侯耳其射人掌戒大夫以上而司士掌戒士一也而乃以射人位不及士而疑士之不與射又以此而臆斷其爲賓射是又亂射人與司士之職而全經及諸經之言射禮者俱亂也九節五正之屬何義相懸甚明不應以各節屬於樂章而各正屬於射侯且上文已言王侯卿大夫士各侯之數若五正三正二正之屬果爲侯當與上文相屬不應錯見於此侯乃通名而正鵠乃侯中之的又不得以各正爲三侯二侯一侯之屬且五采三采二采之正名爲五正三正二正又並非文理乎夫正爲樂而餘兼以射是即疏家先聽後射之義特疏家未審而失之耳學禮者幸究之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令並平聲下同大音泰數上聲中去聲正政同○此乃專言王大射而射人之所職也貍獸名也註謂貍者搏擬步而行其發必獲故法以張侯也去猶避也服不氏說旌負侯將射則令去之也諸侯大射禮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遂命與巾車張侯又司馬師令負侯司馬正令去之皆不言射人蓋王侯異禮矣告者告於王也立乏之後而以矢行之高下左右告之也取猶收也射畢令射鳥氏取之也爲位者服不氏祭侯而爲之位也中者受算器也大史飾中釋算而與數之也佐治射正即大射禮司射爲政請射以佐司馬也）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射音石○射牲謂郊廟之禮王親射殺其牲也法儀謂祭之法儀○疏曰宗廟之牲惟秋冬射之祭天則四時常射是以司弓矢供王射牲之弓矢射人贊射牲也諸侯以下則不射楚語云劉羊擊豕而已）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句）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倅音萃大史之大音泰○作猶使也凡有爵謂公卿大夫受封爵於畿內者但言卿大夫則未受爵者也舊以凡有爵爲命士者非以儀禮射人掌大夫以上而司士掌士推之可見倅車謂戎車之副從王也王使有爵者有事於諸侯則大夫介之其王在軍之副車則有爵者乘之王見賓客則卿大夫從大史協禮事而大夫介之故或作之或令介之也）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比必二反○僕人註謂大僕也遷尸遷於室也事謂喪事也比校苛訶也親貴者居廬爲比其服位之次）

（而因詔責其下敬也○註曰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王崩小斂大斂遷尸於室若堂朝之象也相弓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君薨以是舉此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此序服不氏下士一人之職也猛獸如熊羆虎豹之屬教擾者猛獸不易服擾之斯馴而服也）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猛獸謂中膳羞之獸如獸人冬獻狼是也抗舉也賓客陳皮幣則舉之若聘禮有司衆以東是也）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贊佐射人也乏之制如屏風可恐蔽設執旌居之射中則舉旌以唱獲也○鄭氏鍔曰先王制官前而不亢自服不氏以下或教猛獸或射飛鳥或羅或畜官不可兼耶然數獻雖微以供鬼神之祭祀君后之膳羞賓客之膳獻是設官以備物備物以成禮也）

射鳥氏掌射鳥（射音石○此序射鳥氏下士一人之職也射鳥亦謂中膳羞之鳥如鳧雁鶉鷃之屬）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敺烏鳶偷肅也註云烏鳶善鈔盜且汙人也）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并夾箝名見司弓矢職矢著侯高手不能及故取以此也）

羅氏掌羅烏鳥（此序羅氏下士一人之職也羅捕鳥網也烏雅烏也烏或言鳥也）蜡則作羅襦（蜡音乍襦二鄭並作繻薛氏鄭鍔作如字○蜡者十二月索祭之名[illegible]羅名所以取小禽也作之言用索祭則作而用之明非其時不用也○鄭司農曰襦讀為繻細密之羅也註曰蜡建亥之月此時射既祭獸可以羅食王制豺祭獸然後田是也薛氏曰晉史云先且作襦後當作袴帑幭襦婦飾也郊特牲索蜡之時諸侯之貢使草笠而至大羅氏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豈真致鹿與女哉鹿不可致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作襦以示之也鄭鍔曰用取鹿之具以戒好田用婦之帑襦以戒好女本二物使羅氏作之先儒乃以羅襦為一物耳愚按襦為近身短衣袴帑幭襦皆下體褻衣也為好女之戒同近理然味經文及二鄭註本作繻為正但漢初記郊特牲從如字作解故薛鄭本之夫好女而致女其與羅烏鳥之職何與而漢記乃附之何哉）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謂蟄而始出者若南郡黃雀之屬鳩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是也二者變舊為新用以養老助生氣羽物凡鶉雀之類則用羽大領鴟也○陳氏曰天子之養老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國子與民俊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養所以別分義羅氏獻鳩以養者為國老司徒以保息養者為庶老司門以財養者為死政者之老若外饔酒正豢人則總三者言之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此序掌畜下士二人之職也養猶畜也鳥蓋難人而外凡可畜者之謂擁雞羅鳥可畜亦畜之矣阜蕃遂其生教擾順其性）祭祀共卵鳥（卵鳥謂卵可食之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鳥之可常膳者貢之言進重嗣也）

周禮卷之八

姜兆錫輯義

夏官司馬序職下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此序司士下大夫二人中下士十有八人之職也羣臣即下文公孤卿大夫士也版籍也總謂之士者士始附於版推其本而言也登下其損益之數者爵有黜陟人有存歿也年歲謂齒之壯老及仕之久近貴賤謂位之崇卑此首言治羣臣之政令指王朝而言也）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邦國謂五等之建國都家謂三等之食邑縣鄙通謂凡公邑之屬也卿以上不及公孤者侯國無之也士以下又及庶子者卿大夫之庶子命之乃爲士也治謂治狀也詔告也司士詔於始而終冢宰詔於終以行廢置也此次言治羣臣之政令通天下而言也）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德謂賢也若六德六行是也祿秩祿也以德受爵乃以功祿之也能謂才也若六藝是也食稍食也以能受事乃以久食之也奠之言定則始事猶未定矣非祿比故亦不言詔與四者術有常式唯賜爲特恩則無常也此詳言治羣臣之政令兼王朝及天下而言也○疏曰註云賢者既爵乃祿之者以經先云詔爵而後詔祿也云能者既事乃食之者以經先云詔事而後定食也此二者互見之文賢者有先試以事乃詔以爵能者若既試有功亦授以爵所以賢先言爵能先言事者欲見尊敬賢者卑退能者之意也愚按四句必如疏說乃備然賢者先授以爵此乃不易之理疏則叅其變也昔謝湜自蜀之京師將試教官以告程子不答湜請之程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求爲人師而試之恐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由是觀之則賢者先授以爵可見矣）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朝音潮下同鄉去聲大僕大右之大音泰從去聲還旋同○此儀謂路門外治朝之儀也北面以東爲上者尊左也東面西面之北上與南面之西上東上者近王爲尊也王族故士謂王族之有爵爲士而留宿衛者虎士謂虎賁之士之先後王者大右即司右大僕從者即小臣祭僕御僕之類不言士位者按燕禮射禮當在西方東面省文也擯謂相王也旅衆也孤卿以上每人一揖中下大夫稍卑故各以其等衆一揖上中下士又卑故旁三揖也還之言回也大夫以上皆王揖而就位士不待揖而就位故向旁揖之其餘在路門之左右故又還揖之也前者自路門之左前正朝位也內朝謂燕朝王視治朝畢而入燕朝則朝者皆退就官府矣）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士謂上中下士稱國中者對邦國以外而言也此以下皆言士不言公卿大夫所謂司士也詳見射人并職大治猶射人治達諸子治教之治戒令稱凡者統衆之詞下文賓祭各條指而言之耳如儀禮大射司士掌戒士射之類皆統其中也）掌擯士者膳其摯（摯音贄同○擯猶贊也其摯雉也士初命以贄見王司士爲之擯見而歸贄於膳人也）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相去聲○戒令士而詔相之猶射人戒令諸侯公卿大夫而詔相之也同姓有旅酬之禮故賜爵以昭穆爲序詳見祭統割牲割制牲體也羞進也）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使去聲○適四方使謂爲適聘四方之使又言爲介者其上有正使士爲其副使而已詳見虎賁氏及行夫二職凡所作士猶射人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作卿大夫從賓大史及大夫介之類也）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披音秘守去聲○作士掌事以下亦猶射人作卿大夫掌事也披在柩車兩旁各二持之君四馬六繩然故名爲披守謂所守之事也頒其守即掌固職頒其士之守而司士致之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士謂侯國所貢士也任猶職也三歲則稽攷其職以賞罰其君也○明齋王氏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凡邦君之子卿大夫之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在其中或留用於朝或反其國司士於三歲則稽攷其所貢之賢否以行賞罰記所謂進爵絀地是也但記專言習射而已此稽士任則以其任職觀之爲得其賢否之實也愚按王說詳矣尚書大傳云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初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號曰命諸侯亦此謂也而疏說乃謂以本職凡所言士爲鄉大夫士之總名此乃稽邦國之卿大夫士而進退之也則謬矣攷司士職有一義前三節通羣臣而言此總職也其下則指士而言此專職也）

（所以然者司士職與射人相表裏射人職掌公卿大夫之位獨不及士其所掌擯贊及凡祀朝之儀亦皆止於大夫以上而已射人掌不及士故士之擯贊及祀朝之儀司士則掌之也其兼言邦國卿大夫士之詔治者以公卿大夫必自士始故司士於射人職所不備者一依理之耳又安得於其專言士者并謂爲卿大夫士而盡失射人與司士分職之義哉學者詳之）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子之倅燕義作庶子之卒義同後倣此○此序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之職也國子謂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也倅之言副也其適長爲正體而其下凡適子支子之屬非正體此故名倅也猶謂國子之適於支有別嫌之義而名倅者非戒令語其暫教治語其常等謂適庶之爲正位謂爻爵之尊卑○疏曰按王制樂正崇四術以造士凡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王太子王子亦國子此註不言者彼樂正造國子合有王太子王子故文王世子篇成王幼在樂學君臣父子長幼之禮也此據諸子致國子於太子故不得道王太子王子也）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

正凡國正弗及（大子之大音泰正並同征○大事如下文喪祭賓客之屬甲兵之事若有故旗守之屬公卿大夫聽於王故其子聽於太子也有司若伍長卒長軍法若坐作擊刺及賓爵之法司馬弗正謂兵賦凡國正弗及謂凡力役之事以致於太子故弗正以其國子故弗及也○共閣呂氏曰古之爲國其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臣之貳也學相同則好相合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太子雖未爲君而君臣之變已豫賢不肖之分已悉也愚按本職謂之諸子而記文王世子及燕義各篇皆謂之庶子諸庶皆衆詞該凡適子及妾子而言故本職又謂之羣子文王世子篇庶子之職以正室守太廟以其諸父諸子諸孫守餘宮室此也蓋子本以正適爲重而本職之教治則支庶爲主者王制諸侯卿大夫元士之衆子不得與其適子皆入於太學此所以師氏保氏之學在公宮之左以合教貴遊子弟而諸子職又掌其倅之教治使之修德學道以攷其藝而進退之也故諸子之職與師氏保氏相表裏）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正者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而此專掌之也授者受之司干以授之也）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從去聲○服位謂衰麻之服哭泣之位也作羣子亦猶射人作公卿大夫而司士作士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凡國之政事如宿衛守閭之類倅謂之遊無職事者之稱凡政事必學粗成者乃加之否則存而教之也德藝謂師氏保氏之六德六行六藝合聚也學謂太學射謂射宮也國子之倅其初不得與元子俱學於太學故使學於師保而春秋聚於太學之爲以攷之如大胥致諸子入學合聲之類是也進者進用者升於太學也退者退習者屏之他方也）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此序司右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凡車皆勇士若右羣右謂戎右齊右道右之屬）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比必二反乘去聲屬音燭○合之言比車亦有卒伍比次之如軍法也比其乘者比其馬使同力屬其右者屬其人使同心也○疏曰云卒者宣十二年傳云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也云伍者司馬法云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是也鄭氏曰凡車三三爲小偏九乘三五爲偏車十五乘五五爲大偏凡二十五乘是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二偏爲卒又謂之廣凡五十乘是合二師五千人之車也五偏爲伍凡

一百二十五乘是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此謂車之卒伍愚按鄭氏所謂二偏爲卒者即春秋傳卒偏之兩而所謂卒又謂之廣者即春秋傳廣有一卒也蓋車之卒伍與士之卒伍不同士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而車則二十五乘爲偏二偏爲卒五偏爲伍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五兵見司兵戰車右必選士故凡勇力而能兵者屬之而以政令宣之也）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先去聲○此序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二人之職也卒伍謂其下虎士八百人之卒伍也先後而趨以衛王也衛卒伍則不失其律也以旅賁氏推之此蓋指祭祀而言故軍旅會同亦如之與或曰道謂凡出入也此言扈從也）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遺車而哭（從遺並去聲○舍之言止謂所止行宮也閑其防也大喪亦大故之類故如之此言守衛也遺車魂魄所依從哭以安之也此亦言扈從也）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使並去聲○適

（四方使謂爲遍聘四方之使也從士大夫謂從正使而爲之副使蓋其中士從上士以上而其下大夫從中大夫以上與有徵事謂役師役也則自奉書以使之矣此言使命也○明齋王氏曰書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虎賁百人卽此虎士也以勳戚嫡諸侯入爲虎賁氏之官逆立嗣君職略任重如此兩周公之戒成王復拳拳於綴衣虎賁之屬蓋以其朝夕近侍至尊得正人與居乃足以養成君德也則所當又豈淺鮮哉）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此序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之職也夾王車御謂左右各八人也恐車輪不定故持之）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衰音崔○祀賓則吉服喪則凶服軍則戎服各以類也○註曰士助祭服爵弁會同則服玄端賤皆斬衰麻絰既葬服葛在軍惟甲士被甲胄餘則否此衛王故介也○淩氏曰帝王之於外則飭武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蹕稱警而後起排衆派而後發輿清道而後奉引迷則而後轉蔽歸室而後息駕所以嚴至尊務戒嚴至法戒也二職之任重矣哉愚按虎賁氏言卒伍前後王者乃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率其屬八百人或先或後於王之先後也旅賁氏言左右夾王車者乃中士二人及其餘十六人或左或右於王之側也虎賁氏所率猶役也而旅賁氏則自以其僚屬執兵械從後少而職員較多矣此所以名官以旅但自爲扈從而不及守衛之屬與）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大音泰○此序節服氏下士八人之職也本職之義未詳袞冕九章王祀若朝之服日月爲常其所建之旗若諸侯則上公之袞服有降龍無升龍侯伯以下冕服遞殺而其旗亦各有節矣維謂維其緌也六人者一畔三人四人者一畔二人裘冕所謂大裘而冕也尸車謂尸車也春秋傳云晉祀夏郊董伯爲尸○註曰掌袞冕者從王服也裘冕亦從尸服也禮天子之旂長曳地旒十有二兩兩以綏綴聯故旁各三人持之也疏曰註謂從王服者明節服氏所服與王同也郊祀尸與王同大裘故節服氏亦如之半仲王氏曰如註義則袞冕六人何裘冕二人何也而後儒以節服氏爲掌王服之中節者蓋掌祭祀朝覲袞冕爲句郊祀裘冕爲句二者乃其本職而六人維旌二人執戈二者其兼職也然按書傳大輅御王在輅上驂乘一人導前一人旁行六人皆冕服則從王戲姑從鄭註可也愚按序官鄭註及明齋王氏皆謂爲王節所衣服而註於序職乃又以從王服釋之何哉夫從王所服者蓋謂一以飭容衛一以禮防閑也郊氏謂職本下士服天子袞冕荷戈以職於禮何居則此不但與同體而郊亦皆所謂僭偪者乎但不職解作以其節爲王服之義理固較正而於郊祀裘冕爲何何但未完或疑則官多脫文郊祀之下當有脫誤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難儺同索音色○此序方相氏狂夫四人之職也蒙熊皮示其猛以傅威也黃金四目示其明以驅疫也玄衣朱裳以爲容執戈揚盾以爲用百隸卽罪隸夷隸之屬時難以今季春仲秋及季冬之難是也索猶搜也室乃隱慝所藏故搜而毆之也）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方良註作罔兩○先匶爲前道也壙謂土之怪羵罔兩水之怪龍罔象毆之以安土神也○王氏曰凡陰陽之氣成功者退順則爲利背則爲災月令季春國門之儺曰畢春氣恐集氣將也仲秋天子之儺曰達秋氣恐暑氣將也季冬大儺則一歲邪慝之氣也此於大儺則不過氣之留者而已將而中於物則爲災爲疫有鬼神焉居暴氣之間以主之故儺以毆之使蕩而不留也）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序大僕下大夫二人之職也正者王之燕服有六而其朝立有位也以小臣正王燕居之服位推之此蓋謂治朝燕朝之服位與下文言視朝與人之位是也出者奉以出入者入以報此言事上也○王氏曰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正王之位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正王服位而後出入王命能正位然後職命也雜說曰大僕掌出入王命傳達章報之屬而已亦屬於司馬何耶嘗觀秦將章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月不得見遂降楚趙充國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璽書報自極[illegible]遠至京師往返纔七日後遂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壅蔽也）諸侯之復逆（還報曰復陳奏曰逆此言諸下也○王先生曰復逆以通上下也諸侯復逆掌之大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吏民復逆掌之御僕皆以尊卑爲次也）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朝音潮下同○眡朝謂視治朝也前正王位退乃復立於路門之左司士所謂大僕前也入謂入路門內之燕朝其正位亦如治朝也此亦言事上也）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四向鼓曰路鼓示無不通也大寢卽路寢待者待通之也達窮大司寇及朝士職以肺石

一第七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58　孜文内

（達窮民是也窮民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乃擊鼓以告於王矣遽令行夫職邦國傳遽之小事也逆迎也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故謂鼓則速逆而考之以逆其言也此亦言御下也○疏曰御僕職云掌以序守路鼓故逆御僕也而又有御庶子者蓋其職凡下士十二人分爲之而總名爲御僕與愚按大僕掌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賦職最大若達窮者與遽令蓋亦受民復逆之屬乃不掌於御僕而隸於大僕何也情切以迎故御僕之屬掌守路鼓門擁之而統以大僕也御庶子序官職皆不見疑是御僕之屬但御僕十二人爵皆下士而或名御僕或名御庶子疑亦有未盡詳或曰御庶子蓋地官師氏教養之國子所謂使其屬守大寢之門是也其大僕聞鼓聲而亦逆之者蓋御庶子無事當嚴其守而有事當達其情故也）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祭祀賓客謂大祭祀賓客也以小臣職小祭祀賓客推之可見大喪不及此贊牲事專謂祭祀也蓋納亨時王迎牲射割大宰贊翦其毛而大僕贊宰制七體之屬也）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居左爲尊位不敢無事以當之故自馭也此亦言事上也○注曰前驅如今導引也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疏曰大僕以車前驅爲導故其在車右不敢使人馭而自馭也若使人馭則在中央身無事居左大尊矣）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師田鼓以作事薄蝕鼓以除慝贊者王親鼓而贊擊其餘也）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法於宮門（窆音便縣懸同○戒謂警眾故名戒鼓傳達於四方言廣戒也縣首服於宮門謂都人之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若男子冠衰之式小宗伯縣於路門之外也按射人職云與僕人遷尸檀弓亦云僕人師扶左此蓋皆文與）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勞去聲下同三職蓋同○本職及小臣御僕職各所弔勞皆謂王或有故而使攝也若王親往弔勞則亦贊之矣詳見大司馬職此亦言其體下也）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射去聲下職同○王燕飲對小臣職饗食而言王射對小臣職賓射而言贊弓矢謂授及受也）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燕朝前正位而退已見上文此又明其掌擯相也不眡朝通謂治朝燕朝辭猶告也上數條皆言事上也○愚按曰一日二日萬幾王不眡朝是必有故若安燕而廢朝當陳諫以箴過也三公孤卿大臣也與國共休戚宜以辭告之○伊川程子曰人主不可跬步離正人也蓋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以知長化與心成不惟王氏曰大僕等之正服位與擯相其法儀何等也人

欲之恣無不自起若燕閒萌也先王之防之也謹而微故不勞豫故不迫而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無不畢舉故三代之盛也左右僕從雍容談笑而有餘其衰也法家拂士徵色發聲而不足）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此序小臣上士四人之職也小命小事之命令也小法儀謂揖讓周旋之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燕謂燕居小寢也王燕食玄端而居王皮弁以日視朝於治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後適小寢燕食巳乃釋服而小臣掌其服位也燕出入謂小寢燕閒及凡宮苑遊觀之屬）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人凡大事沃盥事指大僕之大者言此通言之也大僕掌大祀賓客饗食賓此言小祀賓客饗食賓射皆大小之義也以賓射對王射者凡大射燕射之類皆王射賓饗之王射大僕贊弓矢射小臣贊弓矢其甚矣）掌士大夫之弔勞（也饗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分爲三射其實各職亦皆）凡大事佐大僕（事上體下之意但觀上下職各條亦皆）

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此序祭僕中士六人之職也命眡祭祀注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謂攝祭者羣有司謂凡執事者戒具見大小宰令備命也勞其勤而責其怠也此正言王不親祭之事也○劉氏曰王之於祭祀也冢宰正其綱宗伯主其職六官之屬各祗其事吉蠲致齊可謂盡敬矣然其初王未眡之也乃設祭僕專受王命以眡祭祀而誡有司糾百官是代王躬其事也心如此故祭則鬼享蒙假而受福其嚴上豈能一一親之特設祭僕六人董事百慮不入其中以致其精明之極所以事無失禮也愚按二說皆指王未祭而命眡非王不親祭也然觀既祭反命則注謂有故不與者得之或曰下文明言王之所不與則此不合以不親與祭其言曰下文自以邦國都家地遠而禮不得與耳此則本王所祭但以有故而不得親耳與王所不與義殊也）大喪復於小廟（小廟高祖以下對太祖而言也復招魂也此因祭而及之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與去聲○注謂同姓諸侯有先王之廟者明者王氏謂古者王及名

山大川之在侯國者按諸侯不得祀天子王說近是然傳稱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如岐豐舊廟鎬京豈能與祭則二說相須始備與賜之命使致祭也致福見都家宗人職之言觀也觀其體之數如大牢則牛左肩九个少牢則羊左肩七个特牲則豕左肩五个也此又推王不親祭之類也○疏曰周人尚右故右胖皆祭以左胖致人也祭言太牢謂天子之公卿大夫少牢謂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卿大夫特牲謂諸侯之士也牲皆用前體者前體貴也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此序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之職也羣吏謂大夫士之屬以太僕掌諸侯小臣掌三公及孤卿推之可見不正言大夫士而言羣吏者中包庶人在官也吏言逆民言復猶宰夫言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互文也弔勞亦謂弔勞吏若民也）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相去聲○登謂登牲體於俎也御僕相小臣奉槃授巾以盥乃登也翣棺飾也）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燕令燕居時之令序次也十二人以次更守之也本職亦串上體下之意而職又降矣○介甫王氏曰庶民之復即大司寇所謂遠近惸獨老幼欲有復於上者也大僕掌建路鼓令御僕序守以待達窮者此所以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埽洒並去聲○此序隸僕下士二人之職也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謂宮寢也此掌五寢謂廟寢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天子七廟惟二祧無寢故五矣埽除糞洒詳見宮人）祭祀修寢（修治也）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乘石謂升車之石洗潔也蹕警也）大喪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高曾祖禰四廟之寢大寢始祖廟之寢○疏曰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凡廟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也方氏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繅古藻字○此序弁師下士二人之職也稱弁又稱冕者弁制前與後平而冕前俛也春秋正義曰冕後高前下有俯仰之形欲令居上者位彌高而志彌下也五冕春官司服所謂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是也其覆上以玄下以朱謂之延延下小鼻繫繅謂之紐藻藻謂之繅就之言成也以五色組爲繅如藻之文每旒貫五色玉十二爲一就而前後各十二就也玉笄以玉爲笄衡貫於冕之武上之兩旁也朱紘以朱色之絛結於頷下而綴於笄之兩端也此總言王之五冕之制而十二就十二玉乃獨舉王之袞冕之數者凡禮制上得兼下下不得干上袞冕十二旒玉爲王之正服而其下猶侯孤卿大夫所服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爲王之兼服惟上得兼下故獨舉袞冕以包其下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之制推下不得干上故獨舉王之袞冕十二旒玉以表異於上公袞冕之九旒九玉侯伯鷩冕之七旒七玉子男毳冕之五旒五玉孤絺冕之三旒三玉卿大夫玄冕之一旒一玉之制也）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斿旒同瑉音民○諸侯五等之通稱九就據上公九命而言也瑉玉石似玉者三采謂朱白蒼其餘如王謂玄冕朱裏延紐之制言上公之袞冕而不言侯伯以下之冕者亦舉上以明下也）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瑱音殿○繅斿皆就未詳王氏謂衍文也或謂宜屬玉瑱玉笄爲義王侯繅旒皆一就以繫玉瑱而垂於玉笄並文也充耳謂之瑱王以玉侯則以瑉笄之紘王以朱侯則以青明王之玉瑱玉笄雖異而藻旒則與侯皆一就矣）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會音怪璂音綦○弁如人兩手相拚合也釋名云以爵韋爲之爲爵弁以鹿皮爲皮弁以韎韋爲韋弁公羊注云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延旒則冕也皮弁王之朝服會縫結邸柢也弁縫中結五采玉十二爲飾其內之頂上以象骨爲柢而其笄亦玉也弁絰王之弔服環猶繚也弁如爵弁而素亦謂之素冠而其上加環絰畧如經之麻絰但以一股繚之而不兩股相糾也此言天子之各弁也）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韋弁戎服也其等謂冕之藻旒弁之玉綦絰之辟積皆如其命數也此言諸侯以下之冕若弁也○疏曰冕制周禮不詳按叔孫通作漢禮器度取法乎周其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上玄下朱覆於冠前低一寸此其制也王之五冕其藻旒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而玉則皆十二故藻旒不言皆則五冕不皆十二旒而玉言皆則五冕之旒皆十二玉也愚按王之五冕冕制皆同而旒數則異旒稱冕制以叔孫通漢制爲率是冕皆同而詳稱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是旒皆異也諸侯卿大夫之冕其於王各有服而玉數則皆異司服職稱上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皆遂如其服是各冕亦與王同而朱子稱天子五冕之旒皆十二玉諸侯以下則九旒者九玉七旒者七玉餘皆做此是玉皆異也繅斿皆就註義未明而或疑玉瑱玉笄爲義者蓋冕旒自袞冕而下漸不同若瑱必貫以纊而旒皆兩旁各故不及其數但稱皆就而已古者垂旒以蔽明充纊以塞聰自天子達於士詩毛氏以爲瑱以黃

（爲君服充耳以青爲卿大夫服充耳以素爲士服若黃青之屬即采而藻旒亦謂猶之綸耕與是皆就句屬下於義爲順也學者并詳之）

司甲（此序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之職而今闕也○王氏曰甲與兵一也周官先司甲而後司兵書費誓亦先甲敹乃甲胄敿乃干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者戎事先自保故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此序司兵中士四人之職也五兵謂擊刺鉤斲之兵有五也五盾謂舞用建設之盾有五也物謂名物等之言差謂功沽上下法謂軍中所用五兵多少之數也受兵輸謂旋軍之時受所輸納之兵用兵謂行軍而外用以守衛之兵也按秋官職金之金貨司爲之器斷皆入於司兵而本職不辭者盖物等之用受輸之法統之與）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舞者兵謂干戚之屬○鄭司農曰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鄭氏曰五兵擊兵刺兵鉤兵與斬兵二也擊兵曰殳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鋒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爲戟曰戟二也斬兵長者斧曰戚鉞曰揚三也短者曰刀曰劍四也鉤兵曰鉤孑曰夷矛五也五盾祭祀朱干以舞一也小戎詩龍盾之合乘車所建二也又蒙伐有苑詩稱中干乘車所建三也旅賁所執四也舍設藩盾五也愚按司農之五兵據廬人職車之五兵而言也鄭說較詳蓋凡所用之五兵異於車之五兵矣司兵職兼言盾司戈盾職兼言兵互文也雖兼言盾而其下言授受兵者七無一及盾則所言五盾亦攻敵先自保之意也司戈盾雖兼言兵亦以兵與盾相連故及之耳學者詳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此序司戈盾下士二人之職也）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殳戈盾皆授以祭祀也旅賁殳止言服而舞者兵文耳舞者兵謂朱干之類）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乘舍斂並去聲○王所乘曰乘車副曰貳車其長其禮皆供車有所用也虎士虎賁之屬也虎賁職初不言戈盾旅賁職亦止言介服皆互文矣舍謂茇也藩盾爲藩衛如今之扶蘇然斂收也○東萊呂氏曰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也凡用兵必取之廟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皆此意也如鄭莊公授兵於大宮楚武王授師孑之類此見春秋之初其制尚存雜說曰甸出兵車一乘凡甲兵戈盾旗物鼓鐸悉備鄉遂之衆簡其兵器是也而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卿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秦人銷鋒鏑欲兵不在民不知揭竿之夫乃能亡秦其與周人藏兵於民之意異矣明齊王氏曰凡出軍采邑之公卿大夫亦各有其兵盾之屬故此掌頒者惟王之戎車所授乘車所建與旅賁虎士所設及舍所設而斂不及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此序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之職而總舉之也法謂長短剛柔之屬）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中秋同箙音服○獻謂受獻於槀人也箙盛矢器也按槀人職春獻素秋獻成此不符者蓋獻素後弓弩先成矢箙次之王氏謂獻素以弓弩爲重獻成以矢箙爲全是也此總言入也）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椹音斟豻音岸使去聲○此以下分言其出也六弓詳見考工弓人職射甲革春秋傳蹲甲而射之是也射椹質下文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註射則充椹質是也二射皆堅以勁故弓最強也豻侯五十步易至鳥獸亦然中而已二射皆須以利故弓稍弱也學射者養其技使者養其體凡勞於王事者養其力三射皆安以和故弓適中也從弓者每弓各一箙百矢也）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守相迫近故弩用戰車相及遠故弩用用稍強無王弧最強者弩恒張不弛往體少若王弧恒服弦使矢不疾也）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絜胡結反鍭音侯射音石○本節名未明今姑以註辨之八矢弓弩各四枉殺矰恒四矢皆弓也餘四矢皆弩也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矢也絜矢象焉絜之言結結火以射也殺矢傳弩而射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候敵近而射也矰織於矢謂之矰茀矢象焉茀之言刜刜飛鳥也安於恒用謂之恒矢痺矢象焉痺之言卑平等而卑也散射謂凡禮射及習射之屬餘詳考工記矢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

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句音鉤○天子之弓即王弧也以往體寡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即唐大也以往來體若一故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即夾庾也以往體多故合五而成規士弓合三成規則在六弓之外矣句曲弊惡也謂士弓之爲下也）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射牲見射人職澤澤宮習射之地其中爲宮射義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是也燕射該諸侯及卿大夫之射前言也凡王與諸侯卿大夫射皆先燕而後射但因祭而行者義不必於燕而謂之大射其以燕而行射者則義在燕而謂之燕射故射止有大射燕射之禮可本職觀之益信其禮賓射者乃指大射若燕射之禮王率諸侯及卿大夫之屬燕畢行射而言也若以賓射對大射燕射而別爲燕則不得通若使射燕果分爲三豈司弓矢供大射燕射之弓矢而獨不供賓射之弓矢乎餘詳眡瞭及射人如數謂一弓乘矢如射者之數也并夾取箭之器見射鳥氏明猶明器之明也○薛氏曰射義天子將射先習射於澤澤之射習大射者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則正大射也以椹質習於澤而知其有勝堅之力然後以射侯體之容其心不儆正持弓矢審固而能中者乃爲有可用之實而與於祭也）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從去聲○物謂利用之物從謂從授也儀謂法也充滿也總斷曰籠竹爲之分佩曰箙竹若皮爲之矰矢不言箙書然其箙將用乃供也）凡亡矢者弗用則更（更平聲○更償也非用而亡矢則償用而亡之則不償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抉決同○此序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之職也繕之言善王用須善也矰弋謂以矰矢射弋也抉一名韘以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也拾一名遂以韋爲之著於左臂裹以遂弦也）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詔者告以射節贊者佐大僕授若受也）凡乘車充其籠箙藏其弓弩（凡王車皆有車右驂乘故爲充而藏之也充盈也藏謂受言藏之之藏謂抗之也）既射則斂之無會計（亦推王不會之意也）

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齎資同○此序槀人中士四人之職也職金司盜之屬齎之言給給百工使市物料也）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上上聲○弓六物即王弧夾庾唐大也弩四物即夾庾唐大也矢八物即枉絜殺鍭矰茀恒痺也三等謂上中下之人所用之等弓人職上士服上制中士服中制下士服下制是也素猶樸也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也等即三等也饗謂酒殽勞之也乘猶因也事謂師田之屬試者用而效之也食稍食也誅責也功善則上其食且乃賞之不善則反是也物皆入於司弓矢其善者則入於繕人以供王也○按書其等則承上三等之制而先鄭云書工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也後鄭云上功作上等其饗厚下功作下等其饗薄也則於上下文皆失矣夫獻之時弟書其三等之物而樂饗之由是因事以試則善惡見工拙定矣此所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也而可失其前後承遞之義乎）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結言齎財與弓矢弩箙之出入也闕除也有亡棄者則於簿書闕除之此專謂弓矢弩箙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使去聲○此序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之職也按巾車職革路以即戎謂之戎車其木路以田謂之田車而諸右不及田車者蓋師田亦以革路其義統之矣兵革使謂介而執戈盾且充軍中使令也諸右皆右前車持馬陪乘諸侯今前不及者戎事尚武故但言掌戎車之兵革使而陪乘從省文其餘儀則戎僕掌之也）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陳去聲○詔贊者詔且贊之也凡戎車將居中當鼓下勇力居右王自將亦御之故戎右詔王以鼓之節而因與大僕助擊其餘也傳猶宣也軍辟譁大言以宣之矣）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敦音對辟音闢茢音列○會同以金車亦以革車以金車即齊右職會同賓客前齊車是也其持馬陪乘諸侯皆齊右掌之矣以革車則戎僕職所謂兵車之會也其陪乘則戎右實充之言充者明非其本職也遂開也役之謂供役也凡盟以玉敦盛牛血戎右執之以獻書開衆心而後授於凡當歃者若供役然也牛耳謂割取其血也必以耳明順聽也茢謂帚也王盟者割耳盛於珠盤自執之而戎右執敦血以桃條茢帚拂除不祥乃辟盟焉是皆助之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同齋陪乘之乘去聲下職並同○此序齊右下大夫二人之職也玉路以祀金路以賓皆必齋故統謂之齊車前車自未乘而言持馬自方乘而言陪）

（乘自既乘而言）凡有牲事則前馬（前馬猶言前車王見牲則拱而式故下車前馬以備驚奔也鄭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按三右職皆同而戎右界於儀者戎僕掌之也齊右獨闕於傳命王不伸以爲禮法之地王書甚無言者得之耳諸僕皆掌副車之政獨齊僕闕其文焉亦此意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此序道右上士二人之職也象路以朝以明治道也故謂之道車）自車上諭命於從車（從去聲下同○從車見鄭大下行以車從有命則直之也）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車儀如記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之類齊右亦然省文也式則下前馬猶凡有牲事則前馬互文也以蓋從表尊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此序大馭中大夫二人之職也祀稱大馭說見序官）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軷音跋祝音呪軹音止軓音犯俗作軌誤○軷祖祭名也犯謂轢也軷將出於國門外封土爲山象以菩芻若棘柏爲

神主祭以酒脯既祭乃以車轢之而去取跋履山川之義故名爲軷聘禮舍軷飲酒於其側禮家謂之道祭是也祭謂祭轂末之軹若軾前之軓也僕御者謂大馭也將軷祭大馭下車祝神王代之馭祝既畢登受轡王以酒酹之大馭乃以左手受轡右酹酒祭軹若軓然後乃飲而犯軷今言受轡犯軷在先而祭飲反在後者先約衆之也○疏曰此據郊祭之時彼有犯軷之祭）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薺音慈○凡馭路註謂總五路而言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肆夏采薺皆樂章名鸞和皆鈴名鸞在衡和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奏樂章以節行趨而又聆鈴聲以合其節也○王氏曰行欲徐故奏肆夏以節之趨欲齊歌采薺以節之人與車之疾徐皆然此樂師教樂而奏其章大馭馭車而應其節道行爲有疾驟之節鳴於左右車之行爲又有和鸞相應於衡軾所以養王聽明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矣）

戎僕掌馭戎車（此序戎僕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如諸僕職當云掌馭革路以即戎省文也）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倅謂副車之從服謂韋弁服也）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守狩同○兵車謂言兵車亦副革路也巡狩乘革路會同則兵車之倅乘革路乘車之倅乘金路亦如之者如其犯

軷也）掌凡戎車之儀（凡戎車兼革車以即戎及巡狩會同之革車而言也一云謂王以外之戎車皆稱武王戎車三百兩是也二義前說近是）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此序齊僕下大夫二人之職也賓事稱齊僕說見序官）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朝音潮食音嗣○逆迎也等謂爵也王乘車送逆其遠近以爵等爲節也諸路皆有副獨大馭齊僕不言副蓋省文與祭祀與朝相通少儀註朝覲之副曰戎路之副通曰佐也○疏曰春朝夏宗則迎賓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秋覲冬遇無迎賓法鄭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也今謂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以迎者謂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於廟郊客有乘金路逆迎之法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句）其法儀如齊車（齊音齋下同○此序道僕上士十有二人之職也朝曰朝暮曰夕燕謂燕息之燕以朝夕者謂親朝於治朝及聽政於燕朝以燕出入者謂入息於小寢及出遊於

苑囿法儀謂燕飲之法儀也饗與食皆於廟而燕於寢故其送逆之儀亦如齊車以其等爲節也）掌貳車之政令（貳亦副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序田僕上士十有二人之職也田路爲木輅稱田路變文也以鄙謂循行縣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比音避○佐副也設者於佐車外特設之矣驅獸使之前逆獸使之返故名驅逆之車或亦稱佐車者散文通也植樹也樹旌以告獲命也比次也獻禽次其種物以數也○疏曰天子尊故戎車之貳名倅田車之貳名佐諸侯卑戎車田車之副同名爲佐無倅名也是以檀弓云戰於乘丘公隊佐車授綏少儀註亦云朝祀之副曰倅戎獵之副曰佐也又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彼所謂佐車即此驅逆之車矣）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者節之也晉則稍進之馳又亟進之尊者安緩卑者速疾也劉氏曰諸侯晉大夫馳所以佐佑翼禽致獲於王也○王氏曰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衆子之倅其貳以備卒也有時而佐焉田車之副謂之佐者如臣之佐君常佐之也道車之副謂之貳者如世子之貳其父謂之儲貳有

（故乃擷而代之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從使並去聲○此序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之職也貳車通謂諸侯倅車貳車佐車之屬對文則分倅貳佐散文則通名貳也從車即道右職從王之車使車凡奉使之車皆公車故皆分公馬駕治也詳見趣馬○王氏曰自大馭至田僕皆主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其貳車從車使車而已貳車副五路之副也從車公卿大夫從於王之車使車受使令於王之車車既衆故其員亦多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此序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六廄成校故名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上聲下同齊同齋○馬極善曰種即駕玉路者馬惡曰駑乃給凡役者戎齊道田兼見上一物謂以一類相從也戎田皆齊力而田次於戎齊道皆齊色而道次於齊種則色力俱善駑則色力俱下此首言物類之辨也）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乘馬之乘去聲廄廐同二八字註作六○頒者頒之僕馭以下也養謂飼秣乘謂教習師即圉師圉即圉人趣即趣馬僕夫即大馭至田僕左右二校即校人中大夫二人也三良馬之數謂駑之一物視良之一物三倍也馬四匹曰乘二匹曰麗駑無僕夫者充雜役不駕於五路也乘馬至僕夫自良馬而言麗馬至馭夫自駑馬而言六廄至左右通良馬駑馬而言此次言養乘之職也○註曰乘馬一師至六繫為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乾之數二百一十六此應乾之策也天子十有二廄馬六物良馬五物物各二廄五物共十廄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物二廄其數三良馬之數每廄計六百四十八匹二廄計千二百九十六匹良駑合計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也麗耦也八麗一師至八趣馬一馭夫其數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六麗一師則十二匹六師一趣馬則七十二匹六趣馬一馭夫則四百三十二匹適符良馬一物之數然後從而三之為千二百九十六匹此謂駑馬三良馬之數也林氏曰成周馬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不時則給芻牧有事則供召發然在天子之都諸侯之所士大夫之家未嘗不養之於官何以知之則觀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而衛文公末年馬至騋牝三千若以制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戎亂之餘安得遽如成周全盛時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文公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平仲王氏曰陳祥道以衛文騋牝三千與齊景千駟同稱以為僭後夫詩人美之推本於秉心塞淵絕無譏之之意則林說為當而陳氏蓋未之攷也因攷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廄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而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者漢唐行軍之馬一出於公周制六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爾今觀鄉遂之官以時辨其馬牛之物登其六畜車輦則周家之馬政可知而亦可無疑於衛文之三千矣愚按釋文言十二廄每廄當馬二百一十六匹未言每物幾廄也而註乃謂良馬一物二廄馬當四百三十二匹經文六廄成校校有左右承良馬之下言之也而註兼以指良駑且其言駑馬三良馬之數亦未嘗言三倍良馬一物之數也而註乃以良馬一物有四百三十二匹三倍之則千有二百九十六匹而因疑八之當為六凡此者蓋以天子十二閑是為十二廄數當如此若十二廄皆良馬而駑馬三其數則良駑共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匹為三十六廄不得天子十有二閑之數矣故註以左右六廄為良駑之通數一物約當二廄而駑之一物之數觀良之一物約三之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閑以防馬木為之廄為一閑十二廄凡六閑名閑者閑有閑防閑習之義杜不辭以進於善也六種以下未詳舊謂六種即種戎齊道田駑之六物四種謂道齊田駑之四物二種謂田駑之二物十二閑六種者六物各為二閑也六閑四種者道齊田三物為三閑駑一物三其良而三閑也四閑二種者田一物為一閑駑一物亦三閑也按天子駑之一物三倍良之一物然其良與駑皆一物為二閑而已今諸侯大夫不應良之一物各一閑而駑之一物皆三閑且即如此亦直云六物四物二物耳何又變云六種四種二種耶或謂種之言類以類養之也十二閑六種者六物物各二閑物為一種以養之六閑四種者六物物各一閑種一物為一種道齊二物同一種戎田二物同一種駑一物為一種以養之四閑二種者道齊田駑四物物各一閑而道齊田三物為一種駑一物為一種以養之也其說視註為正且閑為教習之式種為飼秣之宜於養乘意相介也此又言尊卑之等也）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特之言牡先鄭謂三牝一牡也必三牝者廣孳生也其特少於牝者蓋牡者選為犧牲之勝與馬祖

（謂天駟星也執拘也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而騎血氣未定故執之鰥今近牝也先牧謂始養馬者攻治也夏草茂可牧故祭先牧而頒馬而牝馬方孕故又攻特使遠之也馬社謂始乘馬者戒善也秋馬壯始可乘故祭馬社而僕馭五路之馬尤當善故臧之馬步註謂為神能害馬者王氏謂行神也馬習也冬大閱故祭馬步獻成於王而凡馭夫求車從車使車之馬皆當習故獻之也）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朝音潮扑普卜反○毛謂齊其色也飾謂飾以樊纓之屬與幣同爲故謂幣馬非頒也皆祀朝所服乘焉蹕故戒頒之或從之受者受庭實所陳也）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馬（遣去聲○遣車之馬謂芻馬也帥猶將也用儀設車而校人駕馬而帥之也）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去聲○飾駒以卵沈衡祭之用猶惠黃者土色也幣馬謂使者所私覿也）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者齊其力也）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稍去聲食音嗣○祿稟養馭夫以下也有祿者祿之其稍食等亦如之謂師圉及府史以下也稍宮中者王馬有養蒸於內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此序趣馬下士每皁一人之職也贊佐校人也謂其騑僕講馭夫助而正之也六節行止進退馳驟之節也皆以類齊之簡之使其養備法則即校人職十二閑六種六閑四種四閑二種之事也）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說音稅○駕說之頒均其力也四時之居治應其候也居謂牧房廄閑之所治謂執駒攻特之屬聽馭夫惟所役也○劉氏曰辨四時之居治者二月之後盛陽在外則在牧而有房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在廄而有閑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相去聲○此序巫馬下士二人之職也王氏曰乘以治之猶天官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也醫馬以獸醫爲主巫馬并其屬有醫四人凡以相醫而已藥攻猶瘍醫以瘍藥攻之也）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賈音古粥音育○受財以資醫藥也布賈也布亦財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此序牧師下士四人之職也牧地泉甘草美之處如沂潤之間華山之陽是也頒之授圉人也）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中仲同○焚牧謂燒舊草萌茂也通淫使孳息蕃也○註曰仲春陰陽交萬物生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者秦時書也秦地寒故萬物後動）凡田事贊焚萊（贊者贊山虞澤虞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駣音兆○此序廋人下士每閑二人之職也阜馬猶秋以時使壯盛也佚特乘用有節使休息也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教駣使習其馳驅也攻駒先治其蹄齧也散馬耳以竹括卯其耳項而無動搖圉馬以閑就其牢籠而無縱逸餘見校人）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員選猶言善選校人上選馬而廋人先爲差正也八尺以上月令所謂駕蒼龍也七尺以上詩所謂騋牝三千也六尺以上常馬耳以校人六馬之物例之則人三馬之度推之蓋龍八尺以上爲駕玉路之種馬駕金路之齊馬駕象路之戎馬皆爲國馬騋七尺以上爲駕木路之田馬馬六尺以上爲給凡役之駑馬此所以爲國馬之輈深四尺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

駑馬之輈深三尺三寸與○郝氏曰校人趣馬政擇馬全善者備王路之用也鄭謂校人員選爲師閑而選擇可備員者平之其說恐非平仲王氏曰員選之下即繼以八尺以上等句郝說爲長但員字無着落耳愚按王氏參之上下文郝義始定然仍以員字爲疑何也攷字書員一訓周當爲完善之意校人之擇善選趣馬實贊正之而廋人先差而正之也經文以八尺以上等句繼之者以此）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此序圉師良馬乘一人之職而駑馬八麗一人亦如之也）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蓐音辱庌音訝○除蓐者冬寒藉馬以薦至春除之也釁廄者馬聚恐瘟疫或生春乃釁之也始牧者春草茂始出牧也庌廡也庌馬者春出就牧夏庇之使涼也獻馬者從校人獻於王也）射則充椹質茨牆則剪闔（椹質木爲之繁草以代侯者謂之圉剪草以作蓋也此因芻牧類及之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此序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之職也芻以飼馬牧以放馬）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廄馬亦如之（賓客之馬客就館時所喪紀之馬祖朝廟時

（所爲故皆牽而入陳也獻馬謂校人所飾遣車之芻馬蓋亦人捧之而牽之矣）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貉貊同○此序職方氏中下大夫十二人中士十有六人之職也邦國謂侯國都鄙謂采邑及凡公邑東四夷南八蠻東南七閩東北九貉西五戎北六狄皆據周時所服而言也人民即下文二男五女之類財用即金錫竹箭之類九穀即稻麥之類六畜即鳥獸之類數要謂事之綱目利謂財用以下害則神姦不若之屬也凡此必辨而周知之皆將爲天下去害而圖利也○浚儀王氏曰步氏六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國夷狄皆爲九畿皆圖而辨之故曰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也）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事也一云通也舍其利而通易之也承上文則知利害之意而推言九州之國之利以起下文也○鄭氏曰職方掌天下之地圖辨九州之國宜稱精於險阻之守矣乃其職在辨人用之數要任人民萬物阜財節用使同貫利而已蓋用於無形是王道也制其職以所能不強其不及制其貢以所有不強其所無王於生民是王道也）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此以下歷明九州之國之利之實也山能興雲雨生萬物以鎮一州曰鎮會稽今紹興府屬會稽是也水鍾而不流曰澤澗而不治曰藪具區禹貢謂之震澤今蘇州府太湖是也水流而入海曰川三江見禹貢蔡傳謂婁江東江松江是也水爲陂而灌溉曰浸五湖諸說多駁雖史記經姑蘇望五湖正義謂爲遊湖莫湖貢湖胥湖竹湖並太湖東岸五灣者近之圖經說亦略同其張勃吳錄謂五湖即太湖以其周五百里故名虞翻謂其通五道故名春秋吳越戰於五湖注亦謂即今太湖也然以一太湖而既以實澤藪之具區又以實浸之五湖可乎韋昭謂五湖爲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太湖義興記謂爲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或又謂爲太湖射湖貴湖上湖洮湖滆湖是雖歷稱諸湖而太湖亦列其中其謬等也攷登姑蘇以望五湖於姑蘇益不遠而廣輿記稱三江五湖皆在吳南原委相屬則三江既因派別五湖之分派於湖義當如之且鄭註浸可爲漑以漑本爲灌漑之義其於太湖東岸五派義正相合自劉氏訓浸爲深積或淵而或遂以太湖實之則謬矣學者以正義參之可也竹大曰竹小曰箭二男五女通一州計之餘倣此鳥獸謂鳥獸之可畜者稻秔也）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雲瞢同瞢音夢○衡山南嶽也在湖南衡州府雲在江北瞢在江南今江夏安陸華容枝江皆其地也江出岷山漢出嶓冢潁水出陽城湛未詳杜註春秋傳謂定公勞趙孟於潁楚公子格及晉戰於湛阪水出昆陽彭氏謂二水皆豫州恐有誤也按古今水道有異且州境亦多不同凡各州疑者宜更以薛氏攷之丹朱砂也銀白金也齒象齒也革犀兕皮也禽猶鳥也）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華去聲雒洛同溠音詐擾上聲下同○豫州在大河之南故稱河南華山西嶽也在華陰縣圃田在中牟縣滎水在滎陽縣雒在洛陽縣波溠註謂春秋傳楚子除道梁溠宜屬荊州黃氏按水經波出魯陽縣堯山即今梁縣溠出隨縣黃山南流入漢通典及寰宇記皆以爲豫浸詳始末敢與六擾即馬夫六牲以馴擾可畜名爲擾也五種註謂黍稷菽麥稻也）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沭音述○沂山在蒙陰縣望諸即禹貢孟豬在睢陽淮出胎簪山至淮浦入海泗出濟陰乘氏至睢陵入淮沂出沂山沭出東莞郡至下邳入泗以徐按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又云淮沂其乂今皆在青州者周以徐地入青也蓋水當）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泲濟同盧維註作雷雍顏師古賈氏並如字○兗州在大河之東故稱河東岱山東嶽也大野在鉅野縣河源發於崑崙至兗之大陸播爲九河濟發於王屋至兗會於汶盧維註謂禹貢兗州無二水盧作雷雍作禹貢雷夏既澤灉沮會同也黃氏謂灉水出濟州盧城縣灉州呂邑縣入海水經盧水出濟州臨城縣西北入灉註說非矣四種註謂黍稷稻麥也）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

稷（雍去聲汭音芮○嶽山吳嶽也與弦蒲皆在汧陽司農曰弦蒲或為汧浦涇出涇縣汭出汧源洲山南谷山東合於涇洛出家嶺山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汧隴西多美玉石）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貕杜讀為奚菑音緇○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地志云今萊陽有貕養津川同兗州者二州相連皆河泲所經也菑出萊蕪時出般陽近海故多魚鹽四擾三種註謂馬牛羊豕黍稷稻也）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紆音迂○冀州東西南三面距河故稱河內霍山在彘陽紆未詳一云在霍州漳出長子縣汾出汾陽潞出歸德地多山故多松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涞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池讀作沱嘔音謳○恆山北嶽也在上曲陽縣昭餘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涞出廣昌易出故安地宜蠶績故多布帛五擾註謂馬牛羊豕犬也○丘氏曰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荊徐此爾雅之九州也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此職方之九州也禹治水於唐而作禹貢九州之名舊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夏復為九州爾雅九州蓋商制與周九州與禹貢不同周都雍王畿宜廣梁山多險阻故合梁雍為一州徐地險故青兼之唐虞都冀地廣最闊今虜多在其內故冀州分幽并也明齋王氏曰禹主於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莫之地罹水患少故禹貢九州幽并統於冀營統於青至周有幽并無徐梁故淮沂與大野在禹貢為徐州之川澤而職方氏之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兗州其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又華陽在禹貢為梁州之山璆鐵砮磬為其貢而職方氏之豫州其山華山雍州其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此周之九州與禹貢異也薛氏曰禹貢與職方界不能無侵入者如職方冀小於禹貢以其分冀為幽并如徐時也職方以青兗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而兗州多入禹貢之青職方有冀而又有幽并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而冀多入禹貢之雍大抵周以夏之冀為三以餘八州為六勢不能如禹舊也後鄭謂潁在陽城宜為豫不宜屬荊溠在楚隨之間宜為荊不宜屬豫是改經之意也先鄭以青之淮當為睢沭當為沭直謂宋有次睢魯有洙泗耳皆不如青之包徐也以雍之弦蒲

當為汧浦宜謂雍有汧水耳皆不如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也杜氏以荊之湛當為淮後鄭以兗之盧維為雷雍之類病皆如之是改經之字也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蓋治水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導其下流自下而上故自兗至雍而止也職方始於揚次以荊而終於并者周之化自西而南故周召分為二南德化所被以遠為至先遠而後近也愚按職方九州雖與禹貢錯出者二州其實未嘗異也若其利惟揚荊豫雍四州名同禹貢其青州所貢鹽絺絲枲鉛松怪石之屬及徐州夏翟孤桐浮磬蠙珠之屬周青州並無之兗州漆絲之屬周亦未之及皆曰其利蒲魚而已冀州所貢皮服荊則又其利松柏已焉若是其異者何哉蓋禹貢自貢上之品而歷言其詳職方自利民之物而約言其要此所以異也）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此以下承上文敘九服之制以明建邦定賦之實也九服即大司馬畿以其服事天子故謂服也餘見九畿）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千里謂一州方千里之地七註謂十一字之誤也封公則方五百里者可四國侯則方四百里者可六國有奇伯則方三百里者可十一國有奇子則方二百里者可二十五國男則方百里者可百國此除地制已見大司徒今又推一州之封數如此以知天下也○疏曰夏殷公侯伯子男五等受爵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受地武王伐紂因之九州之界尚狹故也至周公相成王遷大九州五等爵五等受地則此所云者是也註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以此然註又謂設法以待有功而大其封者周於殷三等地皆益滿百里其公待有功乃益滿五百里侯待有功益滿四百里以下約如之若無功縱爵是公地只百里也朱子語錄凡向來陳君舉進制度說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有百里方三百里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只五十里方百里只二十五里自有其說與王制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之類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僴問孟子與王制周禮何以不同曰此也

（雖攷然非竟周禮的是周禮經聖人手必不曾差孟子時典籍已亡想是設理會如齊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穆陵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闊豈是百里又問鄭氏謂王制是夏商制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如何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其不曉事情且如百里國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裂地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騷動矣若如此趲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不其然武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見得古制也恐按周室班固之制多不可曉據武成列爵五分土三是因也據本職及大司徒列爵五分土五是創也有來聖人革命而封諸侯合是因革相參如當時滅國五十以其懿親元勳其餘自皆因殷制其後有功當增或有以罪廢革之地又或有閒田相接如賜晉侯擴原之類當累增如鄭氏大其封之說而其雖有功而格於地不得廣者則或但加給賞以待之又或別封其支庶於所在與此在情勢當有然但此等要可指數而非必如其斥大九州小國皆益滿百里及有功各加增廣之謂也朱子之說盡矣其所謂併四箇百里國方做得五百里國者亦自其積數而言皆以開方法計之直須併二十五箇方百里之國方做得方五百里一國也學者詳之）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維繫也使大國比小小國事大各相維繫也牧謂設州牧以統理之即王制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也制定也職即其君卿大夫士也貢謂九貢也制職不以所不能而君臣各得其理制貢不以所不有而上下各得其分也○雜說曰三代牧守更代諸侯世襲權皆出於上如周初時則州牧蔡叔其後則申侯豫州牧管叔其後則虢公周公君陳畢公造於東郊宣王中興但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荊方叔在齊漢諸侯王自景武後若寄若然至專藩鎮則梟所謂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者而付之世襲之人矣弊可勝言哉）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巡守之宰大祭于職同殷國之國當作同文誤也○此又因明巡守殷同之制以結之也平正攷當先前也巡狩察也侯既集而帥衆向者之戒也殷之言衆也國當作同謂衆國同來朝也禮十二歲王一巡守庶國若不巡守庶國則庶國同來朝謂之殷同王巡守庶國即大行人掌客諸職所言王巡守殷國是也不巡

致神示

守而庶國同來朝即大宗伯殷見曰同及本職王殷同亦如之是也註不審此文誤同為國而直以殷國作殷同因并以大行人掌客等職所言巡守殷國之一事誤分為巡守與殷國之二禮則惑甚矣夫掌客所言巡守殷國國君膳以牲犢之屬蓋王往巡庶國而庶國待王之禮也其王合諸侯而享禮則庶國同來朝而王待寔君之禮也若以巡守殷國分為二禮豈有庶國來朝王不享侯侯反膳王以饋而與巡守等禮者乎餘詳大行人掌客亦如之者如其戒令巡察也○王氏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嶽之下故戒於四方也修平乃守則諸侯所守之土攷乃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故曰巡守者巡所守述職者述所職也疏曰王有故不巡方則春東方諸來夏南方諸來秋西方冬北方小之王各為壇於國外行朝覲盟會之法）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景古影字相去聲○此序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之職也土圭之法見大司徒此則掌而行之也土地即大司徒所謂土其地猶度也宅居也謂度地而相其可居也）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土宜之法亦見大司徒土化之法見草人此謂以其法授任地之人也）王巡守則樹王舍（樹立也王所舍則為之樹藩籬也）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委積並去聲○此序懷方氏中士八人之職也來猶懷也遠方之民註謂凡外蕃之民也方貢蓋謂六服之常貢遠物謂蕃國及其外之進獻致者使之自至也此皆懷於未至也遠人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委積以供之館舍以安之飲食以接之皆送逆之且此則懷於已至也○劉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懷萬方以成化者聖王事也遠人既來則懷方氏掌其送逆道路之治而開之以道德仁義之化悅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教寵之以位天地和陰陽之本感之以遂生育之義是又以使之心懷誠服則離於內向而不知其已者也愚按本職以下皆中國所謂懷諸侯柔遠人之道通中外而言也而明齊王氏謂方貢為六服以外之蕃國在貢獻之數者其遠物若越裳肅慎國尤遠不在貢獻之數者則合近而專言遠矣然攷秋官大行人六服乃有常貢其外蕃國則世見時以所貴寶為摯而已方貢宜如疏說為六服之貢其貢言方不言遠例以土方合方謂方形方之各方宜亦不應合近而專言遠耶）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器數壹其度量除其怨

惡同其好善（惡好並去聲○此序合方氏中士八人之職也達者使往來無阻通者使有無相濟同者使輕重多寡不異壹者使長短大小皆齊相怨相惡者除之使無侵虐相好相善者固之使相堅固○鄭鍔曰王者之心未嘗不欲九州共貫也然道或梏絕利或不通器用或不齊人或私所好而異所惡故命合方氏以合其不合者焉質人同度量壹淳制則所同者一市之中行人同度量數器則同於十一歲也合方氏時舉天下而同之王者大一統於無外實本諸此）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此序訓方氏中士四人之職也道言也謂四方政事大爲政小爲事與其君臣之志皆言於王也誦謂諷誦如謂四方所傳說往古之事又誦於王也此皆以通四方使不壅也）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布猶相布之布觀新物若王制命市納賈之屬是也於更始之時以所道所誦之言布而訓之令民得以聞正言見正道而且觀新物之所出以察其好惡而正之此因以正四方使無偏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

大國大國比小國（華註讀作低今從王氏讀作花比音避○此序形方氏中士四人之職也華猶破也離猶散也註謂華猶邪也離猶絕也小大如子男爲小公侯爲大又五等遞相小大也事不侵也比不侵也○疏曰形方氏主知四方土地形勢故使掌作邦國之地域而又正其封疆勿使侵奪致地有低邪離絕而不正也註讀華爲低哨之低者兩頭寬中狹爲低一頭寬一頭狹爲邪投壺禮枉矢哨壺是低邪不正之義故讀從之也臨川王氏曰析而不絕爲華絕而不屬爲離無有華離則小易以守大難以侵各有其土宇而無交爭之患矣王平仲曰註疏釋華離似鑿王明齋謂華者華析如華瓣也正與介甫析而不絕之解相合凡勢若犬牙則相雜而形如華瓣則又易侵也王氏曰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自諸公至子男多寡有數形方氏凡以成大司徒之職而已劉氏曰大司馬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國之法則形方氏正其封疆以下是也有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則形方氏小國事大國以下是也若形方氏正之則從然後謂之司馬而九伐之法行矣愚按劉氏上下分訓而疏說以勿使相侵致有華離爲解則上下同分而合也又按禮爲國君削瓜者華之華之言決也則華離爲破散之義甚明宜介甫劉鄭平仲諸王氏皆不從註低邪之解與）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此序山師中士二人之職也山林之名與物若羽畎夏翟嶧陽孤桐鄧林材木之類是也利害見職方頒者頒於下以理食用之類致者致於王以供器服之類）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此序川師中士二人之職也川澤之名與物如泗濱浮磬淮夷蠙珠之類是也○疏曰山師川師職皆是遙掌畿外邦國山川原隰之屬使出稅珍異以供王家也明齋王氏曰旅獒之訓云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而此以致山林之珍異爲言何耶蓋物性不同自有非常之物可以致用而不可必得者故有則致之非以之供玩好而爲常貢也愚按二職掌辨山川之名物與其利害而頒之邦國凡以使民貿利而遠害也此專職也其或珍異可用則使致之而已此兼職也若謂欲致爲其私以役之聖王之爲斯民者豈然哉）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王鄭辨其以下十七字爲句註作物之以下七字爲句非○此序邍師中士二人之職也邍者下文丘陵墳衍邍隰之總詞非止高平曰原而已疏謂除山林川澤而外餘皆土之是也地名如東原大陸之類辨者臨川王氏謂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濕辨其物以知其宜善惡也封邑通謂邦國都鄙之邑[illegible]也大司徒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而溝封之此亦以輔司徒而已○王氏曰五地名物與土宜土化之屬司徒掌之然制畿封國施貢分職簡稽鄉民皆司馬事也故職方諸屬掌之特詳）

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此序匡人中士四人之職也法則即冢宰治官府都鄙之法則此指達之邦國而言也匡之言正也慝姦也反側猶言背違知其慝而斷之則惟王命是從而皆正也○劉氏曰此亦大司馬九伐之法之事也達之匡之如是則諸侯之犯令陵政暴內陵外者不陷於九伐矣）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說悅同○此序撢人中士四人之職也撢之言察也取也王之心發於志見於政事而察取以告邦國也）

（所猶向也德意昭人心覺而皆向於王也○雜說曰古封建之法五載一巡守至周不能五載一行故復有職方氏訓方氏匡人撢人之官以通達上下使無壅蔽逮漢或遣謁者循行天下是亦其遺意也民情既通上下不壅治可爲矣愚按此職與訓方氏匡人相表裏但訓方氏以四方之政事與志達於上而轉以訓於下此則以王之志與政事誦於下而因以觀於上而其視匡人職則稍政之與則法轉移深淺亦有間矣此其異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政征同○此序都司馬每都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都之士庶子謂其大夫士之適子衆子衆庶謂其人民車馬兵甲道士庶子衆庶而言也國法即教士庶子及其衆庶之法政謂賦役之政學謂道藝之教國司馬即大司馬以大司馬掌制軍進士故聽之也○東岩王氏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進在學校教於大司樂進在王朝教於師氏保氏入而宿衛有宮伯教之道藝出而居守有都司馬掌其政學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其間非若後世教止庠序而已明齋王氏曰都家之士庶子謂其卿大夫庶士之適子庶子也衆庶謂應起徒役之人也凡其車馬兵甲都家司馬素相糾被及徵兵則率以聽於大司馬朝大夫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謂都家司馬也此周公馭都家之法也愚按士庶子舊皆謂王朝之公卿大夫有都家者之適子衆子非如明齋王氏所謂有都家者之臣之適子衆子也然及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學於太學其衆子皆學於師氏保氏而又設諸子之官掌之此所謂諸子掌國子之倅者也則其不掌於都家司馬之官固明矣且諸子職又云其有車甲之大事則帥致於太子有司治其卒伍司馬勿征而都家司馬則云掌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以聽於國司馬公司馬則其不得合二官而爲一職又明也宜明齋王氏爲說而正之與）

家司馬亦如之（家司馬亦如之包保序官正文說誤在此序職文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存錯在序官說見序官之下今正之○此序家司馬每家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其臣謂家臣也家司馬爲上官而其家臣爲私臣也正亦聽也都司馬掌其都之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家視都地近而役使故所掌兵馬政學之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而不惟掌其法以聽之也公司馬猶言國司馬但國司馬爲專稱公司馬次之表官職長自其大僚奉王命至者稱國有司自其庶司不待王命而供事稱公有司而已此亦其例也或乃謂公司馬即爲國司馬之變稱則職長之國有司公有司並列一職者不得通矣○明齋王氏曰夏官一職虞廷未有專官中古設夏官教尊統六師然觀職方險阻等職皆主於控制海內以不抵於亂爲務兵甲等司必先於自衛凡諸子司士射人之屬皆以辨論官材大僕等官凡侍御僕從皆主於格王正賦非則伐無道誅不義以方夏又安興賢進功爲貴一正君而後可以正天下也聖人制兵之始如此故非體天地好生之德者不可語兵非有剛大浩然之氣者不足用兵夫豈易大撰云可與議周禮夏官之旨哉）

周禮卷之九　　姜兆錫輯義

秋官司寇第五（秋官稱司寇者寇之言害也主禁暴詰奸以除民害故謂之司寇也官名士亦名理虞書命皐陶作士月令季秋命理瞻刑察獄註云有虞氏曰士夏曰理周曰司寇也餘見天官○明齋王氏曰秋官司寇於唐虞曰士然舜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則士之職兵刑兼掌而周禮則以兵分掌於司馬蓋後世致刑既紛不得不分也）

秋官司寇總序（此次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秋官司寇之意乃第五官之總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邦禁即六典之刑典所以禁暴也刑刑之也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周禮菁華曰小宰言秋官掌邦刑此言秋官掌邦禁何也先王立法止於禁過而已所以先言掌邦禁而後言刑邦國也司徒掌邦教而復設司寇掌邦刑者刑以弼教也縱欲敗類教之所棄故後世亦謂之司敗蒙之初九云利用刑以正法也上九則云利用禦寇上下順也用刑本以禁暴致寇乃禁雖以順用末矣是知禁於未然者聖人之心刑以濟其所不及者不得已也王氏曰禁之所以爲仁刑之所以爲義禁之不止猶有犯焉以義斷仁也）

秋官司寇序官（此以下承上文序秋官設官之數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更稱刑官者承秋官掌邦禁刑邦國而言也司寇分大小者大司寇掌建邦之刑典統凡糾禁敎約之屬故爲刑官之長小司寇則承其法攷斷獄中以恤民生而已刑官之屬多名士者取士能察理獄訟之義士師掌五禁五戒八成之類以佐司寇率屬故名師也諸士獨鄉士別官同署者鄉謂六鄉其職掌國中而各掌其鄉之獄訟故名鄉士猶鄉師與司徒同署而遂師則異署之意也餘見大司馬序官）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謂六遂其職掌四郊而各掌其遂之獄訟故名遂士也）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縣謂凡公邑之縣鄙其職掌野備各掌其縣之獄訟故名縣士也）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謂四方之都家也其職掌都家之獄訟而各掌其方之禁令故名方士以上二職役較多者地廣事繁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訝迎同迓也掌迎治邦國之獄訟與其賓客故名訝士也）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朝音潮○掌建外朝之法與治獄於外朝之類故名朝士也）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掌登萬民之數故名司民也疏曰凡斷獄弊訟必知民年老弱是以司民雖非刑獄次於此○王先生曰司民所書生齒與大小司徒所謂人民夫家之數鄉師以時稽其夫家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之數一也而獨屬於秋官者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於好生耳○宴舒氏曰吳氏以司民屬司空芬謂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司寇豈無謂哉按其文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彼司寇念民之重如此其於決獄也寧不感焉動其心哉後世不知重民而司刑者又多凶人暴吏傷天心動國命亦獨何與則司民爲刑官之屬固周公之深意非世儒所及也愚按羣士之下司刑所以斷其成也先以司民繼以司刺者見惟重民者可言刑而猶求其赦於刺中也又繼之司約司盟者欲寬其後先杜漸於也此五司於羣士之意也）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故名司刑也）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刺殺也掌五刺三宥三赦之法罪定乃殺之否則宥且赦之矣故名司刺也）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邦國萬民之約劑故名司約約之言信也信義定而訟獄可簡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邦國萬民之盟誓故名司盟盟者以約辭告之神也信以要之神以誅之二者相表裏而信義益固矣）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凡金玉之錫之戒令而受士之金罰貨罰故名也此以下二職相次者職金與司厲或罰贖或奴役皆不忍加之刑戮之意也）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凡犯政為惡曰厲而盜賊其尤也掌其任器財賄與為奴隸之事故名也）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賈音古○掌犬牲故名也秋官犬人猶地官牛人春官雞人夏官羊人之屬或曰列司厲及司圜掌囚之間者亦取其守禦凶暴之意也）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圜音員○圜即大司寇圜土之圜今獄城也掌之故名嚴禁禦故徒役多也此以下三官相次者司圜亦不忍加刑殺而奴役之也由掌囚而掌戮則刑戮隨之而掌戮職凡分五等自重至輕至髡而殆於宥之矣蓋先王仁民之隱如此）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囚拘也掌囚罪人以待決故名也役獨不用胥者圜土中或以胥教道若罪囚但嚴啣守而已）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戮猶殺也掌之故名役又不用府者戮之則已非若司圜掌囚有典守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之言附也屬也自罪隸至貉隸屬籍於官使奴役及搏執守賤之事而司隸掌之故名也漢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路溝渠之賤役稍尊其職使主官府及近郊積聚制相沿而變與次於此者奴隸乃其罪以令法而其禁殺守衛又防奸以補決皆與刑相表裏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罪隸謂罪人未減為奴及男子從坐沒入者故名也以下五隸則之搏盜賊之屬兼官職比故無爵而人衆其下亦無府史胥徒若地官胥師雖無爵而其下有史猶官職之意也○梁氏曰諸隸之人數以設法人衆而言耳或得數太多不必備屬或不及數亦不必備補此六官府史胥徒亦皆爰此或權設或借用或兼職未必拘也愚按五隸之數梁說得之而鄭註謂五隸數皆百二十人為限其外之隸民不在數內是五隸定數之外又有民也今攷司隸職首稱掌五隸之法而其下乃稱帥其民與帥四翟之隸以明之是民即罪隸與四隸而為五也對四翟之隸故謂罪隸為其民罪隸外餘民之謂也學者以諸隸職歷參之可見）

蠻隸百有二十人（註謂征南蠻所獲也說見下）

閩隸百有二十人（閩音民○註謂征東南夷所獲也說見下）

夷隸百有二十人（註謂征東夷所獲也說見下）

貉隸百有二十人（貉陌同○註謂征東北夷所獲也○明齊王氏曰職方氏所掌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皆臣服於中國而此止於蠻閩夷貉者蓋周人世居西土其化先及西北故以服東南為貴也舒氏曰自司隸至此吳氏移屬司馬謂其守禁者牧民役夏官服不氏諸職也芬謂諸隸之役百官府皆司隸掌其政令亦若掌戮墨使守門劓使守關之類其皆為司寇之屬無疑也所謂搏盜賊守野舍凡囚執人之事固司寇詰慝之意耶愚按註以四隸為征伐所獲蓋以其隸於刑官而又與罪隸同列與然罪隸不守王宮野舍蓋以為盜賊免死之人不可以守禁密也茲四隸以守王宮野舍疑是輸誠納款之民如所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從之者而豈必盡彝之虜斬獲之餘之謂哉學者以意逆之可也）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憲猶表也掌憲邦之刑禁而執旌節以布於四方故名也六官獨刑官有布憲者刑尤民之司命也若諸官蓋以文告傳佈之與○平仲王氏曰刑非先王之得已也教之不率乃從而刑之又詳復丁寧令如法之不易如水火之不可蹈也如是而犴狴無犯豎執法者可無憾矣又懼蹈限未喻特設布憲一官以輔司寇布刑之法也謂民寧忽其謹哉舒氏以五官和布之外俱不復設縣布之官蓋以為

（[illegible]欲剔之過矣愚按刑必先以布憲亦以生乎義也而其不得已而刑之者義以成乎仁也此布憲與禁殺戮禁暴相次之意也又次野廬以下至修閭者諸職慎國野之守譏昏旦之司察行亡生死之變審陰陽水火之宜無非除慝去惡與民更始斯秋官之義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掌禁民相殺戮之屬而誅之故名也）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禁民相陵暴之類而誅之故名也殺戮多於禁殺戮者凡爲暴者不一端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廬者賓客行道所舍道人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是也掌其守護及凡道路之事故名也）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音乍○蜡者骨肉臭腐蟲所蜡也掌除骴及凡不蠲之事故名也）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雍壅同塞也掌隄防塞杜之事故名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萍水草不沉而浮其職掌凡水禁及酒禁之事用戒航逃沉溺之害如萍之不沉溺然故名也神農書又言萍能勝酒蓋其性亦然矣）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寤覺也掌夜禁之早晚使人覺知昏旦故名也○王氏曰寐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之哉所以謂之司寤氏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烜讀如燬掌取明火及明水之屬而火爲主故名也王氏曰爟與烜皆火司爟掌變四時之國火爲陽火司烜則取明火於日爲冷火此夏官秋官之分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條杜讀爲滌狼猶言狼藉也掌辟出入料紛若洗滌其狼藉然故名也）

修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修治也閭巷門也掌比國中宿互欜之屬及有故令守其閭互故名也職與野廬氏略同但野與國異耳）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冥音覓○冥之言陰也幽也其職掌攻猛獸懼其猛而難攻必乘其不見而陰取之故名也○王氏曰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猛獸以害人則傷吾仁故特設官攻之而謂之冥氏也雜說曰自冥氏至庭氏十一官皆順天心以除民害雖若傷殘乃所以仁愛此天之肅殺之意也故皆屬秋官王先生曰先王以善政生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悉觀周禮一草木一鳥獸或興或除而秋官地官分矣凡興利則地官主之凡除害則秋官主之也愚按秋官之職至肅清及於庶物而義彌嚴矣此所以軍國寓老窮遂而其極至於中外咸賓閭有懸志也冥氏以下十二職次於修閭之後銜枚伊耆二職又次之而大行人以下諸職乃於是終也有以哉）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庶章預反註讀作藥煮之煮○庶之言除掌除毒蠱故名也讀作藥煮之煮者謂俗以藥煮去病去毒蠱亦然故俗從之也翦氏凡庶蠱放此）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謂穴蟄也掌攻猛獸於蟄穴故名也）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翨翅同○翨鳥翮也掌攻鷙鳥而取其翮故名也）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音昨○攻木曰柞掌其政令故名也）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薙書或作夷註讀如鬀○殺草曰薙掌其政令故名也）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硩司農讀爲擿猶擿也蔟讀如爵蔟之蔟謂巢也掌覆夭鳥之巢故名也）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除也掌除蠹物及庶蠱之事故名也）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犮猶捇拔亦除也掌除牆屋之埋蟲故名也）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蟈音國○蟈蛙屬掌去鼃黽之喧聲故名也）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謂瓦鼓即木腔施土之鼓涿謂擊之也掌涿鼓以除水蟲故名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之言廳也清也掌射妖鳥令國中清潔如庭然故名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枚狀如箸橫銜之以繣結於項以止讙也掌司囂以令銜枚故名也）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伊耆氏古帝之號時始爲蜡以息老物故號焉明堂位所謂土鼓蕢桴葦籥伊

（者老之衆是也後王尊敬老者設官以掌齒杖故亦因以爲名以上二官之次見宜氏）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凡賓客朝會聘問之禮而又通四方而爲行人故名也大行人其長小行人其副而司儀掌其擯相行夫掌其使役故四官別職同署與以下官次並見宜氏○朱子語類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詰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也明翁王氏曰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除悖亂而周禮司寇一官大宰之刑典小宰之刑職並先之以詰邦國夫所謂姦慝暴亂孰有大於邦國不道者哉法行自上不止之務而惟小民是詰猶舍豺狼而逐狐狸也行人之職在虞廷爲四嶽所謂賓於四門也而周公屬於秋官主於齊之以禮禮不克齊而以刑齊之而後有司馬之法也設官之旨深哉）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環人名官已見夏官而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秋

官掌環賓客之任器故皆以名也）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翟狄同○象之言像也傳中國語於蕃國則象蕃國傳之傳其語於中國還象中國傳之此官有才智主譯傳故名象胥也按註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寄言託觀言知譯言易也今總名爲象者周德先被南方故約舉以統之翟卽狄也周蕃國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多矣官役之數稱每狄者亦約詞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賓客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故名也）

掌訝中士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訝迎同掌邦國之等籍以逆待賓客故名也王氏曰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訝士以治獄兼訝賓掌訝惟訝賓爲主也）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交之言通掌交邦國之諸侯與其萬民而通達之故名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其職今闕蕃邦民來朝掌察之以防姦宄故名官也稱四方未詳或曰每方官役之數如此或曰四方共此數也）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六人（其職今闕蕃邦國所貢獻之貨賄掌檢收之故名官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朝音潮○朝者對都家而言也掌都家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而告其君長故名其官士爵而稱大夫者尊王臣也國者都家之通稱對文則分邦國都家散文則通也府史之下不設胥而設庶子者蓋爲都家庶子之有才知者佳胥之任而不名以胥以役之與大朝大夫以下於行人諸官之役者猶夏官因邦國而及都家之義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其職

今闕蓋主都邑之法則者故名其官卽大宰職八則治都鄙之則也次此者蓋禮先政政先刑故都家士之前特設掌法則之官以率論之也但本官言都不言家而註乃槩言掌都家之八則未詳其義攷春官都家宗人夏官都家司馬及本官都家士皆都與家並稱而此獨以都統家倒似難通蓋大都小都大而遠故特置官以論其長而家邑小而近故不特置官而附有所職亦其兼統也與或又謂都則之下亦當有家則而闕文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二職今並闕蓋主治都家之獄訟以告方士者故名也家士亦如之者都與家官徒一而已○疏曰此家士亦如之是序官中語指官數若夏官家司馬亦如之則是序職中語指職同也愚按此乃諸家不明夏官序職與序官錯簡而爲之詞也其論似嚴義則舛矣詳見夏官都司馬）

秋官司寇序職上

（此以下又承上文序秋官分職之事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

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此首序大司寇卿一人之職也詰究也四方即邦國之四方分言刑典詳者互文也不定也新國之民未敎故治以輕典平國之民已敎故治以中典亂國之民壞敎故治以重典此總言用刑之凡例而其下遂即中典而析言之也○東萊呂氏曰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illegible]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也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罪隱獄狀不出隱顯兩端也少頴林氏曰輕典柔克之義也中典正直之義也重典剛克之義也書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其是之謂乎鄭氏曰時輕重權制耳而名典何也時輕重所以制中也）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上尚通暴註作恭誤文也○此分言糾萬民以五刑也糾察也晉也野刑施於六遂以勸功爲上而糾其力作軍刑施於六軍以用命爲上而糾其守律鄉刑施於六鄉以成德爲上而糾其[illegible]孝官刑施於官府以賢能爲上而糾其職國刑施於王國以謹愿爲上而糾其致恭凡以參於先而貿於後也五者之序自野而鄉而國蓋自外以及內也軍旅本於鄉遂官府序乎朝野故二者錯居其間與劉氏以五刑分屬五官如野刑屬事典國刑屬敎典之類如何可通此之謂巧累於理耳）以圜土聚敎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圜音員罷疲同寘置同○此特言聚敎罷民以圜土也圜土獄城之象罷者謂不能自強於善也職事如役世城旦鬼薪之類明刑謂明書其罪於版而加諸背既困之又恥之也反還也中國猶言國中謂反於故里也司圜職云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齒之言年也雖既反不齒以年齒序於齊民也出逃出也不能改而又逃以倖脫者則以極刑置之虞書所謂怙終賊刑也○李氏曰人之爲惡必有漸也放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則或伏尸市朝流血刀鋸雖悔之噬臍也是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爲之所輕則坐諸嘉石稍重則歸於圜土皆未入於五刑也若因茲自新則復爲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使民遷善遠罪之法也鄧氏曰刑先圜土何也先敎也刑以齊敎先敎而後可刑也圜土獄乎非也民惰於敎不被作勞如能翕然[illegible]醜之所生懲狠之所始風俗所以日偷也刑諸則已重不則敗[illegible]而傳化矣故築此焉衆爲之宅而敎之也）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

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鈞音洵下六職同○此通言以兩造兩劑禁民訟獄也凡相告言皆謂之訟有罪名麗於五刑者謂之獄造至也束五十矢也劑者獄之要劑也鈞三十斤也金銅也聽者聽而斷之也○朝鄭氏謂公署之通名也入三日乃集致之者待其中悔也○註曰使訟者皆至且入束矢乃聽之使獄者各齎其書入鈞金又三日乃聽之重刑也疏曰分言訟與獄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獄事重於凡訟事故註云重刑也劑云今券書者小宰職註云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契即券書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王氏曰以兩造兩劑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謂之聽者以聽其辭爲主周書兩造備具師聽五聲此也王氏曰金矢如執贄然以取其直金取其實不直不實則沒之直而實者還之也然拔束矢鈞金非利之也其意欲於禁民訟獄而已聖王之世民志大畏訟且息矣而其或有健險而不已者則以此禁之或乃疑窮民銜冤此非可輸則履肺石而號撾路鼓而鳴先王豈不以此終困民哉昔聖人仁至義盡而不念此哉）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此又特言乎罷民以嘉石也嘉石即朝士職之左嘉石註曰嘉石文石也疏曰欲使民思其文理而悔改自修也一曰嘉善也猶刑曰辟刑圜土曰福地也平之言成成其善也麗如王制麗於事之麗猶附也桎桎足梏梏項也坐諸嘉石使之省役諸司空使之贖也任猶保也坐役皆滿則使保而宥赦之也○臨川王氏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司救所謂衺惡而恥諸嘉石者也凡害人者司救所謂過失而歸於圜土者也謂之過失而罪反重於衺惡爲其已麗於法也謂之衺惡而罪反輕於過失爲其未麗於法也又曰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明無任者終不舍乃使州里相安也先王之則人也不輕讞其罰人也不得已凡司空之役與徭平民而苦之孰若役罷民以新之爲得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云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先王明刑法以示民本欲使之知所趨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而陷於法則不得已而加辟以過之是亦生道而已又況哀矜忠厚之意藹然存乎其間其爲小意未嘗有[illegible]若後世嚴刑峻法固不足道而其得情而喜與夫有果於於惡之意者則亦失矣除見司救職）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

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惸煢同長張上聲下職同○此更特言其達窮民以肺石也肺石即朝士職之右肺石注曰肺石赤石也路門使之赤心不妄告也一曰明王者推赤心以置人腹也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十五以下曰幼七十以上曰老士即謂朝士長通謂國君都師及鄉遂大夫之屬告必先聽驗其誠也長必加罪憐其困也○臨川王氏曰以大僕觀之欲其速達甚於遽令然立肺石三日乃聽之者又恐民之實其上則上瀆耗而不謀寡誣無告反不職治也易氏曰三日後聽蓋爲罪其長者設而係以待其自定與者則遂得以達可也）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此又總言刑法之和布於始而因言其布刑於萬民也不言乃施於邦國都鄙之屬者蓋司寇外又特設布憲一職矣○王氏曰刑例也例者成也於正謂而和之者刑雖有常亦量時有輕重也且民不可使觀刑也亦懸象使觀之者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苟陷爲物而愚不識及陷於罪而刑之不幾罔民乎觀象亦使知避而已）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

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大史之大音泰○此因言其涖登盟書也歃血質諸神謂之盟結信書於簡謂之約大盟約謂王因會同而盟諸侯也天府大史內史皆春官宗伯之屬司會天官冢宰之屬登亦藏也言登重之也必大司寇涖而登之者刑一成而不可變盟書如之且違焉則刑之所服故也蓋載書將以考法也○王先生曰呂刑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是詭之時盟約已見於民矣左傳云昔周公太公夾輔王室成王勞之而賜之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成周之時盟約又行於國矣穀梁子以爲盟約不及三王非也皆受而藏之者以大史掌邦之典法則內史掌國法國令之貳司會掌典法則之貳而六官辟藏故也又曰府以天名尊之至也登書重其事也賢書登於此見鄉大夫盟約登於此見大司寇獄訟若民數登於此見小司寇與司民而其登而藏之有不書貳者獄訟有一官書貳者賢能有數官書貳者民數有多官書貳者盟約其爲重則一而貳否及多少則與但觀其事何如耳）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此又訓言聽上下之獄訟以典法成也大宰以六典待邦國之治以八法待官府之治以八成待萬民之治故定斷弊以之也）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亨普庚切下職同○奉犬牲猶司徒奉牛牲司馬奉馬牲之屬戒之日即卜之日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也涖之言臨也誓百官戒百族郊特牲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是也前之言導祭將亦然奉者司烜氏取之此奉進之也○王先生曰百官者百執事也百族者王之族姓也族姓與祭重於百官故獨戒於太廟之內所以辨親疏也大宰誓百官而大司寇涖誓非涖大宰涖百官之所誓於太宰者耳賈氏以大司寇不得涖大宰遂以爲大宰特掌誓而誓者乃餘小官也失之矣劉氏曰祭大而人衆非臨之以刑官無以致其肅故涖之）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於社（社謂社主在軍者）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其屬謂士師以下蹕即士師蹕於王宮及鄉士遂士夾道而蹕訝士居館而蹕是也凡前驅辟除謂之辟旁侍拱衛謂之蹕舊訓蹕爲辟止行人是以蹕爲辟也考士師及鄉士遂士訝士皆蹕與辟並見豈可合而爲一乎）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

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鄉去聲○此序小司寇中大夫二人之職而首推言其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也外朝在庫門之外詢猶謀也國有難謀所以安國將徙謀所以居君無適謀所以嗣也羣吏舊謂庶人在官也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謂朝士職三公州長衆庶在南槐也羣臣西面謂孤卿大夫及羣士在左棘也羣吏東面謂公侯伯子男羣吏在右棘也不正言諸侯者各不在焉虛之也擯指之使前也叙大也弊斷也以衆謀輔王志而因爾之也餘詳朝士及夏官司士○鄭氏曰司寇刑官也首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之何也重民也必小司寇何也大司寇之職先之則後邦禁後之則後民聽故小司寇首衆之則重無加焉爾王氏曰偏咨之謂詢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皆從謂之大同則所詢謀者卿士成作而及庶人則偏矣故以致萬民爲主也疏曰云以衆輔志者詳謂尊王賢明也專欲斃成令已稱衆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今能以衆輔成已志非賢明能之乎是乃所以尊王也愚按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公即鄉老也三公之下惟言州長中大夫而餘不及賓夫鄉大夫及庶正以下各居其治若皆離守入朝恐其衆故三

（公外惟及州長也師氏之屬鄉官師民徒亦不盡至也況致萬民乎或乃謂凡鄉官皆在者失之矣）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此通言聽萬民之獄訟以五刑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附著也刑必當罪如著於物而帖然也用情猶王制所謂盡心也弊斷也十日乃斷則盡矣書謂鞫獄之書將行法則讀之使知所犯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也此特言聽命夫命婦之屬之獄訟異常法也坐疏謂跪也有爵命不躬坐對簿使其屬若子弟代之也即就也王族不就刑於市而磬於甸師氏記謂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此亦下條八辟之意也○疏曰左傳元咺莊子武子皆命臣而得坐獄者何也代君也若兩皆大夫或以臣代君皆無嫌也介甫王氏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貴也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如此而已豈以故撓法哉）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又通言聽獄訟以五聲也情實也辭猶著也王氏曰以訊鞫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情偽故皆謂之聲也何氏曰人情難察然心則不可掩心無愧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其耳目不亂心有愧則其辭支其色赧其氣喘其耳目皆惑也）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辟音璧○此又特言其附刑罰以八辟也辟亦法也麗附也附猶著也疏曰八辟不在刑書議得其罪乃麗邦法而附於刑罰也親王之宗族故王之故舊賢有德者能有才者功有勳勞者貴有爵位者勤勤於王事者賓賓於王家者凡此皆議於王議其有無宥減以定法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中去聲下同○此又通言斷庶民之獄訟以三刺也刺者訊罪得其實之謂也疏謂五刑皆在三刺中訊謂刺為殺者舉最重者而言是也訊問也訊之而三以為可殺乃殺之故謂三刺也中猶刑罰不中之中即所謂察中也一云中實者也止言斷庶民者非庶民則有八議也聽從也宥寬也三訊皆可殺為三刺否則為三宥又否則為三赦詳見司刺職言刺若宥不言赦者赦則無事刑也言聽民不言聽臣若吏者民為主矣從省文也上服刑之重者下服刑之輕者

○王氏曰上服下服之服猶舜典言五刑有服呂刑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記言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刺宥所以必聽於民者此也）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此去聲下同○此因言其登民數也上登言板下登即藏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以後皆載諸版而藏於天府以重民數也又藏其副於內史司會冢宰以制國用也）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實水於鑊以滌牲納烹如之以煮牲也）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辟同闢下四職同○辟之言除也大司寇於大賓客大喪但前王而已此則皆為之辟難小喪亦然矣況大喪乎大司寇大師涖戮故此涖小師也祭祀大司寇前王不辟者祭嚴無用辟矣）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此蓋佐大司寇使士師以下也稱邦為國者變文一曰邦謂王城以內國謂王城以外也）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此結登民數之意也司民星名見春官天府民事故祀以報之也進退猶言損益數多則斂豐而用充數少則斂約而用節所謂圖也○平仲王氏曰觀此而知成周之世無遊民也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民必任一職一職必生一財故國用可以民數多寡為進退後世非無民也冉冉紛紛以耗財則便耳於國用何與此天官九賦九職九式九貢必先以九職培其源也愚按民數國用並舉於小司寇之職不惟一見者蓋以見生養蕃殺相為表裏皆天命天討之意與此意不明而養民者徒以戕民而已）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此以下結凡刑獄之事也群士通謂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計者計其多寡斷者斷其上下登中猶斷獄之中也）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其屬謂士師以下也帥其屬令以木鐸自雉門兩觀令之而已令群士布憲則自六鄉而六遂及凡公邑之屬令廣布而憲之士師職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是也○按令群士三字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九字為義猶地官小司徒令群吏憲禁令也而舊註乃以令群士三字自為一條而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九字別為一條謬甚矣據其說謂上文帥其屬為帥士師群士本文令群士為令遂士縣士方士而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為布憲職之布四方憲刑禁也但本文蒙小司寇正歲帥屬觀象之文其布憲四方自指鄉遂縣都而言至布憲職掌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邦國都鄙

（之文其布憲四方則指邦國都鄙而言以士師及布憲二職考之其義甚明況令羣士三字若竟爲一條則文義不完而乃宜亦然四方憲刑禁九字若不承上文令字則又必不令人布而官布之可也而亦何以移於布憲職哉其非經旨明矣）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亦猶小司徒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矣此何本與歲終連文蓋錯簡也而王氏乃謂餘官皆以歲終入致獨此以正歲者所以慎終於始且春主仁示刑以仁爲主也其說則巧累於理矣按太宰總百官歲終則令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豈有獨刑官正歲入會之理況此句與歲終則令羣士義正相承而士師職歲終令正要會又有明文乎）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左右並去聲縣懸同○此序士師下大夫四人之職而首標言其掌五禁於未事也左右輔助也禁之使無犯法若輔助之也宮王宮也官野國軍並見大司寇朝者署寺之通名此謂刑署也爾雅巷門謂之閭蓋終於刑署徇示之而後懸於各門閭也以各職推之可見○詳曰右之禁皆亡矣今宮門有籍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囂讙夜行之禁其粗可言者）

（愚按五禁與大司寇五刑相表裏但五刑有鄉刑無宮刑而五禁有宮禁無鄉禁者蓋外刑不嫌於宮闈其有實罪則內宰之屬任之而已至鄉禁則統於國中卽鄉士所謂掌國中而各掌其鄉者與）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並去聲○此又歷言掌五戒於方事也先後相導也戒之使必守法若相導之也誓戒矢而戒之也若湯誓泰誓之類誥戒告而戒之也若湯誥洛誥之類禁戒遏而戒之也若遂人田役掌其禁令之禁糾戒察而戒之也若刑典以糾萬民之糾憲戒表而戒之也若布憲憲邦之刑禁之憲○劉氏曰在蠱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以五戒先後戒之使毋麗於刑罰聖人之仁也王氏曰誓非特軍旅而軍旅爲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禁非特田役而田役爲主宮中府中之類皆有禁也誥糾憲亦若是而已愚按事無所屬無先後之可言也自事如周旁而言則曰左右而自事內詳後而言則曰先後斯言之旨與）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此推言掌

鄉州聯合之事以施刑賞也比合追逐胥伺也鄉五州州五黨黨五族族四閭閭五比以聯其居五人爲伍二五爲什以聯其人居則相安而不嫉來則相受而不拒雖追胥賊盜事可合比而刑賞亦共之矣事見閭師職士師蓋以刑術教也○明齋王氏曰隣界不相通隣伍不相救於是有逐盜賊壅陂防以病隣國者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其在軍亦如之如是直合六鄉爲一家六軍爲一人矣泰誓云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使人各有心欲詰姦除盜得乎此周禮士師所以掌合州黨族閭比之聯也）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此特言掌官府政獄之屬以詔斷弊也官中謂司寇之官府中也察審也致猶報也謂其屬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類獄訟有待決者則察以告司寇斷而弊之而因以邦令報其羣士也）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汋先鄭讀作酌一讀作如字諜音牒撟作矯○此又歷言掌士之八成於未事也士通謂刑官之屬成謂成法也汋讀作酌者謂酌探國事如酌酒然也讀如字者汋激水聲謂擊激國變如激水也按穀梁傳僖八年鄭伯乞盟蓋汋之也前說是邦賊謂潛伏

陰謀爲賊害邦諜謂細作行間爲偵諜犯邦令謂傲悍以干法撟邦令謂詐僞以矯制爲邦盜謂侵欺以盜財爲邦朋謂結黨以行私爲邦誣謂誣罔以惑衆○明齋王氏曰天地之道必有所主無主乃亂故萬然藏君之心生於其性若八成之邦汋邦賊邦諜陰懷二心背其君者也犯邦令撟邦令不從王法抗其君者也邦盜攘竊其君者也邦朋邦誣欺其君者也司寇詰奸慝莫此爲大士師所以定爲八成必誅無赦者以國家安則民乃安也）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辯註讀爲貶一讀爲辨今按當讀如字○辯爲貶者謂凶荒省貶猶朝士職慮刑貶之貶也或爲辨者謂辨凶荒之數若廩人職三鬴二鬴之類也今按辯當讀如字辯者謂辯之言議猶朝士慮刑貶之慮耳註引朝士職良是但不訓辯之爲慮而改辯之爲貶則於下移民通財糾守之義難通若或說則地官之職與本官無涉而於糾守緩刑之義亦隔矣移民以下皆見大司徒糾守卽其除盜賊之意也蓋兩者皆慮而辯之緩刑乃其本職而餘則聯職與○明齋王氏曰按比閭卒伍及計邦用聚萬民天官地官夏官等職也而秋官亦治之蓋爲治必從其本未有不教且養而可相安者秋官必本諸此使之知禮義足衣食而自不至於爲盜也苟徒以刑罰待有罪不亦於古獲以取含咲者哉此司寇所以異於後世刑官也）凡以財獄訟

者正之以傅別約劑。（別音鷩〇此錯簡當在上條之前傅別約劑即小宰聽稱責以傅別聽賣買以質劑而此特指言其職以明獄訟所由正也〇王氏曰以財獄訟者必有傅別約劑然後其實僞可正也民抑此則無敢爲爭訟其始而欲訟以省矣易云君子以作事謀始此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勝國謂所克之國也刑士既殺祭其社稷則刑官爲尸一云尸以秋官者取成功者退之義也）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燕出入見小臣及道僕）祀五帝（句）則沃尸及王盥（句）洎鑊水（句）凡刉珥則奉犬牲。（洎音冀刉音機疏謂諸官新斑之新本字也〇沃謂沃以水也尸入門以盥匜盥及王將獻尸就盥皆士師沃之也洎潰鑊也小司寇實鑊水又鑊而增之也刉珥詳見夏官小子職）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其屬謂鄉士蹕於王宮註謂燕賓時也）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註曰不從令爲逆軍旅干行陣爲犯師禁）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會稱要者月要在歲會中也國即下鄉士所掌國及六鄉也郊即下遂士所掌郊及六遂也野即下縣士所掌野及各縣也五禁詳懸於門閭既承小司寇正歲木鐸之令矣又特憲禁令於國及郊野者蓋承其令羣士布憲而帥屬以憲其地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要平聲下三職同〇此序鄉士上中下士五十六人之職也六鄉在國以外鄉士掌鄉而先言掌國中者註謂凡獄蓍皆從近六鄉之獄在國中也各掌其鄉未詳或曰上士總治二人分治各一人中士總治四人分治各二人下士總治八人分治各四人也察者察其虛實辨者辨其輕重察承聽而言辨承辨而言以方士推之可見死刑謂大辟及四刑也要要書也繙書所謂要囚何氏謂如今界節招情也旬十日也職聽於朝謂其職當就司寇聽之於外朝王制所謂司寇聽之棘木之下也察亦斷也羣士謂六鄉之士及朝士也鄉士就司寇聽獄於外朝時朝士掌建外朝之法而司刑往涖刑罰以麗民罪故皆在也遂對方故此議獄訟也成之言定定其事實之書即所謂中也協合也亦宜也謂於合刑殺之日而與鄉士刑殺之也肆陳也大辟則陳尸於市朝以警衆也免宥也謂王欲宥其罪則更爲期會率三公參聽於外朝王制大司寇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獄成于三宥然後制刑蓋指此而文小有詳略也〇王氏曰罹于刑獄而必先掌其民數而糾戒之者以生息焉務糾治戒令俾不抵於法罰所以生之也疏曰所司折獄得實案既成乃始就例詳讞汪難欲免必無免法但王者惠深愛物庶欲免之恐有濫刑理須斟會也李氏曰君之於民猶親之於子也推不忍人之心則人無有可戮可刑王欲赦宜也然天討有罪刑者非王之意天下人之意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民猶相殺傷者赦之不近於帥賊而攻人乎先王不敢輒赦必於外朝議可否也故知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也明齊王氏曰劉氏云不以司寇會王而王會其期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王可專也康誥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是也以此知雖在八議必反覆議其罪而後寬之豈若後之賜赦與賜鐵券而預免其死罪者哉平仲王氏曰天之大德曰生秋之殺物其一吏耳噬嗑九四以剛察者有司執法之公六五以柔濟者人主好生之德季世反是下以寬市恩上以赦廢法君臣胥失之矣寬仁如孝文而盜環警蹕僅賴釋之諫免廷其平言濟發泗錯相徹者乃爲一弄臣耳覺古所謂殺之三宥之三者乎讀周禮至此不能無感也愚按旬而職聽於朝舊謂必至十日而無反覆然後聽之則攷各職遂士二旬而聽縣士三旬而聽方士三月而上於國何期之不一耶蓋獄情恐其有反覆而以旬爲期此鄉遂縣方所同也而其間又以地之遠近爲期之疏數則所異也以朝士及地官質人治之期日徐之可見）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掌鄉之禁令者祀喪軍賓六鄉皆有供職也義見地官鄉師其屬謂中士以下有邦事謂三公以邦事至其鄉或鄉老有邦事也）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上文祭喪之屬皆大事也此蓋謂軍旅會同田役以軍令行之者與事並見鄉師職而鄉士以刑官主之亦會大師士師戮之之意也六鄉則言國有大事六遂則言郊有大事縣則言野有大事皆謂獄訟之所聚衆庶之處即掌國中掌四郊掌野是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

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此序遂士中士十二人之職也六遂在郊以外遂士掌遂而先言掌四郊者六遂之獄亦在四郊也各掌其遂未詳或曰總治六人分治各一人或曰每二人各掌一遂也就猶往也鄉獄刑殺於國遂則就郊行之而已又言各於其遂者六鄉之獄併在國中六遂之獄分在各郊故各歸首其地且因以示警也疏曰令其期皆在外朝而王不皆會何也民有近遠故鄉獄王自會而遂獄則使三公會縣獄則使六卿會也餘見上職）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稱邦有大事聚衆庶而不稱喪祭軍賓變文也事見遂人遂師職）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見上職）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此序縣士中士三十二人之職也縣謂公邑之縣鄙是亦野也遂言之者野謂近六遂之野其縣謂甸地以外達於三百里之公邑矣縣士掌縣而先言掌野者甸地二百里并其外之公邑其獄在近六遂之野故亦先言掌野也各掌其縣未詳或曰亦總治數人分治數人也○王氏曰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而方士掌都家之獄則知縣士掌其間凡公邑之獄矣諸獄所居之地以近者爲主其所會之期以尊者爲先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是都之獄近於王城遂之獄近於鄉縣之獄近於遂此以近者爲主可知矣士師爲王先驅而鄉士爲三公先驅遂士爲六鄉先驅縣士爲大夫先驅鄉士以王會其期而遂士以三公會其期縣士以六鄉會其期此以尊者爲主可知矣愚按公邑之地徧於王畿而其地則甸地爲主甸地在二百里以內六遂之餘皆爲公邑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其郊地百里爲六鄉而稍地三百里爲家邑縣地四百里爲小都畺地五百里爲大都其間皆有公邑地官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是也而註乃止謂稍縣都之不爲采邑者則爲公邑之縣而縣士掌其獄焉是畧其主地而止舉其旁地也夫甸地自在二百里之內而稍地縣地畺地皆在二百里之外若如其說是縣士方士所掌雖異而地之遠近則同也何以上獄訟則縣士三旬方士三月耶不特此也朝士職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地官質人之治質劑者其期亦如之凡皆以遠近爲遲速不得混野與都而一之也若據註謂掌野爲大總言之而其獄一在二百里上一在三百上一在四百里上則縣獄不專在野更與都家同遠近矣而又何以三旬之期下異於三月上又異於一旬耶夫註所以誤解縣地自二百里以外始者則窮於鄉遂縣各以百里差之而未實以開方法考之也第差以百里則鄉在百里之內郊遂在二百里之內而縣宜在二百里之外矣以開方法考之去國百里爲郊地通王城言之凡方百里者四方二百里者一方里而井者四萬內去山澤城邑塗巷三之一猶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有奇再去其不易一易再易萊地三之一猶一萬三千三百三井有奇也去國二百里爲甸地通郊地言之凡方二百里者四方四百里者一方里而井者一十六萬除郊地四萬井猶十二萬井再去山澤城邑塗巷及凡萊地之數如郊之法猶三萬九千九百九井有奇也而郊地之六鄉七萬五千家計爲井八千三百三十三井

有奇其餘之所存凡五千井皆當爲六鄉餘地之公邑甸地之六遂井如六鄉餘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六井更當爲六遂餘地之公邑而謂公邑惟三等采地之餘可乎自郊地至畺地皆有公邑而載師獨稱以公邑任甸地者六鄉餘地止居鄉十之六稍縣都之餘地無定數邦亦約矣而六遂餘地幾四倍於遂故獨主之也蓋地官縣師總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凡公邑之地而在秋官則正掌甸地之公邑者爲縣士其六鄉以外之公邑則遂士實掌之且爲畧焉遂士職首稱掌四郊是也其稍以外采地之餘邑則方士兼掌亦如之方士職稱以時修其縣法是也諸職之各有條理如此安得不考其名實而致縣義之盡失哉學者幸體之）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邦有大役縣師所謂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作其衆庶是也其祭喪之屬以進故不得與矣言役亦變文也）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見鄉士職）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

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此序方士中士十六人之職也都家謂畺地之大都縣地之小都稍地之家邑也其獄署非一界以掌都家推之則家之獄在稍以上小都之獄在縣以上大都之獄在都以上明矣故其上獄亦不以一旬爲差而以三月爲差也不言獄聽於朝有其主君在焉方士不得專也書方士書之也與猶致也聽獄訟者黃氏謂都家之士也聽辨既成而上於國既聽又書其成以付其都士家士原聽訟獄之人而已其協日刑殺以下亦其主君及都家之士爲之故不言也○王氏曰司寇聽其成之成乃都家聽斷之成而上於國者也獄訟成則有司寇士司刑斷斷之成也）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大事亦謂會同行役師田之屬各掌其方蓋方士十六人四人各掌一方也）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法即縣師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之屬方士亦修縣師之法者三等公邑與三等采地其地治相通故方士掌以時修之猶鄉士之掌國中遂士之掌四郊之意也歲終則省而誅賞蓋亦與縣師之三年詔廢置相表裏矣）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即都士家士凡所上治主之者謂獄訟之小事也其弊所不如刑殺大罪以要成上於國也此章舊註謂都家之獄其吏自協日刑殺士師但書其成及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耳所上治謂小事不附罪者都家之士既上方士主告於司寇聽平之也按獄至司寇聽於外朝則其反覆有失實者自是定矣鄉士遂士縣士諸職皆繼之以協日刑殺以此非獄尚疑於失實而遽卑其民可知也方士之刑殺自行於都家之主若吏故黃氏謂書其成以致於原聽獄者令其行之也豈若所稱書吏名備失實之謂哉且既以所上治爲不附罪之小事而又謂主告於司寇聽平之豈小事矣而又有司寇聽平之理耶故並正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此序訝士中士八人之職也四方司農謂四方諸侯之國也不明言獄訟蓋亦招王之內罪故賓客至而逆送之矣諭者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也治於士之士指士師也註謂讞疑辨事先來詣乃通於士師如今郡國亦遣主者吏詣廷尉議也鄭有治於士者邦國獄不盡造聽王朝但疑者則以治於士師耳亂獄註謂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成之者奉命往正其罪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也一云上下濟亂之獄悉中傷乖張故往成之附陰訟聽於勝國之社之意也）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行人謂小行人其屬謂役也居館之蹕猶蹕於王宮之蹕暴客謂暴其客者道引也客凡出入皆道引之其有所治又贊助之也）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大事亦謂邦之征伐之類誓禁謂誓命之辭禁戒之法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朝音潮內同長上聲辟婢亦同○此序朝士中士六人之職也外朝即小司寇之外朝羣士謂上中下士九棘三槐註謂棘取赤心而外刺槐取黃中而美蔭也左即所謂西面右即所謂東面即所謂北面孤卿大夫位左而公侯伯子男位右所以尊國君三公對君而以孤卿大夫對公侯伯子男所以尊王臣羣臣羣侯皆衆故棘有九公三而已故槐以三也左嘉石右肺石薛氏謂左卑以辱罷民右尊以伸窮民也辟除也呼以儆百官之就位趨以辟萬民之叙列慢朝謂處班不肅者錯立謂違班妄立者族談謂聚語諠譁者○註曰王有五門三朝五門之序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三朝之序外朝在皋門之內治朝在應門之內燕朝在路門之內而司農於門則謂二曰雉門三曰庫門於朝則又謂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何耶按明堂位魯之庫門天子皋門其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庫門者如天子之皋門而以內兼外所名雉門者如天子之應門而以外兼內也雉門爲中門設兩觀閽人幾出入與宮門同禁民不得入也而外朝有肺石以達窮民則外朝在外明矣周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應門內者謂之治朝其在路門內者謂之燕朝而鄭謂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也何哉雖說曰吏治未必盡乎而民情不可使壅故肺石設於外朝大司寇主之而聽之者朝士也路鼓立於寢門之外大僕主之而守之者御僕之屬也凡老幼孤獨之民欲有復於上而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朝士聽達於王以擊路鼓大僕聞鼓聲則速進御僕與御庶子問故而以復於上成周之民窮日達於上者由聽掌有其人先後有其序也少蘊葉氏曰周有三

（禮燕朝在路門之內王與宗人嘉事之朝治朝在應門之內王日聽治之朝外朝在皋門之內王詢萬民聽獄之朝也外朝之政小司寇致萬民而詢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用復光大治朝宰夫掌其法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與羣臣萬民之復逆大燕朝諸侯之復逆掌於大僕三公孤卿之復逆掌於小臣羣吏庶民之復逆掌於御僕而大僕又掌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觀三朝之法則知周之盛時戶庭無壅其疏通洞達何如哉況治朝之大僕及司士燕朝之大僕小臣御僕雖皆屬於夏官而主眡治朝冢宰贊之大僕正位不眡朝則大僕辭於三公及孤卿其燕朝臣民之復逆亦與宰夫相關以此見周人宮中府中貫爲一體而更無內外之分矣後世可不法與）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畜休去聲○貨賄曰得人畜曰獲皆謂遺失也士即謂朝士也下節言士放此舉取也不盡取者將待其人而反之也公公家也大者公小者私皆制以義也）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士之治亦謂朝士之聽治也其期日謂始犯事以來至已聽時矣期外不聽凡以息訟也餘詳地官質人○王仲王氏曰凡士之治有期日疏謂即上文鄉士遂士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聽者也今玩經文乃謂民赴愬於士以遠近爲期限而聽之耳非謂鄉士遂士等所上之獄成也上獄成踰期則宜誅責有司而速聽之豈漫然付之不聽而已哉）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屬如字或音燭傳音附○凡貨必責其價故謂之責判書即小宰聽稱責以傳別者以治謂可以治也同貨財以下今始以舊解釋之同之言聚也合也行猶出也誼謂富家斂聚資令於民間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若今加貴取利坐贓是也屬責謂有人欲他責乃別轉與人爲使償其財主也傳猶近也其轉償之人或以原舉責之人死亡抵冒其數爲少則必以其地比近者爲證而後聽治也一謂屬責乃財主有他故或疾病屬令家人若親故取之也其舉責之人或有抵冒必以其地鄰見屬者及其原立傳別乃聽之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盜賊軍謂盜賊羣輩若軍也一謂軍伍爲盜賊也鄉邑謂隣里家人謂事主書於士謂鳴其事於朝士也以嚴禦盜故當其時殺之則無罪以大復仇故書之後殺之亦無罪○葉氏曰此報

仇讐即地官調人職所謂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是也蓋父兄師長之讎被人殺害禮文有不共戴天不反兵而鬭之義而因過誤而殺傷者又虞書所謂宥過無大周書所謂眚災道極厥辜時不可殺者也故令避之以示投四裔屏遠方之義若不從王命而避則非誤而故矣故又書于士與以節而使得以自執之也愚按葉氏之說極得虞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二條法外之意其不官執之而與執之者有過若上之仁報仇子孫之義與此其與調人職正並行而不相悖而說者求其解不得乃謂仇人放在遠方會赦還里而因殺之也如其說姑論殺與放猶有別果放流之矣三代以上有赦過無赦罪且如宥滅而殺之是亦猶上命也可乎哉）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慮謂貶省也令謂議其刑之可減亦以憫天菑恤人害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此序司民中士六人之職也版戶籍也猶今黃冊書某鄉某里人也異別也下之言去登生而去死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會音檜○司寇謂小司寇司民星名祭之者王治以生民爲重將登其數以勅防其鄰遂大夫公邑大夫及采地之王也餘見小司寇及天官天府○東萊呂氏曰地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時爲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爲二書一藏諸閭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制廢久矣秦始皇復令男子書年而不及女特恐民之避征役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哉○仲王氏曰司民之屬於秋官也仁哉一獄成而民數關焉民吾子也失數而陷於罪戾民而咸已戚是一獄成而上負兩罪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劓音異刖音月○此序司刑中士二人之職也麗附也合也墨者黥面劓者截鼻宮者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刖者斷足四者所謂肉刑也殺則死刑也○註曰按書傳云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

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宮辟三百，刖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疏曰：觸者不行君命，易則敗易之也。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至周減輕刑，入重刑，是夏刑輕，周刑重也。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遂除墨劓刖三刑，宮刑自西魏至隋唐而除。黃氏曰：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大辟之法，斷者不可復續，而先王有墨劓宮刖之法，蓋殺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刑一人而後能續其欲斷者，是故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嘗廢也。文帝以鞭笞代之，然民視鞭笞之輕，而陷於罪，後世皆一劓一刖之屬，而招其罪至於大辟者，可勝計哉。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前言罰者刑疑則入）罰也。辨者，使輕不失出，重不失入也。○王仲王氏曰：聖人之制法也，如權衡然，物自以其質輕重，而權衡不知也。故五刑設於三代，而三王之仁，閒世卒莫及焉。德慈皆不能絲之而生，則仁之至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忘音妄。旄耄同。惷蠢同。○此序司刺下士二人之職也。司）寇亦謂小司寇也。訊羣臣以下，謂訊之而可刑殺者，猶言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也。不識，謂若報仇，謬以甲爲乙而殺之也。過失，謂若舉刃欲有砍伐而誤殺人也。遺忘，謂若帷薄，忘有在焉，而以投射矢石殺人也。幼弱，年少而弱者。老旄，年老而昏耄者。惷愚，性惷而無知者。三法，通謂三刺、三宥、三赦也。餘見小司寇。○何氏曰：罪雖當殺，然不遽殺也，一詢諸公卿大夫之尊，二詢諸府史之卑，三詢諸國人之衆，皆以爲可殺，而後殺焉。然又求之曰：豈其不知乎？豈失誤乎？豈遺忘乎？有是三者，則宥以寬之。又求之曰：抑其人小弱乎？或老耄乎？或愚惷乎？有是三者，則不止宥而直赦以釋之也。所謂求中者如此。馬氏曰：唐虞三代所謂赦者，必其情可矜，或其事可疑，然後赦之。凡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皆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姦宄亡命不復詰，於是赦遂爲長姦之門。○康侯胡氏曰：舜典云眚災肆赦，易之解卦云：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三宥三赦止此，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縱有罪，虐無辜矣。後世姑息爲政，其弊益滋益流。於此諸葛武侯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之矣。春秋書肆大眚，譏失刑也。愚按大赦者世號爲美政，而先儒蓋不與也。然摯刻者或又假爲口實，而峻以自用，竊謂刑之爲道，其始必無濫刑而失入，其終必無濫赦而失出。失入則誣良，失出則保惡。之二者皆非小失也。嗚呼，是非仁至而義盡者，孰能與於斯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贄之約次之。（此序司約下士）二人之職也。邦國，該都鄙而言。大史藏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是也。約謂以言相約，劑其券書也。神約，如成王命魯外祀則郊社，內祀則大禘之類是也。民約，如分魯以殷民六族，衞以殷民七族，晉以懷姓九宗之類是也。地約，如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是也。功約，如虢仲虢叔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之類是也。器約，如魯得用四代之車服禮器之類是也。贄約，如大宗伯以玉作六摯及春秋以璧請假許田之類是也。註曰：六約自諸侯至民皆有之。治者，理其相抵冒者也。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約劑，邦國爲大，萬民爲小。宗彝，謂宗廟之六）彝。丹圖，春秋傳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之是也。其制未詳，或曰畫彝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書之以藏於天府及六官之屬。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珥，註作衈。辟同闢。藏去聲。）○訟若宋仲幾不受功，士彌牟請視諸故府之類。辟，開也。藏，謂天府所藏也。珥者，重其禮，殺以衈也。大亂，謂僭武不道，若吳楚稱王，晉文請隧之類。故六官之屬同辟藏也。○王氏曰：大者書於宗彝，盟諸神，示無疑也；小者書於丹圖，色以丹，示無隱也。不信者服墨刑，以宜詐不信，則爲墨而不明也。

司盟掌盟載之法。（此序司盟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盟載，謂盟誓之載書也。詳見春官詛祝。）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邦國，謂諸侯也。有疑而會同以盟之，所謂謀其不協，昭明神，如日月山川之類。貳者，貳天府也。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六官及大

（史內史司會皆貳之而獨不及司盟之貳者蓋互文與此言邦國之盟約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命謂君命也如者如其詛神及貳書也）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貳亦謂藏天府也大盟約六官及大史內史司會並貳之此民之小約劑則司盟貳之而已約劑而貳以司盟者以神尚其終也獄訟亦使之盟詛者以神尚其始也此以上言萬民之盟約也或曰言邦國亦兼都鄙言萬民亦兼衆庶也○黃氏曰犯命不信皆當刑辜士及司約職所稱是也不刑而盟詛何也如註引盟藏孫詛子都之類矣獄訟斬關罪當坐而罪不可盡刑故盟詛也射考叔當坐而子都論以避罪故詛之訟獄覆情匿詐無質証不可考株連則恐其枉故亦爲盟詛止之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爲去聲○供致其牲如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之割所以盟也又供酒脯所以祈明神而申固盟也此總言之也○或疑則官司盟程子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也但春秋信義皆亡日事盟詛不尊王命故春秋凡書皆貶也惟胥命一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王氏曰世之治也人心相與以誠相示以信知畏於神而不敢欺知敬於神而不敢慢先王因其有畏敬之心而聯畏敬以先之而因以爲盟詛爲大獄而逆於成終則同盟猶亂且爭者豈小補哉巨則務蕃民同中於信則盟詛寄世已然而記者以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謬乎黃氏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盟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之薦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此民所以畔且疑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此序職金上下士六人之職也金玉錫石見地官卝人丹青若丹砂空青之類凡戒令即謂受入若供用之屬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媺美同楬音傑藏去聲○入征謂卝人入其征也楬標璽印也標其名而印記之也爲兵器之府謂槀人若攻金之屬守藏之府謂玉府之屬總數曰要入於大府也）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金罰所謂金作贖鍰也貨罰謂貝幣也入於司兵以作兵器若市物料也按夏官槀人職受財於職金司兵無文本職不言入於槀人而言司兵者槀人乃司兵之屬槀人受財司兵可知也義詳司兵）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金版未詳註曰金版餅金也王氏曰掌次大旅設皇邸先儒以邸爲後版屏風益以金飾之也按二說不同以金飾屏義相未協歿祀器大饗之禮納金示和也金次之見情也金版所爲此與大故用金石謂寇戎喪敗作捍禦之具）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於司兵（賈價同○此序司厲下士二人之職也凡犯政爲惡曰厲盜賊爲其任器其所用之兵器貨賄其所得之財物物猶名也）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爲奴（其奴之奴孥同下如字齓音襯○其奴謂盜賊之家屬爲奴謂從沒於官而充役也罪隸見本官司隸舂槀見地官舂人槀人即所謂爲奴矣有爵不奴所以貴貴七十不奴所以老老未齓不奴所以幼幼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齓也○明齋王氏曰或謂盜賊之任器貨賄即與所捕之人則民爭務於逐盜豈非止盜之方乎是不然此秦人尚功首虜之法果民以利者也先王養民厚矣其有寇戎盜賊爲生民患聲大義而伐之民猶敵愾進有賞退有戮何假此以誘之且既開此端則惟利是趨要功生事無所不至惟法制未備民或有此不當計其贓物以阻斷強之士耳愚按盜賊自取財而言則強曰盜竊曰賊盜大而賊小掌戮職刑盜於市是也自叛國而言則又盜小而賊大國史凡反逆皆書賊掌戮職斬殺賊諜是也此職兼有二義而男女爲奴則指叛國言之若止取財即盜亦不盡沒其上下胥幼況賊乎罪人不孥先王之法也）

犬人掌犬牲（此序犬人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牷音全瘞音意幾珥音義見夏官小子及士師職駹音尨○體完毛純曰牷物伏者謂瘞祭府伏牲而埋之也瘞者謂祭地府飾牲而埋之也幾珥釁廟之屬沈祭川辜磔門也雜色曰駹）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令（相去聲○相以擇之牽以呈之也王氏曰相犬者謂其屬賈四人牽犬者謂徒十六人掌凡政令則非特上文供用者而已）

司圜掌收教罷民（罷疲同○此序司圜中下士十有八人之職也圜即大司寇之圜土收教即其聚教謂教役而使之悔改也）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

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去冠飾令著墨幪而已所恥反冠之意也舍縱也餘所罰適於中罪雖出之出謂能改舍出者也餘見大司寇此歷明收教之制也）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但加明刑及罰令役事而已非五刑之虧肌五罰之出鍰比也此因其制以申其義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七字爲句）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拲長同○此序掌囚下士十二人之職也凡囚者謂盜賊以外也梏拲桎劉氏謂木其項曰梏木其手曰拲木其足曰桎是也惟三木分施於項手足故罪之上者項手足三木皆備次者但項足有木又次者但項有木而已賈誼乃謂木在手爲梏兩手共一木爲拲則上罪梏拲而桎云木在手而又云兩手共一木理難通矣且下節加明梏註同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以著之也則梏是木其項益明矣梏象廣於拲桎施明刑焉後世謂之枷易何校滅耳是也而如之何謂爲木在手乎斃斷也盜賊以下皆守以待殺也○疏曰此謂五刑罪人也古者五刑不入圜土身居三木掌囚守之）

（極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王族及有爵縱重罪亦一而已尊故也）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朝音潮○告者謂告以罪犯姓名及刑期也朝謂外朝士劉氏謂士師也加明梏以適市者書所犯於梏使衆知也不適市而適甸師且不明梏者皆於刑親親貴貴之義也待刑殺者待掌戮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註搏作膊字之誤也○此序掌戮下士二人之職也賊謂殺不辜者諜謂行間諜者親謂凡五服之內親也註曰斬以斧鉞若今腰斬殺以刀刃若今棄市搏即殺而膊諸城上之謂去衣以磔其尸也疏曰賊諜二者雖皆大罪仍擇大重者斬稍輕者殺其膊則同也王氏曰殺其親者賊仁故焚燒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賊義故辜磔而不令其體也此皆言殺刑之極也）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踣音匐○殺人者謀殺故殺之類踣仆也謂殺而仆其尸也肆陳尸也刑亦踣也亦如之者謂刑盜於市及凡麗於死罪者皆肆之也此言戮刑之大也殺之甸師氏者掌囚奉而至乃殺之也此言殺刑之下也又稱亦如之者言軍旅田役其斬殺刑戮皆於市肆之正以見惟同族有爵乃殺而不肆之義也）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積音恣○去髮曰髡積謂貨積也王氏謂諸守各以其宜也此又言不殺之刑也○劉氏曰用刑人者刑之以償其罪養之以全其生也先王之於刑民無所容怒刑諸役其自取非王刑之也王氏曰大辟以下輕則流之流之則有常重則刑之刑之則有使而無役又稱公家不畜刑人何哉蓋公家蓄使刑人而君子則不可近此吳子餘祭見殺於閽春秋譏之也則畜王氏曰劉說以髡爲同族犯宮刑而髡者非也夫公族不弱其類但不宮爲則劓可苟降從髡則惡劓刖者不獲減刑乃反重也懲最亦識大五刑爲四等殺之爲仁之至也而後世除肉刑則三等其兩亦如之句上指凡民下指軍旅田役罪無殊科是乃軍民一體之道也而後世軍職或加末減蓋兵農分而處之亦大其失矣其親貴非全貴則直減諸市也亦皆甸師氏之遺制乎）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此序司隸中下士十四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五隸卽）

（下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也物凡兵器衣服之屬）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其民謂罪隸之民對四翟故稱其民也辱謂搏執也辱事謂煩辱之事積聚也任器見牛人及司厲囚執人之事謂執其人而囚之也）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亦承罪隸之民而言也煩辱之事如與祀職徵隸之類以義推之此節當在罪隸職之末）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翟狄同○四狄卽蠻閩夷貉也野舍帥掌舍之舍厲禁見山虞澤虞之屬王之野舍亦有之按下四翟之隸守王宮野舍之外別有役使而此止言其守者惟守王宮野舍則司隸帥之也○王氏曰古者守在四夷治敎既明則四夷莫不向德內可使守王宮外可使守野舍此司隸所以帥之也必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者四夷各有利器宜服此王制所謂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

爲牽徬（此序罪隸百二十人之職也役官府若積任器凶執人是也役凡有守者若搏盜賊是也使令之小事及以牛助轉從而在前爲牽在旁爲徬皆罔中之辱事也封國謂建諸侯封家爲立大夫）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明齋王氏曰十四字宜屬閩隸爲是按司隸職止言帥四翟之隸守王宮野舍不及罪隸且宮正宮伯之士庶子虎賁氏之虎士及司隸四翟之隸王宮之守皆無假於罪隸者又以文勢推之豈未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乎閩隸正脫此簡蓋誤衍於此也愚按此十四字宜從王氏入閩隸職而司隸職邦國有祭以下十八字當在此蓋秦火後古文之失正者多矣）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校音教○此序蠻隸百二十人之職也役養馬者註謂校人職王馬三千餘其徒八十人不足給故也）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說見司隸不言服邪服省文也下放此○陳氏曰古之宿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諸隸所謂在國則守王宮舍則守王闕也云四隸如蠻隸者周將南方爲尤遠責其來故事四夷之官稱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云以雅以南記云胥鼓南意皆可知矣）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此序閩隸百二十人之職也畜音蓄掌畜職也掌子未詳註謂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家事而以閩隸役之也王氏謂子鳥所生也以上下職例之王說爲近蓋取卵若雛以隸於其所而使伏而養之與然義皆不甚安恐有脫文或曰掌字乃鳥之誤也○明齋王氏定此下脫其守王宮二句誤衍於罪隸職今從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此序夷隸百二十人之職也牧人掌牧六牲役之者供芻茭也與鳥言如傳稱公冶氏能明鳥言之類）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此序貉隸百二十人之職也服不氏掌養猛獸故爲之役言教擾不言阜蕃者猛獸不乳於圈檻也與獸言如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之類）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周禮卷之十

姜兆錫輯義

秋官司寇序職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此序布憲中下士六人之職也憲邦之刑禁蓋下士二節之總綱凡有刑禁示萬民而布憲爲表懸而號令者其常也大司寇和布刑於邦國都鄙而特爲執節而宣布之則事大而職彌重矣故下節特以正月之吉言之）

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旌節謂道路之旌節也小司寇令群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者以鄉遂凡公邑地近故令其鄉士遂士縣士布憲之而已此大司寇布刑於邦國都鄙以施遠事重非方士訝士所專主故又設布憲以旌節憲之也詰者所謂詰奸慝刑暴亂也及其都鄙明非下經之都鄙而已達於四海則於蠻夷之所記者而極言之也○明齋王氏曰易云先王以明罰敕法其制所設視民若命歟然雖欲其不見而網羅之哉蓋使之知而不敢犯乃可爲民安也彼大司寇掌和布刑於邦國都鄙縣刑象於象魏依以小司寇及士師之屬而復設此職以憲讀之俾執節布憲則所罰不教而殺者鮮矣劉氏曰以中士二

人下士四人胥徒四十四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使必聞其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憲於民諸以達於州伯州伯達於卒正卒正達於連帥連帥達於屬長屬長達於諸侯諸侯以達於其都鄙庶乎其可及也愚按劉氏遞布之說善矣而其說又謂布憲執節巡方詰其違禁者則非也夫宣布未能必達曾巡詰敢難於宣布而諸人反能達乎以經意推之乃職官六人與其徒役分爲諸路執節布於四方之州伯以使達之而所謂詰四方而達於四海者乃四方各以所布者詰糾姦慝耳蓋總布爲其綱而遞布而分詰者皆非其所親也劉說語有離合故節存之）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大事謂師田喪役之類號令亦憲布之意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此序禁殺戮下士二人之職也司之言察該下四者而言也斬殺戮謂吏民私相斬殺殺戮也傷人不以告謂里閭民鄰不敢告也攘獄謂鈎卻也將治其獄而其人卻而不受也疏謂官有文書追辦不肯受也遏止也凡其欲訟寃而禁遏不得行也告謂告司寇以上於王也誅者凡五刑之通稱○疏曰此官恒在民間私覘惡事而告於上故註以司爲察也知斬殺

（戮是吏民相斬殺戮者以傷人云不以告則斬殺戮盡是不以告明是吏民私相斬殺戮也李嘉會曰禁殺戮之人上所宜以懲惡也或其人財勢盤結而冤且不伸有加下四者皆告於上而誅之也愚按斬殺戮及傷人皆人畏其勢而不告者故此官掌察與殺傷人之人以告而誅之其不以告者無與也襄獄者乃殺傷人之人被治而自攘之盜當誅其析隱遏獄者則殺傷之人欲訟而人遏之兼當誅其黨惡蓋本官以禁殺戮爲職而罪則各有所歸以治之也或以不以告者與遏訟者同科則失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正征同撟矯同○此序禁暴氏下士六人之職也正如力征經營之征亂暴力征謂敢作威怒脅衆從已也撟誣犯禁謂撟曲誣詞以觸刑禁也作言語而不信謂造作無然之語以煽惑衆心也上職惡已著誅以遏其流本職惡方形誅以清其本也○劉氏曰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殺以其邪而害於風俗也禁暴於三者以告而誅之殆此類與）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隸註謂男奴女奴或謂即司厲入於司隸者也聚而出入謂有役使也司察也牧治也○明齋王氏曰先王之政令禁戒明民之不犯也而凶頑者明知而犯之甚者姦徒亂政惑衆則王法不行民相率入於邪惡矣此禁暴氏所以設也周禮設官不遺王之宮寢刑官若無與於王宮而司隸掌四翟之守禁禁暴司奚隸之出入先王端本清源之道蓋如此）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此序野廬氏下士六人之職也達通也道路即地官遂人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之屬四畿四方侯國之畿比校也宿息見遺人井以飲食樹以蕃蔽此首言治道里也）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欜柝同○守涂地之人謂廬旁居民也相翔猶翱翔謂行止不軌者此因言衞賓客也）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擊音繫爲去聲○擊謂車轄相觸互謂交互不通叙者令以次行也爲之辟者傳王命致王官也此皆衞賓客之意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橫行謂橫截田畝而行者徑踰謂射邪趨防而踰者皆妨農害衆故禁之此亦治道里之意也）凡國之大事比

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修修梁除闕除也亦治之事也道禁註謂若讀法絕蒙沛巾持兵仗之類也亦衞之意也）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幾譏同○埽糞埽也亦治之事也幾察也行作不時謂動非其時不物謂用非其物亦衞之意也○劉氏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數者皆以待賓客師役之屬地官遺人既掌之矣野廬氏則職往來按此而稽其守衞者也明齋王氏曰觀周官野廬氏之職客遲道如由堂階開耳單襄公過陳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而知陳之將亡則野廬氏之職廢也）

蜡氏掌除骴（骴音恣○此序蜡氏下士四人之職也毋生曰蜡肉腐曰骴除者屏且埋也）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之言絜也刑者謂劓宮以下任人謂任勞辱者凶服謂服衰絰者祭祀在廟壇而除禁及郊野者所以避不潔遠不祥也首節正言其事此推言其類也）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爲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縣懸同○楬者削木爲牌而表之也日月謂死之日月有地之官若鄰長里宰之屬註謂若今鄉亭也書且懸於此者使其官守掌之而待其親屬物色之也此又詳言其法也）掌凡國之骴禁（骴禁即月令孟春掩骼埋骴之屬凡者廣舉之詞○鄭諤曰王政行於天下生有養死有歸安有枯骨道棄而待設官以除之哉然其無主後而死於道者亦未必無也有是事而不爲收掩則傷君之仁無是事而懸是官則仁於枯骨之意亦盎然形於天下矣愚按月令埋骴言其仁也周官除骴言其肅也除則埋之二者並行不悖而義則各有取與）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此序雍氏下士二人之職也溝澮見遂人貫而行之謂之瀆畜而止之謂之池禁者恐有害於稼也凡害稼者謂禽獸之屬穿地陷獸曰阱設機檻獸曰擭春農事方興故爲阱擭以禦獸害爲溝瀆以通水利至秋功成故塞杜以生之也）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依山爲苑就澤爲沈皆利己害物也○註曰擭柞鄂也地堅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也塞阱杜擭恐其陷害人也書費誓杜乃擭敜乃阱是也禁山苑澤沈爲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也）

疏曰詩云柞鄂者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會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也沈者謂以藥沈於水以殺魚及水蟲也平仲王氏曰物出而害苗也則殺之民就物若而加之害也則禁之故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此序萍氏下士二人之職也水禁者恐津渡之失宜及涉池之妄入也譏酒者察其非時若酒誥惟祀茲酒之類謹酒者戒其無節飭其衛時無醉之意也掌水禁而及酒者酒之溺人猶水也○東萊呂氏曰周公命康叔撫衛作酒誥一篇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及再變如漢文帝爲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此之酒誥已無此意矣然猶重本以抑末及三變桑弘羊建榷酒之利公家自專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後來惟恐人不飲酒也東萊蘇氏曰自漢武至今皆有酒禁刑至流私釀終不能絕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子而責之學乙笞子而奪之食此公所以能禁酒也）禁川游者（游水謂之游恐其狎而玩之故並禁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此序司寤氏下士二人之職也夜時謂夜之時刻若今甲至戊也以星分之者漏箭之升降靡定而星辰之出沒有常也馮相之屬在春官爲占天而設司寤氏在秋官爲禁夜而設故詔夜士以夜禁也夜士主行夜徼候若漢法都候之屬）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此夜禁之目也星未沒曰晨更已深曰宵自宵至晨通曰夜禁者如幾禁之禁者嚴禁之也私出曰行深嬉曰遊）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齍粢同○此序司烜氏下士六人之職也夫遂陽遂也鑒謂之方諸陰遂也王氏曰攷工記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爲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爲圓陰陽者其氣方圓者其體也以太陽之精故取明火月太陰之精故取明水於祭取之者欲得陰陽之精氣以致誠潔也供明齍者以明水沃齍盛供明燭者以明火爇燭又供明水者以明水配五齊也明齊郊特牲所謂以明水涗齊也明水則所謂祭齊加明水也○易氏曰日爲陽精月爲陰精離爲日爲火爲雷者火之氣也坎爲月爲水爲雲者水之氣也水火以氣而升降日月之精薄之則夫遂可以召陽而爲火鑒可以召陰而爲水謂之明水火言取於日月而非人力所致明之至也王氏詳說曰後鄭謂明水以爲玄酒是不讀禮運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夫豈明水之爲元酒哉郊特牲云明水涗齊貴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以陰鏡取水於月可多得乎元酒所行潦爲之可也明水用於涗齊而已）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門外曰墳燭門內曰庭燎）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軍旅修火禁（中仲同○修禁說見天官宮正但彼以宮中言此則以國與軍言也）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屋誅以下未詳註曰屋誅讀如其刑剭之剭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剭誅之也明竁若今楬頭以木明書其罪著於竁也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與疏曰屋謂甸師氏屋舍中所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其刑剭易鼎卦文竁壙中也知罪人夜葬者司烜主火之官司烜主明竁故知火葬也曾子問云夫柩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也明齋王氏曰凡行刑必於朝市以警衆惟宮刑以下不可以風故屋中刑之謂之屋誅蠶惡風其室周密故謂刑者爲下蠶室也然幽暗則行刑者無以見故爲之明竁穿穴也謂穿屋以竊光若今明窗然也愚按註疏據易象以屋誅爲親貴者隱於刑不明楬其罪於竁而不以明楬適市亦隱之意耶然司烜掌火今不言供火而言書罪亦贅矣明齋謂屋誅爲宮刑以下以蠶室訓之其義較當而穿穴竊光亦光明之象於掌火爲近宜可從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辟闢同一音璧○此序條狼氏下士六人之職也執鞭所以辟也夾道所謂蹕也官六人而夾道者八人疏謂胥徒充之也○明齋王氏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而條狼氏趨辟夾道則又夾馳道左右而在前矣公則六人以下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故并著於此）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轘音還大史之大音泰○凡誓註謂凡祀若戎之屬也執鞭趨之也命自誓詞也疏曰誓自尊者主之若月令田則司徒北面以誓是也誓時條狼氏爲之大言使衆聞知耳僕謂大僕右謂王之車右馭謂王之車僕轘車裂也關白也大夫受命出師闡以外將軍制之不須復請白餘皆須請白也師樂師也一曰大師也○王先生曰鄭註以凡誓兼軍及祭者蓋以樂師與大史小史主禮當爲祭也然攷大師職執同律以聽軍聲是軍有大師也大史職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小史職凡軍事佐大史是軍有大小史也刑不上大夫而誓嚴如此軍事以嚴終也甘誓可見矣明齋

（王氏曰士師五戒誓用諸軍旅此條專以軍事言也愚按本職主辟之官其有誓亦上文出入而言義無專指且味凡字亦關詞也但車轂及殺之類率尚嚴厲故以軍爲主與）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㰛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比音避下同粥鬻同○此序修閭氏下士二人之職也宿若宿衛之宿互謂行馬障止人者㰛謂木柝警戒人者蓋宿其地爲警備也與給也粥養也國之宿互㰛者國給之養若野廬氏令涂地之人聚柝之自食而已追胥見小司徒蓋宿互㰛者總校其數以食之而追胥者則校功罪以行賞罰也○按註疏粥養也謂國所游養羨卒使之追寇伺盜也此蓋以小司徒職田與追胥正卒羨卒爲作而下文始有追胥二字故率爲此說與然國粥初非羨卒卽使强謂之羨卒獨不思國中宿互㰛者幾何而率令而爲正與羨用俗之義哉且卽如此當云與國粥追胥比而賞罰之今空以與其國粥四字懸於前比其追胥者句之上語既無着而與字之下加一其字亦費復成文義耶其誤不待言矣）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徑踰見野廬氏但野廬言野此言國也持兵被甲以趨則惑衆躍馬而馳國中衆恐傷人也）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幾譏同○守閭互以防奸也唯有節者乃不譏明皆譏矣）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此序冥氏下士二人之職也弧弓弩之屬張罝罘之屬猛獸虎豹之屬祭祀鼓曰靈鼓毆之使驚趨也○明齋王氏曰猛獸非人所能敵當以不見取之弧張阱擭皆然此官所以稱冥氏也寇賊亦有猛而難攻者故兵法云形人而我無形取其不見掩其不備亦禦之之一道也）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稱若得者猛獸有不得之道也須頷下須也備註訓爲爪爪能備患故名也鄭鍔謂皮革齒須皆備以獻也按二說鄭鍔爲安）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襘之嘉草攻之（襘音膾註讀作潰○此序庶氏下士一人之職也庶猶除也去也毒蠱能蠱壞故除之也攻說見大祝襘亦除也讀作潰謂散也嘉草謂藥物或云卽卄草也攻謂燻也疏謂襘之去其祟攻之去其身也）凡毆蠱則令之比之（令使比校也凡攻燻使人毆之而其人衆又校比之也○劉氏曰凡能毆蠱者隨其方土各有能者人有病焉則呼而用之既用乃按其優劣也）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此序穴氏下士一人之職也蟄獸熊羆之屬穴居如蟄也以物火之者謂燒燻其所食之物以誘之也）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珍異皮革如熊羆之皮及熊膰之類）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掎音己○此序翨氏下士二人之職也翨卽羽翮也猛鳥鷹隼之屬凡取者誘致以小鳥或以其類所謂媒也掎者掎足於網中也）以時獻其羽翮（析羽爲羽全羽爲翮○鄭鍔曰獻者凡以利用非是則不獻也介甫王氏曰諸官非特利其皮革羽翮之屬而已孟子云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蕃亦除害之義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此序柞氏下士八人之職也攻治也柞氏攻木兼云草者疏謂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也刊剝皆謂欲去其次地之皮也又火之水之者使其絕不生也化謂化而爲土也變猶易也夏所火秋則水之冬所水春則火之則土和美也麓見地官虞衡○王氏曰木生山南爲陽生山北爲陰其氣旣偏勝矣又因至陽刊而火之至陰剝而水之則不復生矣不勝陰陽之盛氣故也明齋王氏曰欲殺之者夏刊陽冬剝陰以推其性也欲用之者冬斬陽夏斬陰以堅其質也臨川王氏曰先王之於林麓欲其足民材用則爲厲禁以養蕃之虞衡是也欲其宅民稼穡則刊剝而化之柞氏是也詩云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則虞衡之職修也作之屛之其菑其翳則柞氏之職修也）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政令謂敎民之政令說見下職）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繩讀作孕○此序薙氏下士二人之職也殺卽薙也下四者皆其事也去其萌曰萌猶芟草而曰草也夷傷也又平也謂以鎛迫地而刈平之也含實曰繩芟者滅其種耜者去其根也變謂上職之變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也）掌凡殺草之政令（明齋王氏曰掌殺草者薙氏主爲公家殺草也掌凡殺草之政令者敎民各爲之也）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覆音福夭妖同○此序硩蔟氏下士一人之職也硩之言擿蔟之言巢謂者擿而覆

（之也夭鳥陰陽邪氣所生註謂獸屬之類劉氏謂若鬼車之類也）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縣懸同○方版也十日自甲至癸十二辰自子至亥十二月自陬至涂十二歲自攝提格至赤奮若二十八星自角至軫去者鳥自去也劉氏謂衆神正氣所萃是以妖邪無所自存也此亦覆之意也○鄭諤曰硩族雖掌覆巢有不待覆巢而去之之法此方板書號是也丘氏曰夭鳥避此五者理固有之蝠忌庚申鵲避戊巳虎豹以衛破鵲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周公豈欺我哉乎仲王氏曰月令命無覆巢若聖王育物之仁則官設硩族氏者聖王誅邪之義恐抵妖鳥之屬生乎陰陽邪氣聖王不能感之使不生而乃逼匿以一手足爭之乎是不然聖王之世以順召順以五行不相沴四靈以為畜者此體信達順之驗也若其初或干陰陽以害天和而務除而去之亦以政刑輔德禮之義聖王不廢也堯舜在上不能有十六族而無四凶必四凶去而後十六族咸濟在位也故有周禮冥氏以下諸官而後有禮運麟畜而獸不狘鳳畜而鳥不獝之驗二者並行而不悖與）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禜音詠○此序翦氏下士一人之職也蠹物穿食器物者除即蠹也攻禜並見大祝莽草亦藥物也）凡庶蠱之事（庶猶庶氏之庶除蠱又言庶蠱者蠱亦蠹類今閩人畜金蠶之屬多藏於壁柱間是也不言掌者蓋庶氏掌之而翦氏又兼之與）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蜃辰上聲○此序赤犮氏下士一人之職也除牆屋者謂除其蟲物也以下除貍蟲推之此蓋謂不貍之蟲守宮蜈蚣之類與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淳其灰以灑之則死也）凡隙屋除其貍蟲（貍埋同○牆屋之牆隙屋屋之隙貍蟲如蠊蛛之類蛹稚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去上聲蘜菊同○此序蟈氏下士一人之職也齊魯間謂鼃為蟈月令所謂螻蟈也黽耿黽也並去之者鼃黽尤怒鳴聒耳也牡蘜菊不華者無聲謂不鳴也○劉氏曰宗廟之祭祀君臣之齊戒朝廷之會同賓客之燕饗凡禮樂未作以肅靜為敬則喧鳴不可不禁也故設官掌去之之法）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此序壺涿氏下士一人之職也水蟲謂惡蟲若蜮蟞之屬炮土之鼓謂瓦鼓即所謂壺也擊鼓作聲焚石得水亦作聲即所謂涿也二者皆使其聞而驚去也）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橭音沽○神謂妖神如龍罔象之屬牡橭山榆也午猶互也淵為陵甚言淵不為害也○王氏曰山榆為幹縱橫以象齒貫之所謂互貫也沈之水中則水中妖神感其氣而死而淵反為陵矣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道如此夫孰得而測之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戎鹽累卵鰾膠粘分杯壞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雞皮毀金凡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射音石下同○此序庭氏下士一人之職也鳥兼鳥獸而言散文之通稱以下文推之可見夭鳥見硩蔟氏夭獸若夭狐之屬硩蔟氏掌覆巢此又掌射者蓋嚴去惡之義雖覆其巢見仍射之矣或曰二職分掌亦天有祭科也）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大音泰○不見謂聞其聲不見其形若昔有聲如牛之類救日月之弓矢未詳司農謂日月食時所造弓矢也註謂救日食月食之弓矢日食以射太陰月食以射太陽者也又言神者謂其聲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大廟譆譆出出之類大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枉矢即救日之矢分言之皆互文也救日以枉矢則救月蓋以恒矢與○王氏曰弓矢嘗用以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天故以此射之按司弓矢職枉矢利火射薛氏謂枉矢狀如流星飛行有光其救日蓋取以陽勝陰之義也○合解曰聖人治天下本諸道化使鬼神受職民物各得其所而已周禮自冥氏至庭氏乃瑣屑至此何耶古者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凡夫獸蹄鳥跡交於中國魑魅魍魎逢其不若皆不可不屏也神降於莘虢蛇鬭於鄭門鳥鳴於宋社鬼哭於齊闕春秋而下猶有之況古之世乎周公之法猶禹驅蛇龍而放之菹烈山澤而焚之凡以為民也夫除之物用莽草除埋蟲用蜃炭除鼃黽用牡蘜除水蟲用牡橭古未有是法也聖人達萬物之理以為除害之方者蓋如此世儒不務窮理乃謂諸官多可刪是果於非聖人也且儺以逐疫而近於戲然周禮及魯論載之古今行之未有以為非者而獨疑於此哉明齋王氏曰周禮六官皆有育萬物之責天官獸人𩺰人鼈人之屬掌以時田獸不暴天物也地官虞衡之屬掌山林川澤之政令以長蕃鳥獸草木也春官宗伯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大司樂一變至六變而致羽蠃鱗毛介象之物致中和以作動物也夏官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屬則鳥獸之不服者猶驅之而況負固之國乎秋官有冥氏以下十二官凡猛鷙昆蟲與夫抵於鄉奸而為害

（者並加之以誅殛況奸慝禁亂者乎分之則生殺異用其曲成之意則一也非聖人其孰與於斯）

銜枚氏掌司囂（囂嚻同○此序銜枚氏下士二人之職也司察囂讙也）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枚狀如箸橫銜於口以止語也記以無言爲敬師田貴嚴肅故禁且令之也）禁嘂呼嘆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嘂叫同呼去聲○凡聲大而急曰嘂高而緩曰呼嗟而怨曰嘆悲而傷曰嗚四者非正也故繫禁於國中歌哭爲正但禁於行道而已皆恐惑衆也○不仲王氏曰周公之時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至於不幸惸獨無告而路哭一叟嘆天下可相告語民生其間而猶有太息愁嘆之聲其所謂不祥之人也與如是而設禁焉亦可也鄭氏曰秋正義嚴至於庭氏則鬼神無譁縱者至於銜枚氏則軍旅無讙囂者太平之象著矣）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咸讀爲函○此序伊耆氏下士一人之職也伊耆氏始爲蜡以息老物故以名官而本官一以敬老爲職老臣杖於朝祭則以爲斂之以敬神也不去之而弟畜之亦以敬老也若其餘則軍事雖嚴杖必授矣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謀者慎微雖聲息不敢動而責爵尚齒雖趨步不敢忘也）

共王之齒杖（齒杖王賜老者之杖也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賜之以致尊養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朝音潮覜內同比奸閒並去聲○此序大行人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大賓謂五等之諸侯大客謂諸侯之孤卿大夫士禮以本言儀以末言互文也親猶懷也朝宗覲遇會同並見大宗伯圖者審其事之可否比者校其功之高下陳者發其謀之是非慮者合其志之同異發禁謂以九伐之法還畔逆施政謂以邦國之九法布政治此六者皆待大賓之禮也諸侯使大夫來小聘所謂時聘曰問諸侯使卿來大聘所謂殷覜曰視覲見以結其好命政以除其慝此二者皆待大客之儀也閒問謂王閒歲遣使以問諸侯而達其志歸脤謂王祭畢頒胙以賜諸侯而行其福賀慶謂）

（諸侯有喜則以慶賀之而同其喜致禬謂諸侯有災則以財補之而同其憂此四者又因言王命使於諸侯之禮也自閒事至賑亦皆互文以司馬法時會以施政殷同以發禁推之可見蓋時會以發禁爲主亦兼施政殷同以施政爲主亦兼發禁餘皆如之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者公侯伯子男之命有五孤卿大夫士之爵有四其儀凡九也等則必辨爵必有命對舉之亦互文同之言合則其異乃以合其同也此承上申言待賓客之禮以起下文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繅藻同斿旒同樊讀作盤乘去聲軹音止食音嗣積音恣勞去聲下並同○承上言待上公之禮此九儀之一也九寸謂其長也以五采韋爲藻藉其長亦如之九章謂袞冕服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也常猶司常之常九旗之通帛諸侯當交龍爲旂其垂縿之斿自九以下建者建於路車

也馬腹帶曰樊馬鞅曰纓就之言匝也以五采罽爲九匝也貳副也此以上言器服車旗之等皆如其命數也介賓相也禮謂享後儐之禮也三牲備爲一牢不言殺積同勞之牢舉大以該小也朝位謂大門外王侯朝立之位也車軹路車轂末曰軹擯主相也五人主用命數之半也將幣即司儀掌所謂及將幣也享之言獻獻於王若后者凡三王皆束帛加璧后皆束帛加琮庭實惟國所有也禮者享畢以鬱鬯禮賓也王禮后亞祼爲再祼酢酢王也饗以獻酒爲主故九獻食以舉牲爲主故九舉掌客言饗食與腥此不言燕者鄭說謂饗食皆在廟燕則在寢此行禮皆在廟中故不及寢燕也出入猶言去來也積謂路所供牢禮米禾薪芻也問者問無恙也勞者慰勞苦也此以上言擯介朝享禮祭之屬亦以命數爲等也以下文推之大國之孤不交擯則五等侯皆交擯孤於廟中無相則五等侯廟中皆有相不言者省文也餘詳春官司常巾車等職○註曰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之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也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則王立當軫與蕭曰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玉路以下同姓金路異姓象路之屬也秋覲之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不迎賓故金路身於館乘墨車以覲今春朝天子親迎故得乘金路象路之屬也薛氏圖曰凡春朝夏宗侯氏各乘其所受上幣至庫門之外王各以禮交擯迎之若

秋覲冬遇侯氏各乘墨車至廟門外陳擯王不迎也愚按註疏及薛氏所論春朝秋覲車乘擯迎之異禮言皆有據然諸家或謂迎賓於朝後或謂朝於迎賓後旣多矛盾而又皆率謂春朝受贄於朝則因鄭氏不明廟中將幣三享六字之義而遂以爲外也攷賈禮今獨存覲聘二禮其朝禮已亡然覲聘而外今則禮秋官大行人以下諸職及散見於各官與各經者猶皆可攷以經求經春朝所異於秋覲者惟乘路車至大門外及其時當宁以朝擯迎入廟之儀耳至其受贄受享皆在廟中所謂將幣語其受贄三享語其受享也緣以廟中之將幣三享皆謂之享而因率謂贄受於朝於是曲禮之朝覲禮之覲聘禮轉象諸說而三禮皆亂矣夫註以司儀令諸侯之將幣訓爲享而又以諸侯相賓之將幣訓爲贄先已自背矣削疏與薛氏圖之濫外哉今歷以大行人以下攷之其將幣皆爲受贄而聘禮覿幣一展幣三陳幣一凡其言幣皆贄圭及享璧之通稱而以贄圭爲之主聘禮使歸反命於君云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宮某君再拜此謂正行聘禮之時使者襲執圭入致命公當楣再拜也又云以享某君某君再拜此謂行享禮之時使者裼奉束帛加璧享入致命公再拜受幣也聘禮載此兩再拜其爲一受贄一受享亦明矣聘禮於行禮之時則謂受贄爲圭而受享爲幣其於反命之時則謂受贄爲幣而受享爲享此可見其爲省文互文之通例何得以此廟中將幣爲受享而率謂贄則受於朝也況受贄宜於廟不宜於朝歷攷朝儀有與中外臣民詳大疑決大政之朝庫門外之外朝是也有日與其臣視政之朝應門內之治朝是也有退而聽政及與宗人嘉事之朝路門內之燕朝是也此三朝者皆不以朝會諸侯故小司寇朝士射人司士大僕之屬皆不言諸侯朝見或偶在朝則與卿大夫士分序其儀位而已諸侯朝見之禮如秋覲冬遇則朝諸祖廟戶牖之間之扆以受摯享今見於覲禮如春朝夏宗則朝諸外朝門屏間之宁而後擯迎入廟受贄享如覲禮今見於大行人此皆其常也其重且大者如嗣王新立自五等羣服遠於九采四塞皆朝諸南郊之明堂今見於明堂位十二年而時巡朝諸五嶽之明堂今見於職方及孟子或有故而大會同其朝無定所而特爲壇今見於司儀及覲禮記也掌訝職云及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大史職云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蓋廟中將幣之旦掌訝詔王於外朝宁立之前而入告天子以見之畢如司儀令諸侯揖見之儀然後受擯迎入於廟以受其贄享而大史執書以禮詔王也若謂廟中將幣三享六字正爲受享而受贄則於朝則以朝中受贄之正禮何不稱及受摯爲前驅至於朝而反爲朝之受摯言廟之受享乎大史又何以受贄之正禮不詔王而至受享始詔乎以小行人司儀之屬止稱將幣無一稱受贄而無受享以言將幣又言三享而受贄獨略無一言之理而司儀職之將幣今見於大戴禮之

朝中篇又明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賓主降拜則將幣之爲受贄愈明矣且擯見朝位當門屏間之宁則非正朝受贄之處也而詳又於曲禮之當宁以朝率謂朝在內朝而序進以從薛氏又於擯迎後別爲治朝受贄之儀此妙論經無其文即治朝之堂亦豈得謂門屏間之宁乎況以介諸侯之禮例之不啻一致朝見於擯後以諸侯相賓之禮例之又不應擯未入廟而中設一朝考春官司几筵云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繅席次席左右玉几蓋廟中受贄享之儀如此若宁則門屏之間而已無所設不見於司几筵明非黼依比也夏官道僕掌象路以朝以其燕朝以行道故象路謂之道車其齊僕掌金路以賓以其見賓如承祭故金路謂之齊車齊禮之車若僕皆名齊不名道則朝宗覲遇之儀其受贄受享皆於廟而不於朝又明也然則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之文何也曰是當以三禮之世次攷其源流得失也先聖之儀禮周禮經也漢儒之記傳也記文去聖遠多異詞如曲禮猶內稱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今周禮自大宰而下無一列於天官註疏以爲殷禮也東面西面之文彷彿於明堂位而文小異其不可以此證春朝夏宗之禮也明矣學者不以經求經而妄以臆評釋可乎愚懼二禮之亦亂故不辭僭而歷辨之如此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

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信申同○又言待諸侯諸伯之禮此九儀之二之三也七章謂鷩冕服自華蟲以下凡七也前疾者轅前胡下垂也一祼者后不祼也）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又言待諸子諸男之禮此九儀之四之五也五章謂毳冕服自宗彝以下凡五也衡者車前橫木也○陳用王氏曰九十步擯者五人七十步擯者四人五十步擯者三人於勞者行而機舉者遂而畢也一祼不酢則有禮而無報若不當爲故也）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

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相去聲下同○又音符孤反鄉大夫士之禮此九儀之六至九也大國之孤與命上公之國之孤是也皮謂豹皮也孤行正聘執瑑圭八寸既聘乃自執束帛豹皮爲禮也繼者次其後也不交擯謂不使介傳辭而親對於王者也無相者介皆入門內向而立不前相禮也酒謂齊酒明不用醴也凡卿各下其君二等者君公之卿以七侯伯之卿以五子男之卿以三也不以與命之命數者以嫌君也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下其卿士下其大夫各以等爲差也○疏曰諸朝其儀眡小國之君是大國之孤以五爲節也而諸卿各下其君二等是大國之卿七次國之卿五小國之卿三也不嫌大國孤五而卿七何也曰卿奉君命則七介者爲君也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義可參也士無介與步數而云其等亦如之者謂牢禮之數也）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見音現職內同要平聲摯贄同○蕃服與職方氏九服文小異職方氏之蠻服此名爲要服變文也其夷服鎮服蕃服此總名爲蕃國統稱也諸貢見大宰九貢但此無幣斿物三貢耳摯則惟以國產貴重者爲之若越裳白雉肅愼楛矢是也此因言九服朝貢之節也○疏曰九州之外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常惟嗣王即位及其國父死子立乃一來朝所貴爲贄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也所貴寶者周書王會備矣鄭鍔曰先儒謂大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爲歲之常貢此六服之貢爲因朝之貢與彼別也余以爲先王之制貢無異法也顧讀經者不深考耳此行人見與貢自是二事非聯之也侯服歲一見也其常貢則祀物甸服二歲一見也其常貢則嬪物他服放此安可以爲來朝因有貢乎侯貢祀甸貢嬪之屬亦以內外遠近爲之緩急輕重也黃氏曰九服已見職方此又見朝節貢物者於此遂禮則相不王則誅

六官所以介治也三山林氏曰側六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內以共嬪婦之物使甸服貢之則內先外後之貢也愚按鄭氏謬之說足正舊說然誤所以有此誤者蓋以本職貢物與朝見連言而蕃國亦爲世見時之贄故誤以爲因朝之貢而別於小行人春入之常貢也愚向未見爲之說已力辨其誤今并詳錄於左夫蕃國無常貢而畢其贄猶瑞之意非貢之類也若祀嬪以下六貢雖見於大宰所不具者三而已豈有貢之有常者令其入此而無常者又令其入此之理哉朝之時有四方之幣與其獻今見於大宰內府并小行人諸職幣有六謂其常幣覲禮云三享皆束帛加璧是也獻則特獻而無常之稱覲禮云庭實惟國所有是也夫謂之惟國所有則朝之時無常貢明矣故知此六者即小行人春入之常貢而非因朝之謂也然則六者既爲常貢獨祀大宰少幣斿物三者何也此正聖人之德之至也幣貢獻類貢服貢爲貢而斿貢物貢祀器材貨之屬尤難此三者蓋六服於朝見之幣或蕃國於摯見一及之而已不爲常制以勤侯也皆必以此六貢爲因朝之貢而大宰九貢爲小行人春入之常貢則不識六者之外其幣斿物三貢將又以何服乎既不可於蕃國之三服令以爲常貢而以分令六服義尤難通故愚嘗辨其宰也此義不明而禮器之大享郊特牲之旅幣禮器亦多誤三禮亦皆亂矣分貢之義鄭林諸說近之或乃以爲貢州無定產而周官服有定物爲疑則此六者皆非不恆有之物乃職方氏所謂施貢各以其所有者何嫌於其有定也而疑之哉）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省星上聲屬音燭○存問覜視省察也已問之又視之又察之此三者所謂間問者王遣使諭其志而已無他事也屬猶合也告也象胥卽行人之屬其職傳王之諭說協言之辭瞽謂樂師其職掌五音之和史謂外史其職同六書之名此三者皆官有專職而大行人因間問而令行之也六瑞六節見下節牢禮見掌客數器見合方氏法則謂八則達通成平也此數者爲王將巡狩殷國而因以經中同也以此齊之且亦間問之意也殷之言衆王巡守殷國所謂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也若不巡守殷國而殷國則所謂殷同也爲巡守與殷同之二禮殊失名義且考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是乃衆朝曰同之禮又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是乃天子適諸侯以巡狩之禮而巡狩殷國四字其爲

（專指巡守無可疑者乃以職方之字誤而誤分四字爲二禮因使各職之誤誤也可乎此特言天子撫諸侯之制也）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賓劉氏作擯〇王事謂朝宗覲遇凡朝王之事若今諸侯爲會同則司儀掌之也位謂朝立之位等謂服物之等禮謂揖讓之禮擯猶相也大宗伯爲上相此次相也大事謂喪災之屬凡告事亦以幣將敬聘禮卿有言則以束帛是也聽者審聽以告於王也此申言王待賓客之儀也）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邦交謂交好國也小聘曰問每年使大夫一聘不享也殷謂中也久無事三年使卿一聘且享也世謂嗣世也古即位親相朝也此因言諸侯相親之制也〇疏曰諸侯邦交謂同方岳者相交也一往一來爲交大國聘於小國小國朝於大國敵國則當自相往來司儀諸公以下皆言相爲賓是也至春秋有越方岳相聘者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非正法也王先生曰春秋時晉叔向謂間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也而鄭子大叔則以爲五歲一朝蓋秦火未作而周之典籍猶諸侯皆以爲不便而去之耳叔向爲晉之則欲諸侯朝數之數子太叔爲鄭地則欲諸侯朝數之疏法周遠

遠矣東萊呂氏曰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夫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先王之馭諸侯使相交以修其好相敬以全其交多爲升降之文酬酢之節以養其德意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從而作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兵所以不用而天下平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使去聲下同〇此序小行人下大夫四人之職也禮籍謂禮節降殺之書也此通言賓若客也使者謂邦國使其卿大夫入貢與使之獻其功也此言客也〇詳曰貢者六服所貢功則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者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也劉氏曰春入貢者謂天子所食列國之貢冬成而收之春而入也秋獻功者當事於春而比功於秋也）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勞並去聲〇入王猶朝覲之來至郵上職所稱王事也眡館猶下職致館眡者視館之可否致者致使有之也叢勞小行人親爲之若大行人之郊勞卿之致館宰之將幣則小行人皆爲其承擯也此言賓也）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大客疏謂要服以內之使小客謂蕃國之使其受幣聽辭猶大行人於大事也此又言客也）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使如字朝音潮〇上言臨事之待以禮此以下言將事之協以禮也適往協合也疏曰此以下皆使適四方之事也朝覲以下六者諸侯親朝於天子此卽賓之禮稱君者謂君侯也存頫省三者天子使撫其諸侯聘問二者諸侯使聘於天子此皆客之禮稱臣者謂使臣也必使往協之者取必彼此相合和而後可行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達卽大行人達瑞節之達疏曰亦使適四方齎法式以等齊之也以金若竹猶漢之銅虎符竹使符地官掌節本王朝言之此自侯國言之也不言掌節諸守節及貨賄用璽節者與行人無與也都鄙獨用管節者其爵降也）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

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瑱鎮同信申同〇六瑞卽大宗伯以六瑞等邦國是也成平也用猶執也疏曰此亦使適四方之事首擧瑱圭因言之也六瑞掌之典瑞諸侯受命已得之小行人直平卽得失而已不令別作法式以齊也）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好去聲〇六幣通謂朝聘享獻之幣也合之言配也銳首曰圭半圭曰璋璧圜而中虛琮方而八面虎形曰琥半璧曰璜皮謂虎豹之皮帛者繒之通名木白色後加采色亦名帛錦者織之別名木五色後雜數色亦名錦刺五色謂之繡黑白間謂之黼六物卽六幣王氏曰以將成謂之好以因事謂之故合六物以享者獻所以和而無乖也〇疏曰此亦小行人適四方協合之也圭以馬璋以皮木非幣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爲幣也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聘禮云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覲禮云侯氏用璧琮諸文明五等諸侯享王若后及其相享皆用璧琮也玉人言九寸者據上公而言不言享后省設也玉人言琮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諸侯用璋亦八寸皆以於享王一寸也黃氏曰註疏家引聘禮諸侯相享以璧享夫人以琮又引覲禮諸侯享天子束帛加璧皆有據但其餘則爲牽合如所謂二王後享王用圭璋其與諸侯相享乃退用璧琮子男享王

（用璧琮其與諸侯相享則退用琥璜皆以信也易氏曰謂二王之後享王用圭璋諸侯則享用璧琮則典瑞言瑑圭璋璧琮以頫聘諸侯國得而通用之非止二王後矣又謂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則聘享之禮未有專言琥璜者禮器云琥璜爵又非子男所專用以爲享者也經無明文可臆揣乎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爲門關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聘之信乃合六幣以致享獻之誠然後禮樂行燕享畢諸侯之和好出也愚按六瑞六幣所用通王侯而侯朝享於王爲大王問享於侯次之今言和諸侯之好故不言天子者不敢以和加於天子且不敢匹至尊也註稱六幣所用賈氏易氏之說愼矣今歷以三禮考之王侯享禮以璧帛琮錦爲正覲禮享王皆束帛加璧聘禮享侯束帛加璧享夫人玄纁加琮是也其圭以馬璋以皮之屬覲聘二禮皆無成文可考此有或言馬或言皮之文今考覲禮兩言馬不及皮一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又一云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蓋覲享圭用馬則言馬也又考聘禮八言皮而兩及馬其始受幣云加束帛玄纁於皮上馬則爲幣其前註謂聘享圭用皮或時用馬也其享時又云庭實皮則攝之入設也又云賓升致命張皮又云士受皮者坐攝皮又云公授宰幣皮此卽所謂圭用皮也記又云皮馬相間可也註謂間爲代君子不以所無爲禮二者可以相代也此卽所謂或時用馬也由是觀之凡享庭實旅百以馬若皮先之而所謂圭以馬

璋以皮之正文未之見也惟記禮器篇有圭璋特琥璜爵之文圭璋在六幣配以馬若皮而註稱馬若皮不升堂故圭璋謂之特達此乃圭以馬璋以皮之證而記亦未指爲享幣也然則周官與禮經圭璋之文果何耶今禮究其義蓋六幣乃朝聘享獻之總稱分言之則正行朝聘之圭璋爲瑞信繼行享之璧琮爲享幣統言之皆爲幣故儀禮於執圭行聘曰某君受幣於某宮則聘圭璋亦謂之幣初非以圭璋爲享幣也皮馬本與朝聘之圭璋合而爲幣緣皮馬不升堂而圭璋特達故皮馬遂爲享幣先而註不明此義誤以聘圭璋爲享幣又見儀禮諸侯享王與其相享無圭璋行享之禮也則遂臆揣爲二王後享王之禮耳其解琥璜之誤亦然王之饗侯與侯之相饗皆以幣將觴而以琥璜將幣故謂之琥璜爵其非子男享諸侯所用又明矣註亦誤以爲享幣而儀禮又無其文故又臆揣爲子男之享諸侯也三禮多逆而其可考者如此故謹據而明之）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槁當作犒誤文也○國謂諸侯之國郝氏曰勞事曰犒助用曰禬通稱曰慶加物曰賀哭死曰哀悲生曰弔五物卽賻補以下事故卽札喪以下○疏曰

大宗伯凶禮有五此喪禮荒禮弔禮禬禮皆具焉無恤禮哀寇亂者於師役犒禬中兼之也嘉禮有六此惟見慶賀一者其飲食冠昏賓射饗燕之法皆當國自行非是相交通之物故也王氏曰先王於諸侯分土以守分民而治尺地莫非土一民莫非民也故雖有內外而休戚若一此賻補諸禮所以掌於小行人也）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樂音洛○猶註謂國也利害將興除之逆順將廢讓之悖逆以下將討正之札喪以下將寬恤之康樂以下將褒嘉之故書之也五者各一書卽所謂辨異也反復故事也○疏曰此總陳使適四方所採各各條錄爲書以報上也首一條善惡俱有故利害順逆並言之悖逆一條專陳其奸宄札喪一條專陳其凶禍康樂一條專陳其安泰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王氏曰四方之遠事物之變非巡行不能徧究也先王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令小行人以此五物者爲書反命以周知天下之故可謂知要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相去聲○此序司儀上中士二十有四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傳命謂之擯贊禮謂之相擯相同實異各各有其儀容辭令揖讓之禮節而司儀主詔之也賓客該王侯卿大夫凡朝聘之屬下文言諸侯會同於王及其相爲賓客之禮而不言朝宗覲遇類聘於王者大小行人職互見也）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以下首言王合諸侯之禮也合會也成重也將會諸侯以命事則立壇於國外凡三重其外壝土爲宮四旁各爲一門覲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此言未朝前之營位也○王氏詳說曰古者天子巡守諸侯入朝皆爲壇其上加方明焉祀之爲盟尸也覲禮記爲壇各因其方又大戴禮朝事之儀天子帥諸侯朝日於東郊退而朝諸侯是朝覲皆有壇也此合諸侯爲壇乃大會同之禮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巡守壇亦如之但朝會壇於國門之外巡狩壇於方嶽之下耳）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鄉去聲○揖者定其位也覲禮諸侯上介各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如明堂之位王乃揖而定之也下手揖曰土揖不下手揖曰時揖舉手揖曰天揖同姓王之宗室異姓王之婣親庶姓則泛言衆姓而已此言將朝時之辨儀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擯者王既揖而設擯以升諸侯即覲禮記四傳擯也等謂成之等也見以土時天之三揖以俟親而擯以上中下之三等以俟爵也將幣謂諸侯既見而進璧帛覲禮記奠圭於繅上也公於上等不言享者舉大以包小也大戴禮朝事篇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贄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本國地重物而獻之則臣職也舉此推之則將幣為受贄而註誤以為受享益見矣禮即其王禮職辭也自擯見而將幣而覲禮凡皆以爵等差之也此正言朝將之辨儀也王）燕則諸侯毛（燕毛猶言序齒朝尚爵燕尚年也此又言飫朝後之辨儀也）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積音恣勞去聲下並同○此以下備言諸公相為賓之禮也相為賓者謂敵體相朝也宿則有積館則有問皆使大夫致之行則有勞皆使卿致之賓三辭示謙也不言登受於庭也旅陳也賓介九人使擯三人直陳擯不傳詞尊賓也此以上統言儐問也再勞謂始勞在竟次勞在遠郊也三揖辭且揖也受勞在堂故言登勞禮重於儐問故又拜送使也至郊主親勞明再勞皆代主也介九人擯五人交相傳辭是為交擯明敵也賓三三辭乃乘車出迎若遠欵然既見則下車拜謝主君之辱又三揖三辭乃拜受也既去賓又車送主君還辭者三賓乃再拜以送此以上備言勞也亦如之者承郊勞而言也致館主親致如郊勞之禮其致飧小禮則大夫致如致積之禮此以上約言致館致飧也）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受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相去聲下同受俗誤作授從鄭註定作受賓從註讀作儐辟避同食音嗣下並同○將幣指授幣而言也偏言之瑞為贄幣為享專言之則瑞贄為正幣餘幣特以享而已詳見大小行人各職及本職第四節交通也逆迎也賓車至大門主交擯以迎賓三辭逆而主車出迎拜賓之辱然後賓車前進而答拜也止之言猶後也主賓在大門相去九十步主三揖賓前入而賓三讓自入大門東至五廟諸宮之門以次入祖廟之門凡三入門每止其一相也蓋君入門介皆相隨但兩君相親相稍絕行在後若止者然及祖廟惟上相入詔禮而其餘蓋俟人矣受幣謂主也賓與主揖讓登階主拜受幣於阼階而賓拜送幣於西階也每事如聘禮享及君有言之屬上於下曰醴敵者曰儐謂以幣享主君及以幣有言及以酬儐賓皆如其拜受拜送也告辟即投壺盤旋曰辟之辟也謂賓出而主以車出送主再拜請客就車每次請則車一進若遠送然而賓則每次一還一辭且避其拜也此以上析言之為將幣為享為若有言為儐統言之皆為將幣之儀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饔謂熟餼謂生也還圭謂賓進圭為贄而主於將畢還之也饗謂饗禮九獻食謂食禮九舉致贈者贈以財郊送者送至郊也此以上饗與食主皆迎賓於廟其餘則就賓於館而主為賓賓為主矣故其儀皆如將幣之交擯辭讓而入出也以聘禮推之饗食之後乃還圭還圭之後又當賄賓以大行人賓出入及下文國客行推之郊送之時又復當致積蓋其儀不如將幣故文不及與）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拜饔餼拜饗與食謂賓將去而至朝拜謝此禮也此言賓之拜禮有二也繼猶答也謂主君郊勞致館致饔餼還圭致贈郊送之屬賓儐主以玉帛皮馬亦如主之禮賓也此言賓繼主君之禮皆備也）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此例言侯伯子男相為賓之禮也侯伯以下雖各視命數為等若其儀則與諸公同也）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賓讀儐○此以下備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之禮也相為國客者君敵體而其臣代聘也止言三積降於君之五積且三問止言三辭拜受亦降於旅擯也止言大夫郊勞旅擯降於君之三勞且親郊勞而交擯又言登聽命下拜登受更降於君之三揖三辭拜受矣使勞賓用束帛賓儐使用束錦其儀如勞賓之拜受而及退拜送又降於君之車送三還也致館之儀亦如郊勞之使大夫而不親致而其飧又殺之而不使大夫致凡皆降矣）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

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將幣旅擯降於階之交擯其主拜逆而客避亦降於階之陣避拜辱而答拜也言三揖不言三讓及言三讓不言三揖皆省文入廟之時臣相不入惟君相入降於君之一相入其主拜而客必三避授幣而客即下出皆降於君之交相拜也如初者如其拜答趨辟也禮者主君以醴禮之不用鬯也私面而對亚將而言將幣所謂客奉束帛請覿也私獻對享禮而言所謂客奉獻將命也凡其拜答趨辟之儀各皆從降而乎此始覿問勞亦降甚矣如勞者如其擯辭登受也加將幣爲如初也○疏曰聘禮見於君謂之覿見於卿謂之面許乃以私面爲私覿者彼文兩見則私覿據君私面據卿此文不見有私覿直言私面明此私面乃主於君也註又云聘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使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凡此未知鄭君所出何書或曰是孔子聘問之詞也）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朝音潮○君館客者客將去就館省之也客避介受命者客不敢當也遂送者遂拜以送客不更郊送也客從拜辱矣又拜禮賜者所謂三拜乘禽於朝也明拜饔餼拜饗食而外雖小無不識矣言禮不言賜蓋省文）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此例言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國客之禮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卽大行人卿禮各下其君二等其大夫士亦如之是也）凡賓客送逆同禮（送逆註謂郊勞郊送之屬王氏曰來則逆之而有問勞去則送之而有贈送非始勤而終怠也）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爲去聲○幣稱其邦謂享幣庭實之屬各視其國之大小以爲隆殺幣爲其禮謂聘問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如覿幣之類各以來幣之隆殺爲隆殺也）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朝夕猶言東西主客猶言南北也註曰謂擯相傳詞時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面邪偝南向之而已疏曰不正其主面則亦不背客謂其隨機旋轉不常厥處也○王氏曰邦國之君臣相爲賓客先王設官問勞贈送物爲之數拜揖辭受事爲之節此邦國所以相親也觀春秋時一言不闕一揖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使行官之法豈有是哉後廢王

氏曰先王之儀制惟周文質兼備故九儀布在六典大宰馭貴富以爵祿小宰聽祿位以禮命大司徒以儀辨等大司馬正儀辨位而其命秩則掌於春官儀章則掌於秋官者蓋出爵賜命藹然如春以昭王仁序爵秋禮肅然如秋以寓嚴憲與大儀之別雖九而儀之總不過五約之則三而已典命諸侯有五儀亦只有五命而孟子王制爵皆五等此即武成之列爵惟九也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首叙上公而叙諸伯如諸侯叙諸男如叙子司儀贊見亦爲增三成擯三等此即武成之分土惟三也以九爲數故詳而推參以三爲等故簡而易明後世班爵去籍而益蕩然矣晉聘習儀君子不謂之知禮趙簡子問儀太叔力辯其非禮其有以也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傳去聲○此序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之職也傳遽也遽謂遽令猶今乘傳騎驛也媺福慶惡凶喪也無禮疏謂無擯介而單行也朱氏謂瑣事輕儀所不載也按二說不同朱氏爲合）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使難並去聲○其使謂行夫爲使也難之言阻謂關梁阻塞禁夜禁之屬早暮必達以有旌節且達令也）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

事焉（句）使則介之（焉故書作夷司農讀夷使爲句註作夷發聲按文義焉如字連上爲句故書誤也使去聲○勞辱猶司隸所謂煩辱介者謂行人爲使而爲之介也出入皆贊行人以勤敏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此序環人中士四人之職也通賓客註謂以事往來相通者疏謂朝覲會同之屬也路節即旌節也）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館謂侯館令聚欜者令野廬氏也任器賓客任用之器又令環之者因其備而爲之備也）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幾譏同○無譏以其持路節也及疆謂及王畿之界若他官送逆賓客或近郊或遠郊有不及疆者也按環人取圍環保護之義故名環人而夏官環人軍旅爲重秋官環人賓客爲重其義皆一也或乃謂有任器則環疑其或如楚人衷甲荀息假道之屬也夫聖人以萬物得所爲已責曾設官待賓而爲是猜忌者哉觀前後皆以送逆爲言蓋爲之備而自備者不待言耳）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使去聲○此序象胥每翟上中下士十一人之屬也蠻夷以下卽職方氏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所謂蕃國也國使註謂諸

（國從於王也諭開諭說辭說也謂蕃國使至而掌其禮且以王言傳諭令和親而不賜也一謂王命使於蕃國也其職掌於蕃國爲使而又於凡王言諭使和親也按二說不同後說爲正小行人掌使四方以和諸侯而象胥掌使四寨以親諸蕃耳餘詳下文）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賓相之賓讀爲擯相去聲下同○入賓所謂蕃國世一見也協其禮猶大小行人之協禮協其辭言亦猶大行人之協辭命但彼以諸侯言此以蕃國言也大行人賓相諸侯故此亦賓相蕃國矣）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國客註謂通指諸侯之使也劉氏謂專指蕃國之客也按小行人大客則擯故此於小客詔相而賓禮之王不仲謂象胥掌蕃國劉說爲合也註誤以首節國使爲蕃國之使因以此節國客爲凡諸侯之使均失之矣）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凡作事通謂王有事於蕃國而作諸侯卿大夫之屬以事之也王之大事謂王征討其國大事以下如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之屬諸侯執其大事卿以下遞執其次事言卿上該公孤言上士

下包中下士也○明齋王氏曰自彼言曰終王自此言曰入賓亦不臣之意也蕃國之人其拜揖進退與夫言語辭命皆不同於中國故象胥爲之和協其禮與辭使此不失禮而彼得以少進乎禮大行人九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凡列國之語言文字皆當正於象胥此不言者文互見也愚按先王之於四夷也不貪其無用之地不貴其難得之貨其朝貢也接之以禮待之以誠如是而已而尚不無有事於軍旅者其或寇邊方之地則逐出之又或侵內附之國則聲援以遏之耳豈必窮追極討耗衰民人如漢武以下之所爲哉詩云薄伐獫狁至於大原此周公之法與）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此序掌客上下士大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牢禮以下猶天官宰夫言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陳數也等數謂辨其分政治謂理其事）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長上聲○諸侯通謂五等諸侯其長謂九命作伯也十二牢十二獻其禮未詳註且享諸侯而用王禮十有二牢之數者邦畜在是兼享之莫適用也疏曰合諸侯故用十二牢若單享一國則單用太牢也愚謂通言享諸侯蓋二王後亦在其中矣庶具謂庶羞之具百物極言之也十二牢十二獻之屬以寵伯長獻公侯以下亦各如其命數耳此先言時會殷同饗禮之等數也）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守去聲○巡守殷國說見職方大行人眡比音皆也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爲上公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命爲侯伯故各視之下放此此特言巡守膳獻之等數也○王氏曰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皆貢之也諸侯之待王臣令百牲皆具衆美之也蓋待王只多則爲褻待百官以少則爲簡以少爲貴者內心也以多爲貴者外心也故禮器云先王之制禮不可寡不可多惟其稱也愚按郊特牲云王合諸侯而享禮則是王之享侯不可謂侯享王而明齋王氏謂王合諸侯飾此諸侯至王國而享天子王巡守殷國飾此下適諸侯而諸侯享天子也夫天王適侯而侯享王可也猶帝亦饗帝之義也侯朝王而抗禮享王不可也猶郊特牲大夫饗君爲非禮之義也郊特牲云適侯侯膳用犢侯適王王賜之禮大牢貴誠也其義瞭然不可亂矣凡諸侯之禮以下四節或謂爲下待諸侯仍無害然以夫人致禮句推之天子曰后諸侯曰夫人其爲諸侯之相饗又待言乎其言諸侯相待之禮而不

言王待諸侯之禮疏謂其禮亦畧同諸侯自相待可知蓋王之待諸侯畧見於大行人而掌客職不言者司儀職言合諸侯及諸侯相賓而不言朝宗覲遇於王皆互見之義也學者詳之）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句）牽（句）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積音恣四十二註定爲三十八盞古文三四皆積畫而二八字或傾

（飼皆誤文也。脡，書誤作牲，註從下節定作脡。竟，下作單，皆誤，註從下節刪東字。鐵音史，秅音妬，乘去聲，大牢音泰，食並音嗣，見音現。職內同。○此以下言諸侯相朝，主國待之之等數，而此先言其待上公也。積謂殽飱饔餼，並見大行人職。眡者，每一積之牢禮視一飱也。牽謂生牢而牽陳也。言牽者，明其無飪肉腥肉之屬也。脯加鐵桂曰脩，言皆脩，明脩以外不具也。群介行人宰史四者，皆從行之臣，皆有牢。丁氏謂禾積而言也。此言始至與其將去積問之禮也。飱五牢，不言禾，謂死牢也。食謂庶羞也。簠盛稻粱，豆盛菹醢，鉶盛羹，壺盛酒，簋盛黍稷。牲謂飪肉，脡謂腥肉。凡公侯伯子男，飪肉一牢，餘四牢皆腥肉也。陳，列也。此言既館致飱之禮也。飱小禮，故牢少；饔餼大禮，故牢多。死牢如飱之陳，謂飪肉腥肉之陳也。筥，竹器，受五斗。其米貴者所食，車米賤者所食。每牢十車，生牢四，則米四十車。死牢五，則禾五十車。十籔曰秉，十秉曰秅。倍禾則薪芻百車也。積飱亦有米禾薪芻，不言，蓋省文與。此言既朝致饔餼之禮也。乘禽謂雉鴈及鳧鶩之屬，乘行者也。殷，中也。牢禮之外日致禽，中又致膳及於饋焉，示念賓也。此言正禮外之加禮也。饗食於廟，燕於寢。酌謂酌獻也。若有故不行饗食，而酌獻，則以饗之酬幣、食之侑幣致而歸之也。此言正禮中之燕飲也。凡介之屬皆有飱饔餼，其上介有禽獻。此皆禮君以及臣也。夫人以壺豆籩大牢佐其君，而卿亦以羞與大牢佐其主。此又言內外上下無不盡禮於賓也。

○註曰：積皆視飱牽，謂所共如飱之數，而牢用生牽，則無鉶肉及簠簋之實也。積問皆客未至國之禮，飱客始至致小禮也。食之庶羞，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皆陳於楹外，東西凡四列。簠之稻粱，公十，堂上六，東西夾各二；侯伯八，堂上四，西東夾各二；子男六，堂上二，西東夾各二。豆之菹醢，公四十，堂上十六，西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堂上十二，西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堂上十二，西東夾各六。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蓋堂上之數也。鉶之羹，公四十二，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差也，以侯伯子男推之，公鉶宜爲三十八，堂上十八，西東夾各十；侯伯二十八，堂上十二，西東夾各八；子男十八，堂上十，西東夾各四。壺之酒，設於堂夾，如豆之數。牲謂飪肉，公侯伯子男皆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凡十有二，皆設於西階前。簋謂黍稷，公侯伯子男皆十有二，設於堂上八，西東夾各二。腥謂腥肉，公腥四牢，每牢九鼎，凡三十六鼎；侯伯腥三牢，凡二十七鼎；子男腥二牢，凡十八鼎，皆設於阼階前。此以上皆饔門內之實也。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積牢以生，飱牢以熟以腥，饔餼兼飱積，有生有腥有熟。死牢如飱之陳，飪一牢在西，餘腥四牢在東，牛牢陳於門西，筥米積陳於中庭，十爲列，醯醢夾碑，從陳，醯在碑東，醢在碑西。芻亦如之。此以上皆饔餼門內之實也。米禾薪米車也，芻薪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

（禾稾實並刈者也。聘禮記：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秉也。禾之秉筥，字同數異，其筥讀爲棟梠之梠。米禾二者皆橫陳於門外，米在門東，禾在門西。凡此門外之實，積問殽饔餼，其禮有同有異。若門外之實，積問殽饔餼，其數略同也。王氏曰：上公致積，則有飱牽問禮，皆而至，故加以脩。此群介行人宰史，有牢也。侯伯子男則不言者，以上公爵命殊，禮亦殊也。王氏曰：先王之於祭祀，致愛與敬，承賓亦如之。方其祭也，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爲祭服，王裸而后亞裸，王獻而后亞獻，而終以諸臣之所酢也。及其承賓也，亦王裸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夫人致飲，而終以卿皆見而燕之也。致愛與敬，可謂至矣。愚按：註說詳盡，約儀禮之聘禮言之也。但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本承積而言，註乃疑問君侯以脩，臣反以牢，而謂其有誤，則誤矣。故今刪之，而存王氏之說。）伯四積，皆眡飱牽，再問皆脩，飱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飱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再饗，再食，再

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再饗，舊誤作三饗，鄭註引覲禮記定作再饗。○此次言待侯伯也。侯伯並降於上公，故積數及牢食簠豆壺之數並減五之一，問及饗食燕之數減三之一，腥鼎減四之一，筥甕各減六之一，其鉶數侯伯以下遞減以十。餼牢及米禾各如其命數，惟鼎簋之數侯伯以下並無減耳。夫人壺豆籩之屬同，而無食之大牢，卿膳自大牢而特牛，皆從減也。餘見上。）子男三積，皆眡飱牽，壹問以脩，飱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腥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飱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

膳眂致饔親見卿皆膳特牛（此次言待子男也子男又降於侯伯故積及牛食豆登又減侯伯四之一問及饗食燕又減二之一腥則又減三之一饔餼又各減五之一而夫人壺豆籩則又減而六也卿於小國之賤有不造館見者必親見乃致膳叅亦減之意與）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此一節又言卿大夫士來聘而主國待之等數也大聘曰聘則卿爲使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小聘曰問則大夫爲使士爲介介之禮謂諸侯之介之禮即上文凡介以下是也）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殺去聲○國新謂新建也凶荒歲不登也札謂疫癘烖謂兵寇水火郭外曰野境外曰外謂師役在行或變故出亡也此皆言禮因主國而變也）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稍去聲○用謂喪具之用聘禮主人歸禮幣必以用是也有喪謂親喪若君喪也牲禮之爲以自奉而芻稍以給人馬故唯芻稍之受饗食必君臣行禮若牲禮則遣致之而已故又不受饗食而受牲禮也此則言禮因賓使及主國而變也○黄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食而弗愛豕

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未至也致積如至也致飱既朝享也致饔餼問勞送逆致其勤辭受拜揖致其讓先饗而後食燕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謂恭儉也業無算以取歡爵無算以取醉示慇懃也取脯以降奏陔而去貴貴之敬行老老之教寓賢賢之敬著諸侯心平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是其待之有道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此序掌訝中士八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等即九儀之等其禮繁小行人掌之此又掌以待事而治其治也）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委積爲並去聲朝音潮○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謂訝士令則令野廬氏也委謂委積之處致者以王命致之也舍即館也待事於客者賓有事客傳之而訝治之也朝外朝也位次位也復者告於王也亦如之者如其前驅也將幣在廟中由廟而後入廟其職訝至於朝而至廟則自有擯相也）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訝訝謂即掌訝也凡賓客所欲治如貢賦政事之屬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也[illegible]王氏曰訝士也訝士職四方有治於士者造焉而掌訝令之也○愚按文義令訝當爲令掌訝非掌訝令訝士也況上文之士既釋爲訝士則此又安得於訝而釋之爲訝士哉）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從道並去聲○從者謂介以下人謂胥徒也道行曰道凡出賓館及歸而送之出竟音使境其行也）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相去聲○卿有大夫訝以下見聘禮記但聘禮乃聘於侯國之禮其大夫士職乘掌訝此朝聘於王則掌訝之外又有卿大夫士也士訝不言爵蓋庶人在官者與或曰亦以上中下士遞爲次也凡訝者即卿大夫士也賓客至而往門聘禮記賓即館訝將公命也掌訝是專官卿大夫士是特使故因言之待事於客以事物言詔相其事以禮節言掌其治令即上文所謂令訝訝治之及訝士所謂有治則贊之者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好惡

並去聲辟避同說悅同○此序掌交中士八人之職也節以爲信幣以爲禮萬民所聚謂都邑也德意者德發而爲意志慮者志動而爲慮道言和協達通說好也以宣道於諸侯萬民使知王所好而行之王所惡而避之此以宣上命也因是諸侯所好者無不協萬民所說者無不通此以道下情也）舉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舉行也通事謂上下相通之事聘之屬也諭曉也九稅者九職之稅九禮者九儀之禮九牧者九州之牧九禁者九法之禁九戎者九伐之戎舉通事以結交好此以通下情而因以諭諸侯萬民即以宣上命也○臨川王氏曰諭九稅使知任土九禮使知和敬九牧使知率屬九禁使知避罰九戎使知免兵於無事之時使人好邦國而諭之其消萌多矣不知出此而徒恃威譴征伐則非所謂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也平仲王氏曰禮莫交職使咸知王之好惡避行之而知王之當慎也好惡在深宮而侯職之貞褻民俗之汚隆見於此好聲色則聲色進好土木則土木進好神仙則神仙進好財賄則財賄進好惡亦可危也又或隱其好惡上下相遺而三代之治不可追矣）

掌察（此序掌察中士三十有　人之職而今闕也○薛曰掌督察邦國之事也仲實鄭氏曰四方侯國來朝察之以防奸惡也）

掌貨賄（此序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之職而今闕也○疏曰掌邦國所致貨賄也鄭氏曰掌邦國交通貨賄者所謂朝聘有時其幣帛往來有數若非時以貨賄私相交通者王法所禁也恐按如疏說則天官九貢之貨賄及四方幣獻諸良貨賄皆此掌收之以入內府而以秋官嚴肅之義臨之也若如鄭說蓋從上職之意爲言而一以糾治其奸宄一以杜遏其他道與然官名掌貨賄不名禁貨賄義恐未然不如疏說爲安耳）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此序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之職而先鄭與之也序官每國之國謂都家也本職諸國皆謂王國也其國有文書待理於王國者朝大夫掌之）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朝音潮下同長上聲○所作謂事所遣謂故所正謂政所使謂令國之事故都家之君長所當知故朝大夫日聽審於朝而告之至其有政令又其所當行者故國令朝大夫以轉令之也此以國達之都家也）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因猶從也都家事有待聽於國者因其聽而後聽之唯大事非其得主故弗因也治有不及者謂壅塞而不及於非也有司謂都家司馬也此以都家達之國也○王氏曰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之達也若在軍旅則朝大夫弗與焉都家司馬弗達故也先王制朝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以達於王國使王國之事故政令以告於都家則下事無不上聞上政無不下達又安有壅遏蔽塞之患哉）

都則（此序都則中下士三人之職而今闕也餘見序官）

都士（此序都士中下士六人之職而今闕也）

家士（此序家士中下士六人之職而今闕也○按二職註謂都家之士主治都家之獄訟以告方士也其義最明而明儒王氏乃謂方士掌都家之獄既不得復設都士家士以掌之攷方士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蓋即縣師所辨人民田萊六畜車輦與凡賦貢之職而都士家士司之方士修而省之也其說則與註義相背矣夫方士職既云以時修縣法歲終則省而誅賞又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所謂上之治初不專縣法而言也且六官分職都家宗人主禮都家司馬主政都家士主刑若所謂以時修其縣法歲終則省而誅賞者其義係乎誅賞不係乎修其法也況本官凡稱士者皆理官之名而所上治之治亦猶訝士職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之治耳又何必於舊註而更之乎餘見方士）

周禮補卷之十一

姜兆錫輯義

冬官司空第六

（此冬官司空文闕而今姑敘其界也名司空者疏謂掌邦事以富邦家使民無空也書蔡傳謂掌空土以居四民也蓋掌空土而後民無空義相足也唐虞以上冬名共工堯時始爲司空舜典帝咨四岳置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註云堯初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改命司空以與之禹登百揆後乃復名共工也殷人名宏父酒誥曰宏父定辟餘見天官○孫士龍曰周禮厄經秦火至漢得之闕冬官一篇以攷工記補之宋臨川俞壽翁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中永嘉王與之作周禮訂義元清江丘吉甫臨川吳幼清考註皆因之國朝盱江何司益亦因作周禮集註復加易置疑皆若六官無闕而互相甲乙未必皆聖經初祇也吾安柯氏又以地官遂人而下屬於冬官爲周禮原經然鄭爲司徒而遂屬司空邦又詳矣徐常吉曰周禮闕冬官近世俞廷椿乃以冬官散見於五官而未嘗闕遂擬五官之屬以補冬官夫周禮一書深達精密其官職分布聯屬靡不有義而任意割補是皆冬官闕而今五官俱闕也夫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將公伐商奄之後營治成周其明年制禮作樂又明年致政於王而書周官序則云成王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次滅王氏淮夷歸而

作周官其前此雖周公制禮作樂而一代之典尚未定則禮者乃公預擬以待若唐之顯慶開元禮初未嘗見之行事也所以班爵祿之制與武成孟子皆不相合而其他之制與諸經亦多異同不然使已見之行事則其後成王何又董正百官而有周官之作也愚故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也夫以公所未成者而遂以臆割補噫亦妄矣愚按冬官本闕而俞氏苟爲[illegible]者固譏其妄若攷工記雖附於漢然其所記者三十工耳與周禮五官之職亦初不相類也今遵五官例採冢宰職及書周官篇補惟王建國以下四十字冠於篇首以見冬官設官分職之本義其次仍列冬官司空序官及冬官司空序職等字於前使知官職之闕未可率補而因取攷工粵無鎛以下至摶埴之工陶瓬凡三十工題曰攷工記序工列於左方之前略如他官之序官又其次乃取有虞氏以下至篇終凡三十工之職題曰攷工記序職列於左方之後略如他官之序職凡此庶存先聖一義未亡之遺而亦以示後人不敢妄爲以傳偽經之意則後有聖明作述得尋十一於千百者或猶有望云）

冬官司空總序（此終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冬官司空之意乃第六官之總序屬闕其文而今補之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邦事即六典之事典富之言利也足也記曰來百工則財用足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或疑周禮冢宰以下五官與書周官所掌並同獨冬官則周禮掌邦事以富邦國而書周官乃掌邦土以居四民何也曰周禮言其總書周官言其大也冬官之職自城邑宮室溝洫之屬下及於一器一物其事備矣要其大者則地邑民居也地邑民居得而百事無不舉此周禮與書周官相爲表裏之義也）

冬官司空序官（此承上文序冬官設官之數也如諸官之例當爲事官之屬大司空卿一人小司空中大夫二人又地官鄉師職有及葬執斧以涖匠師之文爲事官設其攷之官要當爲匠師下大夫四人及上士中士旅下士史之屬而其下既闕不備未可妄爲牽合也故今明著其闕而別以考工記序工之文列於左方）

冬官司空序職（此承上文序冬官分職之事也如諸官之例當爲大小司空及匠師之職云云之屬而序官已闕況序職乎故今亦明著其闕而別以攷工記序職之文繼列於左方）

攷工記（平仲王氏曰後儒謂禹作司空其職至於地平天成豈區區百工而已其說甚偉矣然周禮出屋壁之餘冬官

既亡河間獻王始用攷工記續之以存事典形似不敢爲於五官也而林氏黃氏乃以爲先王之典爲之深氏又謂司空大要已列於大宰職而爲司空之屬者止稱百工無列員無兼職無聯事無職役故名其篇曰攷工記則又似此記果足以備冬官也而不知其謬皆非矣）

攷工記總序（左爲記首總序設工課職之文猶五總序設官分職之意也然五官皆先言設官而後言分職此則先言職而後言工又五官皆止序本官之官職此則通論國有六職以起百工之職其體製並與五官不合亦猶古文小序相似而已序工倣此）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

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與舍[illegible]古勢字下並同長上聲王氏如字三公與王坐論故稱王公一說當爲三公〇六職即王公以下六條道猶理也論者論其所行之理也即書所謂茲惟三公論道經邦也作起也行者行其所論之事也即所謂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也五材先鄭謂左傳所稱金木水火土也後鄭謂下文金木皮玉土也飭修也謂審察其委曲而相其形勢以修飭材物而辨治[illegible]川也[illegible]所謂百工之[illegible]光八材也物實爲珍物殊爲異資如[illegible]諸資皮資[illegible]之資通之四方以資用也即所謂商賈阜通貨賄也飭[illegible]地[illegible]也勤力以使之生長即所謂三農生九穀也絲[illegible]爲[illegible]化治以使之所[illegible]即所謂嬪婦化治絲枲也此首明百工爲六職之一以見其不可缺之意也〇鄭敬仲曰考工必首及於王公士大夫之職何也蓋治天下不可耕且爲百工亦然也勞心者治人而食於人勞力者治於人而食人故六職先以王公士大夫而成之以工商農婦後世許行彭更之徒豈知此耶王昭禹曰五材者民器所資以成也欲飭五材必先乎審曲面勢相其所在乃能審曲惟正體所向乃能面勢若飭木爲舟車弓廬之屬飭金爲[illegible]劍削之屬飭土爲甗甑簋豆之屬飭木火而運用之以成衆材之屬是謂飭五材若輪辨高下之地弓辨安危之人匠辨土之剛柔劍辨士之上下之屬是謂辨民器愚按後鄭蓋本記而言五材先鄭援春秋傳而言五材者金木水火土原五行之理金木皮玉土指五材之具諸工之材皆五行之理二說並行而不相悖也工不及水火者聖人謂水火以運各材故不言也其亦審曲面勢以飭之者如匠人爲溝洫及輪人養陰齊陽之類是也後鄭於諸工不及設色者其所設無專材矣）

攷工記序工

（左爲攷工歷記各工之文微有類於五官之序官故謂之序工而其[illegible]實亦與五官不合也）

（說見總序）

粤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粤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鎛音博燕平聲夫音扶〇此以下專言百工之職而先借其不以工名者以起下文工所以名之意也粤南蠻燕胡北狄秦西戎也鎛田器也詩所謂乃錢鎛也函甲也廬戈戟柄之屬也無鎛無函之類言其人人能爲之而無鎛函等工也〇註曰粤地塗泥多草薉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强胡習作甲胄秦多細木善作矜柲胡今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車故此諸國不置是工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知去聲〇此承上文指言工之名也[illegible]知以見其事之至也知即聖也創猶作也知無不知故能創法巧無不能故能述法[illegible]是世守其業而工名焉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也爍金以下擧[illegible]四條以例之〇王氏曰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道本於命而器之理藏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斷於外知足窮理而能創巧足循迹而能述故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其文見之致不[illegible]而成于勞之學不勞而能故攻木之工不使攻金攻皮之工不使攻玉業能其事故云守之世謂之工又曰守者循迹而已易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非聖人孰能作之[illegible]木爲杵掘地爲臼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取諸睽[illegible]爲耒耜取諸益[illegible]爲網罟取諸離其方[illegible]奇偶之屬皆有天地陰陽剛柔盈虛之理傳云作者之謂聖故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

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粤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illegible]作[illegible]妢音[illegible]書或爲[illegible]笴故書爲笥杜作笴讀爲槀泐音勒澤音鐸〇此又承上文推言工之所備於天人以見其事之大也良猶善也天有陰陽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四者合乃善也踰猶過也橘實甘枳實苦禹貢荊州貢橘柚淮北斥鹵物不繁滋故化而苦也鸜鵒性濟以西穴處春秋書鸜鵒來巢爲其踰濟而東且巢於故爲變也貉狐屬善緣木踰汶則死亦不踰濟之意也鄭宋以下皆國名吳粤與越通荊即楚也荊州越亦謂楚也妢胡未詳[illegible]謂春秋胡子之國也在楚旁斤斧類削書刀也遷猶易也五國之人使遷他國而制是器則物惡亦變不

（能善也此皆言地也燕多角可爲弓體荊多榦可爲弓幹妢胡多竹可爲箭笴吳粵多石山能出金錫此言材也泐者石鮮散也天一噓而生氣行一吸而殺氣夅草木之生死因之石以暑而泐解水以寒而凝結此言時也不言工巧者本工而推言之以見三者備而後工施其巧也○疏曰妢胡在楚旁定四年頓子胡子是也地亦荊州而荊與妢胡別言者荊即謂楚也以州言之耳故妢胡得與荊別言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搏音團㮚古栗字段鍛同鞄音鮑韗音運㡛音芒柳音櫛旊音放○此正言工巧而刻其目也攻治也刮以成質摩以致精搏揑聚也詳以爲拍也埴黏土也輪輿之屬詳見下文○王氏昭禹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水火金木土是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爲八材大宰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水火之材則運用此六者而已故於水火不言工也愚按王氏本先鄭所引左傳之五材及此各工以明大宰八材之數而後鄭註大宰八材爲金石珠玉象革羽木與諸工多不符且於首飾五材之註亦自背焉未詳其義蓋自典籍散亡而論者亦雜而難稽矣學者慎求之而已）

攷工記序職上（左文上下爲攷工歷記各工之職之文其體裁亦與五官之分職不侔而微有類者故亦謂之序職也本三十工之職內闕段韋裘畫繢筐柳摩八職外增輈人一職而其次復多錯亂蓋秦火以後其詳不可得聞矣今各加攷訂說見本職）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上尚通尊也○疏曰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也聚猶集也疏曰一車之中有輪人有輿人有車人而序職中仍有輈人是一器而工聚也此將言攻木之工專輿之制而首以周人之尚車者發之也）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柲音毖迆音倚○此承上文即車制而總推其數也輿四旁木曰軫柲即柄也迆邪倚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車軫四尺者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而軹崇三尺三寸又加轐與軫凡七寸故去地凡四尺也戈崇於軫四尺者戈柄長六尺六寸以邪倚於車故崇約四尺也餘則直建矣故皆遞崇四尺也戟稱車者戟崇近於車蓋也○楊謹仲曰學者多疑軫之名以註未明也此車軫四尺謂之一等即下文所謂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焉四尺也據此軫正是輿之名而輿四畔各以木收之謂之軫以其四方故曰軫方象地也軫高四尺人長八尺登下爲適中人自後而登故註釋軫爲輿後橫木軫之義實不止後橫木也學者誤認後橫木爲方以爲軫方之義如以後橫木爲方即其方又安能象地耶王氏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耳愚按王氏所言不及弓矢者亦得之然此條則以其不與六等之數故不及耳）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戚蹙同阤音矢乘去聲軹音止轐音僕○此乃言車之輪以起輪人之職也凡車載於輪正以輪載於地也樸屬言其堅固微至言其捕著也戚疾已太也登謂登車也終古齊語所謂常也阤坂也雖行平地常如登阤阪然馬不能引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輪心爲轂轂中空內頭爲賢外頭爲軹轂中橫木爲軸軸末之轄其鐵爲轄軸上伏兔爲轐轐上爲軫下亦謂下車也軫高得人之半登下以此爲節乃爲適中言兵車乘車不言田車者其弱以寸計耳亦統詞也○毛氏曰人之登下以車爲節車之崇庳以馬爲節鄭註曰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鄭司農曰馬有高下故車輪亦有之種齊道戎皆國馬高八尺以上故輪六尺六寸而輈深四尺七寸田馬高七尺以上故輪六尺三寸而輈深四尺也）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此序攻木之工之一輪人之職也三材卽轂輻牙之材也斬必以時如冬斬陽夏斬陰之類巧卽工巧和者調其宜材而合之也牙輞輮也利轉者轂中虛而容軸故也直指者輻實輪而湊轂故也固抱者牙抱輻而外輮故也職者事也完者善也〇疏曰按老子道德經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注謂無爲空虛以轂中空虛輪乃得行也）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視同一音低義並同諸工放此幎音覓爾音爾揱音消肉柔去聲眼出上聲〇輪謂輪牙也幎均致貌掌眡進眡鄭謂訓爲遠眡近眡是也揱殺小貌肉稱謂弘殺好也〇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言[illegible]玉孔此蓋

言輻質之弘殺差殺於其空處而不相違也眼突出貌幬裹轂革也裹木革急則廉隅見也此上二節總言轂輻牙也〇林氏曰幎如巾之殺物謂其牙足以包輻轂而均致也下迆謂輪勢下側於地而無所礙也王氏曰轂欲其眼轂中虛而容軸其動轉如人之目也急按進字舊訓爲行於上文望字不相戾且肉稱幬廉亦何待行而親之乃見乎其病然在舊註誤訓微至爲至地者微故因訓進爲行也竊玩記文本義微至乃精善之意而望與進對言之實遠望與近親之分況鮑人進而握之亦與望而視之相對爲言又豈有訓進爲行之理乎）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綆音并蚤作爪菑音恣齵音隅〇輪外而逐殺牙謂之綆下文綆三分寸之二及車人綆寸是也輻入牙曰蚤輻入轂曰菑牙參差謂之齵匡註謂刺也先鄭謂枉也王氏謂方也皆不甚安註義近之按匡爲匡郭之匡肩殺不固之象也言欲入綆內之牙欲其正而不邪而菑之入轂亦然苟其菑牙相當兩無參錯則輪雖敝而輻之所入不至肩殺而不固矣此申言輻也〇鄭司農曰綆謂輪箄也註曰輪雖外箄其爪牙必正也疏曰凡造車輪皆向外箄向外箄則車不掉若爪入牙中鑿孔必正直不齵邪也）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

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稹音軫藃音耗〇此下三節皆申言轂也矩謂刻識之也稹緻也陽木向日文理稹緻而堅陰木背日文理疏而柔也養者以火炙面養之也藃之言暴坼不著木面暴起也言先就樹刻識其陰陽向背而因火以養陰使之堅與陽齊則以革輓木際無復坼而轂雖敝亦善也）轂小而長則笮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軹（笮音窄摯作輊椁[illegible]同〇阞音勒捎音蕭藪叟並上聲去二舊作去一註定作去二〇笮狹也摯危也謂小而長則輻間窄狹而轂中弱大而短則其輻叉危而不堅也六分輪崇之一如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則牙圍兩面其尺有一寸而每面各五寸五分也三分牙圍之二其內漆者兩面其七寸又三分寸之一而其外踐地而不漆者兩面其三寸又三分寸之二也椁之言度從其匡郭而度之也詘者折也兩面之漆者其七寸又三分寸之一加以輪崇之五爲五尺五寸共得六尺二寸又三分寸之一則以此度之而中折爲二計轂長得

三尺一寸又三十分寸之五而因以此爲圍也轂圍三尺一寸又三十分寸之五其徑當得一尺又九十分寸之三十五三分之一謂之阞捎除也藪如蜂藪之藪謂輻孔所湊也於轂圍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內除容輻之藪孔三分之一計亦當除一尺又九十分寸之三十五而於兩徑一尺又九十分寸之三十五內除藪深三分之一則計當除三寸九分寸之五也賢謂大穿軹謂小穿也皆金爲之爲賢爲軹之爲猶置也去一註定爲去二者大穿小穿與藪三者須相稱若五分其轂去一以爲大穿是穿徑八寸十五分之八大穿過於大矣去二爲大穿徑六寸五分寸之二去三爲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加穿金各厚一寸則徑當減二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稱也〇黃曰上言大小不得其所六分以下言制度各得其所也此據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而言若田車輪小崇六尺三寸做此計之可也易氏曰牙圍六分輪崇之一得尺有一寸當分爲兩面每面各得五寸半註不分兩面便說三分牙圍而漆其二若是則兩面牙圍其二尺二寸矣實與經意未協也又增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并踐地一寸不漆以湊合之皆非經之正文如此則漆內之制未明而轂長圍徑之屬皆非也楊復仲曰三分轂之長二在外一在內在內爲大頭其空寬則賢也在外爲小頭其空狹則軹也賢與軹以金爲釭長一寸置之轂頭空中以指

其轂使之久而不敗也（愚按注定夫二爲二或者疑之今攷轂空以容軸也轂人云六分其轂圍以其一爲之轂圍轂圍一尺三寸二分其徑當四寸四分是大穿徑四寸四分謂軸穿其中大小恰相合也至小穿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視軸已狹然後漆爲軹軹既小於賢則軸末爲轄轄必狹於軸也可知其大穿在內而賢有容故名賢小穿在外而勢漸小故名軹凡轂中有名軹軸名君尾而名轄也義亦如之學者推之可見）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數音朔○轂以文輻故欲直篆以約轂故欲正膠施不厚則易勁筋束不多則不固革鞔日暵必負幹乃牢革敝曰摩色青白乃美此以上三節申言轂也）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此下三節申言輻也易氏曰轂長三尺二寸又三十分寸之五存外者得二尺又九十分寸之七十在內者得一尺又九十分寸之二十五而於兩者之中置其輻也此言置輻於轂遠近之法也）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竑先鄭讀作紘綖之紘後鄭讀溓讀爲黏○鑿深即鑿孔也以尺爲廣謂深廣約各三寸有奇諸氏謂轂圍之徑約一尺有奇以圍徑三分之一揣其轂故深三寸有奇而廣如之也扤不固也弱健也竑讀如紘猶量也弱即謂菑也今人謂菑在木中曰弱菑之入轂類之也殺其一謂其末近牙處也菑必置於輻則不至大扤而重載亦可以勝以無輻廣鑿淺之弊也殺推殺於末則不至固有餘而強不足而深泥亦不爲累以無鑿深輻小之弊也此言鑿與輻深廣之法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骹音交槷音臬見音現○股謂近轂者骹謂近牙者名股以喻其壯名骹以喻其細去三之一即殺一也必齊者縱之火以使之齊直必均者試之水以使之均停如是則有以指牙而所云輻以爲直指者此也牙得謂牙內鑿槷相得也槷者梁物於孔以補直之缺人謂之撅也足見謂槷本也牙得則不待槷而固否則槷雖用而足必見矣此推上文三分殺一之輻而因備言與牙相得之妙也○王氏曰輻貫牙以指牙貫輻以抱兩者相得則無槷自固不得而用槷則行而搖動必槷出而見矣）

六尺有六寸之輪（句）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此下三節皆申言牙也六尺六寸之輪所謂兵車乘車也其綆制三分寸之二若車人職之輮以乃大車輪崇三柯之制耳疏曰山輪外有綆三分寸之二則車不掉而輪固車人職綆寸亦謂輪外一寸則安也此言牙之外護也）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搏音團甐音吝○杼削薄也侔等均也刀者鋒銛之意搏者圓厚之貌甐動也鑿即輻入處也澤中多泥以杼行澤如以刀鋒割泥故不黏泥山多石以侔行山如以厚物行石故敝而不動於鑿中也此言牙之木體也）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外不廉稜若刺也內不挫無摺折也旁不腫無擁腫也善謂炙之善也此言牙之用火也○疏曰凡屈木多外廉絕理內挫折中旁腫起無此三疾是用火之善也）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萬矩同縣懸同○此總結轂輻牙之制以終輪人爲輪之事也匡猶方也規視圜輪貴圜也萬視方其輻貴方也縣視直輻之上下貫直也水視均全輪之升降貫均也量以黍以觀三十藪多寡之齊權以觀兩輪輕重之等六者皆善則通國皆推其善也○鄭鍔曰觀以六者皆法所當然能合乎法可以規可以萬可以水可以懸可以量可以權則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出乎技巧之外而非世所能及也記言國工者三輪人爲輪爲蓋盧人爲廬皆以其難而獨能至於盡善也）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桯音楹信伸同○此以下因序輪人爲輪之職而兼言其爲蓋也蓋車上覆也蓋斗曰部蓋柄曰桯其上貫部中而下入於桯中者謂之達常亦謂之部柄也達常圍三寸徑一寸桯圍六寸徑二寸部廣謂部徑凡以明桯大於達常部又大於桯而

皆足以參建常也部之柄長二尺其不入桯者言之加以桯長八尺所謂蓋崇十尺也枚猶分也尊高也部廣六寸而其上面之中間稍高一分而隆也蘇轍曰凡枚各支入於部二分揉其一象如弓然而其上又冒以衣故俗謂之傘骨鑿弓孔也廣猶方也鑿上鑿下謂孔之上下也部厚一寸而十分之弓之鑿方四分其上之空者二分而下之空者則四分也深謂孔以內也部廣六寸內去貫部之達常徑一寸其部之兩畔實各餘二寸五分而鑿深加之也直正也端內題也鑿外廣四分若其內則上低二分不鑿而其下與外正平者殺二分而又於鑿頭殺尖令爲一分也○鄭曰輪輻三十蓋弓二十有八蓋數相似故因令輪人爲蓋蓋之斗四面鑿孔納弓於上部高隆穹然故因謂之爲部也王氏曰輪輻三十象月也蓋弓二十有八象星也其形圓其數偶此輪人所以爲蓋也其制上爲部中爲達常下爲桯部之旁爲弓達常小於桯桯小於部故非部無以納弓於旁非達常無以接部非桯無以舍達常謂之達常者上通乎部下通乎桯以達於上下者也易氏曰弓鑿廣四枚者孔之容弓者廣四分也鑿上二枚者孔之上無所受而不用力故二分也鑿下四枚者以孔之下有所受而用力多故爲四分也鑿深二寸有半正合兩畔五寸之數而弓鑿不侵達常也趙氏曰弓外畔上下方四枚令入鑿處剡下二分又於弓尖處剡去一分使與鑿孔恰好相應却此削弓頭作部三分揉一爲宇曲而以衣蒙之則弓雖低而力常健註所以云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先儒論鑿外廣而內狹上低而下正高而揉之使下俯而覆之使俯盡之矣愚按輪人言車之下與其上輿人言車之中輈人言車之前與其內蓋亦各以其類也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

庇覆也輪廣殺於軹軫廣殺於輪而蓋弓有長短故其覆有廣狹也揉斷也如弓長六尺則中間近部之二尺高平其旁之四尺下殺故揉之也近部平處謂之股其下殺者謂之宇曲宇曲之末謂之蚤股圍欲粗蚤圍欲細故去三之一也○註曰六尺之弓其二尺近部而平其四尺揉之爲宇曲近部之股圍以弓鑿之廣推之當寸有六分而其宇曲之蚤圍三分去一則一寸又三分分之二也王氏曰弓近部謂之股猶輻入轂之爲股宇曲之末謂之蚤猶輻入牙之爲蚤弓鑿方四枚四面圍之四四十六分則股圍亦一寸六分也

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尊亦高也尊自近部者言之則卑對宇曲言之）則高而惟近部平而高宇曲曲而卑則吐水疾而不緩而霤亦遠而不遠矣此申上文三分揉一之義也○註曰蓋者主爲雨設也

凡乘車無蓋輿有蓋巾車所云涼車是也○註云乘車無蓋者指巾車五路皆不言蓋以其建旌旗故也故巾車職及葬執蓋從車持旌註亦云乘車建旌雨則有蓋也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註亦云以蓋從表尊也儀禮既夕禮涼車載蓑笠今（文稾爲蓑註所引涼車者指儀禮今文而言也）

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已猶太也難爲門謂門不足以容也蔽遮也蓋制部長二尺桯長八尺是崇十尺也○註曰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宇曲二尺而人長八尺故已卑而蔽人目也

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殷上聲畝壟同○良善也冒謂以衣覆其上紘謂以繩繫其閒也殷之言中謂中畝而橫馳也蓋無二者將獨隕而亦不於隊言其隊也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稱去聲○此攻木之工之二輿人之職）也車皆謂輿也陳用之曰車者總軫蓋輿輪之爲而成名然車所爲義者在輿故輿正名爲車林氏曰名爲車以作車於輿也言車者兼言輪崇衡長者制相因也稱猶等也王氏曰當車中以昇物者輿也挾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橫車前以挽馬者衡也輪崇車廣衡長俱六尺有六寸則三者相稱矣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

（較音）覺下同○隧車深也三分車廣而去一者車深四尺四寸也式者人所依以爲敬者也稱揉者式形微曲而皆以依人也三分車深而一前二後者式在車中其前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而餘爲後也以車廣之半爲崇者式在車上其高三尺三寸也較謂樹於車兩廂上出於式者也以隧之半爲崇者較在式上高於式二尺二寸也此又因言車中隧式較之深崇也○疏曰式已崇三尺三寸較崇更增二尺二寸其兩頭併於兩輢則較總崇五尺五寸矣註謂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此也陳用之曰人長八尺首居一焉則爲軀者七尺以七尺之軀而憑三尺有三寸之式所以爲恭而有禮也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

（轛音對或作軾○六分車廣之一是軫圍尺一寸也）去軫圍三分之一是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也去式圍三分之一是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也去較圍三分之一是軹圍三寸二十

（七分寸之七也去軹圍三分之一是轂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也輢旁之植者橫者曰軹與轂末同名式下之植者橫者曰轛以相銜爲名也此又因言車中輢軹之圍也○毛氏曰軹在式之下縱橫相貫轛在式之下亦如輢之然式則大於較而式下之軹反小於較下之軹何也較長而式短較用力雄不得不大也轛倚乎輿之四隅載式附焉不言其圍者舉較則軹可知也）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中去聲縣懸同○此以下總承上文參稱廣圍之而言其謂治材如此乃善而居材亦如之也中縣如懸繩之直中水如止水之平如生如木之生於土如附如枝之附於幹也此總言其制之善也）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居猶處也并謂勢參也大者勢盛小者勢弱則其理傷絕則其形斷此特言其材之害也）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棧車無革鞔士以下所乘也弇斂向內也飾車有革鞔大夫以上所乘也侈縱向外也弇以固之侈以文之此因言其制之異也○蘆曰飾車欲侈據大夫以上以革鞔輿不畏拆壞故欲侈也大夫以上至於侯王其車皆以革鞔而漆飾但有異物之飾者則得金玉象之名無異飾者直以革爲名但革鞔而并不漆飾者直以沐爲名若[illegible]匪有象飾文飾以夏篆夏縵爲名也）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輈即轅也攻木之工無輈人之名而今列之者蓋謂車事爲難故特人別主此職也一謂此當合車人爲一職車人以爲轂而因爲此[illegible]輈異名同實文有錯簡而離爲二後人因以輈人標之也輈貫轂者也三度數之異三理材之條深之言高謂輈上曲而高也國馬者種戎齊道諸馬以駕玉路革路金路象路者也其高八尺以上故輈深四尺七寸田馬者以駕木路者也其高七尺以上故輈深四尺駑馬者以給凡宮中之役者也其高六尺以上故輈深三尺三寸此三度也○[illegible]此三理也○林氏曰輈形自軌前曲而上至衡下其頸以持衡其曲如屋之梁詩五楘梁輈是也愚按此所謂三馬自夏官[illegible]人職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也鄭以一尺爲殺輈以七寸爲殺取相稱也工名輈人而直言輈者蓋形相）

（似用相）輈前十尺而策半之（輈當軓○輈車頭也策馬鞭也輈自軓以前長十尺而御者所執策五尺半之[illegible]則適可及馬也此又因輈而及策也）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任木謂可任之木正者輿下橫木也言木可任爲正者當十分輈長之一以爲圍計輈自軓前十尺及隧深四尺四寸通長一丈四尺四寸則正圍當一尺四寸四分爲度也衡木可任爲衡者當五分衡長之一以爲圍計衡長六尺六寸則衡圍當一尺三寸二分爲度也無任謂材小不勝任也此復因輈而及正因輈而及衡也）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軫間即車廣也車廣六尺六寸與衡長相應今軸圍以其五分之一當一尺三寸二分亦與衡任者相應也當兔亦名伏兔即所謂轐也輈長一丈四尺四寸其圍十分其一爲一尺四寸四分今兔圍如之亦與正[illegible]頸謂輈之頸前持衡者也去兔圍三分之一頸圍當九寸六分踵謂輈之足後承軫者也去頸圍五分之一踵圍當七寸六分[illegible]十分分之八也○此申言軸與輈而又及兔也）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孫去聲○孫順也揉木爲輈其深勢欲順自然若如弧之深則過曲而[illegible]此說其深淺之宜也）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夫音扶摯音致[illegible]緧音秋○大車任載之車駕牛者也摯[illegible]軒摯之[illegible]前低至地也登阤謂登陟也又難[illegible]此言轅直無橈而登阤之害也倍任者[illegible]邸謂轅下也緧馬紂也趙氏謂[illegible]也言登阤者若其牛）

（能倍任者也力猶能之至下阤則其勢戾非牛避而援摩其車之賊又必輈鞅而緧絆其牛之後矣此又言輈直無橈而下阤之害也凡此皆言其不可太淺而太深者可知矣○毛氏曰凡記所引多駕馬之車而此言駕牛之大車者駕馬之車載人駕牛之車載物載物車重易覆故舉大車以明之鄭謂曰牛車之輈欲撓則馬之輈欲撓亦可知也愚按田車兵車乘車皆駕馬惟大車柏車羊車皆名轅此大車之轅節應在車人為車之職而在此蓋錯簡與或曰此次於凡揉輈之下是故輈欲頎典之上乃承上起下之闕毛氏所言是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頎音墾典音殄利準重二字先鄭依經文後鄭謂衍文也頎典堅忍貌負猶壓也即伏兔之意準平也言輈欲堅忍為尚若深而太曲則馬引輈而易折淺而無橈則輈壓馬而如負非所以為堅忍矣惟輈形如水之注則利如準之平則久於是輈和則人亦安矣此蓋淺深得宜之緊而所以為堅忍之道也○註曰利準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也愚按利準重二字先鄭依經文為義王氏謂輈注則利準者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故其行便利而不滯準平而無稱所以能久也和則安者有利準之効故輈和人乘之而安前說云馬猶與騎君子不安是也其說亦從經文自皆有理然後鄭作衍文語較平易故從之也）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楗杜讀為蹇鄭云或作券即今倦字契先鄭讀為爰龜之契一讀為怯需如字一讀為懦○弧而無折有弧之勢而無弦之深也經謂木之頁理也楗為蹇者謂軍車御者居左馬若蹇惟輈和則馬不蹇也或作券今倦字者凡乘車尊者居左輈和則久馳驟而尊者不倦也不契需謂不傷降不需程也輈無折絕而人馬相得如此故將久遠而無疲罷之患遊中上安和之意而極形其妙矣）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勸助登進也謂馬力盡罷輈若助之能一取以進也此三句味文義當在馬不契需之下蓋錯簡與）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軏七寸軏中有灂謂之國輈（灂音爵○灂漆文也環謂其文之狀先鄭謂沂鄂如環是也中猶間也伏兔至軏凡尺四寸有奇自伏兔不至軏七寸明其半無灂而軏間以往皆灂也輈無傷責而軏間漆飾猶新信非國工不能為也○註曰伏兔至軏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灂不至軏七寸則是半有灂

也王氏曰指其人而言謂之國工指其器而言謂之國輈也愚按輈長一丈四尺四寸此與後文軫之轐至衡前持衡之頸之總數也細分之軏前凡十尺自伏兔至軏凡尺四寸有奇自伏兔至踵凡二尺五寸有奇今不言軏前十尺伏兔後二尺五寸有奇者蓋以伏兔至軏之尺四寸中分之自伏兔不至軏七寸無灂則伏兔以後無灂可知軏間七寸有灂則軏以前亦可知也謂對式圍尺四寸之軏其漆者丈有七寸也一謂七寸無灂其餘皆有灂者非）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斿音由○此約輸人輿人輈人治車之法與其建旗之義以通結上文也軫方者據輿四面而言也九斿以下皆車所建弧旌[illegible]韣所謂弧韣弧所以張縿幅其衣謂之韣也軫在下承上為方以象地蓋在上覆下為圜以象天一輪三十輻以象一月三十日之運蓋二十有八弓以象周天二十八宿之躔大火東方蒼龍之宿也故象以龍旂九斿鶉火南方朱鳥之宿也故象以鳥旟七斿伐西方白虎之宿也故象以熊旗六斿營室北方玄武之宿也故象以龜蛇四斿而凡此皆弧以張之而畫枉矢於上則又以象弧星之有矢飛行也○註曰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也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也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也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疏曰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之旗皆天子自建天子以十二為節而用九七六四者上得兼下也云交龍為旂諸侯所建者蓋司常文而鄭姑引以釋此旂也鳥旟熊旗等亦然後仲鄭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其寓於蓋軫輪輻之間者豈徒為觀美哉凡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此序攻木之工之三弓人之職也舊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五工並錯簡在摶埴之工旊人之下旊人之下為梓人梓人之下為廬人匠人車人又其下為弓人其亂如此今一以序工正之六

（杌即下所云也取以比時如幹以冬角以秋絲漆以夏之類利調而合之也遠言其致疾言其行深言其中三者皆於射驗之和者合而不匱同者齊而不偏受霜露者堅而不被三者即弓卜之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檍音意檿音掩○此下四節皆言幹也檍杻也檿桑山桑也）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相鄉並去聲○陽猶清也鄉猶近也鄉心則非皮遠根則皆幹注謂近根者取也）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射音石○析剖也埶謂形勢假令木性曲當反其勢以為弓也直則可厚厚則力多不言勢矣○疏曰弓弱則宜射遠謂若夾庾之類弓直則宜射深謂若王弧之類）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菑音支栗註讀作裂王氏作如字○居猶處也下文合材負體是也菑者易析之貌栗者堅緻之意迆之言移謂邪行絕理也發猶動也○王氏曰既相之而得其材然後可以析之既析之然後可以居之析幹以分其材居幹以定其材菑如菑畬之菑謂芟治也栗如榛栗之栗謂緊密也）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相去聲下同閷殺同紾音軫昔作錯後同○此下二節言角也厚謂角厚肉少薄謂角薄肉多言角分二時也直謂紋正直而潤紾謂紋皺紾而難澀傷中裏也謂角裏受傷無澤謂角無光氣言二時中又分四等也）

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䐉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䐉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剸䐉同休讀為煦畏讀為隈脃脆同○青白色之蓋豐末實之厚也近也埶猶射遠用埶之埶隈謂弓之淵幹也橈曲也反脃為柔雖遠於䐉而氣猶煦之故豐大而柔也三色青白豐三件也承本白中青末豐而言也牛戴牛者謂牛所戴之角如戴一牛者然○註曰牛戴牛謂角直一牛也鄭氏曰謂合牛之精氣完聚於角甚而成也愚按鄭說親註為長）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此下二節言膠也朱純赤也瑕謂紋也言紋深厚而色潤澤摶緻聚而象摶聚以廉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昵先鄭讀作樴杜氏讀樴為昵或為黏註黏讀為脂○餌色如餌也昵謂黏非一皆黏也方比也謂凡黏膩之類不能方此六膠也○疏曰惟牛膠火赤其餘皆非純赤則牛膠為善矣王氏曰鹿角以下凡六等或用皮或用角或用膠皆煮而成之如鹿膠用角魚膠用鰾馬牛犀鼠蓋用皮是也愚按六膠稱以牛馬最著以相膠欲朱色而錯也）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此言筋也簡條直也竹簡一條為一札筋亦然也結束也剽疾也小則簡直而長大則結堅而潤其獸性剽疾可知故為弓則性如之也）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此因筋而言漆與絲也敝之敝謂治之熟者敝而又敝也測猶清也猶明也今人謂良漆如鏡是也沈者色如水凍然不枯燥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全者盡善之謂此以上歷明取六材之法而總結之也）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奠讀作定易去聲合讀為洽○此以下言六材既聚而和之之事也析剖也液漬也治理也析幹欲嚴而正故於冬液角欲和而濕故於春治筋欲散而解故於夏也此皆言將為弓之始也三材註謂膠漆絲也合者合而成之也凡幹角筋既備可為弓矣又須合三材而成之合三材欲堅凝而齊齊故於秋也此言方為弓之時也奠定也體弓體也納弓於檠以定之也冰冰時也弓已成矣膠以燥而發附故定體於寒漆以凝而愈老故審灂於冰也此言既為弓之後也易謂理無滯也洽浹煩亂也則合之合謂膠漆不澀流繹不能允也張開流變也審註謂定也環者紋如環也凡弓之成如此至春而被於弦蓋閱一年矣此又申析幹以下之意而因以見為之之序也○疏曰註知三材是膠漆絲者以經既言幹角筋六材中惟少膠漆絲也弓作於秋幹角筋須三材乃合既作弓故至冬寒而後定體析其灂而審環則定後不鼓動也王氏曰角和之時而漬液之則其氣決洽筋散之時而理治之則其理不煩亂膠漆絲三者其成就克實而於秋合之則其質不相離而相合也愚按析灂當然則解然秋合三材則弓作於秋而六材已無不備矣是析之為說施漆後展開析辨

（之義其必於冰時青蓋以府木冰則涸凝與否猶木可定與）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也恒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荼音舒夫音扶幨音蟾○倫理也謂順其理也目謂幹之節也荼舒徐也脩猶長也久也幨謂絕起也疏曰先鄭讀幨爲車幨之幨由絕起則[illegible]節謂強而筋柔弱以剛摩柔則筋受病而絕起矣三以火炙角欲其柔而無邪再以火炙幹欲其堅而必倫此申言和幹角以及於筋之法也）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帤讀爲襦帤讀爲襭數音朔○帤爲襦者弓中裨曰襦謂幹上封木如襦也帤爲被者裨厚則剛而堅裨薄則柔而橈也厚其液即三液再液也節其帤則不厚不薄也約謂纏纏之也侔均也不以絲比次纏之而疏數均也此申言和幹以及於絲之法也）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夫音扶○摯致也謂斲致其幹也中亦均也懷猶藏也藏幹失均而膠蓄在內則角摩折而病發也此又申言和幹與膠之法也）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需注作畏易氏義如字或云當如上讀爲輭恒注讀爲緪音亘校讀爲絞譬同○本節義多未安按注次亦居也需即畏也角長者以次於畏短者以次於需也恒之爲緪乃竟之義也橈曲也縱亦逆之意也校之爲絞謂疾也言角雖竟兩畏而上下短於弓畏則勢曲而逆引之恐其縱不用力即放之亦絞而不疾矣若角竟兩畏而又上下長於弓畏直達弓簫之間則又譬如終紲於弓簫而發之太疾亦豈弓之利哉此一說也按易氏角長二尺五寸長之則也達者對短而言謂長之過也需須也言工以次需而用之不可過於短亦不可過於長也此又一說也今從注義改需爲畏本無所據而上文需讀爲腝此又當讀爲畏尤多紛亂且如其說則所謂長次畏短次需者其理尤未可曉固不如易說爲稍安也或云次猶漸也需讀如薄其帤則需之需謂角之長者以漸而橈也今以其義求之惟角長則自弣而畏而簫首尾相貫而無恒角而短之病而惟長者以次而橈則自弣而畏而簫強弱各調而又無恒角而達之病此於上下文理自順且次節有受）

（之義於以漸而橈亦正相足若觀需讀爲腝也此申言和角之法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夫音扶茭注讀爲發戶卯反挺戶頂反柎音孚剽音勦○茭爲激者齊人名手足節中間爲茭亦云散解以畏與簫角接處如之故云散解中也變謂簫畏用力各異故疾也挺直也臂中謂弓把處也柎者把處兩畔側骨也剽亦疾也骨堅強與弓合力激疾也引如終紲謂引之則撓如終紲也此又即上文而申之也）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撟矯同贏[illegible]同燂尋同鬻煮同柔燥同○撟揉也贏過也燂爛也引開也旱燥也言良弓之爲弓無過不及而燥溼皆宜非賤工之所同也此總結上文也）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閷弓而羽閷末應將發（畏作隈敝先鄭讀作蔽塞之蔽或讀如字羽注讀爲扈王氏鄭氏並讀如字○峻謂簫間方骨柎即把中側骨也敝讀爲蔽者謂柎爲人握而手蔽其處故名柎又名蔽也自畏平而柎隆言之故云高其柎自畏處而敝狹言之故又云薄其敝也或讀如字者敝即薄也謂畏以下近簫而敝薄故名敝即所謂長者以漸而橈也宛謂逆引之也已止也有此四善雖引之不止常應弦而得也下卑也末亦謂簫也閷謂簫中處角幹皆閷薄故名閷也羽讀爲扈者謂發也讀如字謂如羽指動也興發皆動也興者動之初發者動之盛也言柎卑則簫應弦而柎將爲之動而柎與接中相爲體用柎既動則其動下閷而動猶如羽必疾至是則簫應弦而發傷者將無所不至矣焉得宛之無已而應乎此遙明弓之四式而極言柎下之爲害也）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定揆同○幹與角指言其材也體統舉其性也防附也中猶合也謂弓與弦與矢三者相合稱也定者輔持之意也宛逆曲之貌負弦背戾之狀言張之而行之利者以勁其幹也引之而究之合者以閑其體也引且釋之而背體如環者以調其角）

（也此仰六材以明幹角之屬之要也○注曰體謂撟之檠中定其體也體定而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則三尺也謂引王弧之弓弛之往體寡張之來體多夾庾之弓弛之往體多張之來體寡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各弓雖弛張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矢發三尺彀滿也○王氏曰弓有六材而幹以爲遠角以爲疾二材爲之最於先者幹爲弓質角與幹相尤宜審也上文獨角幹之盛以爲之差亦以是耳愚按注所釋中參之義蓋謂弓與弦與幹三者各去一尺皆指張弓而言也若疏所稱各弓弛與張之制乃從其自弛而張者推之非經之正義故其說云若其引之則皆三尺與疏說殊者詳辨之）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有又通鋝音劣斞音庾○析工時見篇首不言地氣者材爲之也此說言三均角幹筋皆材也勝過也此承材美之意以析言三均也量其力謂若幹勝一石加角勝二石加筋而勝三石也此承工巧之事以推言三均也九和承各三均而言權準也平也侔鋝邸斞未詳注曰侔猶等也幹角既平加以筋而三者相等也趙氏曰三鋝謂膠與角幹三者用相埒也三邸之邸謂量也謂漆與角幹用相量也仲與鄭氏曰鋝埒通相等也邸抵通相當也凡皆和之意也書注釋鋝爲鍰鍰鄭興爲輕重之數則六兩爲鍰一弓用膠十八兩也陶人二斗四升爲庾直用漆七斗二升有是理乎且注既訓侔爲等而又以下三者爲數義例尤舛味趙氏鄭氏諸說角幹二者爲主而筋膠絲漆各與相配而三如一是即角不勝幹幹不勝筋之意也爲之有優拙故用之有有餘不足皆指筋膠絲漆而言也○[illegible]仲王氏曰制器有象非法所能盡也記首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巧不外乎法亦不盡乎法也如六材之長短輕重各有度數最齊然而上工獨巧下工獨拙非形而下者所範也故曰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舉弓人而百工可知矣）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成規者據往來之體弓而言也其所合之數與者材良則句少否則句多也詳見夏官司弓矢此言制弓者因人之爵位而爲四等也○蔥曰按冰職及司弓矢職六弓爲三等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此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者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當此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者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當此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此云士合三而成規夾其弓各司弓矢云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此又弓遂士之弊弓凡有四等也）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謂勇力之上上中下謂其身長短此言制弓者因人之形質而爲三等也○鄭氏曰王侯大夫士之弓分爲四等以弓之美惡而言上中下士之弓分爲三等以弓之長短而言）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埶勢同荼讀爲舒○此言制弓矢又因人之性情而爲二等也危猶疾也宜寬則殺肥而領性寬汎討則危弓爲宜危弓發之則疾也體瘦則長性剛而慤則安弓爲宜安弓發之安徐也皆損贏濟不足也爲之安矢危矢亦如之○蔥曰豐肉寬緩是不足則危弓濟之危弓是贏則安矢損之骨直忿埶是贏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則危矢濟之也）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中去聲○此反言以申爲之安危之義也速疾愿慤也不能疾而中矢行短而不及也不能慤而中矢行長而過也三安患其不中雖中亦不深也三危不患不深但患不中而已蓋各情宜相濟而射亦相因也）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射音石○此又推言合而成規之義也往多來少是夾弓庾弓之屬合五成規也其弓下故射侯弋往少來多是王弓之屬合九成規也其弓良故射革質往來相稱是唐弓之屬合七成規也其弓中故射深皆言屬者王弓兼弧弓而言唐弓兼大弓而言夾弓庾弓兼舉而言也按夏官司弓矢夾庾授射豻侯鳥獸王弧授射甲革椹質與此文相符其唐大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此獨稱射深文有不符者蓋習射及凡體射當授中弓以射深與○陳用之曰司弓矢以前之爲主故言所授之人弓人以爲之爲事故言所用之利王昭禹曰司弓矢辨物故王弧之屬以名言之弓人辨體故往來之屬以體言之）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大音泰○大和和之至也灂謂漆文也箴謂背角謂脹也大和貫至夏故無漆文其次背若脹漆文背深又其次不深而疏又其次則脹若背或無或有而弓斯下矣此言弓之灂又有四等也○鄭鍔曰灂

（者漆之文理也大和之弓六材並善不見其文理其次皆上之齡限中之角皆有之而文理深其次皆有文理而疏又其次者於角不見文理他皆有也愚按幹角筋膠絲漆所謂六材而膠絲漆則所謂三材也本職有稱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又稱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又稱秋合三材及秋合三材則合是弓和無合灂不用之理況大和為九和之弓又六材皆均而漆三灂者豈而講家或於大和無灂以弓和無待於漆灂者釋之殊失義理疏說亦隱而未明故惟鄭鍔不見文理之說為得也其餘筋角有灂亦自以深疏為差而疏依註為中央深兩邊疏之解亦轉指漆而拘矣故以鄭說正之）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斥尺同蠖注入聲○背手猶言合手謂弓表裏漆灂若人合兩手文也環灂謂弓之限裏漆文如環也蕡枲類其性直謂弓背用牛筋漆文如之尺蠖屈虫名其性曲謂弓背用麋筋漆文如之也此言灂之文又有四等也以上文推之蓋角筋灂文各以深疏為差而各相合若角筋或有或無者則不相合而文各見與）和弓毄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毄音擊覆音福○和猶調也毄拂也將射必先調弓故拂而摩之大射禮射正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是也詳審曰覆極善曰至徒角善者謂之句弓而已角善而幹又善則謂之侯弓角幹善而筋亦善則謂之深弓此言弓之質又有三等也○王氏曰覆之而角獨善也角善以為疾耳幹未善則不能遠筋未善則不能深故名為句弓司弓矢職句者為敝弓是也覆之而幹又善也則矢疾而遠可以射侯故名為侯弓覆之而筋又善也則疾而遠又中深故名為深弓弓有六材而獨言角幹筋者三者為主也古人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各居一時意以是哉鄭鍔曰反覆觀之角善矣幹又善焉此夾庾利射侯與弋者角幹皆善而筋又善此唐大利射深者不言王弧射革質則九和之弓六材俱善故也）

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柲音秘○此序攻木之工之四廬人之職也廬器戈殳戟矛之柄即所謂柲也名義未詳鄭氏曰廬盧通攢竹為柄也餘見輪人此通言長短之制也○疏曰柄之長短皆通刃為尺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約上文亦有六等之數皆以四尺為差也陳氏曰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殳擊兵也如杖而無刃矛鈎兵也上銳而旁鈎矛用以鈎宜長於戟故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也）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人長八尺長至夷矛而三其身則極矣過此則太長不能用而欲用而無已是又反為害於身也此統言長短之制也）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欲短欲長註謂非徒宜長兵亦兼宜短兵也易氏謂兵貴短於戈殳故攻用之其長於戟矛故守用之各欲其便也愚按本文欲長欲短其故凡四而註總謂之非徒德義衆寡以人衆地遠而食飢勞故謂之衆寡人少地近而食飽逸故謂之非惟與此分言長短之用也）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毄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句音勾蜎音袁椑音皮摶音團校讀作絞○句兵欲其舉向後故柄不可圜而椑彈謂如彈丸失於太圜也刺兵欲其推向前故柄不可弱而撓蜎謂如蜎蟲失於太弱也齊人謂斧柄曰椑椑者隋圜所以不彈摶者正圜所以不蜎也舉圍謂手所握也校如左傳殺而疾之殺言疾也傳著也毄兵上下同強而舉圍則欲細以細而輕小則校疾也刺兵上下同強而舉圍則欲重以重而刺則傳著入且沉密也末句總毄兵刺兵而言此又推言其方圓強弱大小之制也○疏用之曰句兵指矛刺兵指戈戟擊兵指殳○愚說矛者句之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謂此也註以戈戟為句矛為刺失甚矣下文於殳言首者以其上無刃直指其首而已於矛言刺者以其上有所入故以其銳言之鄭氏以矛為刺兵其說甚出於此愚按陳氏之說即鄭氏註夏官司兵亦然而註乃相反者蓋戈戟可刺亦可擊亦可句矛可句亦可刺故云爾也陳鄭鍔引左氏晉人以戟句欒樂而殺之子南以戈擊子晳此戈戟可句可擊之驗又下文夫皆圍為刺圍此矛可刺之驗但句兵長則及遠擊兵刺兵短則有力則矛雖兼刺當以句為主戈戟雖兼句亦以刺為主耳）

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此又總言柄之廣長短大小之制也被註謂把處也殳長丈二尺而被五分其一謂自把處至尾其長二尺有四寸而其前九尺有六寸也以酋矛二前一後推之可見晉謂圍之也殳）

（矛柲八觚而被以圍也晉謂其下銅鐏插於車者首謂其上也酋矛常有四尺而二前一後謂把處毛尾其長六尺六寸又三分二寸之一而其前丈一尺二寸又三分二寸之二不言被者省文也刺謂其上接刃處也殳制三分去一在晉圍五分去一在首圍而酋矛相反者殳非前重轂無力而酋矛過長前已重故宜輕也各不言被圍之大小註云未聞今以制弓上制下制推之蓋殳矛之長制雖有定而其把處或遞因人爲大小與○凡試廬事置而搖詳曰爲戈戟之柲所圍如殳夷矛所圍如酋矛）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灸音救○置猶竪也謂竪於地而搖之也蜎謂其勁而和也灸謂牆亦橈之意也橈之均則不橈灸橫者謂橫於膝間以兩手橈而搖之也蜎而且勁剛柔得也此又即試柄之法而結言之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覆音福○五兵與人爲六建皆所謂車有六等之數但六等并車軫爲一等而無夷矛故不得言建此則皆建於車故建也人亦言建者建之言立與王氏曰五兵與人既備建而車不反覆則五兵輕重趣於勻故也此又因柄而統言之也）

周禮補卷之十二

姜兆錫輯義

攷工記序職下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縣懸同槷古臬字○景影同識音志）（此序攷木之工之匠人之職也建國即所謂惟王建國也水地以縣謂如西註水於地以審其高下而因於四角立四柱以繩縣之以審其邪正也置槷以縣眡以景謂於四方所立柱之中間置八尺之木以爲表而以繩縣之審其邪正而乃眡其日景以審其東西南北也爲規以下申置槷眡景之詞爲規所以識記也蓋土圭之測日景也極謂北極朝夕猶言東西也識日之出入之景則東西可定又考參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則南北定而東西更無不定矣言正朝夕不言正南北者極星與日中之景四時有定而日出與日入之景與時而移故以晝夜正朝夕也此首言建國之事鄉師所謂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也）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

朝一夫（涂塗同朝音潮○此以下乃言營國之事即其所謂體國也旁三門謂王城一方三門總十二門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涂各有九皆容九軌不言緯涂九軌者省文也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對中爲王宮言之一夫謂百畝之地也此節總言營國之門涂朝廟之屬而下乃詳言之也○註曰經緯涂皆容九軌軌謂轍廣也乘車六尺六寸兩旁各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涂十二步也疏曰按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物以九爲節城方九里侯伯七子男五則王城當以十二爲節以文王有聲詩箋差之亦然此稱九里者蓋通異代言之與或制面有三門門有三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王氏曰左人道之所尚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社則稷可知也）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盛音成○此下三節通引三代之制以詳言營國之[illegible]錫之意也世室王氏謂夏始繼世而有天下故名也室謂世室之室也六尺爲步修二七謂南北深十有四步凡八丈四尺也廣四修一謂東西廣以四分修之一廣十七步有半凡十丈五尺也室謂世室之室也世室爲總名五方各有堂堂各有室室制五方從同故不言五其室則旁木火金水諸室深皆三步廣皆益以三尺

（中土室則深四步廣益以四尺室制異故別言五矣步當三四尺言西三夾文也九階謂九等階也四旁兩夾窗謂每室四旁有戶皆夾以兩窗也見大戴禮白盛謂以蜃灰堊牆也見地官掌蜃門側之夾室兩之象其深廣北堂有三分之二深九步二尺廣十一步四尺也勢之室其深廣比室有三分之一深四步四尺廣五步五尺也凡此階窗門堂之數五方制皆同也○按九階馬鄭諸家皆以爲九等階註疏不從其說獨謂南面三階東西北各二階爲九階其說疑以周堂崇九尺殷三尺夏卑宮室堂當崇一尺堂崇一尺爲階九等於義不可故謂四旁之九階也如南獨三階者明堂位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阼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是三階也又知餘三面各有二階者大射禮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又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之屬以此知四面有階中三則像昔二也然註疏說似有據而以朱子明堂圖推之室有五其方位北十有二每月各居其方應十二階則謂東西北各二階於義難通當從馬鄭九等階爲當也夫夏言階等不言堂崇殷言堂崇不言階等皆互文可見況禹卑宮室初非卑於廟制以美黻冕孝鬼神推之其義尤明今考其堂之修廣尤過於殷周則堂階又豈有反卑於殷周而止一尺者哉）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平聲下同阿音猗職內同○重屋謂簷阿重複爲之其制畧如明堂位複廟重簷

也脩七尋凡深五丈六尺其廣放夏若用推之蓋九尋矣崇謂陛高也阿霤也殷也不言五室以下者室之修廣并其階窗門堂蓋放夏推之從省文與）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度音鐸下同○明堂謂明政教之堂度量也筵長九尺放此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廣八丈一尺南北七筵深六丈三尺崇一筵高九尺凡室二筵謂五室修廣皆同不若夏之廣加於修且中室加於四旁室也不言九階以下蓋堂崇九尺者階亦九等崇三尺者階三等而餘制亦可推與○朱子月令明堂圖曰明堂不一說今攷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北爲青陽左个東之南爲青陽右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東之南即南之東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南之西即西之南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玄堂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各一廟其左右个一廟二向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季夏居之而每季十八日亦居之與竈山楊氏曰按明堂者王者以朝諸侯出教令而亦以事天地交神明周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太學不待辨而知其謬矣惟攷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爲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者往往莫決而止今攷五室

取五行之義九室則五方之外備四隅也蓋按五室九室文殊義合自方言之謂之五自室言之謂之九自十二月所居之向言之又謂之十二也惟註疏以謂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其說則月令朱子圖之九室並不合而考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若室上爲五室無論皆戶窗牖無雜叢一室之理且何以月令十二月分居以發政教而太史職又何以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耶考大戴禮云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四闢戶牖四隅各隨其方開閉爲室除中央凡堂十二圖明甚矣則是五方之正向爲五室四隅之八向爲四室室凡有九而其室夫豈堂上爲五室之謂乎大戴禮不析數太室之堂爲十三者太室在四方之中獨稱太室而明堂當太室之前又統稱明堂故不數太室而約以十二也學者詳之）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此以下言周制宮城門涂之屬而末又推之王國以外以起經野之意也几五尺步六尺尋八尺註謂周尚文各因物宜爲之數也○賈氏曰周以前尚質夏度以步殷度以尋無異稱也周時室中坐時憑几堂上行禮用筵故度以几度以筵宮中合院之內無筵無几故度以尋在野論里數故度以步涂有三道車由中行故度以軌是因物宜也）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

不容乘車之參个應門二徹參个（扃音駉參三同乘去聲乘車三个之三徹舊作沂陳氏定作參徹轍也○大扃牛鼎之扃也每个長三尺七个則二丈一尺扃外大門之扃容之小扃膷鼎之扃也長二尺三个則六尺扃中閨門之寢容之大寢門謂之路門不容乘車之三个皆作不容乘車之五个陳曰乘車五个廣三丈三尺言路門不容者必合兩門乃容之此門纔廣丈六尺五寸而已陳氏用之曰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則纔當四个以上然路門小於應門下文云應門二徹三个若除車四个以上則路門反廣於應門理不宜然鄭氏求其說不得謂兩門乃容之亦曲矣乘車之五蓋三字之誤也按詳說初無根據路門既廣丈六尺五寸宜云容乘車二个有半可矣或不言半則如陳氏之說云不容乘車之三个可也何必云不容五个乎故知三與五文誤耳正朝門謂之應門二徹之內共八尺三个是廣二丈四尺陳氏曰王五門言應路不言皋庫雉者舉應之制則應以外之雉庫皋亦可知也）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朝音潮○內者路寢之裏外者路門之表也居謂居以治事朝者寺之通名猶言居矣一曰以待朝謂之朝以治事謂之治或言居或言朝執治皆互文也分國爲九註謂分國之職爲九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

故居內九室三孤六卿爲九卿分職之職以率屬故居外九室也○王氏曰書云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又云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此三孤六卿之職也其同謂之九卿者則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孤與卿同爲六命故小司寇掌外朝之位同於九棘司士掌治朝之儀亦然特揖孤與卿名異而實同也愚按王氏註內宰職謂后六寢之外自有六宮爲治事之處其說甚遂此所云九室即六宮之屬之別名也而疏乃云內九室以治事與六宮不同蓋未辨九室即爲六宮之屬而失之與昏義云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明章婦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明章男教是立官以理內猶立官以理外也以其制考之王之下有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其九卿者三孤爲少師少傅少保與六官而爲九也后之下有三夫人猶王之三公其九嬪者三嬪猶王之三孤六嬪猶王之六官而爲九也六官之六宰加以三孤之三室而爲九則六嬪之六室亦應加以三嬪之三室而爲九昏義言后立六宮天子立六官而各不言九者蓋三孤三嬪位雖班乎六卿六嬪而望實殊於三公三夫人故不數之與然則內外九室言九嬪九卿而不數三夫人三公又何也三公論道經邦其任獨重不與九卿同職而三孤貳公弘化其責稍輕因與六官聯班三夫人與其三嬪之職亦如之則昏義言六官六宮而不數三嬪三孤者疏文此言內九室外九室而不數三夫人三公者別文也然則九室即六宮之屬而疏說之失益明矣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門阿謂門之屋脊梁城隅謂城角上之浮思也三堵爲雉長三丈高一丈此據高而言也國中曰經涂遂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人有聚散故涂有廣陿門阿爲都城以下皆明殺也○註曰都謂畿以內四百里外距五百里大都也其城隅高五丈則宮隅門阿皆當三丈諸侯謂畿以外諸侯也其城隅高七丈則宮隅門阿皆當五丈王氏曰隆殺以兩禮之節也故諸侯之制下於天子都城之制下於諸侯然諸侯之有功德者入爲鄉士而其禮反下於諸侯何也近君則勢屈遠君則勢伸故其采地不謂之國而謂之都其君不謂之臣而謂之長其命以偶不以奇其治以則不以典其傳以祿不以爵其於城涂之制可知矣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

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甽古畎字○此條因甽田以及都野而首）

卽爲溝洫之屬明之也耒頭金曰耜其廣五寸二耜爲耦其廣一尺伐之言發謂發土也田謂一夫百畝之田成方十里所謂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也同方百里所謂成十爲終終十爲同也深各以倍廣名尋達通也由田首廣深各尺之遂而溝洫澮遞倍者凡以溝容遂洫容溝澮容洫而後達於川也載猶登也謂各登其澮名之屬使人言有所稱謂也○子約問井田之法一鄉一遂各一萬有餘夫各百洫十澮一川洫澮爲多而匠人一同九萬夫止十洫一澮澮洫反少何也朱子答曰註謂此采地之制異於鄉遂井公邑也蓋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畧爾次日又曰昨夜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然適間檢看許多溝洫川澮與遂人之制一般乃是子約看不仔細耳陳氏曰周制通行井田之法安有異於內外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其實一制也薛氏曰匠人云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云十夫有溝兼溝塗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一洫而已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一澮而已於成擧洫於同擧澮亦其大畧云耳內外遠近之溝洫初無異制也夾漈鄭氏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澮洫甚多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十洫而澮洫少鄭氏求其說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註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并公邑是制田之法分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致遂人匠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匠人之制擧大槩而言遂人之制畧一澮而言一成之地有九百夫一同之地有九萬夫成間有洫同間有澮其間洫澮多矣周家井田之制通行天下未嘗有鄉遂都鄙之異也愚按註謂匠人與遂人異制朱子初亦之許而諸儒多辨之矣陳氏鄭氏其全文雖不如薛氏之該而大義皆明抑愚更有說者本文同間之澮之下其文云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夫名云各載則同間明非一澮而成間非一洫亦可知矣同間止一澮成間止一洫亦如井間之止一溝也何必載其名之可言耶且溝洫之屬以時蓄洩備旱潦也○謂鄉遂十夫有溝萬夫有川而都家九萬夫猶止有一澮而無川恐水利之修缺不如是異也鄉遂都家苟有川之自然者皆當引澮於川而否則皆當以人

（功為之并謂鄉遂川以人為而都家皆自然之川恐地利之表險更不如是興也夫不明本文成間同間之澮澮為約言之例下文兩山間之川為推言之例可謂牽合而并使本文各截其名之義並沒也不寧甚乎餘詳小司徒遂人各職）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本職埶並勢同○山間必有川水爭注故也川上必有涂衆利涉故也川當有路徑涂者稅詞也此以下皆因為溝洫而推之也舊不明此而誤謂都家皆自然之川也若如此則下文之推言溝者亦可謂都家之井制梢溝三十里而廣倍乎）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阞音勒屬註讀為注今按如字孫去聲梢先鄭讀如蛸陳氏如字○凡溝謂造溝也地脈曰阞不行謂決溢也此言高下也屬猶注也理亦阞也孫謂廣也此言廣陿也梢溝未詳鄭讀如蛸者謂水漱齧之溝也陳讀如字者謂溝末曰梢溝猶田端曰田首較廣倍也陳說近是三十里而廣倍凡以順而道之耳○竑曰經言凡溝明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下文梢溝三十里而廣倍當是所造溝瀆引水者註引秦龍門播九河為証是也）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於矩（句音勾○奠之言定謂水積而不流也磬折言曲也矩即所謂磬折旋中矩是也曲甚為句句於矩謂周旋中規是也蓋水曲中矩而三折五折則積水之勢殺若曲更過於矩則流轉過疾而其下淵深矣）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淫先鄭讀作廞注讀如字○因水埶欲其順因地埶欲其堅漱猶齧也淫讀為廞者謂淤泥留著助之為厚也讀如字者謂水淫液之也○王氏曰溝以導水不因水勢則流易壅防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土易壞水漱齧而無所壅者以因水也水淫液而無所決者以因地也）凡為防廣與崇方其殺參分去一大防外殺（殺去聲○廣與崇方見梓人謂高廣等也三分去一謂其兩邊皆上減下三之一外殺謂其外邊下又較厚於上也凡皆使防堅而水不潰也○平仲王氏曰外殺者非更薄其上乃益厚其下耳下益厚則上愈殺矣此與磬氏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意略同也）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衆力（里註讀為已音羨也平仲王氏讀如字按讀為已對然後而言然讀如字義自通○溝防謂為溝若為防也式之言準以一日之深淺為一里之準式也傳之言附也謂凡里中皆以此一日為準而後衆力有所附著而成也）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大音

泰○任用索繩約縮汲引也以繩約版而大引之則版橈而築不堅故謂之無任也）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囷音鈞窌窖同○以鄭賈馬曰葺三分四分皆謂分其屋之修而以其一分為峻也此言屋也方曰倉圓曰囷地中曰窌郭內曰城逆謂郤也四者皆六分其牆之高而上郤一分以為殺其築次若逆然也此言牆也堂涂謂階前也爾雅堂涂謂之陳詩胡逝我陳是也十有二分謂十二分其旁之修而以一分為峻也此言堂也竇宮中水道也崇三尺防淤塞也此言竇也凡牆厚三尺則其高可九尺餘皆放此此又言牆也○竑曰註謂堂涂若今令甓裓者漢時名堂涂為令甓裓今甓則令之磚裓則道也猶曰磚道也又謂十二分其督旁之修以一分為峻者中央為督名為督者所以督率兩旁也假令兩旁共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為峻使水兩向流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欘音竹○此序攻木之工之六車人之職而先以此發之也矩宣欘柯磬折皆假象以名其數也矩磬名也長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半矩則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宣謂人頭也毛氏謂頭在上而宣露故名鄭謂髮落曰宣易巽為宣髮是也人長八尺而頭股胻約為三節每節長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如一矩之數而人頭纔如半矩之數故半矩謂之宣也欘斫斤柄也長二尺柯斧柄也長三尺磬折謂立如磬折也人自帶以下四尺有五寸磬折立則首俯至帶其淺深之度約四尺五寸也○疏曰車人之事謂車人造車若耒耜之事下文取柯為尺度故先言自宣至於柯之長短即輪人十分寸之一謂之枚之類也王氏曰宣也欘也柯也磬折也此所命之名也半矩一宣有半一欘有半一柯有半此所定之數也宣磬折取諸身以為法欘柯取諸物以為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長短一皆有法以是度物安有不中哉鄭氏曰序六車之登下以人為節故矩由人身非強設也）

車人為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庛註讀為刺句音勾下同耒中字去聲○車人為耒者耒曲象轅故亦車人為之也句猶曲也耒下之接耜而前者謂之庛中直者

（其身上曲者人所執也緣斜衡也首卽上也中倨應也疏曰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者邃曲謂之也以弦其內者望直謂之也外之邃有六尺六寸而內之直穖有六尺與一步之數相懸也言此者野度以步而人步大小不齊故取六尺之耒代以量地若據邦金則稍長故每耕地時脫去而用之所謂耕者以田器爲度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倨音據○利推謂所入者淺利發謂所起者漸然止二地當然耳惟倨句如磬折則直而得其半矣此中地之耒也○陳用之曰直庛者其庛之勢欲直而下也句庛者其庛之勢微句而上也疏曰此直庛句庛皆不六尺惟中地之耒合磬折者乃六尺也愚按中字音讀注疏皆未及然其意蓋讀作如字而以中地與堅地柔地相承而言也惟合辭作去聲則中地爲宜地之義）

車人爲耒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大車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有又通下同轂長之上舊闕大車二字今從註補入又職末行澤者欲短轂前皆錯簡在三柯者三之下語次失倫今從柏車節之次正之○首卽斧也五分柯長之一其首六寸也爲車又先刻此者爲前刻車人之事之意也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也轂徑尺五寸爲半柯轂圍輻長皆四尺五寸爲一柯有半渠謂車輮卽牙也三柯爲九尺三其三柯爲二丈七尺此謂牙之圍數也輪崇下文大車崇三柯是也三柯爲九尺六分其一爲尺五寸此謂牙圍之廣數也○王氏曰牙名渠者輮爲輞包輻轂之末而其勢圓有如渠之受衆小水而流行故名之也）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註謂山車也蓋謂對大車爲平地車而言也其制小於大車輪輻卑小轂獨更長圍亦更大者山行欲安故也渠二柯者三爲一丈八尺不言輪崇以輻長一柯推之當崇二柯而爲六尺牙圍五分其一當爲尺二寸也）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服先鄭讀爲負○崇三柯謂輪崇也綆詳見輪人職牝服謂車箱上納軫者也疏曰牝服今人謂之平鬲背有孔納軫於其中而又向下服之故謂之牝服先鄭讀服爲負者以衆軫所依負然故也○柯又三分柯之二長八

尺也羊車註謂若今定張車疏謂宮中車也二柯又三分柯之一爲七尺二柯爲六尺皆承牝服而言羊車不言各制者文也○陳用之曰羊車牝服得中則其轂輻輪崇牙圍從可知矣）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三其輪崇者大車柏車羊車輪各不同轅皆三之明其轅以輪與也若夫人田車兵車乘車之輈計皆丈有四尺四寸明轅不以輪與也鉤司農謂鉤心也所以鉤車箱也）徹廣六尺鬲長六尺（徹同○徹所謂兩轍也鬲轅端壓牛領者也上文轅稱凡者通大車柏車羊車而言此徹鬲皆六尺者蓋指大車柏車言之也不別言羊車者舉大畧小之詞○疏曰駕牛車徹廣六尺則與駕馬車之徹廣八尺不同其鬲長六尺則與駕馬車之衡長六尺六寸不同蓋駕牛車有兩轅而一牛在轅內故鬲短而徹狹駕馬車止一輈而兩服馬在輈外兩驂馬在兩夾之故衡長而徹廣也易氏曰此三者蓋以乘車兵車田車之制輪輻牙轂亦其輪輻牙轂也綆亦綆也轅卽輈也鬲卽衡也乘車兵車田車輪崇與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餘皆從此而推至車人不然三者皆非三稱之制餘可知也此所以命之車人而特見於末輿愚按本職輈輪人輿人輈人諸職文有頗有錯簡故所言輪輻牙轂綆衡轅之屬凡兵車乘車制皆從同卽田車之輪止寸許爲異餘制皆無異文而此則大車柏車羊車制同者邦鮮矣此文較煩也諸職之乘車田車兵車音旨文物聲名如戈殳戟矛六等之建天地日月星辰諸旗之象圖馬田馬駑馬諸輈之度凡皆以飾車欲後而因爲之節文也故其制雖各車從同而以諸工分掌之若本職則大車柏車皆棧車之欲弇者卽羊車亦行宮中而已故其制雖各車多異祇以一工掌之而循兼爲車以外之耒也此文較簡也大車之轅雖見於輈人職祇以任重一言其理耳未言其制也）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仄側同○此釋上文轂輮之制之意也舊錯簡在渠三柯者三之下今正之轂爲輪之利轉澤地淖泥洳故短則利山中險阻故長則安輮爲輪之固抱澤地反輮則內與外相易其木性需滑故泥不能黏而行易山中仄輮則表與裏相依其木理堅韌故摩不能蹙而車完也）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

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筍音栒虡音巨臝音裸脰音豆注音咒○此序攻木之工之梓人之職而先言其爲筍虡也筍虡懸鍾磬之器橫曰筍植曰虡脂牛羊屬膏大豕屬用爲牲備其物也臝熊貔屬羽禽鳥屬鱗龍蛇屬用爲筍虡象其形也外骨龜屬內骨鼈屬郤行螾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一云蚔公屬紆行蛇屬脰項也項鳴鼃黽屬注咮也咮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屬胸鳴榮原屬此皆蟲之小者用雕刻於器致其飾也此先敘爲筍虡之類也）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燿註讀爲哨或讀如字縣懸同由猶同吻音泯數音促顧音故騫去聲摶團同○弇斂也出目目突出也燿讀爲哨頎小也一讀如字光澤而無尾也短肥貌喙口喙也銳尖小貌吻口腔也卽脣邊也決開齒貌數謂視急顧謂項長騫之言舉身小而縮腹以舉也摶圜也鴻傭也筍道謂鍾若磬之筍也此次明爲筍虡之義也○王氏曰先王德足以作動物雖庶物皆取爲雕琢之文古之爲樂器者笙管之屬音象鳥鼓鏞之屬音象獸非特其音而已形制亦然敔爲伏虎亦此意也況筍虡所以承鍾磬者耶則擊鍾磬而顯其形不猶其虡鳴乎敔仲鄭氏曰凡虡所刻物形皆於其下處之故有任重任輕之義筍形欲飾故用鱗屬小首而長摶身而鴻乃所以爲筍也）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閷殺通簭噬通匪斐通○不言任輕及爲筍者舉重而言也攫閷者攫著而仰殺援噬者援攫而卽噬皆猛摯之狀也深潛藏也謂爪長而曲也出謂目蹙而怒也之而頰頷也作謂勢起而開也撥猶動也斐文貌眡之毅然撥怒而勇氣不作且其鳴號之狀若見於采色然蓋極推爲筍虡之妙也頹猶委也措猶頓也此又反言以明之也○賈氏曰此上截重舉上文之義下則見脂者膏者止可爲牲不可爲筍虡之義也）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觶舊作觚從註作觶觚古觶字豆註從馬氏作斗今按豆當如字○此條因筍虡以及飲器也勺尊升俱飲器爵許說云爵實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豆食器實四升○王氏曰梓人爲筍虡爲樂器也爲飲器與侯爲禮器也○疏曰觶字今禮作角旁單古書作角旁氏學者多聞觚寡聞觶故亂之耳又馬季長謂豆當爲斗一爵三觚則一斗也劉氏曰一獻而三酬者飲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也愚按觚之爲觶註疏所稱俗誤甚明今攷儀禮鄉飲酒鄉射俱獻以爵酬以觶文更可據至從馬氏變豆爲斗而因以一爵三觶實之則非也攷儀禮主於賓一獻一酬而已其稱三酬者始而主獻次而賓酢三而主酬故稱三酬劉氏之說信矣何有於三觶又何有於一斗而輕變之哉）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鄉去聲○賈疏曰鄭司農謂鄉衡是也向眉衡而實於內者不可盡是太深也梓師梓人之長罪歸其長也）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个註讀爲幹縜音云○此條又因器以及侯也註曰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鄉射記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五十弓之侯侯中一丈而天子侯道九十弓者侯中丈八尺也鵠其所射也以皮爲之居侯中三分之一方六尺个讀如齊人搚幹之幹布爲之用以維侯卽所謂舌也身謂躬也鄉射記云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其制身夾中之上下个夾身之左右而上廣於下象人張臂廣張足狹之意也上兩个與其身三者身居一分上兩个三之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舌旁邪豎爲苗綱以繫侯於植也上下綱皆出舌一尋亦象人張手足然縜者籠綱縜寸其圍徑也趙氏謂綱个邊周子綱則穿過鼠子以縛諸植也此言造侯之制度也○或問上兩个與其身三舊註謂爲倍其躬而今以爲三之何也曰此本鄉射記及本職梓人之文也曰鄉射記云倍躬以爲左右舌今以

（爲三其躬而猶謂鄉射記之文何也曰是求之深故也按記倍躬以爲左右舌者自上下舌之中閒當躬之中而言也若其上之左右个則其廣各一躬有半其下之左右个則其廣僅半其躬而已今且以鄉射侯歷言之其中廣崇各十尺即記所謂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而梓人所謂廣與崇方者也其躬夾其中之上下廣崇亦各十尺即記所謂倍中以爲躬而梓人所謂其身也侯中本名中通上下而言則中亦名躬矣其个夾其躬之左右而上之左右个各廣丈五尺并躬之十尺凡廣四丈即記所謂鄉侯上个五尋而梓人所謂上兩个與其身三也其下之左右个各廣五尺并躬之十尺凡廣二丈殺上兩个纔得半即記所謂下舌半上舌而梓人所謂下兩个半之也惟其中閒當躬之中則中廣十尺而兩个亦各廣十尺乃記所謂倍躬以爲左右舌者非謂其上兩个亦止倍之也惟上兩个各浮於躬五尺而廣三其身則以其上所浮於躬之五尺而益其下所減於躬之五尺故左右个之上下與中皆不當廣十尺而倍於其躬若上兩个惟倍於躬則當云倍躬以爲上兩个而不當泛云倍躬以爲左右舌且又不當云鄉侯上个五尋矣鄉射記與梓人之符合如此以古制布幅廣二尺者計之侯中廣崇十尺其用布當崇一丈廣五幅凡其布五丈上下躬各如之又當共布十丈左右个通上下爲數亦各如其躬與中之數每个布十五丈兩个當用布三十丈鄉侯凡用布四十五丈

侯王之射侯以次而廣而註疏謂爲鄉侯用布十六丈諸侯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王之侯用布三十六丈其說者與鄉射記及梓人不合愚故按文爲圖而定之如此學者詳之）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乃言用侯之名物也皮侯以虎熊豹麋之皮飾侯而棲皮爲鵠王爲祭而與諸侯鄉大夫士大射之侯也五采之侯布爲之畫五采爲飾王與諸侯燕而射之侯也獸侯布畫獸爲飾王與卿大夫燕而射之侯也王氏曰射侯之制有三大射張皮侯而棲鵠取其有功而用之蓋諸侯春貢士射中多則與於祭其君有功而益地射中少則不得與於祭其君有罰而削地詩言大侯既抗獻爾發功是也五采侯與諸侯燕而射諸侯朝覲而燕之五采以象文德言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也獸侯與公卿大夫燕而射亦畫虎熊之屬言能爲民除害然後休息而安燕也陳用之曰張皮侯以功爲主張采侯以禮爲主張獸侯以質爲主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女汝同射音石強上聲○此又言射而祭侯之名義也寧侯謂諸侯有功德而能安寧其國者屬者親附之意也抗張也女指射侯以目不寧侯也言侯能安寧其國則其親附乎上可知矣不寧侯反是故抗而射汝蓋借以勉而戒之也又勉其加進飲食以自順養而詒汝後以多福使之世享其祚以深致丁寧之意也○王氏曰侯而祭之者神無不在聖人無所不用其至也夫侯受內扞外有諸侯之象故祭之使以安其爲諸侯而不則必抗而射故此即司馬九伐以正邦國之法也宋子翻數曰射義射中則得爲諸侯否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閒若有祭之能又如何只此分別恐大意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明齋王氏曰按侯者古矢並以此爲侯故古文作医象矢集於布之形也其諸侯與侯候字則皆從人而諸医聲人在上作矦爲諸矦字人在旁作候爲伺候字前人不識古文遂竊射中得爲諸侯則天子而射又何說耶夫射男子所有事古帝王制與盡志於射者取其能禦侮而已虎熊豹皆獸之極猛春秋書多麋亦害稼之獸取其皮爲侯以示服猛獸除民害之意也射之所有事者在此而乃妄求之於侯不失之遠哉）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齊同劑下皆同○此總序築氏以下攻金之工而先舉其齊以爲總端也齊者錫和金之名多錫爲下

少錫爲上齊若鐘鼎之屬量若區鬴之屬鎛器若錢鎛之屬刃若刀劍之屬○王氏曰下文築氏爲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用錫爲多故曰執下齊其上而大刃下而鑒燧之屬皆下齊也冶氏爲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則用錫爲少故曰執上齊其上而鐘鼎斧斤之屬皆上齊也舉築冶二工他可知矣）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者金五分錫一分其六分也餘放此鐘以擊鼎以烹斧以伐斤以斫戈戟以刺三齊惟欲其堅且剛而已故用錫皆少而以上齊也大刃戚揚之屬以斬削以削殺矢以獵此二齊欲其堅而韌鑒以取水於月燧以取火於日此一齊欲其明而晳故用錫皆多而以下齊也○鄭氏曰金謂銅鐵也王氏曰凡金必濟以錫者金性堅剛錫則柔爽金或赤黑錫則青白以柔爽而濟堅剛則器不折以青白而濟赤黑則色不濁此所以有六齊也）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此序攻金之工之一築氏之職也削書刀也古用竹爲簡先以火灼簡後用刀刻爲書所謂書之削是也博廣也規謂圜也刀勢曲反張爲之六刀相合則圜若弓人合九成規之類也新而無窮謂常如新也敝盡而無惡謂刀若脊金如一雖敝盡無瑕惡也無惡則無窮矣○蕭曰漢時蔡倫造紙蒙恬造筆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鄭鍔曰大事書於策小事書於簡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大約削書於案要小物削書於丹圓凡所書皆非筆也而名爲書器俱而刻於上耳築氏爲削欲其堅也書無窮而刻無已非刀堅安用名築厥有古哉愚按後世造紙筆書文既便而竹簡始廢今之削惟用以削牘而已蓋又其一變也）

冶氏爲殺矢刃（何）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垸音丸○此序攻金之工之二冶氏之職也殺矢司弓矢所謂用諸近射田獵者也本記矢人矢凡有五夏官司弓矢矢凡有八而此止言爲殺矢刃者近射田獵殺物深猛舉其重而餘統之矣以矢人職通言刃不但言殺矢刃推之可見刃謂矢鏃鋌謂其足入笴者十之爲一尺垸量名數未詳刃鋌凡重三垸也○註曰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刃同其工似脫誤在此也趙氏曰冶氏執上齊而爲殺矢乃下齊也冶氏職爲戈戟執上齊所謂殺矢刃特兼爲之與愚按此條註疏以爲脫誤者得之鄭趙氏亦疑其兼爲而非決其必然也今以義推之殺矢與削爲金齊此爲殺矢正次築氏爲削之下當是築氏職之文而以職近冶氏又此條重三垸與冶氏重三鋝文相似故有脫誤也）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鋝音劣○戈所謂句孑戟也廣二寸通言其廣也內謂胡以內接柲者其長四寸胡謂枝曲而旁出者其長六寸援謂本直而上達者其長八寸凡此所言其長也已太也倨直也句曲也皆自胡而言也前即謂援也胡不曲不直如磬折然太直則以鉤人而不入太曲則以啄人而刺不決胡以內過長則援短胡頭必低而曲於磬折故引之則折前胡以內過短則援長胡頭必舒而倨於磬折故引之則不疾也胡上爲倨倨之外謂胡裏胡下爲句句之外謂胡表胡之表裏皆寬博則合於磬折而則病無戟廣矣鋝亦量名註謂即呂刑之鍰重六兩胡援凡重十八兩也）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中去聲○戟謂雙枝戟也凡刺兵一鋒直出曰矛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鋒戟曰戣倨句中矩者兩胡相向勢稍方也刺即援之刃趙氏謂援自柲直至上尖頭刺刃是也○王氏曰戈二刃戟三刃則其廣宜少殺於戈然後便於用故戈廣二寸戟廣寸半稍爲異也戈內四寸援八寸其長尺有二寸戟亦如之廣寸半內三之則長四寸有半援五之則長七寸有半亦其長尺有二寸也戈胡六寸戟之胡亦如之廣寸半胡四之亦六寸也其倨句中矩則胡勢磬折如矩亦明與外博者異矣薛氏曰戟柲長一丈四尺八寸合援之七寸半內之四寸半其長一丈六尺車戟常是也）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縣懸同攠音靡○此序攻金之工之三鳧氏之職也以鳧名者王氏謂鳧於水不溺不淫欲音之無淫溺也獨以名鍾者以其始條理也兩欒者鍾口之兩角也銑所先故又謂之銑也此言鍾口也銑間之間猶邊也口卷之處裹衽于于然故謂之于擊處故謂之鼓正處故謂之鉦震動故謂之舞此四者言鍾體也甬而有縣故謂之甬平而不彼故謂之衡此二者言鍾柄也柄有縣孔圜之如螢旋然故謂之旋其飾有螢蟲之屬象蟲之旋而力能勝鍾故又謂之幹也此二者言鍾懸也錢帶有四以介于鼓鉦舞甬之所者其文如篆籀故謂之篆每帶有九乳如枚可數故謂之枚又謂之景攠之言敝鼓之攠敝室而生光故謂之隧也此三者又言鍾體也）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鉦不言間省文耳並言鼓間鉦間是也舞修謂其橫舞廣謂其縱註曰舞之上下既促當以橫爲修以縱爲廣也鍾制下侈而上斂十分其銑去二分爲之鉦者言鉦徑居銑徑十分之八也其銑間之于與鉦同而鼓間則又去二分而居銑徑十分之六其舞修亦與鼓間同而舞廣則又去二分而居銑徑十分之四此以上言體之長短廣狹也以鉦之長爲甬長不言衡長者并衡數也以甬之長爲甬圍者其圍一如其長去其參分之一爲衡圍衡又斂於甬也此言柄之長短廣狹也以甬長二上一下以設旋者衡之

（謂於銑其附也此言懸之上下也○疏曰經文不言銜長又以鉦長爲前長太長不類故知前并銜數也）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弁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弁則鬱長甬則震（柞窄迫○此承上文而推言之以起下文也薄厚以質言清濁以聲言侈弁以形言說猶謂也王氏謂猶故也柞迫也鬱聚也言鐘之震動聲所出皆形所興也其故豈無謂哉質太厚者聲石而不發質太薄者聲播而多散形大者聲迫而不舒形小者聲聚而不延而柄長者聲亦震而不定也蓋形質與聲相爲表裏其說如此石播柞鬱亦清濁之類長甬亦厚薄侈弁之類○鄭鍔曰其同言鐘之形聲者十有二此推言厚薄侈弁四者蓋其病大約不出於是故也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大小器用於是乎出單穆公之諫景王者如此然則四者病所由始也）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長而小則其聲舒而遠聞（聞去聲○此明上文之意也凡鼓間居銑徑十分之六而大鐘之厚十分鼓間之一凡鉦間居銑徑十分之八而小鐘之厚十分鉦間之一非

小鐘反厚以大鐘之銑徑鼓間本大於小鐘銑徑鼓間也其不若小鐘取於鉦間者恐大鐘過厚則石耳此明厚薄之數也疾急也舒緩也鐘大而失於短則短聞而聲易竭鐘小而失於長則遠聞而聲難息此明侈弁與清濁之意也○趙氏曰大鐘即禮書所謂十二辰之零鐘詩言鏞者是也小鐘經所謂編鐘是也國語云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昭其細也左傳云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今鐘槬矣信乎所爲有大小而制有長短也疏曰樂器中縱聲舒而遠聞亦不可也記云止如槁木此不欲遠聞之驗故鄭兼言淺則躁躁則易竭深則安安則難息也）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遂註作隧鄭氏作燧○隧所謂于上之攠謂之隧即鼓也深謂窐之也初鑄時即深而圜之以擬擊也鄭氏曰遂燧通形如鏡所以取火日中也鐘受擊處爲圜形微起其光明似之深謂高也猶覲禮爲壇深四尺之深註謂窐者誤也）鳧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之量平聲下同○此序攻金之工之四鳧氏之職也以鳧名者取堅實之義爲量謂爲凡量器下文爲鬴乃約指之也改煎謂重煉也耗減也六齊必煎煉而成而鑄鐘量之量尤以再煎無耗爲度若鍛銀成者不再煎也權者賦其數之輕重若下文重一鈞之屬準者取其模之高下若深尺方尺之屬量者取其受之多寡若實一鬴一豆之屬）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槩而不稅（鬴註釜同即論語與之釜之釜中太簇○內四方各一尺而外爲圜形象天包地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臀一寸者下底深一寸也耳三寸者傍耳深三寸也三十斤爲鈞鬴之重準之黃鐘之宮上下生十二律爲五音之主鬴之聲應之槩之言平也稅猶征也謂質人所謂度量犯禁者之布也鑄以取平爲天下法而無事征稅其質人布也○鄭志趙商問槩而不稅司農謂令民得以量而不租稅也鳧人職有稅何也答曰此官量事在市司所以勘諸量之量器以取平非券常所用故不稅彼鳧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陳用之曰槩平也斗斤量齊之以爲平也月令仲春正權槩管子言釜鼓滿則人槩之皆其義也足者以不稅爲不租稅何哉趙氏曰市量亦衆矣若鳧氏之制民得量用不亦難乎又況三十斤之重何以運而舉之升豆鬴兼於一器何以別而量物乎周時制量藏於王府每侯邦予一器周公須制於上使民放而爲量若民妄自增損或如家量貸公量收者則以王制正之下文銘以示誥厥後茲器維則此也愚按

陳氏趙氏所駁則鄭所謂令民量而不租稅及官量不稅肆市所用則有稅者其說皆非矣夫地官質人職度量犯禁則罰以布而鳧人藏收之初非市肆應用之量而收以稅也以王府取平之其量而息民間犯禁之稅業本自平而以語謨滋之病也何哉）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觀去聲○銘刻於鬴以銘之也時猶是也索求也一云法也允信極中嘉美也言是乃文德之君思求法度允建厥中以行遠而傳後以明槩而不稅之意也○毛氏曰極至也言君有經緯之文故能思索造其至理揚子云存神索至此之謂也易氏曰王制本乎黃鍾律呂權度量衡皆始於此而禮樂寓焉非時文之君何以探制作之理中庸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德與位兼非時文而何哉愚按上文鬴豆升此量之法也而尺寸爲度鈞斤爲權聲黃鍾爲律呂凡法皆具其中故言嘉量而以思索述之也）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此詳鑄金之狀以明改煎之事也凡鑄鍊及除垢之齊之總例而獨於爲量始終言之者李氏謂鑄金莫急於量也煎之初金與錫色方黑濁穢雜尙存至候錫去則火色變而黃白然

亦未淨也久之變而青白則將淨矣其又久白色盡夫火色純青則煉精可鑄而合於權準之劑益上齊下齊皆和金錫多寡之數（此則鑄金錫精粗之候也）

段氏（此序攻金之工之五段氏之職也按前文其職爲鎛器今闕未詳其制○易氏曰段氏爲鎛器以序工知之凡農器耕以錢耨以鎛薙以銍臣工詩曰庤乃錢鎛庤具也良耜詩曰其鎛斯趙趙剌也周家以農開國而後世以此告其成功宜記以鎛爲首審而段氏專其職歟）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此序攻金之工之六桃氏之職也舊錯簡在冶氏之下今正之名桃氏取劍能辟除不祥之義也兩刃合曰臘自脊分曰兩從其柄曰莖臘廣二寸半半之者兩從廣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倍之者莖長五寸也中其莖即謂臘廣爲之莖圍也對後大首約而言故云中央設訓大也疏謂如瓮長稀而不設之設其後稍大也首謂柄接刃處也去臘廣之一以爲首廣廣一寸七分又三分寸之二也圍猶環也謂爲鐔以環之也所謂劍夾也○詳曰莖謂在夾中者也中其莖設其後者從中以卻稍大之後大則于把易制也愚按莖在夾中則劍夾即是鐔而莖乃鐔所夾也鐔之言覃覃被於外而莖穿其中正夾之義或謂莖爲劍夾則莖柄何以稱夾是不但義未足而制亦失也又或謂莖在鐔以上者考工記自握劍而言故自首而中而後以明前後之義而或自服劍而言故以首爲下後爲上以明上下之義與）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身對莖而言即謂臘從也莖長五寸身長五倍之通身莖共三尺所謂三尺劍也下制註謂即今匕首疏謂漢時名小劍爲匕首也餘見刃人）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屬音注○此序攻皮之工之一函人之職也名函人者包函之不傷人也屬之言續甲之札葉相續也合猶重也以犀皮爲甲七節相續用之可歷百年兕皮六節相續歷二百年重犀兕爲之五節相續歷三百年愈堅則愈久也）

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旅脊同○容象也謂人身小大長短之象也制裁也上旅腰以上下旅腰以下重若一者腰上腰下等重也以其長爲之圍欲相稱也○王氏曰人身有大小長短過之則有餘不及則不足惟因人身爲容然後以之制革則無二患也）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鍛煉也摯之言致也橈柔屈也言煉當適中也）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空孔同惌音遠易去聲齘音械○孔名鑽者孔若鑽者然也惌緻密貌裏革內也易無敗蔑也朕縫痕也櫜韜也舉取也不伸王氏曰約則密緻而不相[illegible]疊則充滿而不削蝕也齘齒參差也制札葉附合不相支撐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更平聲○更變也謂汰而變之也周密也明有光澤也變如推變所謂之變通變隨人便以利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迆故書作弛滑也之下拔有引而信之欲其直也八字脫簡在下節信伸同卷上聲摶先鄭讀作縛下並同○此序攻皮之工之二鮑人之職也鮑作鞄者蓋韗篇有鞄瓷鮑氏謂鮑爲柔革之名也荼茅莠其色輕白握謂以手煩摺之也摶讀爲縛約束之也春秋傳幣錦二兩縛一如瑱是也迆倨散貌著鋪也淺謂鋪均而不厚藏謂線隱而不露皆革善故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

而藏則雖敝不甐（澣先鄭讀如浩澣之澣故書作劑先鄭讀如柔需之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八字當在上節滑也之下眡節在木節帴先鄭讀爲翦詳讀爲僂或讀爲卷一云當讀如字鞼音香先鄭讀爲蘚○疾速也革不使久於水乃不腐也眡序也革須多潤以脂始不燥迆正對斜也裂坼也帴作翦僂卷皆捲也緩急不均而急先裂則革雖廣猶狹也一云當讀如字帴馬帴也博猶同名高之博言革毀壞如此將焉用之但博爲此等而已參稜形材不可任之意也序猶均也甐傷也）

韗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此序攻皮之工之三韗人之職也皐陶鼓名猶下文鼛鼓皐鼓之類賈侍中云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鼓大而短即此是也長六尺六寸通謂其身也左右端謂兩頭與中謂腹也深廣六寸中尺皆自各版言之鼓圍凡版二十計兩端共圍十有二尺其中共圍二十尺圍三徑一計兩端徑四尺其中徑六尺六寸又三分寸之二也下二條總言兩端之鼓徑此析言兩端之版數語其實則一也厚三寸總謂端與中之厚也穹讀穹隆之穹也其端廣六寸而其中尺計其穹當加三分之一有奇云三之一者約詞也上謂穹之上與兩端之上也正猶平也長六尺六寸穹者居中約二尺有奇爲一平其兩端約各二尺有奇亦各爲一平所謂曲而有直體者明與倨句磬折異也○司農曰韗書或爲鞾皐陶鼓木也註曰韗或爲鞠以皐陶名官也皐陶之陶從韋則鞾也鄭氏曰皐與高通鼓長曰皐古者爲土鼓瓦匠故名陶從後世以木板合之也愚按諸說皆不如賈義爲正先鄭但言鼓木瓮于攻皮無與後鄭不訓木而訓業似矣亦未指言何鼓也此鼓觀下二鼓鼛近而短而鄭氏以爲鼓長曰皐義亦相反今玩下二條鼖鼓皐鼓之例爲皐陶與爲皐鼓文勢正相類且下即言鼓之長與徑而不及鼓之名稱則皐陶當爲鼓名豈弟如數者之說哉）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鼖音焚○鼓大曰鼖即鼓人以鼖鼓鼓軍事也四尺謂鼓徑其圍當十有二尺中圍加三之一爲十有六尺上條分言各版之廣數又總言穹數此皆自總數而言故云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也不言三正象上文而言省文也）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皐鼓即鼛鼓鼓人所謂以鼛鼓鼓役事也不言中圍亦象上文也倨句磬折謂兩頭與中圍如磬折然不三正也）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冒象也驚蟄爲孟春中以其日冒者象雷震動也）良鼓瑕如積環（積環謂漆之文理革謂故漆然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

（[illegible]生辟○說見鮑氏）

韋氏（此序攻皮之工之四韋氏之職也今闕未詳所職按皮生曰革熟曰韋此蓋制人既按治之而本職制造之與易氏曰韋如韋弁服之韋必待熟而後可爲或者韋氏所掌蓋用於弁服之類耳）

裘氏（此序攻皮之工之五裘氏之職也其職蓋掌爲裘今闕亦未詳其制易氏曰天官掌皮掌爲大裘之屬此復有裘氏亦猶春官有典瑞此復有玉人也蓋裘氏掌制之而掌皮總其事以共其用也）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圜音環○此序畫繢爲設色之工之一之二而二工名與職今並闕但存此發端之詞猶攻木攻金諸工之有總序也畫者畫其形繢者繢以色對文言之凡衣繢裳繡之屬皆先畫而後繢若散文則畫繢通稱也繡謂眷萃也此總言之也次比也備會也合也繢亦謂其色也東方謂之青以下自五行之方位而言青與白相次以下自五行之對待而言青與赤謂之文以下自五行之流行與其會合而言此先推言五色之屬也圜詁謂形如半環也土色黃象方無所變也天則隨時而色變矣火圜象其性山草象其文水龍之屬象其物凡皆布五行於四時彰爲五色而錯綜其位以章之故謂之巧此巧指言雜五色爲畫繢之事也然水以之下疑有闕○鄭鍔曰青至黃凡色六獨言五色何也玄與黑皆北方之色其辨則玄淺而黑深若其體初不甚遠故言五也陳用之曰畫爲之畫而已繢則爲之會五采焉畫繢不止用於衣裳故不言所會而統言其事詳指畫於衣繡於裳以實之不拘何也王昭禹曰古之畫繢之事見於衣服車旗宮室器械之間者其爲象豈一端而已哉仰以觀天之文俯以察地之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或象其形與其性或象其色與其用道德之義性命之理皆寓乎中將使人目擊心會而得乎不言之大法也）凡畫繢之事後素功（畫繢謂文素功謂質也論語云繪事後素記云甘受和白受采此也此又推本言之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湛沈同秫音述○此序鍾氏之職設色之工之三也染羽名鍾氏未詳或曰鍾重也染欲其深重也染羽以飾車旗之屬若巾車翟車厭翟之當參考析羽是也朱謂朱砂也湛浸也丹秫丹色秫也熾炊也淳與㡛氏渥淳其帛之淳同沃之使自厚也漬染也凡染羽先以朱砂浸丹秫久乃炊熟因以羽淳沃漸漬使之相入而後染成也入猶染也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赤淺黑爲緅赤反黑爲緇○疏曰染布帛者在天官染人此鍾氏惟染鳥羽而已要則朱與秫則同也染人云春暴練夏纁玄則以朱湛丹秫當在季春至三月爲季夏盛暑熱潤之時斯熾而染之與此及爾雅皆不言四入六入今按士冠禮朱紘鄭註朱爲四入謂纁更入赤汁則爲朱也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是亦四入又入黑汁則爲緅是五入又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又入黑汁則爲緇是七入也緅註謂俗作爵爵頭赤多黑少色如之也愚按三入爲纁此朱湛丹秫之所染也若緅緇所入之黑汁不言其物蓋皆文與以夏采蔵推之羽當染爲五色如夏翟文今惟言染赤及黑者舉二者例之也）

筐人（此序筐人之職設色之工之四也今闕未詳所職或曰筐謂筐筐以貯漬者蓋掌麻績之屬與今按下職掌湅絲若帛此掌湅績若布恐義當然也）

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湅音練涚音稅暴音僕○此序㡛氏之職設色之工之五也名㡛者治絲帛而熟之爲㡛猶任設色之工者湅治而後可染也涚水以灰涚水爲涚水漚浸也七日者取其浸淫去地尺者取其高潔晝暴諸日温以陽氣夜宿諸井寒以陰氣也）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欄楝同淫書或爲湛湛漉同○欄木名渥如春秋傳繒人渥當之渥不言日數不混絲而言也澤器滑澤之器蜃謂其灰淫者漬淫之令帛白也清猶澄也盝謂出漉也俟灰澄而出漉以晞之其灰未淨者則揮灑以去之也沃沃以水也塗又塗以蜃也宿經宿也渥淳其帛以上晝暴諸日以下與湅絲多同其間又淫以蜃又沃以水又塗以蜃而加治如此則湅帛所獨也所以然者治絲恐勞傷宜簡治帛欲白故宜詳也）

玉人之事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信伸同○本工多闕文錯簡王氏詳說遷以春官典瑞定之本節天子守之之下有大圭大琮圭中必三條錯簡在後節守之之下又脫穀璧圭璧二條而皮帛一條亦錯簡在後也王氏說附錄本工之末○此序玉人之職刮摩之工之一也鎭圭取安鎭四方之義尺有二寸其長也命圭者王所命也桓取其強而有立信取其尊而不屈躬取其卑而不倨也○王氏曰天子之鎭圭言尺寸不言厚薄例以宗后內鎭之文則知厚一寸廣四寸矣諸侯之圭亦不言厚薄例以雜記之文則知廣三寸厚半寸矣餘放此）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名玉曰冒言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以小爲貴也○疏曰按書傳古者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註云君恩覆之臣敢進是也顧命孔註冒玉邪刻之方四寸用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也彼註不言冒以覆天下者義得兩合故註異也敬仲鄭氏曰古者天子頒瑞於諸侯而使守以爲瑞來朝必執合爲驗故天子冒圭則邪刻其下諸侯瑞圭則邪刻其首上下相合以立信也沒儀王氏曰冒圭以齊瑞信執以合之合則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親秩等也諸侯冒圭不冒璧親於尊也）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按王氏詳說此節當在下文瑑圭條之後○此節註疏以下皆穿鑿不楚顧詳曰此皆指瑑器而言也瑑器有龍有瓚有將將柄也惟天子全用玉上公止以玉爲龍首侯止玉爲瓚伯止玉爲柄餘皆以石之次玉者也鄭鍔曰以器言之龍虎其首瓚處其中將處其後以德言之公居其上侯居其中伯居其後此用玉次第之意也不言子男所用者大行人云子男不酢則不用瑑器也愚按二說文義極明此節本當在瑑圭條之後錯簡於此文無所屬故舊說牽爲之解王氏詳說合瑑圭爲文則二說之言益明而舊說不待辨矣）繼子男執皮帛（按王氏詳說此上有闕文說詳前後○此乃謂公之孤及諸侯之適子未誓者繫之而文不全也○鄭鍔曰大宗伯孤執皮帛謂王之孤也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則侯邦之孤也二者皆執皮帛但王之孤以虎皮公之孤以豹皮此王之孤不當繼子男故詳解謂公之孤也然典命諸侯之適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則此蓋兼諸侯之適子而不止公之孤矣愚按此條本無與乎玉人之事乃約諸臣之六摯以繼邦國之六瑞故亦連及之而命圭節既不及子男穀璧蒲璧之制此句錯簡於此而文又不全宜王氏析其脫誤也）天子圭中必（必註讀爲縪王氏詳說此節

（上有脫文○穊謂人圭之屬以組約其中也疏曰獨言天子穊不言諸侯者舉上以明下也按聘禮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約組約圭中央以防失墜即此中必之類也）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此節上下條係後璧羨節文錯簡在此餘錯簡說並見前○四圭無邸瑞職四圭有邸是也杼之言殺也終葵謂椎也齊人謂椎爲終葵於杼上爲之明無所屈也服之即典瑞所謂搢以朝日也致猶至也土地之土猶度也冬夏至以度日景之至否建邦國則以度地而制域也瓚即侯用瓚之瓚也○註曰祼之言灌謂始獻尸求神時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曰按小宰註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故此惟云以祀廟又按典瑞疏云以祼賓客此不言者文略也詳言瓚如盤者漢禮文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言有流前注者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繅藉同此節之末有牙璋一條錯簡在後○圭上下皆圓曰琬穊者所以穊圭也諸侯有令德則使者執以錫命之故云象德圭自半以上剡至首曰琰判規者其半不剡而下爲圓形也諸

侯不德則使者執以誡勑之故云除慝易行也○疏曰按雜記凡圭剡上寸半耳琰圭半以上剡至首其下半如規爲琢飾除慝除惡逆易行易惡行爲善也王氏曰琬圭以象德文事也故言穊琰圭以除慝易行義事也故言判規）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好去聲此節之首有大圭一條錯簡在前末有駔琮一條錯簡在後○璧羨亦璧名度尺謂其袤徑也璧圍九寸而此殺其兩旁一寸以羨其上下故旁徑八寸而袤徑則一尺也好者璧內孔也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則兩旁肉徑共五寸而孔徑三寸所謂旁徑八寸也以爲度言尺寸之度起於此也○註曰羨猶延也其袤一尺而廣殺也疏曰註以羨爲不圜之貌蓋璧圍徑九寸今殺其廣一寸以益袤之一寸則上下之袤凡一尺左右之廣凡八寸也）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圭璧條錯簡詳見前璧琮條係後琮節文錯簡在此○五寸言圭之長度璧之圜徑也九寸言璧之圜徑琮之方徑也○疏曰璧琮稱九寸者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寸也王氏曰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琮以錦諸侯享王若后之禮也璧禮天之玉以享天子琮禮地之玉以享后此不言享后者以天子爲主皆文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此下有大璋亦如之一條錯簡在下節○穀圭象

爲粟文如穀璧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射音石下並同衡橫同繅藻同守狩同此下各節錯簡說並見前○半圭曰璋加小焉曰中璋又小曰邊璋大璋飾備中璋飾稍殺邊璋但飾邊而已故名邊也射琰出者也射與其厚通三璋而言也三璋爲勺之柄所謂將也黃金爲勺鼻以青金飾其外而朱其中所謂瓚也鼻所謂龍也衡謂勺徑也圭瓚口徑八寸璋瓚四寸而已宗祝宗伯之屬林氏謂宗主禮祝通神也巡守有事於山川則祝其大小之等以三璋盛鬯祼神故奉以先馬而行也大璋亦如之二句王氏謂承上穀圭天子以聘女之文而錯簡於此也蓋大璋亦如穀圭之七寸而圭與璋異故曰亦如之舊乃謂大璋亦如邊璋之長七寸射四寸也則射四寸以下本大璋中璋邊璋三者所同又何用言亦如之乎蓋不知本工錯簡而致此誤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瑑者圭璋璧琮文也）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牙璋璋有鉏牙也中璋謂次於牙璋者）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

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駔註讀爲組○駔琮謂以組繫琮也宗后謂王后宗者尊之之詞陳氏謂后繫王理內治爲天下宗也以以爲權者謂爲稱錘之式后亦有稱縣之屬故也內鎮對天子鎮圭而言鼻所以繫后不言鼻省文也○毛氏曰玉性堅栗用爲稱以麗其法則法亦與傳而無窮故先王即璧以起度即琮以爲權易氏曰此與璧羨起度之意同知璧羨起度而不以璧則知駔琮爲權而權不以琮蓋權度法所自出而政事係焉先王慮其制之亂故托於璧琮耳）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邸本也典瑞兩圭有邸是也）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句）棗栗（句）十有二列（句）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勞去聲節首有璧琮一條錯簡在前○夫人先鄭謂王之夫人是也琮九寸以享后則瑑琮八寸以享夫人矣案謂玉飾案也十二寸謂高也列之言行也純猶皆也註謂棗栗實於方器設諸案凡十二案爲列非謂一案之上棗栗十二列也十有二列之下又言於諸侯皆九於大夫皆五則十二列爲二王之後明矣不言二王之後蓋省文與言夫人勞不言后勞及勞諸侯不言大夫並放此○王氏詳說曰天子之妃曰后

（其次曰夫人諸侯之妃止曰夫人按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竹簋方疏謂諸侯夫人勞賓有竹簋以盛棗栗而無棗而后勞賓則有棗是玉棗爲后勞設也鄭氏不知夫人以勞之上闕后守乃以爲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勢不敢故稱夫人也如其說則本職又何以有宗后爲權與宗后守之之文乎王昭禹曰后夫人佐后以致內治王於賓客致飧而后夫人亦致飲故王勞賓客而后夫人亦勞諸侯大夫陰陽相成之義也）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稍夫燊錯前說見前）

（○素功無瑑飾也此章泛言祀山川明非巡狩時所祀也○王氏詳說曰記多戰國間事推玉人職與典瑞同典瑞言其名與用玉人言其名與制玉人爲之典瑞掌之此周制也然文經秦火非闕則錯典瑞以王晉大圭以下列爲各節而五禮之用畢矣若玉人言公侯伯之圭而不言子男之璧言子男而不言孤言案十二以勞諸侯而不言后凡皆闕文也又天子圭中必節當在天子服之之下不容間於皮帛之後天子用全節當在宗祀以前馬之下不容間於以射諸侯之後瑑琮以享夫人當在璧琮以享天子之下不當間於瑑璧之後大璋諸侯以聘女當在穀圭天子以聘女之下不容間於宗祀以前馬之下宗后以爲權當在天子以爲權之後不容間於牙璋以治兵守之後璧羨以爲度當在駔琮以爲權之下不容間於琰圭以易行之後宗后守之當在天子守之

之下不容間於宗后以爲權之後以至四圭兩圭圭璧璋邸射文當連琮瑑圭璋璧琮連文亦如之各不容相間凡皆錯文也鄭氏雖知不言子男之爲闕他無一言及者此所以多失而今定之也愚按記文體製非一乃雜者各書而成如戴記曲禮樂記月令之屬及儀禮傳所記各條之類本非完書又況散亡之餘各工多缺其存者復不備乎且如本工於典瑞固多合而散逸已甚鍾氏之於染人矢人之於司弓矢亦然或乃疑玉人序次頗以圭璧璋琮分類似非脫錯然如穀圭雜於璋而圭璋邸雜於琮分類云何故如王氏之論爲得也茲一因王氏所定附參三條而備列如左學者詳之）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天子圭中必（此一節即典瑞所稱王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之玉器而因言后之鎮琮與王之圭繅也）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璧五寸謂之穀璧子守之命璧五寸謂之蒲璧男守之孤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此一節即典瑞五等諸侯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及覜聘於王之玉瑞而諸侯之相朝聘亦如之也原本缺命繫以下二十三字）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祼圭尺有二寸以祀廟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此一節即典瑞四圭以下以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與宗廟賓客之玉器）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一節即典瑞牙璋以起軍旅琬圭琰圭以治德除慝之玉器玉瑞也）土圭尺有五寸

以致日以土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此一節即典瑞土圭以致日與璧羨以起度之玉器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此一節即典瑞穀圭以和難聘女之玉器也）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宗后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宗后夫人以勞諸侯（此一節即典瑞凡賓客共玉器之意也原本缺爲宗后字）

柳人（此序柳人之職刮摩之工之二也今闕未詳所職或曰柳者流理之義此工主剖玉而發玉人雕人琢治之也或曰樗爲樽柳之屬亦刮摩之事也）

雕人（此序雕人之職刮摩之工之三也今闕亦未詳所職按工以雕名當以雕琢玉爲職詩追琢其章是也然玉人既掌爲圭璧之屬則此其掌爲凡玉器者與凡玉皆雕而雕人與玉人分名者蓋玉以圭璧之屬爲重故獨名玉人而餘止名雕人也）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此序矢人之職刮摩之工之四也舊在梓氏之後今亦以序工正之三分謂三分其矢之長也五分七分放此一前二後其前較重二前三後前稍重三前四後前不甚重凡此蓋以各矢而分爲三等也然司弓矢職云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恆矢庳矢用諸散射此名數不符未詳據註疏茀與殺二字互錯兵矢田矢即謂枉矢絜矢也蓋如司弓矢之文亦鍭矢殺矢爲一類兵矢田矢爲一類茀矢矰矢爲一類恆矢庳矢爲一類其言茀矢不言矰矢以同類故略之又不言恆矢庳矢之類以其前後皆四分無所輕重故又略之司弓矢據事之重者爲先故守城車戰之枉矢絜矢首列之此據鐵之重者爲先故一前二後之鍭矢殺矢首列之也按註疏如此頗與司弓矢相合但矢人爲刮摩之工其輕重當以矢笴爲準而不以矢鏃爲差觀下文刃重三垸句則矢鏃之前重固爲通制而其輕重之三等自係於笴以矢鏃之重有定量而三分殺一之圍徑不言其定制也況鍭矢殺矢用諸田獵弋射而不以田矢名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乃以田矢名即其弟子趙商早疑其不相應矣乃執司弓矢之文各以二矢相配而殺與茀互爲更變亦何據乎或曰兵矢通謂戰守之枉矢絜矢田矢謂弋射之矰矢司弓矢以其用言每二矢爲一等八矢凡四等矢人以其殺言或一矢或二矢或三矢爲一等六矢凡三等并鍭二矢亦凡四等也則茀矢殺矢之不必互改亦明矣其說近是姑存之）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殺去聲下並同笴讀爲藁○笴謂矢幹即藁人職之藁也殺破也笴長三尺減其前一尺以貫鏃也羽其後六寸以覆本也深猶翮也厚謂徑也）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比音避○辨以水者陰則沉陽則浮也比即括也矢比於弦而發故名也分猶倍也刃通鋌而言也刃連於鋌對文則刃鋌有三名散文通名刃也設比必夾其陰陽而設羽必夾其比者欲陽浮與陰沉鈞設刃必三分其羽者欲金重與羽輕鈞也憚驚也總結上文之詞○疏曰註云弓之矢則設比在笴之兩旁者以弓豎用之故也云弩之矢則設比在笴之上下以弩橫用之故也云凡矢皆設羽於四角者兼則弓之矢比在兩旁弩之矢比在上下羽皆設於四角也）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刃即冶氏所謂殺矢刃因矢人言設

刃而逆言之也不言殺矢而自言刃者刃長寸以下爲凡矢之通制矣舊謂刃長寸當爲長二寸長下脫二字者誤○疏曰註知長下脫二字者據上矢長三尺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羽長六寸刃長二寸也若刃一寸則羽三寸而矢一尺五寸便太短故知脫也愚按此註疏誤疑此文有錯也果刃長二寸豈有冶氏職長下脫二字而此亦適長下脫二字之理亦豈有冶氏職不訓其長下脫二字而此忽訓其長下脫二字之理耶且如其說刃長寸則羽三其刃矢五其羽而矢誠太短豈知刃若二寸則鋌十其刃而鋌又豈有長至於二尺者乎夫云三分其羽以設其刃不云三分其羽之一以爲之刃長則非言刃長之數可見而設三設字皆言設之之處亦必兼設比設羽言其處而言設刃獨言其長之理又可見也夫三分其羽之分猶倍也則謂夾三倍其羽之處設其刃之鋌也凡矢約長三尺計自刃至鋌共一尺一寸而自刃之鋌至羽末共一尺八寸有奇則設刃之處凡三倍羽長六寸而自刃之數其義其明以此則長三尺矣其不言設鋌而言設者如此言五分矢長而羽其一及各處言某某幾分之幾某以某幾分之幾是也有即一件而前後對言分者如此言鍭矢三分一前二後之類皆以三分二前一後之類是也有不分彼此前後但言幾分而知其中較於旁幾分之一上都於下幾分之一者如其屋三分及室涂十有二分之屬是也又有但分彼此前後而并以一分析而爲幾分乃以一分幾爲幾分者如此言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也此例中例有正變即義有淺深則此非以一析爲三分而言刃長之數乃自一臂爲三分而言設刃之處益見矣註未詳義遂改刃長寸爲長二寸也何與）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趮音躁稱去聲○此以下申言之也紆則紆曲揚飛也趮旁掉也夾註謂今人以指夾矢新也橈亦曲也鴻即殺弱也言矢之笴須鴻殺相稱若前鴻則行低殺弱則行旋中弱則行曲中強則行起而矢之羽須設有節若多羽則行殺少羽則行急故以指夾矢而搖之又以指撓幹而曲之欲其有節而相稱也此皆視已成之矢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摶徒丸反○摶圜也㮚色如㮚也圜同摶重同擇疏同擇㮚如是則材美而矢善矣此相未成之笴也○王氏曰笴者雖出於工巧而材不美雖工亦不能易而爲良所謂妙朗之笴材美故也）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耑端同劉音穿木或作端○此序磬氏之職刮摩之工之五也舊錯簡在矢人之前今正之倨謂下鼓句謂上股一矩有半各約言其度也俞氏曰鼓在下狹而長股在上廣而短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者半矩是句得一矩有半也其博之博謂股博也股二鼓三皆謂其長也言股之博一分則股之長倍為二分鼓之長推為三分或言其博不言鼓或言股若鼓不言長皆互文也去股博三之一為鼓博明鼓狹於股也以鼓博三之一為厚明股鼓同厚也賈氏曰以律推之如黃鐘之磬律長九寸其博為一是股廣一律為九寸股為二是股長二律為一尺八寸此其上廣而短也鼓為三是鼓長三律為二尺七寸三分其股博之九寸去一以為鼓博是鼓博六寸此其下狹而長也又三分鼓博之六寸以其一為之厚則下鼓若上股各厚二寸矣已過也上下猶言清濁也耑猶首也摩石之厚薄以調聲之清濁也○註曰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必用其度耳博謂股博也假令股博四寸半者股之長當九寸鼓之長當一尺八寸也疏曰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也此倨句一矩有半皆假設言之以定倨句及其作磬非必用其度但依律長短為之也凡樂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今磬太清是石太厚故摩使薄薄而廣則濁也磬太濁是石大薄不可使厚故摩使短短則形小形小則厚厚則清也愚按股謂其上大者以其有股形故名股也鼓謂其下小者以其當擊處故名鼓也註知其博為股博者下文鼓博因此股博而推則首言其博明為股博無疑矣股博與鼓博皆言其博則其言股為二鼓為三皆言其長又可知也

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

甗音彥鬲音力觳音斛下職同○此序陶人之職搏埴之工之二也無底為甗有底為盆有底而七穿為甑鬲[illegible]職觳實見下職甗以蒸盆以盛鬲以烹[illegible]皆庖器也○疏曰觳實一斗二升下職豆實三而成觳有成文[illegible]觳者為斛受三斗見聘禮記何非且聘禮記斛受十斗[illegible]受三斗其言[illegible]故註不從而以下職定之也庾實二[illegible]如論語與之庾之庾按小爾雅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二釜有半為藪聘禮記十六斗曰藪註云今文藪為逾則逾即為庾而受以十六斗矣蓋庾有二法與左傳昭二十六年申豐與齊高齮粟五千庾杜注亦云庾十六斗此知庾有二法也[illegible]按觳實二斗四升而斗二升註疏據下職以斛先鄭訓觳之失甚矣至庾實二之文而以為註訓如論語與之庾之庾疏因引小爾雅及聘禮記其云四升為庾有二法則賈疏致之也考小爾雅成於漢初孔鮒之書其豆區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者乃本左氏齊晏子所稱齊舊量豆區釜各自四以登之文而其云二釜半謂之藪二藪半謂之缶二缶謂之鍾二鍾謂之秉者則又非齊舊量釜十則鍾之文而雜援陳氏新量所加及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之文也然聘禮記及小爾雅二釜半皆為藪數者叟其於庾之文異音與量數之多寡迥異何得妄以數而為庾耶聘禮記註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藪者今文藪為逾夫云量名有為藪者則其量非即為庾明甚而其云今文藪為逾則逾字非即為庾亦明矣而疏乃硬云逾即庾也初不顧字音與量數之異率以合之而因云庾有二法也亦何耶且據小爾雅二藪半為缶二缶為鍾是陳氏新量之八石為鍾非齊舊釜十為鍾之六石四斗矣則後世鍾之量有二法而庾則無二法也據杜註左傳訓庾為六斗四升然今考晉申豐為季氏行賂於齊梁丘據而欲因高齮以通其獻乃許饋粟五千庾且為請後於高氏以啖之則其所云五千庾者當是二斗四升之庾其千二百斛若十六斗為庾當八千斛則賂止錦百兩而斛反至八千斛且為之請後於高氏理尚可通耶然則歷考經傳庾為二斗四升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數而論語集註亦云庾十六斗又何也此謬自包何之註後人仍之而集註未及改也論語出自聖人考工記周末之書書雖殘闕而不職可明也聘禮記亦大論語小爾雅之去考工皆未甚遠自後漢包氏謬訓逾為庾而為十六斗之量覩何晏因之而晉杜預之註左傳唐賈氏之疏聘禮與考工及宋邢氏之疏論語展轉徵引附會經義之亂久矣夫子華義不合與粟而子如少與以下之故於其請益而與之外加以二觳之庾是註之義非有難通也經義之亡於其始[illegible]者亦多矣[illegible]

旊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

此序旊人之職搏埴之工之[illegible]

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

陶人旊人治器之法[illegible]失齊而不和者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此之謂也

器中膊豆中縣膊崇

四尺方四寸中並去聲䐜音輇縣懸同○䐜器式也凡爲器樹式正其體而爲豆又懸繩以正其柄也方約厚也一云謂四方之厚也以高四尺方四寸爲凡取正之式而隆殺皆不外此蓋不特上文厚半寸崇尺之類矣○註以䐜讀如車輇之輇既以泥而轉其均乃樹䐜其側以儗度而應之其器則正也凡爲器高於此則坏不能相勝厚於此則火器不交故取式也